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六一冊目次

三國志六十五卷　（晉）陳壽撰　（劉宋）裴松之註　宋衢州州學刻元明遞修本　〇〇一

三國志六十五卷

（晉）陳壽撰　（劉宋）裴松之註

宋衢州州學刻元明遞修本

三國志六十五卷內府刊本

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壽事蹟具晉書本傳。松之事蹟具宋書本傳。凡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吳志二十卷。其書以魏爲正統。至習鑿齒作漢晉春秋。始立異議。自朱子以來。無不是鑿齒而非壽。然以理而論。壽之謬萬萬無辭。以勢而論。則鑿齒帝漢順而易。壽欲帝漢逆而難。蓋鑿齒時晉已南渡。其事有類乎蜀。爲偏安者爭正統。此孚於當代之論者也。壽則身爲晉武之臣。而晉武承魏之統。僞魏是僞晉矣。其能行於當代哉。此猶宋太祖篡立近於魏。而北漢南唐蹟近於蜀。故北宋諸儒皆有所避而不僞魏。高宗以後偏安江左。近於蜀。而中原魏地全入於金。故南宋諸儒乃紛紛起而帝蜀。此皆當論其世。未可以一格繩也。惟其誤沿史記周秦本紀之例。不託始於魏文。而託始曹操。實不及魏書敘紀之得體。是則誠可已不已耳。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詔爲注。所注雜引諸書。亦時下己意。綜其大致約有六端。一曰引諸家之論以辨是非。一曰參諸書之說以核譌異。一曰傳所有之事詳其委曲。一曰傳所無之事補其闕佚。一曰傳所有之人詳其生平。一曰傳所無之人附以同類。其中往往嗜奇愛博。頗傷蕪雜。如袁紹傳中之胡母班。本因爲董卓使紹而見。乃注曰。班嘗見太山府君及河伯。事在搜神記。語多不載。斯已贅矣。鍾繇傳中乃引陸氏異林一條。載繇與鬼婦狎昵事。蔣濟傳中引列異傳一條。載濟子死爲泰山伍伯。迎孫阿爲泰山令事。此類鑿空語怪。凡十餘處。悉與本事無關。而深於史法有礙。殊爲瑕類。又其初意似亦欲如應劭之注漢書。考究訓詁。引證故實。故於魏志武帝紀沮授字則注沮音菹。獷平字則引續漢書郡國志注獷平縣名屬漁陽。甬道字則引漢書高祖二年與楚戰築甬道。贅旒字則引公羊傳。先正字則引文侯之命。釋位字則引左傳。致屆字則引詩。綏爰字率俾字昏作字則皆引書。糾虔天刑字則引國語。至蜀志郤正傳釋譏一篇。句句引古事爲注至連數簡。又如彭羕傳之革不訓老。華佗傳之事本似專。秦宓傳之棘革異文。少帝紀之叟更異字。亦間有所辨證。其他傳文句。則不盡然。然如蜀志廖立傳首。忽注其姓曰補救切。魏志涼茂傳中。忽引博物記注一繈字之類。亦間有之。蓋

欲爲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刪棄。故或詳或
略、或有或無。亦頗爲例不純。然網羅繁富、凡六朝
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崖略。又多首尾完
具、不似酈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皆翦裁割裂
之文。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轉相引據者、反多於
陳壽本書焉。

上三國志注表

臣松之言臣聞智周則萬理自賓鑒遠則物無遺照雖盡性窮微深不可識至於緒餘所寄則必接乎麤迹是以體備之量猶曰好察邇言畜德之厚在於多識往行伏惟

陛下道該淵極神超妙物暉光日新郁哉彌盛雖一貫墳典怡心玄賾猶復降懷近代博觀興廢將以總括前蹤貽誨來世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壽書銓叙可觀事多審正誠游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分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必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自就撰集已垂期月寫校始訖謹封上呈竊惟繢事以衆色成文蜜蠭以兼采爲味故能使絢素有章甘踰本質臣寔頑乏顧慙二物雖自罄勵分絕藻繢既謝淮南食時之敏又微狂簡斐然之作淹留無成祇穢翰墨不足以上酬

聖旨少塞愆責愧懼之深若墜淵谷謹拜表以聞隨用流汗臣松之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謹言

元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書侍郎西鄉侯臣裴松之上

三國志目錄上

晉平陽侯相陳　壽　撰

魏書

卷第一

武帝　操

卷第二

文帝　丕

卷第三

明帝　叡

卷第四三少帝

齊王　芳　　高貴鄉公　髦

陳留王　奐

卷第五后妃

武宣卞皇后　文昭甄皇后

文德郭皇后　明悼毛皇后

明帝郭皇后

卷第六　列傳

董卓　李傕　郭汜　袁紹　子譚　尚

袁術　劉表

卷第七

呂布　張邈　陳登

臧洪　陳容

卷第八

公孫瓚　陶謙

張楊　公孫度　子康　康子晃　淵　康弟恭

張燕　張繡

張魯

卷第九

夏侯惇　韓浩　史渙　夏侯淵

曹仁　弟純　曹洪

曹休　子肇　曹真　子爽　羲　訓　何晏　鄧颺　丁謐　畢軌　李勝　桓範

夏侯尚　子玄

卷第十

荀彧　子惲　孫甝　霬　荀攸

賈詡

卷第十一

袁渙　張範　弟承

涼茂　國淵

田疇　王脩

邴原　管寧　胡昭　王烈　張臶　焦先

卷第十二

崔琰 婁圭 許攸 孔融　毛玠

徐奕　何夔

邢顒　鮑勛

司馬芝

卷第十三

鍾繇 子毓　華歆

王朗 子肅 董遇 周生烈 隗禧

卷第十四

程昱 孫曉　郭嘉

董昭　劉曄

蔣濟　劉放 孫資

卷第十五

劉馥　司馬朗

梁習　張既

溫恢　賈逵 李孚 楊沛

卷第十六

任峻　蘇則

杜畿 子恕 孫預　鄭渾

倉慈

卷第十七

張遼　樂進

于禁　張郃

徐晃

卷第十八

李典　李通

臧霸 孫觀　文聘

呂虔　許褚

典韋　龐悳

龐淯 母娥　閻溫 張恭 子就

卷第十九

任城威王彰　陳思王植

蕭懷王熊

卷第二十

武文世王公

豐愍王昂　鄧哀王沖　相殤王鑠　彭城王據

燕王宇　濟陽懷王玹　沛穆王林　陳留恭王峻　中山恭王袞　范陽閔王矩

趙王幹　剛殤公子勤　臨邑殤公子上　穀城殤公子乘　楚王彪　鄧戴公子整

靈殤公子京　東平靈王徽　樊安公均　樂陵王茂　廣都殤公子棘

贊哀王協　東海定王霖　北海悼王蕤　元城哀王禮　東武陽懷王鑒　邯鄲懷王邕

清河悼王貢　廣平哀王儼

卷第二十一
王粲 徐幹 陳琳 阮瑀 應瑒 劉楨 邯鄲淳 繁欽 路粹 丁儀 丁廙 楊脩 荀緯 應璩 阮籍 嵇康 桓威 吳質
衛覬 潘勖 王象
劉廙
劉劭 繆襲 仲長統 蘇林 韋誕 夏侯惠 孫該 杜摯
傅嘏

卷第二十二
桓階
陳羣 子泰
陳矯
徐宣
衛臻
盧毓

卷第二十三
和洽
常林
楊俊
杜襲
趙儼
裴潛 子秀

卷第二十四
韓暨
崔林
高柔
孫禮
王觀

卷第二十五
辛毗
楊阜
高堂隆 棧潛

卷第二十六
滿寵
田豫
牽招
郭淮

卷第二十七
徐邈
胡質 子威
王昶
王基

卷第二十八
王淩 令狐愚
毋丘儉
諸葛誕 唐咨
鄧艾 州泰
鍾會 王弼

卷第二十九
華佗 吳普 樊阿
杜夔
朱建平
周宣
管輅

卷第三十
烏丸
鮮卑
東夷 夫餘 高句麗 東沃沮 挹婁 濊 馬韓 辰韓 弁韓 倭人

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
國參之後太祖一名吉利小字阿瞞　王沈魏書曰其先出於黃帝當高陽世陸終之子曰安是為曹姓周武王克殷存先世之後封曹俠於邾春秋之世與於盟會逮至戰國為楚所滅子孫分流或家于沛漢高祖之起曹參以功封平陽侯世襲爵土絕而復紹至今適嗣國於容城桓帝世曹騰為中
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司馬彪續漢書曰騰父節字元偉素以仁厚稱鄰人有亡豕者與節豕相類詣門認之節不與爭後所亡豕自還其家豕主人大慚送所認豕并辭謝節節笑而受之由是鄉黨貴歎焉長子伯興次子仲興次子叔興騰字季興少除黃門從官永寧元年鄧太后詔黃門令選中黃門從官年少溫謹者配皇太子書騰應其選太子特親愛騰飲食賞賜與眾有異順帝即位為小黃門遷至中常侍大長秋在省闥三十餘年歷事四帝未嘗有過好進達賢能終無所毀傷其所稱薦若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固張溫弘農張奐潁川堂谿典等皆致位公卿而不伐其善蜀郡太守因計吏修敬於騰益州刺史种暠於函谷關搜得其牋上太守并奏騰內臣外交所不當為請免官治罪帝曰牋自外來騰書不出非其罪也乃寢暠奏騰不以介意常稱歎暠以為暠得事上之節暠後為司徒語人曰今日為公乃曹常侍恩也騰之行事皆此類也桓帝即位以騰先帝舊臣忠孝彰著封費亭侯加位特進太和三年追尊騰曰高皇帝養子
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續漢書曰嵩字巨高質性敦慎所在忠孝為司隸校尉靈帝擢拜大司農大鴻臚代崔烈為太尉黃初元年追尊嵩曰太皇帝　吳人作曹瞞傳及郭頒世語並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於惇為從父兄弟嵩生太祖太
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
未之奇也曹瞞傳云太祖少好飛鷹走狗游蕩無度其叔父數言之於嵩太祖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喎口叔父怪而問其故太祖曰卒中惡風叔父以告嵩嵩驚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問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嵩乃疑焉自後叔父有所告嵩終不復信太祖於是益得肆意矣惟梁國橋玄南陽何顒異焉玄謂太祖
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
在君乎魏書曰太尉橋玄世名知人睹太祖而異之曰吾見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願以妻子為託由是聲名益重　續漢書曰玄字公祖嚴明有才略長於人物　張璠漢紀曰玄歷位中外以剛斷稱謙儉下士不以王爵私親光和中為太尉以久病策罷拜太中大夫卒家貧乏產業柩無所殯當世以此稱為名臣　世語曰玄謂太祖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造子將子將納焉由是知名　孫盛異同雜語云太祖嘗私入中常侍張讓室讓覺之乃舞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才武絕人莫之能害博覽群書特好兵法抄集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孫武十三篇皆傳於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子將不答固問之子將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太祖大笑年二十舉孝廉為郎除洛陽北
部尉遷頓丘令曹瞞傳曰太祖初入尉廨繕治四門造五色棒懸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彊皆棒殺之後數月靈帝愛幸小黃門蹇碩叔父夜行即殺之京師斂迹莫敢犯者近習寵臣咸疾之然不能傷於是共稱薦之故遷為頓丘令徵拜議郎魏書曰太祖從妹夫㶏彊侯宋奇被誅從坐免官後以能明古學復徵拜議郎先是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謀誅閹官反為所害太祖上書陳武等正直而見陷害姦邪盈朝善人壅塞其言甚切靈帝不能用是後詔書勑三府舉奏州縣政理無效民為作謠言者免罷之三公傾邪皆希世見用貨賂並行彊者為怨不見舉奏弱者守道多被陷毀太祖疾之是歲以災異博問得失因此復上書切諫說三公所舉奏專回避貴戚之意奏上天子感寤以示三府責讓之諸以謠言徵者皆拜議郎是後政教日亂豪猾益熾多所摧毀太祖知不可匡正遂不復獻言光和末黃巾
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為濟南相國有十餘縣
長吏多阿附貴戚贓汙狼藉於是奏免其八禁斷

淫祀姦宄逃竄郡界肅然魏書曰長吏受取貪饕依倚貴勢歷前相不見舉聞太祖到皆舉免之小大震怖姦宄遁逃竄入他郡政教大行一郡清平初城陽景王劉章以有功於漢故其國為立祠青州諸郡轉相倣效濟南尤盛至六百餘祠賈人或假二千石輿服導從作倡樂奢侈日甚民坐貧窮歷世長吏無敢禁絕者太祖到皆毀壞祠屋止絕官吏民不得祠祀及至秉政遂除姦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祀由此遂絕久之徵還為東郡太守不就稱疾歸鄉里魏書曰於是權臣專朝貴戚橫恣太祖不能違道取容數數干忤恐為家禍遂乞留宿衞拜議郎常託疾病輒告歸鄉里築室城外春夏習讀書傳秋冬弋獵以自娛樂頃之冀州刺史王芬南陽許攸沛國周旌等連結豪傑謀廢靈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芬等遂敗司馬彪九州春秋曰於是陳蕃子逸與術士平原襄楷會于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貴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於是與許攸等結謀靈帝欲北巡河間舊宅芬等謀因此作難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求得起兵會北方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當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勑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自殺魏書載太祖拒芬辭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懷至忠之誠據宰臣之勢處官司之上故進退廢置計從事立及至霍光受託國之任藉宗臣之位內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群卿同欲之勢昌邑即位日淺未有貴寵朝乏讜臣議出密近故計行如轉圜事成如摧朽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睹當今之難諸君自度結衆連黨何若七國合肥之貴孰若吳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金城邊章韓遂殺刺史郡守以叛衆十餘萬天下騷動徵太祖為典軍校尉會靈帝崩太子即位太后臨朝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魏書曰太祖聞而笑之曰閹豎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

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將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卓未至而進見殺卓到廢帝為弘農王而立獻帝京都大亂卓表太祖為驍騎校尉欲與計事太祖乃變易姓名間行東歸魏書曰太祖以卓終必覆敗遂不就拜逃歸鄉里從數騎過故人成皋呂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手刃擊殺數人世語曰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己手劍夜殺八人而去孫盛雜記曰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己遂夜殺之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遂行出關過中牟為亭長所疑執詣縣邑中或竊識之為請得解世語曰中牟疑是亡人見拘於縣時掾亦已被卓書唯功曹心知是太祖以世方亂不宜拘天下英儁因白令釋之卓遂殺太后及弘農王太祖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冬十二月始起兵於己吾世語曰陳留孝廉衞茲以家財資太祖使起兵衆有五千人是歲中平六年也

初平元年春正月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英雄記曰馥字文節潁川人為御史中丞董卓舉為冀州牧於時冀州民人殷盛兵糧優足袁紹之在勃海馥恐其興兵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患難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邪助董卓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興兵為國何謂袁董馥自知言短而有慚色子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為首今宜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冀州於他州不為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馥乃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舉兵豫州刺史孔伷英雄記曰伷字公緒陳留人張璠漢紀載鄭泰說卓云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兗州刺史劉岱岱劉繇之兄事見吳志河內太守王匡英雄記曰匡字公節泰山

人輕財好施以任俠聞辟大將軍何進府進符使匡於徐州發彊弩五百西詣京師會進敗匡還州里起家拜河內太守謝承後漢書曰匡少與蔡邕善其年為卓軍所敗走還泰山收集勁勇得數千人欲與張邈合匡先殺執金吾胡母班班姻屬不勝憤怒與太祖并勢共殺匡勃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英雄記曰瑁字元偉玄族子先為兗州刺史甚有威惠山陽太守袁遺遺字伯業紹從兄為長安令河間張超嘗薦遺於太尉朱儁稱遺有冠世之懿幹時之量其忠允亮直固天所縱若乃包羅載籍管綜百氏登高能賦覩物知名求之今日邈焉靡儔事在超集英雄記曰紹後用遺為揚州刺史為袁術所敗太祖稱長大而能勤學者惟吾與袁伯業耳語在文帝典論濟北相鮑信信事見子勳傳同時俱起兵衆各數萬推紹為盟主太祖行奮武將軍二月卓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卓留屯洛陽遂焚宮室是時紹屯

河內邈岱瑁遺屯酸棗術屯南陽伷屯潁川馥在鄴卓兵彊紹等莫敢先進太祖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引兵西將據成皐邈遣將衛茲分兵隨太祖到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與戰不利士卒死傷甚多太祖為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太祖得夜遁去榮見太祖所將兵少力戰盡日

謂酸棗未易攻也亦引兵還太祖到酸棗諸軍兵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太祖責讓之因為謀曰諸君聽吾計使勃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皐據敖倉塞轘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為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太祖兵少乃與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刺史陳溫丹楊太守周昕與兵四千餘人還到龍亢士卒多叛魏書曰兵謀叛夜燒太祖帳太祖

手劍殺數十人餘皆披靡乃得出營其不叛者五百餘人至銍建平復收兵得千餘人進屯河內劉岱與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為帝太祖拒之魏書載太祖答紹曰董卓之罪暴於四海吾等合大衆興義兵而遠近莫不響應此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姦臣未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紹又嘗得一玉印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惡焉魏書曰太祖大笑曰吾不聽汝也紹復使人說太祖曰今袁公勢盛兵彊二子已長天下羣英孰踰於此太祖不應由是益不直紹圖誅滅之二年春紹馥遂立虞為帝虞終不敢當夏四月卓還長安秋七月袁紹脅韓馥取冀州黑山賊于毒

白繞眭固等（眭申隨反）十餘萬衆略魏郡東郡王肱不能禦太祖引兵入東郡擊白繞于濮陽破之袁紹因表太祖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三年春太祖軍頓丘毒等攻東武陽太祖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魏書曰諸將皆以為當還自救太祖曰孫臏救趙而攻魏耿弇欲走西安攻臨菑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也不還我能敗其本屯虜不能拔武陽必矣乃行）毒聞之棄武陽還太祖要擊眭固又擊匈奴於夫羅於內黃皆大破之（魏書曰於夫羅者南單于子也中平中發匈奴兵於夫羅率以助漢會本國反殺南單于於夫羅遂將其衆留中國因天下撓亂與西河白波賊合破太原河內抄略諸郡為寇）夏四月司徒王允與呂布共殺卓卓將李傕郭汜等（[illegible]）殺允攻布布敗東出武關傕等擅朝政青州黃巾衆百萬入兗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鬬志不可敵也觀賊衆群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鈔略為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為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後選精銳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為所殺（世語曰岱既死陳宮謂太祖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說別駕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寧生民鮑信等亦謂之然）信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太祖領兗州牧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信力戰鬬死僅而破之（魏書曰太祖將步騎千餘人行視戰地卒抵賊營戰不利死者數百人引還賊尋前進黃巾為賊久數乘勝兵皆精悍太祖舊兵少新兵不習練舉軍皆懼太祖被甲嬰冑親巡將士明勸賞罰衆乃復奮承間討擊賊稍折退賊乃移書太祖曰昔在濟南毀壞神壇其道乃與中黃太乙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漢行已盡黃家當立天之大運非君才力所能存也太祖見檄書呵罵之數開示降路遂設奇伏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乃退走）購求信喪不得衆乃刻木如信形狀祭而哭焉追黃巾至濟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為青州兵袁術與紹有隙術求援於公孫瓚瓚使劉備屯高唐單經屯平原陶謙屯發干以逼紹太祖與紹會擊皆破之（[illegible]）

四年春軍鄄城荊州牧劉表斷術糧道術引軍入陳留屯封丘黑山餘賊及於夫羅等佐之術使將劉詳屯匡亭太祖擊詳術救之與戰大破之術退保封丘遂圍之未合術走襄邑追到太壽決渠水灌城走寧陵又追之走九江夏太祖還軍定陶下邳闕宣聚衆數千人自稱天子徐州牧陶謙與共舉兵取泰山華費略任城秋太祖征陶謙下十餘城謙守城不敢出是歲孫策受袁術使渡江數年間遂有江東

興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還初太祖父嵩去官後

還誅董卓之亂避難琅邪為陶謙所害故太祖志
在復讎東伐世語曰嵩在泰山華縣太祖令泰山太守應劭送家詣兗州劭兵未至陶謙密遣數千騎掩捕嵩家以為劭迎不設備謙兵至殺太祖弟德於門嵩懼穿後垣先出其妾妾肥不時得出嵩逃于廁與妾俱被害闔門皆死劭懼棄官赴袁紹後太祖定冀州劭時已死　韋曜吳書曰太祖迎嵩輜重百餘兩陶謙遣都尉張闓將騎二百衛送闓於泰山華費間殺嵩取財物因奔淮南太祖歸咎於陶謙故伐之
夏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復征陶謙拔五城遂略地
至東海還過郯謙將曹豹與劉備屯郯東要太祖
太祖擊破之遂攻拔襄賁所過多所殘戮孫盛曰夫伐罪弔民古之令軌罪謙之由而殘其屬部過矣會張邈與陳宮叛迎呂布郡
縣皆應荀彧程昱保鄄城范東阿二縣固守太祖

乃引軍還布到攻鄄城不能下西屯濮陽太祖曰
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
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遂進軍攻
之布出兵戰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太祖陣
亂馳突火出墜馬燒左手掌司馬樓異扶太祖上
馬遂引去袁暐獻帝春秋曰太祖圍濮陽濮陽大姓田氏為反間太祖得入城燒其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太祖而不知是問曰曹操何在太祖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太祖而追黃馬者門火猶盛太祖突火而出未至營止諸將未與太祖相見皆怖太
祖乃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為攻具進復攻之與布
相守百餘日蝗蟲起百姓大餓布糧食亦盡各引

去秋九月太祖還鄄城布到乘氏為其縣人李進
所破東屯山陽於是紹使人說太祖欲連和太祖
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止太祖太祖從之
冬十月太祖至東阿是歲穀一斛五十餘萬錢人
相食乃罷吏兵新募者陶謙死劉備代之
二年春襲定陶濟陰太守吳資保南城未拔會呂
布至又擊破之夏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太祖攻
之布救蘭蘭敗布走遂斬蘭等布復從東緡與陳
宮將萬餘人來戰時太祖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
破之魏書曰於是兵皆出取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太祖乃令婦人守陴悉兵拒之屯西有大堤其南樹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謂曰曹操多譎勿入伏中引軍屯南十餘里明日復來太祖隱兵堤裏出半兵堤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堤步騎並進大破之獲其鼓車追至其營而還布夜走

太祖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張邈
從布使其弟超將家屬保雍丘秋八月圍雍丘冬
十月天子拜太祖兗州牧十二月雍丘潰超自殺
夷邈三族邈詣袁術請救為其眾所殺兗州平遂
東略陳地是歲長安亂天子東遷敗于曹陽渡河
幸安邑
建安元年春正月太祖軍臨武平袁術所置陳相
袁嗣降太祖將迎天子諸將或疑荀彧程昱勸之

乃遣曹洪將兵西迎衛將軍董承與袁術將萇奴拒險洪不得進汝南潁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衆各數萬初應袁術又附孫堅二月太祖進軍討破之斬辟邵等儀及其衆皆降天子拜太祖建德將軍夏六月遷鎮東將軍封費亭侯秋七月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獻帝春秋曰天子初至洛陽幸城西故中常侍趙忠宅使張楊繕治宮室名殿曰揚安殿八月帝乃遷居奉別屯梁太祖遂至洛陽衛京都暹遁走天子假太祖節鉞錄尚書事獻帝紀曰又領司隸校尉洛陽殘破董昭等勸太祖都許九月車駕出轘轅而東以太祖為大將軍封武平侯自天子西遷朝

魏志一　十一

廷日亂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張璠漢紀曰初天子敗於曹陽欲浮河東下侍中太史令王立曰自去春太白犯鎮星於牛斗過天津熒惑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將自軹關東出立又謂宗正劉艾曰前太白守天關與熒惑會金火交會革命之象也漢祚終矣晉魏必有興者立後數言於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漢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公聞之使人語立曰知公忠於朝廷然天道深遠幸勿多言天子之東也奉自梁欲要之不及冬十月公征奉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屯拔之於是以袁紹為太尉紹恥班在公下不肯受公乃固辭以大將軍讓紹天子拜公司空行車騎將軍是歲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魏書曰自遭荒亂率乏糧穀諸軍並起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

者不可勝數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蕭條公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彊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歲乃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兼滅群賊克平天下呂布襲劉備取下邳備來奔程昱說公曰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為人下不如早圖之公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張濟自關中走南陽濟死從子繡領其衆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公與戰軍敗為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民遇害魏書曰公所乘馬名絕影為流矢所中頰及足并中公右臂世語曰昂不能騎進馬於公公故免而昂遇害公乃引

魏志一　十二

兵還舞陰繡將騎來鈔公擊破之繡奔穰與劉表合公謂諸將曰吾降張繡等失不便取其質以至于此吾知所以敗諸卿觀之自今已後不復敗矣遂還許世語曰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叉頸而前初公將討張繡入覲天子時始復此制公自此不復朝見袁術欲稱帝於淮南使人告呂布布收其使上其書術怒攻布為布所破秋九月術侵陳公東征之術聞公自來棄軍走留其將橋蕤李豐梁綱樂就公到擊破蕤等皆斬之術走渡淮公還許公之自舞陰還也南陽章陵諸縣復叛為繡公遣曹洪擊之不利還屯葉數為繡表所侵冬十一

之東紹乘人後若何公曰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
必爲後患（孫盛魏氏春秋云答諸將曰劉備人傑也將生憂寡人臣松之以爲史之記言既多潤色故前載所述有非實者矣後之作者又生意改之於失實也不亦彌遠乎凡孫盛製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後之學者將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袁紹雖
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郭嘉亦勸公遂東
擊備破之生禽其將夏侯博備走奔紹獲其妻子
備將關羽屯下邳復進攻之羽降昌豨叛爲備又
攻破之公還官渡紹卒不出二月紹遣郭圖淳于
瓊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
將渡河夏四月公北救延荀攸說公曰今兵少不

魏志一

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
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
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軍兼
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
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圍徙其民循河而西
紹於是渡河追公軍至延津南公勒兵駐營南阪
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
步兵不可勝數公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鞍放馬是
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
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劉

月公自南征至宛（[illegible]）表將鄧濟
據湖陽攻拔之生禽濟湖陽降攻舞陰下之
三年春正月公還許初置軍師祭酒三月公圍張
繡於穰夏五月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獻帝春秋曰袁紹叛卒詣公云田豐使紹早襲許若挾天子以令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公乃解繡圍）公將引還
繡兵來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公與荀彧書曰賊來
追吾雖日行數里吾策之到安眾破繡必矣到安
眾繡與表兵合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
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爲遁也悉
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秋七月公還

魏紀一

許荀彧問公前以策賊必破何也公曰虜遏吾歸
師而與吾死地戰吾是以知勝矣呂布復爲袁術
使高順攻劉備公遣夏侯惇救之不利備爲順所
敗九月公東征布冬十月屠彭城獲其相侯諧進
至下邳布自將騎逆擊大破之獲其驍將成廉追
至城下布恐欲降陳宮等沮其計求救於術勸布
出戰戰又敗乃還固守攻之不下時公連戰士卒
罷欲還用荀攸郭嘉計遂決泗沂水以灌城月餘
布將宋憲魏續等執陳宮舉城降生禽布宮皆殺
之太山臧霸孫觀吳敦尹禮昌豨各聚眾布之破

劉備也霸等悉從布布敗獲霸等公厚納待遂割
青徐二州附于海以委焉分琅邪東海北海為城
陽利城昌慮郡初公為兖州以東平畢諶為別駕
張邈之叛也邈劫諶母弟妻子公謝遣之曰卿老
母在彼可去諶頓首無二心公嘉之為之流涕既
出遂亡歸及布破諶生得衆為諶懼公曰夫人孝
於其親者豈不亦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為魯相
魏書曰袁紹宿與故太尉楊彪大長秋梁紹少府孔融
有隙欲使公以他過誅之公曰當今天下土崩瓦解雄豪
並起輔相君長人懷怏怏各有自為之心此上下相
疑之秋也雖以無嫌待之猶懼未信如有所除則誰不
自危且夫起布衣在塵垢之間為庸人之所陵陷可勝
怨乎高祖赦雍齒之讎而群情以安如何忘之紹以為
公外託公義內實離異深懷怨望 臣松之以為楊彪
亦曾為魏武所困幾至於死孔融竟不免於誅滅豈所
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哉
非知之難其在行之信矣
四年春二月公還至昌邑張楊將楊醜殺楊眭固
又殺醜以其衆屬袁紹屯射犬夏四月進軍臨河
使史渙曹仁渡河擊之固使楊故長史薛洪河內
太守繆尚留守自將兵北迎紹求救與渙仁相遇
犬城交戰大破之斬固公遂濟河圍射犬洪尚率
衆降封為列侯還軍敖倉以魏种為河內太守屬
以河北事初公舉种孝廉兖州叛公曰唯魏种且
不棄孤也及聞种走公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

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禽种公曰唯其才也釋其
縛而用之是時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
十餘萬將進軍攻許諸將以為不可敵公曰吾知
紹之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
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
食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秋八月公進軍黎陽使
臧霸等入青州破齊北海東安留于禁屯河上九
月公還許分兵守官渡冬十一月張繡率衆降封
列侯十二月公軍官渡袁術自敗於陳稍困袁譚
自青州遣迎之術欲從下邳北過公遣劉備朱靈
要之會術病死程昱郭嘉聞公遣備言於公曰劉
備不可縱公悔追之不及備之未東也陰與董承
等謀反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冑舉兵屯沛遣
劉岱王忠擊之不克獻帝春秋曰備謂岱等曰使汝百
人來其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
知耳 魏武故事曰岱字公山沛國人以司空長史從征伐
有功封列侯 魏略曰王忠扶風人少為亭長三輔亂忠飢乏噉
人隨輩南向武關值婁子伯為荊州遣迎北方客人忠
不欲去因率等仵逆擊之奪其兵聚衆千餘人以歸公拜忠
中郎將從征討五官將知忠嘗噉人因從駕出行令
俳取冢間髑髏繫著忠馬鞍以為歡笑 廬江
太守劉勳率衆降封為列侯
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謀泄皆伏誅公將自東征備
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

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公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良、醜皆紹名將也，再戰，悉禽，紹軍大震。公還軍官渡。紹進保陽武。關羽亡歸劉備。八月，紹連營稍前，依沙塠為屯，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與相當，合戰不利。

習鑿齒漢晉春秋曰：許攸說紹曰：公無與操相攻也，急分諸軍持之，而徑從他道迎天子，則事立濟矣。紹不從，曰：吾要當先圍取之。攸怒。

時公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

臣松之以為魏武初起兵，已有眾五千，自後百戰百勝，敗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黃巾，受降卒三十餘萬，餘所吞并，不可悉紀；雖征戰損傷，未應如此之少也。夫結營相守，異於摧鋒決戰。本紀云：紹眾十餘萬，屯營東西數十里。魏太祖雖機變無方，略不世出，安有以數千之兵，而得逾時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竊謂不然。紹為屯數十里，公能分營與相當，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紹若有十倍之眾，理應當悉力圍守，使出入斷絕，而公使徐晃等擊其運車，公又自出擊淳于瓊等，揚旌往還，曾無抵閡，明紹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諸書皆云公坑紹眾八萬，或云七萬。夫八萬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縛，而紹之大眾皆拱手就戮，何緣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將記述者欲以少見奇，非其實錄也。按鍾繇傳云：公與紹相持，繇為司隸，送馬二千餘匹以給軍。本紀及世語並云公時有騎六百餘匹，將繇馬為安在哉？

紹復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公亦於內作之，以相應。紹射營中，矢如雨下，行者皆蒙楯，眾大懼。時公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彧以為：紹悉眾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公從之。孫策聞公與紹相持，乃謀襲許，未發，為刺客所殺。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略許下。紹使劉備助辟，公使曹仁擊破之。備走，遂破辟屯。袁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公用荀攸計，遣徐晃、史渙邀擊，大破之，盡燒其車。公與紹相拒連月，雖比戰斬將，然眾少糧盡，士卒疲乏。公謂運者曰：卻十五日為汝破紹，不復勞汝矣。冬十月，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紹謀臣許攸貪財，紹不能足，來奔，因說公擊瓊等。左右疑之，荀攸、賈詡勸公。公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會明至。瓊等望見公兵少，出陳門外。公急擊之，瓊退保營，遂攻之。紹遣騎救瓊。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公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大破瓊等，皆斬之。

曹瞞傳曰：公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遠，卿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公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公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實也！公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為之奈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公大喜，乃選精銳步騎，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

者信以為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斬督將眭元進騎督韓莒子呂威璜趙叡等首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未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割脣舌以示紹軍將士皆怛懼時有夜得仲簡將以詣麾下公謂曰何為如是仲簡曰勝負自天何用為問乎公意欲不殺許攸曰明日鑒於鏡此益不忘人乃殺之

紹初聞公之擊瓊謂長子譚曰就彼攻瓊等吾攻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郃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紹眾大潰紹及譚棄軍走渡河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虜其眾

獻帝起居注曰公上言大將軍鄴侯袁紹前與冀州牧韓馥立故大司馬劉虞刻作金璽遣故任長畢瑜詣虞為說命錄之數又紹與臣書曰可都鄄城當有所立擅鑄金銀印孝廉計吏皆往詣紹從弟濟陰太守敘與紹書云今海內喪敗天意實在我家神應有徵當在尊兄南兄臣下欲使即位南兄言以年則北兄長以位則北兄重

便欲送璽會曹操斷道紹宗族累世受國重恩而凶逆無道乃至於此輒勒兵馬與戰官渡乘聖朝之威得斬紹大將淳于瓊等八人首遂大破潰紹與子譚輕身迸走凡斬首七萬餘級輜重財物巨億

公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魏氏春秋曰公云當紹之彊孤猶不能自保而況眾人乎

冀州諸郡多舉城邑降者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馗馗古逵字見三蒼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敵矣

六年夏四月揚兵河上擊紹倉亭軍破之紹歸復收散卒攻定諸叛郡縣九月公還許紹之未破也使劉備略汝南汝南賊共都等應之遣蔡揚擊都不利為都所破公南征備備聞公自行走奔劉表都等皆散

七年春正月公軍譙令曰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為存者立廟使祀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遂至浚儀治睢陽渠遣使以太牢祀橋玄

褒賞令載公祀文曰故太尉橋公誕敷明德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靈幽體翳邈哉晞矣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鄙之姿為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獎助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之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

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乎匪謂靈忿能詒己疾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尚饗

進軍官渡紹自軍破後發病歐血夏五月死小子尚代譚自號車騎將軍屯黎陽秋九月公征之連戰譚尚數敗退固守

八年春三月攻其郭乃出戰擊大破之譚尚夜遁夏四月進軍鄴五月還許留賈信屯黎陽己酉令曰司馬法將軍死綏魏書曰綏卻也有前一尺無卻一寸故趙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於內也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

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魏書載庚申令曰：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所謂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管仲曰：使賢者食於能則上尊，鬬士食於功則卒輕於死，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未聞無能之人，不鬬之士，並受祿賞，而可以立功興國者也。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歟！

秋七月，令曰：「喪亂已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於天下。」八月，公征劉表，軍西平。公之去鄴而南也，譚、尚爭冀州，譚為尚所敗，走保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乞降請救。諸將皆疑，荀攸勸公許之，魏書曰：公云：「我攻呂布，表不為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紹，此自守之賊也，宜為後圖。譚、尚狡猾，當乘其亂。縱譚挾詐，不終束手，使我破尚，偏收其地，利自多矣。」乃許之。公乃引軍還。冬十月，到黎陽，為子整與譚結婚。臣松之案：紹死至此，過周五月耳。譚雖出後其伯，不為紹服三年，而於再期之內以行吉禮，悖矣。魏武或以權宜與之約言；今云結婚，未必便以此年成禮。尚聞公北，乃釋平原還鄴。東平呂曠、呂翔叛尚，屯陽平，率其眾降，封為列侯。魏書曰：譚之圍解，陰以將軍印綬假曠。曠受印送之，公曰：「我固知譚之有小計也。欲使我攻尚，得以其間略民聚眾，尚之破，可得自強以乘我弊也。尚破我盛，何弊之乘乎？」

九年春正月，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尚復攻譚，留蘇由、審配守鄴。公進軍到洹水，由降。既至，攻鄴，為土山、地道。武安長尹楷屯毛城，通上黨糧道。夏四月，留曹洪攻鄴，公自將擊楷，破之而還。尚將沮鵠守邯鄲，沮音菹，河朔間今猶有此姓。鵠，沮授子也。又擊拔之。易陽令韓範、涉長梁岐舉縣降，賜爵關內侯。五月，毀土山、地道，作圍塹，決漳水灌城；城中餓死者過半。秋七月，尚還救鄴，諸將皆以為「此歸師，人自為戰，不如避之」。公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耳。」尚果循西山來，臨滏水為營。曹瞞傳曰：遣候者數部前後參之，皆曰「定從西道，已在邯鄲」，公大喜，會諸將曰：「孤已得冀州，諸君知之乎？」皆曰：「不知。」公曰：「諸君方見不久也。」夜遣兵犯圍，公逆擊破走之，遂圍其營。未合，尚懼，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為圍益急。尚夜遁，保祁山，追擊之。其將馬延、張顗等臨陣降，眾大潰，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使尚降人示其家，城中崩沮。八月，審配兄子榮夜開所守城東門內兵。配逆戰，敗，生禽配，斬之，鄴定。公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雜繒絮，廩食之。孫盛曰：昔者先王之為誅賞也，將以懲惡勸善，永彰鑒戒。紹因世艱危，遂懷逆謀，上議神器，下干國紀。荐社汙宅，古之制也，而乃盡哀于逆臣之冢，加恩于饕餮之室，為政之道，於斯躓矣。夫匿怨友人，前哲所恥，稅驂舊館，義無虛涕，苟道乖好絕，何哭之有！昔漢高失之於項氏，魏武遵謬於此舉，豈非百慮之一失也。

初，紹與公共起兵，紹問公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公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

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
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傅子
曰太祖又云湯武之王豈同土哉若
以險固為資則不能應機而變化也九月令曰河北罹
袁氏之難其令無出今年租賦重豪彊兼并之法
百姓喜悅魏書載公令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
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
彊擅恣親戚兼并下民貧弱代出租賦衒鬻家財不
足應命審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為逋逃主欲望百
姓親附甲兵彊盛豈可得邪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
絹二匹緜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郡國守相明檢
察之無令彊民有所
隱藏而弱民兼賦也天子以公領冀州牧公讓還兗
州公之圍鄴也譚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尚敗
還中山譚攻之尚奔故安遂并其衆公遺譚書責

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軍譚懼拔平
原走保南皮十二月公入平原略定諸縣
十年春正月攻譚破之斬譚誅其妻子冀州
平魏書曰公攻譚旦及日中不決公
乃自執桴鼓士卒咸奮應時破陷下令曰其與袁氏
同惡者與之更始令民不得復私讎禁厚葬
皆一之於法是月袁熙大將焦觸張南等叛攻熙尚
熙尚奔三郡烏丸觸等舉其縣降封為列侯初討
譚時民亡椎冰臣松之以為討譚時川渠水凍
使民椎冰以通船民憚役而亡令不得
降頃之亡民有詣門首者公謂曰聽汝則違令殺
汝則誅首歸深自藏無為吏所獲民垂泣而去後竟

捕得夏四月黑山賊張燕率其衆十餘萬降封為
列侯故安趙犢霍奴等殺幽州刺史涿郡太守三
郡烏丸攻鮮于輔於獷平續漢書郡國志曰獷
平縣名屬漁陽郡秋
八月公征之斬犢等乃渡潞河救獷平烏丸奔走
出塞九月令曰阿黨比周先聖所疾也聞冀州俗
父子異部更相毀譽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盜
嫂第五伯魚三娶孤女謂之撾婦翁王鳳擅權谷
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議張匡謂之左道此皆以白
為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
以為羞冬十月公還鄴初袁紹以甥高幹領并州

牧公之拔鄴幹降遂以為刺史幹聞公討烏丸乃
以州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遣樂進李典
擊之幹還守壺關城
十一年春正月公征幹幹聞之乃留其別將守城
走入匈奴求救於單于單于不受公圍壺關三月
拔之幹遂走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秋八月
公東征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進李典擊破之承
走入海島割東海之襄賁郯戚以益琅邪省昌慮
郡魏書載十月乙亥令曰夫治世御衆建立輔弼誡在
面從詩稱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斯實君臣懇懇之求
也吾充重任每懼失中頻年以來不聞嘉謀豈吾開延
不勤之咎邪自今以後諸掾屬治中別駕常以月旦各

名其失乎將覺焉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合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為單于以家人子為己女妻焉遼西單于蹋頓尤彊為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害公將征之鑿渠自呼沲入泒水泒音孤名平虜渠又從泃河口泃音句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

十二年春二月公自淳于還鄴丁酉令曰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為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及復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魏書載公令曰昔趙奢竇嬰之為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濟成大功永世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為人也與諸將士大夫共從戎事幸賴賢人不愛其謀群士不遺其力是以夷險平亂而吾得竊大賞戶邑三萬追思竇嬰散金之義今分所受租與諸將掾屬及故戍於陳蔡者庶以疇答眾勞不擅大惠也宜差死事之孤以租穀及之若年殷用足租奉畢入將大與眾人悉共饗之將北征三郡烏丸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為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為變事不可悔惟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備勸公行夏五月至無終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為鄉導公從之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眾甚盛公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公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為先鋒虜眾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丸及遼西北平諸豪棄其種人與尚熙奔遼東眾尚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公破烏丸或說公遂征之尚兄弟可禽也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公引兵自柳城還曹瞞傳曰時寒且旱二百里無復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為糧鑿地入三十餘丈乃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眾莫知其故人人皆懼公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雖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為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康即斬尚熙及速僕丸等傳其首諸將或問公還而康斬送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十一月至易水代郡烏丸行單于普富盧上郡烏丸行單于那樓將其名王來賀

十三年春正月公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肄以四反三蒼曰肄習也漢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

公為丞相。獻帝起居注曰：使太常徐璆即授印綬。御史大夫不領中丞，置長史一人。先賢行狀曰：璆字孟平，廣陵人。少履清爽，立朝正色。歷任城、汝南、東海三郡，所在化行。被徵當還，為袁術所劫。術僭號，欲授以上公之位，璆終不為屈。術死後，璆得術璽，致之漢朝，拜衞尉太常；公為丞相，以位讓璆焉。秋七月，公南征劉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劉備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備走夏口。公進軍江陵，下令荊州吏民，與之更始。乃論荊州服從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劉表大將文聘為江夏太守，使統本兵，引用荊州名士韓嵩、鄧義等。衞恆四體書勢序曰：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為楷法。至靈帝好書，世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甚矜其能，每書，輒削焚其札。梁鵠乃益為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札，鵠卒以攻書至選部尚書。於是公欲為洛陽令，鵠以為北部尉。鵠後依劉表。及荊州平，公募求鵠，鵠懼，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使在祕書，以勤書自效。公嘗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謂勝宜官。鵠字孟皇，安定人。魏宮殿題署，皆鵠書也。皇甫謐逸士傳曰：汝南王儁，字子文，少為范滂、許章所識，與南陽岑晊善。公之為布衣，特愛儁；儁亦稱公有治世之具。及袁紹與弟術喪母，歸葬汝南，儁與公會之，會者三萬人。公於外密語儁曰：「天下將亂，為亂魁者必此二人也。欲濟天下，為百姓請命，不先誅此二子，亂今作矣。」儁曰：「如卿之言，濟天下者，舍卿復誰？」相對而笑。儁為人外靜而內明，不應州郡三府之命。公車徵，不到，避地居武陵，歸儁者一百餘家。帝之都許，復徵為尚書，又不就。劉表見紹彊，陰與紹通，儁謂表曰：「曹公，天下之雄也，必能興霸道，繼桓、文之功者也。今乃釋近而就遠，如有一朝之急，遙望漠北之救，不亦難乎！」表不從。儁年六十四，以壽終於武陵，公聞而哀傷。及平荊州，自臨江迎喪，改葬于江陵，表為先賢也。益州牧劉璋始受徵役，遣兵給軍。十二月，孫權為備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備，至巴丘，遣張憙救合肥。權聞憙至，乃走。公

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山陽公載記曰：公船艦為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歸，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軍既得出，公大喜，諸將問之，公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備尋亦放火而無所及。孫盛異同評曰：按吳志，劉備先破公軍，然後權攻合肥，而此記云權先攻合肥，後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吳志為是。十四年春三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秋七月，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辛未，令曰：「自頃已來，軍數征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離，而仁者豈樂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無基業不能自存者，縣官勿絕廩，長吏存恤撫循，以稱吾意。」置揚州郡縣長吏，開芍陂屯田。十二月，軍還譙。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冬，作銅雀臺。魏武故事載公十二月己亥令曰：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為

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違迕諸常侍以為彊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後年紀尚少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為老內自圖之從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後徵為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意盛與彊敵爭倘更為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眾又袁術僭號於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號門衣被皆為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為皇后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獲其人眾遂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勢彊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為國以義滅身足垂於後幸而破紹梟其二子又劉表自以為宗室包

藏姦心乍前乍却以觀世事據有當州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為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況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桓兄弟過於三世矣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常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顧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懇懇敘心腹者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眾以還執事歸就武平

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己離兵為人所禍也既為子孫計又己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為也前朝恩封三子為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為榮欲以為外援為萬安計孤聞介推之避晉封申胥之逃楚賞未嘗不舍書而歎有以自省也奉國威靈仗鉞征伐推弱以克彊處小而禽大意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遂蕩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十六年春正月魏書曰庚辰天子報減戶五千分所讓三縣萬五千戶封三子植為平原侯據為范陽侯豹為饒陽侯食邑各五千戶天子命公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為丞相副太原商曜等以大陵叛遣夏侯淵徐晃圍破之張魯據漢中三月遣鍾繇討之

公使淵等出河東與繇會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馬超遂與韓遂楊秋李堪成宜等叛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公勑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秋七月公西征魏書曰議者多言關西兵彊習長矛非精選前鋒則不可以當也公謂諸將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耳與超等夾關而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阪津據河西為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校尉丁斐因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乃得渡曹瞞傳曰公將過河前隊適渡超等奄至公猶坐胡牀不起張郃等見事急共引公入船河水急比渡流四五里超等騎追射之矢下如雨諸將見軍敗不知公所在皆惶懼至見乃悲喜或流涕公大笑曰今日幾為小賊所困

手循河為甬道而南賊退拒渭口公乃多設疑兵
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
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信求割河以
西請和公不許九月進軍渡渭曹瞞傳曰時公軍每渡渭輒為超騎所衝突營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壘婁子伯說公曰今天寒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公從之乃多作縑囊以運水夜渡兵作城比明城立由是公軍盡得渡渭或疑于時九月水未應凍臣松之案魏書公軍八月至潼關閏月北渡河則其年閏八月也至此容可大寒邪超等數挑戰又不
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公用賈詡計偽許之韓遂
請與公相見公與遂父同歲孝廉又與遂同時儕
輩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

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
等疑之魏書曰公後日復與遂等會語諸將曰公與虜交語不宜輕脫可為木行馬以為防遏公然之賊將見公悉於馬上拜秦胡觀者前後重沓公笑謂賊曰汝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胡前後大觀又列鐵騎五千為十重陳精光耀日賊益震懼他日公又與遂書多
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乃與克日會
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
斬成宜李堪等遂超等走涼州楊秋奔安定關中
平諸將或問公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
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公曰
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

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眾南守西河之備虛
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
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為甬道而
南臣松之案漢高祖二年與楚戰滎陽京索之間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應劭曰恐敵鈔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也今魏武不築垣牆但連車樹柵以扞兩面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為
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
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為備
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
化固非一道也始賊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賊破
之後諸將問其故公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

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眾雖多莫
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為功差易吾是以喜
冬十月軍自長安北征楊秋圍安定秋降復其爵
位使留撫其民人魏略曰楊秋黃初中遷討寇將軍位特進封臨涇侯以壽終
十二月自安定還留夏侯淵屯長安
十七年春正月公還鄴天子命公贊拜不名入朝
不趨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馬超餘眾梁興等屯
藍田使夏侯淵擊平之割河內之蕩陰朝歌林慮
東郡之衛國頓丘東武陽發干鉅鹿之癭陶曲周
南和廣平之任城趙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

冬十月公征孫權
十八年春正月進軍濡須口攻破權江西營獲權
都督公孫陽乃引軍還詔書并十四州復為九州
夏四月至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
節策命公為魏公續漢書曰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業於鄭玄建安初為侍中虞溥江表傳曰獻帝嘗特見慮及少府孔融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民流其權安在也遂與融互相長短以至不睦公以書和解之慮從光祿勳遷為大夫曰朕
以不德少遭愍凶越在西土遷于唐衛當此之時
若綴旒然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何休云旒旂旒贅繫屬之也以旒譬者言為下所執持東西也
宗廟乏祀社稷無位羣凶覬覦分裂諸夏率土
之民朕無獲焉即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夙
興假寐震悼于厥心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文侯之命曰亦惟先正鄭玄云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其孰能恤朕躬乃誘天衷誕
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今將
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后
釋位以謀王室左氏傳曰諸侯釋位以間王政服虔曰言諸侯釋其私政而佐王室君
則攝進首啓戎行此君之忠于本朝也後及黃巾
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及平民君又翦之以寧東
夏此又君之功也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君則致討
克黜其難遂遷許都造我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

魏志一

物天地鬼神於是獲乂此又君之功也袁術僭逆
肆於淮南懾憚君靈用丕顯謀蘄陽之役橋蕤授
首稜威南邁術以隕潰此又君之功也迴戈東征
呂布就戮乘轅將返張楊殂斃眭固伏罪張繡稽
服此又君之功也袁紹逆亂天常謀危社稷憑恃
其衆稱兵內侮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
有固志君執大節精貫白日奮其武怒運其神策
致屆官渡大殲醜類詩曰致天之屆于牧之野鄭玄云屆極也鴻範曰鯀則殛死俾
我國家拯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濟師洪河拓定
四州袁譚高幹咸梟其首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

嘉靖己未年　魏志一

又君之功也烏丸三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據
塞北束馬縣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劉表背
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臂
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據河
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境撫和
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零重譯而至箄于白
屋請吏率職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
之以明德班敘海內宣美風俗旁施勤教恤慎刑
獄吏無苛政民無懷慝敦崇帝族表繼絕世舊德
前功罔不咸秩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

海方之蔑如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藩衛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靜，懲難念功，乃使邵康公賜齊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世祚太師，以表東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為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鉞、秬鬯、弓矢，大啓南陽，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繄二國是賴。今君稱丕顯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弘烈，綏爰九域，莫不率俾，（盤庚曰：綏爰有衆。……尚書君奭曰：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功高于伊、周，而賞卑于齊、晉，（……）朕甚恧焉。朕以眇眇之身，託于兆民之上，永思厥艱，若涉淵冰，非君攸濟，朕無任焉。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為魏公。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為卿佐，周、邵師保出為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君九錫，其敬聽朕命。以君經緯禮律，為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勸分務本，穡人昏作，

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遠人革面，華夏充實，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官才任賢，群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秉國之鈞，正色處中，纖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犯關干紀，莫不誅殛，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君以溫恭為基，孝友為德，明允篤誠，感于朕思，是用錫君秬鬯一卣，珪瓚副焉。魏國置丞相已下群卿百寮，皆如漢初諸侯王之制。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衆，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魏書載公令曰：夫受九錫，廣開土宇，周公其人也。漢之異姓八王者，與高祖俱起布衣，剏定王業，其功至大，吾何可比之？前後三讓。於是中軍師陵樹亭侯荀攸、前軍師東武亭侯鍾繇、左軍師涼茂、右軍師毛玠、平虜將軍華鄉侯劉勳、建武將軍清苗亭侯劉若、伏波將軍高安鄉侯夏侯惇、揚武將軍都亭侯王忠、奮威將軍樂鄉侯劉展、建忠將軍昌鄉亭侯鮮于輔、奮武將軍安國亭侯程昱、太中大夫都鄉侯賈詡、軍師祭酒千秋亭侯董昭、都亭侯薛洪、南鄉亭侯董蒙、關內侯王粲、傅巽、祭酒王選、袁渙、王朗、張承、任潘

督守護軍國明亭侯曹洪中領軍萬歲亭侯韓浩行驍騎將軍安平亭侯曹仁領護軍將軍王圖長史萬潛謝奐袁霸等勸進曰自古三代胙臣以土受命中興封秩輔佐皆所以褒功賞德為國藩衛也往者天下崩亂羣凶豪起顛越跋扈之險不可忍言明公奮身出命以徇其難誅二袁篡盜之逆滅黃巾亂逆之類殄夷首逆芟撥荒穢沐浴霜露二十餘年書契以來未有若此功者昔周公承文武之德受已成之業高枕墨筆拱揖羣后商奄之勤不過二年呂望因三分有二之形據八百諸侯之勢暫把旄鉞一時指麾然皆大啟土宇跨州兼國周公八子並為侯伯白牡騂剛郊祀天地典策備物擬則王室榮章寵盛如此之弘也逮至漢興佐命之臣張耳吳芮其功至薄亦連城開地南面稱孤此皆明君達主行之於上賢臣聖宰受之於下三代令典漢帝明制今比勞則周呂逸計功則張吳微論制則齊魯重言地則長沙多然則魏國之封九錫之榮況於舊賞猶懷玉而被褐也且列侯諸將幸攀龍驥得竊微勞佩紫懷黃蓋以百數亦將因此傳之萬世而明公獨辭賞於上將使其下懷不自安上負聖朝歡心下失冠帶至望輕忽之大業信匹夫之細行攸等所大懼也於是公敕

外為章但受魏郡荀攸等復曰伏見魏國初封聖朝發慮稽謀羣寮然後策命而明公久違上指不即大禮今既虔奉詔命副順衆望又欲辭多當少讓九受一是猶漢朝之賞不行而攸等之請未許也昔齊魯之封奄有東海疆域井賦四百萬家基隆業廣易以立功故能成翼戴之勳立一匡之績今魏國雖有十郡之名猶減於曲阜計其戶數不能參半以藩衛王室立垣屏猶不足也且聖上覽亡秦無輔之禍懲曩日震蕩之艱託建忠賢廢墜是為願明公恭承帝命無或拒違公乃受命魏略載公上書謝曰臣蒙先帝厚恩致位郎署受性疲怠意望畢足非敢希望高位庶幾顯達會董卓作亂義當死難故敢奮身出命摧鋒率衆遂值千載之運奉辭下當二袁炎沸侵侮之際陛下與臣寒心同憂顧瞻京師進受猛敵常恐君臣俱陷虎口誠不自意能全首領賴祖宗靈祐醜類夷滅得使微臣竊名其間陛下加恩授以上相封爵寵榮大厚生平之願實不望也口與心計幸且待罪保持列侯遺付子孫自託聖世永無憂責不意陛下乃發盛意開國備錫以貺愚臣比蹤齊禮同藩王非臣無功所宜膺據歸情上聞不蒙聽許嚴詔切至誠使臣心俯仰逼迫自惟資列在大臣

命制王室身非己有豈敢自私遂其愚意亦將黜退令就初服今奉疆土備數藩翰非敢遠期慮有後世至於父子相誓終身以軀盡命報塞厚恩天威在顏悚懼受詔

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廟天子聘公三女為貴人少者待年於國

獻帝起居注曰使使持節行太常大司農安陽亭侯王邑齎璧帛玄纁絹五萬匹之鄴納聘介者五人皆以議郎行大夫事副介一人

九月作金虎臺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冬十月分魏郡為東西部置都尉十一月初置尚書侍中六卿

魏氏春秋曰以荀攸為尚書令涼茂為僕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為尚書王粲杜襲衛覬和洽為侍中

馬超在漢陽復因羌胡為害氐王千萬叛應超屯興國使夏侯淵討之

十九年春正月始耕藉田南安趙衢漢陽尹奉等討超梟其妻子超奔漢中韓遂徙金城入氐王千萬部率羌胡萬餘騎與夏侯淵戰擊大破之遂走西平淵與諸將攻興國屠之省安東永陽郡安定太守毌丘興將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為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為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

獻帝起居注曰使行太常事大司農安陽侯王邑與宗正劉艾皆持節介者五人齎束帛駟馬及給事黃門侍郎掖庭丞中常侍二人迎二貴人于魏公國二月癸亥又於魏公宗廟授二貴人印

餘甲子，詣魏公宮延秋門，迎貴人升車。魏遣郎中令、少府、博士、御府乘黃廄令、丞相掾屬侍送貴人。癸酉，二貴人至洧倉中，遣侍中丹將冗從虎賁前後駱驛往迎之。乙亥，二貴人入宮，御史大夫、中二千石將大夫、議郎會殿中，魏國二卿及侍中、中郎二人，與漢公卿並升殿宴。

三月，天子使魏公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紱、遠遊冠。獻帝起居注曰：使左中郎將楊宣、亭侯裴茂持節、印授之。

秋七月，公征孫權。九州春秋曰：參軍傅幹諫曰：「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與武也；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威德足以相濟，而後王道備矣。往者天下大亂，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也，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服，易以德懷。愚以爲可且按甲寢兵，息軍養士，分土定封，論功行賞，若此則內外之心固，有功者勸，而天下知制矣。然後漸興學校，以導其善性而長其義節。公神武震於四海，若修文以濟之，則普天之下，無思不服矣。今舉十萬之眾，頓之長江之濱，若賊負固深藏，則士馬不能逞其能，奇變無所用其權，則大威有屈而敵心未能服矣。唯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義，全威養德，以道制勝。」公不從，軍遂無功。幹字彥材，北地人，終於丞相倉曹屬。有子曰玄。

初，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眾枹罕，改元，置百官，三十餘年。遣夏侯淵自興國討之。冬十月，屠枹罕，斬建，涼州平。公自合肥還。十一月，漢皇后伏氏坐昔與父故屯騎校尉完書，云帝以董承被誅怨恨公，辭甚醜惡，發聞，后廢黜死，兄弟皆伏法。曹瞞傳曰：公遣華歆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匿壁中。歆壞戶發壁，牽后出。帝時與御史大夫郗慮坐，后被髮徒跣過，執帝手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時也。」帝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殺之，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

十二月，公至孟津。天子命公置旄頭，宮殿設鐘虡。乙未，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又曰：「夫刑，百姓之命也，而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達法理者，使持典刑。」於是置理曹掾屬。

二十年春正月，天子立公中女爲皇后。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縣領其民，合以爲新興郡。

三月，公西征張魯，至陳倉，將自武都入氐；氐人塞道，先遣張郃、朱靈等攻破之。夏四月，公自陳倉以出散關，至河池。氐王竇茂眾萬餘人，恃險不服，五月，公攻屠之。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典略曰：遂字文約，始與同郡邊章俱著名西州。章爲督軍從事。遂奉計詣京師，何進宿聞其名，特與相見，遂說進使誅諸閹人，進不從，乃求歸。會涼州宋揚、北宮玉等反，舉章、遂爲主，章尋病卒，遂爲揚等所劫，不得已，遂阻兵爲亂，積三十二年，至是乃死，年七十餘矣。劉艾靈帝紀曰：章，一名元。

秋七月，公至陽平。張魯使弟衛與將楊昂等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里，攻之不能拔，乃引軍還。賊見大軍退，其守備解散。公乃密遣解𢢼、高祚等乘險夜襲，大破之，斬其將楊任，進攻衛，衛等夜遁，魯潰奔巴中。公軍入南鄭，盡得魯府庫珍寶。魏書曰：軍自武都山行千里

陟阻難，人勞苦，公於是大饗，莫不忘其勞。巴漢皆降。復漢寧郡為漢中；分漢中之安陽、西城為西城郡，置太守；分錫、上庸郡，置都尉。八月，孫權圍合肥，張遼、李典擊破之。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舉巴夷、賨民來附，孫盛曰：朴音浮。濩音戶。於是分巴郡，以胡為巴東太守，濩為巴西太守，皆封列侯。天子命公承制封拜諸侯守相。孔衍漢魏春秋曰：天子以公典任于外，臨事之賞，或宜速疾，乃命公得承制封拜諸侯守相，詔曰：夫軍之大事，在茲賞罰，勸善懲惡，宜不旋時，故司馬法曰賞不逾日者，欲民速覩為善之利也。昔在中興，鄧禹入關，承制拜軍祭酒李文為河東太守，來歙又承制拜高峻為通路將軍，察其本傳，皆非先請，明臨事刻印也。斯則世祖神明，權達損益，蓋所以速示威懷而著鴻勳也。其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專命之事，苟所以利社稷安國家而已。況君秉任二伯，師尹九有，實征夷夏，軍行藩甸之外，失得在於斯須之間，停賞俟詔以滯世務，固非朕之所圖也。自今已後，臨事所甄，當加寵號者，其便刻印章假授，咸使忠義得相獎勵，勿有疑焉。冬十月，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魏書曰：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銅印龜紐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環紐，亦墨綬，皆不食租，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臣松之以為今之虛封蓋自此始。十一月，魯自巴中將其餘眾降。封魯及五子皆為列侯。劉備襲劉璋，取益州，遂據巴中；遣張郃擊之。十二月，公自南鄭還，留夏侯淵屯漢中。是行也，侍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曰：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安得久勞師？相公征關右，赫怒振天威，一舉滅獯虜，再舉服羌夷，西收邊地賊，忽若俯拾遺。陳賞越山嶽，酒肉踰川坻，軍中多飫饒，人馬皆

溢肥，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拓土三千里，往反速如飛，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

二十一年春二月，公還鄴。魏書曰：辛未，有司以太牢告至，策勳于廟，甲午始春祠，令曰：議者以為祠廟上殿當解屨。吾受錫命，帶劍不解屨上殿。今有事於廟而解屨，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簡君主，故吾不敢解屨也。又臨祭就洗，以手擬水而不盥。夫盥以潔為敬，未聞擬向不盥之禮，且祭神如神在，故吾親受水而盥也。又降神禮訖，下階就幕而立，須奏樂畢竟，似若不愆烈祖，遲祭不速訖也，故吾坐俟樂闋送神乃起也。受胙納袖，以授侍中，此為敬恭不終實也，古者親執祭事，故吾親納于神，終抱而歸也。仲尼曰雖違眾，吾從下，誠哉斯言也。三月壬寅，公親耕籍田。魏書曰：有司奏：四時講武於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都試車馬，幸長水南門，會五營士為八陣進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偃，士民素習，自今已後，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治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奏可。夏五月，天子進公爵為魏王。獻帝傳載詔曰：自古帝王，雖號稱相變，爵等不同，至乎褒崇元勳，建立功德，光啟氏姓，延于子孫，庶姓之與親，豈有殊焉。昔我聖祖受命，創業肇基，造我區夏，鑒古今之制，通爵等之差，盡封山川以立藩屏，使異姓親戚，並列土地，據國而王，所以保乂天命，安固萬嗣。歷世承平，臣主無事。世祖中興而時有難易，是以曠年數百，無異姓諸侯王之位。朕以不德，少遭凶亂，越在西土，遷于唐、衛。當此之際，唯恐溺入于難，以羞先帝之聖德。賴皇天之靈，俾君秉義奮身，震迅神武，捍朕于艱難，獲保宗廟，華夏遺民，含氣之倫，莫不蒙焉。君勤過稷、禹，忠侔伊、周，而掩之以謙讓，守之以彌恭，是以往者初開魏國，錫君土宇，懼君之違命，慮君之固辭，故且懷志屈意，封君為上公，欲以欽順高義，須俟勳績。韓遂、宋建，南結巴、蜀，群逆合從，圖危社稷，君復命將，龍驤虎奮，梟其元首，屠其窟栖。暨至西征，陽平之役，親擐甲冑，深入險阻，芟夷蝥賊，殄其凶醜，盪定西陲，懸旌萬里，聲教遠振，寧我區夏。蓋唐、虞之盛，三后樹功；文、武之興，旦、奭作輔；二祖成業，英豪佐命；夫以聖哲之君，事為己任，猶錫土班瑞以報功臣，豈有如朕寡德，仗君以濟，而賞典不豐，將何以答神祇慰萬民哉！今進君爵為魏王，使使持節行御史大夫、宗正劉艾奉策

玄土之社苴以白茅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君其正位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其上魏公璽綬符冊敬服朕命簡恤爾衆克綏顯緒以揚我祖宗之休命魏公上書三辭詔三報不許又手詔曰大聖以功德爲高美以忠和爲典訓故創業垂名使百世可希行道制義使力行可效是以勳烈無窮休光茂著稷契載元首之聰明周邵因文武之智用雖經營庶官仰歎俯思其對豈有若君者哉朕惟古人之功美之如彼思君忠勤之績茂之如此是以每將鏤符析瑞陳禮命冊寤寐慨然自忘守文之不德焉今君重違朕命固辭懇切非所以稱朕心而訓後世也其抑志撙節勿復固辭四體書勢序曰梁鵠以公爲北部尉曹瞞傳曰爲尚書右丞司馬建公所舉及公爲王召建公到鄴與歡飲因謂建公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建公曰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王大笑建公名防司馬宣王之父臣松之案司馬彪序傳建公不爲右丞疑此不然而王隱晉書云趙王篡位欲尊祖爲帝博士馬平議稱京兆府君昔舉魏武帝爲北部尉賊不犯界如此則爲有徵代郡烏丸行單于普富盧與其侯王來朝天子命王女爲公主食湯沐邑秋七月匈奴南單于呼廚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遂留魏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八月以大理鍾繇爲相國魏書曰始置奉常宗正官冬十月治兵魏書曰王親執金鼓以令進退遂征孫權十一月至譙

二十二年春正月王軍居巢二月進軍屯江西郝谿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遂逼攻之權退走三月王引軍還留夏侯惇曹仁張遼等屯居巢夏四月天子命王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五月作泮宮六月以軍師華歆爲御史大夫魏書曰初置衛尉官秋八月令曰昔伊摯傅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

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爲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冬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以五官中郎將丕爲魏太子劉備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辯遣曹洪拒之

二十三年春正月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魏武故事載令曰領長史王必是吾披荊棘時吏也忠能勤事心如鐵石國之良吏也蹉跌久未辟之舍騏驥而弗乘焉遑遑而更求哉故教辟之已署所宜便以領長史統事如故必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討斬之三輔決錄注曰時有京兆金禕字德禕自以世爲漢臣自日磾討莽何羅忠誠顯著名節累葉覩漢祚將移謂可季興乃喟然發憤遂與耿紀韋晃吉本本子邈邈弟穆等結謀紀字季行少有美名爲丞相掾王甚敬異之遷侍中守少府邈字文然穆字思然以禕慷慨有日磾之風又與王必善因以閒之若殺必欲挾天子以攻魏南援劉備時關羽彊盛而王在鄴留必典兵督許中事文然等率雜人及家僮千餘人夜燒門攻必禕遣人爲內應射必中肩必不知攻者爲誰以素與禕善走投禕夜喚德禕禕家不知是必謂爲文然等錯應曰王長史已死乎卿曹事立矣必乃更他路奔一曰必欲投禕其帳下督謂必曰今日事竟知誰門而投人乎扶必奔南城會天明必猶在文然等衆散故敗後十餘日必竟以創死獻帝春秋曰收紀晃等將斬之紀呼魏王名曰恨吾不自生竟爲群兒所誤耳晃頓首搏頰以至於死山陽公載記曰王聞王必死盛怒召漢百官詣鄴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衆人以爲救火者必無罪皆附左王以爲不救火者非助亂救火乃實賊也皆殺之曹洪破吳蘭斬其將任夔等三

月張飛馬超走漢中陰平氐強端斬吳蘭傳其首夏四月代郡上谷烏丸無臣氐等叛遣鄢陵侯彰討破之魏書載王令曰去冬天降疫癘民有凋傷軍興於外墾田損少吾甚憂之其令吏民男女年七十已上無夫子若年十二已下無父母兄弟及目無所見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無妻子父兄產業者廩食終身幼者至十二止貧窮不能自贍者隨口給貸老耄須待養者年九十已上復不事家一人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為壽陵因高為基不封不樹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謂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為兆域使足相容秋七月治兵遂西征劉備九月至長安冬十月宛守將侯音等反執南陽太守劫略民吏保宛初曹仁討關羽屯樊城是月使仁圍宛

二十四年春正月仁屠宛斬音曹瞞傳曰是時南陽間苦繇役音於是執太守東里袞與吏民共反與關羽連和南陽功曹宗子卿往說音曰足下順民心舉大事遠近莫不望風然執郡將逆而無益何不遣之吾與子共勠力比曹公軍來關羽兵亦至矣音從之即釋遣太守子卿因夜踰城亡出遂與太守收餘民圍音會曹仁軍至共滅之夏侯淵與劉備戰於陽平為備所殺三月王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遂至陽平備因險拒守九州春秋曰時王欲還出令曰雞肋官屬不知所謂主簿楊修便自嚴裝人驚問修何以知之修曰夫雞肋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知王欲還也夏五月引軍還長安秋七月以夫人卞氏為王后遣于禁助曹仁擊關羽八月漢水溢灌禁軍軍沒羽獲禁遂圍仁使徐晃救之九月相國鍾繇坐西曹掾魏諷反免世語曰諷字子京沛人有惑眾才傾動鄴都鍾繇由是辟焉大軍未反諷潛結徒黨又與長樂衛尉陳禕謀襲鄴未及期禕懼告之太子誅諷坐死者數十人冬十月軍還洛陽曹瞞傳曰王更修治北部尉廨令過於舊孫權遣使上書以討關羽自效王自洛陽南征羽未至晃攻羽破之羽走仁圍解王軍摩陂魏氏春秋曰孫權上書稱臣稱說天命王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侍中陳群尚書桓階奏曰漢自安帝已來政去公室國統數絕至於今者唯有名號尺土一民皆非漢有期運久已盡歷數久已終非適今日也是以桓靈之間諸明圖緯審識之士咸言漢行氣盡黃家當興殿下應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漢群生注望遐邇怨歎是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臣愚以為虞夏不以謙辭殷周不吝誅放畏天知命無所與讓也魏氏春秋曰夏侯惇謂王曰天下咸知漢祚已盡異代方起自古已來能除民害為百姓所歸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餘年功德著於黎庶為天下所依歸應天順民復何疑哉王曰施於有政是亦為政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曹瞞傳及世語並云桓階勸王正位夏侯惇以為宜先滅蜀蜀亡則吳服二方既定然後遵舜禹之軌王從之及至王薨惇追恨前言發病卒孫盛評曰夏侯惇恥為漢官求受魏印桓階方惇有義直之節考其傳記世語為妄矣

二十五年春正月至洛陽權擊斬羽傳其首庚子王崩於洛陽年六十六世語曰太祖自漢中至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祠而樹血出曹瞞傳曰王使工蘇越徙美梨掘之根傷盡出越白狀王躬自視而惡之以為不祥還遂寢疾遺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斂

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謚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

魏書曰太祖自統御海內芟夷群醜其行軍用師大較依孫吳之法而因事設奇譎敵制勝變化如神自作兵書十萬餘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事又手為節度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與虜對陳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故每戰必克軍無幸勝知人善察難眩以偽拔于禁樂進於行陳之間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功列為名將其餘拔出細微登為牧守者不可勝數是以創造大業文武並施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才力絕人手射飛鳥躬禽猛獸嘗於南皮一日射雉獲六十三頭及造作宮室繕治器械無不為之法則皆盡其意雅性節儉不好華麗後宮衣不錦繡侍御履不二采帷帳屏風壞則補納茵蓐取溫無有緣飾攻城拔邑得美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四方獻御與群下共之常以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故預自製終亡衣服四篋而已

傅子曰太祖愍嫁娶之奢僭公女適人皆以皁帳從婢不過十人

張華博物志曰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農張芝芝弟昶並善草書而太祖亞之桓譚蔡邕善音樂馮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凱等善圍棋太祖皆與埒能又好養性法亦解方藥招引方術之士廬江左慈譙郡華佗甘陵甘始陽城郤儉無不畢至又習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飲鴆酒

傅子曰漢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崔豹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縑巾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為帢合於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於今施行可謂軍容非國容也

曹瞞傳曰太祖為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帢帽以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肴膳皆沾汙巾幘其輕易如此然持法峻刻諸將有計畫勝出己者隨以法誅之及故人舊怨亦皆無餘其所刑殺輒對之垂涕嗟痛之終無所活初袁忠為沛相嘗欲以法治太祖沛國桓邵亦輕之及在兗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太祖太祖殺讓族其家忠邵俱避難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燮盡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謝於庭中太祖謂曰跪可解死邪遂殺之常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付麥以相持於是太祖馬騰入麥中敕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為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因援劍割髮以置地又有幸姬常從晝寢枕之臥告之曰須臾覺我姬見太祖臥安未即寤及自覺棒殺之常討賊廩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欺眾太祖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厭眾不然事不解乃斬之取首題徇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其酷虐變詐皆此之類也

評曰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眎四州彊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擥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武帝紀第一 魏書 國志一

文皇帝

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中平四年冬生于譙魏書曰帝生時有雲氣青色而圓如車蓋當其上終日望氣者以爲至貴之證非人臣之氣年八歲能屬文有逸才遂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善騎射好擊劍舉茂才不行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五年爲司徒趙溫所辟太祖表溫辟臣子弟選舉故不以實使侍中守光祿勳郗慮持節奉策免溫官建安十六年爲五官中郎將副丞相二十二年立爲魏太子魏略曰太祖不時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時有高元呂者善相人乃呼問之對曰其貴乃不可言問壽幾何元呂曰其壽至四十當有小苦過是無憂後無幾而立爲王太子至年四十而薨太祖崩嗣位爲丞相魏王袁宏漢紀載漢帝詔曰魏太子丕昔皇天授乃顯考以翼我皇家遂攘除群凶拓定九州弘功茂績光于宇宙朕用垂拱負扆二十有餘載天不憖遺一老永保余一人早世潛神哀悼傷切丕奕世宣明宜秉文武紹熙前緒今使使持節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丕丞相印綬魏王璽紱領冀州牧方今外有遺虜遐夷未賓旗鼓猶在邊境干戈不得韜刃斯乃播揚洪烈立功垂名之秋也豈得修諒闇之禮究曾閔之志哉其敬服朕命抑弭憂懷旁祗厥緒時亮庶功以稱朕意於戲可不勉與尊王后曰王太后改建安二十五年爲延康元年元年二月魏書載庚戌令曰關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御災荒設禁重稅非所以便民其除池籞之禁輕關津之稅皆復什一辛亥賜諸侯王將相已下大將粟萬斛帛千匹金銀各有差等遣使者循行郡國有違理掊克暴虐者舉其罪壬戌以大中大夫賈詡爲太尉御史大夫華歆爲相國大理王朗爲御史大夫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其宦人爲官者不得過諸署令爲金策著令藏之石室初漢熹平五年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玄問太史令單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後當

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亦當復見天事恒象此其應也內黃殷登默而記之至四十五年登尚在三月黃龍見譙登聞之曰單颺之言其驗茲乎魏書曰王召見登謂之曰昔成風聞楚丘之繇而敬事季友鄧晨信少公之言而自納光武登以篤老服膺占術記識天道豈有是乎賜登穀三百斛遣歸家己卯以前將軍夏侯惇爲大將軍濊貊扶餘單于焉耆于闐王皆各遣使奉獻魏書曰丙戌令史官奏修重黎羲和之職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以奉天時臣松之案魏書有是言而不聞其職也丁亥令曰故尚書僕射毛玠奉常王脩涼茂郎中令袁渙少府謝奐萬潛中尉徐奕國淵等皆忠直在朝履蹈仁義並早即世而子孫陵遲惻然悼之其皆拜子男爲郎中夏四月丁巳饒安縣言白雉見魏書曰賜饒安田租勃海郡百戶牛酒大酺三日太常以太牢祠宗廟庚午大將軍夏侯惇薨魏書曰王素服幸鄴東城門發哀孫盛曰在禮天子哭同姓於宗廟門之外哭於城門失其所也五月戊寅天子命王追尊皇祖太尉曰太王夫人丁氏曰太王后封王子叡爲武德侯魏略曰以侍中鄭稱爲武德侯傅令曰龍淵太阿出昆吾之金和氏之璧由井里之田礪之以砥錯之以他山故能致連城之價爲命世之寶學亦人之砥礪也鄭稱篤學大儒勉以經學輔侯宜旦夕入侍曜明其志是月馮翊山賊鄭甘王照率衆降皆封列侯魏書曰初鄭甘王照及盧水胡率其屬來降王得降書以示朝曰前欲有令吾討鮮卑者吾不從而降又有欲使吾及今秋討盧水胡者吾不聽今又降昔魏武侯一謀而當有自得之色見譏李悝吾今說此非自是也徒以爲坐而降之其功大於動兵革也酒泉黃華張掖張進等各執太守以叛金城太守蘇則討進斬之華降華後爲兗州刺史見王淩傳六月辛亥治兵于東郊魏書曰公卿相儀王御華蓋視金鉦

之節庚午，遂南征。魏略曰王將出征度支中郎將新平霍性上疏諫曰臣聞文王與紂之事是時天下括囊無咎凡百君子莫肯用訊今大王體則乾坤廣開四聰使賢愚各建所規伏惟先王功無與比而今能言之類不稱為德政聖人曰得百姓之歡心兵書曰戰危事也是以六國力戰強秦承弊而王不爭周道用興息謂大王且當委重本朝而守其雌抗威虎眠功業可成而今創基便復起兵兵者凶器必有凶擾擾則思亂亂出不意臣謂此危於累卵昔夏啓隱神三年易有不遠而復論不有改誠願大王揆古察今深謀遠慮與三事大夫算其長短臣沐浴先王之遇又初改政復受重任雖知言觸龍鱗阿諛近福竊感所譽危而不持奏通帝怒遣刺奸就考竟殺之既而悔之追原不及

秋七月庚辰，令曰：「軒轅有明臺之議，放勛有衢室之問，皆所以廣詢于下也。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民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建鼓於朝而備訊也湯有總街之庭以觀民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宮而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也百官有司，其務以職盡規諫，將率陳軍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搢紳考六藝，吾將兼覽焉。」孫權遣使奉獻。蜀將孟達率衆降。武都氐王楊僕率種人內附，居漢陽郡。魏略載王自手筆令曰吾前遣使宣國威靈而達即來吾惟春秋褒儀父即封拜達使還領新城太守近復有扶老攜幼首向王化者吾聞夙沙之民自縛其君以歸神農豳國之衆襁負其子而入豐鎬斯豈驅略迫脅之所致哉乃風化動其情而仁義感其衷歡心內發使之然也以此而推西南將萬里無外權備將與誰守死乎甲午，軍次于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百姓于邑東。魏書曰設伎樂百戲令曰先王皆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譙霸王之邦真人本出其復租稅二年三老吏民上壽日夕而罷丙申親祠譙陵孫盛曰昔者先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內節天性外施四海存盡其敬亡極其哀思慕諒闇寄政冢宰故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夫然故在三之義惇而臣子之恩篤雍熙之化隆經國之道固聖人之所以通天地厚人倫顯至教敦風俗斯萬世不易之典百王服膺之制也是故喪禮素冠鄶人著庶見之譏季子降衰仲尼發不仁之歎子頹忘哀君子以為樂禍魯侯易服春秋知其不終豈不以墜至痛之誠心喪哀樂之大節者哉故雖三季之末七雄之弊猶未有廢縗斬於旬朔之間釋麻杖於反哭之日者也逮於漢文變易古制人道之紀一旦而廢縗素奪於至尊四海散其遏密義感闕于群后大化墜於君親雖心存於約惡在經綸于于樹德晉崇化迷以道齊于積于百八矣自沐王執乜而枚野不陸晉衰累縲而保應務濟功服甘焉實魏王既進漢典齊其大札處襄而廢饗宴之樂居貽樂之始而隳王化之基及至受禪納二女忘其至恤以觀先醒之典夭心喪矣將何以綏民以御王業之不遐十也之斯徵也八月，石邑縣言鳳皇集。冬十一月癸卯，令曰：「諸將征伐，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斂，吾甚哀之；其告郡國給槥櫝殯斂，送致其家，官為設祭。」槥音衛漢書高祖八月令曰士卒從軍死為槥應劭曰槥小棺也今謂之櫝應劭曰百一斤曰槥車在道路行夫不得休陵倪大衆臨曰觀木而剛退觀其櫝而念槥丙午，行至曲蠡。漢帝以衆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袁宏漢紀載漢帝詔曰朕在位三十有二載遭天下蕩覆幸賴祖宗之靈危而復存然仰瞻天文俯察民心炎精之數既終行運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既樹神武之績今王又光曜明德以應其期是曆數昭明信可知矣夫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故唐堯不私於厥子而名播于無窮朕羨而慕焉今其追踵堯典禪位于魏王告祠高廟。使兼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冊曰：「咨爾魏王！昔者帝堯禪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歸有德。漢道陵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亂茲昏，群兇肆逆，宇內顛覆。賴武王神武，拯茲難於四方，惟清區夏，以保綏我宗廟，豈予一人獲乂，俾九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前緒，光于乃德，恢文武之

大業昭爾考之弘烈皇靈降瑞人神告徵誕惟亮采師錫朕命僉曰爾度克協于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遜爾位於戲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君其祗順大禮饗茲萬國以肅承天命

獻帝傳曰禪代衆事曰左中郎將李伏表魏王曰昔先王初建魏國在境外者聞之未審以為拜王武都李庶姜合羈旅漢中謂臣曰必為魏公未便王也定天下者魏公子桓神之所命當合符讖以應天人之位臣以合辭語鎮南將軍張魯魯亦問合知書所出合曰孔子玉版也天子曆數雖百世可知是後月餘有亡人來寫得冊文卒如合辭合長於內學關右知名魯雖有懷國之心沈溺異道變化不果寤合之言後密與臣議策質國人不協或欲西通魯即怒曰寧為魏公奴不為劉備上客也言發惻痛誠有由然合先迎王師往歲病亡於鄴自臣在朝每為所親宣說此意時未有宜弗敢顯言殿下即位初年禎祥衆瑞日月而至有命自天昭然著見然聖德洞達符表豫明實乾坤挺慶萬國作孚臣每慶賀欲言合驗事君盡禮人以為諂況臣名行穢賤入朝日淺言為罪尤自抑而已今洪澤被四表靈恩格天地海內翕習殊方歸服兆應並集以揚休命始終允臧臣不勝喜舞謹具表通王令曰以示外薄德之人何能致此未敢當也斯誠先王至德通于神明固非人力也王侍中劉廙辛毗劉曄尚書令桓階尚書陳矯陳羣給事黃門侍郎王毖董遇等言臣伏讀左中郎將李伏上事考圖緯之言以效神明之應稽之古代未有不然者也故堯稱曆數在躬璇璣以明天道周武未戰而赤烏銜書漢祖未兆而神母告符孝宣仄微字成木葉光武布衣名已勒讖是天之所命以著聖哲非有言語之聲芬芳之臭可得而知也徒縣象以示人微物以效意耳自漢德之衰漸染數世桓靈之末皇極不建暨于大亂二十餘年天之不泯誕生明聖以濟其難是以符讖先著以彰至德殿下踐阼未期而靈象變于上羣瑞應于下四方不羈之民歸心向義唯懼在後雖典籍所傳未若今之盛也臣妾遠近莫不鳧藻王令曰犂牛之駁似虎莠之幼似禾事有似是而非者今日是矣覩斯言事良重吾不德於是尚書僕射宣告官寮咸使聞知辛亥太史丞許芝條魏代漢見讖緯於魏王曰易傳曰聖人受命而王黃龍以戊己日見七月四日戊寅黃龍見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又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又有積蟲大穴天子之宮厥咎然今蝗蟲見應之也又曰聖人以德親比天下仁恩洽普厥應麒麟以戊己日至厥應聖人受命又曰聖人清淨行中正賢人福至民從命厥應麒麟來春秋漢含孳曰漢以魏魏以徵春秋玉版讖曰代赤者魏公子春秋佐助期曰漢以許昌失天下故白馬令李雲上事曰許昌氣見於當塗高當塗高者當昌於許當塗高者魏也象魏者兩觀闕是也當道而高大者魏魏當代漢今魏基昌於許漢徵絕於許乃今效見如李雲之言許昌相應也佐助期又曰漢以蒙孫亡說者以蒙孫漢二十四帝童蒙愚昏以弱亡或以雜文為蒙其孫當失天下以為漢帝非正嗣少時為董侯名不正蒙亂之荒惑其子孫以弱亡孝經中黃讖曰日載東絕火光不橫一聖聰明四百之外易姓而王天下歸功致太平居八甲共禮樂正萬民嘉樂家和雜此魏王之姓諱著見圖讖易運期讖曰言居東西有午兩日並光日居下其為主反為輔五八四十黃氣受真人出言午許字兩日昌字漢當以許亡魏當以許昌今際會之期在許是其大效也易運期又曰鬼在山禾女連王天下臣聞帝王者五行之精易姓之符代興之會以七百二十年為一軌有德者過之至於八百無德者不及至四百載是以周家八百六十七年夏家四百數十年漢行夏正迄今四百二十六歲又高祖受命數雖起乙未然其兆徵始於獲麟獲麟以來七百餘年天之曆數將以盡終帝王之興不常一姓太微中黃帝坐常明而赤帝坐常不見以為黃家興而赤家衰凶亡之漸自是以來四十餘年又熒惑失色不明十有餘年建安十年彗星先除紫微二十三年復掃太微新天子氣見東南以來二十三年白虹貫日月蝕熒惑比年己亥壬子丙午日蝕皆水滅火之象也殿下即位初踐阼德配天地行合神明恩澤盈溢廣被四表格于上下是以黃龍數見鳳皇仍翔麒麟皆臻白虎效仁前後獻見於郊甸甘露醴泉奇獸神物衆瑞並出斯皆帝王受命易姓之符也昔黃帝受命風后受河圖舜禹有天下鳳皇翔洛出書湯之王白鳥為符文王為西伯赤鳥銜丹書武王伐殷白魚升舟高祖始起白蛇為徵巨跡之瑞皆為聖人興觀漢前後之大災今茲之符瑞察圖讖之期運揆河洛之所甄未若今大魏之最美也夫得歲星者道始興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有周之分野也高祖入秦五星聚東井有漢之分野也今茲歲星在大梁有魏之分野也而天之瑞應並集來臻四方歸附襁負而至兆民欣戴咸樂嘉慶春秋大傳曰周公何以不之魯蓋以為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而王周公反政尸子以為孔子非之以為周公不聖不為兆民也京房作易傳曰凡為王者惡者去之弱者奪之易姓改代天命無常

人讖冕謀自古與能伏惟殿下體堯舜之盛明膺七百之禪代當湯武之期運值天命之移授河洛所表圖讖所載昭然明白天下學士所共見也臣職在史官考符察徵圖讖效見際會之期謹以上聞王令曰昔周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仲尼歎其至德公旦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終然復子明辟書美其人吾雖德不及二聖敢忘高山景行之義哉若夫唐堯舜禹之蹟皆以聖質茂德處之故能上和靈祇下寧萬姓流稱今日今吾德至薄也人至鄙也遭遇際會幸承先王餘業恩未被四海澤未及天下雖傾倉竭府以振魏國百姓猶寒者未盡暖飢者未盡飽夙夜憂懼弗敢遑寧庶欲保全髮齒長守今日以沒于地以全魏國下見先王以塞負荷之責望狹志局守此而已雖屢蒙祥瑞當之戰惶五色無主若芝之言豈所聞乎心慄手悚書不成字辭不宣心吾閒作詩曰喪亂悠悠過紀白骨從橫萬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將佐時整理復子明辟致仕庶欲守此辭以自終卒不虛言也宜宣示遠近使昭赤心於是侍中辛毗劉曄散騎常侍傅巽衛臻尚書令桓階尚書陳矯陳羣給事中博士騎都尉蘇林董巴等奏曰伏見太史丞許芝上魏國受命之符令書懇切允執謙讓雖舜禹湯文義無以過然古先哲王所以受天命而不辭者誠急遵皇天之命副兆民之望弗得已也且易曰

嘉靖八年補刊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以為天文因人而變至於河洛之書著於洪範則殷周效而用之矣斯言帝王之明符天道之大要也是以由德應錄者代興於前失道廢滅者遠廢於後傳譏萇弘欲支天之所壞而說蔡墨雷乘之說明神器之有存亡非人力所能建也今漢室衰替帝綱隳墜天子之望歉然無聞皇天將替而命新百姓既去漢而為魏昭然著明是可知也先王撥亂平世將建洪基至於殿下以至德當歷數之運即位以來天應人事粲然大備神靈圖籍兼仍往古休徵嘉光顯延前代是芝之所取中黃運期姓緯之鑒斯文乃著於所以與其比見由是言之天命久矣非殿下所得而拒之也神明之意候望禮乎光民顯報注事聚惟殿下覽圖籍之明文急天下之公義輯宣令外內布告州郡使知符命著明而殿下謙虛之意令曰下四方以明孤款心是也至於覽餘辭豈余所謂哉寧所堪哉諸卿指論未若吾自料之審也夫虛談謬稱鄙薄所弗當也且聞比來東征經郡縣歷屯田百姓面有饑色衣或短褐不完罪皆在孤是以上慙眾瑞下愧士民由斯言之德尚未堪偏王何言帝者也宜止息此議無重吾不德使逝之後不愧後之君子癸丑宣告羣寮督軍御史中丞司馬懿侍御史鄭渾羊祕鮑

勛武周等言令如左伏讀太史丞許芝上符命事臣等聞有唐世衰天命在虞虞氏世衰天命在夏然則天地之靈曆數之運去就之符惟德所在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今漢室衰自安和沖質以來國統屢絕桓靈荒淫祿去公室此乃天命去就非一朝一夕其所由來久矣殿下踐阼至德廣被格于上下天人感應符瑞並臻考之舊史未有若今日之盛夫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已至而猶謙讓者舜禹所不為也故生民蒙救濟之惠羣生受育長之施今八方顒顒大小注望皇天乃眷神人同分而元元之所委質義過周文所謂過恭也臣等[illegible]令曰世之所不足者道[illegible]也所有餘者[illegible]務不足貴所有餘故曰不[illegible]免於常人之貴夫石[illegible]丹石[illegible]尚保斯節況吾[illegible]且於[illegible]子仲以仁為[illegible]言棄其[illegible]而始[illegible]季札失[illegible]人昔周武大聖也[illegible]共[illegible]伯夷叔齊相[illegible]之壞自成不以人之卑自[illegible]周武而義[illegible]夷齊[illegible]欲遠[illegible]

讓之所寵[illegible]成之所貴[illegible]之旨至於斯[illegible]民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illegible]之斯之宜可奪[illegible]乙卯冊詔魏王[illegible]代天下[illegible]十月乙卯皇帝曰咨爾魏王夫命運否泰依德升降三代卜祚[illegible]于春秋是以天命不于常帝王不一姓由來尚矣漢道陵遲為日已久安順已降世失其序沖質短祚三世無嗣皇綱肆[illegible]般天[illegible]由[illegible]排[illegible]有天資[illegible]清定區夏保乂皇家今王纘承前緒至德光昭御衡不迷布德優遠聲教被四[illegible]仁風[illegible]是以四方如化人神響應天之曆數實在爾躬昔虞舜有大功二十而放勳禪以天下大禹有疏導之績而重華禪以帝位漢承堯運有傳聖之義加順靈祇紹天明命釐降二女以嬪于魏使使持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音奉皇帝璽綬王其永君萬國敬御天威允執其中天之祿永終敬之哉於是尚書令桓階等奏曰漢氏以天子位禪之陛下陛下以聖明之德歷數之序承漢之禪允當天心夫天命弗可得辭兆民之望弗可得違臣請會列侯諸將羣臣[illegible]發璽書順天命具禮儀別奏令曰當議孫[illegible]不當

原缺

承之道而已猶猥還方有令尚書令等又奏曰昔堯舜禪其
文武至漢氏以師征受命畏天之威不敢怠遑便即位行在
所之地今當受禪代之命宜會百寮群司六軍之士皆在行
位使咸覩天命營中促狹可於平敞之處設壇場奉答休命
臣輒與侍中常侍會議禮儀太史官擇吉日訖復奏令曰吾
殊不敢當之外亦何豫事也侍中劉廙常侍衛臻等奏議曰
漢氏遵唐堯公天下之議陛下以聖德膺曆數之運天人同
忻靡不得所宜順靈符速踐皇祚問太史丞許芝今月十七
日己未直成可受禪命輒治壇場之處所當施行別奏令曰
屬出見外便設壇場斯何謂乎今當辭讓不受詔也但於帳
前發璽書威儀如常且天寒罷作壇士使歸既發璽書王令
曰當奉還璽綬為讓章吾豈奉此詔承此貺邪昔堯讓天下
於許由子州支甫舜亦讓於善卷石戶之農北人無擇或退
而耕潁之陽或辭以幽憂之疾或遠入山林莫知其處或攜
子入海終身不反或以為辱自投深淵且顏燭懼太樸之不
完守知足之明分王子搜樂丹穴之潛處被熏而不出柳下
惠不以三公之貴易其介曾參不以晉楚之富易其仁斯九
士者咸高節而尚義輕富而賤貴故書名千載于今稱焉求
仁得仁仁豈在遠孤獨何為不如其義有蹈東海而逝不奉
漢朝之詔者也亟為上章還璽綬宣之天下使咸聞焉已未宣

萬曆二十三年刊　魏志二　易又九百三十

告群寮下魏又下天下輔國將軍清苑侯劉若等百二十
人上書曰伏讀令書深執克讓聖意懇惻至誠外昭臣等有
所不安何者石戶北人匹夫狂狷行不合義事不經見者是
以史遷謂之不然誠非聖明所當希慕且有虞不逆放勳之
禪夏禹亦無辭位之語故傳曰舜陟帝位若固有之斯誠聖
人知天命不可逆曆數弗可辭也伏惟陛下應乾符運至德
登聞升昭于天是三靈降瑞人神以和休徵雜沓萬國響應
雖欲勿用將焉避之而固執謙虛違天逆眾慕匹夫之微責
背上聖之所蹈違經讖之明文信百氏之穿鑿非所以奉答
天命光慰眾望也臣等昧死以請輒整頓壇場至吉日受命
如前奏分別寫令宣下王令曰昔柏成子高辭夏禹而匿野
顏闔辭魯幣而遠跡夫以王者之重諸侯之貴而二子忽之
何則其節高也故烈士徇榮名義夫高貞介雖蔬食瓢飲樂
在其中是以仲尼師王駘而子產嘉申徒今諸卿皆孤股肱
腹心足以明孤而今咸若斯何諸卿游于形骸之內而孤求
為形骸之外其不相知未足多怪亟為上章還璽綬勿復紛紛
分也　輔國將軍等一百二十人又奏曰臣聞符命不虛見
眾心不可違故孔子曰周公其為不聖乎以天下讓是天地
日月輕去萬物也是以舜嚮天下不拜而受命今火德氣盡
炎上數終帝遷明德祚隆大魏符瑞昭皙受命既固光天之

歲也聖帝受命天下治又曰王者布德於民民命於天台成於世此言人主
天與命聖人制命人主布德於民民服以政於天上與其德
矣顓頊受命歲在豕韋衛居其地亦在豕韋故春秋傳曰衛
顓頊之墟也今十月斗之建則顓頊受命之分也始魏以上
月受禪此同符始祖受命之驗也魏之氏族出自顓頊與舜
同祖見于春秋世家舜以土德承堯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
漢之火於行運會於堯舜授受之次臣聞天之去就固有常
分聖人當之昭然不疑故堯捐骨肉而禪有虞終無恡色舜
發隴畝而君天下若固有之其相受授間不替漏天下已傳
矣所以承天命順天下不可一日曠也今漢期運已終妖異絕
之已久陛下受天之命符瑞告徵丁寧詳悉反覆備至雖言
語相喻無以代此今既發詔書璽綬未御固執謙讓上逆天
命下違民望臣謹案古之典籍參以圖讖魏之行運及天道
所在即尊之驗在於今年此月昭晰分明唯陛下遷思易慮
以時即位顯告天帝而告天下然後改正朔易服色正大號
天下幸甚令曰凡斯皆宜聖德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天
瑞雖彰須德而光吾德薄之人胡足以當之今讓其見聽許
外內咸使聞知　壬戌冊詔曰皇帝問魏王言遣宗奉庚申
書到所稱引聞之朕惟漢家世踰二十年過四百運周數終行
祚已訖天心已移兆民望絕天之所廢有自來矣今大命有

嘉靖己未年　魏志二　十二

所底止神器當歸聖德違天不順逆眾不祥王其體有虞之
盛德應曆數之嘉會是以禋于六宗望于群神人同應受
命咸宜朕畏上帝致位于王天不可違眾不可拒且重華不
逆堯命大禹不辭舜位若夫由巷匹夫不載聖籍固非皇材
帝器所當稱慕今使音奉皇帝璽綬王其陟帝位無逆朕命
以祗奉天心焉於是尚書令桓階等奏曰今漢使音奉璽書
到臣等以為天命不可稽神器不可曠周武中流有白魚之
應不待師期而大號已建舜受大麓桑蔭未移而已陟帝位
皆所以祗承天命若此之速也故無固讓之義不以守節為
貴必道信於神靈符合於天地易曰其受命如響無有
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今陛下
應期運之數為皇天所子而復稽滯於辭讓低回於大號非
所以則天地之道副萬國之望臣等敢以死請輒勑有司修
治壇場擇吉日受禪命發璽綬令曰冀三讓而不見聽何汲
及於斯乎　甲子魏王上書曰奉今月戊辰璽書伏聽冊命
伏聽冊告肝膽戰悸不知所措天下神器禪代重事故堯將
禪舜納于大麓舜之命禹亦告功烈風不迷九州攸平詢
事考言然後乃命而猶執謙讓於德不嗣況臣頑固非一
聖之應天統受終明詔敢守微節歸志箕山不勝大懼謹拜
表以情并上璽綬　侍中劉廙等奏曰臣等聞聖帝不

是時明主不逆人故易稱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伏惟陛下體有虞之上聖承土德之行運當亢陽明夷之會應漢氏祚終之數合契皇極同符兩儀是以聖瑞表徵天下同應歷運去就深切著明論之天命無所與議比之時宜無所與爭故受命之期時清日晏曜靈施光休氣雲蒸是乃天道悅懌民心欣戴而仍見所拒於禮何居且群生不可一日無王神器不可以斯須無統故臣有違君以成業下有違上以之事臣等敢不重以死請王令曰天下重器王者正統以聖德當之猶有懼心吾何人哉且公卿未至乃諠斯豈小事且宜以待固讓之後乃當更議其可耳

丁卯册詔魏王曰天訖漢祚辰象著明祇天命致位于王仍陳歷數於詔册喻符運於翰墨神器不可以辭拒皇位不可以謙讓稽於天命至於再三且四海不可一日曠主萬機不可以斯須無統故建大業者不拘小節知天命者不繫細物是以舜受大業之命而無遜讓之辭聖人達節不亦遠乎今使音奉皇帝璽綬王其欽承以答天下嚮應之望焉相國華歆太尉賈詡御史大夫王朗及九卿上言曰臣等被召到伏見太史丞許芝左中郎將李伏所上圖讖符命侍中劉廙等宣叙衆心人靈同謀又漢朝知陛下聖化通于神明聖德參于虞夏因瑞應之備至聽曆數之所在遂獻璽綬固讓尊號能言之倫莫不

抃舞河圖洛書天命瑞應人事協于天時民言協于天敘而陛下性爭勞謙體尚克讓明詔懇切未肯聽許臣等小人莫不悒邑臣等聞自古及今有天下者不常在一姓考以德勢則盛衰在乎彊弱論以終始則廢興在乎期運唐虞歷數不在厥子而在舜禹舜禹雖懷克讓之意迫群后執玉帛而朝之兆民懷欣戴而歸之率土揚歌謳而詠之故其守節之拘不可得而常處達節之權不可得而久避是以或遜位而不嫌或受禪而不辭不嫌者未必厭皇寵不辭者未必曷帝祚否迫天命而不得以已既禪之後則唐氏之子為賓于有虞虞賓氏之胄為客于夏代然則禪代之義非獨受之者實應天福發之者亦與有餘慶焉自孝和之後世多變故稍以陵遲爰暨孝靈不恆其心虛鬻官爵刑罰無度政在嬖豎舜既沒則禪計宮廢龍勢並擢帝宗遂平若在帝舜之末節恕親民如睦遂今上天震怒百姓從風如歸當時則四海晨猶擇聖代而授之荊人抱玉猶思良工而刻之況漢室既後莫之能臣神器委之聖哲固其宜也漢朝委質既願擇禮之遠定也天祚率土必將有主主率土者非陛下其能任之所謂論德無與為比考功無推讓矣天命不可久稽民望不可久違臣等慺慺不勝大願伏請陛下割撝謙之古參受禪之禮副人神之寬恩外內之願今日以德則武

下之以時則戎虜未暇若以華實之寶所綏君魏國未事兄弟來者朝一匹以厚四海望乎天瑞人事皆先王聖德遭變從何有焉是以不敢聞命已巳上書曰臣聞舜有賓門門之朝以受禪于陶唐禹有存國七百之功乃夏有虞臣以受戴德非二聖擬當天統不敢固命於厲抗陳辭私懷庶通業蒞訓金縢輸情達衷撫永守本志而書重復欽命申制詔臣實戰惕不發璽書而迫於嚴說不敢復命猶陛下聽許臣聊召音虞不至誠詳使宗未黃相國歆太尉詡御史大夫朗九卿等伏讀詔書於帝益其臣等聞聖人以天時論語云君子畏天命天命有去就然後帝者有禪代是以唐之禪虞命在爾躬之順唐謂之受終堯知天命去已故不得不禪舜知曆數在躬故不敢不受不得不禪奉天時也不敢不受畏天命也

漢室天下分崩武王親衣甲而冠胄沐雨而櫛風為民請命則活萬國為世撥亂則致升平鳩民而立長築宮而置吏元無局周於前業而始有造於華夏陛下即位光昭文德以翊武功勤恤民隱視之如傷懼者寧之勞者息之寒者以暖饑者以充遠人以恩復寇敵以恩降邁恩種德光被四表稽古篤睦茂于放勳網羅遺失于周文是以布德未被人神並加皇天則降甘露而臻四靈后土則挺芝草而吐醴泉麟鹿皆會其色雉鴻鵠亦白其羽連理之木同心之瓜五采之魚珍祥瑞物雜還於其間者無不畢備古人有言馬丙其象章微大觀則臣其之自開文擴下睹野夬人伏省讖臣外內前後天地之瑞所以陳符命者之景不可河洛之國實撫內天地之瑞應所以譏紐之陛下誠之宜符命之景不附可謂信之奏發三王綠以及方帝無以加民命之懸於魏政三十有餘年矣此乃千世時至之會萬載一遇之秩序應虞宜順於斯懲何帝不謹然不於此者陛下天命在臣等蕃守寶具禮儀擇吉日昭告昊天上帝秩羣神之禮須禮畢會羣寮於朝定曆數正朔服色當施行上今以昔者大舜二女嬪于虞國有將終身衛年則之前志也及至天命鼓琴甚國有斯則恒天命也公卿大以天命不可拒民望不可違亦馬以勝應庶年群親工昔元以天之東六合之

重籍觀歷運之數移於有虞虞奏讓帝位德如道跡今天既訖
我漢命乃眷北顧帝皇之業實有大魏朕守空名以竊古義
顧視前事猶有慚德而王遜讓至于三四朕用懼焉夫不辭
萬乘之位者知命達節之數也虞夏之君處之不疑故勳烈
垂于萬載美名傳於無窮今遣守尚書令侍中顗喻王其速
陟帝位以順天人之心副朕之大願於是尚書令桓階等奏
曰今漢氏之命已四至而陛下前後固辭臣等伏以為上帝
之臨聖德期運之隆大魏斯豈數載傳稱周之有天下非甲
子之朝殷之亡非牧野之日也故詩序商湯追本玄王
之至述姬周上錄后稷之生是以受命既固厥德不回漢氏
衰廢行次已絕三辰垂光史官著其驗耆老記先古之占
百姓協歌謠之聲陛下應天受禪當速即壇場柴燎上帝誠
不宜久停神器拒億兆之願臣輒下太史令擇元辰今月二
十九日可登壇受命請詔三公羣卿具條禮儀別奏令曰可

乃為壇於繁陽庚午王升壇即阼百官陪位事訖
降壇視燎成禮而反改延康為黃初大赦獻帝傳曰辛未魏
王登壇受禪公卿列侯諸將匈奴單于四夷朝者數萬人
陪位燎祭天地五嶽四瀆曰皇帝臣丕敢用玄牡昭告于皇

皇后帝漢歷世二十有四踐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窮王
綱不立五緯錯行靈祥並見推術數者慮之古道咸以為天
之歷數運終茲世凡諸嘉祥民神之意比昭有漢數終之極
魏家受命之符漢主以神器宜授於臣憲章有虞致位于丕
丕震畏天命雖休勿休羣公庶尹六事之人外及將士洎于
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辭拒神器不可以久曠羣臣不
可以無主萬機不可以無統丕祗承皇象敢不欽承卜之守
龜兆有大橫筮之三易兆有革兆謹擇元日與羣寮登壇受
帝璽綬告類于爾大神唯爾有神尚饗永吉兆民之望祚于
有魏世享遂制詔三公上古之始有君也必崇恩化以美風
俗然百姓順教而刑辟厝焉今朕承帝王之緒其以延康元
年為黃初元年議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同律度量承土行
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諸不當得赦皆赦除之　魏氏春秋
曰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于寶搜
神記曰宋大夫邢史子臣明於天道周敬王之三十七年景公
問曰天道其何祥對曰後五十年五月丁亥臣將死死後五
年五月丁卯吳將亡亡後五年君將終終後四百年邾王天
下俄而皆如其言所云邾王天下者謂魏之興也邾曹姓魏
亦曹姓皆邾之後其年數則錯未知邢史失其數邪將
年代久遠注記者傳而有謬也

黃初元年十
一月癸酉以河內之山陽邑萬戶奉漢帝為山陽
公行漢正朔以天子之禮郊祭上書不稱臣京都
有事于太廟致胙封公之四子為列侯追尊皇祖
太王曰太皇帝考武王曰武皇帝尊王太后曰皇
太后賜男子爵人一級為父後及孝悌力田人二級
以漢諸侯王為崇德侯列侯為關中侯以潁陰之
繁陽亭為繁昌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國為司
徒御史大夫為司空奉常為太常郎中令為光祿
勳大理為廷尉大農為大司農郡國縣邑多所改
易更授匈奴南單于呼廚泉魏璽綬賜青蓋車乘

輿寶劍玉玦十二月初營洛陽宮戊午幸洛陽臣松
之案諸書記是時帝居北宮以建始殿朝羣臣門曰承明陳
思王植詩曰謁帝承明廬是也至明帝時始於漢南宮崇德
殿處起太極昭陽諸殿　魏書曰以夏數為得天故即用夏
正而服色尚黃　魏略曰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
而加隹魏於行次為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
水而柔故除隹加水變雒為洛
是歲長水校
尉戴陵諫不宜數行弋獵帝大怒陵減死罪一等
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明堂甲戌校獵至原陵遣
使者以太牢祠漢世祖乙亥朝日于東郊臣松之以為禮
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illegible]年正月郊祀有月無日乙
亥朝日則有日無月乖[illegible]之所止[illegible]業明帝朝日夕月皆
如禮文故知此記
為謬者也
初令郡國口滿十萬者歲察孝廉一人
其有秀異無拘戶口辛巳分三公戶邑封子弟各

一人為列侯壬午復潁川郡一年田租魏書載詔曰潁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遠近顧望而此郡守義丁壯荷戈老弱負糧昔漢祖以秦中為國本光武恃河內為王基今朕復於此登壇受禪天以此郡翼成大魏改許縣為許昌縣以魏郡東部為陽平郡西部為廣平郡魏略曰改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為五都立石表西界宜陽北循太行東北界陽平南循魯陽東界郯為中都之地令天下聽內徙復五年後又增其復詔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悽悽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于時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脩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脩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覩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室屋以居學者春三月加遼東太守公孫恭為車騎將軍初復五銖錢夏四月以車騎將軍曹仁為大將軍五月鄭甘復叛遣曹仁討斬之六月庚子初祀五嶽四瀆咸秩羣祀魏書甲辰以京

原缺

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呂尚周晉不顯於前世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魏書曰癸酉孫權上書說劉備支黨四萬人馬二三千匹出秭歸請往掃撲以克捷為效帝報曰昔隗囂之弊禍發栒邑子陽之禽變起扞關將軍其亢厲威武勉蹈奇功以稱吾意二月鄯善龜茲于闐王各遣使奉獻詔曰西戎即敘氐羌來王詩書美之頃者西域外夷並款塞內附慰勃漢書曰[illegible]也皆叩塞門求服從其遣使者撫勞之是後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三月乙丑立齊公叡為平原王帝弟鄢陵公彰等十一人皆為王初制封王之庶子為鄉公嗣王之庶子為亭侯公之庶子為亭伯甲戌立皇子霖為河東王甲午行幸襄邑夏四月戊申立鄄城侯植為鄄城王癸亥行還許昌宮五月以荊揚江表八郡為荊州孫權領牧故也荊州江北諸郡為郢州閏月孫權破劉備于夷陵初帝聞備兵東下與權交戰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群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破備書到秋七月冀州大蝗民饑使尚書杜畿持節開倉廩以振之八月蜀大將黃權率眾降魏書曰權及領南郡太守史郃等三百一十八人詣荊州刺史奉上所假印綬棨

敦幢麾牙門鼓吹車權等詣行在所帝置酒設樂引見於承光殿權部曲人人前自陳帝為論說罪狀成敗去就之分諸將無不喜悅賜權金帛車馬衣裘帷帳妻妾下及偏裨皆有差拜權為侍中鎮南將軍封列侯即日召使驂乘及封史郃等四十二人皆為列侯為將軍郎將百餘人九月甲午詔曰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孫盛曰夫經國營治必憑俊喆之輔賢達令德必居參亂之任故雖周室之盛有婦人與焉然則坤道承天南面罔二三從之禮謂之至順至於號令自天子出奏事專行非古義也昔在申呂實匡有周苟以天下為心惟德是杖則親疏之授至公一也何至后族而必斥遠之哉二漢之季世王道陵遲故令外戚憑寵職為亂階此自時昏道喪運祚將移縱無王呂之難豈乏田趙之禍而後世觀其若此深懷酖毒之戒也至於魏文遂發一概之詔可謂有識之愛非帝者之宏規庚

子立皇后郭氏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篤癃及貧不能自存者賜穀冬十月甲子表首陽山東為壽陵作終制曰禮國君即位為椑存不忘亡也椑音扶歷反臣松之按禮天子諸侯之棺各有重數棺之親身者曰椑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呂氏春秋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墨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不變人徒故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為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為也季孫以璵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為棄君於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

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為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嬴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為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祕

書三府是月孫權復叛復郢州爲荊州帝自許昌
南征諸軍兵並進權臨江拒守十一月辛丑行幸
宛庚申晦日有食之是歲穿靈芝池
四年春正月詔曰喪亂以來兵革未戢天下之人
互相殘殺今海內初定敢有私復讎者皆族之築
南巡臺于宛三月丙申行自宛還洛陽宮癸卯月
犯心中央大星魏書載丙午詔曰孫權殘害民物朕以寇不可長故分命猛將三道並征今征東諸軍與權黨呂範等水戰則斬首四萬獲船萬艘大司馬據守濡須其所擒獲亦以萬數中軍征南攻圍江陵左將軍張郃等舳艫直渡擊其南渚賊赴水溺死者數千人又爲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几上肉耳而賊中癘氣疾病夾江塗地恐相染污昔周武伐殷旋師孟津漢祖征隗囂還軍高平皆知天時而度賊情也且成湯解三面之網天下歸仁今開江陵之圍以緩成死之禽且休力役罷省繇戍畜養士民咸使安息丁未大司馬曹仁
薨是月大疫夏五月有鵜鶘鳥集靈芝池詔曰
此詩人所謂污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
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乎否則斯鳥何爲
而至其博舉天下儁德茂才獨行君子以荅曹人
之刺魏書曰辛酉有司奏造二廟立太皇帝廟大長秋特進侯與高祖合祭親盡以次毀特立武皇帝廟四時享祀爲魏太祖萬載不毀也六月甲戌任城王彰薨于京都甲申
太尉賈詡薨太白晝見是月大雨伊洛溢流殺人
民壞廬宅魏書曰七月乙未大軍當出使太常以特牛一告祠于郊臣松之按魏郊祀奏中尚書盧毓議祀厲殃事云具犧牲祭器如前後師出告郊之禮如此則魏氏出師皆告郊也秋八月丁卯以廷
尉鍾繇爲太尉魏書曰有司奏改漢氏宗廟安世樂曰正世樂嘉至樂曰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樂雲翹舞曰鳳翔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武頌舞文始舞曰大韶舞五行舞曰大武舞辛
未校獵于滎陽遂東巡論征孫權功諸將已下進
爵增戶各有差九月甲辰行幸許昌宮魏書曰十二月丙寅賜山陽公夫人湯沐邑公女曼爲長樂郡公主食邑各五百戶是冬甘露降芳林園臣松之按芳林園即今華林園齊王芳即位改爲華林
五年春正月初令謀反大逆乃得相告其餘皆勿
聽治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三月行自許昌還洛
陽宮夏四月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
梁博士五月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疑事聽
斷大政論辨得失秋七月行東巡幸許昌宮八月
爲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幸壽春揚州界將
吏士民犯五歲刑已下皆原除之九月遂至廣陵
赦青徐二州改易諸將守冬十月乙卯太白晝見
行還許昌宮魏書載癸酉詔曰近之不綏何遠之懷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弊以文法百姓無所措其手足昔泰山之哭者以爲苛政甚於猛虎吾備儒者之風服聖人之遺教豈可以目翫其辭行違其誡者哉廣議輕刑以惠百姓十一月庚寅以冀州饑遣使者開倉廩振之戊
申晦日有食之十二月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
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
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

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
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于今典
是歲穿天淵池
六年春二月遣使者循行許昌以東盡沛郡問民
所疾苦貧者振貸之魏略載詔曰昔軒轅建四面之號周武稱予有亂臣十人斯蓋先聖所以體國君民亮成天工多賢為貴也今內有公卿以鎮京師外設牧伯以監四方至於元戎出征則軍中宜有柱石之賢帥輜重所在又宜有鎮守之重臣然後車駕可以周行天下無內外之慮吾今當征賊欲守之積年其以尚書令潁鄉侯陳羣為鎮軍大將軍尚書僕射西鄉侯司馬懿為撫軍大將軍若吾臨江授諸將方略則撫軍當留許昌督後諸軍錄後臺文書事鎮軍隨車駕當董督衆軍錄行尚書事皆假節鼓吹給中軍兵騎六百人吾欲去江數里築宮室往來其中見賊可擊之形便出奇兵擊之若或未可則當舒六軍以遊獵饗賜軍士三月行幸召陵通討

虜渠乙巳還許昌以并州刺史梁習討鮮卑軻比
能大破之辛未帝為舟師東征五月戊申幸譙壬
戌熒惑入太微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以郡反殺
太守徐質遣屯騎校尉任福步兵校尉段昭與青
州刺史討平之其見脅略及亡命者皆赦其罪秋
七月立皇子鑒為東武陽王八月帝遂以舟師自
譙循渦入淮從陸道幸徐九月築東巡臺冬十月
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
里魏書載帝於馬上為詩曰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湯湯戈矛成山林玄甲曜日光猛將懷暴怒膽氣正從橫誰云江水廣一葦可以航不戰屈敵虜戢兵稱賢良古公宅岐邑實始翦殷商孟獻營虎牢鄭人懼稽顙充國務耕殖先零自破亡興農淮泗間築室都徐方量宜運權略六軍咸悅康豈如東山詩悠悠多憂傷是歲大寒水道冰
舟不得入江乃引還十一月冬武陽王鑒薨十二
月行自譙過梁遣使以太牢祀故漢太尉橋玄
七年春正月將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
心惡之遂不入壬子行還洛陽宮三月築九華臺
夏五月丙辰帝疾篤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
將軍陳羣征東大將軍曹休撫軍大將軍司馬宣
王並受遺詔輔嗣主遣後宮淑媛昭儀已下歸其
家丁巳帝崩于嘉福殿時年四十魏書曰殯於崇華前殿六月
戊寅葬首陽陵自殯及葬皆以終制從事魏氏春秋曰明

帝將送葬曹真陳羣王朗等以暑熱固諫乃止孫盛曰夫窀
穸之事孝子之極痛也人倫之道於斯莫重故天子七月而
葬同軌畢至夫以義感之情猶盡臨隧之哀況乎天性發中
敦禮者重之哉魏氏之德仍世不基矣昔華元厚葬君子以
為棄君於惡羣臣之諫[illegible]焉鄄城侯植為誄曰惟黃初
七年五月七日大行皇帝崩嗚呼哀哉于時天震地駭崩山
隕霜陽精薄景五緯錯行百姓吁嗟萬國悲傷若喪考妣思
慕過唐擗踊郊野仰想穹蒼僉曰何辜早世殞喪嗚呼哀哉
悲夫大行忽焉光滅永棄萬國雲往雨絕承問荒忽惛懵哽
咽袖鋒抽刃歎自僵斃追慕三良甘心同穴感惟南風惟以
鬱滯終於偕沒指景自誓考諸先紀尋之哲言生若浮寄惟
德可論朝聞夕逝孔志所存皇雖一沒天祿永延何以述德
表之素旃何以詠功宣之管絃乃作誄曰皓皓太素兩儀始
分中和產物肇有人倫爰暨三皇實秉道真降逮五帝繼以
諮[illegible]三代製作師武立勳季闕不綱網漏于秦崩樂滅學
坑禮焚二世而殲漢氏乃因弗求古訓嬴政是遵王綱帝典
閴爾無聞末光幽昧道究運遷乾坤迴曆簡聖授賢乃眷大
行屬以黎元龍飛啟祚合契上玄五行定紀改號革年明
明赫赫受命于天仁風偃物德以禮宣祥惟聖質嶷在幼妍庶
幾六典學不過庭潛心無罔抗志青冥才秀藻朗如玉之瑩

聽察無嚮瞻覩未形其剛如金其貞如瓊如冰之潔如砥之平爵公無私戮違無輕心鏡萬機攬照下情思良股肱嘉昔伊呂搜揚側陋舉湯代禹拔才巖穴取士蓬戶唯德是屬弗拘禰祖宅土之表道義是圖六合是虞齊契共遵下以純民恢拓規矩克紹前人科條品制褒貶以因乘殷之輅行夏之辰金根黃屋翠葆然施鸞鑣見衆衛紀雜鄉會庶禮容暢之者伸方牧歎柔懷怡武戎肅禮節貌殊四部宗威所懾力衆儼靈肅克不肅執敵不臣鼎稽海表南里無摩虜備以徵為彊江凝崔若洞息乾照鼎蹈鎮納貢稽業殷於修文德持侍子內賓德精光宇功律大古上靈序稽黃期收結河龍路自陵漠下了妒慮疆寶飛翔舞數步門隣

魏志二

二十五

大行…

咨遠臣之眇眇兮感凶諱以怛驚心孤絕而靡告兮紛流涕而交頸思恩榮以橫奔兮閡闕塞之嶢崢顧衰絰以輕舉兮迫關防之我嬰欲高飛而遙憩兮憚天網之遠經遙投骨於山足兮報恩養於下庭慨拊心而自悼兮懼施重而命輕嗟微軀之是效兮甘九死而忘生幾司命之役籍兮先黃髮而隕零天蓋高而察卑兮冀神明之我聽獨鬱伊而莫愬兮追顧景而憐形奏斯文以寫思兮結翰墨以敷誠嗚呼哀哉

初帝好文學以著述為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又

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

魏書曰帝初在東宮疫癘大起時人彫傷帝深感歎與素所敬者大理王朗書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彫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集諸儒於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常嘉漢文帝之為君寬仁玄默務欲以德化民有賢聖之風時文學諸儒或以為孝文雖賢其於聰明通達國體不如賈誼帝由是著太宗論曰昔有苗不賓重華舞以干戚尉佗稱帝孝文撫以恩德吳王不朝錫之几杖以撫其意而天下賴安乃弘三章之教愷悌之化欲使曩時累息之民得闊步高談無危懼之心若賈誼之才敏籌畫國政特賢臣之器管晏之姿豈若孝文大人之量哉三年之中以孫權不服復頒太宗論於天下明示不願征伐也他日又從容言曰顧我亦有所不取於漢文帝者三殺薄昭幸鄧通慎夫人衣不曳地集上書囊為帳帷以為漢文儉而無法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害其欲秉持中道以為帝王儀表者如此胡沖吳曆曰帝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餉孫權又以紙寫一通與張昭

魏志二

二十六

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兼該

典論帝自敘曰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鴆后蕩覆王室是時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衛人討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彊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兗豫之師戰於滎陽河內之甲軍於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滅會黃巾盛於海岱山寇暴於并冀乘勝轉攻席卷而南鄉邑望煙而奔城郭覩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余時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能騎射矣以時之多故每征余常從建安初上南征荊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脩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于中平之季長于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于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於鄴西終日手獲獐鹿九雉兔三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尚書令荀彧奉使犒軍見余談論之末彧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睹

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或喜笑曰乃爾余曰埒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馳平原赴豐草要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酒張京在坐顧彧拊手曰善余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為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於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遊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芊蔗便以為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為之余言吾法急屬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偽深進展果尋前余卻腳鄛正截其顙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祕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夫事不可自謂己長余少曉持複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為坐鐵室鑲楯為蔽木戶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複每為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先日若逢敏於狹路直決耳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棋略盡其巧少為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

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博物志曰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著葛巾角撇棊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文帝紀卷第二　魏書　國志二

明帝紀第三　魏書　國志三

明皇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生而太祖愛之常令在左右魏書曰帝生數歲而有岐嶷之姿武皇帝異之曰我基於爾三世矣每朝宴會同與侍中近臣並列帷幄好學多識特留意於法理年十五封武德侯黃初二年為齊公三年為平原王以其母誅故未建為嗣魏略曰文帝以郭后無子詔使子養帝帝以母不以道終意甚不平後不獲已乃敬事郭后旦夕因長御問起居郭后亦自以無子遂加慈愛文帝始以帝不悅有意欲以他姬子京兆王為嗣故久不拜太子魏末傳曰帝常從文帝獵見子母鹿文帝射殺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從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因涕泣文帝即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樹立之意定七年夏五月帝病篤乃立為皇太子丁巳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諸臣封爵各有差世語曰帝與朝士素不接即位之後羣下想聞風采居數日獨見侍中劉曄語盡日衆人側聽曄既出問何如曄曰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癸未追謚母甄夫人曰文昭皇后壬辰立皇弟蕤為陽平王八月孫權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堅守朝議欲發兵救之帝曰權習水戰所以敢下船陸攻者幾掩不備也今已與聘相持夫攻守勢倍終不可久也先時遣治書侍御史荀禹慰勞邊方禹到於江夏發所經縣兵及所從步騎千人乘山舉火權退走辛巳立皇子冏為清河王吳將諸葛瑾張霸等寇襄陽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討破之

軹，覇征東大將軍曹休又破其別將於尋陽論功
行賞各有差冬十月清河王冏薨十二月以太尉
鍾繇爲太傅征東大將軍曹休爲大司馬中軍大
將軍曹真爲大將軍司徒華歆爲太尉司空王朗
爲司徒鎮軍大將軍陳群爲司空撫軍大將軍司
馬宣王爲驃騎大將軍

太和元年春正月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
於明堂以配上帝分江夏南部置江夏南部都尉西
平麴英反殺臨羌令西都長遣將軍郝昭鹿磐討斬
之二月辛未帝耕于籍田辛巳立文昭皇后寢廟於

鄴丁亥朝日于東郊夏四月乙亥行五銖錢甲申初
營宗廟秋八月夕月于西郊冬十月丙寅治兵于東郊
焉耆王遣子入侍十一月立皇后毛氏賜天下男子
爵人二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十二月封后
父毛嘉爲列侯新城太守孟達反詔驃騎將軍司
馬宣王討之三輔決錄曰伯郎涼州人名不令休其註曰伯郎姓孟名他扶風人靈帝時中常侍張讓專朝政讓監奴典護家事他仕不遂乃盡以家財賂監奴與共結親積年家業爲之破盡衆奴皆慙問他所欲他曰欲得卿曹拜耳奴被恩久皆許諾時賓客求見讓者門下車常數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他最後到衆奴伺其至皆迎車而拜徑將他車獨入衆人悉驚謂他與讓善爭以珍物遺他他得之盡以賂讓讓大喜他又以蒲桃酒一斛遺讓即拜涼州刺史他生達少入蜀其

虞蜀事迹在劉封傳魏略曰達以延康元年率部曲四千餘家歸魏文帝時初即王位既宿知有達聞其來甚悅令貴臣有識察者往觀之還曰將帥之才也或曰卿相之器也王益欽達逆與達書曰近日有命未足達旨何者昔伊摯背商而歸周百里去虞而入秦樂毅感鴟夷以蟬蛻王遵識逆順以去就皆審興廢之符效知成敗之必然故丹青畫其形容良史載其功勳聞卿姿度純茂器量優絕當騁能明時收名傳記今者翻然濯鱗清流甚相嘉樂虛心西望依依若舊下筆屬詞歡心從之昔虞卿入趙再見取相陳平就漢一觀參乘孤今於卿情過於往故致所御馬物以昭忠愛又曰今者海內清定萬里一統三垂無邊塵之警中夏無狗吠之虞以是弛罔闊禁與世無疑保官空虛初無質任卿來相就當明孤意慎勿令家人繽紛道路以親駭疏若卿欲來相見且當先安部曲有所保固然後徐徐輕騎來東達既至譙進見閑雅才辯過人衆莫不矚目又王近出乘小輦執達手撫其背戲之曰卿得無爲劉備刺客邪遂與同載又加拜散騎常侍領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時衆臣或以爲待之太猥又不宜委以方任王曰吾保其無他亦譬以蒿箭射蒿中耳達既爲文帝

所寵又與桓階夏侯尚親善及文帝崩時桓尚皆卒達自以羈旅久在疆埸心自不安諸葛亮聞之陰欲誘達數書招之達與相報答魏興太守申儀與達有隙密表達與蜀潛通帝未之信也司馬宣王遣參軍梁幾察之又勸其入朝達驚懼遂反干寶晉紀曰達初入新城登白馬塞歎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失之乎

二年春正月宣王攻破新城斬達傳其首魏略曰宣王誘達將李輔及達甥鄧賢賢等開門納軍達被圍旬有六日而敗焚其首于洛陽四達之衢分新城之
上庸武陵巫縣爲上庸郡錫縣爲錫郡蜀大將諸
葛亮寇邊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吏民叛應亮魏書曰是時朝臣未知計所出帝曰亮阻山爲固今者自來既合兵書致人之術且亮貪三郡知進而不知退今因此時破亮必也乃部勒兵馬步騎五萬拒亮遣大將軍曹真都督關右並進
兵右將軍張郃擊亮於街亭大破之亮敗走三郡

平丁未行還長安魏略載帝露布天下并班告益州曰劉備背恩自竄巴蜀諸葛亮棄父母之國阿殘賊之黨神人被毒惡積身滅亮外慕立孤之名而内貪專擅之實劉升之兄弟守空城而已亮又侮易益土虐用其民是以利狼宕渠高定青羌莫不瓦解為亮仇敵而亮反裘負薪裏盡毛殫刖趾適屨刻肌傷骨反更稱說自以為能行兵於井底游步於牛蹄自朕即位三邊無事猶哀憐天下數遭兵革且欲養四方之耆老長後生之孤而亮懷李熊愚勇之智不思荊邯度德之戒驅略吏民盜利祁山王師方振膽破氣奪馬謖高詳望旗奔敗虎臣逐北蹈尸涉血亮也小子震驚朕師猛銳踊躍咸思長驅朕惟率土莫非王臣師之所處荊棘生焉不欲使干戈之民共受塗炭故先開示以昭國恩巴蜀將吏士民諸為亮所劫迫公卿已下皆聽束手

夏四月丁酉還洛陽宮魏略曰是時訛言云帝已崩從駕羣臣迎立雍丘王植京師自卞太后羣公盡懼及帝還皆私察顏色卞太后悲喜欲推始言者帝曰天下皆言將何所推

赦繫囚非殊死以下乙巳論討亮功封爵增邑各有差五月大旱六月詔曰尊儒貴學王教之本也自頃儒官或非其人將何以宣明聖道其高選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勑郡國貢士以經學為先秋九月曹休率諸軍至皖與吳將陸議戰於石亭敗績乙酉立皇子穆為繁陽王庚子大司馬曹休薨冬十月詔公卿近臣舉良將各一人十一月司徒王朗薨十二月諸葛亮圍陳倉曹真遣將軍費曜等拒之魏略曰先是使將軍郝昭築陳倉城會亮至圍昭不能拔昭字伯道太原人為人雄壯少入軍為部曲督數有戰功為雜號將軍遂鎮守河西十餘年民夷畏服亮圍陳倉使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遙說之昭於樓上應詳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為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言兵不敵無為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火箭逆射其梯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為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壍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又為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亮無計救至引退詔嘉昭善守賜爵列侯及還帝引見慰勞之顧謂中書令孫資曰卿鄉里乃有爾曹快人為將若此朕復何憂乎仍欲大用之會病亡遺令戒其子凱曰吾為將知將不可為也吾數發冢取其木以為攻戰具又知厚葬無益於死者也汝必斂以時服且人生有處所耳死復何在耶今去本墓遠東西南北在汝而已

遼東太守公孫恭兄子淵劫奪恭位遂以淵領遼東太守

三年夏四月元城王禮薨六月癸卯繁陽王穆薨戊申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帝夫人吳氏曰高皇后秋七月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時朝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敘昭穆於前殿並四位於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祐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深

以前世行事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冬十月改平望觀曰聽訟觀帝常言獄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斷大獄常幸觀臨聽之初洛陽宗廟未成神主在鄴廟十一月廟始成使太常韓暨持節迎高皇帝太皇帝武帝文帝神主于鄴十二月己丑至奉安神主于廟（臣松之按黃初四年有司奏立二廟太皇帝大長秋與文帝之高祖共一廟特立武帝廟百世不毀今此無高祖神主蓋以親盡毀也此則魏初唯立親廟祀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始定七廟之制 孫盛曰事亡如事存祭如神在迎還神主正斯宜矣）癸卯大月氏王波調遣使奉獻以調為親魏大月氏王

四年春二月壬午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戊子詔太傅三公以文帝典論刻石立于廟門之外癸巳以大將軍曹真為大司馬驃騎將軍司馬宣王為大將軍遼東太守公孫淵為車騎將軍夏四月太傅鍾繇薨六月戊子太皇太后崩丙申省上庸郡秋七月武宣卞后祔葬于高陵詔大司馬曹真大將軍司馬宣王伐蜀八月辛巳行東巡遣使者以特牛祠中嶽（魏書曰行過繁昌使執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禪壇 臣松之按漢紀章帝元和三年詔高邑縣祠即位壇五成陌北祠門戶此雖前代已行故事然為壇以祀天而壇非神也今無事於上帝而致祀於虛壇求之義典未詳所據）乙未幸許昌宮九月大雨伊洛河漢水溢詔真等班師冬十月乙卯行還洛陽宮庚申令罪非殊死聽贖各有差十一月太白犯歲星十二月辛未改葬文昭甄后于朝陽陵丙寅詔公卿舉賢良

五年春正月帝耕于藉田三月大司馬曹真薨諸葛亮寇天水詔大將軍司馬宣王拒之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辛巳大雩夏四月鮮卑附義王軻比能率其種人及丁零大人兒禪詣幽州貢名馬復置護匈奴中郎將秋七月丙子以亮退走封爵增位各有差（魏書曰初亮出議者以為亮軍無輜重糧必不繼不擊自破無為勞兵或欲自芟上邽左右生麥以奪賊食帝皆不從前後遣兵增宣王軍又敕使護麥宣王與亮相持賴得此麥以為軍糧）乙酉皇子殷生大赦八月詔曰古者諸侯朝聘所以敦睦親親協和萬國也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母后攝政防微以漸關諸盛衰也朕惟不見諸王十有二載悠悠之懷能不

興思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後
有少主母后在宮者自如先帝令申明著于令十
一月乙酉月犯軒轅大星戊戌晦日有蝕之十二
月甲辰月犯鎮星戊午太尉華歆薨
六年春二月詔曰古之帝王封建諸侯所以藩屏
王室也詩不云乎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秦漢繼周
或彊或弱俱失厥中大魏創業諸王開國隨時之
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為後法也其改封諸侯王
皆以郡為國三月癸酉行東巡所過存問高年鰥
寡孤獨賜穀帛乙亥月犯軒轅大星夏四月壬寅

魏志三　八

行幸許昌宮甲子初進新果于廟五月皇子殷薨
追封謚安平哀王秋七月以衛尉董昭為司徒九
月行幸摩陂治許昌宮起景福承光殿冬十月殄
夷將軍田豫帥衆討吳將周賀於成山殺賀十一
月丙寅太白晝見有星孛于翼近太微上將星庚
寅陳思王植薨十二月行還許昌宮
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龍見郟之摩陂井中二
月丁酉幸摩陂觀龍於是改年改摩陂為龍陂賜
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無出今年租賦三月甲
子詔公卿舉賢良篤行之士各一人夏五月壬申

詔祀故大將軍夏侯惇大司馬曹仁車騎將軍程
昱於太祖廟庭魏書載詔曰昔先王之禮於功臣存則顯其爵祿沒則祭於大蒸故漢氏
功臣祀於廟庭大魏元功之臣功勳優著終始休明者其皆依禮祀之於是以惇等配饗戊寅北
海王蕤薨閏月庚寅朔日有蝕之丁酉改封宗室
女非諸王女皆為邑主詔諸郡國山川不在祠典
者勿祠六月洛陽宮鞠室災保塞鮮卑大人步度
根與叛鮮卑大人軻比能私通并州刺史畢軌表
輒出軍以外威比能內鎮步度根帝省表曰步度
根以為比能所誘有自疑心今軌出軍適使二部
驚合為一何所威鎮乎促敕軌以出軍者慎勿越

魏志三

塞過句注也比詔書到軌以進軍屯陰館遣將軍
蘇尚董弼追鮮卑比能遣子將千餘騎迎步度根
部落與尚弼相遇戰於樓煩二將敗沒步度根部落
皆叛出塞與比能合寇邊遣驍騎將軍秦朗將中
軍討之虜乃走漠北秋九月安定保塞匈奴大人
胡薄居姿職等叛司馬宣王遣將軍胡遵等追討
破降之冬十月步度根部落大人戴胡阿狼泥等
詣并州降朗引軍還魏氏春秋曰朗字元明新興人獻帝傳曰朗父名宜祿為呂布
使詣袁術術妻以漢宗室女其前妻杜氏留下邳布之被圍關羽屢請於太祖求以杜氏為妻太祖疑其有色
及城陷太祖見之乃自納之宜祿歸降以為銍長及劉備走小沛張飛隨之過謂宜祿曰人取汝妻而為之長

乃蚩蚩若是邪隨我去乎宜祿從之數里悔欲還飛殺之朗隨母氏畜於公宮太祖甚愛之每坐席謂賓客曰世有人愛假子如孤者乎朗遊遨諸侯間歷武文之世而無尤也及明帝即位以為驍騎將軍給事中每車駕出入朗常隨從時明帝喜發舉數有以輕微而致大辟者朗終不能有所諫止又未嘗進一善人帝亦以是親愛每顧問之多呼其小字阿蘇數加賞賜為起大第於京城中四方雖知朗無能為益猶以附近至尊多賂遺之[illegible]桂字叔林天水人也[illegible]大拜騎都尉[illegible]每在左右出入隨從[illegible]有所[illegible]多見從[illegible]食太祖愛之[illegible]太子而有[illegible]其資於[illegible]黃初元年隨例拜駙馬都尉[illegible]為人事[illegible]不慮殺身[illegible]之制[illegible]不使中正[illegible]人主寵之[illegible]之擅法而[illegible]

十二月公孫淵斬送孫權所遣使張彌許晏首以淵為大司馬樂浪公

世語曰幷州刺史畢軌送漢故度遼將軍范明友奴年三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illegible]光後小妻明友妻光前妻女[illegible]邑有一人[illegible]其姓名[illegible]宮人[illegible]有一人生[illegible]生於地中[illegible]

二年春二月乙未太白犯熒惑癸酉詔曰鞭作官刑所以糾慢怠也而頃多以無辜死其減鞭杖之制著于令三月庚寅山陽公薨帝素服發喪遣使持節典護喪事己酉大赦夏四月大疫崇華殿災丙寅詔有司以太牢告祠文帝廟追謚山陽公為漢孝獻皇帝葬以漢禮

獻帝傳曰帝變服率羣臣哭之使使持節行司徒太常和洽弔祭又使持節行大司農[illegible]

位明堂是終天祿漢能冠法昭百王表功勗德自昔去今除歷七代歲踰三千而大運衰來復庸命底績寧我民上作建皇極念重光紹咸池繼韶夏超群后之遐蹤冨之新德可爾高明令終昭則洪烈之盛者實非大慶魏與天地合德與四時合信動和民神格于上下其孰能至於此乎朕惟孝敬以年不承以若顧命考之典謨奉述皇考先靈遺意闡崇弘諡奉成聖典以章希世之美唱符之璽以傳載不朽之則不覩而有靈宗享休嗚呼哀哉八月壬申葬于山陽國陵曰禪陵置園邑焉月侍制賜袞弁絰哭之慟遣使推[illegible]所居博[illegible][illegible]山陽公

是月，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馬宣王率諸軍拒之。詔宣王：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則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勞，全勝之道也。魏氏春秋曰亮既屢遣使交書又致巾幗婦人之飾以怒宣王宣王將出戰辛毗杖節奉詔勒宣王及軍吏已下乃止宣王見亮使唯問其寢食及其事

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過數升宣王曰亮體斃矣其能久乎五月，太白晝見。孫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又遣將陸議、孫韶各將萬餘人入淮、沔。六月，征東將軍滿寵進軍拒之。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帝不聽，曰：昔漢光武遣兵縣據略陽，終以破隗囂，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敕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秋七月壬寅，帝親御龍舟東征，權攻新城，將軍張穎等拒守力戰，帝軍未至數百里，權遁走，議、韶等亦退。

群臣以為大將軍方與諸葛亮相持未解，車駕可西幸長安。帝曰：權走，亮膽破，大將軍以制之，吾無憂矣。遂進軍幸壽春，錄諸將功，封賞各有差。八月己未，大曜兵，饗六軍，遣使者持節犒勞合肥、壽春諸軍。辛巳，行還許昌宮。司馬宣王與亮相持，連圍積日，亮數挑戰，宣王堅壘不應。會亮卒，其軍退還。冬十月乙丑，月犯鎮星及軒轅。戊寅，月犯太白。十一月，京都地震，從東南來，隱隱有聲，搖動屋瓦。十二月，詔有司刪定大辟，減死罪。三年春正月戊子，以大將軍司馬宣王為太尉。

己亥，復置朔方郡。京都大疫。丁巳，皇太后崩。乙亥，隕石于壽光縣。三月庚寅，葬文德郭后，營陵于首陽陵澗西，如終制。顧愷之啟蒙注曰魏時人有開周王冢者得殉葬女子經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語年可二十送詣京師郭太后愛養之十餘年太后崩哀思哭泣一年餘而死是時，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百姓失農時，直臣楊阜、高堂隆等各數切諫，雖不能聽，常優容之。魏略曰是年起太極諸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建翔鳳於其上又於芳林園中起陂池楫櫂越歌又於列殿之北立八坊諸才人以次序處其中貴人夫人以上轉南附焉其秩石擬百官之數帝常游宴在內乃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為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自貴人以下至尚保及給掖庭灑埽習伎歌者各有千數通引穀水過九龍殿前為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使博士馬均作司南車水轉百戲歲首建巨獸魚

龍鳳，奇偉之獸，並如西京之制，築閶闔諸門闕外罘罳。太子舍人張茂以吳、蜀數動，諸將出征，而帝盛興宮室，留意於玩飾，賜與無度，帑藏空竭；又錄奪士女前已嫁為吏民妻者，還以配士，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色者內之掖庭，乃上書諫曰：臣伏見詔書，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錄奪，以配戰士，斯誠權時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臣請論之。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禮，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所以殊貴賤也。吏屬君子，士為小人，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得以生口年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貰，貴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為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者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有懽心，而失妻者必有憂色，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懽心者，鮮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十萬人，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況復有宮庭非員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興，內外交引，其費半軍。昔漢武帝好神仙，信方士，掘地為海，封土為山，賴是時天下為一，莫敢與爭者耳。自衰亂以來，四五十載，馬不捨鞍，士不釋甲，每一交戰，血流丹野，瘡痍號痛之聲于今未已。猶彊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不兢兢業業，念崇節約，思以寧天下，而乃奢靡是務，中尚方純作玩弄之物，炫燿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讎之心矣。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為漢武之侈事，臣竊為陛下不取也。願陛下沛然下詔，萬機之事有無益而有損者悉除去之，以所除無益之費，厚賜將士父母妻子之飢寒者，問民所疾而除其所惡，實倉廩，繕甲兵，恪恭以臨天下。如是，吳賊面縛，蜀虜輿櫬，不待誅而自服，太平之路可計日而待也。陛下可無勞神思於海表，軍師高枕，戰士備員。今群公皆結舌，而臣所以不敢不獻瞽言者，臣昔上要言，散騎奏臣書，以聽諫篇為善，詔曰：是也，擢臣為太子舍人，且臣作書，為人臣不能盡言，非忠也，今有可諫之事而臣不諫，此為作書虛妄而不能言也。臣年五十，常恐至死無以報國，是以發憤忘身，自昧以聞陛下。書奏，上顧左右曰：張茂恃鄉里，故也。以事付散騎而已。茂，字彥林，沛人。

秋七月，洛陽崇華殿災。八月庚午，立皇子芳為齊王，詢為秦王。丁巳，行還洛陽宮。命有司復崇華，改名九龍殿。冬十月己酉，中山王袞薨。壬申，太白晝見。十一月丁酉，行幸許昌宮。魏氏春秋曰：是歲張掖郡刪丹縣金山玄川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廣一丈六尺，長一丈七尺，闊五丈八寸，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其一仙人騎之，其一羈絆，其五有形而不善成，有玉匣關蓋於前，上有玉字，有麒麟在東，鳳鳥在南，白虎在西，犧牛在北，馬自中布列四面，色皆蒼白。其南有五字，曰上上三天王；又曰述大金，大討曹，金但取之，金立中，大金馬一匹在中，大吉開壽，此馬甲寅述水。凡中字六，金字十，又有若八卦及列宿孛彗之象焉。搜神記曰：初，漢元、成之世，先識之士有言曰：魏年有和，當有開石於西三千餘里，繫五馬，文曰：大討曹。及魏之初興也，張掖之柳谷有開石焉，始見於建安，形成於黃初，文備於太和，周圍七尋，中高一仞，蒼質素章，龍馬、麟鹿、鳳皇、仙人之象，粲然咸著，此一事者，魏、晉代興之符也。至晉泰始三年，張掖太守焦勝上言，以留郡本國圖校今石文，文字多少不同，謹具圖上。按其文有五馬象，其一有人平上幘，執戟而乘之，其一馬有若馬形而不成，其字有金，有中，有大司馬，有王，有大吉，有正，有開壽，其一成行，曰金當取之。□□□□□春秋曰：□□□□谷口，從□成□□，其□如□流，而有蒼石立水中，長一丈，大六尺，高八尺，白石畫之，為十三馬，一牛，一鳥，八卦，王玦之象，皆隆起，其文曰大討曹，□□□中甲寅，□□其□，篆書為計，以蒼石質之，宿□而白石□焉，至晉初其文□□□□□□馬象皆如王焉。

四年春二月，太白復晝見，月犯太白，又犯軒轅一星，入太微而出。夏四月，置崇文觀，徵善屬文者以充之。五月乙卯，司徒董昭薨。丁巳，肅慎氏獻楛矢。六月壬申，詔曰：有虞氏畫象而民弗犯，周人刑錯而不用。朕從百王之末，追望上世之風，邈乎何相去之遠！法令滋章，犯者彌多，刑罰愈眾而姦不可

正性者拔大辟之條多所蠲除思濟生民之命此朕之至意也而郡國斃獄一歲之中尚過數百豈朕訓導不醇俾民輕罪將苛法猶存爲之陷穽乎有司其議獄緩死務從寬簡及乞恩者或辭未出而獄以報斷非所以究理盡情也其令廷尉及天下獄官諸有死罪具獄以定非謀反及手殺人亟語其親治有乞恩者使與奏當文書俱上朕將思所以全之其布告天下使明朕意秋七月高句驪王宮斬送孫權使胡衞等首詣幽州甲寅太白犯軒轅大星冬十月己卯行還洛陽宮甲申有星孛于大辰乙酉又孛于東方十一月己亥彗星見犯宦者天紀星十二月癸巳司空陳群薨乙未行幸許昌宮

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茌縣言黃龍見茌音仕於是有司奏以爲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爲正三月定歷改年爲孟夏四月魏書曰初文皇帝即位以受禪于漢因循漢正朔弗改帝在東宮著論以爲五帝三王雖同氣共祖禮不相襲正朔自宜改變以明受命之運及即位優游者久之史官復著言宜改乃詔三公特進九卿中郎將大夫博士議郎千石六百石博議議者或不同帝據古典甲子詔曰夫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登降周旋終則又始故仲尼作春秋於三微之月每月稱王以明三正迭相爲首今推三統之次魏得地統當以建丑之月爲正月考之群藝厥義彰矣其以青龍五年三月爲景初元年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馬建大赤之旂朝會建大白之旗臣松之按魏爲土行故服色尚黃行殷之時以建丑爲正故犧牲旂旗一用殷禮禮記云夏后氏尚黑故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戎事乘騵牲用騂鄭玄云夏后氏以建寅爲正物生色黑殷以建丑爲正物牙色白周以建子爲正物萌色赤翰白色馬也易曰白馬翰如周禮巾車職建大赤以朝大白以即戎此則周以正色之旗以朝以先代之旗即戎今魏用殷禮變周之制故建大白以朝大赤即戎改太和歷曰景初歷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礿祠蒸嘗巡狩蒐田分至啓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爲歷數之序五月己巳行還洛陽宮己丑大赦六月戊申京都地震己亥以尚書令陳矯爲司徒尚書左僕射衞臻爲司空丁未分魏興之魏陽錫郡之安富上庸爲上庸郡省錫郡以錫縣屬魏興郡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爲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爲魏高祖樂用咸熙之舞帝制作興治爲魏烈祖樂用章武之舞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制孫盛曰夫謚以表行廟以存容皆於既沒然後著焉所以原始要終以示百世也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昔華樂以厚斂致譏周人以豫凶違禮魏之群司於是乎失正秋七月丁卯司徒陳矯薨孫權遣將朱然等二萬人圍江夏郡荊州刺史

胡質等擊之,然退走。初,權遣使浮海與高句驪通,欲襲遼東。遣幽州刺史毋丘儉率諸軍及鮮卑烏丸屯遼東南界,璽書徵公孫淵。淵發兵反,儉進軍討之。會連雨十日,遼水大漲,詔儉引軍還。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王護留等居遼東,率部衆隨儉內附。己卯,詔遼東將吏士民為淵所脅略不得降者,一切赦之。辛卯,太白晝見。淵自儉還,遂自立為燕王,置百官,稱紹漢元年。詔青、兗、幽、冀四州大作海船。九月,冀、兗、徐、豫四州民遇水,遣侍御史循行沒溺死亡及失財產者,在所開倉

振救之。庚辰,皇后毛氏卒。冬十月丁未,月犯熒惑。癸丑,葬悼毛后于愍陵。乙卯,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圜丘,魏書載詔曰:蓋帝王受命,莫不恭承天地以章神明;尊祀世統,以昭功德。故先代之典既著,則禘郊祖宗之制備也。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采摭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宮五畤,神祇兆位,多不見經,是以制度無常,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禮。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焉。曹氏系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至晉泰始二年,并圜丘方丘二至之祀於南北郊。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丁巳,分襄陽臨沮、宜城、旍陽、邔音其己反四縣,置襄陽南部都尉。己未,有司奏文昭皇后立廟京都。分襄陽郡之鄀葉

縣屬義陽郡。魏略曰:是歲,徙長安諸鐘簴、駱駝、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發銅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皇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陬,使公卿群僚皆負土成山,樹松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漢晉春秋曰:帝徙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或泣,因留于霸城。魏略載司徒軍議掾河東董尋上書諫曰:臣聞古之直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譬趙后於人婢。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為時主愛惜天下也。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皇,九龍、承露盤,土山、淵池,此皆聖明之所不興也,其功參倍於殿舍。三公九卿侍中尚書,天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以陛下春秋方剛,心畏雷霆。今陛下既尊群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鳥,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故有君不君,臣不臣,上下不通,心懷鬱結,使陰陽不和,

災害屢降,凶惡之徒,因間而起,誰當為陛下盡言是者乎?又誰當干萬乘以死為戲乎?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既通,帝曰:董尋不畏死邪!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後為貝丘令,清省得民心。

二年春正月,詔太尉司馬宣王帥衆討遼東。干寶晉紀曰:帝問宣王:度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宣王對曰:淵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以距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為成禽耳。帝曰:其計將安出?對曰:唯明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割棄,此既非淵所及,又謂今往縣遠,不能持久,必先距遼水而後守,此中下計也。帝曰:往還幾時?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魏名臣奏載散騎常侍何曾表曰:臣聞先王制法,必於全慎,故建官授任,則置假輔,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則參御右,蓋以盡謀思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不預,則手足相代,其為固防,至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為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比,著在篇志。今懿

奉辭誅罪步騎數萬道路迴阻四千餘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消散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邊諸將及懿所督皆為僚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卒有變急不相鎮攝存不忘亡聖達所戒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盛其禮秩遣詣懿軍進同謀略退為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災軍主有儲則無患矣毌丘儉志記云時以儉為宣王副也二月癸卯以大中大夫韓暨為司徒癸丑月犯心距星又犯心中央大星夏四月庚子司徒韓暨薨壬寅分沛國蕭相竹邑符離蘄銍龍亢山桑洨虹洨音胡交反虹音絳十縣為汝陰郡宋縣陳郡苦縣皆屬譙郡以沛杼秋公丘彭城豐國廣戚并五縣為沛王國庚戌大赦五月乙亥月犯心距星又犯中央大星魏書載戊子詔曰昔漢高祖創業光武中興謀除殘暴功昭四海而墳陵崩頹童兒牧豎踐蹈其上非大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其表高祖光武陵四面百步不得使民耕牧樵採六月省漁陽郡之狐奴縣復置安樂縣秋八月燒當羌王芒中注詣等叛涼州刺史率諸郡攻討斬注詣首癸丑有彗星見張宿漢晉春秋曰史官言於帝曰此周之分野也洛邑惡之於是大修禳禱之術以厭焉魏書曰九月蜀陰平太守廖惇反攻守善羌侯宕蕈營雍州刺史郭淮遣廣魏太守王贇南安太守游奕將兵討惇淮上書贇奕等分兵夾山東西圍落賊表破在旦夕帝曰兵勢惡離促詔淮敕奕諸別營非要處者還令據便地詔未到奕軍為惇所破贇為流矢所中死丙寅司馬宣王圍公孫淵於襄平大破之傳淵首于京都海東諸郡平冬十一月錄討淵功太尉宣王以下增邑封爵各有差初帝議遣宣王討淵發卒

四萬人議臣皆以為四萬兵多役費難供帝曰四千里征伐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稍計役費遂以四萬人行及宣王至遼東霖雨不得時攻羣臣或以為淵未可卒破宜詔宣王還帝曰司馬懿臨危制變擒淵可計日待也卒皆如所策壬午以司空衛臻為司徒司隸校尉崔林為司空閏月月犯心中央大星十二月乙丑帝寢疾不豫辛巳立皇后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穀以燕王宇為大將軍甲申免以武衛將軍曹爽代之漢晉春秋曰帝以燕王宇為大將軍使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對輔政中書監劉放令孫資久專權寵為朗等素所不善懼有後害陰圖間之而宇常在帝側故未得有言甲申帝氣微宇下殿呼曹肇有所議未還而帝少間惟曹爽獨在放知之呼資與謀資曰不可動也放曰俱入鼎鑊何不可之有乃突前見帝垂泣曰陛下氣微若有不諱將以天下付誰帝曰卿不聞用燕王耶放曰陛下忘先帝詔敕藩王不得輔政且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與才人侍疾者言戲燕王擁兵南面不聽臣等入此即豎刁趙高也今皇太子幼弱未能統政外有彊暴之寇內有勞怨之民陛下不遠慮存亡而近係恩舊委祖宗之業付二三凡士寢疾數日外內壅隔社稷危殆而己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帝得放言大怒曰誰可任者放資乃舉爽代宇又白宜詔司馬宣王使相參帝從之放資出曹肇入泣涕固諫帝使肇敕停肇出戶放資趨而往復說止帝帝又從其言放曰宜為手詔帝曰我困篤不能放即上床執帝手強作之遂齎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於是宇肇獻朗相與泣而歸第初青龍三年中壽春農民妻自言為天神所下命為登女當營衛帝室蠲邪納

禍飲人以水及以洗瘡或多愈者於是立館後宮下詔稱揚甚見優寵及帝疾飲水無驗於是殺焉

二年春正月丁亥太尉宣王還至河內帝驛馬召到引入臥內執其手謂曰吾疾甚以後事屬君君其與爽輔少子吾得見君無所恨宣王頓首流涕魏略曰帝既從劉放計召司馬宣王自力為詔既封顧呼宮中常所給使者曰辟邪來汝持我此詔授太尉也辟邪馳去先是燕王為帝畫計以為關中事重宜便道遣宣王從河內西還事以施行宣王得前詔斯須復得後手筆疑京師有變乃馳到入見帝勞問訖乃召齊秦二王以示宣王別指齊王謂宣王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教齊王令前抱宣王頸魏氏春秋曰時太子芳年八歲秦王九歲在于御側帝執宣王手目太子曰死乃復可忍朕忍死待君君其與爽輔此宣王曰陛下不見先帝屬臣以陛下乎即日帝崩于

嘉福殿魏書曰殯于九龍前殿時年三十六臣松之按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鄴文帝始納甄后明帝應以十年生計至此年正月整三十四年耳時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為今年正月可彊名三十五年不得三十六也癸丑葬高平陵魏書曰帝容止可觀望之儼然自在東宮不交朝臣不問政事唯潛思書籍而已即位之後褒禮大臣料簡功能真偽不得相貫務絕浮華譖毀之端行師動眾論決大事謀臣將相咸服帝之大略性特彊識雖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跡所履及其父兄子弟一經耳目終不遺忘含垢藏疾容受直言聽受吏民士庶上書一月之中至數十百封雖文辭鄙陋猶覽省究竟意無厭倦孫盛曰聞之長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垂地口吃少言而沈毅好斷初諸公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任處之政自己出而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評曰明帝沈毅斷識任心而行蓋有君人之至概焉于時百姓彫弊四海分崩不先聿脩顯祖闡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漢武宮館是營格之遠猷其殆疾乎

明帝紀第三　　魏書國志三

三少帝紀第四　魏書　國志四

齊王諱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王及秦王詢；宮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來者。魏氏春秋曰或云任城王楷子青龍三年，立為齊王。景初三年正月丁亥朔，帝甚病，乃立為皇太子。是日，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大將軍曹爽、太尉司馬宣王輔政。詔曰：「朕以眇身，繼承洪業，煢煢在疚，靡所控告。大將軍、太尉奉受末命，夾輔朕躬，司徒、司空、冢宰、元輔總率百寮，以寧社稷，其與羣卿大夫勉勗乃心，稱朕意焉。諸所興作宮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官奴婢六十已上，免為良人。」二月，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寮。異物志曰斯調國有火州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木生於其中而不消也枝皮更活秋冬火死則皆枯瘁其俗常冬采其皮以為布色小青黑若塵垢汙之便投火中則更鮮明也傅子曰漢桓帝時大將軍梁冀以火浣布為單衣常大會賓客冀陽爭酒失杯而汙之偽怒解衣曰燒之布得火煒燁赫然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粲然絜白若用灰水焉搜神記曰崐崘之墟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於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枲則其鳥獸之毛也漢世西域舊獻此布中間久絕至魏初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為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絕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永示來世至是西域使至而獻火浣布焉於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臣松之昔從征西至洛陽歷觀舊物見典論石在太學者尚存而廟門外無之問諸長老云晉初受禪即用魏廟移此石於太學非兩處立也竊謂此言為不然又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長三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燃得暴風不猛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常居火中色洞赤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績其毛織以為布

丁丑，詔曰：「太尉體道正直，盡忠三世，南擒孟達，西破蜀虜，東滅公孫淵，功蓋海內。昔周成建保傅之官，近漢顯宗崇寵鄧禹，所以優隆雋乂，必有尊也。其以太尉為太傅，持節統兵都督諸軍事如故。」三月，以征東將軍滿寵為太尉。夏六月，以遼東東沓縣吏民渡海居齊郡界，以故縱城為新沓縣以居徙民。秋七月，上始親臨朝，聽公卿奏事。八月，大赦。冬十月，以鎮南將軍黃權為車騎將軍。十二月，詔曰：「烈祖明皇帝以正月棄背天下，臣子永惟忌日之哀，其復用夏正；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禮制所由變改也。又夏正於數為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為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為後十二月。」

正始元年春二月乙丑，加侍中中書監劉放、侍中中書令孫資為左右光祿大夫。丙戌，以遼東汶、北豐縣民流徙渡海，規齊郡之西安、臨菑、昌國縣界為新汶、南豐縣，以居流民。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丙寅，詔令獄官亟平冤枉，理出輕微；羣公卿士讜言嘉謀，各悉乃心。夏四月，車騎將軍

黃權薨秋七月詔曰易稱損上益下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銀雜物將奚以為今出黃金銀物百五十種千八百餘斤銷冶以供軍用八月車駕巡省洛陽界秋稼賜高年力田各有差

二年春二月帝初通論語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夏五月吳將朱然等圍襄陽之樊城太傅司馬宣王率衆拒之干寶晉紀曰吳將全琮寇芍陂朱然孫倫五萬人圍樊城諸葛瑾步騭寇柤中琮已破走而樊圍急宣王曰柤中民夷十萬隔在水南流離無主樊城被攻歷月不解此危事也請自討之議者咸言賊遠圍樊城不可拔挫於堅城之下有自破之勢宜長策以御之宣王曰軍志有之將能而御之此為縻軍不能而任之此為覆軍今疆埸騷動民心疑惑是社稷之大憂也六月督諸軍南征車駕送津陽城門外宣王以南方暑溼不宜持久使輕騎挑之然不敢動於是乃令諸軍休息洗沐簡精銳募先登申號令示必攻之勢然等聞之乃夜遁追至三州口大殺獲六月辛丑退己卯以征東將軍王凌為車騎將軍冬十二月南安郡地震

三年春正月東平王徽薨三月太尉滿寵薨秋七月甲申南安郡地震乙酉以領軍將軍蔣濟為太尉冬十二月魏郡地震

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賜羣臣各有差夏四月乙卯立皇后甄氏大赦五月朔日有食之既秋七月

詔祀故大司馬曹真曹休征南大將軍夏侯尚太常桓階司空陳羣太傅鍾繇車騎將軍張郃左將軍徐晃前將軍張遼右將軍樂進太尉華歆司徒王朗驃騎將軍曹洪征西將軍夏侯淵後將軍朱靈文聘執金吾臧霸破虜將軍李典立義將軍龐德武猛校尉典韋於太祖廟庭冬十二月倭國女王俾彌呼遣使奉獻

五年春二月詔大將軍曹爽率衆征蜀夏四月朔日有蝕之五月癸巳講尚書經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賜太傅大將軍及侍講者各有差丙午大將軍曹爽引軍還秋八月秦王詢薨九月鮮卑內附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冬十一月癸卯詔祀故尚書令荀攸於太祖廟庭臣松之以為故魏氏配饗不及荀彧蓋以其末年異議又位非魏臣故也至於升程昱而遺郭嘉先鍾繇而後荀攸則未詳厥趣也徐佗謀逆而許褚心動忠誠之至遠同於日磾且潼關之危非褚不濟褚之功烈有過典韋今祀韋而不及褚又所未達也己酉復秦國為京兆郡十二月司空崔林薨

六年春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丙子以驃騎將軍趙儼為司空夏六月儼薨八月丁卯以太常高柔為司空癸巳以左光祿大夫劉放為驃騎將軍右

光祿大夫孫資為衛將軍。冬十一月，祫祭太祖廟，始祀前所論佐命臣二十一人。十二月辛亥，詔故司徒王朗所作易傳，令學者得以課試。乙亥，詔曰：「明日大會群臣，其令太傅乘輿上殿。」

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毌丘儉討高句驪，夏五月，討濊貊，皆破之。韓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降。秋八月戊申，詔曰：「屬到市觀見所斥賣官奴婢，年皆七十，或癃疾殘病，所謂天民之窮者也。且官以其力竭而復鬻之，進退無謂。其悉遣為良民。若有不能自存者，郡縣振給之。」

臣松之案：帝初即位，有詔官奴婢六十以上免為良人。既有此詔，則宜遂為永制。七八年間，而復貨年七十者，且七十奴婢及癃疾殘病，並非可售之物，而鬻之於市，此皆事之難解。

己酉，詔曰：「吾乃當以十九日親祠，而昨出已見治道，得雨，當復更治，徒棄功夫。每念百姓力少役多，夙夜存心。道路但當期於通利，聞乃撾捶老小，務崇脩飾，疲困流離，以至哀歎，吾豈安乘此而行，致馨德於宗廟邪？自今已後，明申敕之。」冬十二月，講禮記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

習鑿齒漢晉春秋曰：是年，吳將朱然入柤中，斬獲數千；柤中民吏萬餘家渡沔。司馬宣王謂曹爽曰：「若便令還，必復致寇，宜權留之。」爽曰：「今不脩守沔南，留民沔北，非長策也。」宣王曰：「不然。凡物置之安地則安，危地則危。故兵書曰『成敗，形也；安危，勢也』。形勢，御衆之要，不可不審。設令賊以二萬人斷沔，三萬人與沔南諸軍相持，萬人陸鈔柤中，君將何以救之？」爽不聽，卒令還南。然果襲破之。袁淮言於爽曰：「吳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賢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與中國相抗，然自上世以來常為中國患者，蓋以江漢為池，舟楫為用，利則陸鈔，不利則入水，攻之道遠，中國之長技無所用之也。孫權自十數年以來，大相攻伐，未能得志。夫用兵者，貴以飽待饑，以逸擊勞，師不欲久，行不欲遠，守少則固，力專則強。當今宜捐淮、漢已南，退却避之。若賊能入居中央，來侵邊境，則隨其所短，中國之長技得用矣。若不敢來，則邊境得安，無鈔盜之憂矣。使我國富兵強，政脩民一，陵其國不足為遠矣。今襄陽孤在漢南，賊循漢而上，則斷而不通，一戰而勝，則不攻而自服，故置之無益於國，亡之不足為辱。自江夏已東，淮南諸郡，三后已來，其所亡幾何，以近賊疆界易鈔掠之故哉！若徙之淮北，遠絕其間，則民人安樂，何鳴吠之驚乎？」遂不徙。

八年春二月朔，日有蝕之。夏五月，分河東之汾北十縣為平陽郡。秋七月，尚書何晏奏曰：「善為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則雖令不從。是故為人君者，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季末闇主，不知損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遠，便辟褻狎，亂生近暱，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積以然，故聖賢諄諄以為至慮。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可自今以後，御幸式乾殿及游豫

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為萬世法冬十二月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孔乂奏曰禮天子之宮有斲礱之制無朱丹之飾宜循禮復古今天下已平君臣之分明陛下但當不懈于位平公正之心審賞罰以使之可絕後園習騎乘馬出必御輦乘車天下之福臣子之願也晏乂咸因闕以進規諫

九年春二月衛將軍中書令孫資癸巳驃騎將軍中書監劉放三月甲午司徒衛臻各遜位以侯就第位特進四月以司空高柔為司徒光祿大夫徐邈為司空固辭不受秋九月以車騎將軍王淩為司空冬十月大風發屋折樹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車駕謁高平陵（孫盛魏世譜曰高平陵在洛水南大石山去洛城九十里）太傅司馬宣王奏免大將軍曹爽爽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官以侯就第戊戌有司奏收黃門張當付廷尉考實其辭爽與謀不軌又尚書丁謐鄧颺何晏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大司農桓範皆與爽通姦謀夷三族語在爽傳丙午大赦丁未以太傅司馬宣王為丞相固讓乃止（孔衍漢魏春秋曰詔使太常王肅冊命太傅為丞相增邑萬戶羣臣奏事不得稱名如漢霍光故事太傅上書辭讓曰臣親受顧命憂深責重憑賴天威摧弊姦凶贖罪為幸功不足論又三公之官聖王所制著之典禮至於丞相始自秦政漢氏因之無復變改今三公之官皆備橫復寵臣違越先典革聖明之經襲秦漢之路雖在異人臣所宜正況當臣身而不固爭四方議者將謂臣何書十餘上詔乃許之復加九錫之禮太傅又言太祖有大功大德漢氏崇重故加九錫此乃歷代異事非後代之君臣所得議也又辭不受）夏四月乙丑改年丙子太尉蔣濟薨冬十二月辛卯以司空王淩為太尉庚子以司隸校尉孫禮為司空

二年夏五月以征西將軍郭淮為車騎將軍冬十月以特進孫資為驃騎將軍十一月司空孫禮薨十二月甲辰東海王霖薨乙未征南將軍王昶渡江掩攻吳破之

三年春正月荊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陳泰攻吳破之降者數千口二月致南郡之夷陵縣以居降附三月以尚書令司馬孚為司空四月甲申以征南將軍王昶為征南大將軍壬辰大赦丙午聞太尉王淩謀廢帝立楚王彪太傅司馬宣王東征淩五月甲寅淩自殺六月彪賜死秋七月壬戌皇后甄氏崩辛未以司空司馬孚為太尉戊寅太傅司馬宣王薨以衛將軍司馬景王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乙未葬懷甄后于太清陵庚子驃騎將軍

孫資嘉平十一月有司奏諸功臣應饗食於太祖廟
者更以官為次太傅司馬宣王功高爵尊最在上
十二月以光祿勳鄭沖為司空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撫軍大將軍司馬景王為大
將軍二月立皇后張氏大赦夏五月魚二見于武
庫屋上漢晉春秋曰初孫權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後征淮南壞不復修是歲諸葛恪帥軍更於隄左右結山挾築兩城使全端留略守之引軍而還諸葛誕言於司馬景王曰致人而不致於人者此之謂也今因其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景王從之冬
十一月詔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
將軍毌丘儉等征吳十二月吳大將軍諸葛恪拒
戰大破眾軍於東關不利而還漢晉春秋曰毌丘儉王昶聞東軍敗各燒屯走朝議欲貶黜諸將景王曰我不聽公休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原之時司馬文王為監軍統諸軍唯削文王爵而已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敕并州并力討胡景王從之未集而鴈門新興二郡以為將遠役遂驚反景王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玄伯之責於是魏人愧悅人思其報習鑿齒曰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為己過過消而業隆可謂智矣若乃諱敗推過歸咎萬物常執其功而隱其喪上下離心賢愚解體是楚再敗而晉再克也謬之甚矣君人者苟統斯理而以御國則朝無秕政身靡留愆行失而名揚兵挫而戰勝雖百敗可也況於再乎 九
五年夏四月大赦五月
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詔太尉司馬孚拒之
漢晉春秋曰是時姜維亦出圍狄道司馬景王問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彊或似彊而弱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眾足以肆暴而坐守新

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得師老眾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并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景王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眾解狄道之圍敕毌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姜維聞淮進兵軍食少乃退屯隴西界秋七月恪退還是時張特守新城魏略曰特字子產涿郡人先時領牙門給事鎮東諸葛誕誕不以為能也欲遣還護軍會毌丘儉代誕遂使特屯守合肥新城及諸葛恪圍城特與將軍樂方等三軍眾合有三千人吏兵疾病及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也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而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為相語之條名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持我印綬去以為信乃投其印綬以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不攻頃之特還乃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為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鬭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遂引去朝廷嘉之加雜號將軍封列侯又遷安豐太守八月詔曰故中郎西平郭脩砥節厲行秉心
不回乃者蜀將姜維寇鈔脩郡為所執略往歲偽
大將軍費禕驅率群眾陰圖闚𨵦道經漢壽請會
眾賓脩於廣坐之中手刃擊禕勇過聶政功逾介
子可謂殺身成仁釋生取義者矣夫追加褒寵所
以表揚忠義祚及後胤所以獎勸將來其追封脩
為長樂鄉侯食邑千戶謚曰威侯子襲爵加拜奉
車都尉賜銀千鉼絹千匹以光寵存亡永垂來世
魏氏春秋曰脩字孝先素有業行著名西州姜維劫之脩不為屈劉禪以為左將軍脩欲刺禪而不得親近每因慶賀且拜且前為禪左右所遏事輒不克故殺禕焉　臣松之以為古之舍生取義者必有

理存焉或感恩懷德投命無悔或利害有機以應
會詔所稱聶政介子是也事非斯倫則陷乎妄作矣故
魏之與蜀雖為敵國非有趙襄滅智之仇燕丹危亡之急
且劉禪凡下之主費禕中才之相二人存亡固無關於
興喪郭脩在魏西州之男子耳始獲於蜀既不能抗節
不辱於魏又無食祿之責不為時主所使而無故規規
然糜身於非所義無所加功無所立
可謂折柳樊圃其狂也且此之謂也自帝即位至于是
歲郡國縣道多所置省俄或還復不可勝紀

六年春二月己丑鎮東將軍毌丘儉上言昔諸葛
恪圍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劉整出圍傳消息為賊
所得考問所傳語整曰諸葛公欲活汝汝可具服
整罵曰死狗此何言也我當必死為魏國鬼不苟
求活逐汝去也欲殺我者便速殺之終無他辭又
遣士鄭像出城傳消息或以語恪恪遣馬騎尋圍
跡索得像還四五人的頭面縛將繞城表勑語像
使大呼言大軍已還洛不如早降像不從其言更
大呼城中曰大軍近在圍外壯士努力賊以刀築
其口使不得言像遂大呼令城中聞知整像為兵
能守義執節子弟宜有差異詔曰夫顯爵所以褒
元功重賞所以寵烈士整像召募通使越蹈重圍
冒突白刃輕身守信不幸見獲抗節彌厲揚六軍
之大勢安城守之懼心臨難不顧畢志傳命昔解
揚執楚有隕無貳齊路中大夫以死成命方之整

像所不能加今追賜整像爵關中侯各除士名使
子襲爵如部曲將死事科庚戌中書令李豐與皇
后父光祿大夫張緝等謀廢易大臣以太常夏侯
玄為大將軍事覺諸所連及者皆伏誅辛亥大赦
三月廢皇后張氏夏四月立皇后王氏大赦五月
封后父奉車都尉王夔為廣明鄉侯光祿大夫位
特進妻田氏為宣陽鄉君秋九月大將軍司馬景
王將謀廢帝以聞皇太后世語及魏氏春秋並云此
秋姜維寇隴右時安東將
軍司馬文王鎮許昌徵還擊維至京師帝於平樂觀以
臨軍過中領軍許允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殺之勒
其衆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文王入帝方食栗優人
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帝懼不敢
發文王引兵入城景王因是謀廢帝 臣松之案夏侯
玄傳及魏略許允此年春與李豐事相連豐既誅即出
允為鎮北將軍未發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
樂浪追殺之允此秋不得故為領軍而建此謀甲戌太
后令曰皇帝芳春秋已長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沈漫
女德日延倡優縱其醜謔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
毀人倫之敘亂男女之節恭孝日虧悖傲滋甚不
可以承天緒奉宗廟使兼太尉高柔奉策用一元
大武告于宗廟遣芳歸藩于齊以避皇位魏書曰是日景王
承皇太后令詔公卿中朝大臣會議羣臣失色景王
流涕曰皇太后令如是諸君其若王室何咸曰昔伊尹
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夫權定社稷以濟
四海二代行之於古明公當之於今今日之事亦惟公
命景王曰諸君所以望師者重師安所避之於是乃與
羣臣共為奏永寧宮曰守尚書令太尉長社侯臣孚

將軍武陽侯臣師、司徒萬歲亭侯臣柔、司空文陽亭侯臣沖、行征西安東將軍新城侯臣昭、光祿大夫關內侯臣邕、太常臣晏、衞尉昌邑侯臣偉、太僕臣嶷、廷尉定陵侯臣繁、大鴻臚臣芝、大司農臣祥、少府臣褒、永寧衞尉臣楨、永寧太僕臣閎、大長秋臣模、司隸校尉潁昌侯臣曾、河南尹蘭陵侯臣肅、城門校尉臣慮、中護軍永安亭侯臣望、武衞將軍安壽亭侯臣演、中堅將軍平原侯臣德、中壘將軍昌武亭侯臣廙、屯騎校尉關內侯臣陔、步兵校尉臨晉侯臣建、射聲校尉安陽鄉侯臣溫、越騎校尉睢陽侯臣初、長水校尉關內侯臣超、侍中臣小同、臣顗、臣酆、博平侯臣表、侍中中書監安陽亭侯臣誕、散騎常侍臣瓌、臣儀、關內侯臣芝、尚書僕射光祿大夫高樂亭侯臣毓、尚書關內侯臣觀、臣嘏、長合鄉侯臣亮、臣贊、臣騫、中書令臣康、御史中丞臣鈐、博士臣範、臣峻等稽首言：臣等聞天子者所以濟育羣生，永安萬國。三祖勳烈，光被六合。皇帝即位，纂繼洪業，春秋已長，未親萬機，耽淫內寵，沈嫚女色，廢捐講學，棄辱儒士，日延小優郭懷、袁信等於建始芙蓉殿前裸袒遊戲，使與保林女尚等為亂，親將後宮瞻觀。又於廣望觀上，使懷、信等於觀下作遼東妖婦，嬉褻過度，道路行人掩目，帝於觀上以

為讌笑。於陵雲臺曲中施帷，見九親婦女，帝臨宣曲觀，呼懷、信使入帷共飲酒。懷、信等更行酒，婦女皆醉，戲侮無別。使保林李華、劉勳等與懷、信等戲，清商令令狐景呵華、勳曰：「諸女，上左右人，各有官職，何以得爾？」華、勳數讒毀景。帝常喜以彈彈人，以此恚景，彈景不避首目。景語帝曰：「先帝持門戶急，今陛下日將妃后游戲無度，至乃共觀倡優，裸袒為亂，不可令皇太后聞。景不愛死，為陛下計耳。」帝言：「我作天子，不得自在邪？太后何與我事！」帝使人燒鐵灸景，身體皆爛。甄后崩後，帝欲立王貴人為皇后。太后更欲外求，帝恚語景等：「魏家前後立皇后，皆從所愛耳，太后必違我意，知我當往不也？」後卒待張皇后疏薄。太后遭合陽君喪，帝日在後園，倡優音樂自若，不數往定省。清商丞龐熙諫帝：「皇太后至孝，今遭重憂，水漿不入口，陛下當數往寬慰，不可但在此作樂。」帝言：「我自爾，誰能奈我何？」皇太后還北宮，殺張美人及禺婉，帝恚望，語景等：「太后橫殺我所寵愛，此無復母子恩。」數往至故處啼哭，私使暴室厚殯棺，不令太后知也。每見九親婦女有美色，或留以付清商。帝至後園竹間戲，或與從官攜手共行。熙白：「從官不宜與至尊相提挈。」帝怒，復以彈彈熙。日游後園，每有外文書入，帝不省，左右曰

「出」，帝亦不索視。太后令帝常在式乾殿上講學，不欲行來，帝徑去；太后來問，輒詐令黃門答言「在」耳。景、熙等畏恐，不敢復止，更共[illegible]帝肆行昏淫，敗人倫之序，亂男女之節，恭孝彌頹，凶德寖盛，臣等憂懼傾覆天下，危墜社稷，雖殺身斃命不足以塞責。今帝不可以承天緒，臣請依漢霍光故事，收皇帝璽綬，以齊王歸藩。[illegible]太牢告祀宗廟。[illegible]死以聞。奏可。

是日遷居別宮，年二十三。使者持節送衞，營齊王宮於河內重門，制度皆如藩國之禮。

魏略曰：景王將廢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與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帝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意已成，又勒兵於外以備非常，但當順旨，將復何言！」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所說。」芝曰：「何可見邪？但當速取璽綬。」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璽綬著坐側。芝出報景王，景王甚歡。又遣使者授齊王印綬，當出就西宮。帝受命，遂載王車，與太后別，垂涕，始從太極殿南出，羣臣送者數十人，太尉司馬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王出後，景王又使使者請璽綬。

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且明皇帝當永絕嗣乎？吾以為高貴鄉公者，文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景王乃更召羣臣，以皇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貴鄉公。是時太常已發二日，待璽綬於溫。事定，又請璽綬。太后令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明日我自欲以璽綬手授之。」

丁丑，令曰：「東海王霖，高祖文皇帝之子。霖之諸子，與國至親，高貴鄉公髦有大成之量，其以為明皇帝嗣。」

魏書曰：景王復與羣臣共奏永寧宮曰：「臣等聞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禮，大宗無嗣，則擇支子之賢者；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東海定王子髦，宜承正統，以嗣烈祖明皇帝後。率土有賴，萬邦幸甚，臣請徵髦詣洛陽宮。」奏可。使中護軍望、兼太常河南尹肅持節，與少府褒、尚書亮、侍中表等奉法駕，迎公于元城。魏世譜曰：晉受禪，封齊王為邵陵縣公。年四十三，泰始十年薨，謚曰厲公。

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也。

正始五年封郯縣高貴鄉公少好學夙成齊王廢公卿議迎立公十月己丑公至于玄武館羣臣奏請舍前殿公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法駕迎公不聽庚寅公入于洛陽羣臣迎拜西掖門南公下輿將答拜儐者請曰儀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車門下輿左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爲遂步至太極東堂見于太后其日卽皇帝位於太極前殿百僚陪位者欣欣焉（魏氏春秋曰公神明爽儁德音宣朗罷朝景王私曰上何如主也鍾會對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景王曰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詔曰昔三祖神武聖德應天受

祚齊王嗣位肆行非度顚覆厥德皇太后深惟社稷之重延納宰輔之謀用替厥位集大命于余一人以眇眇之身託于王公之上夙祇畏懼不能嗣守祖宗之大訓恢中興之弘業戰戰兢兢如臨于谷今羣公卿士股肱之輔四方征鎮宣力之佐皆積德累功忠勤帝室庶憑先祖先父有德之臣左右小子用保乂皇家俾朕蒙闇垂拱而治蓋聞人君之道德厚侔天地潤澤施四海先之以慈愛示之以好惡然後教化行於上兆民聽於下朕雖不德昧於大道思與宇內共臻茲路書不云乎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大赦改元減乘輿服御後宮用度及罷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麗無益之物

正元元年冬十月壬辰遣侍中持節分適四方觀風俗勞士民察寃枉失職者癸巳假大將軍司馬景王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劍履上殿戊戌黃龍見于鄴井中甲辰命有司論廢立定策之功封爵增邑進位班賜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乙丑鎭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戊戌大將軍司馬景王征之癸未車騎將軍郭淮薨閏月己亥破欽於樂嘉欽遁走遂奔吳甲辰安風淮津都尉斬儉傳首京都（世語曰大將軍奉天子征儉至項儉旣破天子先還臣松之檢諸書都無此事至諸葛誕反司馬文王始挾太后及帝與俱行耳故發詔引漢二祖及明帝親征以爲前比知明帝已後始有此行也案張璠虞溥郭頒皆晉之令史璠頒出爲官長溥鄱陽內史璠撰後漢紀雖似未成辭藻可觀溥著江表傳亦粗有條貫頒撰魏晉世語蹇乏全無宮商最爲鄙劣以時有異事故頗行於世干寶孫盛等多采其言以爲晉書其中虛錯如此者往往而有之）壬子復特赦淮南士民諸爲儉欽所詿誤者以鎭南將軍諸葛誕爲鎭東大將軍司馬景王薨于許昌二月丁巳以衞將軍司馬文王爲大將軍錄尚書事甲子吳大將孫峻等號十萬至壽春諸葛誕拒擊破之斬吳左將軍留贊獻捷于京都三月立皇后卞氏

大赦夏四月甲寅封后父卞隆爲列侯甲戌以征
南大將軍王昶爲驃騎將軍秋七月以征東大將
軍胡遵爲衛將軍鎮東大將軍諸葛誕爲征東
大將軍八月辛亥蜀大將軍姜維寇狄道雍州刺
史王經與戰洮西經大敗還保狄道城辛未以長
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并力
拒維戊辰復遣太尉司馬孚爲後繼九月庚子講
尚書業終賜執經親授者司空鄭沖侍中鄭小同
等各有差甲辰姜維退還冬十月詔曰朕以寡德
不能式遏寇虐乃令蜀賊陵暴邊陲洮西之戰至

取負敗將士死亡計以千數或没命戰場寃魂不
反或牽制虜手流離異域吾深痛愍爲之悼心其
令所在郡典農及安撫夷二護軍各部大吏慰卹
其門戶無差賦役一年其力戰死事者皆如舊科
勿有所漏十一月甲午以隴右四郡及金城連年
受敵或亡叛投賊其親戚留在本土者不安皆特
赦之癸丑詔曰往者洮西之戰將吏士民或臨陣
戰亡或沉溺洮水骸骨不收棄於原野吾常痛之
其告征西安西將軍各令部人於戰處及水次鉤
求屍喪收斂藏埋以慰存亡

甘露元年春正月辛丑青龍見軹縣井中乙巳沛
王林薨魏氏春秋曰二月丙辰帝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侍中荀顗尚書崔贊袁亮鍾毓給事中中書令虞松等並講述禮典遂言帝王優劣之差帝慕夏少康因問顗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殆滅少康收集夏衆復禹之績高祖拔起隴畝驅帥豪儁芟夷秦項包舉宇內斯二主可謂殊才異略命世大賢者也考其功德誰宜爲先顗等對曰夫天下重器王者天授聖德應期然後能受命創業至於階緣前緒興復舊績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爲中興之君與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爲優帝曰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創業者皆優紹繼者咸劣也湯武高祖雖俱受命賢聖之分所覺縣殊少康殷宗中興之美夏啟周成守文之盛論德較實方諸漢祖吾見其優未聞其劣顧所名之功有厚薄耳少康生於滅亡之後降爲諸侯之隸崎嶇逃難僅以身免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克復禹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勳漢祖因土崩之勢仗一時之權專任智力以成功業行事動靜多違聖檢爲人子則數危其親爲人君則囚繫賢相爲人父則不能衛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漢祖矣諸卿具論詳之翌日丁巳講業既畢顗亮等議曰三代建國列土而治當其衰弊無土崩之勢可懷以德難屈以力逮至戰國強弱相兼去道德而任智力故秦之弊可以力爭少康布德仁者之英也高祖任力智者之傑也仁智不同二帝殊矣詩書述殷中宗高宗皆列大雅少康功美過於二宗其爲大雅明矣少康爲優宜如詔旨贊毓松等議曰少康雖積德累仁然上承大禹遺澤餘慶內有虞仍之援外有靡艾之助寒浞讒慝不德於民澆豷無親外內棄之以此有國蓋有所因至於漢祖起自布衣率烏合之士以成帝者之業論德則少康優課功則高祖多語資則少康易校時則高祖難帝曰諸卿論少康因資高祖創造誠有之矣然未知三代之世任德成功如此之易且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漢祖功高未若少康盛德之茂也且夫仁者必有勇誅暴必用武少康武烈之威豈必降於高祖哉但夏書淪亡舊文殘缺故勳美闕而不載惟有伍員粗述大略其言復禹之績不失舊物祀夏配天聖業有章不行自非大雅

才龍能興於此向令猶與具行行事將備亦實有異同之論焉於是羣臣咸悅中書令松進曰少康之事去世久遠其文昧如是以自古及今議論之士莫有言者德美隱而不宣陛下既垂心遠鑒考詳古昔又發德音贊明少康之美使顯於千載之上宜錄以成篇永垂于將來帝曰吾學不博所聞淺狹懼於所論未獲其宜縱有可采億則屢中又不足貴無乃致笑後賢彰吾闇昧乎於是侍郎鍾會退論次焉夏四月庚戌賜大將軍司馬文王袞冕之服赤舄副焉丙辰帝幸太學問諸儒曰聖人幽贊神明仰觀俯察始作八卦後聖重之爲六十四立爻以極數凡斯大義罔有不備而夏有連山殷有歸藏周曰周易易之書其故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對曰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爲六十四黃帝堯舜通其變三代隨時質文各繇其事故易者變易也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連天地也歸藏者萬事莫不歸藏於其中也帝又曰若使包羲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以不云燧人氏沒包羲氏作乎俊不能答帝又問曰孔子作彖象鄭玄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玄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鄭玄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爲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爲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

爲謙則鄭玄何獨不謙邪俊對曰古義弘深聖問奧遠非臣所能詳盡帝又問曰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包羲神農之世爲無衣裳但聖人化天下何殊異爾邪俊對曰三皇之時人寡而禽獸衆故取其羽皮而天下用足及至黃帝人衆而禽獸寡是以作爲衣裳以濟時變也帝又問乾爲天而復爲金爲玉爲老馬與細物並邪俊對曰聖人取象或遠或近近取諸物遠則天地講易畢復命講尚書帝問曰鄭玄云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爲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爲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爲長帝曰仲尼言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其至也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邪峻對曰臣奉遵師說未喻大義至於折中裁之聖思次及四嶽舉鯀帝又問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思無不周明無不照今王肅云堯意不能明鯀是以試用如此聖人之明有所未盡邪峻對曰

雖聖人之弘猶有所未盡故禹曰知人則哲惟帝
難之然卒能改授聖賢緝熙庶績亦所以成聖也
帝曰夫有始有卒其惟聖人若不能始何以爲聖
其言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蓋謂知人聖人所難
非不盡之言也經云知人則哲能官人若堯疑鯀
試之九年官人失敍何得謂之聖哲峻對曰臣竊
觀經傳聖人行事不能無失是以堯失之四凶周
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予帝曰堯之任鯀九載
無成汩陳五行民用昏墊至於仲尼失之宰予言
行之間輕重不同也至於周公管蔡之事亦尚書

嘉靖九年補刊 魏志四 三三

所載皆博士所當通也峻對曰此皆先賢所疑非
臣寡見所能究論次及有鰥在下曰虞舜帝問曰
當堯之時洪水爲害四凶在朝宜速登賢聖濟斯
民之時也舜年在既立聖德光明而久不進用何
也峻對曰堯咨嗟求賢欲遜己位岳曰否德忝帝
位堯復使岳揚舉仄陋然後薦舜薦舜之本實由
於堯此蓋聖人欲盡衆心也帝曰堯既聞舜而不
登用又時忠臣亦不進達乃使岳揚仄陋而後薦
舉非急於用聖恤民之謂也峻對曰非臣愚見所
能逮及於是復命講禮記帝問曰太上立德其次

務施報爲治何由而教化各異皆脩何政而能致
於立德施而不報乎博士馬照對曰太上立德謂
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報施謂三王之世
以禮爲治也帝曰二者致化薄厚不同將主有優
劣邪時使之然乎照對曰誠由時有樸文故化有
薄厚也帝集載帝自敍始生禎祥曰昔帝王之生或有禎祥蓋所以彰顯神異也惟予小子支胤
末流謬爲靈祇之所相祐也豈敢自比於前喆聊記錄
以示後世焉其辭曰惟正始三年九月辛未朔二十五
日乙未直成予生于時也天氣清明日月輝光爰有黃
氣煙熅於室宇其色煌煌相而論之曰未者爲
土魏之行也厥日直成應嘉名也煙煴之氣神之精也
無災無害蒙神靈也齊王不弔顛覆厥度群公受予紹
繼皇祚以眇眇之身質性頑固未能涉道而遵大路臨
深履冰涕泗憂懼古人有云懼則不亡伊予小子曷敢

魏志四

忘荒庶不忝辱永奉烝嘗傳暢晉諸公贊曰帝常與
中護軍司馬望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黃門侍郎鍾
會等講宴於東堂并屬文論名秀爲儒林丈人沈爲文
籍先生望會亦各有名號帝性急請召欲速秀等在內
職到得及時以望在外特給追鋒車虎
賁卒五人每有集會望輒奔馳而至五月鄴及上谷
竝言甘露降夏六月丙午改元爲甘露乙丑青龍
見元城縣界井中秋七月己卯衞將軍胡遵薨癸
未安西將軍鄧艾大破蜀大將姜維於上邽詔曰
兵未極武醜虜摧破斬首獲生動以萬計自頃戰
克無如此者今遣使者犒賜將士大會臨饗飲宴
終日稱朕意焉八月庚午命大將軍司馬文王加
號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癸酉以太尉司馬孚

爲太傅九月以司徒高柔爲太尉冬十月以司空
鄭沖爲司徒尚書左僕射盧毓爲司空
二年春二月青龍見溫縣井中三月司空盧毓薨
夏四月癸卯詔曰安菟郡高顯縣吏民反叛長鄭
熙爲賊所殺民王簡負擔熙喪晨夜星行遠致本
州忠節可嘉其特拜簡爲忠義都尉以旌殊行甲
子以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爲司空五月辛未帝幸
辟雍會命羣臣賦詩侍中和逌尚書陳騫等作詩
稽留有司奏免官詔曰吾以暗昧愛好文雅廣延
詩賦以知得失而乃爾紛紜良用反仄其原逌等

主者宜勑自今以後羣臣皆當玩習古義修明經
典稱朕意焉乙亥諸葛誕不就徵發兵反殺揚州
刺史樂綝丙子赦淮南將吏士民爲誕所詿誤者
丁丑詔曰諸葛誕造爲凶亂盪覆揚州昔黥布逆
叛漢祖親戎隗囂違戾光武西伐及烈祖明皇帝
躬征吳蜀皆所以奮揚赫斯震耀威武也今宜皇
太后與朕暫共臨戎速定醜虜時寧東夏己卯詔
曰諸葛誕造構逆亂迫脅忠義平寇將軍臨渭亭
侯龐會騎督偏將軍路蕃各將左右斬門突出忠
壯勇烈所宜加異其進會爵鄉侯蕃封亭侯六月

乙巳詔吳使持節都督夏口諸軍事鎮軍將軍沙
羡侯孫壹賊之枝屬位爲上將畏天知命深鑒禍
福翻然舉衆遠歸大國雖微子去殷樂毅遁燕無
以加之其以壹爲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
侯開府辟召儀同三司依古侯伯八命之禮袞冕
赤舃事從豐厚臣松之以爲壹畏逼歸命事無嘉格以古義欲蓋而名彰者也時之宜未得遠遵式典固應量才受賞足以疇來情而已至乃光錫八命禮同台鼎不亦過乎招攜致遠又無取焉何者若使彼之將守與時無嫌不悅於殊寵坐生叛心以叛而愧辱孰甚如其憂危將及非奔不免則必逃死苟存無希利矣然則高位厚祿何爲者哉魏初有孟達黃在晉者孫秀孫楷達權爵賞比壹爲輕秀楷禮秩異尤甚及至吳平三降附懷等不承權其豈

顯在能天中乎甲子詔曰今車駕駐項大將軍恭行天罰
前臨淮浦昔相國大司馬征討皆與尚書俱行今
宜如舊乃令散騎常侍裴秀給事黃門侍郎鍾會
咸與大將軍俱行秋八月詔曰昔燕剌王謀反韓
誼等諫而死漢朝顯登其子諸葛誕創造凶亂主
簿宣隆部曲督秦絜秉節守義臨事固爭爲誕所
殺所謂無比干之親而受其戮者其以隆絜子爲
騎都尉加以贈賜光示遠近以殊忠義九月大赦
冬十二月吳大將全端全懌等率衆降
三年春二月大將軍司馬文王陷壽春城斬諸葛

誕三月詔曰古者克敵收其屍以為京觀所以懲昏逆而章武功也漢孝武元鼎中改桐鄉為聞喜新鄉為獲嘉以著南越之亡大將軍親總六戎營據丘頭內夷羣凶外殄寇虜功濟兆民聲振四海克敵之地宜有令名其改丘頭為武丘明以武平亂後世不忘亦京觀二邑之義也夏五月命大將軍司馬文王為相國封晉公食邑八郡加之九錫文王前後九讓乃止六月丙子詔曰昔南陽郡山賊擾攘欲劫質故太守東里袞功曹應余獨身捍袞遂免於難余顛沛殞斃殺身濟君其下司徒署

余孫倫吏使蒙伏節之報楚國先賢傳曰余字子正天姿方毅志尚仁義建安二十三年為郡功曹是時吳蜀不賓疆埸多虞宛將侯音扇動山民保城以叛余與太守東里袞當擾攘之際迸竄得出音即遣騎追逐去城十里相及賊便射袞飛矢交流余前以身當箭被七創因謂追賊曰侯音狂狡造為凶逆大軍尋至誅夷在近謂卿曹本是善人素無惡心當思反善何為受其指揮我以身代君以被重創若身死君全隕沒無恨因仰天號哭泣涕血淚俱下見其義烈釋袞不害賊去之後余亦命絕征南將軍曹仁討平音表余行狀并脩祭醊太祖聞之嗟歎良久下荊州復表門閭賜穀千斛袞後為于禁司馬見魏略游說傳辛卯大論淮南之功封爵行賞各有差秋八月甲戌以驃騎將軍王昶為司空丙寅詔曰夫養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誨著在惇史然後六合承流下

觀而化宜妙簡德行以充其選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侯鄭小同溫恭孝友帥禮不忒其以祥為三老小同為五更車駕親率群司躬行古禮焉漢晉春秋曰帝乞言於祥祥對曰昔者明王禮樂既備加之以忠誠忠誠之發形于言行夫大人者行動乎天地天且弗違況於人乎祥事別見呂虔傳小同鄭玄孫也玄別傳曰玄有子為孔融吏舉孝廉融之被圍往赴為賊所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玄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　魏名臣奏載太尉華歆表曰臣聞勵俗宣化莫先於表善班祿敍爵莫美於顯能是以楚人思子文之治復命其胤漢室嘉江公之德用顯其世伏見故漢大司農北海鄭玄當時之學名冠華夏為世儒宗文皇帝旌錄先賢拜玄適孫小同以為郎中長假在家小同年踰三十少有令質學綜六經行著鄉邑海岱之人莫不嘉其自然美其氣量遠其所優有質直不渝之操然而捨恭靜蕪邑奏其觀不治可見之美不篤人關之名斷誠清蒔

所宜式瞻前修明詔所斷的所求也臣老病委頓無從親蒞違具以聞　魏氏春秋曰小同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謂之曰卿見吾疏乎對曰否文王猶疑而鴆之卒　鄭玄注文王世子曰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注樂記曰言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　蔡邕明堂論云更應作叟叟長老之稱字與更相似書者遂誤以為更嫂字女傍叟今亦以為更以此驗知應為叟也　臣松之以為邕謂更為叟誠為有似而諸儒莫之從未知孰是是歲青龍黃龍仍見頓丘冠軍陽夏縣界井中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漢晉春秋曰是時龍仍見咸以為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仍作潛龍之詩以自諷司馬文王見而惡之夏六月司空王昶薨秋七月陳留王峻薨冬十月丙寅分新城郡復置上庸郡十一月癸卯車

騎將軍孫壹為婢所殺

五年春正月朔，日有蝕之。夏四月，詔有司率遵前命，復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漢晉春秋曰：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乃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況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文王，文王為之備。帝遂帥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文王弟屯騎校尉伷入，遇帝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伷眾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劍。眾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謂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帝，刃出於背。文王聞，大驚，自投於地曰：「天下其謂我何！」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哀甚，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臣松之以為習鑿齒書，雖最後出，然述此事差有次第。故先載習語，以其餘所言微異者次其後。世語曰：王沈、王業馳告文王，尚書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王經。經不從，曰：「吾子行矣！」干寶晉紀曰：成濟問賈充曰：「事急矣。若之何？」充曰：「公畜養汝等，正為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曰：「然。」乃抽戈犯蹕。魏氏春秋曰：帝將誅大將軍，詔有司復進位相國，加九錫。帝夜自將冗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自出討文王。會雨，有司奏卻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於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日便當決行此事。」入白太后，遂拔劍升輦，帥殿中宿衛蒼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而入，帝師潰散，猶稱天子，手劍奮擊，眾莫敢逼。充帥厲將士，騎督成倅弟成濟以矛進，帝崩于師。時暴雨雷霆，晦冥。魏末傳曰：賈充呼帳下督成濟謂曰：「司馬家事若敗，汝等豈復有種乎？何不出擊！」倅兄弟二人乃帥帳下人出，顧曰：「當殺邪？執邪？」充曰：「殺之。」兵交，帝曰：「放仗！」大將軍士皆放仗。濟兄弟因前刺帝，帝倒車下。

皇太后令曰：「吾以不德，遭家不造，昔援立東海王子髦，以為明帝嗣，見其好書疏文章，冀可成濟，而情性暴戾，日月滋甚。吾數呵責，遂更忿恚，造作醜逆不道之言以誣謗吾，遂隔絕兩宮。其所言道，不可忍聽，非天地所覆載。吾即密有令語大將軍，不可以奉宗廟，恐顛覆社稷，死無面目以見先帝。大將軍以其尚幼，謂當改心為善，殷勤執據。而此兒忿戾，所行益甚，舉弩遙射吾宮，祝當令中吾項，箭親墮吾前。吾語大將軍，不可不廢之，前後數十。此兒具聞，自知罪重，便圖為弒逆，賂遺吾左右人，令因吾服藥，密行酖毒，重相設計。事已覺露，直欲因際會舉兵入西宮殺吾，出取大將軍，呼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世語曰：業，武陵人，後為晉中護軍。尚書王經，出懷中黃素詔示之，言今日便當施行。吾之危殆，過於累卵。吾老寡，豈復多惜餘命邪？但傷先帝遺意不遂，社稷顛覆為痛耳。賴宗廟之靈，沈、業即馳語大將軍，得先嚴警，而此兒便將左右出雲龍門，雷戰鼓，躬自拔刃，與左右雜衛共入兵陣間，為前鋒所害。此兒既行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禍，重令吾悼心不可言。昔漢昌邑王以罪廢為庶人，此兒亦宜以民禮葬

之當令內外咸知此兒所行又尚書王經凶逆無狀其收經及家屬皆詣廷尉庚寅太傅孚大將軍文王太尉柔司徒沖稽首言伏見中令故高貴鄉公悖逆不道自陷大禍依漢昌邑王罪廢故事以民禮葬臣等備位不能匡救禍亂式遏姦逆奉令震悚肝心悼慄春秋之義王者無外而書襄王出居於鄭不能事母故絕之於位也今高貴鄉公肆行不軌幾危社稷自取傾覆人神所絕葬以民禮誠當舊典然臣等伏惟殿下仁慈過隆雖存大義猶垂哀矜臣等之心實有不忍以為可加恩以王禮葬之太后從之漢晉春秋曰丁卯葬高貴鄉公於洛陽西北三十里瀍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旐百姓相聚而觀之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勝臣松之以為若但下車數乘不設旌旐何以為王禮葬乎斯蓋惡之過言所謂不如是之甚者使使持節行中護軍中壘將軍司馬炎北迎常道鄉公璜嗣明帝後辛卯羣公奏太后曰殿下聖德光隆寧濟六合而猶稱令與藩國同請自今殿下令書皆稱詔制如先代故事癸卯大將軍固讓相國晉公九錫之寵太后詔曰夫有功不隱周易大義成人之美古賢所尚今聽所執出表示外以章公之謙光焉戊申大將軍文王上言高貴鄉公率將從駕人兵拔刀鳴

金鼓向臣所止懼兵刃相接即勑將士不得有所傷害違令以軍法從事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橫入兵陳傷公遂至隕命輒收濟行軍法臣聞人臣之節有死無二事上之義不敢逃難前者變故卒至禍同發機誠欲委身守死唯命所裁然惟本謀乃欲上危皇太后傾覆宗廟臣忝當大任義在安國懼雖身死罪責彌重欲遵伊周之權以安社稷之難即駱驛申勑不得迫近輿輦而濟遽入陳間以致大變哀怛痛恨五內摧裂不知何地可以隕墜科律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斬濟凶戾悖逆干國亂紀罪不容誅輒勑侍御史收濟家屬付廷尉結正其罪魏氏春秋曰成濟兄弟不即伏罪袒而升屋醜言悖慢自下射之乃殪太后詔曰夫五刑之罪莫大於不孝夫人有子不孝尚告治之此兒豈復成人主邪吾婦人不達大義以謂濟不得便為大逆也然大將軍志意懇切發言惻愴故聽如所奏當班下遠近使知本末也世語曰初青龍中石苞鬻鐵於長安得見司馬宣王宣王知焉後擢為尚書郎歷青州刺史鎮東將軍甘露中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中盡日文王遣人要令過文王問苞何淹留也苞曰非常人也明日發至滎陽數日而難作六月癸丑詔曰古者人君之為名字難犯而易諱今常道鄉公諱字甚難避其朝臣博議改易列奏

陳留王諱奐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宇子也甘露三年封安次縣常道鄉公高貴鄉公卒公卿議迎立公六月甲寅入於洛陽見皇太后是日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大赦改年賜民爵及穀帛各有差

景元元年夏六月丙辰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爲相國封晉公增封二郡并前滿十加九錫之禮一如前奏諸群從子弟其未有侯者皆封亭侯賜錢千萬帛萬匹文王固讓乃止己未故漢獻帝夫人節薨帝臨于華林園使使持節追謚夫人爲獻穆皇后及葬車服制度皆如漢氏故事癸亥以尚書

右僕射王觀爲司空冬十月觀薨十一月燕王上表賀冬至稱臣詔曰古之王者或有所不臣王將宜依此義表不稱臣乎又當爲報夫後大宗者降其私親況所繼者重邪若便同之臣妾亦情所未安其皆依禮典處當務盡其宜有司奏以爲禮莫崇於尊祖制莫大於正典陛下稽德期運撫臨萬國紹太宗之重隆三祖之基伏惟燕王體尊戚屬正位藩服躬秉虔肅率蹈恭德以先萬國其於正典闡濟大順所不得制聖朝誠宜崇以非常之制奉以不臣之禮臣等平議以爲燕王章表可聽如舊式中詔所施或存好問準之義類則宴覿之族也可以順聖敬加崇儀稱示不敢斥宜曰皇帝敬問大王侍御至於制書國之正典朝廷所以辨章公制宣昭軌儀於天下者也宜循法故曰制詔燕王凡詔命制書奏事上書諸稱燕王者可皆上平其非宗廟助祭之事皆不得稱王名奏事上書文書及吏民皆不得觸王諱以彰殊禮加于群后上遵王典尊祖之制俯順聖敬烝烝之心二者不愆禮實宜之可普告施行十二月甲申黃龍見華陰縣井中甲午以司隸校尉王祥爲司空

二年夏五月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樂浪外夷韓濊貊各率其屬來朝貢八月戊寅趙王幹薨甲寅復命大將軍進爵晉公加位相國備禮崇錫一如前詔又固辭乃止

三年春二月青龍見於軹縣井中夏四月遼東郡言肅慎國遣使重譯入貢獻其國弓三十張長三尺五寸楛矢長一尺八寸石砮三百枚皮骨鐵雜鎧二十領貂皮四百枚冬十月蜀大將姜維寇洮陽鎮西將軍鄧艾拒之破維於侯和維遁走是歲詔祀故軍祭酒郭嘉於太祖廟庭

四年春二月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又
固辭乃止夏五月詔曰蜀蕞爾小國土狹民寡而
姜維虐用其衆曾無廢志往歲破敗之後猶復
耕種沓中刻剝衆羌役無寧歲民不堪命夫兼弱
攻昧武之善經致人而不致於人兵家之上略蜀
所恃賴唯維而已因其遠離巢窟用力爲易今使征
西將軍鄧艾督帥諸軍趣甘松沓中以羅取維雍
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趣武都高樓首尾蹋討若
擒維便當東西並進掃滅巴蜀也又命鎮西將軍
鍾會由駱谷伐蜀秋九月太尉高柔薨冬十月甲

寅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癸卯立皇后
卞氏十一月大赦自鄧艾鍾會率衆伐蜀所至輒
克是月蜀主劉禪詣艾降巴蜀皆平十二月庚戌
以司徒鄭沖爲太保壬子分益州爲梁州癸丑特
赦益州士民復除租賦之半
五年乙卯以征西將軍鄧艾爲太尉鎮西將軍鍾
會爲司徒皇太后崩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辰檻車徵鄧艾甲子行幸長
安壬申使使者以璧幣祀華山是月鍾會反於蜀
爲衆所討鄧艾亦見殺二月辛卯特赦諸在益土

者庚申葬明元郭后三月丁丑以司空王祥爲太
尉征北將軍何曾爲司徒尚書左僕射荀顗爲司
空己卯進晉公爵爲王封十郡并前二十漢晉春秋曰晉公既進爵爲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顗並詣王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位勢誠爲尊貴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丁亥封劉禪爲安樂公夏五月庚申
相國晉王奏復五等爵甲戌改年癸未追命舞陽
宣文侯爲晉宣王舞陽忠武侯爲晉景王六月鎮
西將軍衛瓘上雍州兵於成都縣獲璧玉印各一

印文似成信字依周成王歸禾之義宣示百官藏
于相國府孫盛曰昔公孫述自以起成都號曰成二玉之文殆述所作也初自平蜀
之後吳寇屯逼永安遣荊豫諸軍掎角赴救七月
賊皆遁退八月庚寅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
事以同魯公拜後之義癸巳詔曰前逆臣鍾會構
造反亂聚集征行將士劫以兵威始吐姦謀發言
桀逆逼脅衆人皆使下議倉卒之際莫不驚懾相
國左司馬夏侯和騎士曹屬朱撫時使在成都中
領軍司馬賈輔郎中羊琇各參會軍事和琇撫皆
抗節不撓拒會凶言臨危不顧詞指正烈輔語散

將王起說會遣兵圍逼欲盡殺將士又云相國已
率三十萬衆西行討會欲以稱張形勢感激衆心
起出以輔言宣語諸軍遂使將士益懷奮勵宜加
顯寵以彰忠義其進和輔爵為鄉侯瓚撫爵關內
侯起宣傳輔言告令將士所宜賞異以起為部
曲將癸卯以衛將軍司馬望為驃騎將軍九月戊
午以中撫軍司馬炎為撫軍大將軍辛未詔曰吳
賊政刑暴虐賦斂無極孫休遣使鄧句勑交阯太
守鎖送其民發以為兵吳將呂興因民心憤怒又
承王師平定巴蜀即糾合豪傑誅除句等驅逐太

守長吏撫和吏民以待國命九真日南郡聞興去
逆即順亦齊心響應與興協同興移書日南州郡
開示大計兵臨合浦以喻禍福遣都尉唐譜等詣
進乘縣因南中都督護軍霍弋上表自陳又交阯
將吏各上表言興創造事業大小承命郡有山寇
入連諸郡懼其計異各有攜貳權時之宜以興為
督交阯諸軍事上大將軍定安縣侯乞賜褒獎以
慰邊荒乃心款誠形於辭旨昔儀父朝魯春秋所
美竇融歸漢待以殊禮今國威遠震撫懷六合方
包舉殊裔混一四表興首向王化舉衆稽服萬里

馳義請吏帥職宜加寵遇崇其爵位既使興等懷
忠感悅遠人聞之必皆競勸其以興為使持節都
督交州諸軍事南中大將軍封定安縣侯得以便
宜從事先行後上策命未至興為下人所殺冬十
月丁亥詔曰昔聖帝明王靜亂濟世保大定功文
武殊塗勳烈同歸是故或舞干戚以訓不庭或陳
師旅以威暴慢至於愛民全國康惠庶類必先脩
文教示之軌儀不得已然後用兵此盛德之所同
也往者季漢分崩九土顛覆劉備孫權乘閒作禍
三祖綏寧中夏日不暇給遂使遺寇僭逆歷世幸

賴宗廟威靈宰輔忠武爰發四方拓定庸蜀役不
浹時一征而克自頃江表衰弊政刑荒闇巴漢平
定孤危無援交荊揚越靡然向風今交阯偽將呂
興已帥三郡萬里歸命武陵邑侯相嚴等糾合五
縣請為臣妾豫章廬陵山民舉衆叛吳以助北將
軍為號又孫休病死主帥改易國內乖違人各有
心偽將施績賊之名臣懷疑自猜深見忌惡衆叛
親離莫有固志自古及今未有亡徵若此之甚若
六軍震曜南臨江漢吳會之域必扶老攜幼以迎
王師必然之理也然興動大衆猶有勞費宜告喻

廣宣恩信開示仁信使知順附和同之利相國參軍事徐劭水曹掾孫彧昔在壽春並見虜獲劭本爲南陵督才質開壯彧孫權支屬忠良見事其遣劭南還以彧爲副宣揚國命告喻吳人諸所示語皆以事實若其覺悟不損征伐之計蓋廟勝長筭自古之道也其以劭兼散騎常侍加奉車都尉封都亭侯彧兼給事黃門侍郎賜爵關內侯劭等所賜妾及男女家人在此者悉聽自隨以明國恩不必使還以開廣大信丙午命撫軍大將軍新昌鄉侯炎爲晉世子是歲罷屯田官以均政役諸典農皆爲太守都尉皆爲令長勸募蜀人能內移者給廩二年復除二十歲安彌福祿縣各言嘉禾生

二年春二月甲辰朐䏰縣獲靈龜以獻歸之于相國府庚戌以虎賁張脩昔於成都馳馬至諸營言鍾會反逆以至沒身賜脩弟倚爵關內侯夏四月南深澤縣言甘露降吳遣使紀陟弘璆請和五月詔曰相國晉王誕敷神慮光被四海震燿武功則威蓋殊荒流風邁化則旁洽無外愍卹江表務存濟育戢武崇仁示以威德文告所加承風嚮慕遣使納獻以明委順方寶纖珍歡以效意而王謙讓之至一皆簿送非所以慰副初附從其款願也孫皓諸所獻致其皆還送歸之于王以協古義王固辭乃止又命晉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虡宮縣進王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王子王女王孫爵命之號如舊儀癸未大赦秋八月辛卯相國晉王薨壬辰晉太子炎紹封襲位總攝百揆備物典冊一皆如前是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白髮著黃單衣黃巾柱杖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九月乙未大赦戊午司徒何曾爲晉丞相癸亥以驃騎將軍司馬望爲司徒征東大將軍石苞爲驃騎將軍征南大將軍陳騫爲車騎將軍乙亥葬晉文王閏月庚辰康居大宛獻名馬歸于相國府以顯懷萬國致遠之勳十二月壬戌天祿永終歷數在晉詔羣公卿士具儀設壇于南郊使使者奉皇帝璽綬冊禪位于晉嗣王如漢魏故事甲子使使者奉策遂改次于金墉城而終館于鄴時年二十魏世譜曰封帝爲陳留王年五十八大安元年崩謚曰元皇帝

評曰古者以天下爲公唯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

以適若適嗣不繼則宜取旁親明德若漢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準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繫私愛撫養嬰孩傳以大器託付不專必參枝族終於曹爽誅夷齊王替位高貴公才慧夙成好問尚辭蓋亦文帝之風流也然輕躁忿肆自蹈大禍陳留王恭己南面宰輔統政仰遵前式揖讓而禪遂饗封大國作賓于晉比之山陽班寵有加焉

三少帝紀第四　魏書　國志四

后妃傳第五　魏書　國志五

武宣卞皇后

文昭甄皇后

文德郭皇后

明悼毛皇后

明元郭皇后

易稱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順天地之德故二妃嬪嬀虞道克隆任姒配姬周室用興廢興存亡恒此之由春秋說云天子十二女諸侯九女考之情理不易之典也而末世奢縱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曠感動和氣惟色是崇不本淑懿故風教陵遲而大綱毀泯豈不惜哉嗚呼有國有家者其可以永鑒矣漢制帝祖母曰太皇太后帝母曰皇太后帝妃曰皇后其餘內官十有四等魏因漢法母后之號皆如舊制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損太祖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夫人有昭儀有婕妤有容華有美人文帝增貴嬪淑媛脩容順成良人明帝增淑妃昭華脩儀除順成官太和中始復命夫人登其位於淑妃之上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

貴嬪夫人位次皇后，爵無所視；淑妃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淑媛位視御史大夫，爵比縣公；昭儀比縣侯；昭華比鄉侯；脩容比亭侯；脩儀比關內侯；倢伃視中二千石；容華視真二千石；美人視比二千石；良人視千石。

武宣卞皇后，琅邪開陽人，文帝母也。本倡家，魏書曰：后以漢延熹三年十二月己巳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日。父敬侯怪之，以問卜者王旦，旦曰：此吉祥也。年二十，太祖於譙納后為妾。後隨太祖至洛。及董卓為亂，太祖微服東出避難。袁術傳太祖凶問，時太祖左右至洛者皆欲歸，后止之曰：「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還家，明日若在，何面目復相見也？正使禍至，共死何苦！」遂從后言。太祖聞而善之。建安初，丁夫人廢，遂以后為繼室。諸子無母者，太祖皆令后養之。魏略曰：太祖始有丁夫人，又劉夫人生子脩及清河長公主。劉早終，丁養子脩。子脩亡於穰，丁常言：「將我兒殺之，都不復念。」遂哭泣無節。太祖忿之，遣歸家，欲其意折。後太祖就見之，夫人方織，外人傳云「公至」，夫人踞機如故。太祖到，撫其背曰：「顧我共載歸乎！」夫人不顧，又不應。太祖卻行，立於戶外，復云：「得無尚可邪！」遂不應，太祖曰：「真訣矣。」遂與絕，欲其家嫁之，其家不敢。初，丁夫人既為嫡，加有子脩，丁視后母子不足。后為繼室，不念舊惡，因太祖出行，常四時使人饋遺，又私迎之，延以正坐而己下之，迎來送去，有如昔日。丁謝曰：「廢放之人，夫人何能常爾邪！」其後丁亡，后請太祖殯葬，許之，乃葬許城南。後太祖病困，自慮不起，歎曰：「我前後行意，於心未曾有所負也。假令死而有靈，子脩若問『我母所在』，我將何辭以答！」魏書曰：后性約儉，不尚華麗，無文繡珠玉，器皆黑漆。太祖嘗得名璫數具，命后自選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問其故，對曰：「取其上者為貪，取其下者為偽，故取其中者。」文帝為太子，左右長御賀后曰：「將軍拜太子，天下莫不歡喜，后當傾府藏賞賜。」后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為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為幸耳，亦何為當重賜遺乎！」長御還，具以語太祖。太祖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是最為難。」二十四年，拜為王后，策曰：「夫人卞氏，撫養諸子，有母儀之德。今進位王后，太子諸侯陪位，羣卿上壽，減國內死罪一等。」二十五年，太祖崩，文帝即王位，尊后曰王太后，及踐阼，尊后曰皇太后，稱永壽宮。魏書曰：后以國用不足，減損御食，諸金銀器物皆去之。東阿王植，太后少子，最愛之。後植犯法，為有司所奏，文帝令太后弟子奉車都尉蘭持公卿議白太后，太后曰：「不意此兒所作如是，汝還語帝，不可以我故壞國法。」及自見帝，不以為言。臣松之案：文帝夢磨錢，欲使文滅而更愈明，以問周宣。宣答曰：「此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則太后用意不得如此書所言也。魏書又曰：太后每隨軍征行，見高年白首，輒住車呼問，賜與絹帛，對之涕泣曰：「恨父母不及我時也。」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務節儉，不當望賞賜，念自佚也。外舍當怪吾遇之太薄，吾自有常度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為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錢米恩貸也。」帝為太后弟秉起第，第成，太后幸第請諸家外親，設下廚，無異膳。太后左右，菜食粟飯，無魚肉。其儉如此。明帝即位，尊太后曰太皇太后。黃初中，文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以聖德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永為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秦違古法，漢

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以作著詔下藏之臺閣永爲後式至太和四年春明帝乃追謚太后祖父廣曰開陽恭侯父遠曰敬侯祖母周封陽都君及恭侯夫人皆贈印綬其年五月后崩七月合葬高陵初太后弟秉以功封都鄉侯黃初七年進封開陽侯邑千二百戶爲昭烈將軍魏略曰初太后弟秉當建安時得爲別部司馬后常對太祖怨言太祖答言但得與我作婦弟不爲多邪后又欲太祖給其錢帛太祖又曰但汝盜與不爲足邪故訖太祖世秉官不移財亦不益秉薨子蘭嗣少有才學魏略曰蘭獻賦讚述太子德美太子報曰賦者言事類之所附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賦豈吾實哉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由是遂見親敬爲奉車都尉游擊將軍加散騎常侍蘭薨魏略曰明帝時蘭見外有二難而帝留意於宮室常因侍從數切諫帝雖不能從猶納其誠款後蘭苦酒消渴時帝信巫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賜蘭蘭不肯飲詔問其意蘭言治病自當以方藥何信於此帝爲變色而蘭終不服後渴稍甚以至於亡故時人見蘭好直言謂帝面折之而蘭自殺其實不然子暉嗣又分秉爵封蘭弟琳爲列侯官至步兵校尉蘭子隆女爲高貴鄉公皇后隆以后父爲光祿大夫位特進封睢陽鄉侯妻王爲顯陽鄉君追封隆前妻劉爲順陽鄉君后親母故也琳女又爲陳留王皇后時琳已沒封琳妻劉爲廣陽鄉君

文昭甄皇后中山無極人明帝母漢太保甄邯後也世吏二千石父逸上蔡令后三歲失父魏書曰逸娶常山張氏生三男五女長男豫早終次儼舉孝廉大將軍掾曲梁長次堯舉孝廉長女姜次脫次道次榮次即后后以漢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生每寢寐家中仿佛見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常共怪之逸薨加號慕內外益奇之後相者劉良相后及諸子良指后曰此女貴乃不可言后自少至長不好戲弄年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者家人諸姊皆上閣觀之后獨不行諸姊怪問之后答言此豈女人之所觀耶年九歲喜書視字輒識數用諸兄筆硯兄謂后言汝當習女工用書爲學當作女博士邪后答言聞古者賢女未有不學前世成敗以爲己誡不知書何由見之後天下兵亂加以饑饉百姓皆賣金銀珠玉寶物時后家大有儲穀頗以買之后年十餘歲白母曰今世亂而多買寶物匹夫無罪懷璧爲罪又左右皆饑乏不如以穀振給親族鄰里廣爲恩惠也舉家稱善即從后言魏略曰后年十四喪中兄儼悲哀過制事寡嫂謙敬事處其勞拊養儼子慈愛甚篤后母性嚴待諸婦有常后數諫母兄不幸早終嫂年少守節顧留一子以大義言之待之當如婦愛之宜如女母感后言流涕便令后與嫂共止寢息坐起常相隨恩愛益密建安中袁紹爲中子熙納之熙出爲幽州后留養姑及冀州平文帝納后於鄴有寵生明帝及東鄉公主魏略曰熙出在幽州后留侍姑及鄴城破紹妻及后共坐皇堂上文帝入紹舍見紹妻及后后怖以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搏文帝謂曰劉夫人云何如此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文帝就視見其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其意遂爲迎取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有婦人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之劉答是熙妻顧攬髮髻以巾拭面姿貌絕倫既過劉謂后不憂死矣遂見納有寵魏書曰后寵愈隆而彌自挹損後宮有寵者勸勉之其無寵者慰誨之每因閑宴常勸帝言昔黃帝子孫蕃育蓋由妾媵眾多乃獲斯祚耳所願廣求淑媛以豐繼嗣帝心嘉焉其後帝欲遣任氏后請於帝曰

任既鄉黨名族，德、色，妾等不及也，如何遣之？帝曰：任性狷急不婉順，前後忿吾非一，是以遣之耳。后流涕固請曰：妾受敬遇之恩，衆人所知，必謂任之出，是妾之由。上懼有見私之譏，下受專寵之罪，願重留意！帝不聽，遂出之。十六年七月，太祖征關中，武宣皇后從，留孟津，帝居守鄴。時武宣皇后體小不安，后不得定省，憂怖，晝夜泣涕；左右驟以差問告，后猶不信，曰：夫人在家，故疾每動，輒歷時，今疾便差，何速也？此欲慰我意耳！憂愈甚。後得武宣皇后還書，說疾已平，后乃懽悅。十七年正月，大軍還鄴，后朝武宣皇后，望幄座悲喜，感動左右。武宣皇后見后如此，亦泣，且謂之曰：新婦謂吾前病如昔時困邪？吾時小小耳，十餘日即差，不當視我顏色乎！嗟歎曰：此真孝婦也。二十一年，太祖東征，武宣皇后、文帝及明帝、東鄉公主皆從，時后以病留鄴。二十二年九月，大軍還，武宣皇后左右侍御見后顏色豐盈，怪問之曰：后與二子別久，下流之情，不可為念，而后顏色更盛，何也？后笑答之曰：諱等自隨夫人，我當何憂！后之賢明以禮自持如此。

延康元年正月，文帝即王位，六月，南征，后留鄴。黃初元年十月，帝踐阼。踐阼之後，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郭后、李、陰貴人並愛幸，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賜死，葬于鄴。

魏書曰：有司奏建長秋宮，帝璽書迎后，詣行在所。后上表曰：妾聞先代之興，所以饗國久長，垂祚後嗣，無不由后妃焉。故必審選其人，以興內教。今踐阼之初，誠宜登進賢淑，統理六宮。妾自省愚陋，不任粢盛之事，加以寢疾，敢守微志。璽書三至而后三讓，言甚懇切。時盛暑，帝欲須秋涼乃更迎后。會后疾遂篤，夏六月丁卯，崩于鄴。帝哀痛咨嗟，策贈皇后璽綬。臣松之以為春秋之義，內大惡諱，小惡不書。文帝之不立甄氏，及加殺害，事有明審。魏史若以為大惡邪，則宜隱而不言，若謂為小惡邪，則不應假為之辭，而崇飾虛文乃至於是，異乎所聞於舊史。推此而言，其稱卞、甄諸后言行之善，皆難以實論。陳氏刪落，良有以也。

明帝即位，有司奏請追謚，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以太牢告祠于陵，又別立寢廟。

魏書載三公奏曰：蓋孝敬之道，篤乎其親，乃四海所以承化，天地所以明察，是謂生則致其養，歿則光其靈，誦述以盡其美，宜謚以顯其名者也。今陛下以聖德紹承洪業，至孝烝烝，通於神明，遭罹殷憂，每勞謙讓。先帝遷神山陵，大禮既備，至於先后，未有顯謚。伏惟先后恭讓著於幽微，至行顯於不言，化流邦國，德侔二南，故能膺神靈嘉祥，為大魏世妃。雖夙年登遐，萬載之後，永播融烈，后妃之功莫得而尚也。案謚法：聖聞周達曰昭。德明有功曰昭。昭者，光明之至，盛久而不昧者也。宜上尊謚曰文昭皇后。是月，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始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於萬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祀之尊，而克讓允恭，固推盛位，神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享禮，非所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先妣別立寢廟。并奏可之。

太和元年三月，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戶千，追封逸，謚曰敬侯；適孫像襲爵。四月，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為之改容，以太牢告廟。又嘗夢見后，於是差次舅氏親疏高下，敘用各有差，賞賜累鉅萬；以像為虎賁中郎將。是月，后母薨，帝制緦服臨喪，百僚陪位。四年十一月，以后舊陵庳下，使像兼太尉，持節詣鄴，昭告后土，十二月，改葬朝陽陵。像還，遷散騎常侍。青龍二年春，追謚后兄儼曰安城鄉穆侯。夏，吳賊寇揚州，以像為伏波將軍，持節監諸將東征，還，復為射聲校尉。三年薨，追贈衛將軍，改封魏昌縣，謚曰貞侯；子暢嗣。又封暢弟溫、韡、艷皆為列侯。四年，改逸、儼本封皆曰魏昌侯，謚因故。封儼世婦劉為東鄉君，又追封逸世婦張為安喜君。景初元年夏，有司議定

七廟冬文奏曰蓋帝王之興既有受命之君又有聖妃協于神靈然後克昌厥世以成王業焉昔高辛氏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帝摯陶唐商周代興周人上推后稷以配皇天追述王初本之姜嫄特立宮廟世世享嘗周禮所謂奏夷則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者也詩人頌之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言王化之本生民所由又曰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詩禮所稱姬宗之盛其美如此大魏期運繼于有虞然崇弘帝道三世彌隆廟祧之數實與周同今武宣皇后文德皇后

各配無窮之祚至於文昭皇后膺天靈符誕育明聖功濟生民德盈宇宙開諸後嗣乃道化之所興也寢廟特祀亦姜嫄之閟宮也而未著不毀之制懼論功報德之義萬世或闕焉非所以昭孝示後世也文昭廟宜世世享祀奏樂與祖廟同永著不毀之典以播聖善之風於是與七廟議並勒金策藏之金匱帝思念舅氏不已暢尚幼景初末以暢為射聲校尉加散騎常侍又特為起大第車駕親自臨之又於其後園為像母起觀廟名其里曰渭陽里以追思母氏也嘉平三年正月暢薨追贈車

騎將軍謚曰恭侯子紹嗣太和六年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謚淑為平原懿公主為之立廟取后亡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以夫人郭氏從弟悳為之後承甄氏姓封悳為平原侯襲公主爵孫盛曰於禮婦人既無封爵之典況於孩末而可建以大邑乎悳自異姓援繼非類匪功匪親而襲母爵違情背典於此為甚陳羣雖抗言楊阜引事比然皆不能極陳先王之禮明封建繼嗣之義忠至之辭猶有闕乎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宰輔之職其可略哉■晉諸公贊曰悳字彥孫司馬景王輔政以女妻悳妻早亡文王復以女繼室即京兆長公主景文二王欲自結於郭后是以頻繁為婚悳雖無才學而恭謹謹順甄溫字仲舒與郭建及悳皆后族以事宜見寵咸熙初封郭建為臨渭縣公悳為廣安縣公邑皆千八百戶溫本國侯進為輔國大將軍加侍中領射聲校尉悳鎮軍大將軍泰始元年晉受禪加建悳溫三人位特進悳為人貞素加以世祖姊夫是以遂貴當世悳暮年官更轉為

宗正遷侍中太常中大司馬齊王攸當之藩悳與左衞將軍王濟共諫請時人嘉之世祖以此望悳由是出悳為大鴻臚加侍中光祿大夫尋疾薨贈中軍大將軍開府侍中如故謚恭公子喜嗣喜精粹有器美歷中書郎右衞將軍侍中位至輔國大將軍加散騎常侍喜與國姻親而歷趙王倫齊王冏事故能不豫禍貴良由其才智然亦以退靜免之青龍中又封后從兄子毅及像弟二人皆為列侯毅數上疏陳時政官至越騎校尉嘉平中復封暢子二人為列侯后兄儼孫女為齊王皇后后父已沒封后母為廣樂鄉君

文德郭皇后安平廣宗人也祖世長吏魏書曰父永官至南郡太守謚敬侯母姓董氏即堂陽君生三男二女長男浮高唐令次女昱次即后后弟都弟成后以漢中平元年三月乙卯生生而有異常后少而父永奇之曰此乃吾女中王也

遂以女王為字早失二親喪亂流離沒在銅鞮侯家太祖為魏公時得入東宮后有智數時時有所獻納文帝定為嗣后有謀焉太子即王位后為夫人及踐阼為貴嬪甄后之死由后之寵也黃初三年將登后位文帝欲立為后中郎棧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輔亦有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黃英娥降媯並以賢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禍階末喜紂以炮烙怡悅妲己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虔奉宗廟陰教聿修易曰家道正而天

下定由內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為夫人之禮齊桓誓命于葵丘亦曰無以妾為妻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文帝不從遂立為皇后（魏書曰后上表謝曰妾無皇英釐降之節又非姜任思齊之倫誠不足以假充女君之盛位處中饋之重任后自在東宮及即尊位雖有異寵心愈恭肅供養永壽宮以孝聞是時柴貴人亦有寵后教誨獎導之後宮諸貴人時有過失常彌覆之有譴讓輒為帝言其本末帝或大有所怒至為之頓首請罪是以六宮無怨性儉約不好音樂常慕漢明德馬后之為人）后蚤喪兄弟以從兄表繼永後拜奉車都尉后外親劉斐與他國為婚后聞之敕曰諸親戚嫁娶自當與鄉里門

戶匹敵者不得因勢彊與他方人婚也后姊子孟武還鄉里求小妻后止之遂敕諸家曰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不得因緣取以為妾也宜各自慎無為罰首（魏書曰后常敕戒表武等曰漢氏椒房之家少能自全者皆由驕奢可不慎乎）五年帝東征后留許昌永始臺時霖雨百餘日城樓多壞有司奏請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游貞姜留漸臺江水至使者迎而無符不去卒沒今帝在遠吾幸未有是患而便移止奈何群臣莫敢復言六年帝東征吳至廣陵后留譙宮時表留宿衛欲遏水取魚后曰水當通運漕又少材木奴客不在目前

當復私取官竹木作梁遏今奉車所不足者豈魚乎明帝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永安宮太和四年詔封表安陽亭侯又進爵鄉侯增邑并前五百戶遷中壘將軍以表子詳為騎都尉其年帝追諡太后父永為安陽鄉敬侯母董為都鄉君遷表昭德將軍加金紫位特進表第二子訓為騎都尉及孟武母卒欲厚葬起祠堂太后止之曰自喪亂以來墳墓無不發掘皆由厚葬也首陽陵可以為法青龍三年春后崩于許昌以終制營陵三月庚寅葬首陽陵西（魏略曰明帝既嗣立追痛甄后之薨故太后以憂暴崩甄后臨沒以帝屬李夫人）

及太后崩夫人乃說甄后見譖之禍不獲大斂被髮覆面帝哀恨流涕命殯葬太后皆如甄后故事漢晉春秋曰初甄后之誅由郭后之寵及殯令被髮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養明帝帝知之心常懷忿數泣問甄后死狀郭后曰先帝自殺何以責問我且汝為人子可追讎死父為前母枉殺後母邪明帝怒遂逼殺之勑殯者使如甄后故事魏書載哀策曰維青龍三年三月壬申皇太后梓宮啓殯將葬于首陽之西陵哀子皇帝叡親奉冊祖載遂親遣奠叩心擗踊號咷仰訴痛靈魂之遷幸悲容車之向路背三光以潛翳就黃壚而安厝嗚呼哀哉昔二女妃虞帝道以彰三母嬪周聖善彌光既多受祉享國延長哀哀慈妣興化閨房龍飛紫極作合聖皇不虞中年暴罹災殃愍予小子煢煢摧傷魂雖永逝定省曷望嗚呼哀哉帝進表爵為觀津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戶遷詳為駙馬都尉四年追改封永為觀津敬侯世婦董為堂陽君追封謚后兄浮為梁里亭戴侯都為武城亭孝侯成為新樂亭定侯皆使使者奉策祠以太牢表薨子詳嗣又分表爵封詳弟述為列侯詳薨子釗嗣

明悼毛皇后河內人也黃初中以選入東宮明帝時為平原王進御有寵出入與同輿輦及即帝位以為貴嬪太和元年立為皇后后父嘉拜騎都尉后弟曾郎中初明帝為王始納河內虞氏為妃帝即位虞氏不得立為后太皇卞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也然后職內事君聽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喪祀矣虞氏遂絀還鄴

宮進嘉為奉車都尉曾騎都尉寵賜隆渥頃之封嘉博平鄉侯遷光祿大夫曾駙馬都尉嘉本典虞車工卒暴富貴明帝令朝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舉動甚蚩騃語輒自謂侯身時人以為笑孫盛曰古之王者必求令淑以對揚至德恢王化於關雎致淳風於麟趾及臻三季並亂茲緒義以情溺位由寵昏貴賤無章下陵上替興衰隆廢皆是物也魏自武王暨于烈祖三后之升起自幽賤本既卑矣何以長世詩云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其此之謂乎後又加嘉位特進曾遷散騎侍郎青龍三年嘉薨追贈光祿大夫改封安國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戶謚曰節侯四年追封后母夏為野王君帝之幸郭元后也后愛寵日弛景初元年帝遊後園召才人以上曲宴極樂元后曰宜延皇后帝弗許乃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明日帝見后后曰昨日游宴北園樂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賜后死然猶加謚葬愍陵遷曾散騎常侍後徙為羽林虎賁中郎將原武典農

明元郭皇后西平人也世河右大族黃初中本郡反叛遂沒入宮明帝即位甚見愛幸拜為夫人叔父立為騎都尉從父芝為虎賁中郎將帝疾困遂立為皇后齊王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永寧宮追謚太后父滿為西都定侯以立子建紹其爵封

太后母杜爲郃陽君芝遷散騎常侍長水校尉[illegible]晉諸郭之中芝最出身光時自以他功封侯立宣德將軍皆封列侯建兄惪出養甄氏惪及建俱爲鎮護將軍皆封列侯並掌宿衛值三主幼弱宰輔統政與奪大事皆先咨啓於太后而後施行毌丘儉鍾會等作亂咸假其命而以爲辭焉景元四年十二月崩五年二月葬高平陵西晉諸公贊曰建字叔始有器局而彊問泰始中疾病子嘏爲給事中

評曰魏后妃之家雖云富貴未有若衰漢乘非其據宰割朝政者也鑒往易軌於斯爲美追觀陳羣之議棧潛之論適足以爲百王之規典垂憲範乎後葉矣

后妃傳第五　魏書　國志五

董二袁劉傳第六　魏書　國志六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英雄記曰卓父君雅由微官爲潁川綸氏尉有三子長子擢字孟高早卒次即卓卓弟旻字叔穎少好俠嘗游羌中盡與諸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而豪帥有來從之者卓與俱還殺耕牛與相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贈卓吳書曰郡召卓爲吏使監領盜賊胡嘗出鈔多虜民人涼州刺史成就辟卓爲從事使領兵騎討捕大破之斬獲千計并州刺史段熲薦卓公府司徒袁隗辟爲掾漢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爲羽林郎卓有才武膂力少比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爲軍司馬從中郎將張奐征并州有功拜郎中賜縑九千匹卓悉以分與吏

士遷廣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戊己校尉免徵拜并州刺史河東太守英雄記曰卓數討羌胡前後百餘戰遷中郎將討黃巾軍敗抵罪韓遂等起涼州復爲中郎將西拒遂於望垣硤北爲羌胡數萬人所圍糧食乏絕卓僞欲捕魚堰其還道當所渡水爲池使水渟滿數十里默從堰下過其軍而決堰比羌胡聞知追逐水已深不得渡時六軍上隴西五軍敗績卓獨全衆而還屯住扶風拜前將軍封斄鄉侯徵爲并州牧靈帝紀曰中平五年徵卓爲少府敕以營吏士屬左將軍皇甫嵩詣行在所卓上言涼州擾亂鯨鯢未滅此臣奮發效命之秋吏士踊躍戀恩念報各遮臣車辭聲懇惻未得即路也輒行前將

畫心戮力效力行陣六年以卓為并州牧又勑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言臣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樂為國家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效力邊陲卓再違詔勑會為向東所以

靈帝崩

帝即位大將軍何進與司隸校尉袁紹謀誅諸閹官太后不從進乃召卓使將兵詣京師并密令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乘寵濁亂海內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臣輒鳴鐘鼓如洛陽即討讓等欲以脅迫太后卓未至進敗

漢紀曰讓字是高南陽人太后異母兄也進本屠家子父曰真真死後進由以妹倚黃門得入掖庭有寵光和三年立為皇后進是由中平元年黃巾起拜進大將軍典兵卓表曰臣伏惟天下所以有逆不止者各由黃門常侍張讓等侮慢天常操擅王命父子兄弟並據州郡一書出門便獲千金京畿諸郡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至使怨氣上蒸妖賊蠭起臣前奉詔討於扶羅將士饑乏不肯涉河皆言欲詣京師先誅閹豎以除民害從臺閣求乞資直臣誅閹遂至新安臣聞揚湯止沸不如滅火去薪潰癰雖痛勝於養肉及溺呼船悔之無及

中常侍段珪等劫帝走小平津卓遂將其衆迎帝於北芒還宮

張璠漢紀曰帝以八月庚午為諸黃門所劫步出穀門走至河上諸黃門既投河死時帝年十四陳留王年九歲兄弟獨夜步行欲還宮闇暝逐螢火而行數里得民家以露車載送辛未公卿以下與卓共迎帝於北芒阪下獻帝春秋曰先是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走北芒卓時適至屯顯陽苑聞帝當還率衆迎帝典略曰帝望見卓兵涕泣羣公謂卓曰有詔卻兵卓曰公諸人為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卻兵之有遂俱入城獻帝紀曰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由起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乃有廢立意英雄記曰河南中部掾閔貢扶帝及陳留王上至雒舍止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從雒舍南行公卿百官奉迎於北芒阪下故太尉崔烈在前導卓將步騎數千來迎烈呵使避卓罵烈曰晝夜三百里來何云避我不能斷卿頭邪前見帝曰陛下令常侍小黃門作亂以取禍敗為負不小邪又趨陳留王曰我董卓也從我抱來乃於貢抱中取王英雄記曰一本云王不就卓抱卓與王併馬而行也

時進弟車騎將軍苗為進衆所殺

英雄記云苗太后之同母兄先嫁朱氏之子進部曲將吳匡素怨苗不與進同心又疑其與宦官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遂引兵與卓弟旻共攻殺苗於朱雀闕下

進苗部曲無所屬皆詣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并其衆故京都兵權唯在卓

九州春秋曰卓初入洛陽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日陳旌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復入至洛中人不覺謂卓兵不可勝數

先是進遣騎都尉太山鮑信所在募兵適至信謂紹曰卓擁彊兵有異志今不早圖將為所制及其初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信遂還鄉里於是以久不雨策免司空劉弘而卓代之俄遷太尉假節鉞虎賁遂廢帝為弘農王尋又殺王及何太后立靈帝少子陳留王是為獻帝

獻帝紀曰卓謀廢帝會羣臣於朝堂議曰大者天地次者君臣所以為政今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為天下主欲依伊尹霍光故事立陳留王何如尚書盧植曰案尚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宮昌邑王立二十七日罪過千餘故霍光廢之今上富於春秋行未有失非前事之比也卓怒罷坐欲誅植侍中蔡邕勸之得免九月甲戌卓復大會羣臣曰太后逼迫永樂太后令以憂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天子幼質軟弱不君昔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著在典籍僉以為宜今太后宜如太甲皇帝宜如昌邑陳留王仁孝宜即皇帝位獻帝起居注曰策曰孝靈皇帝不究高宗眉壽之祚早棄臣子皇帝承紹海內側望而帝天姿輕佻威儀不恪在喪慢惰衰如故焉凶德既彰淫穢發聞損辱神器忝汙宗廟皇太后教無母儀統政荒亂永樂太后暴崩衆論惑焉三綱之道天地之紀而乃有闕罪之大者陳留王協

德偉茂規矩邈然豐下兌上有堯圖之表居喪哀戚言不及邪岐嶷之性有周成之懿休聲美稱天下所聞宜承洪業為萬世統可以承宗廟廢皇帝為弘農王皇太后還政尚書讀冊畢群臣莫有言尚書丁宮曰天禍漢室喪亂弘多昔祭仲廢忽立突春秋大其權今大臣量宜為社稷計誠合天人請稱萬歲卓以太后見廢故公卿以下不布服會葬素衣而已

卓遷相國封郿侯贊拜不名劍履上殿
又封卓母為池陽君置家令丞卓既率精兵來適
值帝室大亂得專廢立據有武庫甲兵國家珍寶
威震天下卓性殘忍不仁遂以嚴刑脅眾睚眦之
隙必報人不自保魏書曰卓所願無極語賓客曰我相貴無上也英雄記曰卓欲震威侍御史擾龍宗詣卓白事不解劍立撾殺之京師震動發何苗棺出其尸枝解節棄於道邊又收苗母舞陽君殺之棄尸於苑枳落中不復收斂嘗遣軍到陽城時適二月社民各在其

社下悉就斷其男子頭駕其車牛載其婦女財物
以所斷頭繫車轅軸連軫而還洛云攻賊大獲稱
萬歲入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
妾至於姦亂宮人公主其凶逆如此初卓信任尚
書周毖城門校尉伍瓊等用其所舉韓馥劉岱孔
伷張咨張邈等出宰州郡而馥等至官皆合兵將
以討卓卓聞之以為毖瓊等通情賣己皆斬之英雄記曰毖字仲遠武威人瓊字德瑜汝南人謝承後漢書曰伍孚字德瑜少有大節為郡門下書佐其本邑長有罪太守使孚出教敕曹下督郵收之孚不肯受教伏地仰諫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明府奈何令孚受教敕外收本邑長乎更乞授他吏太守奇而聽之後大將軍何進辟為東曹屬稍

遷侍中河南尹越騎校尉董卓作亂百僚震慄孚著小鎧於朝服裏挾佩刀見卓欲伺便刺殺之語闋辭去卓送至閤中孚因出刀刺之卓多力退卻不中即收孚卓曰卿欲反邪孚大言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亂國篡主罪盈惡大今是吾死日故來誅姦賊耳恨不得車裂汝於市朝以謝天下遂殺孚謝承記孚字及本郡則與瓊同而致死事乃與孚異也不知孚為瓊之別名為別有伍孚也蓋未詳之河內太守王匡遣泰山兵屯河
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若將於平陰渡者潛遣
銳眾從小平北渡繞擊其後大破之津北死者略
盡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寧初平元年二月
乃徙天子都長安焚燒洛陽宮室悉發掘陵墓取
寶物華嶠漢書曰卓欲遷長安召公卿以下大議司徒楊彪曰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天下之民而海內安穩無故移都恐百姓驚動麋沸蟻聚為亂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今徙西京設令關東豪強敢

昌生李士元刊

有動者以我強兵蹙之可使詣滄海彪曰海內動之甚易安之甚難又長安宮室壞敗不可卒復卓曰武帝時居杜陵南山下有成瓦窯數千處引涼州材木東下以作宮室為功不難卓意不得便作色曰公欲沮我計邪邊章韓約有書來欲令朝廷必徙都若大兵來下我不能復相救公便可與袁氏西行彪曰西方自彪道徑也顧未知天下何如耳議罷卓敕司隸校尉宣播以災異奏免彪續漢書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司空荀爽俱詣卓卓言昔高祖都關中十一世後中興更都洛陽從光武至今復十一世案石苞室讖宜復還都長安坐中皆驚愕無敢應者彪曰遷都改制天下大事皆當因民之心隨時之宜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之往者王莽篡逆變亂五常更始赤眉之時焚燒長安殘害百姓民人流亡百無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此其宜也今方建立聖主光隆漢祚而無故捐宮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不解此意必麋沸蟻聚以致亂石苞室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作色曰楊公欲沮國家計耶關東方亂所在賊起崤函險固國之重防又隴右取材功夫不難杜陵南山下有孝武故陶處作塼瓦一朝可辦宮室官府蓋何足言百姓小民何足與議若有前卻我以

大兵驅之出豈得自在百寮皆恐怖失色琬謂卓曰此大事揚公之語得無重思卓罷坐即日令司隸奏彪及琬皆免官大駕即西卓部兵燒洛陽城外面百里又自將兵燒南北宮及宗廟府庫民家城內掃地殄盡又收諸富室以罪惡沒入其財物無辜而死者不可勝計 獻帝紀曰卓獲山東兵以豬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獲袁紹豫州從事李延煮殺之卓所愛胡恃寵放縱為司隸校尉趙謙所殺卓大怒曰我愛狗尚不欲令人叱之而況人乎乃召司隸都官撾殺之

卓至西京為太師號曰尚父乘青蓋金華車爪畫兩轓時人號曰竿摩車 魏書曰言其逼天子也 獻帝紀曰卓既為太師復欲稱尚父以問蔡邕邕曰昔武王受命太公為師輔佐周室以伐無道是以天下尊之稱為尚父今公之功德誠為巍巍宜須關東悉定車駕還反舊京然後議之乃止京師地震卓以問邕邕對曰地動陰盛大臣踰制之所致也公乘青蓋車遠近以為非宜卓從之更乘金華皁蓋車也

卓弟旻為左將軍封鄠侯兄子璜為侍中中軍校尉典兵宗族內外並列朝廷 英雄記曰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孫女名白時尚未笄封為渭陽君於郿城東起壇從廣二丈餘高五六尺使白乘軒金華青蓋車都尉中郎將刺史二千石在郿者各令乘軒簪筆為白導從之壇上使兄子璜為使者授印綬

公卿見卓謁拜車下卓不為禮召呼三臺尚書以下自詣卓府啟事 山陽公載記曰初卓為前將軍皇甫嵩為左將軍俱征韓遂各不相下後卓徵為少府并州牧兵當屬嵩卓大怒及為太師嵩為御史中丞拜於車下卓問嵩義真服未乎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自不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為鴻鵠不意今日變為鳳皇耳卓笑曰卿早服今日可不拜也 張璠漢紀曰卓抵其手謂皇甫嵩曰義真怖未乎嵩對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默然遂與嵩和解

築郿塢高與長安城埒積穀為三十年儲 英雄記曰郿去長安二百六十里 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

嘗至郿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 橫音光 卓豫施帳幔飲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先斷其舌或斬手足或鑿眼或鑊煮之未死偃轉杯案間會者皆戰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故太尉張溫時為衛尉素不善卓卓心怨之因天有變欲以塞咎使人言溫與袁術交關遂笞殺之 傅子曰靈帝時牓門賣官於是太尉段熲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空張溫之徒皆入錢上千萬下五百萬以買三公熲數征伐有大功烈有北州重名溫有傑才陵能偶時皆一時顯士猶以貨取位而況於劉囂唐珍張顥之黨乎 風俗通曰司隸劉囂以黨諸常侍致位公輔 續漢書曰唐珍中常侍唐衡弟張顥中常侍張奉弟

法令苛酷愛憎淫刑更相被誣冤死者千

嘉靖己未年 監生李之芳刊

數百姓嗷嗷道路以目 魏書曰卓使司隸校尉劉囂籍吏民有為子不孝為臣不忠為吏不清為弟不順有應此者皆身誅財物沒官於是愛憎互起民多冤死 悉椎破銅人鍾虡及壞五銖錢更鑄為小錢大五分無文章肉好無輪郭不磨鑢於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錢貨不行三年四月司徒王允尚書僕射士孫瑞卓將呂布共謀誅卓是時天子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布使同郡騎都尉李肅等將親兵十餘人偽著衛士服守掖門布懷詔書卓至肅等格卓卓驚呼布所在布曰有詔遂殺卓夷三族主簿田景前趨卓尸布又殺之凡所殺三人

餘莫敢動。英雄記曰時有謠言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猶不生又作董逃之歌又有道士書布爲呂字以示卓卓不知其爲呂布也卓當入會陳列步騎自營至宮朝服導引行其中馬躓不前卓心怪欲止布勸使行乃衷甲而入卓既死當時日月清淨微風不起旻璜等及宗族老弱悉在郿皆還爲其羣下所斫射卓母年九十走至塢門曰乞脫我死即斬首袁氏門生故吏改殯諸袁死於郿者斂聚董氏尸於其側而焚之暴卓尸於市卓素肥膏流浸地草爲之丹守尸吏暝以爲大炷置卓臍中以爲燈光明達旦如是積日後卓故部曲收所燒者灰并以一棺棺之葬於郿卓塢中金有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珠玉錦綺奇玩雜物皆山崇阜積不可知數

長安士庶咸相慶賀，諸阿附卓者皆下獄死。謝承書曰蔡邕在王允坐聞卓死有歎息之音允責邕曰卓國之大賊殺主殘臣天地所不祐人神所同疾君爲王臣世受漢恩國主危難曾不倒戈卓受天誅而更嗟痛便使收付廷尉邕謝允曰雖以不忠猶識大義古今安危耳所厭聞口所常玩豈當背國而向卓也狂瞽之詞謬出患入願黥首爲刑以繼漢史公卿惜邕才咸共諫允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

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後令吾徒並受謗議遂殺邕○臣松之以爲蔡邕雖爲卓所親任情必不黨寧不知卓之姦凶爲天下所毒聞其死亡理無歎惜縱復令然不應反言於王允之坐斯殆謝承之妄記也史遷紀傳博有奇功於世而云王允謂孝武應早殺遷此非識者之言但遷爲不隱孝武之失直書其事耳何謗之有乎王允之忠正可謂內省不疚者矣既無懼於謗且欲殺邕當論邕應死與不豈可慮其謗己而枉戮善人哉此皆誣罔不通之甚者張璠紀曰初蔡邕以言事見徙名聞天下義動志士及還內寵惡之邕恐乃亡命海濱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年卓爲太尉辟爲掾以高第爲侍御史治書三日中遷至尚書後遷巴東太守卓上留拜侍中至長安爲左中郎將卓重其才厚遇之每有朝廷事常令邕具草及允將殺邕時名士多爲之言允悔欲止之而邕已死

初，卓女壻中郎將牛輔典兵別屯陝，分遣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略陳留、潁川諸縣。卓死，呂布使李肅至陝，欲以詔命誅輔。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肅。魏書曰輔恇怯失守不能自安常把持兵符以鈇鑕致其旁欲以自彊見客先使相者相之知有反氣與不又筮知吉凶然後乃見之中郎將董越來就輔輔使筮之得兌下離上筮者曰火勝金外謀內之卦也即時殺越獻帝紀云筮人常爲越所鞭故因此以報之

其後輔營兵有夜叛出者，營中驚，輔以爲皆叛，乃取金寶，獨與素所厚友胡赤兒等五六人相隨，踰城北渡河，赤兒等利其金寶，斬首送長安。比傕等還，輔已敗，衆無所依，欲各散歸。既無赦書，而聞長安中欲盡誅涼州人，憂恐不知所爲。用賈詡策，遂將其衆而西，九州春秋曰傕等在陝皆恐怖急擁兵自守胡文才楊整脩皆涼州大人而司徒王允素所不善也及李傕之叛允乃呼文才整脩使東解釋之

不假借以溫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爲邪卿往呼之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

所在收兵，比至長安，衆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王方等合圍長安城，十日城陷，與布戰城中，布敗走。傕等放兵略長安老少，殺之悉盡，死者狼籍。誅殺卓者，尸王允於市。張璠漢紀曰布兵敗駐馬青瑣門外謂允曰公可以去允曰安國家吾之上願也若不獲則奉身以死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爲也努力謝關東諸公以國家爲念傕汜入長安屯南宮掖門殺太僕魯馗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吏民死者不可勝數司徒王允挾天子上宣平城門避兵傕等於城門下拜伏地叩頭帝謂傕等曰卿無作威福而乃放兵縱橫欲何爲乎傕等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爲呂布所殺臣等爲卓報讎弗敢爲逆也請事竟詣廷尉受罪允窮逼出見傕傕誅允及妻子宗族十餘人長安城中男女大小莫不流涕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少有大節郭泰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之才也泰雖先達遂與定交三公並辟歷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爲從事遷河南尹尚書

令司徒執[illegible]以執持王室者乎人臣之節自天子以下皆尚相推信之安以開誠[illegible]大夫士以正立以謀濟以義成君王允之推達卓而分其權伺其間而與其罪當此之時天下之難[illegible]奏本之皆主於忠義也故推卓不為失正公權不為不義同而不同為但詐是以謀濟義成而歸於正也

葬卓於郿大風暴雨震卓墓水流入藏漂其棺郿傕為車騎將軍池陽侯領司隸校尉假節汜為後將軍美陽侯稠為右將軍萬年侯傕汜稠擅朝政英雄記曰[illegible]稠[illegible]一名多濟為驃騎將軍平陽侯屯弘農是歲韓遂馬騰等降率眾詣長安以遂為鎮西將軍遣還涼州騰征西將軍屯郿侍中馬宇與諫議大夫种邵左中郎將劉範等謀欲使騰襲長安已為內應以誅傕等騰引兵至長平觀宇等謀泄出奔槐里稠擊騰騰敗走還涼州又攻槐里宇等皆死時三輔民尚數十萬戶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飢困二年間相啖食略盡

獻帝記曰是時新遷宮人多亡衣服帝欲發御府繒以與之李傕弗欲曰宮中有衣胡為復作邪詔賣廄馬百餘匹御府大司農出雜繒二萬匹與所賣廄馬直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傕曰我邸閣儲偫少乃悉載置其營賈詡曰此上意不可拒傕不從之

將爭權遂殺稠并其眾九州春秋曰馬騰韓遂之敗樊稠追至陳倉遂語稠曰天地反覆未可知也本所爭者非私怨王家事耳與足下州里人今雖小違要當大同欲相與善語以別邂逅萬一不如意後可復相見乎俱卻騎前接馬交臂相加笑語良久而別軍還李利告傕韓馬與稠交馬語不知所道而情意愛甚篤傕以是疑稠與韓遂私和而有異意稠欲將兵東出關從傕索益兵因請稠會議便於坐殺稠

汜與傕轉相疑戰鬭長安中典略曰傕數設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懼傕與汜婢妾而奪己愛思有以離間之會傕送饋汜妻乃以豉為藥汜將食妻曰食從外來儻或有故遂擿示之曰一栖不二雄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傕復請汜大醉汜疑傕藥之絞糞汁飲之乃解於是乃治兵相攻傕質天子於營燒宮殿城門略官寺盡收乘輿服御物置其家獻帝起居注曰初傕屯黃白城故謀欲徙之傕使兄子暹將數千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太尉楊彪曰自古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舉事當合天下心諸君作此非是也暹曰將軍計定矣於是天子一乘貴人伏氏一乘賈詡左靈一乘其餘皆步從是日傕復移乘輿幸北塢使校尉監塢門內外隔絕諸侍臣皆有飢色時盛暑熱人盡寒心帝求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賜左右傕曰朝餔上飯何用米為乃與腐牛骨皆臭不可食帝大怒欲詰責之侍中楊琦上封事曰傕邊鄙之人習於夷風今又自知所犯悖逆常有怏怏之色欲輔車駕幸黃白城以紓其憤臣願陛下忍之未可顯其罪也帝納之初傕屯黃白城故謀欲徙之以司徒趙溫不與己同乃內溫塢中溫與傕書曰公前託為董公報讎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釋也今爭睚眦之隙以成千鈞之讎民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寤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上命不行威澤日損而復欲轉乘輿於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引兵還屯上安萬乘下全生民豈不幸甚傕大怒欲遣人害溫其從弟應溫故掾也諫之數日乃止帝聞溫與傕書問侍中常洽曰傕弗知臧否溫言太切可為寒心對曰李應已解之矣帝乃悅

傕使公卿詣汜請和汜皆執之[illegible]楊彪曰群臣共鬭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乎汜怒欲手刃之中郎將楊密及左右多諫汜乃歸之相攻擊連月死者萬數獻帝起居注曰傕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常有道人及女巫歌謳擊鼓下神祭六丁符劾厭勝之具無所不為又於朝廷省門外為董卓作神坐數以牛羊祠之訖過省閤問起居求入見帝帶三刃手持一刃侍中侍郎見傕帶仗皆惶恐亦帶劍持刀先入在帝側傕對帝或言明陛下或言明帝為說郭汜無狀帝亦隨其意答應之傕喜出言明陛下

賢聖主意遂自信自謂良得天子歡心也雖然猶不欲令近臣帶劍在帝邊謂人言此曹子將欲圖我邪而皆持刀也侍中李禎傕州里素與傕通語傕所以持刀者軍中不可不爾此國家故事傕意乃解天子以謁者僕射皇甫酈涼州舊姓有專對之才遣令和傕汜酈先詣汜汜受詔命詣傕傕不肯曰我有討呂布之功輔政四年三輔清淨天下所知也郭多盜馬虜耳何敢乃欲與吾等邪必欲誅之君為觀吾方略士眾足辦郭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為如是而君苟欲利郭多李傕有膽自知之酈答曰昔有窮后羿恃其善射不思患難以至於斃近董公之強明將軍目所見也內有王公以為內主外有董旻承璜以為鯁毒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頭縣竿端此有勇而無謀也今將軍身為上將把鉞仗節子孫握權宗族荷寵國家好爵而皆據之今郭多劫質公卿將軍脅至尊誰為輕重邪張濟與郭多楊定有謀又為冠帶所附楊奉白波帥耳猶知將軍所為非是將軍雖拜寵之猶不肯盡力也傕不納酈言而呼之出酈出詣省門白傕不肯從詔辭語不順侍中胡邈為傕所幸呼傳詔者令飾其辭又謂酈曰李將軍於卿不薄又皇甫公為太尉李將軍力也酈答曰胡敬才卿為國家常伯輔弼之臣也語言如此寧可用邪邈曰念卿失李將軍意恐不易耳我與卿何事者酈言我世受國恩身又常在帷幄君辱臣死當坐國家為李傕所殺則天命也天子聞酈答語切恐傕聞之便敕遣酈酈出營門傕遣虎賁王昌呼之昌知酈忠直縱令去還答傕言追之不及天子使左中郎將李固持節拜傕為大司馬在三公之右傕自以為得鬼神之力乃厚賜諸巫

楊奉與傕軍吏宋果等謀殺傕事泄遂將兵叛傕傕眾叛稍衰弱張濟自陝和解之天子乃得出至新豐霸陵間

獻帝起居注曰初天子出到宣平門當度橋汜兵數百人遮橋曰是天子非車不得前傕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左右侍中劉艾大呼云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言諸兵汝卻何敢迫近至尊邪汜兵乃卻既度橋士眾咸呼萬歲

郭汜復欲脅天子還郿天子奔奉營奉擊汜破之汜走南山奉及將軍董承以天子還洛陽傕汜悔遣天子復相

和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陽奉急招河東故白波帥韓暹胡才李樂等合與傕汜大戰奉兵敗傕等縱兵殺公卿百官略宮人入弘農

獻帝紀曰時尚書令士孫瑞為亂兵所害三輔決錄注曰瑞字君榮扶風人世為學門瑞少傳家業博達無所不通仕歷顯位卓既誅遷大司農為國三老每三公缺瑞常在選太尉周忠皇甫嵩司徒淳于嘉趙溫司空楊彪張喜等為公皆辭拜讓瑞天子都許追論瑞功封子萌澹津亭侯萌字文始亦有才學與王粲善臨當就國粲作詩以贈萌萌有答在粲集中

天子走陝北渡河失輜重步行唯皇后貴人從至大陽止人家屋中

獻帝紀曰初議者欲令天子浮河東下太尉楊彪曰臣弘農人從此已東有三十六灘非萬乘所當從也劉艾曰臣前為陝令知其危險有師猶有傾危況今無師太尉謀是也乃止及當北渡使李樂具船天子步行趣河岸岸高不得下董承等謀欲以馬羈相續以繫帝腰時中宮僕伏德扶中宮一手持十匹絹乃取德絹連續為輦行軍校尉尚弘多力令弘居前負帝乃得下登船其餘不得渡者甚眾復遣船收諸不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以刃櫟斷其指舟中之指可掬

奉暹等遂以天子都安邑御乘牛車太尉楊彪太僕韓融近臣從者十餘人以暹為征東才為征西樂征北將軍並與奉承持政遣融至弘農與傕汜等連和還所略宮人公卿百官及乘輿車馬數乘是時蝗蟲起歲旱無穀從官食棗菜

魏書曰乘輿時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群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為笑諸將專權或擅笞殺尚書司隸校尉出入民兵抵擲之諸將或遣婢詣省閤或自齎酒啖過天子飲侍中不通喧呼罵詈遂不能止又競表拜諸營壁民為部曲求其禮遺醫師走卒皆為校尉御史刻印不供乃以錐畫示有文字或不時得也

諸將不能相率上下亂粮食盡

逐暹承乃以天子還洛陽出箕關下軹道張楊以食迎道路拜大司馬語在楊傳天子入洛陽宮室燒盡街陌荒蕪百官披荆棘依丘牆間州郡各擁兵自為莫有至者饑窮稍甚尚書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饑死牆壁間太祖乃迎天子都許暹奉不能奉王法各出奔寇徐揚間為劉備所殺（英雄記曰備誘奉與相見因於坐上執之暹失眾孤特欲走還并州為杼秋屯帥張宣所邀殺）董承從太祖歲餘誅建安二年遣謁者僕射裴茂率關西諸將誅傕夷三族（典略曰傕頭至有詔高縣）汜為其將五習所襲死於郿濟饑餓至南陽寇略為穰人所殺從子繡攝其衆才樂留河東才為怨家所殺樂病死遂騰自還涼州更相寇後騰入為衛尉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超與關中諸將及遂等反太祖征破之語在武紀遂奔金城為其將所殺超據漢陽騰坐夷三族趙衢等舉義兵討超超走漢中從張魯後奔劉備死於蜀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也高祖父安為漢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華嶠漢書曰安字邵公好學有威重明帝時為楚郡太守治楚王獄所申理者四百餘家皆蒙全濟安位至司徒生京京為蜀郡太守京弟敞為司空京子湯太尉湯四子長子平平弟成字文開中郎將早卒成弟逢逢弟隗皆為公魏書曰自安以下皆博愛容眾無所揀擇賓客入其門無賢愚皆得所欲為天下所歸紹即逢之庶子術異母兄也出後成為子英雄記曰成字文開壯健有部分貴戚權豪自大將軍梁冀以下皆與結好言無不從故京師為作諺曰事不諧問文開）紹有姿貌威容能折節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與交焉以大將軍掾為侍御史（英雄記曰紹生而父死二公愛之幼使為郎弱冠除濮陽長有清名遭母喪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廬六年禮畢隱居洛陽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為奔走之友不應辟命中常侍趙忠謂諸黃門曰袁本初坐作聲價不應呼召而養死士不知此兒欲何所為乎紹叔父隗聞之責數紹曰汝且破我家紹於是乃起應大將軍之命臣松之案魏書云紹為公府掾出後伯父成以致孝顯而英雄記所言則以實成所生夫人追服之是權無其文況於所後而可以行之二書未詳孰是）稍遷中軍校尉至司隸靈帝崩太后兄大將軍何進與紹謀誅諸閹官（續漢書曰紹使客張津說進曰黃門常侍秉權日久又永樂太后與諸常侍專通財利將軍宜整頓天下為海內除患進以為然遂與紹結謀）太后不從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常侍黃門聞之皆詣進謝唯所錯置時紹勸進便可於此決之至于再三而進不許令紹使洛陽方略武吏檢司諸宦者又令紹弟虎賁中郎將術選溫厚虎賁二百人當入禁中代持兵黃門陛守門戶中常侍段珪等矯太后命召進入議遂殺之宮中亂（九州春秋曰初紹說進曰黃門常侍累世太盛威服海內前竇武欲誅之而反為所害但坐言語漏泄以五營士為兵故耳五營士生長京師服畏中人而竇氏反用其鋒遂果叛走歸黃門是以自取破滅今將軍以元舅之尊二府並領勁兵其部曲將吏皆英雄名士樂盡死力事在掌握天贊之時也今為天下誅除貪穢功勳顯著垂名後世雖周之

申伯何足道哉今大行在前騎將軍以詔書領兵向宮可勿入宮進納其言後更狐疑紹懼進之改變脅進曰今交搆已成形勢已露將軍何為不早決之事留變生禍機禍至進不從遂敗術將虎賁燒南宮嘉德殿青瑣門欲以迫出珪等珪等不出劫帝及帝弟陳留王走小平津紹既斬宦者所署司隸校尉許相遂勒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鬚而誤死者至自發露形體而後得免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猶見及其濫如此死者二千餘人急追珪等珪等悉赴河死帝得還宮董卓呼紹議欲廢帝立陳留王是時紹叔父隗為太傅紹偽許之曰此大事出當與太傅議卓曰劉氏種不足復

遺紹不應橫刀長揖而去獻帝春秋曰卓謂紹曰皇帝沖闇非萬乘之主陳留王猶勝今欲立之人有少智大或復何如爾書且留那不見靈帝乎念此令人憤毒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來久今帝雖幼沖未有不善宣聞天下公欲廢適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謂紹曰豎子天下事豈不在我我今為之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為不利乎紹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引佩刀橫揖而出臣松之以為紹于時與卓未構嫌隙故卓與之諮謀若但言議不同便為卓手而有輕刃之心及紹復答豈得為善卓又能容忍而不加害乎且如紹此言進非亮正退違詭遜而顯其說與之旨以觸譁闘之類有志功來者理豈然哉此語妄之甚矣紹既出遂亡奔冀州侍中周毖城門校尉伍瓊議郎何顒等皆名士也卓信之而陰為紹乃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紹不達大體恐懼故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購之急勢必為變袁

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則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為然乃拜紹勃海太守封邟鄉侯紹遂以勃海起兵將以誅卓語在武紀紹自號車騎將軍主盟與冀州牧韓馥立幽州牧劉虞為帝遣使奉章詣虞虞不敢受後馥軍安平為公孫瓚所敗瓚遂引兵入冀州以討卓為名內欲襲馥馥懷懼不自安英雄記曰逢紀說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答云冀州兵彊吾士飢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可與公孫瓚相聞導使來南擊冀州公孫必至而馥懼矣因使說利害為陳禍福馥必遜讓於此之際可據其位紹從

其言而瓚果來會卓西入關紹還軍延津因馥惶遽使陳留高幹潁川荀諶等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向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此其意不可知竊為將軍危之馥曰為之奈何諶曰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為將軍下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若兩雄并力兵交於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同盟也當今為將軍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袁氏得冀州則瓚不能與之爭必厚德將軍冀州入於親交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願將軍勿疑馥素

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諫馥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乃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從事趙浮、程奐請以兵拒之，馥又不聽。乃讓紹，

九州春秋曰：馥遣都督從事趙浮、程奐將彊弩萬張屯河陽。浮等聞馥欲以冀州與紹，自孟津馳東下。時紹尚在朝歌清水口，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衆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張楊、於扶羅新附，未肯為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自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閒，必土崩瓦解。明將軍但當開閤高枕，何憂何懼！馥不從，乃避位，出居趙忠故舍。遣子齎冀州印綬於黎陽與紹。

紹遂領冀州

牧。從事沮授沮音菹說紹曰：將軍弱冠登朝，則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則忠義奮發；單騎出奔，則董卓懷怖；濟河而北，則勃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雖黃巾猾亂，黑山跋扈，舉軍東向，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衆北首，則公孫必喪；震脅戎狄，則匈奴必從。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西京，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以討未復，以此爭鋒，誰能敵之？比及數年，此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即表授為監軍、奮威將軍。

獻帝傳曰：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權略。仕州別駕，舉茂才，歷二縣令，又為韓馥別駕，表拜騎都尉。袁紹得冀州，又辟焉。英雄記曰：是時年號初平，紹字本初，自以為年與字合，必能克平禍亂。

卓遣執金吾胡母班、將作大匠吳脩齎詔書喻紹，紹使河內太守王匡殺之。

漢末名士錄曰：班字季皮，太山人，少與山陽度尚、東平張邈等八人並輕財赴義，振濟人士，世謂之八廚。謝承後漢書曰：班，王匡之妹夫，董卓使班奉詔到河內，解釋義兵。匡受袁紹旨，收班繫獄，欲殺之以徇軍。班與匡書云：自古以來，未有下土諸侯舉兵向京師者。劉向傳曰：擲鼠忌器。器猶忌之，況卓今處宮闕之內，以天子為藩屏，幼主在宮，如何可討？僕與太傅馬公、太僕趙岐、少府陰脩俱受詔命。關東諸郡，雖實嫉卓，猶以銜奉王命，不敢玷辱。而足下獨囚僕於獄，欲以釁鼓，此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有何親戚，義豈同惡？而足下張虎狼之口，吐長蛇之毒，恚卓遷怒，何其酷哉！死，人之所難，然恥為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機，今日著矣。曩為一體，今為血讎。亡人二女，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勿令臨僕尸骸也。匡得書，抱班二子而泣。班遂死於獄。

班嘗見太山府君及河伯，事在搜神記，語多不載。

卓聞紹得關東，乃悉誅紹宗族太傅隗等。當是時，豪俠多附紹，皆思為之報，州郡蠭起，莫不假其名。馥懷懼，從紹索去，往依張邈。

英雄記曰：紹以河內朱漢為都官從事。漢先時為馥所不禮，內懷怨恨，且欲邀迎紹意，擅發城郭兵圍守馥第，拔刃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大兒，槌折兩腳。紹亦立收漢，殺之。馥猶憂怖，故報紹索去。

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與邈耳語。馥在坐上，謂見圖構，無何起至溷自殺。

英雄記曰：公孫瓚擊青州黃巾賊，大破之，還屯廣宗，改易守令，冀州長吏無不望風響應，開門受之。紹自往征瓚，合戰於界橋南二十里。瓚步兵三萬餘人為方陳，騎為兩翼，左右各五千餘匹，白馬義從為中堅，亦分作兩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鎧甲，光照天地。紹令麴義以八百兵為先登，彊弩千張夾承之，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陳於後。義久在涼州，曉習羌鬭，兵皆驍銳。瓚見其兵少，便放騎欲陵蹈之。義兵皆伏楯下不

動未至數十步乃同時俱起揚塵大叫直前衝突彊弩雷發所中必倒臨陳斬瓚所署冀州刺史嚴綱甲首千餘級瓚軍敗績步騎奔走不復還營義追至界橋瓚殿兵還戰橋上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營中餘眾皆復散走紹在後未到橋十數里下馬發鞍見瓚已破不為設備惟帳下彊弩數十張大戟士百餘人自隨瓚部迸騎二千餘匹卒至便圍紹數重弓矢雨下別駕從事田豐扶紹欲卻入空垣紹以兜鍪撲地曰大丈夫當前鬥死而入牆間豈可得活乎彊弩乃亂發多所殺傷瓚騎不知是紹亦稍引卻會麴義來迎乃散去瓚每與虜戰常乘白馬追不虛發數獲戎捷虜相告云當避白馬因虜所忌簡其白馬數千匹選騎射之士號為白馬義從一曰胡夷健者常乘白馬瓚有健騎數千匹多乘白馬故以號焉紹既破瓚引軍南到薄落津方與賓客諸將共會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共覆鄴城遂殺太守栗成賊十餘部眾數萬人聚會鄴中坐上諸客有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啼泣紹容貌不變自若也賊陶升者故內黃小吏也有善心獨將部眾踰西城入閉守州門不內他賊以車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送到斥丘乃還紹到遂屯斥丘以陶升為建義中郎將乃引軍入朝歌鹿場山蒼巖谷口討于毒圍攻

五日破之斬毒及長安所署冀州牧壺壽遂尋山北行進擊諸賊左髭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氐根等皆屠其屯壁奔走得脫斬首數萬級紹復還屯鄴初平四年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岐別詣河北紹出迎於百里上拜奉帝命岐住紹營移書告瓚瓚遣使具與紹書曰趙太僕以周邵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亦爭士卒欲相危害遇光武之寬親俱陛見同輿共出時人以為榮自省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此福此誠將軍之眷而瓚之幸也麴義後恃功而驕恣紹乃殺之

初天子之立非紹意及在河東紹遣潁川郭圖使焉圖還說紹迎天子都鄴紹不從獻帝傳云沮授說紹云將軍累葉輔弼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毀壞觀諸州郡外託義兵內圖相滅未有存主恤民者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駕安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悅將從之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今英雄據有州郡眾動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至義也又於時宜大計也若不早圖必有先人者也夫權不失機功在速捷將軍其圖之紹弗能用案此書稱郭圖之計則與本傳違也

會太祖迎天子都許收河南地關中皆附紹悔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鄄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天子以紹為太尉轉為大將軍封鄴侯獻帝春秋曰紹恥班在太祖下怒曰曹操當死數矣我輒救存之今乃背恩挾天子以令我乎太祖聞而以大將軍讓於紹紹讓侯不受頃之擊破瓚於易京并其眾典略曰自此紹貢御希慢私使主簿耿包密白紹曰赤德衰盡袁為黃胤宜順天意紹以包白事示軍府將吏議者咸以包為妖妄宜誅紹乃殺包以自解九州春秋曰紹延徵北海鄭玄而不禮趙融聞之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是失君子之望也夫有為之君不敢失萬民之歡心況於君子乎失君子之望難乎以有為矣英雄記曰太祖作董卓歌辭云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於園桑如此之文則

玄無病而卒餘書不見故載錄之出長子譚為青州沮授諫紹必為禍始紹不聽曰孤欲令諸兒各據一州也九州春秋載授諫辭曰世稱一兔走衢萬人逐之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敗之戒下思逐兔分定之義紹曰孤欲令四兒各據一州以觀其能授出曰禍其始此乎譚始至青州為都督未為刺史後太祖拜為刺史其土自河而西蓋不過平原而已遂北排田楷東攻孔融曜兵海隅是時百姓無主欣戴之矣然信用群小好受近言肆志奢淫不知稼穡之艱難華彥孔順皆姦佞小人也信以為腹心王脩等備官而已然能接待賓客慕名敬士使婦弟領兵在內至令草竊市井而外虜掠田野別使兩將募兵下縣有賂者見免無者見取貧弱者多乃至於竄伏丘野之中放兵捕索如獵鳥獸邑有萬戶者著籍不盈數百收賦納稅參分不入一招命賢士不就不趣赴期安居族黨亦不能罪也又以中子熙為幽州甥高幹為并州眾數十萬以審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

諶許攸爲謀主顏良文醜爲將率簡精卒十萬騎萬匹將攻許世語曰紹步卒五萬騎八千孫盛評曰案魏武謂崔琰曰昨案貴州戶籍可得三十萬衆由此推之但冀州勝兵已如此況兼幽并及青州乎紹之大舉必悉師而起十萬近之矣獻帝傳曰紹將南師沮授田豐諫曰師出歷年百姓疲弊倉庾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氏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治器械分遣精騎鈔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也審配郭圖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明公之神武跨河朔之彊衆以伐曹氏譬若覆手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彊謂之驕兵兵義無敵驕者先滅曹氏迎天子安宮許都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彊弱曹氏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兵竊爲公懼之圖等曰武王伐紂不曰不義況兵加曹氏而云無名且公師武臣竭力將士憤怒人思自騁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慮之失也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亡也監軍之計計在持牢而

非見時知機之變也紹從之圖等因是譖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不同者昌主與臣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且御衆於外不宜知內紹疑焉乃分監軍爲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遂合而南先是太祖遣劉備詣徐州拒袁術術死備殺刺史車冑引軍屯沛紹遣騎佐之太祖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建安五年太祖自東征備田豐說紹襲太祖後紹辭以子疾不許豐舉杖擊地曰夫遭難遇之機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會惜哉太祖至擊破備備奔紹魏氏春秋載紹檄州郡文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污辱至今永爲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

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贓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僄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參咨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兗州刺史被以虎文授以偏師獎蹙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而操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逸天下知名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彊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震布衆破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後會鑾駕反旆羣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勳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脅遷省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

以目百寮鉗口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歷典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睚眥被以非罪榜楚并兼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權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肅恭而操帥將校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又署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殄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罾繳充蹊坑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爲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忠害善專爲梟雄往歲伐鼓北征公孫瓚彊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以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屯據敖倉阻河爲固乃欲以螳蜋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雷震

盧之災非虛虜府若舉大以將擬之霸余海而決其發可不再戒者哉當今炎直陵平縛兇紀鬼以制兵七万
深予言略外誘諸衛以內勸懼其策之禍因斯而作乃中臣所悉霸王之際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易哉此隙
世之辭紹進軍黎陽遣顏良攻劉延於白馬沮授又
諫紹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太祖救
延與良戰破斬良獻帝傳曰紹臨發沮授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夫勢在則威無不加
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公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兗州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為資我雖克公孫
眾實疲弊而將驕主忲軍之破敗在此舉也揚雄有言六國蚩蚩為嬴弱姬今之謂也紹渡河壁
延津南使劉備文醜挑戰太祖擊破之斬醜再戰
禽紹大將紹軍大震獻帝傳曰紹將濟河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
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眾弗可還紹弗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不反乎

萬曆十年補刊　魏志六　二十四　福九　五百六十七

遂以疾辭紹恨之乃省其部眾兵屬郭圖太祖還官渡沮授又曰北兵數
眾而果勁不及南南穀虛少而貨財不及北南利
在於急戰北利在於緩搏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
不從連營稍前逼官渡合戰太祖軍不利復壁紹
為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眾大懼太祖
乃為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眾號曰霹靂車魏氏春秋
曰以古有矢石又傳言旝動而鼓說曰旝發石也於是造發石車紹為地道欲襲太
祖營太祖輒於內為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擊
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太祖與紹相持日久百
姓疲乏多叛應紹軍食乏會紹遣淳于瓊等將兵

萬餘人北迎運車沮授說紹可遣將蔣奇別為支
軍於表以斷曹公之鈔紹復不從瓊宿烏巢去紹
軍四十里太祖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候夜
潛往攻瓊紹遣騎救之敗走破瓊等悉斬之太祖
還未至營紹將高覽張郃等率其眾降紹眾大潰
紹與譚單騎退渡河餘眾偽降盡坑之張璠漢紀云殺紹卒凡八
萬人沮授不及紹渡為人所執詣太祖獻帝傳云授大呼曰授不降也
為軍所執耳太祖與之有舊逆謂授曰分野殊異遂用圮絕不圖今日乃相禽也授對曰冀州失策以取奔北授智
力俱困宜其見禽耳太祖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當相與圖之授曰叔父母弟縣命袁氏若
蒙公靈速死為福太祖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太祖厚待之後謀還袁氏

魏志六　二十五

見殺初紹之南也田豐說紹曰曹公善用兵變化
無方眾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
河之固擁四州之眾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
其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
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
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
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
從豐懇諫紹怒甚以為沮眾械繫之紹軍既敗或
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敗
吾其死矣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

笑，遂殺之。先賢行狀曰：豐字元皓，鉅鹿人，或云勃海人。豐天姿瓌傑，權略多奇，少喪親，居喪盡哀，日月雖過，笑不至矧。博覽多識，名重州黨。初辟太尉府，舉茂才，遷侍御史。閹宦擅朝，英賢被害，豐乃棄官歸家。袁紹起義，卑辭厚幣以招致豐，豐以王室多難，志存匡救，乃應紹命，以為別駕。勸紹迎天子，紹不納。紹後用豐謀，以平公孫瓚。逢紀憚豐亮直，數讒之於紹，紹遂忌豐。紹軍之敗也，土崩奔北，師徒略盡，軍皆拊膺而泣曰：「向令田豐在此，不至於是。」紹謂逢紀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惟田別駕前諫止吾，與衆不同，吾亦慚見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初，太祖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復曰：「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尚未可知也。」孫盛曰：觀田豐、沮授之謀，雖良、平何以過之？故君貴審才，臣尚量主；君用忠良，則伯王之業隆，臣奉闇后，則覆亡之禍至：存亡榮辱，常必由茲。豐知紹將敗，敗則己必死，甘冒虎口以盡忠規，烈士之於所事，慮不存己。夫諸侯之臣，義有去就，況豐與紹非純臣乎！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言去亂邦，就有道可也。

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內多忌害，皆此類也。冀州城邑多叛，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憂死。

紹愛少子尚，貌美，欲以為後而未顯。典論曰：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妻劉氏愛尚，數稱其才，紹亦奇其貌，欲以為後，未顯而紹死。劉氏性酷妬，紹死，殭屍未殯，寵妾五人，劉盡殺之。以為死者有知，當復見紹於地下，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尚又為盡殺死者之家。

審配、逢紀與辛評、郭圖爭權，配、紀與尚比，評、圖與譚比。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為己害，緣紹素意，乃奉尚代紹位。譚至，不得立，自號車騎將軍。由是譚、尚有隙。太祖北征譚、尚。譚軍黎陽，尚少與譚兵，而使逢紀從譚。譚求益兵，配等議不與。譚怒，殺紀。英雄記曰：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出奔，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紹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與共舉事。後審配任用，與紀不睦。或有讒配於紹，紹問紀，紀稱「配天性烈直，古人之節，不宜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答曰：「先日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善之，卒不廢配。配由是更與紀為親善。

太祖渡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欲分兵益譚，恐譚遂奪其衆，乃使審配守鄴，尚自將兵助譚，與太祖相拒於黎陽。自二月至九月，大戰城下，譚、尚敗走，入城守。太祖將圍之，乃夜遁。追至鄴，收其麥，拔陰安，引軍還許。太祖南征荊州，軍至西平。譚、尚遂舉兵相攻，譚敗奔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詣太祖請救。太祖乃還救譚，十月至黎陽。魏氏春秋載劉表遺譚書曰：「天降災害，禍難殷流，尊公殂殞，四海悼心。賢胤承統，遐邇屬望，咸欲展布旅力，以投盟主，雖亡之日，猶存之願也。何寤青蠅飛於竿旌，無忌游於二壘，使股肱分為二體，胷膂絕為異身！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父子相殘，蓋有之矣；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或欲以顯宗主，或欲以固冢嗣，未有棄親即異，兀其根本，而能全於長世者也。昔齊襄復九世之讎，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於曹也；宣子之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之違難不適讎國，豈可忘先君之怨，棄至親之好，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冀州不弟之傲，既已然矣；仁君當降志辱身，以匡國為務；雖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兄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傲也。然莊公有大隧之樂，象受有鼻之封。願棄捐前忿，遠思舊義，復為母子昆弟如初。」又遺尚書曰：「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閼伯、實沈之蹤，忘常棣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僵尸流血，聞之哽咽，雖存若亡。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武有商、奄之師，皆所以翦除穢害而定王業，非強弱之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為尤，誅兄不傷義。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當唯義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為民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劣，

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評不亦美乎君遠邇克己復情當振旆長驅共獎王室若迷而不反違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誚讓之言況我同盟復能戮力為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憤踊鶡望冀聞和同之聲若其泰也則袁族其與漢升降乎如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漢晉春秋載審配獻書於譚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苟有圖危宗廟敗亂國家王綱典律親疏一也是以周公垂泣而蔽管蔡之獄季友歔欷而行鍼叔之鴆何則義重人輕事不得已也昔衞靈公廢蒯聵而立輒蒯聵為不道入戚以篡衞師伐之春秋傳曰以石曼姑之義為可以拒之是以蒯聵終獲叛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父子猶然豈況兄弟乎昔先公廢絀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為適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先公謂將軍為兄子將軍謂先公為叔父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且先公即世之日我將軍斬衰居廬而將軍齋于堊室出入之分於斯益明是時凶臣逢紀妄畫蛇足曲辭諂媚交亂懿親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旋時我將軍亦奉命承旨加以淫刑自是之後癰疽破潰骨肉無絲髮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悉遣強胡簡命名將料整器械選擇戰士殫府庫之財竭食土之

魏六　三十八

實之一所以供奉將軍何求而不備君臣相率共衞旌麾戰為行陳為常士顛頓倉庫窮判民物上下欣戴莫敢告勞何則推終懷忠赤之情盡家家所之許脅蒿轉東不相為屬謂為將軍心合意同君齊一體必書并成傳敦與定寧家何為凶陰覺應之人意歸無端讒導盡制至今將軍鄙然敗蟲忘孝友之仁聽豺狼之謀誣先公廢立之言通近者在喪之位猜綱紀之理不顧逆順之節擅易州之上欲當先公之繼遂內兵勤猜君殺使交尸蔑原探民焉野或有覺[illegible]唐割[illegible]館寬[illegible]號於常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賜秦胡財物婦女豫有分界或聞告令吏士云孤雖有老母輒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驚愕失氣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懣於堂室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歎無所措其手足念欲靜師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貽太夫人不測之患隕先公高世之業且三軍憤慨人懷私怒我將軍辭不獲已以及館陶之役是時外為禦難內實乞罪既不見赦而屠各二三其心臨陣叛戾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敵引軍奔避不敢告辭亦謂將軍當少垂親親之仁貺以緩追之惠而乃尋躡迫脅無所逃命因欲必殲以手斬行而將軍師旅土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又望

將軍改往修來克己復禮追還孔懷如初之愛而縱情肆怒趣破家門企踵鶴立連結外讎散鋒放火播增毒螫煙相望涉血千里遺城厄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遂引軍東轅保正疆場雖近郊壘未侵境域然望旌麾能不永歎配等備先公家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干國亂家禮有常刑故奮敝州之賦以除將軍之疾若乃天啟于心早行其誅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袒躬布體以待斧鉞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國斃圖頭不縣軍不旋踵願將軍詳度事宜錫以環玦譚得書悵然登城而泣既劫於郭圖亦以兵鋒累交遂戰不解

尚聞太祖北釋平原還其將呂曠呂翔叛尚歸太祖譚復陰刻將軍印假曠翔太祖知譚詐與結婚以安之乃引軍還尚使審配蘇由守鄴復攻譚平原太祖進軍將攻鄴到洹水去鄴五十里由欲為內應謀泄與配戰城中敗出奔太祖太祖遂

萬曆十年補刊　魏六　三十九

進攻之為地道配亦於內作塹以當之配將馮禮開突門內太祖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突中柵門柵門閉入者皆沒太祖遂圍之為塹周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而笑之不出爭利太祖一夜掘之廣深二丈決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兵萬餘人還救之依西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滏水舉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火相應配出兵城北欲與尚對決圍太祖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依曲漳為營太祖遂圍之未合尚懼遣陰夔陳

琳乞降，不聽。尚還走濫口，進復圍之急。其將馬延等臨陳降，衆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其家，城中崩沮。配兄子榮守東門，夜開門內太祖兵，與配戰城中，生禽配。配聲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

先賢行狀曰：配字正南，魏郡人，以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袁紹領冀州，委以腹心之任，以為治中別駕，并總幕府。初，譚之去，皆呼辛毗、郭圖家得出，而辛評家獨被收。及配兄子開城門內兵，時配在城東南角樓上，望見太祖兵入，忿辛、郭壞敗冀州，乃遣人馳詣鄴獄，指殺仲治家。是時，辛毗在軍，聞門開，馳走詣獄，欲解其兄家，兄家已死。是日生縛配，將詣帳下，辛毗等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有頃，公引見，謂配曰：知誰開卿城門？配曰：不知也。曰：自卿子榮耳。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此！公復謂曰：曩日孤之行圍，何弩之多也？配曰：恨其少耳！公曰：卿忠於袁氏父子，亦自不得不爾也。有意欲活之。配既無撓辭，而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初，冀州人張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善，笑謂配曰：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為降虜，審配為忠臣，雖死，豈若汝生邪！臨行刑，叱持兵者令北向，曰：我君在北。樂資山陽公載記及袁暐獻帝春秋並云太祖兵入城，審配戰於門中，既敗，逃于井中，於井獲之。臣松之以為配一代之烈士，袁氏之死臣，豈當數窮之日，方逃身於井，此之難信，誠為易了。不知資、暐之徒竟為何人，未能識別然否，而輕弄翰墨，妄生異端，以行其書。如此之類，正足以誣罔視聽，疑誤後生矣。寔史籍之罪人，達學之所不取者也。

高幹以并州降，復以幹為刺史。太祖之圍鄴也，譚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尚於中山。尚走故安從熙，譚悉收其衆。太祖將討之，譚乃拔平原，并南皮，自屯龍湊。十二月，太祖軍其門，譚不出，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十年正月，攻拔之，斬譚及圖等。熙、尚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丸。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命者斬！衆莫敢語，各以次歃。至別駕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於曹氏，所弗能為也。一坐為珩失色。觸曰：夫興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勵事君。高幹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遣樂進、李典擊之，未拔。十一年，太祖征幹。幹乃留其將夏昭、鄧升守城，自詣匈奴單于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捕斬之。

典略曰：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封侯；其妻哭於室，以為琰富貴將更娶妾媵而奪己愛故也。

十二年，太祖至遼西擊烏丸。尚、熙與烏丸逆軍戰，敗走奔遼東，公孫康誘斬之，送其首。

典略曰：尚為人有勇力，欲奪取康衆，與熙謀曰：今到，康必相見，欲與兄手擊之，有遼東猶可以自廣。康亦心計曰：今不取熙、尚，無以為說於國家。乃先置其精勇於廄中，然後請熙、尚。熙、尚入，康伏兵出，皆縛之，坐於凍地。尚寒，求席，熙曰：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為！遂斬首。譚，字顯思。熙，字顯奕。尚，字顯甫。吳書曰：尚有弟名買，與尚俱走遼東。曹瞞傳云：買，尚兄子。未詳。

太祖高韓珩節，屢辟不至，卒於家。

先賢行狀曰：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孝悌焉。

袁術字公路，司空逢子，紹之從弟也。以俠氣聞。舉

孝廉除郎中歷職內外後為折衝校尉虎賁中郎將董卓之將廢帝以術為後將軍術亦畏卓之禍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術得據其郡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斂無度百姓苦之既與紹有隙又與劉表不平而北連公孫瓚紹與瓚不和而南連劉表其兄弟攜貳舍近交遠如此吳書曰時議者以靈帝失道使天下叛亂少帝幼弱為賊臣所立又不識母氏所出幽州牧劉虞宿有德望紹等欲立之以安當時使人報術術觀漢室衰陵陰懷異志故外託公義以拒紹紹復與術書曰前與韓文節共建永世之道欲海內見再興之主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脈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蹙死於西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胥可復北面乎違天不祥願詳思之術荅曰聖主聰叡有周成之質賊卓因危亂之際威服百寮此乃漢家小厄之會亂尚未厭復欲興之乃云今主無血脈之屬豈不誣乎先人以來奕世相承忠義為先太傅公仁慈惻隱雖知賊卓必為禍害以信徇義不忍去也門戶滅絕死亡流漫幸蒙遠近來相赴助不因此時上討國賊下刷家恥而圖於此非所聞也又曰室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為豈國家哉君命天也天不可讎況非君命乎懇懇忠誠志在滅卓不識其他引軍入陳留太祖與紹合擊大破術軍術以餘衆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溫領其州臣松之案英雄記陳溫字元悌汝南人先為揚州刺史自病死袁紹遣袁遺領州敗散奔沛國為兵所殺袁術更用陳瑀為揚州瑀字公瑋下邳人瑀既領州而術敗於封丘南向壽春瑀拒術不納術退保陰陵更合軍攻瑀瑀懼走歸下邳如此則溫不為術所殺與本傳不同以張勳橋蕤等為大將軍李傕入長安欲結術為援以術為左將軍封陽翟侯假節遣太傅馬日磾因

循行拜授術奪日磾節拘留不遣三輔決錄注曰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與楊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術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條軍中十餘人使促辟之日磾謂術曰卿家先世諸公辟士云何而言促之謂公府掾可劫得乎從術求去而術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恚而死時沛相下邳陳珪故太尉球弟子也術與珪俱公族子孫少共交游書與珪曰昔秦失其政天下羣雄爭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其歸今世事紛擾復有瓦解之勢矣誠英乂有為之時也與足下舊交豈肯左右之乎若集大事子實為吾心膂珪中子應時在下邳術並脅質應圖必致珪珪荅書曰昔秦末世肆暴恣情虐流天下毒被生民下不堪命故遂土崩今雖季世未有亡秦苛暴之亂也曹將軍神武應期興復典刑將撥平凶慝清定海內信有徵矣以為足下當勠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豈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吾備舊知故陳至情雖逆於耳骨肉之惠也欲吾營私阿附有犯死不能也興平二年冬天子敗於曹陽術會羣下謂曰今劉氏微弱海內鼎沸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意如何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

之韋毅明公雖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術嘿然不悅用河內張炯之符命遂僭號典略曰術以袁姓出陳陳舜之後以土承火得應運之次又見讖文云代漢者當塗高也自以名字當之乃建號稱仲氏以九江太守為淮南尹置公卿祠南北郊荒侈滋甚後宮數百皆服綺縠餘粱肉而士卒凍餒江淮閒空盡人民相食九州春秋曰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亂揚州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害其寵語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以為然後見術輒垂涕術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人因共絞殺懸之廁梁術誠以為不得志而死乃厚加殯斂術前為呂布所破後為太祖所敗奔其部曲雷薄陳蘭於灊山復為所拒憂懼不知所出將歸帝號於紹欲至青州從袁譚發病道死魏書曰術歸帝號於紹曰漢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與周之末年七國分勢無異卒彊者兼之耳加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民戶百萬以彊則無與比大論德則無與比高曹操雖欲扶衰拯弱安能續絕命救已滅乎紹陰然之吳書曰術既為雷薄等所拒留住三日士眾絕糧乃還至江亭去壽春八十里問廚下尚有麥屑三十斛時盛暑欲得蜜漿又無蜜坐櫺床上歎息良久乃大咤曰袁術至於此乎因頓伏床下嘔血斗餘而死妻子依術故吏廬江太守劉勳孫策破勳復見收視術女入孫權宮子燿拜郎中燿女又配於權子奮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少知名號八俊張璠漢紀曰表與同郡人張隱薛郁王訪宣靖公緒恭劉祗田林為八交或謂之八顧漢末名士錄云表與汝南陳翔字仲麟范滂字孟博魯國孔昱字世元勃海苑康字仲真山陽檀敷字文友張儉字元節南陽岑晊字公孝為八交謝承漢書曰表受學於同郡王暢暢為南陽太守行過乎儉表時年十七進諫曰奢不僭上儉不逼下蓋中庸之道是故蘧伯玉恥獨為君子府君若不師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遺於世暢答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且以矯俗也長八尺餘姿貌甚偉以大將軍掾為北軍中候靈帝崩代王叡為荊州刺史是時山東兵起表亦合兵軍襄陽司馬彪戰略曰劉表之初為荊州也江南宗賊盛袁術屯魯陽盡有南陽之眾吳人蘇代領長沙太守貝羽為華容長各阻兵作亂表初到單馬入宜城而延中廬人蒯良蒯越襄陽人蔡瑁與謀表曰宗賊甚盛而眾不附袁術因之禍今至矣吾欲徵兵恐不集其策安出良曰眾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從而問興兵與策乎表顧問越越曰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術勇而無斷蘇代貝羽皆武人不足慮宗賊帥多貪暴為下所患越有所素養者使示之以利必以眾來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盛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眾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術等雖至無能為也表曰子柔之言雍季之論也異度之計臼犯之謀也遂使越遣人誘宗賊至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襲取其眾或即授部曲唯江夏賊張虎陳生擁眾據襄陽表乃使越與龐季單騎往說降之江南遂悉平袁術之在南陽也與孫堅合從欲襲奪表州使堅攻表堅為流矢所中死軍敗術遂不能勝表李傕郭汜入長安欲連表為援乃以表為鎮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假節天子都許表雖遣使貢獻然北與袁紹相結治中鄧羲諫表表不聽漢晉春秋曰表答羲曰內不失貢職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達義也治中獨何怪乎羲辭疾而退終表之世張濟引兵入荊州界攻穰城為流矢所中死荊州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

嘉靖己未年 監生李之芳刊

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遂服從長沙太守張羨叛表英雄記曰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長甚得江湘間心然性屈強不順表薄其爲人不甚禮也羨由是懷恨遂叛表焉表圍之連年不下羨病死長沙復立其子懌表遂攻幷懌南收零桂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英雄記曰州界羣寇既盡表乃開立學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闓宋忠等撰五經章句謂之後定太祖與袁紹方相持於官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而不至亦不佐太祖欲保江漢間觀天下變從事中郎韓嵩別駕劉先說表曰豪傑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將軍若欲有爲起乘其弊

可也若不然固將擇所從將軍擁十萬之衆安坐而觀望夫見賢而不能助請和而不得此兩怨必集於將軍將軍不得中立矣夫以曹公之明哲天下賢俊皆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稱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故爲將軍計者不若舉州以附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表大將蒯越亦勸表表狐疑乃遣嵩詣太祖以觀虛實嵩還深陳太祖威德說表遣子入質表疑嵩反爲太祖說大怒欲殺嵩考殺隨嵩行者知嵩無他意乃止傅子曰初表謂嵩曰今天下大亂未知所定曹公擁

天子都許君爲我觀其釁嵩對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事君爲君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唯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至明必濟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必享百世之利楚國實受其祐使嵩可也設計未定嵩使京師天子假嵩一官則天子之臣而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爲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爲將軍死也唯將軍重思無負嵩表遂使之果如所言天子拜嵩侍中遷零陵太守還稱朝廷曹公之德也表以爲懷貳大會寮屬數百人陳兵見嵩盛怒持節將斬之數曰韓嵩敢懷貳邪衆皆恐欲令嵩謝嵩不動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怒不已其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弗誅而囚之表雖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皆此類也劉備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漢晉春秋曰太祖之始征柳城劉備說表使襲許表不從及太祖還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爲失此大會也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建安十三年太祖征表未至表病死初表及

妻愛少子琮欲以爲後而蔡瑁張允爲之支黨乃出長子琦爲江夏太守衆遂奉琮爲嗣琦與琮遂爲讎隙典略曰表疾病琦還省疾琦性慈孝瑁允恐其見表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乃謂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爲國東藩其任至重今釋衆而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心以增其疾非孝敬也遂遏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越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太祖琮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爲不可乎巽對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禦國家其勢弗當也以劉備而敵曹公又弗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吾不

若也巽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乎則雖保楚地不足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禦曹公乎則備不爲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太祖軍到襄陽琮舉州降備奔走夏口

傅子曰巽字公悌瓌偉博達有知人鑒辟公府拜尚書郎後客荊州以說劉琮之功賜爵關內侯文帝時爲侍中太和中卒巽在荊州目龐統爲半英雄證裴潛終以清行顯統遂附劉備見待次於諸葛亮潛位至尚書令並有名德及在魏朝魏諷以才智聞巽謂之必反卒如其言巽弟子嘏別有傳〇漢晉春秋曰王威說劉琮曰曹操得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解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即威震天下坐而虎步中夏雖廣可傳檄而定非徒收一勝之功保守今日而已此難遇之機不可失也琮不納〇搜神記曰建安初荊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孑遺言自中興以來荊州獨全及劉表爲牧民又豐樂至建安八年九年當始衰始衰者謂劉表妻死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孑遺者表當又死因以喪破也是時華容有女子忽啼呼云荊州將有大喪言語過差縣以爲妖言繫獄月餘忽於獄中哭曰劉荊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百里即遣馬吏驗視而劉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爲貴人後無幾太祖平荊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賢爲荊州刺史

太祖以琮爲青州刺史封列侯

魏武故事載令曰楚有江漢山川之險後服先彊與秦爭衡荊州則其故地劉鎮南久用其民矣身沒之後諸子鼎峙雖終難全猶可引日青州刺史琮心高志潔智深慮廣輕榮重義薄利厚德蔑萬里之業忽三軍之衆篤中正之體敦令名之譽上耀先君之遺塵下圖不朽之餘祚鮑永之棄并州竇融之離五郡未足以喻也雖封列侯一州之位猶恨此寵未副其人而比有牋求還州監史雖尊秩祿未優今聽所執表琮爲諫議大夫參同軍事

蒯越等侯者十五人越爲光祿勳

傅子曰越蒯通之後也深中足智魁傑有雄姿大將軍何進聞其名辟爲東曹掾越勸進誅諸閹官進猶豫不決越知進必敗求出爲汝陽令佐劉表平定境內表得以彊大詔書拜章陵太守封樊亭侯荊州平太祖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荊州喜得蒯異度耳建安十九年卒臨終與太祖書託以門戶太祖報書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

嵩大鴻臚

先賢行狀曰嵩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知世將亂不應三公之命與同好數人隱居於酈西山中黃巾起嵩避難南方劉表逼以爲別駕轉從事中郎表郊祀天地嵩正諫不從漸見違忤奉使到許事在前注荊州平太祖以嵩疾病就在所拜授大鴻臚印

羲侍中

羲章陵人

先尚書令其餘多至大官

零陵先賢傳曰先字始宗博學彊記尤好黃老言明習漢家典故爲劉表別駕奉章詣許見太祖時賓客並會太祖問先劉牧如何郊天也先對曰劉牧託漢室肺腑處牧伯之位而遭王道未平羣凶塞路抱玉帛而無所聘頫修章表而不得通是以郊天祀地昭告赤誠太祖曰羣凶爲誰先曰舉目皆是太祖曰今孤有熊羆之士步騎十萬奉辭伐罪誰敢不服先曰漢道陵遲羣生憔悴既無忠義之士翼戴天子綏寧海內使萬邦歸德而阻兵安忍曰莫己若即蚩尤智伯復見於今也太祖嘿然拜先武陵太守荊州平先始爲漢尚書後爲魏國尚書令先甥同郡周不疑字元直零陵人先賢傳稱不疑幼有異才聰明敏達太祖欲以女妻之不疑不敢當太祖愛子倉舒夙有才智謂可與不疑爲儔及倉舒卒太祖心忌不疑欲除之文帝諫以爲不可太祖曰此人非汝所能駕御也乃遣刺客殺之〇摯虞文章志曰不疑死時年十七著文論四首〇世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至晉太康中表冢見發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聞數里

評曰董卓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已來殆未之有也

英雄記曰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卓而銅人毀世有卓而大亂作大亂作而卓身滅抑有以也

袁術奢淫放肆榮不終己自取之也

臣松之以爲桀紂無道秦莽縱虐皆多歷年所然後衆惡乃著董卓自竊權柄至于隕斃計其日月未盈三周而禍崇山岳毒流四海其殘賊之性寔豺狼不若書契未有斯言爲當但評既曰賊忍又云不仁賊忍不仁於辭爲重袁術無毫芒之功纖介之善而猖狂于時妄自尊立固義夫之所扼腕人鬼之所同疾雖復恭儉節用而猶必覆亡不暇而評但云奢淫不終未足見其大惡

袁紹劉表咸有威容器觀知名當

世表蹻陽漢南紹膺揚河朔然外寬內忌好謀
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廢嫡立庶舍
禮崇愛至於後嗣顛蹙社稷傾覆非不幸也昔項
羽背范增之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田豐乃甚於
羽遠矣

董二袁劉傳第六　魏書　國志六

三國志六

呂布張邈臧洪傳第七　魏書　國志七

呂布傳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驍武給并州刺
史丁原原為騎都尉屯河內以布為主簿大見親待
靈帝崩原將兵詣洛陽英雄記曰原字建陽本出自寒家為人麤略有武勇善騎射為南縣吏受使不辭難有警急追寇虜輒在其前裁知書少有吏用與何進謀誅諸黃門
拜執金吾進敗董卓入京都將為亂欲殺原并其
兵眾卓以布見信於原誘布令殺原布斬原首詣
卓卓以布為騎都尉甚愛信之誓為父子布便弓
馬膂力過人號為飛將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
[illegible]九字一[illegible]
卓自以遇人無禮恐人謀己行止常以布自衛然卓性
剛而褊忿不思難嘗小失意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
詩曰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注拳力也為卓顧謝卓意亦解由是陰怨卓卓常
使布守中閤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發覺心不自安先
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壯健厚接納之後布詣允陳卓
幾見殺狀時允與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是以告布使為
內應布曰奈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
憂死不暇何謂父子布遂許之手刃刺卓語在卓傳
允以布為奮威將軍假節儀比三司進封溫侯共秉
朝政布自殺卓後畏惡涼州人涼州人皆怨由是

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城。英雄記曰：郭汜在城北。布開城門，將兵就汜，言「且卻兵，但身決勝負」。汜、布乃獨共對戰，布以矛刺中汜，汜後騎遂前救汜，汜、布遂各兩罷。布不能拒，李傕等遂入長安。卓死後六旬，布亦敗。臣松之案：英雄記曰：布以四月二十三日殺卓，六月一日敗，時又無閏，不及六旬。將數百騎出武關，欲詣袁術。布自以殺卓為術報讎，欲以德之。術惡其反覆，拒而不受。北詣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布有良馬曰赤兔。曹瞞傳曰：時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常與其親近成廉、魏越等陷鋒突陳，遂破燕軍。而求益兵眾，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其意，從紹求去。紹恐還為己害，遣壯士夜掩殺布，不獲。事露，布走河內。英雄記曰：布自以有功於袁氏，輕傲紹下諸將，以為擅相署置，不足貴也。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言當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布使止於帳側，偽使人於帳中鼓箏。紹兵臥，布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床被，謂為已死。明日，紹訊問，知布尚在，乃閉城門。布遂引去。與張楊合。紹令眾追之，皆畏布，莫敢逼近者。英雄記曰：楊及部曲諸將，皆受傕、汜購募，共圖布。布聞之，謂楊曰：「布，卿州里也。卿殺布，於卿弱。不如賣布，可極得汜、傕爵寵。」楊於是外許汜、傕，內實保護布。汜、傕患之，更下大封詔書，以布為潁川太守。

張邈字孟卓，東平壽張人也。少以俠聞，振窮救急，傾家無愛，士多歸之。太祖、袁紹皆與邈友。辟公府，以高第拜騎都尉，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太祖與邈首舉義兵。汴水之戰，邈遣衛茲將兵隨太祖。袁紹既為盟主，有驕矜色，邈正議責紹。紹使太祖殺邈，太祖不聽，責紹曰：「孟卓，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也。」邈知之，益德太祖。太祖之征陶謙，勑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後還，見邈，垂泣相對。其親如此。呂布之捨袁紹從張楊也，過邈臨別，把手共誓。紹聞之，大恨。邈畏太祖終為紹擊己也，心不自安。興平元年，太祖復征謙，邈弟超與太祖將陳宮、從事中郎許汜、王楷共謀叛太祖。宮說邈曰：「今雄傑並起，天下分崩，君以千里之眾，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眄，亦足以為人豪，而反制於人，不以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共牧兗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之變通，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太祖初使宮將兵留屯東郡，遂以其眾東迎布為兗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唯鄄城、東阿、范為太祖守。太祖引軍還，與布戰於濮陽，太祖軍不利，相持百餘日。是時歲旱蟲蝗，少穀，百姓相食，布東屯山陽。二年間，太祖乃盡復收諸城，擊破布於鉅野。布東奔劉備。英雄記曰：布見備，甚敬之，謂備曰：「我與卿同邊地人也。布見關東起兵，欲誅董卓。布殺卓東出，關東諸將無安布者，皆欲殺布耳。」請備於帳中坐婦床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為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說。邈從

布留超將家屬屯雍丘太祖攻圍數月屠之斬超及其家邈詣袁術請救未至自爲其兵所殺獻帝春秋曰袁術議稱尊號邈謂術曰漢據火德絕而復揚德澤豐流誕生明公公居軸處中入則享于上爵出則爲衆目之所屬華霍不能增其高淵泉不能同其量可謂巍巍蕩蕩無與爲貳何爲捨此而欲稱制恐福不盈眥禍將溢世莊周之稱郊祭犧牛養飼經年衣以文繡宰執鸞刀以入廟門當此之時求爲孤犢不可得也按本傳邈詣術未至而死而此云諫稱尊號未詳孰是備東擊術布襲取下邳備還歸布布遣備屯小沛布自稱徐州刺史英雄記曰布初入徐州書與袁術術報書曰昔董卓作亂破壞王室禍害術門戶術舉兵關東未能屠裂卓將軍誅卓送其頭首爲術埽滅讎恥使術明目於當世死生不愧其功一也昔將金元休向兗州甫詣封部爲曹操逆所拒破流離迸走幾至滅亡將軍破兗州術復明目於遐邇其功二也術生年已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術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生死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迎逢道路非直此止當駱驛復致若兵器戰具佗所乏少大小唯命布得書大悅遂造下邳英雄記曰元休名尚京兆人也尚與同郡韋休甫第五文休俱著名號爲三休尚獻帝初爲兗州刺史東之郡而太祖已臨兗州尚南依袁術術僭號欲以爲太尉不敢顯言私使人諷之尚無屈意術亦不敢彊也建安初尚逃還爲術所害其後尚喪與太傅馬日磾喪俱至京師天子嘉尚忠烈爲之咨嗟詔百官弔祭拜子瑋郎中而日磾不與焉英雄記曰布水陸東下軍到下邳西四十里備中郎將丹楊許耽夜遣司馬章誑來詣布言張益德與下邳相曹豹共爭益德殺豹城中大亂不相信丹楊兵有千人屯西白城門內聞將軍來東大小踊躍如復更生將軍兵向城西門丹楊軍便開門內將軍矣布遂夜進晨到城下天明丹楊兵悉開門內布兵布於門上坐步騎放火大破益德兵獲備妻子軍資及部曲將吏士家口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時布將河內郝萌反將兵入布所治下邳府詣廳事閤外同聲大呼攻閤閤堅不得入布不知反者爲誰直牽婦科頭袒衣相將從溷上排壁出詣都督高順營直排順門入順問將軍有所隱不布言河內兒聲順言此郝萌

魏書七

順即嚴兵入府弓弩並射萌衆萌衆亂走天明還故營萌將曹性反萌與對戰萌刺傷性性斫萌一臂順斫萌首牀輿性送詣布布問性言萌受袁術謀謀者悉誰性言陳宮同謀時宮在坐上面赤傍人悉覺之布以宮大將不問也性言萌常以此問性言呂將軍大將有神不可擊也不意萌狂惑不止布謂性曰卿健兒也善養視之創愈使安撫萌故營領其衆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以攻備備求救於布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太山諸將吾爲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嚴步兵千騎二百馳往赴備靈等聞布至皆斂兵不敢復攻布於沛西南一里安屯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共飲食布謂靈等曰玄德布弟也弟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鬭但喜解鬭耳布令門候於營門中舉一隻戟布言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一發中者諸軍當解去不中可留決鬭布舉弓射戟正中小支諸將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欲結布爲援乃爲子索布女布許之術遣使韓胤以僭號議告布并求迎婦沛相陳珪恐術布成婚則徐揚合從將爲國難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讚國政威靈命世將征四海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圖太山之安今與術結婚受天下不義之名必有累卵之危布亦怨術初不已受也女已在塗

追還絕婚械送韓胤梟首許市珪欲使子登詣太祖布不肯遣會使者至拜布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往并令奉章謝恩英雄記曰初天子在河東有手筆版書召布來迎布軍無畜不能自致遣使上書朝廷以布為平東將軍封平陶侯使人於山陽界亡失文字太祖又手書厚加慰勞布說起迎天子當平定天下意并詔書購捕公孫瓚袁術韓暹楊奉等布大喜復遣使上書於天子曰臣本當迎大駕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許臣前與操交兵今操保傅陛下臣為外將欲以兵自隨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州進退未敢自寧答太祖曰布獲罪之人分為誅首手命慰勞厚見褒獎重見購捕袁術等詔書布當以命為效太祖更遣奉車都尉王則為使者齎詔書又封平東將軍印綬來拜布太祖又手書與布曰山陽屯送將軍所失大封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為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紫綬以藉心將軍所使不良袁術稱天子將軍止之而使不通章朝廷信將軍使復重上以相明忠誠布乃遣登奉章謝恩并以一好綬答太祖登見太祖因陳布勇而無計輕於去就宜早圖之太祖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能究其情也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太祖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登陰合部衆以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一獲而卿父子並顯重為卿所賣耳卿為吾言其說云何登不為動容徐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也譬如養鷹饑則為用飽則揚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術怒與韓暹楊奉等連勢遣大將張勳攻布布謂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為之柰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軍耳策謀不素定不能相維持子登策之比之連雞勢不俱棲可解離也布用珪策遣人說暹奉使與己并力共擊術軍軍資所有悉許暹奉於是暹奉從之勳大破敗九州春秋曰布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拔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當垂竹帛今袁術造逆當共誅討奈何與賊臣還共伐布布有殺卓之功與二將軍俱為功臣可因今共擊破術建功於天下此時不可失也暹奉得書即迴計從布布進軍去勳等營百步暹奉兵同時並發斬十將首殺傷墮水死者不可勝數英雄記曰布後又與暹奉二軍向壽春水陸並進所過虜略到鍾離大獲而還既渡淮北留書與術曰足下恃軍強盛常言猛將武士欲相吞滅每抑止之耳布雖無勇虎步淮南一時之間足下鼠竄壽春無出頭者猛將武士為悉何在足下喜為大言以誣天下天下之人安可盡誣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造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遠可復相聞布渡畢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於水北大咍笑之而還時有東海蕭建為琅邪相治莒保城自守不與布通布與建書曰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耳布殺卓來詣關東欲求兵西迎大駕光復洛京諸將自還相攻莫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莒與下邳相去不遠宜當共通君如自遂以為郡郡作帝縣縣自王也昔樂毅攻齊呼吸下齊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二城不下所以然者中有田單故也布雖非樂毅君亦非田單可取布書與智者詳共議之建得書即遣主簿齎牋上禮貢良馬五匹建尋為臧霸所襲破得建資實布聞之自將步騎向莒高順諫曰將軍躬殺董卓威震夷狄端坐顧盼遠近自然畏服不宜輕自出軍如或不捷損名非小布不從霸畏布鈔暴果登城拒守布不能拔引還下邳霸後復與布和

建安三年布復叛為術遣高順攻劉備於沛破之太祖遣夏侯惇救備為順所敗太祖自征

布至其城下，遺布書，爲陳禍福。布欲降，陳宮等自以負罪深，沮其計。獻帝春秋曰：太祖軍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擊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攻，蹙著泗水中。及太祖軍攻之急，布於白門樓上謂軍士曰：卿曹無相困，我自首當明公。陳宮曰：逆賊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之，若卵投石，豈可得全也！布遣人求救于術，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還保城，不敢出。英雄記曰：布遣許汜、王楷告急於術。術曰：布不與我女，理自當敗，何爲復來相聞邪？汜、楷曰：明上今不救布，爲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時僭號，故呼爲明上。術乃嚴兵爲布作聲援。布恐術爲女不至，故不遣兵救也，以綿纏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術，與太祖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還城。布欲令陳宮、高順守城，自將騎斷太祖糧道。布妻謂曰：將軍自出斷曹公糧道是也。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如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願將軍諦計之，無爲宮等所誤也。妾昔在長安，已爲將軍所棄，賴得龐舒私藏妾身耳，今不須顧妾也。布得妻言，愁悶不能自決。魏氏春秋曰：陳宮謂布曰：曹公遠來，勢不能久。若將軍以步騎出屯，爲勢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來攻城，將軍爲救於外。不過旬日，軍食必盡，擊之可破。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來。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公，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爲將軍妻哉！布乃止。術亦不能救。布雖驍猛，然無謀而多猜忌，不能制御其黨，但信諸將。諸將各異意自疑，故每戰多敗。太祖塹圍之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宋憲、魏續縛陳宮，將其衆降。九州春秋曰：初，布騎將侯成遣客牧馬十五匹，客悉驅馬去，向沛城，欲歸劉備。成自將騎逐之，悉得馬還。諸將合禮賀成，成釀五六斛酒，獵得十餘頭豬，未飲食，先持半豬五斗酒自入詣布前，跪言：閒蒙將軍恩，逐得所失馬，諸將來相賀，自釀少酒，獵得豬，未敢飲食，先奉上微意。布大怒曰：布禁酒，卿釀酒，諸將共飲食作兄弟，共謀殺布邪？成大懼而去，棄所釀酒，還諸將禮。由是自疑，會太祖圍下邳，成遂領衆降。布與其麾下登

白門樓。兵圍急，乃下降。遂生縛布，布曰：縛太急，小緩之。太祖曰：縛虎不得不急也。布請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天下不足憂。明公將步，令布將騎，則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有疑色。劉備進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及董太師乎！太祖頷之。布因指備曰：是兒最叵信者。英雄記曰：布謂太祖曰：布待諸將厚也，諸將臨急皆叛布耳。太祖曰：卿背妻，愛諸將婦，何以爲厚？布默然。獻帝春秋曰：布問太祖：明公何瘦？太祖曰：君何以識孤？布曰：昔在洛，會溫氏園。太祖曰：然。孤忘之矣。所以瘦，恨不早相得故也。布曰：齊桓舍射鉤，使管仲相；今使布竭股肱之力，爲公前驅，可乎？布縛急，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坐客，我爲執虜，不能一言以相寬乎？太祖笑曰：何不相語，而訴明使君乎？意欲活之，命使寬縛。主簿王必趨進曰：布，勍虜也。其衆近在外，不可寬也。太祖曰：本欲相緩，主簿復不聽，如之何？於是縊殺布。布與宮、順等皆梟首送許，然後葬之。英雄記曰：順爲人清白有威嚴，不飲酒，不受饋遺。所將七百餘兵，號爲千人，鎧甲鬬具皆精練齊整，每所攻擊無不破者，名爲陷陳營。順每諫布，言凡破家亡國，非無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見用耳。將軍舉動，不肯詳思，輒喜言誤，誤不可數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布從郝萌反後，更疏順。以魏續有內外之親，悉奪順所將兵以與續。及當攻戰，故令順將續所領兵，順亦終無恨意。太祖之禽宮也，問宮欲活老母及女不？宮對曰：宮聞孝治天下者不絕人之親，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太祖召養其母終其身，嫁其女。魚氏典略曰：陳宮字公臺，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及天下亂，始隨太祖，後自疑，乃從呂布，爲布畫策，布每不從其計。下邳敗，軍士執布及宮，太祖皆見之，與語平生，故布有求活之言。太祖謂宮曰：公臺，卿平常自謂智計有餘，今竟何如？宮顧指布曰：但坐此人不從宮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未

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之存否在明公也太祖曰若卿妻子何宮曰宮聞將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之存否亦在明公也太祖未復言宮曰請出就戮以明軍法遂趨出不可止太祖泣而送之宮不還顧宮死後太祖待其家皆厚於初

陳登者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又掎角呂布有功加伏波將軍年三十九卒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謂表曰許君論是非表曰欲言非此君為善士不宜虛言欲言是元龍名重天下備問汜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主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先賢行狀曰登忠亮高爽沈深有大略少有扶世濟民之志博覽載籍雅有文藝舊典文章莫不貫綜年二十五舉孝廉除東陽長養耆育孤視民如傷是時世荒民饑州牧陶謙表登為典農校尉乃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秔稻豐積奉使到許太祖以登為廣陵太守令陰合衆以圖呂布登在廣陵明審賞罰威信宣布海賊薛州之羣萬有餘戶束手歸命未及期年功化以就百姓畏而愛之登曰此可用矣太祖到下邳登率郡兵為軍先驅時登諸弟在下邳城中布乃質執登三弟欲求和同

登執意不撓進圍日急布刺姦張弘懼於後累夜將登三弟出就登布既伏誅登以功加拜伏波將軍甚得江淮間歡心於是有吞滅江南之志孫策遣軍攻登於匡琦城賊初到旌甲覆水羣下咸以今賊衆十倍於郡兵恐不能抗可引軍避之與其空城水人居陸不能久處必尋引去登厲聲曰吾受國命來鎮此土昔馬文淵之在斯位能南平百越北滅羣狄吾既不能遏除凶慝何逃寇之為邪吾其出命以報國仗義以整亂天道與順克之必矣乃閉門自守示弱不與戰將士銜聲寂若無人登乘城望形勢知其可擊乃申令將士宿整兵器昧爽開南門引軍詣賊營步騎鈔其後賊周章方結陳不得還船登手執軍鼓縱兵乘之賊遂大破皆棄船迸走登乘勝追奔斬虜以萬數賊忿喪軍尋復大興兵向登登以兵不敵使功曹陳矯求救於太祖登密去城十里治軍營處所令多取柴薪兩束一聚相去十步縱橫成行令夜俱起火火然其聚城上稱慶若大軍到賊望火驚潰登勒兵追奔斬首萬級遷登為東城太守廣陵吏民佩其恩德共拔郡隨登老弱襁負而追之登曉語令還曰太守在卿郡頻致吳寇幸而克濟諸卿何患無令君乎孫權遂跨有江外太祖每臨大江而歎恨不早用

陳元龍計而令封豕養其爪牙文帝追美登功拜登息肅為郎中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旻歷匈奴中郎將中山太原太守所在有名

謝承後漢書曰旻有幹事才達於從政為漢良吏初從徐州從事辟司徒府除盧長郯令揚州刺史丹楊太守是時邊方有警羌胡出寇三府舉能遷旻為匈奴中郎將討賊有功徵拜議郎還京師見太尉袁逢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旻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為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其國大小道里近遠人數多少風俗燥溼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名種不與中國同者悉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旻轉拜長水校尉終太原太守

洪體貌魁梧有異於人舉孝廉為郎時選三署郎以補縣長琅邪趙昱為莒長東萊劉繇下邑長東海王朗菑丘長洪即丘長靈帝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

超請洪為功曹董卓殺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未梟此誠天下義烈報恩效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民殷富若動枹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為天下倡先義之大者也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亦素有心會于酸棗邈謂超曰聞弟為郡守政教威恩不由己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略智數優超超甚愛之海內奇士也邈即引見洪與語大異之致之於劉兗州公山孔豫州公緒皆與洪親善乃設壇場方共盟誓諸州郡更相讓莫敢當咸共推洪洪乃升壇操槃歃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伷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勠力以致臣節殞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涕泣橫下聞其言者雖卒伍廝養莫不激揚人思致節[臣松之案于時此盟止有劉岱等五人而已魏氏春秋橫內劉表等數人皆非事實表保據江漢身未嘗出境何由得與洪同壇而盟乎]頃之諸軍

莫適先進而食盡眾散超遣洪詣大司馬劉虞謀值公孫瓚之難至河間遇幽冀二州交兵使命不達而袁紹見洪又奇重之與結分合好會青州刺史焦和卒紹使洪領青州以撫其眾[九州春秋曰初平中焦和為青州刺史是時英雄並起黃巾寇暴和務及同盟俱入京畿不暇為民保鄣引軍踰河而西未久而袁曹二公與卓爭於滎陽敗績黃巾遂廣屠裂城邑和不能禦然軍器尚利戰士尚眾而耳目偵邏不設恐動之言妄至望寇奔走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欲作陷冰丸沈河令賊不得渡禱祈群神求用兵必利蓍筮常陳於前巫祝不去於側入見其清談干雲出則渾亂命不可知州遂蕭條悉為丘墟也]洪在州二年群盜奔走紹歎其能徙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太祖圍張超於雍丘超言唯恃臧洪當來救吾眾人以為袁曹方睦而洪為紹所表用必不敗好招禍遠來赴此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背本者但恐見禁制不相及逮耳洪聞之果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兵又從紹請兵馬求欲救超而紹終不聽許超遂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紹令洪邑人陳琳書與洪喻以禍福責以恩義洪答曰隔闊相思發於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為愴悢可為心哉前日不遺此辱雅貺述敘禍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即奉答者既學薄才鈍不足塞詰亦以吾子攜負側室息肩

主人家在東州僕為仇敵以是事人雖披中情墮肝膽猶身䟽有罪言甘見怪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且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哉然猶復云云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將以救禍也必欲算計長短辯諮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之更不明不言無所損又言傷告絕之義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棄紙筆一無所荅亦冀遙忖其心知其計定不復渝變也重獲來命援引古今紛紜六紙雖欲不言焉得已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寇竊大州恩深分厚寧樂今日自還

接刃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為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不悅本州見侵郡將遘牖里之厄陳留克創兵之謀謀計棲遲喪忠孝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之分揆此二者與其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友之道輕重殊塗親疏異畫故便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故人住者側席去者克己不汲汲於離友信刑戮以自輔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為今日之戰矣何以效之昔張

景明親登壇喢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臣松之案英雄記云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才等說韓馥使讓冀州然則馥之讓位景明亦有其功其餘之事未詳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濱于死亡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輒僵斃麾下不蒙虧除臣松之案公孫瓚表列紹罪過云紹與故虎牙將軍劉勳首共造兵勳仍有效而以小忿枉害於勳紹罪七也疑此是子璜也僕雖不敏又素不能原始見終覩微知著竊度主人之心豈謂三子宜死罰當刑中哉

實且欲一統山東增兵討讎懼戰士狐疑無以沮勸故抑廢王命以崇承制慕義者蒙榮待放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故僕鑒戒前人因窮死戰僕雖下愚亦嘗聞君子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揭凡吾所以背棄國民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是以獲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為吾規無乃辭同趨異非吾子所為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不背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為親援中扶郡將以安社稷一舉二得以微忠孝何以為非而足下

欲使吾輕本破家均君主人主人之於我也年爲
吾兄分爲篤友道乖告去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
子之言則包胥宜致命於伍員不當號哭於秦庭
矣苟區區於攘患不知言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
見城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惟平生之好
以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
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著圖象名垂後
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三年之畜以
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
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膂力

作難北鄙將告倒縣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誠耳主
人當鑒我曹輩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盛
怒暴威於吾城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
不念黃巾之合從邪加飛燕之屬悉以受王命矣
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
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
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
境外臧洪授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
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
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

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穀以盡外無
彊救洪自度必不免呼吏士謂曰袁氏無道所圖
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
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將吏士民
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爲本朝郡將
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尚掘
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者主簿啓內廚米三斗請
中分稍以爲糜粥洪歎曰獨食此何爲使作薄粥
衆分歠之殺其愛妾以食將士將士咸流涕無能
仰視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

紹生執洪紹素親洪盛施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
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
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
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
親見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同共勠
力爲國除害何爲擁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
推刃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令屈
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爲己用乃殺之徐衆三國評曰洪敦
天下名義救舊君之危其恩足以感人情義足以勵薄俗然
袁亦知己親友致位州郡雖非君臣且實盟主既受其命義
不應貳袁曹方睦夾輔皇室呂布反覆無義志在逆亂而邈
超兄弟以布爲州牧其於王法乃一罪人也曹公討之袁氏弗

故未爲非理也洪本不當則表請殺又不當還爲紹用爲計者苟力所不足可奔他國以求赴救若謀力不足以待事機則宜徐更觀釁效死於所奉何必誓守窮城而無變通身死殄民功名不立良可哀也洪邑人陳容

少爲書生親慕洪隨洪爲東郡丞城未敗洪遣出紹

令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

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

將奈何殺之紹慙左右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

儔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

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

同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

如何一日殺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

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評曰呂布有虓虎之勇而無英奇之略輕狡反覆唯

利是視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滅也昔漢光武謬

於龐萌近魏太祖亦蔽於張邈知人則哲唯帝難之

信矣陳登臧洪並有雄氣壯節登降年夙隕功業

未遂洪以兵弱敵彊烈志不立惜哉

呂布張邈臧洪傳第七　魏書　國志七

二公孫陶四張傳第八　魏書　國志八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令音郎定反支音其兒反爲郡門

下書佐有姿儀大音聲故太守器之以女妻焉典略曰瓚性辯慧每白事不肯稍入常總說數曹事無有忘誤太守奇其才遣詣涿郡盧植

讀經後復爲郡吏劉太守坐事徵詣廷尉瓚爲御

車身執徒養及劉徙日南瓚具米肉於北芒上祭

先人舉觴祝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當詣日南日

南瘴氣或恐不還與先人辭於此再拜慷慨而起

時見者莫不歔欷劉道得赦還瓚以孝廉爲郎除

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見鮮卑數百

騎瓚乃退入空亭中約其從騎曰今不衝之則死

盡矣瓚乃自持矛兩頭施刃馳出刺胡殺傷數十

人亦亡其從騎半遂得免鮮卑懲艾後不敢復入

塞遷爲涿令光和中涼州賊起發幽州突騎三千

人假瓚都督行事傳使將之軍到薊中漁陽張純

誘遼西烏丸丘力居等叛劫略薊中自號將軍略九州春秋曰純自號彌天將軍安定王

略吏民攻右北平遼西屬國諸城

所至殘破瓚將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屬

國烏丸貪至王率種人詣瓚降遷中郎將封都亭

侯進屯屬國與胡相攻擊五六年丘力居等鈔略

青徐幽冀四州被其害瓚不能禦朝議以宗正東海劉伯安既有德義昔爲幽州刺史恩信流著戎狄附之若使鎭撫可不勞衆而定乃以劉虞爲幽州牧

吳書曰虞東海恭王之後也遭世喪亂與時主疏遠仕縣爲戶曹吏以能治身奉職召爲郡吏以孝廉爲郎累遷至幽州刺史轉甘陵相甚得東土戎狄之心後以疾歸家常降身隱約與邑黨州閭同樂共恤等齊有無不以名位自殊鄉曲咸共宗之時鄉曲有所訴訟不以詣吏自投虞平之虞以情理爲之論判皆大小敬從不以爲恨嘗有失牛者骨體毛色與虞牛相似因以爲虞牛虞便推與之後主自得本牛乃還謝罪會甘陵復亂吏民思虞治行復以爲甘陵相甘陵大治徵拜尚書令光祿勳以公族有禮更爲宗正英雄記曰虞爲博平令治正推平高尚純朴境內無盜賊災害不生時鄰縣接壤蝗蟲爲害至博平界飛過不入魏書曰虞在幽州淸靜儉約以禮義化民靈帝時南宮災吏遷補州郡者皆責助治宮錢或一千萬或二千萬富者以私財辦或發民錢以備之貧而淸慎者無以充調或至自殺靈帝以虞淸貧特不使出錢

虞到遣使至胡中告以利害責使送純首丘力居等聞虞至喜各遣譯自歸瓚害虞有功乃陰使人徼殺胡使胡知其情閒行詣虞虞上罷諸屯兵但留瓚將步騎萬人屯右北平純乃棄妻子逃入鮮卑爲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封政爲列侯虞以功即拜太尉封襄賁侯

吳書曰虞讓太尉因薦衛尉趙謨益州牧劉焉豫州牧黃琬南陽太守羊續並任爲公

會董卓至洛陽遷虞大司馬瓚奮武將軍封薊侯關東義兵起卓遂劫帝西遷徵虞爲太傅道路隔塞信命不得至袁紹韓馥議以爲少帝制於姦臣天下無所歸心虞宗室知名民之望也遂推虞爲帝遣使詣虞虞終不肯受紹等復勸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虞又不聽然猶與紹等連和

九州春秋曰紹馥使故樂浪太守甘陵張岐齎議上虞尊號虞見岐等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淸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盡心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誤邪吳書曰馥以書與袁術云帝非孝靈子欲依絳灌誅廢少主迎立代王故事稱虞功德治行華夏少二當今公室枝屬皆莫能及又云昔光武去定王五世以大司馬領河北耿弇馮異勸即尊號卒代更始今劉公自恭王枝別其數亦五以大司馬領幽州牧此其與光武同是時有四星會于箕尾馥稱讖云神人將在燕分又言濟陰男子王定得玉印文曰虞爲天子又見兩日出於代郡謂虞當代立紹又別書報術是時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家有長主外託公義以答拒之紹亦使人私報虞虞以國有正統非人臣所宜言固辭不許乃欲圖奔匈奴以自絶紹等乃止虞於是奉職修貢愈益恭肅諸外國羌胡有所貢獻道路不通皆爲傳送致之京師

虞子和爲侍中在長安天子思東歸使和僞逃卓潛出武關詣虞令將兵來迎和道經袁術爲說天子意術利虞爲援留和不遣許兵至俱西令和爲書與虞虞得和書乃遣數千騎詣和瓚知術有異志不欲遣兵止虞虞不可瓚懼術聞而怨之亦遣其從弟越將千騎詣術以自結而陰教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瓚益有隙和逃術來北復爲紹所留是時術遣孫堅屯陽城拒卓紹使周昂奪其處術遣越與堅攻昂不勝越爲流矢所中死瓚怒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將以報紹紹懼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結

援紹遂以勃海兵助瓚破青徐黃巾兵益盛進軍界橋

典略載瓚表紹罪狀曰臣聞皇羲以來始有君臣上下之事張化以導民刑罰以禁暴今行車騎將軍袁紹託其先軌寵竊人爵既性暴亂厥行淫穢昔為司隸值國家傾危之際太后承攝何氏輔朝紹不能舉直錯枉而專為邪媚至令丁原焚燒孟津招來董卓造為亂根紹罪一也卓既入雒而主見質紹不能權譎以濟君父而棄置節傳迸竄逃亡忝辱爵命背上不忠紹罪二也紹為勃海太守默選戎馬當攻董卓不告父兄至使太傅門戶太僕母子一旦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紹既興兵涉歷二年不恤國難廣自封殖乃多以資糧專為不急割剝富室收考責錢百姓吁嗟莫不痛怨紹罪四也韓馥之迫竊其虛位矯命詔恩刻金印玉璽每下文書皂囊施檢文曰詔書一封邟鄉侯印昔新室之亂漸以即真今紹所施擬而方之紹罪五也紹令崔巨業候視星日財貨賂遺與共飲食克期會合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宜為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首共造兵勳仍有效又降伏張楊而以小忿枉加酷害信用讒慝濟其無道紹罪七也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紹以貪恣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為婢使紹實微賤不可以為人後以義不宜乃據豐隆之重任忝污王爵損辱袁宗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驅走董卓掃除陵廟其功莫大紹令周昂盜居其位斷絕堅糧令不得入使卓不被誅紹罪十也臣又每得後將軍袁術書云紹非術類也紹之罪戾雖南山之竹不能載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都諸侯背叛於是齊桓立柯亭之盟晉文為踐土之會伐荊楚以致菁茅誅曹衛以彰無禮臣雖闒茸名非先賢蒙被朝恩當此重任職在鈇鉞奉辭伐罪輒與諸將州郡兵討紹等若大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續桓文忠誠之效攻戰形狀前後續上遂舉兵與紹對戰紹不勝

以嚴綱為冀州田楷為青州單經為兗州置諸郡縣紹軍廣川令將麴義先登與瓚戰生禽綱瓚軍敗走勃海與範俱還薊於大城東南築小城與虞相近稍相恨望虞懼瓚為變遂舉兵襲瓚虞為瓚所敗出奔居庸瓚攻拔居庸生獲虞執虞還薊會卓死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邑督六州瓚遷前將軍封

易侯瓚誣虞欲稱尊號脅訓斬虞

魏氏春秋曰初劉虞和輯戎狄瓚以胡夷難御當因不賓而討之今加財賞必益輕漢效一時之名非久長深慮故虞所賞賜瓚輒鈔奪虞數請會稱病不往至是戰敗虞欲討之告東曹掾右北平人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為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乃止後一年攸病死虞又與官屬議密令衆襲瓚瓚部曲放散在外自懼敗掘東城欲走虞兵無部伍不習戰又愛民屋敕令勿燒故瓚得放火因以精銳衝突虞衆大潰奔居庸瓚攻及家屬以還猶害州府衣冠善士殆盡　典略曰瓚暴虞於市而祝曰若應為天子者天當降雨救之時盛暑竟日不雨遂殺虞　英雄記曰虞之見殺故常山相孫瑾掾張逸張瓚等忠義奮發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

瓚上訓為幽州刺史瓚遂驕矜記過忘善多所賊害

英雄記曰瓚統內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使困在窮苦之地或問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貴之皆自以為職當得之不謝人善也所寵遇驕恣者類多庸兒若故卜數師劉緯臺販繒李移子賈人樂何當等三人與之定兄弟之誓自號為伯謂三人者為仲叔季富皆巨億或取其女以配己子常稱古者曲周灌嬰之屬以譬也

虞從事漁陽鮮于輔齊周騎都尉鮮于銀等率州兵欲報瓚以燕國閻柔素有恩信共推柔為烏丸司馬柔招誘烏丸鮮卑得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大破之斬丹紹又遣麴義及虞子和將兵與輔合擊瓚瓚軍數敗乃走還易京固守

英雄記曰先是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以易當之乃築京固守瓚別將有為敵所圍義不救也其言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力戰今不救此後將當念在自勉是以袁紹始北擊之時瓚南界上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是以或自殺其將帥或為紹兵所破遂令紹軍徑至其門　臣松之以為童謠之言無不皆驗至如此記似若無徵謠言之作蓋令瓚終始保易無事遠略而瓚因破黃巾

之戚志志張遼遂置三州刺〔?〕與圖滅李氏所以致敗也圍塹十重於塹裏築京皆高五六丈為樓其上中塹為京特高十丈自居焉積穀三百萬斛英雄記曰瓚諸將家家各作高樓樓以千計瓚作鐵門居樓上屏去左右婢妾侍側汲上文書瓚曰昔謂天下事可指麾而定今日視之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田畜穀兵法百樓不攻今吾樓櫓千重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事矣欲以此弊紹紹遣將攻之連年不能拔漢晉春秋曰袁紹與瓚書曰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討亂之誓愛過夷叔分著丹青謂為力訪司徒足下踵齊晉故事印釋然以北帶南分割青陳以奉輔事此非孤赤情之明堅孤亦所足下棄烈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爾而改慮以好易怨遂監上馬犯界涿州始關甲卒在南救臨戰陣僵於乘矢近為狂刃所傷以盡足下之隔徒增賊子之怨豪也故為薦書戒以愍足可改悟而足下超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罔可恢豪雄可救今貴兵刃之端斯言猶在於耳[illegible]諸將已未年而足下曾不尋討禍首克心罪己苟欲逞其無厭之欲逞肆之忿匿害民騁於余辭遂罵於積惡上[illegible]生民事延[illegible]不[illegible]已以[illegible]之後是將足下兵氣震戰[illegible]假天之助小戰大克遂陵躡奔背因壘館穀此非天威棐諶福豐有禮之符表乎足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戎狄以焚燎勃海孤又不獲寧用及龍河之師兵前驅大軍未濟而足下膽破眾散不鼓而敗兵眾擾亂君臣並奔此又足下之為者也自此以後禍隙彌深孤之師旅不勝其忿遂毛羽豫焚京頭鹽滿野心每惻然未嘗不愧然失容也復且愍北民之不寧每輒引師南駕以順簡書弗盈一野而北邊羽檄之文未嘗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錯情夫處一軍之師當列將之任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臧否好惡坦然可觀而足下二三其德強弱易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行無定端言無質要為壯士者固若是乎既乃殘殺老弱幽土憤怨眾叛親離孑然無黨又烏丸濊貊皆足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為鋒銳又東西鮮卑舉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驅而致之也夫當荒危之世處干戈之險[illegible]同盟之誓棄〔?〕失戎狄之心兵興

[illegible]以定霸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梁出兵平討會麴義餘殘畏誅逃命故遂住人[illegible]分兵撲蕩此兵孤之前行乃界[illegible]將[illegible]先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鐫金紆紫命以元帥謂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之恥是故戰夫引領竦望旌旆怪遂含光匿影寂爾無聞卒臻屠滅相為惜之夫有平天下之怒希長世之功權御師徒帶養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收威懷並喪何以立名今舊京克復天罔云補罪人斯亡忠幹翼化華夏儼然望於穆之作將戢干戈放散牛馬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士保軍內之廣甘惡名以速殃亡令德之久長壯而籌之非良策也宜釋憾除嫌敦我舊好若斯言之玓皎天日是聞瓚不答而增修戎備謂關靖曰當今四方虎爭無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經年者明矣袁本初其若我何建安四年紹悉軍圍之瓚遣子求救於黑山賊復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南山擁黑山之眾陸梁冀州橫斷紹後長史關靖說瓚曰今將軍將士皆已土崩瓦解其所以能相守持者顧戀其居處老小以將軍為主耳將軍堅守曠日袁紹要當自退自退之後四方之眾必復可合也若將軍今舍之而去軍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將軍失本孤在草野何所成邪瓚遂止不出英雄記曰關靖字士起太原人本酷吏也諂而無大謀特為瓚所信幸救至欲內外擊紹遣人與子書刻期兵至舉火為應典略曰瓚遣行人文則齎書告子續曰袁氏之攻狀若鬼神鼓角鳴於地中梯衝舞吾樓上日窮月蹙無所聊賴汝當碎首於張燕速致輕騎到者當起烽火於北吾當從內出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汝欲求安足之地其可得乎獻帝春秋曰瓚曰劉城崩知必敗乃遣間使與續書紹候者得之使陳琳更其書曰蓋聞在昔衰周之世僵尸流血以為不然豈意今日身當其衝[illegible]與典略所載同紹候者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為救兵至遂出欲戰紹設伏擊大破之復

還守。紹為地道，突壞其樓，稍至中京。英雄記曰：袁紹分部攻者掘地為道，穿其樓下，施木柱之，度足達半，便燒所施之柱，樓輒傾倒。瓚自知必敗，盡殺其妻子，乃自殺。漢晉春秋曰：關靖曰：前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獨生！乃策馬赴紹軍而死。紹悉送首於許。

鮮于輔將其衆奉王命。以輔為建忠將軍，督幽州六郡。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閻柔遣使詣太祖受事，遷護烏丸校尉。而輔身詣太祖，拜左度遼將軍，封亭侯，遣還鎮撫本州。魏略曰：輔從太祖於官渡。袁紹破走，太祖喜，顧謂輔曰：前歲本初送公孫瓚頭來，吾自視忽然耳，而今克之，此既天意，亦二三子之力。太祖破南皮，柔將部曲及鮮卑獻名馬以奉軍，從征三郡烏丸，以功封關內侯。魏略曰：太祖甚愛閻柔，每謂之曰：我視卿如子，亦欲卿視我如父也。柔由此自託於五官將，如兄弟。輔亦率其衆從。文帝踐阼，拜輔虎牙將軍，柔度遼將軍，皆進封縣侯，位特進。

陶謙字恭祖，丹楊人。吳書曰：謙父，故餘姚長。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為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故蒼梧太守同縣甘公出遇之塗，見其容貌，異而呼之，住車與語，甚悅，因許妻以女。甘公夫人聞之，怒曰：妾聞陶家兒敖戲無度，如何以女許之？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妻之。少好學，為諸生，仕州郡，舉茂才，除盧令，吳書曰：謙性剛直，有大節，少察孝廉，拜尚書郎，除舒令。郡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意殊親之，而謙恥為之屈。與衆還城，因以公事進見，或起舞屬謙，謙不為起，固強之，及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曰：不可轉，轉則勝人。由是不樂，卒以構隙。謙在官清白，無以糾舉，祠靈星，有贏錢五百，欲以臧之。謙委官而去。遷幽州刺史，徵拜議郎，參車騎將軍張溫軍[illegible]西討韓遂。吳書曰：會西羌寇邊，皇甫嵩為征西將軍，表請武將。召拜謙揚武都尉，與嵩征羌，大破之。後邊章、韓遂為亂，司空張溫銜命征討；又請謙為參軍事，接遇甚厚，而謙輕其行事，心懷不服。及軍罷還，百寮高會，溫屬謙行酒，謙衆辱溫。溫怒，徙謙於邊。或說溫曰：陶恭祖本以材略見重於公，一朝以醉飲過失，不蒙容貸，遠棄不毛，厚德不終，四方人士安所歸望！不如釋憾除恨，克復初分，於以遠聞德美。溫然其言，乃追還謙。謙至，或又謂謙曰：足下輕辱三公，罪自己作，今蒙釋宥，德莫厚矣；宜降志卑辭以謝之。謙曰：諾。又謂溫曰：陶恭祖今深自罪責，思在變革。謝天子禮畢，必詣公門。公宜見之，以慰其意。時溫於宮門見謙，謙仰曰：謙自謝朝廷，豈為公邪？溫曰：恭祖癡病尚未除邪？遂為之置酒，待之如初。

會徐州黃巾起，以謙為徐州刺史，擊黃巾，破走之。董卓之亂，州郡起兵，天子都長安，四方斷絕，謙遣使間行致貢獻，遷安東將軍、徐州牧，封溧陽侯。是時，徐州百姓殷盛，穀米封贍，流民多歸之。而謙背道任情：廣陵太守琅邪趙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見疏；謝承後漢書曰：昱年十三，母嘗病，經涉三月。昱慘戚消瘦，至目不交睫，握粟出卜，祈禱泣血，鄉黨稱其孝。就處士東莞綦毋君受公羊傳，兼該羣業。至歷年潛志，不窺園圃，親疎希見其面。時入定省父母，須臾即還。高絜廉正，抱禮而立，清英儼恪，莫干其志；旌善以興化，殫邪以矯俗。州郡請召，常稱病不應。國相檀謨、陳遵共召，不起；或興盛怒，終不回意。舉孝廉，除莒長，宣教受化，國中清淨，諸郡事多。黃巾作亂，陸梁五郡，郡縣發兵，以為先辦。徐州刺史巴祗表功第一，當受遷賞，昱深以為恥，委官還家。徐州牧陶謙初辟別駕從事，辭疾遜遁。謙重令揚州從事會稽吳範宣旨，昱守意不移；欲威以刑，然後乃起。舉茂才，遷為廣陵太守。賊笮融從臨淮見討，迸入郡界，昱將兵拒戰，敗績見害。曹宏等，讒慝小人也，謙親任之。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漸亂。下邳闕宣自稱天子，謙初與合從寇鈔，後遂殺宣，并其衆。初平四年，太祖征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死者萬數，

泗水為之不流謙退守剡太祖以糧少引軍還吳書曰曹公父於泰山被殺歸咎於謙欲伐謙而畏其彊乃表令州郡一時罷兵詔曰今海內擾攘州郡起兵征夫勞瘁寇難未弭或將吏不良因緣討捕侵侮黎民離害者衆風聲流聞震蕩城邑丘牆懼於橫暴貞良化為羣惡此何異乎抱薪而救火扇湯而止沸哉今四民流移託身他方攜白首於山野棄稚子於溝壑顧故鄉而哀歎向阡陌而流涕饑厄困苦亦已甚矣雖悔往者之迷謬思奉教於今日然兵連衆結鋒鏑布野恐一朝解散夕見係虜是以阻兵屯據欲止而不敢散也詔書到其各罷遣甲士還親農桑惟留常員吏以供官署慰示遠近咸使聞知謙被詔乃上書曰臣聞懷遠柔服非德不集克難平亂非兵不濟是以涿鹿阪泉三苗之野有五帝之師有扈鬼方商奄四國有王者之伐自古在昔未有不揚威以弭亂震武以止暴者也臣前初以黃巾亂治受策長驅匪遑寧處雖憲章敕戒奉宣威靈敬行天誅每伐輒克然妖寇頻衆殊不畏天盡黨子弟羣起台屯連兵至今爲患若承命解甲弱國自虜釋武備以資亂當以資寇今日兵擾明日難以至上下竭罷散之不下今屢由日月若華非所以彊幹弱枝遏惡止亂之務也臣雖愚蔽定知不昭把思含顯所不忍行輒勒觀典中令盡信其命情怖分是視入宣悲劉所承衆寔敗故以悟罪須又曰華夏弗擾于今未彊包茅不入職貢多闕寤寐憂歎無敢寧息誠思言以至壽差遣通然後銷鋒解甲臣之願也臣前所陳賊百萬以在水火解拔身衛其公得謙上事知不罷兵乃進攻彭城多殺人民謙引兵擊之青州刺史田楷亦以兵救謙公引兵還臣松之案此時天子在長安曹公尚未秉政罷兵之詔不得由曹氏出

興平元年復東征略定琅邪東海諸縣謙恐欲走歸丹楊會張邈叛迎呂布太祖還擊布是歲謙病死吳書曰謙死時年六十三張昭等為之哀辭曰猗歟使君君侯將軍膺秉懿德允武允文體足剛直守以溫仁令舒及盧遺愛于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憬憬夷貊賴侯以清蠢蠢妖寇匪侯不寧唯帝念績爵命以章既牧且侯啟土溧陽遂升上將受號安東將平世難社稷是崇降年不永奄忽殂薨喪覆失恃民知困窮曾不旬日五郡潰崩哀我人斯將誰仰憑追思靡及仰叫皇穹嗚呼哀哉謙二子商應皆不仕

張楊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為武猛從事靈帝末天下亂帝以所寵小黃門蹇碩為西園上軍校尉軍京都欲以御四方徵天下豪傑以為偏裨太祖及袁紹等皆為校尉屬之靈帝紀曰以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馮芳為助軍校尉夏牟淳于瓊為左右校尉并州刺史丁原遣楊將兵詣碩為假司馬靈帝崩碩為何進所殺楊復為進所遣歸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進敗董卓作亂楊遂以所將攻上黨太守於壺關不下略諸縣衆至數千人山東兵起欲誅卓袁紹至河內楊與紹合復與匈奴

單于於夫羅屯漳水單于欲叛紹楊不從單于執楊與俱去紹使將麴義追擊於鄴南破之單于執楊至黎陽攻破度遼將軍耿祉軍衆復振卓以楊為建義將軍河內太守天子之在河東楊將兵至安邑拜安國將軍封晉陽侯楊欲迎天子還洛諸將不聽楊還野王建安元年楊奉董承韓暹挾天子還舊京糧乏楊以糧迎道路遂至洛陽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幸有公卿大臣楊當捍外難何事京都遂還野王即拜為大司馬英雄記曰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楊素與呂布善太祖之圍布

揚欲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遙為之勢。其將楊醜殺揚以應太祖。揚將眭固殺醜，將其衆欲北合袁紹。太祖遣史渙邀擊，破之於犬城，斬固，盡收其衆也。典略曰：眭固字白兔，既殺楊醜，軍屯射犬。時有巫誡固曰：「將軍字兔而此邑名犬，兔見犬，其勢必驚，宜急移去。」固不從，遂戰死。

公孫度字升濟，本遼東襄平人也。度父延，避吏居玄菟，任度為郡吏。時玄菟太守公孫琙，子豹，年十八歲，早死。度少時名豹，又與琙子同年，琙見而親愛之，遣就師學，為取妻。後舉有道，除尚書郎，稍遷冀州刺史，以謠言免。同郡徐榮為董卓中郎將，薦度為遼東太守。度起玄菟小吏，為遼東郡所輕。先時，屬國公孫昭守襄平令，召度子康為伍長。度到官，收昭，笞殺於襄平市。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無恩，皆以法誅，所夷滅百餘家，郡中震慄。東伐高句驪，西擊烏丸，威行海外。初平元年，度知中國擾攘，語所親吏柳毅、陽儀等曰：「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王耳。」[illegible] 時襄平延里社生大石，長丈餘，下有三小石為之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之祥，而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而三公為輔也。」度益喜。故河內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惡度所為，恐為所害，乃將家屬入于海。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屍，誅其宗族。[illegible]

分遼東郡為遼西中遼郡，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為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墠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治兵，乘鸞路，九旒，旄頭羽騎。太祖表度為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藏印綬武庫。度死，子康嗣位，以永寧鄉侯封弟恭。是歲建安九年也。十二年，太祖征三郡烏丸，屠柳城，袁尚等奔遼東，康斬送尚首。語在武紀。封康襄平侯，拜左將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衆立恭為遼東太守。文帝踐阼，遣使即拜恭為車騎將軍、假節，封平郭侯；追贈康大司馬。初，恭病陰消為閹人，劣弱不能治國。太和二年，淵脅奪恭位。明帝即位，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淵遣使南通孫權，往來賂遺。[illegible]

長存小國前後裴校尉葛都尉等到奉被勅誡聖旨彌密重紛累素幽明備著所以申示之事埏其耳目臣晝則謳吟宵則發夢終身誦之志不知足季末凶荒乾坤否塞兵革未戢人民蕩析仰此天命將有眷顧私從一隅永隔靈日季絕家不能採錄忠義獲功臣之佑乃令讒諂得行其志雖出州制史東萊太守誰讓之事與州兵圍害臣郡臣不負魏而魏絕之蓋聞人臣有去就之分田饒適齊樂毅走趙以不得事主故保有道之君陳平耿況亦觀時變卒歸於漢勒名帝籍伏惟陛下德不再出時不世遇是以悵然自納望遠視儉有如近易誠神讚聖定共業魯六師之舉收河洛之地爲聖代宗天下幸甚[illegible]吏民爲斷所讚鼓公文下遼東因敕之曰告遼東玄菟將校吏民逆賊孫權遭遇亂階因其先人劫略州郡遂成羣凶自擅江表含垢藏疾冀其可化故割地王權使南面稱孤位以上將禮以九命權親叉手北向稱臣人臣之儀受人臣之策未有如權者也狼子野心告令對揚孝節反覆背負爲夷滑天逆神乃敢僭號恃江湖之險阻王誅未加比年已來復遠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貨物誘詐邊民邊民無知與之交關長吏以下莫肯禁止至使周賀浮舟百艘沈滯津岸貿遷有無既不疑拒齎以名馬又使宿舒隨賀通好十室之邑猶有忠信陷君於惡春秋所書也今遼東玄菟奉事國朝紆青拖紫以千百爲數戴纓垂綬咸佩印綬曾無匡正納善之言龜玉毀於匱虎兕出於柙是誰之過歟國朝爲子大夫羞之昔狐突有言父教子貳何以事君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乃阿順邪謀脅從姦惑豈獨父兄之教不詳子弟之舉習非而已哉若苗穢害田隨風烈火芝艾俱焚安能自別乎且又此事固然易見不及鑒古成敗之符書傳所載也江南海北有萬里之限遼東君臣無怵惕之患利則義所不利貴則義所不貴此爲獸安樂之居求危亡之禍賤忠貞之節重背叛之名蠻貊之長猶知愛禮以此事人亦難爲顏且又宿舒無罪擠使入里奉不義之使始與家訣而行及至賀死之日覆衆成山舒雖脫死魂魄離身何所逃乃至於此今忠臣烈將咸殆遼東反覆攜貳亡次負恃山海斯於肆意朕爲天下父母加會天下未定既不欲窮動干戈遠涉大川費役如彼又悼邊陲遺餘衆民迷誤如此故遣郎中衛慎邢珣等且先奉詔示意若猶吐忠良能效節立信以輔時君反邪就正以建大功猶莫大焉儻恐自嫌已爲惡逆所見染汙不敢倡言來懷伊洛其諸賊使交通皆赦除之與之更始

權遣使張彌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淵爲燕王淵亦恐權遠不可恃且貪貨物誘致其使悉斬送彌晏等首

魏略載淵表曰臣前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甘言厚禮以誘吳賊幸賴天道福助大魏使此賊虜闇然迷惑違戾羣下不從衆諫承信臣言遠遣船使多將士卒來致封拜臣之所執得如本志雖憂罪釁私懷幸甚賊衆本號萬人舒綜伺察可七八千人到沓津僞使者張彌許晏與中郎將萬泰校尉裴潛將吏兵四百餘人齎文書命服什物下到臣郡潛別齎致遺貨物欲因市馬軍將賀達虞咨領餘衆在船所臣本欲須涼節乃取彌等而彌等人兵衆多見臣不便承受吳命意有猜疑懼其先作變態妄生即進兵圍取斬彌晏泰潛等首級其吏從兵衆皆士伍小人給使東西不得自由面縛乞降不忍誅殺輒聽納受徙充邊城別遣將韓起等率將三軍馳行至沓使領長史柳遠設賓主禮誘請達咨三軍潛伏以待其下又驅羣馬貨物欲與交市達咨懷疑不下使諸市買者五六百人下欲交市起等金鼓始震鋒矢亂發斬首三百餘級被創赴水沒溺者可二百餘人其散走山谷來歸降及藏竄飢餓死者不在數中得銀印銅印兵器資貨不可勝數謹遣西曹掾公孫珩奉送賊權所假臣節印綬符策九錫什物及彌等僞節印綬首級閭臣家內小大舒綜對臣有三息[illegible]權敢姦巧使[illegible]又曰臣父康昔殺權使結爲讐隙今乃譎欺遣使[illegible]令權傾心虛國竭資[illegible]刻肌骨若天哀其業使至[illegible]臣門戶受恩[illegible]不敢背累世[illegible]天威遠加不見[illegible]功臣既書於事[illegible]介推今亮[illegible]光榮[illegible]本心矣[illegible]三衆又同[illegible]

罪累自招延叛分當小殞為衆社戒所以越與說當偶迴不然
吳賊自念宿自饋故未去而為天威所罰所加長恐奄忽不
得門戶敢自開特咨於一年遣使誘吳知其必受罪之少
郡境有年歲以無偶答一言之應今權得使來必不聽至此小
一縣果如所規上循大衆令發舉用貸其遣使以為使之驗
臣命原減離叛之天下有無人救絕不反北誘界增城之鎮推
於今之可昭天下者獲其業足以勉之來從之使還念改
於國家有非常之過亦有非常之功願陛下原其逾聞之後
來其毫毛之善使得
明帝於是拜淵大司馬封樂浪
公持節領郡如故
魏名臣奏載中領軍夏侯獻表曰公孫淵昔年敢違王命廢絕計貢者
實挾兩端既恃阻險又怙孫權故敢跋扈恣睢海外宿舊之臣猶又
為其形勢知其弱少不足憑恃是以決計斬賊之使又
高句麗濊貊與淵為仇並為寇鈔今外失吳援內有胡寇
知國家能從陸道勢不得不懷惶懼之心因斯之時宜遣使
示以禍福奉車都尉鎃毅(?)武皇帝時始奉使命開通道路文
皇帝即位欲通使命遣弘將妻子還歸鄉里賜其車牛絹百
匹弘以受恩歸死國朝有還意忠留妻子身奉使命公孫
康遂稱臣奏以弘奉使稱意賜爵內侯弘雖果烈乃心於
國民夜奔奄念自竭故克致手庚少好學問通書記多所
誦涉口論捷給內不多言依與談者出智加仕本武當
在人右使乃士人事所爭利害足以動其意明可以行弘乃
自儕先言其國俗所欲明其計從雖部生之脩(?)玉璧貴
才足以行之辭足以見信若其計從則淵承王略(?)而已
之說則事不盡以遺遠也故遣遠路不宜將屬(?)其已爲賊
不宜發以爲(?)
復寵兄(?)以內
使者至淵設甲兵為軍陣出見使者又
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
吳書曰淵遣使者宿舍(?)賈並(?)等淵恐長樂浪公淵計史從洛陽還
語淵曰使者左驗有使皆擇勇力者非凡人也淵由是疑惑
是遂恐
督(?)家寶貨臨中幕先以步騎圍之乃入受拜客(?)惶怖淵怖
景初元年乃遣幽州刺史毌丘儉等齎璽
書徵淵淵遂發兵逆於遼隧與儉等戰儉等不利
而還淵遂自立為燕王置百官有司遣使者持
節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民誘呼鮮卑侵擾北方
之許淵知此變非獨出儉遂為備遣使謝吳自稱燕王
動國然猶令官屬上書自直於魏曰大司馬長史臣郭昕
參軍臣柳浦等七百八十九人言被今年七月己卯詔書
伏讀懇切精誠散越不知身命所當投措伏自惟省
緣小醜器非時用遭值千載被受公孫淵祖考以來光明之
德惠潭昨遐遂潤澤無可尺之功有負乘之累遂蒙褒獎
發名天府從以貂蟬附龍託驥紆青拖紫飛騰雲端感恩州
報死不擇地下雖關明君在上聽政采言人臣在下得無三州
情是以因緣旅肴犯絕冤部作海表將遠不羈乎昔虎豹
轉輸貢調以供賞賜歲月累信庶托中國然猶散處兵故
陳錫大將先羽和建城門蓋開路無行人州郡兵交一武
復茂山祖父學初來臨郡水受兆發開日月之光建不
之騷奉獻之民婦地為業威靈撲于舛俗德澤被于羅塞
土之不遠實度是頓孔子曰繼絕世王者其法固宜左向
戾則即早為丘墟而民威使於秀庭矣遺風餘愛永存不朽
段寶理卓民威與恢方壽而奉之求統僉之先存竟社稷
歐文則武道戴惠伸仁乃心京華賓歲僉典(?)國平亂數嶺
紛衍功濟中大動蔬王府虔處當(?)式皇帝休明之會合
明之計夫賜遺室勝身妻宿(?)卑已事魏臣(?)小休明太
為乃蒙託高頤卓仰處懇也武皇帝亦虛心接待以不
書十年開
功無巨細每不見忘又命之曰海北土地以付君世世子
孫實得有之皇天后土實聞德音臣妾小大豈在下風奉命
感寤不敢失墜夫冀自勵石之姿少含嘔佛之潤允文紀武
圖宸目宜生民欲何寬弗懷愛剿纂戈祖考君臨萬民為國
以禮叔化未行先蒞見先觀羅結遐遠方勤王之義視險如夷世
忠孝不獲致命蒂萬方遠萬里建年之義使欲自結接
魏紀(?)不不念世蔑懼亦成恩好崩節朝國不爲
守之法石盛使來心本見保戚乃畢譽屠賓
州地之技權使養(?)作癢臨吳在念之求道通利與之軌便
翊矢將盛朝以宗無云吳雖在臣之節紀量吳之獻
手推陽之限不弒之蒙丁人伍美以洪烈籍茲武功
昭事休命龍齒時昔見成巫(?)丁介嚴以天姿之思當
疑錫始時之方保及陪實受一國被擢惟育之
辛於騎累遂出不保信不賞一旦横被蒋推育發之
享令所之改遠臥不受(?)不見衰衆國威附齊泣有夫
三軍所伐夷狄驕誕不度於是致武不聞義國反受誅
討蓋聖土之制五服之域有不供職則脩文德而又不至無
後征伐判小心翼翼恭事執事奉上可謂勤矣盡忠竭
節還被忠誣小乍之價職之間皆由此也就或度邪佞言
孔甫值當清賢情而加之稷巧似盡感亂聖聽向望文告
使知所與者信何限當垂三賓若不放籍計功感降當任今殘

而恪等伺隙犬兵奄至劉公已長驅奔擊逆走犬馬惡死況於人願使民跡雖曲得士附洄然究拜方臨危●擔持璽恩懷嫌重委異見嫉臣矯制安何敢虞乃謹陳事曰漢安帝建光元年遼東屬國都尉龐奮受三月乙未詔書曰收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推案無乙未詔書遣侍御史幽州牧考奮臣矯制者今刺史威誠是求婚朝臣傳議以馬刺史與兵盛動天下始其穢誠是論命然乃俛仰動息自保無罪深恃士地河以責人辭慕告公拔萃之坡乃欲投置釋後逃歸妹機臣等雖材蓋之以死屯中府所不職所執而七警虎士重部寔勇各懷素節以為同心奮臂大呼排門遁出近郊農民釋其報鋤伐薪制殷殷宗族携奔馳走散資張行成雖踰易火死不避生以離見孤若遊而不怨比逆勤軍勿得千紀及手書告語諄一姻至遊而吏士旦捍不可解遷揃於畢命投死無悔淵懼吏士不從教令乃躬馳鶩自往化解僅乃止之一飯之惠匹夫所死況淵累葉信結百姓恩著民心自先帝初興愛暨陛下榮淵累葉豐功益隆名實攝著郎廢臣衣衆發誦詠明文以為口實埋而掘之古人所恥小白重耳衰世諸侯猶慕著信以隆霸業詩美文王作孚萬邦論語稱仲尼去食存信信之為德固亦大矣今吳蜀共帝鼎足而居天下搖蕩無所統一臣等舜淵陛下雖以危亡淵猶金城

之固央和強之民固殺兵彊可以横行来名勇寧死晉遺忠至義善為九州表方今二敵闚覦未知孰是之不虞而淵是棄為吳吐翼非王者之建也臣等雖鄙誠竊恥之若無天乎臣一郡吉凶尚未知若云有天亦何罪焉臣等聞仕於家者二世則主之三世則君之臣等生於荒裔之土出於圭竇之中無大援於魏世隸於公孫氏報生與賜在於死力昔蒯通言於漢漢赦其誅諸將皆歸順者文原其死臣等頑愚不達大節苟執一人之義所慮者迷惑當萬死惟陛下恢崇撫育亮其性生使邊遠之臣永有保持

二年春遣太尉司馬宣王征淵

六月軍至遼東

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自立稱紹漢元年聞魏人將討復稱臣於吳乞兵北伐以自救吳人欲戮其使羊衜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淵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蓋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曩事矣權曰善乃勒兵大出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共存亡雖隕于中原吾所甘心也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為弟憂也

淵遣將軍卑衍楊祚等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宣王軍至令衍逆戰宣王遣將軍胡遵等擊破之宣王令軍穿圍引兵東南向而急東北即趨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守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遣衍等迎軍殊死戰復擊大破之遂進軍造城下為圍塹會霖雨三十餘日遼水暴長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霽起土山修櫓為發石連弩射城中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將軍楊祚等降八月丙寅夜大流星長數十丈從首山東北墜襄平城東南壬午淵衆潰與其子脩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當流星所墜處斬

淵父子城破斬相國以下首級以千數傳淵首洛陽遼東帶方樂浪玄菟悉平初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始度以中平六年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年而滅

魏略曰始淵兄晃為恭任子在洛聞淵劫奪恭位謂淵終不可保數自表聞欲令國家討淵帝以淵已秉權故因而撫之及淵叛遂以國法繫晃晃雖有前言冀不坐然內以骨肉知淵破則己從及淵首到晃自審必死與其子相對啼哭時上亦欲活之而有司以為不可遂殺之

張燕常山真定人也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為羣盜在山澤間轉攻還真定衆萬餘人博陵張

牛角亦起衆自號將兵從事與燕合燕推牛角為帥俱攻癭陶牛角為飛矢所中被創且死令衆奉燕告曰必以燕為帥牛角死衆奉燕故改姓張燕剽捍捷速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其後人衆寖廣常山趙郡中山上黨河內諸山谷皆相通其小帥孫輕王當等各以部衆從燕衆至百萬號曰黑山靈帝不能征河北諸郡被其害燕遣人至京都乞降拜燕平難中郎將九州春秋曰張角之反也黑山白波黃龍左校牛角五鹿羝根苦蝤劉石平漢大洪司隸緣城羅市雷公浮雲飛燕白爵楊鳳于毒等各起兵大者二三萬小者不減數千靈帝不能討乃遣使拜楊鳳為黑山校尉領諸山賊得舉孝廉計吏後遂彌漫不可復數典略曰黑山黃巾諸帥本非冠蓋自相號字謂騎白馬者為張白騎謂輕捷者為張飛燕謂聲大者為張雷公其饒鬚者則自稱于羝根大眼者自稱大目如此稱號各有所因又有左校郭大賢左髭丈八三部也後董卓遷天子於長安天下兵數起燕遂以其衆與豪傑相結袁紹與公孫瓚爭冀州燕遣將杜長等助瓚與紹戰為紹所敗人衆稍散太祖將定冀州燕遣使求佐王師拜平北將軍率衆詣鄴封安國亭侯邑五百戶燕薨子方嗣方薨子融嗣臣松之案晉武帝起居注曰門下通事令史張林飛燕之曾孫林與趙王倫為亂未及周年位至尚書令衞將軍封郡公尋為倫所殺

張繡武威祖厲人驃騎將軍濟族子也邊章韓遂為亂涼州金城麴勝襲殺祖厲長劉雋繡為縣吏間伺殺勝郡內義之遂招合少年為邑中豪傑董卓敗濟與李傕等擊呂布為卓報仇語在卓傳繡隨濟以軍功稍遷至建忠將軍封宣威侯濟屯弘農士卒饑餓南攻穰為流矢所中死繡領其衆屯宛與劉表合太祖南征軍淯水繡等舉衆降太祖納濟妻繡恨之太祖聞其不悅密有殺繡之計計漏繡掩襲太祖太祖軍敗二子沒繡還保穰傅子曰繡有所親胡車兒勇冠其軍太祖愛其驍健手以金與之繡聞而疑太祖欲因左右刺之遂反吳書曰繡降用賈詡計乞徙軍就高道道由太祖屯繡又曰車少而重乞得使兵各被甲太祖信繡皆聽之繡乃嚴兵入屯掩太祖太祖不備故敗太祖比年攻之不克太祖拒袁紹於官渡繡從賈詡計復以衆降語在詡傳繡至太祖執其手與歡宴為子均取繡女拜揚武將軍官渡之役繡力戰有功遷破羌將軍從破袁譚於南皮復增邑凡二千戶是時天下戶口減耗十裁一在諸將封未有滿千戶者而繡特多從征烏丸於柳城未至薨謚曰定侯魏略曰五官將數因請會發怒曰君殺吾兄何忍持面視人邪繡心不自安乃自殺子泉嗣坐與魏諷謀反誅國除

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也祖父陵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益州

牧劉焉以魯為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張脩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魯遂襲脩殺之，奪其眾。焉死，子璋代立，以魯不順，盡殺魯母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縣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典略曰：熹平中，妖賊大起，三輔有駱曜。光和中，東方有張角，漢中有張脩。駱曜教民緬匿法，角為太平道，脩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日淺而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為不信道。脩法略與角同，加施靜室，使病者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為姦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為姦令。為鬼吏，主為病者請禱。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為常，故號曰五斗米師。實無益於治病，但為淫妄，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脩亦亡。及魯在漢中，因其民信行脩業，遂增飾之。教使作義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隱，有小過者，當治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臣松之謂張脩應是張衡，非典略之失，則傳寫之誤。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貢獻而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為漢寧王。魯功曹巴西閻圃諫魯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財富

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為桓、文，次及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不煩於王。願且不稱，勿為禍先。魯從之。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子午谷奔之者數萬家。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散關出武都征之，至陽平關。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肯，率眾數萬人拒關堅守。太祖攻破之，遂入蜀。魏名臣奏載董昭表曰：武皇帝承涼州從事及武都降人之辭，說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不可守也，信以為然。及往臨履，不如所聞，乃歎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攻陽平山上諸屯，既不時拔，士卒傷夷者多。武皇帝意沮，便欲拔軍截山而還，遣故大將軍夏侯惇、將軍許褚呼山上兵還。會前軍未還，夜迷惑，誤入賊營，賊便退散。侍中辛毗、劉曄等在兵後，語惇、褚，言官兵已據得賊要屯，賊已散走。猶不信之。惇前自見，乃還白武皇帝，進兵定之，幸而克獲。此近事，吏士所知。又楊曁表曰：武皇帝始征張魯，以十萬之眾，身親臨履，指授方略，因就民麥以為軍糧。張衛之守，蓋不足言。地險守易，雖有精兵虎將，勢不能施。對兵三日，欲抽軍還，言作軍三十年，一朝持與人，如何。此計已定，天祚大魏，魯守自壞，因以定之。世語曰：魯遣五官掾降，弟衛橫山築陽平城以拒，王師不得進。魯走巴中。軍糧盡，太祖將還。西曹掾東郡郭諶曰：不可。魯已降，留使既未反，衛雖不同，偏攜可攻。縣軍深入，以進必克，退必不免。太祖疑之。夜有野麋數千突壞衛營，軍大驚。夜，高祚等誤與衛眾遇，祚等多鳴鼓角會眾。衛懼，以為大軍見掩，遂降。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圃又曰：今以迫往，功必輕；不如依杜濩赴朴胡相拒，然後委質，功必多。於是乃奔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達。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太祖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

善意，遣人慰喻。魯盡將家出，太祖逆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閬中侯，邑萬戶。封魯五子及閻圃等皆為列侯。臣松之以為張魯雖有善心，要為敗而後降，今乃寵以萬戶，五子皆封侯，過矣。習鑿齒曰：魯欲稱王，而閻圃諫止之，今封圃為列侯。夫賞罰者，所以懲惡勸善也，苟其可以明軌訓於物，無遠近幽深矣。今閻圃諫魯勿王，而太祖追封之，將來之人孰不思順！塞其本源而末流自止，其此之謂與！若乃不明於此而重焉貴賞，則民利於有亂，俗競於殺伐，阻兵仗力，干戈不戢矣。太祖之此封，可謂知賞罰之本，雖湯武居之，無以加也。魏略曰：黃初中，增圃爵邑，在禮請中。後十餘歲病死。晉書云：西戎司馬閻纘，圃孫也。為子彭祖取魯女。魯薨，諡之曰原侯。子富嗣。魏略曰：劉雄鳴者，藍田人也。少以采藥射獵為事，常居覆車山下，每晨夜出行雲霧中，以識道不迷，而時人因謂之能為雲霧。郭、李之亂，人多就之。建安中，附屬州郡，州郡表薦為小將。馬超等反，不肯從，超破之。後詣太祖，太祖執其手謂之曰：「孤方入關，夢得一神人，即卿邪！」乃厚禮之，表拜為將軍，遣令迎其部黨。部黨不欲降，遂劫以反，諸亡命皆往依之，有眾數千人，據武關道口。太祖遣夏侯淵討破之，雄鳴南奔漢中。漢中破，窮無所之，乃復歸降。太祖捉其鬚曰：「老賊，真得汝矣！」復其官，徙勃海。時又有程銀、侯選、李堪，皆河東人也，興平之亂，各有眾千餘家。建安十六年，並與馬超合。超破走，堪臨陣死。銀、選南入漢中，漢中破，詣太祖降，皆復官爵。

評曰：公孫瓚保京，坐待夷滅。度殘暴而不節，淵仍業以載凶，祇足覆其族也。陶謙昏亂而憂死，張楊授首於臣下，皆擁據州郡，曾匹夫之不若，固無可論者也。燕、繡、魯舍群盜，列功臣，去危亡，保宗祀，則於彼為愈焉。

公孫陶四張傳卷第八　魏書　國志八

諸夏侯曹傳第九　魏書　三國志九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夏侯嬰之後也。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太祖初起，惇常為裨將，從征伐。太祖行奮武將軍，以惇為司馬，別屯白馬，遷折衝校尉，領東郡太守。太祖征陶謙，留惇守濮陽。張邈叛迎呂布，太祖家在鄄城，惇輕軍往赴，適與布會，交戰。布退還，遂入濮陽，襲得惇軍輜重。遣將偽降，共執持惇，責以寶貨，惇軍中震恐。惇將韓浩乃勒兵屯惇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案甲當部不得動，諸營乃定。遂詣惇所，叱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敢執劫大將軍，復欲望生邪！且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遽叩頭，言「我但欲乞資用去耳」！浩數責，皆斬之。惇既免，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可為萬世法。」乃著令，自今已後有持質者，皆當并擊，勿顧質。由是劫質者遂絕。孫盛曰：案光武紀，建武九年，盜劫陰貴人母弟，吏以不得拘質迫盜，盜遂殺之也。然則合擊者，乃古制也。自安、順已降，政教陵遲，劫質不避王公，而有司莫能遵奉國憲者，浩始復斬之，故魏武嘉焉。太祖自徐州還，惇從征呂布，為流矢所中，傷左目。魏略曰：時夏侯淵與惇俱為將軍，軍中號惇為盲夏侯。惇惡之，每照鏡恚怒，輒撲鏡於地。復領陳留、濟陰

太守加建武將軍封高安鄉侯時大旱蝗蟲起惇乃斷太壽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民賴其利轉領河南尹太祖平河北為大將軍後拒鄴破遷伏波將軍領尹如故使得以便宜從事不拘科制建安十二年錄惇前後功增封邑千八百戶并前二千五百戶二十一年從征孫權還使惇都督二十六軍留居巢賜伎樂名倡令曰魏絳以和戎之功猶受金石之樂況將軍乎二十四年太祖軍擊破呂布軍於摩陂召惇常與同載特見親重出入臥內諸將莫得比也拜前將軍魏書曰時諸將皆受魏官號惇獨漢官乃上疏自陳不當不臣之禮太祖曰吾聞太上師臣其次友臣夫臣者貴德之人也區區之魏而臣足以屈君乎惇固請乃拜為前將軍督諸軍還壽春徙屯召陵文帝即王位拜惇大將軍數月薨惇雖在軍旅親迎師受業性清儉有餘財輒以分施不足資之於官不治產業謚曰忠侯子充嗣帝追思惇功欲使子孫畢侯分惇邑千戶賜惇七子二孫爵皆關內侯惇弟廉及子楙素自封列侯初太祖以女妻楙即清河公主也楙歷位侍中尚書安西鎮東將軍假節魏略曰楙字子林惇中子也文帝少與楙親及即位以為安西將軍持節承夏侯淵處都督關中楙性無武略而好治生至太和二年明帝西征人有白楙者遂召還為尚書楙在西時多畜伎妾公主由此與楙不和其後群弟不遵禮度楙數切責弟懼

魏志九

見治乃共構楙以誹謗令主奏之有詔收楙帝意欲殺之以問長水校尉京兆段默默以為此必清河公主與楙不睦出於譖構冀不推實耳且伏波與先帝有定天下之功宜加三思帝意解曰吾亦以為然乃發詔推問為公主作表者果其群弟子臧子江所構也充薨子廙嗣廙薨子劭嗣晉陽秋曰泰始二年高安鄉侯夏侯佐卒惇之孫也嗣絕詔曰惇魏之元功勳書竹帛昔庭堅不祀猶或悼之況朕受禪於魏而可以忘其功臣哉宜擇惇近屬劭封之韓浩者河內人及沛國史渙與浩俱以忠勇顯浩至中護軍渙至中領軍皆掌禁兵封列侯魏書曰韓浩字元嗣漢末起兵縣近山藪多寇浩聚徒眾為縣藩衛太守王匡以為從事將兵拒董卓於盟津浩舅杜陽為河陰令卓執之使招浩浩不從袁術聞而壯之以為騎都尉夏侯惇聞其名請與相見大奇之使領兵從征伐時大議損益浩以為當急田太祖善之遷護軍太祖欲討柳城領軍史渙以為道遠深入非完計欲與浩共諫浩曰今兵勢強盛威加四海戰勝攻取無不如志不以此時遂除天下之患將為後憂且公神武舉無遺策吾與君為中軍主不宜沮眾

魏志九 三

遂從破柳城改其官為中護軍置長史司馬從討張魯魯降議者以浩智略足以綏邊欲留使都督諸軍鎮漢中太祖曰吾安可以無護軍乃與俱還其見親任如此及薨太祖愍惜之無子以養子榮嗣史渙字公劉少任俠有雄氣太祖初起以客從行中軍校尉從征伐常監諸將見親信轉拜中領軍十四年薨子靜嗣夏侯淵字妙才惇族弟也太祖居家曾有縣官事淵代引重罪太祖營救之得免魏略曰時兗豫大亂淵以飢乏棄其幼子而活亡弟孤女太祖起兵以別部司馬騎都尉從遷陳留潁川太守及與袁紹戰於官渡行督軍校尉紹破使督兗豫徐州軍糧時軍食少淵傳饋相繼軍以復振昌豨反遣于禁擊之未拔復遣淵與禁并力遂擊豨降其十餘屯豨詣禁降淵還拜典軍校尉魏書曰淵為將赴急疾常出敵之不

濟南樂安黃巾徐和司馬俱等攻城殺長吏淵將泰山齊平原郡兵擊大破之斬和平諸縣收其糧穀以給軍士十四年以淵爲行領軍太祖征孫權還使淵督諸將擊廬江叛者雷緒緒破又行征西護軍督徐晃擊太原賊攻下二十餘屯斬賊帥商曜屠其城從征韓遂等戰於渭南又督朱靈平隃麋汧氐與太祖會安定降楊秋十七年太祖乃還鄴以淵行護軍將軍督朱靈路招等屯長安擊破南山賊劉雄降其衆圍遂超餘黨梁興於鄠拔之斬興封博昌亭侯馬超圍涼州刺史韋康於冀淵救康未到康敗去冀二百餘里超來逆戰軍不利汧氐反淵引軍還十九年趙衢尹奉等謀討超姜敘起兵鹵城以應之衢等譎說超使出擊敘於後盡殺超妻子超奔漢中還圍祁山敘等急求救諸將議者欲須太祖節度淵曰公在鄴反覆四千里比報敘等必敗非救急也遂行使張郃督步騎五千在前從陳倉狹道入淵自督糧在後郃至渭水上超將氐羌數千逆郃未戰超走郃進軍收超軍器械淵到諸縣皆已降韓遂在顯親淵欲襲取之遂走淵收遂軍糧追至

略陽城去遂二十餘里諸將欲攻之或言當攻興國氐淵以爲遂兵精興國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擊長離諸羌長離諸羌多在遂軍必歸救其家若羌獨守則孤救長離則官兵得與野戰可必虜也淵乃留督將守輜重輕兵步騎到長離攻燒羌屯斬獲甚衆諸羌在遂軍者各還種落遂果救長離與淵軍對陣諸將見遂衆惡之欲結營作塹乃與戰淵曰我轉鬭千里今復作營塹則士衆罷弊不可久賊雖衆易與耳乃鼓之大破遂軍得其旌麾還略陽進軍圍興國氐王千萬逃奔馬超餘衆降轉擊高平屠各皆散走收其糧穀牛馬乃假淵節初枹罕宋建因涼州亂自號河首平漢王太祖使淵帥諸將討建淵至圍枹罕月餘拔之斬建及所置丞相已下淵別遣張郃等平河關渡河入小湟中河西諸羌盡降隴右平太祖下令曰宋建造爲亂逆三十餘年淵一舉滅之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二十一年增封三百戶并前八百戶還擊武都氐羌下辯收氐穀十餘萬斛太祖西征張魯淵等將涼州諸將侯王已下與太祖會休亭太祖每引見羌胡以淵畏之會魯降漢

中平以淵行都護將軍督張郃徐晃等平巴郡太祖還鄴留淵守漢中即拜淵征西將軍二十三年劉備軍陽平關淵率諸將拒之相守連年二十四年正月備夜燒圍鹿角淵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備挑郃戰郃軍不利淵分所將兵半助郃為備所襲淵遂戰死謚曰愍侯初淵雖數戰勝太祖常戒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淵妻太祖內妹長子衡尚太祖弟海陽哀侯女恩寵特隆衡襲爵轉封安寧亭侯黃初中賜中子霸太和中賜霸四弟爵皆關內侯霸正始中為討蜀護軍右將軍進封博昌亭侯素為曹爽所厚聞爽誅自疑亡入蜀以淵舊勳赦霸子徙樂浪郡魏略曰霸字仲權淵為蜀所害故霸常切齒欲有報蜀意黃初中為偏將軍子午之役霸召為前鋒進至興勢圍安營在曲谷中蜀人望知其是霸也指下兵攻之霸手戰鹿角間賴救至然後解後為右將軍屯隴西其養士和戎並得其歡心至正始中代夏侯儒為征蜀護軍統屬征西時征西將軍夏侯玄於霸為從子而玄於曹爽為外弟及司馬宣王誅曹爽遂召玄玄來東霸聞曹爽被誅而玄又徵以為禍必轉相及心既內恐又霸先與雍州刺史郭淮不和而淮代玄為征西霸尤不安故遂奔蜀南趨陰平而失道入窮谷中糧盡殺馬步行足破臥巖石下使人求道未知何之蜀聞之乃使人迎霸初建安五年時霸從妹年十三四在本郡出行樵採為張飛所得飛知其良家女遂以為妻產息女為劉禪皇后故淵之初亡飛妻請而葬之及霸入蜀禪與相見釋之曰卿父自遇害於行間耳非我先人之手刃也指其兒子以示之曰此夏侯氏之

六

甥也厚加爵寵霸弟威官至兗州刺史世語曰威字季權任俠貴歷荊兗二州刺史子駿并州刺史次莊淮南太守莊子湛字孝若以才博文章至南陽相散騎常侍莊晉景陽皇后姊夫也由此一門侈盛於時威弟惠樂安太守文章敘錄曰惠字稚權幼以才學見稱善屬奏議歷散騎黃門侍郎與鍾毓數有辯駁事多見從遷燕相樂安太守年三十七卒惠弟和河南尹世語曰和字義權清辯有才論歷河南尹太常淵第三子稱第五子榮從孫湛為其序曰稱字叔權自孺子而好合聚童兒為之渠帥戲必為軍旅戰陣之事有違者輒嚴以鞭捶眾莫敢逆淵陰奇之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為耳安能學人年十六淵與之田見奔虎稱驅馬逐之禁之不可一箭而倒名聞太祖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汝矣與文帝為布衣之交每讌會氣陵一坐辯士不能屈世之高名者多從之遊年十八卒弟榮字幼權幼聰惠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經目輒識之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目使之遍談不謬一人帝深奇之漢中之敗榮年十三左右提之走不肯曰君親在難焉所逃死乃奮劍而戰遂沒陳衡薨子績嗣為虎賁中郎將績薨子褒嗣

曹仁字子孝太祖從弟也魏書曰仁祖褒潁川太守父熾侍中長水校尉少好弓馬弋獵後豪傑並起仁亦陰結少年得千餘人周旋淮泗之間遂從太祖為別部司馬行厲鋒校尉太祖之破袁術仁所斬獲頗多從征徐州仁常督騎為軍前鋒別攻陶謙將呂由破之還與大軍合彭城大破謙軍從攻費華即墨開陽謙遣別將救諸縣仁以騎擊破之太祖征呂布仁別攻句陽拔之生獲布將劉何太祖平黃巾迎天子都許仁數有功拜廣陽太守太祖器其勇略不使之

七

郡以議郎督騎太祖征張繡仁別徇旁縣虜其男
女三千餘人太祖軍還為繡所追軍不利士卒喪
氣仁率厲將士甚奮太祖壯之遂破繡太祖與袁
紹久相持於官渡紹遣劉備徇㶏彊諸縣多舉眾
應之自許以南吏民不安太祖以為憂仁曰南方
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彊兵
臨之其背叛固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
之可破也太祖善其言遂使將騎擊備破走之仁
盡復收諸叛縣而還紹遣別將韓荀鈔斷西道仁
擊荀於雞洛山大破之由是紹不敢復分兵出復
與史渙等鈔紹運車燒其糧穀河北既定從圍壺
關太祖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仁言於太祖
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
必死將人自為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
守之則引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虜
非良計也太祖從之城降於是錄仁前後功封都
亭侯從平荊州以仁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吳
將周瑜瑜將數萬眾來攻前鋒數千人始至仁登
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
賊多金兵少遂為所圍長史陳矯俱在城上望見

金等垂沒左右皆失色仁意氣奮怒甚謂左右取
馬來矯等共援持之謂仁曰賊眾盛不可當也假
使棄數百人何苦而將軍以身赴之仁不應遂被
甲上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去賊百餘步
迫溝矯等以為仁當住溝上為金形勢也仁徑渡
溝直前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餘眾未盡出仁復
直還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數人賊眾乃退矯等初
見仁出皆懼及見仁還乃歎曰將軍真天人也三
軍服其勇太祖益壯之轉封安平亭侯太祖討馬
超以仁行安西將軍督諸將拒潼關破超渭南蘇
伯田銀反以仁行驍騎將軍都督七軍討銀等破
之復以仁行征南將軍假節屯樊鎮荊州侯音以
宛叛略傍縣眾數千人仁率諸軍攻破音斬其首
還屯樊即拜征南將軍關羽攻樊時漢水暴溢于
禁等七軍皆沒禁降羽仁人馬數千人守城城不
沒者數板羽乘船臨城圍數重外內斷絕糧食欲
盡救兵不至仁激厲將士示以必死將士感之皆無
二徐晃救至水亦稍減晃從外擊羽仁得潰圍出
羽退走仁少時不脩行檢及長為將嚴整奉法令
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鄢陵侯彰北征烏丸文

帝在東宮爲書戒彰曰爲將奉法不當如征南邪及即王位拜仁車騎將軍都督荆揚益州諸軍事進封陳侯增邑二千并前三千五百戶追賜仁父熾謚曰陳穆侯置守冢十家後召還屯宛孫權遣將陳邵據襄陽詔仁討之仁與徐晃攻破邵遂入襄陽使將軍高遷等徙漢南附化民於漢北文帝遣使即拜仁大將軍又詔仁移屯臨潁遷大司馬復督諸軍據烏江還屯合肥黃初四年薨謚曰忠侯魏書曰仁時年五十六傅子曰曹大司馬之勇賁育弗加也張遼其次焉子泰嗣官至鎮東將軍假節轉封甯陵侯泰薨子初嗣又分封泰弟楷範皆爲列侯而牛金官至後將軍仁弟純英雄記曰純字子和年十四而喪父與同產兄仁別居承父業富於財僮僕人客以百數純綱紀督御不失其理鄉里咸以爲能好學問敬愛學士學士多歸焉由是爲遠近所稱年十八爲黃門侍郎二十從太祖到襄邑募兵遂常從征戰初以議郎參司空軍事督虎豹騎從圍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太祖欲緩之純曰今千里蹈敵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且縣師深入難以持久彼勝而驕我敗而懼以懼敵驕必可克也太祖善其言遂急攻之譚敗純麾下騎斬譚首級北征三郡純部騎獲單于蹋頓以前後功封高陵亭侯邑三百戶從征荆州追劉備於長坂獲其二女輜重收其散卒

進降江陵從還譙建安十五年薨文帝即位追謚曰威侯英雄記曰純所督虎豹騎皆天下驍銳或從百人將補之太祖難其帥純以選爲督撫循甚得人心及純薨有司白選代太祖曰純之比何可復得吾獨不中督邪遂不選子演嗣官至領軍將軍正元中進封平樂鄉侯演薨子亮嗣

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也魏書曰洪伯父鼎爲尚書令任洪爲蘄春長太祖起義兵討董卓至滎陽爲卓將徐榮所敗太祖失馬賊追甚急洪下以馬授太祖太祖辭讓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到汴水水深不得渡洪循水得船與太祖俱濟還奔譙揚州刺史陳溫素與洪善洪將家兵千餘人就溫募兵得廬江上甲二千人東到丹陽復得數千人與太祖會龍亢太祖征徐州張邈舉兗州叛迎呂布時大饑荒洪將兵在前先據東平范聚糧穀以繼軍太祖討邈布於濮陽布破走遂據東阿轉擊濟陰山陽中牟陽武京密十餘縣皆拔之以前後功拜鷹揚校尉遷揚武中郎將天子都許拜洪諫議大夫別征劉表破表別將於舞陽陰葉堵陽博望有功遷厲鋒將軍封國明亭侯累從征伐拜都護將軍文帝即位爲衛將軍遷驃騎將軍進封野王侯益邑千戶并前二千一百戶位特進後徙封都陽侯始洪家

當而性吝嗇文帝少時假求不稱常恨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羣臣並救莫能得卞太后謂郭后曰令曹洪今日死吾明日勅帝廢后矣於是泣涕屢請乃得免官削爵土魏略曰文帝收洪時曹真在左右請之曰今誅洪洪必以真爲譖也帝曰我自治之卿何豫也會卞太后責怒帝言梁沛之間非子廉無有今日詔乃釋之猶尚沒入其財產太后又以爲言後乃還之初太祖爲司空時以己率下每歲發調使本縣平貲于時譙令平洪貲財與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貲那得如子廉耶文帝在東宮嘗從洪貸絹百匹洪不稱意及洪犯法自分必死既得原喜上書謝曰臣少不由道過在人倫長竊非任遂蒙含貸性無檢度知足之分而有豺狼無厭之質老惛倍貪觸突國網罪迫三千不在赦宥當就辜誅棄諸市朝猶蒙天恩骨肉更生臣仰視天日俯慙神靈慙懼相并惶怖不能寢寐以自執割謹詣闕門拜章陳情乞洪先帝功臣時人多爲觖望明帝即位拜後將軍更封樂城侯邑千戶位特進復拜驃騎將軍太和六年薨謚曰恭侯子馥嗣侯初太祖分洪戶封子震列侯洪族父瑜脩慎篤敬官至衞將軍封列侯

魏書九　十二

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也天下亂宗族各散去鄉里休年十餘歲喪父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攜將老母渡江至吳魏書曰休祖父嘗爲吳郡太守休於太守舍見壁上祖父畫像下榻拜涕泣同坐者皆嘉歎焉以太祖舉義兵易姓名轉至荊州閒行北歸見太祖太祖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與文帝同止見待如子常從征伐使領虎豹騎宿衞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辯太祖遣曹洪征之以休爲騎都尉參洪軍事太祖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洪聞此令亦委事於休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衆議狐疑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太祖拔漢中諸軍還長安拜休中領軍文帝即王位爲領軍將軍錄前後功封東陽亭侯夏侯惇薨以休爲鎭南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車駕臨送上乃下輿執手而別孫權遣將屯歷陽休到擊破之又別遣兵渡江燒賊蕪湖營數千家遷征東將軍領揚州刺史進封安陽鄉侯魏書曰休喪母至孝帝使侍中奪喪服使飲酒食肉休受詔而形體益憔悴乞歸譙葬母帝復遣越騎校尉薛喬奉詔節其憂使歸家治喪一宿便葬葬訖詣行在所帝見親自寬慰之其見愛重如此帝征孫權以休爲征東大將軍假黃鉞督張遼等及諸州郡二十餘軍擊權大將呂範等於洞浦破之拜揚州牧明帝即位進封長平侯吳將審悳屯皖休擊破之斬悳首吳將韓綜翟丹等前後率衆詣休降增邑四百幷前二千五百戶遷大司馬都督揚州如故太和二年帝爲二道征吳遣司馬宣王從漢水下督休諸軍向尋陽賊將僞降休深入戰不利退還宿石亭軍夜驚士卒亂

魏書九　十三

甲兵輜重甚多休上書謝罪帝遣屯騎校尉楊曁慰諭禮賜益隆休因此癰發背薨謚曰壯侯子肇嗣（世語曰肇字長思）肇有當世才度爲散騎常侍屯騎校尉明帝寢疾方與燕王宇等屬以後事帝意尋變詔肇以侯歸第正始中薨追贈衛將軍子興嗣初文帝分休戶三百封肇弟纂爲列侯後爲殄吳將軍薨追贈前將軍（張隱文士傳曰肇孫攄字顏遠少厲志操博學有才藻仕晉辟公府歷洛陽令有能名大司馬齊王冏輔政攄與齊人左思俱爲記室督從中郎出爲襄陽太守征南司馬值天下亂攄討賊向吳戰敗死）

曹眞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太祖起兵眞父邵募徒衆爲州郡所殺（魏略曰眞本姓秦養曹氏或云其父伯南昔與太祖善興平末袁術部黨與太祖攻劫太祖出亡入秦氏伯南開門受之寇問太祖所在答云我是也遂害之由此太祖思其功故變其姓魏書曰邵以忠篤有才智爲太祖所親信初平中太祖興義兵邵募徒衆從太祖周旋時豫州刺史黃琬欲害太祖太祖避之而邵獨遇害）太祖哀眞少孤收養與諸子同使與文帝共止常從獵爲虎所逐顧射虎應聲而倒太祖壯其鷙勇使將虎豹騎討靈丘賊拔之封靈壽亭侯以偏將軍將兵擊劉備別將於下辯破之拜中堅將軍從至長安領中領軍是時夏侯淵沒於陽平太祖憂之以眞爲征蜀護軍督徐晃等破劉備別將高詳於陽平太祖自至漢中拔出諸軍使眞至武都迎曹洪等還屯陳倉文帝即王位以眞爲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錄前後功進封東鄉侯張進等反於酒泉眞遣費耀討破之斬進等黃初三年還京都以眞爲上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鉞與夏侯尚等征孫權擊牛渚屯破之轉拜中軍大將軍加給事中七年文帝寢疾眞與陳羣司馬宣王等受遺詔輔政明帝即位進封邵陵侯（臣松之案眞父名邵封邵陵侯若非書誤則事不可論）遷大將軍諸葛亮圍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應亮帝遣眞督諸軍軍郿遣張郃擊亮將馬謖大破之安定民楊條

等略吏民保月支城眞進軍圍之條謂其衆曰大將軍自來吾願早降耳遂自縛出三郡皆平眞以亮懲於祁山後出必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王生守陳倉治其城明年春亮果圍陳倉已有備而不能克增邑并前二千九百戶四年朝洛陽遷大司馬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眞以蜀連出侵邊境宜遂伐之數道並入可大克也帝從其計眞當發西討帝親臨送眞以八月發長安從子午道南入司馬宣王泝漢水當會南鄭諸軍或從斜谷道或從武威入會大霖雨三十餘日或棧道斷絕詔眞還

軍。真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太祖。遵、讚早亡，真愍之，乞分所食邑封遵、讚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晏平久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聽分真邑賜遵、讚子爵關內侯，各百戶。」真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班賜，士卒皆願為用。真病還洛陽，帝自幸其第省疾。真薨，謚曰元侯。子爽嗣。帝追思真功，詔曰：「大司馬蹈履忠節，佐命二祖，內不恃親戚之寵，外不驕白屋之士，可謂能持盈守位，勞謙其德者也。其悉封真五子羲、訓、則、彥、皚皆為列侯。」初，文帝分真邑二百戶，封真弟彬為列侯。

爽字昭伯，少以宗室謹重，明帝在東宮，甚親愛之。及即位，為散騎侍郎，累遷城門校尉，加散騎常侍，轉武衛將軍，寵待有殊。帝寢疾，乃引爽入臥內，拜大將軍，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與太尉司馬宣王並受遺詔輔少主。明帝崩，齊王即位，加爽侍中，改封武安侯，邑萬二千戶，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丁謐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宣王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己，得制其輕重也。魏書曰：爽使弟羲為表曰：「臣亡父真，奉事三朝，入備冢宰，出為上將。先帝以臣肺腑遺緒，獎飾拔擢，典兵禁省，進無忠恪積累之行，退無羔羊自公之節。先帝聖體不豫，臣雖奔走侍疾，[illegible]誠[illegible]之所[illegible]，與太尉懿俱受遺詔，且慙且懼，所[illegible]。臣聞虞舜序[illegible]，以稷契為首；成湯褒功，以伊呂為首，[illegible]審選傳舉，優劣得所，[illegible]誠輔其長，民之大紀，錄功[illegible]之令典，曰古以[illegible]。[illegible]求之或闕。今臣虛闕，位冠朝首，[illegible]心愧[illegible]。[illegible]情[illegible]至[illegible]，天下之達道者三，謂德、爵、齒也，[illegible]本以為[illegible]。[illegible]中正高上司之位，名足鎮衆，義足率下，一也；[illegible]文武切位，征伐之勳，[illegible]功，二也；萬里[illegible]，[illegible]受遺詔，[illegible]。[illegible]亮皇家，內外所[illegible]，三也。[illegible]則過於吉甫、樊仲，[illegible]則踰于方叔、召虎，凡此數者，[illegible]。[illegible]之臣抱空名而處其右，天下之人將謂臣以宗室見私，知進而不知退。陛下岐嶷，克明克類，如有以察臣之言，臣以為宜以懿為太傅、大司馬，上昭陛下進賢之明，中顯懿身文武之實，下使愚臣免於謗誚。」於是帝使中書監劉放、令孫資為詔曰：「昔吳漢佐光武，有征定四方之功，為大司馬，名稱於今。太尉體履正直，功蓋海內，先帝本以前後欲更其位者輒不卒，今大將軍薦太尉宜為大司馬，既合先帝本旨，又放推讓，進德尚勳，乃欲明賢良、辯等列、顯長少也。雖旦、奭之屬，宗師呂望，念在引領以處其下，何以過哉！朕惟先帝固知君子樂天知命，纖芥細疑，不足為[illegible]。[illegible]已當[illegible]人[illegible]之文，故用低徊，有意未遂耳，斯亦先帝數重大臣，恩愛深厚之至也。昔成王建保傅之官，近漢顯宗以鄧禹為太傅，皆所以優崇俊乂，必有尊也。其以太尉為太傅。」爽弟羲為中領軍，訓武衛將軍，彥散騎常侍侍講，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闥，貴寵莫盛焉。南陽何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謐、東平畢軌咸有聲名，進趣於時，明帝以其浮華，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復進敘，任為腹心。颺等欲令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伐蜀，爽從其言，宣王止之不能禁。正始五年，爽乃西至長安，大發卒六七萬人，從駱谷入。是時，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馬騾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入谷行數百里，

賊因山爲固，兵不得進。爽參軍楊偉爲爽陳形勢，宜急還，不然將敗。世語曰：偉字世英，馮翊人。明帝治宮室，偉諫曰：「今作宮室，斬伐生民墓上松柏，毀壞碑獸石柱，辜及亡人，傷孝子心，不可以爲後世之法則。」颺與偉爭於爽前，偉曰：「颺、勝將敗國家事，可斬也。」爽不悅，乃引軍還。漢晉春秋曰：司馬宣王謂夏侯玄曰：「春秋責大德重，昔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大敗，君所知也。今興平路勢至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徼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玄懼，言於爽，引軍退。費禕進兵據三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所發牛馬運轉者，死失略盡，羌、胡怨歎，而關右悉虛耗矣。

初，爽以宣王年德並高，恒父事之，不敢專行。及晏等進用，咸共推戴，說爽以權重不宜委之於人。乃以晏、颺、謐爲尚書，晏典選舉，軌司隸校尉，勝河南尹，諸事希復由宣王。宣王遂稱疾避爽。魏略曰：初，宣王以爽魏之肺腑，每推先之，爽以宣王名重，亦引身卑下，當時稱焉。丁謐、畢軌等既進用，數言於爽曰：「宣王有大志而甚得民心，不可以推誠委之。」由是爽恒猜防焉。禮貌雖存，而諸所興造，皆不復由宣王。宣王力不能爭，且懼其禍，故避之。

晏等專政，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及壞湯沐地以爲產業，承勢竊取官物，因緣求欲州郡。有司望風，莫敢忤旨。晏等與廷尉盧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過，深文致毓法，使主者先收毓印綬，然後奏聞。其作威如此。爽飲食車服，擬於乘輿；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妻妾盈後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爲伎樂。詐作詔書，發才人五十七人送鄴臺，使先帝倢伃教習爲技。擅取太樂樂器，武庫禁兵。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晏等會其中，縱酒作樂。羲深以爲大憂，數諫止之。又著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敗，辭旨甚切，不敢斥爽，託戒諸弟以示爽。爽知其爲己發也，甚不悅。羲或時以諫喻不納，涕泣而起。宣王密爲之備。九年冬，李勝出爲荊州刺史，往詣宣王。宣王稱疾困篤，示以羸形。勝不能覺，謂之信然。魏末傳曰：爽等令勝辭宣王，并伺察焉。宣王見勝，勝自陳無他功勞，橫蒙特恩，當爲本州，詣閣拜辭，不悟加恩，得蒙引見。宣王令兩婢侍邊，持衣，衣落；復上指口，言渴求飲，婢進粥，宣王持杯飲粥，粥皆流出沾胸。勝愍然，爲之涕泣，謂宣王曰：「今主上尚幼，天下恃賴明公。然衆情謂明公方舊風疾發，何意尊

體乃爾！」宣王徐更寬言，才令氣息相屬，說：「年老沈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好善爲之，恐不復相見，如何！」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也。」宣王乃復陽爲昏謬，曰：「君方到并州，努力自愛！」錯亂其辭，狀如荒語。勝復曰：「當忝荊州，非并州也。」宣王乃若微悟者，謂勝曰：「懿年老，意荒忽，不解君言。今當還爲本州刺史，盛德壯烈，好建功勳。今當與君別，自顧氣力轉微，後必不更會，因欲自力設薄主人，生死共別。令師、昭兄弟結君爲友，不可相舍去，副懿區區之心。」因流涕哽咽。勝亦長歎，答曰：「輒當承教，須待敕命。」勝辭出，與爽等相見，說：「太傅語言錯誤，口不攝杯，指南爲北。又云吾當作并州，吾答言當還爲荊州，非并州也。徐徐與語，有識人時，乃知當還爲荊州耳。又欲設主人祖送。不可舍去，宜須待之。」更向爽等垂泣云：「太傅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

十年正月，車駕朝高平陵，爽兄弟皆從。世語曰：爽兄弟先是數俱出游，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入者？」爽曰：「誰敢爾邪！」由此不並行。至是乃盡出也。宣王部勒兵馬，先據武庫，遂出屯洛水浮橋。奏爽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

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爲念臣言二祖亦屬臣以後事爲念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黃門令董箕等才人侍疾者皆所聞知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歷世舊人皆復斥出欲置新人以樹私計根據槃牙縱恣日甚外既如此又以黃門張當爲都監專共交關看察至尊候伺神器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但爲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昔趙高極意秦氏以滅呂霍早斷漢祚永世此乃陛下之大鑒臣受命之時也太尉臣濟尚書令臣孚等皆以爽爲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勑臣如奏施行臣輒勑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羲訓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世語曰初宣王勒兵從闕下趣武庫當爽門人逼車住爽妻劉怖出至廳事謂帳下守督曰公在外今兵起如何督曰夫人勿憂乃上門樓引弩注箭欲發將孫謙在後牽止之曰天下事未可知如此者三宣王遂得過去爽得宣王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爲干寶晉紀曰爽留車駕宿伊水南伐

木爲鹿角發屯兵數千人以爲衛魏末傳曰宣王語弟孚陛下在外不可露宿促送帳幔太官食具詣行在所大司農沛國桓範聞兵起不應太后召矯詔開平昌門拔取劒戟略將門候南奔爽宣王知曰範畫策爽必不能用範計範說爽使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兄弟猶豫未決範重謂羲曰當今日卿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持質一人尚欲望活今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者羲猶不能納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說爽使早自歸罪爽於是遣允泰詣宣王歸罪請死乃通宣王奏事干寶晉紀曰桓範出赴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駑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世語曰宣王使許允陳泰解語爽蔣

嘉平己未年

濟亦與書達宣王之旨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爲誓爽信之罷兵魏氏春秋曰爽既罷兵曰我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矣遂免爽兄弟以侯還第魏末傳曰爽兄弟歸家勑洛陽縣發民八百人使尉部圍爽第四角角作高樓令人在上望視爽兄弟舉動爽計窮愁悶持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還廳事上與兄弟共議未知宣王意深淺作書與宣王曰賤子爽哀惶恐怖無狀招禍分受屠滅前遣家人迎糧于今未反數日乏匱當煩見餉以繼旦夕宣王得書大驚即答書曰初不知乏糧甚懷踧踖令致米一百斛并肉脯鹽豉大豆尋送爽兄弟不達變數即便喜歡自謂不死初張當私以所擇才人張何等與爽疑其有姦收當治罪當陳爽與晏等陰謀反逆並先習兵須三月中欲發於是收晏等下獄會公卿朝臣廷議以爲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爽以支屬世蒙殊寵

親受先帝握手遺詔託以天下而包藏禍心蔑棄顧命乃與晏颺及當等謀圖神器範黨同罪人皆爲大逆不道於是收爽羲訓晏颺謐軌勝範當等皆伏誅夷三族

魏略曰鄧颺字玄茂鄧禹後也少得士名於京師明帝時爲尚書郎除洛陽令坐事免拜中郎又入兼中書郎初颺與李勝等爲浮華友及在中書浮華事發被斥出遂不復用正始初乃出爲潁川太守轉大將軍長史遷侍中尚書颺爲人好貨前在內職許臧艾授以顯官艾以父妾與颺故京師爲之語曰以官易婦鄧玄茂每所薦達多如此比故何晏選舉不得人頗由颺之不公忠遂同其罪蓋由交友非其人

丁謐字彥靖父斐字文侯初斐隨太祖太祖以斐鄉里特饒愛之斐性好貨數請求犯法輒得原宥爲典軍校尉總攝內外每所陳說多見從之建安末從太祖征吳斐隨行自以家牛羸困乃私易官牛爲人所白被收送獄奪官其後太祖問斐曰文侯印綬所在斐亦知見戲對曰以易餅耳太祖笑顧謂左右曰東曹毛掾數白此家欲令我重治我非不知此人不清良有以也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雖有小損而完我囊貯遂復斐官聽用如初後數歲病亡謐少不肯交游但博觀書傳爲人沈毅頗有才略太和中常住鄴借人空屋居其中而諸王亦欲借之不知謐已得直開門入謐望見王交腳臥而不起而呼其奴客曰此何等人呵使去王怒其無禮還具上言明帝收謐繫鄴獄以其功臣子原出後帝聞其有父風召拜度支郎中曹爽宿與相親時爽爲武衛將軍數爲帝稱其可大用會帝崩爽輔政乃拔謐爲散騎常侍遂轉尚書謐爲人外似疏略而內多忌其在臺閣數有所彈駮臺中患之事不得行又其意輕貴多所忽略雖與何晏鄧颺等同位而皆少之唯以勢屈於爽爽亦敬之言無不從故于時謗書謂臺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默作疽囊三狗謂何鄧丁也默者爽小字也其意言三狗皆欲齧人而謐尤甚也遣樂安王使北詣鄴又遣文欽令還淮南皆謐之計司馬宣王由是特深恨之

魏略曰軌字昭先父子礎建安中爲典農校尉軌以才能少有名明帝在東宮時軌在文學中黃初末出爲長吏明帝即位入爲黃門郎子尚公主居處殷富遷并州刺史其在并州名爲驕豪時雜虜數爲暴害吏民軌輒出軍擊鮮卑軻比能失利中護軍蔣濟表曰畢軌前失既往不咎但恐是後難可以再凡人材有長短不可彊成軌文雅志意自爲美器今失并州換置他州若入居顯職不毀其德於國事實善此安危之要唯聖恩察之至正始中入爲中護軍轉侍中尚書遷司隸校尉素與曹爽善每言於爽多見從之

李勝字公昭父休字子朗有智略張魯前爲鎮北將軍休爲司馬家南鄭時漢中有甘露降子朗見張魯精兵數萬人有四塞之固遂建言赤氣久衰黃家當興欲魯舉號魯不聽會魯破太祖以其勸魯內附賜爵關內侯署散官騎從詣鄴至黃初中仕歷上黨鉅鹿二郡太守後以年老還拜議郎勝少游京師雅有才智與曹爽善明帝禁浮華而人白勝堂有四窗八達各有主名用是被收以其所連引者多故得原禁錮數歲帝崩曹爽輔政勝爲洛陽令夏侯玄爲征西將軍以勝爲長史玄亦宿與勝厚駱谷之役議從勝出由是司馬宣王不悅於勝累遷滎陽太守河南尹勝前後所宰守未嘗不稱職爲尹歲餘廳事前屠蘇壞令人更治之小材一枚激墮正撾受符吏石虎頭斷之旬日遷爲荊州刺史未及之官而敗也

桓範字元則世爲冠族建安末入丞相府延康中爲羽林左監以有文學與王象等典集皇覽明帝時爲中領軍尚書遷征虜將軍東中郎將使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治下邳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引節欲斬岐爲岐所奏不直坐免還復爲兗州刺史怏怏不得意

又聞當轉爲冀州牧是時冀州統屬鎮北而鎮北將軍呂昭才實仕進本在範後範謂其妻仲長曰我寧作諸卿向三公長跪耳不能爲呂子展屈也其妻曰君前在東坐欲擅斬徐州刺史衆人謂君難爲作下今復羞爲呂屈是復難爲作上也範忿其言觸實乃以刀環撞其腹妻時懷孕遂墮胎死範亦竟稱疾不赴冀州正始中拜大司農範前在臺閣號爲曉事及爲司農又以清省稱範嘗抄撮漢書中諸雜事自以意斟酌之名曰世要論蔣濟爲太尉嘗與範會社下群卿列坐有數人範懷其所撰欲以示濟謂濟當虛心觀之範出其書以示左右左右傳之示濟濟不肯視範心恨之因論他事範乃發怒謂濟曰我祖薄德公輩何似邪範性矜而急其明察不及濟正始中以範鄉里老宿於九卿中特禮之然不甚親也及宣王起兵閉城門以範爲曉事乃指召之欲使領中領軍範欲應召而其子諫之以爲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疑有頃兒又促之範欲去而司農丞吏皆止範範不從乃突出至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也範呼之舉手中版以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範呵之言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顧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範南見爽

以天子詣許昌移四方以自輔爽疑未決範重謂羲
曰此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為邪於今日卿等門戶倒矣俱不
言範又謂羲曰卿別營近在闕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
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當
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羲兄弟默然不從中甲夜至
五鼓爽乃投刀於地謂諸從駕羣臣曰我度太傅意亦不
過欲令我兄弟向己也我獨有以不合於遠近耳遂進謂
帝曰陛下作詔免臣官報皇太后令知爽有免而已必
坐唱義也上乃曰毛子今我坐許兄弟族矣爽等既免帝
還宮遂令竝從詔洛不得諸皇見宣王下車叩頭而
無言宣王呼範姓曰桓大夫何為爾邪車駕入宮有詔範
還復位範詣闕拜章謝待報會司蕃詣鴻臚自首具說範
前臨出所道宣王乃忿曰誣人以反於法何應主者曰
科律反受其罪乃收範於闕下時人持範甚急範謂部官曰
徐之我亦義士耳遂送廷尉世語曰初爽夢二虎銜雷
公雷公若二升椀放著庭中爽惡之以問占者靈臺丞
馬訓曰憂兵訓退告其妻曰爽將以兵亡不出旬日漢
晉春秋曰安定皇甫謐以九年冬夢至洛陽自廟出見車
騎甚衆以物呈廟云誅大將軍曹爽寤而以告其邑人邑
人曰君欲作曹人之夢乎朝無公孫彊如何且爽兄弟典

重兵又權尚書事誰敢謀之謐曰爽無叔振鐸之請苟失
天機則離矣何恃於彊昔漢之閻顯倚母后之尊權國威
命可謂至重矣阿黃門孫程十九人以之誅死況爽兄弟乎世
語曰初爽出司馬魯芝留在府聞有事將營騎斫津門出
赴爽爽誅擢為御史中丞及爽解印綬將出主簿楊綜止
之曰公挾主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爽不從有司奏綜導
爽反宣王曰各為其主也宥之以為尚書郎芝字世英扶
風人也以後仕進至特進光祿大夫綜字初伯後為安東
將軍司馬文王長史臣松之案夏侯湛為羊秉作叙及干寶
晉紀並云爽既誅宣王即擢芝為并州刺史以綜為安東
參軍與世語不同 嘉平中紹功臣世封真族孫熙為新昌亭侯邑
三百戶以奉真後 干寶晉紀曰蔣濟以曹真之勳力不宜絕祀故以熙為後濟又病其言之失信於爽
發病卒 晏何進孫也母尹氏為太祖夫人晏長於宮省又尚公
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
十篇 晏字平叔魏略曰太祖為司空時納晏母并收養晏其時秦宜祿兒阿蘇亦隨母在公家並見寵如公子蘇即

朗也隨母姓性謹慎而晏無所顧憚服飾擬於太子故文帝特憎
之每不呼其姓字嘗謂之為假子晏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
無所事任及明帝立頗為冗官至正始初曲合於曹爽亦以才
能故爽用為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晏前以尚主得賜爵為
列侯又其母在內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
為尚書主選舉其宿與之有舊者多被拔擢 魏末傳曰晏
婦金鄉公主即晏同母妹公主賢謂其母沛王太妃曰晏為
惡日甚將何保身母笑曰汝得無妬晏邪俄而晏死有一男
年五六歲宣王遣人錄之晏母歸藏其子王宮中向使者搏
頰自白乞活使者具以白宣王宣王亦聞晏婦有先見之言
心常嘉之且為沛王故特原不殺 魏氏春秋曰初夏侯玄
何晏等名盛於時司馬景王亦預焉晏嘗曰唯深也故能通
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
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
欲以神況諸己也初宣王使晏與治爽等獄晏窮治黨與冀
以獲宥宣王曰凡有八族晏疏丁鄧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
窮急乃曰豈謂晏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臣松之案魏末
傳云晏取其同母妹為妻此搢紳所不忍言雖楚王之妻媦
不是甚也已設令此言出於舊史猶將莫之或信況底下之
書乎案諸王公傳沛王出自杜夫人所生晏母姓尹公主若與

沛王同生焉得言與晏同母 皇甫謐列女傳曰爽從弟文
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早死服闋自以年少
無子恐家必嫁己乃斷髮以為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
即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
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彊迎令女歸時文寧為梁相憐其少執
義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沮乃微使人諷之令女歎且泣曰
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為信防之少懈令女於是竊入寢
室以刀斷鼻蒙被而臥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
牀席舉家驚惶奔往視之莫不酸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
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辛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
為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
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
為乎司馬宣王聞而嘉之聽使
乞子字養為曹氏後名顯于世
夏侯尚字伯仁淵從子也文帝與之親友 魏書曰尚有籌
畫智略文帝器之與為布衣之交 太祖定冀州尚為軍司馬將騎從
征伐後為五官將文學魏國初建遷黃門侍郎

代郡胡叛遣鄢陵侯彰征討之以尚參彰軍事定
代地還太祖崩於洛陽尚持節奉梓宮還鄴并錄
前功封平陵亭侯拜散騎常侍遷中領軍文帝踐
阼更封平陵鄉侯遷征南將軍領荊州刺史假節
都督南方諸軍事尚奏劉備別軍在上庸山道險
難彼不我虞若以奇兵潛行出其不意則獨克之
勢也遂勒諸軍擊破上庸平三郡九縣遷征南大
將軍孫權雖稱藩尚益修攻討之備權後果有貳
心黃初三年車駕幸宛使尚率諸軍與曹真共圍
江陵權將諸葛瑾與尚軍對江瑾渡入江中渚而

分水軍於江中尚夜多持油船將步騎萬餘人於
下流潛渡攻瑾諸軍夾江燒其舟船水陸並攻破
之城未拔會大疫詔敕尚引諸軍還益封六百戶
并前千九百戶假鉞進為牧荊州殘荒外接蠻夷
而與吳阻漢水為境舊民多居江南尚自上庸通
道西行七百餘里山民蠻夷多服從者五六年間
降附數千家五年徙封昌陵鄉侯尚有愛妾嬖幸
寵奪適室適室曹氏女也故文帝遣人絞殺之尚
悲感發病恍惚既葬埋妾不勝思見復出視之文
帝聞而恚之曰杜襲之輕薄尚良有以也然以舊

臣恩寵不衰六年尚疾篤還京都帝數臨幸執手涕
泣尚薨謚曰悼侯魏書載詔曰尚自少侍從盡誠竭節雖云異姓其猶骨肉是以入為
腹心出當爪牙智略深敏謀謨過人不幸早殞命也奈何贈征南大將軍昌陵侯印綬子玄嗣
又分尚戶三百賜尚弟子奉爵關內侯玄字太初少
知名弱冠為散騎黃門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
並坐玄恥之不悅形之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為羽林
監正始初曹爽輔政玄爽之姑子也累遷散騎常侍
中護軍世語曰玄世名知人為中護軍拔用武官參戟牙門無非俊傑多牧州典郡立法垂教於今皆為後式太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為夫官才
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

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敘也夫欲清教審
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
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騖之路開下踰其敘則
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
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
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
豈非分敘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
考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
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
達於為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三

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愿其官名此州任官可知矣
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
寘必使中正于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
委仗於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
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考其成於此間
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衆人驅駭欲風
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絶意所得至者
更在側近孰不脩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脩己
家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
如自求之於州郡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真離

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
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
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
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
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
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
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
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
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又以為古之建官所以
濟育群生統理民物也故為之君長以司牧之

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
職業脩而事不煩夫事簡業脩上下相安而不
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而究
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
考殷周五等之敘徒有小大貴賤之差亦無君官
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
業不脩職業不脩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
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並興而姦偽滋長矣
先王達其如此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
世不師聖道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脩

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
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
莫能匡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
復可粗立儀準以一治制今之長吏皆君吏民橫
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
同無為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
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煩費豐財殖穀
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生意異順從
則安直己則爭夫和羹之美在於合異上下之益
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

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頓民之困弊咎生於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今承衰弊民人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往往非一郡受縣成其劇在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爲親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頑鄙今如并之吏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制使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戶以下令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遷用轉以能升所牧亦增此進才効功之叙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

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擁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便民省費在於此矣又以爲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救之以質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于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黃之采已得通於下矣欲使市

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準度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爲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樸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纖巧之物自上以下至於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於本朝則彌侈之心自消於下矣宣王報書曰審官擇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善禮鄉閭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

所示而中間一相承習卒不能改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爲官司耳昔賈誼亦患服制漢文雖身服弋綈猶不能使上下如意恐此三事當待賢能然後了耳玄又書曰漢文雖身衣弋綈而不革正法度內外有僭擬之服寵臣受無限之賜由是觀之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篤齊治制之意也今公侯命世作宰追蹤上古將隆至治抑末正本若制定於上則化行於衆矣夫當宜改之時留殷勤之心令發之

曰下之德也猗鑠尋聲耳猗歟謙謙曰待賢能此伊周不正殷姬之典也竊未喻焉頃之爲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

魏略曰玄既遷司馬景王代爲護軍護軍總統諸將任主武官選舉前後當此官者不能止貨賂故蔣濟爲護軍時有謠言欲求牙門當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宣王與濟善間以問濟濟無以解之因戲曰洛中市買一錢不足則不行遂相對歡笑玄代濟故不能止絕人事及景王之代玄整頓法令人莫犯者

與曹爽共興駱谷之役時人譏之爽誅徵玄爲大鴻臚數年徙太常玄以爽抑黜內不得意中書令李豐雖宿爲大將軍司馬景王所親待然私心在玄遂結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謀欲以玄輔政豐既內握權柄子尚公主又與緝俱馮翊人

故緝信之豐陰令弟兗州刺史翼求入朝欲使將兵入并力起會翼求朝不聽嘉平六年二月當拜貴人豐等欲因御臨軒諸門有陛兵誅大將軍以玄代之以緝爲驃騎將軍豐密語黃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冗從僕射劉賢等曰卿諸人居內多有不法大將軍嚴毅累以爲言張當可以爲誡鑠等皆許以從命

魏書曰玄素貴以爽故廢黜居常怏怏不得意中書令李豐與玄及后父光祿大夫張緝陰謀爲亂緝與豐同郡傾巧人也以東莞太守召爲后家亦不得遷故皆同謀初豐自以身處機密息韜又以列侯給事中尚齊長公主有內外之重心不自安密謂韜曰玄既爲海內重人加以當大任年時方壯而永見廢又親曹爽外弟於大將軍有嫌吾得玄書深以爲憂緝有才用棄兵馬大郡還坐家巷各不得志欲使汝以密計告之緝病創卧豐遣韜省病韜屏人語緝曰韜尚公主父子在天子側大將軍秉事常恐不見明信太常亦懷深憂君侯雖有后父之尊安危未可知皆與韜家同慮者也韜父欲與君侯謀之緝默然良久曰同舟之難吾焉所逃此大事不捷即禍及宗族韜於是往報豐豐密語黃門監蘇鑠等鑠等答豐惟君侯計豐言曰今拜貴人諸營兵皆屯門陛下臨軒因此便共迫脅將羣寮人兵就誅大將軍陛下儻不從人便當劫將去耳所謀不從鑠等許諾豐曰此族滅事卿等密之事成卿等皆當封侯常侍也豐復密以告玄緝緝遣子邈與玄相聞玄曰宜詳之耳不以告也

請豐相見豐不知而往即殺之

世語曰大將軍聞豐謀舍人王羕請以命請豐豐若無備情屈勢迫必來若不來羕一人足以制之若知謀泄以衆挾輪長戟自衛徑入雲龍門挾天子登凌雲臺臺上有三千人仗鳴鼓會衆如此羕所不及也大將軍乃遣羕以車迎之豐見劫迫隨羕而至○魏氏春秋曰大將軍責豐豐知禍及遂正色曰卿父子懷姦將傾社稷惜吾力劣不能相禽滅耳大將軍怒使勇士以刀環築豐腰殺之

魏略曰豐字安國故衛尉李義子也黃初中以父任召隨軍始爲白衣時年十七八在鄴下名爲清白識別人物海內翕然莫不注意後隨軍在許昌聲稱日隆其父不願其然遂令閉門敕使斷客初明帝在東宮豐在文學中及即尊位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爲誰降人云聞有李安國者是時豐爲黃門郎改名宣上問安國所在左右以豐對上曰豐名乃被於吳越邪後轉騎都尉給事中帝崩後爲永寧太僕以名過其實能用少也正始中遷侍中尚書僕射豐在臺省常多託疾時臺制疾滿百日當解祿豐疾未滿數十日輒暫起已復臥如是數歲初豐子韜以選尚公主豐雖外辭之內不甚憚也豐弟翼及偉仕數歲間並歷郡守豐嘗於人中顯誡二弟言當用榮位爲重及司馬宣王久病偉爲二千石荒於酒亂新平扶風二郡而豐不召還衆人以爲恃寵曹爽專政豐依違二公間無有適莫故于時有謗書曰曹爽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冷如漿李豐兄弟如游光其意以爲豐雖外示清淨而內圖事有似於游光也及宣王奏誅爽住車闕下與豐相聞豐怖遽氣索足委地不能起至嘉平四年宣王終後中書令缺大將軍諮問朝臣誰可補者或指向豐豐雖知此非顯選而自以連婚國家思附至尊因伏不辭遂奏用之豐爲中書二歲帝比每獨召與語不知所說景王知其議己請豐豐不以

告乃殺之。其事秘。豐前後仕歷二朝，不以家計為意，仰俸廩而已。韜雖尚公主，豐常約敕不得有所侵取，時得賜錢帛，輒以外施親族；及得賜宮人，多與子弟，而豐皆以與諸外甥。及死後，有司籍其家，家無餘積。魏氏春秋曰：收送豐尸付廷尉，廷尉鍾毓不受，曰：「非法官所治也。」以其狀告，且敕之，乃受。帝怒，將問豐死意，太后懼，呼帝入，乃止。遣使收翼。翼妻荀，散騎常侍荀廙姊，謂翼曰：「中書事發，可及書未至赴吳，何為坐取死亡！左右可共同赴水火者誰？」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去亦不免。」翼曰：「二兒小，吾不去，今但從坐身死耳，二兒必免。」果如翼言。翼子斌，楊駿外甥也。晉惠帝初為河南尹，與駿俱死，見晉書。

事下有司，收玄、緝、鑠、敦、賢等送廷尉。世語曰：玄至廷尉，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治玄。玄正色責毓曰：「吾當何辭？卿為令史責人也，卿便為吾作。」毓以其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為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頷之而已。毓弟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毓坐狎玄，玄不受。孫盛雜語曰：玄在囹圄，會因欲狎而友玄，玄正色曰：「鍾君何得如此也！」廷尉鍾毓奏：「豐等謀迫脅至尊，擅誅冢宰，大逆無道，請論

如法。」於是會公卿朝臣廷尉議，咸以為「豐等各受殊寵，典綜機密，緝承外戚椒房之尊，玄備世臣，並居列位，而包藏禍心，構圖凶逆，交關閹豎，授以姦計，畏憚天威，不敢顯謀，乃欲要君脅上，肆其詐虐，謀誅良輔，擅相建立，將以傾覆京室，顛危社稷。毓所正皆如科律，報毓施行」。詔書：「齊長公主，先帝遺愛，匄其三子死命。」於是豐、玄、緝、敦、賢等皆夷三族，魏書曰：豐子韜以尚主，賜死獄中。其餘親屬徙樂浪郡。玄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時年四十六。魏略曰：玄自從西還，不交人事，不蓄華妍。魏氏春秋曰：初，夏侯霸將奔蜀，呼玄欲與之俱，玄曰：「吾豈苟存自容於寇虜乎？」遂還京師。太

傅薨，許允謂玄曰：「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玄嘗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咸傳於世。玄之執也，衛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大將軍曰：「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儼薨，大將軍兄弟會葬，賓客以百數，玄時後至，衆賓客咸越席而迎，大將軍由是惡之。臣松之案：曹爽以正始五年伐蜀，時玄已為關中都督，至十年，爽誅滅後，方還洛耳。案少帝紀，司空趙儼以六年亡，玄無由得會儼葬；若云玄入朝，紀傳又無其事，斯近妄不實。

正元中，紹功臣世，封尚從孫本為昌陵亭侯，邑三百戶，以奉尚後。初，中領軍高陽許允與豐、玄親善。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即投書燒之，不以開呈司馬景王。後豐等事覺，徙允為鎮北將

軍，假節督河北諸軍事。未發，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道死。魏略曰：允字士宗，世冠族。父據，仕歷典農校尉、郡守。允少與同郡崔贊俱發名於冀州，召入軍。明帝時為尚書選曹郎，與陳國袁侃對，同坐職事，皆收送獄，詔旨嚴切，當有死者，正直者為重。允謂侃曰：「卿，功臣之子，法應八議，不憂死也。」侃知其指，乃為受重。允刑竟復吏，出為郡守，稍遷為侍中尚書中領軍。允聞李豐等被收，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回遑不定，中道還取袴，豐等已收。大將軍聞允前遽，怪之曰：「我自收豐等，不知士大夫何為匆匆乎？」是時朝臣遽者多耳，而衆人咸以為意在允也。會鎮北將軍劉靜卒，朝廷以允代靜。已受節傳，出止外舍。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繡晝行也。」允心甚悅，與臺中相聞，欲易其鼓吹旌旗。其兄子素頗聞衆人說允前見嫌意，戒允「但當趣耳，用是何為！」允曰：「卿俗士不解，我以榮國耳，故求之。」帝以允當出，詔會羣臣，羣臣皆集，帝特引允以自近；允當出，令與帝別，涕泣歔欷。會允未出，有司奏允前擅以廚錢穀乞諸俳及其官屬，故遂收送廷尉，考問竟，減死徙邊。允以嘉平六年秋徙，妻子不得自隨，行道未到，以其年

參不
魏氏春秋曰允為吏部郎選郡守明帝疑其所用將
欲召入將加罪允妻阮氏跣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
求允頷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
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遣出望其衣敗
曰清吏也賜之允之出為鎮北也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
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允善相印將拜以印不善使更刻之
如此者三允曰印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之而墜
於廁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韋仲將印工
楊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利以法術占吉凶十可中八
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世有相印相冢經
文有相經牛經馬經印工宗養以法語程申伯是故有一十
二家相法傳於世允妻阮氏賢明而醜允始見愕然交禮畢
無復入意妻遣婢覘之云有客姓桓妻曰是必桓範必勸
入也既而範果勸之允入須臾便起妻捉裾留之允顧謂婦
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爾士有百行君有
其幾許曰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
皆備允有慚色知其非凡遂雅相親重生二子奇猛並有
令聞允後為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神色不
變曰早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子婦曰無預諸兒事後徙移墓
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語母母答

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會語便自無憂不須極哀
會止便止又可多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
其禍皆母之教也雖會之識鑒而輸賢婦之智也
嗣追封子孫而已世語曰允二子奇字子泰猛字子豹並有
治理才學晉元康中奇為司隸校尉猛幽州刺史傅暢晉
諸公讚曰猛禮樂儒雅當時最優猛子遐字思祖以清尚稱
位至侍中猛下式字儀祖有
才幹至濮陽內史平原太守
清河王經亦與允俱稱冀州
名士甘露中為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誅始經為
郡守經母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
過不祥可以止矣經不能從歷二州刺史司隸校尉
終以致敗世語曰經字彥偉初為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
附絹二十匹令交市於吳經不發書棄官歸母
問歸狀經以實對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對送吏杖經五十
爽聞不復罪經為司隸校尉辟河內向雄為都官從事王業
之出不申經意以及難經刑於東市雄哭之感動一市刑及
經母雍州故吏皇甫晏以家財收葬焉漢晉春秋曰經

收辭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往所以
不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哉
晉武帝太始元年詔曰故尚書王經雖身陷法辟
然守志可嘉門戶堙沒意常愍之其賜經孫郎中
允友人同郡崔贊亦嘗以處世太盛戒允云荀綽冀州
記曰贊子洪字良伯清恪有匪
躬之志為吏部尚書大司農
評曰夏侯曹氏世為婚姻故惇淵仁洪休尚真等
並以親舊肺腑貴重於時左右勳業咸有效勞爽
德薄位尊沈溺盈溢此固大易所著道家所忌也
玄以規格局度世稱其名然與曹爽中外繾綣榮
位如斯曾未聞匡弼其非援致良才舉茲以論焉
能免之乎

荀彧荀攸賈詡傳第十　魏書　國志十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也祖父淑字季和朗陵令當漢順桓之間知名當世有子八人號曰八龍彧父緄濟南相叔父爽司空續漢書曰叔有高才王暢李膺皆以為師為朗陵侯相號稱神君張璠漢紀曰叔博學有高行與李固李膺同志友善拔李昭於小吏友黃叔度於幼童以賢良方正徵對策譏切梁氏出補朗陵侯相卒官八子儉緄靖燾汪爽肅旉爽字慈明幼好學年十二通春秋論語耽思經典不應徵命積十數年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詔下郡即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又追拜光祿勳視事三日策拜司空爽起自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叔舊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署其里為高陽里靖字叔慈亦有至德逸遯終身皇甫謐逸士傳或問許子將靖與爽孰賢子將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

彧年少時南陽何顒異之曰王佐才也典略曰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與彧父緄慕衡勢為彧娶之彧為論者所譏臣松之案漢紀云唐衡以桓帝延熹七年死計彧于時年始二歲則彧婚之日衡之沒久矣慕勢之言為不然也臣松之又以為緄八龍之一必非苟得者也將有而然何云慕勢號嗟怨以宴齊致譏焉主以權宮旦夫致讒在於失援之長舊其讒達其無文至之言於得各全其志耳至於閹豎用事四海昇氣左悺虐衛鼓生在口故下時消云左迴天唐獨坐言處權其二也順之則六親以安仵逆則大禍立至斯誠以存易亡蒙恥期全之日昔肯節姻于王氏無損清高之操得之此婚庸何傷乎

永漢元年舉孝廉拜守宮令董卓之亂求出補吏除亢父令遂棄官歸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為兵衝宜亟去之無久留鄉人多懷土猶豫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莫有隨者彧獨將宗族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待彧以上賓之禮

彧弟諶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為紹所任彧度紹終不能成大事時太祖為奮武將軍在東郡初平二年彧去紹從太祖太祖大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為司馬時年二十九是時董卓威陵天下太祖以問彧彧曰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為也卓遣李傕等出關東所過虜略至潁川陳留而還鄉人留者多見殺略明年太祖領兗州牧後為鎮東將軍彧常以司馬從興平元年太祖征陶謙任彧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兗州反潛迎呂布布既至邈乃使劉翊告彧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

供其軍食眾疑惑彧知邈為亂即勒兵設備馳召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兗州諸城皆應布矣時太祖悉軍攻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眾乃定豫州刺史郭貢帥眾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眾甚懼貢求見彧彧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不可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彧無懼意謂鄄城未易攻遂引兵去又與程昱計使說范東阿卒全三城以待太祖

太祖自徐州還擊布濮陽，布東走。二年夏，太祖軍乘氏，大饑，人相食。陶謙死，太祖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以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閒勒兵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採。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鄄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己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為表裏。今東方皆以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臣松之以為于時徐州未平，兗州又叛，而云十萬之衆，雖是抑抗之言，要非寡弱之稱。益知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滿萬也。前已言之矣。前討徐州，威罰實行，曹瞞傳云：自京師遭董卓之亂，人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間。遇太祖至，坑殺男女數萬口於泗水，水為不流。陶謙帥其衆軍武原，太祖不得進。引軍從泗南攻取慮、睢陵、夏丘諸縣，皆屠之；雞犬亦盡，

墟邑無復行人。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太祖乃止。大收麥，復與布戰，分兵平諸縣。布敗走，兗州遂平。建安元年，太祖擊破黃巾。漢獻帝自河東還洛陽。太祖議奉迎都許，或以山東未平，韓暹、楊奉新將天子到洛陽，北連張楊，未可卒制。彧勸太祖曰：昔高祖東伐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于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為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為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太祖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天子拜太祖大將軍，進彧為漢侍中，守尚書令。常居中持重，典略曰：彧折節下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不以私欲撓意。彧有群從一人，才行實薄，或謂彧：以君當事，不可不以某為議郎邪？彧笑曰：官者所以表才也，若如來言，衆人其謂我何邪！其持心平正皆類此。太祖

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彧籌焉。典略曰：彧為人偉美。又平原禰衡傳曰：衡字正平，建安初，自荊州北游許都，恃才傲逸，臧否過差，見不如己者不與語，人皆以是憎之。唯少府孔融高貴其才，上書薦之曰：「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瞥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心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衡時年二十四。是時許都雖新建，尚饒人士。衡嘗書一刺懷之，字漫滅而無所適。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也！」又問曰：「當今許中，誰最可者？」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又問：「曹公、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世乎？」衡稱曹公不甚多；又見荀有儀容，趙有腹尺，因答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其意以為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於是眾人皆切齒。衡知眾不悅，將南還荊州。裝束臨發，眾人為祖道，先設供帳於城南，自共相誡曰：「衡數不遜，今因其後到，以不起報之。」及衡至，眾人皆坐不起，衡乃號咷大哭。眾人問其故，衡曰：「行屍柩之間，能不悲乎？」衡南見劉表，表甚禮之。將軍黃祖屯夏口，祖子射與衡善，隨到夏口。祖嘉其才，每在坐，席有異賓，介使與衡談。後衡驕蹇，答祖言俳優饒言，祖以為罵己也，大怒，顧伍伯捉頭出。左右遂扶以去，拉而殺之。

臣松之以本傳不稱彧容貌，故載典略與衡傳以見之。又潘勗為彧碑文，稱彧瓌姿奇表。張衡文士傳曰：孔融數薦衡於太祖，欲與相見，而衡疾惡之，意常憤懣。因狂疾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太祖聞其名，圖欲辱之，乃錄為鼓史。後至八月朝，大宴，賓客並會。時鼓史擊鼓過，皆當脫其故服，易著新衣。次衡，衡擊為漁陽參撾，容態不常，音節殊妙。坐上賓客聽之，莫不慷慨。過不易衣，吏呵之，衡乃當太祖前，以次脫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褌帽畢，復擊鼓參撾，而顏色不怍。太祖大笑，告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至今有漁陽參撾，自衡造也。融深責數衡，並宣太祖意，欲令與太祖相見。衡許之，曰：「當為卿往。」至十月朝，融先見太祖，說「衡欲求見」。至日晏，衡著布單衣，疏巾，手持三尺棁杖，坐大營門，以杖捶地，數罵太祖。太祖敕外廄急具精馬三匹，并騎二人，謂融曰：「禰衡豎子，乃敢爾！孤殺之無異於雀鼠，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所聞，今日殺之，人將謂孤不能容。今送與劉表，視卒當何如？」乃令騎以衡置馬上，兩騎扶送至南陽。傅子曰：衡辯於言而剋於論，見荊州牧劉表日，所以自結於表者甚至，表悅之以為上賓。衡稱表之美盈口，而論表左右不廢繩墨。於是左右因形而譖之，曰：「衡稱將軍之仁，西伯不過也，唯以為不能斷；終不濟者，必由此也。」是言實指表智短，而非衡所言也。表不詳察，遂疏衡而逐之。衡以交絕於劉表，智窮於黃祖，身死名滅，為天下笑者，譖之者有形也。

太祖問彧：「誰能代彧為我謀者？」彧言「荀攸、鍾繇」。先是，彧言策謀士，進戲志才。志才卒，又進郭嘉。太祖以彧為知人，諸所進達皆稱職，唯嚴象為揚州，韋康為涼州，後敗亡。三輔決錄曰：象字文則，京兆人。少聰博，有膽智。以督軍御史中丞詣揚州討袁術，會術病卒，因以為揚州刺史。建安五年，為孫策廬江太守李術所殺，時年三十八。象同郡趙岐作三輔決錄，恐時人不盡其意，故隱其書，唯以示象。康字元將，亦京兆人。孔融與康父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貞實，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端從涼州牧徵為太僕，康代為涼州刺史，時人榮之。後為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至，遂為超所殺。仲將名誕，見劉劭傳。

自太祖之迎天子也，袁紹內懷不服。紹既并河朔，天下畏其彊。太祖方東憂呂布，南拒張繡，而繡敗太祖軍於宛。紹益驕，與太祖書，其辭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動靜變於常，眾皆謂以失利於張繡故也。鍾繇以問彧，彧曰：「公之聰明，必不追咎往事，殆有他慮。」則見太祖問之，太祖乃以紹書示彧，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彧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彊，茍非其人，雖彊易弱，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爾。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

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為虛美，行己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恡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為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彊其何能為！太祖悅。彧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也。太祖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為將奈何？彧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超最彊。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眾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相持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則公無憂矣。三年，太祖既破張繡，東禽呂布，定徐州，遂與袁紹相拒。孔融謂彧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為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攸必為變。顏良、文醜，一夫

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五年，與紹連戰。太祖保官渡，紹圍之。太祖軍糧方盡，書與彧議，欲還許以引紹。彧曰：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眾，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太祖乃住。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紹；顏良臨陣授首；田豐以諫見誅：皆如彧所策。六年，太祖就穀東平之安民，糧少，不足與河北相支，欲因紹新破，以其閒擊討劉表。彧曰：今紹敗，其眾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兗、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承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太祖復次于河上。紹病死。太祖渡河，擊紹子譚、尚，而高幹、郭援侵略河東，關右震動，鍾繇帥馬騰等擊破之。語在繇傳。八年，太祖錄彧前後功，表封彧為萬歲亭侯。

彧別傳載太祖表曰：臣聞慮為功首，謀為賞本，野績不越廟堂，戰多不踰國勳。是故曲阜之錫，不後營丘；蕭何之土，先於平陽。珍策重計，古今所尚。侍中守尚書令彧，積德累行，少長無悔，遭世紛擾，懷忠念治。臣自始舉義兵，周遊征伐，與彧戮力同心，左右王略，發言授策，無施不效。彧之功業，臣由以濟，用披浮雲，顯光日月。陛下幸許，彧左右機近，忠恪祗順，如履薄冰，研精極銳，以撫庶事。天下之定，彧之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勳。彧固辭無野戰之勞，不通太祖表。太祖與彧書曰

君共事已來立朝廷君之相為匡弼君之相為舉人君之相為建計君之相為密謀亦以多矣夫功未必皆野戰也願君勿讓彧乃受

九年太祖拔鄴領冀州牧或說太祖宜復古置九州則冀州所制者廣大天下服矣太祖將從之彧言曰若是則冀州當得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所奪者衆前日公破袁尚禽審配海內震駭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守其兵衆也今使分屬冀州將皆動心且人多說關右諸將以閉關之計今聞此以為必以次見奪一旦生變雖有善守者轉相脅為非則袁尚得寬其死而袁譚懷貳劉表遂保江漢之閒天下未易圖也願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後脩復舊京南臨荊州責貢之不入則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太祖遂寢九州議是時荀攸常為謀主彧兄衍以監軍校尉守鄴都督河北事太祖之征袁尚也高幹密遣兵謀襲鄴衍逆覺盡誅之以功封列侯荀彧家傳曰衍字休若彧第二兄彧弟四兄諶字友若事見袁紹傳陳群與孔融論汝潁人物群曰荀文若公達休若友若仲豫當今並無對衍子紹位至太僕紹子融字伯雅與王弼鍾會俱知名為洛陽令參大將軍軍事與弼會論易老義傳於世諶子閎字仲茂為太子文學掾時有甲乙疑論閎與鍾繇王朗袁渙議各不同文帝與繇書曰袁王國士更為脣齒荀閎勁悍往來銳師真君侯之勍敵左右之深憂也終黃門侍郎閎從孫煇字景文太子中庶子亦知名與賈充共定音律又作易集解仲豫名悅朗陵長儉之少子彧從父兄也 張璠漢紀稱悅清虛沈靜善於著述建安初為秘書監侍中被詔刪漢書作漢紀三十篇因事以明臧否致有典要其書大行於世

太祖以女妻彧長子惲後稱安陽公主彧及攸並貴重皆謙沖節儉祿賜散之宗族知舊家無餘財十二年復增彧邑千戶合二千戶彧別傳曰太祖又表曰昔袁紹作逆連兵官渡時兵少糧盡圖欲還許書與彧議彧不聽臣建宜住之便恢進討之規更起臣心易其愚慮遂摧大逆覆取其衆此彧睹勝敗之機略不世出也及紹破敗臣糧亦盡以為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彧復止臣陳其得失臣用反旆遂吞凶族克平四州向使臣退於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有傾覆之形無克捷之勢後若南征委棄兗豫利既難要將失本據彧之二策以亡為存以禍致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也是以先帝貴指縱之功薄搏獲之賞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捷前所賞錄未副彧巍巍之勳乞重平議疇其戶邑彧深辭讓太祖報之曰君之策謀非但所表二事前後謙沖欲慕魯仲連先生乎此聖人達節者所不貴也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君密謀安衆光顯於孤者以百數乎以二事相還而復辭之何取謙亮之多邪太祖欲表彧為三公彧使荀攸深讓至于十數太祖乃止

太祖將伐劉表問彧策安出彧曰今華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顯出宛葉而閒行輕進以掩其不意太祖遂行會表病死太祖直趨宛葉如彧計表子琮以州逆降十七年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密以諮彧彧以為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會征孫權表請彧勞軍于譙因輒留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太祖軍至濡須彧疾留壽春以憂薨時

年五十七謚曰敬侯明年太祖遂爲魏公矣 魏氏春秋曰太祖饋彧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咸熙二年贈彧太尉 彧別傳曰彧自爲尚書令常以書陳事臨薨皆焚毀之故奇策密謀不得盡聞也是時征役草創制度多所興復彧嘗言於太祖曰昔舜分命禹稷契皋陶以揆庶績教化征伐並時而用及高祖之初金革方殷猶舉民能善教訓者叔孫通習禮儀於戎旅之閒世祖有投戈講藝息馬論道之事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今公外定武功內興文學使干戈戢睦大道流行國難方弭六禮俱治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誠仲尼述作之意顯制度於當時揚名於後世豈不盛哉若須武事畢而後制作以稽治化於事未敏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論六經刊定傳記存古今之學除其煩重以一聖真並隆禮學漸敦教化則王道兩濟彧從容與太祖論治道如此之類甚衆太祖常嘉納之彧德行周備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爲儀表海內英儁咸宗焉司馬宣王常稱書傳遠事吾自耳目所從聞見逮百數十年閒賢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前後所舉者命世大才邦邑則荀攸鍾繇陳羣海內則司馬宣王及引致當世知名郗慮華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毗趙儼之儔終爲卿相以十數人取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等有負俗之譏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顯名荀攸後爲魏尚書令亦推賢進士太祖曰二荀令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鍾繇以爲顏子既沒能備九德不貳其過唯荀彧然或問繇曰君雅重荀君比之顏子自以不及可得聞乎曰夫明君師臣其次友之以太祖之聰明每有大事常先諮之荀君是則古師友之義也吾等受命而行猶或不盡相去顧不遠邪 獻帝春秋曰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方爲報怨完得書以示彧彧惡之久隱而不言完以示妻弟樊普普封以呈太祖太祖陰爲之備彧後恐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鄴勸太祖以女配帝太祖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得以配上吾以微功見錄位爲宰相豈復賴女寵乎彧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常與父書言辭醜惡可因此廢也太祖曰卿昔何不道之彧陽驚曰昔已嘗爲公言也太祖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彧又驚曰誠未語公邪昔公在官渡與袁紹相持恐增內顧之念故不言爾太祖曰官渡事後何以不言彧無對謝闕而已太祖以此恨彧而外含容之故世莫得知至董昭建立魏公之議彧意不同欲言之於太祖及齎璽書犒軍飲饗禮畢彧留請閒太祖知彧欲言封事揖而遣之彧遂不得言彧卒於壽春壽春亡者告孫權言太祖使彧殺伏后彧不從故自殺

魏志十 二一

監生李之芳刊

權以露布於蜀劉備聞之曰老賊不死禍亂未已 臣松之案獻帝春秋云彧欲發伏后事而求使至鄴而方誣太祖云昔已嘗言言既無徵迴託以官渡之虞俛仰之閒辭情頓屈雖在庸人猶不至此何以玷累賢哲哉凡諸云云皆出自鄙俚可謂以吾儕之言而厚誣君子者矣袁暐虛罔之類此最爲甚也

子惲嗣侯官至虎賁中郎將初文帝與平原侯植並有擬論文帝曲禮事彧及彧卒惲又與植善而與夏侯尚不穆文帝深恨惲惲早卒子甝霬 甝音甘霬音霰 以外甥故猶寵待惲弟俁御史中丞俁弟詵大將軍從事中郎皆知名早卒 荀氏家傳曰俁字長倩詵字曼倩俁子寓字景伯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京邑仕晉位至尚書名見顯著子羽嗣位至尚書 詵弟顗咸熙中爲司空 晉陽秋曰顗字景倩幼爲姊夫陳羣所賞性至孝總角知名博學洽聞意思深長司馬宣王見顗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近見袁侃亦曜卿之子也擢拜散

十二

騎侍郎顗佐命晉室位至太尉封臨淮康公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 何劭爲荀粲傳曰粲字奉倩粲諸兄並以儒術論議而粲獨好言道常以爲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粲兄俁難曰易亦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爲不可得而聞見哉粲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及當時能言者不能屈也又論父彧不如從兄攸彧立德高整軌儀以訓物而攸不治外形慎密自居而已粲以此言善攸諸兄怒而不能回也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嘏善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爲二家騎驛頃之粲與嘏善夏侯玄亦親常謂嘏玄曰子等在世塗閒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嘏難曰能盛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邪粲曰功名者志局之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我以能使子等爲貴然未必齊子等所爲也粲常以婦人者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粲於是娉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歡宴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傅嘏往喭粲粲不哭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子之娶也遺

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國之色然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時年二十九粲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交皆一時俊傑至葬夕赴者裁十餘人皆同時知名士也哭之感慟路人子甝嗣爲散騎常侍進爵廣陽鄉侯年三十薨子頵嗣荀氏家傳曰頵字溫伯爲羽林右監早卒頵子字景猷襲香陽侯猷少有志操雅好文學孝友和愛在朝恬勤位至尚書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illegible]有文尚公主少歷顯位年二十八爲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在任十年遇疾解職卒於家追贈驃騎將軍[illegible]伯子今御史中丞也霬官至中領軍薨諡曰貞侯追贈驃騎將軍子愷嗣霬妻司馬景王文王之妹也二王皆與親善咸熙中開建五等霬以著勳前朝改封愷南頓子荀氏家傳曰愷晉武帝時爲侍中干寶晉紀曰武帝使侍中荀顗和嶠俱至東宮觀察太子顗還稱太子德識進茂而嶠云聖質如初孫盛曰遣荀勗其餘則同臣松之案和嶠爲侍中荀顗亡沒久矣荀勗位亞台司不與嶠同班無緣方稱侍中二書所云皆爲非也考其時位愷寔當之愷位至征西大將軍[illegible]將軍追贈車騎大將軍

荀攸字公達彧從子也祖父曇廣陵太守荀氏家傳曰曇字元智兄昱字伯脩張璠漢紀稱昱曇並傑俊有殊才昱與李膺王暢杜密等號爲八俊位至沛相攸父彝州從事彝於彧爲從祖兄弟攸少孤及曇卒故吏張權求守曇墓攸年十三疑之謂叔父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姦衢寤乃推問果殺人亡命由是異之魏書曰攸年七八歲衢曾醉誤傷攸耳而攸出入遊戲常避護不欲令衢見衢後聞之乃驚其夙智如此荀氏家傳曰衢子祈字伯旗與族父愔俱著名祈與孔融論肉刑愔與孔融論聖人優劣並在融集祈位至濟陰太守愔後徵有道至丞相祭酒何進秉政徵海內名士攸等二十餘人攸到拜黃門侍郎董卓之亂

關東兵起卓徙都長安攸與議郎鄭泰何顒侍中种輯越騎校尉伍瓊等謀曰董卓無道甚於桀紂天下皆怨之雖資彊兵實一匹夫耳今直刺殺之以謝百姓然後據殽函輔王命以號令天下此桓文之舉也事垂就而覺收顒攸繫獄顒憂懼自殺張璠漢紀曰顒字伯求少與郭泰賈彪等遊學洛陽泰等與同風好顒顯名太學於是中朝名臣太傅陳蕃司隸李膺等皆深接之及黨事起顒亦名在其中乃變名姓亡匿汝南間所至皆交結其豪桀顒既奇太祖而知荀彧袁紹慕之與爲奔走之友是時天下士大夫多遇黨難顒常歲再三私入洛陽從紹計議爲諸窮窘之士解釋患禍而袁術亦豪俠與紹爭名顒未常造術術深恨之漢末名士錄曰術嘗於衆坐數顒三罪曰王德彌先覺雋老名德高亮而伯求疏之是一罪也許子遠凶淫之人性行不純而伯求親之是二罪也郭賈寒窶無他資業而伯求肥馬輕裘光耀道路是三罪也陶嘉情上下年

監生李之芳刊

丘洪曰王德彌大賢而短於濟時許子遠雖不純而赴難不憚濡足伯求舉善則以德彌爲首濟難則以子遠爲宗且伯求嘗爲虎賁中郎將[illegible]手刃殺伏義名譽發其怨家豪財巨萬又爲百騎而欲使伯求羸牛疲馬頓伏道路此爲披其胸而假仇讎之刃也術意猶不平後與南陽宗承會於闕下術發怒曰何伯求凶德也吾當殺之承曰何生英俊之士足下善遇之使延令名於天下術乃止後黨禁除解辟司空府每三府掾屬會議顒策謀有餘議者皆自以爲不及遷北軍中候董卓以爲長史後荀彧爲尚書令遣人迎叔父司空掾衢喪使并置顒尸而葬之於衢冢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魏書云攸使人說卓得免與此不同棄官歸復辟公府舉高第遷任城相不行攸以蜀漢險固人民殷盛乃求爲蜀郡太守道絕不得至駐荊州太祖迎天子都許遺攸書曰方今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時也而顧觀變蜀漢不已久乎於是徵攸爲汝南

太守入爲尚書太祖素聞攸名與語大悅謂荀彧鍾繇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爲軍師建安三年從征張繡攸言於太祖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彊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太祖不從遂進軍之穰與戰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太祖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是歲太祖自宛征呂布魏書曰議者云表繡在後而還襲呂布其危必也攸以爲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也太祖曰善比行布已敗劉備而臧霸等應之至下邳布敗退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太祖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禽布後從救劉延於白馬攸畫策斬顏良語在武紀太祖拔白馬還遣輜重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追卒與太祖遇諸將皆恐說太祖還保營攸曰此所以餌敵柰何去之太祖目攸而笑遂以輜重餌賊賊競奔之陳亂乃縱步騎擊大破之斬其騎將文醜太祖遂與紹相拒於

官渡軍食方盡攸言於太祖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猛銳而輕敵擊可破也臣松之案諸書韓猛或作韓若未詳孰是太祖曰誰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渙邀擊破走之燒其輜重會許攸來降言紹遣淳于瓊等將萬餘兵迎運糧將驕卒惰可要擊也衆皆疑唯攸與賈詡勸太祖太祖乃留攸及曹洪守太祖自將攻破之盡斬瓊等紹將張郃高覽燒攻櫓降紹遂棄軍走郃之來洪疑不敢受攸謂洪曰郃計不用怒而來君何疑乃受之七年從討袁譚尚於黎陽明年太祖方征劉表譚尚爭冀州譚遣辛毗乞降請救太祖將許之以問羣下羣下多以爲表彊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也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閒其無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十萬紹以寬厚得衆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遘惡此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太祖曰善乃許譚和親遂還擊破尚其後譚叛從斬譚於南皮冀州平太祖表封攸曰軍師荀攸自初佐臣無征不從前後克敵皆攸之謀也於是封陵樹亭侯

二年下令大論功行封太祖曰忠正密謀撫寧內外文若是也公達其次也增邑四百并前七百戶轉為中軍師魏國初建為尚書令魏書曰太祖自柳城還過攸舍稱述攸前後謀謨勞勣曰今天下事略已定矣孤願與賢士大夫共饗其勞昔高祖使張子房自擇邑三萬戶今孤亦欲君自擇所封焉攸深密有智防自從太祖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魏書曰攸姑子辛韜曾問攸說太祖取冀州時事攸曰佐治為袁譚乞降王師自往平之吾何知焉自是韜及內外莫敢復問軍國事也太祖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彊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攸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公達前後凡畫奇策十二唯繇知之繇撰集未就會薨故世不得盡聞也臣松之案攸亡後十六年鍾繇乃卒撰攸奇策亦有何難而年造八十猶云未就遂使攸從征機策之謀不傳於世惜哉攸從征孫權道薨太祖言則流涕魏書曰時建安十九年攸年五十八魏書載太祖令曰孤與荀公達周遊二十餘年無毫毛可非者又曰荀公達真賢人也所謂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達即其人也傅子曰或問近世大賢君子答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斯可謂近世大賢君子矣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行無諂黷謀能應機孟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其荀令君乎太祖稱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也長子緝有攸風早沒

次子適嗣無子絕黃初中紹封攸孫彪為陟亭侯邑三百戶後轉封丘陽亭侯正始中追謚攸曰敬侯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少時人莫知唯漢陽閻忠異之謂詡有良平之奇九州春秋曰中平元年車騎將軍皇甫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閻忠時罷信都令說嵩曰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而不旋踵者機也故聖人常順時而動智者必因機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解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故有高人之功者不受庸主之賞今將軍授鉞於初春收功於末冬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旬月之間神兵電掃攻堅易於折枯摧敵甚於湯雪七州席卷屠三十六萬方夷黃巾之師除邪害之患或封尸刻石南向以報德威震本朝風馳海外是以群雄迴首百姓企踵雖湯武之舉未有高於將軍者身建高人之功北面以事庸主將何以圖安嵩曰心不忘忠何為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遇而棄三分之利拒蒯通之忠忽鼎跱之勢利劍已揣其喉乃歎息而悔所以見烹於兒女也今主勢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麾可以振風雲叱咤足以興雷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頹崇恩以綏前附振武以臨後服徵冀方之士動七州之眾羽檄先馳於前大軍響振於後蹈流漳河飲馬孟津誅閹官之罪除群怨之積忿解久危之倒懸如此則攻守無堅城不招必影從雖兒童可使奮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況厲智能之士因迅風之勢則大功不足合八方不足同也功業已就天下已順乃燎于上帝告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以制移神器於己家推亡漢以定祚實神機之至決風發之良時也夫木朽不彫世衰難佐將軍雖欲委忠難佐之朝彫畫朽敗之木猶逆坂而走丸必不可也方今權豎群居同惡如市主上不自由詔命出左右如有至聖機事不先必嬰後悔亦無及矣嵩不從忠乃亡去英雄記曰涼州賊王國等起兵共劫忠為主統三十六部號車騎將軍忠感慨發病而死察孝廉為郎疾病去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氐同行數十人皆為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

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昔久為邊將威震西土故詡假以懼氐氐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其餘悉死詡實非段甥權以濟事咸此類也董卓之入洛陽詡以太尉掾為平津都尉遷討虜校尉卓壻中郎將牛輔屯陝詡在輔軍卓敗輔又死衆恐懼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等欲解散閒行歸鄉里詡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衆單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衆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征天下若不濟走未後也衆以為然傕乃西攻

長安語在卓傳臣松之以為傳稱仁人之言其利博哉然則不仁之言理必反是夫仁功難著而亂源易成是故有禍機一發而殃流百世者矣當是時元惡既梟天地始開致使厲階重結大梗殷流邦國遘殄悴之哀黎民嬰周餘之酷豈不由賈詡片言乎詡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亂未有如此之甚後詡為左馮翊傕等欲以功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不受又以為尚書僕射詡曰尚書僕射官之師長天下所望詡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縱詡昧於榮利奈國朝何乃更拜詡尚書典選舉多所匡濟傕等親而憚之獻帝紀曰郭汜樊稠與傕互相違戾欲鬭者數矣詡輒以道理責之頗受詡言魏書曰詡典選舉多選舊名以為令僕論者以此多詡會母喪去官拜光祿大夫傕汜等鬭長安中獻帝紀曰傕等與詡議迎天子置其營詡曰不可脅天子非

義也傕不聽張繡謂詡曰此中不可久處君胡不去詡曰吾受國恩義不可背卿自行我不能也傕復請詡為宣義將軍獻帝紀曰傕時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綵與之又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羌胡數來闚省門曰天子在中邪李將軍許我宮人美女今皆安在帝患之使詡為之方計詡乃密呼羌大帥飲食之許以封爵重寶於是皆引去傕由此衰弱傕等和出天子祐護大臣詡有力焉獻帝紀曰天子既東而李傕來追王師敗績司徒趙溫太常王偉衞尉周忠司隸榮邵皆為傕所嫉欲殺之詡謂傕曰此皆天子大臣卿奈何害之傕乃止天子既出詡上還印綬是時將軍段煨屯華陰與詡同郡典略稱煨在華陰時脩農事不虜略天子東還煨迎道貢遺周急獻帝紀曰後以煨為大鴻臚光祿大夫建安十四年以壽終遂去傕託煨詡素知名為煨軍所望煨內恐其見奪而外奉詡禮甚備詡愈不自安張繡在南陽詡陰結繡繡遣

人迎詡詡將行或謂詡曰煨待君厚矣君安去之詡曰煨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不可恃久將為所圖我去必喜又望吾結大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必俱全矣詡遂往繡執子孫禮煨果善視其家詡說繡與劉表連和傅子曰詡南見劉表表以客禮待之詡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為也太祖比征之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詡謂繡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從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柰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信之遂收

敗卒赴追大戰果以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退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剋悉如公言何其反而皆驗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是後太祖拒袁紹於官渡紹遣人招繡并與詡書結援繡欲許之詡顯於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於此竊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彊曹弱又與曹為讎從之如何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彊盛我以少眾從之必不以我為重曹公眾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繡從之率眾歸太祖太祖見之喜執詡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表詡為執金吾封都亭侯遷冀州牧冀州未平留參司空軍事袁紹圍太祖於官渡太祖

糧方盡問詡計焉出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須臾可定也太祖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營破之紹軍大潰河北平太祖領冀州牧徙詡為太中大夫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荊州欲順江東下詡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眾而江東稽服矣太祖不從軍遂無利臣松之以為詡之此謀未合當時之宜于時韓馬之徒尚狼顧關右魏武不得安坐郢都以威懷吳會亦已明矣彼荊州者孫劉之所必爭也荊人服劉主之雄姿憚孫權之武略為日既久誠非曹氏諸將所能抗禦故曹仁守江陵敗不旋踵何撫安之得行稽服之可期將此既新平江漢威懾揚越資劉表水戰之具藉荊楚檝櫂之手實震蕩之良會廓定之大機不乘此取吳將安俟哉至於赤壁之敗蓋有運數實由疾疫大興以損凌厲之鋒凱風自南用成焚如之勢天實為之豈人事哉然則魏武之東下非失算也詡之此規為無當矣魏武後克平張魯蜀中一日數十驚劉備雖斬之而不能止由不用劉曄之計以失席卷之會斤石既差悔無所及即亦此事之類也世咸謂劉計為是即愈見賈言之非也太祖後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詡以為可偽許之又問詡計策詡曰離之而已太祖曰解一承用詡謀語在武紀卒破遂超詡本謀也是時文帝為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

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文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又甞屏除左右問詡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荅何也詡曰屬適有所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詡自以非太祖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文帝即位以詡為太尉魏略曰文帝得詡之對太祖故即位首登上司荀勖別傳曰晉司徒闕武帝問其人於勖勖答曰三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其人昔魏文帝用賈詡為三公孫權笑之進爵魏壽鄉侯增邑三百并前八百戶又分邑二百封

二十三

小子訪為列侯以長子穆為駙馬都尉帝問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議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為當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納後興江陵之役士卒多

死詡年七十七薨謚曰肅侯子穆嗣歷位郡守穆薨子模嗣世語曰模晉惠帝時為散騎常侍護軍模子胤胤弟龕從弟疋皆至大官並顯於晉也

評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鑒先識未能充其志也世之論者多譏彧協規魏氏以傾漢祚君臣易位實彧之由雖晚節立異無救運移功既違義識亦疚焉陳氏此評蓋亦同乎世識臣松之以為斯言之作誠未得其遠大者也彧豈不知魏武之志氣非衰漢之貞臣哉良以于時王道既微橫流已極雄豪虎視人懷異心不有撥亂之資仗順之略則漢室之亡忽諸黔首之類殄矣夫欲翼讚時英一匡屯運非斯人之與而誰與哉是故經綸急病若救身首用能動于嶮中至于大亨蒼生蒙舟航之接劉宗延二紀之祚豈非荀生之本圖仁恕之遠致乎及至霸業既隆翦漢跡著然後亡身殉節以申素情全大正於當年布誠心於百代可謂任重道遠志行義立謂之未充其殆誣歟荀攸賈詡庶乎算無遺策經達權變其良平之亞歟臣松之以為列傳之體以事類相從張子房青雲之士誠非陳平之倫然漢之謀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則餘無所附故前史合之蓋其宜也魏氏如詡之儔其比幸多詡不編程郭之篇而與二荀並列失其類矣且攸詡之為人其猶夜光之與蒸燭乎其照雖均質則異焉今荀賈之評共同一稱尤失區別之宜也

二十四

荀彧荀攸賈詡傳第十

魏書國志十

袁渙字曜卿，陳郡扶樂人也。父滂，為漢司徒。滂字公熙，純素寡欲，終不言人之短。當權寵之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立於朝，故愛憎不及焉。當時諸公子多越法度，而渙清靜，舉動必以禮。郡命為功曹，郡中姦吏皆自引去。後辟公府，舉高第，遷侍御史。除譙令，不就。劉備之為豫州，舉渙茂才。後避地江、淮間，為袁術所命。術每有所咨訪，渙常正議，術不能抗，然敬之不敢不禮也。頃之，呂布擊術於阜陵，渙往從之，遂復為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渙作書詈辱備，渙不可，再三彊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慚而止。布誅，渙得歸太祖。袁氏世紀曰：布之破也，陳羣父子時亦在布之軍，見太祖皆拜。渙獨高揖不為禮，太祖甚嚴憚之。時太祖又給衆官車各數乘，使取布軍中物，唯其所欲。衆人皆重載，唯渙取書數百卷，資糧而已。衆人聞之，大慙。渙謂所親曰：「脫我以行陳，令軍發足以為行糧而已，不以此為我有。由是厲名也，大悔恨之。」太祖以此益重焉。渙言曰：「夫兵者凶器

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兼撫其民而除其害。夫然，故可與之死，而可與之生。自大亂以來十數年矣，民之欲安，甚於倒縣，然而暴亂未息者，何也？意者政失其道歟！渙聞明君善於救世，故世亂則齊之以義，時偽則鎮之以樸；世異事變，治國不同，不可不察也。夫制度損益，此古今之不必同者也。若夫兼愛天下而反之於正，雖以武平亂而濟之以德，誠百王不易之道也。公明哲超世，古之所以得其民者，公既勤之矣；今之所以失其民者，公既戒之矣。海內賴公，得免於危亡之禍，然而民未知義，其唯公所以訓之，則天下幸甚！」太祖深納焉。拜為沛南部都尉。是時新募民開屯田，民不樂，多逃亡。渙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遷，不可卒變，易以順行，難以逆動，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彊。」太祖從之，百姓大悅。遷為梁相。渙每敕諸縣：「務存鰥寡高年，表異孝子貞婦。常談曰『世治則禮詳，世亂則禮簡』，全在斟酌之間耳。方今雖擾攘，難以禮化，然在吾所以為之。」為政崇教訓，恕思而後行，外溫柔而內能斷。魏書曰懿然長者[illegible]謝袁[illegible]遣使行[illegible]用之愛如見[illegible]一國車出臨家問為事[illegible]受罪也大將師吏民[illegible]多非為[illegible]勿動[illegible]

名以乃州守罪不足死必無專殺之義孔子稱唯器與名
不可以假人謂之師友而加大戮刑名相伐不可以訓
且去官以不得為罪此則然矣謂之師友有罪不足死則止也今
師友之名古今有之然有君之師友有士大夫之師友夫
君師友之官者所以敬其臣也有罪加於刑為國之法也今
不論其罪而謂之戮師友斯失之矣主簿取弟子戮師之名
而加君誅臣之實非其類也夫聖哲之君觀時而動故不必
然當時有權也明者世亂民陵其上雖務尊君卑臣猶或未
也而反長世之過不亦謬乎建不從以病去官百姓思之後徵爲諫議大
夫丞相軍祭酒前後得賜甚多皆散盡之家無所
儲終不問產業乏則取之於人不爲皦察之行然
時人服其清魏國初建爲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
渙言於太祖曰今天下大難已除文武並用長久
之道也以爲可大收篇籍明先聖之教以易民視

聽使海內斐然向風則遠人不服可以文德來之
太祖善其言時有傳劉備死者羣臣皆賀渙以嘗
爲備舉吏獨不賀居官數年卒太祖爲之流涕賜
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之家一
教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
太倉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又帝聞渙
昔拒呂布之事問渙從弟敏渙勇怯何如敏對曰
渙貌似和柔然其臨大節處危難雖賁育不過也
渙子侃亦精粹閑素有父風歷位郡守尚書袁氏世紀曰侃字公然論議清當柔而不犯善與人交在廢興之間人之所趣務者常謙退不爲也時人以是

稱之歷位黃門選部郎號爲清平稍遷至尚書早卒寓字宏
厚精有識理好道求之古少被病未宦而卒準字孝尼
忠信公正不恥下問唯恐人之不勝己以世事多險故常恬退而不敢求
進著書十餘萬言論治世之務爲易周官詩傳及論五經滯
義聖人之微言以傳於世此其是非之行序也荀綽九州記稱
準有儁才泰始中爲給事中袁
氏子孫世有名位貴達至今初渙從弟霸公恪有
功幹魏初爲大司農及同郡何夔並知名於
時而霸子亮夔子曾與侃復齊聲友善亮貞
固有學行疾何晏鄧颺等著論以譏切之位
至河南尹尚書晉諸公贊曰亮子粲字儀祖文學博識累爲儒官至尚書霸弟徽
以儒素稱遭天下亂避難交州司徒辟不至
袁宏漢紀曰初天下將亂渙慨然歎曰漢室陵遲亂無日矣
苟天下擾攘逃將安之若天未喪道民以義存唯彊而有禮

可以庇身乎徽曰古人有言知機其神乎見機而作君子所
以元吉也天理盛衰漢其亡矣夫有大功必有大事此又君
子之所深識退藏於密者也且兵革既興外患必衆徽
將遠跡山海以求免身及亂作各行其志徽弟敏有
武藝而好水功官至河堤謁者
張範字公儀河內脩武人也祖父歆爲漢司徒父
延爲太尉太傅袁隗欲以女妻範範辭不受性恬
靜樂道忽於榮利徵命無所就弟承字公先亦知
名以方正徵拜議郎遷伊闕都尉董卓作亂承欲
合徒衆與天下共誅卓承弟昭時爲議郎適從長
安來謂承曰今欲誅卓衆寡不敵且起一朝之謀
戰阡陌之民士不素撫兵不練習難以成功卓阻

兵而無義固不能久不若擇所歸附待時而動然
後可以如志承然之乃解印綬閒行歸家與範避
地揚州袁術備禮招請範稱疾不往術不彊屈也
遣承與相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
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
衆欲徼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承對曰在德不在
彊夫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資而興
霸王之功不足為難若苟僭擬干時而動衆之所
棄誰能興之術不悅是時太祖將征冀州術復問
曰今曹公欲以弊兵數千敵十萬之衆可謂不量

魏書十一　五

力矣子以為何如承乃曰漢德雖衰天命未改今
曹公挾天子以令天下雖敵百萬之衆可也術作
色不懌承去之太祖平冀州遣使迎範範以疾留
彭城遣承詣太祖太祖表以為諫議大夫範子陵
及承子戩為山東賊所得範直詣賊請二子賊以
陵還範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
子然吾憐戩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義其言悉以還
範太祖自荊州還範得見於陳以為議郎參丞相
軍事甚見敬重太祖征伐常令範及邴原留與世
子居守太祖謂文帝舉動必諮此二人世子執子

孫禮救恤窮乏家無所餘中外孤寡皆歸焉贈遺
無所逆亦終不用及去皆以還之建安十七年卒
魏國初建承以丞相參軍祭酒領趙郡太守政化
大行太祖將西征徵承參軍事至長安病卒昭字文
郎也以範子參為郎中承孫劭晉中護軍舅楊駿俱被誅事見晉書
涼茂字伯方山陽昌邑人也少好學論議常據經
典以處是非太祖辟為司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
時泰山多盜賊以茂為泰山太守旬月之間襁負
而至者千餘家博物記曰襁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上負之而行轉為
樂浪太守公孫度在遼東擅留茂不遣之官然茂

魏志十一　六

終不為屈度謂茂及諸將曰聞曹公遠征鄴無守
備今吾欲以步卒三萬騎萬匹直指鄴誰能禦之
諸將皆曰然臣松之案此傳云公孫度聞曹公遠征鄴無守備則太祖定鄴後也案度以建安九
年卒太祖亦以此年定鄴自後遠征唯有柳城征柳城之年度已死矣又顧謂茂曰
於君意何如茂答曰比者海內大亂社稷將傾將
軍擁十萬之衆安坐而觀成敗夫為人臣者固若
是邪曹公憂國家之危敗愍百姓之苦毒率義兵
為天下誅殘賊功高而德廣可謂無二矣以海內
初定民始安集故未責將軍之罪耳而將軍乃欲
稱兵西向則存亡之效不崇朝而決將軍其勉之

諸將間茂言皆露動良久度曰涼君言是也後從還爲魏郡太守甘陵相所在有績文帝爲五官將茂以選爲長史遷左軍師魏國初建遷尚書僕射後爲中尉奉常文帝在東宮茂復爲太子太傅甚見敬禮卒官英雄記曰茂[illegible]

國淵字子尼樂安蓋人也師事鄭玄玄別傳曰淵始未知名玄稱之曰國子尼美才也吾觀其人必爲國器後與邴原管寧等避亂遼東魏書曰淵篤學好古在遼東常講學於山巖士人多推崇之由此知名既還舊土太祖辟爲司空掾屬每於公朝論議常直言正色退無私焉太祖欲廣置屯田使淵典其事淵屢陳損益相土處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法五年中倉廩豐實百姓競勸樂業太祖征關中以淵爲居府長史統留事田銀蘇伯反河閒銀等既破後有餘黨皆應伏法淵以爲非首惡請不行刑太祖從之賴淵得生者千餘人破賊文書舊以一爲十及淵上首級如其實數太祖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且示民聽也河閒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恥之太祖大悅遷魏郡太守時有投書誹謗者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宣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勑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輦而少學問者其簡開解年少欲遣就師功曹差三人臨遣引見訓以所學未及二京賦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密喻旨旬日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投書人同手收攝案問具得情理遷太僕居列卿位布衣蔬食祿賜散之舊故宗族以恭儉自守卒官魏書曰太祖以其子泰爲郎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劒初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俄然莫有固志身備宗室遺老不得自同於衆今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咸曰田疇雖年少多稱其奇疇時年二十二矣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遂署爲從事具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爲衆所指名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慕從者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先賢行狀曰疇將行引虞密與議疇因說虞曰今帝主幼弱姦臣擅命表上須報恨失事機自公係積因兵安忍不早圖之必有後悔虞不聽既取道疇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

循間徑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爲天
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廷
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爲
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
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
不送章報於我也疇答曰漢室衰穨人懷異心唯
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
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旣滅無
罪之君又讎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
皆蹈東海而死耳豈忍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

釋不誅也拘之軍下禁其故人莫得與通或說瓚
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衆心瓚乃
縱遣疇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埽地
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
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
數年閒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
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
之道願推擇其賢長者以爲之主皆曰善同僉推
疇疇曰今來在此非苟安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雪
恥竊恐未得其志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偸快一

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
皆曰可疇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之法法重
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
禮興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衆衆皆便之至道
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並各遣譯
使致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爲寇袁紹數遣使招命
又卽授將軍印因安輯所統疇皆拒不當紹死其
子尚又辟焉疇終不行疇常忿烏丸昔多賊殺其
郡冠蓋有欲討之意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太祖
北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疇又命田豫喻指疇戒其

門下趣治嚴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
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
笑而應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司
空戶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
宜吏者卽舉茂才拜爲蓚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
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濘滯不通虜亦遮守蹊
要軍不得進太祖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夏每
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
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
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

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禽也太祖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爲大軍去也太祖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太祖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行封封疇亭侯邑五百戶先賢行狀載太祖表論疇功曰文雅優備忠武又著和於撫下愼於事上量時度理進退合義幽州始擾胡漢交萃蕩析離居靡所依懷疇率宗人避難於無終山北拒盧龍南守要害清靜隱約耕而後食人民化從咸共資奉及袁紹父子威力加於朝野遠結烏丸與爲首尾前後召疇終不陷撓後臣奉命軍次易縣疇長驅自到陳討胡之勢猶廣武之建燕策薛公之度淮南又使部曲持臣露布出誘胡衆漢民或因亡來烏丸聞之震蕩王旅出塞塗由山中九百餘里疇帥兵五百啓導山谷遂滅烏丸蕩平塞表疇文武有效節義可嘉誠應寵賞以旌其美疇自以始爲居難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爲利非本意也固讓太祖知其至心許而不奪魏書載太祖令曰昔伯成棄國夏后不奪將欲使高尚之士優賢之主不止於一世也其聽疇所執遼東斬送袁尚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疇以嘗爲尚所辟乃往弔祭太祖亦不問臣松之以爲田疇不應袁紹父子之命以其非正也故盡規魏祖建盧龍之策致使袁尚奔迸授首遼東皆疇之由也既已明其爲賊胡爲復弔祭其首乎若以嘗爲所辟則義在其中則不應爲人設謀使其死亡

魏志十一　十一

[illegible]進退無常而心異也疇盡將其家屬及宗人三百餘家居鄴太祖賜疇車馬穀帛皆散之宗族知舊從征荊州還太祖追念疇功殊美恨前聽疇之讓曰是成一人之志而虧王法大制也於是乃復以前爵封疇先賢行狀載太祖令曰蓨令田疇至節高尚遭值州里戎夏交亂引身深山研精味道百姓從之以成都邑袁賊之盛命召不屈慷慨守志以徼真主及孤奉詔征定河北遂服幽都將定胡寇特加禮命疇即受署陳建攻胡蹊路所由率齊山民一時向化開塞導送供承使役路近而便令[illegible]新斬蹋頓於白狼遂長驅於柳城疇有力焉及軍入塞將圖其功表封亭侯食邑五百而疇懇惻前後辭賞出入三年歷載未賜此爲成一人之高甚違王典失之多矣宜從表封無久留吾過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太祖不聽欲引拜之至于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狷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太祖重其事依違者久之乃下世子及大臣博議世子以疇同於子文辭祿申胥逃賞宜勿奪以優其節尚書令荀彧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爲可聽魏書載世子議曰昔薳敖逃祿傳載其美所以激濁世勵貪夫賢于尸祿素餐之人也故可得而小不可得而毀至於田疇方斯近矣免官加刑於法爲重魏略載教曰昔夷齊棄爵而譏武王可謂愚闇孔子猶以爲求仁得仁疇之所守雖不合道但欲清高耳使天下悉如疇志即墨翟兼愛尚同之事而老聃使民結繩之道也外議雖善爲復使令司隸以決之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期於爲善而已故匹夫守志聖人各因而成之鍾繇以爲原思辭粟仲尼不聽子路拒牛謂之止善雖可以激清勵濁猶不足多也疇雖不合大義有益推讓之風宜如世子議臣松之案呂氏春秋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人而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贖人矣

踏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矣案此謂不與郭所引者相應

太祖猶欲侯之。嚋素與夏侯惇善，太祖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嚋宿，如太祖所戒。嚋揣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拊嚋背曰：「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顧乎！」嚋答曰：「是何言之過也！嚋，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嚋，嚋獨不愧於心乎？將軍雅知嚋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刎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答太祖。太祖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為議郎。年四十六卒。子又早卒。文帝踐阼，高嚋德義，賜嚋從孫續爵關內侯，以奉其嗣。

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鄰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聞之，為之罷社。年二十，游學南陽，止張奉舍。奉舉家得疾病，無相視者，脩親隱恤之，病愈乃去。初平中，北海孔融召以為主簿，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數犯法。民有相劫者，賊入孫氏，吏不能執。脩將吏民圍之，孫氏拒守，吏民畏憚不敢近。脩令吏民：「敢有不攻者與同罪。」孫氏懼，乃出賊。由是豪彊懾服。舉孝廉，脩讓邴原，融不聽。（融集有答脩教曰：原之賢也，吾已知之矣。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堯不能用，舜實舉之。原可謂不患無位之士。以遺後賢，不亦可乎！脩重辭，融答曰：……）時天下亂，遂不行。頃之，郡中有反者。脩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唯王脩耳！」言終而脩至。復署功曹。時膠東多賊寇，復令脩守膠東令。膠東人公沙盧宗彊，自為營塹，不肯應發調。脩獨將數騎徑入其門，斬盧兄弟，公沙氏驚愕莫敢動。脩撫慰其餘，由是寇少止。融每有難，脩雖休歸在家，無不至。融常賴脩以免。袁譚在青州，辟脩為治中從事，別駕劉獻數毀短脩。後獻以事當死，脩理之，得免。時人益以此多焉。袁紹又辟脩除即墨令，後復為譚別駕。紹死，譚、尚有隙。尚攻譚，譚軍敗，脩率吏民往救譚。譚喜曰：「成吾軍者，王別駕也。」譚之敗，劉詢起兵漯陰，諸城皆應。譚歎息曰：「今舉州背叛，豈孤之不德邪！」脩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人不反。必來。」後十餘日，統果棄其妻子來赴譚，妻子為賊所殺，譚更以統為樂安太守。譚復欲攻尚，脩諫曰：「兄弟還相攻擊，是敗亡之道也。」譚不悅，然知其忠節。後又問脩計安出，脩曰：「夫兄弟者，左右

手也。譬人將鬬而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若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固將交鬬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明使君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以橫行天下。」譚不聽，遂與尚相攻擊，請救於太祖。太祖既破冀州，譚又叛。太祖遂引軍攻譚於南皮。脩時運糧在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及諸從事數十人往赴譚。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太祖，乞收葬譚屍。太祖欲觀脩意，默然不應。脩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太祖嘉其義，聽之。傅子曰：太祖既誅袁譚，梟其首，令曰：敢哭之者戮妻子。於是王叔治、田子泰相謂曰：生受辟命，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忘義，何以立世？遂造其首而哭之，哀動三軍。軍正白行其戮，太祖曰：義士也。赦之。臣松之案田疇傳，疇為袁尚所辟，非譚命，傅子所言之有違事實。以脩為督軍糧，還樂安。譚之破，諸城皆服，唯管統以樂安不從命。太祖命脩取統首，脩以統亡國之忠臣，因解其縛，使詣太祖。太祖悅而赦之。袁氏政寬，在職勢者多畜聚。太祖破鄴，籍沒審配等家財物貲以萬數。及破南皮，閱脩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妄有名。」乃禮辟為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將，遷魏郡太守。為治，抑強扶弱，明賞罰，百姓稱之。魏略曰：脩為司金中郎將，陳黃白異議，因奏記曰：「脩聞枳棘之林，無梁柱之質；涸濁之水，無洪波之勢。是以在職七年，忠讜不昭於時，功業不見於事，欣於所受，俯慚不報，未嘗不長夜起坐，中飯釋餐。何者？力少任重，不堪而懼。衷謹貢所議如左。」太祖甚然之，乃與脩書曰：「君澡身浴德，流聲本州，忠能成績，為世美談，名實相副，過人甚遠。孤以心知君，至深至熟，非徒耳目而已也。察觀先賢之論，多以鹽鐵之利，足贍軍國之用。昔孤初立司金之官，念非屈君，餘無可者。故與君教曰：『昔遏父陶正，民賴其器用，及子嬀滿，建侯於陳；近桑弘羊，位至三公。此君元龜之兆先告者也。』是孤用君之本言也。或恐眾人未曉此意。自是以來，在[illegible]

[illegible]太守。魏國既建，為大司農郎中令。太祖議行肉刑，脩以為時未可行，太祖採其議。徙為奉常。其後嚴才反，與其徒屬數十人攻掖門，脩聞變，召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太祖在銅爵臺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鍾繇謂脩：「舊，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脩曰：「食其祿，焉避其難？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頃之，病卒官。子忠，官至東萊太守、散騎常侍。初，脩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終皆遠至，世稱其知人。王隱晉書曰：脩一子名儀，字朱表，高亮雅直。司馬文王為安東，儀為司馬。

[illegible]

台姓建安中爲郡功曹州辟不就以仁信爲一郡所歸
至十七年卒時年七十八失與從治中畢謀欲取綱以徵
功而蜀將有怨之言人有求歸我云何欲危之遂擁護軍
遇之其後約病死而田豫等執韓蜀常送之達等
欲除顯令名寧不肯在名中上言其尚不見生圖之豈忍
死人以要功乎遂尊乃止時太祖方攻袁譚中在門而逐
奔送翁首到太祖與太祖獨寧遠名及傑懲不在中以問
寧送具以精對太祖對其志義乃并表到齊達寺並陽
關內侯由是名實雛右長初元年病亡
初國家追滿其事道遇其子賞關內侯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州府辟命皆不就黃巾起原將家屬入海住鬱洲山中時孔融爲北海相舉原有道原以黃巾方盛遂至遼東與同郡劉政俱有勇略雄氣遼東太守公孫度畏惡欲殺之盡收捕其家政得脫度告諸縣敢有藏政者與同罪政窘急往投原魏氏春秋曰政投原曰窮鳥入懷原曰安知斯懷之可入邪原匿之月餘時東萊太史慈當歸原因以政付之既而謂度曰將軍前日欲殺劉政以其爲己害今政已去君之害豈不除哉度曰然原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有智也今政已免智將用矣尚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無重怨度乃出之原又資送政家皆得歸故郡原在遼東一年中往歸原居者數百家游學之士教授之聲不絕後得歸太祖辟爲司空掾原女早亡時太祖愛子倉舒亦沒太祖欲求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

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太祖乃止徙署丞相徵事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五年初置徵事二人原與平原王烈俱以選補崔琰為東曹掾記讓曰徵事邴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懿志行忠方清靜足以厲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遠代涼茂為五官將長史閉門自守非公事不出太祖征吳原從行卒原別傳曰原十一而喪父家貧早孤鄰有書舍原過其旁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泣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書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為涕零也師亦哀原之言而為之泣曰欲書可耳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於是遂就書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自在童齓之中嶷然有異及長金玉其行欲遠遊學詣安丘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之乎原答曰然崧曰鄭君學覽古今博聞彊識鉤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為東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原曰先生之說誠可謂苦藥良鍼矣然猶未達僕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乃有登山而采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為東家丘君以僕為西家愚夫邪崧辭謝焉又曰兖豫之士吾多所識未有若君者當以書相分原重其意難辭之持書而別原心以為求師啟學志高者通非若交游待分而成也書何為哉乃藏書於家而行原舊能飲酒自行之後八九年間酒不向口單步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子幹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一飲讌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歸以書還孫崧解不致書之意後為郡所召署功曹主簿時魯國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玄為計掾彭璆為計吏原為計佐融有所愛一人常盛嗟歎之後恚望欲殺之朝吏皆請時其人

亦在坐叩頭流血而融意不解原獨不請融謂原曰眾皆請而君何獨不原對曰明府於某本不薄也常言歲終當舉之此所謂吾一子也如是朝吏受恩未有在某前者矣而今乃欲殺之明府愛之則引而方之於子憎之則推之欲危其身原愚不知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曰某生於微門吾成就其兄弟拔擢而用之某今孤負恩夫善則進之惡則誅之固君道也往者應仲遠為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間而殺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常之有原對曰仲遠舉孝廉殺之其義焉在夫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詩云彼己之子不遂其媾蓋譏之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明府奚取焉融乃大笑曰吾直戲耳原又曰君子於其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安有欲殺人而可以為戲者哉融無以答是時漢朝陵遲政以賄成原乃將家人入鬱洲山中郡舉有道融書喻原曰修性保貞清虛守高危邦不入久潛樂土王室多難西遷鎬京聖朝勞謙疇咨儁乂我徂求定策命懇惻國之將隕嫠不恤緯家之將亡緹縈跋涉彼匹婦也猶執此義實望根矩仁為己任授手援溺振民於難乃或晏晏居息莫我肯顧謂之君子固如此乎根矩根矩可以來矣原遂到遼東遼東多虎原之邑落獨無虎患原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愈多問其故答者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己而成淫祀乃辨之於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為社供後原欲歸鄉里止於三山孔融書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翟諮仰靡所歎息增懷頃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自鎬我行永久今遣五官掾奉問榜人舟楫之勞禍福動靜告慰亂階未已阻兵之雄若棊弈爭梟原於是遂[illegible]十餘年後乃遁還南行已數日而度知原之不可追也因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鶉鷃之網所能羅矣又吾自遣之勿復求也遂免危難自反國土原於是講述禮樂吟詠詩書門徒數百服道數十時鄭玄以博學洽聞註解典籍故儒雅之士集焉原亦以高遠清白頤志淡泊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故英偉之士向焉是時海內清議云青州有邴鄭之學魏太祖為司空辟原署東閤祭酒太祖北伐三郡單于還住昌國讌士大夫酒酣太祖曰孤反鄴守諸君必將來迎今日明日度皆至矣其不來者獨有邴祭酒耳言訖未久而原先至門下通謁太祖大驚喜攬履而起遠出迎原曰賢者誠難測度孤謂君將不能來而遠自屈誠副飢虛之心謁訖而出軍中士大夫詣原者數百人太祖怪而問之

眾文若在坐對曰獨可當一問邴原耳太祖曰此君名重乃亦須仕大夫之文若曰此一世異人士之精藻公宜盡禮以待之太祖曰固孤之宿心也自是之後見敬益重原雖在軍歷署常以病疾高枕里巷終不當事又希會見河內張範名公之子也其志行與原甚相親敬令曰邴原名高德大清規邈世魁然而峙不為孤用聞張子頗欲學之吾恐造之者富隨之者貧也太子為五官中郎將天下向慕賓客如雲而原獨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舉動太祖微使人從容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於是乃轉五官長史令曰子弱不才懼其難正貪欲相屈以匡勵之雖云利賢能不恧恧太子燕會眾賓百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邪父邪眾人紛紜或父或君時原在坐不與此論太子諮之於原原悖然對曰父也太子亦不復難之

是後大鴻臚鉅鹿張泰河南尹扶風龐迪以清賢稱荀綽冀州記曰鉅鹿張貔字邵虎祖父泰字伯陰有名於魏世父邈字叔遼遼東太守著名自然好學論在嵇康集貔為人弘雅有遠識博而不矜然使求之者莫之能測也官歷二宮元康初為城陽太守未行而卒迪未聞永寧太僕東郡張閣以簡質聞杜恕著家戒稱閣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為美何者為好敦然以如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而患禍當何從而來世有高亮如子臺者皆多力慕體之不如也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傅子曰寧齊相管仲之後也昔田氏有齊而管氏去之或適魯或適楚漢興有管少卿為燕令始家朱虛世有名節九世而生寧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賵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長八尺美須眉與平原華歆同縣邴原相友俱游學於異國注並敬善陳仲弓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與原及平原王烈等至于遼東度虛館以候之既往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還志後漸來從之太祖為司空辟寧度子康絕命不宣傅子曰寧往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乃因山為廬鑿坏為室越海避難者皆來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令西還度庶子康代居郡外以將軍太守為號而內實有王心卑己崇禮欲官寧以自鎮輔而終莫敢發言其敬憚如此寧所居屯落會井汲者或男女雜錯或爭井鬭鬩寧患之乃多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不使知來者得而怪之問知寧所為乃各相責不復鬭訟鄰有牛暴寧田者寧為牽牛著涼處自為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慚若犯嚴刑是以左右無鬭訟之聲禮讓移於海表

王烈者字彥方於時名聞在原寧之右辭公孫度長史商賈自穢太祖命為丞相掾徵事未至卒於海表先賢行狀曰烈通識達道秉義不回以潁川陳太丘為師二子為友時潁川荀慈明賈偉節李元禮韓元長皆就陳君學見烈器業過人歎服所以遂與為友由是英名著於海內道成德立還歸舊廬遂遭父喪泣淚三年遇歲饑饉路有餓殍烈乃分釜庾之儲以救邑里之命是以宗族稱孝鄉黨歸仁以典籍娛心育人為務遂建學校敦崇庠序其誘人也皆不因其性氣誨之以道使之從善遠惡益者不自覺而大化隆行皆成寶器門人出入容止可觀時在市井行步有異人皆別之州閭成風咸競為善時國中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者曰我邂逅迷惑從今已後將為改過子既已赦宥幸無使王烈聞之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遺之或問此人既為盜畏君聞之反與之布何也烈曰昔秦穆公人盜其駿馬食之乃賜之酒盜者不愛其死以救穆公之難今此盜人能悔其過懼吾聞之是知恥惡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勸為善也間年之中行路老父擔重人代擔行數十里欲至家置而去問姓名不以告頃之老父復行失劍於路有人

行而恩欲置而去懼後人得之劍主乎是求失故取而暮求差錯遂守之至暮人劍主還見之前者代牧人也老父畢其快問曰子前者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劉子黑來有其子之仁者不告吾姓名吾將以告王烈乃吾之而去先父以告烈烈曰世有仁人吾未之見遽使人能之乃昔明盜牛人也外出曰吾能成齋以和人有感乃至於斯也遂使國人表其閭而異之時人以直不訟瑞盛貞外烈威至皇而國或望而遷皆推相以或敢曲遠後然開之時國主皆親群衆遠烈私館疇諮政令家聲三有並荷析之不就命單亭作亂烈遊地避東家君辰焉四民者也眞尚黨之不改其操東國之人以烈之爲若寓識真若有叢舍之人互相謝許之世在東國若時多賢人所害無冥之歷年未嘗有患使遠東強不能凌弱不暴寡商賈之人市不二價太祖累徵乃遼東爲之辭不遣以建

安二十三年寢疾年七十八而終中國少安客人皆還唯寧晏然若

將終焉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

薦寧文帝即位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

送之南郊加贈服物自寧之東也度康恭前後所

資遺皆受而藏諸既已西渡盡封還之傅子曰已死是子不立而土前恭恭弱而康子淵有雋才寧曰甘要下有異心亂之所由起也乃將家屬乘東積三十七年乃歸其後淵果襲奪恭位南更是隨冒孫王明帝使相國宣文侯征滅之者以萬計如寧所筭寧之歸也海中遇暴風乘船自若夜風晦冥船人盡惑莫知所泊望見有火郵趣之得島無居人又無火燼行人咸異焉以為神光之祐也皇甫謐曰積善之應也詔以寧為

太中大夫固辭不受傅子曰寧上書天子且以疾辭曰遠問備贏發身以咸愛宗呂故亂兆以動尚文以通神之光播於聖主用能匡佐帝業克成大勳臣之器拙見非其人雖貪清時釋體蟬蛻內省頑病日薄西山唯陛下聽野人山藪之願使一老者得盡微命書奏帝親覽焉明帝即位太尉華

歆遜位讓寧傅子曰司空陳群又薦寧曰臣聞王者顯以清世故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伏見

以比南宮寧行為世表寧什人師清儉足以激貪勵以觀時爵閣命令使來學備業司空角與宋仲代光祿先朝玄為度司農私加備禮後可以聚國序學論道必能明為諸之大化遂下詔曰太

中大夫管寧耽懷道德服膺六藝清虛足以侔古

廉白可以當世曩遭王道衰缺浮海遁居大魏受

命則襁負而至斯蓋應龍潛升之道聖賢用舍之

義而黃初以來徵命屢下每輒辭疾拒違不至豈

朝廷之政與生殊趣將安樂山林往而不能反乎

夫以姬公之聖而耉德不降則鳴鳥弗聞書曰

建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周曰其有能格鄭玄曰耉老也遼居也書云詢于有遠若成湯之人不降老與我在位則鳴鳥之樣不得聞以乃有耉餘將翁哭昔手言冥緣也當鳥鳴胡鳥也以秦穆之賢猶思

詢乎黃髮況朕寡德曷能不願聞道于子大夫哉

今以寧為光祿勳禮有大倫君臣之道不可廢也

望必速至稱朕意焉又詔青州刺史曰寧抱道懷

貞潛翳海隅比下徵書違命不至盤桓利居高尚

其事雖有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茲恭之義使

朕虛心引領歷年其何謂邪徒欲懷安必肆其志

不惟古人亦有翻然改節以隆斯民乎日逝月除

時方已過澡身浴德將以曷為仲尼有言吾非斯

人之徒與而誰與哉其命別駕從事郡丞掾奉詔

以禮發遣寧詣行在所給安車吏從茵蓐道上

厨食上道。先奏寧稽首稱臣上疏曰：臣海濱孤微，罷農無伍，祿運幸厚，橫蒙陛下纂承洪緒，德侔三皇，化溢有唐，久荷渥澤，積祀一紀，不能仰答陛下恩養之福。沈委篤痾，寢疾彌留，逋違臣隸顛倒之節，夙宵戰怖，無地自厝。臣元年十一月被公車司馬令所下州郡，八月甲申詔書徵臣，更賜安車、衣被、茵蓐，以禮發遣，光寵並臻，優命屢至，怔營竦息，悼心失圖。思自陳聞，申展愚情，而明詔抑割，不令稍修章表，是以鬱滯，訖于今日。誠謂乾覆，恩有紀極，不意靈潤，彌以隆赫。奉今年二月被州郡所下三年十二月辛酉詔書，重賜安車、衣服，別駕從事與郡功曹以禮發遣，又特被璽書，以臣為光祿勳，躬秉勞謙，引喻周、秦，損上益下。受詔之日，精魄飛散，靡所投死。臣重自省揆，德非園、綺而蒙安車之榮，功無竇、融而蒙璽封之寵，楶棁駑下，荷棟梁之任，垂歿之命，獲九棘之位，懼有朱博鼓妖之眚。又年疾日侵，有加無損，不任扶輿進路以塞元責。望慕閶闔，徘徊闕庭，謹拜章陳情，乞蒙哀省，抑恩聽放，無令骸骨塡於衢路。自黃初至於青龍，徵命相仍，常以八月賜牛酒。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為守

節高乎，審老疾尫頓邪？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為州吏，與寧鄰比，臣常使經營消息。貢說：寧常著皁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出入閨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輒自力強，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識形象，常特加觴，泫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中澡洒手足，闚於園圃。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長潛逸，耆艾智衰，是以棲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欲必全，不為守高。

高士傳曰：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

魏志十一

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侍中孫邕、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曰：臣聞龍鳳隱耀，應德而臻，明哲潛遁，俟時而動。是以鸑鷟鳴岐，周道隆興，四皓為佐，漢帝用康。伏見太中大夫管寧，應二儀之中和，總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冰絜淵清，玄虛澹泊，與道逍遙；娛心黃老，游志六藝，升堂入室，究其閫奧，韜古今於胸懷，包道德之機要。中平之際，黃巾陸梁，華夏傾蕩，王綱弛頓。遂避時難，乘桴越海，羇旅遼東三十餘年。在乾之姤，匿景藏光，嘉遁養浩，韜韞儒墨，潛化傍流，暢於殊俗。黃初四年

高祖文皇帝曉諭群公，思求雋乂，故司徒華歆舉寧應選，公車特徵，振翼遐裔，翻然來翔，行遇屯厄，遭羅疾病，即拜太中大夫。烈祖明皇帝嘉美其德，登爲光祿勳。寧疾彌留，未能進道。今寧舊疾已瘳，行年八十，志無衰倦，環堵篳門，偃息窮巷，飯鬻餬口，并日而食，吟詠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必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揆其終始，殆天所祚，當贊大猷，輔亮雍熙，袞職有闕，群下屬望。昔高宗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啓龜，以卜良佐。況寧前朝所表，名德已著，而久栖遲，未時

引致，非所以奉遵明訓，繼成前志也。陛下踐阼，纂承洪緒，聖敬日躋，超越周成。每發德音，動諮師傅，若繼二祖招賢故典，賓禮儁邁，以廣緝熙，濟濟之化，侔於前代。寧清高恬泊，擬跡前軌，德行卓絕，海內無偶。歷觀前世玉帛所命，申公、枚乘、周黨、樊英之儔，測其淵源，覽其清濁，未有厲俗獨行若寧者也。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授几杖，延登東序，敷陳墳素，坐而論道，上正璇璣，協和皇極，下阜群生，彝倫攸敘，必有可觀。光益大化，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迹洪崖，參蹤巢、許，斯亦聖朝同符唐

虞，優賢揚歷，垂聲千載。（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左思魏都賦曰：優賢著於揚歷也。）雖出處殊塗，俯仰異體，至於興治美俗，其揆一也。於是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時年八十四。拜子邈郎中，後爲博士。初，寧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哉？」（傅子曰：寧以衰亂之時，世多妄變氏族者，違聖人之制，非禮命姓之意，故著氏姓論以原本世系，文多不載。每所居姻親、知舊、鄰里有困窮者，家儲雖不至擔石，必分以贍之。與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訓以悌；言及人臣，誨以忠。貌甚恭，言甚順，觀其行也，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然，甚柔而溫，因其事而導之於善，是以漸之者無不化焉。寧之亡，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歎。醇德之所感若此，不亦至乎！）

時鉅鹿張臶字子明，潁川胡昭字孔明，亦養志不仕。臶少游太學，學兼內外，後歸鄉里。袁紹前後辟命，不應，移居上黨。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不就，徙遁常山，門徒且數百人，遷居任縣。太祖爲丞相，辟，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能消災復異者，郡累上臶，發遣，老病不行。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臶，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豈此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青龍四年辛亥，詔書：「張掖郡玄川溢涌，激波奮蕩，寶石負圖，狀像靈龜，宅于川西，嶷然磐峙，倉質素章，麟鳳龍馬，煥

炳成形文字告命粲然著明太史令高堂隆上言古皇聖帝所未嘗蒙實有魏之禎命東序之世寶与之所命尚曰大吉天夷之天下河圖化為龍注以河出出於河神王聖者之所受事班天下任令于綽連齎以問鉅鹿張臶臶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徵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瑞也正始元年戴鵀之鳥巢臶門陰臶告門人曰夫戴鵀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二篇旬日而卒時年一百五歲是歲廣平太守王肅至官教下縣曰前在京都聞張子明來至問之會其已亡致痛惜之此君篤學隱居不與時競以道樂身昔絳縣老人屈在泥塗趙孟升之諸侯用睦愍其耄勤好道而不蒙榮寵書到遣吏勞問其家顯題門戶務加殊異以慰既往以勸將來

胡昭始避地冀州亦辭袁紹之命遁還鄉里太祖為司空丞相頻加禮辟昭往應命既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太祖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勉卒雅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而愛之高士傳曰初晉宣帝為布衣時與昭有舊同郡周生等謀害帝昭聞而步陟險邀生於崤澠之間止生生不肯昭泣與結誠生感其義乃止

因與所親共盟而別昭雖有陰德於帝口終不言人莫知之信行著於鄉邦建安十六年百姓聞馬超叛避兵入山者千餘家飢乏漸相劫略昭常遜辭以解之是以寇難消息衆咸宗焉故其所居部落中三百里無相侵暴者建安二十三年陸渾長張固被書調丁夫當給漢中百姓惡憚遠役並懷擾擾民孫狼等因興兵殺縣主簿作為叛亂縣邑殘破固率將十餘吏卒依昭住止招集遺民安復社稷狼等遂南附關羽羽授印給兵還為賊寇到陸渾南長樂亭自相約誓言胡居士賢者也一不得犯其部落一川賴昭咸無怵惕天下安輯徙宅宜陽高士傳曰冀州刺史杜恕嘗造其廬言事移日恕甚重焉太尉蔣濟辟不就正始中驃騎將軍趙儼尚書黃休郭彝散騎常侍荀顗鍾毓太僕庾嶷弘農太守何楨等遞薦昭曰天真高潔老而彌篤玄虛靜素有夷皓之節宜蒙徵命以勵風俗文士傳曰楨字元幹廬江人有文學器幹容貌甚偉歷幽州刺史廷尉入晉為尚書光祿大夫楨子龕後將軍勗車騎將軍惲豫州刺史其餘多至大官自後累世昌阜司空文穆公更博之孫也昔逮至今高士傳曰朝廷以戎車未息徵命之事且須後之昭以故不即徵後顧休何楨庾嶷之屬又有詔訪於本州評議侍中韋誕駁曰禮賢徵士王政之所重也古者考行於鄉今顯等位皆京伯納言卿校足以取信陛下因上忠臣之所不行也昭宿德耆艾遺逸山林世所高尚遂寢異乃從與議也至嘉平二年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拜子纂郎中初昭

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覬韋誕並有名尺牘之迹動見模楷焉傅子曰胡徵君怡怡無不愛也雖僕隸必加禮焉外同乎俗內秉純絜心非其好雖王公不能屈年八十而不倦於書籍者吾於胡徵君見之矣時有隱者焦先河東人也魏略曰先字孝然中平末白波賊起時先年二十餘與同郡侯武陽相隨武陽年小有母先與相扶接避白波東客揚州取婦建安初來西還武陽詣大陽占戶先留陝界至十六年關中亂先失家屬獨竄於河渚間食草飲水無衣履時大陽長朱南望見之謂為亡士欲遣船捕取武陽語縣此狂癡人耳遂注其籍給廩日五升後有疫病人多死者縣常使埋藏童兒豎子皆輕易之然其行不踐邪徑必循阡陌及其捃拾不取大穗飢不苟食寒不苟衣結草以為裳科頭徒跣每出見婦人則隱翳須去乃出自作一瓜牛廬淨掃其中營木為牀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時構火以自炙呻吟獨語飢則出為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又出於道中邂逅與人相遇輒下道藏匿或問其故常言草茅之人與狐兔同群不肯妄語太和青龍中嘗持一杖南渡淺河水輒獨云未可也由是人頗疑其不狂至嘉平中太守賈穆初之官故過其廬先見穆再拜穆與語不應與食不食穆謂之曰國家使我來為卿作君我食卿卿不肯食我與卿語卿不應我如是我不中為卿作君當去耳先乃曰寧有是邪遂不復語其明年大發卒將伐吳有竊問先今討吳何如先不肯應而謬歌曰祝衄祝衄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心為當殺牂羊更殺其羖䍽邪郡人不知其謂會諸軍敗好事者乃推其意疑牂羊謂吳羖䍽謂魏於是後人僉謂之隱者也議郎河東董經特嘉異節與先非故人密往觀之經到乃奮其白鬚為如與之有舊者謂曰阿先闊乎念共避白波時不先熟視而不言經素知其昔受武陽恩因復曰念武陽不邪先乃曰已報之矣經又復挑欲與語遂不肯復應後歲餘病亡時年八十九矣又高士傳曰世莫知先所出或言生乎漢末自陝居大陽無父母兄弟妻子見漢室衰乃自絕不言及魏受禪常結草為廬於河之湄獨止其中冬夏恒不著衣臥則不設席又無草蓐以身親土其體垢汙皆如泥漆五形盡露不行人間或數日一食欲食則為人賃作人以衣衣之乃使限功受直足得一食輒去人欲多與終不肯取亦有數日不食時行不由邪徑目不與女子逆視口未嘗言雖有驚急不與人語遺以食物皆不受河東太守杜恕嘗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司馬景王聞而使

安定太守董經因事過視又不肯語經以為大賢其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冬雪大至先袒臥不移人以為死就視如故不以為病人莫能審其意度年可百歲餘乃卒或問皇甫謐曰焦先何人曰吾不足以知之也考之於表可略而言矣夫世之所常趣者榮味也形之所不可釋者衣裳也身之所不可離者室宅也口之所不能已者言語也心之不可絕者親戚也今焦先棄榮味釋衣服離室宅絕親戚閉口不言曠然以天地為棟宇闇然合至道之前出羣形之表入玄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挂其意四海之廣不能以回其顧妙乎與夫三皇之先者同矣結繩已來未及其至也豈羣言之所能髣髴常心之所得測量哉彼行人所不能行堪人所不能堪犯寒暑不以傷其性居曠野不以恐其形遭驚急不以迫其慮離榮愛不以累其心捐視聽不以汙其耳目舍足於不損之地居身於獨立之處延年歷百壽越期頤雖上識不能尚也自羲皇已來一人而已矣魏氏春秋曰故梁州刺史耿黼以先為仙人也北地傅玄謂之性同禽獸並為之傳而莫能測之魏略又載扈累及寒貧者累字伯重京兆人也初平中山東人有青牛先生者字正方客三輔曉知星風角鳥情常食青葙芫華年似如五六十者人或親識之謂其已百餘歲矣初累年四十餘隨正方游學人謂之得其術有婦無子建安十六年三輔亂又隨正方南入漢中漢中壞正方入蜀累與相失隨徙民詣鄴遭疾病喪其婦至黃初元年又徙詣洛陽遂不復娶婦獨居道側以甎為障施一廚牀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視星宿吟詠內書人或問之閉口不肯言至嘉平中年八九十才若四五十者縣官以其孤老給廩日五升五升不足食頗行傭作以裨糧糧盡復出人與不取食不求美衣弊縕故後一二年病亡寒貧者本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輔是時長安有宿儒欒文博者門徒數千德林亦就學始精詩書後好內事於眾輩中最玄默至十六年關中亂南入漢中初不治產業不畜妻孥常讀老子五千文及諸內書晝夜吟詠到二十五年漢中破隨眾還長安遂癡愚不復識人食不求味冬夏常衣弊布連結衣體如無所勝目如無所見獨居窮巷小屋無親里人與之衣食不肯取郡縣以其鰥窮給廩日五升食不足頗行乞乞不取多人問其姓字口不肯言故因號之寒貧也或素有與相知者往存恤之輒拜跪由是人謂其不癡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其所欲亦不肯言淮因與脯糒及衣不取其衣取其脯一朐糒一升而止臣松之案魏略云焦先及楊沛並作瓜

牛為止其中以為山當作蠋蠋牛觸齒之有角者也從戈
守鴆黃蘿化等什閣合形如蠋牛為蟲謂之如牛者並于
曰有國於蠋之方今用者曰蠋氏有蠋其右角者曰彘
相與爭也而我伐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此明其物也

評曰袁渙邴原張範躬履清蹈進退以道臣松之以為蹈猶履
也躬履清蹈近非言乎蓋是貢禹兩龔之匹涼茂國淵亦其次
也張承名行亞範可謂能弟矣田疇抗節王脩忠
貞足以矯俗管寧淵雅高尚確然不拔張臶胡
昭闔門守靜不營當世故并錄焉

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卷第十一

魏書　國志十一

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第十二

魏書　國志十二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樸訥好擊劍尚
武事年二十三鄉移為正始感激讀論語韓詩至
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鄭玄受學學未朞徐
州黃巾賊攻破北海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
穀糴縣乏玄罷謝諸生琰既受遣而寇盜充斥西
道不通於是周旋青徐兗豫之郊東下壽春南望
江湖自去家四年乃歸以琴書自娛大將軍袁紹
聞而辟之時士卒橫暴掘發丘隴琰諫曰昔孫卿

有言士不素教甲兵不利雖湯武不能以戰勝
今道路暴骨民未見德宜勅郡縣掩骼埋胔示憯
怛之愛追文王之仁紹以為騎都尉後紹治兵黎
陽次于延津琰復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如
守境述職以寧區宇紹不聽遂敗于官渡及紹卒
二子交爭爭欲得琰琰稱疾固辭由是獲罪幽於
囹圄賴陰夔陳琳營救得免太祖破袁氏領冀州
牧辟琰為別駕從事謂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
萬衆故為大州也琰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
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

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唯此為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謝之于時賓客皆伏失色太祖征并州留琰傅文帝於鄴世子仍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書諫曰蓋聞盤于遊田書之所戒魯隱觀魚春秋譏之此周孔之格言二經之明義殷鑒夏后詩稱不遠子卯不樂禮以為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也袁族富彊公子寬放盤遊滋侈義聲不聞哲人君子俄有色斯之志熊羆壯士墮於吞噬之用固所以擁徒百萬跨有河朔無所容足也今邦國殄瘁惠康未洽士女企踵所思者德況公親御戎馬上下勞慘世子宜遵大路慎以行正思經國之高略內鑒近戒外揚遠節深惟儲副以身為寶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騖而陵險志雉兔之小娛忘社稷之為重斯誠有識所以惻心也唯世子燔翳捐褶以塞眾望不令老臣獲罪於天世子報曰昨奉嘉命惠示雅數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壞矣褶亦去焉後有此比蒙復誨諸太祖為丞相琰復為東西曹掾屬徵事初授東曹時教曰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

[illegible]

斯可以率時者已故授東曹往踐厥職魏國初建拜尚書時未立太子臨菑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於外唯琰露板答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壻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世語曰植妻衣繡太祖登臺見之以違制命還家賜死）遷中尉琰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先賢行狀曰琰清忠高亮雅識經遠推方直道正色於朝魏氏初載委授銓衡總齊清議十有餘年文武羣才多所明拔朝廷歸高天下稱平）琰嘗薦鉅鹿楊訓雖才好不足而清貞守道太祖即禮辟之後太祖為魏王訓發表稱贊功伐褒述盛德時人或笑訓希世浮偽謂琰為失所舉琰從訓取表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琰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也有白琰此書傲世怨謗者太祖怒曰諺言生女耳耳非佳語會當有變時意指不遜於是罰琰為徒隸使人視之辭色不撓太祖令曰琰雖見刑而通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虬鬚直視若有所瞋遂賜琰死（魏略曰人得琰書以裹幘籠行都道中時有與琰宿不平者遙見琰名著幘籠從而視之遂白之太祖以為琰腹誹心謗乃收付獄髡刑輸徒前所白琰者又復白之云琰為徒虬鬚直視心似不平時太祖亦以為然遂欲殺之乃使清公大吏往經營琰敕吏曰三日

[illegible]

小息琰不悟後數日更故白琰平安公意然曰非琰不欲使部行乃謂乎吏以是數告琰琰謝吏曰我殊不宜不知公意至此也遂自殺

始琰與司馬朗善晉宣王方壯琰謂朗曰子之弟聰哲明允剛斷英跱殆非子之所及也臣松之案跱或作特竊謂英特為是也朗以為不然而琰每秉此論琰從弟林少無名望雖姻族猶多輕之而琰常曰此所謂大器晚成者也終必遠至涿郡孫禮盧毓始入軍府琰又名之曰孫疏亮亢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林禮毓咸至鼎輔及琰友人公孫方宋階早卒琰撫其遺孤恩若己子其鑒識篤義類皆如此魏略曰明帝時崔林嘗與司空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琰為首羣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為有邂逅耳即如卿諸人良足貴乎

初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魯國孔融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孔子二十世孫也高祖父尚鉅鹿太守父宙太山都尉融幼有異才時河南尹李膺有重名敕門下簡通賓客非當世英賢及通家子孫弗見也融年十餘歲欲觀其為人遂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李君通家子孫也膺見融問曰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眾坐莫不歎息僉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煒後至同坐以告煒煒曰人小時了了者大亦未必奇也融答曰即如所言君之幼時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曰高明長大必為偉器山陽張儉以中常侍侯覽所忿疾覽為刊章下州郡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褒不遇時融年十六以其少不告也融知儉長者有窘迫色謂曰吾獨不能為君主邪因留舍藏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登時收融及褒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罪我之由非弟之過我當坐之兄弟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詔書令褒坐焉融由是名震遠近與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並以俊秀為後進冠蓋融持論經理

不及讓等而逸才宏博過之八司馬府辟舉高第累遷北軍中候虎賁中郎將北海相時年二十八承黃巾殘破之後脩復城邑崇學校設庠序舉賢才顯儒士以彭璆為方正邴原為有道王脩為孝廉告高密縣為鄭玄特立一鄉名為鄭公鄉又國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為棺木以殯葬之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令配食縣社其禮賢如此在郡六年劉備表融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徵還為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融為議主諸卿大夫寄名而已司馬彪九州春秋曰融在北海自以智能優贍溢才命世當時豪俊皆不能及亦自許大志且欲舉軍曜甲與群賢要功自於海岱結殖根本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事方伯赴期會而已然其所任用好奇取異皆輕剽之才至於稽古之士謬為恭敬禮之雖備不與論國事也高密鄭玄稱之鄭公執子孫禮及高談教令盈溢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其自理甚疏租賦少稽一朝殺五部督郵姦民汙吏猾亂朝市亦不能治幽州精兵亂至徐州卒到城下舉國皆恐融直出說之令無異志遂與別校謀夜覆州為州軍所惑約比眾[illegible]覆敗上鼓中將至融大飲醇酒躬自上馬禦之淶水之上寇令上部與融相拒兩翼[illegible]徑涉水直到所治城城潰融不得入轉至南縣左右稍叛連年傾覆事無所濟遂不能保障四境棄郡而去後徙徐州以北海相自還領青州刺史治郡北陲欲附山東外接遼東得戎馬之利建樹根本孤立一隅不與共同于時曹袁公孫共相首尾戰士不滿數百穀不至萬斛王子法劉孔慈凶辯小才信為腹心左承祖劉義遜清儁之士備在坐席而已言此民望不可失也承祖以融自託強國融不聽而殺之義遜棄去遂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城小寇眾流矢雨集然融憑几安坐讀書議論自若城壞眾亡身奔山東室家為譚所虜張璠漢紀曰融在郡八年僅以身免帝初都許融以為宜略依舊制定王畿正司隸所部為千里之封乃引公卿上書言其義是時天下草創曹袁之權未分融所建明不識時務又天性氣爽頗推平生之意狎侮太祖太祖制酒禁而融書嘲之曰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堯不飲千鍾無以成其聖且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也太祖外雖寬容而內不能平御史大夫郗慮知旨以法免融官歲餘拜太中大夫雖居家失勢而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酒常歎曰坐上客恆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虎賁士有貌似蔡邕者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其

[illegible]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太祖以融學博，謂書傳所紀。後見問之，對曰：以今度古，想其然也。十三年，融對孫權使有訕謗之言，坐棄市。二子年八歲，時方弈棋，融被收，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不起何也？二子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者乎！遂俱見殺。融有高名清才，世多哀之。太祖懼遠近之議也，乃令曰：太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然世人多采其虛名，少於核實，見融浮豔，好作變異，眩其誑詐，不復察其亂俗也。此州人說平原禰衡受傳融論，以為父母與人無親，譬若缻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飢饉，而父不肖，寧贍活餘人。融違天反道，敗倫亂理，雖肆市朝，猶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宣示諸軍將校掾屬，皆使聞見。世語曰：融二子，皆齠齔。融見收，顧謂二子曰：何以不辭？二子俱曰：父尚如此，復何所辭！以為必俱死也。臣松之以為世語云融二子不辭，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如孫盛之言，誠所未譬。八歲小兒，能懸了禍福，聰明特達，卓然既遠，則其憂樂之情，宜其有過成人，安有見父收執而曾無變容，弈棋不起，若在暇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忘父，不以己之將死而廢念父之情也。父安猶尚若茲，而況於顛沛哉？盛以此為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歟！蓋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傷理。

南陽許攸、魏略曰：攸字子遠，少與袁紹及太祖善。初平中隨紹在冀州，嘗在坐席言議。官渡之役，諫紹勿與太祖相攻，語在紹傳。紹自以彊盛，必欲極其兵勢。攸知不可為謀，乃亡詣太祖。紹破走，及後得冀州，攸有功焉。攸自恃勳勞，時與太祖相戲，每在席，不自限齊，至呼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太祖笑曰：汝言是也。然內嫌之。其後從行出鄴東門，顧謂左右曰：此家非得我，則不得出入此門也。人有白者，遂見收之。**婁圭皆以恃舊不虔見誅。**魏略曰：婁圭字子伯，少與太祖有舊。初平中在荊州北界合眾，後詣太祖。太祖以為大將，不使典兵，常在坐席言議。及河北平定，隨在冀州。其後太祖從諸子出遊，子伯亦隨從。子伯顧謂左右曰：此家父子，如今日為樂也。人有白者，太祖以為有腹誹意，遂收治之。吳書曰：子伯少有猛志，嘗歎息曰：男兒居世，會當得數萬兵千匹騎著後耳！儕輩笑之。後坐藏亡命，被繫當死，得踰獄出，捕者追之急，子伯乃變衣服如助捕者，吏不能覺，遂以得免。會天下義兵起，子伯亦合眾與劉表相依。後歸曹公，遂為所用，軍國大計常與焉。劉表亡，曹公向荊州。表子琮降，以節迎曹公，諸將皆疑詐，曹公以問子伯。子伯曰：天下擾攘，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曹公曰：大善。遂進兵。寵秩子伯，家累千金，曰：婁子伯富樂於孤，但勢不如孤耳！從破馬超等，子伯功為多。曹公常歎曰：子伯之計，孤不及也。後與南郡習授同載，見曹公出，授曰：父子如此，何其快耶！子伯曰：居世間，當自為之，而但觀他人乎！授乃白之，遂誅死。魚豢曰：古人有言曰：得鳥者，羅之一目也，然張一目之羅，終不得鳥矣。鳥之所以能遠飛者，六翮之力也，然無眾毛之助，則飛不遠矣。以此推之，大魏之作，雖有功臣，亦未必非茲輩胥附之由也。**而琰最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世語曰：琰兄孫諒，字士文，以簡素稱，仕晉為尚書大鴻臚。荀綽冀州記云：諒即琰之孫也。

魏書十二　十七

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也。少為縣吏，以清公稱。將避亂荊州，未至，聞劉表政令不明，遂往魯陽。太祖臨兗州，辟為治中從事。玠語太祖曰：今天下分崩，國主遷移，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今袁紹、劉表，雖士民眾彊，皆無經遠之慮，未有樹基建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脩耕植，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太祖敬納其言，轉幕府功曹。太祖為司空丞相，玠嘗為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

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文帝爲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今所說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大軍還鄴議所并省玠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咸欲省東曹乃共白曰舊西曹爲上東曹爲次宜省東曹太祖知其情令曰日出於東月盛於東凡人言方亦復先東何以省東曹遂省西曹初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馮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撫育孤兄子甚篤賞賜以振施貧族家無所餘遷右軍師魏國初建爲尚書僕射復典選舉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選舉拔貞實斥華偽進遜行抑阿黨諸宰官治民功績不著而私財豐足者皆免黜停廢久不選用于時四海翕然莫不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擬壺飧之絜家象濯纓之操貴者無穢欲之累賤者絕姦貨之求吏絜於上俗移乎下民到于今稱之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玠密諫曰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羣僚會玠起更衣太祖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崔琰既死玠內不悅後有白玠者出見黥面反者其妻子

沒爲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蓋此也太祖大怒收玠付獄大理鍾繇詰玠曰自古聖帝明王罪及妻子書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予則孥戮女司寇之職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漢律罪人妻子沒爲奴婢黥面漢法所行黥墨之刑存於古典今真奴婢祖先有罪雖歷百世猶有黥面供官一以寬良民之命二以宥并罪之辜此何以負於神明之意而當致旱案典謨急恆寒若舒恆燠若寬則亢陽所以爲旱玠之言以爲寬邪以爲急也急當陰霖何以反旱成湯聖世野無生草周宣令主旱魃爲虐亢旱以來積三十年歸咎黥面爲相値不衛人伐邢師興而雨罪惡無徵何以應天玠譏謗之言流於下民不悅之聲上聞聖聽玠之吐言勢不獨語時見黥面凡爲幾人黥面奴婢所識知邪何緣得見對之歎言時以語誰見答云何以何日月於何處所事已發露不得隱欺具以狀對玠曰臣聞蕭生縊死困於石顯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起賜劍於杜郵晁錯致誅於東市伍員絕命於吳都斯數子者或妒其前或害其後臣垂齠執簡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竄屬臣以私無

勢不絶，謫臣以究無細，不理人情，惟權以爲法，所利之法禁於利，勢能害之。青蠅橫生，爲臣作謗，謗臣之人，勢不在他。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廷，宣子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焉，是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必有徵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聞，即刑之日，方之安駟之贈；賜劍之來，比之重賞之惠。謹以狀對。時桓階、和洽進言救玠。玠遂免黜，卒于家。孫盛曰：魏武於是失政刑矣。易稱明折庶獄，傳有舉直措枉，庶獄明則國無怨民，枉直當則民無不服，未有徵青蠅之浮聲，信浸潤之譖訴，可以允釐四海，惟清緝熙者也。昔者漢高獄蕭何，出復相之，玠之一責，永見擯放，二主度量，豈不殊哉！太祖賜棺器錢帛，拜子機郎中。

魏志十二　十二

徐奕字季才，東莞人也。避難江東，孫策禮命之。奕改姓名，微服還本郡。太祖爲司空，辟爲掾屬，從西征馬超。超破，軍還。時關中新服，未甚安，留奕爲丞相長史，鎮撫西京，西京稱其威信。轉爲雍州刺史，復還爲東曹屬。丁儀等見寵於時，並害之，而奕終不爲動。魏書曰：或謂奕曰：夫以史魚之直，孰與蘧伯玉之智？丁儀方貴重，宜思所以下之。奕曰：以公明聖，儀豈得久行其僞乎！且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子寧以他規我。傅子曰：武皇帝，至明也。崔琰、徐奕，一時清賢，皆以忠信顯於魏朝；丁儀間之，徐奕失位而崔琰被誅。出爲魏郡太守。太祖征孫權，徙爲留府長史，謂奕曰：君之忠亮，古人不過也，然微太嚴。昔西門豹佩韋以自緩，夫能以柔弱制剛强者，望之於君也。今使君統留事，孤無復還顧之憂也。魏國既建，爲尚書，復典選舉，遷尚書令。太祖征漢中，魏諷等謀反，中尉楊俊左遷。太祖歎曰：諷所以敢生亂心，以吾爪牙之臣無遏姦防謀者故也。安得如諸葛豐者，使代俊乎！桓階曰：徐奕其人也。太祖乃以奕爲中尉，手令曰：昔楚有子玉，文公爲之側席而坐；汲黯在朝，淮南爲之折謀。詩稱邦之司直，君之謂與！在職數月，疾篤乞退，拜諫議大夫，卒。魏書曰：文帝每與朝臣會同，未嘗不嗟歎，思奕之爲人。奕無子，詔以其族子統爲郎，以奉奕後。

魏志十二　十二

何夔字叔龍，陳郡陽夏人也。曾祖父熙，漢安帝時官至車騎將軍。魏書曰：熙字孟孫，少有大志，不拘小節。身長八尺五寸，體貌魁梧，善爲容儀。舉孝廉，爲謁者，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偉之，擢爲謁者僕射。遷司隸校尉、大司農。永初二年，南單于與烏丸俱反，以熙行車騎將軍征之，累有功。烏丸請降，單于復稱臣如舊。會熙暴疾卒。夔幼喪父，與母兄居，以孝友稱。長八尺三寸，容貌矜嚴。魏書曰：漢末閹官用事，夔從父衡爲尚書，有直言，由是在黨中，諸父兄皆禁錮。夔歎曰：天地閉，賢人隱。故不應州郡之命。避亂淮南。後袁術至壽春，辟之，夔不應，然遂爲術所留。久之，術與橋蕤俱攻圍蘄陽，蘄陽爲太祖固守。術以夔彼郡人，欲脅令說蘄陽。夔謂術謀臣李業曰：昔柳下惠聞伐國之謀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斯

言何為至於我哉遂匿灊山術知夔終不為己
用乃止術從兄山陽太守遺母夔從姑也是以雖
恨夔而不加害建安二年夔將還鄉里度術必急
追乃間行得免明年到本郡頃之太祖辟為司空
掾屬時有傳袁術軍亂者太祖問夔曰君以為信
不夔對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
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此不可以得志於天下夫
失道之主親戚叛之而況於左右乎以夔觀之其
亂必矣太祖曰為國失賢則亡君不為術所用亂
不亦宜乎太祖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

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
孫盛曰夫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是以
上下休嘉道光化洽公府掾屬古之造士也必擢時儁搜
揚英逸得其人則論道之任隆非其才則覆餗之患至苟
有疑焉則當攄而遠之可也加其捶扑之罰肆以小懲之戒豈導之
以德齊之以禮之謂與然士之出處宜度德投趾可不之
節必審於所蹈故高尚之徒抗心於青雲之表豈王侯之
所能臣名器之所羈紲哉自非此族委身世塗否泰榮辱
制之由時故箕子安於孥戮柳下夷於三黜蕭何周勃亦
在縲紲夫豈不辱君命故也夔知時制而甘其寵挾藥要
君以避微恥詩云唯此褊心何
夔其有焉放之可也宥之非也
出為城父令魏書曰自劉備叛後
東南多變太祖以陳羣為酇令夔為城父令
諸縣皆用名士以鎮撫之其後吏民稱安
遷長廣太
守郡濱山海黃巾未平豪傑多背叛袁譚就加以
官位長廣縣人管承徒眾三千餘家為寇害議者
欲舉兵攻之夔曰承等非生而樂亂也習於亂不

能自還未被德教故不知反善今兵迫之急彼恐
夷滅必并力戰攻之既未易拔雖勝必傷吏民不
如徐喻以恩德使容自悔可不煩兵而定乃遣郡
丞黃珍往為陳成敗承等皆請服夔遣吏成弘領
校尉長廣縣丞等郊迎奉牛酒詣郡牟平賊從錢
眾亦數千夔率郡兵與張遼共討定之東牟人王
營眾三千餘家脅昌陽縣為亂夔遣吏王欽等授
以計略使離散之旬月皆平定是時太祖始制
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綿絹夔以郡初立近以師
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乃上言曰自喪亂已來民

人失所今雖小安然服教日淺所下新科皆以明
罰勑法齊一大化也所領六縣疆域初定加以饑
饉若一切齊以科禁恐或有不從教者有不從教
者不得不誅則非觀民設教隨時之意也先王辨
九服之賦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愚以
為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
臨時隨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比及三
年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法則無所不至矣太祖
從其言徵還參丞相軍事海賊郭祖寇暴樂安濟
南界州郡苦之太祖以夔前在長廣有威信拜樂

日食萬錢家風華靡者也

安太守。到官數月，諸城悉平。入爲丞相東曹掾。夔言於太祖曰：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本，是以各引其類，時忘道德。夔聞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爲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敍，無相踰越。顯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肖之分，居然別矣。又可修保舉故不以實之令，使有司別受其負。在朝之臣，時受教與曹並選者，各任其責。上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源，以督羣下，以率萬民，如是則天下幸甚。太祖稱善。魏國既建，拜尚書僕射。魏書曰：時丁儀兄弟方進寵，儀與夔不合。尚書傅巽謂夔曰：儀不相好已甚，子友毛玠，玠等儀已害之矣。子宜少下之。夔曰：爲不義適足害其身，焉能害人？且懷姦佞之心，立於明朝，其得久乎？夔終不屈志，儀後果以凶僞敗。

文帝爲太子，以涼茂爲太傅，夔爲少傅；特命二傅與尚書東曹並選太子諸侯官屬。茂卒，以夔代茂。每月朔，太傅入見太子，太子正法服而禮焉；他日無會儀。夔遷太僕，太子欲與辭，宿戒供，夔無往意；乃與書請之，夔以國有常制，遂不往。其履正如此。然於節儉之世，最爲豪汰。文帝踐阼，封成陽亭侯，邑三百戶。疾病，屢乞遜位。詔報曰：蓋禮賢親舊，帝王之常務也。以親則君有輔弼之勳焉，以賢則君有醇固之茂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疾雖未瘳，神明聽之矣。君其即安，以順朕意。薨，諡曰靖侯。子曾嗣，咸熙中爲司徒。干寶晉紀曰：曾字穎考，正元中爲司隸校尉。時毋丘儉孫女適劉氏，以孕繫廷尉。女母荀，爲武衛將軍荀顗所表活，既免，辭詣廷尉，乞爲官婢以贖女命。曾使主簿程咸爲議曰：大魏承秦漢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若已產育，則成他家之母，於防則不足懲奸亂之源，於情則傷孝子之思。男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蠲明法制之大分也。臣以爲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醮之婦，從夫家之戮。朝廷從之，乃定律令。晉諸公贊曰：曾以高雅稱，加性純孝，位至太宰，封朗陵縣公，年八十餘薨，諡曰元公。子劭嗣。劭字敬祖，才識深博，有經國體儀，位亦至太宰，諡曰康公。子岐嗣。劭庶兄遵，字思祖，有幹事稱，永嘉中爲太僕。遵子綏，字伯蔚，亦見稱以幹事，位至尚書，爲司馬越所害。傅子稱曾及荀顗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潁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曰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也。有能行仁孝之道者，君子之儀表矣。

邢顒字子昂，河間鄚人也。舉孝廉，司徒辟，皆不就。易姓字，適右北平，從田疇游。積五年，而太祖定冀州。顒謂疇曰：黃巾起來二十餘年，海內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田疇曰：邢顒，民之先覺也。乃見太祖，求爲鄉導以克柳城。太祖辟顒爲冀州從事，時人稱之曰：德行堂堂邢子昂。除廣宗長，以故將喪棄官。有司舉正，太祖曰：顒篤於舊君，有一致之節。勿問也。更辟司空掾，除行唐令，勸民農桑，風化

太行又爲丞相門下督遷左馮翊病去官是時太祖諸子高選官屬令曰侯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邢顒輩遂以爲平原侯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顒北土之彥少秉高節玄靜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楨誠不足同貫斯人並列左右而楨禮遇殊特顒反疏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爲上招謗其罪不小以此反側後參丞相軍事轉東曹掾初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丁儀等並贊翼其美太祖問顒顒對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殿下深重察之太祖識其意後遂以爲太子少傅遷太傅文帝踐阼爲侍中尚書僕射賜爵關內侯出爲司隸校尉徙太常黃初四年薨子友嗣晉諸公贊曰顒曾孫喬字曾伯有體量局幹美於當世歷清職元康中與劉渙俱爲尚書吏部郎稍遷至司隸校尉

鮑勛字叔業泰山平陽人也漢司隸校尉鮑宣九世孫宣後嗣有從上黨徙泰山者遂家焉勛父信靈帝時爲騎都尉大將軍何進遣東募兵後爲濟北相協規太祖身以遇害語在董卓傳武帝紀魏書曰信父丹官至少府侍中世以儒雅顯少有大節寬厚愛人沈毅有謀大將軍何進辟拜騎都尉遣歸募兵得千餘人還到成皋而進已遇害信至京師董卓亦始到信知卓必爲亂勸袁紹襲卓紹畏卓不敢發語在紹傳信乃引軍還鄉里收徒衆二萬騎七百輜重五千餘乘是歲太祖始起兵於巳吾信與弟韜以兵應太祖太祖與袁紹表信行破虜將軍韜裨將軍時紹衆最盛豪傑多向之信獨謂太祖曰夫略不世出能總英雄以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彊必斃君殆天之所啟遂深自結納太祖亦親異焉汴水之敗信被創韜在陳戰亡紹劫奪韓馥位遂據冀州信言於太祖曰姦臣乘釁不能匡正今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只以遘難又何能濟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太祖善之太祖領東郡太守表信爲濟北相會黃巾大衆入州界劉岱欲與戰信止之岱不從遂敗語在武紀太祖以賊恃勝而驕欲設奇兵挑擊之於壽張先與信出行戰地後步軍未至而卒與賊遇遂接戰信殊死戰以救太祖太祖僅得潰圍出信遂沒時年四十一雖遭亂起兵家本修儒治身至儉而厚養將士居無餘財士以此歸之建安十七年太祖追錄信功表封勛兄邵新都亭侯魏書曰邵有父風太祖嘉之加拜騎都尉使持節邵子融嗣爵辟勛丞相掾魏書曰勛清白有高節知名於世二十二年立太子以勛爲中庶子徙黃門侍郎出爲魏郡西部都尉太子郭夫人弟爲曲周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棄市太祖時在譙太子留鄴數手書爲之請罪勛不敢擅縱具列上勛前在東宮守正不撓太子固不能悅及重此事恚望滋甚會郡界休兵有失期者密敕中尉奏免勛官久之拜侍御史延康元年太祖崩太子即王位勛以駙馬都尉兼侍中文帝受禪勛每陳今之所急唯 在軍 農寬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爲後文帝將出遊獵勛停車上疏曰臣聞五

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率治天下陛下仁聖惻
隱有同古烈臣冀當繼蹤前代令萬世可則也如
何在諒闇之中修馳騁之事乎臣冒死以聞唯陛
下察焉帝手毀其表而競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
曰獵之為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於
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
萬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況獵暴華蓋於
原野傷生育之至理櫛風沐雨不以時隙哉昔魯
隱觀漁於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為務愚臣所不
願也因奏劉曄佞諛不忠阿順陛下過戲之言昔
梁丘據取媚於遄臺曄之謂也請有司議罪以清
皇朝帝怒作色罷還即出勛為右中郎將黃初四
年尚書令陳群僕射司馬宣王並舉勛為宮正宮
正即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寮嚴憚罔
不肅然六年秋帝欲征吳群臣大議勛面諫曰王
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脣齒相依憑阻
山水有難拔之勢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
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為百世
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
玩威臣竊以為不可帝益忿之左遷勛為治書執

法帝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出過勛
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
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塹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
洛陽曜有罪勛奏絀遣而曜密表勛私解邕事詔
曰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
官駮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
敢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姦當令十鼠同穴太尉
鍾繇司徒華歆鎮軍大將軍陳群侍中辛毗尚書
衛臻守廷尉高柔等並表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
請勛罪帝不許遂誅勛勛內行既脩廉而能施死
之日家無餘財後二旬文帝亦崩莫不為勛歎恨
司馬芝字子華河內溫人也少為書生避亂荊州
於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
母賊至以刃臨芝芝叩頭曰母老唯在諸君賊曰
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得免害以鹿車推載母居
南方十餘年躬耕守節太祖平荊州以芝為菅長
時天下草創多不奉法郡主簿劉節舊族豪俠賓
客千餘家出為盜賊入亂吏治頃之芝差節客王
同等為兵掾史據白節家前後未嘗給繇若至時
藏匿必為留負芝不聽與節書曰君為大宗加股

肱郡而賓客每不與役既衆庶怨望或流聲上聞今條同等爲兵幸時發遣兵已集郡而節藏同等因令督郵以軍興詭責縣縣掾史窮困乞代同行芝乃馳檄濟南具陳節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卽以節代同行青州號芝以郡主簿爲兵遷廣平令征虜將軍劉勳貴寵驕豪又芝故郡將賓客子弟在界數犯法勳與芝書不著姓名而多所屬託芝不報其書一皆如法後勳以不軌誅交關者皆獲罪而芝以見稱（魏略曰勳字子臺琅邪人中平末爲沛國建平長與太祖有舊後爲廬江太守爲孫策所破自歸太祖封列侯遂從在散伍議中勳兄爲豫州刺史病亡兄子威又代從政勳自恃與太祖有宿日驕[illegible]已未年慢數犯法又誹謗爲李申成所白收治并免威官）

遷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廁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贓物先得而後訊其辭若不勝掠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亦可乎太祖從其議歷甘陵沛陽平太守所在有績黃初中入爲河南尹抑彊扶弱私請不行會內官欲以事託芝不敢發言因芝妻伯父董昭昭猶憚芝不爲通芝爲教與羣下曰蓋君能設教不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聞也夫設教而犯君之劣也犯教而聞吏之禍也君劣於上吏禍於下此政事所以不理也可不各勉之哉於是下吏莫不自勵門下循行嘗疑門幹盜簪幹辭不符曹執爲獄芝教曰凡物有相似而難分者自非離婁鮮能不惑就其實然循行何忍重惜一簪輕傷同類乎其寢勿問明帝卽位賜爵關內侯頃之特進曹洪乳母當與臨汾公主侍者共事無澗神（臣松之案無澗山名在洛陽東北）繫獄卞太后遣黃門詣府傳令芝不通輒敕洛陽獄考竟而上疏曰諸應死罪者皆當先表須報前制書禁絕淫祀以

正風俗今當等所犯妖刑辭語始定黃門吳達詣臣傳太皇太后令臣不敢通懼有救護速聞聖聽若不得已以垂宿留由事不早竟是臣之罪是以冒犯常科輒敕縣考竟擅行刑戮伏須誅罰帝手報曰省表明卿至心欲奉詔書以權行事是也此乃卿奉詔之意何謝之有後黃門復往愼勿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間直道而行會諸王來朝與京都人交通坐免後爲大司農先是諸典農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務農重穀王制無三

年之儲國非其國也管子區言以積穀爲急方今二虜未滅師旅不息國家之要惟在穀帛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爲業建安中天下倉廩充實百姓殷足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爲部下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夫王者以海內爲家故傳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富足之由在於不失天時而盡地力今商旅所求雖有加倍之顯利然於一統之計已有不貲之損不如墾田益一畝之收也夫農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芸鋤條桑耕熯種麥穫刈築場十月乃畢治廩繫橋運輸租賦除道理梁墐塗室屋以是終歲無日不爲農事也今諸典農各言留者爲行者宗田計課其力勢不得不爾不有所廢則當素有餘力臣愚以爲不宜復以商事雜亂專以農桑爲務於國計爲便明帝從之每上官有所召問常先見掾史爲斷其意故教其所以答塞之狀皆如所度芝性亮直不矜廉隅與賓客談論有不可意便面折其短退無異言卒於官家無餘財自魏迄今爲河南尹者莫及芝芝亡子岐嗣從河南丞轉廷尉正遷陳留相梁郡有繫囚多所連及數歲不決詔書徙獄於岐屬縣縣請豫治牢具岐曰今囚有數十既巧詐難符且已倦楚毒其情易見豈當復久處囹圄邪及囚至詰之皆莫敢匿詐一朝決竟遂超爲廷尉是時大將軍爽專權尚書何晏鄧颺等爲之輔翼南陽圭泰嘗以言迕指考繫廷尉颺訊獄將致泰重刑岐數颺曰夫樞機大臣王室之佐既不能輔化成德齊美古人而乃肆其私忿枉論無辜使百姓危心非此焉在於是颺慙怒而退岐終恐久獲罪以疾去官居家未朞而卒年三十五子肇嗣肇晉太康中爲冀州刺史尚書見百官志

評曰徐奕何夔邢顒貴尚峻厲爲世名人毛玠清公素履司馬芝忠亮不傾庶乎不吐剛茹柔崔琰高格最優鮑勛秉正無虧而皆不免其身惜哉大雅貴既明且哲虞書尚直而能溫自非兼才疇克備諸

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卷第十二

鍾繇華歆王朗傳第十三　　魏書　　國志十三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先賢行狀曰：鍾皓字季明，溫良篤慎，博學詩律，教授門生千有餘人，為郡功曹。時太丘長陳寔為西門亭長，皓深獨敬異。寔少皓十七歲，常禮待與同分義。會辟公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君？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可用。寔曰：鍾君似不察人為意，不知何獨識我。[illegible]凡[illegible]二府，遷南陽林慮長，不之官。時皓及荀淑並為士大夫所歸慕。李膺常宗此二人，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膺之姑為皓兄之妻，生子覲，與膺年齊，並有令名。覲又好學慕古，有退讓之行。為童幼時，膺祖太尉脩言：覲似我家性，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者。[illegible]終於家。[illegible]繇則迪之孫。嘗與族父瑜俱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於水，努力慎之。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繇，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謝承後漢書曰：南陽陰脩為潁川太守，以旌賢擢儁為務，舉五官掾張仲方正，察功曹鍾繇、主簿荀彧、主記掾張禮、賊曹掾杜祐、孝廉荀攸、計吏郭圖為吏，以光國朝。除尚書郎、陽陵令，以疾去。辟三府，為廷尉正、黃門侍郎。是時漢帝在西京，李傕、郭汜等

亂長安中，與關東斷絕。太祖領兗州牧，始遣使上書。世語曰：太祖遣從事王必致命天子。傕、汜等以為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至實，議留太祖使，拒絕其意。繇說傕、汜等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傕、汜等用繇言，厚加答報，由是太祖使命遂得通。太祖既數聽荀彧之稱繇，又聞其說傕、汜，益虛心。後傕脅天子，繇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繇有力焉。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尚書僕射，并錄前功封東武亭侯。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illegible]等，各擁彊兵相與爭。太祖方有事山東，以關右為憂。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委之以後事，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為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太祖在官渡，與袁紹相持，繇送馬一千餘匹給軍。太祖與繇書曰：得所送馬，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之憂，足下之勳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爾。其後匈奴單于作亂平陽，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袁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東，衆甚盛。諸將議欲釋之去，繇曰：袁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

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讎？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爲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爲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張既說馬騰會擊援，騰遣子超將精兵逆之。援至，果輕渡汾，衆止之，不從。濟水未半，擊，大破之。司馬彪戰略曰：袁尚遣高幹、郭援將兵數萬人，與匈奴單于寇河東，遣使與馬騰、韓遂等連和，騰等陰許之。傅幹說騰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者亡。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國治，上下用命，有義必賞，無義必罰，可謂順道矣。袁氏背王命，驅胡虜以陵中國，寬而多忌，仁而無斷，兵雖彊，實失天下心，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既事有道，不盡其力，陰懷兩端，以坐觀成敗，吾恐成敗既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爲誅首矣。於是騰懼。幹曰：智者轉禍爲福。今曹公與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獨制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河東之不危也。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其勢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袁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竹帛不能盡載也。唯將軍審所擇焉。騰從之，遣子超將精兵萬餘人，并將遂等兵，與繇會擊援等，大破之。斬援，降單于。語在既傳。其後河東衛固作亂，與張晟、張琰及高幹等並爲寇，繇又率諸將討破之。魏略曰：詔徵河東太守王邑，以天下未定，心不願徵，而吏民亦戀邑。郡掾衛固及中郎將范先等各詣繇求乞邑，而詔已拜杜畿爲太守。畿已入界，邑不肯以印綬付畿，邑佩印綬徑從河北詣許自歸。辭時繇在洛陽，自以威禁失督司之法，乃上書自劾曰：臣前上言故鎮北將軍領河東太守安陽亭侯王邑巧辟治官，犯突科條，事當推劾，檢實姦詐，被詔書當如所糾，以歸罪故，加寬赦。又臣上言吏民大小各懷顧望，謂邑當還，太守杜畿今皆反悔，共迎畿之官。謹按文書，臣以空虛，被拔擢入充近侍，兼典機衛，秉任統偏方，既無德政以惠民物，又無威刑以檢不恪，至使邑違犯詔書，郡掾衛固誑迸吏民，訟訴之言，交驛道路，漸失其禮，不虔王命。今雖反悔，犯罪深重，皆由臣威刑不攝，以及於此。臣又疾病，前後歷年，氣力[illegible]

[illegible]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illegible]從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充之，數年間民戶稍實。[illegible]太祖征關中，得以爲資，表繇爲前軍師。魏國初建，爲大理，遷相國。文帝在東宮，賜繇五熟釜，爲之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實幹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寮師師，楷兹度矩。」魏略曰：繇爲相國，以五熟釜鼎範因太子鑄之，釜成，太子與繇書曰：昔有黃三鼎，周之九寶，咸以一體使調一味，豈若斯釜五味時芳？蓋鼎之烹飪，以饗上帝，以養聖賢，昭德祈福，莫斯之美。故非大人，莫之能造；故非斯器，莫宜盛德。[illegible]

魯之璵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疇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竊見玉書稱美玉白若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然四寶邈焉以遠秦漢未聞有良比是以求之曠年未遇厥真私願不果飢渴未副近見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俱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轉言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跪發匣爛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覩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藺生詭奪之誑嘉貺益腆敢不欽承繇報書曰昔忝近任并得用玦尚方耆老頗識舊物名其符采必得處所以為執事有珍此者是以鄙之用未奉貢幸而紆意實以悅懌在昔和氏殷勤忠篤而繇待命是懷愧耳數年坐西曹掾魏諷謀反策罷就第魏略曰孫權稱臣斬送關羽太子書報繇繇答書曰臣同郡故司空荀爽言人當道情愛我者一何可愛憎我者一何可憎顧念孫權了更嫵媚太子又書曰得報知喜南方至於荀公之清談孫權之嫵媚執書嗢噱不能離手若權復黠當折以汝南許劭月旦之評權優游二國俯仰荀許亦已足矣

文帝即王位復為大理及踐阼改為廷尉進封崇高鄉侯遷太尉轉封平陽鄉侯時司徒華歆司空王朗並先世名臣文帝罷朝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後世殆難繼矣陸氏異林曰繇嘗數月不朝會意性異常或問其故云常有好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即前止戶外繇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此乃勤勤呼之乃入繇意恨有不忍之心然猶斫之傷髀婦人即出以新綿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著白練衫丹繡裲襠傷左髀以裲襠中綿拭血叔父清河太守說如此清河陸雲也明帝即位進封定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八百戶遷太傅繇有膝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舁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為故事初太祖下令使平議死刑可宮割者繇以為古之肉刑更歷聖人宜復施行以代死刑議者以為非悅民之道遂寢及文帝臨饗羣臣詔謂太祖欲復肉刑此誠聖王之法公卿當善共議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太和中繇上疏曰大魏受命繼蹤虞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先帝聖德固天所縱墳典之業一以貫之是以繼世仍發明詔思復古刑為一代法連有軍事遂未施行陛下遠追二祖遺意惜斬趾可以禁惡恨入死之無辜乃明習律令與羣臣共議出本當右趾而入大

辟者復行此刑書云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若今蔽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羣吏萬民使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宮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能有姦者率年二十至四五十雖斬其足猶任生育今天下人少於孝文之世下計所全歲三千人張蒼除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刑歲生三千人子貢問能濟民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

至矣若誠行之斯民永濟書奏詔曰太傅學優才高留心政事又於刑理深遠此大事公卿群僚善共平議司徒王朗議以為繇欲輕減大辟之條以增益刖刑之數此即起偃為豎化尸為人矣然臣之愚猶有未合微異之意夫五刑之屬著在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即為減施行已久不待遠假斧鑿於彼肉刑然後有罪次也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慘酷是以廢而不用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減之文未彰於萬民之目而肉刑之問已宣於寇讎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今可按繇所欲輕之死罪使減死之髡刖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以生易死不訾之恩外無以刖易釱駭耳之聲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且寢

袁宏曰夫民心樂全而不能常全蓋利用之物懸於外而嗜欲之情動於內也於是有進取陵競之行希求放肆之事進取不已不能充其嗜欲則苟且僥倖之所生也希求無厭無以愜其慾則姦偽忿怒之所興也先王知其如此而欲救其弊故先以德禮陶其心其心不化然後加以刑辟書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然則德刑之設參而用之者也三代相因其義詳焉周禮使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刖者守囿此肉刑之制可得而論者也荀卿亦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夫殺人者死而殺者不已是大辟可以懲未殺而不能使天下無殺也傷人者刑而害人者不息是以刖可以懲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止之莫若先以德生大當其心著然後入刑是所殺人欲

者不必死傷人者不必刑縱而有化則陷於刑辟故刑之所制在於可移之地教則不然明其善惡所以潛勸其情消之於未殺也刑之所廢所以內慎其心治之於未傷也故過微而不至於著罪薄而不及於刑終入罪辟者非教化之所得也故雖殘一物之生刑一人之體是除天下之害夫何傷哉率斯道也風化可以漸淳刑罰可以漸少其理然也苟不能化其心而專任刑罰民失義方動罹刑網求世休和焉可得哉周之成康豈按三千之文而致刑錯之美乎蓋德化刑清致斯有由也漢初懲酷刑之弊務寬厚之論公卿大夫相與恥言人過文帝登朝加以玄默張武受賂賜金以愧其心吳王不朝崇禮以訓其失是以吏民樂業風流篤厚斷獄四百幾致刑錯豈非德刑兼用已然之效哉世之論者言刑罰之中不先德教之益失之遠矣今大辟之罪與古同制免死已下不過五歲既釋鉗鎖復得齒於人倫是以民無恥惡數為姦盜故刑徒多而亂不治也苟教之所去罰當其罪一離刀鋸沒身不齒耡都里且猶恥之而況乎卿大夫乎而況朝廷乎如此則風俗淡趣高之情無施其惡矣古者察其言觀其行而善惡彰焉然則君子之去刑辟固已遠矣過誤不幸則八議之所宥也若夫卞和史遷之冤淫刑之所及也苟失其道或不免乎大辟而況肉刑哉漢書刑法志雖及假人先王言吾先生受爵守官務而則舒之皆棄市此嘉耆已未年

班固所謂當生而今死者也今不忍刻截之慘而安剿絕之悲此混同之所濟有國所宜改者也

太和四年繇薨帝素服臨弔謚曰成侯

魏書曰有司議謚以為繇昔為廷尉辨理刑獄決嫌明疑民無怨者由于張之在漢也詔曰太傅功高德茂位為師保論行賜謚當依典叙其廷尉于張之德宜乃策謚

曰成侯子毓嗣初文帝分毓戶邑封繇弟演及子劭孫豫列侯

毓字稚叔年十四為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太和初蜀相諸葛亮圍祁山明帝欲西征毓上疏曰夫策貴廟勝功尚帷幄不下殿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車駕宜鎮守中土以為四方威勢之援今大軍西征雖有百倍之威於關中之

費所損非一且盛暑行師詩人所忌實非至尊動軔之時也遷黃門侍郎時大興洛陽宮室車駕便幸許昌天下當朝正許昌許昌偪狹於城南以氈為殿備設魚龍曼延民罷勞役毓諫以為水旱不時帑藏空虛凡此之類可須豐年又上宜復關內閑荒地使民肆力於農事遂施行正始中為散騎侍郎大將軍曹爽盛夏興軍伐蜀蜀拒守軍不得進爽方欲增兵毓與書曰竊以為廟勝之策不臨矢石王者之兵有征無戰誠以干戚可以服有苗退舍足以納原寇不必縱吳漢於江關騁韓信

於井陘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蓋自古之政惟公侯詳之爽無功而還後以失爽意徙侍中出為魏郡太守爽既誅入為御史中丞侍中廷尉聽君父已沒臣子得為理謗及士為侯其妻不復配嫁毓所創也正元中毌丘儉文欽反毓持節至揚豫州班行赦令告喻士民還為尚書諸葛誕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議自詣壽春討誕會吳大將孫壹率衆降或以為吳新有釁必不能復出軍東兵已多可須後問毓以為夫論事料敵當以己度人今誕舉淮南之地以與吳國孫壹所率口不至千兵不過三

百吳之所失蓋為無幾若壽春之圍未解而吳國之內轉安未可必其不出也大將軍曰善遂將毓行臣松之以為諸葛誕舉淮南以盡吳孫壹率三百人以歸觀毓此言有嘗本非清理之言識之此識盡何從人衛月淮南既平為青州刺史加後將軍遷都督徐州諸軍事假節又轉都督荊州景元四年薨追贈車騎將軍謚曰惠侯子駿嗣毓弟會自有傳

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也高唐為齊名都衣冠無不游行市里歆為吏休沐出府則歸家闔門議論持平終不毀傷人魏略曰歆與北海邴原管寧俱游學三人相善時人號三人為一龍歆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臣松之以為邴根矩之徽猷懿望不必有愧華公管幼安含德高蹈又恐弗當為尾魏略此言未可以定其先後也

同郡陶丘洪亦知名自以明見過歆時王芬與豪傑謀廢靈帝語在武紀魏書稱芬有大名於天下芬陰呼歆洪共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伊霍之所難芬性疏而不武此必無成而禍將及族子其無往洪從歆言而止後芬果敗洪乃服舉孝廉除郎中病去官靈帝崩何進輔政徵河南鄭泰潁川荀攸及歆等歆到為尚書郎董卓遷天子長安歆求出為下邽令病不行遂從藍田至南陽華嶠譜叙曰歆以高行顯名避西京之亂與同志鄭泰等六七人閒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與俱皆哀欲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已在危險之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無故受人不知其義既以受之若有進退可中棄乎衆不忍

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相率共還出之而後別去眾乃大義之時袁術在穰留歆歆說術使進軍討卓術不能用歆欲棄去會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安集關東日磾辟歆為掾東至徐州詔即拜歆豫章太守以為政清靜不煩吏民感而愛之魏略曰揚州刺史劉繇死其眾願奉歆為主歆以為因時擅命非人臣之宜眾守之連月卒謝遣之不從孫策略地江東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策以其長者待以上賓之禮胡沖吳歷曰孫策擊豫章先遣虞翻說歆歆答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翻還報策策乃進軍歆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脩子弟之禮便向歆拜華嶠譜敘曰孫策略有揚州盛兵徇豫章一郡大恐官屬請出郊迎教曰無然策稍進復白發兵又不聽及策至一府皆造閤請出避之乃笑曰今將自來何遽避之有頃門下白曰孫將軍至請見乃前與歆共坐談議良久夜乃別去義士聞之皆長歎息而心自服也策遂親執子弟之禮禮為上賓是時四方賢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眾皆出其下人人望風每策大會坐上莫敢先發言歆時起更衣則論議讙譁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眾人微察常以其整衣冠為異江南號之曰華獨坐虞溥江表傳曰孫策在椒丘遣虞翻說歆翻去歆請功曹劉壹入議壹勸歆住城遣檄迎軍歆曰吾雖劉刺史所置上用猶是剖符吏也今從卿計恐死有餘責矣壹曰王景興既漢朝所用且爾時會稽人眾盛彊猶見原恕明府何慮於是夜逆作檄明旦出城遣吏賚迎策便進軍與歆相見待以上賓接以朋友之禮孫盛曰夫大雅之處世也必先審隱顯之期以定出處之分否則括囊以保其身泰則行義以達其道歆既無夷皓韜邈之風又失王臣匪躬之操故撓心於邪儒之說交臂於陵肆之徒位奪於一豎節墮於當時昔許蔡失位不得列於諸侯州公寔來魯人以為賤恥方之於歆咎孰大焉後策死太祖在官渡表天子徵歆孫權欲不遣歆謂權曰將軍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義未固使僕得為將軍效心豈不有益乎今空留僕是

為養無用之物非將軍之良計也權悅乃遣歆賓客舊人送之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歆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至臨去悉聚諸物謂諸賓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為罪願賓客為之計眾乃各留所贈而服其德歆至拜議郎參司空軍事入為尚書轉侍中代荀彧為尚書令太祖征孫權表歆為軍師魏國既建為御史大夫文帝即王位拜相國封安樂鄉侯及踐阼改為司徒魏書曰文帝受禪歆登壇相儀奉皇帝璽綬以成受命之禮華嶠譜敘曰文帝受禪朝臣三公以下並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時徙為司徒而不進爵魏文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羣后莫不人人悅喜形于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羣起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曾臣漢朝心雖悅喜義形其色亦懼陛下實應且憎帝悅遂重異之歆素清貧祿賜以振施親戚故人家無擔石之儲公卿嘗並賜沒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帝歎息孫盛曰[illegible]魏書曰歆性周密舉動詳慎常以為人臣陳事務以諷諫合道為貴就有所言不敢顯露故其事多不見華嶠譜敘曰歆淡於財欲前後寵賜諸公莫及然終不殖產業陳羣常歎曰若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傅子曰或問今之君子曰袁郎中積德行儉華太尉積德居順其智可及也其清不可及也事上以忠濟下以仁晏嬰行父何以加諸下詔曰司徒國之儁老所與和陰陽理庶事也今

太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無謂也特賜御衣及為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魏書曰又賜奴婢五十人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復限以試經歆以為喪亂以来六籍墮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經盛衰今聽孝廉不以經試恐學業遂從此而廢若有秀異可特徵用患於無其人何患不得哉帝從其言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管寧帝以安車徵之明帝即位進封博平侯增邑三百戶并前千三百戶轉拜太尉列異傳曰歆為諸生時嘗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產有頃兩吏詣門便辟易卻相謂曰公在此踟躕良久一吏曰籍當定奈何得住乃前向歆拜相將入出並行共語曰當與幾歲一人曰當三歲天

明歆去後欲驗其事至三歲故往問兒消息果已死歆乃自知當為公臣松之按晉陽秋說魏舒少時寄宿事亦如之以為理無二人俱有此事將由傳者不同今寧信列異歆稱病乞退讓位於寧帝不許臨當大會乃遣散騎常侍繆襲奉詔諭指曰朕新莅庶事一日萬機懼聽斷之不明賴有德之臣左右朕躬而君屢以疾辭位夫量主擇君不居其朝委榮棄祿不究其位古人固有之矣顧以為周公伊尹則不然絜身徇節常人為之不望之於君君其力疾就會以惠予一人將立席几筵命百官總己以須君到朕然後御坐又詔襲須歆必起乃還歆不得已乃起太和中遣曹真從子午道伐

蜀車駕東幸許昌歆上疏曰兵亂以来過踰二紀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紹三王之迹雖有二賊負險延命苟聖化日躋遠人懷德將襁負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時動臣誠願陛下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為後事且千里運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入無獨克之功如聞今年徵役頗失農桑之業為國者以民為基民以衣食為本使中國無饑寒之患百姓無離土之心則天下幸甚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臣備位宰相老病日篤犬馬之命將盡恐不復奉

望鑾蓋不敢不竭臣子之懷唯陛下裁察帝報曰君深慮國計朕甚嘉之賊憑恃山川二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為不一探取無由自弊是以觀兵以闚其釁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敬不忘所戒時秋大雨詔真引軍還太和五年歆薨謚曰敬侯[illegible]子表嗣時年七十五初文帝分歆戶邑封歆弟緝列侯表咸熙中為尚書華嶠譜敘曰歆有三子表字偉容年二十餘為散騎侍郎時同僚諸郎共平尚書事年少並兼厲鋒氣要召名譽尚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遣還不視及傳書者去即入深文論駮惟表不然事來有不便輒與尚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執不得已然後共奏議司空陳泰等以此稱之仕晉歷太子少傅太常稱疾致仕

祿大夫性虛澹常慕天下退理司徒李郃司隸王密等薦璜曰若此人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不可得而疎中子搏歷三縣內史治有名跡少子㻏周黃門侍郎常侍太守博學有文思中年遇疾終于家表有二子長子夷字長駿公府辟諸公贊曰夷有文翰歷位尚書令太子少傅追贈光祿大夫開府夷字叔駿有才學撰後漢書世稱為良史為祕書監尚書滄字玄驗最知名為河南尹夷三子昆字敘倫清粹有儉爲尚書耆字叔進語稱耆當正恒字敞則以蹤理稱位至尚書耆河南尹恒左光祿大夫開府耆子歆字彥憂有當世才志為江州刺史

王朗字景興東海郯人也以通經拜郎中除菑丘長師太尉楊賜賜薨棄官行服舉孝廉辟公府不應徐州刺史陶謙察朗茂才時漢帝在長安關東兵起朗為謙治中與別駕趙昱等說謙曰春秋之義求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謙乃遣昱奉章至長安天子嘉其意拜謙安東將軍以昱為廣陵太守朗會稽太守朗家傳曰會稽舊祀秦始皇刻木為像與夏禹同廟朗到官以為無德之君不應見祀於是除之居郡四年惠愛在民孫策渡江略地朗功曹虞翻以為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自以身為漢吏宜保城邑遂舉兵與策戰敗績浮海至東冶策又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策以朗儒雅詰讓而不害獻帝春秋曰孫策率軍如閩越討朗朗泛舟浮海欲走交州為兵所逼遂詣軍降策令使者詰朗曰問逆賊故會稽太守王朗朗受國恩當官云何不惟報德而阻兵安忍大軍征討幸免梟夷不自掃屏復聚黨衆屯住鄣境遠勞王誅卒不悔悟捕得云降虜以欺然用全首領得兩與不具以狀對朗稱禽虜對使者曰朗以瑣才誤竊朝私受爵不讓以遘罪網前見征討畏死苟免因亦人牧寄命頁史又危大兵懍怖北引從者疾患死亡累

[illegible]刊

屬尚攸老母此乘一漂流穴始於設棄羅既停縱顏白首於征役之中朗懷感不遑自歸降虜隸前迷謬陳誥惶懼朗蒙戈謬然思咸自就又無良不早自歸於破亡之中然後委令丁神自惶罪重死有餘罪小厭就戮踐足入鉗吐呢聽聲東西惟命雖流移窮困朝不謀夕而收卹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太祖表徵之朗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朗被徵未至孔融與朗書曰世路隔塞情問斷絕感懷增思前見章表知尋湯武罪己之迹自投東裔同鯨鯢之罰覽省未周涕隕潸然主上寬仁貴德宥過曹公輔政思賢並立策書屢下殷勤款至知櫂舟浮海息駕廣陵不意黃熊突出羽淵也談笑有期勉行自愛孫策之始得朗也譴讓之使張昭私問朗朗誓不屈策忿而不敢害也留置曲阿建安三年太祖表徵朗策遣之太祖問曰孫策何以得至此邪朗曰策勇冠一世有俊才大志張子布民之望也北面而相之周公瑾江淮之傑攘臂而為其將謀而有成所規不細終為天下之大賊非徒狗盜而已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朗家傳曰朗少與沛國名士劉陽交友陽為莒令年未三十而卒故後世鮮聞初陽以漢室漸衰知太祖有雄才恐為漢累意欲除之而事不會及太祖貴求其嗣子甚急其子惶窘走伏無所陽親舊雖多莫敢藏者朗乃納受積年及從會赦送又接簡辭大怛久乃赦之劉門戶由是得全魏國初建以軍祭酒領魏郡太守遷少府奉常大理務在寬恕罪疑從輕鍾繇明察當法俱以治獄見稱魏略曰太祖請同會啁朗曰不能效君昔在會稽折秔米飯也朗仰而歎曰宜適難值太祖問云何朗曰如朗昔者未可折而折如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也[illegible]文帝即王位遷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上疏勸育民省刑曰兵起已來三十餘年四海盪覆萬國殄瘁

賴先王芟除寇賊扶育孤弱遂令華夏復有綱紀鳩集兆民于茲魏土使封鄙之內雞鳴狗吠達於四境烝庶欣欣喜遇升平今遠方之寇未賓兵戎之役未息誠令復除足以懷遠人良宰足以宣德澤阡陌咸脩四民殷熾必復過於曩時而富於平日矣易稱勑法書著祥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愼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為寄路溫舒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冤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饑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餧餓之殍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之恨胎養

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戎則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強恩仁以濟其弱振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笄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及文帝踐阼改為司空進封樂平鄉侯

魏名臣奏載朗節省奏曰詔問所宜損益必謂東京之事也若夫西京雲陽汾陰之大祭千有五百之羣祀而天之壇八阿房之宮齊以百口養除五乘李興二千其重王則七千其累文繡以飾畫帷童女以臨樂肆所畢三府而後成學人必三千四百齋奏內宮美人數至近千學官博士七千餘人中廄則騏驥駙馬六萬餘匹外牧則扈養三萬而馬十之執金吾從騎六百走卒倍焉太倉則陵亦千數太官則官以妙六千長安城內治民為獄者二千中二千石蔚獄

刑將二有五獄岐吏上探徵條學富貽付二代迥過偉也夫所以怀者文人茲多受之州係泰餘時宜附宜夫尚令地簡易之拍又失替而損之文遷泰而崇之約政之除繁者之除與盛明之時反是舜之際閭會務儉之政令評刑拍罰之數功宜希其大夫及夫朝日一大宰之祀既已愛久於哀平之前不行光亂之後失重報名保之堂有天地及於帝六宗之而不行光乱之後失重

地則掃地而祭其犧牲則以犢報天大德所以報天所以報地以祈所以報天地之德皆在國之壇尚寶神明宗廟社稷古舊好子弟練人帝後世局躲也當今而貴在

禮止則成井里於廬動則成校隊於六軍雖其民亡其表會易齊之民以犯美報看於金鼓而衆未動外之後措蔵以采兵器用民交兵而後息其擬猶教以甘牧夜學矣時帝頗出游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弦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

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之
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
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王朗傳載朗為大理時上主簿趙郡張登昔為本縣主簿值黑山賊圍郡登與縣長王儁帥吏兵七十二人直往赴救與賊交戰吏兵散走儁殆見害登手格一賊以全儁命又守長夏遷為賊所迫登身受考掠理遷之罪義濟二君宜加顯異太祖以所召者多未達權敘至黃初初朗又與太尉鍾繇連名表聞兼稱登在職勤勞詔曰登忠義彰著在職功勤名位雖卑直亮宜顯饗膳近在嘗得此吏今以登為太官令初
建安末孫權始遣使稱藩而與劉備交兵詔議
當興師與吳并取蜀不朗議曰天子之軍重於華
岱誠宜坐曜天威不動若山假使權親與蜀賊相
持搏戰曠日智均力敵兵不速決當須軍與以成
其勢者然後宜選持重之將承寇賊之要相時而
後動擇地而後行一舉可無餘事今權之師未動
則助吳之軍無為先征且雨水方盛非行軍動衆
之時帝納其計黃初中鵜鶘集靈芝池詔公卿
舉獨行君子朗薦光祿大夫楊彪且稱疾讓位於
彪帝乃為彪置吏卒位次三公詔曰朕求賢於君
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不得賢更開失賢之
路增玉鉉之傾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見違於
君子乎君其勿有後辭朗乃起孫權欲遣子登入
侍不至是時車駕徙許昌大興屯田欲舉軍東征

朗上疏曰昔南越守善嬰齊入侍遂為家嗣還君
其國康居驕黠情不副辭都護奏議以為宜遣侍
子以黜無禮且吳濞之禍萌於子入隗囂之叛亦
不顧子在者聞權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軍戒
嚴臣恐輿人未暢聖旨當謂國家愠於登之逋留
是以為之興師設師行而登乃至則為所動者至
大所致者至細猶未足以為慶設其傲狠殊無入
志懼彼輿論之未暢者並懷伊邑臣愚以為宜勑
別征諸將各明奉禁令以慎守所部外曜烈威內
廣耕稼使泊然若山澹然若淵勢不可動計不可
測是時帝以成軍遂行權子不至車駕臨江而還魏書曰車駕既還詔曰三世為將道家所忌窮兵黷武古有成戒況連年水旱士民損耗而功作倍於前勞役兼於昔進不滅賊退不和民夫屋漏在上知之在下然迷而知反失道不遠過而能改謂之不過今將休息棲備高山沉權九淵割除擯棄投之畫外車駕當以今月中旬到譙開西歸矣日明帝即位進封
蘭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二百户使至鄴省文昭
皇后陵見百姓或有不足是時方營修宮室朗上
疏曰陛下即位已來恩詔屢布百姓萬民莫不欣
欣臣頃奉使北行往反道路聞衆徭役其可得蠲
除省減者甚多願陛下重留日昃之聽以計制寇
昔大禹將欲拯天下之大患故乃先卑其宮室儉

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彌成五服句踐欲廣其禦兒之疆禦兒吳界邊戍之地名也馘夫差於姑蘇故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取威中國定霸華夏漢之文景亦欲恢弘祖業增崇洪緒故能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綈之服內減太官而不受貢獻外省徭賦而務農桑用能號稱升平幾致刑錯孝武之所以能奮其軍勢拓其外境誠因祖考蓄積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恤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自漢之初及其中興皆於金革略寢之後然後鳳闕猥閌德陽並起今當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閶闔之象魏使足用列遠人之朝貢者修城池使足用絕踰越成國險其餘一切且須豐年一以勤耕農爲務習戎備爲事則國無怨曠戶口滋息民充兵強而寇戎不賓緝熙不作未之有也轉爲司徒時屢失皇子而後宮就館者少朗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子之祚以廣諸姬之胤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鮮於兄弟此二聖者各樹聖德無以相過

其子孫之祚則不相如蓋生育有早晚所產有衆寡也陛下既德祚兼彼二聖春秋高於姬文育武之時矣而子發未舉於椒蘭之奧房藩王未繁於掖庭之衆室以成王爲喻雖未爲晚取譬伯邑則不爲夙周禮六宮內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常說咸以十二爲限至於秦漢之末或以千百爲數矣然雖彌猥而就時於吉館者或甚鮮明百斯男之本誠在於一意不但在於務廣也老臣慺慺願國家同祚於軒轅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五用爲伊邑且少小常苦被褥泰溫泰溫則不能便柔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緼袍不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帝報曰夫忠至者辭篤愛重者言深君既勞思慮又手筆將順三復德音欣然無量朕繼嗣未立以爲君憂欽納至言思聞良規朗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奏議論記咸傳於世魏略曰朗本名嚴改爲朗朗高才博雅而性嚴整慷慨多威儀恭儉節約自婚姻中表禮贄無所受常譏世俗有好施之名而不卹窮賤故用財以周急爲先太和二年薨諡曰成侯子肅嗣初文帝分朗戶邑封一子列侯朗乞封兄子詳

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

明本所請書云蔣上於會稽黃初中爲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二年
拜散騎常侍四年大司馬曹眞征蜀肅上疏曰前
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
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鑿路而
前則其爲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
滑衆逼而不展糧縣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
聞曹眞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
作是賊偏得以逸而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
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
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

者哉兆民知聖上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
日有釁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
矣於是遂罷又上疏宜遵舊禮爲大臣發哀薦果
宗廟事皆施行又上疏陳攻本曰除無事之位損
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
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
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
志勸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杖敷奏以言
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設官
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惟龍爲納言猶今尚

書也以出內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
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
視朝公卿大夫並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
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及漢之
初依擬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
走之周昌武帝遙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
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
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禮
復興光宣聖緒誠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青龍中
山陽公薨漢主也肅上疏曰昔唐禪虞虞禪夏皆

終三年之喪然後踐天子之尊是以帝號無虧君
禮猶存今山陽公承順天命允答民望進禪大魏
退處賓位公之奉魏不敢不盡節魏之待公優崇
而不臣既至其薨櫬斂之制輿徒之飾皆同之於
王者是故遠近歸仁以爲盛美且漢總帝皇之號
號曰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皇是其差輕者
也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見在而使稱皇
明非二王之嫌也況今以贈終可使稱皇以配其
諡明帝不從使稱皇乃追諡曰漢孝獻皇帝孫盛
合神者曰皇德合天者曰帝是故三皇創號五帝次之然則皇之爲稱妙於帝矣肅[illegible]不亦謬乎

之以爲上古情皇皇后帝次之三五步皇後帝號加成古於夷丙議帝號曾以爲皇其實帝實而無位高而無民九之於帝得不謂之性乎謂臣史隨名號無議者觀之對宜得更易古義虞之所云告吠美制而爲言耳謂之爲繆乃是戲謔非雜績也後蕭以常侍領秘書監兼崇文觀祭酒歎初閞宮室盛興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倉卒蕭上疏曰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干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務畜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其南畝種穀者寡食穀者衆舊穀既沒新穀莫繼斯則有國之大患而非備豫之長策也今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顯陽之殿又向斯畢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疢或作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期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即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爲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即農無窮之計也倉有溢粟民有餘力以此興功何功不立以此行化何化不成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

不立夫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是故原雖將降顧信而歸用能一戰而霸于今見稱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爲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既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徙營其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爲自今以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汙于宮掖而爲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孟軻稱殺一無辜以取天下仁者不爲也漢特有犯蹕驚乘輿馬者廷尉張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臣以爲大夫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爲已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戲而況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又

除諸鳥獸無用之物而有芻穀人徒之費皆可蠲除帝嘗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諦也是帝欲不諦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爲言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爲殺之未必爲是也帝又問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已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蠶室此爲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正始元年出爲廣平太守公事徵還拜議郎頃之爲侍中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即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慎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免後爲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之屋有司以爲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

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徙爲河南尹嘉平六年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于元城是歲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景王問肅其故肅答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脩已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唱亂者先亡矣明年春鎮東將軍毌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景王謂肅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主其術焉在肅曰昔關羽率荊州之衆降于禁於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景王從之遂破儉欽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增邑三百并前二千二百戶甘露元年薨門生縗絰者以百數追贈衛將軍謚曰景侯子惲嗣薨無子國絕景元四年封肅子恂爲蘭陵侯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肅著勳前朝改封恂爲承子世語曰恂字子良大衍通識在朝忠正歷河南尹侍中所居有稱乃以存公有[illegible]其之節兩令如殺毀以數馬知其貴財不受設死以黜貴而眾建立二學崇明五經皆恂所建[illegible]時年四十餘贈車騎將軍肅女適司馬文王即文明皇后生晉武帝[illegible]缺王故[illegible]贊緒公贊曰恂兄弟八人其達者虔字恭祖[illegible]肯見闕曲至門言[illegible]推守君夫此有才力而無行德[illegible][illegible]不家支善問代嬰多翻於世終於後宇嚴子張泰任亦世德為後陸所也初肅善賈馬之[illegible]

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駮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樂安孫叔然臣松之案叔然與晉武帝同名故稱其字授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爲秘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駮而釋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著書十餘篇。自魏初徵士燉煌周生烈，臣松之案此人姓周生名烈何晏論語集解有烈義例餘所著述見晉武帝中經簿明帝時大司農弘農董遇等，亦歷注經傳，頗傳於世。魏略曰遇字季直性質訥而好學興平中關中擾亂與兄季中依將軍段煨采稆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閒習讀其兄笑之而遇不改及建安初王綱小設郡舉孝廉稍遷黃門侍郎是時漢帝委政太祖遇旦夕侍講爲天子所愛信至二十二年許中百官矯制遇雖不與謀猶被錄詣鄴轉爲冗散常從太祖西巡道由孟津過弘農王冢太祖疑欲謁顧問左右左右莫對遇乃越第進曰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踰年而卒未成爲君弘農王即阼既淺又爲暴臣所制降在藩國不應謁太祖乃過黃初中出爲郡守明帝時入爲侍中大司農數年病亡初遇善治老子爲老子作訓注又善左氏傳更爲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由是諸生少從遇學無傳其朱墨者魏略以遇及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詳等七人爲儒宗其序曰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既衰儒道尤甚至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復始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

魏書十三　二十九

而諸博士率皆麤疏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又雖有精者而臺閣舉格太高加不念統其大義而問字指墨法點注之間百人同試度者未十是以志學之士遂復陵遲而末求浮虛者各競逐也正始中有詔議圜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沈隕乃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志彌敦者也賈洪字叔業京兆新豐人也好學有才而特精於春秋左傳建安初仕郡舉計掾應州辟時州中自參軍事以下百餘人唯洪與馮翊嚴苞交通材學最高洪歷守三縣令所在輒開學會馬超反超劫洪將詣華陰使作露布洪不獲已爲作之司徒鍾繇在東識其文曰此賈洪作也及超破走太祖召洪署軍謀掾猶以其前爲超作露布文故不即敘晚乃出爲陰泉長延康中轉爲白馬王相善能談戲王彪亦雅好文學常師宗之過於三卿數歲病亡亡時年五十餘時人爲之恨仕不至二千石而嚴苞亦歷守二縣黃初中以高才入爲祕書丞數奏文賦文帝異之出爲西平太守卒官　薛夏字宣聲天水人也博學有才天水舊有姜閻任趙四姓常推於郡中而夏爲單家不爲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遊逃東詣京師太祖宿聞其名甚禮遇之後四姓又使囚遙引夏關移潁川收捕繫獄時太祖已在冀州聞夏爲本郡所質撫掌曰夏無罪也漢陽兒輩直欲殺之耳乃告潁川使理出之召署軍謀掾文帝又嘉其才黃初中爲祕書丞帝每與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也每呼之不名而謂之薛君夏居甚貧帝又顧其衣薄解所御服袍賜之其後征東將軍曹休來朝時帝方與夏有所咨論而外啟休到帝引入坐定帝顧夏言之於休曰此君祕書丞天水薛宣聲也宜共談其見遇如此尋欲用之會帝崩至太和中嘗以公事移蘭臺蘭臺自以臺也而祕書署耳謂夏爲不得移也推使當有坐者夏報之曰蘭臺爲外臺祕書爲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蘭臺屈無以折自是之後遂以爲常後數歲病亡勑其子無還天水隗禧字子牙京兆人也世單家少好學初平中三輔亂禧南客荊州不以荒擾擔負經書每以採稆餘日則誦習之太祖定荊州召署軍謀掾黃初中爲譙王郎中王宿聞其儒者常虛心從學禧亦敬恭以授王由是大得賜遺以病還拜郎中年八十餘以老處家就之學者甚多禧既明經又善星官常仰瞻天文歎息謂魚豢曰天下兵戈尚猶未息如之何豢又常從問左氏傳禧答曰欲知幽微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

萬曆十年刊　魏書十三　三

多識山川草木之名真若詩左氏直相斫書耳不足精意也
圖因實問詩禮說於禧禧為論四家義不復執文有如諷誦又
撰作諸經解數十萬言未及繕寫而得聾後數歲病亡也其
郎鄴諸事在上梁習傳及隣郡高堂隆傳樂詳事在杜畿傳
魚豢曰學之資於人也其猶藍之染於素乎故雖仲尼
猶曰吾非生而知之者況凡品哉且世人所以不貴學者必
見夫有誦詩三百而不能專對於四方故也余以為是則下
科耳不當顧中庸以上材質適等而加之以文乎今此數賢
者略余之所識也檢其事能誠不多也但以守學不輟乃上
為帝王所嘉下為國家名儒非由學乎由是觀之學其胡可
以已哉

評曰鍾繇開達理幹華歆清純德素王朗文博富
贍誠皆一時之俊偉也魏氏初祚肇登三司盛矣
夫王肅亮直多聞能析薪哉劉寔以為肅方於事
上而好下佞己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
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鍾繇華歆王朗傳第十三　魏書　國志十三

程郭董劉蔣劉傳第十四　魏書　三國志十四

程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也長八尺三寸美鬚髯
黃巾起縣丞王度反應之燒倉庫縣令踰城走吏
民負老幼東奔渠丘山昱使人偵視度度等得空
城不能守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謂縣中大姓薛
房等曰今度等得城郭不能居其勢可知此不過
欲虜掠財物非有堅甲利兵攻守之志也今何不
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多穀米今若還求令
共堅守度必不能久攻可破也房等以為然吏民
不肯從曰賊在西但有東耳昱謂房等愚民不可
嘉靖十年補刊
計事乃密遣數騎舉幡於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大
呼言賊已至便下山趣城吏民奔走隨之求得縣
令遂共城守度等來攻城不能下欲去昱率吏民
開城門急擊之度等破走東阿由此得全初平中
兗州刺史劉岱辟昱昱不應是時岱與袁紹公孫
瓚和親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
助岱後紹與瓚有隙瓚擊破紹軍乃遣使語岱
令遣紹妻子使與紹絕別敕范方若岱不遣紹家
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議連日不決別駕
王彧白岱程昱有謀能斷大事岱乃召見昱問

計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然終爲紹所禽夫趣一朝之權而不慮遠計將軍終敗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瓚大爲紹所破岱表昱爲騎都尉昱辭以疾劉岱爲黃巾所殺太祖臨兗州辟昱昱將行其鄉人謂曰何前後之相背也昱笑而不應太祖與語說之以昱守壽張令太祖征徐州使昱與荀彧留守鄄城張邈等叛迎呂布郡縣響應唯鄄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氾嶷取范

吏民皆恐彧謂昱曰今兗州反唯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歸而說之殆可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詳擇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爲然以君觀之布何如人哉夫布麤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勢假合不能相君也兵雖衆終必無成曹使君致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

之功可立也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唯君詳慮之允流涕曰不敢有二心時氾嶷已在縣允乃見嶷伏兵刺殺之歸勒兵守徐衆評曰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去昔王陵母爲項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殺以固陵志明心無所係然後可得成事人盡死之節衞公子開方仕齊積年不歸管仲以爲不懷其親安能愛君不可以爲相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母爲曹公所得劉備乃遣庶歸欲爲天下者恕人子之情也曹公亦宜遣允昱又遣別騎絶倉亭津陳宮至不得渡昱至東阿東阿令棗祇已率厲吏民拒城堅守又兗州從事薛悌與昱協謀卒完三城以待太祖太祖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乃表昱爲東平相屯范魏書曰昱少時常夢上泰山兩手捧日昱

私異之以語荀彧及兗州反賴昱得完三城於是彧以昱夢白太祖太祖曰卿當終爲吾腹心昱本名立太祖乃加其上日更名昱也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數不利蝗蟲起乃各引去於是袁紹使人說太祖連和欲使太祖遣家居鄴太祖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時昱使適還引見因言曰竊聞將軍欲遣家與袁紹連和誠有之乎太祖曰然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據燕趙之地有幷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爲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爲韓彭之事邪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

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太祖乃止。魏略載昱說太祖曰昔田橫齊之世族兄弟三人更王據千里之齊擁百萬之衆與諸侯並南面稱孤既而高祖得天下而橫顧為降虜當此之時橫豈可為心哉太祖曰然此誠丈夫之至辱也昱曰昱愚不識大旨以為將軍之志不如田橫田橫齊一壯士耳猶羞為高祖臣今聞將軍欲遣家往鄴將北面而事袁紹夫以將軍之聰明神武而反不羞為袁紹之下竊為將軍恥之其後語與本傳略同天子都許，以昱為尚書。兗州未若安集，復以昱為東中郎將，領濟陰太守，都督兗州事。劉備失徐州，來歸太祖。昱說太祖殺備，太祖不聽。語在武紀。後又遣備至徐州要擊袁術，昱與郭嘉說太祖曰：公前日不圖備，昱等誠不及也。今借之以兵，必有異心。太祖悔，追之不及。會術病死，備至徐州，遂殺車冑，舉兵背太祖。頃之，昱遷振威將軍。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時昱有七百兵守鄄城。太祖聞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太祖從之。紹聞昱兵少，果不往。太祖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昱收山澤亡命，得精兵數千人，乃引軍與太祖會黎陽，討袁譚、袁尚。譚、尚破走，拜昱奮武將軍，封安國亭侯。太祖征荊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為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孫權新在位，未為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也，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也。權果多與備兵，以禦太祖。是後中夏漸平，太祖拊昱背曰：兗州之敗，不用君言，吾何以至此。宗人奉牛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乃自表歸兵，闔門不出。魏書曰太祖征馬超文帝留守使昱參文帝軍事田銀蘇伯反河間遣將軍賈信討之賊有千餘人請降議者皆以為宜如舊法昱曰誅降者謂在擾攘之時天下雲起故圍而後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開其利路使不至於圍也今天下略定且在邦域之中此必降之賊殺之無所威懼非前日誅降之意臣以為不可誅也縱誅之宜先啟聞衆議者曰軍事有專無請昱不荅文帝起入昱見曰君有所不盡邪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呼吸之間者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無朝夕之變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文帝曰君慮之善即白太祖太祖果不誅太祖還聞之甚說謂昱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昱性剛戾，與人多迕。人有告昱謀反，太祖賜待益厚。魏國既建，為衛尉，與中尉邢貞爭威儀，免。文帝踐阼，復為衛尉，進封安鄉侯，增邑三百戶，并前八百戶。分封少子延及孫曉列侯。方欲以為公，會薨，帝為流涕，追贈車騎將軍，謚曰肅侯。魏書曰昱時年八十世語曰初太祖乏食昱略其本縣供三日糧頗雜以人脯由是失朝望故位不至公子武嗣。武薨，子克嗣。克薨，子良嗣。曉，嘉平中為黃門侍郎。世語曰曉字季明有通識時校事放橫，曉

上疏曰周禮云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樹之風聲明試以功九載考績各脩厥業思不出位故欒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橫於街路邴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勢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爲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於崇上抑下顯分明例其致一也初無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

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復爲疾病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宮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爲粗疏以謥詷爲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爲公嚴以循理爲怯弱外則託天威以爲聲勢內則聚羣姦以爲腹心大臣恥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摸公於目下肆其姦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

之過積年不聞既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爲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摸之姦今復發矣進退推算無所用之昔桑弘羊爲漢求利卜式以爲獨烹弘羊天乃可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

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爲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尚傷大臣之心況姦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衮闕不補迷而不返也於是遂罷校事官曉遷汝南太守年四十餘薨（曉別傳曰曉大著文章多亡失今之存者不能十分之一）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傅子曰嘉少有遠量漢末天下將亂自弱冠匿名迹密交結英儁不與俗接故時人多莫知惟識達者奇之年二十七辟司徒府）初北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

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於是遂去之。先是時，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彧薦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為司空軍祭酒。（傅子曰：太祖謂嘉曰：「本初擁冀州之衆，青、并從之，地廣兵彊，而數為不遜。吾欲討之，力不敵，如何？」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雖彊，終為所禽。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兵彊，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為虛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六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太祖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不先取布，若紹為寇，布為之援，此深害也。」太祖曰：「然。」）征呂布，三戰破之，布退固守。時士卒疲倦，太祖欲引軍還，嘉說太祖急攻之，遂禽布。（傅子曰：太祖欲引軍還，嘉曰：「昔項籍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一朝失勢而身死國亡者，恃勇無謀故也。今布每戰輒破，氣衰力盡，內外失守。布之威力不及項籍，而困敗過之，若乘勝攻之，此成禽也。」太祖）

（曰：「善。」魏書曰：劉備來奔，以為豫州牧。或謂太祖曰：「備有英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太祖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劍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己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太祖笑曰：「君得之矣。」傅子曰：初，劉備來降，太祖以客禮待之，使為豫州牧。嘉言於太祖曰：「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張飛、關羽者，皆萬人之敵也，為之死用。嘉觀之，備終不為人下，其謀未可測也。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宜早為之所。」是時，太祖奉天子以號令天下，方招懷英雄以明大信，未得從嘉謀。會太祖使備要擊袁術，嘉與程昱俱駕而諫太祖曰：「放備，變作矣！」時備已去，遂舉兵以叛。太祖恨不用嘉之言。案魏書所云，與傅子正反也。）孫策轉鬭千里，盡有江東，聞太祖與袁紹相持於官渡，將渡江北襲許。衆聞皆懼，嘉料之曰：「策新并江東，所誅皆英豪雄桀，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無異於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為許貢客所殺。（傅子曰：太祖欲速征劉備，議者懼軍出，袁紹擊其後，進不得戰而退失所據。語在武紀。太祖疑，以問嘉。嘉勸太祖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太祖曰：「善。」遂東征備。備敗奔紹，紹果不出。臣松之案：武紀，決計征備，量紹不出，皆出自太祖，此云用嘉計，則為不同。又本傳稱嘉料孫策輕佻，必死於匹夫之手，誠為明於見事。然自非上智，無以知其死在何年也。今正以襲許年死，此蓋事之偶合。）從破袁紹。紹死，又從討譚、尚於黎陽，連戰數克。諸將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為之謀臣，必交鬭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若

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太祖曰善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尚果爭冀州譚為尚軍所敗走保平原遣辛毗乞降太祖還救之遂從定鄴又從攻譚於南皮冀州平封嘉洧陽亭侯傅子曰河北既平太祖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漸臣使之以為省事掾屬皆嘉之謀也太祖將征袁尚及三郡烏丸諸下多懼劉表使劉備襲許以討太祖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

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太祖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趣利且彼聞之必為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太祖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太祖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已下尚及兄熙走遼東嘉深通有算略達於事情太祖曰唯奉孝為能知孤意年三十八自柳城還疾篤太祖問疾者交錯

及薨臨其喪哀甚謂荀攸等曰諸君年皆孤輩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後事屬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乃表曰軍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議臨敵制變臣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為高不幸短命事業未終追思嘉勳實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戶并前千戶魏書載太祖表曰臣聞褒忠寵賢未必當身念功惟績恩隆後嗣是以楚宗孫叔顯封厥子岑彭既沒爵及支庶故軍祭酒郭嘉忠良淵淑體通性達每有大議發言盈庭執中處理動無遺策自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共幄席東禽呂布西取眭固斬袁譚之首平朔土之眾踰越險塞蕩定烏丸震威遼東以梟袁尚雖假天威易為指麾至於臨敵發揚誓命凶逆克殄勳實由嘉方將表顯短命早終上為朝廷悼惜良臣下自毒恨喪失奇佐宜追增嘉封并前千戶褒亡為存厚往勸來也諡曰貞侯

子奕嗣魏書稱奕通達見理奕字伯益見王昶家誡後太祖征荊州還於巴丘遇疾疫燒船歎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傅子曰太祖又云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初陳羣非嘉不治行檢數廷訴嘉嘉意自若太祖愈益重之然以羣能持正亦悅焉傅子曰太祖與荀彧書追傷嘉曰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十一年阻險艱難皆共罹之又以其通達見世事無所疑滯欲以後事屬之何意卒爾失之悲痛傷心今表增其子滿千戶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又與彧書曰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兵事過絕於人又以多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則不生還然與共論計云當先定荊此為不但見計之忠厚必欲立功分棄命定事人心乃爾何得使人忘之奕為太子文學早薨子深嗣深薨子獵嗣世語曰嘉孫敞字泰中有才識位散騎常侍

董昭字公仁濟陰定陶人也舉孝廉除廮陶長柏
人令袁紹以爲參軍事紹逆公孫瓚於界橋鉅鹿
太守李邵及郡冠蓋以瓚兵彊皆欲屬瓚紹聞之
使昭領鉅鹿問禦以何術對曰一人之微不能消衆
謀欲誘致其心唱與同議及得其情乃當權以制
之耳計在臨時未可得言時郡右姓孫伉等數十
人專爲謀主驚動吏民昭至郡僞作紹檄告郡云
得賊羅候安平張吉辭當攻鉅鹿賊故孝廉孫伉
等爲應檄到收行軍法惡止其身妻子勿坐昭案
檄告令皆即斬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

集事訖白紹紹稱善會魏郡太守栗攀爲兵所
害紹以昭領魏郡太守時郡界大亂賊以萬數遣
使往來交易市買昭厚待之因用爲間乘虛掩討
輒大克破二日之中羽檄三至昭弟訪在張邈軍中
邈與紹有隙紹受讒將致罪於昭昭欲詣漢獻帝
至河內爲張楊所留因楊上還印綬拜騎都尉時
太祖領兗州遣使詣楊欲令假塗西至長安楊不
聽昭說楊曰袁曹雖爲一家勢不久羣曹今雖弱
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故結之況今有緣宜通其
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爲深分楊於是通

太祖上事表薦太祖昭爲太祖作書與長安諸將
李傕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楊亦遣使詣太祖
太祖遺楊犬馬金帛遂與西方往來天子在安邑
昭從河內往詔拜議郎建安元年太祖定黃巾于
許遣使詣河東會天子還洛陽韓暹楊奉董承及
楊各違戾不和昭以奉兵馬最彊而少黨援作太
祖書與奉曰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
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
疇何其休哉方今羣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
事在維輔必須衆賢以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

建心腹四支實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闕焉將軍
當爲內主吾爲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
通足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奉得書喜悅語
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
當依仰也遂共表太祖爲鎮東將軍襲爵父費亭
侯昭遷符節令太祖朝天子於洛陽引昭並坐問
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
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伯之功也此下諸將
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
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望冀一

軍獲安令復徙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
非常之功願將軍筭其多者太祖曰此孤本志也
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爲孤累乎昭曰奉
少黨援將獨委質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又聞
書命申束足以見信宜時遣使厚遺荅謝以安其
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近許轉運稍易
可無縣乏之憂奉爲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
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爲累太祖曰善即遣使詣
奉從大駕至許奉由是失望與韓暹等到定陵鈔
暴太祖不應密往攻其梁營降誅即定奉暹失衆

東降袁術三年昭遷河南尹時張楊爲其將楊醜
所殺楊長史薛洪河内太守繆尚城守待紹救太
祖令昭單身入城告喻洪尚等即日舉衆降以昭
爲冀州牧太祖令劉備拒袁術昭曰備勇而志大
關羽張飛爲之羽翼恐備之心未可得論也太祖
曰吾已許之矣備到下邳殺徐州刺史車冑反太
祖自征備徙昭爲徐州牧袁紹遣將顏良攻東郡
又徙昭爲魏郡太守從討良良死後進圍鄴城袁
紹同族春卿爲魏郡太守在城中其父元長在揚
州太祖遣人迎之昭書與春卿曰蓋聞孝者不背

親以要利仁者不忘君以徇私忠者不興亂以激
事智者不詭道以自危足下大君昔避内難南游
百越非疏骨肉樂彼吳會智者深識獨或宜然曹
公愍其守志清恪離羣寡儔故特遣使江東或
迎或送今將至矣就令足下處偏平之地依德義
之主居有泰山之固身爲喬松之偶以義言之猶
宜背彼向此舍民趣父也且邾儀父始與隱公盟
魯人嘉之而不書爵然則王所未命爵尊不成春
秋之義也況足下今日之所託者乃危亂之國所
受者乃矯誣之命乎苟不還之與羣而厥父之不

恤不可以言孝忘祖宗所居之本朝安非正之爵
職難可以言忠忠孝並替難以言智又足下昔日
爲曹公所禮辟夫戚族人而疏所生内所寓而外
王室懷邪禄而叛知己遠福祚而近危亡棄明義
而收大恥不亦可惜邪若能翻然易節奉帝養
父委身曹公忠孝不墜榮名彰矣宜深留計早決
良圖鄴既定以昭爲諫議大夫後袁尚依烏丸蹋
頓太祖將征之患軍糧難致鑿平虜泉州二渠
入海通運昭所建也太祖表封千秋亭侯轉拜司
空軍祭酒後昭建議宜脩古建封五等太祖曰建

議五等者聖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君何以堪之昭
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
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恥有慙德而
未盡善樂保名節而無大責德美過於伊周此至
德之所極也然太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難化甚
於殷周處大臣之勢使人以大事疑己誠不可不
重慮也明公雖邁威德明法術而不定其基爲萬
世計猶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與人宜稍建立以
自藩衛明公忠節穎露天威在顏耿弇牀下之言
朱英無妄之論不得過耳昭受恩非凡不敢不陳

獻帝春秋曰昭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書與彧曰昔周旦呂望當盛周之隆因二聖之業輔翼成王之幼功勳若彼猶受上爵錫土開宇末世田單驅彊齊之衆報弱燕之怨收城七十迎復襄王襄王加其賞於單使東有掖邑之封西有菑上之虞前世錄功濃厚如此今曹公遭海內傾覆宗廟焚滅躬擐甲冑周旋征伐櫛風沐雨且三十年芟夷群凶爲百姓除害使漢室復存劉氏奉祀方之曩者數公若太山之與丘垤豈同日而論乎今徒與列將功臣並侯一縣此豈天下所望哉

後太祖遂受魏公魏王之號皆昭
所創及關羽圍曹仁於樊孫權遣使辭以遣兵西
上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累重羽失二城必自奔走
樊軍之圍不救自解乞密不漏令羽有備太祖詰
群臣群臣咸言宜當密之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
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圍

則速解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對銜持坐待其弊
祕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
有救計糧怖懼儻有他意爲難不小露之爲便且
羽爲人彊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太祖曰善
即敕救將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中圍裏
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權軍至得其二城羽乃
破敗文帝即王位拜昭將作大匠及踐阼遷大鴻
臚進封右鄉侯二年分邑百戶賜昭弟訪爵關內
侯徙昭爲侍中三年征東大將軍曹休臨江在洞
浦口自表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

捷若其無臣不須爲念帝恐休便渡江驛馬詔止
時昭侍側因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
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勢不獨行當
須諸將臧霸等旣富且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
年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徼倖
苟霸等不進休意自沮臣恐陛下雖有敕渡之詔
猶必沈吟未便從命也是後無幾暴風吹賊船悉
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賊遂迸散詔敕諸軍促渡
軍未時進賊救船遂至大駕幸宛征南大將軍夏
侯尚等攻江陵未拔時江水淺狹尚欲乘船將步

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爲城
必可拔貽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
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
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
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
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
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爲吳矣臣
私感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怡然不以爲憂豈不惑
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
當自完奈何乘危不以爲懼事將危矣惟陛下察
之帝悟詔言卽詔尚等促出賊兩頭並前官兵一
道引去不時得泄將軍石建高遷僅得自免軍出
旬日江水暴長帝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正使張
陳當之何以復加五年徙封成都鄉侯拜太常其
年徙光祿大夫給事中從大駕東征七年還拜大
僕明帝卽位進爵樂平侯邑千戶轉衛尉分邑百
戶賜一子爵關內侯太和四年行司徒事六年拜
眞貽上疏陳末流之弊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
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僞不眞之人者以其毀教
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偉

則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僞欲以
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莫
能糾擿毀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
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
脩爲首乃以趨勢遊利爲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
以毀訾爲罰戮用黨譽爲爵賞附己者則歎之盈
言不附者則爲作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
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已
矣但當呑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
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奧交通書疏有所
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調
偉之罪無以加也帝於是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
颺等貽年八十一薨謚曰定侯子胄嗣胄歷位郡
守九卿
劉曄字子揚淮南成悳人也悳音德漢光武子阜陵
王延後也父普母脩產渙及曄渙九歲曄七歲而
母病困臨終戒渙曄以普之侍人有諂害之性身
死之後懼必亂家汝長大能除之則吾無恨矣曄
年十三謂兄渙曰亡母之言可以行矣渙曰那可
爾曄卽入室殺侍者徑出拜墓舍內大驚白普普

怒遣人追曄曄還拜謝曰亡母顧命之言敢受不
請擅行之罰吾心異之遂不責也汝南許劭名知
人避地揚州稱曄有佐世之才揚士多輕俠狡桀
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才力
過人一方所憚欲驅略百姓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
人欲彊逼曄使唱導此謀曄時年二十餘心內憂
之而未有緣會太祖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往見
為論事勢要將與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齎
牛酒來候使曄令家僮將其眾坐中門外為設酒
飯與寶於內宴飲密勒健兒令因行觴而斫寶寶

性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曄因自引取佩
刀斫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云曹公有令敢有動
者與寶同罪眾皆驚怖走還營營有督將精兵
數千懼其為亂曄即乘寶馬將家僮數人詣寶
營門呼其渠帥喻以禍福皆叩頭開門內曄曄撫
慰安懷咸悉悅服推曄為主曄覩漢室漸微已
為支屬不欲擁兵遂委其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勳
勳怪其故曄曰寶無法制其眾素以鈔略為利僕
宿無資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相與耳時勳兵
彊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卑辭厚幣以書說

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有年矣擊之路不
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
兵為外援勳信之又得策珠寶葛越喜悅外內盡
賀而曄獨否勳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
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內虛
策乘虛而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
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勳不從興兵伐上
繚策果襲其後勳窮蹙遂奔太祖太祖至壽春時
廬江界有山賊陳策眾數萬人臨險而守先時遣
偏將致誅莫能禽克太祖問群下可伐與不咸云

山峻高而谿谷深隘守易攻難又無之不足為損
得之不足為益曄曰策等小豎因亂赴險遂相依
為彊耳非有爵命威信相伏也往者偏將資輕而
中國未夷故策敢據險以守今天下略定後伏先
誅夫畏死趨賞愚知所同故廣武君為韓信畫策
謂其威名足以先聲後實而服鄰國也豈況明公
之德東征西怨先開賞募大兵臨之令宣之日
軍門啓而虜自潰矣太祖笑曰卿言近之遂
遣猛將在前大軍在後至則克策如曄所度太
祖還辟曄為司空倉曹掾傳子曰太祖徵曄及蔣濟胡質等五人

揚州名士每舍亭傳未曾不講所以[redacted]重內論國邑先賢禦賊固守行軍進退之宜外料敵之變化彼我虛實戰爭之術夙夜不解而曄獨[redacted]臥車中終不一言濟怪而問之曄答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及見太祖太祖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太祖每和悅而曄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太祖止無所復問曄乃設遠言以動太祖太祖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為遠言宜微說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於猥坐說也太祖已探見其心矣坐罷尋以四人為令而授曄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函問曄至一夜數十至耳太祖征張魯轉曄為主簿既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太祖曰此妖妄之國耳何能為有無吾軍少食不如速還便自引歸令曄督後諸軍使以次出曄策魯可克加糧道不繼雖出軍猶不能皆全馳白太祖不如致攻遂進兵多出弩以射其營魯奔走漢

中遂平曄進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將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慴海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舉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太祖不從傅子曰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備雖斬之而不能安也太祖延問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大軍遂還曄自漢中還為行軍長

史兼領軍延康元年蜀將孟達率眾降達有容止才觀文帝甚器愛之使達為新城太守加散騎常侍曄以為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吳蜀接連若有變態為國生患文帝竟不易後達終於叛敗傅子曰初太祖時魏諷有重名自卿相以下皆傾心交之其後孟達去劉備歸文帝論者多稱有樂毅之量曄一見諷達而皆云必反卒如其言黃初元年以曄為侍中賜爵關內侯詔問羣臣令料劉備當為關羽出報吳不眾議咸云蜀小國耳名將唯羽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曄獨曰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彊勢必用眾以示其有餘且關

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為興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後備果出兵擊吳吳悉國應之而遣使稱藩朝臣皆賀獨曄曰吳絕在江漢之表無內臣之心久矣陛下雖齊德有虞然醜虜之性未有所感因難求臣必難信也彼必外迫內困然後發此使耳可因其窮襲而取之夫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不可不察也備軍敗退吳禮敬轉廢帝欲興眾伐之曄以為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必難倉卒帝不聽傅子曰孫權遣使求降帝以問曄曄對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取荊州四郡備怒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強寇眾心不安又恐中國承其釁而伐之故委地求

附一以遺中國之兵一則假中國之援以調其衆而號衆人
權季用兵見緩知變其計必出於此今天下三分中國十有
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皆小國之利也今
幾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經度江漢與其內蜀攻其外我
蹙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半蜀固不
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常以人稱臣降所伐之疑
天下欲來者必以爲懼其一不可孤何不其受吳降而襲
蜀之後乎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
今備已怒故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必喜而進與我
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必然之勢也帝不聽遂受吳
降即拜權爲吳王曄又進曰不可先書征伐天下勢其入歲
寰海內陛下受禪即真德合天地聲暨四遠此實然之勢非
畢臣之言也權雖有雄才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耳官輕勢
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彊迫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
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即以爲王也夫王位去天
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爲侯江南士民未有君
臣之義也我信其偽降就封殖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爲
虎傅翼也權既受王位卻蜀兵之後外盡禮事中國使其國
內皆聞之內爲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興兵討之乃
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

失臣禮也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民人子女以爲僮
隸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
加十倍矣又不從遂即拜權爲吳王權將陸議大敗劉備殺
其兵八萬餘人備僅以身免權外禮愈卑而內行不順果如
曄言五年幸廣陵洞口命荊揚州諸軍並進會羣臣
問權當自來不成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
應之又不敢以大衆委之臣下必自將而來曄曰彼謂陛
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己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
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積日權果不
至帝乃旋師云卿策之是也當念爲吾滅二賊不
可但知其情而已明帝即位進爵東亭侯邑三百
詔曰尊嚴祖考所以崇孝表行也追本敬始

所以篤教流化也是以成湯文武實造商周詩書
之義追尊稷契歌頌有娀姜嫄之事明盛德之源
流受命所由興也自我魏室之承天序既發迹於
高皇太皇帝而功隆於武皇文皇帝至於高皇之
父處士君潛修德讓行動神明斯乃乾坤所福饗
光靈所從來也而精神幽遠號稱罔記非所謂崇
孝重本也其令公卿已下會議號謚曄議曰聖帝
孝孫之欲褒崇先祖誠無量已然親疏之數遠近
之降蓋有禮紀所以割斷私情克成公法爲萬世
式也周王所以上祖后稷自以其佐唐有功名在

祀典故也至於漢氏之初追謚之義不過其父上
比周室則大魏發迹自高皇始下論漢氏則追謚
之禮不及其祖此誠往代之成法當今之明義也
陛下孝思中發誠無已已然君舉必書所以愼於
禮制也以爲追尊之義宜齊高皇而已尚書衞臻
與曄議同事遂施行遼東太守公孫淵奪叔父位
擅自立遣使表狀曄以爲公孫氏漢時所用遂世官
相承水則由海陸則阻山故胡夷絕遠難制而
世權日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後
致誅於事爲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仇先其不

意以兵臨之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定也後淵竟反曄在朝略不交接時人或問其故曄答曰魏室即阼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僕在漢為支葉於魏備腹心寡偶少徒於宜未失也太和六年以疾拜太中大夫有間為大鴻臚在位二年遜位復為太中大夫薨謚曰景侯子寓嗣傅子曰曄事明皇帝又大見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曄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帝之親臣又重曄持不可伐蜀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曄曄講不可之意後暨從駕行天淵池帝論伐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謙謝曰臣出自儒生之末陛下過聽拔臣羣萃之中立之六軍之上臣有微心不敢不盡言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蜀可伐暨曰曄可召質也詔召曄至帝問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恐眯夢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曄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曄能應變持兩端如此或惡曄於帝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曄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復逃矣帝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曄遂發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諺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以曄之明智權計若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賢何以加諸獨任才智不與世士相經緯內不推心事上外困於俗卒不能自安於天下豈不惜哉少子陶亦高才而薄行官至平原太守傅子曰淮南人劉陶善論縱橫為當時所推傅子曰陶字季治善名稱有大辯曹爽時為選部郎鄧颺之徒稱之以為伊呂當此之時其人意陵青雲謂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其然智者圖國天下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玄以其言大惑不復詳難也謂之曰天下之質變無常也今見卿窮爽之敗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干寶晉紀曰毋丘儉之起也大將軍以問陶陶依違大將軍怒曰卿平生與吾論天下事至於今日而更不盡乎乃出為平原太守又追殺之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仕郡計吏州別駕建安十三年孫權率衆圍合肥時大軍征荊州遇疾疫唯遣將軍張喜單將千騎過領汝南兵以解圍頗復疾疫濟乃密白刺史偽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遣主簿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為賊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城用得全明年使於譙太祖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對曰是時兵弱賊彊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荊州交臂威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太祖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衆皆驚走吳後濟使詣鄴太祖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濟丹楊太守大軍南征還以溫恢為揚州刺史濟為別駕令曰季子為臣吳宜有君今君還州吾無憂矣民有誣告濟為謀叛主率者太祖聞之指前令與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等曰蔣濟寧有此事有此事吾為不知人也此必愚民樂亂妄引

之耳促理出之辟爲丞相主簿西曹屬令曰舜舉
皐陶不仁者遠臧否得中望於賢屬矣關羽圍樊
襄陽太祖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徙都司馬宣王及
濟說太祖曰于禁等爲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
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疏關羽得志
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
則樊圍自解太祖如其言權聞之即引兵西襲公
安江陵羽遂見禽文帝即王位轉爲相國長史及
踐阼出爲東中郎將濟請留詔曰高祖歌曰安得
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寧要須良臣以鎭邊境如其
無事乃還鳴玉未爲後也濟上萬機論帝善之入
爲散騎常侍時有詔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
心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
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既至帝問曰卿所聞見天
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
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荅因曰夫作威作福
書之明誡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於
是帝意解遣追取前詔黃初三年與大司馬曹仁
征吳濟別襲羨溪仁欲攻濡須洲中濟曰賊據西
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爲自內地獄危亡之

道也仁不從果敗仁薨復以濟爲東中郎將代領
其兵詔曰卿兼資文武志節忼愾常有超越江湖
吞吳會之志故復授將率之任頃之徵爲尚書車
駕幸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上三州論以諷帝帝
不從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兵
屯田濟以爲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爲寇
不可安屯帝從之車駕即發還到精湖水稍盡盡
留船付濟船本歷適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
道蹴船令聚豫作土豚遏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
開遏入淮中帝還洛陽謂濟曰事不可不曉吾前
決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池中卿於後致之略與吾
俱至譙又每得所陳實入吾意自今討賊計畫善
思論之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大司馬曹休帥軍
向皖濟表以爲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
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軍至皖吳出兵安
陸濟又上疏曰今賊示形於西必欲并兵圖東宜
急詔諸軍往救之會休軍已敗盡棄器仗輜重退
還吳欲塞夾口遇救兵至是以官軍得不沒遷爲
中護軍時中書監令號爲專任濟上疏曰大臣太
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

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祗肅
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
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
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
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
此名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
之閒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
而向之一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
交爲之內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
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

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
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
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
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
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迹豈
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己明
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
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
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
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詔曰夫骨鯁

之臣人主之所仗也濟才兼文武服勤盡節每軍
國大事輒有奏議忠誠奮發吾甚壯之就遷爲護
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司馬彪戰略曰太和六年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幽州刺史王雄陸道
並攻遼東蔣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而不制是驅使爲賊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
已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考不乏職貢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爲富儻不如意是爲結怨
失信也帝不聽豫行竟無成而還景初中外勤征役內務宮室怨曠
者多而年穀饑儉濟上疏曰陛下方當恢崇前緒
光濟遺業誠未得高枕而治也今雖有十二州至於
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二賊未誅宿兵邊陲且耕
且戰怨曠積年宗廟宮室百事草創農桑者少衣

食者多今其所急務唯當息耗百姓不至甚弊
弊攰之民儻有水旱百萬之衆不爲國用凡使民
必須農隙不奪其時夫欲大興功之君先料其民
力而燠休之勾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
故能以弱燕服彊齊羸越滅勁吳今二敵不攻
不滅不事即侵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
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爲無
難矣又歡娛之耽害於精爽神太用則竭形太
勞則弊願大簡賢妙足以充百斯男者其冗散
未齒且悉分出務在清靜詔曰微護軍吾弗聞斯

言也。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聞魏將來討復稱臣於孫權乞兵自救帝問濟孫權其救遼東乎濟曰彼知官備以固利不可得深入則非力所能淺入則勞而無獲權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況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譎其行人疑於我我之不克冀其折後事已耳然沓渚之間去淵尚遠若大軍相持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能輕兵掩襲未可測也

齊王卽位，徙爲領軍將軍，進爵昌陵亭侯。列異傳曰濟爲領軍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死生異路我生時爲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爲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謳士孫阿今見召爲泰山令願母爲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言訖母忽然驚寤明日以白濟濟曰夢爲爾耳不足怪也明日暮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不復得歸永辭於此侯氣彊難感悟故自訴於母願重啓侯何惜不一試驗之遂道阿之形狀言甚備悉天明母重啓侯濟曰夢不足怪此何太適適亦何惜不一驗之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證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爲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

嘉靖己未年　魏志十四　三十二　監生李之芳刊

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阿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巳時傳阿劇日中傳阿亡濟泣曰雖哀吾兒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得轉爲錄事矣

遷太尉。初，侍中高堂隆論郊祀事，以魏爲舜後，推舜配天。濟以爲舜本姓媯，其苗曰田，非曹之先，著文以追詰隆。臣松之案蔣濟立郊議稱曹騰碑文云曹氏族出自邾魏書述曹氏胤緒亦如之魏武作家傳自云曹叔振鐸之後故陳思王作武帝誄曰於穆武王胄稷胤周此其不同者也及至景初明帝從高堂隆議謂魏爲舜後後魏爲禪晉文稱昔我皇祖有虞則其異彌甚尋濟難隆及與尚書繆襲往反並有理據文多不載濟亦未能定氏族所出但謂魏非舜後而橫祀非族降黜太祖不配正天皆爲繆妄然于時竟莫能正濟又難鄭玄注祭法云有虞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自夏已下稍用其姓氏濟曰夫虬龍神於獺獺自祭其先不祭虬龍也騏驎白虎仁於豺豺自祭其先不祭騏虎也如玄之說有虞已上豺獺之不若邪臣以爲祭法所云見疑學者久矣鄭亦不考正也

違而說通其義爲蔣衡之譏雖似俳諧然其義有可求焉是時，曹爽專政，丁謐、鄧颺等輕改法度。會有日蝕變，詔群臣問其得失，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愼於其朋。齊侯問災，晏嬰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孫答以緩役。應天塞變，乃實人事。今二賊未滅，將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百姓貧苦。夫爲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以隨太傅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誅曹爽等，進封

魏志十四　三十三

都鄉侯，邑七百戶。濟上疏曰：「臣忝寵上司，而爽敢苞藏禍心，此臣之無任也。太傅奮獨斷之策，陛下明其忠節，罪人伏誅，社稷之福也。夫封寵慶賞，必加有功。今論謀則臣不先知，語戰則非臣所率，而上失其制，下受其弊。臣備宰司，民所具瞻，誠恐冒賞之漸自此而興，推讓之風由此而廢。」固辭，不許。孫盛曰蔣濟之於邑可謂不負心矣語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蔣濟其有焉世語曰初濟隨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濟書與曹爽言宣王旨惟免官而已爽遂誅滅濟病其言之失信發病卒是歲薨，謚曰景侯。子秀嗣。秀薨，子凱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濟著勳前朝，改封凱爲下蔡子。

劉放字子棄涿郡人漢廣陽順王子西鄉侯宏後也歷郡綱紀舉孝廉遭世大亂時漁陽王松據其土放往依之太祖克冀州放說松曰往者董卓作逆英雄並起阻兵擅命人自封殖惟曹公能拔拯危亂翼戴天子奉辭伐罪所向必克以二袁之彊守則淮南冰消戰則官渡大敗乘勝席卷將清河朔威刑既合大勢以見速至者漸福後服者先亡此乃不俟終日馳騖之時也昔黥布棄南面之尊仗劍歸漢誠識廢興之理審去就之分也將軍宜投身委命厚自結納松然之會太祖討袁譚於南皮以書招松松舉雍奴泉州安次以附之放為松答太祖書其文甚麗太祖既善之又聞其說由是遂辟放建安十年與松俱至太祖大悅謂放曰昔班彪依竇融而有河西之功今一何相似也乃以放參司空軍事歷主簿記室出為郃陽祋祤祋音都活反祤音詡贊令魏國既建與太原孫資俱為祕書郎先是資亦歷縣令參丞相軍事資別傳曰資字彥龍幼而岐嶷三歲喪二親長於兄嫂博學太學博覽傳記同郡王允一見而奇之太祖為司空又辟資會兄為鄉人所害資手刃報讎乃將家屬避地河東故遂不應命尋良在本郡所命以疾辭友人河東賈逵謂資曰足下抱逸群之才值舊邦暝擾主將勤勤千里延頸宜崇古賢桑梓之義而久翳拒相違戾命斯猶韞和璧於秦王之庭而塞以連城之價耳竊為足下不取也資感其言遂

往應之到鄴功曹累辭史尚書令荀彧見資歎曰北州承喪亂已久謂其賢智零落今日乃復見孫計君乎表留以為尚書郎辭以家難得還河東文帝即位放資轉為左右丞數月放徙為令黃初初改祕書為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各加給事中放賜爵關內侯資為關中侯遂掌機密三年放進爵魏壽亭侯資關內侯明帝即位尤見寵任同加散騎常侍進放爵西鄉侯資樂陽亭侯資別傳曰諸葛亮出在南鄭時議者以為可因大發兵就討之帝意亦然以問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於用兵察蜀賊棲於山巖視吳虜竄於江湖皆撓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又須運兵鎮守南方四州遏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必當更有所興天下擾動勞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攝強寇鎮靜疆場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寇必自罷弊帝由是止時吳人彭綺又舉義江南議者以為因此伐之必有所克帝問資資曰鄱陽宗人前後數有舉義者衆弱謀淺旋輒乖散昔文皇帝嘗密論賊形勢言洞浦殺萬人得船千數日間船人復會江陵被圍歷月權裁以千數百兵住東門而其土地無崩解者是有法禁上下相奉持之驗也以此推綺未能為權腹心大疾也綺果尋敗亡太和末吳遣將周賀浮海詣遼東招誘公孫淵帝欲邀討之朝議多以為不可惟資決行策果大破之進爵左鄉侯魏氏春秋曰烏丸時田豫帥西部鮮卑泄歸泥等出塞討軻比能智鬱築鞬之還至馬邑故城比能帥三萬騎圍豫帝聞之計未有所出如中書省以問監令令孫資對曰上谷太守閻志柔弟也素為比能素所歸信令馳詔徙說比能可不勞師而自解矣帝從之比能果釋豫而還放善為書檄三祖詔命有所招喻多放之

所爲青龍初孫權與諸葛亮連和欲俱出爲寇邊
候得權書放乃改易其辭往往換其本文而傳合
之與征東將軍滿寵若欲歸化封以示亮亮騰與
吳大將步騭等騭等以見權權懼亮自疑深自解
說是歲俱加侍中光祿大夫資別傳曰是時孫權諸葛亮號稱劇賊無歲不有軍
征而帝總攬羣下內圖籌之計外規廟勝之畫資皆管之
然自以受腹心常讓事於帝曰動大衆舉大事宜與羣下共之
之既以示明且於不擇求爲房既則民食議資奏當其是非擇
其善者推成之終不顯己之言也若衆人有譏過及愛憎之
說輙復爲請解以塞譖潤之端如征東將軍滿寵涼州刺史
徐邈並有譏毀之者資皆盛陳其素行使卒無纖介寵邈得
保其力名者資之力也初資在邦邑名出同郡之右鄉人司
空掾田豫梁相宗艷皆妒害之而楊豐黨附豫等專爲資構
造謗號怨隙甚重資恬不以爲言而蒿指自傷等豫衆求
與宿嫌結爲婚如資謂之曰吾無憾心不知所擇此爲卿自

資之相向厚之耳乃爲長子宏取其女及當顯位而田豫子老
疾在家資遇之甚厚又致其子於本郡以爲孝廉而楊豐子
後爲尚方吏帝以職事譴怒欲致之法
之失資請活之其不念舊惡如此景初二年遼東平定
以參謀之功各進爵封本縣放方城侯資中都侯
其年帝寢疾欲以燕王宇爲大將軍及領軍將軍
夏侯獻武衞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
軍秦朗共輔政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帝引見放資
入卧內問曰燕王正爾爲放資對曰燕王實自知
不堪大任故耳帝曰曹爽可代宇不放資因贊成
之又深陳宜速召太尉司馬宣王以綱維皇室帝
納其言即以黃紙授放作詔放資既出帝意復

變詔止宣王勿使來尋更見放資曰我自召太
尉而曹肇等反使吾止之幾敗吾事命更爲詔帝獨
召爽與放資俱受詔命遂免宇獻肇朗官太尉亦
至登牀受詔然後帝崩世語曰放資久與機任獻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
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放資放資懼乃勸帝召宣王帝
作手詔令給使辟邪至以授宣王宣王在汲獻等先詔令於
軹關西還長安辟邪又至宣王疑有變呼辟邪具問乃乘追
鋒車馳至京師帝問放資誰可與太尉對者放曰曹爽帝曰
堪其事不爽在左右流汗不能對放躡其足耳之曰臣以死
奉社稷曹肇弟纂爲大將軍司馬肇王纂夫指肇出纂見驚
曰上不安云何遂共出宜送已暮放資宣詔宮門不得復內
華等罷弟王肇明見利門不俤入懼詔廷尉以屬事失宮免
帝謂覊同吾已甚便出斟左弟而出力先 禁能語所云洲
當先發與今傳不同皆別条已帝語負曰吾宇指長又宣頓
曹傳中皆歡忠無所不令留爲年後討真過使親人廣還殿
勢兵任又重令射聲校尉缺久欲得親人諱可用者資曰陛

下思深慮遠試非愚臣所及書傳所法皆聖殘所死自使漢
高不知平勑能安戊考成不論金害付屬以事殆不可言
文皇帝始召曹真宛騎親論臣以重害及王發罵舉職部作
猶有曹休外內之望寮遭日月衡勤不領使各守分赤望介
不問以此推之親臣貴衆雖當機勢擢兵宜使輕重不定若
諸侯典兵力均衛平寵亦愛等則不相爲限不根爲振則意
有與同今五營所領見兵常不過故百選授技尉如其冀發
爲有備四至於重大之任能有所維綱看宜以聖恩簡擇如
平勒金霍割帝并一二人新殊其成乾使相鎮國於事爲善
帝曰然如御言當爲吾處遞所固今寸可參甲筋倖金震受
劉章者其諱武資曰臣閻知人則指世帝難之唐廣之望凡
所進用剛試以功陳府務事漢然綽灌寧謗平有受金盈旋
之罪問勒以吹篇引彌始事高祖亦未知名也高祖察其行
歸然後知可作以大弗霍光給事中二計聲年小心謹以務
見親備日礙夷狄以至孝質鎔特見權州左右尚曰安於
胡見而運費之平勃雖災灰嗣其終執成反名平方之
呂須之說上宵兼兼弘羊與霍光往拼叔成掴氣
之不易爲臣之難也又所簡擇當得鞏下所紀
待誠非恩臣之所能識別聞松之以物於呈
征制斷機密吹事細不綜資於彼託付之門

更依違其對無有適莫受人親任理宜得然案本傳及諸書並云放資稱贊曹爽勸召宣王魏室之亡禍基於此資之別傳出自其家欲以是言掩其大失然恐負國之玷終莫能磨也齊王即位以放資決定大謀增邑三百放幷前千一百資千戶封愛子一人亭侯次子騎都尉餘子皆郎中正始元年更加放左光祿大夫資右光祿大夫金印紫綬儀同三司六年放轉驃騎資衛將軍領監令如故七年復封子一人亭侯各年老遜位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資別傳曰大將軍爽專事多變易舊章資歎曰吾累世蒙寵加以豫聞屬託今縱不能匡弼何事可以坐受素餐之祿邪遂稱疾九年二月乃賜詔曰君掌機密三十餘年經營庶事勳著前朝暨朕統位毗亮良謀每以衰耆增崇寵章同之三事外帥羣官內望讜言以年耆疾篤以上還印綬前後鄭重辭旨懇切天地以大順成德君子以善終成仁重以遜事宜奉君之命其所執賜錢百萬使者光祿勳少府親策詔君養疾于第君其勉進醫藥頤神和氣以永無疆之祚置舍人官騎加以日奉者爲之隨節曹爽誅後復以資爲侍中領中書令嘉平二年放薨謚曰敬侯子正嗣臣松之案劉子四日士開許許字文生正之弟也與張華等六人並稱文章可觀書疏序晉惠帝世爲越騎校尉資復遜位歸第就拜驃騎將軍轉侍中特進如故三年薨謚曰貞侯子宏嗣放才計優資而自修不如也放資既善承順主上又未嘗顯言得失抑辛毗而助王思以是獲譏於世然時因羣臣諫諍扶贊其義并時密陳損益不專導諛言云及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放資著勳前朝改封正方城子宏離石子孫氏譜曰宏爲南陽大守宏子楚字子荊晉陽秋曰楚鄉人王濟豪俊公子也爲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品狀濟曰此人非卿所能名吾自狀之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楚位至討虜護軍馮翊大守楚子洵潁川大守洵子盛字安國給事中祕書監盛從父弟綽字興公廷尉正楚及盛綽並有文藻盛又著書言名理諸所論著並傳於世

評曰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才策謀略世之奇士雖清治德業殊於荀攸而籌畫所料是其倫也劉放文翰孫資勤慎並管喉舌權聞當時雅亮非體是故譏諛之聲每過其實矣

程郭董劉蔣劉傳卷第十四

魏書　國志十四

右修職郎撫州錄事參軍蔡宙校正兼監鏤板
左迪功郎撫州州學教授陸俊民校正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避亂揚州建安初說袁
術將戚寄秦翊使率衆與俱詣太祖太祖悅之司徒
辟爲掾後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攻殺揚州刺
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聚衆數萬在江淮
間郡縣殘破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
南之事遂表爲揚州刺史馥旣受命單馬造合肥
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
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
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
茹陂七門吳塘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爲
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
千斛爲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卒孫權率十萬衆攻
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苫蓑
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爲備賊以破走
揚州士民益追思之以爲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
能過也及陂塘之利至今爲用馥子靖黃初中從
黃門侍郎遷廬江太守詔曰卿父昔爲彼州今卿
復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轉在河內遷尚書賜

爵關內侯出爲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書與靖曰
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
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
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苫備之用無雨濕之虞封符
指期無流連之吏鰥寡孤獨蒙廩振之實加之以
明擿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里
垂拱仰辦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靖爲
政類如此初雖如碎密終於百姓便之有馥遺風
母喪去官後爲大司農衛尉進封廣陸亭侯邑三
百戶上疏陳儒訓之本曰夫學者治亂之軌儀聖
人之大教也自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
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
非其倫故無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
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爲人表經任人師者
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
五皆入太學明制黜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修者
則進之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
而教不能則勸浮華交游不禁自息矣闡弘大化
以綏未賓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聖人之教致治之
本也後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靖以

為經常之大法莫善於守防使民夷有別遂開拓邊守屯據險要又脩廣戾陵渠大堨水溉灌薊南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嘉平六年薨追贈征北將軍進封建成鄉侯諡曰景侯子熙嗣(晉陽秋曰劉弘字叔和熙之弟也弘與晉世祖同年居同里以舊恩屢登顯位自靖至弘世不替名而有政事才晉西朝之末弘為車騎大將軍開府荊州刺史假節都督荊交廣州諸軍事封新城郡公其在江漢值王室多難得專命一方盡其器能推誠羣下厲以公義簡刑獄務農桑每有興發手書郡國丁寧款密故莫不感悅顛倒奔赴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之時帝在長安命弘得選用宰守徵士武陵伍朝高尚其事牙門將皮初有勳江漢弘上朝為零陵太守初為襄陽太守詔書以襄陽顯郡初資名輕淺以弘壻夏侯陟為襄陽弘曰夫統天下者當與天下同心治一國者當與一國推實吾統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為治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臨事初勳宜見酬報聽之衆益服其公當廣漢太守辛冉以天子蒙塵四方雲擾進從橫之計於弘弘怒斬之時人莫不稱善晉諸公贊曰于時天下雖亂荊州安全弘有劉景升保有江漢之志不附太傅司馬越越甚銜之會弘病卒子璠北中郎將)

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溫人也(司馬彪序傳曰朗祖父儁字元異博學好古倜儻有大度長八尺三寸腰帶十圍儀狀魁岸與衆有異鄉黨宗族咸景附焉位至潁川太守父防字建公性質直公方雖閑居宴處威儀不忒雅好漢書名臣列傳所諷誦者數十萬言少仕州郡歷官洛陽令京兆尹以年老轉拜騎都尉養志閭巷闔門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也年七十一建安二十四年終有子八人朗最長次即晉宣皇帝也)九歲人有道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十二試經為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劾問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稚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為也監試者異之後關東兵起故冀州刺史李邵家居野王近山險欲徙居溫朗謂邵曰脣齒之喻豈唯虞虢溫與野王即是也今去彼而居此是為避朝亡之期耳且君國人之望也今寇未至而先徙帶山之縣必駭是搖動民之心而開姦宄之原也竊為郡內憂之邵不從邊山之民果亂內徙或為寇鈔是時董卓遷天子都長安卓因留洛陽朗父防為治書御史當徙西以四方雲擾乃遣朗將家屬還本縣或有告朗欲逃亡者執以詣卓卓謂朗曰卿與吾亡兒同歲幾大相負朗因曰明公以高世之德遭陽九之會清除羣穢廣舉賢士此誠虛心垂慮將興至治也威德以隆功業以著而兵難日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內民不安業捐棄居產流亡藏竄雖四關設禁重加刑戮猶不絕息此朗之所以於邑也願明公監觀往事少加三思即榮名並於日月伊周不足侔也卓曰吾亦悟之卿言有意(臣松之案朗此對但為稱述卓功德未相箴誨而尸下不自卓得而卓便云吾亦悟之卿言有意客主之辭如為不相酬塞也)朗知卓必亡恐見留即散財物以賂遺卓用事者求歸鄉里到謂父老曰董卓悖逆為天下所讎此忠臣義士奮發

之時也郡與京都境壤相接洛東有成皐北界大河天下興義兵者若未得進其勢必停於此此乃四分五裂戰爭之地難以自安不如及道路尚通舉宗東到黎陽黎陽有營兵趙威孫鄉里舊婚爲監營謁者統兵馬足以爲主若後有變徐復觀望未晚也父老戀舊莫有從者惟同縣趙咨將家屬俱與朗往焉後數月關東諸州郡起兵衆數十萬皆集熒陽及河內諸將不能相一縱兵鈔略民人死者且半久之關東兵散太祖與呂布相持於濮陽朗乃將家還溫時歲大饑人相食朗收恤宗族

教訓諸弟不爲衰世解業年二十二太祖辟爲司空掾屬除成皐令以病去復爲堂陽長其治務寬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先時民有徙充都內者後縣調當作船徙民恐其不辦乃相率私還助之其見愛如此遷元城令入爲丞相主簿朗以爲天下土崩之勢由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故也今雖五等未可復行可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於策爲長又以爲宜復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爲公田宜

及此時復之議雖未施行然州郡領兵朗本意也遷兗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雖在軍旅常麤衣惡食儉以率下雅好人倫典籍鄉人李覿等盛得名譽朗常顯貶下之後覿等敗時人服焉鍾繇王粲著論云非聖人不能致太平朗以爲伊顏之徒雖非聖人使得數世相承太平可致（魏書曰文帝善朗論命秘書錄其文孫盛曰繇既失之朗亦未爲得也昔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矣易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由此言之聖人之與大賢行藏道一舒卷斯同御世垂■理無降異升泰之美豈俟積世哉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又曰不踐跡亦不入于室數世之論其在斯乎方之大賢固有間矣）建安

二十二年與夏侯惇臧霸等征吳到居巢軍士大疫朗躬巡視致醫藥遇疾卒時年四十七遺命布衣幅巾斂以時服州人追思之（魏書曰朗臨卒謂將士曰刺史蒙國恩督司萬里微功未効而遭此疫癘既不能自救辜負國恩身沒之後其布衣幅巾斂以時服勿違吾志也）明帝即位封朗子遺昌武亭侯邑百戶朗弟孚又以子望繼朗後遺薨望子洪嗣（晉諸公贊曰望字子初孚之長子有才識早知名咸熙中位至司徒入晉封義陽王遷太尉大司馬時孚爲太宰久居上公位自中代已來未之有也洪字孔業封河間王）初朗所與俱徙趙咨官至太常爲世好士（咨字君初子酆字子晉驃騎將軍封東平陵公並見百官名志）

梁習傳

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也爲郡綱紀太祖爲司空辟召爲漳長累轉乘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治遺

為西曹令史遷為屬并土新附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衆作為寇害更相扇動往往棊跱習到官誘諭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乃次發諸丁彊以為義從又因大軍出征分請以為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興兵致討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於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於世語在

常林傳太祖嘉之賜爵關內侯更拜為真長老稱詠以為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建安十八年州并屬冀州更拜議郎西部都督從事統屬冀州總故部曲又使於上黨取大材供鄴宮室習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六百夫於道次耕種菽粟以給人牛之費後單于入侍西北無虞習之績也魏略曰鮮卑大人育延常為州所畏而一旦將其部落五千餘騎詣習求互市習念不聽則恐其怨若聽到州下又恐為所略於是乃許之往與會空城中交市遂勑郡縣自將治中以下軍往就之市易未畢市吏收縛一胡延騎皆驚上馬彎弓圍習數重吏民惶怖不知所施習乃徐呼市吏問縛胡意而胡實侵犯人習乃使譯呼延延到習責延曰汝胡自犯法吏不侵汝汝何為使諸騎驚駭邪遂斬之餘胡破膽不敢動是後無寇虜至二十二年太祖拔漢中諸軍

還到長安因留騎督太原烏丸王魯昔使屯池陽以備盧水昔有愛妻住在晉陽昔既思之又恐遂不得歸乃以其部五百騎叛還并州留其餘騎置山谷間而單騎獨入晉陽盜取其妻已出城州郡乃覺吏民又畏昔善射不敢追習乃令從事張景募鮮卑使逐昔昔馬負其妻重騎行遲未及與其衆合而為鮮卑所射死始太祖聞昔叛恐其為亂於北邊會聞已殺之大喜以習前後有策略封為關內侯文帝踐阼復置并州復為刺史進封申門亭侯邑百戶政治常為天下最太和二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無方面珍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四年薨子施嗣初濟陰王思與習俱為西曹令史思因直日白事失太祖指太祖大怒教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乃馳還自陳己罪罪應

受死太祖歎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臣松之以為習與王思同寮而已親非骨肉義非刎頸而以身代思受不測之禍以之為義無乃乖先哲之雅旨乎史遷云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故君子不為苟存不為苟亡若使思不引分主不加恕則所謂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習之死義者豈其然哉後同時擢為刺史思領豫州思亦能吏然苛碎無大體官至九卿封列侯魏略曰思與薛悌郤嘉俱從微起官位略等三人中悌差挾儒術所在名為閑省嘉與思事行相似文帝詔曰薛悌駮吏王思郤嘉純吏也各賜關內爵以報其勤思為人雖煩碎而晚節有所恕又性少信時有吏父病篤近在外舍自白求假思疑其不實發怒曰世有思婦病母者豈此謂乎遂不與假吏父明日死思無恨意其為刻薄類如此思又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蹋壞之時有丹

揚施長實倪顯向闕胡世亦為刺史郡守時人謂之苛暴又有高陽劉類歷位宰守苛慝尤甚以善修人事不廢於世嘉平中為弘農太守吏二百餘人不與休假專使為不急過無輕重輒搒其頭又亂杖之牽出復入如是數四乃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市里皆有孔穴又外託簡省每出行陽敕督郵不得使官屬出迎禮敬而陰識不來者發怒中督之於是又使小吏伺察白日常自於牆壁間闚閃夜使幹廉察諸曹復以幹不足信又遣鈴下及奴婢使轉相檢驗又民家二狗逐猪猪驚走頭插柵間號呼良久類以為外之吏擅共飲食不復徵察便收五官以下付獄考實以他事召民家問其呪我賦…乃召入為五官中郎將

張既字德容，馮翊高陵人也。年十六，為郡小吏。魏略曰：既世單家富，為人有容儀。少小工書疏，為郡門下小吏，而家富。自惟門寒，念無以自達，乃常畜好刀筆及版奏，伺諸大吏有乏者輒給與，以是見識焉。後歷右職，舉孝廉，不行。太祖為司空，辟，未至，舉茂才，除新豐令，治為三輔第一。袁尚拒太祖於黎陽，遣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并州刺史高幹及匈奴單于取平陽，發使西與關中諸將合從。司隸校尉鍾繇遣既說將軍馬騰等，既為言利害，騰等從之。騰遣子超將兵萬餘人，與繇會擊幹、援，大破之，斬援首。幹及單于皆降。其後幹復舉并州反。河內張晟眾萬餘人無所屬，寇崤、澠間，河東衛固、弘農張琰各起兵以應之。太祖以既為議郎，參繇軍，使西徵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琰、固首，幹奔荊州。封既武始亭侯。太祖將征荊州，而騰等分據關中。太祖復遣既喻騰等，令釋部曲求還。騰已許之而更猶豫，既恐為變，乃移諸縣促儲偫，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發東。太祖表騰為衛尉，子超為將軍，統其眾。後超反，既從太祖破超於華陰，西定關右。以既為京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百姓懷之。魏國既建，為尚書，出為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晝行矣。從征張魯，別從散關入討叛氐，收其麥以給軍食。魯降，既說太祖拔漢中民數萬戶以實長安及三輔。其後與曹洪破吳蘭於下辯，又與夏侯淵討宋建，別攻臨洮、狄道，平之。是時，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隴西、天水、南安民相恐動，擾擾不安，既假三郡人為將吏者休課，使治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太祖將拔漢中守，恐劉備北取武都氐以逼關中，問既。既曰：可勸使北出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太祖從其策，乃自到漢中引出諸軍，令既之武都，徙氐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三輔決錄注曰：既為兒童，為郡功曹游殷察異之，引既過家，既敬諾。殷先歸，敕家具設賓饌。及既至，殷妻笑曰：君其悖…

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客哉殷曰卿勿怪乃方伯之器殷遂與既論霸王之略饗訖以子楚託之既謙不受殷固託之既以殷邦之宿望難違其旨乃許之殷先時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誣搆殺殷殷死月餘軫得疾患自說伏罪言見殷將鬼來於是遂死於是關中為之語曰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貴神之靈子楚字仲允為蒲阪令太祖定關中時漢興郡缺太祖以問既既稱楚才兼文武遂以為漢興太守後轉隴西太和中諸葛亮出隴右吏民騷動天水南安太守各棄郡東下楚獨據隴西召會吏民謂之曰太守無恩德今蜀兵至諸郡吏民皆已應之此亦諸卿富貴之秋也太守本為國家守郡義在必死卿諸人便可取太守頭持往吏民皆涕淚言死生當與明府同無有二心楚曰卿曹既不肯我為卿曹作一計今東二郡已去必將寇來但可共堅守若國家救到寇必去是為一郡守義人人獲爵寵也若官救不到蜀攻日急爾乃取太守以降未晚也吏民遂城守而南安果將蜀兵就攻隴西楚聞賊到乃遣長史馬顒出門設陳而自於城上曉謂蜀帥言卿能斷隴使東兵不上一月之中則隴西吏民不攻自服卿

若不能虛自疲弊耳使顒鳴鼓擊之蜀人乃去後十餘日諸軍上隴諸葛亮破走南安天水皆坐應亮破滅兩郡守各獲重刑而楚以功封列侯長史掾屬皆賜拜帝嘉其治詔特聽朝引上殿楚為人短小而大聲自為吏初不朝覲被詔登階不知儀式帝令侍中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當言唯而大應稱諾帝顧之而笑遂勞勉之罷會自表乞留宿衛拜駙馬都尉楚不學問而性好游遨音樂乃畜歌者琵琶箏簫每行來將以自隨所在樗蒲投壺欲以自娛數歲坐在中國無績還為北地太守年七十餘卒

是時武威顏俊張掖和鸞
酒泉黃華西平麴演等並舉郡反自號將軍更相攻擊
俊遣使送母及子詣太祖為質求助太祖問既既曰俊
等外假國威內生傲悖計定勢足後即反耳今方事定
蜀且宜兩存而鬭之猶卞莊子之刺虎坐收其斃也太
祖曰善歲餘鸞遂殺俊武威王祕又殺鸞是時不置涼州自

三輔拒西域皆屬雍州文帝即王位初置涼州以安
定太守鄒岐為刺史張掖張進執郡守舉兵拒
岐黃華麴演各逐故太守舉兵以應之既進兵為
護羌校尉蘇則聲勢故則得以有功既進爵都鄉
侯涼州盧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
帝憂之曰非既莫能安涼州乃召鄒岐以既代
之詔曰昔賈復請擊郾賊光武笑曰執金吾擊郾
吾復何憂卿謀略過人今則其時以便宜從事勿復
先請遣護軍夏侯儒將軍費曜等繼其後既至金
城欲渡河諸將守以為兵少道險未可深入既曰

道雖險非井陘之隘夷狄烏合無左車之計今武
威危急赴之宜速遂渡河賊七千餘騎逆拒軍於
鸇陰口既揚聲軍從鸇陰乃潛由且次出至武威胡以
為神引還顯美既已據武威曜乃至儒等猶未達既
勞賜將士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士卒疲倦虜衆
氣銳難與爭鋒既曰今軍無見糧當因敵為資若
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餓兵還則出
侵寇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在數世也
遂前軍顯美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將士
皆恐既夜藏精卒三千人為伏使參軍成

公英晉千餘騎挑戰，勅使陽退，胡果爭奔之，因發伏截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

魏略曰：成公英，金城人也。中平末，隨韓約為腹心。建安中，約從華陰破走，還湟中，部黨散去，唯英獨從。典略曰：韓遂在湟中，其壻閻行欲殺遂以降，夜攻遂，不下。遂歎息曰：丈夫困厄，禍起婚姻乎！謂英曰：今親戚離叛，人眾轉少，當從羌中西南詣蜀耳。英曰：興軍數十年，今雖罷敗，何有棄其門而依於人乎！遂曰：吾年老矣，子欲何施？英曰：曹公不能遠來，獨夏侯爾。夏侯之眾，不足以追我，又不能久留；且息肩於羌中，以須其去。招呼故人，綏會羌胡，猶可以有為也。遂從其計，時隨從者男女尚數千人。遂宿有恩於羌，羌衛護之。及夏侯還，使閻行留後。乃合羌胡數萬將攻行，行欲走，會遂死，英降太祖。太祖見英甚喜，以為軍師，封列侯。從行出獵，有三鹿走過前，公命英射之，三發三中，皆應弦而倒。公抵掌謂之曰：但韓文約可為盡節，而孤獨不可乎？英乃下馬而跪曰：不欺明公，假使英本主人在，實不來此也。遂流涕哽咽。公嘉其敦舊，遂親敬之。延康、黃初之際，河西有逆謀，詔遣英佐涼州平隴右，病卒。魏略曰：閻行，金城人也，後名豔，字彥明。少有健名，始為小將，隨韓約。建安初，約與馬騰相攻擊。騰子超亦號為健。行嘗刺超，矛折，因以折矛撾超項，幾殺之。至十四年，為約所使詣太祖，太祖厚遇之，表拜犍為太守。行因請令其父入宿衛，西還見約，宣太祖教云：謝文約：卿始起兵時，自有所逼，我所具明也。當早來，共匡輔國朝。行因謂約曰：行亦以為將軍興軍以來三十餘年，民兵疲瘁，所據狹小，宜早自附。是以前在鄴，自啟當令老父詣京師，誠謂將軍亦宜遣一子，以示丹赤。約曰：且可復觀望數歲中！後遂遣其子，與行父母俱東。會約西討張猛，留行守舊營，而馬超等結反謀，舉約為都督。及約還，超謂約曰：前鍾司隸任超使取將軍，關東人不可復信也。今超棄父，以將軍為父，將軍亦當棄子，以超為子。行諫約，不欲令與超合。約謂行曰：今諸將不謀而同，似有天數。乃東詣華陰。及太祖與約交馬語，行在其後，太祖望謂行曰：當念作孝子。及超等破走，行隨約還金城。太祖聞行前意，故但誅約子孫在官者。常手書與行曰：觀文約所為，使人笑來。吾前後與之書，無所不說，如此何可復忍！卿父諫議，自平安也。雖然，牢獄之中，非養親之處，且又官家亦不能久為人養老也。約聞行父獨在，欲使并遇害，以一其心，乃強以少女妻行，行不獲已。太祖果疑行。會約使行別領西平郡。遂率其部曲，與約相攻擊。行不勝，乃將家人東詣太祖。太祖表拜列侯。

帝甚悅，詔曰：卿踰河歷險，以勞擊逸，以寡勝眾，功過南仲，勤踰吉甫。此勳非但破胡，乃永寧河右，使吾長無西顧之念矣。徙封西鄉侯，增邑二百，并前四百戶。酒泉蘇衡反，與羌豪鄰戴及丁令胡萬餘騎攻邊縣。既與夏侯儒擊破之，衡及鄰戴等皆降。遂上疏請與儒治左城，築鄣塞，置烽候、邸閣以備胡。

魏略曰：儒字俊林，夏侯尚從弟。初為鄢陵侯彰驍騎司馬。宣王為征南將軍，都督荊豫州。正始二年，朱然圍樊城，城中守將乙脩等求救甚急。儒進屯鄧塞，以兵少不敢進，但作鼓吹，設導從，去然六七里，翱翔而還，使脩等遙見之，數數如是。月餘，及太傅到，乃俱進，然等走。時謂儒為怯，或以為晚以兵少援衆得聲救之宜，儒猶以此召還為太僕。

西羌恐，率眾二萬餘落降。其後西平麴光等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既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軍臨之，吏民羌胡必謂國家不別是非，更使皆相持著，此為虎傅翼也。光等欲以羌胡為援，今先使羌胡鈔擊，重其賞募，所虜獲者皆以畀之。外沮其勢，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檄告諭諸羌，為光等所詿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當加封賞。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其餘咸安堵如故。既臨二州十餘年，政惠著聞，其所禮辟扶風龐延、天水楊阜、安定胡遵、酒泉龐淯、燉煌張恭、周生烈等，終皆有名

位。魏畧曰初既為郡小吏功曹徐英嘗自鞭既三十英字伯濟馮翊著姓建安初為蒲阪令英性剛爽自見族氏勝既於鄉里名行在前加以前辱既雖知既貴顯終不肯求於既既雖得志亦不顧計本原猶欲與英和嘗因醉欲親狎英英故抗意不納英由此遂不復進用故時人善既不挾舊怨而貴英之不撓黃初四年薨。

詔曰：昔荀桓子立勳翟土，晉侯賞以千室之邑；馮異輸力漢朝，光武封其二子。故涼州刺史張既，能容民畜眾，使羣羌歸土，可謂國之良臣。不幸薨隕，朕甚愍之，其賜小子爵關內侯。明帝即位，追謚曰肅侯。子緝嗣。緝以中書郎稍遷東莞太守。嘉平中，女為皇后，徵拜光祿大夫，位特進，妻向為安城鄉君。緝與中書令李豐同謀，誅。語在夏侯玄傳。

魏畧曰緝字敬仲太和中為溫令名有治能會諸葛亮出緝上便宜詔以問中書令孫資資以為有籌畧遂召拜騎都尉遣參征蜀軍軍罷入為尚書郎以稱職為明帝所識帝以為緝之材能多所堪任試呼相者相之相者云不過二千石帝曰何材如是而位止二千石乎及在東莞領兵數千人緝性吝於財而矜於勢一旦以女徵去郡還坐里舍悒悒躁擾數為國家陳擊吳蜀形勢又嘗對司馬大將軍料諸葛恪雖得勝於邊土見誅不久大將軍問其故緝云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欲不死可得乎及恪從合肥還吳果殺之大將軍聞恪死謂眾人曰諸葛恪多輩耳近張敬仲縣論恪以為必見殺今果然如此敬仲之智為勝恪也緝與李豐通家又居相側近豐時取急出子藐往詣緝所咨道豐被收事與緝連遂收送廷尉賜死獄中其諸子皆并誅緝孫殷晉永興中為梁州刺史見晉書

溫恢字曼基，太原祁人也。父恕，為涿郡太守，卒。恢年十五，送喪還歸鄉里，內足於財。恢曰：世方亂，安以富為？一朝盡散，振施宗族。州里高之，比之郇越。舉孝廉，為廩丘長，鄢陵、廣川令，彭城、魯相，所在見稱。入為丞相主簿，出為揚州刺史。太祖曰：甚欲使卿在親近，顧以為不如此州事大。故書云：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得無當得蔣濟為治中邪？時濟見為丹楊太守，乃遣濟還州。又語張遼、樂進等曰：揚州刺史曉達軍事，動靜與共咨議。建安二十四年，孫權攻合肥，是時諸州皆屯戍。恢謂兗州刺史裴潛曰：此間雖有賊，不足憂，而畏征南方有變。今水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關羽驍銳，乘利而進，必將為患。於是有樊城之事。詔書召潛及豫州刺史呂貢等，潛等緩之。恢密語潛曰：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為急會者，不欲驚動遠眾。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等又將被召。遼等素知王意，後召前至，卿受其責矣！潛受其言，置輜重，更為輕裝速發，果被促令。遼等尋各見召，如恢所策。文帝踐阼，以恢為侍中，出為魏郡太守。數年，遷涼州刺史，持節領護羌校尉。道病卒，時年四十五。詔曰：恢有柱石之質，服事先帝，功勳明著。及為朕執事，忠於王室，故授之以萬里之任，任之以一方之事。如何不遂，吾甚愍之！賜恢子生爵關內侯。生早卒，爵絕。

卒後汝南孟建爲凉州刺史有治名官至征東將軍魏略曰建字公威少與諸葛亮俱游學亮後出祁山答司馬宣王書使杜子緒宣意於公威也

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自爲兒童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爲將率口授兵法數萬言魏略曰逵世爲著姓少孤家貧冬常無袴過其妻兄柳孚宿其明無何著孚袴去故時人謂之通健初爲郡吏守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堅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單于并軍急攻之城將潰絳父老與援要不害逵絳人旣潰援聞逵名欲使爲將以兵劫之逵不動左右引逵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爲賊叩頭援怒將斬之絳

吏民聞將殺逵皆乘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耳左右義逵多爲請遂得免魏略曰援捕得逵逵不肯拜援曰王府君臨郡積年不知足下曷爲者也援怒曰促斬之諸將覆護乃囚於壺關閉著土窖中以車輪蓋上使人固守方將殺之逵從窖中謂守者曰此間無健兒邪而當使義士死此中乎時有祝公道者與逵非故人而適聞其言憐其守正危厄乃夜盜往引出折械遣去不語其名姓初逵過皮氏曰爭地先據者勝及圍急知不免乃使人閒行送印綬歸郡且曰急據皮氏援旣并絳衆將進兵逵恐其先得皮氏乃以他計疑援謀人祝奧援由是留七日郡從逵言故得無敗孫資別傳曰資擧河東計吏到許薦於相府曰逵在絳邑帥厲吏民與賊郭援交戰力盡而敗爲賊所俘挺然直志顏辭不屈忠言聞於大衆烈節顯於當時雖古之直髮仗節何以加也其才兼文武

誠時之利用魏略曰郭援破後逵乃知前出已者爲祝公道公道河南人也後坐他事當伏法逵救之力不能解爲之改服焉後舉茂才除澠池令高幹之反張琰將舉兵以應之逵不知其謀往見琰聞變起欲還恐見執乃爲琰畫計如與同謀者琰信之時縣寄治蠡城城塹不固逵從琰求兵脩城諸欲爲亂者皆不隱其謀故逵得盡誅之遂脩城拒琰琰敗逵以喪祖父去官司徒辟爲掾以議郎參司隸軍事太祖征馬超至弘農曰此西道之要以逵領弘農太守召見計事大悅之謂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賈逵吾何憂其後發兵逵疑屯田都尉藏亡民都尉自以

不屬郡言語不順逵怒收之數以罪過折腳坐免然太祖心善逵以爲丞相主簿魏略曰太祖欲征吳而大霖雨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孤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逵受教謂其同寮三主簿曰今實不可出而教如此不可不諫也乃建諫草以示三人三人不獲已皆署名入白事太祖怒收逵等當送獄取造意者逵即言我造意遂走詣獄獄吏以逵主簿也不即著械謂獄吏曰促械我尊者且疑我在近職求緩於卿今將遣人來察我逵著械適訖而太祖果遣家中人就獄視逵旣而教曰逵無惡意原復其職始逵爲諸生略覽大義取其可用最好春秋左傳及爲牧守常自課讀之月常一遍逵前在弘農與典農校尉爭公事不得理乃發憤生癭後所病稍大自啟願欲令醫割之太祖惜逵忠恐其不活教謝主簿吾聞十人割癭九人死逵猶行其意而癭愈大逵本名衢後改爲逵太祖征劉備先遣逵至斜谷觀形勢道逢水衡載囚人數十車逵以軍事急輒竟重者一人皆放其

餘太祖善之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並掌軍計太祖崩洛陽逵典喪事魏略曰時太子在鄴鄢陵侯未到士民頗苦勞役又有疾癘於是軍中騷動羣寮恐天下有變欲不發喪逵建議爲不可祕乃發哀令內外皆入臨臨訖各安叙不得動而青州軍擅擊鼓相引去衆人以爲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逵以爲方大喪在殯嗣王未立宜因而撫之乃爲作長檄告所在給其廩食時鄢陵侯彰行越騎將軍從長安來赴問逵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遂奉梓宮還鄴文帝即王位以鄴縣戶數萬在都下多不法乃以逵爲鄴令月餘遷魏郡太守魏略曰初魏郡官屬頗以公事期會有所急切會聞逵當爲郡舉府皆詣縣門外及遷書到逵出門而郡官屬悉當門謁逵於車下逵抵掌曰詣治所何宜如是大軍出征復爲丞相主簿祭酒逵嘗坐人爲罪王曰叔向猶十世宥之況逵功德親在其身乎從至黎陽津渡者亂行逵斬之乃整至譙以逵爲豫州刺史魏略曰逵爲豫州逵進曰臣守天門出入六年天門始開而臣在外惟殿下爲兆民計無違天人之望是時天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逵曰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兵曹從事受前刺史假逵到官數月乃還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帝曰逵真

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爲法賜爵關內侯州南與吳接逵明斥候繕甲兵爲守戰之備賊不敢犯外修軍旅內治民事遏鄢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黃初中與諸將並征吳破呂範於洞浦進封陽里亭侯加建威將軍明帝即位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時孫權在東關當豫州南去江四百餘里每出兵爲寇輒西從江夏東從廬江國家征伐亦由淮沔是時州軍在項汝南弋陽諸郡守境而已權無北方之虞東西有急并軍相救故常少敗逵以爲宜開直道臨江若權自守則二方無救若二方無救則東關可取乃移屯潦口陳攻取之計帝善之吳將張嬰王崇率衆降太和二年帝使逵督前將軍滿寵東莞太守胡質等四軍從西陽直向東關曹休從皖司馬宣王從江陵逵至五將山休更表賊有請降者求深入應之詔宣王駐軍逵東與休合進逵度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得生賊言休戰敗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

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賊見逵軍，遂退。逵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逵與休不善。黃初中，文帝欲假逵節，休曰：逵性剛，素侮易諸將，不可為督。帝乃止。及夾石之敗，微逵，休軍幾無救也。

魏略曰：休怨逵進遲，乃呵責逵，遂使主者敕豫州刺史往拾棄仗。逵恃心直，謂休曰：本為國家作豫州刺史，不來相為拾棄仗也。乃引軍還。遂與休更相表奏，朝廷雖知逵直，猶以休為宗室任重，兩無所非也。魏書云：休猶挾前意，欲以後期罪逵，逵終無言，時人亦以此多逵。習鑿齒曰：夫賢人者，外身虛己，內以下物，嫌忌之名，何由而生乎？有嫌忌之名者，必與物為對，存勝負於己身者也。若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彼雖傾覆於我，我何利我？苟無利，乘之曷為以長雠，誠從之心耳。今忘其私忿而急彼之憂，冒難犯危而免之於害，使功顯於明君，惠施於百姓，身登於君子之室，義愧於敵人之心，雖豺虎猶將不覺所而，況於曹休乎？然則濟敵之所以成我之勝，不計宿憾，所以服彼之心，公義既成，私利亦弘，可謂善爭矣。在於未能忘勝之心，不由於此而能濟勝者，未之有也。

會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以下見先帝。喪事一不得有所脩作。薨，謚曰肅侯。魏書曰：逵時年五十五。子充嗣。豫州吏民追思之，為刻石立祠。青龍中，帝東征，乘輦入逵祠，詔曰：昨過項，見賈逵碑像，念之愴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長。逵存有忠勳，沒而見思，可謂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勸將來。

魏略曰：甘露二年，車駕東征，屯項，復入逵祠下，詔曰：逵沒有遺愛，歷世見念。追聞風烈，朕甚嘉之。昔先帝東征，亦幸于此，親發德音，褒揚逵美，徘徊之心，益有慨然！夫禮賢之義，或掃其墳墓，或脩其門閭，所以崇敬也。其掃除祠堂，有穿漏者補治之。

充，咸熙中為中護軍。

晉諸公贊曰：充字公閭，甘露中為大將軍長史，高貴鄉公之難，司馬文王賴充以免。為晉室元功之臣，位至太宰，封魯公。諡曰武公。魏略列傳以逵及李孚、楊沛三人為一卷，今列孚、沛二人繼逵後耳。孚字子憲，鉅鹿人也。興平中，本郡人民饑困。孚為諸生，當種薤，欲以成計。有從索者，亦不與一莖，亦不自食，故時人謂能行意。後為吏。建安中，袁尚領冀州，以孚為主簿。後尚與其兄譚爭鬭，尚出軍詣平原，留別駕審配守鄴城，孚隨尚行。會太祖圍鄴，尚還救鄴。未到，尚疑鄴中守備少，復欲令配知外動止，與孚議所遣。孚答尚言：今使小人往，恐不足以知外內，且恐不能自達。孚請自往。尚問孚：當何所得？孚曰：聞鄴圍甚堅，多人則覺，以為直當將三騎足矣。尚從其計。孚自選溫信者三人，不語所之，皆勑使具脯糧，不得持兵仗，各給快馬。遂辭尚來南，所在止亭傳。及到梁淇，使從者斫問事杖三十枚，繫著馬邊，自著平上幘，將三騎，投暮詣鄴下。是時大將軍雖有禁令，而芻牧者多，故孚因此夜到，以鼓一中，自稱都督，歷北圍，循表而東，從東圍表又循圍而南，步步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其罰。遂歷太祖營前，徑南過，從南圍角西折，當章門，復責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孚得入。配等見孚，悲喜，鼓譟稱萬歲。守圍者以狀聞，太祖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得出。孚事訖欲得還，而顧外圍必急，不可復冒。謂己使命當速，乃陰心計，請配曰：今城中穀少，無用老弱，不如驅出之以省穀也。配從其計，乃復夜簡別得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並出降。又使人持火，孚乃無何將本所從作降人服，隨輩夜出。時守圍將吏，以城中悉降，火光照曜，但共觀火，不復視圍。孚出北門，遂從西北角突圍得去。其明，太祖聞孚已得出，抵掌笑曰：果如吾言也。孚比見尚，尚甚歡喜。會尚不能救鄴，破走至中山。而袁譚又追擊尚，尚走。孚與尚相失，遂詣譚，復為譚主簿，東還平原。太祖進攻譚，譚戰死。孚還城，城中雖必降，尚擾亂未安。孚權宜欲得見太祖，乃騎詣牙門，稱冀州主簿李孚欲口白密事。太祖見之，孚叩頭謝。太祖問其所白，孚言：今城中彊弱相陵，心皆不定，以為宜令新降為內所識信者宣傳明教。公

宜之孚踐請教公曰使以卿意宣也孚遂入城宣教各安故業不得相侵陵城中以安乃還報命公以孚爲良足用也會爲所間裁署冗散出守解長名爲嚴能稍遷至司隸校尉時年七十餘矣其於精斷康而削略不損於故終於陽平太守孚本姓馮後改爲李楊沛字孔渠馮翊萬年人也初平中爲公府令史以牒除爲新鄭長興平末人多饑窮沛課民益畜乾椹收䝤豆閱其有餘以補不足如此積得千餘斛藏在小倉會太祖爲兗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將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謁見乃皆進乾椹太祖甚喜及太祖輔政遷沛爲長社令時曹洪賓客在縣界征調不肯如法沛先撾折其腳遂殺之由此太祖以爲能累遷九江東平樂安太守並有治迹坐與督軍爭鬥髠刑五歲輸作未竟會太祖出征在譙聞鄴下頗不奉科禁乃發教選鄴令當得嚴能如楊沛比故沛從徒中起爲鄴令已拜太祖見之問曰以何治鄴沛曰竭盡心力奉宣科法太祖曰善顧謂坐席曰諸君此可畏也賜其生口十人絹百匹旣欲以勵之且以報乾椹也沛辭去未到鄴而軍中豪右曹洪劉勳等畏沛名遣家騎馳告子弟使各自檢勑沛爲令數年以功能轉爲護羌都尉十六年馬超反大軍西討沛隨軍都督孟津渡事太祖已南過其餘未畢而中黃門前渡

忘持行軒私北還取之從吏求小舡欲獨先渡吏呵不肯黃門與吏爭言沛問黃門有疏邪黃門云無疏沛怒曰何知汝不欲逃邪遂使人捽其頭與杖欲捶之而逸得去衣幘皆裂壞自訴於太祖太祖曰汝不死爲幸矣由是聲名益振及關中破代張既領京兆尹黃初中儒雅並進而沛本以事能見用遂以議郎冗散里巷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介意又不肯以事貴人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治疾於家借舍從兒無他奴婢後占河南夕陽亭部荒田二頃起瓜牛廬居止其中其妻子凍餓沛病亡鄉人親友及故吏民爲殯葬也

評曰自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于外非若
曩時司察之而已太祖創基迄終魏業此皆其流
稱譽有名實者也咸精達事數威惠兼著故能肅
齊萬里見述于後也

劉司馬梁張溫賈傳第十五　魏書　國志十五

任蘇杜鄭倉傳第十六　魏書　國志十六

任峻字伯達河南中牟人也漢末擾亂關東皆震
中牟令楊原愁恐欲棄官走峻說原曰董卓首亂
天下莫不側目然而未有先發者非無其心也勢
未敢耳明府若能唱之必有和者原曰爲之奈何
峻曰今關東有十餘縣能勝兵者不減萬人若權
行河南尹事總而用之無不濟矣原從其計以峻
爲主簿峻乃爲原表行尹事使諸縣堅守遂發兵
會太祖起關東入中牟界衆不知所從峻獨與同
郡張奮議舉郡以歸太祖峻又別收宗族及賓客

家兵數百人願從太祖太祖大悅表峻爲騎都尉
妻以從妹甚見親信太祖每征伐峻常居守以給
軍是時歲饑旱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
屯田太祖以峻爲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
倉廩皆滿官渡之戰太祖使峻典軍器糧運賊數
寇鈔絕糧道乃使千乘爲一部十道方行爲複陳
以營衛之賊不敢近軍國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
峻魏武故事載令曰故陳留太守棗祗天性忠能始共舉義兵周旋征討後袁紹在冀州亦貪祗欲得之祗深附託於孤使領東阿令呂布之亂兗州皆叛惟范東阿完在由祗以兵據城之力也後大軍糧乏得東阿以繼祗之功也及破黃巾定許得賊資業當興立屯田時議者皆言當計牛輸穀佃科以定施行後祗白以爲僦牛輸穀大收不

增穀有水旱災除大不便反覆來說孤猶以為當如故大
收不可復改易祗猶執之孤不知所從使與荀令君議之
時故軍祭酒侯聲云科取官牛為官田計如祗議於官便
於客不便聲懷此云云以疑令君祗猶自信據計畫還白
執分田之術孤乃然之使為屯田都尉施設田業其時歲
則大收後遂因此大田豐足軍用摧滅群逆克定天下以
隆王室祗興其功不幸早沒追贈以郡猶未副之今重思
之祗宜受封稽留至今孤之過也祗子處中宜加封爵以
祀祗為不朽之事文士傳曰祗本姓棘先人避難易為棗
孫據字道彥晉冀州刺史據子嵩字臺產散騎常侍並有
才名多所著述嵩兄腆字玄方襄城太守亦有文采太祖以峻功高乃表封為都
亭侯邑三百戶遷長水校尉峻寬厚有度而見事
理每有所陳太祖多善之於饑荒之際收恤朋友
孤遺中外貧宗周急繼乏信義見稱建安九年薨
太祖流涕者久之子先嗣先薨無子國除文帝追

錄功臣謚峻曰成侯復以峻中子覽為關內侯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少以學行聞舉孝廉
茂才辟公府皆不就起家為酒泉太守轉安定武
都魏書曰則剛直疾惡常慕汲黯之為人　魏略曰則世為著姓興平中三輔亂饑窮避難北地客安定依富室
師亮亮待遇不足則慨然歎曰天下會當安不久爾必還為此郡守折庸苟之士也後與馮翊吉茂等隱於郡南太白
山中以書籍自娛及為安定太守而師亮等皆欲逃走則聞之豫使人解語以禮報之所在有盛
名太祖征張魯過其郡見則悅之使為軍導魯破
則綏定下辯諸氐通河西道徙為金城太守是時
喪亂之後吏民流散饑窮戶口損耗則撫循之其
謹外招懷羌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
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乃明為禁令有
干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賞親自教民耕種其歲
大豐收由是歸附者日多李越以隴西反則率羌
胡圍越越即請服太祖崩西平麴演叛稱護羌校
尉則勒兵討之演恐乞降文帝以其功加則護羌
校尉賜爵關內侯魏名臣奏載文帝令問雍州刺史張既曰試守金城太守蘇則既有綏民
平夷之功聞又出軍西定湟中為河西作聲勢吾甚嘉之則之功效為可加爵邑未封爵重事故以問卿密白意且勿
宣露也既答曰金城郡昔為韓遂所見屠剝死喪流亡或竄戎狄或陷寇亂戶不滿五百則到官內撫凋殘外鳩離散今
見戶千餘又梁燒雜種羌昔與遂同惡遂斃之後越出障塞則前後招懷歸就郡者三千餘落皆恤以威恩為官效用西
平麴演等倡造邪謀則尋出軍臨其項領演即歸命送質破絕賊糧則既有恤民之效又能和戎狄盡忠效節遭遇聖明

有功必錄若則加爵邑誠足以勸忠臣勵風俗也後演復結旁郡為亂張掖張
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太守辛機進華皆
自稱太守以應之又武威三種胡並寇鈔道路斷
絕武威太守毌丘興告急於則時雍涼諸豪皆驅
略羌胡以從進等郡人咸以為進不可當又將軍
郝昭魏平先是各屯守金城亦受詔不得西度則
乃見郡中大吏及昭等與羌豪帥謀曰今賊雖盛
然皆新合或有脅從未必同心因釁擊之善惡必
離離而歸我我增而彼損矣既獲益眾之實且有
倍氣之勢率以進討破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持

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合勢難卒離雖有詔
還而合權專之可也於是昭乘從之乃發兵救武
威降其三種胡與與擊進於張掖脩聞之將步騎
三千迎則辭來助軍而實欲為變則誘與相見因
斬之出以徇軍其黨皆散走則遂與諸軍圍張掖
破之斬進及其支黨眾皆降演軍敗華懼出所執
乞降河西平乃還金城進封都亭侯邑三百户徵
拜侍中與董昭同寮昭嘗枕則膝則推下之曰
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初則及臨菑侯植聞魏
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文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

帝在洛陽嘗從容言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
也則謂為見問鬚髯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巽
掐則曰不謂卿也於是乃止
魏略曰舊儀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執虎子始則
同郡吉茂者是時仕甫歷縣令遷為冗散茂見則嘲之曰仕
進不止執虎子茂笑曰我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也初則
在金城聞文帝位以為漢也乃發喪後聞其在自以不審
意頗默然臨菑侯植自傷失先帝意亦怨激而哭其後文帝
出游追恨臨菑故謂左右曰人心不同當我登大位之時天
下有哭者何也臣知帝此言有為而發也而則以為為己欲
下馬謝侍中傅巽目之乃悟孫盛曰夫士不事其所非不非
其所事趣舍出處而已從我則朝盛名新朝委質異代而方
懷而心生忿歎豈哭者乎大雅君子去就之分哉詩云
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士之二三猶爽如偶况人臣乎
文帝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
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不則對曰若陛下

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
貴也帝默然後則從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
牀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
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
戲多殺群吏愚臣以為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
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黃初四年左遷東平
相未至道病薨謚曰剛侯子怡嗣怡薨無子弟愉
襲封愉咸熙中為尚書
愉字休豫歷位太常光祿大夫見晉百官名山濤啟事稱愉忠
篤有智意臣松之案愉子紹字世嗣為吳王師石崇
妻紹之兄女也紹有詩在金谷集紹弟廙左衛將軍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
傅子曰畿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延年父周自南陽徙

茂陵延年徙杜
陵子孫世居焉
少孤繼母苦之以孝聞年二十為郡
功曹守鄭縣令縣囚繫數百人畿親臨獄裁其輕
重盡決遣之雖未悉當郡中奇其年少而有大意
也舉孝廉除漢中府丞會天下亂遂棄官客荊州
建安中乃還荀彧進之太祖
傅子曰畿自荊州還後至許見侍中耿紀語終夜尚
書令荀彧與紀比屋夜聞畿言異之旦遣人謂紀曰有國士
而不進何以居位既見畿知之如舊相識者遂進畿於朝
太祖以畿為司空司直遷護羌校尉使持節領西
平太守
魏略曰畿少有大志在荊州數歲繼母亡後以三
輔開通負其母喪北歸道為賊所劫略眾人奔走
畿獨不去賊射之畿請賊曰卿欲得財耳今我無物用射我
何為邪賊乃止畿到鄉里京兆尹張時河東人也與畿有舊
署為功曹嘗嫌其闊達不助留意於諸事言此家疏
誕不中功曹也畿竊云不中功曹中河東太守也
太祖既定

六彧北五

高幹舉并州反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河東人衞固范先外以請邑為名而內實與幹通謀太祖謂荀彧曰關西諸將恃險與馬征必為亂張晟寇殽澠間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吾恐其為害深河東被山帶河四鄰多變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蕭何寇恂以鎮之彧曰杜畿其人也傅子曰彧稱畿勇足以當大難智能應變其可試之於是追拜畿為河東太守固等使兵數千人絕陝津畿至不得渡太祖遣夏侯惇討之未至或謂畿曰宜須大兵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為善者無主必懼

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四鄰應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為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為人多計而無斷必偽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郖津度郖音豆魏略曰初畿與衞固少相狎侮固常輕畿畿嘗與固博而爭道畿嘗謂固曰仲堅我今作河東也固褰衣罵之及畿之官而固為郡功曹張時故任京兆畿迎司隸與時會華陰時畿相見於儀當各持版時歎曰昨日功曹今為郡將也范先欲殺畿以威眾傅子曰先云既欲為虎而惡食人肉失所以為虎矣今不殺必為後患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已下三十餘人畿舉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

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衞固范先曰衞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為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為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說固曰夫欲為非常之事不可動眾心今大發兵眾必擾不如徐以貲募兵固以為然從之遂為資調發數十日乃定諸將貪多應募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吏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眾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為己援惡人分散

各還其家則眾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濩澤上黨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己因出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幹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居業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為民嘗辭訟有相告者畿親見為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柰何不從其教自

是少有辭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牸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修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魏略曰博士樂詳由畿而升至今河東特多儒者則畿之由矣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異心太祖西征至蒲阪與賊夾渭為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萬斛太祖下令曰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閒然矣增秩中二千石太祖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杜氏新書曰平虜將軍劉勳為太祖所親貴震朝廷嘗從畿求大棗畿拒以他故後勳伏法太祖得其書歎曰杜畿可謂不媚於灶者也稱畿功美以下州郡曰昔仲尼之於顏子每言不能不歎既情愛發中又宜率馬以驥今吾亦冀衆人仰高山慕景行也魏國既建以畿為尚書事平更有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其功間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臥鎮之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天下最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侯徵為尚書及踐阼進封豐樂亭侯邑百戶魏略曰畿在郡被書錄寡婦是時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書皆錄奪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趙儼代畿而所送多文帝問畿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帝及左右顧而失色守司隸校尉帝征吳以畿為尚書僕射統留事其後帝幸許昌畿復居守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帝為之流涕魏氏春秋曰初畿見童子謂之曰司命使我召子畿固請之童子曰今將為君求相代者君其慎勿言言卒忽然不見至此二十年矣畿乃言之其日而卒時年六十二詔曰昔冥勤其官而水死韋昭國語注曰冥契六世孫也為夏水官勤其職而死於水稷周棄也勤播百穀死於黑水之山稷勤百穀而山死故尚書僕射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追贈太僕謚曰戴侯子恕嗣傅子曰畿與太僕李恢東安太守郭智有好恢子豐交結英俊以才智顯於天下智子沖有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畿為尚書僕射二人各脩子孫禮見畿既退畿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為不死也其子足繼其業時人皆以畿為誤恢死後豐為中書令父子兄弟皆誅沖為代郡太守卒繼父業世乃服畿知人臣松之案魏略曰李豐父名義與此不同蓋恢之別名也恕字務伯太和中為散騎黃門侍郎杜氏新書曰恕少與馮翊李豐俱為父任總角相善及各成人豐砥礪名行以要世譽而恕誕節直意與豐殊趣豐竟馳名一時京師之士多為之游說而當路者或以豐名過其實而恕被褐懷玉也由是為豐所不善恕亦任其自然不力行以合時豐以顯仕朝廷恕猶居家自若明帝以恕大臣子擢拜散騎侍郎數月轉補黃門侍郎恕推誠以質不治飾少無名譽及在朝不結交援專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於是侍中辛毗等器重之時公卿以下大議損益恕以為古之刺史奉宣六條以清靜為名威風著稱今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俄而鎮北將軍呂昭又領冀

州世語曰昭字子展東平人長子巽字長悌爲相國掾有寵於司馬文王次子安字仲悌與嵇康善與康俱被誅次子粹字季悌河南尹粹子預字景虞御史中丞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搢紳之儒橫加榮慕搤腕抗論以孫吳爲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脩將率之事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帑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虜未賓三邊遘難繞天

略而所以統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爲艱難譬策羸馬以取道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也今荊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兗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呂昭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計所置吏士之費

與兼官無異然昭於人才尚復易中朝苟乏人兼才者勢不獨多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不爲官擇人也官得其人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實訟理故囹圄空虛陛下踐阼天下斷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不稱之明效歟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半收秋種未下若二賊游魂於疆埸飛芻輓粟千里不及究此之術豈在強兵乎武士勁卒愈多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猶人之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兗豫司

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慺慺實願四州之牧守獨脩務本之業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論難持犯欲難成衆怨難積疑似難分故累載不爲明主所察凡言此者類皆疏賤疏賤之言實未易聽若使善策必出於親貴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愛此古今之所常患也時又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以爲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猶烏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

績之法不著闕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爲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爲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爲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

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世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辦課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己而披肝膽徇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

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廁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爲高拱嘿以爲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絜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修

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爲謀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爲迂闊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後考課竟不行杜氏新書曰時李豐爲常侍黃門郎袁侃見轉爲吏部郎荀俁出爲東郡太守三人皆恕之同輩友也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恕上疏極諫曰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爲恭意至懇惻臣竊愍然爲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

以道帥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輔世長
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懽心近盡群臣之智力誠
使令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
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人陛
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
非股肱不稱之明效歟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
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
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今臣
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
陛下感郄詵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乃斷四時

之賦衣薄御府之私穀帥由聖意舉朝稱明與國同事
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乎騎都尉王才季樂人孟
思所為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小吏公卿大臣
初無一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豈有
舉綱維以督姦宄使朝廷肅然者邪若陛下以為今世
無良才朝廷之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
之儁乂乎今之所謂賢者尊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
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
諱故也臣以為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
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毀而

必曰私愛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
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非獨毀譽有之政事
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篤
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
應昭者擾亂其閒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
得失為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
乎不以不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
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為
不能以陛下為不任也不自以為不智以陛下為
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

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華輦親對詔
問所陳必速則群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
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
明親與群臣論議政事使群臣人得自進人自以
為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
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
書常曰誰當憂此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
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即自辦也伏讀
明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知其本
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為朝

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爲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爲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爲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爲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illegible]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也[illegible]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況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姦不削滅而養若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衆迕世爲奉公密行白人爲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爲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爲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干迕者也迫於道自彊耳誠以爲陛下當憐而祐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內有貧曠之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以怠也恕在朝八年其論議亢直皆此類也出爲弘農太守數歲轉趙相魏略曰恕在弘農寬和有恩惠及遷以孟康代恕爲弘農康字公休安平人黃初中以於郭后有外屬并受九親賜拜遂轉爲散騎侍郎是時散騎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選而康獨緣妃嬙雜在其間故于時皆共輕之號爲阿九康既才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後遂有所彈駁其文義雅而切要衆人乃更加意正始中出爲弘農領典農校尉康到官清己奉職嘉善而矜不能省息獄訟緣民所欲因而利之郡領吏二百餘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事無宿諾時出案行皆豫敕督郵平水不得令屬官遣人探候修設曲敬又不欲煩損吏民常豫敕吏卒行各持鎌於所在自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又所從常不過十餘人郡帶道路其諸過賓客自非公法無所出給若知舊造之自出於家康之始拜衆人雖知其有志量以其未嘗宰牧不保其能也而康恩澤治能乃比于前吏民稱歌焉嘉平末從渤海太守徵入爲中書令後轉爲監以疾去官杜氏新書曰恕遂去京師營宜陽一泉塢因其壘塹之固小大家焉明帝崩時人多爲恕言者起家爲

河東太守歲餘遷淮北都督護軍復以疾去恕所在務存大體而已其樹惠愛益得百姓歡心不及於畿頃之拜御史中丞恕在朝廷以不得當世之和故屢在外任復出為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時征北將軍程喜屯薊尚書袁侃等戒恕曰程申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國讓於青州足下今俱杖節使共屯一城宜深有以待之而恕不以為意至官未期有鮮卑大人兒不由關塞徑將數十騎詣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於是劾奏恕下廷尉當死以父畿勤事水死

免為庶人徙章武郡是歲嘉平元年杜氏新書曰喜欲恕折節謝己諷司馬宋權示之以微意恕答權書曰況小處而大法天下事以善意相待無不致快也以不善意相待無不致嫌隙也而議者言凡人天性皆不善不當待以善意更墮其調中儻得此輩便欲歸罪於有負耳不能自潛在其間也然以年五十二不見廢棄遂亦責明達君子其本心若不見亮使人判心者也正數所向任似何足有所明故無不白詳說程征北功名宿著在儻前甚多有人出征北乎若令下官事無大小咨而後行則非上下可諱嫌之宜其次不復又非上下相顧之宜故推一心任一意直而行之耳殺胡之事天下謂之是邪是儻著也所為非邪儻自受之無所怨咎程征北明之亦善不明之亦善謂君子自共為與心耳不任儻言也權於是遂深文劾恕恕倜儻任意而思不防患終致此敗初恕從趙郡還陳留阮武亦從清河太守徵俱自薄廷尉謂恕曰相觀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厲器能可以處大官而求

之不順才學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此所謂有其才而無其用今向閑暇可試潛思成一家言在章武遂著體論八篇杜氏新書曰其略人倫之大綱莫重於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於言行安上理民莫精於政勝殘去殺莫大於用[illegible]又著興性論一篇蓋興於為己也四年卒於徙所甘露二年河東樂詳年九十餘上書訟畿之遺績朝廷感焉詔封恕子預為豐樂亭侯邑百戶魏略曰樂詳字文載少好學建安初詳聞公車司馬令南郡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詣許從該問疑難諸要今左氏樂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所問既了而歸鄉里時杜畿為太守亦甚好學署詳文學祭酒使教後進於是河東學業大興至黃初中徵拜博士于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褊狹又不熟悉略不親教備員而已惟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質不解詳無慍色以杖畫地牽

譬引類至忘寢食以是獨擅名於遠近詳學既精悉又善推步三五別受詔與太史典定律曆太和中轉拜騎都尉詳學優能少故歷三世竟不出為宰守至正始中以年老罷歸于舍本國宗族歸之門徒數千人恕奏議論駁皆可觀掇其切世大事著于篇杜氏新書曰恕弟理字務仲少而機察精要畿異之故名之曰理年二十一而卒理弟寬字務叔清虛玄靜敏而好古以名臣門戶少長京師而篤志博學絕於世務其意欲探賾索隱由此顯名當世之士多交焉舉孝廉除郎中年四十二而卒經傳之義多所論駁皆草創未就惟刪集禮記及春秋左氏傳解今存於世預字元凱司馬宣王女壻晉書曰預智謀淵博明於理亂常稱德者非所以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大觀群典謂公羊穀梁詭辯之言又非先儒說左氏未究丘明意而橫以二傳亂之乃錯綜微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眾家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曆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秘書郎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有大功名於晉室位至征南大將軍開府封當陽侯食邑八千戶子錫字世嘏尚書左丞晉諸公贊曰錫有器[illegible]有才望為[illegible]

之倫所杜淑子乂字弘治少有令名為丹陽丞早卒
武者亦括落大才也寬氏譜武父譜字士[?]所
範三禮圖傳於世杜氏新書曰寬字文業[?]連[?]道劇
之士位上洛河太守[?]子叔文河南尹清[?]閑[?]業
方一郡[?]下[?]字弘[?]晉太少傳平界將軍[?]柯字士
度者[?]兗州[?]曰[?]出[?]伯父亡次兄當[?]襲以授言名
庫之[?]封時[?]小不能[?]父長[?]但[?]輔而居後[?]出
身未[?]也性[?]篤雅好讀[?]無[?]存心治博學合圖是
為[?]陽下大[?]以事長史大
會王[?]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衆，衆父興，皆為名儒。續漢書曰：興字少贛，衆字仲師，大司農。渾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為揚州刺史，卒。張璠漢紀曰：泰字公業，少有才略，多謀計，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傑。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舉孝廉，三府辟，公車徵，皆不就。何進輔政，徵用名士，以泰為尚書侍郎，加奉車都尉。進將誅黃門，欲召董卓為助，泰謂進曰：董卓強忍寡義，志欲無厭，若借之朝政，授之大事，將肆其心以危朝廷。以明公之威德，據阿衡之重，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待卓以為資援也。且事留變生，其鑒不遠。又為陳時務之所急數事。進不能用，乃棄官去。謂潁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害，卓果專權，廢帝。關東義兵起，卓會議大發兵，羣寮咸憚卓，莫敢忤旨。泰恐其強，益將難制，乃曰：夫治在德，不在兵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無益邪？衆人莫不變容，為泰震慄。泰乃詭詞更對曰：非以為無益，以為山東不足加兵也。今山東合謀，州郡連結，人庶相動，非不強盛。然光武以來，中國無警，百姓優逸，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其衆雖多，不能為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國將，閑習軍事，數踐戰場，名稱當世，以此威民，民懷懾服。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體長婦人；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窺堂；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並無軍帥之才，負霜露之勤，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三也。察山東之士，力能跨馬控弦，勇等孟賁、捷齊慶忌，信有聊城之守，策有良、平之謀，可任以偏師，責以成功，未聞有其人者。四也。就有其人，王爵不相加，婦姑位不定，各恃衆怙力，將人人棊跱，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五也。關西諸郡，頗習兵事，自頃以來，數與胡戎交戰，婦女載戟挾矛，弦弓負矢，況其悍夫，以此當山東忘戰之民，譬驅羣羊向虎狼，其勝可必。六也。

凡天下之權勇，今見在者不過并、涼、匈奴、屠各、湟中義從、八種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擁以為爪牙，壯夫震慄，況小醜乎！七也。又明公之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自三原、陝口以來，恩信醇著，忠誠可遠任，智謀可特使。以此當山東解合之虛誕，實不相若。八也。夫戰有三亡：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國政，平討夷凶宦，忠義克立，以三德待於三亡，奉辭伐罪，誰人敢禦！九也。東州有鄭康成，學該古今，儒生之所以集；北海邴根矩，清高直亮，羣士之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案典校之強弱，燕、趙、齊、梁非不盛也，終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衆也，而不敢踰滎陽。況今德政之赫赫，股肱之邦良，欲造亂以徼不義者，必不相然贊成其凶謀。十也。若十事少有可采，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為非，棄德恃衆，以輕威重。卓乃悅，以泰為將軍，統諸軍擊關東。或謂卓曰：鄭泰智略過人，而結謀山東，今資之士馬，使就其黨，竊為明公懼之。卓收其兵馬，留拜議郎。後又與王允謀共誅卓，泰脫身自武關走，東歸。後將軍袁術以為揚州刺史，未至官，道卒，時年四十一。渾將泰小子袤避難淮南，袁術賓禮甚厚。袤別有傳。渾知術必敗。時華歆為豫章太守，素與泰善，渾乃渡江投歆。太祖聞其篤行，召為掾，復遷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育男女，多以鄭為字。辟為丞相掾屬，遷左馮翊。時梁興等略吏民五千餘家為寇鈔，諸縣不能禦，皆恐懼，寄治郡下。議者悉以為當移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在山阻。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喻恩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斂吏民，治城郭，為守禦之備。遂發民逐

賊明賞罰與要誓其所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悅
皆願捕賊多得婦女財物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
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其妻子於是轉相寇
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喻
出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興
等懼將餘眾聚鄜城太祖使夏侯淵就助郡擊之
渾率吏民前登斬興及其支黨又賊靳富等脅將
夏陽長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磑山渾復討擊破富
等獲二縣長吏將其所略還及趙青龍者殺左內
史程休渾聞遣壯士就梟其首前後歸附四千餘

家由是山賊皆平民安產業轉為上黨太守太祖
征漢中以渾為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為制移居
之法使兼複者與單輕者相伍溫信者與孤老為
比勤稼穡明禁令以發姦者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
止息及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為最又遣民田漢中
無逃亡者太祖益嘉之復入為丞相掾文帝即位為
侍御史加駙馬都尉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
溼患水澇百姓飢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遏開
稻田郡人皆以為不便渾曰地埶洿下宜溉灌終
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

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
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轉為山陽魏郡太
守其治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
為籬并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
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明帝聞之下詔稱
述布告天下遷將作大匠渾清素在公妻子不免
於飢寒及卒以子崇為郎中晉陽秋曰泰子袤字林叔有器業故前歆善見
袤曰斯[illegible]將為不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衛太學稍遷至光祿大夫泰始七年以袤為司空固辭不受終於家子默字思元晉諸
公贊曰默遵守家業以清素稱位至太常默弟質舒詡皆為卿默子球清有名理遂尚書右僕射領選球弟豫為尚書
倉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為郡吏建安中太祖開

募屯田於淮南以慈為綏集都尉黃初末為長安
令清約有方吏民畏而愛之太和中遷燉煌太守
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
張遂以為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無所匡革
慈到抑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
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
畢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眾猥縣不能決多集治
下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
歲決刑曾不滿十人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
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

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爲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爲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圖畫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於戊己校尉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又爲立祠遙共祠之

魏略曰天水王遷承代慈雖循其跡不能及也金城趙基承遷後復不如遷至嘉平中安定皇甫隆代基爲太守初燉煌不甚曉田常灌溉滀水使極濡洽然後乃耕又不曉作耬犁用水及種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教作耬犁又教衍溉歲終率計其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又燉煌俗婦人作裙攣縮如羊腸用布一匹隆又禁改之所省復不訾故燉煌人以爲隆剛斷嚴毅不及於慈至於勤恪愛惠爲下興利可以亞之

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陳國吳瓘清河太守樂安任燠京兆太守濟北顏斐弘農太守太原令狐邵濟南相魯國孔乂或哀矜折獄或推誠惠愛或治身清白或擿姦發伏咸爲良二千石

吳瓘任燠事行無所見魏略曰顏斐字文林有才學丞相召爲太子洗馬黃初初轉爲黃門侍郎後爲京兆太守始京兆從馬超破後民人多不專於農殖又歷數四二千石取解目前亦不爲民作久遠計斐到官乃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課民以閑月取車材使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豬狗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爲煩一二年間家家有丁車大牛又起文學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徭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役閑鉏治又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爲冬寒冰炙筆硯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京兆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既穢塞田疇又荒萊人民饑凍而京兆皆整頓開明豐富常爲雍州十郡最斐又清己仰奉而已於是吏民恐其遷轉也至青龍中司馬宣王在長安立軍市而軍中吏士多侵侮縣民斐以白宣王宣王乃發怒召軍市候便於斐前杖一百時長安典農與斐共坐以爲斐宜謝乃私推築斐斐不肯謝乃曰斐意觀明公受分陝之任乃欲一齊衆庶必非有所左右也而典農竊見推築欲令斐謝斐謝是更爲不得明公意也宣王遂嚴持吏士自是之後軍營郡縣各得其分後數歲遷爲平原太守吏民啼泣遮道車不得前步步稽留十餘日乃出界東行至崤而疾困斐素心戀京兆其家人從者見斐病甚勸之言平原當自勉勵作健斐曰我心不願平原汝曹等呼我何不言京兆邪遂卒還平原京兆聞之皆爲流涕爲立碑至今稱頌之令狐邵字孔叔太原人也父仕漢爲烏丸校尉建安初袁氏在冀州邵去本郡家居鄴九年出到武安毛城中會太祖破鄴遂圍毛城城破執邵等十餘人皆當斬太祖閱見之疑其衣冠也問其祖考而識其父乃解放署軍謀掾仍歷宰守稍遷至弘農太守所在清如冰雪妻子希到官舍舉善而教恕以待人不好獄訟與下無忌是時郡無知經者乃歷問諸吏有欲遠行就師輒假遣令詣河東就樂詳學經粗明乃還因設文學由是弘農學業轉興至黃初初徵拜羽林郎遷虎賁中郎將三歲病亡始邵族子愚爲白衣時常有高志衆人謂愚必榮令狐氏而邵獨以爲愚性倜儻不修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聞邵言其心不平及邵爲虎賁郎將而愚仕進已多所更歷所在有名稱愚見邵因從容言次微激之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爲不繼愚今竟云何邪邵熟視而不答也然私謂其妻子曰公治性度猶如故也以吾觀之終當敗滅但不知我久當坐之不邪將逮汝曹耳邵沒之後十餘年而愚爲兗州刺史果與王淩謀廢立家屬誅滅邵子華時爲弘農郡丞以屬疏得不坐孔氏譜曰孔乂字元儁孔子之後曾祖疇字元矩陳相桓帝立老子廟於苦縣之賴鄉畫孔子像於壁疇爲陳相立孔子碑於像前今見存乂父祖皆二千石乂爲散騎常侍上疏規諫語在三少帝紀至大鴻臚子恂字士信晉平東將軍衛尉也

評曰任峻始興義兵以歸太祖闢土殖穀倉庾盈溢庸績致矣蘇則威以平亂既政事之才又矯矯剛直風烈足稱杜畿寬猛克濟惠以康民鄭渾倉慈恤理有方抑皆魏代之名守乎恕屢陳時政經論治體蓋有可觀焉

任蘇杜鄭倉傳十六

張樂于張徐傳第十七　魏書　國志十七

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也本聶壹之後

變姓少爲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爲從事使將兵詣京都何進遣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還進敗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遷騎都尉布爲李傕所敗從布東奔徐州領魯相時年二十八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

萬曆十年補刊　魏志十七　一　寫字九　刻□

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爲說太祖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妻子豨歡喜隨詣太祖太祖遣豨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豨必不敢害故也從討袁譚袁尚於黎陽有功行中堅將軍從攻尚於鄴尚堅守不下太祖還許使遼與樂進拔陰安徙其民河南復從攻鄴鄴破遼別徇趙國常山招降緣山諸賊及黑山孫輕等從攻袁譚譚破別將徇海濱破遼東賊柳毅等還鄴太祖自出迎遼引共載以遼爲盪寇將軍復別擊荊州定江夏諸縣還屯臨潁封都亭侯從征袁尚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太祖戰氣甚奮太祖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傅子曰太祖將征柳城遼諫曰夫許天子之會也今天子在許公遠北征若劉表遣劉備襲許據之以號令四方公之勢去矣太祖策表必不能任備遂行也時荊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

魏志十七　二

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氐六縣叛太祖遣于禁臧霸等討成遼督張郃牛蓋等討蘭成僞降禁禁還成遂將其衆就蘭轉入灊山灊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諸將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衆太祖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盪寇功也增邑假節太祖既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

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
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
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
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
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
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
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
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
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爲走登高
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

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
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
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
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
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
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
孫盛曰夫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乃命將出征推轂委權或賴率然之形或憑掎角之勢群帥不和則棄師之道也至於合肥之守懸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衆我寡必懷貪墯以致命之兵擊貪墯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守則必固是以魏武推選方員參以同異爲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妙矣夫
建安二十一年太祖復征孫權到合肥

循行遼戰處歎息者良久乃增遼兵多留諸軍徙
屯居巢關羽圍曹仁於樊會權稱藩召遼及諸軍
悉還救仁遼未至徐晃已破關羽仁圍解遼與太
祖會摩陂遼軍至太祖乘輦出勞之還屯陳郡文
帝即王位轉前將軍魏書曰王賜遼帛千匹穀萬斛分封兄汎及
一子列侯孫權復叛遣遼還屯合肥進遼爵都鄉
侯給遼母輿車及兵馬送遼家詣屯敕遼母至導
從出迎所督諸軍將吏皆羅拜道側觀者榮之文
帝踐阼封晉陽侯增邑千戶并前二千六百戶黃
初二年遼朝洛陽宮文帝引遼會建始殿親問破

吳意狀帝歎息顧左右曰此亦古之召虎也爲起
第舍又特爲遼母作殿以遼所從破吳軍應募步
卒皆爲虎賁孫權復稱藩遼還屯雍丘得疾帝遣
侍中劉曄將太醫視疾虎賁問消息道路相屬疾
未瘳帝迎遼就行在所車駕親臨執其手賜以御
衣太官日送御食疾小差還屯孫權復叛帝遣遼
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權甚憚焉勑諸將張遼
雖病不可當也慎之是歲遼與諸將破權將呂範
遼病篤遂薨於江都帝爲流涕謚曰剛侯子虎嗣
六年帝追念遼典在合肥之功詔曰合肥之役遼

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
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遼典邑各百
戶賜一子爵關內侯虎爲偏將軍卒子統嗣

樂進傳

樂進字文謙陽平衛國人也容貌短小以膽烈從
太祖爲帳下吏遣還本郡募兵得千餘人還爲軍
假司馬陷陳都尉從擊呂布於濮陽張超於雍丘
橋蕤於苦皆先登有功封廣昌亭侯從征張繡於
安衆圍呂布於下邳破別將擊眭固於射犬攻劉
備於沛皆破之拜討寇校尉渡河攻獲嘉還從擊

袁紹於官渡力戰斬紹將淳于瓊從擊譚尚於黎陽
斬其大將嚴敬行游擊將軍別擊黃巾破之定樂
安郡從圍鄴鄴定從擊袁譚於南皮先登入譚東
門譚敗別攻雍奴破之建安十一年太祖表漢帝
稱進及于禁張遼曰武力既弘計略周備質忠性
一守執節義每臨戰攻常爲督率奮彊突固無堅
不陷自援枹鼓手不知倦又遣別征統御師旅撫
衆則和奉令無犯當敵制決靡有遺失論功紀用
宜各顯寵於是禁爲虎威進折衝遼盪寇將軍進別
征高幹從北道入上黨回出其後幹等還守壺關

連戰斬首幹堅守未下會太祖自征之乃拔太祖
征管承軍淳于遣進李典擊之承破走逃入海島
海濱平荊州未服遣屯陽翟後從平荊州留屯襄
陽擊關羽蘇非等皆走之南郡諸縣山谷蠻夷詣
進降又討劉備臨沮長杜普旌陽長梁大皆大破
之後從征孫權假進節太祖還留進與張遼李典
屯合肥增邑五百并前凡千二百戶以進數有功
分五百戶封一子列侯進遷右將軍建安二十三
年薨謚曰威侯子綝嗣綝果毅有父風官至揚州
刺史諸葛誕反掩襲殺綝詔悼惜之追贈衛尉謚

曰愍侯子肇嗣

于禁字文則泰山鉅平人也黃巾起鮑信招合徒衆
禁附從焉及太祖領兗州禁與其黨俱詣爲都伯屬
將軍王朗朗異之薦禁才任大將軍太祖召見與語
拜軍司馬使將兵詣徐州攻廣威拔之拜陷陳都尉
從討呂布於濮陽別破布二營於城南又別將破高
雅於須昌從攻壽張定陶離狐圍張超於雍丘皆拔之從征
黃巾劉辟黃邵等屯版梁邵等夜襲太祖營禁帥麾下擊破
之斬辟邵等盡降其衆遷平虜校尉從圍橋蕤於苦斬蕤等
四將從至宛降張繡繡復叛太祖與戰不利軍敗還舞

隊。是時軍亂，各間行求太祖，禁獨勒所將數百人，且戰且引，雖有死傷不相離。虜追稍緩，禁徐整行隊，鳴鼓而還。未至太祖所，道見十餘人被創裸走，禁問其故，曰：為青州兵所劫。初，黃巾降，號青州兵，太祖寬之，故敢因緣為略。禁怒，令其衆曰：青州兵同屬曹公，而還為賊乎！乃討之，數之以罪。青州兵遽走詣太祖自訴。禁既至，先立營壘，不時謁太祖。或謂禁：青州兵已訴君矣，宜促詣公辨之。禁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為備，何以待敵？且公聰明，譖訴何緣！徐鑿塹安營訖，乃入謁，具陳其狀。太祖悅，謂禁曰：淯水之難，吾其急也，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是錄禁前後功，封益壽亭侯。復從攻張繡於穰，禽呂布於下邳，別與史渙、曹仁攻眭固於射犬，破斬之。

太祖初征袁紹，紹兵盛，禁願為先登。太祖壯之，乃遣步騎二千人，使禁將，守延津以拒紹，太祖引軍還官渡。劉備以徐州叛，太祖東征之。紹攻禁，禁堅守，紹不能拔。復與樂進等將步騎五千，擊紹別營，從延津西南緣河至汲、獲嘉二縣，焚燒保聚三十餘屯，斬首獲生各數千，降紹將何茂、王摩等二十餘人。太祖復使禁別將屯原武，擊紹別營於杜氏津，破之。遷裨將軍，後從還官渡。太祖與紹連營，起土山相對。紹射營中，士卒多死傷，軍中懼。禁督守土山，力戰，氣益奮。紹破，遷偏將軍。冀州平。昌豨復叛，遣禁征之。禁急進攻豨；豨與禁有舊，詣禁降。諸將皆以為豨已降，當送詣太祖，禁曰：諸君不知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節也。豨雖舊友，禁可失節乎！自臨與豨決，隕涕而斬之。是時太祖軍淳于，聞而歎曰：豨降不詣吾而歸禁，豈非命耶！益重禁。臣松之以為圍而後降，法雖不赦；囚而送之，未為違命。禁曾不為舊交希冀萬一，而肆其好殺之心，以戾衆人之議，所以卒為降虜，死加惡謚，宜哉。東海平，拜禁虎威將軍。後與臧霸等攻梅成，張遼、張郃等討陳蘭。禁到，成舉衆三千餘人降。既降復叛，其衆奔蘭。遼等與蘭相持，軍食少，禁運糧前後相屬，遼遂斬蘭、成。增邑二百戶，并前千二百戶。是時，禁與張遼、樂進、張郃、徐晃俱為名將，太祖每征伐，咸遞行為軍鋒，還為後拒；而禁持軍嚴整，得賊財物，無所私入，由是賞賜特重。然以法御下，不甚得士衆心。太祖常恨朱靈，欲奪其營。以禁有威重，遣禁將數十騎，齎令書，徑詣靈營奪其軍，靈及其部衆莫

取動，乃以靈爲禁部下督，衆皆震服。其見憚如此。遷左將軍，假節鉞，分邑五百戶，封一子列侯。建安二十四年，太祖在長安，使曹仁討關羽於樊，又遣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望水，無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惟龐悳不屈節而死。太祖聞之，哀歎者久之，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反不及龐悳邪！」會孫權禽羽，獲其衆，禁復在吳。文帝踐阼，權稱藩，遣禁還。帝引見禁，鬚髮皓白，形容憔顇，泣涕頓首。帝慰喻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魏書載制曰：昔荀林父敗績於邲，孟明喪師於殽，秦、晉不替，使復其位。其後晉獲狄土，秦霸西戎，區區小國，猶尚若斯，而況萬乘乎？樊城之敗，水災暴至，非戰之咎，其復禁等官。拜爲安遠將軍。欲遣使吳，先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悳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發病薨。子圭嗣，封益壽亭侯。謚禁曰厲侯。

張郃字儁乂，河閒鄚人也。漢末應募討黃巾，爲軍司馬，屬韓馥。馥敗，以兵歸袁紹。紹以郃爲校尉，使拒公孫瓚。瓚破，郃功多，遷寧國中郎將。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漢晉春秋曰：郃說紹曰：公雖連勝，然勿與曹公戰也，密遣輕騎鈔絕其南，則兵自敗矣。紹不從之。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太祖自

將急擊之。郃說紹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此爲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圖慙，又更譖郃曰：「郃快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太祖。臣松之案武紀及袁紹傳並云袁紹使張郃、高覽攻太祖營，郃等聞瓊破，遂來降，紹衆於是大潰。是則緣郃等降而後紹軍壞也。至如此傳，爲紹軍先潰，懼郭圖之譖，然後歸太祖，爲參錯不同矣。太祖得郃甚喜，謂曰：「昔子胥不早寤，自使身危，豈若微子去殷、韓信歸漢邪？」拜郃偏將軍，封都亭侯。授以衆，從攻鄴，拔之。又從擊袁譚於渤海，別將軍圍雍奴，大破之。從討柳城，與張遼俱爲軍鋒，以功遷平狄將軍。別征東萊，討管承，又與張遼討陳蘭、梅成等，破之。從破馬超、韓遂於渭南。圍安定，降楊秋。與夏侯淵討鄜賊梁興及武都氐。又破馬超，平宋建。太祖征張魯，先遣郃督諸軍討興和氐王竇茂。太祖從散關入漢中，又先遣郃督步卒五千於前通路。至陽平，魯降，太祖還，留郃與夏侯淵等守漢中，拒劉備。郃別督諸軍，降巴東、巴西二郡，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爲備

嘉靖己未年

將張飛所拒引還南鄭拜盪寇將軍劉備屯陽平
郃屯廣石備以精卒萬餘分為十部夜急攻郃郃
率親兵搏戰備不能克其後備於走馬谷燒都圍
郃救火從他道與備相遇交戰短兵接刃淵遂沒
郃還陽平魏略曰淵雖為都督劉備憚郃而易淵及殺淵備曰當得其魁用此何為邪當
是時新失元帥恐為備所乘三軍皆失色淵司馬
郭淮乃令眾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
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推郃為軍主郃出勒
兵安陳諸將皆受郃節度眾心乃定太祖在長安
遣使假郃節太祖遂自至漢中劉備保高山不敢

戰太祖乃引出漢中諸軍郃還屯陳倉文帝即王
位以郃為左將軍進爵都鄉侯及踐阼進封鄚侯
詔郃與曹真討安定盧水胡及東羌召郃與真並
朝許宮遣南與夏侯尚擊江陵郃別督諸軍渡江
取洲上屯塢明帝即位遣南屯荊州與司馬宣王
擊孫權別將劉阿等追至祁口交戰破之諸葛亮
出祁山加郃位特進遣督諸軍拒亮將馬謖於街
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
南安天水安定郡反應亮郃皆破平之詔曰賊亮
以巴蜀之眾當虓虎之師將軍被堅執銳所向克

定朕甚嘉之益邑千戶并前四千三百戶司馬宣
王治水軍於荊州欲順沔入江伐吳詔郃督關中
諸軍往受節度至荊州會冬水淺大船不得行乃
還屯方城諸葛亮復出急攻陳倉帝驛馬召郃到
京都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遣南北軍士三萬
及分遣武衛虎賁使衛郃因問郃曰遲將軍到亮
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縣軍無穀不能久攻對
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計亮糧不至十日郃
晨夜進至南鄭亮退詔郃還京都拜征西車騎將
軍郃識變數善處營陳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自

諸葛亮皆憚之郃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
卑湛經明行脩詔曰昔祭遵為將奏置五經大夫
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今將軍外勤戎旅內存
國朝朕嘉將軍之意今擢湛為博士諸葛亮復出
祁山詔郃督諸將西至略陽亮還保祁山郃追至
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郃右膝薨魏略曰亮軍退司馬宣王
使郃追之郃曰軍法圍城必開出路歸軍勿追宣王不聽郃不得已遂進蜀軍乘高布伏弓弩亂發矢中郃髀
諡曰壯侯子雄嗣郃前後征伐有功明帝分郃戶
封郃四子列侯賜小子爵關內侯
徐晃字公明河東楊人也為郡吏從車騎將軍楊

討賊有功拜騎都尉李傕郭汜之亂長安也晃說奉令與天子還洛陽奉從其計天子渡河至安邑封晃都亭侯及到洛陽韓暹董承日爭鬬晃說奉令歸太祖奉欲從之後悔太祖討奉於梁晃遂歸太祖太祖授晃兵使擊卷（卷音權反）原武賊破之拜裨將軍從征呂布別降布將趙庶李鄒等與史渙斬眭固於河內從破劉備又從破顏良拔白馬進至延津破文醜拜偏將軍與曹洪擊㶏彊賊於隱彊破之又與史渙擊袁紹運車於故市功最多封都亭侯太祖既圍鄴破邯鄲易陽令韓範偽以城降而拒守太祖遣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為陳成敗範悔晃輒降之既而言於太祖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公降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太祖善之別討毛城設伏兵掩擊破三屯從破袁譚於南皮討平原叛賊克之從征蹋頓拜橫野將軍從征荊州別屯樊討中廬臨沮宜城賊又與滿寵討關羽於漢津與曹仁擊周瑜於江陵十五年討太原反者圍大陵拔之斬賊帥商曜韓遂馬超等反關右遣晃屯汾陰以撫河東賜牛酒

令上先人墓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臣松之案晃于時未應稱臣傳寫者誤也）渡蒲阪津為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擒也太祖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太祖軍得渡遂破超等使晃與夏侯淵平隃麋汧諸氐與太祖會安定太祖還鄴使晃與夏侯淵平鄜夏陽餘賊斬梁興降三千餘戶從征張魯別遣晃討攻櫝仇夷諸山氐皆降之遷平寇將軍解將軍張順圍擊賊陳福等三十餘屯皆破之太祖還鄴留晃與夏侯淵拒劉備於陽平備遣陳式等十餘營絕馬鳴閣道晃別征破之賊自投山谷多死者太祖聞甚喜假晃節令曰此閣道漢中之險要咽喉也劉備欲斷絕外內以取漢中將軍一舉克奪賊計善之善者也太祖遂自至陽平引出漢中諸軍復遣晃助曹仁討關羽屯宛會漢水暴溢于禁等沒羽圍仁於樊又圍將軍呂常於襄陽晃所將多新卒以羽難與爭鋒遂前至陽陵陂屯太祖復還遣將軍徐商呂建等詣晃令曰須兵馬集至乃俱前賊屯偃城晃到詭道作

都塹示欲截其後賊燒屯走晃得偃城兩面連營稍前去賊圍三丈所未攻太祖前後遣殷署朱蓋等凡十二營詣晃賊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羽見四冢欲壞自將步騎五千出戰晃擊之退走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沔水死太祖令曰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莒即墨將軍之功踰孫武穰苴晃振旅還摩陂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會

太祖舉巵酒勸晃且勞之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時諸軍皆集太祖案行諸營士卒咸離陳觀而晃軍營整齊將士駐陳不動太祖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文帝即王位以晃為右將軍進封逯鄉侯及踐阼進封楊侯與夏侯尚討劉備於上庸破之以晃鎮陽平徙封陽平侯明帝即位拒吳將諸葛瑾於襄陽增邑二百并前三千一百戶病篤遺令斂以時服性儉約畏慎將軍常遠斥候先為不可勝然後戰追奔爭利士不暇食常歎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功自效何用

私譽為終不廣交援太和元年薨謚曰壯侯子蓋嗣蓋薨子霸嗣明帝分晃戶封晃子孫二人列侯

初清河朱靈為袁紹將太祖之征陶謙紹使靈督三營助太祖戰有功紹所遣諸將各罷歸靈曰靈觀人多矣無若曹公者此乃真明主也今已遇復何之遂留不去所將士卒慕之皆隨靈留靈後遂為好將名亞晃等至後將軍封高唐亭侯九州春秋曰清河季雍以鄃叛袁紹而降公孫瓚瓚遣兵衞之紹遣靈攻之靈家在城中瓚將得靈母弟置城上誘呼靈靈望城涕泣曰丈夫一出身與人豈復顧家耶遂力戰拔之生擒雍而靈家皆死魏書曰靈字文博太祖既平冀州遣靈將新兵五千人騎千匹守許南太祖戒之曰冀州新兵數承寬緩暫見齊整意尚怏怏卿名先有威嚴善以道

寬之不然即有變靈與陽翟中郎將程昂等果反即斬昂以狀聞太祖手書曰兵中所以為危險者外對敵國內有姦謀不測之變昔鄧禹中分光武軍西行而有宗歆馮愔之難後將二十四騎還洛陽禹豈以是減損哉來書懇惻多引咎過未必如所云也文帝即位封靈鄃侯增其戶邑詔曰將軍佐命先帝典兵歷年威過方邵功踰絳灌圖籍所美何以加焉朕受天命帝有海內元功之將社稷之臣皆朕所與同福共慶傳之無窮者也今封鄃侯富貴不歸故鄉如夜行衣繡若平常所志願勿難言靈謝曰高唐宿所願於是更封高唐侯薨謚曰威侯子術嗣

評曰太祖建茲武功而時之良將五子為先于禁最號毅重然弗克其終張郃以巧變為稱樂進以驍果顯名而鑒其行事未副所聞或注記有遺漏未如張遼徐晃之備詳也

張樂于張徐傳第十七　魏書　國志十七

二李臧文呂許典二龐閻傳第十八

魏書　　國志十八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典從父乾有雄氣合賓客數千家在乘氏初平中以衆隨太祖破黃巾於壽張又從擊袁術征徐州呂布之亂太祖遣乾還乘氏慰勞諸縣布別駕薛蘭治中李封招乾欲俱叛乾不聽遂殺乾太祖使乾子整將乾兵與諸將擊蘭封蘭封破從平兗州諸縣有功稍遷青州刺史整卒典徙潁陰令為中郎將將整軍（魏書曰典少好學不樂兵事乃就師讀春秋左氏傳博觀群書太祖善之故試以治民之政）遷離狐太守時太祖與袁紹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輸穀帛供軍紹破以典為裨將軍屯安民太祖擊譚尚於黎陽使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尚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絕水道太祖勑典昱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軍不內御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亟擊之昱亦以為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太祖遣典從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乃散退從圍鄴鄴定與樂進圍高幹於壺關擊管承於長廣皆破之遷捕虜將軍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居乘氏自請願徙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純邪典謝曰典駑怯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實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也遂徙部曲宗族萬三千餘口居鄴太祖嘉之遷破虜將軍與張遼樂進屯合肥孫權率衆圍之遼欲奉教出戰進典遼皆素不睦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不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乃率衆與遼破走權增邑百戶并前三百戶典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年三十六薨子禎嗣文帝踐阼追念合肥之功增禎邑百戶賜典一子爵關內侯邑百戶謚典曰愍侯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魏略曰通小字萬億）以俠聞於江汝之間與其郡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衆多歸之時有周直者衆二千餘家與恭通外和內違通欲圖殺直而恭難之通知恭無斷乃獨定策與直

克會酒酣殺直衆人大擾通率恭誅其黨帥盡并其營後恭妻弟陳郃殺恭而據其衆通攻破郃軍斬郃首以祭恭墓又生禽黃巾大帥吳霸而降其屬遭歲大饑通傾家振施與士分糟糠皆爭為用由是盜賊不敢犯建安初通舉衆詣太祖于許拜通振威中郎將屯汝南西界太祖討張繡劉表遣兵以助繡太祖軍不利通將兵夜詣太祖太祖得以復戰通為先登大破繡軍拜裨將軍封建功侯分汝南二縣以通為陽安都尉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收治致之大辟是時殺生之柄決於牧

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通曰方與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嘉儼執憲不阿與為親交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通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大援亡可立而待也不如亟從紹通按劍以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而任使無方終為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即斬紹使送印綬詣太祖又擊羣賊瞿恭江宮沈成等皆破殘其衆送其首遂定淮汝之地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時賊張赤等五千餘家聚桃山通攻破之劉備與周

瑜圍曹仁於江陵別遣關羽絕北道通率衆擊之下馬拔鹿角入圍且戰且前以迎仁軍勇冠諸將通道得病薨時年四十二追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文帝踐阼諡曰剛侯詔曰昔袁紹之難自許蔡以南人懷異心通秉義不顧使攜貳率服朕甚嘉之不幸早薨子基雖已襲爵未足酬其庸勳基兄緒前屯樊城又有功世篤其勞以基為奉義中郎將緒平虜中郎將以寵異焉

王隱晉書曰緒子秉字玄胄有儁才為時所貴官至秦州刺史秉嘗答司馬文王問因以為家誡曰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吏俱見臨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既出上顧謂吾等曰相誡敕正當爾不侍坐衆賢莫不贊善上又問曰必不得已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為本次復問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夫清者不必慎慎者必自清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括囊無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上曰卿言得之耳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諸人各未知所對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連僕射王公仲並可謂為慎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者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曾評論時事臧否人物真可謂至慎乎吾每思此言亦足以為明誡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至矣秉子重字茂曾少知名歷位吏部郎平陽太守晉諸公贊曰重以清尚稱相國趙王倫以重望取為司馬重知倫將為亂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重憂憤不復自治至于困篤扶曳受拜數日卒贈散騎常侍重二弟尚字茂仲矩字茂約永嘉中並為郡守矩至江州刺史重子式字景則官至侍中

臧霸字宣高泰山華人也父戒為縣獄掾據法不聽太守欲所私殺太守大怒令收戒詣府時送者百餘人

霸年十八將客數十人徑於費西山中要奪之送者莫敢動因與父俱亡命東海由是以勇壯聞黃巾起霸從陶謙擊破之拜騎都尉遂收兵於徐州與孫觀吳敦尹禮等並聚衆霸為帥屯於開陽太祖之討呂布也霸等將兵助布既禽布霸自匿太祖募索得霸見而悅之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觀兄康等皆詣太祖太祖以霸為琅邪相敦利城禮東莞觀北海康城陽太守割青徐二州委之於霸太祖之在兗州以徐翕毛暉為將兗州亂翕暉皆叛後兗州定翕暉亡命投霸太祖語劉備令語霸送二人首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為此也霸受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為之辭備以霸言白太祖太祖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乃皆以翕暉為郡守時太祖方與袁紹相拒而霸數以精兵入青州故太祖得專事紹不以東方為念太祖破袁譚於南皮霸等會賀霸因求遣子弟及諸將父兄家屬詣鄴太祖曰諸君忠孝豈復在是昔蕭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純焚室輿櫬以從而光武不逆吾將何以易之哉東州擾攘霸

等執義征暴清定海岱功莫大焉皆封列侯霸為都亭侯加威虜將軍又與于禁討昌豨與夏侯淵討黃巾餘賊徐和等有功遷徐州刺史沛國公武周為下邳令霸敬異周身詣令舍部從事謥詷不法周得其罪便收考竟霸益以善周從討孫權先登再入巢湖攻居巢破之張遼之討陳蘭霸別遣至皖討吳將韓當使權不得救蘭當遣兵逆霸霸與戰於逢龍當復遣兵邀霸於夾石與戰破之還屯舒權遣數萬人乘船屯舒口分兵救蘭聞霸軍在舒遁還霸夜追之比明行百餘里邀賊前後擊之賊窘急不得上船赴水者甚衆由是賊不得救蘭遼遂破之霸從討孫權於濡須口與張遼為前鋒行遇霖雨大軍先及水遂長賊船稍進將士皆不安遼欲去霸止之曰公明於利鈍寧肯捐吾等邪明日果有令遼至以語太祖太祖善之拜揚威將軍假節後權乞降太祖還留霸與夏侯惇等屯居巢文帝即王位遷鎮東將軍進爵武安鄉侯都督青州諸軍事及踐阼進封開陽侯徙封良成侯與曹休討吳賊破呂範於洞浦徵為執金吾位特進每有軍事帝常咨訪焉魏略曰霸一名奴寇孫觀名嬰子吳

名騎奴尹禮名盧兒建安二十四年霸遣別軍在洛會太祖崩霸所部及青州兵以為天下將亂皆鳴鼓擅去文帝即位以曹休為都督青徐霸謂休曰國家未肯聽霸耳若假霸步騎萬人必能橫行江表休言之於帝帝疑霸軍前擅去今意壯乃爾遂東巡因霸來朝而奪其兵也明帝即位增邑五百并前三千五百戶薨謚曰威侯子艾嗣魏書曰艾少以才理稱為黃門郎歷位郡守艾官至青州刺史少府艾薨謚曰恭侯子權嗣霸前後有功封子三人列侯賜一人爵關內侯霸一子舜字太伯晉散騎常侍見武帝百官名此百官名不知誰所撰也皆有題目稱舜才韻俗暢識幹朝宜也而孫觀亦至青州刺史假節從太祖討孫權戰被創薨子毓嗣亦至青州刺史魏書曰孫觀字仲臺泰山人與臧霸俱起討黃巾拜騎都尉太祖破呂布使霸招觀兄弟皆厚遇之與霸俱戰伐觀常為先登征定青徐群賊功次於霸封呂都亭侯康亦以功封列侯與太祖會南皮遣子弟入居鄴拜觀偏將軍遷青州刺史從征孫權於濡須口假節攻權為權所中傷左足力戰不顧太祖勞之曰將軍被創深而氣益奮不當為國愛身乎轉振威將軍創甚遂卒

魏書之二十八　廿一

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也為劉表大將使禦北方表死其子琮立太祖征荊州琮舉州降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太祖濟漢聘乃詣太祖太祖問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得已以至於此實懷悲慚無顏早見耳遂欷歔流涕太祖為之愴然曰仲業卿真忠臣也厚禮待之授聘兵使與曹純追討劉備於長阪太祖先定荊州江夏與吳接民心不安乃以聘為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邊事賜爵關內侯孫盛曰資父事君忠孝道一臧霸少有孝烈之稱文聘著垂泣之誠是以魏武一面委之以二方之任豈直壯武見知蓋有以感之乎與樂進討關羽於尋口有功進封延壽亭侯加討逆將軍又攻羽輜重於漢津燒其船於荊城文帝踐阼進爵長安鄉侯假節與夏侯尚圍江陵使聘別屯沔口止石梵自當一隊禦賊有功遷後將軍封新野侯孫權以五萬眾自圍聘於石陽甚急聘堅守不動權住二十餘日乃解去聘追擊破之魏略曰孫權嘗自將數萬眾卒至時大雨城柵崩壞人民散在田野未及補治聘聞權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潛默可以疑之乃勑城中人使不得見又自臥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部黨曰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動此不有密圖必當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魏略此語與本傳反

魏書十八

增邑五百戶并前千九百戶聘在江夏數十年有威恩名震敵國賊不敢侵分聘邑封聘子岱為列侯又賜聘從子厚爵關內侯聘薨謚曰壯侯岱又先亡聘養子休嗣卒子武嗣嘉平中譙郡桓禺為江夏太守清儉有威惠名亞於聘

呂虔字子恪任城人也太祖在兗州聞虔有膽策以為從事將家兵守湖陸襄陵校尉杜松部民炅母等作亂與昌豨通太祖以虔代松虔到招誘炅母渠率及同惡數十人賜酒食簡壯士伏其側虔

炅母等皆醉使伏兵盡格殺之撫其餘衆群賊乃平太祖以虔領泰山太守郡接山海世亂聞民人多藏竄袁紹所置中郎將郭祖公孫犢等數十輩保山為寇百姓苦之虔將家兵到郡開恩信祖等黨屬皆降服諸山中亡匿者盡出安土業簡其彊者補戰士泰山由是遂有精兵冠名州郡濟南黃巾徐和等所在劫長吏攻城邑虔引兵與夏侯淵會擊之前後數十戰斬首獲生數千人太祖使督青州諸郡兵以討東萊群賊李條等有功太祖令曰夫有其志必成其事蓋烈士之所徇也卿在

郡以來禽姦討暴百姓獲安躬蹈矢石所征輒克昔寇恂立名於汝潁耿弇建策於青兗古今一也舉茂才加騎都尉典郡如故虔在泰山十數年甚有威惠文帝即王位加裨將軍封益壽亭侯遷徐州刺史加威虜將軍請琅邪王祥為別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

孫盛雜語曰祥字休徵性至孝後母苛虐每欲危害祥祥色養無怠盛寒之月後母曰吾思食生魚祥脫衣將剖冰求之有少堅冰解下有魚躍出因奉以供時人以為孝感之所致也供養三十餘年母終乃仕以淳誠貞粹見重於時　王隱晉書曰祥始出仕年過五十矣稍遷至司隸校尉高貴鄉公入學以祥為三老遷司空太尉司馬文王初為晉王司空荀顗要祥盡敬祥不從語在三少帝紀晉武踐阼拜祥為太保封睢陵公泰始四年年八十九薨祥弟覽字玄通光祿大夫晉諸公贊稱覽率素有至行覽子孫繁衍頗有賢才相係奕世之盛古今少比焉

討利城叛賊斬獲有功明帝即位徙封萬年亭侯增邑二百并前六百戶虔薨子翻嗣翻薨子桂嗣

許褚字仲康譙國譙人也長八尺餘腰大十圍容貌雄毅勇力絕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褚衆少不敵力戰疲極兵矢盡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杅斗者置四隅褚飛石擲之所值皆摧碎賊不敢進糧乏偽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陳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衆驚遂不敢取牛而走由是淮汝陳梁間聞

皆畏憚之太祖徇淮汝褚以衆歸太祖太祖見而壯之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為虎士從征張繡先登斬首萬計遷校尉從討袁紹於官渡時常從士徐他等謀為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刀入褚至下舍心動即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愕他色變褚覺之即擊殺他等太祖益親信之出入同行不離左右從圍鄴力戰有功賜爵關內侯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太祖將北度臨濟河先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

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矢下如雨褚白太祖賊來多今兵渡以盡宜去乃扶太祖上船賊戰急軍爭濟船重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太祖船工爲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是日微褚幾危其後太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褚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眄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是以

超問虎侯至今天下稱焉皆謂其姓名也褚性謹慎奉法質重少言曹仁自荊州來朝謁太祖未出入與褚相見於殿外仁呼褚入便坐語褚曰王將出便還入殿仁意恨之或以責褚曰征南宗室重臣降意呼君君何故辭褚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內臣衆談足矣入室何私乎太祖聞愈愛待之遷中堅將軍太祖崩褚號泣歐血文帝踐阼進封萬歲亭侯遷武衛將軍都督中軍宿衛禁兵甚親近焉初褚所將爲虎士者從征伐太祖以爲皆壯士也同日拜爲將其後以功將軍封侯者數十人都尉校尉百餘人皆劍客也明帝即位進牟鄉侯邑七百戶賜子爵一人關內侯褚薨謚曰壯侯子儀嗣褚兄定亦以軍功封爲振威將軍都督徼道虎賁太和中帝思褚忠孝下詔褒贊復賜褚子孫二人爵關內侯儀爲鍾會所殺泰始初子綜嗣

典韋陳留己吾人也形貌魁梧旅力過人有志節任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爲讎韋爲報之永故富春長備衛甚謹韋乘車載雞酒僞爲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永并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

永居近市一市盡駭追者數百莫敢近行四五里遇其伴轉戰得脫由是爲豪傑所識初平中張邈舉義兵韋爲士屬司馬趙寵牙門旗長大人莫能勝韋一手建之寵異其才力後屬夏侯惇數斬首有功拜司馬太祖討呂布於濮陽布有別屯在濮陽西四五十里太祖夜襲比明破之未及還會布救兵至三面掉戰時布身自搏戰自旦至日昳數十合相持急太祖募陷陳韋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皆重衣兩鎧棄楯但持長矛撩戟時西面又急韋進當之賊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

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衆退會日暮太祖乃得引去拜韋都尉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大帳韋旣壯武其所將皆選卒每戰鬬常先登陷陣遷爲校尉性忠至謹重常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稀歸私寢好酒食飲噉兼人每賜食於前大飲長歠左右相屬數人益乃供太祖壯之韋好持大雙戟與長刀等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太祖征荆州至宛張繡迎降太祖甚

悅延繡及其將帥置酒高會太祖行酒韋持大斧立後刃徑尺太祖所至之前韋輒舉斧目之竟酒繡及其將帥莫敢仰視後十餘日繡反襲太祖營太祖出戰不利輕騎引去韋戰於門中賊不得入兵遂散從他門並入時韋校尚有十餘人皆殊死戰無不一當十賊前後至稍多韋以長戟左右擊之一叉入輒十餘矛摧左右死傷者略盡韋被數十創短兵接戰賊前搏之韋雙挾兩賊擊殺之餘賊不敢前韋復前突賊殺數人創重發瞋目大罵而死賊乃敢前取其頭傳觀之覆軍就視其軀太祖退住舞陰聞韋死爲流涕募閒取其喪親自臨哭之遣歸葬襄邑拜子滿爲郎中車駕每過常祠以中牢太祖思韋拜滿爲司馬引自近文帝即王位以滿爲都尉賜爵關內侯

龐悳傳

龐悳字令明南安狟道人也（狟音桓）少爲郡吏州從事初平中從馬騰擊反羌叛氐數有功稍遷至校尉建安中太祖討袁譚尚於黎陽譚遣郭援高幹等略取河東太祖使鍾繇率關中諸將討之悳隨騰子超拒援幹於平陽悳爲軍鋒進攻援幹大破

之親斬援首（魏略曰悳手斬一級不知是援戰罷之後衆人皆言援死而不得其首援鍾繇之甥悳晚後於鞬中出一頭繇見之而哭悳謝繇繇曰援雖我甥乃國賊也卿何謝之）拜中郎將封都亭矦後張白騎叛於弘農悳復隨騰征之破白騎於兩殽閒每戰常陷陣却敵勇冠騰軍後騰徵爲衛尉悳留屬超太祖破超於渭南悳隨超亡入漢陽保冀城後復隨超奔漢中從張魯太祖定漢中悳隨衆降太祖素聞其驍勇拜立義將軍封關門亭矦邑三百戶矦音衛開等以宛叛悳將所領與曹仁共攻拔宛斬音開遂南屯樊討關羽樊下諸將以悳兄在漢中頗疑之（魏略曰悳從兄名柔時在蜀）悳常曰我受國恩義在

致死我欲身自擊羽今年我不殺羽羽當殺我後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德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皆憚之仁使德屯樊北十里會天霖雨十餘日漢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德與諸將避水上隄羽乘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隄上德被甲持弓箭不虛發將軍董衡部曲將董超等欲降德皆收斬之自平旦力戰至日過中羽攻益急矢盡短兵接戰德謂督將成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本日我死日也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皆降德與麾下將一人五

伯二人彎弓傳矢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失弓矢獨抱船覆水中為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為將不早降何為德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耶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也遂為羽所殺太祖聞而悲之為之流涕封其二子為列侯文帝即王位乃遣使就德墓賜謚策曰昔先軫喪元王蠋絕脰隕身徇節前代美之惟侯式昭果毅蹈難成名聲溢當時義高在昔寡人愍焉謚曰壯侯又賜子會等四人爵關內侯邑各百戶會勇烈

有父風官至中衛將軍封列侯王隱蜀記曰鍾會平蜀前後鼓吹迎德尸喪還葬鄴冢中身首如生臣松之案德死於樊城文帝即位又遣使至德墓所則尸喪不應在蜀此王隱之虛說也

龐淯傳

龐淯字子異酒泉表氏人也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羌長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曰敢有臨商喪死不赦淯聞之棄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訖詣猛門衷匕首欲因見以殺猛猛知其義士勅遣不殺由是以忠烈聞魏畧曰猛兵欲來縛淯淯聞之歎曰猛以投刺史為罪此人以至忠為名如又殺之何以勸一州垂表之士邪遂聽行◯典畧曰張猛字叔威本燉煌人也猛父奐桓帝時仕歷郡守中郎將太常遂居華陰終因葬焉建安初猛仕郡為功曹是時河西四郡以去涼州治遠隔以河寇上書求別置州詔以陳留人邯鄲商為雍州刺史別典四郡時以武

太守缺詔又以猛父昔在河西有威名乃以猛補之商猛俱西初猛與商同歲每相戲侮及共之官行道更相責望暨到商欲誅猛猛覺之遂勒兵攻商商治舍與猛側近商聞兵至恐怖登屋呼猛字曰叔威汝欲殺我耶然我死者有知汝亦族矣請和解尚可乎猛因呼曰來商踰屋就猛猛因責數之語畢以商屬督郵督郵錄商閉置傳舍後商欲逃事覺遂殺之是歲建安十四年也至十五年將軍韓遂自上討猛猛發兵遣軍東拒其吏民畏遂乃反共攻猛初奐為武威太守時猛方在孕母夢帶印綬登樓而歌旦以告奐奐訪占夢者曰夫人方生男復臨此郡其必死官乎及猛被攻自知必死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有知豈使吾頭東過華陰歷先君之墓乎乃登樓自燒而死太守徐揖請為主簿後郡人黃昂反圍城淯棄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於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肯發兵淯欲伏劍二郡感其義遂為興兵軍未至而郡城邑已陷揖死淯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太祖聞之辟為掾

屬文帝踐阼，拜駙馬都尉，遷西海太守，賜爵關內侯。後徵拜中散大夫，薨。子曾嗣。初，淯外祖父趙安為同縣李壽所殺，淯舅兄弟三人同時病死，壽家喜。淯母娥自傷父讎不報，乃幃車袖劍，白日刺壽於都亭前，訖，徐詣縣，顏色不變，曰：「父讎已報，請受戮。」祿福長尹嘉解印綬縱娥，娥不肯去，遂彊載還家。會赦得免，州郡歎貴，刊石表閭。

皇甫謐列女傳曰：酒泉烈女龐娥親者，表氏龐子夏之妻，祿福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為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男弟三人，皆欲報讎，壽深以為備。會遭災疫，三人皆死。壽聞大喜，請會宗族，共相慶賀，云：「趙氏彊壯已盡，唯有女弱，何足復憂！」防備懈弛。娥親子淯出行，聞壽此言，還以啟娥親。娥親既素有報讎之心，及聞壽言，感激愈深，愴然隕涕曰：「李壽，汝莫喜也，終不活汝！戴履天地，為吾門戶，吾三子之羞也。焉知娥親不手刃殺汝，而自僥倖邪？」陰市名刀，挾長持短，晝夜哀酸，志在殺壽。壽為人凶豪，聞娥親之言，更乘馬帶刀，鄉人皆畏憚之。比鄰有徐氏婦，憂娥親不能制，恐逆見中害，每諫止之，曰：「李壽，男子也，凶惡有素，加今備衛在身。趙雖有猛烈之志，而彊弱不敵。邂逅不制，則為重受禍於壽，絕滅門戶，痛辱不輕。願詳舉動，為門戶之計。」娥親曰：「父母之讎，不同天地共日月者也。李壽不死，娥親視息世間，活復何求！今雖三弟早死，門戶泯絕，而娥親猶在，豈可假手於人哉！若以卿心況我，則李壽不可得殺；論我之心，壽必為我所殺明矣。」夜數磨礪所持刀，扼腕切齒，悲涕長歎，家人及鄰里咸共笑之。娥親謂左右曰：「卿等笑我，直以我女弱不能殺壽故也。要當以壽頸血汙此刀刃，令汝輩見之。」遂棄家事，乘鹿車伺壽。至光和二年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時，於都亭之前，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叱之。壽驚愕，回馬欲走。娥親奮刀斫之，並傷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娥親尋復就地斫之，探中樹蘭，折所持刀。壽被創未死，娥親因前欲取壽所佩刀殺壽，壽護刀瞋目大呼，跳梁而起。娥親乃挺身奮手，左抵其額，右樁其喉，反覆盤旋，應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壽頭，持詣都亭，歸罪有司，徐步詣獄，辭顏不變。時祿福長漢陽尹嘉不忍論娥親，即解印綬去官，弛法縱之。娥親曰：「讎塞身死，妾之明分也；治獄制刑，君之常典也。何敢貪生以枉官法？」鄉人聞之，傾城奔往，觀者如堵焉，莫不為之悲喜慷慨嗟歎也。

魏志十八

守尉不敢公縱，陰語使去，以便宜自匿。娥親抗聲大言曰：「枉法逃死，非妾本心。今讎人已雪，死則妾分，乞得歸法以全國體。雖復萬死，於娥親畢足，不敢貪生為明廷負也。」尉故不聽所執，娥親復言曰：「匹婦雖微，猶知憲制。殺人之罪，法所不縱。今既犯之，義無可逃。乞就刑戮，隕身朝市，肅明王法，娥親之願也。」辭氣愈厲，面無懼色。尉知其難奪，彊載還家。涼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劉班等並共表上，稱其烈義，刊石立碑，顯其門閭。太常弘農張奐貴尚所履，以束帛二十端禮之。海內聞之者，莫不改容贊善，高大其義。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追述娥親，為其作傳。玄晏先生以為父母之讎，不與共天地，蓋男子之所為也。而娥親以女弱之微，念父辱之酷痛，感讎黨之凶言，奮劍仇頸，人馬俱摧，塞亡父之怨魂，雪三弟之永恨，近古已來，未之有也。詩云「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娥親之謂也。

閻溫字伯儉，天水西城人也。以涼州別駕守上邽令。馬超走奔上邽，郡人任養等舉眾迎之。溫止之，不能禁，乃馳還州。超復圍州所治冀城甚急，州乃遣溫密出，告急於夏侯淵。賊圍數重，溫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賊見其迹，遣人追遮之，於顯親界得溫，執還詣超。超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足下為孤城請救而執於人手，義何所施？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為福之計也。不然，今為戮矣。」溫偽許之，超乃載溫詣城下。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怒數之曰：「足下不為命計邪？」溫不應。時超攻城久不下，故徐誘溫，冀其改意。復謂溫曰：「城中故人有欲與吾同者不？」溫又不應。遂切責之，溫曰：「夫事君有死無貳，

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邪豈苟生者乎超
遂殺之先是河右擾亂隔絕不通燉煌太守馬艾
卒官府又無丞功曹張恭素有學行郡人推行長
史事恩信甚著乃遣子就東詣太祖請太守時酒
泉黃華張掖張進各據其郡欲與恭艾并勢就至
酒泉爲華所拘執刧以白刃就終不回私與恭疏
曰大人率厲燉煌忠義顯然豈以就在困厄之中
而替之哉昔樂羊食子李通覆家經國之臣寧懷
妻孥耶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掎之耳願不以
下流之愛使就有恨於黃壤也恭即遣從弟華攻

酒泉沙頭乾齊二縣恭又連兵尋繼華後以爲首
尾之援別遣鐵騎二百迎吏官屬東緣酒泉北塞
徑出張掖北河逢迎太守尹奉於是張進須黃華
之助華欲救進西顧恭兵恐急擊其後遂詣金城
太守蘇則降就竟平安奉得之官黃初二年下詔
褒揚賜恭爵關內侯拜西域戊己校尉數歲徵還將
授以侍臣之位而以子就代焉恭至燉煌固辭疾篤
太和中卒贈執金吾就後爲金城太守父子著稱於
西州世語曰就子斅字祖文弘毅有幹正晉武帝世爲廣漢太守王濬在益州受中制募兵討吳無
虎符斅收濬從事列上由此召斅還帝責斅何不密啓而便收從事斅曰蜀漢絕遠劉備嘗用之輒收目

以爲輕亦善之官至匈奴中郎將敎子固字元安有數罵
爲前門郎早卒數一本作勃魏略勇俠傳載孫賓碩祝公
道楊阿若鮑出等四人賓碩雖漢人而魚豢編之魏書蓋以
其人接魏事義相類故也論其行節皆龐淯之流其祝公道
一人已見賈逵傳今列賓碩等三人于後孫賓碩者北海
人也家素貧當漢桓帝時常侍左悺唐衡等權侔人主延熹
中衡弟爲京兆虎牙都尉秩比二千石而統屬郡衡弟初之
官不脩敬於京兆尹入門不持版郡功曹趙息呵廊下曰虎
牙儀如屬城何得放臂入府門促收其主簿衡弟顧促取版
辭入見尹尹欲修主人敕外爲市買息又啓云左悺子弟來
爲虎牙非德選不足爲特酤買宜隨中舍菜食而已及其到
官遣吏奉牋謝尹息又敕門言無常見此無陰兒輩子弟邪
用其牋記爲通乎晚乃通之又不得即令報衡弟皆知之甚
恚欲滅諸趙因書與衡求爲京兆尹旬月之間得爲之息自
知前過乃逃走時息從父仲臺見爲涼州刺史於是衡爲詔
徵仲臺遣歸延詔中都官及郡部督郵捕諸趙尺兒以上及
仲臺皆殺之有藏者與同罪時息從父岐爲皮氏長聞有家
禍因從官舍逃走之河間變姓字又轉詣北海著絮巾布袴
常於市中販胡餅賓碩時年二十餘乘犢車將騎入市觀見
岐疑其非常人也因問之曰自有餅邪販之邪岐曰販之賓

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亦三十賓碩曰視處士之望非
似賣餅者殆有故乃開車後戶顧所將兩騎令下馬扶上之
時岐以爲是唐氏耳目也甚怖面失色賓碩閉車後戶下前
簾謂之曰視處士狀貌既非販餅者加今面色變動即不有
重怨則當亡命我北海孫賓碩也闔門百口又有百歲老母
在堂勢能相度者也終不相負必語我以實岐乃具告之賓
碩遂載岐驅歸住車門外先入白母言今日出得死友在外
當來入拜乃出延岐入椎牛鍾酒快指娛樂一二日因載著
別田舍藏置複壁中後數歲唐衡及弟皆死岐乃得出還本
郡三府並辟展轉仕進至郡守刺史太僕而賓碩亦從此顯
名於東國仕至豫州刺史初平末賓碩以東方饑荒南客荊
州至興平中趙岐以太僕持節使安慰天下南詣荊州乃復
與賓碩相遇相對流涕岐爲劉表陳其本末由是益禮賓碩
頃之賓碩病亡岐在南爲行喪也　楊阿若後名豐字伯陽
酒泉人少遊俠常以報仇解怨爲事故時人爲之號曰東市
相斫楊阿若西市相斫楊阿若至建安年中太守徐揖誅郡
中強族黃氏時黃昂得脫在外乃以其家粟金數斛募衆得
千餘人以攻揖揖城守豐時在外以昂爲不義乃告揖捐妻子
走詣張掖求救會張掖又反殺太守而昂亦陷城殺揖二郡
合勢昂恚豐不與己同乃重募取豐欲令張掖以府擊其頭

生致之。豐遂逃走。武威太守張猛假豐爲都尉，使齎檄告酒泉，聽豐爲揖報讎。豐遂單騎入南羌中，合衆得千餘騎，從樂涫南山中出，指趨郡城。未到三十里，皆令騎下馬，曳柴揚塵。酒泉郡人望見塵起，以爲東大兵到，遂破散。昂獨走出，羌捕得昂。豐謂昂曰：卿前欲生繫我頸，今反爲我所繫，云何？昂慚謝，豐遂殺之。時黃華在東，又還領郡。豐畏華，復走依燉煌。至黃初中，河西興復，黃華降，豐乃還郡。郡舉孝廉，州表其義勇，詔即拜駙馬都尉。後二十餘年，病亡。

鮑出字文才，京兆新豐人也。少遊俠。興平中，三輔亂，出與老母兄弟五人家居本縣，以饑餓，留其母守舍，相將行採蓬實，合得數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持歸，爲母作食，獨與小弟在後採蓬。初等到家，而噉人賊數十人已略其母，以繩貫其手掌，驅去。初等怖恐，不敢追逐。須臾，出從後到，知母爲賊所略，欲追賊。兄弟皆云：賊衆，當如何？出怒曰：有母而使賊貫其手，將去煑噉之，用活何爲？乃攘臂結衽獨追之，行數里及賊。賊望見出，乃共布列待之。出到，回從一頭斫賊四五人。賊走，復合聚圍出，出跳越圍斫之，又殺十餘人。時賊分布，驅出母前去。賊連擊出，不勝，乃走與前輩合。出復追擊之，還見其母與比舍嫗同貫相連，出遂復奮擊賊。賊問出曰：卿欲何得？曰卿欲何得？出責數賊，指其母以示之，賊乃解還出母。比舍嫗獨不解，遙望出

求哀。出復斫賊，賊謂出曰：已還卿母，何爲不止？出又指求哀嫗：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出得母還，相扶將，客南陽。建安五年，關中始開，出來北歸，而其母不能步行，兄弟欲共輿之。出以輿車歷山險危，不如負之安穩，乃以籠盛其母，獨自負之，到鄉里。鄉里士大夫嘉其孝烈，欲薦州郡，郡辟召出，出曰：田民不堪冠帶。至青龍中，母年百餘歲乃終，出時年七十餘，行喪如禮，於今年八九十，才若五六十者。魚豢曰：昔孔子歎顏回，以爲三月不違仁者，蓋觀其心耳。孰如孫、祝菜色於市里，顛倒於牢獄，據有實事哉？且夫濮陽周氏不敢匿跡，魯之朱家不問情實，是何也？懼禍之及，且心不安也。而太史公猶貴其竟脫季布，豈若二賢，厥義多乎？今故遠收孫、祝，而近錄楊、鮑，既不欲其泯滅，且敦薄俗。至於鮑出，不染禮教，心痛意發，起於自然，迹雖在編戶，與篤烈君子何以異乎？若夫楊阿若，少稱任俠，長遂蹈義，自西徂東，摧討逆節，可謂勇力而有仁者也。

評曰：李典貴尚儒雅，義忘私隙，美矣。李通、臧霸、文聘、呂虔鎮衛州郡，並著威惠。許褚、典韋折衝左右，抑亦漢之樊噲也。龐悳授命叱敵，有周苛之節。龐淯不憚伏劍，而誠感鄰國。閻溫向城大呼，齊解路之烈焉。

三李臧文呂許典二龐閻傳第十八

魏書　國志十八

任城陳蕭王傳第十九　魏書　國志十九

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劒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彰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一爲衞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邪太祖甞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爲將太祖曰爲將柰何對曰被堅執鋭臨難不顧爲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太祖大笑建安二十一年封鄢陵侯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以彰爲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臨發太祖戒彰曰居家爲父子受事爲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散退彰追之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于桑乾臣松之案桑乾縣屬代郡今北虜居之號爲索干之都去代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爲新涉遠士馬疲頓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進違令輕敵彰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倍常科大賜將士將士無不悅喜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彊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時太祖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彰自代過鄴太子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彰到如太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喜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魏略曰太祖在漢中而劉備栖於山頭使劉封下挑戰太祖罵曰賣履舍兒長使假子拒汝公乎待呼我黃鬚來令擊之乃召彰彰晨夜進道西到長安而太祖已還從漢中而歸彰鬚黃故以呼之太祖東還以彰行越騎將軍留長安太祖至洛陽得疾驛召彰未至太祖崩魏略曰彰至謂臨菑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見袁氏兄弟乎文帝即王位彰與諸侯就國魏略曰太子嗣立既葬遣彰之國始彰自以先王見任有功冀因此遂見授用而聞當隨例意甚不悅不待遣而去時以鄢陵瘠薄使治中牟及帝受禪因封爲中牟王是後大駕幸許昌北州諸侯上下皆畏彰之剛嚴每過中牟不敢不速詔曰先王之道庸勳親親並建母弟開國承家故能藩屏大宗禦侮厭難彰前受命北伐清定朔土厥功茂焉增邑五千并前萬户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立爲任城王四年朝京都疾薨于邸謚曰威魏氏春秋曰初彰問璽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即得見彰忿怒暴薨至葬賜鑾輅龍旂虎賁百人如漢東平王故事子楷嗣徙封中牟五年

改封任城縣太和六年復改封任城國食五縣二
千五百戶青龍三年楷坐私遣官屬詣中尚方作
禁物削縣二千戶正始七年徙封濟南三千戶正
元景元初連增邑凡四千四百戶楷泰始初爲崇化少府見百官名
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
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
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
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
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陰澹魏紀載植賦曰從明后而嬉遊兮登層
臺以娛情見太府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
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天雲垣其既立兮家願得而獲逞揚仁化於宇內兮盡肅恭於
上京惟桓文之爲盛兮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翼佐我皇家兮寧彼四方同天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輝光
永貴尊而無極兮等年壽於東王云云太祖深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
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建安
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菑侯太祖征孫
權使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爲頓丘令年二十三
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
勉與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脩等爲之羽
翼太祖狐疑幾爲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
自彫勵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

左右並爲之說故遂定爲嗣二十二年增植邑五
千并前萬戶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
祖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
日衰魏武故事載令曰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又令曰自臨菑侯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目
視此兒矣又令曰諸侯長史及帳下吏知吾出輒將諸侯行意否從子建私開司馬門來吾都不復信諸侯也恐吾適出
便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可恒使吾爾誰爲心腹也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楊脩
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脩植益
內不自安典略曰楊脩字德祖太尉彪子也謙恭才博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
時軍國多事脩總知外內事皆稱意自魏太子已下竝爭與交好又是時臨菑侯植以才捷愛幸來意投脩數與脩書書
曰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好辭賦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
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
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盡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不能飛騫絕跡一
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還爲狗者也前爲書啁之反作論盛道僕讚
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敢妄歎者畏後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
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能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云卿何所疑難乎文之佳惡吾自得之
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不能錯一字過此
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
詆呵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呰五伯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
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所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英之發衆人
所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

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德薄位爲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亦將采史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此要之白首豈可以今日論乎其言之不怍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脩答曰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獨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嘉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也若仲宣之擅江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如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目周章於省覽何惶駭於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旦發之資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鶡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增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賜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箝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徒則皆有愆乎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此自雅量素所畜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蒙瞍誦歌而已敢望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瑣瑣何足以云其相往來如此甚數植後以驕縱見疏而植故連綴脩不止脩亦不敢自絕至二十四年秋公以脩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脩臨死謂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爲坐曹植也脩死後百餘日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初脩以所得王髦劍奉太子太子常服之及即尊位在洛陽從容出宮追思脩之過薄也撫其劍駐車顧左右曰此楊德祖昔所說王髦劍也髦今焉在及召見之賜髦穀帛 摯虞文章志曰劉季緒名脩劉表子官至東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 臣松之案呂氏春秋曰人有臭者其兄弟妻妾皆莫能與居其人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悅其臭者晝夜隨之而不能去此植所云逐臭之夫也 田巴事出魯連子亦見皇覽文多故不載 世語曰脩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爲太祖所器與丁儀兄弟皆欲以植爲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簏內朝歌長吳質與謀脩以白

太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簏受絹車內以惑之脩必復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世子從之脩果白而無人太祖由是疑焉脩與賈逵王淩並爲主簿而爲植所友每當就植慮事有闕忖度太祖意豫作答教十餘條敕門下教出以次答教裁出答已入太祖怪其捷推問始泄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鄴城一門密敕門不得出以觀其所爲太子至門不得出而還脩先戒植若門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從之故脩遂以交搆賜死脩子囂囂子準皆知名於晉世囂泰始初爲典軍將軍受心膂之任早卒準字始丘惠帝末爲冀州刺史荀綽冀州記曰準見王綱不振遂縱酒不以官事爲意逍遙卒歲而已成都王知準不治猶以爲名士惜而不責召以爲軍謀祭酒府散停家關東諸侯議欲以準補三事以示懷賢尚德之舉事未施行而準卒[illegible]遣往見之頠性弘方愛嶠之有高韻謂準曰嶠當及卿然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準曰嶠自及卿然髦尤清出[illegible]

二十四年曹仁爲關羽所圍太祖以植爲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呼有所勑戒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 魏氏春秋曰植將行太子飲焉偪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

文帝即王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 魏略曰丁儀字正禮沛郡人也父沖宿與太祖親善時隨乘輿見國家未定乃與太祖書曰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今其時矣是時張楊適還河內太祖得其書乃引軍迎天子東詣許以沖爲司隸校尉後數來過諸將飲酒美不能止醉爛腸死太祖以沖前見開導常德之聞儀爲令士雖未見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官將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不便誠恐愛女未必悅也以爲不如與伏波子楙太祖從之尋辟儀爲掾到與論議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也即使其兩目盲尚當與女何況但眇是吾兒誤我時儀亦恨不得尚公主而與臨菑侯親善數稱其奇才太祖既有意欲立植而儀又共贊之及太子立欲治儀罪轉儀爲右刺姦掾欲儀自裁而儀不能乃對中領軍夏侯尚叩頭求哀尚爲涕泣而不能救後遂因職事收付獄殺之 廙字敬禮儀之

弟也文士傳曰廙少有才學洽聞初辟公府遷黃門侍郎廙嘗從容謂太祖曰臨菑侯天性仁孝發於自然
而聰明智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絕倫當今天下之賢才君子不問少長皆願從其遊而為之死實天所以
鍾福於大魏而永授無窮之祚也欲以勸動太祖太祖答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為嗣何如廙曰此國家之
所以興衰天下之所以存亡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廙聞知臣莫若於君知子莫若於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
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蓋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盡非一旦一夕況明公加之以聖哲習之以人子今發明達之命吐
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之於萬世者也廙不避斧鉞之誅敢不盡言太祖深納之植與
諸侯並就國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
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
爵安鄉侯魏書載詔曰植朕之同母弟朕於天下無所不容而況植乎骨肉之親舍而不誅其改封植其
年改封鄄城侯三年立為鄄城王邑二千五百戶

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上疏曰臣自抱釁
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
以天網不可重離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
無禮遄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
違古賢夕改之勸忍活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
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
雨是以不別荊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尸
鳩之仁也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
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能自棄
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分黃耇無

復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
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廷踊躍之懷瞻望反仄謹
拜表獻詩二篇其辭曰於穆顯考時惟武皇受命
于天寧濟四方朱旗所拂九土披攘玄化滂流荒
服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篤生我皇奕世載聰
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于漢君臨萬邦萬邦既化
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藩王國帝曰爾侯君茲青
土奄有海濱方周于魯車服有輝旗章有敘濟濟
雋乂我弼我輔伊予小子恃寵驕盈舉挂時網動
亂國經作藩作屏先軌是隳傲我皇使犯我朝儀

國有典刑我削我黜將寘于理元兇是率明明天
子時篤同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彼執憲哀予
小子改封兗邑于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
淫之闕誰弼予身煢煢僕夫于彼冀方嗟予小子
乃罹斯殃赫赫天子恩不遺物冠我玄冕要我朱
紱朱紱光大使我榮華剖符授玉王爵是加仰齒
金璽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祗承怵惕咨我小子頑
凶是嬰逝慙陵墓存愧闕廷匪敢傲德寔恩是恃
威靈改加足以沒齒昊天罔極性命不圖常懼顛
沛抱罪黃壚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庶立毫氂微功

危軀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啓其衷得會京畿遲奉聖顏如渴如饑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又曰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命彼掌徒肅我征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芒芒原隰祁祁士女經彼公田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糇糧饑不遑食望城不過面邑匪遊僕夫警策平路是由玄駟藹藹揚鑣漂沫流風翼衡輕雲承蓋涉澗之濱緣山之隈遵彼河滸黃阪是階西濟關谷或降或升騑驂倦路再寢再興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長騖指日遄征前驅舉燧後乘抗旌輪不輟運鸞無廢聲爰曁帝室稅此西墉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閾俯惟闕庭長懷永慕憂心如酲帝嘉其辭義優詔答勉之

魏略曰初植未到關自念有過宜當謝帝乃留其從官著關東單將兩三人微行入見清河長公主欲因主謝而關吏以聞帝使人逆之不得見太后以為自殺也對帝泣會植科頭負鈇鑕徒跣詣闕下帝及太后乃喜及見之帝猶嚴顏色不與語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泣涕太后為不樂詔乃聽復王服魏氏春秋曰是時待遇諸國法峻任城王暴薨諸王既懷友于之痛植及白馬王彪還國欲同路東歸以叙隔闊之思而監國使者不聽植發憤告離而作詩曰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回顧戀城闕引領情內傷大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中逵絕無軌改轍登高岡修阪造雲日我馬玄以黃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何念親愛在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鴟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反親疏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躕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孤獸走索群銜草不遑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太息將何為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唶令心悲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慇勤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收淚即長路援筆從此辭

六年帝東征還過雍丘幸植宮增戶五百太和元年徙封浚儀二年復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曰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竊位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授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王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

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而顧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大和也故啟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御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釣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士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劉向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為人臣之禮邪雍門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為死車右曰為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若此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有是乎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邪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歸齊王葬雍門狄以上卿之禮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以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纓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豈好為誇主而燿世哉志或鬱結欲

逞其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克為念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將年耆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陣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

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
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鼎鍾名稱垂於竹帛未
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
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illegible]
注[illegible]書曰曹子為魯將四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向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旋踵刎頸而死則亦不免為敗軍
之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illegible]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
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絕纓
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illegible]
有[illegible]盜馬事[illegible]則[illegible]以奉[illegible]性故五文以進上有字也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
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
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則伯樂昭其能
盧狗悲號則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
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
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
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
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
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
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
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
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

之微補益山海熒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
其醜而獻其忠[illegible]
貴在其代天而[illegible]物也大[illegible]者非[illegible]也有功德[illegible]應之[illegible]夫[redacted]功而[illegible]無德[illegible][redacted][illegible]人以[illegible]而[illegible]
為恥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illegible]十之所[illegible]孔子有多死之論[illegible]
一[illegible]豈不[illegible]夕生[illegible]不[illegible]也是用[illegible]立功[illegible]嗚呼古之[illegible]用欲[illegible]之[illegible]也三年
徙封東阿五年復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曰
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
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
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
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
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
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
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
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爽
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
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
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番休
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
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

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過望交氣類脩人事敘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第乖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

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古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誡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

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回光然向之誠也竊自比於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栢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嘆故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慺慺之誠竊所獨

守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詔報也蓋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朕縱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義備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明親親禮賢良順以長國之綱紀本無禁固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此耳已勑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

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為媵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湯武周文誠道合志同玄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矣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為陛下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疆埸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衆干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冀聞康哉之歌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殪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於淮泗鼲鼬讙譁於林木臣每念

之未嘗不輟食而撫髀臨觴而搤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驥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機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鑾輿暴露於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故語曰患為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為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為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於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問使臣得一散所懷攄舒蘊積死不恨矣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戎軒鶩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擾挂神思臣誠竦息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

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驅畢命輪轂雖無大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匡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之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豪氂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帝輒優文答報

魏略曰是後大發士息及取諸國士植以近前諸國士息已見發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曰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戮凶無重賞善無輕怒若驚霆喜若時雨恩不中絕教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授官必己之所以投命雖有搆會之徒泊然不以為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子為齊將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聞章子改葬死母彼尚不欺死父顧當叛生君乎此君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魯檻車載使少年挽而送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己懼魯之悔謂少年曰吾為汝唱汝為和聲和聲宜走於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日行數百里宿昔而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茲青社封于東土以屏翰皇家為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救況皆復耄耋罷曳乎而名為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為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不定必當須辦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襁子弟懷糧蹈鋒履刃以徇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涕增河鼷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臥在牀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疣盲聾聵者二十三人惟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以禦寇粗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為可使耘鉏穢草驅護鳥雀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獵則眾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若皦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畫然自固如天如地定習業者并復見送晻若晝晦悵然失圖伏以為陛下既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國之任為置卿士屋名為宮冢名為陵不使其危居獨立無異於凡庶若柏成欣於野耕子仲樂於灌園蓬戶茅牖原憲之宅也陋巷簞瓢顏子之居也臣才不見效用常慨然執斯志焉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璽釋紱追柏成子仲之業營顏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

死之日猶生之年也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羈絆於世繩維繫於祿位懷屑屑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念安得蕩然肆志逍遙於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親篤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惟遂仁德以副前恩詔皆遂遂之

其年冬，詔諸王朝六年正月。其二月，以陳四縣封植爲陳王，邑三千五百戶。植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絕望。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迫，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植常爲瑟調歌辭曰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本根逝夙夜無休閒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風起吹我入雲間自謂終天路忽焉下沈淵驚飆接我出故歸彼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宕宕當何依忽亡而復

存飄颻周八澤連翩歷五山流轉無恒處誰知吾苦艱願爲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願與株荄連孫盛曰異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術違敦睦之風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權侔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侯陋同匹夫雖懲七國矯枉過也且魏之代漢非積德之由風澤既微六合未一而彫翦枝幹委權異族勢同瘣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等之制萬世不易之典六代興亡曾冏論之詳矣遺令薄葬。以小子志，保家之主也，欲立之。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爲墓。子志嗣，徙封濟北王。景初中詔曰：「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既克己慎行，以補前闕，且自少至終，篇籍不離于手，誠難能也。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公卿已下議尚書、中書、秘書三府、大鴻臚者皆削除之。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志累增邑，并前九百九十戶。志別傳曰志字允恭好學有才行晉武帝爲中撫軍迎常道鄉公于鄴志夜與帝相見帝[illegible]之及受禪封鄄城公發詔以志爲樂平太守歷章武趙郡遷散騎常侍國子博士轉博士祭酒及齊王攸當之藩下禮官議崇錫之典志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而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者乎乃建議以諫辭旨甚切帝大怒免官後復爲散騎常侍志遭母憂居喪過哀因得疾病喜怒失常太康九年卒諡曰定公

蕭懷王熊，早薨。黃初二年追封諡蕭懷公。太和三年又追進爵爲王。青龍二年，子哀王炳嗣，食邑二千五百戶。六年薨，無子，國除。

評曰：任城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豔，足以自通後葉，然不能克讓遠防，終致攜隙。傳曰「楚則失之矣，而齊亦未爲得也」，其此之謂歟！魚豢曰諺言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也勢使然耳此實然之勢信有之矣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於疇昔此賢之心何緣有窺望乎彰之挾恨尚無所至至於植者豈能興難乃令楊脩以倚注遇害丁儀以希意族滅哀夫余每覽植之華采思若有神以此推之太祖之動心亦良有以也

任城陳蕭王傳第十九　魏書　國志十九

右修職郎衢州錄事參軍蔡宙校正兼監鐫板
右迪功郎衢州州學教授陸俊民校正

武皇帝二十五男卞皇后生文皇帝任城威王彰陳思王植蕭懷王熊劉夫人生豐愍王昂相殤王鑠環夫人生鄧哀王沖彭城王據燕王宇杜夫人生沛穆王林中山恭王袞秦夫人生濟陽懷王玹陳留恭王峻尹夫人生范陽閔王矩王昭儀生趙王幹孫姬生臨邑殤公子上楚王彪剛殤公子勤李姬生穀城殤公子乘郿戴公子整靈殤公子京周姬生樊安公均劉姬生廣宗殤公子棘宋姬生東平靈王徽趙姬生樂陵王茂

翻刻字

豐愍王昂字子脩弱冠舉孝廉隨太祖南征為張繡所害無子黃初二年追封謚曰豐悼公三年以樊安公均子琬奉昂後封中都公其年徙封長子公五年追加昂號曰豐悼王太和三年改昂謚曰愍王嘉平六年以琬襲昂爵為豐王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二千七百戶琬薨謚曰恭王子廉嗣

相殤王鑠早薨太和三年追封謚青釭元年子愍王潛嗣其年薨二年子懷王偃嗣邑二千五百戶四年薨無子國除正元二年以樂陵王茂子陽都鄉公竦繼鑠後

鄧哀王沖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而為鼠所齧庫吏懼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沖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沖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為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沖對曰世俗以為鼠齧衣者其主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況鞍縣柱乎一無所問沖仁愛識達皆此類也凡應罪戮而為沖微所辨理賴以濟宥者前後數十魏書曰沖每見當刑者輒探睹其寃枉之情而微理之及勤勞之吏以過誤觸罪常為太祖陳說宜寬宥之辨察仁愛與性俱生容貌姿美有殊於眾故特見寵異臣松之以容貌姿美一類之言而分以為三亦敘屬辭之病也太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親為請命及亡哀甚文帝寬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孫盛曰春秋之義立嫡以長不以賢沖雖存也猶不宜立況其既沒而發斯言乎詩云無易由言魏武其易之也言則流涕為娉甄氏亡女與合葬贈騎都尉印綬命宛侯據子琮

孔承字

舉沖後二十二年封琮為鄧侯黃初二年追贈沖曰鄧哀侯又追加號為公魏書載策曰惟黃初二年八月丙午皇帝曰咨爾鄧哀侯沖昔皇天鍾美於爾躬俾聰哲之才成於弱年當永享顯祚克成厥終如何不祿早世夭昏朕承天序享有四海並建親親以藩王室惟爾不逮斯榮且葬禮未備追悼之懷愴然攸傷今遷葬于高陵使使持節兼謁者僕射郎中陳承追賜號曰鄧公祠以太牢魂而有靈休茲寵榮嗚呼哀哉魏略曰文帝常言家兄孝廉自其分也若使倉舒在我亦無天下三年進琮爵徙封冠軍公四年徙封己氏公太和五年加沖號曰鄧哀王景初元年琮坐於中尚方作禁物削戶三百貶爵為都鄉侯三年復為己氏公正始七年轉封平陽公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魏志二十　三

彭城王據建安十六年封范陽侯二十二年徙封宛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章陵王其年徙封義陽文帝以南方下溼又以環太妃彭城人徙封彭城又徙封濟陰五年詔曰先王建國隨時而制漢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損耗并省郡縣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改封諸王皆為縣王據改封定陶縣太和六年改封諸王皆以郡為國據復封彭城景初元年據坐私遣人詣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戶魏書載璽書曰制詔彭城王有司奏王遣司馬董和齎珠玉來到京師中尚方多作禁物交通工官出入近署踰侈非度慢令違制繩王以法朕用憮然不寧于心王以懿親之重處藩輔之位典籍日陳於前勤誦不輟於側加雅素奉修恭肅敬慎務在蹈道孜孜不衰豈忘率意正身考終厥行哉若然小疵或謬于細人忽不覺悟以斯為失耳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於此故君子思心無斯須遠道焉常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為塞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所以為尤者而脩之則行全矣三者王之所能備也今詔有司宥王削縣二千戶以彰八柄與奪之法昔羲文作易著休復之語仲尼論行既過能改王其改行茂昭斯義率意無怠三年復所削戶邑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六百戶

燕王宇字彭祖建安十六年封都鄉侯二十二年改封魯陽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下邳王五年改封單父縣太和六年改封燕王明帝少與宇同止常愛異之及即位寵賜與諸王殊青龍三年徵入朝景初元年還鄴二年夏復徵詣京都冬十二月明帝疾篤拜宇為大將軍屬以後事受署四日宇深固讓帝意亦變遂免宇官三年夏還鄴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五百戶常道鄉公奐宇之子入繼大宗

嘉靖乙未年　魏志二十　四　監生李之芳

沛穆王林建安十六年封饒陽侯二十二年徙封譙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譙王五年改封譙縣七年徙封鄄城太和六年改封沛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林薨子緯嗣嵇氏譜曰嵇康妻林子之女也

中山恭王袞建安二十一年封平鄉侯少好學年十

餘歲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為病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二十二年徙封東鄉侯其年又改封贊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官屬皆賀袞曰夫生深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多驕逸之失諸賢既慶其休宜輔其闕每兄弟游娛袞獨覃思經典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不可匿其美也遂共表稱陳袞美袞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益

我者其誡慎如此三年為北海王其年黃龍見鄴西漳水袞上書贊頌詔賜黃金十斤詔曰昔唐叔歸禾東平獻頌斯皆骨肉贊美以彰懿親王研精墳典耽味道真文雅煥炳朕甚嘉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終令聞四年改封贊王七年徙封濮陽太和二年就國尚約儉教勑妃妾紡績織紝習為家人之事五年冬入朝六年改封中山初袞來朝犯京都禁青龍元年有司奏袞詔曰王素敬慎邂逅至此其以議親之典議之有司固執詔削縣二戶七百五十（魏書載璽書曰制詔中山王有司奏王乃者來朝犯交通京師之禁朕惟親親之恩用寢吏議然法者所與天下共也不可得廢今削王縣二戶七百五十夫克己復禮聖人稱仁朝過夕改君子與之王其戒諸無貳咎也）袞憂懼戒勑官屬愈謹帝嘉其意二年復所削縣三年秋袞得疾病詔遣太醫視疾殿中虎賁齎手詔珍膳相屬又遣太妃沛王林並就省疾袞疾困勑令官屬曰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吾既好儉而聖朝著終誥之制為天下法吾氣絕之日自殯及葬務奉詔書昔衛大夫蘧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禮男子不卒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輿疾往居之又令世

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早為人君但知樂不知苦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為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臣者猶宜答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嗟爾小子慎脩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閨闈之內奉令于太妃閫之外受教於沛王無怠乃心以慰予靈其年薨詔沛王林留訖葬使大鴻臚持節典護喪事宗正弔祭賻

贈甚厚凡所著六章二萬餘言才不及陳思王而好與之侔子琮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

濟陽懷王玹建安十六年封西鄉侯早薨無子二十年以沛王林子贊襲玹爵邑早薨無子文帝復以贊弟壹紹玹後黃初二年改封濟陽侯四年進爵為公太和四年追進玹爵謚曰懷公六年又進號曰懷王追謚贊曰西鄉哀侯壹薨謚曰悼公子恆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陳留恭王峻字子安建安二十一年封郿侯二十

二年徙封襄邑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陳留王五年改封襄邑縣太和六年又封陳留甘露四年薨子澳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

范陽閔王矩早薨無子建安二十二年以樊安公均子敏奉矩後封臨晉侯黃初三年追封謚矩為范陽閔公五年改封敏范陽王七年徙封句陽太和六年追進矩號曰范陽閔王改封敏琅邪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敏薨謚曰原王子焜嗣

趙王幹建安二十年封高平亭侯二十二年徙封賴亭侯其年改封弘農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燕公（魏略曰幹一名良良本陳妾子良生而陳氏死太祖令王夫人養之良年五歲而太祖疾困遺令語太子曰此兒三歲亡母五歲失父以累女也太子由是親待隆於諸弟良年小常呼文帝為阿翁帝謂良曰我女兄耳文帝又愍其如是每為流涕　臣松之案此傳以母貴賤為次不計兄弟之年故楚王彪年雖大傳在幹後尋朱建平傳知彪大幹二十歲）三年為河閒王五年改封樂城縣七年徙封鉅鹿太和六年改封趙王幹母有寵於太祖及文帝為嗣幹母有力文帝臨崩有遺詔是以明帝常常加恩意青龍二年私通賓客為有司所奏賜幹璽書誡誨之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著大車惟塵

之誡自太祖受命創業深覩治亂之源鑒存亡之機初封諸侯訓以恭慎之至言輔以天下之端士常稱馬援之遺誡重諸侯賓客交通之禁乃使與犯妖惡同夫豈以此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無過失之愆士民無傷害之悔耳高祖踐阼祗慎萬機申著諸侯不朝之令朕感詩人常棣之作嘉采菽之義亦緣詔文曰若詔得詣京都故命諸王以朝聘之禮而楚中山並犯交通之禁趙宗戴捷咸伏其辜近東平王復使屬官毆壽張吏有司舉奏朕裁削縣令有司以曹纂王喬等因九族時節集

今諸王家或非其時皆違禁防朕惟王幼少有恭順之素加受先帝顧命欲崇恩禮延乎後嗣況近在王之身乎且自非聖人孰能無過已詔有司宥王之失古人有言誡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弗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焉叔父茲率先聖之典以纂乃先帝之遺命戰戰兢兢靖恭厥位稱朕意焉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臨邑殤公子上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楚王彪字朱虎建安二十一年封壽春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汝陽公三年封弋陽王其年徙封吳王五年改封壽春縣七年徙封白馬太和五年冬朝京都六年改封楚初彪來朝犯禁元年為有司所奏詔削縣三戶千五百二年大赦復所削縣景初三年增戶五百并前三千戶嘉平元年兗州刺史令狐愚與太尉王凌謀迎彪都許昌語在凌傳乃遣傳及侍御史就國案驗收治諸相連及者廷尉請徵彪治罪於是依漢燕王旦故事使兼廷尉大鴻臚持節賜彪璽書切責之使自圖焉孔衍漢魏春秋載璽書曰夫先王行賞不遺仇讎用戮不違親戚至公之義也故周公流涕而決二叔之罪孝武傷懷而斷昭平之獄古今常典也惟王國之至親作藩于外不能祗奉王度表率宗室而謀於姦邪乃與太尉王凌兗州刺史令狐愚構通逆謀圖危社稷有悖忠孝之心無忠孝之意宗廟有靈王其何面目以見先帝朕深痛王自陷罪辜既得王情深用憮然有司奏王當就大理朕惟公族甸師之義不忍肆王市朝故遣使者賜書王自作孽匪由於他燕剌之事宜足以觀王其自圖之彪乃自殺妃及諸子皆免為庶人徙平原彪之官屬以下及監國謁者坐知情無輔導之義皆伏誅國除為淮南郡正元元年詔曰故楚王彪背國附姦身死嗣替雖自取之猶哀矜焉夫含垢藏疾親親之道也其封彪世子嘉為常山真定王景元元年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戶臣松之案嘉入晉封高邑公元康中與石崇俱為國子博士嘉後為東莞太守崇為征虜將軍監青徐軍事屯於下邳嘉以詩遺崇曰文武應時用兼才在明哲嗟嗟我石生為國之俊傑入侍於皇闈出則登九列威檢肅青徐風發宣王烈詩昔嬰珍同位情至周密義分推篤十載因違心皆結戀子蒙斯誠寔異不渝始終之美曰昔常接羽儀俱游青雲中敦道訓冑子儒化涣以隆同聲無異響故使恩愛隆豈惟敦初好款分在令終孔不陋九夷老氏適西戎逍遙滄海隅可以保王躬世事非所務周公不足夢玄寂令神王是以守至沖王隱晉書載[illegible]詔曰[illegible]宗室[illegible]無聖主圖心所存東莞太守曹嘉才幹學義不及志翕而良素修絜性業踰之又歷二郡臣以為優先代之後可以為員外散騎侍郎

剛殤公子勤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穀城殤公子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郿戴公子整奉從叔父郎中紹後建安二十二年封郿侯二十三年薨無子黃初二年追進爵謚曰戴公以彭城王據子範奉整後三年封平

氏侯四年徙封成武太和三年進爵為公青龍三
年薨謚曰悼公無後四年詔以範弟東安鄉公闡
為郡公奉整後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八百
戶
靈殤公子京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樊安公均奉叔父薊恭公彬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樊
侯二十四年薨子抗嗣黃初二年追進公爵謚曰
樊安公三年徙封抗薊公四年徙封屯留公景初
元年薨謚曰定公子諶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
邑并前千九百戶

廣宗殤公子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東平靈王徽奉叔父朗陵哀侯玉後建安二十二
年封歷城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廬江王
四年徙封壽張王五年改封壽張縣太和六年改
封東平青龍二年徽使官屬撾壽張縣吏為有司
所奏詔削縣一戶五百其年復所削縣正始三年
薨子翕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
百戶臣松之案翕入晉封廩丘公魏宗室之中名次鄄城公至泰始二年翕遣世子琨奉表來朝詔曰翕秉德履道魏宗之良今琨遠至其假世子印綬加騎都尉賜服一具錢十萬隨才敘用翕撰解寒食散方與皇甫謐所撰並行於世

樂陵王茂建安二十二年封萬歲亭侯二十三年
改封平輿侯黃初三年進爵徙封乘氏公七年徙
封中丘茂性傲佷少無寵於太祖及文帝世又獨
不王太和元年徙封聊城公其年為王詔曰昔象
之為虐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鼻近漢氏淮南阜
陵皆為亂臣逆子而猶或及身而復國或至子而
錫土有虞建之於上古漢文明章行之乎前代斯
皆敦敘親親之厚義也聊城公茂少不閑禮教長
不務善道先帝以為古之立諸侯也皆命賢者故
姬姓有未必侯者是以獨不王茂太皇太后數以

為言如聞茂頃來少知悔昔之非欲脩善將來君
子與其進不保其往也今封茂為聊城王以慰太
皇太后下流之念六年改封曲陽王正始三年東
平靈王薨茂稱嗌痛不肯發哀居處出入自若有
司奏除國土詔削縣一戶五百五年徙封樂陵詔
以茂租奉少諸子多復所削戶又增戶七百嘉平
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文皇帝九男甄氏皇后生明帝李貴人生贊哀
王協潘淑媛生北海悼王蕤朱淑媛生東武陽懷
王鑒仇昭儀生東海定王霖徐姬生元城哀王禮

蘇姬生邯鄲懷王邕，張姬生清河悼王貢，宋姬生廣平哀王儼。

贊哀王協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曰經殤公。青龍二年更追改號謚。三年，子殤王尋嗣。景初三年，增戶五百，并前三千戶。正始九年薨，無子，國除。

北海悼王蕤，黃初七年，明帝即位，立為陽平縣王。太和六年，改封北海。青龍元年薨。二年，以琅邪王子贊奉蕤後，封昌鄉公。景初二年，立為饒安王。正始七年，徙封文安。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五百戶。

東武陽懷王鑒，黃初六年立。其年薨。青龍三年賜謚。無子，國除。

東海定王霖，黃初三年立為河東王。六年，改封館陶縣。明帝即位，以先帝遺意，愛寵霖異於諸國。而霖性麤暴，閨門之內，婢妾之間，多所殘害。太和六年，改封東海。嘉平元年薨，子啓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六千二百戶。高貴鄉公髦，霖之子也，入繼大宗。

元城哀王禮，黃初二年封秦公，以京兆郡為國。三年，改封京兆王。六年，改封元城王。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悌嗣禮後。六年，改封梁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五百戶。

邯鄲懷王邕，黃初二年封淮南公，以九江郡為國。三年，進為淮南王。四年，改封陳。六年，改封邯鄲。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溫嗣邕後。六年，改封魯陽。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四百戶。

清河悼王貢，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廣平哀王儼，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評曰：魏氏王公，既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防壅隔，同於囹圄；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義廢。為法之弊，一至于此乎！袁子曰：魏興，承大亂之後，民人損減，不可則以古始。於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使有老兵百餘人，以衛其國。雖有王侯之號，而乃儕為匹夫。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之制。諸侯游獵不得過三十里，又為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既違宗國藩屏之義，又虧親戚骨肉之恩。○魏氏春秋載宗室曹冏上書曰：臣聞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故傳曰：庸勳親親，昵近尊賢。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由是觀之，非賢無與興功，非親無與輔治。夫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疏而並用之；近則有宗盟藩衛之固，遠則有仁賢輔弼之助；盛則有與共其治，衰則有與守其土；安則有與享其福，危則有與同其禍。夫然，故能有其國家，保其社稷，歷紀長久，本枝百世也。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詩不云乎：鶺鴒在原，兄弟急難。以斯言之，明兄弟相救於喪亂之際，同心於憂禍之間，雖有鬩牆之忿，不忘禦侮之事。何則？憂患同也。今則不然，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一旦疆埸稱警，關門反拒，股肱不扶，胸心無衛。臣竊惟此，寢不安

序思爵丹誠賈業朱敬譔撥合所闕叙論成敗論曰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民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疏而兩用參同異而並建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疏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寖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奸情散於胸懷逆謀消於唇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為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暨乎戰國諸姬微矣惟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強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卹至於王赧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地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藩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城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黜其議至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至令趙高之徒誅鉏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遭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譚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倡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遂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也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彊大盤石膠固東牟朱虛受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

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彊盛長亂起姦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疏者震恐吳楚倡謀五國從風兆發高帝釁鍾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夷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紱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也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至於桓靈閹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焚為灰燼宮室變為榛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恥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掃除凶逆翦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彊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

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爲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本根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而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若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冏中常侍兄叔興之後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稚冏冀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納

武文世王公傳第二十　魏書　國志二十

職郎衢州錄事參軍蔡宙校正兼監鏤板

功郎衢州州學教授陸俊民校正

王衛二劉傅傳第二十一　魏書　國志二十一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爲漢三公張璠漢紀曰龔字伯宗有高名時爲太尉初山陽太守薛勤喪臨之曰幸不爲夭復何恨哉及龔妻卒杖行服時人譏兩失焉暢字叔茂名在爲司空以水災免而李膺亦免歸故郡不答當時天下以暢膺爲高士諸遣信推宗之願涉其流惟恐不及會連有災異言三公非其人宜因其變以膺暢代之王由是宦豎深忌之隷既而暢遂廢卒于家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冑欲與爲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于家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

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侻不甚重也臣松之曰貌寢謂貌負其實也通侻者簡易也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文士傳載粲說琮曰僕有愚計願進之於將軍可乎琮曰吾所願聞也粲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在倉卒之際彊弱未分故人各各有心耳當此之時家家欲爲帝王人人欲爲公侯觀古今之成敗能先見事機者則恒受其福今將軍自度何如曹公邪琮不能對粲復曰如粲所聞曹公故人傑也雄略冠時智謀出世摧袁氏於官渡驅孫權於江外逐劉備於隴右破烏丸於白登其餘梟夷蕩定者往往如神不可勝計今日之事去就可知也將軍能

聽粲計卷甲倒戈應天順命以歸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保己全宗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粲遭亂流離託命此州蒙將軍父子重顧敢不盡言琮納其言　臣松之案孫權自此以前尚與中國和同未嘗交兵何云驍權於江表乎魏武以十三年征荊州劉備却後數年方入蜀備身未嘗涉於關隴而征荊州之年便云逐備於隴右既已乖錯又向登隴而在荊州亦魏武之所不經此凡為無與自登永不和隊以此知眾偽假偽之辭而不覺其虛之自露也凡偽虎傳之變作不可覆疑如此類者不可勝紀太祖辟為丞相
掾賜爵關內侯太祖置酒漢濱粲奉觴賀曰方今
袁紹起河北仗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
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荊楚坐觀時變自以為西
伯可規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儁傑也表不
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即

魏志二十一　二

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
漢引其賢儁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
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
祭酒魏國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
儀廢弛興造制度粲恒典之摯虞決疑要注曰漢末喪亂絕無玉珮魏侍中王粲識舊珮始復作之今之玉珮受法於粲也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
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
觀人圍棊局壞粲為覆之棊者不信以帊蓋局使
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記默識
如此性善筭作筭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

所改定時人常以為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
不能加也典略曰粲才既高辯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雖各為魏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能措手
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
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粲二子為魏諷
所引誅後絕文章志曰太祖時征漢中聞粲子死歎曰孤若在不使仲宣無後始文
帝為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
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
南應瑒字德璉瑒音徒哽反一名偶也東平劉楨字公幹並
見友善幹為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先賢行狀曰幹清玄體道六行脩備聰識洽聞操翰成章輕官忽祿不耽世榮建安中太祖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後

魏志二十一

除上艾長又以疾不行琳前為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
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
恐太后琳諫進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
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
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
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
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
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
人以柄必不成功祇為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
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

太祖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為屈太祖並以琳瑀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

文士傳曰太祖雅聞瑀名辟之不應連見偪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時征長安大延賓客怒瑀不與語使就技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人怨士為知己死女為悅者玩恩義苟敷暢他人焉能亂為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臣松之案魚氏典畧摯虞文章志竝云瑀建安初辭疾避役不為曹洪屈得太祖召即投杖而起不得有逃入山中焚之乃出之事也又典畧載太祖初征荊州使瑀作書與劉備及征馬超又使瑀作書與韓遂此二書今具存至長安之前遂等破走太祖始以十六年得入關耳而張騭云

初得瑀時太祖在長安此又乖戾瑀以十七年卒太祖十八年策為魏公而云瑀歌舞辭稱大魏應期運愈知其妄又其辭云他人焉能亂了不成語瑀之吐屬必不如此

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

典畧曰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太祖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攬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

琳徙門下督瑀為倉曹掾屬瑒楨各被太祖辟為丞相掾屬瑒轉為平原侯庶子後為五官將文學

華嶠漢書曰瑒祖奉字世叔才敏善諷誦故世稱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著後序十餘篇為世儒者延熹中至司隸校尉子劭字仲遠亦博學多識尤好事諸所撰述風俗通等凡百餘篇辭雖不典世服其博聞續漢書曰劭又著中漢輯叙漢官儀及禮儀故事凡十一種百三十六卷朝廷制度百官儀式所以不亡者由劭記之官至泰山太守劭弟珣字季瑜司空掾即瑒之父

楨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

文士傳曰楨父名梁字曼山一名恭少有清才以文學見貴終於野王令典畧曰文帝嘗賜楨廓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以為像因書嘲楨云夫物因人為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荅曰楨聞荊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眾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鼲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汙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楨辭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為諸公子所親愛其後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眾人咸伏而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減死輸作

咸著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幹琳瑒楨二十二年卒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

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于後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

典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粲長於辭賦幹時有逸氣然非

粲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之儔也

自潁川邯鄲淳魏略曰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學有才章又善蒼雅蟲篆許氏字指初平時從三輔客荊州荊州內附太祖素聞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時五官將博延英儒亦宿聞淳名因啟淳欲使在文學官屬中會臨菑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於是乃更著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廚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伉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材謂之天人而于時世子未立太祖俄有意於植而淳屢稱植材由是五官將頗不悅及黃初初以淳為博士給事中淳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為工賜帛千匹

監生王[illegible]

繁欽魏略曰欽字休伯以文才機辯少得名於汝潁欽既長於書記又善為詩賦其所與太子書記喉轉意率皆巧麗為丞相主簿建安二十三年卒陳留路粹典略曰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初平中隨車駕至三輔建安初以高才與京兆嚴象擢拜尚書郎象以兼有文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後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及孔融有過太祖使粹為奏承指數致融罪其大略言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寧招合徒眾欲圖不軌言我大聖之後也而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又云融為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又與白衣禰衡言論放蕩衡與融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荅曰顏淵復生凡說融諸如此輩辭甚多融誅之後人睹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也至十九年粹從大軍至漢中坐違禁賤請驢伏法太子素與粹善聞其死為之歎惜及即位特用其子為長史魚豢曰尋省往者魯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以解締結誠彼時文辯之雋也今覽王繁阮陳路諸人前後文旨亦何昔不若哉其所以不論者時世異耳余又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大鴻臚卿韋仲將仲將云仲宣傷於肥戇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於體弱孔璋實自麤疏文蔚性頗忿鷙如是彼為非徒以脂燭自煎糜也其不高蹈蓋有由矣然君子不責備於一人譬之朱漆雖無楨幹其為光澤亦壯觀也

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脩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儀廙楊脩事並在陳思王傳緯字公高少喜文學建安中召署軍謀掾魏太子庶子稍遷至散騎常侍越騎校尉年四十二黃初四年卒

瑒弟璩璩子貞咸以文章顯璩官至侍中貞咸熙中參相國軍事文章敘錄曰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善為書記文明帝世歷官散騎常侍齊王即位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為詩以諷焉其言雖頗諧合多切時要世共傳之復為侍中典著作嘉平四年卒追贈衛尉貞字吉甫少以才聞能談論正始中夏侯玄盛有名勢貞嘗在玄坐作五言詩玄嘉之仕晉廷尉正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以儒學與太尉荀顗撰定新禮未施行泰始五年卒貞弟純純子紹永嘉中為黃門侍郎為司馬越所殺純弟季秀秀子詹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

瑀子籍才藻豔逸而倜儻放蕩行己寡欲以莊周為模則官至步兵校尉魏氏春秋曰籍曠達不羈不拘禮俗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檢而毀幾至滅性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愧歎之自以不能測也太尉蔣濟聞而辟之後為尚書郎曹爽參軍以疾歸田里歲餘爽誅太傅及大將軍乃以為從事中郎後朝論以其名高欲顯崇之籍以世多故祿仕而已聞步兵校尉缺廚多美酒營人善釀酒求為校尉遂縱酒昏酣遺落世事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乃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乎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歎於是賦豪傑詩景元四年冬卒時年五十四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為世所重著達莊論敘無為之貴文多不錄籍嘗遊蘇門山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名姓有竹實數斛臼杵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為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逌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至是籍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為雄亭亭在須臾

厭厭將復隆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終又歎曰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頹我騰而上將何懷籍口不論人過而自然高邁故為禮法之士何曾等深所讎疾大將軍司馬文王常保持之卒以壽終子渾字長成世語曰渾以閑濟稱仕知名京邑為太子庶子早卒

時又有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至景元中坐事誅

嵇氏譜曰康父昭字子遠督軍糧治書侍御史兄喜字公穆晉揚州刺史宗正喜為康傳曰家世儒學少有儁才曠邁不羣高亮任性不脩名譽寬簡有大量學不師授博洽多聞長而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性好服食常採御上藥善屬文論彈琴詠詩自足於懷以為神仙者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知自厚者所以喪其所生其求益者必失其性超然獨達遂放世事縱意於塵埃之表撰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心遺名者集為傳贊自混沌至于管寧凡百一十有九人蓋求之於宇宙之內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故世人莫得而名焉虞預晉書曰康家本姓奚會稽人先

魏志二十一　八

自會稽遷于譙之銍縣改為嵇氏取嵇字之上山以為姓蓋以志其本也一曰銍有嵇山家于其側遂氏焉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之遊者未嘗見其喜慍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遊於竹林號為七賢鍾會為大將軍所昵聞康名而造之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為之禮康問會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深銜之大將軍嘗欲辟康康既有絕世之言又從子不善避之河東或云避世及山濤為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怒焉初康與東平呂昭子巽及巽弟安親善會巽淫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為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康臨刑自若援琴而鼓既而歎曰雅音於是絕矣時人莫不哀之初康采藥於汲郡共北山中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時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及遭呂安事為詩自責曰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慙柳下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恧良朋康所著諸文論六七萬言皆為世所玩詠康別傳云孫登謂康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稱康臨終之言曰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固之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與盛所記不同又晉陽秋云康見孫登登對之長嘯踰時不言康辭還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惜哉此二書皆孫盛所述而自為殊異如此康集目錄曰登字公和不知何許人無家於汲郡北山土窟中得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每所止家輒給其衣服食飲得無辭讓世語曰毌丘儉反康有力且欲起兵應之以問山濤濤曰不可儉亦已敗臣松之案本傳云康以景元中坐事誅而干寶孫盛習鑿齒諸書皆云正元二年司馬文王反自樂嘉殺嵇康呂安蓋緣世語云康欲舉兵應毌丘儉故謂破儉便應殺康也其實不然山濤為選官欲舉康自代康書告絕事之明審者也案濤行狀濤始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耳景元與正元相較七八年以濤行狀檢之如本傳為審又鍾會傳亦云會作司隸校尉時誅康會作司隸景元中也干寶云呂安兄巽善於鍾會巽為相國掾俱有寵於司馬文王故遂抵安罪尋文王以景元四年鍾鄧平蜀後始授相國位若巽

嘉靖十年補刊

魏志二十一　九

為相國掾時陷安焉得以破毌丘儉年殺嵇呂此又干寶之疏謬自相違伐也康子紹字延祖少知名山濤啓以為秘書郎稱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也帝曰紹如此便可以為丞不足復為郎也遂歷顯位晉諸公贊曰紹與山濤子簡弘農楊準同好友善而異有志正之情以侍中從惠帝北伐成都王師敗百官奔走惟紹獨以身扞衛死於帝側故累見褒崇追贈太尉謚曰忠穆公

景初中下邳桓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渾輿經依道以見意從齊國門下書佐司徒署吏後為安成令吳質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

魏略曰質字季重以才學通博為五官將及諸侯所禮愛質亦善處其兄弟之間若前世樓君卿之游五侯矣及河北平定大將軍為世子質與劉楨等並在坐席楨坐譴之際質出為朝歌長後遷元城令其後大將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曰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

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棊閒設終以博弈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騖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皦日既沒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啟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二十三年太子又與質書曰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己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

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惔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至其五言詩妙絕當時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弦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愍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行年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瞑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已三十在軍十年所更非一吾德雖不及年與之齊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邪恐永不復得為昔日遊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東望於邑裁書敘心　臣松之以本傳雖略載太子此書美辭多被刪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備其文太子即王位又與質書曰南皮之遊存者三人

烈祖龍飛或將或侯今惟吾子棲遲下仕從我遊處獨不及門瓶罄罍恥能無懷愧路不云哀今之役相開仍斷且曹休亦與質等俱在渤海遊處時休真亦以宗親並受爵封出為列將而質故為長史王顧質有望故稱二人以慰之始質為單家少遊遨貴戚間蓋不與鄉里相沉浮故雖已出官本國猶不與之士名及魏有天下文帝徵質與車駕會洛陽到拜北中郎將封列侯使持節督幽并諸軍事治信都太和中入朝質自以不為本郡所饒謂司徒董昭曰我欲溷鄉里耳昭曰君且止我年八十不能老為君溷鄉里也　世語曰魏王嘗出征世子及臨菑侯植並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王亦悅焉世子悵然自失吳質耳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歔欷於是皆以植辭多華而誠心不及也　質別傳曰帝嘗召質及曹休歡會命郭后出見質等帝曰卿仰諦視之其至親如此質黃初五年朝京師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大官給供具酒酣質欲盡歡時上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質召優使說肥瘦真負貴恥見戲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邪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王忠言將軍必欲使上將軍服肥即自宜為瘦真愈恚拔刀瞋目言俳敢輕脫吾斬爾遂罵坐質案劍曰曹子丹

汝非屠机上肉吳質吞爾不搖喉咀爾不搖牙何敢恃勢驕邪鑠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耳乃至此邪質顧叱之曰朱鑠敢壞坐諸將軍皆還坐鑠性急愈恚還拔劍斬地遂便罷也及文帝崩質思慕作詩曰愴愴懷殷憂殷憂不可居徙倚不能坐出入步踟躇念蒙聖主恩榮爵與衆殊自謂永終身志氣甫當舒何意中見棄棄我歸黃壚煢煢靡所恃淚下如連珠隨沒無所益身死名不書慷慨自俯仰庶幾烈丈夫太和四年入為侍中時司空陳群錄尚書事帝初親萬機質以輔弼大臣安危之本對帝盛稱驃騎將軍司馬懿忠智至公社稷之臣也陳群從容之士非國相之才處重任而不親事帝甚納之明日有切詔以督責群而天下以司空不如長文即群言無實也質其年夏卒質先以怙威肆行謚曰醜侯質子應仍上書論枉至正元中乃改謚威侯應字溫舒晉尚書應子康字子仲知名於時亦至大位

衛覬傳

衛覬字伯儒河東安邑人也少夙成以才學稱太祖辟為司空掾屬除茂陵令尚書郎太祖征袁紹

而劉表爲紹援關中諸將又中立益州牧劉璋與表有隙覬以治書侍御史使益州令璋下兵以綴表軍至長安道路不通覬不得進遂留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爲部曲覬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爲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彊本弱敵之利也彧以白太祖太祖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中服從乃白召覬還稍遷尚書魏書曰覬以漢朝委損古義多所正定是時關西諸將外雖懷附內未可信司隸校尉鍾繇求以三千兵入關外託討張魯內以脅取質任太祖使荀彧問覬覬以爲西方諸將皆豎夫屈起無雄天下意苟安樂目前而已今國家厚加爵號得其所志非有大故不憂爲變也宜爲後圖若以兵入關中當討張魯魯在深山道徑不通彼必疑之一相驚動地險衆彊殆難爲慮彧以覬議呈太祖太祖初善之而以繇自典其任遂從繇議兵始進而關右大叛太祖自親征僅乃平之死者萬計太祖悔不從覬議由是益重覬魏國既建拜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

文帝即王位徙爲尚書頃之還漢朝爲侍郎勸贊禪代之義爲文誥之詔文帝踐阼復爲尚書封陽吉亭侯明帝即位進封閺鄉侯三百戶閺音閿覬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覬上疏曰夫變情厲性彊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也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爲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貍鼠臣以爲不然昔漢文之時諸侯彊大賈誼累息以爲至危況今四海之內分而爲三羣士陳力各爲其主其來降者未言舍邪就正咸稱迫於困急是與六國分治

爲異也當今千里無烟遺民困苦陛下不留意
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
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徹膳降服
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也武皇帝之時後
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蓐不緣飾器物然
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
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並用籌策計校府庫
量入爲出深思句踐滋民之術由恐不及而尚方
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
藏日竭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

以餐玉屑故立僊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
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由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
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宜裁
制也覬歷漢魏時獻忠言率如此受詔典著作又
爲魏官儀凡所撰述數十篇好古文鳥篆隸草
無所不善建安末尚書右丞河南潘勗文章志曰勗字元茂
初名芝改名勗後避諱或曰勗獻帝時爲尚書郎遷
右丞詔以勗前在二千石曹才敏兼通明習舊事勅
并錄本職數加特賜二十年遷東海相未發留拜尚書
左丞其年病卒時年五十餘魏公九錫策命勗所作也
勗子滿平原太守亦以學行稱滿子尼字正叔尼別傳
曰尼少有清才文辭溫雅初應州辟後以父老歸供養
居家十餘年父終晚乃出仕尼嘗贈陸機詩機荅之其
四句曰猗歟潘生世篤其藻仰儀前文丁隆其考位終太常尼從

父岳字安仁岳別傳曰岳美姿容以才穎發名其所
著述清綺絕倫爲黃門侍郎爲孫秀所殺尼岳文翰並
見重於世尼從子淵字湯仲晉諸公贊稱
以博學才著爲名永嘉末爲河南尹遇害黃初時散騎
常侍河內王象亦與覬並以文章顯王象事見楊俊傳覬
薨諡曰敬侯子瓘嗣瓘咸熙中爲鎮西將軍晉陽秋曰
瓘字伯玉清貞有名理少爲傅嘏所知弱冠爲尚書郎
歷位內外爲晉尚書令司空太保惠帝初輔政爲楚
王瑋所害世語曰瓘與扶風內史燉煌索靖並善草
書瓘子恒字巨山黃門郎恒子玠字叔寶有盛名爲
太子洗
馬早卒
劉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也年十歲戲於講堂上
潁川司馬德操拊其頭曰孺子孺子黃中通理寧
自知不廙兄望之有名於世荊州牧劉表辟爲從事

而其友二人皆以讒毀爲衆所誅望之又以正諫
不合投傳告歸廙謂望之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
劉向新序曰趙簡子欲專天下謂其相曰趙有犢犨晉
有鐸鳴魯有孔丘吾殺三人者天下可王也於是乃召
犢犨鐸鳴而問政焉已殺之使使者聘孔子於魯以
胖牛肉迎於河上使者謂船人曰孔子即上船中河必
流而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胖牛之肉孔子仰天而
歎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夫子路
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夫犢犨鐸鳴晉之賢
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而後從政及其得志也
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刳胎焚林則麒麟不至覆
巢破卵則鳳皇不翔竭澤而漁則蛟龍
不見鳥獸之於不仁也猶知避之況丘乎故虎嘯而谷風
起龍興而景雲見擊庭鐘於外而黃鐘應於內夫物類
之相感精神之相應若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故君子違
傷其類者今彼已殺吾類矣何爲之此於是遂迴車
不度
而還今兄既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則

杖范蠡遷化於外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之
不從尋復見害廙懼奔揚州廙別傳載廙進諫應湘閔表曰考翻遇
袁遂見豐之見禮在背既舜當湯昭麻之鏡中服不誅
郞豐補荊斷乃作神帝社天降之災侍衣之負哀號敬
夷廣之遐茂言行多違懼有凌滑三至之閒海有之廣
巳襄望之之責猶存必觴天慈既林之分門戶邊故要
笑司將是用道實來涉川路即日則慶如尋陽昔猶取
有南者之據拯衆有班制之咎雖遠福福數之前禮綱
傳子曰衰陋發宜之荊州士人皆自危也夫表之本
外堂之不輕也以直定猜而識言得入若以觀難有之
凌也據全楚之施不議以成功者未世不由此也矣
是武王以成多丁公明高祖以受據二主之度定
也昔不違其變惟編也是從雖乎以安民嘉惠矣遂歸
太祖太祖辟爲丞相掾屬轉五官將文學文帝器
之命廙通草書廙荅書曰初以尊卑有踰禮之常

魏志二十一　十六

分也是以貪守區區之節不敢脩草必如嚴命誠
知勞謙之素不貴殊異若彼之高而悖白屋如斯
之好苟使郭隗不輕於燕九九不忽於齊樂毅自
至霸業以隆戰國策曰有以九九求見齊桓公桓公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納之況大於九九者乎於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隔朋自遠而至霸遂以霸虧匹夫之節
成巍巍之美雖愚不敏何敢以辭魏國初建爲黃
門侍郎太祖在長安欲親征蜀廙上疏曰聖人不
以智輕俗王者不以人廢言故能成功於千載者
必以近察遠智周於獨斷者不恥於下問亦欲博
采必盡於衆也且韋弦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

自匡臣才智闇淺願自比於韋弦昔樂毅能用弱
燕破大齊而不能以輕兵定即墨者夫自爲計者
雖弱必固欲自潰者雖彊必敗也自殿下起軍以
來三十餘年敵無不破彊無不服今以海內之兵
百勝之威而孫權負險於吳劉備不賓於蜀夫夷
狄之臣不當冀州之卒權備之籍不比袁紹之業
然本初以亡而二寇未捷非闇弱於今而智武於
昔也斯自爲計者與欲自潰者異勢耳故文王伐
崇三駕不下歸而脩德然後服之秦爲諸侯所征
必服及兼天下東向稱帝匹夫大呼而社稷用隳

魏志二十一　十七

是力斃於外而不卹民於內也臣恐邊寇非六國
之敵而世不乏才土崩之勢此不可不察也天下
有重得有重失勢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勢不
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今之計莫若料四方
之險擇要害之處而守之選天下之甲卒隨方面
而歲更焉殿下可高枕於廣夏潛思於治國廣農
桑事從節約脩之旬年則國富民安矣太祖遂進
前而報廙曰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
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魏諷反廙弟偉爲
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

也特原不問廙別傳曰初廙弟偉與諷善廙戒之曰夫交友之美在於得賢不可不詳
而世之交者不審擇人務合黨衆違先聖人交友之義此非厚己輔仁之謂也吾觀魏諷不修德行而專以鳩
合為務華而不實此直攪世沽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復與通偉不從故及於難從署丞相倉曹
屬廙上疏謝曰臣罪應傾宗禍應覆族遭乾坤之
靈值時來之運揚湯止沸使不燋爛起煙於寒灰
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物不荅施於天地子不謝
生於父母可以死效難用筆陳廙別傳載廙表論治道曰昔者周有
亂臣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子稱才難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況亂弊之後百姓凋盡士之存者蓋亦
無幾股肱之職及州郡督司邊方重任雖備其官亦未得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意蓋才匱使之然耳況於長
吏以下羣職小任能皆簡練備得其人也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不爾而數轉易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

轉易之間輒有姦巧既於其事不省而為故者多以其不得久安之故知惠益不得成於己而苟且之可免於
患皆將不念盡心於卹民而夢想於聲譽此非所以為政之本意也今之所以為黜陟者近頗以州郡之毀譽
聽往來之浮言可亦皆得其事實而課其能否也長吏之所以為佳者奉法也愛公也卹民也此三事者或州
郡有所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於治雖得計其聲譽與衆為[illegible]而從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譽
必集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以為長吏皆宜使小久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
年總計乃加黜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名事者皆以戶口率其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興民之亡叛者為得
負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修名無益有能之人無名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姦譽妄毀可得而盡
事上太祖甚善之廙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刑禮皆
傳於世文帝即王位為侍中賜爵關內侯黃初二
年卒廙別傳云時年四十二無子帝以弟子阜嗣案劉氏譜阜字伯陵

陳留太守阜子喬字仲彥晉陽[illegible]志力忠清素為豫州刺史[illegible]貴盛並令
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建安中為計吏詣許
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劭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
者數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却會劭曰梓慎裨
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旅
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
垂制不為變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
誤也或善其言勅朝會如舊日亦不蝕晉永和中廷尉王彪
之與揚州刺史殷浩書曰太史上元日合朔談者或有疑應却會與不昔建元元年亦元日合朔庾車騎寫劉
孔才所論以示八坐于時朝議有謂孔才所論為不得習議者令從之是勝人之一失也何者禮云諸侯旅見

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而廢者四太廟火日蝕后之喪雨霑服失容此四事之由自謂諸侯雖已入門而卒暴
有之則不得終禮非為先存其事而[illegible]史官推術錯誤故不豫廢朝禮也夫三辰有災莫大日蝕史官告譴
而無懼容不備豫防之禮而廢消救之術方大饗華輯君臣知懼豈是將處天災罪己之謂且檢之事實合朔
之儀至尊辭躬[illegible]堂不聽政事[illegible]門[illegible]之[illegible]元會請異自不得[illegible]行則當指其事且合朔之堂不輕
於元會元會有可卻之准會朔無可廢之義循庾依建元故事却元會浩從之遂却會御史大夫
郗慮辟劭會慮免拜太子舍人遷秘書郎黃初中
為尚書郎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
作皇覽明帝即位出為陳留太守敦崇教化百姓
稱之徵拜騎都尉與議郎庾嶷荀詵等定科令作
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論遷散騎常侍時聞公孫淵

受孫權燕王之號議者欲留淵計吏遣兵討之劭
以爲昔袁尚兄弟歸淵父康康斬送其首是淵先
世之效忠也又所聞虛實未可審知古者要荒未
服脩德而不征重勞民也宜加寬貸使有以自新
後時果斬送權使張彌等首劭嘗作趙都賦明
帝美之詔劭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興軍旅內營宮
室劭作二賦皆諷諫焉青龍中吳圍合肥時東方
吏士皆分休征東將軍滿寵表請中軍兵并召休
將士須集擊之劭議以爲賊衆新至心專氣銳寵
以少人自戰其地若便進擊不必能制寵求待兵

未有所失也以爲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軍
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
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
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賊
矣帝從之兵比至合肥賊果退還時詔書博求衆
賢散騎侍郎夏侯惠薦劭曰伏見常侍劉劭深忠
篤思體周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是以羣才大
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
正清靜之人慕其玄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
詳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沈

深篤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其
化略較要策謀之士贊其明思通微凡此諸論皆
取適己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臣數聽其清談覽
其篤論漸漬歷年服膺彌久實爲朝廷奇其器量
以爲若此人者宜輔翼機事納謀幃幄當與國道
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惟陛下垂優游之聽使劭
承清閑之歡得自盡於前則德音上通煇耀日新
矣臣松之以爲凡相稱薦率多溢美之辭能不違中者或寡矣惠之稱劭云玄虛退讓及明思通微近於過
也景初中受詔作都官考課劭上疏曰百官考課
王政之大較然而歷代弗務是以治典闕而未補

能否混而相蒙陛下以上聖之宏略愍王綱之弛
頹神慮內鑒明詔外發臣奉恩曠然得以啓矇輒
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臣學寡識
淺誠不足以宣暢聖旨著定典制又以爲宜制禮
作樂以移風俗著樂論十四篇事成未上會明帝
崩不施行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內侯凡所撰
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追贈光祿勳子琳
嗣劭同時東海繆襲亦有才學多所述敘官至尚
書光祿勳先賢行狀曰繆斐字文雅該覽經傳事親色養徵博士六辟公府漢帝在長安公卿
博舉名儒時舉斐任侍中並無所就即襲父也文章志曰襲字熙伯辟御史大夫府歷事魏四世正始六年

年六十卒子悅字孔懌晉光祿大夫襲孫紹播徽胤等並皆顯達

襲友人山陽仲長統漢末為尚書郎早卒著昌言詞佳可觀省

襲撰統昌言表曰統字公理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間與交友者多異之并州刺史高幹素貴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士多歸附統過幹幹善待遇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統言統去之無幾而幹敗并冀之士以是識統人以異常林與統共在上黨為臣直道統性倜儻敢直言不矜小節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獻帝在許尚書令荀彧領典樞機好士愛奇聞統名啟召以為尚書郎後參太祖軍事復還為郎延康元年卒時年四十一統每論說古今世俗行事發憤歎息輒以為論名曰昌言凡二十四篇

散騎常侍陳留蘇林

魏略曰林字孝友博學多通古今字指凡諸書傳文間危疑林皆釋之建安中為五官將文學甚見禮待黃初中為博士給事中文帝作典論所稱蘇林者是也以老歸第國家每遣人就問之數加賜遺年八十餘卒

光祿大夫京兆韋誕

文章敘錄曰誕字仲將太僕端之子有文才善屬辭章建安中為郡上計吏特拜郎中稍遷侍中中書監以光祿大夫遜位年七十五卒于家初邯鄲淳衛覬及誕並善書有名覬孫恒撰四體書勢其序古文曰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民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可觀也其序篆書曰秦時李斯號為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為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云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其序隸書已略見武紀又曰師宜官為大字邯鄲淳為小字梁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其序草書曰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墨下筆必為楷則號忽忽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人尤寶之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

樂安太守譙國夏侯惠

惠淵子事在淵傳

陳郡太守任城孫該

文章敘錄曰該字公達強志好學年二十上計掾召為郎中著魏書遷博士司徒右長史復還入著作景元二年卒官

郎中令河東杜摯等亦著文賦頗傳於世

文章敘錄曰摯字德度河東人也初上笳賦署司徒軍謀吏後舉孝廉除郎中轉補校書摯與毌丘儉鄉里相親故為詩與儉求仙人藥一丸欲以感切儉求助也其詩曰騏驥馬不試婆娑槽櫪間壯士志未伸坎軻多辛酸伊摯為媵臣呂望身操竿夷吾困商販寧戚對牛歎食其處監門淮陰飢不餐買臣老負薪妻畔呼不還釋之宦十年位不增故官才非八子倫而與齊其患無知不在此袁盎未有言被此篤病久榮衛動不安聞有韓

眾藥信來給一丸儉答曰鳳鳥翔京邑哀鳴有所思才為聖世出德音何不怡八子未遭遇今者遭明時胡康出壟畝楊偉無根基飛騰沖雲天奮迅協光熙駿驥骨法異伯樂觀知之但當養羽翮鴻舉必有期體無纖微疾安用問良醫聯翩輕栖集還為燕雀嗤韓眾藥雖良恐便不能治悠悠千里情薄言答嘉詩信心感諸中中實不在辭摯竟不得遷卒于秘書 [illegible]何氏家傳曰明帝時有[illegible]人胡康年十五以異才見送又陳[illegible]表[illegible]

[illegible]才性質不[illegible]必有負敗後[illegible]以為見[illegible]臣松之案[illegible]朝自處而[illegible]者不屈[illegible]疑是孟康康事見杜恕傳

傳見書 夷傳

傅嘏字蘭石北地泥陽人傅介子之後也伯父巽黃初中為侍中尚書

傅子曰嘏祖父睿代郡太守父充黃門侍郎

嘏弱冠知名

傅子曰是時何晏以材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變通合徒黨鬻聲名於閭閻而夏侯玄以貴臣子

少有重名為之宗主求交於嘏而不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心然猶怪之謂嘏曰夏侯泰初一時之傑虛心交子合則好成不合則怨至二賢不睦非國之利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答之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玄茂有為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者皆敗德也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乎

司空陳群辟為掾時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法事下三府嘏難劭論曰蓋聞帝制宏深聖道奧遠苟非其人則道不虛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暨乎王略虧頹而職載罔綴微言既沒六籍泯玷何則道弘致遠而眾才莫晞也案劭考課論雖欲尋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略以闕亡禮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侯伯藩屏九服內立列司筦齊六職土有恒貢官有定則百揆均任四民殊業故考績可理而黜陟易通也大魏繼百王之末承秦漢之烈制度之流靡所脩采自建安以來至于青龍神武撥亂肇基皇祚掃除凶逆芟夷遺寇旌旗卷舒日不暇給及經邦治戎權法並用百官群司軍國通任隨時之宜以應政機以古施今事雜義殊難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經遠或不切近法應時務不足垂後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造制未

治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擇才必本行於州閭講道於庠序行具而謂之賢道脩則謂之能鄉老獻賢能于王王拜受之舉其賢者出使長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義也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鄉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案品狀則實才未必當任薄伐則德行未為敘如此則殿最之課未盡人才述綜王度敷贊國式體深義廣難得而詳也正始初除尚書郎遷黃門侍郎時曹爽秉政何晏為吏部尚書嘏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內銛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滎陽太守不行太傅司馬宣王請為從事中郎曹爽誅為河南尹傅子曰河南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兼古六鄉六遂之士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天下四方會之利之所聚而姦之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嘏立司馬氏之綱統裁劉氏之綱目以經緯之李氏所毀以漸補之郡有七百吏半非舊也河南俗黨五官掾功曹典選職皆授其本國人無用異邦人者嘏各舉其良而對用之官曹分職而後以次考覈之其治以德教為本然持法有恆而簡而不可犯見理識情獄訟不加榜楚而得其實不為小惠有所薦達及大益於民事皆隱其端迹若不由己出故當時無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後安之遷尚書嘏常以為秦始

侯使置守親兵各分職不與古同漢魏因循以至于
今然儒生學士咸欲錯綜以三代之禮禮弘致遠
不應時務事與制違名實不附故歷代而不至於
治者蓋由是也欲大改定官制依古正本今遇帝
室多難未能革易時論者議欲自伐吳三征獻策
各不同詔以訪嘏嘏對曰昔夫差陵齊勝晉威行
中國終禍姑蘇齊閔兼土拓境闢地千里身蹈顛
覆有始不必善終古之明效也孫權自破關羽并
荊州之後志盈欲滿凶宄以極是以宣文侯深建
宏圖大舉之策今權以死託孤於諸葛恪若矯權
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內齊慮有
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
深江之外矣而議者或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或
欲四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埸觀釁而動
誠皆取賊之常計也然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
掩襲之軍也賊之為寇幾六十年矣君臣偽立吉
凶共患又喪其元帥上下憂危設令列船津要堅
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惟進軍大佃最差完
牢兵出民表寇鈔不犯坐食積穀不煩運士乘釁
討襲無遠勞費此軍之急務也昔樊噲願以十

萬之衆橫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今欲越長江涉
虜庭亦向時之喻也未若明法練士錯計於全勝
之地振長策以禦敵之餘燼斯必然之數也司馬彪戰略載嘏此對詳於本傳大旨今悉載之以盡其意嘉平四年四月孫權死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毌丘儉等表請征吳朝廷以三征計異詔訪尚書傅嘏嘏對曰昔夫差陵齊勝晉威行中國不能以免姑蘇之禍齊閔兼土拓境闢地千里不能以救顛覆之敗有始不必善終古事之明效也孫權自破關羽并荊州之後志盈欲滿罪戮忠良殊及胤嗣元凶已極相國宣文侯先識取亂侮亡之義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託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外矣而議者或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收民略地因糧於寇或欲四道並進臨之以武誘間攜貳待其崩壞或欲進軍大佃逼其項領積穀觀釁相時而動凡此三者皆取賊之常計也然施之當機則功成名立苟不應節必貽後患自治兵已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喪元帥利存退守若擇舟楫羅落津要堅城清野以待來攻橫行之計殆難必施賊之為寇幾六十年君臣偽立吉凶同患若恪蠲其弊天去其疾崩潰之應不可安得今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特重密間諜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衆以臨巨險此為希幸徼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昶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耕瘠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作易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逼形勢已交智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偽將焉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匱故敵逸能勞之飽能飢之此之謂也然後盛兵東臨其以震之象患信貧以招之多方角以以狂之由不勞之道以間其不或亡反三年左提右挈虜必冰散瓦解安受其弊可坐算而得

也昔漢氏歷世常患匈奴朝臣謀士早朝晏罷介胄之將則陳征伐縉紳之徒咸言和親勇奮之士思展搏噬故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橫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李信求以一十萬獨舉楚人而果辱秦軍今諸將有陳越江陵險獨步虜庭即亦向時之類也以陛下聖德輔相忠賢法明士練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之虜之崩潰必然之數故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釋廟勝必然之理而行万一不必全之路誠愚臣之所慮也故謂大佃而偪之計最長時不從嘏言其年十一月詔昶等征吳五年正月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

後吳大將諸葛恪新破東關乘勝揚聲欲向青徐朝廷將為之備嘏議以為淮海非賊輕行之路又昔孫權遣兵入海漂浪沈溺略無孑遺恪豈敢傾根竭本寄命洪流以徼乾沒乎漢書張湯傳曰湯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服虔說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松之以虔直以乾沒為射成敗而不說乾沒之義於理猶為未暢淳以得利為乾又不可了愚謂乾讀宜為乾燥之乾蓋謂有所徼射不計乾燥之與沈沒而為之恪不過遣偏率小將素習水軍者乘海泝淮示動青徐恪自并兵來向淮南耳後恪果圖新城不克而歸嘏常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傅子曰嘏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好論才性原本精微鮮能及之司隸校尉鍾會年甚少嘏以明智交會臣松之案傅子前云嘏了夏侯之必敗不與之交而云與鍾會善愚以為夏侯玄以名重致患衅由外至鍾會以利動取敗禍自已出然則夏侯之危兆難覩而鍾氏之敗形易照也嘏若了夏侯之必危而不見鍾會之將敗則為識有所蔽難以言通若皆知其不終而情有彼此是為厚薄由乎愛憎奚豫於成敗哉以愛憎為厚薄又虧於雅體矣傅子此論非所以益嘏也嘉平末賜爵關內侯高貴鄉公即尊位進封武鄉亭侯正元二年春毋丘儉文欽作亂或以司馬景王不宜自行可遣太尉孚往惟嘏及王肅勸之景王遂行漢晉春秋曰嘏固勸景王行景王未從嘏重言曰淮楚兵勁而儉等負力遠鬬其鋒未易當也若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是時景王新割目瘤創甚聞嘏言蹶然而起曰我請輿疾而東以嘏守尚書僕射俱東儉欽破敗嘏有謀焉及景王薨嘏與司馬文王徑還洛陽文王遂以輔政語在鍾會傳世語曰景王疾甚以朝政授傅嘏嘏不敢受及薨嘏秘不發喪以景王命召文王於許昌領公軍焉孫盛評曰晉宣景文王之相魏也權重相承王業基矣豈蕞爾傅嘏所宜間廁世語所云斯不然矣有自矜色嘏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勳業難為也可不慎哉嘏以功進封陽鄉侯增邑六百戶并前

千二百戶是歲薨時年四十七追贈太常諡曰元侯傅子曰初李豐與嘏同州少有顯名早歷大官內外稱之嘏又不善也謂同志曰豐飾偽而多疑矜小失而昧於權利若處庸庸者可也自任機事遭明者必死豐後為中書令與夏侯玄俱禍卒如嘏言嘏自少與冀州刺史裴徽散騎常侍荀粲善徽粲早亡又與鎮北將軍何曾司空陳泰尚書僕射荀顗後將軍鍾毓並善相友綜朝事俱為名臣子祗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嘏著勳前朝改封祗涇原子晉諸公贊曰祗字子莊仍少子也永嘉中至司空祗子宣字世弘世語稱宣以公正知名位至御史中丞宣弟暢字世道秘書丞在殿中著晉諸公贊及晉公卿禮秩故事

評曰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相應才士並出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而粲特處常伯之官興一代之制然其沖虛德宇未若徐幹之

粹也衛覬亦以多識典故相時王之式劉劭該覽
學籍文質周洽劉廙以清鑒著傅嘏用才達顯云
臣松之以為傅嘏識量名輩實當時高流而此評但云用才達顯既於題目為拙又不足以見嘏之美也

王衛二劉傅傳第二十一　魏書　國志二十一

右修職郎衡州錄事參軍蔡宙校正兼監鏤板
左迪功郎衡州州學教授陸俊民校正

桓二陳徐衛盧傳第二十二　魏書　國志二十二

桓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也魏書曰階祖父超父勝皆歷典州郡勝為尚書著名南方
仕郡功曹太守孫堅舉階孝廉除尚書郎父喪還
鄉里會堅擊劉表戰死階冒難詣表乞堅喪表義
而與之後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表舉州以應
紹階說其太守張羨曰夫舉事而不本於義未有
不敗者也故齊桓率諸侯以尊周晉文逐叔帶以
納王今袁氏反此而劉牧應之取禍之道也明府
必欲立功明義全福遠禍不宜與之同也羨曰然則
何向而可階曰曹公雖弱杖義而起救朝廷之危奉王

命而討有罪孰敢不服今若舉四郡保三江以待其
來而為之內應不亦可乎羨曰善乃舉長沙及旁三
郡以拒表遣使詣太祖太祖大悅會紹與太祖連戰
軍未得南而表急攻羨羨病死城陷階遂自匿久之
劉表辟為從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階自陳已結
婚拒而不受因辭疾告退太祖定荊州聞其為張羨謀
也異之辟為丞相掾主簿遷趙郡太守魏國初建為虎
賁中郎將侍中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階數陳
文帝德優齒長宜為儲副公規密諫前後懇至魏書稱階諫曰今太
子仁冠群子名昭海內仁聖達節天下莫不聞而大王甫
以植而問臣臣誠惑之於是太祖知階篤於守正深益重之

又毛玠徐弈以剛蹇少黨而為西曹掾丁儀所不善儀屢言其短賴階左右以自全其將順匡救多此類也遷尚書典選舉曹仁為關羽所圍太祖遣徐晃救之不解太祖欲自南征以問羣下羣下皆謂王不亟行今敗矣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為不足以料事勢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遺力邪曰不然則何為自往曰吾恐虜衆多而晃等勢不便耳階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大王遠為之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彊救大王案六軍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太祖善其言駐軍於摩陂賊遂退文帝踐阼遷尚書令封高鄉亭侯加侍中階疾病帝自臨省謂曰吾方託六尺之孤寄天下之命於卿勉之徙封安樂鄉侯邑六百戶又賜階三子爵關內侯祐以嗣子不封病卒又追贈關內侯後階疾篤遣使者即拜太常薨帝為之流涕謚曰貞侯子嘉嗣以階弟纂為散騎侍郎賜爵關內侯嘉尚升遷亭公主會嘉平中以樂安太守與吳戰於東關軍敗沒謚曰壯侯子翊嗣晉諸公贊曰翊孫陵字元禮有名於晉武帝世至滎陽太守卒

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寔父紀叔父諶皆有盛名

寔字仲弓紀字元方諶字季方魏書曰寔德冠當時紀諶並名重於世寔為太丘長遭黨錮隱居荊山遠近宗師之靈帝崩何進輔政天下名士仰寔以為參掾以老病遂不屈諶司空掾早卒紀歷位平原相侍中大鴻臚著書數十篇謂之陳子寔之亡也司空荀爽太僕令韓融並制縗麻執子孫禮四方至者車數千乘自太原郭泰等無不造門傅子曰寔亡天下致弔會其葬者三萬人制縗麻者以百數先賢行狀曰時寔紀高名並著而大將軍何進遣屬之豫州百城皆圖畫寔紀諶形象

羣為兒時寔常奇異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閒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為紀拜由是顯名劉備臨豫州辟羣為別駕時陶謙病死徐州迎備備欲往羣說備曰袁術尚彊今東必與之爭呂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必無成備遂東與袁術戰布果襲下邳遣兵助術大破備軍備恨不用羣言舉茂才除柘令不行隨紀避難徐州屬呂布破太祖辟羣為司空西曹掾屬時有薦樂安王模下邳周逵者太祖辟之羣封還教以為模逵穢德終必敗太祖不聽後模逵皆坐姦宄誅太祖以謝羣羣薦廣陵陳矯丹楊戴乾太祖皆用之後吳人叛乾忠義死難矯遂為名臣世以羣為知人除蕭贊長平令父卒去官後以司徒掾舉高第為治書侍御史轉參丞相軍事

魏國既建遷爲御史中丞時太祖議復肉刑令曰
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者使平斯事乎昔陳鴻
臚以爲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正謂此也御史中
丞能申其父之論乎羣對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
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
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書曰惟敬五
刑以成三德易著劓刖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殺
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
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
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踰之姦矣

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
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
死者可以刑殺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貿
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
人軀命也時鍾繇與羣議同王朗及議者多以爲
未可行太祖深善繇羣言以軍事未罷顧衆議故
且寢羣轉爲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在朝無適無
莫雅杖名義不以非道假人文帝在東宮深敬器
焉待以交友之禮常歎曰自吾有回門人日以親
及即王位封羣昌武亭侯徙爲尚書制九品官人

之法羣所建也及踐阼遷尚書僕射加侍中徙尚
書令進爵潁鄉侯帝征孫權至廣陵使羣領中領
軍帝還假節都督水軍還許昌以羣爲鎮軍大將
軍領中護軍錄尚書事帝寢疾羣與曹眞司馬宣
王等並受遺詔輔政明帝即位進封潁陰侯增邑
五百幷前千三百戶與征東大將軍曹休中軍大
將軍曹眞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並開府頃之爲
司空故錄尚書事是時帝初莅政羣上疏曰詩稱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道自近始而化洽於天下自喪亂已來

干戈未戢百姓不識王教之本懼其陵遲已甚陛
下當盛魏之隆荷二祖之業天下想望至治唯有
以崇德布化惠恤黎庶則兆民幸甚夫臣下雷同
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有讎黨有讎
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眞僞失實不可不深
防備有以絕其源流太和中曹眞表欲數道伐蜀
從斜谷入羣以爲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豆
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既無所因且斜
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
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從羣議眞復表從子午

道羣又陳其不便幷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眞眞據之遂行會霖雨積日羣又以爲宜詔眞還帝從之後皇女淑薨追封諡平原懿公主羣上疏曰長短有命存亡有分故聖人制禮或抑或致以求厥中防墓有不脩之儉嬴博有不歸之魂夫大人動合天地垂之無窮又大德不踰閑動爲師表故也八歲下殤禮所不備況未朞月而以成人禮送之加爲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已來未有此比而乃復自往視陵親臨祖載願陛下抑割無益有損之事但悉聽羣臣送葬乞車駕不行

此萬國之至望也聞車駕欲幸摩陂實到許昌二宮上下皆悉俱東舉朝大小莫不驚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於便處移殿舍或不知何故臣以爲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治金墉城西宮及孟津別宮皆可權時分止可無舉宮暴露野次廢損盛節蠶農之要又賊地聞之以爲大衰加所煩費不可計量且由吉士賢人當盛衰處安危秉道信命非徙其家以寧鄉邑從其風化無恐懼之心況乃帝王萬國之主靜則天下安動則天下擾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帝不聽青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臣松之案漢書地理志云元始二年天下戶口最盛汝南郡爲大郡有三十餘萬戶則文景之時不能如是多也案晉太康二年地記晉戶有三百七十七萬吳蜀戶不能居半以此言之魏雖始承喪亂方晉亦當無乃大殊長文之言於是爲過加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且吳蜀未滅社稷不安宜及其未動講武勸農有以待之今舍此急而先宮室臣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

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答曰王者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耳豈可復興役邪是故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又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臣松之曰周禮天子之宮有斲礱之制然質文之飾與時推移漢承周秦之弊宜敦簡約之化而何崇飾宮室示後嗣此乃武帝千門萬戶所以大興豈無所擬而增之謂邪況乃魏氏方有吳蜀之難四海溱塗炭之艱而述蕭何之過議以爲令軌豈不惑於大道而昧得失之辨哉使百代之君眩於奢侈之中何之由矣詩云斷宮之誥不可忽也其斯之謂乎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

也後欲寘之謂不可不在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
辭言所屈君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
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
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
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
疑聖聽不及意遠矣帝於是有所減省初太祖時
劉廙坐弟與魏諷謀反當誅羣言之太祖太祖曰
廙名臣也吾亦欲赦之乃復位廙深德羣羣曰夫
議刑為國非為私也且自明主之意吾何知焉其
弘博不伐皆此類也青龍四年薨諡曰靖侯子泰
嗣帝追思羣功德分羣戶邑封一子列侯魏書曰羣前後數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知也論者或譏羣居位拱默正始中詔撰羣臣上書以為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袁子曰或云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見人主之非則勃然怒而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也豈非所謂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者與答曰然可謂直士未為忠臣也夫仁者愛人施於君謂之忠施於親謂之孝忠孝者其本一也故仁愛之至其君覺有過諫而不入求之反覆不得已而言不忍宣也今為人臣見人主失道直詆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為忠臣也故司空陳羣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

泰字玄伯青龍中除散騎侍郎正始中徙游擊將
軍為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
將懷柔夷民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

帝奴婢泰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為尚書悉
以還之嘉平初代郭淮為雍州刺史加奮威將軍
蜀大將軍姜維率衆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
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質任等寇偪諸郡征西將
軍郭淮與泰謀所以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
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
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
兵之地也淮從泰計使泰率討蜀護軍徐質南安
太守鄧艾等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
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稽日月維果
來救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

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勑諸軍
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欲自南渡白水循水而
東使淮趣牛頭截其還路可并取維不惟安等而
已淮善其策進率諸軍軍洮水維懼遁走安等孤
縣遂皆降淮薨泰代為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
諸軍事後年雍州刺史王經白泰云姜維夏侯霸
欲三道向祁山石營金城求進兵為翅使涼州軍
至枹罕討蜀護軍向祁山泰量賊勢終不能三道
且兵勢惡分涼州未宜越境報經審其定問知所

趣向須東西勢合乃進時維等數將萬人至枹罕趣狄道泰勑經進屯狄道須軍到乃規取之泰進軍陳倉會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賊戰不利經輒渡洮泰以經不堅據狄道必有他變並遣五營在前泰率諸軍繼之經已與維戰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維乘勝圍狄道泰軍上邽分兵守要晨夜進前鄧艾胡奮王秘亦到即與艾秘等分爲三軍進到隴西艾等以爲王經精卒破衂於西賊衆大盛乘勝之兵旣不可當而將軍以烏合之卒繼敗軍之後將士失氣隴右傾蕩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其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今隴右之害過於蝮蛇狄道之地非徒不守之謂姜維之兵是所辟之鋒不如割險自保觀釁待斃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泰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走破王經封之狄道若維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放兵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而維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

命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兵書云修櫓轒轀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後已誠非輕軍遠入維之詭謀倉卒所辦縣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此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者至皆憤踊維始謂官救兵當須衆集乃發而卒聞已至謂有奇變宿謀上下震懼自軍之發隴西也以山道深險賊必設伏泰詭從南道維果三日施伏(臣松之案此傳云謂救兵當須衆集而卒聞已至謂有奇變上下震懼此則救至出於不意若不知救至何故伏兵深險乃經三日乎設伏相伺非不知之謂此皆語之不通也)定軍潛行卒出其南維乃緣山突至泰與交戰維退還涼州軍從金城南至沃干阪泰與經共密期當共向其還路維等聞之遂遁城中將士得出經歎曰糧不至旬向不應機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泰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差軍守並治城壘還屯上邽初泰聞經見圍以州軍將士素皆一心加得保城非維所能卒傾表上進軍晨夜速到還衆議以經奔北城不足自固維若斷涼州之道兼

四郡民夷據關隴之險敵能沒經軍而屠隴右宜
須大兵四集乃致攻討大將軍司馬文王曰昔諸
葛亮常有此志卒亦不能事大謀遠非維所任也
且城非倉卒所拔而糧少為急征西速救得上策
矣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
白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司馬文王語荀顗曰玄
伯沈勇能斷荷方伯之重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
兵又希簡上事必能辦賊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
邪後徵泰為尚書右僕射典選舉加侍中光祿大
夫吳大將孫峻出淮泗以泰為鎮軍將軍假節都

督淮北諸軍事詔徐州監軍已下受泰節度峻退
軍還轉為左僕射諸葛誕作亂壽春司馬文王率
六軍軍丘頭泰總署行臺司馬景王文王皆與泰
親友及沛國武陔亦與泰善文王問陔曰玄伯何
如其父司空也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為
已任者不如也明統簡至立功立事過之泰前後
以功增邑二千六百戶賜子弟一人亭侯二人關
內侯景元元年薨追贈司空謚曰穆侯干寶晉紀曰高貴鄉
公之殺司馬文王會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
舅荀顗召之顗至告以可否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
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王待
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
文王曰為吾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不知其
次文王乃不更言魏氏春秋曰帝之崩也太傅司馬
孚尚書右僕射陳泰枕帝尸於股號哭盡哀時大將軍
入于禁中泰見之悲慟大將軍亦對之泣謂曰玄伯其
如我何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大將軍久
之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嘔血薨
臣松之案本傳泰不為太常未詳干寶所由知之孫盛
改易泰言雖為小勝然檢盛言諸所改易皆非別有異
聞率更自以意制多不如舊凡記言之體當使若出其
口辭勝而違實固君子所不取況復不勝而徒長虛妄
哉博物記曰太丘長陳寔寔子鴻臚紀紀子司空
群群子泰四世於漢魏二朝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漸小
減時人為其語曰公慚卿卿慚長子恂嗣恂薨無嗣弟溫紹封咸熙
中開建五等以泰著勳前朝改封溫為慎子陳氏譜
曰群之後名位遂微諶孫佐官至青州刺史佐弟坦廷尉
佐子準太尉封廣陵郡公準弟戴徽及從弟堪並至大
位準孫逵字林道有譽江左
為西中郎將追贈衛將軍

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也避亂江東及東城辭
孫策袁術之命還本郡太守陳登請為功曹使矯
詣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為觀察還
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
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
清玉絜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脩疾惡有識有
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彊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
雄姿桀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
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登雅意如此而深
敬友矯郡為孫權所圍於匡奇登令矯求救於太

祖矯說太祖曰鄙郡雖小形便之國也若蒙救
援使為外藩則吳人剉謀徐方永安武聲遠
震仁愛滂流未從之國望風景附崇德養威此
王業也太子奇矯欲留之矯辭曰本國倒縣本奔
走告急縱無申胥之效敢忘弘演之義乎劉向新序曰齊
桓公求婚於衞衞不與而嫁於許衞為狄所伐桓公不
救至於國滅君死懿公屍為狄人所食惟有肝在懿
公有臣曰弘演適使反致命於肝曰君為其內臣為
其外乃刳腹內肝而死齊桓公曰衞有臣若此而尚
滅寡人無有亡無日矣
乃救衞定其君太祖乃遣赴救吳軍既退登
多設閒伏勒兵追奔大破之太祖辟矯為司空掾
屬除相令征南長史彭城樂陵太守魏郡西部都

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矯曰此孝子
也表赦之遷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矯
以為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
之理而忽久繫之患可謂謬矣悉自覽罪狀一時
論決大軍東征入為丞相長史軍還復為魏郡西曹
屬從征漢中還為尚書行前未到鄴太祖崩洛陽
群臣拘常以為太子即位當須詔命矯曰王薨于外天
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
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即具官備禮一日皆辦
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位大赦蕩然文帝曰陳季弼

臨大節明略過人信一時之儁傑也帝既踐阼轉
署吏部封高陵亭侯遷尚書令明帝即位進爵東
鄉侯邑六百戶車駕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
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
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
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其亮直如此世語曰劉曄
以先進見幸
因譖矯專權矯懼以問長子本本不知所出次子騫曰主上明聖
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後數日帝見矯矯又
問二子騫曰陛下意解故見大人也既入盡日帝曰劉曄
構君朕有以迹君朕心故已了以金五餅授之矯辭帝曰
豈以為小惠君已知朕心顧君妻子未知故也帝憂社稷
問矯司馬公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
社稷未知也加侍中光祿大夫遷司徒景初元年

薨諡曰貞侯魏氏春秋曰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
婚于本族徐宣每非之庭議其闕太祖
惜矯才量欲擁全之乃下令曰喪亂已來風教彫薄謗
議之言難用褒貶自建安五年已前一切勿論其以斷
前誹議者以
其罪罪之子本嗣歷位郡守九卿所在操綱領舉
大體能使群下自盡有統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
法律而得廷尉之稱優於司馬岐等精練文理遷
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薨子粲嗣本弟
騫咸熙中為車騎將軍案晉書曰騫字休淵為晉佐
命功臣至太傅封高平郡公
初矯為郡功曹使過泰山泰山太守東郡薛悌異
之結為親友戲謂矯曰以郡吏而交二千石鄰國
君屈從陪臣游不亦可乎悌後為魏郡及尚書令

旨承代矯云世語曰嵩字孝威年二十二以兗州從事爲太山太守初太祖定冀州以嵩及東平王昆爲左右長史後至中領軍並悉忠貞練事爲世吏表

徐宣字寶堅廣陵海西人也避亂江東又辭孫策之命還本郡與陳矯並爲綱紀二人齊名而私好不協然俱見器於太守陳登與登並心於太祖海西淮浦二縣民作亂都尉衛彌令梁習夜奔宣家密送免之太祖遣督軍扈質來討賊以兵少不進宣潛見責之示以形勢質乃進破賊太祖辟爲司空掾屬除東緡發干令遷齊郡太守入爲門下督從到壽春會馬超作亂大軍西征太祖見官屬曰今當遠征而此方未定以爲後憂宜得清公大德以鎮統之乃以宣爲左護軍留統諸軍還爲丞相東曹掾出爲魏郡太守太祖崩洛陽羣臣入殿中發哀或言可易諸城守用譙沛人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譙沛而沮宿衛者心文帝聞曰所謂社稷之臣也帝既踐阼爲御史中丞賜爵關內侯徙城門校尉旬月遷司隸校尉轉散騎常侍從至廣陵六軍乘舟風浪暴起帝船回倒宣病在後陵波而前羣寮莫先至者帝壯之遷尚書明帝即位封津陽亭侯邑二百戶中領軍桓範薦

宣曰臣聞帝王用人度世授才爭奪之時以策略爲先分定之後以忠義爲首故晉文行舅犯之計而賞雍季之言呂氏春秋曰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舅犯而問曰楚衆我寡奈何而可舅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舅犯之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得獸而明年無獸詐僞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舅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爲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舅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代之利也舅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代之利者乎高祖用陳平之智而託後於周勃也竊見尚書徐宣體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拘世俗確然難動有社稷之節歷位州郡所在稱職今僕射缺宣行掌後事腹心任重莫宣重者帝遂以宣爲左僕射後加侍中光祿大夫車駕幸許昌總統留事帝還主者奏呈文書詔曰吾省與僕射何異竟不視尚方令坐猥見考竟宣上疏陳威刑太過又諫作宮殿窮盡民力帝皆手詔嘉納宣曰七十有縣車之禮今已六十八可以去矣乃固辭疾遜位帝終不許青龍四年薨遺令布衣疏巾斂以時服詔曰宣體履至實直內方外歷在三朝公亮正色有託孤寄命之節可謂柱石臣也常欲倚以台輔未及登之惜乎大命不永其追贈車騎將軍葬如公禮謚曰貞侯子欽嗣

衞臻傳

衞臻字公振陳留襄邑人也父茲有大節不應三公之辟太祖之初至陳留茲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太祖亦異之數詣茲議大事從討董卓戰于滎陽而卒太祖每涉郡境輒遣使祠焉先賢行狀曰茲字子許不爲激詭之行不徇流俗之名明慮淵深規略宏遠爲車騎將軍何苗所辟司徒楊彪再加旌命董卓作亂漢室傾蕩太祖到陳留會始與太祖見遂同盟計興武事茲答曰亂生久矣非兵無以整之且言兵之興者自今始矣深見廢興首贊洪謀合兵三千人從太祖入滎陽力戰終日失利身歿郭林宗傳曰茲弱冠與同郡圈文生俱稱盛德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讎直文生訾呵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損茲以烈節垂名夏侯惇爲陳留太守舉臻計吏命婦出宴臻以爲末世之俗非禮之正惇怒執臻既而赦之後爲漢黃門侍郎東郡朱越謀反引臻太祖令曰孤與卿君同共舉事加欽令問始聞越言固自不信及得荀令君書具亮忠誠會奉詔命聘貴人于魏因表留臻參丞相軍事追錄臻父舊勳賜爵關內侯轉爲戶曹掾文帝即王位爲散騎常侍及踐阼封安國亭侯時群臣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臻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帝數目臻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遷尚書轉侍中吏部尚書帝幸廣陵行中領軍從征東大將軍曹休表得

降賊辭孫權已在濡須口臻曰權恃長江未敢亢衡此必畏怖偽辭耳考核降者果守將詐所作也明帝即位進封康鄉侯後轉爲右僕射典選舉如前加侍中中護軍蔣濟遺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爲上將周武拔漁父爲太師布衣廝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答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諸葛亮寇天水臻奏宜遣奇兵入散關絕其糧道乃以臻爲征蜀將軍假節督諸軍事到長安亮退還復職加光祿大夫是時帝方隆意於殿舍臻數切諫及殿中監擅收蘭臺令史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臻上疏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懼群司將遂越職以至陵遲矣亮又出斜谷征南上朱然等軍已過荊城臻曰然吳之驍將必下從權且爲勢以綴征南耳權果召然入居巢進攻合肥帝欲自東征臻曰權外示應亮內實觀望且合肥城固不足爲慮車駕可無親征以省六軍之費帝到尋陽而權

竟退幽州刺史毌丘儉上疏曰陛下即位巳來未
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聊可以此方無用之
士克定遼東臻曰儉所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之
事也吳頻歲稱兵寇亂邊境而猶案甲養士未果
尋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也且淵生長海表相
承三世外撫戎夷內脩戰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
朝至夕卷知其妄矣儉行軍遂不利臻遷為司空
徙司徒正始中進爵長垣侯邑千戶封一子列侯
初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方奇貴臨菑侯丁儀等為
之羽翼勸臻自結臻以大義拒之及文帝即位東

三國志卷二十二　魏志二十二　二十二

海王霖有寵帝問臻平原侯何如臻稱明德美而
終不言曹爽輔政使夏侯玄宣指欲引臻入守尚
書令及為弟求婚皆不許固乞遜位詔曰昔干木
偃息義壓強秦留侯頤神不忘楚事讜言嘉謀望
不吝焉賜宅一區位特進秩如三司薨追贈太尉
謚曰敬侯子烈嗣咸熙中為光祿勳臣松之案舊事及傅咸集烈終於光祿勳烈二弟京楷皆二千石楷子權字伯輿晉大司馬汝南王亮輔政以權為尚書郎傅咸與亮牋曰衛尉與賈妃兄子誠有才望應作臺郎然未得東宮官屬東宮官屬前患楊駿親理塞路今有伯輿復越某作郎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懼於羣吠遂至回聽權作左思吳都賦敘及注敘粗有文辭至於為注了不所發明直為塵穢紙墨不也

盧毓字子家涿郡涿人也父植有名於世續漢書曰植字子幹少事馬融與鄭玄同門相友植剛毅有大節常喟然有濟世之志不苟合應州郡命召建寧中徵博士出補九江太守以病去官作尚書章句禮記解詁遷侍中尚書張角起以植為北中郎將征角失利抵罪頃之復以為尚書張讓等劫少帝奔小平津植手劍責數讓等讓等皆放兵垂泣謝罪遂自殺董卓議欲廢帝衆莫敢對植獨正言語在卓傳植以老病去位隱於上谷軍都山初平三年卒太祖北征柳城過涿郡令告太守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乃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閭鄭喪子產而仲尼隕涕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有異人敬遣丞掾脩墳墓并致薄醊以彰厥德植有四子毓最小
毓十歲而孤遇本州亂二兄死難當袁紹公孫
瓚交兵幽冀饑荒養寡嫂孤兄子以學行見稱文
帝為五官將召毓署門下賊曹崔琰舉為冀州主

三國志卷二十二　魏志二十二　二十二

簿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
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
市毓駮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
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我心
則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
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
吏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卺之後罪何所加
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為比也又書
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
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為可殺之為重太祖曰毓

執之是也又引經曲有意使孤歎息由是為丞相
法曹議令史轉西曹議令史魏國既建為吏部郎
文帝踐阼徙黃門侍郎出為濟陰相梁譙二郡太
守帝以譙舊鄉故大徙民充之以為屯田而譙土
地墝瘠百姓窮困毓愍之上表徙民於梁國就沃
衍失帝意雖聽毓所表心猶恨之遂左遷毓使將
徙民為睢陽典農校尉毓心在利民躬自臨視擇
居美田百姓賴之遷安平廣平太守所在有惠化
青龍二年入為侍中先是散騎常侍劉劭受詔定
律未就毓上論古今科律之意以為法宜一正不
宜有兩端使姦吏得容情及侍中高堂隆數以宮
室事切諫帝不悅毓進曰君明則臣直臣聞古之
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
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為狂直陛下宜容之
在職三年多所駮爭詔曰官人秩才聖帝所難必
須良佐進可替否侍中毓稟性貞固心平體正可
謂明試有功不懈于位者也其以毓為吏部尚書
使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常侍鄭沖帝
曰文和吾自知之更舉吾所未聞者乃舉阮武孫
邕帝於是用邕前此諸葛誕鄧颺等馳名譽有四

窻八達之誚帝疾之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
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
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
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
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為職但當有以
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
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帝納
其言即詔作考課法會司徒缺毓舉處士管寧帝
不能用更問其次毓對曰敦篤至行則太中大夫
韓暨亮直清方則司隸校尉崔林貞固純粹則太
常常林帝乃用暨毓於人及選舉先舉性行而後
言才黃門李豐嘗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為善也故
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為
善是才不中器也豐等服其言齊王即位賜爵關
內侯時曹爽秉權將樹其黨徙毓僕射以侍中何
晏代毓頃之出毓為廷尉司隸畢軌又枉奏免官
衆論多訟之乃以毓為光祿勳爽等見收太傅司
馬宣王使毓行司隸校尉治其獄復為吏部尚書
加奉車都尉封高樂亭侯轉為僕射故典選舉加
光祿大夫高貴鄉公即位進封大梁鄉侯封一子

高亭侯毌丘儉作亂大將軍司馬景王出征毓綱紀後事加侍中正元三年疾病遜位遷為司空固推驃騎將軍王昶光祿大夫王觀司隸校尉王祥詔使使者即授印綬進爵封容城侯邑二千三百戶甘露二年薨謚曰成侯孫藩嗣毓子欽珽咸熙中欽為尚書珽泰山太守

世語曰欽字子若珽字子笏欽泰始中為尚書僕射領選咸寧四年卒追贈衛將軍開府虞預晉書曰欽少居名位不顧財利清虛淡泊動循禮典同郡張華家單少孤不為鄉邑所知惟欽貴異焉欽子浮字子雲晉諸公贊曰張華博識多聞無物不知浮高朗經博有美於華起家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廢朝廷器重之就家以為國子博士遷祭酒永平中為祕書監珽及子皓志並至尚書志子諶字子諒遐清表稱譽請出有文思諶別傳曰諶善著文章洛陽傾覆北投劉琨琨以為司空從事中郎琨敗諶歸段末波元帝之初累召為散騎中書侍郎不得南赴永和六年卒於胡中子孫過江族蹤飾盧猶湛之曾孫

晉書卌四有列

評曰桓階識覩成敗才周當世陳羣動仗名義有清流雅望泰弘濟簡至允克堂構矣魏世事統臺閣重內輕外故八座尚書即古六卿之任也陳徐衛盧久居斯位矯宣剛斷骨鯁臻毓規鑒清理咸不忝厥職云

陳徐衛盧傳第二十二　魏書國志二十二

和常楊杜趙裴傳第二十三　魏書　國志二十三

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舉孝廉大將軍辟皆不就袁紹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洽獨以冀州土平民彊英桀所利四戰之地本初乘資雖能彊大然雄豪方起全未可必也荊州劉表無他遠志愛人樂士土地險阻山夷民弱易依倚也遂與親舊俱南從表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辟爭地也昏世之主不可黷近久而阽危

臣松之案漢書文紀曰阽於死亡食貨志曰阽危若是沆曰諸音鹽如淳曰近邊欲墮之意也一曰臨危曰阽

必有讒慝間其中者遂南度武陵太祖定荊州辟為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

隱僞矣孫盛曰昔先王御世觀民設教雖質文因損益代用至於車服禮秩貴賤等差其歸一揆魏承漢亂風俗侈泰誠宜仰思古制訓以約簡使奢不陵肆儉足中禮進無蜉蝣之刺退免采莽之譏如此則治道隆而頌聲作矣夫矯枉過正則巧僞滋生以克訓下則民志險隘非聖王所以陶化民物閑邪存誠之道和洽之言於是允矣魏國既建爲侍中後有白毛玠謗毀太祖太祖見近臣怒甚洽陳玠素行有本求案實其事罷朝太祖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爲崔琰觖望此損君臣恩義妄爲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昔蕭曹與高祖並起微賤致功立勳高祖每在屈笮二相恭順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後世也和侍中比求實之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洽對曰如言事

者言玠罪過深重非天地所覆載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以玠出羣吏之中特見拔擢顯在首職歷年荷寵剛直忠公爲衆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驗其實今聖恩垂含垢之仁不忍致之于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疑自近始太祖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上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無此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二者不加檢覈臣竊不安太祖曰方有軍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邪狐射姑刺陽處父於朝此爲君之誡也太祖克張魯洽陳便宜以

時拔軍徙民可省置守之費太祖未納其後民棄漢中出爲郎中令文帝踐阼爲光祿勳封城亭侯明帝即位進封西陵鄉侯邑二百戶太中散騎常侍高堂隆奏時風不至而有休廢之氣必有司不勤職事以失天常也詔書謙虛引咎博諮異同洽以爲民稀耕少浮食者多國以民爲本民以穀爲命故費一時之農則失育命之本是以先王務蠲煩費以專耕農自春夏以來民窮於役農業有廢百姓嚻然時風不至未必不由此也消復之術莫大於節儉太祖建立洪業奉師徒之費

供軍賞之用吏士豐於資食倉府衍於穀帛由不無用之宮絕浮華之費方今之要固在息省勞煩之役損除他餘之務以爲軍戎之備三邊守禦宜在備豫料賊虛實蓄士養衆筭廟勝之策明攻取之謀詳詢衆庶以求厥中若謀不素定輕弱小敵軍人數舉舉而無庸所謂悅武無震古人之誡也轉爲太常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賜穀帛薨謚曰簡侯子离嗣离音離离弟適才爽開濟官至廷尉吏部尚書晉諸公贊曰和嶠[illegible]逌之子也少知名以[illegible]

常侍家產豐富擬於王公而性至儉吝同母弟郁素無名嶠輕侮之以此為損卒於官贈光祿大夫郁以公儉當世致位尚書令

洽同郡許混者許劭子也清醇有鑒識明帝時為尚書

劭字子將汝南先賢傳曰召陵謝子微高才遠識見劭年十八時乃歎息曰此則希世出眾之偉人也劭始發明樊子昭於鬻幘之肆出虞永賢於牧豎召李叔才鄉閭之間擢郭子瑜鞍馬之吏援楊孝祖舉和陽士茲六賢者皆當世之令懿也其餘中流之士或舉之於淹滯或顯之乎童齒莫不賴劭顧歎之榮凡所拔育顯成令德者不可殫記其探擿偽行抑損虛名則周之單襄無以尚也宗人許栩沈沒榮利致位司徒舉宗莫不匍匐栩門承風而驅官以賄成惟劭不過其門最徐孟本來臨汝南郡聞劭高名請為功曹饕餮放流絜士盈朝袁紹公族好名為濮陽長棄官來還有副車從騎將入郡界紹乃歎曰吾之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之乎遂單車而歸辟公府掾拜鄢陵令方正徵皆不就避亂江南所歷之國必翔而後集終于豫章時年四十六有子曰混顯名魏世

常林字伯槐河內溫人也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

林伯先在否汝何不拜林曰雖當下客臨子字父何拜之有於是咸共嘉之

魏略曰林少單貧雖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學漢末為諸生帶經耕鉏其妻常自餉之林雖在田野其相敬如賓

太守王匡起兵討董卓遣諸生於屬縣微伺吏民罪負便收之考責錢穀贖罪稽遲則夷滅宗族以崇威嚴林叔父撾客為諸生所白匡怒收治舉宗惶怖不知所責多少懼繫者不救林往見匡同縣胡母彪曰王府君以文武高才臨于鄙郡鄙郡表裏山河土廣民殷又多賢能惟所擇用今主上幼沖賊臣虎據華夏震慄雄才奮用之秋也若欲誅天下之賊扶王室之微智者望風應之若響克亂在和何征不捷苟無恩德任失其人覆亡將至何暇匡翼朝廷崇立功名乎君其藏之因說叔父見拘之意匡即書責臣原林叔父林乃避地上黨耕種山阿當時旱蝗林獨豐收盡呼比鄰升斗分之依故河間太守陳延壁陳馮二姓舊族冠冕張楊利其婦女貪其資貨林率其宗族為之策謀見圍六十餘日卒全堡壁并州刺史高幹表為騎都尉林辭不受後刺史梁習薦州界名士林及楊俊王淩王象荀緯太祖皆以為縣長林宰南和治化有成超遷博陵太守幽

州刺史所在有績文帝為五官將林為功曹太祖西征田銀蘇伯反幽冀扇動文帝欲親自討之林曰昔忝博陵又在幽州賊之形勢可料度也北方吏民樂安厭亂服化已久守善者多銀伯犬羊相聚智小謀大不能為害方今大軍在遠外有彊敵將軍為天下之鎮也輕動遠舉雖克不武文帝從之遣將往伐應時克滅出為平原太守魏郡東部都尉又為丞相東曹屬魏國既建拜尚書文帝踐阼遷少府封樂陽亭侯

魏略曰林性既清白當官又嚴少府寺與鴻臚對門時崔林為鴻臚崔性闊達不與林同數數聞林撾吏聲不以為可林夜撾吏不勝痛叫呼敖敖徹曙明日崔出門與林車相遇乃啁

林曰聞卿為廷尉爾邪林不覺答曰不也崔曰卿不為廷尉昨夜何故考囚乎林大慚然不能自止轉大司農明帝即位進封高陽鄉侯徙光祿勳太常晉宣王以林鄉邑耆德每為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叙為後生之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魏略曰初林少與司馬京兆善太傅每見林輒欲跪林止之曰公尊貴矣止也及司徒缺太傅有意欲以林[redacted]之集臣松之案此語與本傳不同臣謂林之為人不畏權貴者也此論必無然否謂本傳為是時論以林節操清峻欲致之公輔而林遂稱疾篤拜光祿大夫年八十三薨追贈驃騎將軍葬如公禮謚曰貞侯子旹嗣為泰山太守坐法誅旹弟靜紹封魏略以林及吉茂沐並時苗四人為清介傳吉茂字叔暢馮翊池陽人也世為著姓好書不恥惡衣惡食而恥一物之不知建安初關中始平茂與扶風蘇則共入武功南山隱處精思數歲州舉茂才除臨汾令居官清靜吏民不忍欺轉為武德侯庶子二十二年坐其宗人吉本等起事被收先是科禁內學及兵書而茂皆有匿不送官及其被收不知當坐本等顧謂其左右曰我坐書也會鍾相國證茂本服第已絕故得不坐後以茂為武陵太守不之官轉酇相以國省拜議郎景初中病亡自茂脩行從少至長冬則被裘夏則短褐行則步涉食則茨藿臣役妻子室如懸磬其或饋遺一不肯受雖不以此高人亦心疾不義而貴且富者先時國家始制九品各使諸郡選置中正差叙自公卿以下至于郎吏功德材行所任茂同郡護羌校尉王琰前數為郡守不名為清白而琰子嘉仕歷諸縣亦復為通人嘉時還為散騎郎馮翊郡移嘉為中正嘉叙茂雖在上第而狀甚下云德優能少茂慍曰痛乎我效汝父子冠幘劫人邪初茂同產兄黃以十二年中從公府掾為長陵令是時科禁長吏擅去官而黃聞司徒趙溫薨自以為故吏違科奔喪為司隸鍾繇所收遂伏法茂時在長安有清名然三黨以為兄坐追義而死怨繇不肯哭至歲終

以為茂以不哭及與而判而茂就之故時人或以茂為畏路或以茂為髦士也沐並字德信河間人也少孤苦袁紹父子時始為名吏有志介嘗過姊姊為殺雞炊黍而不留也然為人公果不畏彊禦丞相召署軍謀掾黃初中為成皋令校事劉肇出過縣遣人呼縣吏求索稾穀是時蝗旱官無有見未辦之間肇人從入並之閤下呴呼罵吏並怒因躧履提刀而出多從吏卒欲收肇肇覺知驅走具以狀聞有詔肇為牧司爪牙吏而並欲收縛無所忌憚自恃清名邪遂收欲殺之髠決減死刑竟復吏由是放散十餘年至正始中為三府長史時吳使朱然諸葛瑾攻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斫材牂柯人兵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言共食來後熟者答言不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邪其名流布播於異域如此為長史八年晚出為濟陰太守召還拜議郎年六十餘自慮身無常豫作終制戒其子以儉葬曰告雲儀等夫禮者生民之始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者則為君子不務者終為小人然非聖人莫能履其從容也是以富貴者有驕奢之過而貧賤者譏於固陋於是養生送死苟竊非禮由斯觀之陽虎璵璠甚於暴骨桓魋石槨不如速朽此言儒學撥亂反正鳴鼓矯俗之大義也未是夫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實論也若能原始要終以天地為一區萬物為芻狗該覽玄通求形景之宗同禍福之素一死生之命吾有慕於道矣夫道之為物惟恍惟惚壽為欺謂天死為生[illegible]

酒徒蔣濟置之牆下旦夕射之州郡雖知其所為不恪然以其履行過人無若之何又其始之官乘薄軬車黃牸牛布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其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有也羣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人皆以為激然由此名聞天下還為太官令領其郡中正定九品於敘人才不能寬然紀人之短雖在久遠銜之不置如所忿蔣濟者仕進至太尉濟不以前嫌以苗為□苗亦不以痛責更謝遣為令嚴處不責而治遷典農中郎將年七十餘以正始中病亡也

楊俊字季才河內獲嘉人也受學陳留邊讓讓器異之俊以兵亂方起而河內處四達之衢必為戰場乃扶持老弱詣京密山間同行者百餘家俊振濟貧乏通共有無宗族知故為人所略作奴僕者凡六家俊皆傾財贖之司馬宣王年十六七與俊

相遇俊曰此非常之人也又司馬朗早有聲名其族兄芝衆未之知惟俊言曰芝雖風望不及朗實理但有優耳俊轉避地并州本郡王象少孤特為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俊嘉其才質即贖象著家娉娶立屋然後與別太祖除俊曲梁長入為丞相掾屬舉茂才安陵令遷南陽太守宣德教立學校吏民稱之徙為征南軍師魏國既建遷中尉太祖征漢中魏諷反於鄴俊自劾詣行在所俊以身方罪免牋辭太子太子不說曰楊中尉便去何太高遠邪遂被書左遷平原

太守文帝踐阼復在南陽時王象為散騎常侍薦俊曰伏見南陽太守楊俊秉純粹之茂質履忠肅之弘量體仁足以育物篤實足以動衆克長後進惠訓不倦外寬內直仁而有斷自初彈冠所歷垂化再守南陽恩德流著殊鄰異黨襁負而至今境守清靜無所展其智能宜還本朝宣力輦轂熙帝之載俊自少及長以人倫自任同郡審固陳留衛恂本皆出自兵伍俊資拔獎致咸作佳士後固歷位郡守恂御史縣令其明鑒行義多此類也初臨菑侯與俊善太祖適嗣未定密訪羣司俊雖並論

文帝臨菑才分所長不適有所據當然稱臨菑猶美文帝常以恨之黃初二年車駕至宛以市不豐樂發怒收俊尚書僕射司馬宣王常侍王象荀緯請俊叩頭流血帝不許俊曰吾知罪矣遂自殺衆冤痛之

世語曰俊二孫覽字公質汝陰太守猗字公彥尚書晉東海王越舅也覽子元字宣弘散騎常侍

魏略曰王象字羲伯既為俊所知拔果有才志建安中與同郡荀緯等俱為魏太子所禮待及王粲陳琳阮瑀路粹等亡後新出之中惟象才最高魏有天下拜象散騎侍郎遷為常侍封列侯受詔撰皇覽使象領祕書監象從延康元年始撰集數歲成藏於祕府合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餘萬字象既性器和厚又文采溫雅用是京師歸美稱為儒宗車駕南巡未到宛有詔百官不得干豫郡縣及車駕到宛令不解詔旨閉市門帝聞之忿然曰吾是寇邪乃收宛令及太守楊俊詔問尚書漢明帝殺幾二千石時象見詔文知俊必不免乃當帝前叩頭流血竟面請俊減死一等帝不答

譯入禁中象引帝衣帝驚謂象曰兵知傷從與卿本末耳今聽卿是撫我也卿寧撫後邪我撫我卿象以帝言切乃縮手帝遂入久後法然後乃出象自恨不能齎後遂發病死

杜襲字子緒潁川定陵人也曾祖父安祖父根著名前世先賢行狀曰安年十歲名稱鄉黨至十三入太學號曰神童既名知人清高絕俗洛陽令周紆數候安安常逃避不見時貴戚慕安高行多有與書者輒不發以慮後患常鑿壁藏書後諸與書者果有大罪推捕所與交通者吏至門安乃發壁出書印封如故當時皆嘉其慮遠三府並辟公車特徵拜宛令先是宛有報讎者其令不忍致理將與俱亡縣中豪彊有告其處者致捕得安深疾惡之到官治戮肆之於市懼有司彊禦遂自免後徵拜巴郡太守率身正下以禮化俗以病卒官時服章斂素器下葬子自行市州郡賢良表薦墳墓根舉孝廉除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外戚橫恣安帝長大猶未歸政根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鄧后怒收根等伏誅誅者皆縑囊盛於殿上撲地執法者以根德重事公默語行事人使不加力誅訖車載城外根以撲輕得蘇息閉目不動經三日乃密起逃竄為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

嘉靖乙未年

魏志二十三　十一

酒家知其賢常厚敬待鄧后崩安帝思根以為忠直詔天下錄見誅者子孫根乃自出徵詣公車拜侍御史問根曰往日遭難天下同類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答曰周旋人間非絕跡之處邂逅發露禍及親知故不為也順帝時稍遷濟陰太守以德讓為政風移俗改年七十八以壽終棺不加漆斂以時服長吏下車常先詣安根墓致祠襲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禮同郡繁欽繁音婆數見奇於表襲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龍蟠幽藪待時鳳翔豈謂劉牧當為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吾其與子絕矣欽慨然曰請敬受命襲遂南適長沙建安初太祖迎天子都許襲逃還鄉里太祖以為西鄂長縣濱南境寇賊縱橫時長吏皆斂民保城郭不得農業野荒

民困倉庾空虛襲自知恩結於民乃遣老弱各分散就田業留丁壯備守吏民歡悅會荊州出步騎萬人來攻城襲乃悉召縣吏民任拒守者五十餘人與之要誓其親戚在外欲自營護者恣聽遣出皆叩頭願致死於是身執矢石率與戮力吏民感恩咸為用命臨陣斬數百級而襲衆死者三十餘人其餘十八人盡被創賊得入城襲帥傷痍吏民決圍得出死喪略盡而無反背者遂收散民徙至摩陂營吏民慕而從之如歸九州春秋曰建安六年劉表攻西鄂西鄂長杜子緒帥縣男女嬰城而守時南陽功曹柏孝長亦在城中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

嘉靖乙未年

魏志二十三　二

其明側立而聽二日往出戶問消息至四五日乃更負楯親鬭語子緒曰勇可習也司隸鍾繇表拜議郎參軍事荀彧又薦襲太祖以為丞相軍祭酒魏國既建為侍中與王粲和洽並用粲強識博聞故太祖游觀出入多得驂乘至其見敬不及洽襲嘗獨見至於夜半粲性躁競起坐曰不知公對杜襲道何等也洽笑答曰天下事豈有盡邪卿晝侍可矣悒悒於此欲兼之乎後襲領丞相長史隨太祖到漢中討張魯太祖還拜襲駙馬都尉留督漢中軍事綏懷開導百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夏侯淵為劉備所沒軍喪元帥將士失色襲與

張郃郭淮糾攝諸軍事權宜以郃爲督以一衆心
三軍遂定太祖東還當選留府長史鎭中長安王
者所選皆不當太祖令曰釋騏驥而不乘焉皇皇
而更索遂以襲爲留府長史駐關中時將軍許攸
擁部曲不附太祖而有慢言太祖大怒先欲伐之
羣臣多諫可招懷攸共討彊敵太祖橫刀於膝作
色不聽襲入欲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以定卿勿
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
下計非邪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之何待
下之不闡乎太祖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乎襲曰

魏志二十三　十二

殿下謂許攸何如人邪太祖曰凡人也襲曰夫惟
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
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彊攻弱進不
爲勇退不爲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萬
石之鍾不以莛撞起音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
神武哉太祖曰善遂厚撫攸攸即歸服時夏侯尚
暱於太子情好至密襲謂尚非益友不足殊待以
聞太祖文帝初甚不悅後乃追思語在尚傳襲素
而不犯皆此類也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侯及踐
阼爲督軍糧御史封武平亭侯更爲督軍糧執

法入爲尚書明帝即位進封平陽鄉侯諸葛亮出
秦川大將軍曹真督諸軍拒亮徙襲爲大將軍軍
師分邑百戶賜兄基爵關內侯真薨司馬宣王代
之襲復爲軍師增邑三百戶前五百五十戶以疾
徵還拜太中大夫薨追贈少府謚曰定侯子會嗣
趙儼字伯然潁川陽翟人也避亂荊州與杜襲繁
欽通財同計合爲一家太祖始迎獻帝都許儼謂
欽曰曹鎭東應期命世必能匡濟華夏吾知歸矣
建安二年年二十七遂扶持老弱詣太祖太祖以
[illegible]朗陵長縣多豪猾無所畏忌儼取其尤甚者

魏志二十三　十三　監生盧世泉刊

收縛案驗皆得死罪儼既囚之乃表府解放自是
威恩並著時袁紹舉兵南侵遣使招誘豫州諸郡
諸郡多受其命惟陽安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錄
戶調儼見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諸郡並叛懷附者
復收其緜絹小人樂亂能無遺恨且遠近多虞不
可不詳也通曰紹與大將軍相持甚急左右郡縣
背叛乃爾若緜絹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顧望有
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
調當[illegible]釋此患乃書與荀彧曰今陽安郡當送
緜絹[illegible]艱阻必致寇害百姓困窮鄰城並叛

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貳微善必賞則為義者勸善為國者藏之於民以為國家宜垂慰撫所斂緜絹皆俾還之儼報曰輒白曹公公文下郡縣絹悉以還民上下歡喜郡內遂安入為司空掾屬主簿魏略曰太祖北拒袁紹時遠近無不私遣牋記通意於紹者儼與領陽安太守李通同治通亦欲遣使儼為陳紹必敗意通乃止及紹破走太祖使人搜閱紹記室惟不見陽安書疏陰知儼必為之計乃曰此必趙伯然也臣松之案魏武紀破紹後得許下軍中人書皆焚之若故使人搜閱知其有無則非所以安人情也疑此語為不然耳時于禁屯潁陰樂進屯陽翟張遼屯長社諸將任氣多共不協使儼并參三軍每事訓喻遂相親睦太祖征荊州以儼

領章陵太守徙都督護軍護于禁張遼張郃朱靈李典路招馮楷七軍復為丞相主簿遷扶風太守太祖徙出故韓遂馬超等兵五千餘人使平難將軍殷署等督領以儼為關中護軍盡統諸軍羌虜數來寇害儼率署等追到新平大破之屯田客呂並自稱將軍聚黨據陳倉儼復率署等攻之賊即破滅時被書差千二百兵往助漢中守署督送之行者卒與室家別皆有憂色署發後一日儼慮其有變乃自追至斜谷口人人慰勞又深戒署還宿雍州刺史張既舍署軍復前四十里兵果叛亂未

知署吉凶而儼自隨步騎百五十人皆與叛者同部曲或婚姻得此問各驚被甲持兵不復自安儼欲還既等以為今本營黨已擾亂一身赴之無益可須定問儼曰雖疑本營與叛者同謀要當聞行者變乃發之又有欲善不能自定宜及猶豫促撫寧之且為之元帥既不能安輯身受禍難命也遂去行三十里止放馬息盡呼所從人喻以成敗慰勵懇切皆慷慨曰死生當隨護軍不敢有二前到諸營各召料簡諸姦結叛者八百餘人散在原野惟取其造謀魁率治之餘一不問郡縣所收送皆放遣乃即相率還降儼密白宜遣將詣大營請舊兵鎮守關中太祖遣將軍劉柱將二千人當須到乃發遣而事露諸將大駭不可安喻儼謂諸將曰舊兵既少東兵未到是以諸營圖為邪謀若或成變為難不測因其狐疑當令早決遂宣言當差留新兵之溫厚者千人鎮守關中其餘悉遣東便見主者內諸營兵名籍案累重立差別之留者意定與儼同心其當去者亦不敢動儼一日盡遣上道因使所留千人分布羅落之東兵尋至乃復脅喻并徙千人令相及共東凡所全致二萬餘口孫盛曰

言故能隆刑措之道建一匡之功儼既詐留于人使於之也　禮民非信不立周成不棄桐葉之言晉文不違伐原之
若雖權也宜以信待兵威既集而又遏往信義喪矣何以御民

關羽圍征南將軍曹仁於樊。儼以議郎參仁軍事南行，與平寇將軍徐晃俱。既到，羽圍仁遂堅，餘救兵未到。晃所督不足解圍，而諸將呵責晃促救。儼謂諸將曰：「今賊圍素固，水潦猶盛，我徒卒單少，而仁隔絕不得同力，此舉適所以弊內外耳。當今不若前軍偪圍，遣諜通仁，使知外救，以勵將士。計北軍不過十日，尚足堅守。然後表裏俱發，破賊必矣。如有緩救之戮，余為諸軍當之。」諸將皆喜，便作地道，箭飛書與仁，消息數通，北軍亦至，并勢大戰。羽軍既退，舟船猶據沔水，襄陽隔絕不通，而孫權襲取羽輜重，羽聞之，即走南還。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羽危懼，必可追禽也。」儼曰：「權邀羽連兵之難，欲掩制其後，顧羽還救，恐我承其兩疲，故順辭求效，乘釁因變，以觀利鈍耳。今羽已孤迸，更宜存之以為權害。若深入追北，權則改虞於彼，將生患於我矣。王必以此為深慮。」仁乃解嚴。太祖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勑仁，如儼所策。文帝即王位，為侍中。頃之，拜駙馬都尉，領河東太守、典農中郎將。黃初三年，賜爵關內侯。孫

權寇邊，征東大將軍曹休統五州軍禦之，徵儼為軍師。權眾退，軍還，封宜土亭侯，轉為度支中郎將，遷尚書。從征吳，到廣陵，復留為征東軍師。明帝即位，進封都鄉侯，邑六百戶，監荊州諸軍事，假節。會疾，不行，復為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轉大司馬軍師，入為大司農。齊王即位，以儼監雍涼諸軍事，假節，轉征蜀將軍，又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正始四年，老疾求還，徵為驃騎將軍。魏略曰舊故四征有官廚財籍遷轉之際無不因緣而儼叉手上車發到霸上忘持其常所服藥雍州聞之乃追送雜藥材數箱儼笑曰人言語殊不易我偶問所服藥耳何用是為邪遂不取 遷司空。薨，諡曰穆侯。子亭嗣。初，儼與同郡辛毗、陳群、杜襲並知名，號曰辛陳杜趙云。

裴潛字文行，河東聞喜人也。魏略曰潛世為著姓父茂仕靈帝時歷縣令郡守尚書建安初以奉使率導關中諸將討李傕有功封列侯潛少不修細行由此為父所不禮 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禮。潛私謂所親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適長沙。太祖定荊州，以潛參丞相軍事，出歷三縣令，入為倉曹屬。太祖問潛曰：「卿前與劉備俱在荊州，卿以備才略何如？」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而不能為治也。若乘間守險，足以為一方主。」時代郡大亂，以潛為代郡太守。烏丸王及其大人凡三人，各自稱

單于專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正太祖欲授潛精兵以鎮討之潛辭曰代郡戶口殷衆士馬控弦動有萬數單于自知放橫日久內不自安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謀圖之不可以兵威迫也遂單車之郡單于驚喜潛撫之以靜單于以下脫帽稽顙悉還前後所略婦女器械財物潛案誅郡中大吏與單于爲表裏者郝溫郭端等十餘人北邊大震百姓歸心在代三年還爲丞相理曹掾太祖褒稱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爲峻今計者必以潛爲理過嚴而事

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訟爭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於是太祖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反問至乃遣鄢陵侯彰爲驍騎將軍征之潛出爲沛國相遷兗州刺史太祖次摩陂歎其軍陳齊整特加賞賜文帝踐阼入爲散騎常侍出爲魏郡潁川典農中郎將奏通貢舉比之郡國由是農官進仕路泰遷荊州刺史賜爵關內侯明帝即位入爲尚書出爲河南尹轉太尉軍師大司農封清陽亭侯邑二百戶入爲尚書令奏正分職料簡名實出事使斷官府者

百五十餘條喪父去官拜光祿大夫正始五年薨追贈太常謚曰貞侯魏略曰時遠近皆云當爲公會病亡始潛自感所生微賤無舅氏又爲父所不禮即折節仕進雖多所更歷清省恪然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藜芘以自供又潛爲兗州時嘗作一胡牀及其去也留以挂柱又以父在京師出入薄軬車羣弟之田廬常步行家人小大或并日而食其家教上下相奉事有似於石奮其履檢校度自魏興少能及者潛爲人材[illegible]稱愛[illegible]然但如此而已終無所推進故世歸其厚而不[illegible]子秀嗣

遺令儉葬墓中惟置一坐瓦器數枚其餘一無所設秀咸熙中爲尚書僕射文章敘錄曰秀字季彥弘通博濟八歲能屬文遂知名大將軍曹爽辟爲掾襲[illegible]父服終推財與兄弟年二十五遷黃門侍郎爽誅以故吏免[illegible]相繫遷散騎常侍尚書僕射令光祿大夫[illegible]封鉅[illegible]五等命秀典之[illegible]封廣川侯晉室受[illegible]又撰[illegible]光祿大夫[illegible]廢公遷司空[illegible]地域圖十八篇傳行于世[illegible]及治官制[illegible]行未成年四十八泰始七年薨謚元公配食宗廟少子頠字逸民遺[illegible]封[illegible]爲人弘雅有遠識博學

[illegible]潛少弟徽[illegible]以[illegible]太[illegible]中[illegible]子作中尚書元[illegible]末[illegible]爲尚書[illegible]心[illegible]有遠量[illegible]氏[illegible]著[illegible]難[illegible]子[illegible]弟[illegible]外[illegible]名[illegible]一[illegible]侍中中書令光祿大夫[illegible]息[illegible]長水校尉[illegible]公[illegible]名[illegible]發[illegible]文王[illegible]其當[illegible]州刺史次[illegible]王[illegible]與司馬趙書曰裴部在此雖不治事然識量弘遠[illegible]下人士大敬附之次徽中壘所[illegible]情子瓚中書郎次遷[illegible]州刺史綽子遐太傅[illegible]瓚遐並有盛名早卒

肯諸公貴辭憲有所誅●魏略列傳以徐福嚴幹李義張
游楚梁習趙儼裴潛韓宣黃朗十人共卷其既習儼潛四人
自有傳徐福事在諸葛亮傳游楚事在張既傳餘韓宣等四人
載之於後嚴幹字公仲李義字孝懿皆馮翊東縣人也馮翊
東縣舊無冠族故二人並單家其器性皆重厚當中平末同
年二十餘幹好擊劍義好辦護喪事馮翊甲族桓田吉郭及
故侍中鄭文信等頗以其各有器實共紀識之會三輔亂人
多流宕而幹義不去與諸知故相浮沈採樵自活逮建安初
關中始開詔分馮翊西數縣為左內史郡治高陵以東數縣
為本郡治臨晉義於縣分當西屬義謂東縣曰西縣兒曹不可
與爭坐席今當共作方牀耳遂相附結皆仕東郡為右職司
隸辟幹不至歲終郡舉幹孝廉義上計掾義留京師為平陵
令遷冗從僕射[illegible]以為軍祭酒又
為魏尚書左僕射及文帝即位拜諫議大夫執金吾衛尉卒
官義子豐字宣國見夏侯玄傳幹以孝廉拜蒲阪令病去官
後舉至孝為[illegible]遷參州事
以建策捕[illegible]功封武鄉侯遷弘農太守
及馬超反幹郡[illegible]超民人分[illegible]超破為漢陽太守遷益州刺
史以道不通黃初中轉為五官中郎將明帝時[illegible]永安太僕
數歲卒始李義以直道推誠於人故于時陳羣等與之齊好
[illegible]內已來年

驍無他材力而然仡進不頋類幹從破亂之後更折節學問
特善春秋公羊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為太
官而謂公羊為賣餅家故數與幹共辯析長短繇為人機捷
善持論而幹訥口臨時屈無以應繇謂幹曰公羊高竟為左
丘明服矣幹曰直故吏為明使君服耳公羊未肯也●韓宣
字景然勃海人也為人短小建安中丞相召署軍謀掾冗散
在鄴嘗於鄴出入宮於東掖門內與臨菑侯植相遇時天新
雨地有泥潦宣欲避之闌潦不得去乃以扇自障住於道邊
植嫌宣既不去又不為禮乃駐車使其常從問宣何官宣云
丞相軍謀掾也植又問曰應得唐突列侯否宣曰春秋之義
王人雖微列于諸侯之上未聞宰士而為下土諸侯禮也植
又曰即如所言為人父吏見其子應有禮否宣又曰於禮臣
子一例也而宣年又長植知其枝柱難窮乃釋去具為太子
言以為●黃初中為尚書郎嘗以職事當受罰於殿前已縛
束杖未行文帝輦過問此為誰左右對曰尚書郎勃海韓宣
也帝追念前臨菑侯所說乃寤曰是子建所道韓宣邪特原
之遂解其縛時天大寒宣前以當受杖豫脫袴纏褌面縛及
其原褌腰不下乃趨而去帝目而送之笑曰此家有瞻諦之
士也後出為清河東郡太守明帝時為尚書大鴻臚數歲卒
宣前後當官在能否之間然善以己恕人始南陽韓暨以宿

德在宣前為大鴻臚暨為人賢及宣在後亦稱職故鴻臚中
為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曷相如案本志宣名都
不見惟魏略有此傳而世語列於名臣之流黃朗字文達
涿郡人也為人弘[illegible]實父為本縣卒朗感其如此抗志
游學由是為方國及其郡士大夫所禮異[illegible]
[illegible]

評曰和洽清和幹理常林素業純固楊俊人倫行義杜襲溫粹識統趙儼剛毅有度裴潛平恒貞幹皆一世之美士也至林能不繫心於三司以大夫告老美矣哉

和常楊杜趙裴傳卷第二十三　魏書　國志二十三

右修職郎衢州錄事參軍蔡宙校正兼監鏤板
左迪功郎衢州州學教授陸俊民校正

韓暨字公至南陽堵陽人也楚國先賢傳曰暨韓王信之後祖術河東太守父純南郡太守同縣豪右陳茂譖暨父兄幾至大辟暨陽不以為言庸賃積資陰結死士遂追呼尋禽茂以首祭父墓由是顯名舉孝廉司空辟皆不就乃變名姓隱居避亂魯陽山中山民合黨欲行寇掠暨散家財以供牛酒請其渠帥為陳安危山民化之終不為害避袁術命召徙居山都之山荊州牧劉表禮辟遂遁逃南居孱陵界所在見敬愛而表深恨之暨懼應命除宜城長太祖平荊州辟為丞相士曹屬後選樂陵太守徙監冶謁者舊時冶作馬排排蒲拜反為排以吹炭每一熟石用馬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功力暨乃因長流為水排計其利益三倍於前在職七年器用充實制書褒歎就加司金都尉班亞九卿文帝踐阼封宜城亭侯黃初七年遷太常進封南鄉亭侯邑二百戶時新都洛陽制度未備而宗廟主祏祏音石春秋傳曰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注曰宗廟中所以藏主石室皆在鄴都暨奏請迎鄴四廟神主建立洛陽廟四時蒸嘗親奉粢盛崇明正禮廢去淫祀多所匡正在官八年以疾遜位景初二年春詔曰太中大夫韓暨澡身浴德志絜高年踰八十守道彌固可謂純篤老而益劭者也其以暨為司徒夏四月薨遺令斂以時服葬為土藏謚曰恭侯楚國先賢傳曰暨臨終遺言曰夫俗奢者示之以儉儉則節之以禮歷見前代送終過制失之甚矣若爾曹敬聽吾言斂以時服葬以土藏穿畢便葬送以瓦器慎勿有增益又上疏曰生有益於民死猶不害於民況臣備位台司在職日淺未能宣揚聖德以廣益黎庶寢疾彌留奄即幽冥方今百姓農務不宜勞役乞不令洛陽吏民供設喪具懼國典有常使臣私願不得展從謹冒以聞惟蒙哀許帝得表嗟歎乃詔曰故司徒韓暨積德履行忠以立朝至於黃髮直亮不虧既登三事望獲毗輔之助如何奄忽天命不遂曾參臨沒易簀以禮晏嬰尚儉遣車降制今司徒知命遺言卹民必欲崇約可謂善始令終者也其喪禮所設皆如故事勿有所闕特賜溫明祕器衣一稱五時朝服具子肇嗣肇薨子邦嗣楚國先賢傳曰邦字長林少有才學晉武帝時為野王令有稱績為新城太守坐舉野王故吏為新城計吏武帝大怒遂殺邦暨次子繇高陽太守繇子洪侍御史洪子壽字德貞晉諸公贊曰自暨已下世治素業壽能敦尚家風性忠厚早歷清職惠帝踐阼為散騎常侍遷守河南尹病卒贈驃騎將軍壽妻賈充女充無後以壽子謐為嗣弱冠為祕書監侍中性驕佚而才出壽少子蔚亦有器望並為趙王倫所誅韓氏遂滅

崔林字德儒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時晚成宗族莫知惟從兄琰異之太祖定冀州召除鄔長貧無車馬單步之官太祖征壺關問長吏德政最者并州刺史張陟以林對於是擢為冀州主簿徙署別駕丞相掾屬魏國既建稍遷御史中丞文帝踐阼拜尚書出為幽州刺史北中郎將吳質統河北軍事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吳中郎將上所親重

國之貴臣也杖節統事州郡莫不奉牋致敬而崔
使君初不與相聞若以邊塞不脩斬卿使君寧能
護卿邪別駕具以白林林曰刺史視去此州如脫
屣寧當相累邪此州與胡虜接宜鎮之以靜擾之
則動其逆心特爲國家生北顧憂以此爲寄在官
一期寇竊寢息王氏譜雄字元伯太保祥之宗也名臣奏載安定太守孟達薦雄曰臣聞明君以求賢爲業忠臣以進善爲效故易稱拔茅連茹傳曰舉爾所知臣不自量竊慕其義臣昔以人乏忝充備部職時涿郡太守王雄爲西部從事與臣同僚雄天性良固果而有謀歷試三縣政成人和及在近職奉宣威恩懷柔有術清慎持法臣往年出使經過雄郡自說特受陛下拔擢之恩常勵節精心思投命爲效言辭激揚情趣款惻臣雖愚闇不識真偽以謂雄才兼資文武忠烈之性逸倫之氣今承郡領戶三千孤寡之家參居其半北有守兵藩衛之固誠不足舒雄智力

展其勤幹也臣受恩深厚無以報國不勝慺慺淺見之情謹冒陳聞詔曰昔蕭何薦韓信鄧禹進吳漢惟賢知賢也雄有膽智技能文武之姿吾宿知之今便以參散騎之選方使少在吾門下知指歸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歷散騎然後出據州郡是吾本意也雄後爲幽州刺史子渾涼州刺史次乂平北將軍司徒安豐侯戎渾之子太尉武陵侯衍荊州刺史澄乂之子猶以不事上司左遷河間太守清論多爲林
怨也魏名臣奏載侍中辛毗奏曰昔桓階爲尚書令以崔林非尚書才遷以爲河間太守與此傳不同遷大
鴻臚龜茲王遣侍子來朝朝廷嘉其遠至褒賞其
王甚厚餘國各遣子來朝間使連屬林恐所遣或
非真的權取疏屬賈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綬而道
路護送所損滋多勞所養之民資無益之事爲夷
狄所笑此曩時之所患也乃移書燉煌喻指并錄

前世待遇諸國豐約故事使有恒常明帝即位賜
爵關內侯轉光祿勳司隸校尉屬郡皆罷非法除
過員吏林爲政推誠簡存大體是以去後每輒見
思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論制下百僚林議曰案
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遲此即
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
吏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備之以科條
申之以內外增減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
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臯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
者遠五帝三王未必如一而各以治亂易曰易簡

而天下之理得矣太祖隨宜設辟以遺來今不患
不法古也以爲今之制度不爲疏闊惟在守一勿
失而已若朝臣能任仲山甫之重式是百辟則孰
敢不肅景初元年司徒司空並缺散騎侍郎孟康
薦林曰夫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誠宜得秉忠履
正本德杖義之士足爲海內所師表者竊見司隸
校尉崔林稟自然之正性體高雅之弘量論其所
長以比古人忠直不回則史魚之儔清儉守約則
季文之匹也牧守州郡所在而治及爲外司萬里
肅齊誠台輔之妙器袞職之良才也後年遂爲司

空封安陽亭侯邑六百戶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臣松之以爲漢封丞相邑爲背說所議竝封三公其同也頃之又進封安陽鄉侯魯相上言漢舊立孔子廟褒成侯歲時奉祠辟雍行禮必祭先師王家出穀春秋祭祀今宗聖侯奉嗣未有命祭之禮宜給牲牢長吏奉祀尊爲貴神制三府議博士傅祗以春秋傳言立在祀典則孔子是也宗聖適足繼絕世章盛德耳至於顯立言崇明德則宜如魯相所上林議以爲宗聖侯亦以王命祀不爲未有命也周武王封黃帝堯舜之後及立三恪禹湯之世不列于時復特命他官祭也

魏志二十四　五

今周公已上達於三皇忽焉不祀而其禮經亦存其言今獨祀孔子者以世近故也以大夫之後特受無疆之祀禮過古帝義踰湯武可謂崇明報德矣無復重祀於非族也臣松之以爲孟軻稱宰我之辭曰以予觀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又曰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斯非通賢之格言商較之定準乎雖妙極則同萬聖猶一然淳薄異時質文殊用或當時則榮沒則已焉是以遺風所被寔有深淺若乃經緯天人立言垂制百王莫之能違彝倫資之以立誠一人而已耳周監二代斯文爲盛然于六經之道未能及其精致加以聖賢不遇日以陵夷至于先王之恩隆禮章殆廢若使時無孔門則周典幾乎息矣夫能光明先王之道以成萬世之功齊天地之無窮等日月之久照豈不有踰於羣聖哉林曾無史遷洞想之誠梅真慷慨之志而守其蓬心以塞明義可謂多見其不知量也明帝又分林邑封一子列侯正始五年薨謚曰孝侯子述嗣晉諸公贊曰述弟隨晉尚書僕射爲人亮濟趙王倫篡位隨與其事倫敗隨亦廢錮而卒林孫瑋性率而疏至太子右衛率也初林識拔同郡王經於民伍之中卒爲名士世以此稱之

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也父靖爲蜀郡都尉陳留耆舊傳曰靖高祖父固不仕王莽世爲淮陽太守所害以烈節垂名固子慎字孝甫敦厚少華有沈深之量撫育孤兄子五人恩義甚篤琅邪相何英嘉其行履以女妻焉英即車騎將軍熙之父也慎歷二縣令東萊太守老病歸家草屋蓬戶甕缶無儲其妻謂之曰君累經宰守積有年歲何能不少爲儲畜以遺子孫乎慎曰我以勤身清名爲之基以二千石遺之不亦可乎子式至孝常盡力供養永初中螟蝗爲害獨不食式麥圉令周強以表州郡太守楊舜舉式孝子讓不行後以孝廉爲郎次子昌昌弟賜並爲刺史郡守式子弘孝廉弘生靖柔留鄉里謂邑中曰今者英雄並起陳留四戰之地也曹將軍雖據兗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安坐守也而張府君先得志

魏志二十四

大一監生臣[illegible]

於陳留吾恐變乘間作也欲與諸君避之衆人皆以張邈與太祖善柔又年少不然其言柔從兄幹袁紹甥也謝承漢書曰幹字元才才志弘邈文武秀出父躬蜀郡太守祖賜司隸校尉案陳留耆舊傳及謝承書幹應爲柔從父非從兄也未知何者爲誤在河北呼柔柔舉宗從之會靖卒於西州時道路艱澀兵寇縱橫而柔冒艱險詣蜀迎喪辛苦荼毒無所不嘗三年乃還太祖平袁氏以柔爲菅長縣中素聞其名姦吏數人皆自引去柔教曰昔邴吉臨政吏嘗有非猶尚容之況此諸吏於吾未有失乎其召復之咸還皆自勵咸爲佳吏高幹既降頃之以并州叛柔自歸太祖太

祖欲因事誅之以為刺姦令史處法允當獄無留
滯辟為丞相倉曹屬魏氏春秋曰柔既處法平允又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寢太祖嘗夜微出觀察諸吏見柔哀之徐解裘覆柔而去自是辟焉太祖欲遣鍾繇等討張魯
柔諫以為今猥遣大兵西有韓遂馬超謂為已舉
將相扇動作逆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
傳檄而定也繇入關遂超等果反魏國初建為尚
書郎轉拜丞相理曹掾令曰夫治定之化以禮為
首撥亂之政以刑為先是以舜流四凶族皐陶作
士漢祖除秦苛法蕭何定律掾清識平當明于憲
典勉恤之哉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舊法軍征

士亡者竟其妻子太祖患猶不息更重其刑金有
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柔啟曰士卒
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
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
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柔恐自今在
軍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己亦且相隨而走不
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
太祖曰善即止不殺金母弟蒙活者甚衆遷為潁
川太守復還為法曹掾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
察群下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

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
檢治之太祖曰卿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
而辦衆事使賢人君子為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
用羣盜良有以也達等後姦利發太祖殺之以謝
於柔文帝踐阼以柔為治書侍御史賜爵關內侯
轉加治書執法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
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之
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之羣
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姦省訟緝熙治道也昔
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在漢太

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以為宜除妖謗賞告
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帝不即從而相誣告者
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者以所告者罪罪
之於是遂絕校事劉慈等自黃初初數年之間舉
吏民姦罪以萬數柔皆請懲虛實其餘小小挂法
者不過罰金四年遷為廷尉魏初三公無事又希
與朝政柔上疏曰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
興治成湯仗阿衡之佐文武憑旦望之力逮至漢
初蕭曹之儔並以元勳代作心膂此皆明王聖主
任臣以上賢相良輔股肱於下也今公輔之臣皆

國之棟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裨起天聽弘益大化帝嘉納焉帝以宿嫌欲枉法誅治書執法鮑勛而柔固執不從詔命帝怒甚遂召柔詣臺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考竟勛勛死乃遣柔還寺明帝即位封柔延壽亭侯時博士執經柔上疏曰臣聞遵道重學聖人洪訓

褒文崇儒帝者明義昔漢末陵遲禮樂崩壞雄戰虎爭以戰陣為務遂使儒林之羣幽隱而不顯太祖初興愍其如此在於撥亂之際並使郡縣立教學之官高祖即位遂闡其業興復辟雍州立課試於是天下之士復聞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焉陛下臨政允迪叡哲敷弘大猷光濟先軌雖夏啓之承基周成之繼業誠無以加也然今博士皆經明行脩一國清選而使遷除限不過長懼非所以崇顯儒術帥勵怠惰也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故楚禮申公學士銳精漢隆卓茂搢紳競慕臣以

名博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行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勸學者於化為弘帝納之後大興殿舍百姓勞役廣采衆女充盈後宮後宮皇子連夭繼嗣未育柔上疏曰二虜狡猾潛自講肄謀動干戈未圖束手宜畜養將士繕治甲兵以逸待之而頃興造殿舍上下勞擾若使吳蜀知人虛實通謀并勢復俱送死甚不易也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況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

訖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昔軒轅以二十五子傳祚彌遠周室以姬國四十歷年滋多陛下聰達窮理盡性而頃皇子連多夭逝熊羆之祥又未感應羣下之心莫不悒戚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既以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聖嗣不昌殆能由此臣愚以為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為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帝報曰知卿忠允乃心王室輒克昌言他復以聞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其功

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邪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為奏辭指深切帝意寤乃下京名即還訊各當其罪時制吏遭大喪者百日後皆給役有司徒吏解弘遭父喪後有軍事受敕當行以疾病為辭詔怒曰汝非曾閔何言毀邪促收考竟柔見弘信甚羸劣奏陳其事宜加寬貸帝乃詔曰孝哉弘也其原之初公孫淵兄晃為叔父恭任內侍

先淵未反數陳其變及淵謀逆帝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柔上疏曰書稱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此王制之明典也晃及妻子叛逆之類誠應梟縣勿使遺育而臣竊聞晃先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為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之過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為晃信有言宜貸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閉著囹圄使自引分四方觀國或疑此舉也帝不聽竟遣使齎金屑飲晃及其妻子賜以棺衣殯斂於宅孫盛曰聞五帝無誥誓之文三王無盟詛之事[illegible]具夫之

[illegible]天地可欺[illegible]懷忠孝之[illegible]

[illegible]是時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柔上疏曰聖王之御世莫不以廣農為務儉用為資夫農廣則穀積用儉則財畜畜財積穀而有憂患之虞者未之有也古者一夫不耕或

爲之饑一婦不織或爲之寒中間已來百姓供給衆役親田者旣減加頃復有獵禁羣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爲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傷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覽先聖之所念愍稼穡之艱難寬放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則衆庶永濟莫不悅豫矣魏名臣奏載柔上疏曰臣深思陛下所以不早取此鹿者誠欲使極蕃息然後大取以爲軍國之用然臣竊以爲今鹿但有日耗終無從得多何以知之今禁地廣輪且千餘里臣下計無慮其中有虎大小六百頭狼有五百頭狐萬頭使大虎一頭

三日食一鹿一虎一歲百二十鹿是爲六百頭虎一歲食七萬二千頭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爲五百頭狼一歲共食萬八千頭鹿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間是爲千狐一月共食鹿子三萬頭也大凡一歲所食十二萬頭其鵰鶚所害臣置不計以此推之終無從得多不如早取之爲便也頃之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爲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寃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爲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讎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讎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

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錢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邪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即得其屍詔書復盈母子爲平民班下天下以禮爲戒在官二十三年轉爲太常旬日遷司空後徙司徒太傅司馬宣王奏免曹爽皇太后詔召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傅謂柔曰君爲周勃矣爽誅進封

萬歲鄉侯高貴鄉公即位進封安國侯轉爲太尉常道鄉公即位增邑并前四千前後封二子亭侯景元四年年九十薨謚曰元侯孫渾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柔等著勳前朝改封渾昌陸子晉諸公贊曰柔長子雋大將軍掾次誕歷三州刺史大鴻臚放率不倫而決烈過人次光字宣茂少習家業明練法理晉武帝世爲黃沙御史與中丞同遷守廷尉以平貞稱誕與光異操謂光小節常輕侮之而光奉誕愈謹終於尚書令追贈司空

孫禮字德達涿郡容城人也太祖平幽州召爲司空軍謀掾初喪亂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旣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刺姦主

海溫恢嘉之具白太祖各減死一等後除河間
郡丞稍遷滎陽都尉魯山中賊數百人保固險阻
爲民作害乃徙禮爲魯相禮涖官出俸穀發吏民
募首級招納降附使還爲間應時平泰歷山陽平
原平昌琅琊太守從大司馬曹休征吳於夾石口
禮諫以爲不可深入不從而敗遷陽平太守入爲
尚書明帝方修宮室而節氣不和天下少穀禮固
爭罷役詔曰敬納讜言促遣民作時李惠監作復
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
罷民帝奇其意而不責也帝獵於大石山虎趨乘

輿禮投鞭下馬欲奮劍斫虎詔令禮上馬明帝於
臨崩之時以曹爽爲大將軍宜得良佐於牀下受
遺詔拜禮大將軍長史加散騎常侍禮亮直不撓
爽弗便也以爲揚州刺史加伏波將軍賜爵關內
侯吳大將全琮帥數萬衆來侵寇時州兵休使在
者無幾禮躬勒衛兵禦之戰於芍陂自旦及暮將
士死傷過半禮犯蹈白刃馬被數創手秉枹鼓奮
不顧身賊衆乃退詔書慰勞賜絹七百匹禮爲死
事者設祀哭臨哀號發心皆以絹付亡者家無以
入身徵拜少府出爲荊州刺史遷冀州牧太傅司

馬宣王謂禮曰今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
靡能決之虞芮待文王而了宜善令分明禮曰訟
者據墟墓爲驗聽者以先老爲正而老者不可加
以榎楚又墟墓或遷就高敞或徙避仇讎如今所
聞雖皐陶猶將爲難若欲使必也無訟當以烈祖
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辭訟昔
成王以桐葉戲叔虞周公便以封之今圖藏在天
府便可於坐上斷也豈待到州乎宣王曰是也當
別下圖禮到案圖宜屬平原而曹爽信清河言下
書云圖不可用當參異同禮上疏曰管仲霸者之

佐其器又小猶能奪伯氏駢邑使沒齒無怨言臣
受牧伯之任奉聖朝明圖驗地著之界界實以王
翁河爲限而鄃以馬丹候爲驗詐以鳴犢河爲界
假虛訟訴疑誤臺閣竊聞衆口鑠金浮石沈木三
人成市虎慈母投其杼今二郡爭界八年一朝決
之者緣有解書圖畫可得尋案擿校也平原在兩
河向東上其間有爵隄爵隄在高唐西南所爭地
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餘里可謂長歎息流涕者
也案解與圖奏而鄃不受詔此臣軟弱不勝其任
臣亦何顏尸祿素餐輒束帶著履駕車待放爽見

禮奏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在家期年後人多
以爲言除城門校尉時匈奴王劉靖部衆彊盛而
鮮卑數寇邊乃以禮爲并州刺史加振武將軍使
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往見太傅司馬宣王有忿色
而無言宣王曰卿得并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
今當遠別何不懽也禮曰何明公言之乖細也禮
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爲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
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勳今社
稷將危天下兇兇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
流宣王曰且止忍不可忍爽誅後入爲司隸校尉

凡臨七郡五州皆有威信遷司空封大利亭侯邑
一百戶禮與盧毓同郡時輩而情好不睦爲人雖
互有長短然名位略齊云嘉平二年薨諡曰景侯
孫元嗣
王觀字偉臺東郡廩丘人也少孤貧厲志太祖召
爲丞相文學掾出爲高唐陽泉酇任令所在稱治
文帝踐阼入爲尚書郎廷尉監出爲南陽涿郡太
守涿北接鮮卑數有寇盜觀令邊民十家已上屯
居築京候時或有不願者觀乃假遣朝吏使歸助
子弟不與期會但勑事訖各還於是吏民相率不

督自勸旬日之中一時俱成守禦有備寇鈔以息
明帝即位下詔書使郡縣條爲劇中平者主者欲
言郡爲中平觀教曰此郡濱近外虜數有寇害云
何不爲劇邪主者曰若郡爲外劇恐於明府有任
子觀曰夫君者所以爲民也今郡在外劇則於役
條當有降差豈可爲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民乎
遂言爲外劇郡後送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而
又幼弱其公心如此觀治身清素帥下以儉僚屬
承風莫不自勵明帝幸許昌召觀爲治書侍御史
典行臺獄時多有倉卒喜怒而觀不阿意順指太

尉司馬宣王請觀爲從事中郎遷爲尚書出爲河
南尹徙少府大將軍曹爽使材官張達斫家屋材
及諸私用之物觀聞知皆錄奪以沒官少府統三
尚方御府內藏玩弄之寶爽等奢放多有干求憚
觀守法乃徙爲太僕司馬宣王誅爽使觀行中領
軍據爽弟羲營賜爵關內侯復爲尚書加駙馬
都尉高貴鄉公即位封中鄉亭侯頃之加光祿大
夫轉爲右僕射常道鄉公即位進封陽鄉侯增邑
千戶并前二千五百戶遷司空固辭不許遣使即
第拜授就官數日上送印綬輒自輿歸里舍薨二

家遺令歛足容棺不設明器不封不樹諡曰肅
侯子悝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觀著勳前朝改
封悝膠東子

評曰韓暨處以靜居行化出以任職流稱崔林簡
樸知能高柔明於法理孫禮剛斷伉厲王觀清勁
貞白咸克致公輔及暨年逾八十起家就列柔保
官二十年元老終位比之徐邈常林於茲爲疚矣

韓崔高孫王傳第二十四

魏志二十四　　九

魏書　國志二十四

辛毗楊阜高堂隆傳第二十五

魏書　國志二十五

辛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也其先建武中自隴西東
遷毗隨兄評從袁紹太祖爲司空辟毗毗不得應命
及袁尚攻兄譚於平原譚使毗詣太祖求和英雄記曰譚尚戰於外門譚軍敗奔北郭圖說譚曰今將軍國小兵少糧匱勢弱顯甫之來久則不敵愚以爲可呼曹公來擊顯甫曹公至必先攻鄴顯甫還救將軍引兵而西自鄴以北皆可虜得若顯甫軍破其兵奔亡又可斂取以拒曹公曹公遠僑而來糧餉不繼必自逃去比此之際趙國以北皆我之有亦足與曹公爲對矣不然不諧譚始不納後遂從之問圖誰可使圖答辛佐治可譚遂遣毗詣太祖將征荊
州次于西平毗見太祖致譚意太祖大悅後數日更

魏志二十五　一

欲先平荊州使譚自相弊他日置酒毗望太祖色
知有變以語郭嘉嘉白太祖太祖謂毗曰譚可信尚
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
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
可定於己也今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
顯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謀臣誅
於內兄弟讒鬩國分爲二連年戰伐而介冑生蟣
蝨加以旱蝗饑饉並臻國無囷倉行無裹糧天災
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無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
乃天亡尚之時也兵法稱有石城湯池帶甲百

萬而無粟者不能守也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
能自守還救即譚踵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
敵擊疲弊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矣天以袁尚
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國未有釁
仲虺有言取亂侮亡方今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
圖可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
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綏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
自知亡而改修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
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
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太祖曰善乃許譚平

次于黎陽明年攻鄴克之表毗爲議郎久之太祖
遣都護曹洪平下辯使毗與曹休參之令曰昔高
祖貪財好色而良平匡其過失今佐治文烈憂不
輕矣軍還爲丞相長史文帝踐阼遷侍中賜爵關
內侯時議改正朔毗以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
民至於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
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爲得天正何必期於相反
帝善而從之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
連蝗民饑羣司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毗與朝臣
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

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
毗曰誠以爲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
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安得不
與臣議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
臣帝不荅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
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既
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
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而於羣下甚苦帝
默然後遂爲之稀出上軍大將軍曹眞征朱然于
江陵毗行軍師還封廣平亭侯帝欲大興軍征吳

毗諫曰吳楚之民險而難御道隆後服道洿先叛
自古患之非徒今也今陛下祚有海內夫不賓者
其能久乎昔尉佗稱帝子陽僭號歷年未幾或臣
或誅何則違逆之道不久全而大德無所不服也
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夫廟筭而後出軍猶臨
事而懼況今廟筭有闕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
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
復循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計莫若修范蠡之養民
法管仲之寄政則充國之屯田明仲尼之懷遠十
年之中彊壯未老童齔勝戰兆民知義將士思奮

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帝曰如卿意更當以虜
遺子孫邪毗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
也苟時未可容得已乎帝竟伐吳至江而還明帝
即位進封潁鄉侯邑三百戶時中書監劉放令孫
資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
往來毗子敞諫曰今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
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主上
雖未稱聰明不爲闇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
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
焉有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者邪冗從僕射

畢軌表言尚書僕射王思精勤舊吏忠亮計略不
如辛毗毗宜代思帝以訪放資放資對曰陛下用
思者誠欲取其効力不貴虛名也毗實亮直然性
剛而專聖慮所當深察也遂不用出爲衛尉帝方
修殿舍百姓勞役毗上疏曰竊聞諸葛亮講武治
兵而孫權市馬遼東量其意指似欲相左右備豫
不虞古之善政而今者宮室大興加連年穀麥不
收詩云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唯陛下爲社稷計帝報曰二虜未滅而治宮室直
諫者立名之時也夫王者之都當及民勞兼辦使

後世無所復增是蕭何爲漢規摹之略也今卿爲
魏重臣亦宜解其大歸帝又欲平北芒令於其上
作臺觀則見孟津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
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
九河盈溢洪水爲害而丘陵皆夷將何以禦之帝
乃止魏略曰諸葛亮圍祁山不克引退張郃追之爲流矢所中死帝惜郃臨朝而歎曰蜀未平而郃死將若之何司空陳羣曰郃誠良將國所依也毗心以爲郃雖可惜然已死不當內弱主意而示外以不大也乃持羣曰陳公是何言歟當建安之末天下不可一日無武皇帝也及委棄天下而文皇帝受命黃初之世亦謂不可無文皇帝也及委棄天下而陛下龍興今國內所少豈張郃乎陳羣曰亦誠如辛毗言帝笑曰陳公可謂善變矣臣松之以爲擬人必於其倫取譬宜引其類故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毗欲弘廣主意當若張遼之疇安有於一將之死而可以祖宗爲諭哉非所宜言矣適於從進違其類退以諂佞佐台闕正之體不宜有此魏略既已難信習氏又從而載之竊謂斯人受誣不少青

龍二年諸葛亮率衆出渭南先是大將軍司馬宣
王數請與亮戰明帝終不聽是歲恐不能禁乃以
毗爲大將軍軍師使持節六軍皆肅準毗節度莫
敢犯違魏略曰宣王數數欲進攻毗禁不聽宣王雖能行意而每屈於毗亮卒復還爲
衛尉薨謚曰肅侯子敞嗣咸熙中爲河內太守世語曰敞字泰雍官至衛尉毗女憲英適太常泰山羊耽外孫夏侯湛爲其傳曰憲英聰明有才鑒初文帝與陳思王爭爲太子既而文帝得立抱毗頸而喜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illegible]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敞爲[illegible]曹爽參軍司馬宣王將誅爽因爽出閉城門大將[illegible]門斬關出城門赴爽來呼敞俱去[illegible]城門人云將不利[illegible]

可得聞乎憲英曰天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以後事付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行以驕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不可也且為人死為人任親昵之職也從衆而已敞遂出宣王果誅爽事定之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其後鍾會為鎮西將軍憲英謂從子羊祜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為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其子琇為參軍憲英憂曰他日見鍾會之出吾為國憂之矣今日難至吾家此國之大事必不得止也琇固請司馬文王文王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汝其慎之琇竟以全身憲英年至七十有九泰始五年卒

楊阜傳

楊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也魏略曰阜少與同郡尹奉次曾趙昂偉章俱發名偉章次曾與阜俱為涼州從事以州從事為牧韋端使詣許拜安定長史阜還關右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失後事今雖彊終不能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長史非其好遂去官而端徵為太僕其子康代為刺史辟阜為別駕察孝廉辟丞相府州表留參軍事馬超之戰敗渭南也走保

諸戎太祖追至安定而蘇伯反河間將引軍東還阜時奉使言於太祖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若大軍還不嚴為之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太祖善之而軍還倉卒為備不周超率衆戎渠帥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超盡兼隴右之衆而張魯又遣大將楊昂以助之凡萬餘人攻城阜率國士大夫及宗族子弟勝兵者千餘人使從弟岳於城上作偃月營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州遣別駕閻溫循水潛出求救為超所殺於是刺史太守失色始有降超之計阜流涕諫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田單之守不固於此也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阜以死守之遂號哭刺史太守卒遣人請和開城門迎超超入拘岳於冀使楊昂殺刺史太守阜內有報超之志而未得其便頃之阜以喪妻求葬假阜外兄姜敘屯歷城阜少長敘家見敘母及敘說前在冀中時事歔欷悲甚敘曰何為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馬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恥

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心此趙盾所以書弒君也超彊而無義多釁易圖耳叙母慨然敕從阜計計定外與鄉人姜隱趙昂尹奉姚瓊孔信武都人李俊王靈結謀定討超約使從弟謨至冀語岳并結安定梁寬南安趙衢龐恭等約誓既明十七年九月與叙起兵於鹵城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而衢寬等解岳閉冀城門討超妻子超襲歷城得叙母叙母罵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怒殺之阜與超戰身被五創宗族兄弟死者七人超遂南奔

張魯隴右平定太祖封討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賜阜爵關內侯阜讓曰阜君存無扞難之功君亡無死節之効於義當絀於法當誅超又不死無宜苟荷爵祿太祖報曰君與羣賢共建大功西土之人以為美談子貢辭賞仲尼謂之止善君其剖心以順國命姜叙之母勸叙早發明智乃爾雖楊敞之妻蓋不此賢哉賢哉良史紀錄必不墜於地矣皇甫謐列女傳曰姜叙母者天水姜伯奕之母也建安中馬超攻冀害涼州刺史韋康州人悽然莫不感憤叙為撫夷將軍擁兵屯歷叙姑子楊阜故為康從事同等十餘人皆略屬超陰相結為康報仇未有間會阜妻死辭超寧歸西因過至歷候叙母說康被害及冀中之難相對泣良久姜叙舉室感悲叙母曰咄伯奕韋使

君遇難豈一州之恥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汝無顧我事淹變生人誰不死死國忠義之大者但當速發我自為汝當之不以餘年累汝也因敕叙與阜參議許諾分人傳語鄉里尹奉趙昂及安定梁寬等令叙先舉兵叛超超怒必自來擊寬等從後閉門約誓以定叙遂進兵入鹵昂奉守祁山超聞果自出擊叙寬衢閉冀門超失據遂進趙叙守鹵超因進至歷歷中見超往以為叙軍還又傳聞超以走奔漢中故歷無備及超入歷執叙母母怒罵超曰超被罵大怒即殺叙母及其子燒城而去阜等以狀聞太祖甚嘉之手令惠揚語叙本傳皆長指辨阜為叙姑子而本傳云叙為阜外兄與今名內外為不同遂又載趙昂妻異者故益州刺史天水趙偉璋妻王氏女也昂為羌道令留異在西會同郡梁雙反攻破西城害異兩男異女英年六歲獨與異在城中異見兩男已死又恐為雙所侵引刀欲自刎顧英而歎曰身死爾棄當誰恃哉吾聞西施蒙不潔之服則人掩鼻況我貌非西施乎乃以溷糞涂麻而被之鮮食瘠形自春至冬雙與州郡和異竟以是免難昂遣吏迎之未至三十里止謂英曰婦人無符信保傅則不出房闈昭姜沈流伯姬待燒每讀其傳心壯其節今吾遭亂不能死將何以復見諸姑所以偷生不死惟憐汝耳今官舍已近吾去汝死矣遂飲毒藥而絕時適有解毒藥良湯撅口灌之良久迺蘇建安中昂轉參軍事徙居冀會馬超攻冀異躬著布韝佐昂守備又悉脫所佩環黼黻以賞戰士及超攻急城中飢困刺史韋康素仁愍吏民傷害欲與超和昂諫不聽歸以語異異曰君有爭臣大夫有專利之義專不為非也焉知救兵不到關隴哉當共勉卒高勳全節致死不可從也比昂還事已與超和遂有約害康又劫昂質其嫡子月於南鄭欲要昂以為己用然心未甚信超妻楊聞異節行請與讌終日異欲信昂於超以濟其謀謂楊曰昔管仲入齊立九合之功由余適秦穆公成霸方今社稷初定治亂在於得人涼州士馬迺可與中夏爭鋒不可不詳也楊深感之以為忠於己遂與異重相接結昂所以得信於超全功免禍者異之力也及昂與阜等結謀討超告異曰吾謀如是事必萬全當奈月何異厲聲應曰忠義立於身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為重況一子哉夫項託顏淵豈復百年貴義存耳昂曰善遂共閉門逐超超奔漢中從張魯得兵還異復與昂保祁山為超所圍三十日救兵到乃解超卒殺異子月凡自冀城之難至于祁山昂出九奇異輒參焉太祖征漢中以阜為益州刺史還拜金城太守未發轉武都太守郡濱蜀漢阜請依龔遂故事安之而已會劉備遣張飛馬超等從沮道趨下辯而氐雷定等七部萬餘落反應

太祖遣都護曹洪禦超等超等退還洪置酒大會
令女倡著羅縠之衣踰鼓一坐皆笑阜厲聲責洪
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何有於廣坐之中裸女人
形體雖桀紂之亂不甚於此遂奮衣辭出洪立罷
女樂請阜還坐肅然憚焉又劉備取漢中以逼下
辯太祖以武都孤遠欲移之恐吏民戀土阜威信
素著前後徙民氐使居京兆扶風天水界者萬餘
戶徙郡小槐里百姓襁負而隨之爲政舉大綱而
已下不忍欺也文帝問侍中劉曄等武都太守何
如人也皆稱阜有公輔之節未及用會帝崩在郡

十餘年徵拜城門校尉阜常見明帝著帽被縹綾
半袖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答
自是不法服不以見阜遷將作大匠時初治宮室
發美女以充後庭數出入弋獵秋大雨震電多殺
鳥雀阜上疏曰臣聞明主在上群下盡辭堯舜聖
德求非索諫大禹勤功務卑宮室成湯遭旱歸咎
責己周文刑於寡妻以御家邦漢文躬行節儉身
衣弋綈此皆能昭令問貽厥孫謀者也伏惟陛下
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
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總觀季世放蕩之惡政所

謂善治者務儉約重民力也所謂惡政者從心恣
欲觸情而發也惟陛下稽古世代之初所以明赫
及季世所以衰弱至于泯滅近覽漢末之變足以
動心誡懼矣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文景之恭
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其能而陛下何由
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願陛下動則三
思慮而後行重慎出入以往鑒來言之若輕成敗
甚重頃者天雨又多卒暴雷電非常至殺鳥雀天
地神明以王者爲子也政有不當則見災譴克己
內訟聖人所記惟陛下慮患無形之外慎萌纖微

之初法漢孝文出惠帝美人令得自嫁頃所調送
小女遠聞不令宜爲後圖諸所繕治務從約節書
曰九族既睦協和萬國事思厥宜以從中道精心
計謀省息費用吳蜀以定爾乃上安下樂九親熙
熙如此以往祖考心歡堯舜其猶病諸今宜開大信
於天下以安衆庶以示遠人時雍丘王植怨於不齒
藩國至親法禁峻密故阜又陳九族之義焉詔報
曰間得密表先陳往古明王聖主以諷闇政切至之
辭款誠篤實退思補過將順匡救備至悉矣覽思
苦言吾甚嘉之後遷少府是時大司馬曹眞伐蜀

遇雨不進阜上疏曰昔文王有赤烏之符而猶日
仄不暇食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而動得吉瑞
猶尚憂懼況有災異而不戰竦者哉今吳蜀未平
而天屢降變陛下宜深有以專精應答側席而坐
思示遠以德綏邇以儉間者諸軍始進便有天雨
之患稽閡山險以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
以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
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間進無所略退
又不得非主兵之道也武王還師殷卒以亡知天
期也今年凶民饑宜發明詔損膳減服技巧珍玩

之物皆可罷之昔邵信臣為少府於無事之世而
奏罷浮食今者軍用不足益宜節度帝即召諸軍
還後詔大議政治之不便於民者阜議以為致治
在於任賢興國在於務農若舍賢而任所私此忘
治之甚者也廣開宮館高為臺榭以妨民務此害
農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競作奇巧以合上
欲此傷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政甚於猛虎今守
功文俗之吏為政不通治體苟好煩苛此亂民之
甚者也當今之急宜去四甚並詔公卿郡國舉賢
良方正敦樸之士而選用之此亦求賢之一端也

阜又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
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
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小吏為
密乎帝聞而愈敬憚阜帝愛女淑未期而夭帝痛
之甚追封平原公主立廟洛陽葬於南陵將自臨
送阜上疏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
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之赤子而可送
葬也哉帝不從帝既新作許宮又營洛陽宮殿觀
閣阜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
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

耳古之聖帝明王未有極宮室之高麗以彫弊百
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璇室象廊紂為傾宮鹿臺以
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
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滅夫不度
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
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為
深誡高高在上實監后德慎守天位以承祖考巍
巍大業猶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恤民而乃自
暇自逸惟宮臺是侈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易
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閴其無人王者以天下

爲家言豐屋之禍至於家無人也方今二虜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奔赴邊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有饑色陛下不以是爲憂而營作宮室無有已時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臣又不言也臣松之以爲忠至之道以亡己爲理是以臣救其惡不爲身謀而卑表云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臣又不言也此則發憤爲己豈爲國哉斯言也豈不傷讜烈之義爲一表之病乎君作元首臣爲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雖駑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

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奏御天子感其忠言手筆詔答每朔廷會議皐常佩然以天下爲己任數諫爭不聽乃屢乞遜位未許會卒家無餘財孫豹嗣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陽人魯高堂生後也少爲諸生泰山太守薛悌命爲督郵郡督軍與悌爭論名悌而呵之隆按劍叱督軍曰昔魯定見侮仲尼歷階趙彈秦箏相如進缶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悌驚起止之後去吏避地濟南建安十八年太祖召爲丞相軍議掾後爲歷城侯徽文學

轉爲相徽遭太祖喪不哀反游獵馳騁隆以義正諫甚得輔導之節黃初中爲堂陽長以選爲平原王傅王即尊位是爲明帝以隆爲給事中博士駙馬都尉帝初踐阼群臣或以爲宜饗會隆曰唐虞有遏密之哀高宗有不言之思是以至德雍熙光于四海以爲不宜爲會帝敬納之遷陳留太守犢民酉牧年七十餘有至行舉爲計曹掾帝嘉之特除郎中以隆爲散騎常侍賜爵關內侯魏略曰太史上漢曆不及天時因更推步弦望朔晦爲太和曆帝以隆學問優深於天文又精乃詔使隆與尚書郎楊偉太史待詔駱祿參共推校偉祿是太史隆故據舊曆更相劾奏紛紜數歲偉稱祿得日蝕而月晦不盡隆不得日蝕而月晦盡詔從太史隆所

爭雖不得而遠近猶知其精微也青龍中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鍾隆上疏曰昔周景王不儀刑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聖制既鑄大錢又作大鍾單穆公諫而弗聽冷州鳩對而弗從遂迷不反周德以衰良史記焉以爲永鑒然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盪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民之休也是日帝幸上方隆與卞蘭從帝以隆表授蘭使難隆曰興衰在政樂何爲也化之不明豈鍾之罪隆曰夫禮樂者爲治之大本也故簫韶九成鳳皇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

殄政是以平刑是以錯和之至也新聲發響商辛
以隕大鍾既鑄周景以弊存亡之機恒由斯作安
在廢興之不階也君舉必書古之道也作而不法
何以示後聖王樂聞其闕故有箴規之道忠臣願
竭其節故有匪躬之義也帝稱善遷侍中猶領太
史令崇華殿災詔問隆此何咎於禮寧有祈禳之
義乎隆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戒也惟率
禮脩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
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此人君苟飾宮室
不知百姓窮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

天降鑒故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之
意昔太戊有桑穀生於朝武丁有雊雉登於鼎皆
聞災恐懼側身脩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之
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明鑒也今案舊史災火
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為誡然今宮室之所以充廣
者實由宮人猥多之故宜簡擇留其淑懿如周之
制罷省其餘此則祖己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
以享遠號也詔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柏梁災而大
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隆對曰臣聞西京柏梁
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以厭火祥乃夷越之巫

所為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
江充巫蠱衛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
厭也孔子曰災者修類應行精祲相感以戒人君
是以聖主覩災責躬退而修德以消復之今宜罷
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內足以待風雨外足
以講禮儀清埽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萐
莆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豈可疲民
之力竭民之財實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帝
遂復崇華殿時郡國有九龍見故改曰九龍殿陵
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隆對曰詩云惟鵲有

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起陵霄闕而鵲巢之此宮
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
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
與善人不可不深防不可不深慮夏商之季皆繼
體也不欽承上天之明命惟讒諂是從廢德適欲
故其亡也忽焉太戊武丁覩災竦懼祗承天戒故
其興也勃焉今若休罷百役儉以足用增崇德政
動遵帝則除普天之所患興兆民之所利三王可
四五帝可六豈惟殷宗轉禍為福而已哉臣備腹
心苟可以繁祉聖躬安存社稷臣雖灰身破族猶

生之年也豈憚忤逆之災而令陛下不聞至言乎於是帝改容動色是歲有星孛于大辰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今圜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興戎軍國之費所盡略齊民不堪命皆有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夔父作頌則嚮以五福民怒吁嗟則威以六極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是以臨政務在

安民爲先然後稽古之化格于上下自古及今未嘗不然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之宮室實違禮度乃更建立九龍華飾過前天彗章灼始起於房心犯帝坐而干紫微此乃皇天子愛陛下是以發教戒之象始卒皆於尊位殷勤鄭重欲必覺寤陛下斯乃慈父懇切之訓宜崇孝子祗聳之禮以率先天下以昭示後昆不宜有忽以重天怒時軍國多事用法深重隆上疏曰夫拓跡垂統必俟聖明輔世匡治亦須良佐用能庶績其凝而

品物康乂也夫移風易俗宣明道化使四表同風回首面內德教光熙九服慕義固非俗吏之所能也今有司務糾刑書不本大道是以刑用而不措俗弊而不敦宜崇禮樂班敘明堂脩三雍大射養老營建郊廟尊儒士舉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愷悌尚儉素然後備禮封禪歸功天地使雅頌之聲盈于六合緝熙之化混于後嗣斯蓋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貴業也然九域之內可揖讓而治尚何憂哉不正其本而救其末譬猶棼絲非政理也可命羣公卿士通儒造具其事以爲典式隆

又以爲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故三春稱王明三統也於是敷演舊章奏而改焉帝從其議改青龍五年春三月爲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從地正也遷光祿勳帝愈增崇宮殿彫飾觀閣鑿太行之石英采穀城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之園建昭陽殿於太極之北鑄作黃龍鳳皇奇偉之獸飾金墉陵雲臺陵霄闕百役繁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于學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悼皇后崩天作淫雨冀州水

出漂没民物隆上疏切諫曰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
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然
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鎮也穀帛者乃士民之命也
穀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以勸農
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施也昔在伊
唐世值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
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
眚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
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士庸勳各有等差君子小
人物有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

厮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
令名也是以有國有家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嫗
煦養育故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上下勞役疾
病凶荒耕稼者寡饑饉荐臻無以卒歲宜加愍卹
以救其困臣觀在昔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
應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陰陽之逆
順矜矜業業惟恐有違然後治道用興德與神符
災異既發懼而脩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
末葉闇君荒主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
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尋踐禍難至於

顚覆者也天道既著請以人道論之夫六情五性
同在於人嗜欲廉貞各居其一及其動也交爭于心
欲彊質弱則縱濫不禁精誠不制則放溢無極夫
情之所在非好則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
穀帛不立情苟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不充其求
勞求並至將起禍亂故不割情無以相供仲尼云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此觀之禮義之制非苟拘
分藉以遠害而興治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
虜聚邑之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稱帝欲
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修德政復履

清儉輕省租賦不治玩好動咨耆賢事遵禮度陛
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爲難卒討滅而爲
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並爲無道崇侈無度
役其士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
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
其次豈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
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且秦始皇不築道
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之變而修長城
之役當其君臣爲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
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如

故臣以為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
弗為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
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稱
為賢主躬行約儉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為天
下倒縣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歎
息者三況今天下彫弊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
之蓄外有彊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
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
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
又絕廩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為官入兼多於

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
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
且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為之司命
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
生怨之府也周禮天府掌九伐之則以給九式之
用入有其分出有其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
之後乃以式貢之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考于
司會(會音膾)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
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
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是則具臣

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為人主而不恣睢
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
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而為世誡書奏帝覽焉謂
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隆疾篤口占上
疏曰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其
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病有增無損
常懼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誠豈惟曾子願陛下
少垂省覽渙然改往事之過謬勃然興來事之淵
塞使神人響應殊方慕義四靈效珍玉衡曜精則
三王可邁五帝可越非徒繼體守文而已也臣常

疾世主莫不思紹堯舜湯武之治而蹈踵桀紂幽
厲之跡莫不蚩笑季世惑亂亡國之主而不登踐
虞夏殷周之軌悲夫以君所為求君所致猶緣木
求魚煎水作冰其不可得明矣尋觀三代之有天
下也聖賢相承歷載數百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
非其臣萬國咸寧九有有截鹿臺之金巨橋之粟
無所用之仍舊南面夫何為哉然癸辛之徒恃其
旅力知足以拒諫才足以飾非諂諛是尚臺觀是
崇淫樂是好倡優是說作靡靡之樂安濮上之音
上天不蠲眷然回顧宗國為墟不夷于隸紂縣白

劍放鳴條天子之旌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
王之胄也且當六國之時天下殷熾秦既兼之不
脩聖道乃構阿房之宮築長城之守矜夸中國威
服百蠻天下震竦道路以目自謂本枝百葉永垂
洪暉豈悟二世而滅社稷崩圮哉近漢孝武乘文
景之福外攘夷狄內興宮殿十餘年間天下嚻然
乃信越巫懟天遷怒起建章之宮千門萬戶卒致
江充妖蠱之變至於宮室乖離父子相殘殃咎之
毒禍流數世臣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
育長燕巢口爪胷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

魏志二十五　十四

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棊
跱鎮撫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漢
呂之亂實賴朱虛斯蓋前代之明鑒夫皇天無親
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掇錄
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臣
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輿出歸還里舍若遂
沈淪魂而有知結草以報詔曰生廉侔伯夷直過
史魚執心堅白謇謇匪躬如何微疾未除退身
避舍昔邴吉以陰德疾除而延壽貢禹以守節疾

精以自持隆卒遺令薄葬斂

以時服習鑿齒曰高堂隆可謂忠臣矣君侈每思諫其惡將死不忘憂社稷正辭動於昏主明戒驗於身後謇
足以勵物德音沒而彌彰可不謂忠且智乎詩云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又曰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其高堂隆之謂也初
太和中中護軍蔣濟上疏曰宜遵古封禪詔曰聞
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事寢歷歲後遂議修之使
隆撰其禮儀帝聞隆沒歎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
堂生舍我亡也子琛嗣爵始景初中帝以蘇林秦
靜等並老恐無能傳業者乃詔曰昔先聖既沒而
其遺言餘教著於六藝六藝之文禮又為急弗可
斯須離者也末俗背本所由來久故閔子譏原伯
之不學荀卿醜秦世之坑儒儒學既廢則風化曷

嘉靖己未年　魏志二十五　十五　監生□□刊

由興哉方今宿生巨儒並各年高教訓之道孰為
其繼昔伏生將老漢文帝嗣以鼂錯穀梁寡疇帝
承以十郎其科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從光
祿勳隆散騎常侍林博士靜分受四經三禮主者
具為設課試之法夏侯勝有言士病不明經術經
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今學者有能究
極經道則爵祿榮寵不期而至可不勉哉數年隆
等皆卒學者遂廢初任城棧潛太祖世歷縣令
彥白見應璩書林嘗督守鄴城時文帝為太子耽樂田獵晨
出夜還潛諫曰王公設險以固其國都城禁衛

不虞大雅云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又曰猶之未遠
是用大諫若逸于遊田晨出昏歸以一日從禽之娛
而忘無垠之釁愚竊惑之太子不悅然自後游出差
簡黄初中文帝將立郭貴嬪爲皇后潛上疏諫語在
后妃傳明帝時衆役並興戚屬疏斥潛上疏曰天
生蒸民而樹之君所以覆燾羣生熙育兆庶故方
制四海匪爲天子裂土分疆匪爲諸侯也始自三
皇爰暨唐虞咸以博濟加于天下醇德以洽黎元
頹之三王既微降逮于漢治日益少喪亂弘多自
時厥後亦罔克乂太祖濬哲神武芟除暴亂克復

王綱以開帝業文帝受天明命廓恢皇基踐阼七
載每事未遑陛下聖德纂承洪緒宜崇晏晏與民
休息而方隅匪寧征夫遠戍有事海外縣旌萬里
六軍騷動水陸轉運百姓舍業日費千金大興殿
舍功作萬計徂來之松刊山窮谷怪石珷玞浮于
河淮都圻之內盡爲甸服當供稾秸銍粟之調而
爲苑囿擇禽之府盛林莽之穢豐鹿兔之藪傷害
農功地繁茨棘災疫流行民物大潰上減和氣嘉
禾不植臣聞文王作豐經始勿亟百姓子來不日
而成靈沼靈囿與民共之今宮觀崇侈雕鏤極妙
忘有虞之總期思殷辛之瓊室禁地千里舉足投
網麗擬阿房役百乾谿臣恐民力彫盡下不堪命
也昔秦據殽函以制六合自以德高三皇功兼五
帝欲號諡至萬葉而二世顛覆願爲黔首由枝幹
既杌本實先拔也蓋聖王之御世也克明俊德庸
勳親親俊乂在官則功業可隆親親顯用則安危
同憂深根固本並爲幹翼雖歷盛衰內外有輔昔
成王幼沖未能莅政周呂召畢並在左右今既無
衛侯康叔之監分陝所任又非旦奭東宮未建天
下無副願陛下留心關塞永保無極則海內幸甚

後爲燕中尉辭疾不就卒
評曰辛毗楊阜剛亮公直正諫匪躬亞乎汲黯之
高風焉高堂隆學業脩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
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
過其通者歟

辛毗楊阜高堂隆傳二十五 魏

滿田牽郭傳第二十六　　魏書　　國志二十六

滿寵字伯寧山陽昌邑人也年十八爲郡督郵時
郡內李朔等各擁部曲害于平民太守使寵糾焉
朔等請罪不復鈔略守高平令縣人張苞爲郡督
郵貪穢受取干亂吏政寵因其來在傳舍率吏卒
出收之詰責所犯即日考竟遂棄官歸太祖臨兗
州辟爲從事及爲大將軍辟署西曹屬爲許令
時曹洪宗室親貴有賓客在界數犯法寵收治之
洪書報寵寵不聽洪白太祖太祖召許主者寵知

將欲原乃速殺之太祖喜曰當事不當爾邪故太
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令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屬
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
日求見太祖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當殺者
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必大失民
望竊爲明公惜之太祖即日赦出彪初彧融聞考
掠彪皆怒及因此得了更善寵臣松之以爲楊公積德之門身爲名臣縱
有愆負猶宜保祐況淫刑所濫而可加其楚掠乎若理應考
訊荀孔二賢豈其妄有相請屬哉寵以此爲能酷吏之用心
耳雖有後善何解前虐時袁紹盛於河朔而汝南紹之本郡門
生賓客布在諸縣擁兵拒守太祖憂之以寵爲汝

南太守寵募其服從者五百人率攻下二十餘壁
誘其未降渠帥於坐上殺十餘人一時皆平得戶
二萬兵二千人令就田業建安十三年從太祖征
荊州大軍還留寵行奮威將軍屯當陽孫權數擾
東陲復召寵還爲汝南太守賜爵關內侯關羽圍
襄陽寵助征南將軍曹仁屯樊城拒之而左將軍
于禁等軍以霖雨水長爲羽所沒羽急攻樊城樊
城得水往往崩壞衆皆失色或謂仁曰今日之危
非力所支可及羽圍未合乘輕船夜走雖失城尚
可全身寵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聞羽遣別將已

在郟下自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敢遂進者
恐吾軍掎其後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
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寵乃沈白馬與軍人盟誓
會徐晃等救至寵力戰有功羽遂退進封安昌亭
侯文帝即王位遷揚武將軍破吳於江陵有功更
拜伏波將軍屯新野大軍南征到精湖寵帥諸軍
在前與賊隔水相對寵敕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
必來燒軍宜爲其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遣十部
伏夜來燒寵掩擊破之進封南鄉侯黃初三年假
寵節鉞五年拜前將軍明帝即位進封昌邑侯太

和二年領豫州刺史三年春降人稱吳大嚴揚聲欲詣江北獵孫權欲自出寵度其必襲西陽而為之備權聞之退還秋使曹休從廬江南入合肥令寵向夏口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旁江易進難退此兵之窪地也若入無彊口宜深為之備寵表未報休遂深入賊果從無彊口斷夾石要休還路休戰不利退走會朱靈等從後來斷道與賊相遇賊驚走休軍乃得還是歲休薨寵以前將軍代都督揚州諸軍事汝南兵民戀慕大小相率奔隨道路不可禁止護軍表上欲

殺其為首者詔使寵將親兵千人自隨其餘一無所問四年拜寵征東將軍其冬孫權揚聲欲至合肥寵表召兗豫諸軍皆集賊尋退還被詔罷兵寵以為今賊大舉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偽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兵後十餘日權果更來到合肥城不克而還其明年吳將孫布遣人詣揚州求降辭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刺史王淩騰布書請兵馬迎之寵以為必許不與兵而為淩作報書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

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寵會被書當入朝敕留府長史若淩欲往迎勿與兵也淩於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督將迸走死傷過半初寵與淩共事不平淩支黨毀寵疲老悖謬故明帝召之既至體氣康彊見而遣還（世語曰王淩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帝將召寵給事中郭謀曰寵為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餘年有勳方岳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為所闚可令還朝問以方事以察之帝從之寵既至進見飲酒至一石不亂帝慰勞之遣還）寵屢表求留詔報曰昔廉頗彊食馬援據鞍今君未老而自謂已老何與廉馬之相背邪其思安邊境惠此中

國明年吳將陸遜向廬江論者以為宜速赴之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則經時又賊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縣尚欲誘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整軍趨楊宜口賊聞大兵東下即夜遁時權歲有來計青龍元年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為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輩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為引賊平地而掎其歸路於計為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為既示天下以弱且

望賊煙火而壞城，此為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劫略
無限，必以淮北為守。帝未許。寵重表曰：孫子言，兵
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以弱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
懾。此為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
賊未至而移城卻內，此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
水，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矣。尚書趙咨
以寵策為長，詔遂報聽。其年，權自出，欲圍新城，以
其遠水，積二十日不敢下船。寵謂諸將曰：權得吾
移城，必於其眾中有自大之言，今大舉來欲要一
切之功，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

魏志二十六　五

遣步騎六千，伏肥城隱處以待之。權果上岸耀兵，
寵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明年，
權自將號十萬，至合肥新城。寵馳往赴，募壯士數
十人，折松為炬，灌以麻油，從上風放火，燒賊攻具，射
殺權弟子孫泰。賊於是引退。三年春，權遣兵數千
家佃於江北。至八月，寵以為田向收熟，男女布野，
其屯衛兵去城遠者數百里，可掩擊也。遣長史督
三軍循江東下，摧破諸屯，焚燒穀物而還。詔美之，
因以所獲盡為將士賞。景初二年，以寵年老徵還，
遷為太尉。寵不治產業，家無餘財。詔曰：君典兵在

外，專心憂公，有行父、祭遵之風。賜田十頃，穀五百
斛，錢二十萬，以明清忠儉約之節焉。寵前後增邑，
凡九千六百戶，封子孫二人亭侯。正始三年薨，謚曰
景侯。子偉嗣。偉以格度知名，官至衛尉。

世語曰：偉字公衡。偉子長武，有寵風，年二十四，為大將軍掾。高貴鄉公之難，以掾守閶闔掖門，司馬文王弟安陽亭侯幹欲入。幹妃，偉妹也。長武謂幹曰：此門近，公且來，無有入者，可從東掖門。幹遂從之。文王問幹入何遲，幹言其故。參軍王羨亦不得入，恨之。既而羨因王左右啟王，滿掾斷門不內人，宜推劾。壽春之役，偉從文王至許，以疾不進。子從，求還省疾，事定乃從歸，由此內見恨。收長武考死杖下，偉免為庶人。時人冤之。偉弟子奮，晉元康中至尚書令、司隸校尉。寵、偉、長武、奮，皆長八尺。荀綽冀州記曰：奮體量通雅，有寵風也。

魏書二十六　六一

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也。劉備之奔公孫瓚也，
豫時年少，自託於備，備甚奇之。備為豫州刺史，豫以
母老求歸，備涕泣與別，曰：恨不與君共成大事也。
公孫瓚使豫守東州令，瓚將王門叛瓚，為袁紹將
萬餘人來攻。眾懼欲降。豫登城謂門曰：卿為公孫
所厚而去，意有所不得已也；今還作賊，乃知卿亂
人耳。夫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吾既受之矣；何不急
攻乎？門慙而退。瓚雖知豫有權謀而不能任也。瓚
敗而鮮于輔為國人所推，行太守事，素善豫，以為
長史。時雄傑並起，輔莫知所從。豫謂輔曰：終能定
天下者必曹氏也。宜速歸命，無後禍期。輔從其計，

所受封體太祖召豫爲丞相軍謀掾除潁陰朗
陵令遷弋陽太守所在有治鄢陵侯彰征代郡以豫爲
相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軍人擾亂莫知所爲豫
因地形回車結圓陣弓弩持滿於内疑兵塞其隙
胡不能進散去追擊大破之遂前平代皆豫策也
遷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反衆數千人在山中
爲羣盜大爲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人表
奏皆當死豫悉見諸繫囚慰喻開其自新之路一
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效即相告語群
賊一朝解散郡内清靜具以狀上太祖善之文帝

初北狄彊盛侵擾邊塞乃使豫持節護烏丸校尉
牽招解儁并護鮮卑自高柳以東濊貊以西鮮卑
數十部比能彌加素利割地統御各有分界乃共
要誓皆不得以馬與中國市豫以戎狄爲一非中
國之利乃先搆離之使自爲讎敵互相攻伐素利
違盟出馬千匹與官爲比能所攻求救於豫豫恐
遂相兼并爲害滋深宜救善討惡示信衆狄單將
銳卒深入虜庭胡人衆多鈔軍前後斷截歸路豫
乃進軍去虜十餘里結屯營多聚牛馬糞然之從
他道引去胡見煙火不絶以爲尚在去行數十里

乃知之追豫到馬城圍之十重豫密嚴使司馬建
旌旗鳴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往赴
之豫將精銳自北門出鼓譟而起兩頭俱發出虜
不意虜衆散亂皆棄弓馬步走追討二十餘里僵
尸蔽地又烏丸王骨進桀黠不恭豫因出塞案行
單將麾下百餘騎入進部進逆拜遂使左右斬進
顯其罪惡以令衆衆皆怖慴不敢動便以進弟代
進自是胡人破膽威震沙漠山賊高艾衆數千人
寇鈔爲幽冀害豫誘使鮮卑素利部斬艾傳首京
都封豫長樂亭侯爲校尉九年其御夷狄恒摧抑

兼并乖散彊猾凡逋亡姦宄爲胡作計不利官者
豫皆搆刺攪離使凶邪之謀不遂聚居之類不安
事業未究而幽州刺史王雄支黨欲令雄領烏丸
校尉毀豫亂邊爲國生事遂轉豫爲汝南太守加
殄夷將軍太和末公孫淵以遼東叛帝欲征之而
難其人中領軍楊暨舉豫應選臣松之案暨字休先滎陽人事見劉廙傳
晉荊州刺史山簡啓事稱暨有才能暨子歆字公嗣歆子彧字長文次綏字仲武皆見潘岳集
使豫以本官督青州諸軍假節往討之會吳賊
遣使與淵相結帝以賊衆多又以渡海詔豫使罷
軍豫度賊船垂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浪東隨無岸

當赴成山成山無藏船之處輒便循海案行地形
及諸山島徼截險要列兵屯守自入成山登漢武
之觀賊還果遇惡風船皆觸山沉沒波蕩著岸無
所逃竄盡虜其衆初諸將皆笑於空地待賊及賊
破競欲與謀求入海鉤取浪船豫懼窮虜死戰
皆不聽初豫以太守督青州青州刺史程喜內懷
不服軍事之際多相違錯喜知帝寶愛明珠乃密
上豫雖有戰功而禁令寬弛所得器仗珠金甚多
放散皆不納官由是功不見列後孫權號十萬衆
攻新城征東將軍滿寵欲率諸軍救之豫曰賊悉

衆大舉非徒投射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
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衆
必罷怠罷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賊見計必不
攻城勢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又大軍相向
當使難知不當使自畫也豫輒上狀天子從之會
賊遁走後吳復來寇豫往拒之賊即退諸軍夜驚
云賊復來豫臥不起令衆敢動者斬有頃竟無賊
景初末增邑三百并前五百戶正始初遷使持節
護匈奴中郎將加振威將軍領并州刺史外胡聞
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徵為衛尉

乞遜位太傅司馬宣王以為豫克壯書喻未聽豫書
答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
是罪人也遂固稱疾篤拜太中大夫食卿祿年八十二
薨子彭祖嗣魏略曰豫罷官歸居魏縣會汝南遣健步詣征北感豫宿恩過拜之豫為殺雞炊黍送詣陌頭謂之曰罷老苦汝來過無能有益若何健步愍其貧羸流涕而去還為故吏民說之汝南為具資數千匹遣人餉豫豫一不受會病亡戒其妻子曰葬我必於西門豹邊妻子難之言西門豹古之神人那可葬於其邊乎豫言豹所行與我敵等耳使死而有靈必與我善妻子從之汝南聞其死也悲之既為畫像又就為立碑銘
豫清約儉素賞賜皆散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簿
藏官不入家家常貧匱雖殊類咸高豫節魏略曰鮮卑素利等數來客見多以牛馬遺豫豫轉送官胡以為前所與豫物顯露不如持金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願避左右我欲有所道

豫從之胡因跪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為家資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之後皆悉付外具以狀聞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賂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乃即賜絹五百匹豫得賜分以其半藏小府後胡復來以半與之嘉平六年下詔褒揚賜
其家錢穀語在徐邈傳
牽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也年十餘歲詣同縣樂
隱受學後隱為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
京都亂苗隱見害招俱與隱門生史路等觸蹈鋒
刃共殯斂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鈔路等皆悉散
走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淚請赦賊義之乃釋而
去由此顯名冀州牧袁紹辟為督軍從事兼領

烏丸突騎紹舍人犯令招先斬乃白紹奇其意而
不見罪也紹卒又事紹子尚建安九年太祖圍鄴
尚遣招至上黨督致軍糧未還尚破走到中山時
尚外兄高幹為并州刺史招以并州左有恒山之
險右有大河之固帶甲五萬北阻彊胡勸幹迎尚
并力觀變幹既不能而陰欲害招招聞之間行而
去道隔不得追尚遂東詣太祖太祖領冀州辟為
從事太祖將討袁譚而柳城烏丸欲出騎助譚太
祖以招嘗領烏丸遣詣柳城到值峭王嚴以五千
騎當遣詣譚又遼東太守公孫康自稱平州牧遣

使韓忠假單于印綬往假峭王峭王大會群長忠
亦在坐峭王問招昔袁公言受天子之命假我為單
于今曹公復言當更白天子假我真單于遼東復
持印綬來如此誰當為正招答曰昔袁公承制得
有所拜假中間違錯天子命曹公代之言當白天
子更假真單于是也遼東下郡何得擅稱拜假也
忠曰我遼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萬又有扶餘濊
貊之用當今之勢彊者為右曹操獨何得為是也
招呵忠曰曹公允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寧
靜四海汝君臣頑嚚今恃險遠背違王命欲擅拜

假侮弄神器方當屠戮何敢慢易咎毀大人便捉
忠頭頓築拔刀欲斬之峭王驚怖徒跣抱招以救
請忠左右失色招乃還坐為峭王等說成敗之效
禍福所歸皆下席跪伏敬受勑教便辭遼東之使
罷所嚴騎太祖滅譚於南皮署招軍謀掾從討烏
丸至柳城拜護烏丸校尉還鄴遼東送袁尚首縣
在馬市招覩之悲感設祭頭下太祖義之舉為茂
才從平漢中太祖還留招為中護軍事罷還鄴拜
平虜校尉將兵督青徐州郡諸軍事擊東萊賊斬
其渠率東土寧靜文帝踐阼拜招使持節護鮮卑

校尉屯昌平是時邊民流散山澤又亡叛在鮮卑
中者處有千數招廣布恩信招誘降附建義中郎
將公孫集等率將部曲咸各歸命使還本郡又懷
來鮮卑素利彌加等十餘萬落皆令款塞大軍欲
征吳召招還至值軍罷拜右中郎將出為鴈門太
守郡在邊陲雖有候望之備而寇鈔不斷招既教
民戰陣又表復烏丸五百餘家租調使備鞍馬
遠遣偵候虜每犯塞勑兵逆擊來輒摧破於是吏
民膽氣日銳荒野無虞又構間離散使更相猜疑
鮮卑大人步度根泄歸泥等與軻比能為隙將

部落三萬餘家詣郡附塞勑令還擊比能殺比能
弟苴羅侯及叛烏丸歸義侯王同王寄等大結怨
讎是以招自出率將歸泥等討比能於雲中故郡
大破之招通河西鮮卑附頭等十餘萬家繕治陘
北故上館城置屯戍以鎮內外夷虜大小莫不歸
心諸亡叛雖親戚不敢藏匿咸悉收送於是野居
晏閉寇賊靜息招乃簡選有才識者詣太學受
業還才授教數年中庠序大興郡所治廣武井水
鹹苦民皆擔輦遠汲流水往反七里招準望地
勢因山陵之宜鑿原開渠注水城內民賴其益明

魏志二十六　十三

帝即位賜爵關內侯太和二年護烏丸校尉田豫
出塞為軻比能所圍於故馬邑城移招求救招即
整勒兵馬欲赴救豫并州以常憲禁招招以為節
將見圍不可拘於吏議自表輒行又並馳布羽檄
稱陳形勢云當西北掩取虜家然後東行會誅
虜身檄到豫軍踴躍又遺一通於虜蹊要虜即恐
怖種類離散軍到故平城便皆潰走比能復大合
騎來到故平州塞北招潛行撲討大斬首級招以
蜀虜諸葛亮數出而比能狡猾能和交通表為
防備議者以為縣遠未之信也會亮時在祁山

果遣使連結比能比能至故北地石城與相首尾帝
乃詔招使從便宜討之時比能已還漠南招與刺
史畢軌議曰胡虜遷徙無常若勞師遠追則遲速
不相及若欲潛襲則山溪艱險資糧轉運難以密
辦可使守新興鴈門二牙門出屯陘北外以鎮撫
內令兵田儲畜資糧秋冬馬肥州郡兵合乘釁征
討計必全克未及施行會病卒招在郡十二年威風
遠振其治邊之稱次於田豫百姓追思之而漁陽傳
容在鴈門有名績繼招後在遼東又有事功云招
子嘉嗣次子弘亦猛毅有招風以隴西太守隨鄧

魏志二十六　十四

艾伐蜀有功咸熙中為振威護軍嘉與晉司徒李
胤同母早卒按晉書弘後為揚州涼州刺史以果烈死事[illegible]嘉子秀字成叔[illegible]荀綽冀州記曰秀有[illegible]為秀性豪俠有氣[illegible]得[illegible]名於太康中為當權崔洪等所提携川新安令博士為司空從事中郎與帝舅王郎王[illegible]素相輕侮[illegible]諷司隸[illegible]令都官[illegible]誣奏秀夜在載高平國守子田興妻秀即表訴被陷之由論[illegible]穢[illegible]朝臣多[illegible]秀名譽由是見而損後張華[illegible]至尚書河間王以秀為平北將軍假節在馮[illegible]長史[illegible]害世人[illegible]惜其材[illegible]

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也按郭氏譜淮祖全大司農父縕鴈門太守建安
中舉孝廉除平原府丞文帝為五官將召淮署為
門下賊曹轉為丞相兵曹議令史從征漢中太祖
還留征西將軍夏侯淵拒劉備以淮為淵司馬淵

與備戰淮時有疾不出淵遇害軍中擾擾淮收散
卒推盪寇將軍張郃為軍主諸營乃定其明日備
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衆寡不敵備便乘勝欲依
水為陳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算也
不如遠水為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
既陳備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以狀聞太祖
善之假郃節復以淮為司馬文帝即王位賜爵關
內侯轉為鎮西長史又行征羌護軍護左將軍張
郃冠軍將軍楊秋討山賊鄭甘盧水叛胡皆破平
之關中始定民得安業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
踐阼而道路得疾故計遠近為稽留及群臣歡
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
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對曰
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
臣遭唐虞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誅也帝悅
之擢領雍州刺史封射陽亭侯五年為真安定羌
大帥辟蹏反討破降之每羌胡來降淮輒先使人
推問其親理男女多少年歲長幼及見一二知其
款曲訊問周至咸稱神明太和一年蜀相諸葛亮
出祁山遣將軍馬謖至街亭高詳屯列柳城張郃

擊謖淮攻詳營皆破之又破隴西名羌唐蹏於枹
罕加建威將軍五年蜀出鹵城是時隴右無穀議
欲關中大運淮以威恩撫循羌胡家使出穀平其
輸調軍食用足轉揚武將軍青龍二年諸葛亮出
斜谷並田于蘭坑是時司馬宣王屯渭南淮策亮
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
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民夷此非國之
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
淮逆擊之後數日亮盛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
圍淮獨以為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
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正始元年蜀
將姜維出隴西淮遂進軍追至彊中維退遂討羌
迷當等按撫柔氐三千餘落拔徙以實關中遷左
將軍涼州休屠胡梁元碧等率種落二千餘家附
雍州淮奏請使居安定之高平為民保障其後因
置西川都尉轉拜前將軍領州如故五年夏侯玄
伐蜀淮督諸軍為前鋒淮度勢不利輒拔軍出故
不大敗還假淮節八年隴西南安金城西平諸
羌餓何燒戈伐同蛾遮塞等相結叛亂攻圍城邑
南招蜀兵涼州名胡治無戴復叛應之討蜀護軍

夏侯霸督諸軍屯為翅，淮軍始到狄道，議者僉謂宜先討定枹罕，內平惡羌，外折賊謀。淮策維必來攻霸，遂入渢中，轉南迎霸。維果攻為翅，會淮軍適至，維遁退。進討叛羌，斬餓何、燒戈，降服者萬餘落。九年，遮塞等屯河關、白土故城，據河拒軍。淮見形上流，密於下渡兵據白土城，擊，大破之。治無戴圍武威，家屬留在西海。淮進軍趨西海，欲掩取其累重，會無戴折還，與戰於龍夷之北，破走之。令居惡虜在石頭山之西，當大道止，斷絕王使，淮還過討，大破之。姜維出石營，從彊川，乃西迎治無戴，留陰平太守廖化於成重山築城，斂破羌保質。淮欲分兵取之。諸將以維衆西接彊胡，化以據險，分軍兩持，兵勢轉弱，進不制維，退不拔化，非計也，不如合而俱西，及胡、蜀未接，絕其內外，此伐交之兵也。淮曰：「今往取化，出賊不意，維必狼顧。比維自致，足以定化，且使維疲於奔命。兵不遠西，而胡交自離，此一舉而兩全之策也。」乃別遣夏侯霸等追維於沓中，淮自率諸軍就攻化等。維果馳還救化，皆如淮計。進封都鄉侯。嘉平元年，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是歲，與雍州刺史陳泰協策，降蜀牙門將句安等於翅上。二年，詔曰：「昔漢川之役，幾至傾覆。淮臨危濟難，功書王府。在關右三十餘年，外征寇虜，內綏民夷。比歲以來，摧破廖化，禽虜句安，功績顯著，朕甚嘉之。今以淮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如故。」進封陽曲侯，邑凡二千七百八十戶，分三百戶，封一子亭侯。世語曰：淮妻，王淩之妹。淩誅，妹當從坐，御史往收。督將及羌、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左右追妻。於是追者數千騎，數日而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無五子，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覲展在近。」書至，宣王亦宥之。正元二年薨，追贈大將軍，謚曰貞侯。子統嗣。統官至荊州刺史，薨。子正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淮著勳前朝，改封汾陽子。晉諸公贊曰：淮弟配，字仲南，有重名，位至城陽太守。裴秀、賈充皆配女婿。子展，字泰舒，有器度幹用，歷職著績，終於太僕。次弟豫，字泰寧，相國參軍，知名，早卒。女適王衍。配弟鎮，字季南，謁者僕射。鎮子奕，字泰業。山濤啓事稱奕高簡有雅量，歷位雍州刺史、尚書。

評曰：滿寵立志剛毅，勇而有謀。田豫居身清白，規略明練。牽招秉義壯烈，威績顯著。郭淮方策精詳，垂問秦雍。而豫位止小州，招終於郡守，未盡其用也。

徐胡二王傳第二十七　　魏書

徐邈字景山燕國薊人也太祖平河朔召為丞相
軍謀掾試守奉高令入為東曹議令史魏國初建
為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
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甚怒
度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
人濁者為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
後領隴西太守轉為南安文帝踐阼歷譙相平陽
安平太守潁川典農中郎將所在著稱賜爵關內
侯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

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
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
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遷撫軍大將軍軍師
明帝以涼州絕遠南接蜀寇以邈為涼州刺史使
持節領護羌校尉至值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三郡
反邈輒遣參軍及金城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河
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上脩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
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
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馬通供中國
之費以漸收斂民間私仗藏之府庫然後率以仁

義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
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勳也討叛
羌柯吾有功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加建威將軍邈
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
應死者乃斬以徇是以信服畏威賞賜皆散與將
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聞而嘉之隨時
供給其家彈邪繩枉州界肅清正始元年還為大
司農遷為司隸校尉百寮敬憚之公事去官後為
光祿大夫數歲即拜司空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
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嘉

平元年年七十八以大夫薨于家用公禮葬諡曰
穆侯子武嗣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曰夫顯
賢表德聖王所重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故司空徐
邈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皆服職前朝歷事四
世出統戎馬入贊庶政忠清在公憂國忘私不營
產業身沒之後家無餘財朕甚嘉之其賜邈等家
穀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告天下邈同郡韓觀曼遊
有鑒識器幹與邈齊名而在孫禮盧毓先為豫州
刺史甚有治功卒官(觀名臣奏載黃門侍郎杜恕表稱韓觀王昶信有兼才高官重任不但三州)
盧欽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

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胡質字文德楚國壽春人也少與蔣濟朱績俱知名於江淮間仕州郡蔣濟為別駕使見太祖太祖問曰胡通達長者也寧有子孫不濟曰有子曰質規模大略不及於父至於精良綜事過之（胡氏譜曰通達名敏以方正徵）太祖即召質為頓丘令縣民郭政通於從妹殺其夫程他郡吏馮諒繫獄為證政與妹皆耐掠隱抵諒不勝痛自誣當反其罪質至官察其情色更詳其事檢驗具服入為丞相東曹議令史州請為治中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見刺史溫恢求請質質辭以疾遼出謂質曰僕委意於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為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於口今以睚眦之恨乃成嫌隙（睚五賣反眦士賣反）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言復與周平（虞預晉書曰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位至光祿大夫子陔字元夏陔及二弟韶茂皆總角見稱並有器望雖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時同郡劉公榮名知人嘗造周周謂曰卿有知人之明欲使三兒見卿卿為目高下以效郭許之聽可乎公榮乃自詣陔兄弟與共言語觀其舉動出語周曰君三子皆國士也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展力仕宦可為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陔少出仕宦歷職內外泰始初為吏部尚書遷左僕射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於官陔以在魏已為大臣本非佐命之數懷遜讓不得已而居位故在官職無所荷任夙夜思恭而已終始全潔當世以為美談韶歷二官吏部郎山濤啟事稱韶清白有誠終於散騎常侍茂至侍中尚書潁川荀愷宣帝外孫世祖姑子自負貴戚要與茂交茂拒而不荅由是見怒元康元年楊駿被誅愷時為尚書僕射以茂駿之姨弟陷為駿黨遂枉見殺衆咸寃痛之）太祖辟為丞相屬黃初中徙吏部郎為常山太守遷任東莞士盧顯為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讎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若即自首罪人斯得每軍功賞賜皆散之於衆無入家者在郡九年吏民便安將士用命遷荊州刺史加振威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朱然圍樊城質輕軍赴之議者皆以為賊盛不可迫質曰樊城卑下兵少故當進軍為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遷征東將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廣農積穀有

兼年之儲置東征臺且佃且守又通渠諸郡利舟楫嚴設備以待敵海邊無事性沈實內察不以其節檢物所在見思嘉平二年薨家無餘財惟有賜衣書篋而已軍師以聞追進封陽陵亭侯邑百戶謚曰貞侯子威嗣六年詔書褒述質清行賜其家錢穀語在徐邈傳威咸熙中官至徐州刺史晉陽秋曰威字伯虎少有志尚厲操清白質之為荊州也威自京都省之家貧無車馬童僕威自驅驢單行拜見父停廄中十餘日告歸臨辭質賜絹一匹為道路糧威跪曰大人清白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故以為汝糧耳威受之辭歸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旅進道往還如是質帳下都督素不相識先其將歸請假還家陰資裝百餘里要之因與為伴每事佐助經營之又少進飲食行數百里威疑之密誘問乃知其都督也因取向所賜絹答謝而遣之後因他信具以白質質杖其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歷位宰牧晉武帝賜見論邊事語及平生帝歎其父清謂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也帝曰以何為不如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如者遠也官至前將軍青州刺史太康元年卒追贈鎮東將軍威弟羆字季象征南將軍威子奕字次孫平東將軍並以潔行垂名有殊績歷三部守所在有名卒於安定

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也案王氏譜昶伯父柔字叔優父澤字季道郭林宗傳曰叔優季道幼少之時聞林宗有知人之鑒共往候之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笑曰卿二人皆二千石才也雖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宜以經術進若違才易務亦不至也叔優等從其言叔優至北中郎將季道代郡太守少與同郡王凌俱知名凌年長昶兄事之文帝在東宮昶為太子文學遷中庶子文帝踐阼徙

散騎侍郎為洛陽典農時都畿樹木成林昶斫開荒萊勤勸百姓墾田特多遷兗州刺史明帝即位加揚烈將軍賜爵關內侯昶雖在外任心存朝廷以為魏承秦漢之弊法制苛碎不大釐改國典以準先王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可得也乃著治論略依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又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孫子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奇正還相生若循環之無端青龍中奏之其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沖深字道沖遂書戒之曰夫人為子之道莫大於寶

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也人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偽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車滋眾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

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冲虛為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杅有銘几杖有誡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匄對秦客至武子擊之折其委笄惡其掩人也國語曰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其委笄臣松之案秦客者蓋秦使也廋云爾也蓋謎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為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惟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彊鮮不遂矣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

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臣松之案此誡可謂切至之言不刊之訓也凡道人過失蓋謂居室之愆人未之知則由己而發者也若乃行事得失已暴於世因其善惡即以為誅方之於彼則有愈焉然援誡稱龍伯高之美言杜季良之惡致使事徹時主季良以敗言之傷人孰大於此與其所誡自相違伐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己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脩己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況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夫虛偽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顧言其為浮淺較可識別而世人惑焉猶不檢之以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曹偉皆以傾邪敗沒熒惑當世挾持姦慝驅動後生雖刑於鈇鉞大為炯戒然所汙染固以眾矣可不慎與世語曰諷字子京沛人有惑眾才傾動鄴都鍾繇由是辟焉大軍未反諷潛結徒黨又與長樂衛尉陳禕謀襲鄴未及期禕懼告之太子誅諷坐死者數十人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倫甘長飢於首陽安赴火於緜山雖可以激貪勵俗然聖人不可為吾亦不願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為名守慎為稱孝

悌於閨門務學於師友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為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為之

伯益名奕郭嘉之子

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傾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

臣松之以為文許後於明大雅言人之失稱昔賢而附惡逆者以為誠違至君子[illegible]伯益劉公幹雖其人或於善惡有定然既友之於昔不宜顯數之於今而乃行于篇翰永傳後葉於交則違久要之義於子孫則揚人前世之惡於大懷深所不取善乎東方之誡子也以首陽為拙柳下為工寄旨古人無傷當時方之馬王不亦遠哉

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洿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

昭先名嘏別傳曰嘏樂安博昌人世為著姓夙智早成鄉人為之語曰蔣氏翁任氏童父旐字子旟以至行稱漢末黃巾賊起天下饑荒人民相食寇到博昌聞旐姓字乃相謂曰宿聞任子旟天下賢人也今雖作賊那可入其鄉邪遂相帥而去由是聲聞遠近州郡並招舉孝廉歷酸棗祝阿令嘏八歲喪母號泣不絕聲自然之哀同於成人故幼以至性見稱年十四始學疑不再問三年中誦五經皆究其義兼包羣言無不綜覽於時學者號之神童遭荒亂家貧賣魚會官稅魚魚貴數倍嘏取直如常又與人共買生口各雇八匹後生口家來贖時價直六十匹共買者欲隨時價取贖嘏自取本價八匹共買者慙亦還取本價比居者擅耕嘏地數十畝種之人以語嘏[illegible]自以借之耳耕者聞之慙謝還地邑中爭訟[illegible]其子弟有不順者父兄數之曰汝所行[illegible]其禮讓[illegible]此會太祖創業[illegible]為臨菑侯庶子相國東曹屬尚書郎文帝時為黃門侍郎[illegible]河東太守所在化行有[illegible]時人少得稱之著書三十八篇凡四萬餘言[illegible]河東上官崇[illegible]其事行及所著書[illegible]

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實道其處世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

青龍四年詔欲得有才智文章謀慮淵深料遠若近視昧而察籌不虛運策弗徒發端一小心清脩密靜乾乾不解志尚在公者無限年齒勿拘貴賤卿校已上各舉一人太尉司馬宣王以昶應選正始中轉在徐州封武觀亭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荊豫諸軍事昶以為國有常衆戰無常勝地有常險守無常勢今屯宛去襄陽三百餘里諸軍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習水軍於二州廣農墾殖倉穀盈積嘉平初太傅司馬宣王既誅曹爽乃奏博

問大臣得失。昶陳治略五事：其一，欲崇道篤學，抑絕浮華，使國子入太學而脩庠序；其二，欲用考試，考試猶準繩也，未有舍準繩而意正曲直，廢黜陟而空論能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於其職，有治績則就增位賜爵；其四，欲約官實祿，勵以廉恥，不使與百姓爭利；其五，欲絕侈靡，務崇節儉，令衣服有章，上下有敘，儲穀畜帛，反民於樸。詔書褒讚。因使撰百官考課事，昶以為唐虞雖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職，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校比之制。由此言之，聖主明於任賢，略

魏書二十七 十二

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能否可得而知也。其大指如此。二年，昶奏：「孫權流放良臣，適庶分爭，可乘釁而制吳、蜀；白帝、夷陵之間，黔、巫、秭歸、房陵皆在江北，民夷與新城郡接，可襲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州泰襲巫、秭歸、房陵，荊州刺史王基詣夷陵，昶詣江陵，兩岸引竹絙為橋，渡水擊之。賊奔南岸，鑿七道並來攻。於是昶使積弩同時俱發，賊大將施績夜遁入江陵城，追斬數百級。昶欲引致平地與合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賊望見以喜之，以所獲鎧馬甲首，馳環城以怒之，設伏兵以待之。績果追軍，與戰，克之。績遁走，斬其將鍾離茂、許旻，收其甲首旗鼓珍寶器仗，振旅而還。王基、州泰皆有功。於是遷昶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封京陵侯。毌丘儉、文欽作亂，引兵拒儉、欽有功，封二子亭侯、關內侯，進位驃騎將軍。諸葛誕反，昶據夾石以逼江陵，持施績、全熙使不得東。誕既誅，詔曰：「昔孫臏佐趙，直湊大梁。西兵驟進，亦所以成東征之勢也。」增邑千戶，并前四千七百戶，遷司空，持節、都督如故。甘露四年薨，謚曰穆侯。子渾嗣，咸熙中為越騎校尉。案晉書渾自有傳渾入晉累居方任平吳有功封一子江陵

魏書二十七 十三

侯位至司徒卒子濟字武子有雋才令望為河南尹太僕早卒追贈驃騎將軍濟弟深冀州刺史深弟湛字處沖汝南太守湛子承字安期東海內史承子述字懷祖尚書令衛將軍述子坦之字文度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坦之子中其最有名譽而於台為名士述及之並顯重於世為盛門云自湛已下事見晉陽秋也

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也。少孤，與叔父翁居。翁撫養甚篤，基亦以孝稱。年十七，郡召為吏，非其好也，遂去入琅邪界游學。黃初中，察孝廉，除郎中。是時青土初定，刺史王淩特表請基為別駕，後召為祕書郎，淩復請還。頃之，司徒王朗辟基，淩不遣。朗書劾州曰：「凡家臣之良，則升于公輔；公臣之良，則入于王職，是故古者侯伯有貢士之禮。今州取宿

衛之臣留秘閣之吏所希聞也陵猶不遺凌流漸
青土蓋亦由基協和之輔也大將軍司馬宣王辟
基未至擢爲中書侍郎明帝盛修宮室百姓勞瘁
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
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懼夫民逸則
慮易苦則思難是以先王居之以約儉俾不至於
生患昔顏淵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
已是以知其將敗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
深察東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駟於未盡節
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

嘉靖十年補刊 魏志二十七 十二

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
之安也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
久之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
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
矣散騎常侍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
鄭玄舊說而基據持玄義常與抗衡遷安平太守
公事去官大將軍曹爽請爲從事中郎出爲安豐
太守郡接吳寇爲政清嚴有威惠明設防備敵不
敢犯加討寇將軍吳嘗大發衆集建業揚聲欲入
攻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基策之基曰昔孫權再至

合肥一至江夏其後全琮出廬江朱然寇襄陽皆
無功而還今陸遜等已死而權年老內無賢嗣中
無謀主權自出則懼內釁卒起癰疽發潰遣將則
舊將已盡新將未信此不過欲補定支黨還自保
護耳後權竟不能出時曹爽專柄風化陵遲基著
時要論以切世事以疾徵還起家爲河南尹未拜
爽伏誅基嘗爲爽官屬隨例罷其年爲尚書出爲
荊州刺史加揚烈將軍隨征南王昶擊吳基別襲
步協於夷陵協閉門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實分兵
取雄父邸閣收米三十餘萬斛虜安北將軍譚正

魏志二十七 十三

納降數千口於是移其降民置夷陵縣賜爵關內
侯基又表城上昶徙江夏治之以偪夏口由是賊
不敢輕越江明制度整軍農兼脩學校南方稱之
時朝廷議欲伐吳詔基量進趣之宜基對曰夫兵
動而無功則威名折於外財用窮於內故必全而
後用也若不資通川聚糧水戰之備則雖積兵江
內無必渡之勢矣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
之田以千數安陸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陸並農以
實軍資然後引兵詣江陵夷陵分據夏口順沮漳
資水浮穀而下賊知官兵有經久之勢則拒天誅

者意沮而向王化者益固然後率合蠻夷以攻其內精卒勁兵以討其外則夏吕以上必拔而江外之郡不守如此吴蜀之交絕交絕而吴禽矣不然兵出之利未可必矣於是遂止司馬景王新統政基書戒之曰天下至廣萬機至猥誠不可不矜矜業業坐而待旦也夫志正則衆邪不生心靜則衆事不躁思慮審定則教令不煩親用忠良則遠近協服故知和遠在身定衆在心許允傅嘏袁侃崔贊皆一時正士有直質而無流心可與同政事者也景王納其言髙貴鄉公即尊位進封常樂亭侯

毌丘儉文欽作亂以基爲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適與景王會於許昌景王曰君籌儉等何如基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脅迫懼畏目下之戮是以尚羣聚耳若大兵臨偪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縣於軍門矣景王曰善乃令基居軍前議者咸以儉欽慓悍難與爭鋒詔基停駐基以爲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僞已露衆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或虜略民人又州郡兵家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

務者自顧非重不敢復還此爲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吴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㶏水既至復言曰兵聞拙速未覩工遲之久方今外有彊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淺深未可測也議者多欲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據堅城保壁壘以積實資虜縣運軍糧甚非計

也景王欲須諸軍集到猶尚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城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爭欲往發十餘里聞基先到復還保項時兗州刺史鄧艾屯樂嘉儉使文欽將兵襲艾基知其勢分進兵偪項儉衆遂敗欽等已平遷鎮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進封安樂鄉侯上疏求分戶二百賜叔父子喬爵關內侯以報叔父撫育之德有詔特聽諸葛誕反基以本官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時大軍在項以賊兵精詔基斂軍堅壘基累啓

進討會吳遣朱異來救誕軍於安城基又被詔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脩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大將軍司馬文王進屯丘頭分部圍守各有所統基督城東城南二十六軍文王勑軍吏入鎮南部界一不得有所遣城中食盡晝夜攻壘基輒拒擊破之壽春既拔文王與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筭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文王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釁有蕩覆吳之勢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者太半姜維因洮上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其脩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

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文王乃止以淮南初定轉基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讓歸功參佐由是長史司馬等七人皆侯是歲基母卒詔祕其凶問迎基父豹喪合葬洛陽追贈豹北海太守甘露四年轉為征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常道鄉公即尊位增邑千戶并前五千七百戶前後封子二人亭侯關內侯景元二年襄陽太守表吳賊鄧由等欲來歸化基被詔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其詐馳驛陳狀且曰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務在於鎮安社稷綏寧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文王報書曰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鮮能確然共盡理實誠感忠愛每見規示輒敬依來指後由等竟不降

司馬彪戰略載基此事詳於本傳曰景元二年春三月襄陽太守胡烈表上吳賊鄧由李光等同謀十八屯欲來歸化遣將張吳鄧生并送質任克期欲令郡軍臨江迎拔大將軍司馬文王啟聞詔征南將軍王基部分諸軍使烈督萬人徑造沮水荊州義陽南屯宜城承書夙發若由等如期到者便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賊詐降誘致官兵馳驛止文王說由等可疑之狀且當清澄未宜便舉重兵深入應之又曰夷陵東道當由車御至赤岸乃得渡沮西道當出箭谿口乃趣平土皆山險狹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今者筋角弩弱水潦方降廢盛農之務徼難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昔子午之役兵行數百里而值霖雨橋閣破壞後糧腐敗前軍縣乏姜維深入

不討[illegible]吏士衆飢儉上邽文欽唐咨舉衆沒出一兵敗羽書奔身退不及此皆近事之驗也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宜當鎮安社稷撫寧上下力農務本懷柔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也得之未足為多失之傷損威重文王累得基書意疑尋敕諸軍已上道者且權停住所在須後節度基又言於文王曰昔漢祖納酈生之說欲封六國寤張良之謀而趣銷印基謀慮淺短誠不及留侯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文王於是遂罷軍嚴後由等果不降

是歲基薨追贈司空諡曰景侯子徽嗣早卒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基著勳前朝改封基孫廙而以東武餘邑賜一子爵關內侯晉室踐阼下詔曰故司空王基既著德立勳又治身清素不營產業久在重任家無私積可謂身沒行顯足用勵俗者也其以奴婢二人賜其家

魏志二十七

評曰徐邈清尚弘通胡質素業貞粹王昶開濟識度王基學行堅白皆掌統方任垂稱著績可謂國之良臣時之彥士矣

徐胡二王傳第二十七　魏書　國志二十七

右修職郎衢州錄事參軍蔡宙校正兼監鏤板
左迪功郎衢州州學教授陸俊民校正

毌丘諸葛鄧鍾傳第二十八　魏書　國志二十八

王淩字彥雲太原祁人也叔父允為漢司徒誅董卓卓將李傕郭汜等為卓報仇入長安殺允盡害其家淩及兄晨時年皆少踰城得脫亡命歸鄉里淩舉孝廉為發干長魏略曰淩為長遇事髡刑五歲當道掃除時太祖車過問此何徒左右以狀對太祖曰此子師兄子也所坐亦公耳於是主者選為驍騎主簿稍遷至中山太守所在有治太祖辟為丞相掾屬文帝踐阼拜散騎常侍出為兗州刺史與張遼等至廣陵討孫權臨江夜大風吳將呂範等船漂至北岸淩與

魏志二十八

諸將逆擊捕斬首虜獲舟船有功封宜城亭侯加建武將軍轉在青州是時海濱乘喪亂之後法度未整淩布政施教賞善罰惡甚有綱紀百姓稱之不容於口後從曹休征吳與賊遇於夾石休軍失利淩力戰決圍休得免難仍徙為揚豫州刺史咸得軍民之歡心始至豫州旌先賢之後求未顯之士各有條教意義甚美初淩與司馬朗賈逵友善及臨兗豫繼其名跡正始初為征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二年吳大將全琮數萬衆寇芍陂淩率諸軍逆討與賊爭塘力戰連日賊退走進封

南鄉侯邑千三百五十戶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是時凌外甥令狐愚以才能為兗州刺史屯平阿舅甥並典兵專淮南之重凌就遷為司空司馬宣王既誅曹爽進凌為太尉假節鉞凌愚密協計謂齊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彪都許昌嘉平元年九月愚遣將張式至白馬與彪相問往來凌又遣舍人勞精詣洛陽語子廣廣言廢立大事勿為禍先

漢晉春秋曰凌愚謀以帝幼制於彊臣不堪為主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之以興曹氏凌使人告廣廣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今曹爽以驕奢失民何平叔虛而不治丁畢桓鄧雖並有宿望皆專競於世加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民習於舊眾莫之從故雖勢傾四海聲震天下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今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樹勝己脩先朝之政令副眾心之所求爽之所以為惡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為先父子兄弟並握兵要未易亡也凌不從臣松之以為如此言之類皆前史所不載而猶出習氏且制言法體不似於昔疑悉鑿齒所自造者也

其十一月愚復遣式詣彪未還會愚病死

魏略曰愚字公治本名浚黃初中為和戎護軍烏丸校尉田豫討胡有功小違節度浚以法繩之帝怒械繫浚免官治罪詔曰浚何愚遂以名之正始中為曹爽長史後出為兗州刺史　魏略曰愚聞楚王彪有智勇初東郡有譌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鳴呼眾馬皆應明日見其跡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中又有謠言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楚王小字朱虎故愚與王凌陰謀立楚王乃先使人通意於王言使君謝王天下事不可知願王自愛彪亦陰知其意答言謝使君知厚意也

二年熒惑守南斗凌謂斗中有星當有暴貴者

魏略曰凌聞東平民浩詳知星呼問詳詳疑凌有所挾欲

悅其意不言吳當有死喪而言淮南楚分也今吳楚同占當有王者興故凌計遂定

三年春吳賊塞涂水凌欲因此發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報不聽凌陰謀滋甚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華弘連名以白太傅司馬宣王宣王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赦凌罪又將尚書廣東使為書喻凌大軍掩至百尺逼凌凌自知勢窮乃乘船單出迎宣王遣掾王彧謝罪送印綬節鉞軍到丘頭凌面縛水次宣王承詔遣主簿解縛反服見凌慰勞之還印綬節鉞遣步騎六百人送還京都凌至項飲藥死

魏略載凌與太傅書曰卒聞神軍密發已在百尺雖知命窮盡遲於相見身首分離不以為恨前後遣使有書未得還報企踵西望無物以譬昨遣書之後便乘船來相迎宿丘頭旦發於浦口奉被露布赦書又得二十三日況累紙誨示聞命驚愕五內失守不知何地可以自處僕久忝朝恩歷試無效統御戎馬董齊東夏事有闕廢中心犯義罪在三百妻子同縣無所禱矣不圖聖恩天覆地載橫蒙視息復睹日月亡甥令狐愚攜惑群小之言僕即時呵抑使不得竟其語既人已知神明所鑒夫非事無陰卒至發露知此梟夷之罪也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子也又重曰身陷刑罪謬蒙赦宥今遣掾送印綬頃至當如詔書自縛歸命雖足下私之官法有分凌到如書太傅使人解其縛凌既蒙赦加怙舊好不復自疑徑乘小船自趣太傅太傅使人逆止之住船淮中相去十餘丈凌知見外乃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敢不至邪而乃引軍來乎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故也凌曰卿負我太傅曰我寧負卿不負國家遂使人送來西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凌行到項夜呼掾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並滅邪遂自殺■干寶晉紀曰凌到項見賈逵祠在水側凌呼曰賈梁道王凌固忠於魏之社稷者唯爾有神知之其年八

月太傅有疾夢淩逵為癘甚惡之遂薨宣王遂至壽春張式等皆自首

乃窮治其事彪賜死諸相連者悉夷三族魏略載山陽單

固字恭夏為人有器實正始中兗州刺史令狐愚與固父伯龍善辟固欲以為別駕固不樂為州吏辭以疾愚

禮意愈厚固不欲應固母夏侯氏謂固曰使君與汝父久善故命汝不止汝亦故當仕進自可往耳固不獲已

遂往與兼治中從事楊康並為腹心後愚與王淩為謀康固皆知其計會愚病康應司徒召詣洛陽因亦以

疾解歸康在京師露其事太傅乃東取王淩到壽春固見太傅太傅問曰卿知其事為邪固對不知太傅曰且

置近言問卿令狐反乎固又曰無而楊康白事事與固連遂收捕固及家屬皆繫廷尉考實數十固故云無有

太傅錄楊康與固對相詰固辭窮乃罵康曰老庸既負使君又滅我族顧汝當活邪辭定事不須報廷尉以為

皆聽得與其母妻子相見固見其母不仰視其母知其恚也字謂之曰恭夏汝本自不應州郡也我強故耳

汝為人吏自當爾耳此自門戶衰我無恨也汝本意與我語固終不仰又不語以至於死初楊康自以白其事

魏書卷二十八　四

冀得封拜後以辭頗參錯亦并斬臨刑俱出獄固又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若令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也

朝議咸以為春秋之義齊崔杼鄭歸生皆加

追戮陳尸斲棺載在方策淩愚罪宜如舊典乃發

淩愚冢剖棺暴尸於所近市三日燒其印綬朝服

親土埋之干寶晉紀曰兗州武吏東平馬隆託為愚家客以私財更殯葬行服三年種植松柏一州之士愧之

進弘華爵為鄉侯廣有志尚學行死時年四

十餘魏氏春秋曰廣字公淵弟飛梟金虎並才武過人太傅嘗從容問蔣濟濟曰淩文武俱贍當今無雙

廣等志力有美於父耳退而悔之告所親曰吾此言滅人門宗矣魏末傳曰淩少子字明山最知名善書多

技藝人得其書皆以為法走向太原追軍及之時有飛鳥集桑樹隨枝低仰舉弓射之即倒追人乃止不復進

明山投親家食訖家告吏乃就執之

毌丘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也父興黃初中為武

威太守伐叛柔服開通河右名次金城太守蘇則

討賊張進及討叛胡有功封高陽鄉侯魏名臣奏載雍州刺

史張既表曰河右遐遠喪亂彌久武威當諸郡路道喉之要加以民夷雜處有兵難領太守毌丘興到官內撫吏民外懷羌胡卒使柔附為官效用黃華張進圖為叛亂扇動左右興志氣忠烈臨難不顧為將校民夷陳說禍福言則涕泣於是男女萬口咸懷感激形毀髮亂誓心致命……興每所歷盡竭心力誠國之良吏殿下即位留心萬機苟有毛之善必有賞錄臣伏緣聖恩治陳其事

入為將作大匠

儉襲父爵為平原侯文學明帝即位為尚書郎遷

羽林監以東宮之舊甚見親待出為洛陽典農時

魏志卷二十八　二

取農民以治宮室儉上疏曰臣愚以為天下所急

除者二賊所急務者衣食誠使二賊不滅士民飢

凍雖崇美宮室猶無益也遷荊州刺史青龍中帝

圖討遼東以儉有幹策徙為幽州刺史加度遼將

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率幽州諸軍至襄平屯遼

隧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率眾

王護留等昔隨袁尚奔遼東者率眾五千餘人降

寇婁敦遣弟阿羅槃等詣闕朝貢封其渠率二十

餘人為侯王賜輿馬繒采各有差公孫淵逆與儉

戰不利引還明年帝遣太尉司馬宣王統中軍及

儉等衆數萬討淵定遼東儉以功進封安邑侯食邑三千九百戶正始中儉以高句驪數侵叛督諸軍步騎萬人出玄菟從諸道討之句驪王宮將步騎二萬人進軍沸流水上大戰梁口（梁音渴）宮連破走儉遂束馬縣車以登丸都屠句驪所都斬獲首虜以千數句驪沛者名得來數諫宮（臣松之按東夷傳沛者句驪國之官名）宮不從其言得來歎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舉國賢之儉令諸軍不壞其墓不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之宮單將妻子逃竄儉引軍還六年復征之宮遂奔買溝儉遣玄菟太守王頎追之（世語曰頎字孔碩東萊人晉永嘉中大賊王彌頎之孫）過沃沮千有餘里至肅慎氏南界刻石紀功刊丸都之山銘不耐之城諸所誅納八千餘口論功受賞侯者百餘人穿山溉灌民賴其利遷左將軍假節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轉為鎮南將軍諸葛誕戰於東關不利乃令誕儉對換誕為鎮南都督豫州儉為鎮東都督揚州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儉與文欽禦之太尉司馬孚督中軍東解圍恪退還初儉與夏侯玄李豐等厚善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曹爽之邑人也驍果麤猛數有戰功好增虜獲以徼寵賞多不見許怨恨日甚儉以計厚待欽情好歡洽欽亦感戴投心無貳正元二年正月有彗星數十丈西北竟天起於吳楚之分儉欽喜以為己祥遂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景王移諸郡國舉兵反迫脅淮南將守諸別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壽春城為壇於城西歃血稱兵為盟分老弱守城儉欽自將五六萬衆渡淮西至項儉堅守欽在外為游兵（儉欽等表曰故相國懿匡輔魏室歷事忠貞故烈祖明皇帝授以寄託之任懿戮力盡節以寧華夏又以齊王聰明無有穢德乃心勤盡忠以輔上天下賴之懿欲討蜀以其功未成而薨齊王以懿有輔己大功故遂使師承統懿業委以大事而師以盛年在職無疾託病坐擁彊兵無有臣禮朝臣非之義士譏之天下所聞其罪一也懿造計取賊多舂軍糧剋期有日師為大臣當除國難又為人子當卒父業哀聲未絕而便罷息為臣不忠為子不孝其罪二也賊退過東關坐自起眾三征同進喪眾敗績歷年軍實一旦而盡致使賊來天下騷動死傷流離其罪三也賊舉國悉眾號五十萬來向壽春圖詣洛陽會太尉孚與臣等建計乃杜塞要險不與爭鋒還固新城淮南將士衝鋒履刃晝夜相守勤瘁百日死者塗地自魏有軍已來為難苦甚莫過於此而師遂意自由不論封賞權勢自在無所領錄其罪四也故中書令李豐等以師無人臣節欲議退之師知而請豐其夕拉殺載尸埋棺豐等為大臣帝王腹心擅加酷暴死無罪名師有無君之心其罪五也懿每歎說齊王自堪人主君臣之義定奉事以來十有五載始欲歸政按行武庫詔問禁兵不得妄出師自知姦慝人神所不祐矯廢君主加之以罪孚師之叔父性甚仁孝追送齊王悲不自勝群臣皆怒而師懷忍不顧大義其罪六也又故光祿大夫張緝無罪而誅夷其妻子并及母后逼恐至尊彊催督遣臨時哀愕莫不傷痛而師稱慶反以歡喜其罪七也陛下踐阼聰明神武事經聖心欲崇省約天下

[illegible]大將軍統中外軍討之，別使諸葛誕督豫州諸軍從安風津擬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於譙宋之間，絕其歸路。

大將軍屯汝陽，使監軍王基將前鋒諸軍據南頓以待之。令諸軍皆堅壁勿與戰。儉、欽進不得鬬，退恐壽春見襲，不得歸，計窮不知所爲。淮南將士家皆在北，衆心沮散，降者相屬，惟淮南新附農民爲之用。大將軍遣兗州刺史鄧艾督泰山諸軍萬餘人至樂嘉，示弱以誘之，大將軍尋自洙至。欽不知，果夜來欲襲艾等，會明，見大軍兵馬盛，乃引還。[illegible]大將軍縱驍騎追擊，大破之，欽遁走。是日，儉聞欽戰敗，恐懼夜走，衆潰。比至慎縣，左右人兵稍棄儉去，儉獨與小弟秀及孫重藏水邊草中。安風津都尉部民張屬就殺儉，傳首京都。屬封侯。秀、重走入吳。將士諸爲儉、欽所迫脅者，悉歸降。[illegible]

堪也王太尉楚其卑朝潛散聚兵事竟不捷復受汝鬼
害及楚王彪其追恨太傅即亡然其子師纂承父業肆
其虐慕日月滋甚放主後后殘戮忠良包藏禍心遂至
篡弒此可忍也孰不可忍欽以名義大故求活有論悲
憤內發忘寢與食每所咨訪也會毋丘子邦自與文書
膺說公侯盡事主之義感奮白髮河將太公俱須東問
影響相應聞問之日能不懷戰是以不歸妻挈之痛郎
與毋丘鎮東舉義兵三讋辭人西陵京師收扶持王室
歸除姦逆企踵西望不得聲問魯望高子不足論急夫
當仁不讓況救君之難度遭表卻故不果期要耳然同
并共存安危勢同禍痛已連非言鄰所解自公侯所明
也共事曹氏積信魏朝行道之人肯所知見撥在朝之
士買利餘生烈士所樂公侯所陵賈豈所不世為也况
當產之上邪軍屯生學小人以閏月十六日到與兵就
恭衆袁城討師師之徒衆尋時崩濟其所斬載不後嘗
羣但當長縣從王京師而滅言先至毋亦不復其之更
謂小人為從諸軍使兩尾解毋丘置走自舉釋解無所
及小人還資復過王基等十二軍連尋毋丘進兵討之
郎時克蒙所向全勞要琛幾無艱何成軍梁昌是退失
所遲據壽春壽春後走後棋躡關無復軍許惟當歸命
盡晉巳未年

大吳昔兵乞食雖佃負耳不若後諸如付伏心後君
之讐永使曹氏少享血食此亦大國之所恬公也想公
俠不使程嬰杵臼擅名於前代而使大魏獨無舊揚之
士衆今大吳數崇大義深見恐伸然笑於國大分連接
悉同一勢日欲俱舉分分中陽不頓敗以為已有公
使戶欲共悉師胃懷呈廣大勢恐本州之卒不可孤寧
今者之計宜屈己伸人託命歸漢東西俱舉兩乃可克
定師業耳深思鄙言若愍計可從宜使廣軍京制期要
使六合按考與問名所封以記付兒拜比亦北小事也
大丈夫宇廣其落落是以遠呈忠心時學是應時郭淮
巳卒欽未知故有此書世語曰毋丘儉之誅黨與七
百餘人傳侍御史杜友治獄惟舉首事十人餘皆奏散
友字季子東郡人仕晉冀州刺史河
南尹子毗字世玄歷吏部川衛尉

儉子甸為治書侍御史先時知儉謀將發私出將家屬逃走新安靈山上別攻下之夷儉三族

世語曰甸字子邦有名京師齊王之廢甸謂
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國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
之責儉然之大將軍惡其為人也及儉起兵問甸順所

亦云不來無能為也儉初起兵遣子宗四人入吳太康
中吳平宗兄弟皆還中國宗字子仁有儉風至零陵太
守宗子奐已東監軍荊州刺史 魏略曰毋丘儉感
明帝之顧命故為此役君子謂毋丘儉事雖不成可謂
忠臣矣夫竭節而赴義者我也成之與否者時也我苟
無時哉何可恥乎忘我而不自必乃所以為定也古人
有言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若毋丘儉可謂能生不愧也

欽亡入吳吳以欽為都護假節鎮北大將軍領幽州牧譙侯

[illegible]

是於天罪則伏罪都自知路司馬師天作之逆廢害
[illegible]

說誠反欽坐與賊辭相連以下獄數百當死太
但以揚州都督之太和中為五將校督出為牙門將欽性
[illegible]

諸葛誕字公休琅邪陽都人諸葛豐後也初以尚書郎為滎陽令

春秋曰鄭地為郡與僕射試
河南郡發注亦俱溺貴浮

入為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

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爲襃貶自是羣僚莫不慎其所舉累遷御史中丞尚書與夏侯玄鄧颺等相善收名朝廷京都翕然言事者以誕颺等脩浮華合虛譽漸不可長明帝惡之免誕官 世語曰是時當世俊士散騎常侍夏侯玄尚書諸葛誕鄧颺之徒共相題表以玄疇四人爲四聰誕備八人爲八達中書監劉放子熙孫資子密吏部尚書衛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父居勢位容之爲三豫凡十五人帝以構長浮華皆免官廢錮 會帝崩正始初玄等並在職復以誕爲御史中丞尚書出爲揚州刺史加昭武將軍王淩之陰謀也太傅司馬宣王潛軍東伐以誕爲鎮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封山陽亭侯諸葛恪興東關遣誕督諸軍討之與戰不利還徙爲鎮南將軍後毋丘儉文欽反遣使詣誕招呼豫州士民誕斬其使露布天下令知儉欽凶逆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使誕督豫州諸軍渡安風津向壽春儉欽之破也誕先至壽春壽春中十餘萬口聞儉欽敗恐誅悉破城門出流迸山澤或散走入吳以誕久在淮南乃復以爲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吳大將孫峻呂據留贊等聞淮南亂會文欽往乃帥衆將欽徑至壽春時誕諸軍已至城不可攻乃走誕遣將軍蔣班追擊之斬贊

萬曆二十年補刊 魏志二十八 十二 黄日茂

傳首收其印節進封高平侯邑三千五百戶轉爲征東大將軍誕既與玄颺等至親又王淩毋丘儉累見夷滅懼不自安傾帑藏振施以結衆心厚養親附及揚州輕俠者數千人爲死士 魏書曰誕賞賜過度有犯死罪者虧制以活之 甘露元年冬吳賊欲向徐堨計誕所督兵馬足以待之而復請十萬衆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寇內欲保有淮南朝廷微知誕有自疑心以誕舊臣欲入度之二年五月徵爲司空誕被詔書愈恐遂反召會諸將自出攻揚州刺史樂綝殺之 世語曰司馬文王既秉朝政長史賈充以爲宜遣參佐慰勞四征於是遣充至壽春充還啓文王誕再在揚州有威名民望所歸今欲必不來禍小事淺不徵事遲禍大乃以爲司空書至誕曰我作公當在王文舒後今便爲司空不遣使者健步齎書使以兵付樂綝此必綝所爲乃將左右數百人至揚州揚州人欲閉門誕叱曰卿非我故吏邪徑入綝逃上樓就斬之魏末傳曰賈充與誕相見談說時事因謂誕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所知也君以爲云何誕厲色曰卿非賈豫州子世受魏恩如何負國欲以魏室輸人乎非吾所忍聞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誕既被徵請諸牙門置酒飲宴呼牙門從兵皆賜酒令醉謂衆人曰前作千人鎧仗始成欲以擊賊今當還洛不復得用欲蹔出將見人游戲須臾還耳諸君且止乃嚴鼓將士七百人出樂綝聞之閉州門誕歷南門宣言曰當還洛邑暫出游戲揚州何爲閉門見備前至東門東門復閉乃使兵緣城攻門州人悉走因風放火焚其府庫遂殺綝誕表曰臣受國重任統兵在東揚州刺史樂綝專詐說臣與吳交通又言被詔當代臣位無狀日久臣奉國命以死自立終無異端忿綝不忠輒將步騎七百人以今月六日討綝即日斬首函頭驛馬傳送若聖朝明臣臣即魏臣不明臣臣即吳臣不勝發憤有日謹拜表臣恐悲感泣血

萬曆十年刊 魏志二十八 十三 [illegible]

實恐亂絕不知所如乞朝廷察臣至誠臣松之以為魏末傳所言率皆鄙陋疑誕表言曾不至於此也斂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揚州新附勝兵者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閉城自守遣長史吳綱將小子靚至吳請救世語曰黃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以其塼於臨湘為孫堅立廟芮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後豫發者見吳綱曰君何類長沙王吳芮但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君何由見之見者言所由綱曰更葬不荅曰即更葬矣自芮之卒年至冢發四百餘年綱芮之十六世孫矣吳人大喜遣將全懌全端唐咨王祚等率三萬衆密與文欽俱來應誕以誕為左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壽春侯是時鎮南將軍王基始至督諸軍圍壽春未合咨欽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衆突入城六月車駕東征至項大將軍司馬文王督中外諸軍二十六萬衆臨淮討之大將軍屯丘頭使基及安東將軍陳騫等四面合圍表裏再重塹壘甚峻又使監軍石苞兗州刺史州泰等簡銳卒為游軍備外寇欽等數出犯圍逆擊走之吳將朱異再以大衆來迎誕等渡黎漿水泰等逆與戰每摧其鋒孫綝以異戰不進怒而殺之城中食轉少外救不至衆無所恃將軍蔣班焦彝皆誕爪牙計事者也棄誕踰城自歸大將軍漢晉春秋曰蔣班焦彝言於諸葛誕曰朱異等以大衆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江東外以發兵為名而內實坐須成敗其

嘉靖己未年　魏志二十八　十四　監生盛世彙刊

歸可見矣今宜及衆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決死攻其一面雖不能盡克猶可有全者文欽曰江東乘戰勝之威久矣未有難北方者也況公今舉十餘萬之衆內附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子弟盡在江表就孫綝不欲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今守我一年勢力已困異圖生心變故將起以往準今可計日而望也班彝固勸之欽怒而誕欲殺班二人懼且知誕之必敗十一月乃相攜而降大將軍乃使反間以奇變說全懌等懌等率其衆數千人開門來出城中震懼不知所為三年正月誕欽咨等大為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干寶晉紀曰文欽曰蔣班焦彝謂我不能出而走全端全懌又率衆逆降此敵無備之時也可以戰矣誕咨等皆以為然遂共悉衆出攻圍上諸軍臨高以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弩矢及石雨下死傷者蔽地血流盈塹復還入城城內食轉竭降出者數萬口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欽見誕計事誕遂殺欽欽子鴦及虎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勒兵馳赴之衆不為用鴦虎單走踰城出自歸大將軍軍吏請誅之大將軍令曰欽之罪不容誅其子固應當戮然鴦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其心也乃赦鴦虎使將兵數百騎馳巡城呼語城內云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表鴦虎為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城內喜且擾又日飢困誕咨等

魏志二十八　十五

智力窮，大將軍乃自臨圍，四面進兵，同時鼓譟登城，城內無敢動者。誕窘急，單乘馬，將其麾下突小城門出。大將軍司馬胡奮部兵逆擊，斬誕，傳首，夷三族。誕麾下數百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為諸葛公死，不恨。」其得人心如此。干寶晉紀曰：數百人拱手為列，每斬一人，輒降之，竟不變，至盡，時人比之田橫。吳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免冑冒陣而死。唐咨、王祚及諸裨將皆面縛降，吳兵萬衆，器仗軍實山積。初圍壽春，議者多欲急攻之，大將軍以為城固而衆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將使同就戮，吾當以全策縻之，可坐而制也。誕以二年五月反，三年二月破滅。六軍按甲，深溝高壘，而誕自困，竟不煩攻而克。干寶晉紀曰：初，壽春每歲雨潦，淮水溢，常淹城，故文王之築圍也，誕笑之曰：「是固不攻而自敗也。」及大軍之攻，亢旱踰月，城既陷，是日大雨，圍壘皆毀。誕子靚，字仲思，吳平還晉。靚子恢，字道明，位至尚書令，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及破壽春，議者又以為淮南仍為叛逆，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大將軍以為古之用兵，全國為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弘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唐咨本利城人。黃初中，利城郡反，殺太守徐箕，推咨為主。文帝

萬曆十年補刊　魏志二十八　十八

遣諸軍討破之，咨走入海，遂亡至吳，官至左將軍，封侯、持節。誕、欽屠戮，咨亦生禽，三叛皆獲，天下快焉。傅子曰：宋建椎牛禱賽，終自焚滅。文欽日祠祭事天，斬於人手。諸葛誕夫婦聚會神巫，淫祀求福，伏尸淮南，舉族誅夷。此天下所共見，足為明鑒也。拜咨安遠將軍，其餘裨將咸假號位，吳衆悅服。江東感之，皆不誅其家。其淮南將吏士民諸為誕所脅略者，惟誅其首逆，餘皆赦之。聽鴦、虎收斂欽喪，給其車牛，致葬舊墓。習鑿齒曰：自是天下畏威懷德矣。君子謂司馬大將軍於是役也，可謂能以德攻矣。夫建業者異矣，各有所尚，而不能兼并也。故窮武之雄斃於不仁，存義之國喪於懦退，今一征而禽三叛，大虜吳衆，席卷淮浦，俘馘十萬，可謂壯矣。而未及安坐，喪王基之功，種惠吳人，結異類之情，寵鴦葬欽，忘疇昔之隙，不咎誕衆，使揚士懷愧，功高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懷其德，武昭既敷，文算又洽，推此道也，天下其孰能當之哉？王基語在基傳。鴦一名俶。晉諸公贊曰：俶後為將軍，破涼州虜，名聞天下。太康中為東夷校尉，假節。當之官，入辭武帝，帝見而惡之，託以他事免俶官。東安公繇，諸葛誕外孫，欲殺俶，因誅楊駿，誣俶謀逆，遂夷三族。

嘉靖九年補刊　魏志二十八　十七

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少孤，太祖破荊州，徙汝南，為農民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故太丘長陳寔碑文，言「文為世範，行為士則」，艾遂自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與同者，故改焉。為都尉學士，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為稻田守叢草吏。同郡吏父憐其家貧，資給甚厚，艾初不稱謝。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為典農綱紀

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之為掾，（世語曰：鄧艾少為襄城典農部民，與石苞皆年十二三。謁者陽翟郭玄信，武帝監軍郭誕元奕之子。建安中，少府吉本起兵許都，玄信坐被刑在家，從典農司馬求人御，以艾、苞與御，行十餘里，與語，謂二人皆當遠至為佐相。艾後為典農功曹，奉使詣宣王，由此見知，遂被拔擢。）遷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為滅賊資，使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眾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宣王善之，事皆施行。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眾，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出參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嘉平元年，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賜爵關內侯，加討寇將軍，後遷城陽太守。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并為一部，艾上言曰：戎狄獸心，不以義親，彊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玁狁之寇，漢祖有平城之困。每匈奴一盛，為前代重患。自單于在外，莫能牽制長卑。誘而致之，使來入侍。由是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以單于在內，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寖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為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勳，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大將軍司馬景王新輔政，多納用焉。遷汝南太守，至則尋求昔所厚己吏，父久以死，遣吏祭之，重遺其母，舉其子與計吏。艾所在荒野開闢，軍民並豐。諸葛恪圍合肥新城，不克，退歸。艾

言景王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
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
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
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
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
沒而敗況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
恪歸果見誅遷兗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上言曰國
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彊兵彊則戰勝然農
者勝之本也孔子曰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上無
設爵之勸則下無財畜之功今使考績之賞在於

積粟富民則交游之路絕浮華之原塞矣高貴鄉
公即尊位進封方城亭侯毋丘儉作亂遣健步齎
書欲疑惑大衆艾斬之兼道進軍先趣樂嘉城作
浮橋司馬景王至遂據之文欽以後大軍破敗於
城下艾追之至丘頭欽奔吳吳大將軍孫峻等號
十萬衆將渡江鎮東將軍諸葛誕遣艾據肥陽艾
以與賊勢相遠非要害之地輒移屯附亭遣泰山
太守諸葛緒等於黎漿拒戰遂走之其年徵拜長
水校尉以破欽等功進封方城鄉侯行安西將軍
解雍州刺史王經圍於狄道姜維退駐鍾提乃以

艾爲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議者多以爲
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
軍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於危亡今以策言
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
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杖未復二也彼以船
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
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彼南安隴西
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爲之縣餌五也賊
有黠數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祁山聞艾已有備
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相持維與艾

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
段谷大破之甘露元年詔曰逆賊姜維連年狡黠
民夷騷動西土不寧艾籌畫有方忠勇奮發斬將
十數馘首千計國威震於巴蜀武聲揚於江岷今
以艾爲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進封鄧侯分
五百戶封子忠爲亭侯二年拒姜維於長城維退
還遷征西將軍前後增邑凡六千六百戶景元三
年又破維於侯和維卻保沓中四年秋詔諸軍征
蜀大將軍司馬文王皆指授節度使艾與維相綴
連雍州刺史諸葛緒要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太

守王頎等直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等邀其前金
城太守楊欣等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
引退還欣等追躡於彊川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
已塞道屯橋頭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
葛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
軍却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
東引還守劍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
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
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劍
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

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不備出其不
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
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
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頻於危殆艾以氈自裹
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
由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
列陳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
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擊艾
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
等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及尚書張

遵等首進軍到雒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為箋詣
艾請降艾至成都禪率太子諸王及群臣六十餘
人面縛輿櫬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櫬受而宥之
檢御將士無所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
焉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
車諸王駙馬都尉蜀群司各隨高下拜為王官或
領艾官屬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
領蜀中諸郡使於綿竹築臺以為京觀用彰戰功
士卒死事者皆與蜀兵同共埋藏艾深自矜伐謂
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某得有今日耳如遇吳

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某
相值故窮耳有識者笑之十二月詔曰艾曜威奮
武深入虜庭斬將搴旗梟其鯨鯢使僭號之主稽
首係頸歷世逋誅一朝而平兵不踰時戰不終日
雲徹席卷蕩定巴蜀雖白起破彊楚韓信克勁趙
吳漢禽子陽亞夫滅七國計功論美不足比勳也
其以艾為太尉增邑二萬戶封子二人亭侯各食
邑千戶袁子曰諸葛亮重人也而數用蜀兵此命小
國罷民弊以久存也今國家一舉而滅蜀自
征伐之功未有如此之速者也方鄧艾以萬人入江由
之危險鍾會以二十萬眾留劍閣而不得進三軍之士
已饑艾雖戰勝克將使劉禪數日不降則二將之軍難
以反矣故功業如此之難也國家前有壽春之役後有

承蜀之勞百姓負而倉廩虛故小國之慮在於時立功以自存大國之慮在於既勝而力竭成功之後戒懼之將也艾言司馬文王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煑鹽興冶爲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於京都吳以爲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平以爲可封禪爲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爲之宮舍爵其子爲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文王使監軍衞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于國也鍾會胡烈師纂等皆白艾所作

悖逆變釁以結詔書檻車徵艾魏氏春秋曰艾仰天歎曰艾忠臣也一至此乎白起之酷復見於今日矣艾父子既囚鍾會至成都先送艾然後作亂會已死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檻車迎還瓘遣田續等討艾遇於緜竹西斬之子忠與艾俱死餘子在洛陽者悉誅徙艾妻子及孫於西域漢晉春秋曰初艾之下江由也以續不進欲斬既而捨之及瓘遣續謂曰可以報江由之辱矣杜預言於衆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爲名士位望已高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將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俟駕而謝○世語曰師纂亦與艾俱死纂性急少恩死之日體無完皮初艾當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水以問珍虜護軍緩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荀綽冀州記曰邵起自幹吏位至衞尉長子翰河東太守中子敞大司農少子倩字君幼寬厚有器局勤於當世歷位冀州刺史太子右衞率翰子俞字世都清貞貴素辯於論議採公孫龍之辭以談微理少有能名辟太尉府稍歷顯位至侍中中書令遷爲監○臣松之按蹇繇云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云利西南往有功也下云利見大人往有功也泰始元年晉室踐阼詔曰昔太尉王凌謀廢齊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征西將軍鄧艾矜功失節實應大辟然被書之日罷遣人衆束手受罪比於求生遂爲惡者誠復不同今大赦得還若無子孫者聽使立後令祭祀不絕三年議郎段灼上疏理艾曰艾心懷至忠

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夷滅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艾性剛急輕犯雅俗不能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敢言艾不反之狀昔姜維有斷隴右之志艾脩治備守積穀彊兵值歲凶旱艾爲區種身被烏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力艾持節守邊所統萬數而不難僕虜之勞士民之役非執節忠勤孰能若此故落門段谷之戰以少擊多摧破彊賊先帝知其可任委艾廟勝授以長策艾受命忘身束馬縣車自投死地勇氣陵雲士衆乘勢使劉禪君臣面縛叉手屈膝

艾功名以成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艾誠恃養育之恩心不自疑矯命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本在可論鍾會忌艾威名構成其事忠而受誅信而見疑頭縣馬市諸子并斬見之者垂泣聞之者歎息陛下龍興闡弘大度釋諸嫌忌受誅之家不拘叙用昔秦民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爲立祠今天下民人爲艾悼心痛恨亦猶是也臣以爲艾身首分離捐棄草土宜收尸喪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紹封其孫使闔棺定謚死無餘恨赦冤魂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葬一人而天下慕其行埋一魂而天下歸其義所爲者寡而悅者衆矣九年詔曰艾有功勳受罪不逃刑而子孫爲民隸朕常愍之其以嫡孫朗爲郎中艾在西時修治障塞築起城塢泰始中羌虜大叛頻殺刺史涼州道斷吏民安全者皆保艾所築塢焉世語曰咸寧中積射將軍樊震爲西戎牙門得見辭武帝問震所由進震自陳曾爲鄧艾伐蜀時帳下將帝遂尋問艾震具申艾之忠言之流涕先是以艾孫朗爲丹水令由此遷爲定陵令次孫千秋有時望光祿大夫王戎辟爲掾永嘉中朗爲新都太守未之官在襄陽失火朗及母妻子舉室燒死惟子韜子行得免千秋先卒二子亦燒死

艾州里時輩南陽州泰亦好立功業善用兵官至征虜將軍假節都督江南諸軍事景元二年薨追贈衞將軍謚曰壯侯世語曰初荊州刺史裴潛以泰爲從事司馬宣王鎮宛潛數遣詣宣王由此爲宣王所知及征孟達泰又導軍遂辟泰泰頻喪考妣祖九年居喪宣王留缺待之至三十六日擢爲新城太守宣王爲泰會使尚書鍾繇調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獼猴騎土牛又何遲也衆賓咸悅後歷兗州豫州刺史所在有籌算績效

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惠夙成會爲其母傳曰夫人張氏字昌蒲太原茲氏人太傅定陵成侯之命婦也世長吏二千石夫人少喪父母充成侯家脩身正行非禮不動爲上下所稱述貴妾孫氏攝嫡專家心害其賢數讒毀無所不至孫氏辨博有智巧言足以飾非成過然竟不能傷也及妊娠愈更嫉妬乃置藥食中夫人中食覺而吐之瞑眩者數日或曰何不向公言之答曰嫡庶相害破家危國古今以爲鑒誡假如公信我衆誰能明其事彼以心度我謂我

必言固將先我事由彼發顧不快邪遂稱疾不見孫氏果謂成侯曰妾欲其得男故飲以得男之藥反謂毒之成侯曰得男藥佳事闇於食中與人非人情也遂訊侍者具服孫氏由是得罪出成侯問夫人何能不言夫人言其故成侯大驚益以此賢之黃初六年生會恩寵愈隆成侯既出孫氏更納正嫡賈氏臣松之按鍾繇于時老矣而方納正室蓋禮所云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之義也魏氏春秋曰會母見寵於繇繇為之出其夫人卞太后以為言文帝詔繇復之繇恚憤將引鴆弗獲餐椒致噤帝乃止

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技藝而博學精練名理以夜續晝由是獲聲譽正始中以為祕書郎遷尚書中書侍郎

世語曰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命松更定以經時松思竭不能改心存之形於顏色會察其有憂問松松以實答會取視為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王曰不當爾邪誰所定也松曰鍾會向亦欲啟之會公見問不敢饕其能王曰如此可大用可令來會問松王所能松曰博學明識無所不貫會乃絕賓客精思十日平旦入見至鼓二乃出出後王獨拊手歎息曰此真王佐材也虞松字叔茂陳留人九江太守邊讓外孫松弱冠有才從司馬宣王征遼東宣王命作檄及破賊作露布松從還宣王辟為掾時年二十四遷中書郎遂至太守松子濬字顯弘晉廷尉臣松之以為鍾會名公之子聲譽夙著弱冠登朝已歷顯位景王為相何容不悉而方於定虞松表然後乃蒙接引乎設使先不相識但見五字而便知可大用雖聖人其猶病諸況景王哉

高貴鄉公即尊位賜爵關內侯毌丘儉作亂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會從典知密事衛將軍司馬文王為大軍後繼景王薨於許昌文王總統六軍會謀謨帷幄時中詔敕尚書傅嘏以東南新定權留衛將軍屯許昌為內外之援令嘏率諸軍還會與嘏謀使嘏表上輒與衛將軍俱發還到雒水南屯住於是朝廷拜文王為大將軍輔政會遷黃門侍郎封東武亭侯邑三百戶甘露二年徵諸葛誕為司空時會喪寧在家策誕必不從命馳白文王文王以事已施行不復追改

會時遭所生母喪其母傳曰夫人性矜嚴明於教訓會雖童稚勤見規誨年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異訓謂會曰學猥則倦倦則意怠吾懼汝之意怠故以漸訓汝今可以獨學矣雅好書籍涉歷眾書特好易老子每讀易孔子說鳴鶴在陰勞謙君子藉用白茅不出戶庭之義每使會反覆讀之曰易三百餘爻仲尼特說此者以謙恭慎密樞機之發行己至要榮身所由故也順斯術已往足為君子矣正始八年會為尚書郎夫人執會手而誨之曰汝弱冠見敘人情不能不自足則損在其中矣勉思其戒是時大將軍曹爽專朝政日縱酒沈醉會兄侍中毓宴還言其事夫人曰樂則樂矣然難久也居上不驕制節謹度然後乃無危溢之患今奢僭若此非長守富貴之道嘉平元年車駕朝高平陵會為中書郎從行相國宣文侯始舉兵眾人恐懼而夫人自若中書令劉放侍郎衛瓘夏侯和等家皆怪問夫人一子在危難之中何能無憂答曰大將軍奢僭無度吾常疑其不安太傅義不危國必為大將軍舉耳吾兒在帝側何憂聞且出兵無他重器其勢必不久戰果如其言一時稱明會歷機密十餘年頗豫政謀夫人謂曰昔范氏少子為趙簡子設伐邾之計事從民悅可謂功矣然其母以為乘偽作詐末業鄙事必不能久其識本深遠非近人所言吾常樂其為人汝居心正吾知免矣但當修所志以輔益時化不忝先人耳常言人誰能皆體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其次雖接鄙賤必以言信取與之間分畫分明或問此無乃小乎答曰君子之行皆積小以致高大若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此乃小人之事耳希通慕大者吾所不好會自幼少衣不過青紺親營家事自知恭儉然見得思義臨財必讓會前

後賜錢帛數百萬計悉送供公家之用一無所取年五十有九甘露二年二月暴疾薨比葬天子有手詔命大將軍高都侯厚加賵贈喪事無巨細一皆供給議者以為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所謂外命婦也依春秋成風定姒之義宜崇典禮不得總稱妾名於是是稱成侯命婦殯葬之事有取於古制禮也及誕反
車駕住項文王至壽春會復從行初吳大將全琮
孫權之婚親重臣也琮子懌孫靜從子端翩緝等
皆將兵來救誕懌兄子輝儀留建業與其家內爭
訟攜其母將部曲數十家渡江自歸文王會建策
密為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懌等說
吳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
歸命懌等恐懼遂將所領開東城門出降皆蒙封

寵城中由是乖離壽春之破會謀居多親待日隆
時人謂之子房軍還遷為太僕固辭不就以中郎
在大將軍府管記室事為腹心之任以討諸葛誕
功進爵陳侯屢讓不受詔曰會典綜軍事參同計
策料敵制勝有謀謨之勳而推寵固讓辭指款實
前後累重志不可奪夫成功不處古人所重其聽
會所執以成其美遷司隸校尉雖在外司時政損
益當世與奪無不綜典嵇康等見誅皆會謀也文
王以蜀大將姜維屢擾邊陲料蜀國小民疲資力
單竭欲大舉圖蜀惟會亦以為蜀可取豫共籌度

地形考論事勢景元三年冬以會為鎮西將軍假
節都督關中諸軍事文王敕青徐兗豫荊揚諸州
並使作船又令唐咨作浮海大船外為將伐吳者
四年秋乃下詔使鄧艾諸葛緒各統諸軍三萬餘
人艾趣甘松沓中連綴維緒趣武街橋頭絕維歸
路會統十餘萬眾分從斜谷駱谷入先命牙門將
許儀在前治道會在後行而橋穿馬足陷於是斬
儀儀者許褚之子有功王室猶不原貸諸軍聞之
莫不震竦蜀令諸圍皆不得戰退還漢樂二城守
魏興太守劉欽趣子午谷諸軍數道平行至漢中

蜀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兵各五千
會使護軍荀愷前將軍李輔各統萬人愷圍漢城
輔圍樂城會徑過西出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之
墓使護軍胡烈等行前攻破關城得庫藏積穀姜
維自沓中還至陰平合集士眾欲赴關城未到聞
其已破退趣白水與蜀將張翼廖化等合守劍閣
拒會會移檄蜀將吏士民曰往者漢祚衰微率土
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
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
順民受命踐阼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

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恨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為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為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重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政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新野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與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氐羌方國家多故未遑脩九伐之征也今邊境乂清方內無事畜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親見也蜀相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賢所備聞也

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窺禍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晏安酖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為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為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為戎首咨困逼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與聞國事壹等窮踧歸命猶加盛寵況巴蜀賢知見機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錯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舊業農不易畝市不回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福豈不美歟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發玉石皆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其詳擇利害自求多福各具宣布咸使聞知鄧艾追姜維到陰平簡選精銳欲從漢德陽入江由左儋道詣緜竹趣成都與諸葛緒共行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進軍前向白水與會合會遣將軍田章等從劒閣西徑出江由未至百里章先破蜀伏兵三校艾使章先登遂長驅而前會與緒軍向劒閣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按百官名緒入晉為太常崇禮衛尉子沖廷尉荀綽兗州記曰沖子銓）

（宇德林政字仁林並知名顯達鈞兗州刺史政侍中御史中丞）進攻劍閣不克引退
蜀軍保險拒守艾遂至綿竹大戰斬諸葛瞻維等
聞瞻已破率其衆東入于巴會乃進軍至涪遣胡
烈田續龐會等追維艾進軍向成都劉禪詣艾降
遣使勑維等令降於會維至廣漢郪縣令兵悉放
器仗送節傳於胡烈便從東道詣會降會上言曰
賊姜維張翼廖化董厥等逃死遁走欲趣成都臣
輒遣司馬夏侯咸護軍胡烈等經從劍閣出新都
大渡截其前參軍爰彭將軍句安等躡其後參軍
皇甫闓將軍王買等從涪南出衝其腹臣據涪縣

爲東西勢援維等所統步騎四五萬人擐甲厲兵
塞川塡谷數百里中首尾相繼憑恃其衆方軌而
西臣勑咸闓等令分兵據勢廣張羅罔南杜走吳
之道西塞成都之路北絕越逸之徑四面雲集首
尾並進蹊路斷絕走伏無地臣又手書申喻開示
生路羣寇困逼知命窮數盡解甲投戈面縛委質
印綬萬數資器山積昔舜舞干戚有苗自服牧野
之師商旅倒戈有征無戰帝王之盛業全國爲上
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用兵之令典陛下
聖德侔蹤前代翼輔忠明齊軌公旦仁育羣生義

不誅殊俗向化無思不服師不踰時兵無血刃
萬里同風九州共貫臣輒奉宣詔命導揚恩化復
其社稷安其閭伍舍其賦調弛其征役訓之德禮
以移其風示之軌儀以易其俗百姓欣欣人懷逸
豫后來其蘇義無以過會於是禁檢士衆不得鈔
略虛己誘納以接蜀之羣司與維情好歡甚（世語曰夏侯霸奔蜀蜀朝問司馬公如何德霸曰自當作家門京師俊士曰有鍾士季其人管朝政吳蜀之憂也漢晉春秋曰初夏侯霸降蜀姜維問之曰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終爲吳蜀之憂然非常之人亦不能用也後十五年而會果滅蜀按習鑿齒此言非出他書故採用世語而附益也）
十二月詔曰會所向摧弊前無彊敵

緘制衆城罔羅迸逸蜀之豪帥面縛歸命謀無遺
策舉無廢功凡所降誅動以萬計全勝獨克有征
無戰拓平西夏方隅清晏其以會爲司徒進封縣
侯增邑萬戶封子二人亭侯邑各千戶會內有異
志因鄧艾承制專事密白艾有反狀（世語曰會善效人書於劍閣要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指悖傲多自矜伐又毀文王報書手作以疑之也）於是詔書檻
車徵艾司馬文王懼艾或不從命勑會並進軍成
都監軍衛瓘在會前行以文王手筆令宣喻艾軍
艾軍皆釋仗遂收艾入檻車會所憚惟艾艾既禽
而會尋至獨統大衆威震西土自謂功名蓋世不

可復爲人下加猛將銳卒皆在己手遂謀反欲使姜維等皆將蜀兵出斜谷會自將大衆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以爲五日可到孟津與騎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會得文王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親語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能獨辦之今來大重必覺我異矣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我自淮南以來畫無遺策四海所共知

也我欲持此安歸乎會以五年正月十五日至其明日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及蜀之故官爲太后發喪於蜀朝堂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文王皆班示坐上人使下議訖書版署置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群官悉閉著益州諸曹屋中城門宮門皆閉嚴兵圍守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烈薦之文王會請以自隨任愛之建愍烈獨坐啓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烈紿語親兵及疏與其子曰丘建密說消息會已作大坑白棓（棓與棒同）數千欲悉呼外兵入人賜白帢（苦洽反）拜爲散將以次棓殺坑中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一夜傳相告皆徧或謂會可盡殺牙門騎督以上會猶豫未決十八日日中烈軍兵與烈兒雷鼓出門諸軍兵不期皆鼓譟出曾無督促之者而爭先赴城時方給與姜維鎧杖白外有匈匈聲似失火有頃白兵走向城會驚謂維曰兵來似欲作惡當云何維曰但當擊之耳會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共舉机以柱門兵斫門不能破斯須門外倚梯登城或燒城屋蟻附亂進矢下如雨牙門郡守各緣屋出與其卒兵相得姜維

率會左右戰手殺五六人衆既格斬維爭赴殺會會時年四十將士死者數百人（晉諸公贊曰胡烈兒名淵字世元遵之孫也遵安定人以才兼文武累居藩鎮至車騎將軍子奮字玄威亦歷方任女爲晉武帝貴人有寵太康中以奮爲尚書僕射加鎮軍大將軍開府弟廣字宣祖少府次烈字玄武秦州刺史次岐字子嶷并州刺史廣子喜涼州刺史淵小字鷂鴟時年十八既殺會收名遠近趙王倫篡位三王興義倫使淵與張泓將兵與齊王冏戰冏軍會敗前戰亮淵乃歸降伏法）初艾爲太尉會爲司徒皆持節都督諸軍如故咸未受命而斃會兄毓以四年冬薨會竟未知問會兄子邕隨會與俱死會所養兄子毅及峻辿（勑連反）等下獄當伏誅司馬文王表天子下詔曰峻等祖父繇三祖之世極位台司佐命

立勳爵食廟庭父毓歷職内外幹事有績昔楚思
子文之治不滅鬬氏之祀晉録成宣之忠用存趙
氏之後以會邕之罪而絕毓之類吾有愍然峻
辿兄弟特原有官爵者如故惟毅及邕息伏法或
曰毓曾密啓司馬文王言會挾術難保不可專任
故宥峻等云漢晉春秋曰文王嘉其忠亮笑答毓曰若如卿言必不以及宗矣初文
王欲遣會伐蜀西曹屬邵悌求見曰今遣鍾會率
十餘萬衆伐蜀愚謂會單身無重任不若使餘人
行文王笑曰我寧當復不知此邪蜀爲天下作患
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人皆言

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
彊使之適爲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
蜀必可滅蜀滅之後就如卿所慮當何所能一
辨邪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
與圖存心膽以破故也若蜀以破遺民震恐不足
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若作惡
祇自族滅耳卿不須憂此慎莫使人聞也及會白
鄧艾不軌文王將西悌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於
鄧艾但可勑會取艾不足自行文王曰卿忘前時
所言邪而更云可不須行乎雖爾此言不可宣也我

要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當負我我豈可先人
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言頗疑鍾會不我答言
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邪賈亦無以易我語也
我到長安則自了矣軍至長安會果已死咸如所
策按咸熙元年百官名邵悌字元伯陽平人漢晉春秋曰文王聞鍾會功曹向雄之收葬會也召而責之
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鍾會躬爲叛逆而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
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
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雄曰可矣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時殿下讎對枯骨捐之中野百歲之後爲臧獲
所笑豈仁賢所掩哉王悅與宴談而遣之■習鑿齒曰向伯茂可謂勇於蹈義也哭王經而哀感市人葬鍾會
而義動明主彼皆忠烈奮勁知死而往非存生也況使經會處世或身在急難而有不赴者乎故尋其奉死之

心可以見事生之情覽其忠貞之節足以愧背義之士矣王加禮而遣可謂明達也會嘗論易
無互體才性同異及會死後於會家得書二十篇
名曰道論而實刑名家也其文似會初會弱冠與
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
老子爲尚書郎年二十餘卒弼字輔嗣何劭爲其傳曰弼幼而察惠年
十餘好老氏通辯能言父業爲尚書郎時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
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
者也故恆言無所不足尋亦爲傅嘏所知于時何晏爲吏部尚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
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黃門侍郎累缺晏既用賈充裴秀■整又議用弼時丁謐與晏爭衡致高邑王黎
於曹爽爽用黎於是以弼補臺郎初除覲爽請閒爽爲屏左右而弼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以此嗤之時爽

專朝政黨與共相進用弼通儁不治名高尋黎無幾時病亡爽用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門下晏為之歎恨弼在臺既淺事功亦雅非所長益不留意焉淮南人劉陶善論縱橫為當時所推每與弼語常屈弼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性和理樂游宴解音律善投壺其論道傅會文辭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頗以所長笑人故時為士君子所疾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為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為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為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易潁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弼答其意白書以戲之曰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為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redacted]下之量雖已定乎胸臆之內然而隔踰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顏子可以無大過矣弼注老子為之指略致有理統著道略論注易往往有

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病老莊常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然弼為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無子絕嗣弼之卒也晉景王聞之嗟歎者累日其為高識所惜如此　孫盛曰易之為書窮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況弼以傅會之辯而欲籠統玄旨者乎故其敘浮義則麗辭溢目造陰陽則妙蹟無聞至於六爻變化羣象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推弼皆擯落多所不關雖有可觀者焉恐將泥夫大道　博物記曰初王粲與族兄凱俱避地荊州劉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凱有風貌乃以妻凱凱生業業即劉表外孫也蔡邕有書近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粲粲亡後相國掾魏諷謀反粲子與焉既被誅邕所與書悉入業業字長緒位至謁者僕射子宏字正宗司隸校尉宏弼之兄也魏氏春秋曰文帝既誅粲二子以業嗣粲

評曰王淩風節格尚毌丘儉才識拔幹諸葛誕嚴毅威重鍾會精練策數咸以顯名致茲榮任而皆心大志迂不慮禍難變如發機宗族塗地豈不謬惑邪鄧艾矯然彊壯立功立事然闇於防患咎敗旋至豈遠知乎諸葛恪而不能近自見此蓋古人所謂目論者也史記曰越王無彊與中國爭彊當楚威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越王不納幷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自見毫毛而不自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而不自知越之失是目論也

王毌丘諸葛鄧鍾傳第二十八　魏書　國志二十八

右修職郎衢州錄事參軍蔡宙校正兼監鏤板
右迪功郎衢州州學教授陸俊民校正

方技傳第二十九　　魏書　　國志二十九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旉（臣松之案古敷字與專相似寫書者多不能別尋佗字元化其名宜爲旉也）游學徐土兼通數經沛相陳珪舉
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曉養性之術時人以為
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又精方藥其療疾合湯不
過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稱量煮熟便飲語其節度
舍去輒愈若當灸不過一兩處每處七八壯病亦
應除若當針亦不過一兩處下針言當引某許若
至語人病者言已到應便拔針病亦行差若病結
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刳割者便飲其麻沸

魏志卷二十九　一

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
斷腸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
一月之間即平復矣　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
月腹痛不安佗視脈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知所
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人云在左於是為湯下之
果下男形即愈　縣吏尹世苦四支煩口中乾
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熱食得汗則愈
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熱食而不汗出佗曰藏氣已
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佗言　府吏
兒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
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
治之宜殊即各與藥明旦並起　鹽瀆嚴昕與
數人共候佗適至佗謂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自
如常佗曰君有急病見於面莫多飲酒坐畢歸行
數里昕卒頭眩墮車人扶將還載歸家中宿死
故督郵頓子獻得病已差詣佗視脈曰尚虛未得
復勿為勞事御內即死臨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
其病除從百餘里來省之止宿交接中間三日發
病一如佗言　督郵徐毅得病佗往省之毅謂
佗曰昨使醫曹吏劉租針胃管訖便苦欬嗽欲臥

魏志二十九　二

不安佗曰刺不得胃管誤中肝也食當日減五日
不救遂如佗言　東陽陳叔山小男二歲得疾
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問佗佗曰其母懷軀陽氣
內養乳中虛冷兒得母寒故令不時愈佗與四物
女宛丸十日即除　彭城夫人夜之廁蠆螫其
手呻呼無賴佗令溫湯近熱漬手其中卒可得寐
但旁人數為易湯湯令煖之其旦即愈　軍吏
梅平得病除名還家家居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
人舍有頃佗偶至主人許主人令佗視平佗謂平
曰君早見我可不至此今疾已結促去可得與家

相見五日卒應時歸如佗所刻　佗行道見一人
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
其呻吟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
齏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
蛇一枚縣車邊欲造佗佗尚未還小兒戲門前逆
見自相謂曰似逢我公車邊病是也疾者前入坐
見佗北壁縣此蛇輩約以十數　又有一郡守
病佗以為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治
無何棄去留書罵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殺佗
郡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瞋恚既甚吐黑血數升

而愈　又有一士大夫不快佗云君病深當破
腹取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忍病十歲
壽俱當盡不足故自刳裂士大夫不耐痛癢必欲
除之佗遂下手所患尋差十年竟死　廣陵太
守陳登得病胷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脉之曰府君
胃中有蟲數升欲成內疽食腥物所為也即作湯
二升先服一升斯須盡服之食頃吐出三升許蟲
赤頭皆動半身是生魚膾也所苦便愈佗曰此病
後三期當發遇良醫乃可濟救依期果發動時佗
不在如言而死　太祖聞而召佗佗常在左右

太祖苦頭風每發心亂目眩佗針鬲隨手而差佗別傳曰有人病兩脚躄不能行轝詣佗佗望見云己飽針灸服藥矣不復須看脉便使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或一寸或五寸縱邪不相當言灸此各十壯灸創愈即行後灸處夾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調如引繩也
李將軍妻病甚呼佗視脉曰傷娠而胎不出將軍
言聞實傷娠胎已去矣佗曰案脉胎未去也將軍
以為不然佗舍去婦稍小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
佗曰此脉故事有胎前當生兩兒一兒先出血出
甚多後兒不及生母不自覺旁人亦不寤不復迎
遂不得生胎死血脉不復歸必燥著母脊故使多
脊痛今當與湯并針一處此死胎必出湯針既加

婦痛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宜
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具色黑長可尺許
佗之絕技凡類此也然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
自悔後太祖親理得病篤重使佗專視佗曰此近
難濟恒事攻治可延歲月佗久遠家思歸因曰當
得家書方欲暫還耳到家辭以妻病數乞期不反
太祖累書呼又勑郡縣發遣佗恃能厭食事猶不
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檢若妻信病賜小豆四十
斛寬假限日若其虛詐便收送之於是傳付許獄
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術實工人命所縣宜含宥

之太祖曰不憂天下當無此鼠輩邪遂考竟佗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彊索火燒之佗死後太祖頭風未除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爲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太祖歎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彊死也

初軍吏李成苦欬嗽晝夜不寤時吐膿血以問佗佗言君病腸臃欬之所吐非從肺來也與君散兩錢當吐二升餘膿血訖快自養一月可小起好自將愛一年便健十八歲當一小發服此散亦行復差若不得此藥故當死復與兩錢散成得藥去五六歲親中人有病如成者謂成曰卿今彊健我欲死何忍無急去藥以待不祥先持貸我我差爲卿從華佗更索成與之已故到譙適值佗見收怱怱不忍從求後十八歲成病竟發無藥可服以致於死佗別傳曰人有在青龍中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景宗景宗說中平日數見華佗其治病手脈之候其驗若神琅邪劉勳爲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脚膝裏上有瘡癢而不痛瘡愈數十日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是易治之當得稻糠黃色犬一頭好馬二匹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向五十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臥不知人因取大刀斷犬腹近後脚之前以所斷之處向瘡口令去二三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而出便以鐵椎橫貫蛇頭蛇在皮中動搖良久須臾不動乃牽出長三尺許純是蛇

但有眼處而無童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瘡中七日愈又有人苦頭眩頭不得舉目不得視積年佗使悉解衣倒懸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體令周匝候視諸脈盡出五色佗令弟子數人以鈹刀決脈五色血盡視赤血乃下以膏摩被覆汗自出周匝飲以亭歷犬血散立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寒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會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將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囂囂高二三尺滿百灌佗乃使然火溫床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燥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中鬢眉墮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刳腹養治也使飲藥令臥破腹就視脾果半腐壞以刀斷之刮去惡肉以膏傅瘡飲之以藥百日平復

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治多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不朽是也是以古之仙者爲導引之事熊頸鴟顧引輓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鳥亦以除疾並利蹄足以當導引體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沾濡汗出因上著粉身體輕便腹中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鍼術凡醫咸言背及胸藏之間不可妄鍼鍼之不過四分而阿鍼背入一二寸巨闕胸藏鍼下五六寸而病輒皆瘳阿從佗求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升青黏屑十四兩以是爲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

所而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云佗別傳曰青黏者一名地節一名黃芝主理五藏益精氣本出於迷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為佳輒語阿阿又秘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強盛怪之遂責阿所服因醉亂誤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文帝典論論郤儉等事曰潁川郤儉能辟穀餌伏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氣老有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為軍吏初儉之至市伏苓價暴數倍議郎安平李覃學其辟穀餐伏苓飲寒水中泄利殆至隕命後始來衆人無不鴟視狼顧呼吸吐納軍謀祭酒弘農董芬為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閹豎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於是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死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至今恨不取其寶書仙藥劉向惑於鴻寶之說君游眩於子政之言古今愚謬豈惟一人哉東阿王作辯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郤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卒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姦宄以欺衆行妖慝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

於海島釋金輅而顧雲輿棄六驥而羨飛龍哉自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為調笑不信之矣然始等知上遇之有恒奉不過於員吏賞不加於無功海島難得而游六黻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虛誕之言出非常之語余常試郤儉絕穀百日躬與之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然不必益壽可以療疾而不憚饑饉焉左慈善脩房內之術差可終命然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有怪言余嘗辟左右獨與之談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世雄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罽腰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擘背出脾欲其食少而弩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合其一煮藥俱投沸膏中有藥者奮尾鼓鰓游行沈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余時問言率可試不言是藥去此逾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為徐市欒大之徒也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也以知音為雅樂郎中平五年疾去官州郡司徒禮辟以世亂奔荊州荊州牧劉表令與孟曜為漢主合雅樂樂備表欲庭觀之夔諫曰今將軍號不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納其言而止後表子琮降太祖太祖以夔為軍謀祭酒參太樂事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鍾律聰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但歌舞非所長時散郎鄧靜尹齊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統研精遠考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黃初中為太樂令協律都尉

嘉靖己未刊

監生[illegible]世卓刊

漢鑄鍾工柴玉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亦為時貴人見知夔令玉鑄銅鍾其聲均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夔清濁任意頗拒捍夔夔玉更相白於太祖太祖取所鑄鍾雜錯更試然知夔為精而玉之妄也於是罪玉及諸子皆為養馬士文帝愛待玉又嘗令夔與左願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夔有難色由是帝意不悅後因他事繫夔使願等就學夔自謂所習者雅仕官有本意猶不滿遂黜免以卒弟子河南邵登張泰桑馥各至太樂丞下邳陳頏司律中郎將自左延年等

雖妙於音，咸善鄭聲，其好古存正莫及夔。時有扶風馬鈞，巧思絕世。傅玄序之曰：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少而游豫，不自知其為巧也。當此之時，言不及巧，焉可以言知乎？為博士居貧，乃思綾機之變，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先生患其喪功費日，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窮，此輪扁之對不可以言言者，又焉可以言校也。先生為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驍騎將軍秦朗爭論於朝，言及指南車，二子謂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二子哂之曰：先生名鈞字德衡，鈞者器之模，而衡者所以定物之輕重；輕重無準而莫不模哉！先生曰：虛爭空言，不如試之易效也。於是二子遂以白明帝，詔先生作之，而指南車成。此一異也，又不可以言者也，從是天下服其巧矣。居京都，城內有地，可以為園，患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於常。此二異也。其後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也。帝以問先生：可動否？對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彫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為女樂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岳，使木人跳丸擲劍，緣絙倒立，出入自在；

百官行署，舂磨鬥雞，變巧百端。此三異也。先生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車，敵人於樓邊縣濕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縣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為常，則以斷縣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車輪縣瓴甓數十，飛之數百步矣。有裴子者，上國之士也，精通見理，聞而哂之。乃難先生，先生口屈不對。裴子自以為難得其要，言之不已。傅子謂裴子曰：子所長者言也，所短者巧也。馬氏所長者巧也，所短者言也。以子所長，擊彼所短，則不得不屈。以子所短，難彼所長，則必有所不解者矣。夫巧，天下之微事也，有所不解而難之不已，其相擊刺，必已遠矣。心乎於內，口屈於外，此馬氏所以不對也。傅子見安鄉侯，言及裴子之論，安鄉侯又與裴子同。傅子曰：聖人具體備物，取人不以一揆也；有以神取之者，有以言取之者，有以事取之者。有以神取之者，不言而誠心先達，德行顏淵之倫是也。以言取之者，以變辯是非，言語宰我、子貢是也。以事取之者，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雖聖人之明盡物，如有所用，必有所試，然則試冉、季以政，試游、夏以學矣。游、夏猶然，況自此而降者乎！何者？懸言物理，不可以言盡也，施之於事，言之難盡而試之易知也。今若馬氏所欲作者，國之精器，軍之要用也。費十尋之木，勞二人之力，不經時而是非

定。難試易驗之事而輕以言抑人異能，此猶以己智任天下之事，不易其道以御難盡之物，此所以多廢也。馬氏所作，因變而得，是則初所言者不皆是矣。其不皆是，因不用之，是不世之巧無由出也。夫同情者相妬，同事者相害，中人所不能免也。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試為衡石；廢衡石而不用，此美玉所以見誣為石，荊和所以抱璞而哭之也。於是安鄉侯悟，告武安侯，武安侯忽之，不果試也。此既易試之事，又馬氏巧名已定，猶忽而不察，況幽深之才，無名之璞乎？後之君子其鑒之哉！馬先生之巧，雖古公輸般、墨翟、王爾，近漢世張平子，不能過也。公輸般、墨翟皆見用於時，乃有益於世。平子雖為侍中，馬先生雖給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無益於世。用人不當其才，聞賢不試以事，良可恨也。裴子者，裴秀。安鄉侯者，曹羲。武安侯者，曹爽也。

朱建平，沛國人也。善相術，於閭巷之間，效驗非一。太祖為魏公，聞之，召為郎。文帝為五官將，坐上會客三十餘人，文帝問己年壽，又令徧相衆賓。建平曰：將軍當壽八十，至四十時當有小厄，願謹護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為州牧，而當有厄，厄若得過，可年至七十，致位公輔。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為常伯，而當有厄，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而旁人不見也。謂曹彪曰：君據藩國，至五十七當厄於兵，宜善防之。初，潁川荀攸、鍾繇相與親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戶，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啁之曰：惟當嫁卿阿騖耳。何意此子竟早隕沒，戲言遂驗乎！今欲嫁阿騖，使得好

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也文帝黃初七年年四十病困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決矣頃之果崩夏侯威為兖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疾念建平之言自分必死豫作遺令及送喪之備咸使素辦至下旬轉差垂以平復三十日日昃請紀綱大吏設酒曰吾所苦漸平明日雞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戒真必過矣威罷客之後合瞑疾動夜半遂卒璩六十一為侍中直省內欻見白狗問之眾人悉無見者於是數聚會并急游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三卒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王凌通謀賜死凡說此輩無不如言不能具詳故粗記數事惟相司空王昶征北將軍程喜中領軍王肅有蹉跌云肅年六十二疾篤眾醫並以為不愈肅夫人問以遺言肅云建平相我踰七十位至三公今皆未也將何慮乎而肅竟卒建平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馬馬惡衣香驚齧文帝膝帝大怒即使殺之建平黃初中卒

（魏志卷二九）

周宣字孔和樂安人也為郡吏太守楊沛夢人曰八月二日曹公當至必出與君杖飲以藥酒使宣占之是時黃巾賊起宣對曰夫杖起弱者藥治人病八月一日賊必除滅至期賊果破後東平劉楨夢蛇生四足穴居門中使宣占之宣曰此為國夢非君家之事也當殺女子而作賊者頃之女賊鄭姜遂俱夷討以蛇女子之祥足非蛇之所宜故也文帝問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為雙鴛鴦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無幾帝復問曰我昨夜夢青氣自地屬天宣對曰天下當有貴女子冤死是時帝已遣使賜甄后璽書聞宣言而悔之遣人追使者不及帝復問曰吾夢摩錢文欲令滅而更愈明此何謂邪宣悵然不對帝重問之宣對曰此自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文欲滅而明耳時帝欲治弟植之罪偪於太后但加貶爵以宣為中郎屬太史嘗有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答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欲墮車折腳宜戒慎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

（魏志卷二九）

夜後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耳何以皆驗邪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也又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既訖則芻狗爲車所轢故中夢當墮車折腳也芻狗既車轢之後必載以爲樵故後夢憂失火也宣之敘夢凡此類也十中八九世以比建平之相矣其餘效故不次列明帝末卒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容皃粗醜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戲不擇非類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輅別傳曰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夜不肯寐父母常禁之猶不可止自言我年雖小然眼中喜視天文常云家雞野鵠猶尚知時況於人乎與鄰比兒共戲土壤中輒畫地作天文及日月星辰每答言說事語皆不常宿學耆人不能折之皆知其當有大異之才及成人果明周易仰觀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體性寬大多所含受憎己不讎愛己不褒每欲以德報怨常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爲務也自言知我者稀則我貴矣安能斷江漢之流爲激石之清樂與季主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舟此吾志也其事父母孝篤兄弟順愛士友皆仁和發中終無所闕臧否之上晚亦服焉父爲琅邪即丘長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讀書始讀詩論語及易本便開淵布筆辭義斐然于時黌上有遠方及國內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也琅邪太守單子春雅有材度聞輅一黌之儁欲得見輅父即遣輅造之大會賓客百餘人坐上有能言之士輅問子春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而言之子春大喜便酌三升清酒獨使飲之酒盡之後問子春今欲與輅爲對者若府君四坐之士邪子春曰吾欲自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始讀詩論易本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最難者而卿以爲易邪於是唱大論之端遂經於陰陽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及衆士互共攻劫論難鋒起而輅人人答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行子春語衆人曰此年少盛有材氣聽其言論正似司馬犬子游獵之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以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有言也於是發聲徐州號之神童父爲利漕利漕民郭恩兄弟三人皆得躄疾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冤痛自訴於天於是恩涕泣服罪輅別傳曰利漕民郭恩字義博有才學善周易春秋又能仰觀輅就義博讀易數十日中意便開發言難踰師於此分蓍下卦用思精妙占黌上諸生疾病死亡貧富喪衰初無差錯莫不驚怪謂之神人也又從義博學仰觀三十日中通夜不臥語義博君但相語墟落處所耳至於推運會論災異自當出吾天分學未一年義博反從輅問易及天文事要義博每聽輅語未嘗不推几慷慨自言登聞君至論之時忘我篤疾明闇之不相逮何其遠也義博設主人獨請輅具告辛苦自說兄弟三人俱得躄疾不知何故試相爲作卦知其所由若有咎殃者天道赦人當爲吾祈福於神明勿有所愛兄弟俱行此爲更生輅便作卦思之未詳會日夕因留宿至中夜語義博曰吾以此得之既言其事義博悲涕沾衣曰皇漢之末實有斯事君不名主諱也我不得言禮也兄弟躄來三十餘載腳如棘子不可復治但願不及子孫耳輅言火形不絕水形無餘不及後也

廣平劉奉林婦病困已買棺器時正月也使輅占曰命在八月辛卯日日中之時林謂必不然而婦漸差至秋發動一如輅言輅別傳曰鮑子春爲列人令有明思才理與輅相見曰聞君爲劉奉林卜婦死亡日何其詳妙試爲論其意輅論爻象之旨說變化之義若規圓矩方無不合也子春自言吾少好譚易又喜分蓍可謂盲者欲

視白甲鬻者欲聽清濁者而無功也輅
聽君語後自視聽中真為情憤者也輅往見安平太守王

基基令作卦輅曰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兒墮地便
走入竈中死又牀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小大共視
須臾去之也又烏來入室中與燕共鬭燕死烏去
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吉凶輅曰直官舍久遠魑
魅魍魎為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
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直老書佐耳烏與燕鬭
直老鈴下耳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知非妖咎
之徵自無所憂也後卒無患輅別傳曰基與輅共論易數日中大以為喜樂謂輅言俱相聞喜卜定共清論君一時異才當上竹帛也輅為基出其知其無咎因謂基曰昔高宗之鼎非雉所雊殷之

嘉靖己未年　魏志二十九　十五

階庭非木所生而野鳥一雊武丁為高宗桑穀暫生太戊以興焉知三事不為吉祥願府君安身養德從容光大勿以神姦汙累天真時信都令家婦女驚恐更互疾病使輅筮之
輅曰君此堂西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
箭頭在壁內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痛不
得舉也持弓箭者主射胸腹故心中懸痛不得
飲食也晝則浮游夜來病人故使驚恐也於是掘
徙骸骨家中皆愈輅別傳門下基卽遣信都令遷掘其家中入地八尺果得二棺一棺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箭久遠木皆消爛但有鐵及角完耳及徙骸骨去城一十里埋之無復疾病基曰吾少好讀易玩之以久不謂神明之數其妙如此便從輅學易推論天文輅每開變化之象演吉凶之兆未嘗不纖微委曲盡其精神基曰始聞君言如何可得終以皆亂此自天授非人力也於是藏周易絕思慮不復學卜筮之事輅鄉里乃太原問輅君

君論王府君論怪云老書佐為蛇老鈴下為烏此本皆人何化之微賤乎為見於爻象出君意乎輅言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胸心者乎夫萬物之化無有常形人之變異無有常體或大為小或小為大固無優劣夫萬物之化一例之道也是以夏鯀天子之父趙王如意漢祖之子而鯀為黃能如意為蒼狗斯亦至尊之位而為黔喙之類也況蛇者協辰巳之位烏者棲太陽之精此乃騰黑之明象白日之流景如書佐鈴下各以微軀化為蛇烏不亦過乎清河王
經去官還家輅與相見經曰近有一怪大不喜之
欲煩作卦卦成輅曰爻吉不為怪也君夜在堂戶
前有一流光如燕爵者入君懷中殷殷有聲內神
不安解衣彷徉招呼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實
如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徵也其應行至頃之經為
江夏太守輅別傳曰經欲使輅卜而有疑難之言輅笑而荅之曰君備州里達人何言之鄙者司馬季主

嘉靖己未年　魏志二十九　十六

有言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仁義伏羲作八卦周文王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病者或以愈已死者或以生患者或以免事者或以成嫁女娶妻或以生長當曾數千錢或以此難之急務也苟道之明聖賢不讓況吾小人敢以為難每論輅又謝輅前言戲之耳於是輅為作卦其言皆驗經每論輅以為得龍雲之精能養和通幽者非徒合會之才也輅又
至郭恩家有飛鳩來在梁頭鳴甚悲輅曰當有老
公從東方來攜豚一頭酒一壺主人雖喜當有小
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恩使客節酒戒肉慎火而
射雞作食箭從樹間激中數歲女子手流血驚怖輅別傳曰恩欲從輅學鳥鳴之候輅言君雖好道天才既少又不解音律恐難為師也輅為說八風之變五音之數以律呂為眾鳥之商六甲為時日之端反覆譬喻出入無窮義皆靜然沈思馳精數日卒無所得而歎謂才不足以從微於此遂止
輅至安德令劉長仁家有鳴鵲來在閤屋上

其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夫離婁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鄰婦手殺其夫詐言西家人與夫有嫌來殺我壻

輅別傳曰劉長仁有辯才初雖聞輅能曉鳥鳴後每見難曰夫生民之音曰言鳥獸之音曰鳴故言者則有知之貴靈鳴者則無知之賤名何由以鳥鳴為語亂神明之所異也孔子曰吾不與鳥獸同羣明其賤也輅答曰夫天雖有大象而不能言故運星精於上流神明於下驗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浮沈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是以宋襄失德六鷁並退伯姬將焚鳥唱其災四國未火融風已發赤烏夾日殃在荊楚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考之律呂則音聲有本求之人事則吉凶不失昔在秦世以功受封葛盧聽音著在春秋斯皆典謨之實非聖賢之虛名也商之將興由一雀祥也文王受命丹烏銜書此乃聖人之靈祥周室之休祥何賤之有乎

大鳴鳥之聲精存鵲大妙在入神自非斯倫猶子路之於死生也長仁言君辭雖茂華而不實未敢之信俄吏有鳴鵲之驗長仁乃服

輅至列人典農王弘直許有飄風高三尺餘從申上來在庭中幢幢回轉息以復起良久乃止直以問輅輅曰東方當有馬吏至恐父哭子如何明日膠東吏到直子果亡直問其故輅曰其日乙卯則長子之候也木落於申斗建申申破寅死喪之候也日加午而風發則馬之候也離為文章則吏之候也申未為虎虎為大人則父之候也有雄雉飛來登直內鈴柱頭直大以不安令輅作[illegible]為渤海太守[illegible]

王弘直亦大學問有道術皆不能精問輅風之推變乃可當乎輅言此但風之毛髮何足為異若夫列宿不守衆神亂行八風橫起怒氣電飛山崩石飛樹木摧傾揚塵萬里仰不見天鳥獸藏竄兆民駭怖於是使梓慎之徒登高臺望風氣分災異刻期日然後知神思遐幽靈風可懼

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輅往祖餞之賓客竝會原自起取燕卵蜂窠蜘蛛著器中使射覆卦成輅曰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張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懸門戶衆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蜂窠也第三物觳觫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蜘蛛也舉坐驚喜

輅別傳曰諸葛原字景春亦學士好卜筮數與輅共射覆不能窮之景春與輅有榮厚之分因輅餞之大有高譚之客知人多聞其善卜仰觀不樂其有大異之才於是先與輅共蓋聖人著作之原又論五

帝三王受命之符輅解景春微旨遂開張戰地示以不固藏匿孤虛以待來攻景春奔北軍師摧衂自言吾觀爾旌旗城池已壞也其欲戰之士於此鳴鼓角舉雲梯弓弩大起牙旗雨集然後登城曜威開門受敵上論五帝如江如漢下論三王如翩如翰其英者若春華之俱發其攻者若秋風之落葉聽者眩惑不達其義言者收聲莫不心服雖白起之坑趙卒項羽之塞雎水無以尚之于時客皆欲面縛銜璧求束手於軍鼓之下輅猶總干山立未便許之至明日離別之際然後有腹心始終一時海內俊士八九人矣蔡元才在朋友中最有膽才在衆人中言本聞卿作狗何意為龍輅言潛陽未變非卿所知焉有狗耳得聞龍聲乎景春言今當遠別後會何期且復共一射覆輅占既皆中景春大笑卿為我論此卦意紓我心懷輅為開爻散理分賾形象言徵辭合妙不可述景春及衆客莫不言聽後論之美勝於射覆之樂景春與輅別戒以二事言卿性樂酒量雖溫克然不可保寧當節之卿有水鏡之才所見者妙仰觀雖神禍如膏火不可不慎持卿叡才遊於雲漢之間不憂不富貴也輅言酒不可極才不可盡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也

孝國居在斥丘輅往從之與二客會客去後輅謂

孝國曰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間同有凶氣異變俱起雙魂無宅（輅別傳曰輅又曰厭下腊劇天精幽夕坎為棺槨兌為喪車）流魂于海骨歸于家少許時當並死也復數十日二人飲酒醉夜共載車牛驚下道入漳河中皆即溺死也當此之時輅之鄰里外戶不閉無相偷竊者清河太守華表召輅為文學掾安平趙孔曜薦輅於冀州刺史裴徽曰輅禀性寬大與世無忌仰觀天文則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齊思季主今明使君方垂神幽數留精九皋輅宜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徽於是辟為文學從事引與相見大喜友之徙部鉅鹿遷治中別駕初應州召與弟季儒共載至武城西自卦吉凶語儒云當在故城中見三貍爾者乃顯前到河西故城角正見三貍共踞城側兄弟並喜正始九年舉秀才（輅別傳曰輅為華清河所召為北黌文學一時士友無不歎慕安平趙孔曜明敏有思識與輅有管鮑之分故從發干來就郡黌上與輅相見言腹中汪汪故時死人半今生人無雙當去俗騰飛翔吳蒼云何在此閒想一見使吾食不甘味也冀州裴使君才理清明能釋玄虛每論易及老莊之道未嘗不注精於嚴瞿之徒也又眷吾意重能相明信者今當故往為卿深懲虎關右之誠輅言非四瀆之禮安能使白日晝陰舛者能動東風興朝雲吾志所不讓也於是遂至冀州見裴使君言君顏色何以消減於故邪孔曜言體中無藥石之疾然見清河郡內有一騏驥拘繫後廄歷年去王良伯樂百八十里不得騁其骨起風塵以此憔悴耳言驥今何在也孔曜言平原管輅字公明年三十六雅性寬大與世無忌可謂士雄仰觀天文能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能思齊季主游步道術開神無窮可為士英抱荊山之璞懷夜光之寶而為清河郡所收賓文學可為痛心疾首也使君方欲流精九皋垂神幽數欲令明主不獨治逸才不久滯高風遐拔莫不草靡宜使輅特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必能翼宣隆化揚聲九圍也裴使君聞言則慷慨曰何乃爾邪雖在大州未見異才可用釋人懃問者思還京師得共論道耳況草間自有清妙之才乎如此便相為取之莫使騏驥更為凡馬荊山反成凡石即檄召輅為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天時大熱移牀在庭前樹下乃至雞向晨然後出再相見便轉鉅鹿從事三見轉治中四見轉為別駕至十月舉為秀才輅辭裴使君使君言丁鄧二尚書有經國才略於物理不精也何尚書神明精微言皆巧妙巧妙之志殆破秋毫君當慎之自言不解易九事必當以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也輅言何若巧妙以攻難之中雖形之表未入於神夫入神者當步天元推陰陽探玄虛極幽明然後覽道無窮未暇細言若欲差次老莊而參爻象愛微辯而興浮藻可謂射侯之巧非能破救襄之妙也昔九事皆至義者不足勞思也若陰陽者精之以又輅去之後歲朝當有時刑大風風必摧破樹木若發於乾者必有天威不足共清講者）

十二月二十八日吏部尚書何晏請之鄧颺在晏許晏謂輅曰聞君著爻神妙試為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頭來在鼻上驅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輅曰夫飛鴞天下賤鳥及其在林食椹則懷我好音況輅心非草木敢不盡忠昔元凱之弼重華宣慈惠和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艮此天中之山（臣松之案相書謂鼻之所在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天中之山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

貴今青蠅臭[illegible]
可不思害盈之[illegible]
雷在天上曰壯謙則裒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未
有損己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
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
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答曰夫老生者
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晏曰過歲更當相見輅別傳曰

輅為何晏所請果共論易九事九事皆明晏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時鄧颺與晏共坐[illegible]言君見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故也輅尋聲答之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晏含笑而讚之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請輅為卦輅既稱引鑒誡晏謝之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為難交疏而吐其誠今人以為難君今一面而盡

嘉靖己未年 魏志二十九 二十二 監生盛世皐刊

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輅還邑舍具以此言
語舅氏舅氏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
畏邪舅大怒謂輅狂悖歲朝西北大風塵埃蔽天
十餘日聞晏颺皆誅然後舅氏乃服輅別傳曰舅夏大夫問輅前見

何鄧之日為已有凶氣未也輅言與禍人共會然後知神明交錯與吉人相近又知聖賢求精之妙夫鄧之行步則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謂之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謂之鬼幽鬼躁者為風所收鬼幽者為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以蔽也輅後因得休裴使君問何平叔一代才名其實何如輅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見者清不見者濁神在廣博志不務學弗能成才欲以盆盎之水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則智由此惑故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生義則美而多偽華則道浮偽則神虛得上才則淺而流絕得中才則游精而守出輅以為少功之才也裴使君曰誠如來論吾數

與平叔共論老莊及易常覺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又時人翕習皆歸服之焉益令不了相見得清言然後灼灼耳

始輅過魏郡太守鍾毓共論易義輅因言卜可知君生死
之日毓使筮其生日月如言無蹉跌毓大愕然曰君可畏
也死以付天不以付君遂不復筮毓問輅天下當太平否
輅曰方今四九天飛利見大人神武升建王道文明何憂
不平毓未解輅言無幾曹爽等誅乃覺寤云輅別傳曰魏郡太守鍾毓清逸

有才辯易二卜筮事自以為難之至精也輅尋聲投響言無留滯分張爻象義皆殊妙毓即謝輅輅卒不知其生日月毓憮然曰聖人運神通化連屬事物何聰明乃爾輅言幽明同化死生一道悠悠太極終而復始文王損命不以為憂仲尼[illegible]杖不以為懼緒煩蓍筮宜盡其意毓曰生者好事死者惡事哀樂之分吾所不能其以付天不以付君也石苞為鄴典農與輅相見問曰聞君鄉里翟文耀能隱形其事可信乎輅言此但陰陽蔽匿之數苟得其數則四岳可藏河海

嘉靖己未年 魏志二十九 二十三 監生盛世皐刊

可匿況以七尺之形游變化之內散雲霧以幽身布金水以滅跡術足數成不足為難苞曰欲聞其妙君且善論其數也輅言夫物不精不為神數不妙不為術故精者神之所合妙者智之所遇合之幾微可以性通難以言論是故魯班不能說其手離朱不能說其目非言之難孔子曰書不盡言言之細也言不盡意意之微者也斯皆神妙之謂也請舉其大體以驗之夫白日登天運景萬里無物不照及其入地一炭之光不可得見三五盈月清耀燭夜可以遠望及其在晝明不如鏡今逃日月者必陰陽之數陰陽之數通於萬類鳥獸猶化況人乎夫得數者妙得神者靈非徒生者有驗死亦有徵是以杜伯乘火氣以流精彭生託水變以立形是故生者能出亦能入死者能顯亦能幽此物之精氣化之游魂人鬼相感數使之然也苞曰目見陰陽之理不過於君君何以不隱輅曰夫陵虛之鳥愛其清高不願江漢之魚淵沼之魚樂其濡濕不易騰風之鳥由性異而分不同也僕自欲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親義見數不以為異知術不以為奇夙夜研幾孳孳溫故而素隱行怪未暇斯務也

平原太守劉邠取印囊及山雞毛著器中使筮輅曰
内方外圓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

高岳巖巖有鳥朱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鷄之
邠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使人恐怖其理何由輅
曰或因漢末之亂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汙染丘山
故因昏夕多有怪形也明府道德高妙自天祐之
願安百祿以光休寵輅別傳曰故郡將劉邠字令元清和有思理好易而不能精與輅相見意甚喜歡自說注易向訖也輅言今明府欲勞不世之神經緯大道誠富美之秋然輅以為注易之急急於水火水火之難登時之驗易之清濁延於萬代不可不先定其神而後垂明思也自旦至今聽採聖論未有易之一分易安可注也輅不解古之聖人何以處乾位於西北坤位於西南夫乾坤者天地之象然天地至大為神明君父覆載萬物生長無首何以安處二位與六卦同列乾之象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夫統者屬也尊莫大焉何由有別位也邠依易繫詞諸為之理以為注不得其要輅尋聲下難事皆窮析曰夫乾坤者易之祖宗變化之根源今明府論清濁者有疑則

無神思非注意之所也輅然此為論八卦八卦之道及爻象之精大論開廓眾化相連邠所解者皆以為妙所不解者皆以為神自說欲注易八年用思勤苦歷載靡寧定相得至論此才不及易不愛又勞喜用推占如此相為高枕留良矣欲從輅學射覆輅言今明府以虛神於注易亦宜思於射覆靈蓍者二儀之明數陰陽之幽契施之於道則定天下吉凶用之於術則收天下毫纖毫纖未可以為易也邠曰以為不術者易之近數欲求其端且若如來論何事於斯留輅五日不還邠官舍清譚邠自言數與何平叔論易極老莊之道至於精神遐流與化周旋清若金水鬱若山林非君侶也邠又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多形使人怖恐君似當達此數者其理何由也輅言此郡所以名平原者本有原山無木石與地自然含氣不能吐雲以陽人能致風陰陽崇勞山與木嶽理微神不良多聚內郭以陰類相求魅鬼成聚或因舊冢未激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汙染丘山精魂相感變化無常故因昏夕之時多有怪形也昔夏禹文明不怪於黃龍周武信時不惑於暴風今明府道德高妙神不懼如天祐之吉無不利願安百祿以光休寵也邠曰聽雅論為近其理每有變怪輒聞鼓角聲音或見弓劍形象夫以上山之精伯有之魂實能合會乎化即靈也邠問輅易言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斯為 不也

輅曰不同之名朝旦為輝日中為光晉諸公讚曰邠本名炎犯晉太子諱改為邠位至太子僕子粹字純嘏侍中次宏字終嘏太常次漢字仲嘏光祿大夫漢清中有貴識名亞於廣宏子咸徐州刺史次默取晉陵內史默子綝字真長尹丹陽為中興名士也

清河令徐季龍使人行獵令輅筮其所
得輅曰當獲小獸復非食禽雖有爪牙微而不彊雖有文
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貍獵人暮歸果如輅言季
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輅射云器中藉藉有十三種
物先說鷄子後道蠶蛹遂一一名之惟以梳為枇耳輅別傳曰清河令徐季龍字開明有才機與輅相見共論龍動則景雲起虎嘯則谷風至以為火星者龍參星者虎火出則雲應參出則風到此乃陰陽之感化非龍虎之所致也輅言夫論難當先審其本然後求其理理失則機謬機謬則榮辱之主君以參星為虎則谷風更為寒霜之風寒霜之風非東風之名是以龍者陽精以潛為陰幽靈上通和氣寡蓍已來乎

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夫虎者陰精而居於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氣相感故能運風若磁石之取鐵不見其神而金自來有徵應以相感也況龍有潛飛之化虎有文明之變招雲召風何足為疑季龍言夫龍之在淵不過一井之底虎之悲嘯不過百步之中形氣浮弱所通者近何能劑景雲而驅東風輅言君不見陰陽燧在掌握之中形不出手乃上引太陽之火下引太陰之水噓吸之間煙景以集苟精氣相感縣象應乎二燧苟不相感則二女同居志不相得自然之道無有遠近季龍言世有軍事則感雞雉先鳴其道何由復有他占唯在雞雉而已輅言貴人有事其應在天則日月星辰也兵動民憂其應在物在物則山林鳥獸也夫雞者兌之畜金者兵之精雉者離之鳥獸者武之神也太白揚輝則雞鳴熒惑流行則雉驚各感數而動又兵之神道在六甲六甲推移其占無常是以晉柩乎响冢有鳴中鳴嘉石鼓則有兵不以近事在於晉也季龍言魯昭公八年有石言於晉師曠以為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於理為合不輅言晉平奢泰崇飾宮室斬伐林木殘破金石民力既盡怨及山澤神精人感二精並作金石同氣則光為口舌口舌之妖動于靈石傳口齗百姓怨嫌叛則金不從革此之謂也季

能沒焉留輅經數日輅占既驗季龍曰君雖神以不名藏抄耳何能皆得之輅言吾與天地參神蓍龜通靈抱日月而遊杳冥極變化而覽未然況茲近物能蔽聰明季龍大笑君既不謙又念在近矣輅言君尚未識謙言焉得謙夫天地者則乾坤之卦蓍龜者則卜筮之數日月者離坎之象變化者陰陽之爻杳冥者神化之源未然者則幽冥之先皆周易之紀綱何僕之不謙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豈此之謂乎輅隨軍西行過毌丘儉墓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後得休過清河倪太守時天旱倪問輅雨期輅曰今夕當雨是日暘燥晝無形似府丞及令在坐咸謂不然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起竟成快雨於是倪盛脩主人禮共為歡樂輅別傳曰輅與倪清河相見既刻雨期倪猶未信輅曰夫造化之所以為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十六日壬子直滿畢星中已有水氣水氣之發動於卯辰此必至之應也又天[illegible]陽又少男風起[illegible]和鳴[illegible]未入東南吉山雲樓起黃昏之後雷聲動天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起玄氣四合大雨河傾倪調輅言誤中耳不為神也輅曰誤中與天期不亦工乎正元二年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歎曰吾自知有分直耳

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婦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遺枹鼓不鳴但恐至太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辰問其故輅曰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之驗又吾本命在寅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數不可得諱但人不知耳吾前後相當死者過百人略無錯也是歲八月為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輅別傳曰既有明才遭朱陽之運于時名勢赫奕若火猛風疾當塗之士莫不枝附葉連賓客如雲無多少皆為設食賓無貴賤候之以禮京城紛紛非徒歸其名勢而已然亦懷其德焉向不夭命輅之榮華非世所測也弟辰嘗欲從輅學卜[illegible]及仰觀事輅言卿不可教耳夫卜非至精不能見其數非至妙不能覩其道孝經詩論足為三公無用知之也於是遂止子弟無能傳其術者辰敘曰夫晉魏之士見輅道術神妙占候無錯以為有隱書及象甲之數辰每觀輅書傳惟有易林風角及鳥鳴仰觀星書三十餘卷世所共有然輅獨在少府官舍無家人子弟隨之其亡沒之際好奇不哀喪者盜輅書惟餘易林風角及鳥鳴書還耳夫術數有百數十家其書有數千卷書不少也然而世鮮名人皆由無才不由無書也裴冀州何鄧二尚書及鄉里劉太常潁川兄弟以輅稟受天才明陰陽之道吉凶之情一得其源遂涉其流亦不為難常歸服之輅自言與此五君共語使人精神清發昏不暇寐自此以下殆白日欲寢矣又自言當世無所願欲得與魯梓慎鄭裨竈晉卜偃宋子韋楚甘公魏石申共登靈臺披神圖步三光明災異運蓍龜決狐疑無所復恨也辰不以闇淺得因孔懷之親數與輅有所諮論至於辯人物析臧否說近義彈曲直拙而不工也若敷皇羲之典揚文孔之辭周流五曜經緯三度口滿聲溢微若仰眺飛鴻漂漂兮景沒若俯臨深溪杳杳兮精絕偪以攻難而失其端欲受學求道尋以迷昏無不扼腕椎指追響長歎也昔京房雖善卜及風律之占卒不免禍而輅自知四十八當亡可謂明哲相殊又京房曰

見遺跡之黨耳聽靑蠅之聲而縝不從而猶道路紛紜輅虧
魏貫之際識智以抃卷舒有時妙不見求愚不見遺可謂刀
識相應也京房上不量萬乘之主下不避佞諂之徒欲以天
文武範利國利身困不能用卒臨大刑可謂枯燥之餘智齊
■之本景當不衰哉世人多以幣嘩之京房展不敢許也至
於御之祭星辰備定吉凶遠期不失年歲近期不失日月辰以
甘石之妙不先也射覆名物見術流速東方朔不過也若夫■觀風骨
形而審貴賤覽形色而知生死許負唐舉不超也
氣而探微候聽鳥鳴而識神機於一代之奇也何使幽驗而管官連
爲宰相大臣膏肓於明世華覽列乎竹帛使幽驗而着樂城
言不遠千歲之後有道者必信而貴之無道者必疑而怪之
信者以妙過真夫妖與神合者得神則無所惑也恨輅才長
命短道貴時賤親賢疏者不宜於良史而爲鄙弟所見追述
既自闇濁又從來久遠所載一占東雖不諸本卦據所拾殘餘
十得二焉至於仰觀靈曜說魏晉興衰及五運變序所有兵難華不實
里寸不敢以一爲眾何以成河無相何以垂榮高明秋菊可采
夏春之表臨文惋伏用哀歎作求君子幸以高明求其義焉
注孟荊州爲列人典農常問亡兄昔東方朔射覆得何正
知守宮蜥蜴二物皆亡兄於此爲安卦生象辭義支錯徵表
家起變化相推會仁長巳分別龍蛇各使有理言絕之
喜精之來年

魏志二十九　二十三　監生書世今華州

辭州良難息曰吾聞君論精神騰躍殆欲飛散何其汪汪乃
至於斯邪臣松之案辰所稱鄉里劉太常者謂劉寔也辰
撰輅傳寔時爲太常穎川則不寔弟智也寔智並以儒學爲名
無能言之世語稱寔博辯猶不足以並裴何之流也又案
自說云本命在寅則建安十五年生也至正始九年爲三十
九而傳云三十六以下元三年卒應四十七傳云四十八皆
爲不相應也近有閑讀者名縝該微通物有良史風爲天
下補不及遠脫以所聞列于篇左皆從受之於大人先哲足
以果信者冤免虎經之讖云不當受辰傳所謂劉太常者曰
輅始見聞由於爲鄰婦卜亡牛云當在西面窮墓中太歲頭上
向鼓婦人令視諸丘冢中果得牛婦人因以爲藏己牛告官
案驗乃知以術知故表冀州遂開馬又云路中小人夫妻者
輅爲卜使明日於東陽城門中候擾人人來與共鬭具如
其言豚逐走即往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甕婦從甕中出
劉侯云甚多此類辰所載纔十一二耳劉侯云辰孝廉才人也
中書令史紀玄龍輅鄉里人云輅在田舍嘗候遠鄰主人患
數失火輅卜教使明日於陌上伺當有一角巾諸生駕黑
牛故車引留爲設賓主此歡消之即從輅戒諸生有急求
去不聽寸求留當宿意大不安以爲圖己也主人罷入生乃把
刀門倚■刺持關出之假寐欲有一小物直來過前如獸

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驚舉刀所正斷腰視之則狐自此主人
不復有災前長廣太守陳承祐口受城門校尉華長駿語云
昔其父爲清河太守時召輅作吏駿與少小後以鄉里遂加
恩意常與同載周旋具知其事云諸要驗三倍於傳辰既短
才又年縣小又多在田舍故益不詳辰仕宦至州主簿部從事
事太康之初物故驗又云輅卜亦不悉中十得七八駿問其故
故輅云理無差錯來卜者或言不足以宜實故使爾華長駿
門夫人者錯故司空掾晨公女也得疾連年不差華家東方
居西城下南鄉里中三歲在其東南無何有卜當有師從東方來
自言能治便聽使之必得其力後請留之專使其子將甲
辛來詣處分占能治女即公即表請留之專使其騎名子將補華
氏寡疾初用散樂後復用丸治下病有效即奏者其晨行以補太
晉又云詣輅父在利漕時有治下屯民捕鹿者其晨行還見
毛血人云取鹿處來詣輅告輅爲卦語云此鹿者是汝東
巷中第三家也以汝往伺其門下不過日中當有人送還
壁東頭第七家也汝去伺之其主人不在當自詣卜
者父病頭痛閉目若熱然欲索病言病前卜其爲乃來食
郡令若疾如前經欲求卜得輅令卦病者自安又甚送
使發伍如前所疾差人父使又部治內史主受其有取
喜發成於守門外當一人使又若天書治見手自者
齊九年推利

魏志二十九　二十八

圖得之暮果驗併故案矣

評曰華佗之醫診杜夔之聲樂朱建平之相術周宣之相夢管輅之術筮誠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絕技矣昔史遷著扁鵲倉公日者之傳所以廣異聞而表奇事也故存錄云爾

方技傳第二十九　魏書　國志二十九

書載蠻夷猾夏詩稱玁狁孔熾久矣其爲中國患也秦漢以來匈奴久爲邊害孝武雖外事四夷東平兩越朝鮮西討貳師大宛開邛苲夜郎之道然皆在荒服之外不能爲中國輕重而匈奴最逼於諸夏胡騎南侵則三邊受敵是以屢遣衞霍之將深入北伐窮追單于奪其饒衍之地後遂保塞稱藩世以衰弱建安中呼廚泉南單于入朝遂留內侍使右賢王撫其國而匈奴折節過於漢舊然烏丸鮮卑稍更彊盛亦因漢末之亂中國多事不遑

外討故得擅漢南之地寇暴城邑殺略人民北邊仍受其困會袁紹兼河北乃撫有三郡烏丸寵其名王而收其精騎其後尚熙又逃于蹋頓蹋頓又驍武邊長老皆比之冒頓恃其阻遠敢受亡命以控百蠻太祖潛師北伐出其不意一戰而定之夷狄懾服威振朔土遂引烏丸之衆服從征討而邊民得用安息後鮮卑大人軻比能復制御羣狄盡收匈奴故地自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爲鮮卑庭數犯塞寇邊幽幷苦之田豫有馬城之圍畢軌有陘北之敗青龍中帝乃聽王雄遣劍客刺之然

後種落離散互相侵伐彊者遠遁弱者請服由是邊陲差安漠南少事雖時頗鈔盜不能復相扇動矣烏丸鮮卑卽古所謂東胡也其習俗前事撰漢記者已錄而載之矣故但舉漢末魏初以來以備四夷之變云

魏書曰烏丸者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丸山因以爲號焉俗善騎射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爲宅皆東向日弋獵禽獸食肉飲酪以毛毳爲衣貴少賤老其性悍驁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以己爲種無復報者故也常推募勇健能理決鬭訟相侵犯者爲大人邑落各有小帥不世繼也數百千落自爲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則刻木爲信邑落傳行無文字而部衆莫敢違犯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爲姓大人已下各自畜牧治產不相徭役其嫁娶皆先私通略將女去或半歲百日然後遣媒人送馬牛羊以爲聘娶之禮壻隨妻歸見妻家無尊卑旦起皆拜而不自拜其父母爲妻家僕役二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出妻家故其俗從婦人計至戰鬭時乃自決之父子男

女相對蹲踞悉髡頭以爲輕便婦人至嫁時乃養髮分爲髻著句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冠步搖也父兄死妻後母執嫂若無執嫂者則己子以親之次妻伯叔焉死則歸其故夫俗識鳥獸孕乳時以四節耕種常用布穀鳴爲候地宜青穄東牆東牆似蓬草實如穄子至十月熟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麴糵米常仰中國大人能作弓矢鞍勒鍛金鐵爲兵器能刺韋作文繡織縷氈毼有病知以艾灸或燒石自熨燒地臥上或隨痛病處以刀決脈出血及祝天地山川之神無鍼藥貴兵死斂屍有棺始死則哭之葬則歌舞相送肥養犬以采繩嬰牽并取亡者所乘馬衣物生時服飾皆燒以送之特屬累犬使護死者神靈歸乎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以死之魂神歸泰山也至葬日夜聚親舊員坐牽犬馬歷位或歌哭者擲肉與之使二人口誦呪文使死者魂神徑至歷險阻勿令橫鬼遮護達其赤山然後殺犬馬衣物燒之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亦同祠以牛羊祠畢皆燒之飲食必先祭其約法違大人言死盜不止死其相殘殺令部落自報相報不止詣大人平之有罪者出牛羊以贖死命乃止自殺其父兄則無罪其亡叛爲大人所捕者諸邑落不肯受皆逐使至雍狂地地無山有沙漠流水草木多蝮蛇在丁令之

而烏丸之東其以鄙田之也自其先為匈奴所破之後人衆孤弱為匈奴臣服常歲輸牛馬羊過時不具輒虜其妻子至匈奴壹衍鞮單于時烏丸轉彊發掘匈奴單于冢將以報冒頓所破之恥壹衍鞮單于大怒發二萬騎以擊烏丸大將軍霍光聞之遣度遼將軍范明友將三萬騎出遼東追擊匈奴比明友兵至匈奴已引去烏丸新被匈奴兵乘其衰弊遂進擊烏丸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後數復犯塞明友輒征破之至王莽末並與匈奴為寇光武定天下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從五原關出塞征之無利而殺馬千餘匹烏丸遂盛鈔擊匈奴匈奴轉徙千里漠南地空建武二十五年烏丸大人郝旦等九千餘人率衆詣闕封其渠帥為侯王者八十餘人使居塞內布列遼東屬國遼西右北平漁陽廣陽上谷代郡鴈門太原朔方諸郡界招來種人給其衣食置校尉以領護之遂為漢偵備擊匈奴鮮卑至永平中漁陽烏丸大人欽志賁帥種人叛鮮卑還為寇害遼東太守祭肜募鮮卑斬欽志賁破其衆安帝時漁陽右北平鴈門烏丸率衆王無何等復與鮮卑匈奴合鈔略代郡上谷涿郡五原乃以大司農何熙行車騎將軍左右羽林五營士發緣邊七郡黎陽營兵合二萬人擊之匈奴降鮮卑烏丸各還塞外是後烏丸稍復親附拜其大人戎朱廆為親漢都尉至順帝時戎末廆率將王侯咄歸去延等從烏丸校尉耿曄出塞擊鮮卑有功還皆拜為率衆王賜束帛

漢末遼西烏丸大人丘力居衆五千餘落上谷烏丸大人難樓衆九千餘落各稱王而遼東屬國烏丸大人蘇僕延衆千餘落自稱峭王右北平烏丸大人烏延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皆有計策勇健中山太守張純叛入丘力居衆中自號彌天安定王為三郡烏丸元帥寇略青徐幽冀四州殺略吏民靈帝末以劉虞為州牧募胡斬純首北州乃定後丘力居死子樓班年小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總攝三王部衆皆從其教令袁紹與公孫瓚連戰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助紹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峭王汗魯王印綬皆以為單于英雄記載紹版文曰使持節大將軍督冀青幽并領冀州牧阮鄉侯紹承制詔遼東屬國率衆王頒下烏丸遼西率衆王蹋頓右北平率衆王汗盧維乃祖慕義遷善款塞內附北捍獫狁東拒濊貊世守北陲為百姓保障雖時侵犯王略命將徂征厥罪率不旋時悔愆變改方之外夷最又聰惠者也始有千夫長百夫長以相統領用能悉乃心克有勳力於國家稍受王侯之命自我王室多故公孫瓚作難殘夷厥土之君以侮天慢主是以四海之內並執干戈以衛社稷三王奮氣裔土忿姦憂國控弦與漢兵為表裏誠甚忠孝朝所嘉焉然而虎兕長蛇相隨塞路王官爵命否而無聞夫有勳不賞俾勤者怠今遣行謁者楊林齎單于璽綬車服以對爾勞其各綏靜部落教以謹慎無使作凶作慝世復爾祀位長為百蠻長厥有不臧者泯于爾祿而喪于乃庸可不勉乎烏桓單于都護部衆左右單于受其節度他如故事後樓班大峭王率其部衆奉樓班為單于蹋頓為王然蹋頓多畫計策廣陽閻柔少沒烏丸鮮卑中為其種所歸信柔乃因鮮卑衆殺烏丸校尉邢舉代之紹因寵慰以安北邊後袁尚敗奔蹋頓憑其勢復圖冀州會太祖平河北柔帥鮮卑烏丸歸附遂因以柔為校尉猶持漢使節治廣甯如舊建安十一年太祖自征蹋頓於柳城潛軍詭道未至百餘里虜乃覺尚與蹋頓將衆逆戰於凡城兵馬甚盛太祖登高望虜陳抑軍未進觀其小動乃擊破其衆臨陳斬蹋頓首死者被野速付丸樓班烏延等走遼東遼東悉斬傳送其首

餘遺迸皆降及幽州并州柔所統烏丸萬餘落悉徙其族居中國帥從其侯王大人種衆與征伐由是三郡烏丸為天下名騎魏略曰景初元年秋遣幽州刺史毌丘儉率衆軍討遼東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率衆王護留等昔隨袁尚奔遼西聞儉軍至率衆五千餘人降寇婁敦遣弟阿羅槃等詣闕朝貢封其渠率二十餘人為王賜與車馬繒采各有差

鮮卑魏書曰鮮卑亦東胡之餘也別保鮮卑山因號焉其言語習俗與烏丸同其地東接遼水西當西城常以季春大會作樂水上嫁女娶婦髡頭飲宴其獸異於中國者野馬羱羊端牛端牛角為弓世謂之角端者也又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蠕故天下以為名裘鮮卑自為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不與餘國爭衡未有名通於漢而自與烏丸相接至光武時南北單于更相攻伐匈奴損耗而鮮卑遂盛建武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賁率種人詣闕朝貢封於仇賁為王永平中祭肜為遼東太守誘賂鮮卑使斬叛烏丸欽志賁等首於是鮮卑自燉煌酒泉以東邑落大人皆詣遼東受賞賜

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以為常和帝時鮮卑大都護校尉廆帥部衆從烏丸校尉任尚擊叛者封校尉廆為率衆王殤帝延平中鮮卑乃東入塞殺漁陽太守張顯安帝時鮮卑大人燕荔陽入朝漢賜鮮卑王印綬赤車參駕止烏丸校尉所治甯下通胡市築南北兩部質宮受邑落質者二十部是後或反或降或與匈奴烏丸相攻擊安帝末發緣邊步騎二萬餘人屯列衝要後鮮卑八九千騎穿代郡及馬城塞入害長吏漢遣度遼將軍鄧遵中郎將馬續出塞追破之鮮卑大人烏倫其至鞬等七千餘人詣遵降封烏倫為王其至鞬為侯賜采帛遵去後其至鞬復反圍烏丸校尉於馬城度遼將軍耿夔及幽州刺史救解之其至鞬遂盛控弦數萬騎數道入塞趣五原寧貊攻匈奴南單于殺左奧鞬日逐王順帝時復入塞殺代郡太守漢遣黎陽營兵屯中山緣邊郡兵屯塞下調五營弩帥令教戰射南單于將步騎萬餘人助漢擊卻之後烏丸校尉耿曄將率衆王出塞擊鮮卑多斬首虜於是鮮卑三萬餘落詣遼東降匈奴及北單于遁逃後餘種十餘萬落詣遼東雜處皆自號鮮卑兵投鹿侯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有子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妻言嘗晝行聞雷震仰天視而電入其口因吞之遂姙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長之投鹿侯固不信妻乃語家令收養焉號檀石槐長大勇健智略絕衆年十四五異部大人卜賁邑鈔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策騎追擊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亡由是部落畏服施法禁平曲直莫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檀石槐既立乃為庭於高柳北三百餘里彈汗山啜仇水上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兵馬甚盛南鈔漢邊北拒丁令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二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罔羅山川水澤鹽池甚廣漢患之桓帝時使匈奴中郎將張奐征之不克乃更遣使者齎印綬即封檀石槐為王欲與和親檀石槐拒不肯受寇鈔滋甚乃分其地為中東西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貊為東部二十餘邑其大人曰彌加闕機素利槐頭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為中部十餘邑其大人曰柯最闕居慕容等為大帥從上谷以西至燉煌西接烏孫為西部二十餘邑其大人曰置鞬落羅日律推演宴荔游等皆為大帥而制屬檀石槐至靈帝時大鈔略幽并二州緣邊諸郡無歲不被其毒熹平六年遣護烏丸校尉夏育破鮮卑中郎將田晏匈奴中郎將臧旻與南單于出鴈門塞三道並進徑二千餘里征之檀石槐帥部衆逆擊旻等敗走兵馬還者什一而已鮮卑衆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後檀石槐乃案行烏侯秦水廣袤數百里淳不流中有魚而不能得聞汗人善捕魚於是檀石槐東擊汗國得千餘家徙置烏侯秦水上使捕魚以助糧

至于今烏侯秦水上有汗人數百戶檀石槐年四十五死子和連代立和連材力不及父而貪淫斷法不平衆叛者半靈帝末年數為寇鈔攻北地北地庶人善弩射者射中和連和連即死其子騫曼小兄子魁頭代立魁頭既立後騫曼長大與魁頭爭國衆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代立自檀石槐死後諸大人遂世相襲也

步度根既立衆稍衰弱中兄扶羅韓亦別擁衆數萬為大人建安中太祖定幽州步度根與軻比能等因烏丸校尉閻柔上貢獻後代郡烏丸能臣氐等叛求屬扶羅韓扶羅韓將萬餘騎迎之到桑乾氐等議以為扶羅韓部威禁寬緩恐不見濟更遣人呼軻比能比能即將萬餘騎到當共盟誓比能便於會上殺扶羅韓扶羅韓子泄歸泥及部衆悉屬比能比能

能自以殺歸泥父特又善遇之步度根由是怨比
能文帝踐阼田豫爲烏丸校尉持節并護鮮卑屯
昌平步度根遣使獻馬帝拜爲王後數與軻比能
更相攻擊步度根部衆稍寡弱將其衆萬餘落保
太原鴈門郡步度根乃使人招呼泄歸泥曰汝父
爲比能所殺不念報仇反屬怨家今雖厚待汝是
欲殺汝計也不如還我我與汝是骨肉至親豈與
仇等由是歸泥將其部落逃歸步度根比能追之
弗及至黃初五年步度根詣闕貢獻厚加賞賜是
後一心守邊不爲寇害而軻比能衆遂彊盛明帝

即位務欲綏和戎狄以息征伐羈縻兩部而已至
青龍元年比能誘步度根深結和親於是步度根
將泄歸泥及部衆悉保比能寇鈔并州殺略吏民
帝遣驍騎將軍秦朗征之歸泥叛比能將其部衆
降拜歸義王賜幢麾曲蓋鼓吹居并州如故步度
根爲比能所殺

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
衆推以爲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
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故其勒御
部衆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立旌麾以鼓節爲

進退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太祖西征關中田銀反
河間比能將三千餘騎隨柔擊破銀後代郡烏丸
反比能復助爲寇害太祖以鄢陵侯彰爲驍騎將
軍北征大破之比能走出塞後復通貢獻延康初
比能遣使獻馬文帝亦立比能爲附義王黃初二
年比能出諸魏人在鮮卑者五百餘家還居代郡
明年比能帥部落大人小子代郡烏丸修武盧等
三千餘騎驅牛馬七萬餘口交市遣魏人千餘家
居上谷後與東部鮮卑大人素利及步度根三部
爭鬭更相攻擊田豫和合使不得相侵五年比能

復擊素利豫帥輕騎徑進掎其後比能使別小帥
瑣奴拒豫豫進討破走之由是懷貳乃與輔國將
軍鮮于輔書曰夷狄不識文字故校尉閻柔保我
於天子我與素利爲讎往年攻擊之而田校尉助
素利我臨陣使瑣奴往聞使君來即便引軍退步
度根數數鈔盜又殺我弟而誣我以鈔盜我夷狄
雖不知禮義兄弟子孫受天子印綬牛馬尚知美
水草況我有人心邪將軍當保明我於天子輔得
書以聞帝復使豫招納安慰比能衆遂彊盛控
弦十餘萬騎每鈔略得財物均平分付一決目前

終無所私故得衆死力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猶未
能及檀石槐也太和二年豫遣譯夏舍詣比能女
壻鬱築鞬部舍爲鞬所殺其秋豫將西部鮮卑
蒲頭泄歸泥出塞討鬱築鞬大破之還至馬城比
能自將三萬騎圍豫七日上谷太守閻志柔之弟
也素爲鮮卑所信志往解諭即解圍去後幽州刺
史王雄并領校尉撫以恩信比能數款塞詣州奉
貢獻至青龍元年比能誘納步度根使叛并州與
結和親自勒萬騎迎其累重於陘北并州刺史畢
軌遣將軍蘇尚董弼等擊之比能遣子將騎與尚
等會戰於樓煩臨陳害尚弼至三年中雄遣勇士
韓龍刺殺比能更立其弟素利彌加厥機皆爲大
人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初不爲邊患然
其種衆多於比能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通市太
祖皆表寵以爲王厥機死又立其子沙末汗爲親
漢王延康初又各遣使獻馬文帝立素利彌加爲
歸義王素利與比能更相攻擊太和二年素利死
子小以弟成律歸爲王代攝其衆

書稱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其九服之制可得而
言也然荒域之外重譯而至非足跡車軌所及未
有知其國俗殊方者也自虞暨周西戎有白環之
獻東夷有肅慎之貢皆曠世而至其遐遠也如此
及漢氏遣張騫使西域窮河源經歷諸國遂置都
護以總領之然後西域之事具存故史官得詳載焉
魏興西域雖不能盡至其大國龜茲于寘康居
烏孫疏勒月氏鄯善車師之屬無歲不奉朝貢
略如漢氏故事而公孫淵仍父祖三世有遼東天子
爲其絕域委以海外之事遂隔斷東夷不得通於
諸夏景初中大興師旅誅淵又潛軍浮海收樂
浪帶方之郡而後海表謐然東夷屈服其後高句
麗背叛又遣偏師致討窮追極遠踰烏丸骨都過
沃沮踐肅慎之庭東臨大海長老說有異面之人近
日之所出遂周觀諸國采其法俗小大區別各有名
號可得詳紀雖夷狄之邦而俎豆之象存中國失
禮求之四夷猶信故撰次其國列其同異以接前
史之所未備焉

夫餘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
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戶八萬
其民土著有宮室倉庫牢獄多山陵廣澤於東夷
之域最平敞土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麤大　性

彊勇謹厚不寇鈔國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馬
加牛加豬加狗加大使大使者使者邑落有豪民
名下戶皆為奴僕諸加別主四出道大者主數千
家小者數百家食飲皆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
讓升降以殷正月祭天國中大會連日飲食歌舞
名曰迎鼓於是時斷刑獄解囚徒在國衣尚白白
布大袂袍袴履革鞜出國則尚繒繡錦罽大人加
狐狸狖白黑貂之裘以金銀飾帽譯人傳辭皆跪
手據地竊語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為奴
婢竊盜一責十二男女淫婦人妬皆殺之尤憎妬

魏志卷三十

已殺尸之國南山上至腐爛女家欲得輸牛馬乃
與之兄死妻嫂與匈奴同俗其國善養牲出名馬
赤玉貂狖美珠珠大者如酸棗以弓矢刀矛為兵
家家自有鎧仗國之耆老自說古之亡人作城柵
皆員有似牢獄行道晝夜無老幼皆歌通日聲不
絕有軍事亦祭天殺牛觀蹄以占吉凶蹄解者為
凶合者為吉有敵諸加自戰下戶俱擔糧飲食之
其死夏月皆用冰殺人徇葬多者百數厚葬有槨
無槨魏略曰其俗停喪五月以久為榮其祭亡者有生有熟喪主不欲速而他人彊之常諍引以此為節其居喪男
女皆純白婦人著布面衣去環珮大體與中國相彷彿也夫餘本屬玄菟漢末公孫

度雄張海東威服外夷夫餘王尉仇台更屬遼東時句
麗鮮卑彊度以夫餘在二虜之間妻以宗女尉仇台死
簡位居立無適子有孽子麻余位居死諸加共立麻余
牛加兄子名位居為大使輕財善施國人附之歲歲遣
使詣京都貢獻正始中幽州刺史毌丘儉討句麗遣玄
菟太守王頎詣夫餘位居遣大加郊迎供軍糧季父牛
加有二心位居殺季父父子籍沒財物遣使簿斂送官
舊夫餘俗水旱不調五穀不熟輒歸咎於王或言當易
或言當殺麻余死其子依慮年六歲立以為王漢時夫
餘王葬用玉匣常豫以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公

萬曆十年刊 魏志三十 十二 五百八十五 羅大

孫淵伏誅玄菟庫猶有玉匣一具今夫餘庫有玉璧珪
瓚數代之物傳世以為寶耆老言先代之所賜也魏略曰其國殷富自先世以來未嘗破壞
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國有故城名
濊城蓋本濊貊之地而夫餘王其中自謂亡人抑
有似也魏略曰舊志又言昔北方有槀離之國者其王者侍婢有身王欲殺之婢云有氣如雞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王捐之於溷中豬以喙噓之徙至馬閑馬以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為天子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施掩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為橋東明得度魚鼈乃解散追兵不得渡東明因都王夫餘之地

高句麗傳

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

沮北與夫餘接都於丸都之下方可二千里戶三萬多大山深谷無原澤隨山谷以爲居食澗水無良田雖力佃作不足以實口腹其俗節食好治宮室於所居之左右立大屋祭鬼神又祀靈星社稷其人性凶急喜寇鈔其國有王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雛加主簿優台丞使者皁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級東夷舊語以爲夫餘別種言語諸事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有異本有五族有涓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涓奴部爲王稍微弱今桂婁部代之漢時賜鼓吹技人常從玄菟郡受朝服衣幘高句麗令主其名籍後稍驕恣不復詣郡於東界築小城置朝服衣幘其中歲時來取之今胡猶名此城爲幘溝漊溝漊者句麗名城也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王之宗族其大加皆稱古雛加涓奴部本國主今雖不爲王適統大人得稱古雛加亦得立宗廟祠靈星社稷絕奴部世與王婚加古雛之號諸大加亦自置使者皁衣先人名皆達於王如卿大夫之家臣會同坐起不得與王家使者皁衣先人同列其國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萬餘口下戶遠擔米

糧魚鹽供給之其民喜歌舞國中邑落暮夜男女群聚相就歌戲無大倉庫家家自有小倉名之爲桴京其人絜清自喜善藏釀跪拜申一脚與夫餘異行步皆走以十月祭天國中大會名曰東盟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頭著幘如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其國東有大穴名隧穴十月國中大會迎隧神還於國東上祭之置木隧於神坐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沒入妻子爲奴婢其俗作婚姻言語已定女家作小屋於大屋後名婿屋婿暮至女家戶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聽使就小屋中宿傍頓錢帛至生子已長大乃將婦歸家其俗淫男女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衣厚葬金銀財幣盡於送死積石爲封列種松柏其馬皆小便登山國人有氣力習戰鬭沃沮東濊皆屬焉又有小水貊句麗作國依大水而居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麗別種依小水作國因名之爲小水貊出好弓所謂貊弓是也王莽初發高句麗兵以伐胡不欲行彊迫遣之皆亡出塞爲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爲所殺州郡縣歸咎於句麗侯騊嚴

尤奏言貊人犯法罪不起於騊且宜安慰今猥被
之大罪恐其遂反莽不聽詔尤擊之尤誘期句驪
侯騊至而斬之傳送其首詣長安莽大悅布告天
下更名高句驪為下句驪當此時為侯國漢光武
帝八年高句驪王遣使朝貢始見稱王至殤安之
閒句驪王宮數寇遼東更屬玄菟遼東太守蔡風
玄菟太守姚光以宮為二郡害興師伐之宮詐降
請和二郡不進宮密遣軍攻玄菟焚燒候城入遼
隧殺吏民後宮復犯遼東蔡風輕將吏士追討之
軍敗沒宮死子伯固立順桓之閒復犯遼東寇新

安居鄉又攻西安平於道上殺帶方令略得樂浪
太守妻子靈帝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
首虜數百級伯固降屬遼東嘉平中伯固乞屬玄
菟公孫度之雄海東也伯固遣大加優居主簿然
人等助度擊富山賊破之伯固死有二子長子拔
奇小子伊夷模拔奇不肖國人便共立伊夷模為
王自伯固時數寇遼東又受亡胡五百餘家建安
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拔奇怨為
兄而不得立與涓奴加各將下戶三萬餘口詣康
降還住沸流水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更作新

國今日所在是也拔奇遂往遼東有子留句麗國
今古雛加駮位居是也其後復擊玄菟玄菟與遼
東合擊大破之伊夷模無子淫灌奴部生子名位宮
伊夷模死立以為王今句麗王宮是也其曾祖名宮
生能開目視其國人惡之及長大果凶虐數寇鈔
國見殘破今王生墮地亦能開目視人句麗呼相似
為位似其祖故名之為位宮位宮有力勇便鞍馬善
獵射景初二年太尉司馬宣王率衆討公孫淵宮遣
主簿大加將數千人助軍正始三年宮寇西安平其
五年為幽州刺史毌丘儉所破語在儉傳

東沃沮傳

東沃沮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濱大海而居其
地形東北狹西南長可千里北與挹婁夫餘南與
濊貊接戶五千無大君王世世邑落各有長帥其
言語與句麗大同時時小異漢初燕亡人衛滿王
朝鮮時沃沮皆屬焉漢武帝元封二年伐朝鮮殺滿
孫右渠分其地為四郡以沃沮城為玄菟郡後為
夷貊所侵徙郡句麗西北今所謂玄菟故府是也
沃沮還屬樂浪漢以土地廣遠在單單大領之東
分置東部都尉治不耐城別主領東七縣時沃

沮亦皆爲縣漢光武六年省邊郡都尉由此罷其後皆以其縣中渠帥爲縣侯不耐華麗沃沮諸縣皆爲侯國夷狄更相攻伐唯不耐濊侯至今猶置功曹主簿諸曹皆濊民作之沃沮諸邑落渠帥皆自稱三老則故縣國之制也國小迫於大國之間遂臣屬句麗句麗復置其中大人爲使者使相主領又使大加統責其租賦貊布魚鹽海中食物千里擔負致之又送其美女以爲婢妾遇之如奴僕其土地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人性質直彊勇少牛馬便持矛步戰食飲居處衣服禮節有似句麗（魏略曰其嫁娶之法女年十歲已相設許婿家迎之長養以爲婦至成人更還女家女家責錢錢畢乃復還婿）其葬作大木槨長十餘丈開一頭作戶新死者皆假埋之才使覆形皮肉盡乃取骨置槨中舉家皆共一槨刻木如生形隨死者爲數又有瓦鑩置米其中編縣之於槨戶邊毋丘儉討句麗句麗王宮奔沃沮遂進師擊之沃沮邑落皆破之斬獲首虜三千餘級宮奔北沃沮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南北皆同與挹婁接挹婁喜乘船寇鈔北沃沮畏之夏月恒在山巖深穴中爲守備冬月氷凍船道不通乃下居村落王頎別遣追討宮盡其東界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不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常以七月取童女沈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又說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其兩袖長三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域皆在沃沮東大海中

挹婁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極其土地多山險其人形似夫餘言語不與夫餘句麗同有五穀牛馬麻布人多勇力無大君長邑落各有大人處山林之間常穴居大家深九梯以多爲好土氣寒劇於夫餘其俗好養豬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豬膏塗身厚數分以御風寒夏則裸袒以尺布隱其前後以蔽形體其人不絜作溷在中央人圍其表居其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爲鏃古之肅愼氏之國也善射射人皆入因矢施毒人中皆死出赤玉好貂今所謂挹婁貂是也自漢以來臣屬夫餘夫餘責其租賦重以黃初中叛之夫餘數伐之其人衆雖

少所在山險鄰國人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其國
便乘船寇盜鄰國患之東夷飲食類皆用俎豆唯
挹婁不法俗最無綱紀也
濊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今朝
鮮之東皆其地也戶二萬昔箕子既適朝鮮作八
條之敎以敎之無門戶之閉而民不為盜其後四
十餘世朝鮮侯淮僭號稱王陳勝等起天下叛秦
燕齊趙民避地朝鮮數萬口燕人衛滿魋結夷服
復來王之漢武帝伐滅朝鮮分其地為四郡自是
之後胡漢稍別無大君長自漢已來其官有侯邑

君三老統主下戶其耆老舊自謂與句麗同種其
人性愿慤少嗜欲有廉恥不請何麗言語法俗大
抵與句麗同衣服有異男女衣皆著曲領男子繫
銀花廣數寸以為飾自單單大山領以西屬樂浪
自領以東七縣都尉主之皆以濊為民後省都尉
封其渠帥為侯今不耐濊皆其種也漢末更屬句
麗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分不得妄相涉入同
姓不婚多忌諱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作新居
有麻布蠶桑作緜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不以
珠玉為寶常用十月節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

之為舞天又祭虎以為神其邑落相侵犯輒相罰
責生口牛馬名之為責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作
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能步戰樂浪檀弓出其
地其海出班魚皮土地饒文豹又出果下馬漢桓
時獻之（臣松之按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故謂之果下見博物志魏都賦）正
始六年樂浪太守劉茂帶方太守弓遵以領東濊
屬句麗興師伐之不耐侯等舉邑降其八年詣闕
朝貢詔更拜不耐濊王居處雜在民間四時詣郡
朝謁二郡有軍征賦調供給役使遇之如民
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為限南與倭接方可四

千里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
者古之辰國也馬韓在西其民土著種植知蠶桑
作緜布各有長帥大者自名為臣智其次為邑借
散在山海間無城郭有爰襄國牟水國桑外國小
石索國大石索國優休牟涿國臣濆沽國伯濟國
速盧不斯國日華國古誕者國古離國怒藍國月
支國咨離牟盧國素謂乾國古爰國莫盧國卑離
國占離卑國臣釁國支侵國狗盧國卑彌國監奚
卑離國古蒲國致利鞠國冉路國兒林國駟盧國
內卑離國感奚國萬盧國辟卑離國臼斯烏旦國

一離國不彌國支半國狗素國捷盧國牟盧卑離國臣蘇塗國莫盧國古臘國臨素半國臣雲新國如來卑離國楚山塗卑離國一難國狗奚國不雲國不斯濆邪國爰池國乾馬國楚離國凡五十餘國大國萬餘家小國數千家總十餘萬戶辰王治月支國臣智或加優呼臣雲遣支報安邪踧支濆臣離兒不例拘邪秦支廉之號其官有魏率善邑君歸義侯中郎將都尉伯長侯準既僭號稱王為燕亡人衛滿所攻奪魏略曰昔箕子之後朝鮮侯見周衰燕自尊為王欲東略地朝鮮侯亦自稱為王欲興兵逆擊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禮諫之乃止使禮西說燕燕止之不攻後子孫稍驕虐燕乃遣將秦開攻其西方取地二千餘里至滿番汗為界朝鮮遂弱及秦并天下使蒙恬築長城到遼東時朝鮮王否立畏秦襲之略服屬秦不肯朝會否死其子準立二十餘年而陳項起天下亂燕齊趙民愁苦稍稍亡往準準乃置之於西方及漢以盧綰為燕王朝鮮與燕界於浿水及綰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為胡服東度浿水詣準降說準求居西界收中國亡命為朝鮮藩屏準信寵之拜為博士賜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邊滿誘亡黨衆稍多乃詐遣人告準言漢兵十道至求入宿衛遂還攻準準與滿戰不敵也將其左右宮人走入海居韓地自號韓王魏略曰其子及親留在國者因冒姓韓氏準王海中不與朝鮮相往來其後絕滅今韓人猶有奉其祭祀者漢時屬樂浪郡四時朝謁魏略曰初右渠未破時朝鮮相歷谿卿以諫右渠不用東之辰國時民隨出居者二千餘戶亦與朝鮮貢蕃不相往來至王莽地皇時廉斯鑡為辰韓右渠帥聞樂浪土地美人民饒樂亡欲來降出其邑落見田中驅雀男子一人其語非韓人問之男子曰我等漢人名戶來我等輩千五百人伐材木為韓所擊得皆斷髮為奴積三年矣鑡曰我當降漢樂浪汝欲去不戶來

曰可鑡因將戶來出詣含資縣縣言郡郡即以鑡為譯從芩中乘大船入辰韓逆取戶來降伴輩尚得千人其五百人已死鑡時曉謂辰韓汝還五百人若不者樂浪當遣萬兵乘船來擊汝辰韓曰五百人已死我當出贖直耳乃出辰韓萬五千人弁韓布萬五千匹鑡收取直還郡表鑡功義賜冠幘田宅子孫數世至安帝延光四年時故受復除桓靈之末韓濊彊盛郡縣不能制民多流入韓國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縣以南荒地為帶方郡遣公孫模張敞等收集遺民興兵伐韓濊舊民稍出是後倭韓遂屬帶方景初中明帝密遣帶方太守劉昕樂浪太守鮮于嗣越海定二郡諸韓國臣智加賜邑君印綬其次與邑長其俗好衣幘下戶詣郡朝謁皆假衣幘自服印綬衣幘千有餘人部從事吳林以樂浪本統韓國分割辰韓八國以與樂浪吏譯轉有異同臣智激韓忿攻帶方郡崎離營時太守弓遵樂浪太守劉茂興兵伐之遵戰死二郡遂滅韓其俗少綱紀國邑雖有主帥邑落雜居不能善相制御無跪拜之禮居處作草屋土室形如冢其戶在上舉家共在中無長幼男女之別其葬有棺無槨不知乘牛馬牛馬盡於送死以瓔珠為財寶或以綴衣為飾或以縣頸垂耳不以金銀錦繡為珍其人性彊勇魁頭露紒如炅兵衣布袍足履革蹻蹋其國中有所為及官家使築城郭諸年少

勇健者皆鑿脊皮以大繩貫之又以丈許木鍤之通日嚾呼作力不以為痛既以勸作且以為健常以五月下種訖祭鬼神群聚歌舞飲酒晝夜無休其舞數十人俱起相隨踏地低昂手足相應節奏有似鐸舞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信鬼神國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天君又諸國各有別邑名之為蘇塗立大木縣鈴鼓事鬼神諸亡逃至其中皆不還之好作賊其立蘇塗之義有似浮屠而所行善惡有異其北方近郡諸國差曉禮俗其遠處直如囚徒奴婢相聚無他珍寶禽獸草木略與中國同出大栗大如梨又出細尾雞其尾皆長五尺餘其男子時時有文身又有州胡在馬韓之西海中大島上其人差短小言語不與韓同皆髡頭如鮮卑但衣韋好養牛及豬其衣有上無下略如裸勢乘船往來市買中韓

辰韓在馬韓之東其耆老傳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來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有城柵其言語不與馬韓同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呼皆為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齊之名物也名樂浪人為阿殘東方人名我為阿謂樂浪人本其殘餘人今有名之為秦韓者始有六國稍分為十二國

弁辰亦十二國又有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其次有險側次有樊濊次有殺奚次有邑借有已柢國不斯國弁辰彌離彌凍國弁辰接塗國勤耆國難彌離彌凍國弁辰古資彌凍國弁辰古淳是國冉奚國弁辰半路國弁樂奴國軍彌國弁軍彌國弁辰彌烏邪馬國如湛國弁辰甘路國戶路國州鮮國馬延國弁辰狗邪國弁辰走漕馬國弁辰安邪國馬延國弁辰瀆盧國斯盧國優由國

弁辰韓合二十四國大國四五千家小國六七百家總四五萬戶其十二國屬辰王辰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繼辰王不得自立為王魏略曰明其為流移之人故為馬韓所制土地肥美宜種五穀及稻曉蠶桑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禮俗男女有別以大鳥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飛揚魏略曰其國作屋橫累木為之有似牢獄也國出鐵韓濊倭皆從取之諸市買皆用鐵如中國用錢又以供給二郡俗喜歌舞飲酒有瑟其形似筑彈之亦有音曲兒生便以石厭其頭欲其褊今辰韓人皆褊頭男女近倭亦文身便步戰兵仗與馬韓同其俗

行者相逢皆住讓路

弁辰傳

弁辰與辰韓雜居亦有城郭衣服居處與辰韓同言語法俗相似祠祭鬼神有異施竈皆在戶西其瀆盧國與倭接界十二國亦有王其人形皆大衣服絜清長髮亦作廣幅細布法俗特嚴峻

倭人傳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爲國邑舊百餘國漢時有朝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從郡至倭循海岸水行歷韓國乍南乍東到其北岸狗邪韓

國七千餘里始度一海千餘里至對馬國其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所居絕島方可四百餘里土地山險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徑有千餘戶無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糴又南渡一海千餘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國官亦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方可三百里多竹木叢林有三千許家差有田地耕田猶不足食亦南北市糴又渡一海千餘里至末盧國有四千餘戶濱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見前人好捕魚鰒水無深淺皆沈沒取之東南陸行五百里到伊都國官曰爾支副曰泄謨觚柄渠觚有千餘戶世有王皆統屬女王國郡使往來常所駐東南至奴國百里官曰兕馬觚副曰卑奴母離有二萬餘戶東行至不彌國百里官曰多模副曰卑奴母離有千餘家南至投馬國水行二十日官曰彌彌副曰彌彌那利可五萬餘戶南至邪馬一國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陸行一月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升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佳鞮可七萬餘戶自女王國以北其戶數道里可略載其餘旁國遠絕不可得詳次有斯馬國次有已百支國次有伊邪國次有郡支國次有彌奴國次有好古都國次有不呼國

次有姐奴國次有對蘇國次有蘇奴國次有呼邑國次有華奴蘇奴國次有鬼國次有爲吾國次有鬼奴國次有邪馬國次有躬臣國次有巴利國次有支惟國次有烏奴國次有奴國此女王境界所盡其南有狗奴國男子爲王其官有狗古智卑狗不屬女王自郡至女王國萬二千餘里男子無大小皆黥面文身自古以來其使詣中國皆自稱大夫夏后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水人好沈沒捕魚蛤文身亦以厭大魚水禽後稍以爲飾諸國文身各異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計其道里當在會稽東冶之東其風俗不淫男子皆露紒以

木緜招頭其衣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婦人被髪屈紒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衣之種禾稻紵麻蠶桑緝績出細紵縑緜其地無牛馬虎豹羊鵲兵用矛楯木弓木弓短下長上竹箭或鐵鏃或骨鏃所有無與儋耳朱崖同倭地溫暖冬夏食生菜皆徒跣有屋室父母兄弟臥息異處以朱丹塗其身體如中國用粉也食飲用籩豆手食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冢始死停喪十餘日當時不食肉喪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飲酒已葬舉家詣水中澡浴以如練沐其行來渡海詣中國恒使一人不梳

頭不去蟣蝨衣服垢汚不食肉不近婦人如喪人名之爲持衰若行者吉善共顧其生口財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便欲殺之謂其持衰不謹出真珠青玉其山有丹其木有柟杼豫樟楺櫪投橿烏號楓香其竹篠簳桃支有薑橘椒蘘荷不知以爲滋味有獮猴黑雉其俗舉事行來有所云爲輒灼骨而卜以占吉凶先告所卜其辭如令龜法視火坼占兆其會同坐起父子男女無別人性嗜酒（魏略曰其俗不知正歲四時但記春耕秋收爲年紀）見大人所敬但搏手以當跪拜其人壽考或百年或八九十年其俗國大人皆四五婦

下戶或二三婦婦人不淫不妒忌不盜竊少諍訟其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戶及宗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收租賦有邸閣國國有市交易有無使大倭監之自女王國以北特置一大率檢察諸國諸國畏憚之常治伊都國於國中有如刺史王遣使詣京都帶方郡諸韓國及郡使倭國皆臨津搜露傳送文書賜遺之物詣女王不得差錯下戶與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傳辭說事或蹲或跪兩手據地爲之恭敬對應聲曰噫比如然諾其國本亦以男子爲王住七八十年倭國亂

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爲王名曰卑彌呼事鬼道能惑衆年已長大無夫壻有男弟佐治國自爲王以來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復有國皆倭種又有侏儒國在其南人長三四尺　女王四千餘里又有裸國黑齒國復在其東南船行一年可至參問倭地絕在海中洲島之上或絕或連周旋可五千餘里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守劉夏遣吏將送

詣京都其年十二月詔書報倭女王曰制詔親魏
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
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
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
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爲親魏倭王假
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其綏撫種人
勉爲孝順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道路勤勞今
以難升米爲率善中郎將牛利爲率善校尉假銀
印青綬引見勞賜遣還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臣松之以爲地應爲綈漢文帝著皂衣謂之弋綈是也此字不體非魏朝之失則傳寫者誤也絳地縐粟罽

嘉靖九年補刊

魏志三十

十張蒨絳五十匹紺青五十匹答汝所獻貢直又
特賜汝紺地句文錦三匹細班華罽五張白絹五
十匹金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眞珠鉛丹各
五十斤皆裝封付難升米牛利還到錄受悉可以
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也
正始元年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儁等奉詔書
印綬詣倭國拜假倭王并齎詔賜金帛錦罽刀鏡
采物倭王因使上表答謝詔恩其四年倭王復遣
使大夫伊聲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獻生口倭錦絳
青縑緜衣帛布丹木𤝔短弓矢掖邪狗等壹拜率

善中郎將印綬其六年詔賜倭難升米黃幢付郡
假授其八年太守王頎到官倭女王卑彌呼與狗
奴國男王卑彌弓呼素不和遣倭載斯烏越等詣
郡說相攻擊狀遣塞曹掾史張政等因齎詔書黃
幢拜假難升米爲檄告喩之卑彌呼以死大作冢
徑百餘步徇葬者奴婢百餘人更立男王國中不
服更相誅殺當時殺千餘人復立卑彌呼宗女壹
與年十三爲王國中遂定政等以檄告喩壹與壹
與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將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
等還因詣臺獻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貢白珠五千
孔青大句珠二枚異文雜錦二十匹

魏志三十

評曰史漢著朝鮮兩越東京撰錄西羌魏世匈奴
遂衰更有烏丸鮮卑爰及東夷使譯時通記述隨
事豈常也哉魏略西戎傳曰氐人有王所從來久矣自漢開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間或在福祿或在汧隴左右其種非一稱槃瓠之後或號青氐或號白氐或號蚺氐此蓋蟲之類而處中國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其自相號曰盍稚各有王侯多受中國封拜近去建安中興國氐王阿貴百頃氐王千萬各有部落萬餘至十六年從馬超爲亂超破之後阿貴爲夏侯淵所攻滅千萬西南入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國家分徙其前後兩端者置扶風美陽今之安夷撫夷二部護軍所典是也其太守善分留天水南安界今之廣魏郡所守是也其俗語不與中國同及羌雜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國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絳俗能織布善田種畜養豕牛馬驢騾其婦人嫁時著衽露其緣飾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國袍皆編髮多知中國語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其自還種落間則自氐語其嫁娶有似於羌此

蓋乃昔所謂西戎在於街冀獂道者也今雖都統於郡國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虛落間又故武都地陰平街左右亦有萬餘落貲虜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為貲始建武時匈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東西畜牧逐水草鈔盜涼州部落稍多有數萬不與東部鮮卑同也其種非一有大胡有丁令或頗有羌雜處由本亡奴婢故也當漢魏之際其大人有檀柘死後其枝大人南近在廣魏令居界有禿瑰來數反為涼州所殺今有劭提或降來或遁去常為西州道路患也燉煌西域之南山中從婼羌西至蔥領數千里有月氏餘種蔥茈羌白馬黃牛羌各有酋豪北與諸國接不知其道里廣狹傳聞黃牛羌各有種類孕身六月生南與白馬羌鄰西域諸國漢初開其道時有三十六後分為五十餘從建武以來更相吞滅於今有二十道從燉煌玉門關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從玉門關西出經婼羌轉西越蔥領經縣度入大月氏為南道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回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井轉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至蔥領為中道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橫坑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北到車師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為新道凡西域所出有前史已具詳今故略說南道西行且志國小宛國精絕國樓蘭國皆并屬鄯善也

戎盧國扞彌國渠勒國皮宂國皆并屬于寘罽賓國大夏國高附國天竺國皆并屬大月氏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曰屑頭邪母云莫邪浮屠身服色黃髮青如青絲乳青毛蛉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左脅出生而有結墮地能行七步此國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曰復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載臨蒲塞桑門伯聞疏問白疏間比丘晨門皆弟子號也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屬弟子別號合有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略之如此車離國一名禮惟特一名沛隸王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其地卑溼暑熱其王治沙奇城有別城數十人民怯弱月氏天竺擊服之其地東西南北數千里人民男女皆長一丈八尺乘象橐駝以戰今月氏役稅之盤越國一名漢越王在天竺東南數千里與益部相近其人小與中國人等蜀人賈似至焉南道而西極轉東南盡矣中道西行尉梨國危須國山王國皆并屬焉耆姑墨國溫宿國尉頭國皆并屬龜茲也楨中國莎車國竭石國渠沙國西夜國依耐國滿犁國億若國榆令國捐毒國休脩國琴國皆并屬疏勒自是以西大宛安息條支烏弋烏弋一名排特此四國次在西本國也無增

損前世謬以為條支在大秦西今其實在東前世又謬以為彊於安息今更役屬之號為安息西界前世又謬以為弱水在條支西今弱水在大秦西前世又謬以為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今從大秦西近日所入大秦國一號犁靬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風利二月到風遲或一歲無風或三歲其國在海西故俗謂之海西有河出其國西又有大海海西有遲散城從國下直北至烏丹城西南又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西南又渡一河一日乃過凡有大都三卻從安谷城陸道直北行之海北復直西行之海西復直南行經之烏遲散城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周迴繞海凡當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國國有小城邑合四百餘東西南北數千里其王治濱側河海以石為城郭其土地有松柏槐梓竹葦楊柳梧桐百草民俗田種五穀畜乘有馬騾驢駱駝桑蠶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其國無常主國中有災異輒更立賢人以為王而生放其故王王亦不敢怨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國一別也常欲通使於中國而安息圖其利不能得過其俗能胡書其制度公私宮室為重屋旌旗擊鼓白蓋小車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賊但有猛虎獅子為害行道不

嘉靖十年補刊

羣則不得過其國置小王數十其王所治城周回百餘里有官曹文書王有五宮一宮間相去十里其王平旦之一宮聽事至日暮一宿明日復至一宮五日一周置三十六將每議事一將不至則不議也王出行常使從人持一韋囊自隨有白言者受其辭投囊中還宮乃省為決理以水晶作宮柱及器物作弓矢其別枝封小國曰澤散王曰驢分王曰且蘭王曰賢督王曰汜復王曰于羅王其餘小王國甚多不能一一詳之也國出細絺作金銀錢金錢一當銀錢十有織成細布言用水羊毳名曰海西布此國六畜皆出水或云非獨用羊毛也亦用木皮或野繭絲作織成氍毹毾𣰆罽帳之屬皆好其色又鮮於海東諸國所作也又常利得中國絲解以為胡綾故數與安息諸國交市於海中海水苦不可食故往來者希到其國中山出九色次玉石一曰青二曰赤三曰黃四曰白五曰黑六曰綠七曰紫八曰紅九曰紺今伊吾山中有九色石即其類陽嘉三年時疏勒王臣槃獻海西青石金帶各一又今西域舊圖云罽賓條支諸國出琦石即次玉石也大秦多金銀銅鐵鉛錫神龜白馬朱髦駭雞犀玳瑁玄熊赤螭辟毒鼠大貝車渠瑪瑙南金翠爵羽翮象牙符采玉明月珠夜光珠真白珠虎珀珊瑚赤白黑綠黃青紺縹紅紫十種流離璆琳琅玕水精玫瑰雄黃雌黃碧五色玉黃白黑綠紫紅

錦、金黃縷罽、雜色綾、金塗布、緋持布、發陸布、緋持渠布、火浣布、阿羅得布、巴則布、度代布、溫宿布、五色桃布、絳地金織帳、五色斗帳、一微木、二蘇合、狄提、迷迷、兜納、白附子、薰陸、鬱金、芸膠、薰草木十二種香。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異物。前世但論有水道，不知有陸道，今其略如此，其民人戶數不能備詳也。自蔥領西，此國最大，置諸小王甚多，故錄其屬大者矣。

澤散王屬大秦，其治在海中央，北至驢分，水行半歲，風疾時一月到，最與安息安谷城相近，西南詣大秦都不知里數。驢分王屬大秦，其治去大秦都二千里。從驢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飛橋長二百三十里，渡海道西南行，繞海直西行。且蘭王屬大秦。從思陶國直南渡河，乃直西行之且蘭三千里。道出河南，乃西行，從且蘭復直西行之汜復國六百里。南道會汜復，乃西南之賢督國。且蘭、汜復直南，乃有積石，積石南乃有大海，出珊瑚、真珠。且蘭、汜復、斯賓、阿蠻北有一山，東西行。大秦、海西東各有一山，皆南北行。賢督王屬大秦，其治東北去汜復六百里。汜復王屬大秦，其治東北去于羅三百四十里渡海也。于羅屬大秦，其治在汜復東北，渡河，從于羅東北又渡河，斯羅東北又渡河。斯羅國屬安息，與大秦接也。大秦西有海水，海水西有河水，河水西南北行有大山，西有赤水，赤水西有白玉山，白玉山有西王母，西王母西有脩流沙，流沙西有大夏國、堅沙國、屬繇國、月氏國，四國西有黑水，所傳聞西之極矣。

北新道西行，至東且彌國、西且彌國、單桓國、畢陸國、蒲陸國、烏貪國，皆并屬車師後部王。王治于賴城，魏賜其王壹多雜守魏侍中，號大都尉，受魏王印。轉西北則烏孫、康居，本國無增損也。北烏伊別國在康居北，又有柳國，又有巖國，又有奄蔡國一名阿蘭，皆與康居同俗。西與大秦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名貂，畜牧逐水草，臨大澤，故時羈屬康居，今不屬也。

呼得國在蔥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勝兵萬餘人，隨畜牧，出好馬，有貂。堅昆國在康居西北，勝兵三萬人，隨畜牧，亦多貂，有好馬。丁令國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隨畜牧，出名鼠皮，白昆子、青昆子皮。此上三國，堅昆中央，俱去匈奴單于庭安習水七千里，南去車師六國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三千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或以為此丁令即匈奴北丁令也，而北丁令在烏孫西，似其種別也。又匈奴北有渾窳國，有屈射國，有丁令國，有隔昆國，有新梨國，明北海之南自復有丁令，非此烏孫之西丁令也。烏孫長老言北丁令有馬脛國，其人音聲似雁鶩，從膝以上身頭，人也，膝以下生毛，馬脛馬蹄，不騎馬而走疾馬，其為人勇健敢戰也。短人國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衆甚多，去奄蔡諸國甚遠。康居長老傳聞常有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

魚豢議曰：俗以為營廷之魚不知江海之大，浮游之物不知四時之氣，是何也？以其所在者小與其生之短也。余今氾覽外夷大秦諸國，猶尚曠若發蒙矣，況夫鄒衍之所推出，大易、太玄之所測度乎！徒限處牛蹄之涔，又無彭祖之年，無緣託景風以迅游，載騕褭以遐觀，但勞眺乎三辰，而飛思乎八荒耳。

烏丸鮮卑東夷傳第三十 魏書 國志三十

右修職郎衢州錄事參軍蔡宙校正兼監鏤板
左迪功郎衢州州學教授陸俊民校正

三國志目錄中

蜀書　　晉平陽侯相陳壽撰

卷第一
二牧　劉焉　劉璋
卷第二
先主　劉備
卷第三
後主　劉禪
卷第四　二主妃子傳
先主甘后　穆后　後主敬哀后　後主太子璿
張后　劉永　劉理
卷第五
諸葛亮　子喬 瞻　董厥 樊建
卷第六
關羽　張飛　馬超
黄忠　趙雲
卷第七
龐統　法正
卷第八

許靖　麋竺　孫乾
簡雍　伊籍　秦宓
卷第九
董和　劉巴　馬良 弟謖
陳震　董允 陳祗　呂乂
卷第十
劉封　彭羕　廖立
李嚴　劉琰　魏延
楊儀
卷第十一
霍峻　王連　向朗 子寵
張裔　楊洪　費詩
卷第十二
杜微　周羣 張裕　杜瓊
許慈　孟光　來敏
尹默　李譔　譙周
郤正
卷第十三
黄權　李恢　呂凱
馬忠　王平　張嶷

卷第十四
蔣琬（子斌 劉敏） 費禕 姜維
卷第十五
鄧芝 張翼 宗預（廖化）
楊戲（王嗣 常播 衞繼）
三國志目錄中

劉二牧傳第一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漢魯恭王之後裔章
帝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家焉焉少仕州郡以宗
室拜中郎後以師祝公喪去官（臣松之案祝公司徒祝恬也）居
陽城山積學教授舉賢良方正辟司徒府歷雒陽
令冀州刺史南陽太守宗正太常焉覩靈帝政治
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議言刺史太守貨賂為官割
剝百姓以致離叛可選清名重臣以為牧伯鎮安
方夏焉內求交阯牧欲避世難議未即行侍中廣
漢董扶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
焉聞扶言意更在益州會益州刺史郤儉賦斂煩
擾謠言遠聞（儉郤正祖也）而并州殺刺史張益涼州殺
刺史耿鄙焉謀得施出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封
陽城侯當收儉治罪（續漢書曰是時用劉虞為幽州劉焉為益州劉表為荊州賈琮為冀州虞等皆海內清名之士或從列卿尚書以選為牧伯各以本秩居任舊典傳車參駕施赤為帷裳臣松之案靈帝崩後義軍起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叡然後劉表為荊州不與焉同時也漢靈帝紀曰帝引見焉宣示方略加以賞賜勑焉為益州刺史前刺史劉雋郤儉皆貪殘放濫取受狼籍元元無聊呼嗟充野焉到便收攝行法以示萬姓勿令漏露使癰疽決潰為國生梗焉受命而行以道路不通住荊州東界）扶亦求為蜀郡西部屬國都
尉及太倉令會巴西趙韙棄官俱隨焉（陳壽益部耆舊傳曰董扶字茂安少從師學兼通數經善歐陽尚書又事聘士楊厚究極圖讖遂至京師游覽太學還家講授弟子自遠而至永康元）

年日有蝕之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以得失左馮翊趙謙等舉扶扶以病不詣遙於長安上封事遂稱疾篤歸家前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不就名稱尤重大將軍何進表薦扶曰資游夏之德述孔氏之風內懷焦董消復之術方今并涼騷擾西戎蠢叛宜敕公車特召待以異禮諮諏奇策於是靈帝徵扶即拜侍中在朝稱為儒宗甚見器重求為蜀郡屬國都尉扶出一歲而靈帝崩天下大亂後去官年八十二卒于家始扶發辭抗論益部少雙故號曰致止言人莫能當所至而談止也後丞相諸葛亮問秦宓以扶所長宓曰董扶褒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是時涼州逆賊馬相趙祗等於緜竹縣自號黃巾合聚疾役之民一二日中得數千人先殺緜竹令李升吏民翕集合萬餘人便前破雒縣攻益州殺儉又到蜀郡犍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相自稱天子眾以萬數州從事賈龍素領兵數百人在犍為東界攝斂吏民得千餘人攻相等數日破走州界清靜龍乃選吏卒迎焉焉徙治緜竹撫納離叛務行寬惠陰圖異計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來焉家故焉遣魯為督義司馬住漢中斷絕谷閣殺害漢使焉上書言米賊斷道不得復通又託他事殺州中豪強王咸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刑益部耆舊雜記曰李權字伯豫為臨邛長子福見犍為楊戲輔臣贊犍為太守任岐及賈龍由此反攻焉焉擊殺岐龍英雄記曰劉焉起兵不與天下討董卓保州自守犍為太守任岐自稱將軍與從事陳超舉兵擊焉焉擊破之董卓使司徒趙謙將兵向州說校尉賈龍使引兵還擊焉焉出青羌與戰故能破殺岐龍等皆蜀郡人焉意漸盛造作乘輿車具千餘乘荊州

牧劉表表上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時焉子範為左中郎將誕治書御史璋為奉車都尉皆從獻帝在長安英雄記曰範聞父焉為益州牧董卓所徵發皆不至收範兄弟三人鎖械於郿塢為陰獄以繫之惟小子別部司馬瑁素隨焉獻帝使璋曉諭焉焉留璋不遣典略曰時璋為奉車都尉在京師焉託疾召璋璋自表省焉焉遂留璋不還時征西將軍馬騰屯郿而反焉及範與騰通謀引兵襲長安範謀泄奔槐里騰敗退還涼州範應時見殺於是收誕行刑英雄記曰範從長安亡之馬騰營從焉求兵焉使校尉孫肇將兵往助之敗於長安議郎河南龐羲與焉通家乃募將焉諸孫入蜀時焉被天火燒城車具蕩盡延及民家焉徙治成都既痛其子又感祅災興平元年癰疽發背而卒州大吏趙韙等貪璋溫仁共上璋為益州刺史詔書因以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以韙為征東中郎將率眾擊劉表英雄記曰焉死子璋代為刺史會長安拜潁川扈瑁為刺史入漢中荊州別駕劉闔璋將沈彌婁發甘寧反擊璋不勝走入荊州璋使趙韙進攻荊州屯朐䏰上蠢下如振反璋字季玉既襲焉位而張魯稍驕恣不承順璋璋殺魯母及弟遂為讎敵璋累遣龐羲等攻魯所破魯部曲多在巴西故以羲為巴西太守領兵禦魯英雄記曰龐羲與璋有舊又免璋諸子於難故璋厚德羲以羲為巴西太守遂專權勢後羲與璋情好攜隙趙韙稱兵內向眾散見殺皆由璋明斷

而外言入故也（英雄記曰先是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收以為兵名曰東州兵璋性寬柔無威略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闕益州頗怨趙韙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韙因民怨謀叛乃厚賂荊州請和陰結州中大姓與俱起兵還擊璋蜀郡廣漢犍為皆應韙璋馳入成都城守東州人畏威咸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戰遂破反者進攻韙於江州韙將龐樂李異反殺韙軍斬韙 漢獻帝春秋曰漢朝聞益州亂遣五官中郎將牛亶為益州刺史徵璋為卿不至）璋聞曹公征荊州已定漢中遣河內陰溥致敬於曹公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瑁狂疾物故（臣松之案魏臺訪物故之義高堂隆答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也）璋復遣別駕從事蜀郡張肅送叟兵三百人并雜御物於曹公曹公拜肅為廣漢太守璋復遣別駕張松詣曹公曹公時已定荊州走先主不復存錄松松以此怨

會曹公軍不利於赤壁兼以疫死松還疵毀曹公勸璋自絕（漢晉春秋曰張松見曹公曹公方自矜伐不存錄松松歸乃勸璋自絕〔一〕習鑿齒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是以君子勞謙日昃慮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讓勢尊而守之以卑情近於物故雖貴而人不厭其重德洽群生故業廣而天下愈欣其慶夫然故能有其富貴得其功業隆顯當時傳福百世何驕矜之有哉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因說璋曰劉豫州使君之肺腑可與交通璋皆然之遣法正連好先主尋又令正及孟達送兵數千助先主守禦正遂還後松復說璋曰今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又從之遣法正請

先主璋主簿黃權陳其利害從事廣漢王累自倒縣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敕在所供奉先主先主入境如歸先主至江州北由墊江水（墊音徒協反）詣涪（音浮）去成都三千六十里是歲建安十六年也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曜日往就與會先主所將將士更相之適歡飲百餘日璋資給先主使討張魯然後分別（吳書曰璋以米二十萬斛騎千匹車千乘繒絮錦帛以資送劉備）明年先主至葭萌還兵南向所在皆克十九年進圍成都數十日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二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

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群下莫不流涕先主遷璋于南郡公安盡歸其財物故佩振威將軍印綬孫權殺關羽取荊州以璋為益州牧駐秭歸璋卒南中豪率雍闓據益郡反附於吳權復以璋子闡為益州刺史處交益界首丞相諸葛亮平南土闡還吳為御史中丞（吳書云闡一名緯為人恭恪輕財愛義有仁讓之風後疾終于家）初璋長子循妻龐羲女也先主定蜀羲為左將軍司馬璋時從羲啟留循先主以為奉車中郎將是以璋二子之後分在吳蜀

評曰：昔魏豹聞許負之言則納薄姬於室，（孔衍漢魏春秋曰：許負，河內溫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為明雌亭侯。臣松之以為今東人呼母為負，衍以許負為婦人，如為有似，然漢高祖時封皆列侯，未有鄉亭之爵，疑此封為不然。）劉歆見圖讖之文則名字改易，終於不免其身，而慶鍾二主。此則神明不可虛要，天命不可妄冀，必然之驗也。而劉焉聞董扶之辭則心存益土，聽相者之言則求婚吳氏，遽造輿服，圖竊神器，其惑甚矣。璋才非人雄，而據土亂世，負乘致寇，自然之理，其見奪取，非不幸也。（張璠曰：劉璋愚弱而守善言，斯亦宋襄公、徐偃王之徒，未為無道之主也。張松、法正，雖有君臣之義，然固以委名附質，進不顯陳事勢，若韓嵩、劉先之說劉表，退不告絕奔亡，若陳平、韓信之去項羽，而兩端攜貳，為謀不忠，罪之次也。）

先主傳第二　　蜀書　　國志三十二

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典略曰：備本臨邑侯枝屬也。）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舉孝廉，官至東郡范令。先主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謂當出貴人。（漢晉春秋曰：涿人李定云：此家必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語，滅吾門也！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德然父元起常資給先主，與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邪！起曰：吾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深與先主相友。瓚年長，先主以兄事之。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貲累千金，販馬周旋於涿郡，見而異之，乃多與之金財。先主由是得用合徒眾。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先主率

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 典略曰平原劉子平知備有武勇時張純反叛青州被詔遣從事將兵討純過平原子平薦備於從事遂與相隨遇賊於野備中創陽死賊去後故人以車載之得免後以軍功為中山安喜尉 督郵以公事到縣先主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繫其頸著馬枊棄官亡命 典略曰其後州郡被詔書其有軍功為長吏者當沙汰之備疑在遣中督郵至縣當遣備備素知之聞督郵在傳舍備欲求見督郵督郵稱疾不肯見備備恨之因還治將吏卒更詣傳舍突入門言我被府君密教遂就牀縛之將出到界自解其綬以繫督郵頸縛之著樹鞭杖百餘下欲殺之督郵求哀乃釋去之 頃之大將軍何進遣都尉毌丘毅詣丹陽募兵先主與俱行至下邳遇賊力戰有功除為下密丞復去官後為高唐尉遷為令 英雄記云靈帝末年備嘗在京師復與曹公俱還沛國募召合衆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備亦起軍從討董卓 為賊所破往奔中郎將公孫瓚瓚表為別部司馬使與青州刺史田楷以拒冀州牧袁紹數有戰功試守平原令後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先主恥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 魏書曰劉平結客刺備備不知而待客甚厚客以狀語之而去是時人民饑饉屯聚鈔暴備外禦寇難內豐財施士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而食無所簡擇衆多歸焉 袁紹攻公孫瓚先主與田楷東屯齊曹公征徐州徐州牧陶謙遣使告急於田楷楷與先主俱救之時先主自有兵千餘人及幽州烏丸雜胡騎又略得飢民數千人既到謙以丹楊兵四千益先主先主遂去楷歸謙謙表先主為豫州刺史屯小沛謙病篤謂別駕麋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死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當下邳陳登謂先主曰今漢室陵遲海內傾覆立功立事在於今日彼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君撫臨州事先主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君可以州與之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於竹帛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先主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先主遂領徐州 獻帝春秋曰陳登等遣詣袁紹曰天降災沴禍臻鄙州州將殂殞生民無主恐懼奸雄一旦承隙以貽盟主日昃之憂輒共奉故平原相劉備府君以為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歸方今寇難縱橫不遑釋甲謹遣下吏奔告于執事紹答曰劉玄德弘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之誠副所望也 袁術來攻先主先主拒之於盱眙淮陰曹公表先主為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是歲建安元年也先主與術相持經月呂布乘虛襲下邳下邳守將曹豹反閒迎布布虜先主妻子先主轉軍海西 英雄記曰備留張飛守下邳引兵與袁術戰於淮陰石亭更有勝負陶謙故將曹豹在下邳張飛欲殺之

豹衆堅營自守使人招呂布布取下邳張飛敗走備聞之引兵還比至下邳兵潰收散卒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敗楊奉韓暹寇徐揚閒先主邀擊盡斬之先主求和於呂布布還其妻子先主遣關羽守下邳先主還小沛英雄記曰備軍在廣陵飢餓困敗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窮餓侵逼欲還小沛遂使吏請降布布令備還州并勢擊術具刺史車馬童僕發遣備妻子部曲家屬於泗水上祖道相樂魏書曰諸將謂布曰備數反覆難養宜早圖之布不聽以狀語備備心不安而求自託使人說布求屯小沛布乃遣之復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先主先主敗走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為豫州牧將至沛收散卒給其軍糧益與兵使東擊布布遣高順攻之曹公遣夏侯惇往不能救為順所敗復虜先主妻子送布曹公自出東征英雄記曰建安三年春布使人齎金欲詣河內買馬為備兵所鈔布由是遣中郎將高順北地太守張遼等攻備九月遂破沛城備單身走獲其妻息十月曹公自征布備於梁國界中與曹公相遇遂隨公俱東征助先主圍布於下邳生禽布先主復得妻子從曹公還許表先主為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袁術欲經徐州北就袁紹曹公遣先主督朱靈路招要擊術未至術病死先主未出時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臣松之案董承漢靈帝母董太后之姪於獻帝為丈人蓋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也辭受帝衣帶中密詔當誅曹公先主未發是時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

主方食失匕箸華陽國志云于時正當雷震備因謂操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可至於此也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同謀會見使未發事覺承等皆伏誅獻帝起居注曰承等與備謀未發而備出承謂服曰郭多有數百兵壞李傕數萬人但足下與我同不耳昔呂不韋之門須子楚而後高今吾與子由是也服曰惶懼不敢當且兵又少承曰舉事訖得曹公成兵顧不足邪服曰今京師豈有所任乎承曰長水校尉种輯議郎吳碩是吾腹心辦事者遂定計先主據下邳靈等還先主乃殺徐州刺史車冑留關羽守下邳而身還小沛胡沖吳歷曰曹公數遣親近密覘諸將有賓客酒食者輒因事害之備時閉門將人種蕪菁曹公使人闚門既去備謂張飛關羽曰吾豈種菜者乎曹公必有疑意不可復留其夜開後柵與飛等輕騎俱去所得賜遺衣服悉封留之乃往小沛收合兵衆臣松之案魏武帝遣先主統諸將要擊術郭嘉等並諫魏武不從其事顯然非因種菜遁逃而去如胡沖所云何乖僻之甚乎東海昌霸反郡縣多叛曹公為先主衆數萬人遣孫乾與袁紹連和曹公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先主敗績魏書曰是時公方有急於官渡乃分留諸將屯官渡自勒精兵征備備初謂公與大敵連不得東而候騎卒至言曹公自來備大驚然猶未信自將數十騎出望公軍見麾旌便棄衆而走曹公盡收其衆虜先主妻子并禽關羽以歸先主走青州青州刺史袁譚先主故茂才也將步騎迎先主先主隨譚到平原譚馳使白紹紹遣將道路奉迎身去鄴二百里與先主相見魏書曰備歸紹紹父子傾心敬重駐月餘日所失亡士卒稍稍來集曹公

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公應紹紹遣先主將兵與辟等略許下關羽亡歸先主曹公遣曹仁將兵擊先主先主還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荊州牧劉表紹遣先主將本兵復至汝南與賊龔都等合衆數千人曹公遣蔡陽擊之為先主所殺曹公既破紹自南擊先主先主遣麋竺孫乾與劉表相聞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荊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九州春秋曰備住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見髀裏肉生慨然流涕還坐表怪問備備曰吾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世語曰備屯樊城劉表禮焉憚其為人不甚信用曾請備宴會蒯越蔡瑁欲因會取備備覺之偽如廁潛遁出所乘馬名的盧騎的盧走墮襄陽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急曰的盧今日厄矣可努力的盧乃一踊三丈遂得過乘桴渡河中流而追者至以表意謝之曰何去之速乎　孫盛曰此不然之言備時羈旅客主勢殊若有此變豈敢晏然終表之世而無釁故乎此皆世俗妄說非事實也）使拒夏侯惇于禁等於博望久之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偽遁惇等追之為伏兵所破

十二年曹公北征烏丸先主說表襲許表不能用（漢晉春秋曰曹公自柳城還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為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曹公南征表會表卒（英雄記曰表病上備領荊州刺史　魏書曰表病篤託國於備顧謂曰我兒不才而諸將並零落我死之後卿便攝荊州備曰兒子自賢君其憂病或勸備宜從表言備曰此人待我厚今從其言人必以我為薄所不忍也　臣松之以為表夫妻素愛琮捨嫡立庶情計久定無緣臨終舉荊州以授備此亦不然之言）子琮代立遣使請降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聞之遂將其衆去過襄陽諸葛亮說先主攻琮荊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孔衍漢魏春秋曰劉琮乞降不敢告備備亦不知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宋忠詣備宣旨是時曹公在宛備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忿亦恥大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遣忠去乃呼部曲議或勸備劫將琮及荊州吏士徑南到江陵備答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為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乎）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先主（典略曰備過辭表墓遂涕泣而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輜重數千兩

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習鑿齒曰先主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觀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投醪撫寒含蓼問疾而已哉其終濟大業不亦宜乎）曹公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先主已過曹公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曹公大獲其人衆輜重先主斜趨漢津適

與羽船會得濟沔，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先主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江表傳曰：孫權遣魯肅弔劉表二子，并令與備相結。肅未至而曹公已濟漢津，肅故進前，與備相遇於當陽。因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使自結於東，崇連和之好，共濟世業，而云欲投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為人所并，豈足託乎？備大喜，進住鄂縣，即遣諸葛亮隨肅詣孫權，結同盟誓。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江表傳曰：備從魯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諸葛亮詣吳未還，備聞曹公軍下，恐懼，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曰：何以知之非青徐軍邪？吏對曰：以船知之。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謂關羽、張飛曰：彼欲致我，我今自結託於東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

嘉靖己未年

蜀志二　八　監生盧一泉刊

乘單舸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又孔明已俱來，不過三兩日到也。備雖深愧異瑜，而心未許之能必破北軍也，故差池在後，將二千人與羽、飛俱，未肯係瑜，蓋為進退之計也。孫盛曰：劉備雄才，處必亡之地，告急於吳，而獲奔助，無緣復顧望江渚而懷後計。江表傳之言，當是吳人欲專美之辭。與曹公戰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並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江表傳曰：周瑜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給備。備別立營於油江口，改名為公安。劉表吏士見從北軍，多叛來投備。備以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安民，後從權借荊州數郡。先主表琦為荊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三輔決錄注曰：金旋字元

機，京兆人，歷位黃門郎、漢陽太守，徵拜議郎，遷中郎將，領武陵太守，為備所攻劫死。子禕，事見魏武本紀。廬江雷緒率部曲數萬口稽顙。琦病死，羣下推先主為荊州牧，治公安。江表傳曰：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權稍畏之，進妹固好。先主至京見權，綢繆恩紀。山陽公載記曰：備還，謂左右曰：孫車騎長上短下，其難為下，吾不可以再見之。乃晝夜兼行。臣松之案：魏書載劉備與孫權語，與蜀志述諸葛亮與權語正同。劉備未破魏軍之前，尚未與孫權相見，不得有此說。故知蜀志為是。權遣使云欲共取蜀，或以為宜報聽許，吳終不能越荊有蜀，蜀地可為己有。荊州主簿殷觀進曰：若為吳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為吳所乘，即事去矣。今但可然贊其伐蜀，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興動，吳必不敢越我

蜀志二　九

而獨取蜀。如此進退之計，可以收吳、蜀之利。先主從之，權果輟計。遷觀為別駕從事。獻帝春秋曰：孫權欲與備共取蜀，遣使報備曰：米賊張魯居王巴、漢，為曹操耳目，規圖益州。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進討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所憂也。備欲自圖蜀，拒答不聽，曰：益州民富彊，土地險阻，劉璋雖弱，足以自守。張魯虛偽，未必盡忠於操。今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事也。曹操雖有無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議者見操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志也。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何肯守此坐須老乎？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於操，使敵承其隙，非長計也。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住孱陵。權知備意，因召瑜還。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遙聞曹公將遣鍾繇等向漢

中討張魯內懷恐懼別駕從事蜀郡張松說璋曰曹公兵彊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者乎璋曰吾固憂之而未有計松曰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彊曹公雖來無能為也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先主前後賂遺以巨億計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吳書曰備前見張松後得法正皆厚以恩意接納盡其殷勤之歡因問蜀中闊狹兵器府庫人馬衆寡及諸要害道里遠近松等具言之又畫地圖山川處所由是盡知益州虛實也先主留諸葛亮關羽等據荊州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至涪璋自出迎相見甚歡張松令法正白先主及謀臣龐統進說便可於會所襲璋先主曰此大事也不可倉卒璋推先主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先主亦推璋行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璋增先主兵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先主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是歲璋還成都先主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明年曹公征孫權權呼先主自救先主遣使告璋曰曹公征吳吳憂危急孫氏與孤本為脣齒又樂進在青泥與關羽相拒今不往救羽進必大克轉侵州界其憂有甚於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乃

從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魏書曰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為益州征彊敵師徒勤瘁不遑寧居今積帑藏之財而恡於賞功望士大夫為出死力戰其可得乎張松書與先主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逮己白璋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嫌隙始構矣益部耆舊雜記曰張肅有威儀容貌甚偉松為人短小放蕩不治節操然識達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詣曹公曹公不甚禮公主簿楊修深器之白公辟松公不納修以公所撰兵書示松松宴飲之間一看便闇誦修以此益異之璋敕關戍諸將文書勿復關通先主先主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責以無禮斬之乃使黃忠卓膺勒兵向璋先主徑至關中質諸將并士卒妻子引兵與忠膺等進到涪據其城璋遣劉璝冷苞張任鄧賢等拒先主於涪益部耆舊雜記曰張任蜀郡人家世寒門少有膽勇有志節仕州為從事皆破敗退保緜竹璋復遣李嚴督緜竹諸軍嚴率衆降先主先主軍益彊分遣諸將平下屬縣諸葛亮張飛趙雲等將兵泝流定白帝江州江陽惟關羽留鎮荊州先主進軍圍雒時璋子循守城被攻且一年十九年夏雒城破益部耆舊雜記曰劉璋遣張任劉璝率精兵拒捍先主於涪為先主所破退與璋子循守雒城任勒兵出於鴈橋戰復敗禽任先主聞任之忠勇令軍降之任厲聲曰老臣終不復事二主乃殺之先主歎惜焉進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傅子曰初劉備襲蜀丞相掾趙戩曰劉備其不濟乎拙於用兵每戰必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蜀

小區，險固四塞，獨守之國，難卒并也。」徵士傅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為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為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略，三傑佐之，何為不濟也？」典略曰：趙戩字叔茂，京兆長陵人也。質而好學，言稱詩書，愛恤於人，不論疏密。辟公府，入為尚書選部郎。董卓欲以所私並充臺閣，戩拒不聽。卓怒，召戩欲殺之，觀者皆為戩懼，而戩自若。及見卓，引辭正色，陳說是非，卓雖凶戾，屈而謝之。遷平陵令。故將王允被害，莫敢近者，戩棄官收斂之。三輔亂，戩客荊州，劉表以為賓客。曹公平荊州，執戩手曰：「何相見之晚也！」遂辟為掾。後為五官將司馬，相國鍾繇長史，年六十餘卒。

蜀中殷盛豐樂，先主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先主復領益州牧，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為爪牙，許靖、麋竺、簡雍為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

二十年，孫權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報欲得荊州。先主言：「須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權忿之，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先主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是歲，曹公定漢中，張魯遁走巴西。先主聞之，與權連和，分荊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引軍還江州。遣黃權將兵

迎張魯，張魯已降曹公。曹公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數數犯暴巴界。先主令張飛進兵宕渠，與郃等戰於瓦口，破郃等，收兵還南鄭。先主亦還成都。二十三年，先主率諸將進兵漢中。分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武都，皆為曹公軍所沒。先主次于陽平關，與淵、郃等相拒。

二十四年春，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斬淵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趙顒等。曹公自長安舉眾南征。先主遙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斂眾拒險，終不交鋒，積月不拔，亡者日多。夏，曹公果引軍還，先主遂有漢中。遣劉封、孟達、李平等攻申耽於上庸。秋，羣下上先主為漢中王，表於漢帝曰：「平西將軍都亭侯臣馬超、左將軍長史領鎮軍將軍臣許靖、營司馬臣龐羲、議曹從事中郎軍議中郎將臣射援、三輔決錄注曰：援字文雄，扶風人也。其先本姓謝，與北地諸謝同族。始祖謝服為將軍出征，天子以謝服非令名，改為射，子孫氏焉。兄堅，字文固，少有美名，辟公府為黃門侍郎。獻帝之初，三輔饑亂，堅去官，與弟援南入蜀依劉璋，璋以堅為長史。劉備代璋，以堅為廣漢、蜀郡太守。援亦少有名行，太尉皇甫嵩賢其才而以女妻之，丞相諸葛亮以援為祭酒，遷從事中郎，卒官。軍師將軍臣亮、

葛亮盪寇將軍漢壽亭侯臣關羽征虜將軍新亭
侯臣張飛征西將軍臣黃忠鎮遠將軍臣賴恭揚
武將軍臣法正興業將軍臣李嚴等一百二十人
上言曰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
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冲而上官
逆謀皆馮世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
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放禽討安危定傾
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造之
難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
太子鴆殺見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

塵憂厄幽處虛邑人神無主遏絕王命厭昧皇極
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荊益三州牧宜
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覩其機
兆赫然憤發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
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長惡
殘泯海內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閻樂之禍小有定
安之變（趙高使閻樂殺二世王莽廢孺子以爲定安公）夙夜惴惴戰慄累息
昔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
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
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臣等以備肺腑枝

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中
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
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
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
不能相率咸推竇融以為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
囂今社稷之難急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寮
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為寒心臣等輒
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
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為為國所署置
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

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遂
於沔陽設壇場陳兵列衆羣臣陪位讀奏訖御王
冠於先主先主上言漢帝曰臣以具臣之才荷上
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於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
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
憂反側疢如疾首曩者董卓造為亂階自是之後
羣兇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人臣同應
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殪以漸冰消惟
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
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

起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戮殺皇子鴆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殞沒孤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羣寮以爲在昔虞書敦敘九族庶明勵翼注鄭玄曰庶衆也勵作也序次序也序九族而親之以衆明作羽翼之親也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大宗今操惡直醜正寔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羣寮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成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于谷盡力輸誠獎厲六師率齊羣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因驛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於是還治成都拔魏延爲都督鎮漢中典略曰備於是起館舍築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四百餘區時關羽攻

曹公將曹仁禽于禁於樊俄而孫權襲殺羽取荊州二十五年魏文帝稱尊號改年曰黃初或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追謚曰孝愍皇帝是後在所並言衆瑞日月相屬故議郎陽泉侯劉豹青衣侯向舉偏將軍張裔黃權大司馬屬殷純益州別駕從事趙莋治中從事楊洪從事祭酒何宗議曹從事杜瓊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臣聞河圖洛書五經讖緯孔子所甄驗應自遠謹案洛書甄曜度曰赤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爲帝際洛書寶號命曰天度帝道備稱皇以統握契百成不敗洛書錄運期曰九侯七傑爭命民炊骸道路籍籍履人頭誰使主者玄且來孝經鉤命決錄曰帝三建九會備臣父羣未亡時言西南數有黃氣直立數丈見來積年時時有景雲祥風從璿璣下來應之此爲異瑞又二十二年中數有氣如旗從西竟東中天而行圖書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加是年太白熒惑填星常從歲星相追近漢初興五星從歲星謀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故漢法常以歲星候人主當有聖主起於此州以致中興時許帝尚存故羣下不敢漫言頃者熒惑復追

歲星見在胃昴畢昴畢爲天綱經曰帝星處之衆邪消亡聖諱豫覩推揆期驗符合數至若此非一臣聞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應際而生與神合契願大王應天順民速即洪業以寧海內太傅許靖安漢將軍糜竺軍師將軍諸葛亮太常賴恭光祿勳黃柱少府王謀等上言曹丕篡弒湮滅漢室竊據神器劫迫忠良酷烈無道人鬼忿毒咸思劉氏今上無天子海內惶惶靡所式仰羣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咸稱述符瑞圖讖明徵間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龍者君之象也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大王當龍升登帝位也又前關羽圍樊襄陽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璽潛漢水伏於淵泉暉景燭燿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跡亦興於漢中也今天子玉璽神光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昔周有烏魚之瑞咸曰休哉二祖受命圖書先著以爲徵驗今上天告祥羣儒英俊並進河洛孔子讖記咸悉具至伏爲大王出自孝景皇帝

中山靖王之胄本支百世乾祇降祚聖姿碩茂神武在躬仁覆積德愛人好士是以四方歸心焉考省靈圖啓發讖緯神明之表名諱昭著宜即帝位以纂二祖紹嗣昭穆天下幸甚臣等謹與博士許慈議郎孟光建立禮儀擇令辰上尊號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蜀本紀曰武都有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美好蓋山精也蜀王娶以爲妻不習水土疾病欲歸國蜀王留之無幾物故蜀王發卒之武都擔土於成都郭中葬蓋地數畝高七丈號曰武擔也　臣松之案武擔山名在成都西北蓋以乾位在西北故就之以即阼爲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下將士以爲社稷墮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備惟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于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饗祚于漢家永綏四海魏書曰備聞曹公薨遣掾韓冉奉書弔并致賻贈之禮文帝惡其因喪求好敕荊州刺史斬冉絕使命　典略曰備遣軍謀掾韓冉齎書弔并貢錦布冉稱疾住上庸上

買致其書適會受終有司起碑太合以別致文備得報書子丑播制

章武元年夏四月大赦改年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置百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臣松之以為先主雖云出自孝景而世數悠遠昭穆難明既紹漢祚不知以何帝為元祖以立親廟于時英賢作輔儒生在官宗廟制度必有憲章而載記闕略良可恨哉）五月立皇后吳氏子禪為皇太子六月以子永為魯王理為梁王車騎將軍張飛為其左右所害初先主忿孫權之襲關羽將東征秋七月遂帥諸軍伐吳孫權遣書請和先主盛怒不許吳將陸議李異劉阿等屯巫秭歸將軍吳班馮習自巫攻破異等軍次秭歸武陵五谿蠻夷遣使請兵

二年春正月先主軍還秭歸將軍吳班陳式水軍屯夷陵夾江東西岸二月先主自秭歸率諸將進軍緣山截嶺於夷道猇（許交反）亭駐營自佷（音恒）山通武陵遣侍中馬良安慰五谿蠻夷咸相率響應鎮北將軍黃權督江北諸軍與吳軍相拒於夷陵道夏六月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後十餘日陸議大破先主軍於猇亭將軍馮習張南等皆沒先主自猇亭還秭歸收合離散兵遂棄船舫由步道還魚復改魚復縣曰永安吳遣將軍李異劉阿等踵躡先主軍屯駐南山秋八月收兵還巫司徒許靖卒冬十月詔丞相亮營南北郊於成都孫權聞先主住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先主許之遣太中大夫宗瑋報命冬十二月漢嘉太守黃元聞先主疾不豫舉兵拒守

三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三月黃元進兵攻臨邛縣遣將軍陳曶討元元軍敗順流下江為其親兵所縛生致成都斬之先主病篤託孤於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為副夏四月癸巳先主殂于永安宮時年六十三（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勑後主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雜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夭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不復自傷但以卿兄弟為念射君到說丞相歎卿智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記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臨終時呼魯王與語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亮上言於後主曰伏惟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燾無疆昊天不弔寢疾彌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若喪考妣乃顧遺詔事惟大宗動容損益百寮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臣亮親受勑戒震畏神靈不敢有違臣請宣下奉行五月梓宮

自永安還成都，諡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葛洪神仙傳曰：仙人李意其，蜀人也。傳世見之，云是漢文帝時人。先主欲伐吳，遣人迎意其。意其到，先主禮敬之，問以吉凶。意其不答而求紙筆，畫作兵馬器仗數十紙已，便一一以手裂壞之，又畫作一大人，掘地埋之，便徑去。先主大不喜。而自出軍征吳，大敗還，忿恥發病死，衆人乃知其意。其畫作大人而埋之者，即是言先主死意。

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競利，且以避害云爾。

先主傳第二　蜀書　國志三十二

後主傳第三　蜀書　國志三十三

後主諱禪，字公嗣，先主子也。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立為王太子。及即尊號，冊曰：惟章武元年五月辛巳，皇帝若曰：太子禪，朕遭漢運艱難，賊臣篡盜，社稷無主，格人羣正，以天明命，朕繼大統。今以禪為皇太子，以承宗廟，祗肅社稷。使使持節丞相亮授印綬，敬聽師傅，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焉，可不勉與！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者，惟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鄭玄曰：物猶事也。三年夏四月，先主殂于永安宮。五月，後主襲位于成都，時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是歲魏黃初四年也。魏略曰：初備在小沛，不意曹公卒至，遑遽棄家屬，後奔荊州。禪時年數歲，竄匿，隨人西入漢中，為人所賣。及建安十六年，關中破亂，扶風人劉括避亂入漢中，買得禪，問知其良家子，遂養為子，與娶婦，生一子。初禪與備相失時，識其父字玄德。比舍人有姓簡者，及備得益州而簡為將軍，備遣簡到漢中，舍都邸。禪乃詣簡，簡相檢訊，事皆符驗。簡喜，以語張魯，魯為洗沐，送詣益州，備乃立以為太子。初備以諸葛亮為太子太傅，及禪立，以亮為丞相，委以諸事，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亮亦以禪未閑於政，遂總內外。臣松之案：二主妃子傳曰後主生於荊州，後主傳云初即帝位，年十七，則建安十二年生也。十三年敗於長阪，備棄妻子走，趙雲傳曰雲身抱弱子，即後主也，如此，備與禪未嘗相失也。又諸葛亮以禪立之明年領益州牧，其年與主簿杜微書曰朝廷今年十八，與禪傳相應，理當非虛。而魚豢云備敗於小沛，禪時年始生，及奔荊州，能識其父字玄德，計當五六歲。備敗於小沛時，建安五年也，至禪初立，首尾二十四年，禪應過三十矣。以事相驗，理不得然。此則魏略之妄說，乃至二百餘言，異也！又案諸書記及諸葛亮集，亮亦不為太子太傅。

建興元年夏牂牁太守朱褒擁郡反魏氏春秋曰初益州從事常房行部聞褒將有異志收其主簿案問殺之褒怒攻殺房誣以謀反諸葛亮誅房諸子徙其四弟於越巂欲以安之褒猶不悛改遂以郡叛應雍闓臣松之案以為房為褒所誣執政所宜澄察安有妄殺不辜以悅姦慝斯殆妄矣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闓反流太守張裔於吳據郡不賓越巂夷王高定亦背叛是歲立皇后張氏遣尚書郎鄧芝固好於吳吳王孫權與蜀和親使聘是歲通好

二年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為建寧郡分建寧永昌郡為雲南郡又分建寧牂牁為興古郡十二月亮還成都

四年春都護李嚴自永安還住江州築大城今巴郡故城是

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諸葛亮集載禪三月下詔曰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叡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誕膺皇綱不墜於地萬國未靜早世遐殂朕以幼沖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從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才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丕復隕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勖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龔行天罰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彊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為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效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掎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旍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沉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

六年春亮出攻祁山不克冬復出散關圍陳倉糧盡退魏將王雙率軍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還漢中

七年春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遂克定二郡冬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樂二城是歲孫權稱帝與蜀約盟共交分天下

八年秋魏使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午曹真由斜余反谷欲攻漢中丞相亮待之於城固赤阪大雨道絕真等皆還是歲魏延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陽谿徙魯王永為甘陵王梁王理為安平王皆

以魯報在吳分界故也

九年春二月，亮復出軍圍祁山，始以木牛運。魏司馬懿、張郃救祁山。夏六月，亮糧盡退軍，郃追至青封，與亮交戰，被箭死。秋八月，都護李平廢徙梓潼郡。漢晉春秋曰：冬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

十年，亮休士勸農於黃沙，作流馬木牛畢，教兵講武。

十一年冬，亮使諸軍運米，集於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是歲南夷劉胄反，將軍馬忠破平之。

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秋八月，亮卒于渭濱。征西大將軍魏延與丞相長史楊儀爭權不和，舉兵相攻，延敗走；斬延首，儀率諸軍還成都。大赦。以左將軍吳壹為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以丞相留府長史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

十三年春正月，中軍師楊儀廢徙漢嘉郡。夏四月，進蔣琬位為大將軍。

十四年夏四月，後主至湔，臣松之案：湔，縣名也，屬蜀郡，音翦。登觀阪，看汶水之流，旬日還成都。徙武都氐王苻健及氐民四百餘戶於廣都。

十五年夏六月，皇后張氏薨。

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張氏。大赦，改元。立子璿為太子，子瑤為安定王。冬十一月，大將軍蔣琬出屯漢中。

二年春三月，進蔣琬位為大司馬。

三年春，使越巂太守張嶷平定越巂郡。

四年冬十月，尚書令費禕至漢中，與蔣琬諮論事計，歲盡還。

五年春正月，監軍姜維督偏軍，自漢中還屯涪縣。

六年冬十月，大司馬蔣琬自漢中還，住涪。十一月，大赦。以尚書令費禕為大將軍。

七年閏月，魏大將軍曹爽、夏侯玄等向漢中，鎮北大將軍王平拒興勢圍，大將軍費禕督諸軍往赴救，魏軍退。夏四月，安平王理卒。秋九月，禕還成都。

八年秋八月，皇太后薨。十二月，大將軍費禕至漢中，行圍守。

九年夏六月，費禕還成都。秋，大赦。冬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卒。魏略曰：琬卒，禪乃自攝國事。

十年，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衆降，衛將軍姜維迎逆安撫，居之于繁縣。是歲，汶山平康夷反，維往討，破平之。

十一年夏五月大將軍費禕出屯漢中秋涪陵屬國民夷反車騎將軍鄧芝往討皆破平之

十二年春正月魏誅大將軍曹爽等右將軍夏侯霸來降夏四月大赦秋衛將軍姜維出攻雍州不克而還將軍句安李歆降魏

十三年姜維復出西平不克而還

十四年夏大將軍費禕還成都冬復北駐漢壽大赦

十五年吳王孫權薨立子琮為西河王

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費禕為魏降人郭循所殺于漢壽夏四月衛將軍姜維復率眾圍南安不克而還

十七年春正月姜維還成都大赦夏六月維復率眾出隴西冬拔狄道河關臨洮三縣民居于綿竹繁縣

十八年春姜維還成都夏復率諸軍出狄道與魏雍州刺史王經戰于洮西大破之經退保狄道城維卻住鍾題

十九年春進姜維位為大將軍督戎馬與鎮西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秋八月維為魏大將軍鄧艾所破于上邽維退軍還成都是歲立子瓚為新平王大赦

二十年聞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以叛姜維復率眾出駱谷至芒水是歲大赦

景耀元年姜維還成都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年宦人黃皓始專政吳大將軍孫綝廢其主亮立琅邪王休

二年夏六月立子諶為北地王恂為新興王虔為上黨王

三年秋九月追謚故將軍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

四年春三月追謚故將軍趙雲冬十月大赦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琮卒是歲姜維復率眾出侯和為鄧艾所破還住沓中

六年夏魏大興徒眾命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雍州刺史諸葛緒數道並攻於是遣左右車騎將軍張翼廖化輔國大將軍董厥等拒之大赦改元為炎興冬鄧艾破衛將軍諸葛瞻於綿竹用光祿大夫譙周策降於艾奉書曰限分江漢遇值深遠階緣蜀土斗絕一隅干運犯冒漸苒歷載遂與京畿攸隔萬里每惟黃初中文皇帝命虎牙將

軍鮮于輔宣溫密之詔申三好之恩開示門戶大
義炳然而否德暗弱竊貪遺緒俛仰累紀未率大
教天威既震人鬼歸能之數怖駭王師神武所次敢
不革面順以從命輒勑羣帥投戈釋甲官府帑藏
一無所毀百姓布野餘糧棲畝以俟后來之惠全
元元之命伏惟大魏布德施化宰輔伊周含覆
藏疾謹遣私署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駙馬都
尉鄧良奉齎印綬請命告誠敬輸忠款存亡勑賜
惟所裁之輿櫬在近不復縷陳是日北地王諶傷
國之亡先殺妻子次以自殺漢晉春秋曰後主將從譙周之策北地王諶怒
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璽綬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為涕泣者

紹良與艾相遇於雒縣艾
得書大喜即報書王隱蜀記曰艾報書云王綱失道羣英並起龍戰虎爭終歸真主此蓋天命去就之道也自古聖帝爰逮漢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以興洪業其不由此未有不顛覆者也隗囂憑隴而亡公孫述據蜀而滅此皆前世覆車之鑒也聖上明哲宰相忠賢將比隆黃軒侔功往代銜命來征思聞嘉響果煩來使告以德音此非人事豈天啓哉昔微子歸周實為上賓君子豹變義存大易來辭謙沖以禮輿櫬皆前哲歸命之典也全國為上破國次之自非通明智達何以見王者之義乎禪又遣太常張峻益州別駕汝超受節度遣太僕蔣顯有命勑姜維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領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米四十餘萬斛金銀各二千斤錦綺綵絹各二十萬匹餘物
遣紹良還艾至城北後主輿櫬自縛詣

軍壘門艾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晉諸公贊曰劉禪乘騾車詣艾不具亡國
之禮因承制拜後主為驃騎將軍諸圍守悉被後主
勑然後降下艾使後主止其故宮身往造焉資嚴
未發明年春正月艾見收鍾會自涪至成都作亂
會既死蜀中軍眾鈔略死喪狼籍數日乃安集後
主舉家東遷既至洛陽策命之曰惟景元五年三
月丁亥皇帝臨軒使太常嘉命劉禪為安樂縣公
於戲其進聽朕命蓋統天載物以咸寧為大光宅天
下以時雍為盛故孕育羣生者君人之道也乃順
承天者坤元之義也上下交暢然後萬物協和庶
類獲乂乃者漢氏失統六合震擾我太祖承運

龍興弘濟八極是用應天順民撫有區夏于時乃
考因羣傑虎爭九服不靜乘間阻遠保據庸蜀遂
使西隅殊封方外壅隔自是已來干戈不戢元元
之民不得保安其性幾將五紀朕永惟祖考遺志
思在綏緝四海率土同軌故爰整六師耀威梁益
公恢崇德度深秉大正不憚屈身委質以愛民全
國為貴降心回慮應機豹變履信思順以享左右
無疆之休豈不遠歟朕嘉與君公長饗顯祿用考
咨前訓開國胙土率遵舊典錫茲玄牡苴以白茅

永為魏藩輔往欽哉公其祗服朕命克廣德心以
終乃顯烈食邑萬戶賜絹萬匹奴婢百人他物稱
是子孫為三都尉封侯者五十餘人尚書令樊建
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祕書令郤正殿中督張
通並封列侯漢晉春秋曰司馬文王與禪宴為之作故蜀技旁人皆為之感愴而禪喜笑自
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可至於是乎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而況姜維邪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
并之他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郤正聞之求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
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對如前王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
笑公太始七年薨於洛陽蜀記云詔曰[illegible]
嘉靖己未年　蜀志三　十
評曰後主任賢相則為循理之君惑閹豎則為昏
闇之后傳曰素絲無常唯所染之信矣哉禮國君
繼體踰年改元而章武之三年則革稱建興考之
古義體理為違又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
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為政凡此之類猶
有未周焉然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
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沒後茲制漸虧優劣著
矣華陽國志曰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
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臣松之以為赦不妄下誠為可稱至於年名不易猶所未達案建武建安之號皆久而不改未聞前史以為美
談經載十二蓋何足云豈別有他意求之所未至乎亮沒後延熙之號數盈二十茲制漸虧事又不然也

二主妃子傳第四　蜀書　國志三十四

先主甘皇后沛人也先主臨豫州住小沛納以為
妾先主數喪嫡室常攝內事隨先主於荊州產後
主值曹公軍至追及先主於當陽長阪于時困偪
棄后及後主賴趙雲保護得免於難后卒葬于南
郡章武二年追謚皇思夫人遷葬於蜀未至而先
主殂隕丞相亮上言皇思夫人履行脩仁淑慎其
身大行皇帝昔在上將嬪妃作合載育聖躬大命
不融大行皇帝存時篤義垂恩念皇思夫人神柩
在遠飄颻特遣使者奉迎會大行皇帝崩今皇思
蜀志　一
夫人神柩以到又梓宮在道園陵將成安厝有期
臣輒與太常臣賴恭等議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
民孝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不忘其親所由生
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
夫人為昭靈皇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尊
號曰恭懷皇后孝愍皇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
號曰靈懷皇后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以慰寒泉
之思輒與恭等案謚法宜曰昭烈皇后詩曰穀則
異室死則同穴禮云上古無合葬中古後因時方有故昭烈皇后宜與
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尉告宗廟布露天下具禮

儀別奏制曰可

先主穆皇后陳留人也兄吳壹少孤壹父素與劉焉有舊是以舉家隨焉入蜀焉有異志而聞善相者相后當大貴焉時將子瑁自隨遂爲瑁納后瑁死后寡居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漢晉春秋云先主入益州吳遣迎孫夫人夫人欲將太子歸吳諸葛亮使趙雲勒兵斷江留太子乃得止）羣下勸先主聘后先主疑與瑁同族法正進曰論其親疏何與晉文之於子圉乎於是納后爲夫人（習鑿齒曰夫婚姻人倫之始王化之本匪夫循不可以無禮而況人君乎晉文廢禮行權以濟其業故子犯曰有求於人必先從之將奪其國何有於妻非無故而違禮教者也今先主無權事之逼而引前失以爲譬非導其君以堯舜之道者先主從之過矣）建安二十四年立爲漢中王后章武元年夏五月策曰朕承天命奉至尊臨萬國今以后爲皇后遣使持節丞相亮授璽綬承宗廟母天下皇后其敬之哉建興元年五月後主即位尊后爲皇太后稱長樂宮壹官至車騎將軍封縣侯延熙八年后薨合葬惠陵（孫盛蜀世譜曰壹孫喬沒李雄中三十年不爲雄屈也）

後主敬哀皇后車騎將軍張飛長女也章武元年納爲太子妃建興元年立爲皇后十五年薨葬南陵

後主張皇后前后敬哀之妹也建興十五年入爲

貴人延熙元年春正月策曰朕統承大業君臨天下奉郊廟社稷今以貴人爲皇后使行丞相事左將軍向朗持節授璽綬勉脩中饋恪肅禋祀皇后其敬之哉咸熙元年隨後主遷于洛陽（漢晉春秋曰魏以蜀宮人賜諸將之無妻者李昭儀曰我不能二三屈辱乃自殺）

劉永字公壽先主子後主庶弟也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永爲魯王策曰小子永受茲青土朕承天序繼統大業遵脩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奄有龜蒙世爲藩輔嗚呼恭朕之詔惟彼魯邦一變適道風化存焉人之好德世茲懿美王其秉心率禮綏爾士民是饗是宜其戒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爲甘陵王初永憎宦人黃皓皓既信任用事譖構永於後主後主稍疏外永至不得朝見者十餘年咸熙元年永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爲鄉侯

劉理字奉孝亦後主庶弟也與永異母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理爲梁王策曰小子理朕統承漢序祗順天命遵脩典秩建爾于東爲漢藩輔惟彼梁土畿甸之邦民狎教化易導以禮往悉乃心懷保黎庶以永爾國王其敬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理爲安平王延熙七年卒謚曰悼王子哀王胤嗣

十九年卒子殤王承嗣二十年卒景耀四年詔曰安平王先帝所命三世早夭國嗣頹絕朕用傷悼其以武邑侯輯襲王位輯理子也咸熙元年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鄉侯

後主太子璿字文衡母王貴人本敬哀張皇后侍人也延熙元年正月策曰在昔帝王繼體立嗣副貳國統古今常道今以璿為皇太子昭顯祖宗之威命使行丞相事左將軍朗持節授印綬其勉脩茂質祗恪道義諮詢典禮敬友師傅斟酌眾善翼成爾德可不務脩以自勗哉時年十五景耀六年

冬蜀亡咸熙元年正月鍾會作亂於成都璿為亂兵所殺孫盛蜀世譜曰璿弟瑤琮瓚諶恂璩六人蜀敗諶自殺餘皆內徙值永嘉大亂子孫絕滅唯永孫玄奔蜀李雄偽署安樂公以嗣禪後永和三年討李勢盛參戎行見玄於成都也

評曰易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夫人倫之始恩紀之隆莫尚於此矣是故紀錄以究一國之體焉

二主妃子傳第四　蜀書　國志三十四

諸葛亮傳第五　蜀書　國志三十五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為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為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獻帝春秋曰初豫章太守周術病卒劉表上諸葛玄為豫章太守治南昌漢朝聞周術死遣朱皓代玄皓從揚州太守劉繇求兵擊玄玄退屯西城皓入南昌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殺玄送首詣繇此書所云與本傳不同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漢晉春秋曰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

友善謂為信然崔氏譜曰州平太尉烈子均之弟也○魏略曰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邪臣松之以為魏略此言謂諸葛亮為公威計者可也若謂兼為己言可謂未達其心矣老氏稱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凡在賢達之流固必兼而有焉以諸葛亮之鑒識豈不能自審其分乎夫其高吟俟時情見乎言志氣所存既已定於其始矣若使游步中華騁其龍光豈夫多士所能沈翳哉委質魏氏展其器能誠非陳長文司馬仲達所能頡頏而況於餘哉苟不患功業不就道之不行雖志恢宇宙而終不北向者蓋以權御已移漢祚將傾方將翊贊宗傑以興微繼絕克復為己任故也豈其區區利在邊鄙而已乎此相如所謂鵾鵬已翔於寥廓而羅者猶視於藪澤者矣公威名建在魏亦貴達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襄陽記曰劉備訪世事於

（[illegible]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先主曰
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
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
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
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
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
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
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
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
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

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
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
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
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
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
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
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
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
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
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百姓孰

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
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
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
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魏略曰劉備屯於樊城是時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荊州次當受敵而劉表性緩不曉軍事亮乃北行見備備與亮非舊又以其年少以諸生意待之坐集既畢眾賓皆去而亮獨留備亦不問其所欲言備性好結毦時適有人以髦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毦而已邪備知亮非常人也乃投毦而答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耳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邪備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眾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今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鎮南令國中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眾可也備從其計故眾遂強備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禮之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　臣松之以為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詣備明矣雖聞見異辭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為可怪）

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
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
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
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
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
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
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為江夏太守俄而表
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
眾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

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魏略曰庶先名福本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中平末嘗為人報讎白堊突面被髮而走為吏所得問其姓名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磔之擊鼓以令於市鄽莫敢識者而其黨伍共篡解之得脫於是感激棄其刀戟更疏巾單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與共止福乃卑躬早起常獨掃除動靜先意聽習經業義理精熟遂與同郡石韜相親愛初平中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荊州到又與諸葛亮特相善及荊州內附孔明與劉備相隨去福與韜俱來北至黃初中韜仕歷郡守典農校尉福至右中郎將御史中丞逮大和中諸葛亮出隴右聞元直廣元仕財如此歎曰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見用乎庶後數年病卒有碑在彭城今猶存焉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眾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眾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

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眾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袁子曰張子布薦亮於孫權亮不肯留人問其故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吾是以不留臣松之以為袁孝尼著文立論甚重諸葛之為人至如此言則失之殊遠觀亮君臣相遇可謂希世一時終始以分誰能間之寧有中違斷金甫懷擇主設使權盡其量便當翻然去就乎葛生行己豈其然哉關羽為曹公所獲遇之甚厚可謂能盡其用矣猶義不背本曾謂孔明之不若雲長乎曹公敗于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零陵先賢傳云亮時住臨烝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

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為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即帝位

策亮為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蜀記曰晉初扶風王駿鎮關中司馬高平劉寶長史滎陽桓隰諸官屬士大夫共論諸葛亮于時譚者多譏亮託身非所勞困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金城郭沖以為亮權智英略有踰管晏功業未濟論者惑焉條亮五事隱沒不聞於世者寶等亦不能復難扶風王慨然善沖之言臣松之以為亮之異美誠所願聞然沖之所說實皆可疑謹隨事難之如左其一事曰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歎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闇弱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臣松之以為法正在劉主前死今稱法正諫則劉主在也諸葛職為股肱事歸元首劉主之世亮又未領益州慶賞刑政不出於己尋沖所述亮答專自有其能有違人臣自處之宜以亮謙順之體殆必不然又云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未聞善政以刻剝為稱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見劉備方得交接開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稍欲親近刺者尚未得便會既而亮入魏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之亦知非常人須臾客如廁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補益亮問所在備曰起者其人也亮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姦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牆而走臣松之曰凡為刺客皆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也劉主有知人之鑒而惑於此客則此客亦一時之奇士也又語諸葛云足以助君補益則亦諸葛之流亞也凡如諸葛之儔鮮有為人作刺客者矣時主亦當惜其器用必不投之死地也且此人不死要應顯達為魏竟是誰乎何由寂滅而無聞

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孫盛曰夫杖道扶義體存信順然後能匡主濟功終定大業語曰弈者舉棋不定猶不勝其偶況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節可以摧服強鄰囊括四海者乎備之命亮亂孰甚焉世或有謂備欲以固委付之誠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賢則不須若斯之誨如非其人不宜啟篡逆之塗是以古之顧命必貽話言詭偽之辭非託孤之謂幸值劉禪闇弱無猜險之性諸葛威略足以檢衞異端故使異同之心無由自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釁謂之為權不亦惑哉

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

原缺

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漢書地理志曰：瀘惟水出牂牁郡句町縣。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陽。

郭沖三事曰：亮屯于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萬眾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白宣帝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偪，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敕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埽地却洒。宣帝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彊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宣帝後知，深以為恨。難曰：案陽平在漢中。亮初屯陽平，宣帝尚為荊州都督，鎮宛城，至曹真死後，始與亮於關中相抗禦耳。魏嘗遣宣帝自宛由西城伐蜀，值霖雨，不果。此之前後，無復有於陽平交兵事。就如沖言，宣帝既舉二十萬眾，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設防持重，何至便走乎？案魏延傳云：「延每隨亮出，輒欲請精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己才用之不盡也。」亮尚不以延為萬人別統，豈得如沖言，頓使將重兵在前，而以輕弱自守乎？且沖與扶風王言，顯彰宣帝之短，對子毀父，理所不容，而云「扶風王慨然善沖之言」，故知此書舉引皆虛。

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眾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略曰：始，國家以蜀中惟有劉備。備既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預；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隴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時應亮。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郭沖四事曰：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冀城，虜姜維，驅略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賀亮，亮顏色愀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為愧。」於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難曰：亮有吞魏之志久矣，不始於此眾人方知也，且于時師出無成，傷缺而反者眾，三郡歸降而不能有。姜維，天水之匹夫耳，獲之則於魏何損？拔西縣千家，不補街亭所喪，以何為功，而蜀人相賀乎？戮謖以謝眾。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漢晉春秋曰：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為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十一月，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

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
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幷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
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
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
陳其事如左高帝明竝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
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
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
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
遂幷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絶於人其用兵也
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
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
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
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
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
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
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
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
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
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

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
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
天下以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
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
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
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於是有散關之役
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

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
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
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
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
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
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
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

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
而久自抑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
其勿辭

漢晉春秋曰是歲孫權稱尊號其羣臣以並尊二
帝來告議者咸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
明正義絶其盟好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
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絶讎我必深便當移兵東
伐與之角力須幷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穆未
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
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
匹夫之為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幷力且志
望以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
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
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
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
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
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慶權正號

九年
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

漢晉春秋曰亮圍祁山招鮮卑
軻比能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

以應亮於是魏大司馬曹真有疾司馬宣王自荊州入朝魏
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長安督張郃費
曜戴陵郭淮等宣王使曜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
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駐雍郿宣王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
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
禽也遂進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于上邽郭淮費曜等徼亮
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宣王遇于上邽之東斂兵依險軍
不得交亮引而還宣王尋亮至于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
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
軍以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為奇兵示出其後不宜
進前而不敢偪坐失民望也今亮縣軍食少亦行去矣宣王
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栩魏平數請戰因
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辛
巳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
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玄
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宣王還保營

糧盡退軍與
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

郭沖五事曰魏明帝自征蜀幸
長安遣宣王督張郃諸軍雍涼
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劍閣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
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幡兵適交參佐

戚以賊衆强盛非力不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并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踴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卻宣王一戰大剋此信之由也○難曰臣松之案亮前出祁山魏明帝身至長安耳此年不復自來且亮大軍在關隴魏人何由得越亮徑向劍閣亮既出戰場本無久住之規而方休兵還蜀皆非經通之言孫盛習鑿齒搜求異同罔有所遺而並不多載沖言斯其中紕繆矣

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為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虞晉春秋曰亮自至數挑戰宣王亦表固請戰使衛尉辛毗持節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辛佐治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魏氏春秋曰亮使至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宣王曰亮將死矣 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 魏書曰亮糧盡勢窮憂恚歐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漢晉春秋曰亮卒于郭氏塢 晉陽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于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卒○臣松之以為亮在渭濱魏人躡跡勝負之形未可測量而云嘔血蓋因亮自亡而自誇大也夫以孔明之略豈為仲達嘔血乎及至劉琨喪師與晉元帝箋亦云亮軍敗嘔血此則引虛記以為言也其云入谷而卒緣蜀人入谷發喪故也 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 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偪於是儀結營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 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冢足容棺

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為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 魏氏春秋曰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又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為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亮集載作木牛流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腳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群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腳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鞦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腳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腳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剋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三

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靬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脚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為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為亮立廟於沔陽襄陽記曰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為可聽立廟於成都者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蒸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愚以為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始從之

嘉靖己未年 蜀志五 十六 監生鍾世集刊

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襄陽記曰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為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為笑樂鄉里為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

諸葛氏集目錄

開府作牧第一　權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計算第五　訓厲第六

綜覈上第七　綜覈下第八

雜言上第九　雜言下第十

貴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傳運第十三　與孫權書第十四

與諸葛瑾書第十五　與孟達書第十六

廢李平第十七　法檢上第十八

法檢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軍令上第二十二

軍令中第二十三　軍令下第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

蜀志五 七

臣荀勖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恥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為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

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
旣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
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
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旣定以亮爲
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及備
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
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
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
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彊不侵弱風化
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

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
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
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
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
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
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
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
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
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
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

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
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
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
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
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
繇之謨畧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
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
凡士故其文指不及得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
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
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

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
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死罪死罪
〇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相臣陳壽上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與兄元
遜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爲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
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爲嗣瑾啓孫權遣喬來西亮
以喬爲己適子故易其字焉拜爲駙馬都尉隨亮
至漢中 亮與兄瑾書曰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
弟傳於谷中書在亮集 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

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
而亮自有胄裔故攀還復為瑾後
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
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年
十七尚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為羽林中郎將屢
遷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
畫彊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
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
之所為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景耀四年為
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

尚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
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住
綿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琅邪王瞻怒
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離散
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干寶曰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華陽國志曰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為乃馳赴魏軍而死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內移
河東案諸葛氏譜云京字行宗晉泰始起居注載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天下之善一也其孫京隨才署吏後為郿令尚書僕射山濤啟事曰郿令諸葛京祖父亮遇漢亂分隔父子在蜀雖不達天命要為盡心所事京治郿自復有稱臣以為宜以補東宮舍人以明事人之理副梁益之論京位至江州刺史

董厥者丞相亮時為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
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徙為主簿亮卒後稍遷至
尚書僕射代陳祗為尚書令遷大將軍平臺事而義
陽樊建代焉案晉百官表董厥字龔襲亦義陽人建字長元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
使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
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為侍中
守尚書令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黃
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孫盛異同記曰瞻厥等以維好戰無功國內疲弊宜表後主召還為益州刺史奪其兵權蜀長老猶有瞻表以閻宇代維故事晉永和三年蜀史常璩說蜀長老云陳壽嘗為瞻吏為瞻所辱故因此事歸惡黃皓而云瞻不能匡矯也然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蜀

破之明年春厥建俱詣京都同為相國參軍其秋並
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漢晉春秋曰樊建為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稽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皆謂鄧艾見枉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之所謂雖得頗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方欲明之卿言起我意於是發詔治艾焉
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
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
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
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
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
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

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袁子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晩得諸葛亮因以爲佐相而群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爲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隴三郡復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中國強弱是以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固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鬬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徵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鬬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鬬也曰亮率數萬之衆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灶圊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爲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脫亮故堅用之曰何以知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子之論諸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持本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吾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可以備體責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矣夫前識與言而不中亮之所不用也此吾之所謂可也嗟張儼作默記其述佐篇論亮與司馬宣王書曰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爲世霸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明主或收功於蜀漢或冊名於伊洛丕備既沒後嗣繼統各受保阿之任輔翼幼主不負然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

也歷前世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貢贄大吳抗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禽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亡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日興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鞌勝負之勢亦已決矣昔子產治鄭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或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靜百姓而好開闢土地征伐天下未爲得計也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魏司馬懿才用兵衆未易可輕量敵而進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策之則未見坦然之勳若無策以裁之則非明哲之謂海內歸向之意也余竊疑焉請聞其說答曰蓋聞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讓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已今蜀魏爲敵戰之國勢不俱王自操備時彊弱縣殊而備猶出兵陽平禽夏侯淵羽圍襄陽將降曹仁生獲于禁當時北邊大小憂懼孟德身出南陽樂進徐晃等爲救圍不即解故蔣子

通言彼時有從許渡河之計會國家襲取南郡羽乃解軍玄德與操智力多少士衆衆寡用兵行軍之道不可同年而語猶能暫以取勝是時又無大吳犄角之勢也今仲達之才減於孔明當時之勢異於曩日玄德尚與抗衡孔明何以不可出軍而圖敵邪昔樂毅以弱燕之衆兼從五國之兵長驅彊齊下七十餘城今蜀漢之卒不少燕軍君臣之接信於樂毅加以國家爲脣齒之援東西相應首尾如蛇形勢重大不比於五國之兵也何憚於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土地廣狹人馬多少未可偏恃也余觀彼治國之體當時既肅整遺教在後及其辭意懇切陳進取之圖忠謀謇謇義形於主雖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

蜀記曰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閭命太傅掾犍爲李興爲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陽聽鼓鞞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驤摯解褐於三聘尼得招而褰裳管豹變於受命貢感激以回莊異徐生之摘寶釋卧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蓋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漢鼎跨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騁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祇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生推

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甃又何祕要昔在顛夭有名無跡孰若吾儕良籌妙畫哉文武足以言見聖又未若子言行正徵吾反亡殺不終矣比於爾明哲守沖臨終思奇讓過於負扆託孤民言不流刑中於與教羨于魯蜀民知恥河渭安堵匪卑則伊甯宅曾勞曾徙聖宣傳慨屢嘆昔聞之陽門淮此亡仁智所處能無規歟日吾月歸時欽身多難能不能貧有尊推予之懷鼓罔來世詠歌餘烈與儒夫將屈遐我遺愛獻牌奏凡若吾子聞可竟已矣昔之乘萬里跡途分我來思睹爾故城窠高郎見於世而大公五世而公司想知可以勞爲與影傳之有餘甚而有家豈其識哉　二十五幾

晉書云李興密之子一名安

諸葛亮傳第五　蜀書五　國志三十五

右修職郎衢州錄事參軍蔡宙校正兼監鏤板
左迪功郎衢州州學教授陸俊民校正

關張馬黃趙傳第六　蜀書　國志三十六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於鄉里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爲之禦侮先主爲平原相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蜀記曰曹公與劉備圍呂布於下邳關羽啓公布使秦宜祿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許之臨破又屢啓於公公疑其有異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此與魏氏春秋所說無異也先主之襲殺徐州刺史車胄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魏書云以羽領徐州而身還小沛建安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奔袁紹曹公禽羽以歸拜爲偏將軍禮之甚厚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

公使張遼及羽爲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曹公即表封羽爲漢壽亭侯初曹公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羽言報曹公曹公義之傅子曰遼欲白太祖恐太祖之殺羽不白非事君之道乃歎曰公君父也羽兄弟耳遂白之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度何時能去遼曰羽受公恩必立效報公而後去也及羽殺

顔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

臣松之以爲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義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於此乎斯實曹氏之休美

從先主就劉表表卒曹公定荆州先主自樊將南渡江別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曹公追至當陽長阪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相值共至夏口

蜀記曰初劉備在許與曹公共獵獵中衆散羽勸備殺公備不從及在夏口飄颻江渚羽怒曰往日獵中若從羽言可無今日之困備曰是時亦爲國家惜之耳若天道輔正安知此不爲福邪臣松之以爲備後與董承等結謀但事泄不克諧耳若爲國家惜曹公其如此言何羽若果有此勸而備不肯從者將以曹公腹心親戚寔繁有徒事不宿構非造次所行曹雖可殺身必不免故以計而止何惜之有乎既往之事故託爲雅言耳

孫權遣兵佐先主拒曹公曹公引軍退歸先主收江南諸郡乃封拜元勳以羽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荆州事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絶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于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拜羽爲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羽率衆攻曹仁於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悳梁郟陸渾羣盜或遙受羽印號爲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鋭司馬宣王蔣濟以爲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曹公從之先是權遣使爲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

典略曰羽圍樊權遣使求助之勅使莫速進又遣主簿先致命於羽羽忿其淹遲又自已得于禁等乃罵曰狢子敢爾如使樊城拔吾不能滅汝邪權聞之知其輕己偽手書以謝羽許以自往臣松之以爲荆吳雖外睦而內相猜防故權之襲羽潛師密發按呂蒙傳云伏精兵於𦨴䑬之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以此言之羽不求助於權權必不語羽當往也若許相援助何故匿其形迹乎

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自輕己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懷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

蜀記曰羽與晃宿相愛遙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須臾晃下馬宣令得關雲長頭賞金千斤羽驚怖謂晃曰大兄是何言邪晃曰此國之事耳

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衆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

及子平于臨沮蜀記曰權遣將軍擊羽獲羽及子平權欲活羽以敵劉曹左右曰狼子不可養後必爲害曹公不即除之自取大患乃議徙都今豈可生乃斬之臣松之按吳書孫權遣將潘璋逆斷羽走路羽至即斬且臨沮去江陵二三百里豈容不時殺羽方議其生死乎又云權欲活羽以敵劉曹此之不然可以絕智者之口吳歷曰權送羽首於曹公以諸侯禮葬其屍骸追謚羽曰壯繆侯蜀記曰羽初出軍圍樊夢豬嚙其足語子平曰吾今年衰矣然不得還江表傳云羽好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子興嗣興字安國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爲侍中中監軍數歲卒子統嗣尚公主官至虎賁中郎將卒無子以興庶子彝續封蜀記曰龐德子會隨鍾鄧伐蜀蜀破盡滅關氏家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先主從曹公破呂布隨還許曹

公拜飛爲中郎將先主背曹公依袁紹劉表表卒曹公入荊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曹公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先主既定江南以飛爲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新亭侯後轉在南郡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荅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華陽國志曰初先主入蜀至巴郡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也飛所過戰克與先主會于成都益州既平賜諸葛亮法正飛及關羽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萬錦千匹其餘頒賜各有差以飛領巴西太守曹公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督別諸軍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蒙頭盪石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笮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

下十餘人從間道退引軍還南鄭巴土獲安先主爲漢中王拜飛爲右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進封西鄉侯策曰朕承天序嗣奉洪業除殘靖亂未燭厥理今寇虜作害民被荼毒思漢之士延頸鶴望朕用怛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整軍誥誓將行天罰以君忠毅侔蹤召虎名宣遐邇故特顯命高墉進爵兼司于京其誕將天威柔服以德伐叛以刑稱朕意焉詩不云乎匪疚匪棘王國來極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可不勉歟初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

萬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
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
又日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
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
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
權飛營都督表報先主先主聞飛都督之有表也
曰噫飛死矣追謚飛曰桓侯長子苞早夭次子紹
嗣官至侍中尚書僕射苞子遵為尚書隨諸葛瞻
於緜竹與鄧艾戰死

馬超字孟起右扶風茂陵人也父騰靈帝末與邊

章韓遂等俱起事於西州初平三年遂騰率衆詣
長安漢朝以遂為鎮西將軍遣還金城騰為征西
將軍遣屯郿後騰襲長安敗走退還涼州司隸校
尉鍾繇鎮關中移書遂騰為陳禍福騰遣超隨繇
討郭援高幹於平陽超將龐悳親斬援首後騰與
韓遂不和求還京畿於是徵為衛尉以超為偏將
軍封都亭侯領騰部曲典略曰騰字壽成馬援後也桓帝時其父字子碩嘗為天水蘭干尉後失官因留隴西與羌錯居家貧無妻遂娶羌女生騰騰少貧無產業常從鄣山中斫材木負販詣城市以自供給騰為人長八尺餘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靈帝末涼州刺史耿鄙任信姦吏民王國等及氐羌反叛州郡募發民中有勇力者欲討之騰在募中州郡異之署為軍從事典領部衆討賊有功拜軍司馬後以功遷偏將軍又遷征西將軍常屯汧隴之間初平中拜征東將軍是時西州少穀騰自表軍人多乏求就穀於池陽遂移屯長平岸頭而將王承等恐騰為己害乃攻騰營時騰近出無備遂破走西上會三輔亂不復來東而與鎮西將軍韓遂結為異姓兄弟始甚相親後轉以部曲相侵入更為讎敵騰攻遂遂走合衆還攻騰殺騰妻子連兵不解建安之初國家綱紀始弛乃使司隸校尉鍾繇涼州牧韋端和解之徵騰還屯槐里轉拜為前將軍假節封槐里侯北備胡寇東備白騎待士進賢矜救民命三輔甚安愛之十五年徵為衛尉騰自見年老遂入宿衛初曹公為丞相辟騰長子超不就超後為司隸校尉督軍從事討郭援為飛矢所中乃以囊囊其足而戰破斬援首詔拜徐州刺史後拜諫議大夫及騰之入因詔拜為偏將軍使領騰營又拜超弟休奉車都尉休弟鐵騎都尉徙其家屬皆詣鄴惟超獨留超既統衆遂與韓遂
合從及楊秋李堪成宜等相結進軍至潼關曹公
與遂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多力陰欲突前捉曹公
曹公左右將許褚瞋目盼之超乃不敢動曹公用

賈詡謀離間超遂更相猜疑軍以大敗山陽公載記曰初曹公軍在蒲阪欲西渡超謂韓遂曰宜於渭北拒之不過二十日河東穀盡彼必走矣遂曰可聽令渡蹙於河中顧不快耶超計不得施曹公聞之曰馬兒不死吾無葬地也超走保諸戎曹公追至安定會
比方有事引軍東還楊阜說曹公曰超有信布之
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嚴為其備隴上諸郡
非國家之有也超果率諸戎以擊隴上郡縣隴上
郡縣皆應之殺涼州刺史韋康據冀城有其衆超
自稱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涼州軍事康故吏民
楊阜姜敘梁寬趙衢等合謀擊超阜敘起於鹵城
超出攻之不能下寬衢閉冀城門超不得入進退

猴狙乃奔漢中依張魯魯不足與計事內懷於邑聞先主圍劉璋於成都密書請降典略曰建安十六年超與關中諸將侯選程銀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楊秋韓遂等凡十部俱反其衆十萬同據河潼建列營陣是歲曹公西征與超等戰於河渭之交超等敗走超至安定遂奔涼州詔收滅超家屬超復敗於隴上後奔漢中張魯以爲都講祭酒欲妻之以女或諫魯曰有人若此不愛其親焉能愛人魯乃止初超未反時其小婦弟种留三輔及超敗种先入漢中正旦种上壽於超超搥胸吐血曰闔門百口一旦同命今二人相賀邪後數從魯求兵欲北取涼州魯遣往無利又魯將楊白等欲害其能超遂從武都逃入氐中轉奔往蜀是歲建安十九年也先主遣人迎超超將兵徑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稽首典略曰備聞超至喜曰我得益州矣乃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超至未一旬而成都潰以超為平西將軍督臨沮因為前都亭侯山陽公載記曰超因見備待之厚與備言常呼備字關羽怒請殺之備曰人窮來歸我卿等怒以呼我字故而殺之何以示於天下也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並杖刀立直超顧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直也乃大驚遂一不復呼備字明日歎曰我今乃知其所以敗為呼人主字幾為關羽張飛所殺自後乃尊事備臣松之按以為超以窮歸備受其爵位何容傲慢而呼備字且備之入蜀留關羽鎮荊州羽未嘗在益土也故羽聞馬超歸降以書問諸葛亮超人才可誰比類不得如書所云羽焉得與張飛立直乎凡人行事皆謂其可也知其不可則不行之矣超若果呼備字亦謂於理宜爾也就令羽請殺超超不應聞但見二子立直何由便知以呼字之故云幾為關張所殺乎言不經理深可忿疾也袁暐樂資等諸所記載穢雜虛謬若此之類殆不可勝言也先主為漢中王拜超為左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驃騎將軍領涼州牧進封斄鄉侯斄音臺又音來音外策曰朕以不德獲繼至尊奉承宗廟曹操父子世載其罪朕用慘怛疢如疾首海內怨憤歸正反本暨于氐羌率服獯鬻慕

義以君信著北土威武並昭是以委任授君抗颺虓虎兼董萬里求民之瘼其明宣朝化懷保遠邇肅慎賞罰以篤漢祜以對于天下二年卒時年四十七臨沒上疏曰臣門宗二百餘口為孟德所誅略盡惟有從弟岱當為微宗血食之繼深託陛下餘無復言追謚超曰威侯子承嗣岱位至平北將軍進爵陳倉侯超女配安平王理典略曰初超之入蜀其妻董及子秋留依張魯魯敗曹公得之以董賜閻圃以秋付魯魯自手殺之

黃忠字漢升南陽人也荊州牧劉表以為中郎將與表從子磐共守長沙攸縣及曹公克荊州假行裨將軍仍就故任統屬長沙太守韓玄先主南定諸郡忠遂委質隨從入蜀自葭萌受任還攻劉璋忠常先登陷陣勇毅冠三軍益州既定拜為討虜將軍建安二十四年於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淵衆甚精忠推鋒必進勸率士卒金鼓振天歡聲動谷一戰斬淵淵軍大敗遷征西將軍是歲先主為漢中王欲用忠為後將軍諸葛亮說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先主曰吾自當解之遂與羽等齊位賜爵關

內侯明年卒追謚剛侯子叙早沒無後

趙雲字子龍常山真定人也本屬公孫瓚瓚遣先主為田楷拒袁紹雲遂隨從為先主主騎雲別傳曰雲身長八尺姿顏雄偉為本郡所舉將義從吏兵詣公孫瓚時袁紹稱冀州牧瓚深憂州人之從紹也善雲來附嘲雲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回心迷而能反乎雲答曰天下訩訩未知孰是民有倒縣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為忽袁公私明將軍也遂與瓚征討時先主亦依託瓚每接納雲雲得深自結託雲以兄喪辭瓚暫歸先主知其不反捉手而別雲辭曰終不背德也先主就袁紹雲見於鄴先主與雲同床眠臥密遣雲合募得數百人皆稱劉左將軍部曲紹不能知遂隨先主至荊州及先主為曹公所追於當陽長阪棄妻子南走雲身抱弱子即後主也保護甘夫人即後主母也皆得免難遷為牙門將軍先主入蜀雲留荊州雲別傳曰初先主之敗有人言雲已北去者先主以手戟擿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至從平江南以為偏將軍領桂陽太守代趙範範寡嫂曰樊氏有國色範欲以配雲雲辭曰相與同姓卿兄猶我兄固辭不許時有人勸雲納之雲曰範迫降耳心未可測天下女不少遂不取範果逃走雲無纖介先是與夏侯惇戰於博望生獲夏侯蘭蘭是雲鄉里人少小相知雲白先主活之薦蘭明於法律以為軍正雲不用自近其慎慮類如此先主入益州雲領留營司馬此時先主孫夫人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先主以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權聞備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內欲將後主還吳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主還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召諸葛亮亮率雲與張飛等俱泝江西上平定郡縣至江州分遣雲從外水上江陽與亮會于成都成都既定以雲為翊軍將軍雲別傳曰益州既定時議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雲駮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

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今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先主即從之夏侯淵敗曹公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為可取雲兵隨忠取米忠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輕行出圍迎視忠等值曹公揚兵大出雲為公前鋒所擊方戰其大眾至勢偪遂前突其陳且鬬且却公軍散已復合雲陷敵還趣圍將張著被創雲復馳馬還營迎著公軍追至圍此時沔陽長張翼在雲圍內翼欲閉門拒守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公軍疑雲有伏兵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戎弩於後射公軍公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旦自來至雲營圍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作樂飲宴至暝軍中號雲為虎威將軍孫權襲荊州先主大怒欲討權雲諫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眾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也先主不聽遂東征留雲督江州先主失利於秭歸雲進兵至永安吳軍已退建興元年為中護軍征南將軍封永昌亭侯遷鎮東將軍五年隨諸葛亮駐漢中明年亮出軍揚聲由斜谷道曹真遣大眾當之亮令雲與鄧芝往拒而身攻祁山雲芝兵弱敵彊失利於箕谷然斂眾固守不至大敗軍退貶為鎮軍將軍雲別傳曰亮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答曰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為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府庫須十月為冬賜亮大善之七年卒追謚順平侯初先主時惟法正見謚後主時諸葛亮功德蓋世蔣琬費禕荷國之重亦見謚陳祇寵待特加殊獎夏侯霸遠來歸國故復得謚於是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及雲乃追謚時論以為榮雲別傳載後主詔曰雲昔從先帝功積既著朕以幼沖涉塗艱難賴恃忠順濟於危險夫謚所以敘元勳也外議雲宜謚大將軍

維等議以為雲昔從先帝勞績既著經營天下遵奉法度功效可書當陽之役義貫金石忠以衛上君念其賞禮以厚下臣忘其死死者有知足以不朽生者感恩足以殞身謹按諡法柔賢慈惠曰順執事有班曰平克定禍亂曰平應諡雲曰順平侯

雲子統嗣，官至虎賁中郎、督行領軍。次子廣，牙門將，隨姜維沓中，臨陣戰死。

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馬超阻戎負勇，以覆其族，惜哉！能因窮致泰，不猶愈乎！黃忠、趙雲強摯壯猛，並作爪牙，其灌、滕之徒歟？

關張馬黃趙傳第六　蜀書　國志三十六

龐統法正傳第七　蜀書　國志三十七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為臥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水鏡，皆龐德公語也。德公，襄陽人。孔明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德操嘗造德公，值其渡沔，上祀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與龐公譚。其妻子皆羅列拜於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世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德公子山民，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小姊，為魏黃門吏部郎，早卒。子渙，字世文，晉太康中為牂牁太守。統，德公從子也，少未有識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德操與語，既而歎

曰：德公誠知人，此實盛德也。）後郡命為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吳將周瑜助先主取荊州，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名。及當西還，並會昌門，陸績、顧劭、全琮皆往。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張勃吳錄曰：或問統曰：如所目，陸子為勝乎？統曰：駑馬雖精，所致一

人耳駑牛一日行三百里所致豈一人之重哉劭就統宿語因問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秘策攬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長劭安其言而親之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蔣濟萬機論云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曰子昭拔自賈豎年至耳順退能守靜進不苟競濟答曰子昭誠自長幼完潔然觀其臿齒牙樹頰胲吐脣吻自非文休敵也胲音改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績劭謂統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深與統相結而還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江表傳曰先主與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為周公瑾功曹孤到吳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留有之乎在君為君卿其無隱統對曰有之備歎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耳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獨篤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在北當賴孤為援故決意不疑此誠出於險塗非萬全之計也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並為軍師中郎將九州春秋曰統說備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民彊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備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統曰權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順守報之以義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遂行亮留鎮荊州統隨從入蜀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涪統進策曰今因此

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為璋北征漢中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彊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統逡巡引退先主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初不顧謝飲食自若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為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習鑿齒曰夫霸王者必體仁義以為本仗信順以為宗一物不具則其道乖矣今劉備襲奪璋土權以濟業負信違情德義俱愆雖功由是隆宜大傷其敗譬斷手全軀何樂之有龐統懼斯言之泄宣知其君之必悟故眾中匡其失不

脩常謹之道矯然太當盡其蹇諤之風夫上失而不足
是有臣也納勝而無執是從理也有臣則陛隆堂高從
理則羣策必舉一言而三善兼明暫諫而義彰百代可
謂達乎大體矣若惜其小失而廢大益矜此過言自絕
遠讜能成業濟務者未之有也　臣松之以為謀襲劉
璋計雖出於統然違義成功本由詭道心既內疚則歡
情自戢故聞備稱樂之言不覺率爾而對也備宴酣失
時事同樂禍自比武王曾無愧色此備有非而統無失
其云君臣俱失蓋分謗之言耳習氏所論
雖大旨無乖然推演之辭近為流宕也 進圍雒縣
統率眾攻城為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先主痛
惜言則流涕拜統父議郎遷諫議大夫諸葛亮親
為之拜追賜統爵關內侯謚曰靖侯統子宏字巨
師剛簡有臧否輕傲尚書令陳祗為祗所抑卒於
涪陵太守統弟林以荊州治中從事參鎮北將軍

黃權征吳值軍敗隨權入魏魏封列侯至鉅鹿太
守 襄陽記曰林婦同郡習禎姊禎事在楊戲輔臣贊曹
公之破荊州林婦與林分隔守養弱女十有餘年後
林隨黃權降魏始復集聚魏文帝聞
而賢之賜床帳衣服以顯其義節
法正字孝直右扶風郿人也祖父真有清節高名
三輔決錄注曰真字高卿少明五經兼通讖緯學無常
師名有高才常幅巾見扶風守守曰哀公雖不肖猶臣
仲尼柳下惠不去父母之邦欲相屈為功曹何如真曰
以明府見待有禮故四時朝覲若欲吏使之真將在北
山之北南山之南矣扶風守遂不敢以為吏初真年未
弱冠父在南郡步往候父已欲去父留之待正旦使觀
朝吏會會者數百人真於窗中闚其與父語畢問真孰
賢真曰曹掾胡廣有公卿之量其後廣果歷九卿三公
之位世以服真之知人前後徵辟皆不就友人郭正美
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卒正父衍字季
謙司徒掾廷尉左監
建安初天下饑荒正與同郡孟達俱入

蜀依劉璋久之為新都令後召署軍議校尉既不
任用又為其州邑俱僑客者所謗無行志意不得
益州別駕張松與正相善忖璋不足與有為常竊
歎息松於荊州見曹公還勸璋絕曹公而自結先
主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讓不得已而往
正既還為松稱說先主有雄略密謀協規願共戴
奉而未有緣後因璋聞曹公欲遣將征張魯之有
懼心也松遂說璋宜迎先主使之討魯復令正銜
命正既宣旨陰獻策於先主曰以明將軍之英才
乘劉牧之懦弱張松州之股肱以響應於內然後資

益州之殷富馮天府之險阻以此成業猶反掌也
先主然之泝江而西與璋會涪北至葭萌南還取
璋鄭度說璋曰 華陽國志曰度廣漢人為州從事 左將軍縣軍襲我
兵不滿萬士眾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其計莫
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
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
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則必禽耳先
主聞而惡之以問正正曰終不能用無可憂也璋
果如正言謂其群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
民以避敵也於是黜度不用其計及軍圍雒城正

牋與璋曰正受性無術盟好違損懼左右不明本末必並歸咎蒙恥沒身辱及執事是以捐身於外不敢反命恐聖聽穢惡其聲故中間不有牋敬顧念宿遇瞻望悢悢然惟前後披露腹心自從始初以至於終實不藏情有所不盡但愚闇策薄精誠不感以致於此耳今國事已危禍害在速雖捐放於外言足憎尤猶貪極所懷以盡餘忠明將軍本心正之所知也實為區區不欲失左將軍之意而卒至於是者左右不達英雄從事之道謂可違信黷誓而以意氣相致日月相選趨求順耳悅目隨阿遂指不圖遠慮為國深計故也事變既成又不量彊弱之勢以為左將軍縣遠之眾糧穀無儲欲得以多擊少曠日相持而從關至此所歷輒破離宮別屯日自零落雒下雖有萬兵皆壞陣之卒破軍之將若欲爭一旦之戰則兵將勢力實不相當各欲遠期計糧者今此營守已固穀米已積而明將軍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敵對遂多所供遠曠愚意計之謂必先竭將不復以持久也空爾相守猶不相堪今張益德數萬之眾已定巴東入犍為界分平資中德陽三道並侵將何以禦之本為明將軍計者必謂此軍縣遠無糧饋運不及兵少無繼今荊州道通眾數十倍加孫車騎遣弟及李異甘寧等為其後繼若爭客主之勢以土地相勝者今此全有巴東廣漢犍為過半已定巴西一郡復非明將軍之有也計益州所仰惟蜀蜀亦破壞三分亡二吏民疲困思為亂者十戶而八若敵遠則百姓不能堪役敵近則一旦易主矣廣漢諸縣是明比也又魚復與關頭實為益州福禍之門今二門悉開堅城皆下諸軍並破兵將俱盡而敵家數道並進已入心腹坐守都雒存亡之勢昭然可見斯乃大略其外較耳其餘屈曲難以辭極也以正下愚猶知此事不可復成況明將軍左右明智用謀之士豈當不見此數哉旦夕偷幸求容取媚不慮遠圖莫肯盡心獻良計耳若事窮勢迫將各索生求濟門戶展轉反覆與今計異不為明將軍盡死難也而尊門猶當受其憂正雖獲不忠之謗然心自謂不負聖德顧惟分義實竊痛心左將軍從本舉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為可圖變化以保尊門十九年進圍成都璋蜀郡太守許靖將踰城降事覺不果璋以危亡在近故不誅靖璋既稽服先

主以此薄靖不用也正說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為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先主於是乃厚待靖孫盛曰夫禮賢崇德為邦之要道封墓式閭先王之令軌故必以體行英邈高義蓋世然後可以延視四海振服羣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靖處室則友于不穆出身則受位非所語信則夷險易心論識則殆為釁首安在其可寵先而有以感致者乎若乃浮虛是崇偷薄斯榮則秉直杖義之士將何以禮之正務眩惑之術違貴尚之風譬之郭隗非其倫矣臣松之以為郭隗非賢猶以權計蒙寵況文休名聲夙著天下謂之英偉雖末年有瑕而事不彰徹若不加禮何以釋遠近之惑乎法正以靖方隗未為不當而盛以封墓式閭為難何其迂哉然則燕昭亦非豈其然哉

劉翁至於友于不睦失由子將尋蔣濟之論知非文休之尤盛又譏其受任非所將謂仕於董卓卓初秉政顯擢賢俊受其策爵者森然皆是文休為選官在卓未至之前後遷中丞不為卓用合以為[illegible]荀爽陳紀之儔著[illegible]績業於世矣以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飡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啟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彊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衰心常凜凜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孫盛曰夫威福自下亡家害國之道刑縱於寵毀政亂理之源安可以功臣而極其陵肆嬖幸而藉其國柄者哉故顛頡雖勤不免違命之刑楊干雖親猶加亂行之戮夫豈不愛王憲故也諸葛氏之言於是乎失政刑矣二十二年正說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偪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眾往討則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

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正亦從行二十四年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興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正曰可擊矣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首曹公西征聞正之策曰吾故知玄德不辦有此必為人所教也臣松之以為蜀與漢中其由唇齒也劉主之智豈不及此將計略未展正先發之耳夫聽用嘉謀以成功業霸王之主誰不皆然魏武以為人所教亦豈劣哉此蓋耻恨之餘辭非測實之當言也先主立為漢中王以正為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時年四十五先主為之流涕者累日謚曰翼侯

賜子邈爵關內侯官至奉車都尉漢陽太守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恥羣臣多諫一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評曰龐統雅好人流經學思謀于時荊楚謂之高俊法正著見成敗有奇畫策筭然不以德素稱也儗之魏臣統其荀彧之仲叔正其程郭之儔儷邪

先主與曹公爭勢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無敢諫者矢下如雨正乃往當先主前先主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親當矢石況小人乎先主乃曰孝直吾與汝俱去遂退

龐統法正傳第七　蜀書　國志三十七

許麋孫簡伊秦傳第八　蜀書　國志三十八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爲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敘以馬磨自給潁川劉翊爲汝南太守乃舉靖計吏察孝廉除尚書郎典選舉靈帝崩董卓秉政以漢陽周毖爲吏部尚書與靖共議謀進退天下之士沙汰穢濁顯拔幽滯進用潁川荀爽韓融陳紀等爲公卿郡守拜尚書韓馥爲冀州牧侍中劉岱爲兗州刺史潁川張咨爲南陽太守陳留孔伷爲豫州刺史東郡張邈爲陳留太守而遷靖巴郡太守不就補御史中丞馥等到官各舉兵還向京都欲以誅卓卓怒毖曰諸君言當拔用善士卓從君計不欲違天下人心而諸君所用人至官之日還來相圖卓何用相負叱毖令出於外斬之靖從兄陳相瑒又與伷合規靖懼誅奔伷蜀記云靖後自表曰黨賊求生情所不忍守官自危死不成義竊念古人當難詭常權以濟其道伷卒依揚州刺史陳禕禕死吳郡都尉許貢會稽太守王朗素與靖有舊故往保焉靖收恤親里經紀振贍出於仁厚孫策東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疎親悉發乃從後去當時見者莫不

不歎息。既至交阯，太守士燮厚加敬待。陳國袁徽以寄寓交州，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英才偉士，智略足以計事。自流宕已來，與群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己，與九族中外同其飢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鉅鹿張翔（萬機論云翔字元鳳）銜王命使交部，乘勢募靖，欲與誓要，靖拒而不許。靖與曹公書曰：「世路戎夷，禍亂遂合，駑怯偷生，自竄蠻貊，成闊十年，吉凶禮廢。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辭旨款密，久要不忘。迫於袁術方命圮族，扇動群逆，津塗四塞，雖縣心北風，欲行靡由。正禮師退，術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興失據，三江五湖，皆為虜庭。臨時困厄，無所控告。便與袁沛、鄧子孝等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甌、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漂薄風波，絕糧茹草，飢殍荐臻，死者大半。既濟南海，與領守兒孝德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整勒元戎，西迎大駕，巡省中嶽。承此休問，且悲且憙，即與袁沛及徐元賢復共嚴裝，欲北上荊州。會蒼梧諸縣夷、越蠭起，州府傾覆，道路阻絕，元賢被害，老弱並殺。靖尋循渚岸五千餘里，復遇疾癘，伯母隕命，并及群從，自諸妻子，一

時略盡。復相扶侍，前到此郡，計為兵害及病亡者，十遺一二。生民之艱，辛苦之甚，豈可具陳哉！（臣松之以為孔子稱賢者避世，其次避地，蓋貴其識見安危，去就得所也。許靖羇客會稽，閭閻之士，孫策之來，於靖何為？而乃泛萬里之海，入疫癘之鄉，致使尊弱塗炭，百罹備經，可謂自貽之禍也。謀臣若斯，難以言智。孰若安時處順，端拱吳越，與張昭、張紘之儔同保元吉者哉？）懼卒顛仆，永為亡虜，憂瘁慘慘，忘寢與食。欲附奉朝貢使，自獲濟通，歸死闕庭，而荊州水陸無津，交部驛使斷絕。欲上益州，復有峻防，故官長吏，一不得入。前令交阯太守士威彥，深相分託於益州兄弟，又靖亦自與書，辛苦懇惻，而復寂寞，未有報應。雖仰瞻光靈，延頸企踵，何由假翼自致哉？知聖主允明，顯授足下專征之任，凡諸逆節，多所誅討，想力競者一心，順從者同規矣。又張子雲昔在京師，志匡王室，今雖臨荒域，不得參與本朝，亦國家之藩鎮，足下之外援也。（子雲名津，南陽人，為交州刺史，見吳志。）若荊楚平和，王澤南至，足下忽有聲命於子雲，勤見保屬，令得假塗由荊州出，不然，當復相紹介於益州兄弟，使相納受。儻天假其年，人緩其禍，得歸死國家，解逋逃之負，泯軀九泉，將復何恨！若時有險易，事有利鈍，人命無常，隕沒不達者，則永銜罪責，入於窮泉矣。昔營丘翼周，杖鉞專征，

陸佐漢虎賁警蹕(漢書霍光傳曰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警蹕虎賁所出也)今日足下扶危持傾爲國柱石秉師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九伯制御在手自古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夫爵高者憂深祿厚者責重足下據爵高之任當責重之地言出於口即爲賞罰意之所存便爲禍福行之得道即社稷用寧行之失道即四方散亂國家安危在於足下百姓之命縣於執事自華及夷顒顒注望足下任此豈可不遠覽載籍廢興之由榮辱之機棄忘舊惡寬和羣司審量五材爲官擇人苟得其人雖讎必舉苟非

其人雖親不授以寧社稷以濟下民事立功成則繫音於管絃勒勳於金石願君勉之爲國自重爲民自愛翔恨靖之不自納搜索靖所寄書疏盡投之于水後劉璋遂使使招靖靖來入蜀璋以靖爲巴郡廣漢太守南陽宋仲子於荊州與蜀郡太守王商書曰文休倜儻瑰瑋有當世之具足下當以爲指南(益州耆舊傳曰商字文表廣漢人以才學稱聲問著於州里劉璋辟爲治中從事是時王塗隔絕州之牧伯猶七國之諸侯也而璋懦弱多疑不能黨信大臣商奏記諫璋璋頗感悟初韓遂與馬騰作亂關中數與璋父焉交通信至騰子超復與璋相聞有連蜀之意商謂璋曰超勇而不仁見得不思義不可以爲脣齒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今之益部士美民豐寶物所出斯乃狡夫所欲傾覆超等所以西望也若引而近之則由養虎將自遺患矣璋從其言乃拒絕之荊州牧劉表及儒者宋忠咸聞其名遺書與商致殷勤許靖號爲臧否至蜀見商而稱之曰設使商生於華夏雖王景興無以加也璋以商爲蜀郡太守成都禽堅有至孝之行商表其墓追贈孝廉又與嚴君平李弘立祠作銘以旌先賢修學廣農百姓便之在郡十載卒於官許靖代之)建安十六年轉在蜀郡(山陽公載記曰[illegible]爲[illegible]王[illegible]爲山陽太守[illegible]爲東海王[illegible]靖聞之曰[illegible]能之必用[illegible]之必周與之[illegible]之謂乎)十九年先主克蜀以靖爲左將軍長史先主爲漢中王靖爲太傅及即尊號策靖曰朕獲奉洪業君臨萬國夙宵惶惶懼不能綏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其敬敷五教在寬君其勗哉秉德無怠稱朕意焉靖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爲之拜章武二年卒子欽先靖夭沒欽子游景耀中爲尚書始靖兄事潁川陳紀與陳郡袁渙平原華歆東海王朗等親善歆朗及紀子羣魏初爲公輔大臣咸與靖書申陳舊好情義款至文多故不載(魏略王朗與文休書曰文休足下消息平安甚善甚善豈意[illegible]別三十餘年而無相見之緣乎詩人比一日之別於歲月豈況悠悠歷累紀之年者哉自與子別若淪而復浮若絕而復連者數矣[illegible]師攀附於飛龍之[illegible]遺[illegible]之[illegible]風託舊情於[illegible]隨[illegible]至[illegible]以[illegible]自守於[illegible]識[illegible]滅無[illegible]也[illegible]大了[illegible])

論天下堅偽之見在者豈獨人盡易為英士所易取忌故乃猥以原壤之朽質感夫子之情聽毋微足下以為謀首豈其注意乃復過於前世書曰人惟求舊易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劉將軍之與大魏兼而兩之總此二義前世雖危以同為股非武皇帝之占閒者踶跌其恭而否亦非足下之意也深思書易之義利結分於宿好故遣降者送矣所獻致名馬彩罽得因無嫌道初閑通展叙舊情以達擇馬久弱情情并夫軍客所能實陳亦想足下同其志念今并親生男女凡有幾人年並幾何僕連失一男一女今有二男大男名肅年二十九生於會稽小兒裁歲餘臨書愴恨有懷緬然又曰過聞受終於文祖之言於尚書又聞歷數在躬允執其中之文於論語豈自意得於老耄之齒正值天命受於聖主之會親見三讓之弘辭觀眾瑞之總集睹升堂穆穆之盛禮瞻燔燎焜曜之青煙于時忽自以為處唐虞之運際於紫微之天庭也徒慨不得攜子之手共列於世有二子之歡以聽有虞欽哉之命也子雖在裔土想亦極目而居宴側耳而聽於延頸而觀立也昔汝南陳公初拜不依故營復土鄉於李元禮以其榮之吾宜退身以遜子征也苟得遑子以稱讓名然後[illegible][illegible]要所言[illegible]令言勅

之周與子共陳往時避地之艱孝樂府陟奧高多大寧亦足遠憂而忘老提筆陳情隨以喜笑又曰前夏有書而未達今重有書而并致前問皇帝既深悼劉將軍之早世又愍其孤之不易又惜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氣類之徒遂沈溺於羌夷異種之間永與華夏乖絕而無朝聘中國之期緣瞻睎故土桑梓之望也故復運慈念而勞仁心重下明詔以發德音申勅朗等使重為書與足下等以足下聰明揆殷勤之聖意亦足悟海俗之所常在知百川之所宜注矣昔伊尹去夏而就殷陳平違楚而歸漢猶曜德於阿衡著功於宰相若足下能翻人之遺孤兒人之備除去非常之偽號事受命之大舉客主兼不世之榮名上下業不朽之常總功與事並聲與勳著考績效足以超越伊呂矣既承詔直且服養之情不能已若不言足下之所能陳足下之所見則無以宣明詔命從光大之恩敘消其憂想之思若天啓衆心了遵蜀意議此意有備手之即若陪路未寒子謀不從則其聲問或否復面何由前後二書言每及斯希不切然行動於懷足下周遊江湖以暨南海歷觀夷俗可謂徧矣想子之心結思華夏可謂深矣為身擇居猶願中土為主擇居安豈可以不繫意於京師而持疑於荒裔乎

許思恩言遠示運報也

麋竺字子仲東海朐人也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產鉅億搜神記曰竺嘗從洛歸未達家數十里路傍見一婦人從竺求寄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麋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得不燒如此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火當發竺乃還家遽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後徐州牧陶謙辟為別駕從事謙卒竺奉謙遺命迎先主於小沛建安元年呂布乘先主之出拒袁術襲下邳虜先主妻子先主轉軍廣陵海西竺於是進妹於先主為夫人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于時困匱賴此復振後曹公表竺領嬴郡太守曹公集載公表曰泰山郡界廣遠舊多輕悍權時之宜可分五縣為嬴郡揀選清廉以為守將偏將軍麋竺素履忠貞文武昭烈請以竺領嬴郡太守撫慰吏民

竺弟芳為彭城相皆去官隨先主周旋先主將適荊州遣竺先與劉表相聞以竺為左將軍從事中郎益州既平拜為安漢將軍班在軍師將軍之右竺雍容敦雅而幹翮非所長是以待之以上賓之禮未嘗有所統御然賞賜優寵無與為比芳為南郡太守與關羽共事而私好攜貳叛迎孫權羽因覆敗竺面縛請罪先主慰諭以兄弟罪不相及崇待如初竺慙恚發病歲餘卒子威官至虎賁中郎將威子照虎騎監自竺至照皆便弓馬善射御云

孫乾字公祐北海人也先主領徐州辟爲從事（鄭玄傳云玄薦乾於州乾被辟命玄所舉也）後隨從周旋先主之背曹公遣乾自結袁紹將適荊州乾又與麋竺俱使劉表皆如意指後表與袁尚書說其兄弟分爭之變曰每與劉左將軍孫公祐共論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爲悲傷也其見重如此先主定益州乾自從事中郎爲秉忠將軍見禮次麋竺與簡雍同等頃之卒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也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主至荊州雍與麋竺孫乾同爲從事中郎常爲談客往來使命先主入益州劉璋見雍甚愛之後先主圍成都遣雍往說璋璋遂與雍同輿而載出城歸命先主拜雍爲昭德將軍優游風議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猶箕踞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項枕臥語無所爲屈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先主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雍之滑稽皆此類也（或曰雍本姓耿幽州人語謂耿爲簡遂隨音變之）

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少依邑人鎮南將軍劉表先主之在荊州籍常往來自託表卒遂隨先主南渡江從入益州益州既定以籍爲左將軍從事中郎見待亞於簡雍孫乾等遣東使於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籍之機捷類皆如此權甚異之後遷昭文將軍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蜀科蜀科之制由此五人焉

秦宓字子勑廣漢綿竹人也少有才學州郡辟命輒稱疾不往奏記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定祖曰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書美黃髮而易稱顏淵固知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內察舉率多英儁而遺舊齒衆論不齊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救危撫亂脩己以安人則宜卓犖超倫與時殊趣震驚鄰國駭動四方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內省不疚雖遭凶亂何憂何懼昔楚葉公好龍神龍下之好偽徹天何況於真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令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雙名竹

是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嵩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慎也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隨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愚情區區貪陳所見益部耆舊傳曰安廣漢人少事聘士楊厚究極圖籍游覽京師還家講授與董扶俱以學行齊聲郡請功曹州辟治中別駕終不久居舉孝廉茂才太尉載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安味精道度厲節高邈揆其器量國之元寶宜處弼疑之輔以消非常之咎玄纁之禮所宜招命王塗隔塞遂無聘命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門人慕仰為之碑銘後丞相亮問秦宓以安所長宓曰記人之善忘人之過劉璋時宓同郡王商為治中從事與宓書曰貧賤困苦亦何時可以終身卞和衒玉以燿世宜一來與州尊相見宓答書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易曰確乎其不可拔夫何衒之有且以國君之賢子為良輔不以是時建蕭張之策未足為智也僕得曝背乎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翱翔於林澤與沮溺之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皋安身為樂無憂為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也何困苦之戚焉後商為嚴君平李弘立祠宓與書曰疾病伏匿甫知足下為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觀嚴文章冠冒天下由夷逸操山嶽不移使揚子不歎

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其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攀龍附鳳者矣如揚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于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漢家得士盛於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僕亦善長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銘先是李權從宓借戰國策宓曰戰國從橫用之何為權曰仲尼嚴平會聚眾書以成春秋指歸之文故海以合流為大君子以博識為弘宓報曰書非史記周圖仲尼不采道非虛無自然嚴平不演海以受淤歲一蕩清君子博識非禮不視今戰國反覆儀秦之術殺人自生亡人自存經之所疾故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是以老氏絕禍於未萌豈不信邪成湯大聖覩野魚而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而棄朝事臣松之案書傳魯定公無善可稱宓謂之賢

漢學所未遵也若此輩類焉可勝陳道家法曰不見所欲使
心不亂是故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其直如矢君子
所履洪範記災發於言貌何戰國之譎權乎哉或
謂宓曰足下欲自比於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
瓌穎乎宓答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
藻之有揚乎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事蓋有
不可嘿嘿也劉向七略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臣松之案中經部有孔子三
朝八卷一卷目錄餘者所謂七篇接輿行且歌論家以光篇漁父詠
滄浪賢者以耀章此二人者非有欲於時者也夫
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五采自飾畫哉天

性自然也蓋河洛由文興六經由文起君子懿文
德采藻其何傷以僕之愚猶恥革子成之誤況賢
於己者乎臣松之案今論語作棘子成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於子貢之言故謂之誤
也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纂請宓為師友
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宓稱疾臥在茅舍纂將
功曹古朴主簿王普廚膳即宓第宴談宓臥如故
纂問朴曰至於貴州養生之具實絕餘州矣不知
士人何如餘州也朴對曰乃自先漢以來其爵位
者或不如餘州耳至於著作為世師式不負於餘
州也嚴君平見黃老作指歸揚雄見易作太玄見

論語作法言司馬相如為武帝制封禪之文于今
天下所共聞也纂曰仲父何如宓以簿擊頰簿手版也
曰願明府勿以仲父之言假於小草民請為明府
陳其本紀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
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為東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上為天井左思蜀都賦曰遠則岷山之精上為井絡天地運期而會昌景福肸蠁而興作淮濟四瀆江
為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帝王世紀曰鯀納有莘氏女曰志是為修己上山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於石紐譙周蜀本紀曰禹本汶山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其地名刳兒坪見世帝紀昔堯遭洪水鯀所不
治禹疏江決河東注于海為民除害生民已來功

莫先者此其二也天帝布治房心決政參伐參伐
則益州分野三皇乘祇車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
蜀記曰三皇乘祇車出谷口未詳宓所出知為斜谷也此便鄙州之阡陌明府
以雅意論之何若於天下乎於是纂逡巡無以復
答益州辟宓為從事祭酒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
吳宓陳天時必無其利坐下獄幽閉然後貸出建
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宓迎為別駕尋拜左
中郎將長水校尉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
焉眾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溫曰彼何
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

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皋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溫曰何姓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溫大敬服宓之文辯皆此類也遷大司農四年卒初宓見帝

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宓辨其不然之本又論皇帝王霸養龍之說甚有通理譙允南少時數往諮訪記錄其言於春秋然否論文多故不載

評曰許靖夙有名譽既以篤厚爲稱又以人物爲意雖行事舉動未悉允當蔣濟以爲大較廊廟器也(萬機論論許子將曰許文休者大較廊廟器也而子將貶之若實不貴之是不明也誠令知之蓋善人也)麋竺孫乾簡雍伊籍皆雍容風議見禮於世秦宓始慕肥遯之高而無若愚之實然專對有餘文藻壯美可謂一時之才士矣

許麋孫簡伊秦傳第八　蜀書　國志三十八

董劉馬陳董呂傳第九　蜀書　國志三十九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其先本巴郡江州人漢末和率宗族西遷益州牧劉璋以爲牛鞞(音卑)江原長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爲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然縣界豪彊憚和嚴法說璋轉和爲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留和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還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愛而信之先主定蜀徵和爲掌軍中郎將

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後爲丞相教與群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

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如此

偉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為亮主簿有忠蓋之效故見褒述亮卒為中典軍統諸軍封成陽亭侯遷中監軍前將軍督漢中假節領兗州刺史至右驃騎將軍濟弟博歷長水校尉尚書

劉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也少知名

零陵先賢傳曰巴祖父曜蒼梧太守父祥江夏太守盪寇將軍時孫堅舉兵討董卓以南陽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祥與同心南陽士民由此怨祥舉兵攻之與戰敗亡劉表亦素不善祥拘巴欲殺之數遣祥故所親信人密詐謂巴曰劉牧欲相危害可相隨逃之如此再三巴輒不應具以報表表乃不殺巴年十八郡署戶曹史主記主簿劉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巴學巴答曰昔遊荊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內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令賢甥摧鸞鳳之艷遊燕雀之宇將何以啓明之哉愧於有若無實若虛何以堪之臺者巴未年

荊州牧劉表連辟及舉茂才皆不就表卒曹公征荊州先主奔江南荊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北詣曹公曹公辟為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

零陵先賢傳曰曹公敗於烏林還北時欲遣桓階階辭不如巴巴謂曹公曰劉備據荊州不可也公曰備如相圖孤以六軍繼之也

會先主略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遠適交阯

零陵先賢傳曰巴往零陵事不成欲游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烝巴與亮書曰乘危歷險到值思義之民自與之眾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於滄海不復顧荊州矣亮追謂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荊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不成當還此其宜也足下何言邪

先主深以為恨巴復從交阯至蜀

零陵先賢傳曰巴入交阯更姓為張與交阯太守士燮計議不合乃由牂牁道去為益州郡所拘留太守欲殺之主簿曰此非常人不可殺也主簿請自送至州見益州牧劉璋璋父焉昔為巴父祥所舉孝廉見巴驚喜每大事輒以咨訪臣松之案劉焉在漢靈帝時已經宗正太常出為益州牧祥始以孫堅作長沙時為江夏太守不得舉焉為孝廉明也

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負先主不責

零陵先賢傳曰璋遣法正迎劉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為害不可內也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

而諸葛孔明數稱薦之先主辟為左將軍西曹掾

零陵先賢傳曰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諸葛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邪備又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初攻劉璋備與士眾約若藻燒巴味乎

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眾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賈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

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巴為尚書後代法正為尚書令躬履清儉不治產業又自以歸附非素懼見猜嫌恭默守靜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

零陵先賢傳曰是時中夏人情未一聞備在蜀四方延頸而備銳意欲即真巴以為如此示天下不廣且欲緩之與主簿雍茂諫備備以他事殺茂由是遠人不復至矣

先主稱尊號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諸文誥策命皆巴所作也章武二年卒卒後魏尚書僕射陳羣與丞相諸葛亮書問巴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

零陵先賢傳曰輔吳將軍張昭嘗對孫權論巴褊阨不當拒張飛太甚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沈浮容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為高士乎

令予初隨世沈浮容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爲高士乎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
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
毛故以稱之先主領荆州辟爲從事及先主入蜀
諸葛亮亦從後往良留荆州與亮書曰聞雒城已
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臣松之以爲良蓋與亮結爲兄弟或相與有親亮年長良故呼亮爲尊兄耳）夫變用雅慮審
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
天壤使時閑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
之聲並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
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先主辟良爲左將軍掾
後遣使吳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爲良
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即爲草曰寡君
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
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
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先主稱尊號以良爲
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夷
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會先主敗績於夷陵良
亦遇害先主拜良子秉爲騎都尉良弟謖字幼常
以荆州從事隨先主入蜀除緜竹成都令越巂太

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器異先主
臨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
猶不然以謖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襄陽記曰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對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彊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
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爲宜令爲先
鋒而亮違衆拔謖統大衆在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
亭爲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謖
下獄物故亮爲之流涕良死時年三十六謖年三十
九（襄陽記曰謖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鯀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謖雖死無恨於黃壤也于時十萬之衆爲之垂涕亮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蔣琬後詣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 習鑿齒曰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宜哉夫晉人規林父之後濟故廢法而收功楚成闇得臣之益己故殺之以重敗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駑下之用明法勝才不師三敗之道將以成業不亦難乎且先主誡謖之不可大用豈不謂其非才也亮受誡而不獲奉承明謖之難廢也爲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節任隨器付業知之大過則違明主之誡裁之失中即殺有益之人難乎其可與言智者也）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也先主領荆州牧辟爲從事

部諸郡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為蜀郡北部都尉因
易郡名為汶山太守轉在犍為建興三年入拜尚
書遷尚書令奉命使吳七年孫權稱尊號以震為
衛尉賀權踐阼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
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
震入吳界移關候曰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
望申盟初好日新其事東尊應保聖祚告燎受符
剖判土宇天下響應各有所歸於此時也以同心
討賊則何寇不滅哉西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不
才得充下使奉聘敘好踐界踴躍入則如歸獻子
適魯犯其山諱春秋譏之望必啟告使行人睦焉
即日張旍誥眾各自約誓順流漂疾國典異制懼
或有違幸必斟誨示其所宜震到武昌孫權與震
升壇歃盟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吳并涼冀兗
屬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為界震還封城陽亭
侯九年都護李平坐誣罔廢諸葛亮與長史蔣琬
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為吾說正方腹中
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吾以為鱗甲者但不當
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
知之十三年震卒子濟嗣

董允字休昭掌軍中郎將和之子也先主立太子
允以選為舍人徙洗馬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丞
相亮將北征住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
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
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
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為宮中之事
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若
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亮尋請禕為參
軍允遷為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攸之
性素和順備員而已（楚國先賢傳曰攸之南陽人以德業知名於時）獻納之
任允皆專之矣允處事為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後
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為古者天子后妃之
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
主益嚴憚之尚書令蔣琬領益州刺史上疏以讓
費禕及允又表允內侍歷年翼贊王室宜賜爵土
以褒勳勞允固辭不受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
皓便辟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
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
黃門丞允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
游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脩敬恢年

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舍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禕等罷駕不行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襄陽記曰董恢字休緒襄陽人入蜀以宣信中郎副費禕使吳孫權嘗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諸君憒憒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愕然四顧視不能即答恢目禕曰可速言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彊賊混一函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樂諸葛亮聞之以為知言還未滿三日辟為丞相府屬遷巴郡太守臣松之案漢晉春秋亦載此語不云董恢所教辭亦小異此二書俱出習氏而不同若此本傳云恢年少官微若已為丞相府屬出作巴郡則官不微矣以此疑習氏之言為不審的也延熙六年加輔國將軍七年以侍中守尚書令為大將軍費禕副貳九年卒華陽國志曰時蜀人以諸葛亮蔣琬費禕及允為四相一號四英也陳祗代允為侍中與黃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事祗死後皓從黃門令為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及鄧艾至蜀聞皓姦險收閉將殺之而皓厚賂艾左右得免祗字奉宗汝南人許靖兄之外孫也少孤長於靖家弱冠知名稍遷至選曹郎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挾數術費禕甚異之故超繼允內侍呂乂卒祗又以侍中守尚書令加鎮軍將軍大將軍姜維雖班在祗

上常率眾在外希親朝政祗上承主指下接閹豎深見信愛權重於維景耀元年卒後主痛惜發言流涕乃下詔曰祗統職一紀柔嘉惟則幹肅有章和義利物庶績允明命不融遠朕用悼焉夫存有令問則亡加美謚謚曰忠侯賜子粲爵關內侯拔次子裕為黃門侍郎自祗之有寵後主追怨允日深謂為自輕由祗媚茲一人皓構閒浸潤故耳允孫宏晉巴西太守臣松之以為陳羣子泰陸遜子抗傳皆以子係父不別載姓及王肅杜恕張承顧劭之流莫不皆然惟董允獨否未詳其意當以允名位優重事跡踰父故邪夏侯玄陳表並有聲名之美而亦於魏書總名此卷云諸夏侯曹傳故不復稍加品藻東武與泰與同編將軍以位不相過故也

呂乂字季陽南陽人也父常送故將軍劉焉入蜀值王路隔塞遂不得還乂少孤好讀書鼓琴初先主定益州置鹽府校尉較鹽鐵之利後校尉王連請乂及南陽杜祺南鄉劉幹等並為典曹都尉乂遷新都緜竹令乃心隱卹百姓稱之為一州諸城之首遷巴西太守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詣亮慰喻檢制無逃竄者徙為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亮卒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戶口衆多又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乂到官為

之防禁開諭勸導數年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後入為尚書代董允為尚書令衆事無留門無停賓又歷職內外治身儉約謙靖少言為政簡而不煩號為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聲損於郡縣延熙十四年卒子辰景耀中為成都令辰弟雅謁者雅清厲有文才著格論十五篇杜祺歷郡守監軍大將軍司馬劉幹官至巴西太守皆與乂親善亦有當時之稱而儉素守法不及於乂

評曰董和蹈羔羊之素劉巴履清尚之節馬良貞實稱為令士陳震忠恪老而益篤董允匡主義形於色皆蜀臣之良矣呂乂臨郡則垂稱處朝則被損亦黃薛之流亞矣

董劉馬陳董呂傳第九

蜀書　三十九

劉彭廖李劉魏楊傳第十

蜀書　國志四十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也先主至荊州以未有繼嗣養封為子及先主入蜀自葭萌還攻劉璋時封年二十餘有武藝氣力過人將兵俱與諸葛亮張飛等泝流西上所在戰克益州既定以封為副軍中郎將初劉璋遣扶風孟達副法正各將兵二千人使迎先主先主因令達并領兵衆留屯江陵蜀平後以達為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命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為達兵所害達將進攻上庸先主陰恐達難獨任乃遣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衆降遣妻子及宗族詣成都先主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員鄉侯如故以耽弟儀為建信將軍西城太守遷封為副軍將軍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令發兵自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不承羽命會羽覆敗先主恨之又封與達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魏略載達辭先主表曰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為之士深覩歸趣臣委質已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況於君

王今王朝以興英俊鱗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
列次功臣誠自愧也臣聞范蠡識微浮於五湖咎犯謝罪逡
巡於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則欲絜去就之分也況
臣卑鄙無元功巨勳自繫於時竊慕前賢早思遠恥昔申生
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
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
事益以傷絕何者荊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
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愍
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爲之敢謂非罪
臣每聞交絕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於君子願君王
勉之也魏文帝善達之姿才容觀以爲散騎常侍建
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達領
新城太守遣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
共襲封達與封書曰古人有言疏不間親新不加
舊此謂上明下直讒慝不行也若乃權君譎主賢

父慈親猶有忠臣蹈功以罹禍孝子抱仁以陷難
種商白起孝己伯奇皆其類也其所以然非骨肉
好離親親樂患也或有恩移愛易亦有讒間其間
雖忠臣不能移之於君孝子不能變之於父者也
勢利所加改親爲讎況非親親乎故申生衛伋禦
寇楚建稟受形之氣當嗣立之正而猶如此今足
下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血而據勢權義
非君臣而處上位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軍
之號遠近所聞也自立阿斗爲太子已來有識之
人相爲寒心如使申生從子輿之言必爲太伯衛

伋聽其弟之謀無彰父之譏也且小白出奔入而
爲霸重耳踰垣卒以克復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夫
智貴免禍明尚夙達僕揆漢中王慮定於內疑生
於外矣慮定則心固疑生則心懼亂禍之興作未
曾不由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左右
必有以間於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怨聞其發若踐
機耳今足下在遠尚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遂進足
下失據而還竊相爲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別族
違難背禍猶皆如斯國語曰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佷對曰
宵之佷在面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強毅果敢則

賢如是而甚不仁以五者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不聽智果別族於太史氏爲輔氏
及智氏亡惟輔果在焉今足下棄父母而爲人後非禮也知禍
將至而留之非智也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義也自
號爲丈夫爲此三者何所貴乎以足下之才棄身
來東繼嗣羅侯不爲背親也北面事君以正綱紀
不爲棄舊也怒不致亂以免危亡不爲徒行也加
陛下新受禪命虛心側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然
內向非但與僕爲倫受三百戶封繼統羅國而已
當更剖符大邦爲始封之君陛下大軍金鼓以震
當轉都宛鄧若二敵不平軍無還期足下宜因此

時卑定良計易有利見大人詩有自求多福行矣
今足下勉之無使狐突閉門不出封不從達言申
儀叛封封破走還成都申耽降魏魏假耽懷集將
軍徙居南陽儀魏興太守封真鄉侯屯洵口魏略曰申儀兄
名耽字義舉初在西平上庸間聚衆數千家後與張魯通又
遣使詣曹公曹公加其號為將軍因使領上庸都尉至建安
末為蜀所攻以其郡西屬黃初中儀復來還詔即以兄故號
加儀因拜魏興太守封列侯太和中儀與孟達不和數上言
達有貳心於蜀及達反儀絕蜀道使救不到達死後儀詣宛
見司馬宣王宣王勸使來朝儀至京師詔轉拜儀樓船將軍
在禮請中封既至先主責封之侵陵達又不救羽諸葛亮
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先主因此除之
於是賜封死使自裁封歎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
先主為之流涕達本字子敬避先主叔父敬改之
封子林為牙門將咸熙元年內移河
東達子興為議督軍是歲徙還扶風

彭羕字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姿性驕
傲多所輕忽惟敬同郡秦子勑薦之於太守許靖
曰昔高宗夢傅說周文求呂尚爰及漢祖納食其
於布衣此乃帝王之所以倡業垂統緝熙厥功也
今明府稽古皇極允執神靈體公劉之德行勿替
之惠清廟之作於是乎始褒貶之義於是乎興然
而六翮未之備也伏見處士緜竹秦宓膺山甫之
德履雋生之直枕石漱流吟詠緼袍偃息於仁義

之塗恬惔於浩然之域高概節行守貫不虧雖古
人潛遁蔑以加旃若明府能招致此人必有忠讜
落落之譽豐功厚利建跡立勳然後紀功於王府
飛聲於來世不亦美哉羕仕州不過書佐後又為
衆人所謗毀於州牧劉璋璋髡鉗羕為徒隸會先
主入蜀泝流北行羕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統統
與羕非故人又適有賓客羕徑上統牀臥謂統曰
須客罷當與卿善談統客既罷往就羕坐羕又先
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于經日統大善之
而法正宿自知羕遂並致之先主先主亦以為奇

數令羕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識遇日加
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拔羕為治中從事羕起
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滋甚
諸葛亮雖外接待羕而內不能善屢密言先主羕
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羕行事
意以稍疎左遷羕為江陽太守羕聞當遠出私情
不悅往詣馬超超問羕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
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
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羕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揚雄
方言曰悈鰓乾都耇革老也郭璞注曰皆老者皮色枯瘁之
形也　臣松之以為皮去毛曰革古者以革為兵故語稱兵

章年猶少也羕欲爲老革猶言老兵也又謂超曰卿爲其外我爲其內天下不足定也超羈旅歸國常懷危懼聞羕言大驚默然不荅羕退具表羕辭於是收羕付有司羕於獄中與諸葛亮書曰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爲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闇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衒鬻龐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於葭萌指掌而譚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州不免凡庸憂於罪罔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

得君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爲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臣松之以爲分子之厚者羕言劉主分兒子厚恩施之於己故其書後語云負我慈父罪有百死也羕一朝狂悖自求葅醢爲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爲也況僕頗別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爲首興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意卒感激頗以被酒侻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於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

侻音脫

討曹操耳寧敢有他志邪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間痛人心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末蹤盡心於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勳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墮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自愛羕竟誅死時年三十七

廖立音理救反字公淵武陵臨沅人先主領荊州牧辟爲從事年未三十擢爲長沙太守先主入蜀諸葛亮鎮荊土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皆誰相

經緯者亮荅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建安二十年權遣呂蒙奄襲南三郡立脫身走自歸先主先主素識待之不深責也以爲巴郡太守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徵立爲侍中後主襲位徙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後丞相掾李邵蔣琬至立計曰軍當遠出卿諸人好諦其事昔先主不取漢中走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既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于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

死無子遺上庸覆敗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衆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無綱紀朗昔奉馬良兄弟謂爲聖人今作長史素能合道中郎郭演長從人者耳不足與經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也欲任此三人爲不然也王連流俗苟作掊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郃琬具白其言於諸葛亮亮表立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羣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毁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

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爲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眞僞邪亮集有亮表曰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則開門就敵領巴郡則有闇昧闒茸其事隨大將軍則誹謗譏訶侍梓宮則挾刃斷人頭於梓宮之側陛下即位之後普增職號立隨比爲將軍面語臣曰我何宜在諸將軍中不表我爲卿上當在五校臣答將軍者隨大比耳至於卿者正方亦未爲卿也且宜處五校自是之後怏怏懷恨詔曰三苗亂政有虞流宥廖立狂惑朕不忍刑亟徙不毛之地於是廢立爲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諸葛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爲左衽矣後監軍姜維率偏軍經汶山往詣立稱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立遂終於徙所妻子還蜀

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也少爲郡職吏以才幹稱荊州牧劉表使歷諸郡縣曹公入荊州時嚴宰秭歸遂西詣蜀劉璋以爲成都令復有能名建安十八年署嚴爲護軍拒先主於緜竹嚴率衆降先主先主拜嚴裨將軍成都既定爲犍爲太守興業將軍二十三年盜賊馬秦高勝等起事於郪音合聚部伍數萬人到資中縣時先主在漢中嚴不更發兵但率將郡士五千人討之斬秦勝等首枝黨星散悉復民籍又越巂夷率高定遣軍圍新道縣嚴馳往赴救賊皆破走加輔漢將軍領郡如故章武二

年先主徵嚴詣永安宮拜尚書令三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爲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建興元年封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勳四年轉爲前將軍以諸葛亮欲出軍漢中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皆統屬嚴嚴與孟達書曰吾與孔明俱受寄託憂深責重思得良伴亮亦與達書曰部分如流趨捨罔滯正方性也其見貴重如此諸葛亮集有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答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

可受況於九邪八年遷驃騎將軍以曹眞欲三道向漢川亮命嚴將二萬人赴漢中亮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亮以明年當出軍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改名爲平九年春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己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後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爲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鎭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爲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顚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亮公文上尚書曰平爲大臣受恩過量不思忠報橫造無端危恥不辦迷罔上下論獄棄科導人爲姦情狹志狂若無天地自度姦露嫌心遂生聞軍臨至西嚮託疾還沮漳軍臨至沮復還江陽平參軍狐忠勤諫乃止今篡賊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苞含以危大業輒與行中軍師車騎將軍都鄉侯臣劉琰使持節前軍師征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南鄭侯臣魏延前將軍都亭侯臣袁綝左將軍領荊州刺史高陽鄉侯臣吳壹督前部右將軍玄鄉侯臣高翔督後部後將軍安樂亭侯臣吳班領長史綏軍將軍臣楊儀督左部行中監軍揚武將軍臣鄧芝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行中護軍偏將軍臣費禕行前護軍偏將軍漢成亭侯臣許允行左護軍篤信中郎將臣丁咸行右護軍偏將軍臣劉敏行護軍征南將軍當陽亭侯臣姜維行中典軍討虜將軍臣上官雝行中參軍昭武中郎將臣胡濟行參軍建義將軍臣閻晏行參軍偏將軍臣爨習行參軍裨將軍臣杜義行參軍武略中郎將臣杜祺行參軍綏戎都尉臣盛勃領從事中郎武略中郎將臣樊岐等議輒解平任免官祿節傳印綬符策削其爵土乃廢平爲民徙梓潼郡諸葛亮又與平子豐教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爲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十二年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亮於是可謂能用刑矣自秦漢以來未之有也豐官至朱提太守蘇林漢書音義曰朱音銖提音如北方人名匕曰提也

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先主在豫州辟爲從事以

其宗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周旋常爲賓客先生定益州以琰爲固陵太守後主立封都鄉侯班位每亞李嚴爲衛尉中軍師後將軍遷車騎將軍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爲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建興十年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語虛誕亮責讓之琰與亮牋謝曰琰稟性空虛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來紛紜之論殆將傾覆頗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原其身中穢垢扶持全濟致其祿位以至今日閒者

迷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致之於理使得全完保育性命雖必克己責躬改過投死以誓神靈無所用命則靡寄顏於是亮遣琰還成都官位如故琰失志慌惚十二年正月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撾胡至於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言琰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撾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母朝慶遂絕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以部曲隨先主入蜀數有戰功遷牙門將軍先主爲漢中王遷治成都當得重將以鎮漢川衆論以爲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先主乃拔延爲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盡驚先主大會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爲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爲大王吞之先主稱善衆咸壯其言先主踐尊號進拜鎮北將軍建興元年封都亭侯五年諸葛亮駐漢中更以延爲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後將軍費瑤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于陽谿

延大破淮等遷爲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魏略曰夏侯楙爲安西將軍鎮長安亮於南鄭與羣下計議延曰聞夏侯楙少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延既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楊儀不假借延延以爲至忿有如水火十二年亮出北谷口延爲前鋒出亮營十里延夢

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爲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秋亮病困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適卒秘不發喪儀令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因與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己連名告下諸將禕紿延曰當爲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門馳馬而去延尋悔追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儀等遂使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纔儀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後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疑延儀等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何平在前禦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爲用命軍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致首於儀儀起自踏之曰庸奴復能作惡不遂夷延三族初蔣琬率宿衛諸營赴難北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旋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平日諸將素不同冀時論必當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魏略曰諸葛亮病謂延等云我之死後但謹自守慎勿復來也令延攝行己事密持喪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發喪亮長史楊儀宿與延不和見延攝行軍事懼爲所害乃張言延欲舉衆北附遂率其衆攻延延本無此心不戰軍走追而殺之臣松之以爲此蓋敵國傳聞之言不得與本傳爭審）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也建安中爲荊州刺史傅羣主簿背羣而詣襄陽太守關羽羽命爲功曹遣奉使西詣先主先主與語論軍國計策政治得失大悅之因辟爲左將軍兵曹掾及先主爲漢中王拔儀爲尚書先主稱尊號東征吳儀與尚書令劉巴不睦左遷遙署弘農太守建興三年丞相亮以爲參軍署府事將南行五年隨亮漢中八年遷長史加綏軍將軍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亮深惜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十二年隨亮出屯谷口亮卒于敵場儀既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爲功勳至大宜當代

亮未發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默然
不悅而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狷狹意在蔣琬琬遂
爲尚書令益州刺史儀至拜爲中軍師無所統領
從容而已初儀爲先主尚書琬爲尚書郎後雖俱
爲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自惟年宦
先琬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于聲色歎咤之音發
於五內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惟後軍師
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恨望前後云云又語禕曰
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
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

十三年廢儀爲民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
謗辭指激切遂下郡收儀儀自殺其妻子還蜀楚國
先賢傳云儀兄慮字威方少有德行爲江南冠冕州郡禮召
諸公辟請皆不能屈年十七夭鄉人宗貴號曰德行楊君
評曰劉封處嫌疑之地而思防不足以自衛彭羕
廖立以才拔進李嚴以幹局達魏延以勇略任楊
儀以當官顯劉琰舊仕並咸貴重覽其舉措迹其
規矩招禍取咎無不自己也

劉彭廖李劉魏楊傳第十　蜀書　國志四十

霍王向張楊費傳第十一　蜀書　國志四十一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兄篤於鄉里合部曲
數百人篤卒荊州牧劉表令峻攝其衆表卒峻率
衆歸先主先主以峻爲中郎將先主自葭萌南還
襲劉璋留峻守葭萌城張魯遣將楊帛誘峻求共
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帛乃退去後璋
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
年不能下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
出擊大破之即斬存首先主定蜀嘉峻之功乃分

廣漢爲梓潼郡以峻爲梓潼太守裨將軍在官三
年年四十卒還葬成都先主甚悼惜乃詔諸葛亮
曰峻既佳士加有功於國欲行酹遂親率羣僚臨
會弔祭因留宿墓上當時榮之子弋字紹先先主
末年爲太子舍人後主踐阼除謁者丞相諸葛亮
北駐漢中請爲記室使與子喬共周旋游處亮卒
爲黃門侍郎後主立太子璿以弋爲中庶子璿好
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
之體後爲參軍庲降屯副貳都督又轉護軍統事
如前時永昌郡夷獠恃險不賓數爲寇害乃以弋

領永昌太守率偏軍討之遂斬其豪帥破壞邑落郡界寧靜遷監軍翊軍將軍領建寧太守還統南郡事景耀六年進號安南將軍是歲蜀并于魏弋與巴東領軍襄陽羅憲各保全一方舉以內附咸因仍前任寵待有加漢晉春秋曰霍弋聞魏軍來弋欲赴成都後主以備敵既定不聽成都不守弋素服號哭大臨三日諸將咸勸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主上與魏和見遇以禮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邪得後主東遷之問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曰臣聞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其命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二晉文王善之又拜南中都督委以本任後遣將兵救援呂興平交阯日南九真三郡功封列侯進號崇賞焉弋孫彪晉越巂太守襄陽記曰羅憲字令則父蒙避亂於蜀官至廣漢太守憲少以才學知名年十三能屬文後主立太子為太子舍人遷庶子尚書吏部郎以宣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美焉時黃皓預政衆多附之憲獨不與同皓恚左遷巴東太守時右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為領軍後主拜憲為宇副貳魏之伐蜀召宇西還留宇二千人令憲守永安城尋聞成都敗城中擾動江邊長吏皆棄城走憲斬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得後主委質問至乃帥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起兵西上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為脣齒不恤我難而徼其利背盟違約且漢已亡吳何得久寧能為吳降虜乎保城繕甲告誓將士厲以節義莫不用命吳聞鍾鄧敗百城無主有兼蜀之志而巴東固守兵不得過使步協率衆而西憲臨江拒射不能禦遣參軍楊宗突圍北出告急安東將軍陳騫又送文武印綬任子詣晉王協攻城憲出與戰大破其軍孫休怒復遣陸抗等帥衆三萬人增憲之圍被攻凡六月日而救援不到城中疾病太半或說憲奔走之計憲曰夫為人主百姓所仰危不能安急而棄之君子不為也畢命於此矣陳騫言於晉王遣荊州刺史胡烈救憲抗等引退晉王即委前任拜憲凌江將軍封萬年亭侯會武陵四縣舉衆叛吳以憲為武陵太守巴東監軍泰始元年改封西鄂縣侯憲遣妻子居洛陽武帝以其子襲為給事中三年冬入朝進位冠軍將軍假節四年三月從帝宴于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宜時敘用者憲薦蜀郡常忌杜軫壽良巴西陳壽南郡高軌南陽呂雅許國江夏費恭琅邪諸葛京汝南陳裕即皆敘用咸顯於世憲還襲取吳之巫城因上伐吳之策憲方亮嚴正待士不倦輕財好施不營產業六年薨贈使持節安南將軍謚曰烈子襲以凌江將軍領部曲早卒追贈廣漢太守襲子徽順陽內史永嘉五年為王如所殺此云憲字令則與本傳不同未詳孰是

王連字文儀南陽人也劉璋時入蜀為梓潼令先主起事葭萌進軍來南連閉城不降先主義之不彊偪也及成都既平以連為什邡令轉在廣都所居有績遷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於是簡取良才以為官屬若呂乂杜祺劉幹等終皆至大官自連所拔也遷蜀郡太守興業將軍領鹽府如故建興元年拜屯騎校尉領丞相長史封平陽亭侯時南方諸郡不賓諸葛亮將自征之連諫以為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己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停留者久之會連卒子山嗣官至江陽太守

向朗字巨達襄陽宜城人也襄陽記曰朗少師事司馬德操與徐元直韓德高龐士元皆親善荊州牧劉表以為臨沮長表卒歸先主先主定江南使朗督秭歸夷道巫山夷陵四縣軍民事蜀既平以朗為巴西太守頃之轉任牂牁又徙房陵後主踐阼為步兵校尉代王連領丞相長史丞

謖得不義逃亡字何耶
為典哥之敗情之太誤也
可令自招情致此謖哉

亮南征朗留統後事五年隨亮漢中朗素與馬謖善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還成都數年為光祿勳亮卒後徙左將軍追論舊功封顯明亭侯位特進初朗少時雖涉獵文學然不治素檢以吏能見稱自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三十年臣松之案朗坐馬謖免長史則建興六年中也朗至延熙十年卒整二十年耳此云三十字之誤也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延熙十年卒襄陽記曰朗遺言戒子曰傳稱師克在和不在眾此言天地和則萬物生君臣和則國家平九族和則動得所求靜得所安是以聖人守和以存以亡也吾楚國之小子耳而早喪所天為二兄所誘養使其性行不隨祿利以墮今但貧耳貧非人患惟和為貴汝其勉之子條嗣景耀中為御史中丞襄陽記曰條字文豹亦博學多識入晉為江陽太守南中軍司馬朗兄子寵先主時為牙門將秭歸之敗寵營特完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後為中部督典宿衛兵諸葛亮當北行表與後主曰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論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遷中領軍延熙三年征漢嘉蠻夷遇害寵弟充歷射聲校尉尚書襄陽記曰魏咸熙元年六月鎮南將軍衛瓘至於成都得璧玉印各一枚文似成信

字孫人皆示百官藏于相國府充聞之曰吾聞譙周之言先帝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今中撫軍名炎而漢年極於炎興瑞出成都而藏之於相國府此殆天意也是歲拜充為梓潼太守明年十二月而晉武帝即尊位炎興於是乎徵焉孫盛曰昔公孫述自以起成都號曰成氏二玉之文殆述所作乎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汝南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元常之倫也劉璋時舉孝廉為魚復長還州署從事領帳下司馬張飛自荊州由墊江入璋授裔兵拒張飛於德陽陌下軍敗還成都為璋奉使詣先主先主許以禮其君而安其人也裔還城門乃開先主以裔為巴郡太守還為司金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先是益州郡殺太守正昂耆率雍闓恩信著於南土使命周旋遠通孫權乃以裔為益州太守徑往至郡闓遂趑趄不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麤不足殺令縛與吳於是遂送裔於權會先主薨諸葛亮遣鄧芝使吳亮令芝言次可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之知也故許芝遣裔裔臨發權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乎裔對曰愚以為卓氏之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權又謂裔曰君還必用事西朝終不作田父於閭里也

將何以報我裔對曰裔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
蒙徼倖得全首領五十八已前父母之年也自此
已後大王之賜也權言笑歡悅有器裔之色裔出
閤深悔不能陽愚即便就船倍道兼行權果追之
裔已入永安界數十里追者不能及既至蜀丞相
亮以爲參軍署府事又領益州治中從事亮出駐
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
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
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其明年北詣亮
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
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
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啁流速皆此類也臣松
之以爲談啁貴於機捷書疏可容留意今因書疏之巧以著談啁之速非其理也少與犍爲楊恭
友善恭早死遺孤未數歲裔迎留與分屋而居事
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長大爲之娶婦買田宅產業
使立門戶撫恤故舊振贍衰宗行義甚至加輔漢
將軍領長史如故建興八年卒子毣嗣毣音忙角反見字林曰毣
思貌也歷三郡守監軍毣弟郁太子中庶子
楊洪字季休犍爲武陽人也劉璋時歷部諸郡先
主定蜀太守李嚴命爲功曹嚴欲徙郡治舍洪固

固不聽遂辭功曹請退嚴欲薦洪於州爲蜀部從
事先主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
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
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
子當運發兵何疑時蜀郡太守法正從先主北行
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即眞頃
之轉爲益州治中從事先主既稱尊號征吳不克
還住永安漢嘉太守黃元素爲諸葛亮所不善聞
先主疾病懼有後患舉郡反燒臨邛城時亮東行
省疾成都單虛是以元益無所憚洪即啓太子遣
其親兵使將軍陳曶鄭綽討元衆議以爲元若不
能圍成都當由越嶲據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無
他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冀主上平安面
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敕曶綽但於南安
峽口遮即便得矣曶綽承洪言果生獲元洪建興
元年賜爵關內侯復爲蜀郡太守忠節將軍後爲
越騎校尉領郡如故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欲用
張裔爲留府長史問洪何如洪對曰裔天姿明察
長於治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
如留向朗朗情僞差少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於

事無善於裔少與洪親善裔流放在吳洪臨裔郡裔子郁給郡吏微過受罰不特原假裔後還聞之深以為恨與洪情好有損及洪見亮出至裔許具說所言裔答洪曰公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時人或疑洪意自欲作長史或疑洪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典後事也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柏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為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為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讎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況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邪論者由是明洪無私洪少不好學問而忠清款亮憂公如家事繼母至孝六年卒官始洪為李嚴功曹嚴未至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迎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為廣漢太守時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益部耆舊雜記曰每朝會祗次洪坐嘲祗曰君馬何駛祗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耳衆傳之以為笑祗字君肅少寒貧為人寬厚通濟體甚壯大又能飲食好聲色不持節儉故時人少貴之者嘗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君壽恐不過此祗笑言得此足矣初仕郡後為督軍從事時諸葛亮用法峻密陰聞祗游戲放縱不勤所職嘗奄往錄獄衆人咸為祗懼祗密聞之夜張燈火見囚讀諸解狀諸葛晨往祗悉已闇誦答對無所遺失亮甚異之出補成都令時郫縣令缺以祗兼二縣二縣戶口猥多切近都治饒諸姦穢每比人常眠睡值其覺寤輒得姦詐衆咸畏祗之發摘或以為有術無敢欺者使人投算祗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升合其精如此汶山夷不安以祗為汶山太守民夷服信遷廣漢後夷反叛辭令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耳時難屈祗拔祗族人為汶山復得安祗遷犍為年四十八卒如趙直所言後有廣漢王離字伯元亦以才幹顯為督軍從事推法平當遷代祗為犍為太守治有美績雖聲望不及祗而文采過之也

費詩字公舉犍為南安人也劉璋時為縣竹令先主攻縣竹時詩先舉城降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詩為督軍從事出為牂牁太守還為州前部司馬先主為漢中王遣詩拜關羽為前將軍羽聞黃忠為後將軍羽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加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升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為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為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即受拜後羣臣議欲推漢中王稱尊號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

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安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爲殿下取也由是忤指左遷部永昌從事習鑿齒曰夫創本之君須大定而後正己纂統之主俟速建以係衆心是故惠公朝虜而子圉夕立更始尚存而光武舉號夫豈忘主徼利社稷之故也今先主糾合義兵將以討賊賊强禍大主沒國喪二祖之廟絕而不祀苟非親賢孰能紹此嗣祖配天非咸陽之譬杖正討逆何推讓之有於此時也不知速尊有德以奉大統使民欣反正世覩舊物杖順者齊心附逆者同懼可謂闇惑矣其黜降也宜哉 臣松之以爲鑿齒論議惟此議最善建興三年隨諸葛亮南行歸至漢陽縣降人李鴻來詣亮亮見鴻時蔣琬與詩在坐鴻曰間過孟達許適見王沖從南來言往者達

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主不聽耳達曰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沖言委仰明公無已已亮謂琬詩曰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進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與書邪亮默然不荅亮欲誘達以爲外援竟與達書曰往年南征歲未及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嘆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託名榮貴爲乖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主待士之義又鴻道王沖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沖說

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達得亮書數相交通辭欲叛魏魏遣司馬宣王征之即斬滅達亮亦以達無款誠之心故不救助也蔣琬秉政以詩爲諫議大夫卒於家王沖者廣漢人也爲牙門將統屬江州督李嚴爲嚴所疾懼罪降魏魏以沖爲樂陵太守孫盛蜀世譜曰詩子立晉散騎常侍自後益州諸費有名位者多是詩之後也

評曰霍峻孤城不傾王連固節不移向朗好學不倦張裔膚敏應機楊洪乃心忠公費詩率意而言皆有可紀焉以先主之廣濟諸葛之準繩詩吐直言猶用陵遲況庸后乎哉

霍王向張楊費傳第十一　蜀書　國志四十一

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郤傳第十二

蜀書　國志四十二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少受學於廣漢任安劉璋辟為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聾閉門不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為別駕五梁為功曹微為主簿微固辭轝而致之既至亮引見微微自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語於坐上與書曰服聞德行飢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覯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寶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

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勳於竹帛也以謂賢愚不相為謀故自割絕守勞而已不圖自屈也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答曰曹丕篡弒自立為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偽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丕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為諫議大夫以從其志

五梁者字德山犍為南安人也以儒學節操稱從議郎遷諫議大夫五官中郎將

周羣字仲直巴西閬中人也父舒字叔布少學術於廣漢楊厚名亞董扶任安數被徵終不詣時人有問春秋讖曰代漢者當塗高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魏也鄉黨學者私傳其語羣少受學於舒專心候業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於樓上視天災纔見一氣即白羣羣自上樓觀之

不避晨夜故凡有氣候無不見之者是以所言多中州牧劉璋辟以為師友從事續漢書曰建安七年越巂有男子化為女人時羣言哀帝時亦有此妖將易代之祥也至二十五年獻帝封于山陽十二年十月有星孛于鶉尾荊州分野羣以為荊州牧將死而失土明年秋劉表卒曹公平荊州十七年十二月星孛于五諸侯羣以為西方專據土地者皆將失土是時劉璋據益州張魯據漢中韓遂據涼州宋建據枹罕明年冬曹公遣偏將擊涼州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于羌中被殺其年秋璋失益州二十年秋曹公攻漢中張魯降先主定蜀署儒林校尉先主欲與曹公爭漢中問羣羣對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軍必不利當戒慎之時州後部司馬蜀郡張裕亦曉占候而天才過羣裕字南和諫先主曰不可爭漢中軍必不利先主竟不用裕言果得地

而不得民也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武都皆沒不還悉如羣言於是舉羣茂才裕又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之人密白其言初先主與劉璋會涪時裕為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為涿令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先主常銜其不遜加忿其漏言乃

顯裕諫爭漢中不驗下獄將誅之諸葛亮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鉏裕遂棄市後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又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于地也羣卒子巨頗傳其術

杜瓊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學於任安精究安術劉璋時辟為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瓊為議曹從事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遷左中郎將大鴻臚太常為人靜默少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蔣琬費禕等皆器重之雖學業入深初不視天文有所論說後進通儒譙周常問其意瓊答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周因問曰昔周徵君以為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又問周曰寧復有所怪邪周曰未達也瓊又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已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瓊年八十餘延熙十三年卒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不教諸子內學無傳業者周緣瓊言乃觸類而長之曰春秋傳著晉

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其後果如服言及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為帝後皆免為諸侯與師服言相似也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意者甚於穆侯靈帝之名子後宦人黃皓弄權於內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

復有立者乎。蜀既亡，咸以周言為驗。周曰：此雖己
所推尋，然有所因，由杜君之辭而廣之耳，殊無神
思獨至之異也。
許慈字仁篤，南陽人也。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
尚書、三禮、毛詩、論語。建安中，與許靖等俱自交州
入蜀。時又有魏郡胡潛，字公興，不知其所以在益
土。潛雖學不沾洽，然卓犖彊識，祖宗制度之儀，喪
紀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采。先主定蜀，承
喪亂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慈、潛
並為博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舊文。值庶事草創，
動多疑議，慈、潛更相克伐，謗讟忿爭，形於聲色；書
籍有無，不相通借，時尋楚撻，以相震攇。（攇許偃反）其矜
己妬彼，乃至於此。先主愍其若斯，羣僚大會，使倡
家假為二子之容，傚其訟鬩之狀，酒酣樂作，以為
嬉戲，初以辭義相難，終以刀杖相屈，用感切之。潛
先沒，慈後主世稍遷至大長秋，卒。（孫盛曰：蜀少人士，故慈、潛等並見載述。）
子勛傳其業，復為博士。
孟光字孝裕，河南洛陽人，漢太尉孟郁之族。（續漢書曰：郁，中常侍孟賁之弟。）
靈帝末為講部吏。獻帝遷都長安，遂逃入
蜀，劉焉父子待以客禮。博物識古，無書不覽，尤銳
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
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光常譊譊讙咋。（譊音奴交反，讙音休元反，咋音祖格反）
先主定益州，拜為議郎，與許慈等並掌制度。
後主踐阼，為符節令、屯騎校尉、長樂少府，遷大司
農。延熙九年秋，大赦，光於衆中責大將軍費禕曰：
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窮極，必
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
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懸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
以惠姦宄之惡乎？又鷹隼始擊，而更原宥有罪，上
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老朽，不達治體，竊謂斯法
難以經久，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顧
謝踧踖而已。光之指摘痛癢，多如是類，故執政重
臣心不能悅，爵位不登，每直言無所回避，為代所
嫌。太常廣漢鐔承（華陽國志曰：承字公文，歷郡守少府。）光祿勳河東裴
儁等，年資皆在光後，而登據上列，處光之右，蓋以
此也。（傅暢裴氏家記曰：儁字奉先，魏尚書令潛弟也。儁姊夫為蜀中長史，儁送之，時年十餘歲，遂遭漢末大亂，不復得還。既長知名，為蜀所推重也。子越，字令緒，為蜀督軍。蜀破，遷還洛陽，拜議郎。）後進文士秘書郎
郤正數從光諮訪，光問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
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
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

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所施為，且智調藏於胸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也？」光解正慎宜，不為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每彈射利病，為世人所譏嫌；省君意亦不甚好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智意雖有自然，然不可力彊致也。此儲君讀書，寧當效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為然。後光坐事免官，年九十餘卒。

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來歙之後也。父豔，為漢司空。（華嶠後漢書曰：豔好學下士，開館養徒衆。少歷顯位，靈帝時位至司空。）漢末大亂，敏隨姊夫奔荊州，姊夫黃琬是劉璋祖母之姪，故璋遣迎琬妻，敏遂俱與姊入蜀，常為璋賓客。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尤精於倉雅訓詁，好是正文字。先主定益州，署敏典學校尉，及立太子，以為家令。後主踐阼，為虎賁中郎將。丞相亮住漢中，請為軍祭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職。（亮集有教曰：「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邪？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議者以為來敏亂羣，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含容，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為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後主即位，吾闇於知人，遂復擢為軍祭酒，違議者之審見，追先帝所察，自謂能以敦厲薄俗，帥之以義。今既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亮卒後，還成都為大長秋，又免，後累遷為光祿大夫，復坐過黜。前後數貶削，皆以語言不節，舉動違常也。時孟光亦以樞機不慎，議論干時，然猶愈於敏，俱以其耆宿學士見禮於世。而敏荊楚名族，東宮舊臣，特加優待，是故廢而復起。後以敏為執慎將軍，欲令以官重自警戒也。年九十七，景耀中卒。子忠，亦博覽經學，有敏風，與尚書向充等並能協贊大將軍姜維。維善之，以為參軍。

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也。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咸略誦述，不復按本。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為勸學從事，及立太子，以默為僕射，以左氏傳授後主。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丞相亮住漢中，請為軍祭酒。亮卒，還成都，拜太中大夫，卒。子宗傳其業，為博士。（宋仲子後在魏。魏略曰：其子與魏諷謀反，伏誅。魏太子答王朗書曰：「昔石厚與州吁游，父碏知其與亂；韓子昵田蘇，穆子知其好仁：故君子游必有方，居必就士，誠有以也。嗟乎！宋忠無石子先識之明，老罹此禍。今雖欲願行滅親之誅，立純臣之節，尚可得邪！」）

李譔字欽仲梓潼涪人也父仁字德賢與同縣尹
默俱游荊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譔具傳其業又
從默講論義理五經諸子無不該覽加博好技藝
筭術卜數醫藥弓弩機械之巧皆致思焉始為州
書佐尚書令史延熙元年後主立太子以譔為庶
子遷為僕射轉中散大夫右中郎將猶侍太子太
子愛其多知甚悅之然體輕脫好戲啁故世不能
重也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
皆依準賈馬異於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
述而意歸多同景耀中卒時又有漢中陳術字申
伯亦博學多聞著釋問七篇益部耆舊傳及志位
歷三郡太守

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也父𡸁字榮始治尚
書兼通諸經及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州就假師
友從事周幼孤與母兄同居既長耽古篤學家貧
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
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諸子文章
非心所存不悉遍視也身長八尺體貌素朴性推
誠不飾無造次辯論之才然潛識內敏建興中丞
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為勸學從事(蜀記曰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
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況左右乎)亮卒於敵庭周在家聞問即便
奔赴尋有詔書禁斷惟周以速行得達大將軍蔣
琬領刺史徙為典學從事總州之學者後主立太
子以周為僕轉家令時後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
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跨州據郡欲
弄神器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
廣狹惟其德之薄厚也是故於時更始公孫述及
諸有大衆者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為
善游獵飲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
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遂務理冤獄節儉飲食動

遵法度故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於是鄧禹自南陽
追之吳漢寇恂未識世祖遙聞德行遂以權計舉
漁陽上谷突騎迎于廣阿其餘望風慕德者邳彤
耿純劉植之徒至于輿病齎棺繈負而至者不可
勝數故能以弱為彊屠王郎吞銅馬折赤眉而成
帝業也及在洛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銚期諫曰
天下未寧臣誠不願陛下細行數出即時還車及
征隗囂潁川盜起世祖還洛陽但遣寇恂往恂曰
潁川以陛下遠征故姦猾起叛未知陛下還恐不
時降陛下自臨潁川賊必即降遂至潁川竟如恂

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不有於急務欲自安不為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故在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姿至孝喪踰三年言及隕涕雖曾閔不過也敬賢任才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內和一大小勠力臣所不能陳然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者夫輓大重者其用力苦不眾拔大艱者其善術苦不廣且承事宗廟者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於四時之祀或有不臨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未成誠非盡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宮所增造但奉脩先帝所施下為子孫節儉之教徙為中散大夫猶侍太子于時軍旅數出百姓彫瘁周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利害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其辭曰因餘之國小而肇建之國大並爭於世而為仇敵因餘之國有高賢卿者問於伏愚子曰今國事未定上下勞心往古之事能以弱勝彊者其術何如伏愚子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恆多慢處小有憂者恆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

蜀志十二

多句踐卹眾以弱斃彊此其術也賢卿曰曩者項彊漢弱相與戰爭無日寧息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為界各欲歸息民張良以為民志既定則難動也尋帥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國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邊陲覬增其疾而斃之也伏愚子曰當殷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劍鞭馬而取天下乎當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彊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肇建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為文王難為漢祖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若乃奇變縱橫出入無間衝波截轍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濟盟津者我愚子也實所不及後遷光祿大夫位亞九列周

蜀志十二 十七

雖不與政事以儒行見禮時訪大議輒據經以對
而後生好事者亦咨問所疑焉景耀六年冬魏大
將軍鄧艾克江由長驅而前而蜀本謂敵不便至
不作城守調度及聞艾已入陰平百姓擾擾皆迸
山野不可禁制後主使羣臣會議計無所出或以
爲蜀之與吳本爲和國宜可奔吳或以爲南中七
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宜可奔南惟周以爲自古
已來無寄他國爲天子者也今若入吳固當臣服
且政理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
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爲小稱臣孰

與爲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
爲之計然後可果今大敵以近禍敗將及羣小之
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
乎羣臣或難周曰今艾以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
周曰方今東吳未賓事勢不得不受受之後不
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
身詣京都以古義爭之衆人無以易周之理後主
猶疑於入南周上疏曰或說陛下以北兵深入有
欲適南之計臣愚以爲不安何者南方遠夷之地
平常無所供爲猶數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勢偪

之窮乃幸從是後供出官賦取以給兵以爲愁怨
此患國之人也今以窮迫欲往依恃恐必復反叛
一也北兵之來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
勢衰及時赴追二也若至南方外當拒敵內供服
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必甚甚必速叛
三也昔王郎以邯鄲僭號時世祖在信都畏偪於
郎欲棄還關中邳彤諫曰明公西還則邯鄲城民
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亡叛可必也
世祖從之遂破邯鄲今北兵至陛下南行誠恐邳
彤之言復信於今四也願陛下早爲之圖可獲爵

土若遂適南勢窮乃服其禍必深易曰亢之爲言
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
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
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
禍尚未萌而迎授與人況禍以至乎故微子以殷
王之昆面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
於是遂從周策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孫

綽曰譙周說後主降魏可乎曰自爲天子而乞降請命何恥之深乎夫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先君正魏之篡不與同天矣推過於其父俛首而事讎可謂苟存豈大居正之道哉孫盛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況稱天子而可辱於人乎周謂萬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禮希利要冀微榮惑矣且以事勢言之理有未盡何者禪雖庸主實

桀紂之酷戰雖屢北未有土崩之亂縱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東鄙以思後圖是時羅憲以重兵據白帝霍弋以強卒鎮夜郎蜀土險狹山水峻隔絕巘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楫保據江州徵兵南中乞師東國如此則姜廖五將自然雲從吳之三師承命電赴何投寄之無所而慮於必亡邪魏師之來褰國大舉欲追則舟楫靡資欲留則師老多虞且屈伸有會情勢代起徐因思奮之民以攻驕惰之卒此越王所以敗闔閭田單所以摧騎劫也何為匆匆遽自囚虜下堅壁於敵人致斫石之至恨哉葛生有云事之不濟則已耳安能復為之下壯哉斯言可以立懦夫之志矣觀古燕齊荊越之敗或國覆主滅或魚懸鳥竄終能建功立事康復社稷豈曰天助抑人謀也向使懷苟存之計納譙周之言何邦基之能構令名之可獲哉禪既闇主周實駑臣方之申包田單范蠡大夫種不亦遠乎

時晉文王為魏相國以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又下書辟周周發至漢中困疾不進咸熙二年夏巴郡文立從洛陽還蜀過見周周語次因書版示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者謂司馬也月酉者謂八月也至八月而文王果崩

華陽國志曰文立字廣休巴郡臨江人也少遊蜀太學治毛詩三禮兼通群書刺史費禕命為從事入為尚書郎復辟禕大將軍東曹掾稍遷尚書蜀并于魏梁州建首為別駕從事咸熙元年舉秀才除郎中晉泰始二年拜濟陰太守遷太子中庶子立上言故蜀大官及盡忠死事者子孫雖仕郡國或有一不才同之齊民為劇又諸葛亮蔣琬費禕等子孫流徙中畿宜量才敘用以慰巴蜀之心傾吳人之望事皆施行遷散騎常侍獻可替否多所補納稍遷衛尉中朝服其賢雅為時名卿咸寧末卒立章奏詩賦論頌凡數十篇

晉室踐阼累下詔所在發遣周周遂輿疾詣洛泰始三年至以疾不起就拜騎都尉周乃自陳無功而封求還爵土皆不聽許五年予嘗為本郡中正清定事訖求休還家往與周別周語予曰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揚雄七十一

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遺風可與劉揚同軌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不復相見矣疑周以術知之假此而言也六年秋為散騎常侍疾篤不拜至冬卒

晉陽秋曰詔曰朕甚悼之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五萬周息熙上言周臨終囑熙曰久抱疾未曾朝見若國恩賜朝服衣物者勿以加身當還舊墓道險行難豫作輕棺殯斂已畢上還所賜詔還衣服給棺直

凡所著述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

益部耆舊傳曰益州刺史董榮圖畫周像於州學命從事李通頌之曰抑抑譙侯好古述儒寶道懷真鑒世盈虛雅名美跡終始是書我后欽賢無言不譽攀諸前哲丹青是圖嗟爾來葉鑒茲顯模

有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不就

周長子熙熙子秀字元彥晉陽秋曰秀性清靜不交於世知將大亂預絕人事從兄弟及諸親理不與相見州郡辟命及李雄盜蜀安車徵秀又雄叔父驤驤子壽辟命皆不應常冠皮帢躬耕山藪永和三年安西將軍桓溫平蜀表薦秀曰臣聞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秉心矯迹以敦在三之節是以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圮裂兔罝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縣思宣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浞之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于時皇極遘道消之會群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姦威仍逼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絕跡不面偽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譎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於秀殆以過之今西土以為美談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哲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狼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遁之弊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頹風軌訓嚻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及蕭敬反叛避

雖君源川中鄉人宗族爲依歸利以百數爲作八十衆人以其蔑老誠代之用援兵扣曰吾本以老弱當先嘗收吾氣力自從留此祁以由杼之年累細君也後十餘年卒於定

郤正字令先河南偃師人也祖父儉靈帝末爲益州刺史爲盜賊所殺會天下大亂故正父揖因留蜀揖爲大將軍孟達營都督隨達降魏爲中書令史正本名纂少以父死母嫁單煢隻立而安貧好學博覽墳籍弱冠能屬文入爲祕書吏轉爲令史遷郎至令性澹於榮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馬王揚班傅張蔡之儔遺文篇賦及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鑽鑿推求略皆寓目自在內職與宦人黃皓比屋周旋經三十年皓從微至貴操弄威權正既不爲皓所愛亦不爲皓所憎是以官不過六百石而免於憂患依則先儒假文見意號曰釋譏其文繼於崔駰達旨其辭曰或有譏余者曰聞之前記夫事與時並名與功偕然則名之與事前哲之急務也是故創制作範匪時不立流稱垂名匪功不記名必須功而乃顯事亦俟時以行止身沒名滅君子所恥是以達人研道探賾索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辨者騁說智者應機謀夫演略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揆宜用

取世資小屈大申存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終揚光以發輝也今三方鼎跱九有未乂悠悠四海嬰丁禍敗嗟道義之沈塞愍生民之顛沛此誠聖賢拯救之秋烈士樹功之會也吾子以高朗之才珪璋之質兼覽博窺留心道術無遠不致無幽不瀕挺身取命幹茲奧秘躊躇紫闥喉舌是執九考不移有入無出初書曰三年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九考則二十七年究古今之真僞計時務之得失雖時獻一策偶進一言釋彼官責慰此素餐固未能輸竭忠款盡瀝胃府排方入直惠彼黎元俾吾徒草鄙並有聞焉也盍亦綏衡緩轡回軌易塗輿安駕肆思馬斯徂審厲揭以投濟要夷庚之赫怖播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圖不亦盛與余聞而歎曰嗚呼有若云乎邪夫人心不同實若其面子雖光麗旣美且豔管闚筐舉守厥所見未可以言八紘之形埒信萬事之精練也或人率爾仰而揚衡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余應之曰虞帝以面從爲戒孔聖以悅己爲尤君子之言良我所思將爲吾子論而釋之昔在鴻荒朦昧肇初三皇應籙五帝承符爰暨夏商前典攸書姬衰道缺霸者翼扶嬴氏慘虐吞嚼八區於是從橫雲

起狙詐如星奇邪譎動智故萌生或飾貴以嬲偽
或挾邪以干榮或詭道以要上或窃技以自矜特
正崇邪棄直就佞思無定分義無常經故執法躬
而慝作斯義敗而姦成目門大而宗威韓辨立而
身刑夫何故哉利田其心寵耀其目椒桂龍章鍾
鑾車服好華苟得如反如不淫邪荒迷恣雖自樞
和鸞嘉言讌而身在棘側庭宇未踐而棟折榱覆矣
故其精地縮其澤人罕其躬鬼妄其頷初升高岡
終隕幽壑萌含榮澗久爲枯腮是以賢人君子深
圖遠慮異以從容炭超然高舉寧戾尾於塗中犧濁
世之休饗彼豈輕主慢民而忽於時務哉蓋易著
行止之戒詩有靖恭之歎乃神之聽之而道使之
然也自我大漢應天順民政治之隆暗若陽春俯
寓坤典仰式乾文播皇澤以熙世揚茂化之醲醇
君臣履度各守厥貞上垂詢納之弘下有匡救之
責士無虛華之寵民有一行之迹粲乎亹亹尚此
忠益然而道有隆汙物有興廢有啟有寂有尤有
翳朱陽否於素秋玄陰抑於孟春羲和逝而望舒
係運氣匿而耀靈陳沖質不求栢靈墮敗英往雲
而豪傑之世家挾殊議人懷異計故從橫者欻披

其骨狙詐者蹔吐其舌也今天綱已綴德樹西鄰
丕顯祖之宏規廣好爵於士人興五教以訓俗豐
九德以濟民肅明祀以礿祭綏皇道以輔真雖時
者未一僞者未分聖人垂戒蓋均無貧故君臣協
美於朝黎庶欣戴於野動者競於靜者畢矩濟濟
偉彥元凱之倫也有過必知顏子之仁也偘偘庶
政冉季之治也僞揚鷹騰伊望之事也總群俊之
上略含薛氏之三計敷張陳之秘策故力征以勤
世援華英而不遑豈暇修枯穢於榛穢哉然吾不
才在朝累紀託身所天心焉是恃樂滄海之廣深
歎嵩嶽之高崚聞仲尼之贊商丘感鄉校之益已彼
平仲之和羹嘉進可而替否故蒙冒瞽說時有攸
獻雖曰過人之有采於白開謝豐之吟詠乎疆時庶
以增廣福祥輸力規諫若其合也則以闇協明進
應靈符如其違也自我常分退守已愚進退任數
不矯不誣循性樂天夫何恨諸此其所以既入不
出有而若無者也狭屈氏之常醒濁漁父之必醉
溷柳季之卑辱褊夷叔之高對合不以得違不以
失得不充訟矣不慘悸不樂前以顧軒不就後以
慮輕不弼譽以干澤不辨冠以忌黜何責之釋何

飧之衄何方之排何直之入九考不移固其所執也方今朝士山積髦俊成群猶鱗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林游禽逝不為之尠浮魴臻不為之殷且陽靈幽於唐葉陰精應為商時陽旰請而洪災息桑林禱而甘澤滋淮南子曰禹為水以身請於陽盱之河湯苦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聖人之憂民如此其明矣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克夏而天下大旱三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湯於是剪其髮𨟖其爪自以為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行止有道廢塞有期我師遺訓不怨不尤委命恭己我又何辭辭窮路單將反初節綜墳典之流芳尋孔氏之遺藝綴微辭以存道憲先軌

而投制韙叔肸之優游美蹶氏之遐逝投止足以言歸泯皓然以容裔欣環堵以恬娛免咎悔於斯世顧茲心之未泰懼末塗之泥滯仍求激而增憤肆中懷以告誓昔九方考精於至貴秦牙沉思於殊形淮南子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天下之馬臣有所與共擔纆采薪九方堙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乃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馬者毛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是乃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illegible]

而[illegible]天下之馬也[illegible]子又[illegible]所相各異其知馬也[illegible]以[illegible]宋風秦牙青[illegible]方觀其精秦牙察其[illegible]薛燭察寶以飛譽越絕書曰昔越王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illegible]王召而問之[illegible]皆非也又取純鈎[illegible]其光渾渾如水之[illegible]王曰是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可乎[illegible]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illegible]而出錫[illegible]而出銅雨師掃灑雷公擊橐[illegible]天下[illegible]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illegible]瓠梁託絃以流聲[illegible]齊隸拊髀以濟文[illegible]楚客潛寇以保荊[illegible]

[illegible]雍門援琴而挾說[illegible]

將挽天地，旬千若一，揚雖有蕃，蟄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臣竊為足下有所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即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彊而報弱薛，譬之猶摩蕭斧而伐朝菌也。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天道不常盛，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荊棘，狐狸穴其中，游兒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泫然太息，涕淚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羽，而成曲。孟嘗君遂歔欷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國之人。

韓哀秉轡而馳名，呂氏春秋曰：韓哀作御。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及至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騖，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

盧敖翱翔乎玄闕，若士竦身於雲清。淮南子曰：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鬢，淚注而鳶肩，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遯逃乎碑。盧敖就而視之，方卷然龜背而食蛤梨。盧敖乃與之語曰：唯敖為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長不渝解，周行四極，唯北陰之不闚。今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為友乎？若士者齤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載列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此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窔奧也。若我南遊乎岡㝗之野，北息乎沉墨之鄉，西窮冥冥之黨，東關鴻濛之光，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則眴，此其外猶有汰沃之汜，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至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以久。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駕，止柸治，悖若有喪也，曰：吾比夫子也，猶黃鵠之與壤蟲也，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為遠，豈不悲哉。

余實不能齊技於數子，故乃靜然守己而自寧。

景耀六年，後主從譙周之計，遣使請降於鄧艾，其書，正所造也。明年正月，鍾會作亂成都，後主東遷洛陽，時擾攘倉卒，蜀之大臣無翼從者，惟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侍。後主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時論嘉之。賜爵關內侯。泰始中，除安陽令，遷巴西太守。泰始八年詔曰：正昔在成都，顛沛守義，不違忠節，及見受用，盡心幹事，有治理之績，其以正為巴西太守。咸寧四年卒。凡所著述詩論賦之屬，垂百篇。

評曰：杜微脩身隱靜，不役當世，庶幾夷、皓之概。周羣占天有徵，杜瓊沈默慎密，諸生之純也。許、孟、來、李，博涉多聞，尹默精於左氏，雖不以德業為稱，信皆一時之學士。譙周詞理淵通，為世碩儒，有董、揚之規，郤正文辭粲爛，有張、蔡之風，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二子處晉事少，在蜀事多，故著于篇。張璠以為譙周所陳降魏之策，蓋素料劉禪懦弱，心無害戾，故得行也。如遇忿肆之人，雖無他志，然矜強負勝，將因懟忿之言以立一時之快，其斯須之間者，見亦夷滅之禍云。

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郤傳第十二　蜀書　國志四十二

黃李呂馬王張傳第十三　蜀書　國志四十三

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少為郡吏，州牧劉璋召為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待河清。」璋不聽，竟遣使迎先主，出權為廣漢長。及先主襲取益州，將帥分下郡縣，郡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須劉璋稽服，乃詣降先主。先主假權偏將軍。臣松之以為權既忠諫於主，又閉城拒守，得事君之禮。武王下車，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所以大顯忠賢之士，而明示所貴之旨。先主假權將軍，善矣，然猶薄少，未足以彰忠義之高節，而大厲為善者之心。及曹公破張魯，魯走入巴中，權進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於是先主以權為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還南鄭，北降曹公，然卒破杜濩、朴胡，殺夏侯淵，據漢中，皆權本謀也。先主為漢中王，猶領益州牧，以權為治中從事。及稱尊號，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為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師；先主自在江南。及吳將軍陸議乘流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

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臣松之以為漢武用虛罔之言，滅李陵之家；劉主拒憲司所執，宥黃權之室，二主得失縣邈遠矣。詩云「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其劉主之謂也。魏文帝謂權曰：「君捨逆效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文帝善之，拜為鎮南將軍，封育陽侯，加侍中，使之陪乘。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權知其虛言，未便發喪。漢魏春秋曰：文帝詔令發喪，權答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疑惑未實，請須後問。」後得審問，果如所言。及先主薨問至，魏群臣咸賀而權獨否。文帝察權有局量，欲試驚之，遣左右詔權，未至之間，累催相屬，馬使奔馳，交錯於道，官屬侍從莫不碎魄，而權舉止顏色自若。後領益州刺史，徙占河南。大將軍司馬宣王深器之，問權曰：「蜀中有卿等幾人？」權笑而答曰：「不圖明公見顧之重也！」宣王與諸葛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實。」景初三年，蜀延熙二年，權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蜀記曰：魏明帝問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為正？」權對曰：「當以天文為正。往者熒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吳、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明年卒，諡曰景侯。子邕嗣。邕無子，絕。權留蜀子崇，為尚書郎，隨衛將軍諸葛

拒鄧艾到涪縣瞻盤桓未進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至于流涕會艾長驅而前瞻却戰至緜竹崇帥厲軍士期於必死臨陣見殺

李恢字德昂建寧俞元人也仕郡督郵姑夫爨習爲建伶令有違犯之事恢坐習免官太守董和以習方土大姓寢而不許（華陽國志曰習後官至領軍）後貢恢於州涉道未至聞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恢知璋之必敗先主必成乃託名郡使北詣先主遇於緜竹先主嘉之從至雒城遣恢至漢中交好馬超超遂從

命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恢爲功曹書佐主簿後爲亡虜所誣引恢謀反有司執送先主明其不然更遷恢爲別駕從事章武元年庲降都督鄧方卒先主問恢誰可代者恢對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之且夫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先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自揆惟陛下察之先主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遂以恢爲庲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住平夷縣（臣松之訊之蜀人云庲降地名去蜀二千餘里時未有寧州號爲南中立此職以總攝之晉泰始中始分爲寧州）先主薨高定恣睢於越嶲雍闓跋扈於建寧朱褒反叛於牂牁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嶲而恢案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時恢衆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紿謂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故圍守怠緩於是恢出擊大破之追犇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牂牁與亮聲勢相連南土平定恢軍功居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後軍還南夷復叛殺害守將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徙其豪帥于成都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于

時費用不乏建興七年以交州屬吳解恢刺史更領建寧太守以還居本郡徙居漢中九年卒子遺嗣恢弟子球羽林右部（督隨諸葛瞻拒鄧艾臨陣）授命死于緜竹

呂凱字季平永昌不韋人也（孫盛蜀世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武帝時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曰不韋縣）仕郡五官掾功曹時雍闓等聞先主薨於永安驕黠滋甚都護李嚴與闓書六紙解喻利害闓但答一紙曰蓋聞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其桀慢如此闓又降於吳吳遙署闓

爲永昌太守。永昌旣在益州郡之西，道路壅塞，與蜀隔絕，而郡太守改易，凱與府丞蜀郡王伉帥厲吏民，閉境拒闓。闓數移檄永昌，稱說云云。凱荅檄曰：「天降喪亂，姦雄乘釁，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爲當躬聚黨衆，率先啓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昔舜勤民事，隕于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于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泮，將何所依附？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竇融知興，歸志世祖，皆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覩未萌，受遺託孤，翊贊季興，與衆無忌，錄功忘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跡更步，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恭，齊桓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況臣於非主，誰肯歸之邪？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懷，惟將軍察焉。」凱威恩內著，爲郡中所信，故能全其節。及丞相亮南征討闓，旣發在道，而闓已爲高定部曲所殺。亮至南，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偪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爲雲南太守，封陽遷亭侯。會爲叛夷所害，子祥嗣。而王伉亦封亭侯，爲永昌太守。蜀世譜曰：呂祥後爲晉南夷校尉，祥子及孫世爲永昌太守。李雄破寧州，諸呂不肯附，舉郡固守。王伉等亦守正節。

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也。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乃復姓，改名忠。爲郡吏，建安末舉孝廉，除漢昌長。先主東征，敗績猇亭，巴西太守閻芝發諸縣兵五千人以補遺闕，遣忠送往。先主已還永安，見忠與語，謂尚書令劉巴曰：「雖亡黃權，復得狐篤，此爲世不乏賢也。」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以忠爲門下督。三年，亮入南，拜忠牂牁太守。郡丞朱褒反。叛亂之後，忠撫育卹理，甚有威惠。八年，召爲丞相參軍，副長史蔣琬署留府事。又領州治中從事。明年，亮出祁山，忠詣亮所，經營戎事。軍還，督將軍張嶷等討汶山郡叛羌。十一年，南夷豪帥劉胄反，擾亂諸郡。徵庲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胄，平南土。加忠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亭侯。初，建寧郡殺

太守正昂縛太守張裔於吳故都督常駐平夷縣
至忠乃移治味縣處民夷之間又越巂郡亦久失
土地忠率將太守張嶷開復舊郡由此就加安南
將軍進封彭鄉亭侯延熙五年還朝因至漢中見
大司馬蔣琬宣傳詔旨加拜鎮南大將軍七年春
大將軍費禕北禦魏敵留忠成都平尚書事禕還
忠乃歸南十二年卒子脩嗣（脩弟恢恢子義晉建寧太守）忠為
人寬濟有度量但詼啁大笑忿怒不形於色然處
事能斷威恩並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
自致喪庭流涕盡哀為之立廟祀迄今猶在張表
時名士清望踰忠閻宇宿有功幹於事精勤繼踵
在忠後其威風稱績皆不及忠（益部耆舊傳曰張表肅子也華陽國志云表張松子未詳閻宇字文平南郡人也）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本養外家何氏後復
姓王隨杜濩朴胡詣洛陽假校尉從曹公征漢中
因降先主拜牙門將裨將軍建興六年屬參軍馬
謖先鋒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平連規諫謖謖不
能用大敗於街亭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
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不往偪也於是平徐徐
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丞相亮既誅馬謖及

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
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
九年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魏大將軍司馬宣王
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十二年亮
卒於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
遷後典軍安漢將軍副車騎將軍吳壹住漢中又
領漢中太守十五年進封安漢侯代壹督漢中延
熙元年大將軍蔣琬住沔陽平更為前護軍署琬
府事六年琬還住涪拜平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統
漢中七年春魏大將軍曹爽率步騎十餘萬向漢
川前鋒已在駱谷時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大
驚或曰今力不足以拒敵聽當固守漢樂二城遇
賊令入比爾間涪軍足得救關平曰不然漢中去
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為禍也今宜先遣劉護軍
杜參軍據興勢平為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率千
人下自臨之比爾間涪軍行至此計之上也惟護
軍劉敏與平意同即便施行涪諸軍及大將軍費
禕自成都相繼而至魏軍退還如平本策是時鄧
芝在東馬忠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名迹平生長戎
旅手不能書而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

意理使人讀史漢諸記傳聽之備知其大義往往
論說不失其指適履法度言不戲謔從朝至夕端
坐徹日憒無武將之體然性狹侵疑爲人自輕以
此爲損焉十一年卒子訓嗣初平同郡漢昌句古
侯反扶忠勇寬厚數有戰功功名爵位亞平官至左
將軍封宕渠侯華陽國志曰後張翼廖化並爲大將軍時人語曰前有王句後有張廖
張嶷字伯岐巴西郡南充國人也益部耆舊傳曰嶷出自孤微而少有
通壯之節弱冠爲縣功曹先主定蜀之際山寇攻縣縣
長捐家逃亡嶷冒白刃攜負夫人夫人得免由是
顯名州召爲從事時郡內士人龔祿姚伷位二千

石當世有聲名皆與嶷友善建興五年丞相亮北
住漢中廣漢縣竹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劫略吏
民嶷以都尉將兵討之嶷度其鳥散難以戰禽乃
詐與和親克期置酒酒酣嶷身率左右因斬慕等
五十餘級渠帥悉殄尋其餘類旬日清泰後得疾
病困篤家素貧匱廣漢太守蜀郡何祗名爲通厚
嶷宿與疎闊乃自轝詣祗託以治疾祗傾財醫療
數年除愈其黨道信義皆此類也拜爲牙門將屬
馬忠北討汶山叛羌南平四郡蠻夷輒有籌畫戰
克之功益部耆舊傳曰嶷受兵馬三百人隨馬忠討叛羌嶷別督數營在先至他里邑所在高峻嶷

隨山立上四五里羌於要厄作石門於門上施牀積石於
其上過者下石槌擊之無不糜爛嶷度不可得攻乃
使譯告曉之曰汝汶山諸種反叛傷害良善天子命將
討滅惡類汝等若稽顙過軍資給糧費福祿永隆其報
百倍若終不從大兵致誅雷擊電下雖追悔之亦無益
也耆帥得命即出詣嶷給糧過軍軍前討餘種餘種聞
他里已下悉恐怖失所或迎軍出降或奔竄山谷放兵
攻擊軍以克捷後南夷劉冑又反以馬忠爲督庲降討
冑嶷復屬焉戰鬬常冠軍首遂斬冑平南事訖牂牁興
古獠種復反忠令嶷領諸營往討嶷內招降得二千人
悉傳詣漢中十四年武都氐王苻健請降遣將軍張尉
往迎過期不到大將軍蔣琬深以爲念嶷平之曰
苻健求附款至必無他變素聞健弟狡黠又夷狄
不能同功將有乖離是以稽留耳數日問至健弟
果將四百戶就魏獨健來從初越巂郡自丞相亮

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是後太
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其郡徒
有名而已時論欲復舊郡除嶷爲越巂太守嶷將
所領往之郡誘以恩信蠻夷皆服頗來降附北徼
捉馬最驍勁不承節度嶷乃往討生縛其帥魏狼
又解縱告喻使招懷餘類表拜狼爲邑侯種落三
千餘戶皆安土供職諸種聞之多漸降服嶷以功
賜爵關內侯蘇祁邑君冬逢逢弟隗渠等已降復
反嶷誅逢逢妻旄牛王女嶷以計原之而渠逃入
西徼渠剛猛捷悍爲諸種深所畏憚遣所親二人

許降嶷嘗貫取消息嶷覺之許以重賞使爲反間二人遂合謀殺渠渠死諸種皆安又斯都耆帥李求承昔手殺龔祿嶷求募捕得數其宿惡而誅之始嶷以郡郛宇頹壞更築小塢在官三年徙還故郡繕治城郭夷種男女莫不致力定莋臺登卑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舊出鹽鐵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嶷率所領奪取署長吏焉嶷之到定莋定莋率豪狼岑槃木王舅甚爲蠻夷所信任忿嶷自侵不自来詣嶷使壯士數十直往收致撻而殺之持尸還種厚加賞賜喻以狼岑之惡且曰無得妄動動

即殄矣種類咸面縛謝過嶷殺牛饗宴重申恩信遂獲鹽鐵器用周贍漢嘉郡界旄牛夷種類四千餘戶其率狼路欲爲姑壻冬逢報怨遣叔父離將逢衆相度形勢嶷逆遣親近齎牛酒勞賜又令離姊逆逢妻宣暢意旨離既受賜并見其姊姊弟歡悅悉率所領將詣嶷嶷厚加賞待遣還旄牛由是輒不爲患郡有舊道經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旄牛絕道已百餘年更由安上既險且遠嶷遣左右齎貨幣賜路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子悉詣嶷嶷與盟誓開通舊道千里肅清復古亭

驛奏封路爲旄牛㽛毗王遣使將路朝貢後主於是加嶷撫戎將軍領郡如故嶷初見費禕爲大將軍恣性汎愛待信新附太過嶷書戒之曰昔岑彭率師來歙杖節咸見害於刺客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宜鑒前事少以爲警後禕果爲魏降人郭脩所害吳太傅諸葛恪以初破魏軍大興兵衆以圖攻取侍中諸葛瞻丞相亮之子恪從弟也嶷與書曰東主初崩帝實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寄託之重亦何容易親以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

免斯難耳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任下人又今以垂沒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筭之術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邪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也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爲不晚願深採察恪竟以此夷族嶷識見多如是類在郡十五年邦域安穆屢乞求還乃徵詣成都民夷戀慕扶轂泣涕過旄牛邑邑君襁負來迎及追尋至蜀郡界其

皆督率隨嶷朝貢者百餘人嶷至拜盪寇將軍慷慨壯烈士人咸多貴之然放蕩少禮人亦以此譏焉益部耆舊傳曰時車騎將軍夏侯霸謂嶷曰雖與足下疎闊然託心如舊宜明此意嶷荅曰僕未知子子未知我大道在彼何云託心乎願三年之後徐陳斯言有識之士以為美談是歲延熙十七年也魏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衛將軍姜維率嶷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益部耆舊傳曰嶷風溼固疾至都浸篤扶杖然後能起李簡請降衆議狐疑而嶷曰必然姜維之出時論以嶷初還股疾不能在行中由是嶷自乞肆力中原致身敵庭臨發辭後主曰臣當值聖明受恩過量加以疾病在身常恐一朝隕沒辜負榮遇天不違願得豫戎事若涼州克定臣為藩表守將若有未捷殺身以報後主慨然為之流涕既到狄道簡悉率城中吏民出迎軍前與魏將徐質交鋒嶷臨陳隕

身死然其所殺傷亦過倍既亡封長子瑛西鄉侯次子護雄襲爵南土越嶲民夷聞嶷死無不悲泣為嶷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益部耆舊傳曰余觀張嶷儀貌辭令不能駭人而其策略足以入算果烈足以立威為臣有忠誠之節處類有亮直之風而動必顧典後主深崇之雖古之英士何以遠踰哉蜀世譜曰嶷孫奕晉梁州刺史

評曰黃權弘雅思量李恢公亮志業呂凱守節不回馬忠擾而能毅尚書曰擾而毅鄭玄注曰擾馴也致果曰毅王平忠勇而嚴整張嶷識斷明果咸以所長顯名發迹遇其時也

黃李呂馬王張傳第十三　蜀書　國志四十三

蔣琬費禕姜維傳第十四　蜀書　國志四十四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知名琬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沈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脩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沲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

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頃之為什邡令先主為漢中王琬入為尚書郎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為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廖淳亮教答曰思惟背親捨德以殄百姓衆人既不隱於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遷為參軍五年亮住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八年代裔為長史加撫軍將軍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琬為尚書令俄

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
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
萃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
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延熙元年詔琬曰寇難未
弭曹叡驕凶遼東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糾結與之
離隔叡大興衆役還相攻伐曩秦之亡勝廣首難
今有此變斯乃天時君其治嚴摠帥諸軍屯住漢
中須吳舉動東西犄角以乘其釁又命琬開府明
年就加爲大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
論時不應荅或欲搆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

嘉靖己未年　蜀志十四　二一　監生蔣賢刊

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
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誡也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
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
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憒憒誠非及前人
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
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redacted]憒憒之狀琬
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憒憒矣復
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
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惡存道皆此類也琬以爲昔
諸葛亮數闚秦川道險運艱竟不能克不若乘水

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興上庸會舊疾
連動未時得行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
非長策也於是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
指琬承命上疏曰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
漢中已經六年臣既闇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
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根蔕滋蔓平除未易若東
西并力首尾犄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
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
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以凉州胡塞之要進退
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

嘉靖己未年　蜀志十四　二二　監生

入羌郭淮破走籌其長短以爲事首宜以姜維爲
凉州刺史若維征行銜持河右臣當帥軍爲維鎮
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
難由是琬遂還住涪疾轉增劇至九年卒謚曰恭
子斌嗣爲綏武將軍漢城護軍魏大將軍鍾會至
漢城與斌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於足
下諸葛思遠譬諸草木吾氣類也桑梓之敬古今
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當洒掃墳塋奉
祠致敬願告其所在斌荅書曰知惟臭味意眷之
隆雅託通流未拒來謂也亡考昔遭疾疢亡於涪

縣上云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邁乃欲屈駕脩敬
墳墓視予猶父顏子之仁也聞命感愴以增情思會得
斌書報嘉歎意義及至涪如其書云後主既降鄧
艾斌詣會於涪待以交友之禮隨會至成都為亂
兵所殺斌弟顯為太子僕會亦愛其才學與斌同
時死劉敏左護軍揚威將軍與鎮北大將軍王平
俱鎮漢中魏遣大將軍曹爽襲蜀時議者或謂但
可守城不出拒敵必自引退敏以為男女布野農
穀棲畝若聽敵入則大事去矣遂帥所領與平據
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會大將軍費禕從成

都至魏軍即退敏以功封雲亭侯
費禕字文偉江夏鄳人也鄳音 少孤依族父伯仁
伯仁姑益州牧劉璋之母也璋遣使迎仁仁將禕
遊學入蜀會先主定蜀禕遂留益土與汝南許叔
龍南郡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
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
載之色禕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
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猶神色未泰而禕晏然自若
持車人還和問之知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常疑汝
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先主立

太子禕與允俱為舍人遷庶子後主踐位為黃門
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羣寮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
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眾人莫不易觀亮
以初從南歸以禕為昭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既滑
稽嘲啁無方諸葛恪羊衜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
禕辭順義篤據理以答終不能屈禕別傳曰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
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
禕輒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事條答無所遺失
權甚器之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
能數來也吳書曰權乃以手中常所執寶刀贈之
禕答曰臣以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
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大王勉建功
業同獎漢室臣雖闇弱不負東顧還遷為侍中亮

北住漢中請禕為參軍以奉使稱旨頻煩至吳建
興八年轉為中護軍後又為司馬值軍師魏延與
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刃擬儀
儀泣涕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
各盡延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亮卒禕為後軍
師頃之代蔣琬為尚書令禕別傳曰于時軍國多
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
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
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
戲加之博弈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代禕為尚書令欲斆
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
縣若此甚遠此非吾之所及也聽事終日猶有不暇爾
琬自漢中還涪禕遷大
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禕節

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棊
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
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
能辦賊者也禕至敵遂退封成鄉侯殷基通語曰司馬懿誅曹爽禕設甲乙論平其是非甲以爲曹爽兄弟凡品庸人苟以宗子枝屬得蒙顧命之任而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樹朋黨謀以亂國懿奮誅討一朝殄盡此所以稱其任副士民之望也乙以爲懿感曹仲付己不一豈爽與相干事勢不專以此陰成疵瑕初無忠告侃爾之訓一朝屠戮攙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謀主之心大逆已搆而發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從後閉門舉兵蹙而向芳必無悉寧忠臣爲君深慮之謂乎以此推之爽無大惡明矣若懿以爽奢僭廢之刑之可也滅其尺口被以不義絕子丹血食及何晏子魏之親甥亦與同戮爲僭濫不當矣琬固讓州職禕復領益州刺史禕

當國功名略與琬比禕別傳曰禕雅性謙素家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十一年出住漢中自琬及禕雖自身在外
慶賞威刑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其推任如此後
十四年夏還成都成都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
故冬復北屯漢壽延熙十五年命禕開府十六年
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沈醉爲循手
刃所害諡曰敬侯子承嗣爲黃門侍郎承弟恭尚
公主禕別傳曰恭爲尚書郎顯名當世早卒禕長女配太子璿爲妃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少孤與母居好鄭氏學
傅子曰維爲人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脩布衣之業仕郡上計掾州辟爲從事

以父冏昔爲郡功曹值羌戎叛亂身衛郡將沒於戰
場賜維官中郎參本郡軍事建興六年丞相諸葛亮
軍向祁山時天水太守適出案行維及功曹梁緒主
簿尹賞主記梁虔等從行太守聞蜀軍垂至而諸
縣響應疑維等皆有異心於是夜亡保上邽維等覺
太守去追遲至城門城門已閉不納維等相率還冀
冀亦不入維維等乃俱詣諸葛亮會馬謖敗於街亭亮
拔將西縣千餘家及維等還故維遂與母相失魏略曰天水太守馬遵將維及諸官屬隨雍州刺史郭淮偶自西至洛門案行會聞亮已到祁山淮顧遵曰是欲不善遂驅東還上邽遵念所治冀縣界在西偏又恐吏民樂亂遂亦隨淮去時維謂遵曰明府當還冀遵謂維等曰卿諸人

回復信皆賊也各自行維亦無如遵何而家在冀遂與郡吏上官子脩等還冀冀中吏民見維等大喜便令見亮二人不獲已乃共詣亮亮見大悅未及遣迎冀中人會亮前鋒爲張郃費繇等所破遂將維等卻縮維不得還遂入蜀諸軍攻冀皆得維母妻子亦以維本無去意故不沒其家但繫保官以延之此語與本傳不同
亮辟維爲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
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
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
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
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
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
覲見主上孫盛雜記曰初姜維詣亮與母相失復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

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後遷中監軍征西將軍十二年亮卒維還成都為右監軍輔漢將軍統諸軍進封平襄侯延熙元年隨大將軍蔣琬住漢中琬既遷大司馬以維為司馬數率偏軍西入六年遷鎮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十年遷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尚書事是歲汶山平康夷反維率衆討定之又出隴西南安金城界與魏大將軍郭淮夏侯霸等戰於洮西胡王治無戴等舉部落降維將還安處之十二年假維節復出西平不克而還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為羽翼

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漢晉春秋曰費禕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以為希冀徼倖而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十六年春禕卒夏維率數萬人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解圍至洛門維糧盡退還明年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隴西守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關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後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經衆死者數萬人經退保狄道城維圍之魏征西將軍陳泰進兵解圍維卻住鍾題十九年春就遷維為大將軍更整勒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故維為魏大將鄧艾所破於段谷星散流離死者甚衆衆庶由是怨讟而隴已西亦騷動不寧維謝過引負求自貶削為後將軍行大將軍事二十年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反於淮南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駱谷徑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乃少聞維方到衆皆惶懼魏大將軍

司馬望拒之鄧艾亦自隴右皆軍于長城維前住芒水皆倚山為營望艾傍渭堅圍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維聞誕破敗乃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初先主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維建議以為錯守諸圍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且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軍並進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

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令督漢中胡濟卻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於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五年維率衆出漢侯和爲鄧艾所破還住沓中維本羈旅託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宦者黃皓等弄權於內右大將軍閻宇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亦疑之故自危懼不復還成都華陽國志曰維惡黃皓恣擅啓後主欲殺之後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遜辭而出後主敕皓詣維陳謝維說皓求沓中種麥以避內逼耳六年維表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徵信鬼巫謂敵終不自致啓後主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乃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爲維援左車騎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詣陽安關口以爲諸圍外助比至陰平聞魏將諸葛緒向建威故住待之月餘維爲鄧艾所摧還住陰平鍾會攻圍漢樂二城遣別將進攻關口蔣舒開城出降傅僉格鬬而死漢晉春秋曰蔣舒將出降乃詭謂傅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爲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爲功我以出戰克敵爲功請各行其志舒遂率衆出僉謂其戰也至陰平以降胡烈烈乘虛襲城僉格鬬而死魏人義之蜀記曰蔣舒爲武興督在事無稱蜀命人代之因留舒助漢中守舒恨故開城出降會攻樂城不能克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翼厥甫至漢壽維化亦舍陰平而退適與翼厥合皆退保劍閣以拒會會與維書曰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僑能喻斯好維不答書列營守險會不能克糧運縣遠將議還歸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遂破諸葛瞻於緜竹後主請降於艾艾前據成都維等初聞瞻破或聞後主欲固守成都或聞欲東入吳或聞欲南入建寧於是引軍由廣漢郪道以審虛實尋被後主勅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干寶晉紀云會謂維曰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今日見此爲速矣會甚奇之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號節蓋會與維出則同轝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世語曰時蜀官屬皆天下英俊無出維右會既構鄧艾艾檻車徵因將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以叛漢晉春秋曰會陰懷異圖維見而知其心謂可構成擾亂以圖克復也乃詭說會曰聞君自淮南已來算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以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劒而妄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遊乎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爲今之

遂成未盡，將此也。遂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辦，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華陽國志曰：維教會誅北來諸將，既死，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復蜀祚，密書與後主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孫盛晉陽秋曰：盛以永和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老，及姜維既降之後密與劉禪表疏，說欲偽服事鍾會，因殺之以復蜀土，會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于今傷之。盛以為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將至，其姜維之謂乎！鄧艾之入江由，士眾鮮少，維進不能奮節綿竹之下，退不能總帥五將，擁衛蜀主，思後圖之計，而乃反覆於逆順之間，希違情於難冀之會，以衰弱之國，而屢觀兵於三秦，已滅之邦，冀理外之奇舉，不亦闇哉！臣松之以為盛之譏維，又為不當。于時鍾會大眾既造劍閣，維與諸將列營守險，會不得進，已議還歸，全蜀之功，幾乎立矣。但鄧艾詭道傍入，出於其後，諸葛瞻既敗，成都自潰。維若回軍救內，則會乘其背。當時之勢，焉得兩濟？而責維不能奮節綿竹，捍衛蜀主，非其理也。會欲盡坑魏將以舉大事，授維重兵，使為前驅。若令魏將皆死，兵事在維手，殺會復蜀，不為難也。夫功成理外，然後為奇，不可以事有差牙，而抑謂不然。設使田單之計，邂逅不會，復可謂之愚闇哉！

欲授維兵五萬人，使為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維妻子皆伏誅。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郤正著論論維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姜維投厝無所，身死宗滅，以是貶削，不復料擿，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孫盛曰：異哉郤氏之論也！夫士雖百行，操業萬殊，至於忠孝義節，百行之冠冕也。姜維策名魏室，而外奔蜀朝，違君徇利，不可謂忠；捐親苟免，不可謂孝；害加舊邦，不可謂義；敗不死難，不可謂節；且德政未敷而疲民以逞，居禦侮之任而致敵喪守，於夫智勇，莫可云也：凡斯六者，維無一焉。實有魏之逋臣，亡國之亂相，而云人之儀表，斯亦惑矣。縱維好書而微自藻潔，豈異夫盜者分財之義，而程、鄭降階之善也？臣松之以為郤正此論，取其可稱，不謂維始終行事皆可準則也。所云一時儀表，止在好學與儉素耳。本傳及魏略皆云維本無叛心，以急逼歸蜀。盛相譏貶，惟可責其背母。餘既過苦，又非所以難郤正也。

維昔所俱至蜀，梁緒官至大鴻臚，尹賞執金吾，梁虔大長秋，皆先蜀亡沒。

評曰：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咸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臣松之以為蔣、費為相，克遵畫一，未嘗徇功妄動，有所虧喪，外卻駱谷之師，內保寧緝之實，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何以過於此哉！今譏其未盡而不著其事，故使覽者不知所謂也。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翫眾黷旅，明斷不周，終致隕斃。老子有云：治大國者猶烹小鮮。況於區區蕞爾，而可屢擾乎哉？干寶曰：姜維為蜀相，國亡主辱弗之死，而死於鍾會之亂，惜哉！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是以古之烈士，見危授命，投節如歸，非不愛死也，固知命之不長而懼不得其所也。

蔣琬費禕姜維傳第十四　蜀書　國志四十四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司徒禹之後也漢末入蜀未見知待時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芝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芝聞巴西太守龐羲好士往依焉先主定益州芝爲郫邸閣督先主出至郫與語大奇之擢爲郫令遷廣漢太守所在清嚴有治績入爲尚書先主薨於永安先是吳王孫權請和先主累遣宋瑋費禕等與相報答丞相諸葛亮深慮權聞先主殂隕恐有異計未知所如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答之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爲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修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偪爲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爲脣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

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絕魏與蜀連和遣張溫報聘於蜀蜀復令芝重往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邪權與亮書曰丁厷掞張 掞音舒贍反或作豔臣松之案漢書禮樂志曰長離前掞光耀明左思蜀都賦摛藻掞天庭孫盛蓋謂丁厷之言多浮豔也 陰化不盡和合二國唯有鄧芝及亮北住漢中以芝爲中監軍揚武將軍亮卒遷前軍師前將軍領兗州刺史封陽武亭侯頃之爲督江州權數與芝相聞饋遺優渥延熙六年就遷爲車騎將軍後假節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芝率軍征討即梟其渠帥百姓安堵 華陽國志曰芝征涪陵見玄猿緣山芝性好弩手自射猿中之猿子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一曰芝見猿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猿母其子爲拔箭以木葉塞創芝乃歎息投弩水中自知當死 十四年卒芝爲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卹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性剛簡不飾意氣不得士類之和於時人少所敬

貴唯器異姜維云子良襲爵景耀中為尚書左選郎晉朝廣漢太守

張翼字伯恭犍為武陽人也高祖父司空浩曾祖父廣陵太守綱皆有名跡

益部耆舊傳曰浩字叔明治律春秋游學京師與廣漢鐔粲漢中李郃蜀郡張霸共結為友善大將軍鄧騭[illegible]稍遷尚書僕射出為彭城相薦隱士閭丘[illegible]拜廷尉延光三年安帝議廢太子時浩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議以為不可順帝即位拜浩司空年八十三卒續漢書曰綱字文紀少以三公子經明行脩舉孝廉不就司徒辟以高第為侍御史漢安元年拜光祿大夫與侍中杜喬等八人同日受詔持節分出巡行天下貪廉墨綬有罪便收刺史二千石以驛表聞威惠[illegible]郡國號曰八俊[illegible]大將軍[illegible]百姓喬等七人皆奉命而出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不去曰豺狼當路安問狐貍遂上書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安居阿衡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illegible]皆[illegible]臣之所切齒也書奏御京師震竦時冀妹為皇后內寵方盛諸梁有權重於人主順帝雖知綱言直[illegible]恨綱會廣陵賊張嬰等聚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冀諷尚書以綱為廣陵太守[illegible]不為嬰所賊[illegible]以事中之前太守往[illegible]兵車[illegible]之官[illegible]所親者十餘人以書語其長老素為嬰所信者請與相見詢以本變示以詔恩[illegible]嬰乃出見綱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illegible]嬰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非其人[illegible]塞國恩肆其執法[illegible]天子不[illegible]夕聞也故民人相聚以致害二千石信有罪矣為之者乃非義也忠臣不欺君以自榮孝子不損父以求福天子聖人欲文德以安之故使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也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發怒大兵雲合豈不危乎可深計其利害嬰聞[illegible]曰荒裔愚人數為二千石所侵年不[illegible]月故遂相聚偷生明府仁及荒未乃嬰等更生之辰但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得屬曰宜其綱有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方當叩頭以[illegible]依何[illegible]之有乃嬰曰何教其罪得全首領[illegible]所望也嬰到為大賊[illegible]乃辭[illegible]面縛[illegible]遂釋[illegible]降者[illegible]其[illegible]親為[illegible]宅[illegible]欲為吏者[illegible]任職欲為民者勸以農桑[illegible]南州晏然論功當封為冀所遏絕故不得侯天子嘉其功徵欲用之嬰等上書乞留在郡二歲建康元年[illegible]年三十六嬰等三百餘人皆衰杖送綱喪至犍為[illegible]為起冢立祠四時奉祭思慕如喪考妣天子追念不已下詔褒揚除一子為郎

先主定益州領牧翼為書佐建安末舉孝廉為江陽長徙涪陵令遷梓潼太守累遷至廣漢蜀郡太守建興九年為庲降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性持法嚴不得殊俗之歡心耆率劉冑背叛作亂翼舉兵討冑冑未破會被徵當還羣下咸以為宜便馳騎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冑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為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亮卒拜前領軍追論討劉冑功賜爵關內侯延熙元年入為尚書稍遷督建威假節進封都亭侯征西大將軍十八年與衛將軍姜維俱還成都維

議復出軍唯翼庭爭以爲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將翼等行進翼位鎮南大將軍維至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經衆死於洮水者以萬計翼曰可止矣不宜復進進或毀此大功維大怒曰爲蛇畫足維竟圍經於狄道城不能克自翼建異論維心與翼不善然常牽率同行翼亦不得已而往景耀二年遷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六年與維咸在劒閣共詣降鍾會于涪明年正月隨會至成都爲亂兵所殺（華陽國志曰翼子微篤志好學官至廣漢太守）

宗預字德豔南陽安衆人也建安中隨張飛入蜀建興初丞相亮以爲主簿遷參軍右中郎將及亮卒吳慮魏或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一欲以爲救援二欲以事分割也蜀聞之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常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爲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抗直甚愛待之見敬亞於鄧芝費禕遷爲侍中徙尚書延熙十年爲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還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兵何也預答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爲不受邪（臣松之以爲芝以年啇預是不自顧然預之此荅觸人所能載之記牒近爲煩文）芝性驕慠自大將軍費禕等皆避下之而預獨不爲屈預復東聘吳孫權捉預手涕泣而別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預大珠一斛（吳歷曰預臨別謂孫權曰蜀土僻小雖云鄰國東西相賴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君臣憑恃唯陛下重垂神慮又自說年老多病恐不復得奉聖顏孫盛曰夫帝王之保唯道與義道義既建雖小可大殷周是也苟任詐力雖彊必敗秦項是也況乎居偏鄙之城恃山水之固而欲連橫萬里永相資賴哉昔九國建合從之計而秦人卒并六合囂述營輔車之謀而光武終兼隴蜀夫以九國之彊隴漢之大莫能相救坐觀屠覆何者道德之基不固而彊弱之心難一故也而云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豈不諂哉）乃還遷後將軍督永安就拜征西

大將軍賜爵關內侯景耀元年以疾徵還成都後爲鎮軍大將軍領兗州刺史時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過預欲與預共詣瞻許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邪遂不往

廖化字元儉本名淳襄陽人也爲前將軍關羽主簿羽敗屬吳思歸先主乃詐死時人謂爲信然因攜持老母晝夜西行會先主東征遇於秭歸先主大悅以化爲宜都太守先主薨爲丞相參軍後爲督廣武稍遷至右車騎將軍假節領并州刺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官位與張翼

齊而在宗預之右。漢晉春秋曰：景耀五年，姜維率眾出狩，益歎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智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何以能立？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今日之事也。咸熙元年春，化、預俱內徙洛陽，道病卒。

楊戲字文然，犍為武陽人也。少與巴西程祁公弘、巴郡楊汰季儒、蜀郡張表伯達並知名。戲每推祁以為冠首，丞相亮深識之。戲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為督軍從事，職典刑獄，論法決疑，號為平當，府辟為屬主簿。亮卒，為尚書右選部郎，刺史蔣琬請為治中從事史。琬以大將軍開府，又辟為東曹掾，遷南中郎參軍，副貳庲降都督，領建寧太守。以疾徵還成都，拜護軍監軍，出領梓潼太守，入為射聲校尉，所在清約不煩。延熙二十年，隨大將軍姜維出軍至芒水。戲素心不服維，酒後言笑，每有傲弄之辭。維外寬內忌，意不能堪，軍還，有司承旨奏戲，免為庶人。後景耀四年卒。戲性雖簡惰省略，未嘗以甘言加人，過情接物。書符指事，希有盈紙。然篤於舊故，居誠存厚。與巴西韓儼、黎韜童幼相親厚，後儼痼疾廢頓，韜無行見捐，戲經紀振卹，恩好如初。又時人謂譙周無當世才，少歸敬者，唯戲重之，嘗稱曰：吾等後世，終自不如此長兒也。有識以此貴

戲。張表有威儀風觀，始名位與戲齊，後至尚書、庲降後將軍，先戲沒。祁、汰各早死。戲同縣後進有李密者，字令伯。華陽國志曰：密祖父光，朱提太守。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治春秋左氏傳，博覽五經，多所通涉，機警辯捷。事祖母以孝聞，其侍疾則泣涕側息，日夜不解帶，膳飲湯藥，必自口嘗。本郡禮命不應。州辟從事、尚書郎、大將軍主簿、太子洗馬，奉使聘吳。吳主問蜀馬多少，對曰：官用有餘，人間自足。吳主與群臣汎論道義，謂寧為人弟。密曰：願為人兄。吳主曰：何以為兄？密曰：為兄供養之日長。吳主及群臣皆稱善。蜀平，征西將軍鄧艾聞其名，請為主簿，及書招，欲與相見，皆不往。以祖母年老，心在色養。晉武帝立太子，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遣，於是密上書曰：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卒保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武帝覽表曰：密不空有名也。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其祖母奉膳。及祖母卒，服終，從尚書郎為河內溫縣令，政化嚴明。中山諸王每過溫縣，必責求供給，溫吏民患之。及密至，中山王過

將欲求努其義蒙容恢引良程過沈賓禮老成衰亡之與一細頌權伏惟明王孝思作則勤識先帝本國四旬式歌且舞詩家之守所未聞命良役諸王譯不敢有所隴西王司馬子舒深敬友之而貴勢之家憚其公直去官為州大中正性方直不曲意勢位後失荀張指猶左遷漢中太守諸王多以為冤一年去官年六十四卒著述理論十篇安東將軍胡熊與皇甫士安並善之

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于蜀書是以記之於左自此之後卒者則不追諡故或有應見稱紀而不在乎篇者也其戲之所贊而今不作傳者余皆注疏本末於其辭下可以粗知其髣髴云爾昔文王歌德武王歌興夫命世之主樹身行道非唯一時亦由開基植緒光于來世者也自我中漢之末王綱

棄柄雄豪並起役殷難結生人塗地於是世主感而慮之初自燕代則仁聲洽著行自齊魯則英風播流寄業荊郢則臣主歸心顧援吳越則賢愚賴風奮威巴蜀則萬里肅震厲師庸漢則元寇斂迹故能承高祖之始兆復皇漢之宗祀也然而姦凶懟險天征未加猶孟津之翔師復須戰於鳴條也天祿有終奄忽不豫雖攝歸一統萬國合從者當時儁乂扶攜翼戴明德之所懷致也蓋濟濟有可觀焉遂乃並述休風動于後聽其辭曰

皇帝遺植爰滋八方別自中山靈精是鍾順期挺生傑起龍驤始于燕代伯豫君荊吳越憑賴請盟挾巴跨蜀庸漢以并乾坤復秩宗祀惟寧躡基履迹播德芳聲華夏思美西伯其音開慶來世歷載攸興

贊昭烈皇帝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攀吳連蜀權我世真受遺阿衡整武齊文敷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愚競心僉忘其身誕靜邦內四裔以綏屢臨敵庭實耀其威研精大國恨於未夷

贊諸葛丞相

司徒清風是咨是臧識愛人倫孔音鏘鏘

贊許司徒

關張赳赳出身匡世扶翼攜上雄壯虎烈藩屏左右翻飛電發濟于艱難贊主洪業侔迹韓耿齊声雙德交待無禮並致姦慝悼惟輕慮隕身匡國

贊關雲長張益德

驃騎奮起連橫合從首事三秦保據河潼宗計於朝或異或同敵以乘釁家破軍亡乖道反德託鳳攀龍

贊馬孟起

異侯良謀料世興衰委質于主是訓是諮暫思
筭觀事知機
贊法孝直
軍師美至雅氣曄曄致命明主忠情發臆惟此義
宗士身報德
贊龐士元
將軍敦壯摧鋒登難立功立事于時之幹
贊黃漢升
掌軍清節亢然恒常讜言惟司民思其綱
贊董幼宰

安遠彊志允休允烈輕財果壯當難不惑以少禦
多殊方保業
贊鄧孔山 孔山名方南郡人也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爲犍爲屬國都尉因易郡名爲朱提太守選爲安遠將軍庲降都督住南昌縣章武二年卒失其行事故不爲傳
揚威才幹欷歔文武當官理任衎衎辯舉圖殖財
施有義有叙
贊費賓伯 賓伯名觀江夏鄳人也劉璋母觀之族姑璋又以女妻觀觀建安十八年參李嚴軍拒先主於緜竹與嚴俱降先主既定益州拜爲裨將軍後爲巴郡太守江州都督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加振威將軍觀爲人善於交接都護李嚴性自矜高護軍輔匡等年位與嚴相次而嚴不與親褻觀年少嚴二十餘歲而與嚴通狎如時輩云年三十七卒失其行事故不爲傳

屯騎主舊固節不移既就初命盡心世規軍資所
恃是辨是裨
贊王文儀
尚書清尚勑行整身抗志存義味覽典文倚其高
風好侔古人
贊劉子初
安漢雍容或婚或賓見禮當時是謂循臣
贊糜子仲
少府修慎 王元泰名謀漢嘉人也有容止操行劉璋時爲巴郡太守還爲州治中從事先主定

益州領牧以爲別駕先主爲漢中王用荊楚宿士零陵賴恭爲太常南陽黃柱爲光祿勳謀爲少府建興初賜爵關內侯後代賴恭爲太常恭柱謀皆失其行事故不爲傳恭子厷爲丞相西曹令史隨諸葛亮於漢中早夭亮甚惜之與留府長史參軍張裔蔣琬書曰令史失賴厷掾屬喪楊顒爲朝中損益多矣顒亦荊州人也後大將軍蔣琬問張休曰漢嘉前輩有王元泰今誰繼者休對曰至於元泰州里無繼況鄙郡乎其見重如此襄陽記曰楊顒字子昭楊儀宗人也入蜀爲巴郡太守丞相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顒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邴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後爲東曹屬典選舉顒死亮垂泣三日
鴻臚明真

何彥英名宗蜀郡郫人也事廣漢任安學精究安術與杜瓊同師而名問過之劉璋時為犍為太守先主定益州領牧辟為從事祭酒後援引圖讖勸先主即尊號踐阼之後遷為大鴻臚建興中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子雙字漢偶滑稽談笑有淳于髡東方朔之風為雙柏長早卒

言議隱行儒林天文
宣班大化或首或林

贊王元泰何彥英杜輔國周仲直

車騎高勁惟其泛愛以弱制強不陷危墜

贊吳子遠 子遠名壹陳留人也隨劉焉入蜀劉璋時為中郎將將兵拒先主於涪詣降先主定益州以壹為護軍討逆將軍納壹妹為夫人章武元年為關中都督建興八年與魏延入南安界破魏將費瑤徙亭侯進封高陽鄉侯遷左將軍十二年丞相亮卒以壹督漢中車騎將軍假節領雍州刺史進封濟陽侯十五年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壹族弟班字元雄大將軍何進官屬吳匡之子也以豪俠稱官位常與壹相亞先主時為領軍後主世稍遷至驃騎將軍假節封綿竹侯

安漢宰南奮擊舊鄉翦除蕪穢惟刑以張廣遷蠻濮國用殷

贊李德昂

輔漢惟聰既機且惠因言遠思切問近對贊時休美和我業世

贊張君嗣

鎮北敏思筆畫有方導師禳穢遂事成章偏任東隅末命不祥哀悲本志放流殊疆

贊黃公衡

越騎惟忠厲志自祗職干內外念公忘私

贊楊季休

征南厚重征西忠克統時選士猛將之烈

贊趙子龍陳叔至 叔至名到汝南人也自豫州隨先主名位常亞趙雲俱以忠勇稱建興初官至永安都督征西將軍封亭侯

鎮南粗強 輔元弼名匡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州既定為巴郡太守建興中徙鎮南為右將軍封中鄉侯

監軍尚篤 劉南和名邕義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州既定為江陽太守建興中稍遷至監軍後將軍賜爵關內侯卒子式嗣少子稱有文學知名官亦至尚書

並豫戎任任自封裔

贊輔元弼劉南和

司農性才敷述允章藻麗辭理斐斐有光

贊秦子敕

正方受遺豫聞後綱不陳不僉造此異端斥逐當時任業以喪

贊李正方

文長剛粗臨難受命折衝外禦鎮保國境不協不和忘節言亂疾終惜始質惟厥性

贊魏文長

威公狷狹取異衆人閑則及理逼則傷侵舍順入

凶大易之云

贊楊威公

季常良實文經勤類士元言規處仁聞計

文經士元皆失其名實行事郡縣處仁本名存南陽人也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南次至雒以為廣漢太守存素不服龐統統中矢卒先主發言嘉歎存曰統雖盡忠可惜然違大雅之義先主怒曰統殺身成仁更為非也免存官頃之病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

孔休文祥或才或臧

孔休名觀為荊州主簿別駕從事見先主傳失其郡縣文祥名禎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歷雒郫令南廣漢太守失其行事子忠官至尚書郎襄陽記曰習禎有風流善談論名亞龐統而在馬良之右子忠亦有名忠子隆為步兵校尉掌校秘書

播播述志楚之蘭芳

贊馬季常衛文經韓士元張處仁殷孔休

習文祥

國山休風

國山名甫廣漢郪人也好人流言議劉璋時為州書佐先主定蜀後為綿竹令還為荊州議曹從事隨先主征吳軍敗於秭歸遇害子祐有父風官至尚書右選郎

永南耽思

永南名邵廣漢郪人也先主定蜀後為州書佐部從事建興元年丞相亮辟為西曹掾亮南征留邵為治中從事是歲卒華陽國志曰邵兄邈字漢南劉璋時為牛鞞長先主領牧為從事正旦命行酒得進見讓先主曰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委以討賊元功未效先寇而滅邈以將軍之取鄙州甚為不宜也先主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邈曰匪不敢也力不足耳有司將殺之諸葛亮為請得免久之為犍為太守丞相參軍安漢將軍建興六年亮西征馬謖在前敗績亮將殺之邈諫以秦赦孟明用伯西戎楚誅子玉二世不競失亮意還蜀十二年亮卒後主素服發哀三日邈上疏曰呂祿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宣不好為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逼主畏其威故姦萌生亮身杖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沒蓋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為慶

後主怒下獄誅之

盛衡承伯言藏言時

盛衡名勳承伯名齊皆巴西閬中人也勳劉璋時為州書佐先主定蜀辟為左將軍屬後轉州別駕從事卒齊為太守張飛功曹飛貴之先主為尚書郎建興中從事以丞相掾遷廣漢太守復為參軍亮卒為尚書勳齊皆以才幹自顯見歸信於州黨不如姚伷伷字子緒亦閬中人先主定益州後為功曹書佐建興元年為廣漢太守丞相亮北駐漢中辟為掾並進文武之士亮稱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遷為參軍亮卒稍遷為尚書僕射時人服其真誠篤粹延熙五年卒在作贊之後

孫德果銳

孫德名福梓潼涪人也先主定益州後為書佐西充國長成都令建興元年徙巴西太守為江州督揚威將軍入為尚書僕射封平陽亭侯延熙初大將軍蔣琬出征漢中福以前監軍領司馬卒益部耆舊雜記曰諸葛亮於武功病篤後主遣福省侍遂因諮以國家大計福往具宣聖旨聽亮所言至別去數日忽馳思未盡其意遂卻騎馳還見亮亮語福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亦決耳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公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復問其次亮不答福還奉使稱旨福為人精識果銳敏於從政子驤字叔龍亦有名官至尚書郎廣漢太守

嘉靖九年補刊

偉南篤常

偉南名朝永南兄郡功曹舉孝廉臨邛令入為別駕從事隨先主東征吳章武二年卒於永安益部耆舊雜記曰朝又有一弟早亡各有才望時人號之李氏三龍華陽國志曰羣下上先主為漢中王其文朝所造也臣松之案益部耆舊所記以朝邵及早亡者為三龍邈之狂直不得在此數

德緒義彊志壯氣剛

德緒名祿巴西安漢人也先主定益州為郡從事牙門將建興三年為越嶲太守隨丞相亮南征為蠻夷所害時年三十一弟衡景耀中為領軍義彊名士廣漢郪人國山從兄也從先主入蜀後舉孝廉為符節長遷牙門將出為宕渠太守徙在犍為會丞相亮南征轉為益州太守將南行為蠻夷所害

濟濟修志蜀之芬香

贊王國山李永南馬盛衡馬承伯李孫德

李偉南龔德緒王義彊

休元輕寇損時致害休元名習南郡人隨先主入蜀先主東征吳習為領軍統諸軍大敗於猇亭文進奮身同此顛沛文進名南亦自荊州隨先主入蜀領兵從先主征吳與習俱死時又有義陽傅肜先主退軍斷後拒戰兵人死盡吳將語肜令降肜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拜子僉為左中郎後為關中都督景耀六年又臨危授命論者嘉其父子奕世忠義蜀記載晉武帝詔曰蜀將軍傅僉前在關城身拒官軍致死不顧僉父肜復為劉備戰亡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為異僉息著募後沒入奚官免為庶人患生一人至於弘大

贊馮休元張文進

江陽剛烈立節明君兵合遇寇不屈其身單夫隻役隕命於軍

贊程季然季然名畿巴西閬中人也劉璋時為漢昌長縣有賨人種類剛猛昔高祖以定關中巴西太守龐羲以天下擾亂郡宜有武衛頗招合部曲有讒於璋說羲欲叛者璋陰疑之羲聞甚懼將謀自守遣畿子郁宣旨索兵自助畿報曰郡合部曲本不為叛雖有交搆要在盡誠若必以懼遂懷異志非畿之所聞并敕郁曰我受州恩當為州牧盡節汝為郡吏當為太守效力不得以吾故有異志也羲使人告畿曰爾子在郡不從太守家將及禍畿曰昔樂羊為將飲子之羹非父子無恩大義然也今雖復羹子吾必飲之羲知畿必不為己厚陳謝於璋以致無咎璋聞之遷畿江陽太守先主領益州辟為從事祭酒後隨先主征吳遇大軍敗績泝江而還或告之曰後追已至解船輕去乃可以免畿曰吾在軍未曾為敵走況從天子而見危哉追人遂及畿船畿身執戟戰敵船有覆者衆大至共擊之乃死

公弘後生卓爾奇精夭命二十悼恨未呈

贊程公弘弘名祁季然之子也

古之奔臣禮有來偪怨興司官不顧大德靡有匡救倍成奔北自絕于人作笑二國

糜芳士仁郝普潘濬糜芳字子方東海人也為南郡太守士仁字君義廣陽人也為將軍住公安統屬關羽與羽有隙叛迎孫權郝普字子太義陽人先主自荊州入蜀以普為零陵太守為吳將呂蒙所譎開城詣蒙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先主入蜀以為荊州治中典留州事亦與關羽不穆孫權襲羽遂入吳普至廷尉濬至太常封侯

益部耆舊雜記載王嗣常播衞繼三人皆劉氏王蜀時人故錄于篇

王嗣字承宗犍為資中人也其先延熙世以功德顯著舉孝廉稍遷西安圍督汶山太守加安遠將軍綏集羌胡咸悉歸服諸種素桀惡者皆來首降嗣待以恩信時北境得以寧靜大將軍姜維每出北征羌胡出馬牛羊氈毦及義穀裨軍糧國賴其資遷鎮軍故領郡後從維北征為流矢所傷數月卒戎夷會葬贈送數千人號呼涕泣嗣為人美厚篤至衆所愛信嗣子及孫羌胡見之如骨肉或結兄弟恩至於此

常播字文平蜀郡江原人也播仕縣主簿功曹縣長廣都朱游建興十五年中被上官誣劾以逋沒

窮嘗論重罪捶請獄訟畢身受數千杖肌膚刻爛毒痛慘至更歷三獄幽閉二年有餘每將考掠吏先驗問搉不荅言但急行罰無所多問辭終不撓事遂分明長免刑戮時唯上蓮楊玩亦證明其事與諧之同衆咸嘉播忘身爲君節義抗烈舉孝廉除郪長年五十餘卒書於耆舊傳後縣令穎川趙敦圖其像贊頌之

衛繼字子業漢嘉嚴道人也兄弟五人繼父爲縣功曹繼爲兒時與兄弟隨父游戲庭寺中縣長蜀郡成都張君無子數命功曹呼其子省弄甚憐愛之張因言宴之間語功曹欲乞繼功曹即許之遂養爲子繼敏達夙成學識通博進仕州郡歷職清顯而其餘兄弟四人各無堪當世者父恒言己之將衰張明府將盛世時法禁以異姓爲後故復爲衛氏屢遷拜奉車都尉大尚書忠篤信厚爲衆所敬鍾會之亂遇害成都

評曰鄧芝堅貞簡亮臨官忘家張翼亢姜維之銳宗預禦孫權之嚴咸有可稱楊戲商略意在不羣然智度有短殆罹世難云

鄧張宗楊傳第十五　蜀書　國志四十五

三國志目錄下

晉平陽侯相陳壽撰

吳書

卷第一
孫堅　孫策
卷第二
吳主孫權
卷第三　三嗣主
孫亮　孫休
孫晧
卷第四
劉繇 子基　太史慈
士燮 子徽 弟壹
卷第五　妃嬪
孫破虜吳夫人 弟景
吳主權謝夫人　權徐夫人 祖父真 子琨
權步夫人　權王夫人
權王夫人　[illegible]
孫亮全夫人　[illegible]

卷第六 宗室
孫靜 子瑜 皎 奐 孫賁 子鄰
孫輔 孫翊
孫匡 孫韶
孫桓
卷第七
張昭 子承 休 顧雍 子邵 孫譚
諸葛瑾 子融 步騭 子闡
卷第八
張紘 子玄 孫尚 嚴畯 裴玄
程秉 徵崇 闞澤 唐固
薛綜 子瑩
卷第九
周瑜 魯肅
呂蒙
卷第十
程普 黃蓋
韓當 蔣欽
周泰 陳武 子表
董襲 甘寧

凌統 潘璋
丁奉 徐盛
卷第十一
朱治 朱然 子績
呂範 朱桓 子異
卷第十二
虞翻 陸績
張溫 駱統
陸瑁 吾粲
朱據
卷第十三
陸遜 子抗
卷第十四吳主五子
孫登 孫慮
孫和 孫霸
孫奮
卷第十五
賀齊 全琮
呂岱 鍾離牧
周魴

卷第十六

潘濬　陸凱

陸胤附

卷第十七

是儀　胡綜

徐詳附

卷第十八

吳範　劉惇

趙達

卷第十九

諸葛恪　滕胤

孫綝

卷第二十

王蕃　樓玄

賀邵　韋曜

華覈

孫破虜討逆傳第一　吳書　國志四十六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吳書曰堅世仕吳家于富春葬於城東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於天曼延數里衆皆往觀視父老相謂曰是非凡氣孫氏其興矣及母懷妊堅夢腸出繞吳昌門寤而懼之以告鄰母鄰母曰安知非吉徵也堅生容貌不凡性闊達好奇節少為縣吏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唐會海賊胡玉等從匏里上掠取賈人財物方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擊請討之父曰非爾所圖也堅行操刀上岸以手東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羅遮賊狀賊望見以為官兵捕之即委財物散走堅追斬得一級以還父大驚由是顯聞府召署假尉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靈帝紀曰昌以其父為越王也與其子韶扇動諸縣衆以萬數堅以郡司馬募召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討破之是歲熹平元年也刺史臧旻列上功狀詔書除堅鹽瀆丞數歲徙盱眙丞又徙下邳丞江表傳曰堅歷佐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里知舊好事少年往來者常數百人堅接撫待養有若子弟焉中平元年黃巾賊帥張角起於魏郡託有神靈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而潛相連結自稱黃天泰平三月甲子三十六萬一旦俱發天下響應燔燒郡縣殺害長吏獻帝春秋曰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漢遣車騎將軍皇甫嵩

中郎將朱儁將兵討擊之儁表請堅爲佐軍司馬鄉里少年隨在下邳者皆願從堅又募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許人與儁并力奮擊所向無前吳書曰堅乘勝深入於西華失利堅被創墮馬臥草中軍衆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馬馳還營踣地呼鳴將士隨馬於草中得堅堅還營十數日創少愈乃復出戰汝潁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身當一面登城先入衆乃蟻附遂大破之儁具以狀聞上拜堅別部司馬續漢書曰儁字公偉會稽人少好學爲郡功曹察孝廉舉進士漢朝以討黃巾功拜車騎將軍累遷河南尹董卓見儁外甚親納而心忌之儁亦陰備焉關東兵起卓議移都儁輒止卓卓雖憚儁貪其名重乃表拜太僕以爲己副儁不肯受拜因進曰國不宜遷必孤天下望成山東之結臣不見其可也有司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何也儁曰副[redacted]國非臣所堪也遷都非計臣之所急也辭所不堪進臣所急臣之所宜也有司曰遷都之事初無此計也就有未露何所受聞儁曰相國董卓具爲臣說之臣聞之於相國有司不能屈朝廷稱服爲太尉李傕郭汜相攻劫天子公卿儁性剛即發病而卒邊章韓遂作亂涼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張溫行車騎將軍西討章等溫表請堅與參軍事屯長安溫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應對不順堅時在坐前耳語謂溫曰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隴蜀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兵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

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者也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舉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起出章遂聞大兵向至黨衆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斷功賞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溫斬之無不歎息拜堅議郎時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衆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堅爲長沙太守到郡親率將士施設方略旬月之間克破星等魏書曰堅到郡郡中震肅任用良吏勅吏曰謹遇良善治官曹文書必循治以盜賊付太守周朝郭石亦帥徒衆起於零桂與星相應遂越境尋討三郡肅然漢朝錄前後功封堅烏程侯吳錄曰是時廬江太守陸康從子作宜春長爲賊所攻遣使求救於堅堅整嚴救之主簿進諫堅答曰太守無文德以征伐爲功越界攻討以全異國以此獲罪何媿海內乎乃進兵往救賊聞而走靈帝崩卓擅朝政橫恣京城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江表傳曰堅聞之拊膺歎曰張公昔從吾言朝廷今無此難也堅亦舉兵荊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王氏譜曰叡字通耀晉太保祥伯父也吳錄曰叡先與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及叡舉兵欲討卓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揚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案行使者光祿大夫溫毅檄移堅說叡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堅即承檄勒兵襲叡叡聞兵至登樓望之遣問欲何爲堅前部答曰兵久戰勞苦所得賞不足以爲衣服詣使君更乞資直耳叡曰刺史豈有所吝便開庫藏使自入視之

叡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堅曰被使者檄誅君叡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比至南陽衆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聞軍至晏然自若英雄記曰咨字子議潁川人亦知名獻帝春秋曰袁術表堅假中郎將堅到南陽移檄太守請軍糧咨以問綱紀綱紀曰堅鄰郡二千石不應調發咨遂不與堅以牛酒禮咨咨明日亦答詣堅酒酣長沙主簿入白堅前移南陽而道路不治軍資不具請收主簿推問意故咨大懼欲去兵陳四周不得出有頃主簿復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賊不時討請收出案軍法從事便牽咨於軍門斬之郡中震慄無求不獲吳歷曰初堅至南陽咨既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堅欲進兵恐有後患乃詐得急疾舉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遣所親人說咨言病困欲以兵付咨咨聞之心利其兵即將步騎五六百人詣營省堅堅臥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按劒罵咨遂執斬之此語與本傳不同前到魯陽與袁術相見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城當進軍討卓遣長史公仇稱將兵從事還州督促軍糧施帳幔於城東門外祖道送稱官屬並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勅部曲整頓行陳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右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其士衆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英雄記曰初堅討董卓到梁縣之陽人卓亦遣兵步騎五千迎之陳郡太守胡軫爲大督護呂布爲騎督其餘步騎將校都督者甚衆

軫字文才性急預宣言曰今此行也要當斬一靑綬乃整齊耳諸將聞而惡之軍到廣成去陽人城數十里日暮士馬疲極當止宿又本受卓節度宿廣成秣馬飲食以夜進兵投曉攻城諸將惡憚軫欲賊敗其事布等宣言陽人城中賊已走當追尋之不然失之矣便夜進軍城中守備甚設不可掩襲於是吏士飢渴人馬甚疲且夜至又無壍壘釋甲休息而布又宣言相驚云城中賊出來軍衆擾亂奔走皆棄甲失鞍馬行十餘里定無賊會天明便還拾取兵器欲進攻城城守已固穿壍已深軫等不能攻而還堅移屯梁東大爲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罽幘乃脫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閒道得免茂困迫下馬以幘冠冢間燒柱因伏草中卓騎望見圍繞數重定近覺是柱乃去堅復相收兵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梟其都督華雄等是時或閒堅於術術懷疑不運軍糧江表傳曰或謂術曰堅若得洛不可復制此爲除狼而得虎也故術疑之陽人去魯陽百餘里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上爲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讎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譖潤之言還相嫌疑江表傳載堅語曰大勳垂捷而軍糧不繼此吳起所以歎泣於西河樂毅所以遺恨於垂成也願將軍深思之術踧踖即調發軍糧堅還屯卓憚堅猛壯乃遣將軍李傕等來求和親令堅列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大谷拒雒九十里山陽公載記曰卓謂長史劉艾

五

曰關東軍敗數矣皆畏孤無能為也惟孫堅小戇頗能用人當語諸將使知忌之孤昔與周慎西征慎圍邊韓於金城孤語張溫求引所將兵為慎作後駐溫不聽孤時上言其形勢知慎必不克臺今有本末事未報溫又使孤討先零叛羌以為西方可一時蕩定孤皆知其不然而不得止遂行留別部司馬劉靖將步騎四千屯安定以為聲勢叛羌便還欲截歸道孤小擊輒開畏安定有兵故也虜謂安定當數萬人不知但靖也時又上章言狀而孫堅隨周慎行謂慎求將萬兵造金城使慎以二萬作後駐邊韓城中無宿穀當於外運畏慎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兒曹用必還羌谷中涼州或能定也溫既不能用孤慎又不能用堅自攻金城壞其外垣馳使語溫自以克在旦夕溫時亦自以計中也而渡遼兒果斷蔡園慎棄輜重走果如孤策臺以此封孤都鄉侯堅以佐軍司馬所見與人同自為可耳艾曰堅雖時見計故自不如李傕郭汜聞在美陽亭北將千騎步與虜合殆死亡失印綬此不為能也卓曰堅時烏合義從兵不如虜精且戰有利鈍但當論山東大勢終無所至耳艾曰山東兒驅略百姓以作寇逆其鋒不如人堅甲利兵強弩之用又不如人亦安得久卓曰然但殺二袁劉表孫堅天下自服從孤耳

卓尋徙都西入關焚燒雒邑堅乃前入至雒修諸陵平塞卓所發掘

江表傳曰舊京空虛數百里中無烟火堅前入城惆悵流涕吳書曰堅軍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有敢汲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圜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缺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者以投井中山陽公載記曰袁術將僭號聞堅得傳國璽乃拘堅夫人而奪之江表傳曰案漢獻帝起居注云天子從河上還得六璽於閣上又太康之初孫皓送金璽六枚無有玉明其偽也虞喜志林曰天子六璽者文曰皇帝之璽皇帝行璽皇帝信璽天子之璽天子行璽天子信璽此六璽所封事異故文字不同獻帝起居注云從河上還得六玉璽於閣上此之謂也傳國璽者乃漢高祖所佩秦皇帝璽世世傳受號曰傳國璽案傳國璽不在六璽之數安得總其說乎應氏漢官皇甫世紀其論六璽文義皆符漢官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且康且康永昌二字為錯未知兩家何者為得金玉之精率有光氣加以神器秘寶輝耀益彰蓋一代之奇觀將來之異聞而以不解之故謂之偽不亦誣乎陳壽為破虜傳亦除此說俱惑足證不知六璽殊名與傳國為七者也吳時無能刻玉故天[illegible]

[illegible]璽[illegible]以金[illegible]天子[illegible]之[illegible]臣松之以為孫堅於興義之中最有忠烈之稱若得漢神器而潛匿不言此為陰懷異志豈所謂忠臣者乎吳史欲以為國華而不知損堅之令德如其果然以傳子孫縱非六璽之數要非常人所畜孫皓之降亦不得但送六璽而寶藏傳國也受命于天奚取於歸命之堂若如喜言則此璽今尚在孫門匹夫懷璧猶曰有罪而況斯物哉

軍還住魯陽

吳錄曰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強大袁紹遣會稽周喁為豫州刺史來襲取州堅慨然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勠力乎言發涕下喁字仁明周昕之弟也會稽典錄曰初曹公興義兵遣人要喁喁即收合兵眾得二千人從公征伐以為軍師後與堅爭豫州屢戰失利會次兄九江太守昂為袁術所攻喁往助之軍敗還鄉里為許貢所害

初平三年術使堅征荊州擊劉表表遣黃祖逆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為祖軍士所射殺

典略曰堅悉其眾攻表表閉門夜遣將黃祖潛出發兵祖將兵欲還堅逆與戰祖敗走竄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部兵從竹木閒暗射堅殺之吳錄曰堅時年三十七英雄記曰堅以初平四年正月七日死又云劉表將呂公將兵緣山向堅堅輕騎尋山討公公兵下石中堅頭應時腦出物故其不同如此也

兄子賁帥將士眾就術術復表賁為豫州刺史堅四子策權翊匡權既稱尊號諡堅曰武烈皇帝

吳錄曰尊堅廟曰始祖墓曰高陵志林曰堅有五子策權翊匡吳氏所生少子朗庶生也一名仁

策字伯符堅初興義兵策將母徙居舒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

江表傳曰堅為朱儁所表為佐軍留家著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聲譽發聞有周瑜者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聞自舒來造焉便推結分好義同斷金勸策徙居舒策從之

堅薨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

[illegible]

徐州牧陶謙深忌策。策舅吳景時為丹楊太守，策乃載母徙曲阿，與呂範、孫河俱就景，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興平元年，從袁術。術甚奇之，以堅部曲還策。

吳歷曰：初策在江都時，張紘有母喪。策數詣紘，咨以世務，曰：「方今漢祚中微，天下擾攘，英雄儁傑各擁眾營私，未有能扶危濟亂者也。先君與袁氏共破董卓，功業未遂，卒為黃祖所害。策雖暗稚，竊有微志，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餘兵，就舅氏於丹楊，收合流散，東據吳會，報讎雪恥，為朝廷外藩。君以為何如？」紘答曰：「既素空劣，方居衰絰之中，無以奉贊盛略。」策曰：「君高名播越，遠近懷歸。今日事計，決之於君，何得不紆慮啟告，副其高山之望？若微志得展，血讎得報，此乃君之勳力，策心所望也。」因涕泣橫流，顏色不變。紘見策忠壯內發，辭令慷慨，感其志言，乃答曰：「昔周道陵遲，齊、晉並興；王室已寧，諸侯貢職。今君紹先侯之軌，有驍武之名，若投丹楊，收兵吳會，則荊、揚可一，讎敵可報。據長江，奮威德，誅除羣穢，匡輔漢室，功業侔於桓、文，豈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亂多難，若功成事立，當與同好俱南濟也。」策曰：「一與君同符合契，有永固之分，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委付於君，策無復回顧之憂。」江表傳曰：策徑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而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勳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貴異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術謂策曰：「孤始用貴舅為丹楊太守，賢從伯陽為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依召募。」策遂詣丹楊依舅，得數百人，而為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

太傅馬日磾杖節安集關東，在壽春以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大將喬蕤、張勳皆傾心敬焉。術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廄。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為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策為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楊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策昔曾詣康，康不見，使主簿接之。策嘗以此銜恨。術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為太守，策益失望。先是，劉繇為揚州刺史，州舊治壽春。壽春，術已據之，繇乃渡江治曲阿。時吳景尚在丹楊，策從兄賁又為丹楊都尉，繇至，皆迫逐之。景、賁退舍歷陽。繇遣樊能、于麋陳橫屯江津，張英屯當利口，以距術。術自用故吏琅邪惠衢為揚州刺史，更以景為督軍中郎將，與賁共將兵擊英等，連年不克。策乃說術，乞助景等平定江東。

江表傳曰：策說術云：「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匡濟漢室。」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故許之。

術表策為折衝校尉，行殄寇將軍，兵財千餘，騎數十匹，賓客願從者數百人。比至歷陽，眾五六千。策母先自曲阿徙於歷陽，策又徙母阜陵，渡江轉鬬，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而軍令整肅，百姓懷之。

江表傳曰：策渡江攻繇牛渚營，盡得邸閣糧穀、戰具，是歲興平二年也。時彭城相薛禮、下邳相笮融依繇為盟主，禮據秣陵城，融屯縣南。策先攻融，融出兵交戰，斬首五百餘級，融即閉門不敢動。因渡江攻禮，禮突走，而樊能、于麋等復合眾襲奪牛渚屯。策聞之，還攻破能等，獲男女萬餘人。復下攻融，為流矢所中，傷股，不能乘馬，因自輿還牛渚營。或叛告融曰：「孫郎被箭已死。」融大喜，即遣將于茲鄉策。策遣步騎數百挑

設伏於後賊出擊之鋒刃未接而偽走賊追入伏中乃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策因往到融營下令左右大呼曰孫郎竟云何賊於是驚怖夜遁融聞策尚在更深溝高壘繕治守備策以融所屯地勢險固乃舍去攻破繇別將於海陵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

策為人美姿顏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劉繇棄軍遁逃諸郡守皆捐城郭奔走

江表傳曰策時年少雖有位號而士民皆呼為孫郎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伏山草及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詣軍劉繇既走策入曲阿勞賜將士遣將陳寶詣阜陵迎母及弟發恩布令告諸縣其劉繇笮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勿強也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形勢轉盛

吳人嚴白虎等衆各萬餘人處處屯聚吳景等欲先擊破虎等乃至會稽策曰虎等群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據會稽屠東冶乃攻破虎等

吳錄曰時有烏程鄒他錢銅及前合浦太守嘉興王晟等各聚衆萬餘或數千引兵撲討皆攻破之策母吳氏曰晟與君家有升堂見妻之分今其諸子兄弟皆已梟夷獨餘一老翁何足復憚乎乃舍之餘咸族誅策自討虎虎高壘堅守使其弟輿請和許之輿請獨與策會面約既會策引白刃斫席輿體動策笑曰聞卿能坐躍剿捷不常聊戲卿耳輿曰我見刃乃然策知其無能也乃以手戟投之立死輿有勇力虎衆以其死也甚懼進攻破之虎奔餘杭投許昭於虜中程普請擊昭策曰許昭有義於舊君有誠於故友此丈夫之志也乃舍之臣松之案許昭有義於舊君謂濟盛憲也事見後注有誠於故友則受嚴白虎也

盡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吳景為丹楊太守以孫賁為豫章太守分豫章為廬陵郡以賁弟輔為廬陵太守丹楊朱治為吳郡太守彭城張昭廣陵張紘秦松陳端等為謀主

江表傳曰策遣奉正都尉劉由五官掾高承奉章詣許拜獻方物

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絕之

吳錄載策使張紘為書曰蓋上天垂司過之星聖王建敢諫之鼓設非謬之備急箴闕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大計無不悚懼旋知供備貢獻萬夫解惑頃聞建議復欲追遵前圖即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憮然想是流妄設其必爾民何望乎曩日之舉義兵也天下之士所以響應者董卓擅廢置害太后弘農王略烝宮人發掘園陵暴逆至此故諸州郡雄豪聞聲慕義神武外振卓遂內殲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俾保傅宣命欲令諸軍振旅於河北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齊劉表僭亂南荊公孫瓚負[illegible]北幽劉繇決力江滸劉備爭盟淮隅是以未獲承命櫜弓戢戈也今備繇既破操等餓餒謂當與天下合謀以誅醜類捨而不圖有自取之志非海內所望一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宜當君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由興矣幼主非有惡於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脅於彊臣若無過焉尊之權未合於湯武之事二也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興亦猶未也而天下聞其桀虐攘臂同心而疾之以中土希戰之兵當邊地勁捍之虜所以斯須等殄也今四方之人皆玩敵而使戰鬪矣可得而勝者以彼亂而我治彼逆而我順也見當世之紛若欲大舉以臨之適足觀禍三也天下神器不可虛干必須天贊與人力也殷湯有白雉之祥周武有赤烏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應皆因民困厭苦桀紂之致毒皆於舉恭之役敵能變去無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惡於幼主未見受命之應驗而欲一旦幸甘登即尊號未之或有四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謹不欲為義不可勢不得耳陳涉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奉帝王之位不可虛冀五也幼主岐嶷若除其偽去其覬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於周成之盛自受旦輔之美此謀所望於尊明也縱使幼主有他改異猶望推宗室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劉統以固慮宗皆所以書功金石圖形丹青流慶無窮垂籍管絃播而不為為其難者想明之素必於不忍六也五世為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莫得而凡為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以扶匡家之贊願念社稷之臣皆以奉祖考之志以報漢室之忠且也覆道之節而觸僕服之所者將日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匪列存後也謀能遭我龕乘卑世之勢起而服之執二者殊數不可不詳察七也所貴於聖哲者以其富於機宜慎於舉措將難圖之事難保之勢以激辱敵之氣以生衆人之心公義故不可私計又不利明哲不處八也世人

多惑於圖緯而牽非類，比合文字以悅所事，苟以才上惑衆，終有後悔者，自往迄今，未之有也，可不深擇而熟思也。忠言逆耳，幸留神聽。典略云張昭之辭。臣松之以為張昭雖名重，然不如紘之文也，此書必紘所作也。

曹公表策為討逆將軍，封為吳侯。江表傳曰：建安二年夏，漢朝遣議郎王誧奉戊辰詔書曰：「董卓逆亂，凶國害民。先將軍堅念在平討，雅意未遂，厥美著聞。策遵善道，求福不回。今以策為騎都尉，襲爵烏程侯，領會稽太守。」又詔敕曰：「故左將軍袁術不顧朝恩，坐創凶逆，造合虛偽，欲因兵亂，詭詐百姓，始聞其言以為不然。定得使持節平東將軍領徐州牧溫侯布上術所造惑衆妖妄，知術鴟梟之性，遂其無道，脩治王宮，署置公卿，郊天祀地，殘民害物，為禍深酷。布前後上策乃心本朝，欲還討術，為國效節，乞加顯異。夫懸賞俟功，惟勤是與，故便寵授，[illegible]命之秋也。其亟與布及行吳郡太守安東將軍陳瑀戮力一心，同時赴討。」策自以統領兵馬，但以騎都尉領郡為輕，欲得將軍號，乃使人諷誧，誧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是時陳瑀屯海西，策奉詔治嚴，當與布、瑀參同形勢。行到錢唐，瑀陰圖襲策，遣都尉萬演等密渡江，使持印傳三十餘紐與賊丹楊、宣城、涇、陵陽、始安、黟、歙諸險縣大帥祖郎、焦已及吳郡烏程嚴白虎等，使為內應，伺策軍發，欲攻取諸郡。策覺之，遣呂範、徐逸攻瑀於海西，大破瑀，獲其吏士妻子四千人。山陽公載記曰：瑀單騎走冀州，自歸袁紹，紹以為故安都尉。吳錄載策上表謝曰：「臣以固陋，孤特邊陲。陛下廣播高澤，不遺細節，以臣襲爵，兼典名郡。仰榮顧寵，所不克堪。興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於吳郡曲阿得袁術所呈表，以臣行殄寇將軍；至被詔書，乃知詐擅。雖輒捐廢，猶用悚悸。臣年十七，喪失所怙，懼有不任堂構之鄙，以忝析薪之戒，誠無去病十八建功，世祖列將弱冠佐命。臣初領兵，年未弱冠，雖駑懦不武，然思竭微命。惟術狂惑，為惡深重。臣憑威靈，奉辭罰罪，庶必獻捷，以報所授。」臣松之案：本傳云孫堅以初平三年卒，策以建安五年卒，策死時年二十六，計堅之亡，策應十八，而此表云十七，則為不符。張璠漢紀及吳歷並以堅初平二年死，此為是而本傳誤也。江表傳曰：建安三年，策又遣使貢方物，倍於元年所獻。其年，制書轉拜討逆將軍，改封吳侯。

後術死，長史楊弘、大將張勳等將其衆欲就策，廬江太守劉勳要擊，悉虜之，收其珍寶以歸。策聞之，偽與勳好盟。勳新得術衆，時豫章上繚宗民萬餘家在江東，策勸勳攻取之。勳既行，策輕軍晨夜襲拔廬江，勳衆盡降，勳獨與麾下數百人自歸曹公。江表傳曰：策被詔敕，與司空曹公、衞將軍董承、益州牧劉璋等并力討袁術、劉表。軍嚴當進，會術死，術從弟胤、女壻黃猗等畏懼曹公，不敢守壽春，乃共舁術棺柩，扶其妻子及部曲男女，就劉勳於皖城。勳糧食少，無以相振，乃遣從弟偕告糴於豫章太守華歆。歆郡素少穀，遣吏將偕就海昏上繚，使諸宗帥共出三萬斛米以與偕。偕往歷月，纔得數千斛。偕乃報勳，具說形狀，使勳來襲取之。勳得偕書，便潛軍到海昏邑下。宗帥知之，空壁逃匿，勳了無所得。時策西討黃祖，行及石城，聞勳輕身詣海昏，便分遣從兄賁、輔率八千人於彭澤待勳，自與周瑜率二萬人步襲皖城，即克之，得術百工及鼓吹部曲三萬餘人，并術、勳妻子。表用汝南李術為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皆徙所得人東詣吳。賁、輔又於彭澤破勳。勳走入楚江，從尋陽步上到置馬亭，聞策等已克皖，乃投西塞。至沂，築壘自守，告急於劉表，求救於黃祖。祖遣太子射船軍五千人助勳。策復就攻，大破勳。勳與偕北歸曹公，射亦遁走。策收得勳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前進夏口攻黃祖。時劉表遣從子虎、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來為黃祖前鋒。策與戰，大破之。吳錄載策表曰：臣討黃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羨縣。劉表遣將助祖，並來趣臣。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領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將周瑜、領桂陽太守行征虜中郎將呂範、領零陵太守行盪寇中郎將程普、行奉業校尉孫權、行先登校尉韓當、行武鋒校尉黃蓋等同時俱進。身跨馬櫟陳，手擊急鼓，以齊戰勢。吏士奮激，踊躍百倍，心精意果，各競用命。越渡重塹，迅疾若飛。火放上風，兵激煙下，弓弩並發，流矢雨集，日加辰時，祖乃潰爛。鋒刃所截，猋火所焚，前無生寇，惟祖迸走。獲其妻息男女七人，斬虎、狼韓晞已下二萬餘級，其赴水溺者一萬餘口，船六千餘艘，財物山積。雖表未禽，祖宿狡猾，為表腹心，出作爪牙，表之鴟張，以祖氣息，而祖家屬部曲，埽地無餘，表孤特之虜，成鬼行尸。誠皆聖朝神武遠振，臣討有罪，得效微勤。

是時袁紹方彊，而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吳歷曰：曹公聞策平定江南，意甚難之，常呼「猘兒難與爭鋒也」。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為子章取賁女，皆

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建
安五年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欲襲許迎
漢帝 吳錄曰時有高岱者隱於餘姚策命出使會稽丞陸昭逆之策虛己候焉聞其善左傳乃自玩讀欲與論講或
謂之曰高岱以將軍但英武而已無文學之才若與論傳而或云不知者則某言符矣又謂岱曰孫將軍爲人惡勝己者
若每問當言不知乃合意耳如岱言義此必見殺以爲然及與論傳或答不知策果怒以爲輕己乃囚之知友及時人
皆露坐爲請策登樓望見數里中填滿策惡其收衆心遂殺之岱字孔文吳郡人也爲性聰達輕財貴義其友士拔奇取
於未顯所友八人皆世之英偉也太守盛憲以爲上計舉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於許昭家求救於陶謙謙未即
救岱憂憤泣血水漿不入口謙感其忠壯有申包胥之義許爲出軍以書與貢岱得謙書以還而貢已囚其母吳人大小
皆爲危竦以貢宿忿往必見害岱言在君則爲君且母在牢獄期於當往若得入見事自當解遂通書自白貢即與相見
才辭敏捷好自陳謝貢登時出其母岱將見貢語友人張允沈昱當速遣之出便將母乘船易道而逸
貢獨奐遣人追之令追者若及於船江上便殺之已過則止使與受福遠逸免禍時年三十餘 江表傳曰時有道
士琅邪于吉先寓居東方往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作符水以治病吳會人多事之策嘗於郡城門樓上集會諸
將賓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畫之名爲仙人鏵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迎拜之掌賓者禁呵不能止策即令
收之諸事之者悉使婦女入見策母請救之母謂策曰于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此子妖妄能幻惑
衆心遠使諸將不復相顧君臣之禮盡委策下樓拜之不可不除也諸將復連名白事陳乞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爲交
州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嘗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爲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
耳今此子已在鬼錄勿復費紙筆也即催斬之懸首於市諸事之者尚不謂其死而云尸解焉復祭祀求福 志林曰初
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師于吉所得神書於曲陽泉水上白素朱界號太平青領道凡百餘卷順帝至建安中五六十
歲于吉是時近已百年年在耄悼禮不加刑又天子巡狩問百年者就而見之敬齒以親愛聖王之至教也吉罪不及死
而暴加酷刑是乃謬誅非所以爲美也喜推考桓王之薨建安五年四月四日是時曹袁相攻未有勝負案夏侯元讓與

則書袁紹求救也書云孫賁以長沙業衆以爭是桓王於前亡張津從後死不得相讓譬言津之死意矣
又松之案太康八年廣州大中正王範上交廣二州春秋建安六年張津猶爲交州牧江表傳之虛如志林所云搜神記
曰策欲渡江襲許與吉俱行時大旱所在熇厲策催諸將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見將吏多在吉許策因此激怒
言我爲不如于吉邪而先趨務之便使收吉至呼問之曰天旱不雨道塗艱澀不時得過故自早出而卿不同憂戚安坐
船中作鬼物態敗吾部伍今當相除令人縛置地上暴之使請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當原赦不爾行誅俄而雲氣上蒸
膚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總至溪澗盈溢將士喜悅以爲吉必見原並往慶慰策遂殺之將士哀惜共藏其尸天夜忽更
興雲覆之明旦往視不知所在 案江表傳搜神記于吉事不同未詳孰是 密治兵部署諸將
未發會爲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先是策殺貢
貢小子與客亡匿江邊策單騎出卒與客遇客擊
傷策 江表傳曰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登即瑀之從兄子也策前西征登陰復遣間使以印綬與嚴白虎餘黨
圖爲後害以報瑀見破之辱策歸復討登軍到丹徒須待運糧策性好獵將步騎數出驅馳逐鹿所乘馬精駿從騎絕
不能及初吳郡太守許貢上表於漢帝曰孫策驍雄與項籍相似宜加貴寵召還京邑若被詔不得不還若放於外必
作世患策候吏得貢表以示策策請貢相見以責讓貢貢辭無表策即令武士絞殺之貢奴客潛民間欲爲貢報讐獵日
卒有三人即貢客也策問爾等何人答云是韓當兵在此射鹿耳策曰當兵吾皆識之未嘗見汝等因射一人應弦而倒
餘二人怖急便舉弓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 九州春秋曰策聞曹公北征柳城悉起江南之衆自號大司馬
將北襲許恃其勇行不設備故及於難 孫盛異同評曰凡此數書各有所失孫策雖威行江外略有六郡然黃祖乘
其上流陳登閒其心腹且深險彊宗未盡歸復曹袁虎爭勢傾山海策豈暇遠師汝潁而遷帝於吳越哉斯蓋庸人之所鑒見
況策達於事勢者乎又案袁紹以建安五年至黎陽而策以四月遇害而志云策聞曹公與紹相拒於官渡謬矣伐登之
言爲有證也 又江表傳說策悉識陳登軍士疑此爲許使射殺一人夫三賓將士或有新附策爲大將何能悉識以所
不識便射殺之非其論也又策見殺在五年柳城之役在十二年九州春秋乖錯尤甚矣 臣松之案傳子亦云曹公征

[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夏[illegible]之[illegible]先[illegible]定之[illegible]

[illegible]時[illegible]師[illegible]部[illegible]定之[illegible]

書[illegible]盡旬足為然則策之所規[illegible]不可謂之[illegible]

[illegible]世[illegible]大權在手[illegible]之[illegible]所在[illegible]可[illegible]

以[illegible]其當爭帝於揚越哉[illegible]觀武[illegible]起[illegible]帝以建[illegible]

[illegible]各官竊[illegible]死之前[illegible]與[illegible]文兵[illegible]國[illegible]所云[illegible]

也詩責客無聞之小人而能[illegible]識[illegible]思遇臨[illegible]事[illegible]

[illegible]者[illegible]古[illegible]詩云君子有[illegible]小人[illegible]屬[illegible]

創甚請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至夜卒時年二十六吳歷曰策既被創醫言可治當好自將護百日勿動策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如此尚可復建功立事乎椎几大奮創皆分裂其夜卒搜神記曰策既殺于吉每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意深惡之頗有失常後治創方差而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見如是再三因撲鏡大叫創皆崩裂須臾而死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桓王封子紹為吳侯後改封上虞侯紹卒子奉嗣孫晧時訛言謂奉當立誅死

評曰孫堅勇摯剛毅孤微發跡導溫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壯之烈策英氣傑濟猛銳冠世覽奇取異志陵中夏然皆輕佻果躁隕身致敗且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儉矣孫盛曰孫氏兄弟皆明略絕羣創基立事策之由也且臨終[illegible]天倫之篤[illegible]

之英略豈吝名號[illegible]相違情本之至實抑將建其慮遠之嫌而慎其終鄙者乎夫正本定名為國之大防杜絕疑貳消釁之良謨是故魯隱矜義終致羽父之禍宋宣懷仁卒有殤公之哀皆心存小善而不達經綸之圖求譽當年而不思貽厥之謀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孫氏因擾攘之際得奮其縱橫之志業非積德之基邦無磐石之固勢一則祿祚可終情乖則禍亂塵起安可不防微於未兆慮難於將來壯哉策為首事之君有吳開國之主將相在列皆其舊也而嗣子弱劣析薪弗荷奉之則魯桓田市之難作與之則宋殤子馮之禍興是以正名定本使貴賤殊邈然後國無陵肆之責後嗣罔猜忌之嫌羣情絕異端之論不逞之子杜覬覦之情[illegible]永保維城可謂為之于其未有治之于其未亂者也陳氏之評其未達乎

孫破虜討逆傳第一　吳書　國志四十六

吳主傳第二　吳書　國志四十七

孫權字仲謀。兄策既定諸郡，時權年十五，以為陽羨長。江表傳曰：堅為下邳丞時，權生，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堅異之，以為有貴象。及堅亡，策起事江東，權常隨從。性度弘朗，仁而多斷，好俠養士，始有知名，侔於父兄矣。每參同計謀，策甚奇之，自以為不及也。每請會賓客，常顧權曰：此諸君，汝之將也。郡察孝廉，州舉茂才，行奉義校尉。漢以策遠脩職貢，遣使者劉琬加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惟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爾試識之。

建安四年，從策征廬江太守劉勳。勳破，進討黃祖於沙羨。

五年，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邪？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師，臣松之按：禮記曾子問曰：子夏問曰：五年之喪，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鄭玄注曰：周人卒哭而致事，時有徐戎作難，伯禽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昭所云伯禽不師，蓋謂此也。況今姦宄競逐，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是猶開門而揖盜，未可以為仁也。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是時惟有會稽、吳郡、丹楊、豫章、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故委心而服事焉。曹公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屯吳，使丞之郡行文書事。待張昭以師傅之禮，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為將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始為賓客。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江表傳曰：初，策表用李術為廬江太守，策亡之後，術不肯事權，而多納其亡叛。權移書求索，術報曰：有德見歸，無德見叛，不應復還。權大怒，乃以狀白曹公曰：嚴刺史昔為公所用，又是州舉將，而李術凶惡，輕犯漢制，殘害州司，肆其無道，宜速誅滅，以懲醜類。今欲討之，進為國朝掃除鯨鯢，退為舉將報塞怨讎，此天下達義，夙夜所甘心。術必懼誅，復詭說求救。明公所居，阿衡之任，海內所瞻，願敕執事，勿復聽受。是歲舉兵攻術於皖城。術閉門自守，求救於曹公。曹公不救。糧食乏盡，婦女或丸泥而吞之。遂屠其城，梟術首，徙其部曲三萬餘人。

七年，權母吳氏薨。

八年，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還過豫章，使呂範平鄱陽，會稽程普討樂安，太史慈領海昏，韓當、周泰、呂蒙等為劇縣令長。

九年，權弟丹楊太守翊為左右所害，以從兄瑜代翊。吳錄曰：是時權大會官寮，沈友有所是非，令人扶出，謂曰：人言卿欲反。友知不得脫，乃曰：主上在許，有無君之心者，可謂非反乎？遂殺之。友字子正，吳郡人。年十一，華歆行風俗，見而異之，因呼曰：沈郎，可登車語乎？友逡巡卻曰：君子講好，會宴以禮，今仁義陵遲，聖道漸壞，先生銜命，將以裨補先王之教，整齊風俗，而輕脫威儀，猶負薪救火，無乃更崇其熾乎！歆慚曰：自桓、靈以來，雖多英彥，未有幼童若此者。弱冠博學，多所貫綜，善屬文辭，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於口，每所至，眾人皆默然，莫與為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權以禮聘，既至，論王霸之略，當時之務

登敬爲陳荊州宜并之計納之正色立朝清議峻厲爲臣所譖誣以謀反權亦以然不爲己用故害之時年二十九

十年權使賀齊討上饒分爲建平縣

十二年西征黃祖虜其人民而還

十三年春權復征黃祖祖先遣舟兵拒軍都尉呂蒙破其前鋒而凌統董襲等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亡走騎士馮則追梟其首虜其男女數萬口是歲使賀齊討黟歙（黟音伊歙音攝）分歙爲始新新定（吳錄曰晉改新定爲遂安）犂陽休陽縣（吳錄曰晉改休陽爲海寧）以六縣爲新都郡荊州牧劉表死魯肅乞奉命弔表二子且以觀變肅未到而曹公已臨其境表子琮舉衆以降劉備欲南濟江肅與相見因傳權旨爲陳成敗備進住夏口使諸葛亮詣權權遣周瑜程普等行是時曹公新得表衆形勢甚盛諸議者皆望風畏懼多勸權迎之（江表傳載曹公與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旄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得書以示羣臣莫不響震失色）惟瑜肅執拒之議意與權同瑜普爲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公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飢疫死者太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曹公遂北還留曹仁徐晃於江陵使樂進守襄陽時甘寧在夷陵爲仁黨所圍用呂蒙計留凌統以拒仁以其半救寧軍以勝反權自率衆圍合肥使張昭攻九江之當塗昭兵不利權攻城踰月不能下曹公自荊州還遣張喜將騎赴合肥未至權退

十四年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權以瑜爲南郡太守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備領荊州牧屯公安

十五年分豫章爲鄱陽郡分長沙爲漢昌郡以魯肅爲太守屯陸口

十六年權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爲建業聞曹公將來侵作濡須塢

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須權與相拒月餘曹公望權軍歎其齊肅乃退（吳歷曰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者亦數千人權數挑戰公堅守不出權乃自來乘輕船從濡須口入公軍諸將皆以爲是挑戰者欲擊之公曰此必孫權欲身見吾軍部伍也敕軍中皆精嚴弓弩不得妄發權行五六里迴還作鼓吹公見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權爲箋與曹公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公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魏略曰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迴船復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爲權所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十九年五月權征皖城閏月克之獲廬江太守朱

光及祭軍董和男女數萬口是歲劉備定蜀權以
備已得益州令諸葛瑾從求荊州諸郡備不許曰
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荊州與吳耳權曰此
假而不反而欲以虛辭引歲遂置南三郡長吏關
羽盡逐之權大怒乃遣呂蒙督鮮于丹徐忠孫規
等兵二萬取長沙零陵桂陽三郡使魯肅以萬人
屯巴丘巴丘今曰巴陵以禦關羽權住陸口為諸軍節度蒙
到二郡皆服惟零陵太守郝普未下會備到公安
使關羽將三萬兵至益陽權乃召蒙等使還助肅
蒙使人誘普普降盡得三郡將守因引軍還與孫

[illegible]吳志二 五

皎潘璋并魯肅兵並進拒羽於益陽未戰會曹公
入漢中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權令諸葛瑾報更
尋盟好遂分荊州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
零陵武陵以西屬備備歸而曹公已還權反自陸
口遂征合肥合肥未下徹軍還兵皆就路權與凌
統甘寧等在津北為魏將張遼所襲統等以死扞
權權乘駿馬越津橋得去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是誰降人答曰是孫會稽遼及樂進相遇言不早知之急追自得舉軍歎恨江表傳曰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見徹丈餘無版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權既得免即拜利都亭侯谷利者本左右給使也以謹直為親近監性忠果亮烈言不苟且權愛信之

二十一年冬曹公次于居巢遂攻濡須
二十二年春權令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公報使
脩好誓重結婚
二十三年十月權將如吳親乘馬射虎於庱亭馬為虎所傷權投以雙戟虎却廢常從張世擊以戈獲之
二十四年關羽圍曹仁於襄陽曹公遣左將軍于
禁救之會漢水暴起羽以舟兵盡虜禁等步騎三
萬送江陵惟城未拔權內憚羽外欲以為己功箋
與曹公乞以討羽自效曹公且欲使羽與權相持
以鬬之驛傳權書使曹仁以弩射示羽羽猶豫不
能去閏月權征羽先遣呂蒙襲公安獲將軍士仁
蒙到南郡南郡太守麋芳以城降蒙據江陵撫其
老弱釋于禁之囚陸遜別取宜都獲秭歸枝江夷
道還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關羽還當陽西保麥
城權使誘之羽偽降立幡旗為象人於城上因遁
走兵皆解散尚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
路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都督趙累
等於章鄉遂定荊州是歲大疫盡除荊州民租稅
曹公表權為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

權遣校尉梁寓奉貢于漢及令王惇市馬又遣朱光等歸（魏略曰梁寓字孔儒吳人也權遣寓觀望曹公曹公因以寓爲掾尋遣還南）二十五年春正月曹公薨太子丕代爲丞相魏王改年爲延康秋魏將梅敷使張儉求見撫納南陽陰酇筑陽（筑音逐）山都中廬五縣民五千家來附冬魏嗣王稱尊號改元爲黃初二年四月劉備稱帝於蜀（魏略曰權聞魏文帝受禪而劉備稱帝乃呼問知星者已分野中星氣何如遂有僭意而以位次尚少無以威衆又欲先卑而後踞之爲卑則可以假寵後踞則必致討致討然後可以怒衆衆怒然後可以自大故深絶蜀而專）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雉尋陽陽新柴桑沙羨六縣爲武昌郡五月建業言甘露降

吳志二　七

八月城武昌下令諸將曰夫存不忘亡安必慮危古之善教昔雋不疑漢之名臣於安平之世而刀劒不離於身蓋君子之於武備不可以已況今處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輕忽不思變難哉頃聞諸將出入各尚謙約不從人兵甚非備慮愛身之謂夫保己遺名以安君親孰與危辱宜深警戒務崇其大副孤意焉自魏文帝踐阼權使命稱藩及遣于禁等還十一月策命權曰蓋聖王之法以德設爵以功制祿勞大者祿厚德盛者禮豐故叔旦有夾輔之勳太公有鷹揚之功並啓土宇并受備物

所以表章元功殊異賢哲也近漢高祖受命之初分裂膏腴以王八姓斯則前世之懿事後王之元龜也朕以不德承運革命君臨萬國秉統天機思齊先代坐而待旦惟君天資忠亮命世作佐深覩歷數達見廢興遠遣行人浮于潛漢（禹貢曰沱潛既道注曰水自江出爲沱漢爲潛）望風影附抗疏稱藩兼納纖絺南方之貢普遣諸將來還本朝忠肅內發款誠外昭信著金石義蓋山河朕甚嘉焉今封君爲吳王使使持節太常高平侯貞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以大將軍使持節

吳志二　八

督交州領荊州牧事錫君青土苴以白茅對揚朕命以尹東夏其上故驃騎將軍南昌侯印綬符策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綏安東南綱紀江外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務財勸農倉庫盈積是用錫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化民以德禮教興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柔百越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謀官方任賢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忠勇並奮清除姦慝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振威陵邁宣力荊南梟滅凶醜罪人斯得是用錫君

鈇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於外，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君以忠肅為基，恭勤為德，是用錫君秬鬯一卣，圭瓚副焉。欽哉！敬敷訓典，以服朕命，以勖相我國家，永終爾顯烈。

江表傳曰：權羣臣議，以為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應受魏封。權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拜為漢王，此蓋時宜耳，復何損邪？遂受之。孫盛曰：昔伯夷、叔齊不屈有周，魯仲連不為秦民。夫以匹夫之志，猶義不辱，況列國之君三分天下，而可二三其節，或臣或否乎？余觀吳、蜀，咸稱奉漢，至於漢代，莫能固秉臣節，君子是以知其不能克昌厥後，卒見吞於大國也。向使權從羣臣之議，終身稱漢將，豈不義悲六合，仁感百世哉！

是歲，劉備帥軍來伐，至巫山、秭歸，使使誘導武陵蠻夷，假與印傳，許之封賞。於是諸縣及五谿民皆反為蜀。權以陸遜為督，督朱然、潘璋等以拒之。遣都尉趙咨使魏。魏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於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吳書曰：咨字德度，南陽人，博聞多識，應對辯捷，權為吳王，擢中大夫，使魏。魏文帝善之，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万艘，帶甲百万，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余閒，博覽書傳歷史，籍採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帝曰：吳可征不？咨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又曰：吳難魏不？咨曰：帶甲百万，江、漢為池，何難之有？又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咨頻載使北，人敬異。權聞而嘉之，拜騎都尉。咨言曰：觀北方終不能守盟，今日之計，朝廷承漢四百之際，應東南之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民。權納之。

帝欲封權子登，權以登年幼，上書辭封，重遣西曹掾沈珩陳謝，并獻方物。

吳書曰：珩字仲山，吳郡人，少綜經藝，尤善春秋內外傳。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備。又問：聞太子當來，寧然乎？珩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文帝善之，乃引珩自近，談語終日。珩隨事響應，無所屈服。珩還言曰：臣密參侍中劉曄，數為賊設姦計，終不久悫。臣聞兵家舊論，不恃敵之不我犯，恃我之不可犯，今為朝廷慮之。且當省息他役，惟務農桑以廣軍資；修繕舟車，增作戰具，令皆兼盈；撫養兵民，使各得其所；攬延英俊，獎勵將士，則天下可圖矣。以奉使有稱，封永安鄉侯，官至少府。

立登為王太子。

江表傳曰：是歲魏文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瑇瑁、孔雀、翡翠、鬬鴨、長鳴雞。羣臣奏曰：荊、揚二州，貢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權曰：昔惠施尊齊為王，客難之曰：公之學去尊，今王齊，何其倒也？惠子曰：有人於此，欲擊其愛子之頭，而石可以代之，子頭所重而石所輕也，以輕代重，何為不可乎？方有事於西北，江表元元，恃主為命，非我愛子邪？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皆具以與之。

黃武元年春正月，陸遜部將軍宋謙等攻蜀五屯，皆破之，斬其將。三月，鄱陽言黃龍見。蜀軍分據險地，前後五十餘營，遜隨輕重以兵應拒，自正月至閏月，大破之，臨陣所斬及投兵降首數萬人。劉備奔走，僅以身免。

吳歷曰：權以使聘魏，具上破備獲印綬及首級、所得土地，并表將吏功勤宜加爵賞之意。文帝報使，致鼲子裘、明光鎧、騑馬，又以素書所作典論及詩賦與權。魏書載詔答曰：老虜邊窟，越險深入，曠日持久，內迫罷弊，外困智力，故見身於雞頭，分兵擬西陵，其計不過謂可轉足前迹以搖動江東。根未著地，摧折其支，雖未刳備五臟，使身首分離，其所降誅，亦足使虜部眾兇懼。昔吳漢先燒荊門，後發夷陵，而子陽無所逃其死；來歙始襲略陽，而文叔喜之，而知隗囂無所施其巧。今討此虜，正似其事，將軍勉建方略，務全獨克。

初，權外託事魏，而

誠心不款魏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
并徵任子權辭讓不受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張遼
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須曹真夏侯尚張郃徐晃
圍南郡權遣呂範等督五軍以舟軍拒休等諸葛
瑾潘璋楊粲救南郡朱桓以濡須督拒仁時揚越
蠻夷多未平集內難未弭故權卑辭上書求自改
厲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乞寄
命交州以終餘年文帝報曰君生於擾攘之際本
有從橫之志降身奉國以享茲祚自君策名已來
貢獻盈路討備之功國朝仰成埋而掘之古人之

所恥 國語曰狸埋之狸掘之是以無成功 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
遠臨江漢廊廟之議王者所不得專三公上君過
失皆有本末朕以不明雖有曾母投杼之疑猶冀
言者不信以為國福故先遣使者犒勞又遣尚書
侍中踐脩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設辭不欲使進議
者怪之 魏略載魏三公奏曰臣聞枝大者披心尾大者不掉有國有家之所慎也昔漢承秦弊天下新定大國之王臣節未盡以蕭張之謀不備錄之至使六王前後反叛已而伐之戎車不輟又文景守成忘戰戢役驕縱吳王 [illegible]

得報許擅取襄陽及見驅逐乃更折節邪辟之態巧言如流雖重驛累使發遣禁等內包隗囂顧望之姦外欲緩誅支仰蜀賊聖朝含弘既加不忍優而赦之與之更始猥乃割地王之使南面稱孤兼官累位禮備九命名馬百駟以成其勢光寵顯赫古今無二權為犬羊之姿橫被虎豹之文不思靜力致死之節以報無量不世之恩臣每見所下權前後章表又以愚意揣察權旨自以阻帶江湖負固不服狃忕累世詐偽成功上有尉佗英布之計下誦伍被屈彊之辭終非不侵叛之臣以為晁錯不發削弱王侯之謀則七國同衡禍久而大劇之遠不決陛下之策則由權自處罪深變重臣謹考之周禮九伐之法平權凶惡逆節萌生見罪十五昔九黎亂德黃帝加討項羽罪十漢祖不捨權所犯罪釁明白非仁恩所宜[illegible]容臣請免權官鴻臚削爵土捕治罪敢有不從移兵進討以明國典好惡之常以靜三州元元之苦其十五條文多不載 又前都尉浩周勸君遣子乃實朝臣交謀以
此小君君果有辭外引隗囂遣子不終內喻竇融
守忠而已世殊時異人各有心浩周之還口陳指

麾益令議者發明眾嫌終始之本無所據杖故遂
俛仰從群臣議今省上事款誠深至心用慨然悽
愴動容即日下詔敕諸軍但深溝高壘不得妄進
若君必效忠節以解疑議登身朝到夕召兵還此
言之誠有如大江 魏略曰浩周字孔異上黨人建安中仕為蕭令至徐州刺史後領護于禁軍軍沒為關羽所得權襲羽并得周甚禮之及文帝即王位權乃遣周為箋魏王曰昔討關羽獲于將軍即白先王當發遣之此乃奉款之心不言而發先王未深[illegible]而謂權中閒復有異國恩情慘慘用未果[illegible]值先王[illegible]國祚[illegible]下承統下情始通公私契闊未獲備舉具今[illegible]未即貽顏梁寓傳命[illegible]曲周至深知殿下以為意望指之亦心不敢有他[illegible]明悉保權所執[illegible]至實皆周等所具又曰[illegible]本性空薄文武不昭昔承父兄成軍之緒得為先王所見[illegible]辭遂因國恩撫綏東土而中閒寡慮事不明畏威忘德以取重[illegible]先王恩仁不[illegible]遐棄既[illegible]其宥罪且開明信雖致命會

厚見閑月功效未報萬一事業未究先王即世下受門威仁家遠私懼情願未蒙昭察眾望來到具知嚴不遠必欲海錄追本先緒權之得此欲然求踞知閑頃不務良憂權世受寵遇分義深篤今日之事永執一心蒙懷長重垂念覆又曰先王以權推誠已驗軍當引還故合肥之守著南北之信令權長驅不復後顧近得守將周泰等白事過月六日有馬步七百徑到橫江又督將馬和將四百人進到居巢琮等聞有兵馬渡江視之為兵馬所逼臨時交鋒大相殺傷卒得此問情用恐懼權實在遠不豫聞知約敕無素敢謝其罪又聞張征東朱橫海今復還合肥先王盟要由來未久且權自度未獲罪釁不審今者何以發起牽軍遠次事業未訖甫當為國討除賊備重聞斯問深使失圖凡遠人所恃在於明信願殿下克卒前分開示坦懷使權誓命得卒本規凡所願言周等所當傳也初東里袞為于禁軍司馬前與周俱沒又俱還到有詔皆見之帝問周周以為權必臣服而東里袞謂其不可必服帝悅周言以為有以知之是歲冬魏王受漢禪遣使以權為吳王詔使周與使者俱往周既致詔命時與權私宴謂權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也周以闔門百口明之權因字謂周曰浩孔異卿乃以舉家百口保我我當何言邪遂流涕沾襟及與周別又指天為誓周還之後權不遣子而設辭帝乃久留其使到八月權上書謝又與周書曰自道路不開[illegible]前[illegible]之其奉國命起居假歸河北故使情問不獲累至前恩之勞[illegible]云其[illegible]以與分不昭中聞罪以[illegible]不以就[illegible]見[illegible]善乎與君[illegible]不本圖備不時以求[illegible]也昔君之來令遣子入侍[illegible]見計[illegible]年載[illegible]耳而赤情未取其[illegible]用竟備同恩復加開導忘其前愆取其後效喜得因此壽竟本以有具說遣子之意想君假還已知之也又曰今子當入侍而未有妃耦昔君念之以為可上連綴宗室若夏侯[illegible]閒門棄常[illegible]敢在心當垂宿念為之先後[illegible]舉[illegible]求自留定其為分專豈有量哉如是欲遣[illegible]與小入奉行禮聘成之在君又曰小兒年弱加教訓不足[illegible]為之綱紀又子之恩情當有已耶又欲遣張子布追輔[illegible]性無餘凡所欲為今自以露懷恐赤心不先暢君誠之宜明所以於身語維前對心周自陳不敢[illegible]質長為外臣又欲復辭[illegible]此周曰力敘[illegible]許地也又今與周書請以十二月遣子[illegible]孫子亦隨子俱來彼二人皆權腹心股肱[illegible]子師求婦此權異心之明效也帝既信權甘言且謂周為

得其真而權但華偽竟無遣子意自是之後帝既彰權罪周亦見疏遠終身不用

權遂改年，臨江拒守。冬十一月，大風，範等兵溺死者數千，餘軍還江南。曹休使臧霸以輕船五百、敢死萬人襲攻徐陵，燒攻城車，殺略數千人。將軍全琮、徐盛追斬魏將尹盧，殺獲數百。十二月，權使太中大夫鄭泉聘劉備于白帝，始復通也。

江表傳曰權云近得玄德書已深引咎求復舊好前所以名西為蜀者以漢帝尚存故耳今漢已廢自可名為漢中王也吳書曰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閑居每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即住而啖肴膳酒有斗升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權以為郎中嘗與之言卿好於眾中面諫或失禮敬寧畏龍鱗乎對曰臣聞君明臣直今值朝廷上下無諱實恃洪恩不畏龍鱗後侍讌乃怖之使提出付有司促治罪泉臨出屢顧權呼還笑曰卿言不畏龍鱗何以臨出而顧乎對曰實恃恩覆知無死憂至當出閤感惟威靈不能不顧耳使蜀劉備問曰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操父子陵轢漢室終奪其位殿下既為宗室有維城之責不荷戈執殳為海內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議是以寡君未復書耳備甚慚恧泉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

然猶與魏文帝相往來，至後年乃絕。是歲改夷陵為西陵。二年春正月，曹真分軍據江陵中州。是月，城江夏山。改四分，用乾象歷。

江表傳曰權推五德之運以為土行用未祖辰臘志林曰土行以辰臘得其數矣土盛於戌而以未祖其義非也土生於未故未為坤初是以月令建未之月祀黃精於郊祖用其盛今祖用其始豈應運乎

三月，曹仁遣將軍常彫等，以兵五千，乘油船，晨渡濡須中州。仁子泰因引軍急攻朱桓，桓兵拒之，遣將軍嚴圭等擊破彫等。是月，魏軍皆退。夏

四月權羣臣勸即尊號權不許江表傳曰權辭讓曰漢家堙替不能存救亦何心而競乎羣臣稱天命符瑞固重以請權未之許而謂將相曰往年孤以玄德方向西鄙故此命陸遜選衆以待之聞北部分欲以助孤內嫌其有挾若不受其拜是相折辱而趣其速發便當與西俱至二處受敵於孤爲劇故自抑按就其封王低屈之趣諸君似未之盡今故以此相解耳

劉備薨于白帝吳王使立信都尉馮熙聘于蜀弔備喪也熙字子柔潁川人馮異之後也權以爲中大夫後使于魏文帝問曰吳王若欲修宿好宜當厲兵江關縣旌巴蜀而聞復遣修好必有變故熙曰臣聞西使直報問且以觀釁非有謀也又曰聞吳國比年災旱人物彫損以大夫之明觀之何如熙對曰吳王體量聰明善於任使賦政施役每事必咨敎養賓旅親賢愛士賞不擇怨仇而罰必加有罪臣下皆感恩懷德惟忠與義帶甲百萬穀帛如山稻田沃野民無饑歲所謂金城湯池彊富之國也以臣觀之輕重之分未可量也帝不悅以陳羣與熙同郡使羣誘之啗以重利熙不爲回送至摩陂欲困苦之後又召還未至熙懼見迫乃引刀自刺御者覺之不得死權聞之垂涕曰此與蘇武何異竟死於魏

合大小五百里 吳志

五月曲阿言甘露降先是戲口守將晉宗殺將王直以衆叛如魏魏以爲蘄春太守數犯邊境六月權令將軍賀齊督麋芳劉邵等襲蘄春邵等生虜宗冬十一月蜀使中郎將鄧芝來聘吳歷曰蜀致馬二百匹錦千端及方物自是之後聘使往來以爲常吳亦致方土所出以答其厚意焉

三年夏遣輔義中郎將張溫聘于蜀秋八月赦死罪九月魏文帝出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還干寶晉紀曰魏文帝之在廣陵吳人大駭乃臨江爲疑城自石頭至于江乘車以木楨衣以葦席加采飾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憚之遂退軍權令趙達筭之曰曹丕走矣雖然吳衰庚子歲權曰幾何達屈指而計之曰五十八年權曰今日之憂不暇及遠此子孫事也吳錄曰是歲蜀主又遣鄧芝來聘重結盟好權謂芝曰山民作亂江邊守兵多徹慮曹丕乘空弄態而反求和議者以爲內有不暇幸來求和於我有利宜當與通以自辨定恐西州不能明孤赤心用致嫌疑孤土地邊外閒隙萬端而長江巨海皆當防守丕觀釁而動惟不見便寧得忘此復有他圖

四年夏五月丞相孫邵卒吳錄曰邵字長緒北海人長八尺爲孔融功曹融稱曰廊廟才也從劉繇於江東及權統事數陳便宜以爲應納貢聘權即從之拜廬江太守遷車騎長史黃武初爲丞相威遠將軍封陽羨侯張溫暨艷奏其事邵辭位請罪權釋令復職年六十三卒志林曰吳之創基邵爲首相史無其傳竊常怪之嘗問劉聲叔聲叔博物君子也云故宜爲立傳會張惠恕不能善其名位自韋氏作史蓋惠恕之黨故不見書

六月以太常顧雍爲丞相吳書曰以尚書令陳化爲太常化字元耀汝南人博覽衆書氣幹剛毅長七尺九寸雅有威容爲郎中令使魏魏文帝因酒酣嘲問曰吳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帝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豈復在東乎化曰周之初基太伯在東是以文王能興於西帝笑無以難心奇其辭使還當遷權嘉厚以化奉命光國拜犍爲太守置官屬

雍之遷太常[illegible]尚書令正色云觀數子弟白業無差[illegible]官寡不與百姓爭利[illegible]以古[illegible]乃不復[illegible]而責之以其年[illegible]

二月鄱陽賊彭綺自稱將軍攻沒諸縣衆數萬人皖口言木連理冬十二月是歲地連震吳錄曰是冬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兵有十餘萬旌旗彌數百里有渡江之志權嚴設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孫韶又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之帝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

五年春令曰軍興日久民離農畔父子夫婦不能相卹孤甚愍之今北虜縮竄方外無事其下州郡有以寬息是時陸遜以所在少穀表令諸將增廣農畝

農畝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爲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等其勞也秋七月權聞魏文帝崩征江夏圍石陽不克而還蒼梧言鳳皇見分三郡惡地十縣置東安郡（吳錄曰郡治富春也）以全琮爲太守平討山越冬十月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又云忠讜之言不能極陳求容小臣數以利聞權報曰夫法令之設欲以遏惡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罰以威小人乎此爲先令後誅不欲使有犯者耳君以爲太重者孤亦何利其然但不得已而爲之耳今承來意當

重諮謀務從其可且近臣有盡規之諫親戚有補察之箴所以匡君正主明忠信也書載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孤豈不樂忠言以自裨補邪而云不敢極陳何得爲忠讜哉若小臣之中有可納用者寧得以人廢言而不采擇乎但諂媚取容雖闇亦所明識也至於發調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衆濟若徒守江東脩崇寬政兵自足用復用多爲顧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調恐臨時未可便用也又孤與君分義特異榮戚實同來表云不敢隨衆容身苟免此實甘心所望於君也於是令有司盡寫科

條使郎中褚逢齎以就遜及諸葛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是歲分交州置廣州俄復舊（江表傳曰權於武昌新裝大船名爲長安試之釣臺圻時風大盛谷利令柁工取樊口權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拔刀向柁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工即轉柁入樊口風遂猛不可行乃還權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萬乘之主輕於不測之淵戲於猛浪之中船樓裝高邂逅顛危奈社稷何是以利輒敢以死爭權於是貴重之自此後不復名之常呼曰谷）

六年春正月諸將獲彭綺閏月韓當子綜以其衆降魏

七年春三月封子慮爲建昌侯罷東安郡夏五月鄱陽太守周魴僞叛誘魏將曹休秋八月權至皖口使將軍陸遜督諸將大破休於石亭大司馬呂範卒是歲改合浦爲珠官郡（江表傳曰是歲將軍翟丹叛如魏權恐諸將畏

罪而亡乃下令曰自今諸將有重罪三然後議）

黃龍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勸權正尊號夏四月夏口武昌並言黃龍鳳皇見丙申南郊即皇帝位（吳錄載權告天文曰皇帝臣權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漢饗國二十有四世歷年四百三十有四行氣數終祿祚運盡普天弛絕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奪神器丕子叡繼世作慝淫名亂制權生於東南遭值期運承乾秉戎志在平世奉辭行罰舉足爲民群臣將相州郡百城執事之人咸以爲天意已去於漢漢氏已絕祀於天皇帝位虛郊祀無主休徵嘉瑞前後雜沓歷數在躬不得不受權畏天命不敢不從謹擇元日登壇燎祭即皇帝位惟爾有神饗之左右有吳永綏天極）是日大赦改年追尊父破虜將軍堅爲武烈皇帝母吳氏爲武烈皇后兄討逆將軍策爲長沙桓王吳王太子登爲皇太子將吏皆進爵加賞初興

中吳中童謠曰黃金車班蘭耳闓昌門出天子 閶門

吳西郭門夫差所作 五月使校尉張剛管篤之蜀六月蜀遣

衛尉陳震慶權踐位權乃參分天下豫青徐幽屬

吳兗冀并涼屬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為界造

為盟曰天降喪亂皇綱失叙逆臣乘釁劫奪國柄

始於董卓終於曹操窮凶極惡以覆四海至令九

州幅裂普天無統民神痛怨靡所戾止及操子丕

桀逆遺醜薦作姦回偷取天位而叡么麼尋丕凶

蹟阻兵盜土未伏厥誅昔共工亂象而高辛行師

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叡禽其徒黨非漢

與吳將復誰在夫討惡翦暴必聲其罪宜先分裂

奪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歸是以春秋晉侯

伐衛先分其田以畀宋人斯其義也且古建大事

必先盟誓故周禮有司盟之官尚書有告誓之文

漢之與吳雖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約諸葛

丞相德威遠著翼戴本國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

動天地重復結盟廣誠約誓使東西士民咸共聞

知故立壇殺牲昭告神明再歃加書副之天府天

高聽下靈威棐諶司慎司盟群神群祀莫不臨之

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戮力一心同討魏賊救危

恤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或攜貳若有害漢則

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各守分土無相侵犯

傳之後葉克終若始凡百之約皆如載書信言不

豔實居于好有渝此盟創禍先亂違貳不協慆慢

天命明神上帝是討是督山川百神是糾是殛俾

墜其師無克祚國于爾大神其明鑒之秋九月權

遷都建業因故府不改館徵上大將軍陸遜輔太

子登掌武昌留事

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詔立都講祭酒以教

學諸子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

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

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

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

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

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

千人還

三年春二月遣太常潘濬率衆五萬討武陵蠻夷

衛溫諸葛直皆以違詔無功下獄誅夏有野蠶成

繭大如卵由拳野稻自生改為禾興縣中郎將孫

布詐降以誘魏將王淩淩以軍迎布冬十月權以

大兵潛伏於阜陵俟之，淩覺而走。會稽南始平言嘉禾生。十二月丁卯，大赦，改明年元也。

嘉禾元年春正月，建昌侯慮卒。三月，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之遼東。秋九月，魏將田豫要擊，斬賀于成山。冬十月，魏遼東太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閬中令孫綜稱藩於權，并獻貂馬。權大悅，加淵爵位。

江表傳曰：是冬，群臣以權未郊祀，奏議曰：「頃者嘉瑞屢臻，遠國慕義，天意人事，前後備集，宜修郊祀，以承天意。」權曰：「郊祀當於土中，今非其所，於何施此？」重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為家。昔周文、武郊於酆、鎬，非必土中。」權曰：「武王伐紂，即阼於鎬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為天子，立郊於酆，見何經典？」復書曰：「伏見漢書郊祀志，匡衡奏徙甘泉河東，郊於長安，言文王郊於酆。」權曰：「文王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經傳無明文，由匡衡俗儒意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也。」志林曰：吳主糾駮郊祀之奏，追貶匡衡，謂之俗儒。凡在見者，莫不慨然以為統盡物理，達於事宜。至於稽之典籍，乃更不通。毛氏之說云：「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之於邰，命使事天。」故詩曰：「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自后稷以來皆得祭天，猶魯人郊祀也。是以棫樸之作，有積燎之薪。文王郊酆，經有明文，匡衡豈俗，而枉之哉？文王為王，於義何疑？然則匡衡之奏，有所未盡。案世宗立甘泉、汾陰之祠，皆出方士之言，非據經典者也。方士以甘泉、汾陰黃帝祭天地之處，故孝武因之，遂立二畤。漢治長安，而甘泉在北，謂就乾位，而衡云「甘泉居陽，汾陰在水之脽，呼為澤中」，而衡云東之少陽，失其本意。此自吳事，於傳無非，但恨無辨正之者，故矰以為訛，雖見漢書，書義。

二年春正月，詔曰：「朕以不德，肇受元命，夙夜兢兢，罔遑假寢。思平世難，救濟黎庶，上答神祇，下慰民望。是以眷眷，勤求俊傑，將與戮力，共定海內，苟在同心，與之偕老。今使持節督幽州領青州牧遼東太守燕王，久脅賊虜，隔在一方，雖乃心於國，其路靡緣。今因天命，遠遣二使，款誠顯露，章表殷勤，朕之得此，何喜如之！雖湯遇伊尹，周獲呂望，世祖未定而得河右，方之今日，豈復是過？普天一統，於是定矣。書不云乎，『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其明下州郡，咸使聞知。特下燕國，奉宣詔恩，令普天率土備聞斯慶。」三月，遣舒、綜還，使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

江表傳載權詔曰：故魏使持節車騎將軍遼東太守平樂侯：天地失序，皇極不建，元惡大憝，作害于民，海內分崩，群生堙滅，雖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方之今日，猶或可比。朕受曆數，君臨萬國，夙夜戰戰，念在弭難，若涉淵水，罔知攸濟。是以把旄仗鉞，翦除凶虐，自東徂西，靡遑寧處，苟力所及，民無災害。雖賊虜遺種，未伏辜誅，猶繫囚枯木，待時而斃。惟將軍天姿特達，兼包文武，觀時睹變，審於去就，踰越險阻，顯致赤心，肇建大計，為天下先，元勳巨績，侔於古人。雖昔竇融背棄隴右，卒占河西，以定光武，休名美實，豈復是過？欽嘉雅尚，朕實欣之。自古聖帝明王，建化垂統，以爵褒德，以祿報功；功大者祿厚，德盛者禮崇。故周公有夾輔之勞，太師有鷹揚之功，並啟土宇，兼受備物。今將軍規萬年之計，建不世之略，絕僭逆之虜，順天人之肅，濟成洪業，功無與比，齊魯之事，奚足言哉！詩不云乎，「無言不讎，無德不報」。今以幽、青二州十七郡百七十縣，封君為燕王，使持節守太常張彌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往欽哉，敬服朕命，綏安北方，永守一用，錫茅社，方有戎事，典統兵馬，以大將軍曲蓋麾幢，督幽州、青州牧、遼東太守如故。今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三世相承，保綏一方，寧集四郡，訓及異俗，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務在勸農，嗇人成功，倉庫盈積，官民俱豐，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正化以德

陛下以禮教義崇謙內外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宜導休風懷保邊遠遠人迴面莫不影附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略官方任賢顯直措枉群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秉十百人君戎馬整齊威震遐方糾虔天刑彰厥有罪是用錫君虎賁之士君秉鈇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於外禽討逆節折衝擁難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君忠勤有■溫恭為德明允篤誠感于朕心是用錫君秬鬯一卣圭瓚副焉欽哉敬敷訓典寅亮天工相我國家永終爾休

舉朝大臣自丞相雍已下皆諫以為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數百護送舒綜權終不聽臣松之以為權愎諫違眾信淵意了非有攻伐之規重複之慮宣達錫命乃用萬人是何不愛其民昏虐之甚乎此役也非惟闇塞實為無道淵果斬彌等送其首于魏沒其兵資權大怒欲自征淵江表傳載權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近為鼠子所前却令人氣湧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于海無顏復臨萬國就令顛沛不以為恨尚書僕射薛綜等切諫乃止是歲權向合肥新城遣將軍全琮征六安皆不克還吳書曰初張彌許晏等俱到襄平官屬從者四百許人淵欲圖彌晏先分其人眾置遼東諸縣以中使秦旦張群杜德黃疆等及吏兵六十人置玄菟郡玄菟郡在遼東北相去二百里太守王贊領戶二百兼重可三四百人旦等皆舍於民家仰其飲食積四十許日旦與疆等議曰吾人遠辱國命自棄於此與死亡何異今觀此郡形勢甚弱若一旦同心焚燒城郭殺其長吏為國報恥然後伏死足以無恨孰與偷生苟活長為囚虜乎疆等然之於是陰相約結當用八月十九日夜發其日中時為郡中張松所告贊便會士眾閉城門旦群疆德等皆踰城得走時群病疽創著膝不及輩旅德常扶接與俱崎嶇山谷行六七百里創益困不復能前臥草中相守悲泣群曰吾不幸創甚死亡無日卿諸人宜速進道冀有所達空相守俱死於窮谷之中何益也德曰萬里流離死生共之不忍相委於是推旦疆使前德獨留守群捕菜果食之旦疆別數日得達句驪因宣詔於句驪王宮及其主簿詐言有賜為遼東所攻奪宮等大喜卽受詔命使人隨旦還迎群德其年宮遣皂衣二十五人送旦等還奉表稱臣貢貂皮千枚鶡雞皮十具旦等見權悲喜不能自勝權義之

拜校尉閏月遣使者謝宏中書陳恂拜宮為單于加賜衣物珍寶恂等到安平口先遣校尉陳奉前見宮而宮受魏幽州刺史諷旨令以吳使自效奉聞之倒還宮遣主簿笮咨帶固等出安平與宏相見宏卽縛得三十餘人質之宮於是謝罪上馬數百匹宏乃遣咨固奉表詣權賜物與宮是時宏舡小載馬八十匹而還

三年春正月詔曰兵久不輟民困於役歲或不登其寬諸逋勿復督課夏五月權遣陸遜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孫韶張承等向廣陵淮陽權率大眾圍合肥新城是時蜀相諸葛亮出武功權謂魏明帝不能遠出而帝遣兵助司馬宣王拒亮自率水軍東征未至壽春權退還孫韶亦罷秋八月以諸葛恪為丹陽太守討山越九月朔隕霜傷穀冬十一月太常潘濬平武陵蠻夷事畢還武昌詔復曲阿為雲陽丹徒為武進廬陵賊李桓羅厲等為亂

四年夏遣呂岱討桓等秋七月有雹魏使以馬求易珠璣翡翠瑇瑁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馬何苦而不聽其交易

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計銅畀直設盜鑄之科二月武昌言甘露降於禮賓殿輔吳將軍張昭卒中郎將吾粲獲李桓將軍唐咨獲羅厲等自十月不雨至於夏冬十月彗星見于東方鄱陽賊彭旦等為亂

六年春正月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人情之極痛也賢者割哀以從禮不肖者勉而致之世治道泰上下無事君子不奪人情故三年不逮孝子之門至於有事則殺禮以從宜要經而處事故聖人制法有禮無時則不行遭喪不奔非古也蓋隨時之宜以義斷恩也前故設科長吏在官當須交代而故犯之雖隨糾坐猶已廢曠方事之殷國家多難凡在官司宜各盡節先公後私而不恭承甚非謂也中外羣僚其更平議務令得中詳為節度顧譚議以為奔喪立科輕則不足以禁孝子之情重則本非應死之罪雖嚴刑益設違奪必少若偶有犯者加其刑則恩所不忍有減則法廢不行愚以為長吏在遠苟不告語勢不得知比選代之間若有傳者必加大辟則長吏無廢職之負孝子無犯重之刑將軍胡綜議以為喪紀之禮雖有典制苟無其時所不得行方今戎事軍國異容而長吏遺喪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念聞憂不奔之恥不計為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輕所致忠節在國孝道立家出身為臣焉得兼之故為忠臣不得為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違犯有罪無赦以殺止殺行之一人其後必絕丞相雍奏從大辟其後吳令孟宗喪母奔赴已而自拘於武昌以聽刑陸遜陳其素行因為之請權乃減宗一等後不得以為比因此遂絕二月陸遜討彭旦等其年皆破之冬十月遣衛將軍全琮襲六安不克諸葛恪平山越事畢北屯廬江

赤烏元年春鑄當千大錢夏呂岱討廬陵賊畢還陸口秋八月武昌言麒麟見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應宜改年號詔曰間者赤烏集於殿前朕所親見若神靈以為嘉祥者改年宜以赤烏為元羣臣奏曰昔武王伐紂有赤烏之祥君臣觀之遂有天下聖人書策載述最詳者以為近事既嘉親見又明也於是改年步夫人卒追贈皇后初權信任校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登數諫權不納大臣由是莫敢言後壹姦罪發露伏誅權引咎責躬乃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禮還復有詔責數諸葛瑾步騭朱然呂岱等曰袁禮還云與子瑜子山義封定公相見並以時事當有所先後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陳悉推之伯言承明伯言承明見禮泣涕懇惻辭

言壹苦至乃懷執危怖有不自安之心聞此悵然深
自刻怪何者夫惟聖人能無過行明者能自見耳
人之舉措何能悉中獨當已有以傷拒衆意忽不
自覺故諸君有嫌難耳不爾何緣乃至於此乎自
孤興軍五十年所役賦凡百皆出於民天下未定
孽類猶存士民勤苦誠所貫知然勞百姓事不得
已耳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以謂表裏
足以明露公私分計足用相保盡言直諫所望諸
君拾遺補闕孤亦望之昔衛武公年過志壯勤求
輔弼每獨歎責[illegible]又云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衆之所積也夫能以駮致粹[illegible]
[illegible]且布衣韋帶相與交
結分成好合尚汙垢不異今日諸君與孤從事雖
君臣義存猶謂骨肉不復是過榮福喜戚相與共
之忠不匿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諸君豈得從容
而已哉同船濟水將誰與易齊桓諸侯之霸者耳
有善管子未嘗不歎有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
諫不止今孤自省無桓公之德而諸君諫諍未出
於口仍執嫌難以此言之孤於齊桓良優未知諸
君於管子何如耳久不相見因事當笑共定大業
整齊天下當復有誰凡百事要所當損益樂聞異

計匡所不逮
二年春江表傳載權正月詔曰郎吏者宿衞之臣古之命士也間者所用頗非其人自今選三署皆依四科不得以虛辭相飾三月遣使者羊衜鄭胄將軍孫怡之遼東
擊魏守將張持高慮等虜得男女文士傳曰胄字敬先沛國人父札才學博達權為驃騎將軍以札為從事中郎與張昭孫邵共定朝儀胄少有文武姿局少知名舉賢良稍遷建安太守呂壹賓客於郡犯法胄收付獄考竟壹懷恨後密譖胄權大怒召胄還潘濬陳表並為請得釋後拜宣信校尉往救公孫淵已為魏所破還遷執金吾子豐字曼季有文學操行與陸雲善與雲詩相往反司空張華辟未就卒臣松之案孫怡者東州人非權之宗也零陵言甘露降夏五月城沙羨冬十月將軍
蔣祕南討夷賊祕所領都督廖式殺臨賀太守嚴
綱等自稱平南將軍與弟潛共攻零陵桂陽及搖

動交州蒼梧鬱林諸郡衆數萬人遣將軍呂岱唐
咨討之歲餘皆破
三年春正月詔曰蓋君非民不立民非穀不生頃
者以來民多征役歲又水旱年穀有損而吏不良
侵奪民時以致饑困自今以來督軍郡守其謹察
非法當農桑時以役事擾民者舉正以聞夏四月
大赦詔諸郡縣治城郭起譙樓穿塹發渠以備盜
賊冬十一月民饑詔開倉廩以賑貧窮
四年春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太半夏
四月遣衛將軍全琮略淮南決芍陂燒安城邸閣

收其人民。威北將軍諸葛恪攻六安。琮與魏將王淩戰于芍陂，中郎將秦晃等十餘人戰死。車騎將軍朱然圍樊，大將軍諸葛瑾取柤中。漢晉春秋曰：零陵太守殷札言於權曰：今天棄曹氏，喪誅累見，虎爭之際而幼童涖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亡，宜滌荊、揚之地，舉彊羸之數，使彊者執戟，羸者轉運，西命益州軍于隴右，授諸葛瑾、朱然大衆，指事襄陽，陸遜、朱桓別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歷青、徐。襄陽、壽春困於受敵，長安以西務對蜀軍，許、洛之衆勢必分離，掎角瓦解，民必內應，將帥對向，或失便宜，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陵蹈城邑，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衆，循前輕舉，則不足大用，易於屢退，民疲威消，時往力竭，非出兵之策也。權弗能用之。五月，太子登卒。是月，魏太傅司馬宣王救樊。六月，軍還。閏月，大將軍瑾卒。秋八月，陸遜城邾。

五年春正月，立子和為太子，大赦，改禾興為嘉興。百官奏立皇后及四王，詔曰：今天下未定，民物勞瘁，且有功者或未錄，饑寒者尚未恤，猥割土壤以豐子弟，崇爵位以寵妃妾，孤甚不取。其釋此議。三月，海鹽縣言黃龍見。夏四月，禁進獻御，減太官膳。秋七月，遣將軍聶友、校尉陸凱以兵三萬討珠崖、儋耳。是歲大疫，有司又奏立后及諸王。八月，立子霸為魯王。

六年春正月，新都言白虎見。諸葛恪征六安，破魏將謝順營，收其民人。冬十一月，丞相顧雍卒。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使獻樂人及方物。是歲，司馬宣王率軍入舒，諸葛恪自皖遷于柴桑。

七年春正月，以上大將軍陸遜為丞相。秋，宛陵言嘉禾生。是歲，步騭、朱然等各上疏云：自蜀還者，咸言欲背盟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治城郭。又蔣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掎角之，反委漢中，還近成都。事已彰灼，無所復疑，宜為之備。權揆其不然，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無所負之，何以致此？又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漢川，此間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還而止，蜀寧可復以此有疑邪？又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護？今此間治軍，寧復欲以禦蜀邪？人言苦不可信，朕為諸君破家保之。蜀竟自無謀，如權所籌。江表傳載權詔曰：督將亡叛而殺其妻子，是使妻去夫，子棄父，甚傷義教，自今勿殺也。

八年春二月，丞相陸遜卒。夏，雷霆犯宮門柱，又擊南津大橋楹。茶陵縣鴻水溢出，流漂居民二百餘家。秋七月，將軍馬茂等圖逆，夷三族。吳歷曰：茂本淮南鍾離長，而為王淩所失，叛歸吳，吳以為征西將軍、九江太守、外部督，封侯，領千兵。權數出苑中，與公卿諸將射。茂與兼符節令朱貞、無難督虞欽、牙門將朱志等合計，伺權在苑中，公卿諸將在門未入，令貞持節宣詔，悉收縛之，茂引兵入苑擊權，分據宮中及石頭塢，遣人報魏。事覺，皆族之。八月，大赦。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及作

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

九年春二月車騎將軍朱然征魏柤中斬獲千餘夏四月武昌言甘露降秋九月以驃騎步騭爲丞相車騎朱然爲左大司馬衞將軍全琮爲右大司馬鎭南呂岱爲上大將軍威北將軍諸葛恪爲大將軍江表傳曰是歲權詔曰謝宏往日陳鑄大錢云以廣貨故聽之今聞民意不以爲便其省息之鑄爲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勑以輸藏計畀其直勿有所枉也

十年春正月右大司馬全琮卒江表傳曰是歲權遣諸葛壹僞叛以誘諸葛誕誕以步騎一萬迎壹於高山權出涂中遂至高山潛軍以待之誕覺而退二月權適南宮三月改作太初宮諸將及州郡皆義作江表傳載權詔曰建業宮乃朕從京來所作將軍府寺耳材柱率細皆以腐朽常恐損壞今未復西可徙武昌宮材瓦更繕治之有司奏言武昌宮已二十八歲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更伐致權曰大禹以卑宮爲美今軍事未已所在多賦若更通伐妨損農桑徙武昌材瓦自可用也夏五月丞相步騭卒冬十月赦死罪

十一年春正月朱然城江陵二月地仍震江表傳載權詔曰朕以寡德過奉先祀莅事不聰獲譴靈祇夙夜祗戒若不終日羣僚其各厲精思朕過失勿有所諱三月宮成夏四月雨雹雲陽言黃龍見五月鄱陽言白虎仁瑞應圖曰白虎仁者王者不暴虐則仁虎不害也詔曰古者聖王積行累善脩身行道以有天下故符瑞應之所以表德也朕以不明何以臻茲書云雖休勿休公卿百司其勉脩所職以匡不逮

十二年春三月左大司馬朱然卒四月有兩烏銜鵲墮東館丙寅驃騎將軍朱據領丞相燎鵲以祭吳錄曰六月戊戌寶鼎出臨平湖八月癸丑白鳩見於章安

十三年夏五月日至熒惑入南斗秋七月犯魁第二星而東八月丹楊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鴻水溢詔原逋責給貸種食廢太子和處故鄣魯王霸賜死冬十月魏將文欽僞叛以誘朱異權遣呂據就異以迎欽異等持重欽不敢進十一月立子亮爲太子遣軍十萬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十二月魏大將軍王昶圍南郡荊州刺史王基攻西陵遣將軍戴烈陸凱往拒之皆引還[illegible]是歲神人授書告以改年立后

太元元年夏五月立皇后潘氏大赦改年初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周旋民間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婢名紡績是月遣中書郎李崇齎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與崇及所在郡守令長談論崇等無以易所歷山川輒遣婢與其神相聞秋七月崇與

表亡權於蒼龍門外為立第舍數使近臣齎酒食往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孫盛曰盛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權年老志衰讒臣在側廢適立庶以妾為妻可謂多涼德矣而偽設符命求福妖邪將亡之兆不亦顯乎秋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深八尺吳高陵松柏斯拔郡城南門飛落冬十一月大赦權祭南郊還寢疾吳錄曰權得風疾十二月驛徵大將軍恪拜為太子太傅詔省繇役減征賦除民所患苦

二年春正月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居長沙子奮為齊王居武昌子休為琅邪王居虎林二月大赦改元為神鳳皇后潘氏薨諸將吏數詣王表請福表亡去夏四月權薨時年七十一謚曰大皇帝秋七月葬蔣陵傅子曰孫策為人明果獨斷勇蓋天下以父堅戰死少而合其兵將以報讎轉鬬千里盡有江南之地誅其名豪威行鄰國及權繼其業有張子布以為腹心有陸議諸葛瑾步騭以為股肱有呂範朱然以為爪牙分任授職乘間伺隙兵不妄動故戰少敗而江南安

評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英人之傑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至于讒說殄行胤嗣廢斃[illegible]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臣松之以為孫權橫廢無罪之子雖為兆亂然國之傾覆自由暴晧若權不廢和晧為世適終至滅亡有何異哉此則喪國由於昏虐不在廢黜也設使亮保國祚休不早死則晧不立晧不立則吳不亡矣

吳志二　二十二

吳主傳第二　國志四十七

三嗣主傳第三　吳書　國志四十八

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權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留意姊全公主嘗譖太子和子母心自不安因倚權意欲豫自結數稱述全尚女勸為亮納赤烏十三年和廢權遂立亮為太子以全氏為妃太元元年夏亮母潘氏立為皇后冬權寢疾徵大將軍諸葛恪為太子太傅會稽太守滕胤為太常並受詔輔太子明年四月權薨太子即尊號大赦改元是歲於魏嘉平四年也閏月以恪為帝太傅胤為衛將軍領尚書事上大將軍呂岱為大司馬諸文武在位皆進爵班賞冗官加等冬十月太傅恪率軍遏巢湖巢音祖了反城東興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十二月朔丙申大風雷電魏使將軍諸葛誕胡遵等步騎七萬圍東興將軍王昶攻南郡毌丘儉向武昌甲寅恪以大兵赴敵戊午兵及東興交戰大破魏軍殺將軍韓綜桓嘉等是月雷雨天災武昌端門改作端門又災內殿臣松之按孫權赤烏十年詔徙武昌宮材瓦以繕治建業宮而此猶有端門內殿吳錄云諸葛恪有遷都意更起武昌宮今所災者恪所新作

二年春正月丙寅立皇后全氏大赦庚午王昶等皆退二月軍還自東興大行封賞三月恪率軍伐魏夏四月圍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太半秋八月恪引軍還冬十月大饗武衛將軍孫峻伏兵殺恪於殿堂大赦以峻為丞相封富春侯十一月有大鳥五見于春申明年改元

五鳳元年夏大水秋吳侯英謀殺峻覺英自殺冬十一月星茀于斗牛江表傳曰是歲交阯稗草化為稻

二年春正月魏鎮東將軍毌丘儉前將軍文欽以淮南之衆西入戰于樂嘉閏月壬辰峻及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率兵襲壽春軍及東興聞欽等敗壬寅兵進于橐皋欽詣峻降淮南餘衆數萬口來奔魏諸葛誕入壽春峻引軍還二月及魏將軍曹珍遇于高亭交戰珍敗績留贊為誕別將蔣班所敗於菰陂贊及將軍孫楞蔣脩等皆遇害三月使鎮南將軍朱異襲安豐不克秋七月將軍孫儀張怡林恂等謀殺峻發覺儀自殺恂等伏辜陽羨離里山大石自立使衛尉馮朝城廣陵拜將軍吳穰為廣陵太守留略為東海太守是歲大旱十二月作太廟以馮朝為監軍使者督徐州諸軍事民饑軍士怨畔

太平元年春吳歷曰正月為權立廟稱太祖廟二月朔建業火峻

用征北大將軍文欽計將征魏八月先遣欽及驃騎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軍自江都入淮泗九月丁亥峻卒以從弟偏將軍綝為侍中武衞將軍領中外諸軍事召還據等聞綝代峻大怒己丑大司馬呂岱卒壬辰太白犯南斗據欽咨等表薦衞將軍滕胤為丞相綝不聽癸卯更以胤為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欲討綝綝遣使以詔書告喻欽咨等使取據冬十月丁未遣孫憲及丁奉施寬等以舟兵逆據於江都遣將軍劉丞督步騎攻胤胤兵敗夷滅己酉大赦改年辛亥獲呂據於新州十一月以綝為大將軍假節封永康侯孫憲與將軍王惇謀殺綝事覺綝殺惇迫憲令自殺十二月使五官中郎將刁玄告亂于蜀

二年春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以長沙東部為湘東郡西部為衡陽郡會稽東部為臨海郡豫章東部為臨川郡夏四月亮臨正殿大赦始親政事綝所表奏多見難問又科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為之將帥亮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日於苑中習焉吳歷曰亮數出中書視孫權舊事問左右侍臣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邪亮後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亮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侍中刁玄張邠啟黃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盡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矢裏燥亮大笑謂玄邠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濕今外濕裏燥必是黃門所為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江表傳曰亮使黃門以銀椀并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餳黃門先恨藏吏以鼠矢投餳中啟言藏吏不謹亮呼吏持餳器入問曰此器既蓋之且有掩覆無緣有此黃門將有恨於汝邪吏叩頭曰嘗從某求宮中莞席宮席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也覆問黃門具首伏即於目前加髡鞭斥付外署臣松之以為鼠矢新者亦表裏皆溼黃門取新矢則無以得其姦也緣遇燥者故成亮之慧然猶謂吳歷此言不如江表傳為實也五月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以淮南之眾保壽春城遣將軍朱成稱臣上疏又遣子靚長史吳綱諸牙門子弟為質六月使文欽唐咨全端等步騎三萬救誕[illegible]朱異自虎林率眾襲夏口夏口督孫壹奔魏秋七月綝率眾救壽春次于鑊里朱異至自夏口綝使異為前部督與丁奉等將介士五萬解圍八月會稽南部反殺都尉鄱陽新都民為亂廷尉丁密步兵校尉鄭胄將軍鍾離牧率軍討之朱異以軍士乏食引還綝大怒九月朔己巳殺異於鑊里辛未綝自鑊里還建業甲申大赦十一月全緒子禕儀以其母奔魏十二月全端懌等自壽春城詣司馬文王三年春正月諸葛誕殺文欽三月司馬文王克壽春誕及左右戰死將吏已下皆降秋七月封故齊

王奮爲章安侯詔州郡伐宮材自八月沈陰不雨四十餘日亮以綝專恣與太常全尚將軍劉丞謀誅綝九月戊午綝以兵取尚遣弟恩攻殺丞於蒼龍門外召大臣會宮門黜亮爲會稽王時年十六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年十三從中書郎射慈郎中盛沖受學太元二年正月封琅邪王居虎林四月權薨休弟亮承統諸葛恪秉政不欲諸王在濱江兵馬之地徙休於丹楊郡太守李衡數以事侵休休上書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居數歲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覺而異之孫亮廢己未孫綝使宗正孫楷與中書郎董朝迎休休初聞問意疑楷朝具述綝等所以奉迎本意留一日二夜遂發十月戊寅行至曲阿有老公干休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喁喁願陛下速行休善之是日進及布塞亭武衛將軍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於永昌亭築宮以武帳爲便殿設御坐己卯休至望便殿止住使孫楷先見恩楷還休乘輦進羣臣再拜稱臣休升便殿謙不即御坐止東廂戶曹尚書前即階下讚奏丞相奉璽符休三讓羣臣三請休曰將相諸侯咸推寡人寡人敢不承受璽符羣臣以次奉引休就乘輿百官陪位綝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于道側休下車答拜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是歲於魏甘露三年也

永安元年冬十月壬午詔曰夫襃德賞功古今通義其以大將軍綝爲丞相荊州牧增食五縣武衛將軍恩爲御史大夫衛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威遠將軍授爲右將軍縣侯偏將軍幹雜號將軍亭侯長水校尉張布輔導勤勞以布爲輔義將軍封永康侯董朝親迎封爲鄉侯又詔曰丹楊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鉤斬袪在君爲君遣衡還郡勿令自疑

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也漢末入吳爲武昌庶民聞羊衜有人物之鑒往干之衜曰多事之世尚書劇曹郎才也是時校事呂壹操弄權柄大臣畏偪莫有敢言衜曰非李衡無能困之者遂共薦爲郎權引見衡口陳壹奸短數千言權有愧色數月壹被誅而衡大見顯擢後常爲諸葛恪司馬幹恪府事恪被誅求爲丹楊郡時孫休在郡治衡數以法繩之妻習氏每諫衡衡不從會休立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是遂欲奔魏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見中國人乎衡曰計何所出妻曰琅邪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果得無患又加威遠將軍授以棨戟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臨死敕兒曰汝母惡我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耳衡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爲宅汝父恆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爲吳末衡甘橘成歲

得論數千四家道殘民晉咸康中其宅止枯樹猶在己丑封孫晧為烏程侯晧弟德錢唐侯謙永安侯江表傳曰群臣奏立皇后太子詔曰朕以寡德奉承洪業莅事日淺恩澤未敷加后妃之號嗣子之位非所急也有司又固請休謙虛不許十一月甲午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綝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有所陳述敬而不違於是益恣休恐其有變數加賞賜丙申詔曰大將軍忠款內發首建大計以安社稷卿士內外咸贊其議並有勳勞昔霍光定計百僚同心無復是過亟案前日與議定策告廟人名依故事應加爵位者促施行之戊戌詔曰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事統煩多其加衛將軍御史大

夫恩侍中與六將軍分省諸事壬子詔曰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為役父兄在都子弟給郡縣吏既出限米軍出又從至於家事無經護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為役聽其父兄所欲之為留一人除其米限軍出不從又曰諸將吏奉迎陪位在永昌亭者皆加位一級頃之休聞綝逆謀陰與張布圖計十二月戊辰臘百僚朝賀公卿升殿詔武士縛綝即日伏誅己巳詔以左將軍張布討姦臣加布為中軍督封布弟惇為都亭侯給兵三百人惇弟恂為校尉詔曰古者建國教學為先所以道

世治性為時養器也自建興以來時事多故吏民頗以目前趨務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惇則傷化敗俗其案古置學官立五經博士核取應選加其寵祿科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譽以敦王化以隆風俗

二年春正月震電三月備九卿官詔曰朕以不德託于王公之上夙夜戰戰忘寢與食今欲偃武脩文以崇大化推此之道當由士民之贍必須農桑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一夫

不耕有受其饑一婦不織有受其寒饑寒並至而民不為非者未之有也自頃年已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此業皆浮船長江賈作上下良田漸廢見穀日少欲求大定豈可得哉亦由租入過重農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稅差科強羸課其田畝務令優均官私得所使家給戶贍足相供養則愛身重命不犯科法然後刑罰不用風俗可整以羣僚之忠賢若盡心於時雖太古盛化未可卒致漢文升平庶幾可及及之則臣主俱榮不及則損削侮辱何可從容俯仰而已諸卿

尚書可共咨度務取便佳田桑已至不可後時事定施行稱朕意焉

三年春三月西陵言赤烏見秋用都尉嚴密議作浦里塘會稽郡謡言王亮當還爲天子而亮宮人告亮使巫禱祠有惡言有司以聞黜爲候官侯遣之國道自殺衛送者伏罪吳錄曰或云休鴆殺之至晉太康中吳故少府丹楊戴顒迎亮喪葬之賴鄉以會稽南部爲建安郡分宜都置建平郡吳歷曰是歲得大鼎於建德縣

四年夏五月大雨水泉涌溢秋八月遣光祿大夫周弈石偉巡行風俗察將吏清濁民所疾苦爲黜陟之詔楚國先賢傳曰石偉字公操南郡人少好學修節不怠介然獨立有不可奪之志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孫晧即位特徵偉累遷至光祿勳晧政衰偉乃辭老耄病疾乞身就拜光祿大夫吳平建威將軍王戎親詣偉太康二年詔曰吳故光祿大夫石偉秉志清白皓首不渝雖處危亂廉節可紀年已過邁不堪遠涉其以偉爲議郎加二千石秩以終厥世偉遂陽狂及盲不受晉爵年八十二太康元年卒九月布山言白龍見是歲安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五年春二月白虎門北樓災秋七月始新言黃龍見八月壬午大雨震電水泉涌溢乙酉立皇后朱氏戊子立子𩅦爲太子大赦吳錄載休詔曰人之有名以相紀別長一作字憚其名耳禮名子欲令難犯易避五十稱伯仲古或一字今人競作好名好字又令相配所行不副此瞽字伯明者也孤今爲四男作名字太子名𩅦𩅦音如湖水灣澳之灣字[illegible][illegible]音如迄今之迄次子名[illegible][illegible]音如兕觥之觥字[illegible][illegible]音如玄礭首之礭次子名[illegible][illegible]音如草莽之莽字昷昷音如舉物之舉次子名[illegible][illegible]音如褒衣下寬大之褒字[illegible][illegible]音如有所擁持之擁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故鈔舊文會合作之夫書八體損益因事而生今造此名字既不相配又字一無易棄避其告天下使咸聞知臣松之以爲傳言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斯言之作豈虛也哉休欲令難犯何患無名而乃造無況之字制不典之音違明詔於前修垂嗤駭於後代不亦異乎是以墳土未乾而妻子夷滅師服之言於是乎徵矣

十月以衛將軍濮陽興爲丞相廷尉丁密光祿勳孟宗爲左右御史大夫休以丞相興及左將軍張布有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尤好射雉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唯此時舍書休欲與博士祭酒韋曜博士盛沖講論道藝曜沖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令己不得專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荅曰孤之涉學羣書略徧所見不少也其明君闇主姦臣賊子古今賢愚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論講書耳不爲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姦變之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曜等然後乃解也此都無所損君意特有所忌故耳布得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政事休荅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爲非而君

以為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目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所不取布拜表叩頭休答曰聊相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往者所以相感今日之巍巍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君其終之初休為王時布為左右將督素見信愛及至踐阼厚加寵待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自嫌瑕短懼曜沖言之故尤患忌休雖解此旨心不能悅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沖等入是歲使察戰到交阯調孔爵大豬臣松之案察戰吳官號今揚都有察戰巷

六年夏四月泉陵言黃龍見五月交阯郡吏呂興等反殺太守孫諝諝先是科郡上手工千餘人送建業而察戰至恐復見取故興等因此扇動兵民招誘諸夷也冬十月蜀以魏見伐來告癸未建業石頭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甲申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魏壽春將軍留平別詣施績於南郡議兵所向將軍丁封孫異如沔中皆救蜀蜀主劉禪降魏問至然後罷呂興既殺孫諝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丞相興建取屯田萬人以為兵分武陵為天門郡吳歷曰是歲青龍見於長沙白燕見於慈湖赤雀見於豫章

七年春正月大赦二月鎮軍陸抗撫軍步協征西將軍留平建平太守盛曼率衆圍蜀巴東守將羅憲夏四月魏將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句章略長吏賞林及男女二百餘口將軍孫越徼得一船獲三十人秋七月海賊破海鹽殺司鹽校尉駱秀使中書郎劉川發兵廬陵豫章民張節等為亂衆萬餘人魏使將軍胡烈步騎二萬侵西陵以救羅憲陸抗等引軍退復分交州置廣州壬午大赦癸未休薨江表傳曰休寢疾口不能言乃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令子𩅦出拜之休把興臂而指𩅦以託之時年三十謚曰景皇帝葛洪抱朴子曰吳景帝時戍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所壞甚多復發一大冢內有重閣戶扇皆樞轉可開閉四周為徼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為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劍列侍靈座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公主之冢破其棺棺中有人鬢已斑白鮮明面體如生棺中有雲母厚尺許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兵人輩共舉出死人以倚冢壁有一玉長一尺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出墮地兩耳及孔中皆有金玉如棗許此則骸骨有假物而不朽之效也

孫晧字元宗權孫和子也一名彭祖字晧宗孫休立封晧為烏程侯遣就國西湖民景養相晧當大貴晧陰喜而不敢泄休薨是時蜀初亡而交阯攜叛國內震懼貪得長君左典軍萬彧昔為烏程令與晧相善稱晧才識明斷是長沙桓王之疇也又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左將

綝興布說休妃太后朱欲以晧爲嗣朱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於是遂迎立晧時年二十三改元大赦是歲於魏咸熙元年也

吳元興元年八月以上大將軍施績大將軍丁奉爲右大司馬張布爲驃騎將軍加侍中諸增位班賞一皆如舊九月貶太后爲景皇后追謚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爲太后十月封休太子𩅦爲豫章王次子汝南王次子梁王次子陳王立皇后滕氏 晧初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科出宮女以配無妻者禽獸養於苑者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爲明主 晧既得志麤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興布竊悔之或以譖晧十一月誅興布十二月孫休葬定陵以父滕牧爲高密侯 吳歷曰牧本名密避丁密改名牧丁密避牧改名固 舅何洪等三人皆列侯是歲魏置交阯太守

晉文帝爲魏相國遣昔吳壽春城降將徐紹孫彧銜命齎書陳事勢利害以申諭晧 漢晉春秋載晉文王與晧書曰聖人稱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禮義是故大必字小小必事大然後上下安服群生獲所逮至末塗純德既毀[illegible]之命力爭強於天下違禮順之至理則仁者弗由也方今主上聖明[illegible]外[illegible]備任宰輔[illegible]國[illegible]四方[illegible]地六十餘載[illegible]動無年不戰暴露[illegible]元[illegible]將用兵[illegible]遇[illegible]百[illegible]將[illegible]先與[illegible]命[illegible]分[illegible]大[illegible]年[illegible]克[illegible]晉[illegible]朝[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江表[illegible]之[illegible]三方雲會未及浹辰[illegible]蜀之舉[illegible]有[illegible]自元帥以下並受[illegible]之[illegible]血流丹野一之於前[illegible]根不忍[illegible]重之於後[illegible]故[illegible]申[illegible]與[illegible]并[illegible]全百姓之命夫料力[illegible]古昔[illegible]之理近鑒西蜀安危之[illegible]已以字四海者仁哲之高致也[illegible]作不獨在[illegible]者非智者之所居也今朝廷[illegible]宗[illegible]於前[illegible]少留意向[illegible]兵共爲[illegible]者不[illegible]命[illegible]昔天[illegible]主[illegible]於大同[illegible]于[illegible]國不復已也

晧寶鼎元年三月晧遣使隨紹彧報書曰知以高世之才處宰輔之任漸導之功勳亦至矣孤以不德承緒思與賢良共濟世道而以壅隔未有所緣嘉意允著深用依依今遣光祿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弘璆宣明至懷 江表傳曰晧書兩頭言白稱名言而不著姓 吳錄曰陟字子[illegible]初爲中書郎孫峻使詰南陽王和令其引分陟密[illegible]閉門不出孫休時父亮爲尚書令[illegible]自[illegible]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座出爲豫章太守[illegible]既而陟奉使加禮入境而問諱入國而問俗壽春[illegible]馬射既而問之曰吳之君子所能[illegible]曰[illegible]業所及士大夫君子未有爲之者矣[illegible]曰[illegible]陟[illegible]曰來時皇帝臨[illegible]問曰來時[illegible]下何如陟對曰[illegible]御[illegible]百寮[illegible]會[illegible]者[illegible]日[illegible]文王饗之百寮[illegible]會[illegible]公[illegible]者[illegible]奴[illegible]于[illegible]陟曰西[illegible]失[illegible]者王[illegible]不[illegible]義[illegible]奴邊塞難[illegible]之國君王[illegible]之[illegible]在[illegible]又問吳之戍備幾何對曰自西陵以至[illegible]又問曰道里甚遠難爲堅固對曰疆界[illegible]之地不過數四猶人身有八尺之軀[illegible]不[illegible]文王善之[illegible]防[illegible]如金城萬雉所急防者四門而已方陟此[illegible]錄曰晧以諸父與[illegible]連及者家屬[illegible]

[illegible] 紹行到濡須召還

殺之徙其家屬建安始有白紹稱美中國者故也

夏四月蔣陵言甘露降於是改年大赦秋七月晧

逼殺景后朱氏亡不在正殿於苑中小屋治喪衆

知其非疾病莫不痛切又送休四子於吳小城尋

復追殺大者二人九月從西陵督步闡表徙都武

昌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靚鎮建業陟璆並

洛還晉文帝崩十一月乃遣還晧至武昌又大赦

以零陵南部爲始安郡桂陽南部爲始興郡十二

月晉受禪

寶鼎元年正月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

弔祭晉文帝及還儼道病死 [illegible] 忠說晧曰北方守戰之具不設弋陽可襲

而取晧訪之羣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夫兵不得已

而用之耳且三國鼎立已來更相侵伐無歲寧居

今彊敵新并巴蜀有兼土之實而遣使求親此

兵役不可謂其求援於我今敵形勢方彊而欲徼

幸求勝未見其利也車騎將軍劉纂曰天生五才

誰能去兵譎詐相雄有自來矣若其有闕庸可棄

乎宜遣間諜以觀其勢晧陰納纂言且以蜀新平

故不行然遂自絕八月所在言得大鼎於是改年

大赦以陸凱爲左丞相常侍萬彧爲右丞相冬十

月永安山賊施但等聚衆數千人 [illegible] 劫晧

庶弟永安侯謙出烏程取孫和陵上鼓吹曲蓋比

至建業衆萬餘人丁固諸葛靚逆之於牛屯大戰

但等敗走獲謙謙自殺 [illegible] 分會稽爲東陽郡分吳郡

揚爲吳興郡 [illegible] 以零陵北

部爲邵陵郡十二月晧還都建業衛將軍滕牧留

鎮武昌

二年春大赦右丞相萬彧上鎮巴丘夏六月起顯

明宮 [illegible] 冬十二月晧移居之是歲分豫章

廬陵長沙爲安成郡

三年春二月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爲司徒司空吳書曰初固爲尚書夢松樹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爲公乎卒如夢焉秋九月晧出東關丁奉至合肥是歲遣交州刺史劉俊前部督脩則等入擊交阯爲晉將毛炅等所破皆死兵散還合浦

建衡元年春正月立子瑾爲太子及淮陽東平王冬十月改年大赦十一月左丞相陸凱卒遣監軍虞汜威南將軍薛珝蒼梧太守陶璜由荊州監軍李勗督軍徐存從建安海道皆就合浦擊交阯

二年春萬彧還建業李勗以建安道不通利殺導將馮斐引軍還三月天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夏四月左大司馬施績卒殿中列將何定曰少府李勗枉殺馮斐擅徹軍退還勗及徐存家屬皆伏誅秋九月何定將兵五千人上夏口獵都督孫秀奔晉是歲大赦

三年春正月晦晧舉大衆出華里晧母及妃妾皆行東觀令華覈等固爭乃還江表傳曰初丹陽刁玄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數事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荊揚之君乎又得國中降人言壽春下有童謠言吳天子當上晧聞之喜曰此天命也即載其母妻子及後宮數千人從牛渚陸道西上云青蓋入洛陽以順天命行遇大雪道塗陷壞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兵人不堪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耳晧聞之乃還是歲陶璜破交阯禽殺晉所置守將九眞日南皆還屬漢晉春秋曰初霍弋遣楊稷毛炅等戍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兵不至吾受其罪稷等守未滿百日糧盡乞降於璜璜不許而給糧使守吳人並諫璜曰霍弋已死無能來者可須其糧盡然後乃受使彼來無罪而我取有義內訓吾民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等期訖糧盡救兵不至乃納之[illegible]國志曰稷犍爲人炅建寧人[illegible]死士者半[illegible]反降吳人得入城[illegible]交州刺史[illegible]吳軍戰敗[illegible]以炅勇[illegible]之而則子允[illegible]吳人生剖其腹允割其心肝[illegible]與漢晉春秋所說不同大赦分交阯爲新昌郡諸將破扶嚴置武平郡以武昌督范愼爲太尉右大司馬丁奉司空孟仁卒吳錄曰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晧字易焉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褥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初爲驃騎將軍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據亦稍知之除爲鹽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母因以還之曰汝爲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遷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來以寄母常不先食及聞母亡犯禁委官語在權傳特爲減死一等復使爲官蓋優之也楚國先賢傳曰宗母嗜筍冬節將至時筍尚未生宗入竹林哀歎而筍爲之出得以供母皆以爲至孝之所致感累遷光祿勳遂至公矣西苑言鳳皇集改明年元

鳳皇元年秋八月徵西陵督步闡闡不應據城降晉遣樂鄉都督陸抗圍取闡闡衆悉降闡及同計數十人皆夷三族大赦是歲右丞相萬彧被譴憂

死徙其子弟於廬陵。江表傳曰：初晧游華里，丁奉、留平密謀曰：「此行不急，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自還。」此語頗泄。晧聞知，以奉先帝舊臣，且以計忍而陰銜之。後因會，以毒酒飲留平，平覺之，服他藥以解，得不死。或自殺。平憂懣，月餘亦死。何定姦穢發聞，伏誅。晧以其惡似張布，追改定名為布。江表傳曰：定，汝南人，本孫權給使也，後出補吏。定佞邪僭媚，自表先帝舊人，求還內侍，晧以為樓下都尉，典知酤糴事，專為威福，而晧信任，委以眾事。定為子求少府李勖女，不許。定挾忿譖勖於晧，晧尺口誅之，焚其尸。定又使諸將各上好犬，皆千里遠求，一犬至直數千匹。御犬率具纓，直錢一萬。一犬一兵，養以捕兔供廚，所獲無幾。吳人皆歸罪於定，而晧以為忠勤，賜爵列侯。吳歷曰：中書郎奚熙譖宛陵令賀惠。惠，劭弟也。遣使者徐粲訊治，熙又譖粲顧護不即決斷。晧遣使就宛陵斬粲，收惠付獄。會赦得免。

二年春三月，以陸抗為大司馬。司徒丁固卒。秋九月，改封淮陽為魯，東平為齊，又封陳留、章陵等九王，凡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晧愛妾或使人至市劫奪百姓財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晧幸臣也，恃晧寵遇，繩之以法。妾以愬晧，晧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是歲，太尉范慎卒。

三年，會稽妖言章安侯奮當為天子。臨海太守奚熙與會稽太守郭誕書，非論國政。誕但白熙書，不白妖言，送付建安作船。會稽邵氏家傳曰：邵疇字溫伯，時為誕功曹。誕被收，惶遽無以自明。疇進曰：「疇今自在，誕之事明府何憂？」遂詣吏自列云：「不白妖言，事由於己，非府君罪。」吏上疇辭，晧怒猶盛。疇慮誕卒不免，乃自殺以證之。臨亡，置辭曰：「疇生長邊陲，不閑教道，得以門資廁身本郡，踰越儕類，位極朝右，不能贊揚盛化，養之以福，而令妖訛橫興，干國亂紀。疇以噂沓之語，本非事實，雖家人誦之，不足有慮。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說之，不恐聞

見，欲含垢藏疾，不彰之翰筆，鎮躁歸靜，使之自息。愚心勤勤，每執斯旨，故誕屈其所見，默以見從。此之為愆，實由於疇。不敢逃死，歸罪有司，惟乞天鑒，特垂清察。」吏收疇喪，得辭以聞，晧乃免誕大刑，送付建安作船。疇亡時年四十，晧嘉疇節義，詔郡縣圖形廟堂。遣三郡督何植收熙，熙發兵自衛，斷絕海道。熙部曲殺熙，送首建業，夷三族。秋七月，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科出亡叛。大司馬陸抗卒。自改年及是歲，連大疫。分鬱林為桂林郡。

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於是大赦，改年。

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開通。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又於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年，大赦。會稽太守車浚、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筭緡，就在所斬之，徇首諸郡。江表傳曰：浚在公清忠，值郡荒旱，民無資糧，表求振貸。晧謂浚欲樹私恩，遣人梟首。又尚書熊睦見晧酷虐，微有所諫，晧使人以刀環撞殺之，身無完肌。秋八月，京下督孫楷降晉。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江表傳曰：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百丈，其三十丈所，有七穿駢羅，穿中色黃赤，不與本體相似，俗相傳謂之石印。又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下有祠屋，巫祝言石印神有三郎。時歷陽長表上言石印發，晧遣使以太牢祭歷山。巫言，石印三郎說「天下方太平」。使者作高梯，上看印文，詐以朱書石作二十字，還以啟晧。晧大喜曰：「吳當為九州作都、渚乎！從大皇帝逮孤四世矣，太平之主，非孤復誰？」重遣使

三郎為王又刻石褒贊靈德以答休祥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為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

天紀元年夏夏口督孫慎出江夏汝南燒略居民初騶子張俶多所譖白累遷為司直中郎將封侯甚見寵愛是歲姦情發聞伏誅江表傳曰俶父會稽山陰縣卒也知俶不良上表云若用俶為司直有罪乞不從坐皓許之俶表立彈曲二十人專糾司不法於是愛惡相攻互相謗告彈曲承言收繫囹圄聽訟失理獄以賄成人民窮困無所措手足俶奢淫無厭取小妻三十餘人擅殺無辜眾姦並發父子俱見車裂

二年秋七月立成紀宣威等十一王王給三千兵

三年夏郭馬反馬本合浦太守脩允部曲督允轉桂林太守疾病住廣州先遣馬將五百兵至郡安撫諸夷允死兵當分給馬等累世舊軍不樂離別皓時又科實廣州戶口馬與部曲將何典王族吳述殷興等因此恐動兵民合聚人眾攻殺廣州督虞授馬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興廣州刺史述南海太守典攻蒼梧族攻始興漢晉春秋曰先是吳有說讖者曰吳之敗兵起南裔亡吳者公孫也皓聞之文武職位至于卒伍有姓公孫者皆徙於廣州不令停止江邊及聞馬反大懼曰此天亡也八月以軍師張悌為丞相牛渚都督何植為司徒執金吾滕循為司空未拜轉鎮南將軍假節領廣州牧率萬人從東道討馬與族遇於始興未得前馬殺南海太守劉略逐廣州刺史徐旗皓又遣徐陵督陶濬將七千人從西道命交州牧陶璜部伍所領及合浦鬱林諸郡兵當與東西軍共擊馬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耇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又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買菜作平慮草遂以耇為侍芝郎平為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冬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伷向涂中安東將軍王渾揚州刺史周浚向牛渚建威將軍王戎向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向夏口鎮南將軍杜預向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浮江東下太尉賈充為大都督量宜處要盡軍勢之中陶濬至武昌聞北軍大出停駐不前初皓每宴會群臣無不咸令沈醉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為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迕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輒以為罪後宮數千而採擇無已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

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岑昏險諛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衆所患苦是以上下離心莫爲皓盡力蓋積惡已極不復堪命故也

後晉侍中庾峻等問皓侍中李仁曰聞吳王披人面刖人足有諸乎仁曰以告者過也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蓋此事也若信有之亦不足怪昔唐虞五刑三代七辟肉刑之制未爲酷虐皓爲一國之主秉殺生之柄罪人陷法加之以懲何足多罪夫受堯誅者不能無怨受桀賞者不能無慕此人情也又問曰云歸命侯乃惡人橫睛逆視皆鑿其眼有諸乎仁曰亦無此事傳之者謬耳曲禮曰視天子由袷以下視諸侯由頤以下視大夫由衡視士則平面得游目五步之內視上於衡則傲下於帶則憂旁則邪以禮視瞻高下不可不慎況人君乎哉視人君相迕是乃禮所謂傲慢傲慢則無禮無禮則不臣不臣則犯罪犯罪則陷不測矣正使有之將有何失凡仁所答峻等皆有理據文多不悉載

四年春立中山代等十一王大赦濬彬所至則土崩瓦解靡有禦者預又斬江陵督伍延渾復斬丞相張悌丹楊太守沈瑩等所在戰克

[illegible]

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上流諸軍素無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邊江諸城盡莫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宜畜衆力待來一戰若勝之日江西自清今渡江與晉大軍戰不幸而敗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來至此衆心駭懼不可復整今宜渡江可用決戰若其敗喪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勝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威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行散盡相與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

[illegible]

三月丙寅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皓殺岑昏皓惶憒從之

[illegible]對曰正坐岑昏皓獨言若爾當以奴謝百姓[illegible]

戊辰陶濬從武昌還即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今

乘大船戰自足擊之於是合衆授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衆悉逃走而王濬順流將至司馬伷王渾皆臨近境晧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沖等計分遣使奉書於濬伷渾曰昔漢室失統九州分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分阻山川與魏乖隔今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闇劣偷安未喻天命至於今者猥煩六軍衡蓋路次遠臨江渚舉國震惶假息漏刻敢緣天朝含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奉所佩印綬委質請命惟垂信納以濟元元江表傳載晧將敗與舅何植書曰昔大皇帝以神武之略奮三千之卒割據江南席卷交廣開拓洪基欲祚之萬世至孤末德嗣守成緒不能懷集黎元多為咎闕以違天度闇昧之變反謂之祥致使南蠻逆亂征討未克聞晉大衆遠來臨江庶竭勞瘁衆皆摧退而張悌不反喪軍過半孤甚愧悵于今無聊得陶濬表云武昌以西並復不守不守者非糧不足非城不固兵將背戰耳兵之背戰豈怨兵邪孤之罪也天文縣變於上士民憤歎於下觀此事勢危如累卵吳祚終訖何其局哉天匪亡吳孤所招也瞑目黃壤當復何顏見四帝乎公其勗勉奇謨飛筆以聞晧又遺群臣書曰孤以不德忝繼先軌處位歷年政教凶勃遂令百姓久困塗炭至使一朝歸命有道社稷傾覆宗廟無主慚愧山積沒有餘罪自惟空薄過偷尊號才瑣質穢任重王公故周易有折鼎之誡詩人有彼己之譏自居宮室仍抱篤疾計有不足思慮失中多所荒替邊側小人因生酷虐虐毒橫流忠順被害闇昧不覺尋其壅蔽孤負諸君事已難圖覆水不可收也今大晉平治四海勞心務於擢賢誠是英俊展節之秋也管仲極讎桓公用之良平去楚入為漢臣舍亂就理非不忠也莫以移朝改朔用損厥志嘉勗休尚愛配身名

吳志三

壬申王濬最先到於是受晧之降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晉陽秋曰濬收其圖籍領州四郡四十三縣三百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米穀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千餘艘後宮五千餘人伷以晧致印綬於己遣使送晧晧舉家西遷以太康元年五月丁亥集于京邑四月甲申詔曰孫晧窮迫歸降前詔待之以不死今晧垂至意猶愍之其賜號為歸命侯進給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穀五千斛錢五十萬絹五百匹緜五百斤晧太子瑾拜中郎諸子為王者拜郎中搜神記曰吳以草創之國信不堅固邊屯守將皆質其妻子名曰保質童子少年以類相與娛遊者日有十數永安二年三月有一異兒長四尺餘年可六七歲衣青衣來從群兒戲諸兒莫之識也皆問曰爾誰家小兒今日忽來答曰見爾群戲樂故來耳詳而視之眼有光芒爚爚外射諸兒畏之重問其故兒乃答曰爾恐我乎我非人也乃熒惑星也將有以告爾三公歸於司馬諸兒大驚或走告大人大人馳往觀之兒曰舍爾去乎聳身而躍即以化矣仰而視之若曳一疋練以登天大人來者猶及見焉飄颻漸高有頃而沒時吳政峻急莫敢宣也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十一年而吳平是歸於司馬也干寶晉紀曰王濬治船於蜀吾彥取其流柿以呈孫晧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晧不從陸抗之克步闡也晧意張大乃使尚廣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頤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晧不修其政而恆有窺上國之志是歲也實在庚子五年晧死于洛陽吳錄曰晧以四年十二月死時年四十二葬河南縣界

評曰孫亮童孺而無賢輔其替位不終必然之勢也休以舊愛宿恩任用興布不能拔進良才改絃易張雖志善好學何益救亂乎又使既廢之亮不得其死友于之義薄矣晧之淫刑所濫隕斃流黜者蓋不可勝數是以群下人人惴恐皆日日以冀

吳志三

朝不謀夕其熒惑巫祝交致祥瑞以爲至孝昔舜禹躬稼至聖之德猶或矢誓衆臣予違女弼或拜昌言常若不及況喈凶頑肆行殘暴忠諫者誅讒諫者進虐用其民窮淫極侈宜其奪首分離以謝百姓既崩家不死之詔復加歸命之寵豈非曠蕩之恩過厚之澤也哉

[illegible]

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淩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肅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修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借使守之以道御之以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脣齒之國也夫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啟行不過千夫軸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禦其變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陸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荊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強寇重資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旍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案甲養威反虜踠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強寇敗績宵遁喪師大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驚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在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卹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三嗣主傳第三　吳書　國志四十八

劉繇太史慈士燮傳第四

吳書　國志四十九

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齊孝王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繇伯父寵爲漢太尉書號爲通儒舉賢良方正爲般長卒官寵字祖榮受父業以經明行脩舉孝廉光祿大夫察四行除東平陵令視事數年以母病棄官百姓士民攀輿拒輪充塞道路車不得前乃止亭輕服潛遁歸脩供養後辟大將軍府稍遷會稽太守正身率下郡中大治徵入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民去治數十里有若邪中在山谷間五六老翁年皆七八十聞寵遷相率共送寵人齎百錢寵見勞來曰父老何乃自苦遠來皆對曰山谷鄙老未嘗識郡朝他時吏發求不去民間或夜不絕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吏稀至民間年老遭值聖化今聞當見棄去故勠力來送寵謝之爲選受一大錢故會稽號寵爲取一錢太守其清如是寵前後歷二郡八居九列四登三事家不藏賄無重寶器恒菲飲食薄衣服弊車羸馬號爲窮困三去相位輒歸本土往來京師常下道脫驂過人莫知焉寵嘗欲止亭亭吏止之曰整頓傳舍以待劉公不可得止寵因過去其廉儉皆此類也以老病卒于家繇兄岱字公山歷位侍中兗州刺史續漢書曰繇父輿一名方山陽太守岱繇皆有雋才英雄記稱岱孝悌仁恕以虛己受人繇年十九從父韙爲賊所劫質繇篡取以歸由是顯名舉孝廉爲郎中除下邑長時郡守以貴戚託之遂棄官去州辟部濟南濟南相中常侍子貪穢不循繇奏免之平原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會辟司空掾除侍御

史不就避亂淮浦詔書以爲揚州刺史時袁術在淮南繇畏憚不敢之州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阿術圖爲僭逆攻沒諸郡縣繇遣樊能張英屯江邊以拒之以景賁術所授用乃迫逐使去於是術乃自置揚州刺史與景賁并力攻英能等歲餘不下漢命加繇爲牧振武將軍衆數萬人孫策東渡破英能等繇奔丹徒袁宏漢紀曰劉繇將奔會稽許子將曰會稽富實策之所貪且窮在海隅不可往也不如豫章北連豫壤西接荊州若收合吏民遣使貢獻與曹兗州相聞雖有袁公路隔在其間其人豺狼不能久也足下受王命孟德景升必相救濟繇從之遂泝江南保豫章駐彭澤笮融先至殺太守朱晧笮音壯力反獻帝春秋曰是歲繇屯彭澤又使融助晧討劉表所用太守諸葛玄許子將謂繇曰笮融出軍不顧命名義者也朱文明善推誠以信人宜使密防之融到果詐殺晧代領郡事入居郡中繇進討融爲融所破更復招合屬縣攻破融融敗走入山爲民所殺繇尋病卒時年四十二笮融者丹楊人初聚衆數百往依徐州牧陶謙謙使督廣陵彭城運漕遂放縱擅殺坐斷三郡委輸以自入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爲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槃九重下爲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悉課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

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曹公攻陶
謙徐土搔動融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
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先是彭城相薛禮為陶謙
所偪屯秣陵融利廣陵之衆因酒酣殺昱放兵大
略因載而去過殺禮然後殺皓後策西伐江夏還
過豫章收載繇喪善遇其家王朗遺策書曰劉正
禮昔初臨州未能自達實賴尊門為之先後用能
濟江成治有所處定踐境之禮感分結意情在終
始後以袁氏之嫌稍更乖剌更以同盟還為讎敵
原其本心實非所樂康寧之後常念渝平更成往

踐宿好一爾分離款意不昭奄然殂隕可為傷恨
知敦以厲薄德以報怨收骨育孤亡愍存捐既往
之猜保六尺之託誠深恩重分美名厚實也昔魯
人雖有齊怨不廢喪紀春秋善之謂之得禮誠良
史之所宜藉鄉校之所歎譽正禮元子致有志操
想必有以殊異威盛刑行施之以恩不亦優哉繇
長子基字敬輿年十四居繇喪盡禮故吏餽餉皆
無所受吳書曰基遭多難嬰丁困苦潛處味道不以為戚與羣弟居常夜臥早起妻妾希見其面諸弟敬憚
事之猶父不妄交游門無雜賓姿容美好孫權愛敬之權為驃騎將
軍辟東曹掾拜輔義校尉建忠中郎權為

吳王遷基大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
權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權大暑時
嘗於船中宴飲於船樓上值雷雨權以蓋自覆又
命覆基餘人不得也其見待如此徙郎中令權
稱尊號改為光祿勳分平尚書事年四十九卒後
權為子霸納基女賜第一區四時寵賜與全張比
基二弟鑠尚皆騎都尉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少好學仕郡奏曹
史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為善時州章已
去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以選行

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欲求通慈
問曰君欲通章邪吏曰然問章安在曰車上慈曰
章題署得無誤邪取來視之吏殊不知其東萊人也
因為取章慈已先懷刀便截敗之吏踴躍大呼言
人壞我章慈將至車間與語曰向使君不以章相
與吾亦無因得敗之是為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
受此罪豈若默然俱出去可以存易亡無事俱
就刑辟吏言君為郡敗吾章已得如意欲復亡為
慈答曰初受郡遣但來視章通與未耳吾用意太
過乃相敗章今還亦恐以此見譴怒故俱欲去爾

吏然慈言即日俱去慈既與出城因遁還通郡章
州家聞之更遣吏有章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
理州受其短由是知名而為州家所疾恐受其禍
乃避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問
其母并致餉遺時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為賊
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
嘗相見至汝行後贍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為賊所
圍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單步徑至都昌時圍尚未
密夜伺間隙得入見融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欲
待外救外救未有至者而圍日偪融欲告急平原

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求行融曰今賊
圍甚密衆人皆言不可卿意雖壯無乃實難乎慈
對曰昔府君傾意於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
之急固以慈有可取而來必有益也今衆人言不
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義老母遣之慈之意
邪事已急矣願府君無疑融乃然之於是嚴行蓐
食須明便帶鞬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
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左右人並驚駭兵馬互出
慈引馬至城下塹內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之
畢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臥慈復植

的射之畢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於是
下鞭馬直突圍中馳去比賊覺知慈行已過又射
殺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遂到平原說備
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比非鄉
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共患之義今管亥暴亂
北海被圍孤窮無援危在旦夕以君有仁義之名
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區區延頸恃仰使慈冒白刃
突重圍從萬死之中自託於君惟君所以存之備
斂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邪即遣精兵三
千人隨慈賊聞兵至解圍散走融既得濟益奇貴

慈曰卿吾之少友也事畢還啓其母母曰我喜汝
有以報孔北海也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慈自
遼東還未與相見暫渡江到曲阿見繇未去會孫
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為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
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一
騎卒遇策策從騎十三皆韓當宋謙黃蓋輩也慈
便前鬭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擥得慈項上手戟
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
慈當與繇俱奔豫章而遁於蕪湖亡入山中稱丹
楊太守是時策已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

未服慈因進住涇縣立屯府大爲山越所附策躬自攻討遂見囚執策即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爲策所執策素聞其名即解縛請見咨問進取之術慈答曰破軍之將不足與論事策曰昔韓信定計於廣武今策決疑於仁者君何辭焉慈曰州軍新破士卒離心若儻分散難復合聚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尊意策長跪答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中望君來還諸將皆疑策曰太史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爲先終不欺策明日大請諸將豫設酒食立竿視影日中而慈至策大悅常與參論諸軍事臣松之案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爲策所得與本傳大異疑爲謬誤　江表傳曰策謂慈曰聞卿昔爲太守劫州章赴文舉請詣玄德皆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射鉤斬袪古人不嫌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出教曰龍欲騰翥先階尺木者也即署門下督還吳授兵拜折衝中郎將

建安十年谷刊　吳志四　七

後劉繇亡於豫章士衆萬餘人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撫安焉江表傳曰策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爲袁氏攻廬江其意頗猥理恕不足何者先君手下兵數千餘人盡在公路許孤志在立事不得不屈意於公路求索故兵再往纔得千餘人耳仍令孤攻廬江爾時事勢不得不爲行但其後不遵臣節自棄作邪僭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孤交求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今劉繇喪亡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辯今兒子在豫章不知華子魚待遇何如其故部曲復依隨之否卿則州人昔又從事寧能往視其兒子并宣孤意於其部曲部曲樂來者便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并觀察子魚所以牧禦方規何似視廬陵鄱陽人民親附之否卿手下兵宜將多少自由意慈對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桓文待遇過望古人報生以死期於盡節沒而後已今並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自足以往還也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與誰餞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而反江表傳曰策初遣慈

也議者紛紜謂慈未可信或云與華子魚州里恐留彼爲籌策或疑慈西託黃祖假路還北多言遣之非計策曰諸君語皆非也孤斷之詳矣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其心有士謨志經道義貴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己死亡不相負諸君勿復憂也慈從豫章還議者乃始服慈見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非籌略才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又丹楊僮芝自擅廬陵詐言被詔書爲太守鄱陽民帥別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魚所遣長吏言我以別立郡須漢遣真太守來當迎之耳子魚不但不能諧廬陵鄱陽近自海昏有上繚壁有五六千家相結聚作宗伍惟輸租布於郡耳發召一人遂不可得子魚亦觀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乃有兼并之志矣頃之遂定豫章劉表從子磐驍勇數爲寇於艾西安諸縣策於是分海昏建昌左右六縣以慈爲建昌都尉治海昏并督諸將拒磐磐絕跡不復爲寇慈長七尺七寸美鬚髯猿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

丹陽呈子　吳志四　八

詈以手持樓棼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棼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孫權統事以慈能制磐遂委南方之事年四十一建安十一年卒吳書曰慈臨亡歎息曰丈夫生世當帶七尺之劍以升天子之階今所志未從奈何而死乎權甚悼惜之子享官至越騎校尉吳書曰享字元饗歷尚書吳郡太守

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也其先本魯國汶陽人至王莽之亂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賜桓帝時爲日南太守燮少游學京師事潁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郎公事免官父賜喪闋後舉

茂才除巫令遷交趾太守弟壹初為郡督郵刺史
丁宮徵還京都壹侍送勤恪宮感之臨別謂曰刺
史若待罪三事當相辟也後宮為司徒辟壹比至
宮已免黃琬代為司徒甚禮遇壹董卓作亂壹亡
歸鄉里吳書曰琬與卓相害而壹盡心於琬甚有聲稱卓惡之乃署教曰司徒掾士壹不得除用故歷年不遷會卓入關壹乃亡歸交州刺史朱符為夷賊所殺州郡擾乱燮
乃表壹領合浦太守次弟徐聞令䵋領九真太守
䵋音于鄙反見字林䵋弟武領海南太守燮體器寬厚謙虛
下士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耽玩春秋為
之注解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阯士

府君既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
一郡二十餘年疆埸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
蒙其慶雖竇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闋輒玩
習書傳春秋左氏傳尤簡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
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尚書兼通古今大
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欲條左氏
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燮兄弟並為列郡雄
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鐘磬備具威
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燒香者常有
數十妻妾乘輜軿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震服百

蠻尉他不足踰也葛洪神仙傳曰燮嘗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丸藥與服以水含之捧其頭搖消之食頃即開目動手顏色平復半日能起坐四日復能語遂復常奉字君異侯官人也武先病沒
朱符死後漢遣張津為交州刺史津後又為其將
區景所殺而荊州牧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是時
蒼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吳巨代之與恭俱至漢
聞張津死賜燮璽書曰交州絕域南帶江海上恩
不宣下義壅隔知逆賊劉表又遣賴恭闚看南上
今以燮為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阯太守如
故後燮遣吏張旻奉貢詣京都是時天下喪乱道
路斷絕而燮不廢貢職特復下詔拜安遠將軍封

龍度亭侯後巨與恭相失舉兵逐恭恭走還零陵
建安十五年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騭到燮率
兄弟奉承節度而吳巨懷異心騭斬之權加燮為
左將軍建安末年燮遣子廞入質權以為武昌太
守燮壹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將燮又誘導益州
豪姓雍闓等率郡人民使遙東附權益嘉之遷衛
將軍封龍編侯弟壹偏將軍都鄉侯燮每遣使詣
權致雜香細葛輒以千數明珠大貝流離翡翠瑇
瑁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邪龍眼之屬無歲不至
壹時貢馬凡數百匹權輒為書厚加寵賜以答

燮在郡四十餘歲黃武五年年九十卒權以
交阯縣遠乃分合浦以北為廣州呂岱為刺史交
阯以南為交州戴良為刺史又遣陳時代燮為交
阯太守岱留南海良與時俱前行到合浦而燮子
徽自署交阯太守發宗兵拒良良留合浦交阯桓
鄰燮舉吏也叩頭諫徽使迎良徽怒笞殺鄰鄰兄
治子發又合宗兵擊徽徽閉門城守治等攻之數
月不能下乃約和親各罷兵還而呂岱被詔誅徽
自廣州將兵晝夜馳入過合浦與良俱前壹子中
郎將匡與岱有舊岱署匡師友從事先移書交

阯告喻禍福又遣匡見徽說令服罪雖失郡守
保無他憂岱尋匡後至徽兄祗弟幹頌等六人肉
袒奉迎岱謝令復服前至郡下明旦早施帳幔
請徽兄弟以次入賓客滿坐岱起擁節讀詔書數
徽罪過左右因反縛以出即皆伏誅傳首詣武昌
孫盛曰夫柔遠能邇莫善於信保大定功莫善於義故
齊桓創基德彰於柯會晉文始伯義顯於伐原故能九
合一匡世主夏盟令問長世貽範百王呂岱師友士匡
使通信誓徽兄弟肉袒推心委命岱因滅之以要功利
君子是以知孫權之不能遠
略而呂氏之祚不延者也壹䵋匡後出權原其罪
及燮質子廞皆免為庶人數歲壹䵋坐法誅廞病
卒無子妻寡居詔在所月給俸米賜錢四十萬

評曰劉繇藻厲名行好尚臧否至於擾攘之時據
萬里之上非其長也太史慈信義篤烈有古人之
分士燮作守南越優游終世至子不慎自貽凶咎
蓋庸才玩富貴而恃阻險使之然也

劉繇太史慈士燮傳第四

吳書　國志四十九

妃嬪傳第五　吳書　國志五十

孫破虜吳夫人吳主權母也本吳人徙錢唐早失
父母與弟景居孫堅聞其才貌欲娶之吳氏親戚
嫌堅輕狡將拒焉堅甚以慙恨夫人謂親戚曰何
愛一女以取禍乎如有不遇命也於是遂許為婚
生四男一女搜神記曰初夫人孕而夢月入其懷既而生策及權在孕又夢日入其懷以告堅曰昔妊策夢月入我懷今也又夢日入我懷何也堅曰日月者陰陽之精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景常
隨堅征伐有功拜騎都尉袁術上景領丹楊太守
討故太守周昕遂據其郡孫策與孫河呂範依景
合衆共討涇縣山賊祖郎郎敗走會景為劉繇所

迫復北依術術以為督軍中郎將與孫賁共討樊
能于麋於橫江又擊笮融薛禮於秣陵時策被創
牛渚降賊復反景攻討盡禽之從討劉繇繇奔豫
章策遣景賁到壽春報術術方與劉備爭徐州以
景為廣陵太守術後僭號策以書喻術術不納便
絕江津不與通使人告景景即委郡東歸策復以
景為丹楊太守漢遣議郎王誧音甫銜命南行表景
為揚武將軍領郡如故及權少年統業夫人助治
軍國甚有補益會稽典錄曰策功曹魏騰以迕意見譴將殺之士大夫憂恐計無所出夫人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明

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遽釋騰夫人智略權譎類皆如此
年臨薨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合葬高陵志林曰按會稽貢舉簿建安十二年到十三年闕無舉者云府君遭憂此則吳后以十二年薨也八年九年皆有貢舉斯明審也
八年景卒官子奮授兵為將封新亭侯卒
紀制州拜書吳郡都督以鎮東方子安嗣安坐黨魯王霸死
吳書曰祺與張溫顧譚友善權令關平郡事封都亭侯卒子纂嗣纂妻即
滕胤女也胤被誅并遇害
吳主權謝夫人會稽山陰人也父煚漢尚書
令謝承後漢書稱煚幼以仁孝為行明達有令體學尚義舉孝廉建昌長
權母吳為權聘以為妃愛幸有寵後權納姑孫

氏欲令謝下之謝不肯由是失志早卒後十餘年
弟承拜五官郎中稍遷長沙東部都尉武陵太守
撰後漢書百餘卷會稽典錄曰承字偉平博學洽聞嘗所知見終身不忘子崇揚威將軍崇弟勗吳郡太守並知名
吳主權徐夫人吳郡富春人也祖父真與權父堅
相親堅以妹妻真生琨琨少仕州郡漢末擾亂去
吏隨堅征伐有功拜偏將軍堅薨隨孫策討樊能
于麋等於橫江擊張英於當利口而船少欲駐軍
更求琨母時在軍中謂琨曰恐州家多發水軍來
逆人則不利矣如何可駐邪宜伐蘆葦以為泭佐

舩渡軍（沭音數，郭璞注方言曰沭水中箄也）琨具啓策，策即行之，衆悉
俱濟，遂破英，擊走笮融、劉繇，事業克定。策表琨領
丹楊太守，會吳景委廣陵來東，復爲丹楊守，（江表傳曰：初袁術遣從弟胤爲丹楊，策令琨討而代之。會景還，以景前任丹楊，寬仁得衆，吏民所思，而琨手下兵多，策嫌其太重，且方攻伐，宜得琨衆，乃復用景，召琨還吳。）琨以督軍中郎將領兵，從
破廬江太守李術，封廣德侯，遷平虜將軍。後從討
黃祖，中流矢卒。琨生夫人，初適同郡陸尚。尚卒，權
爲討虜將軍在吳，聘以爲妃，使母養子登。後權遷
移，以夫人妬忌，廢處吳。積十餘年，權爲吳王及即
尊號，登爲太子，羣臣請立夫人爲后，權意在步氏，
卒不許。後以疾卒。兄矯嗣父琨侯，討平山越，拜偏
將軍，先夫人卒，無子。弟祚襲封，亦以戰功至于蕪
湖督、平魏將軍。

吳主權步夫人，臨淮淮陰人也，與丞相騭同族。漢
末，其母攜將徙廬江，廬江爲孫策所破，皆東渡江，
以美麗得幸於權，寵冠後庭。生二女，長曰魯班，字
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後配全琮；少曰魯育，字小虎，
前配朱據，後配劉纂。（吳曆曰：纂先尚權中女，早卒，故又以小虎爲繼室。）夫
人性不妬忌，多所推進，故久見愛待。權爲王及帝，
意欲以爲后，而羣臣議在徐氏，權依違者十餘年，
然宮內皆稱皇后，親戚上疏稱中宮。及薨，臣下緣
權指，請追正名號，乃贈印綬，策命曰：「惟赤烏元年
閏月戊子，皇帝曰：嗚呼皇后，惟后佐命，共承天地，
虔恭夙夜，與朕均勞。內教脩整，禮義不愆，寬容慈
惠，有淑懿之德。民臣縣望，遠近歸心。朕以世難未
夷，大統未一，緣后雅志，每懷謙損，是以于時未授
名號，亦必謂后降年有永，永與朕躬對揚天休。不
寤奄忽，大命近止。朕恨本意不早昭顯，傷后殂逝，
不終天祿，愍悼之至，痛于厥心。今使使持節丞相
醴陵亭侯雍，奉策授號，配食先后。魂而有靈，嘉其
寵榮。嗚呼哀哉！」葬於蔣陵。

吳主權王夫人，琅邪人也。（吳書曰：夫人父名盧九。）夫人以選入
宮，黃武中得幸，生孫和，寵次步氏。步氏薨後，和立
爲太子，權將立夫人爲后，而全公主素憎夫人，稍
稍譖毀。及權寢疾，言有喜色，由是權深責怒，以憂
死。和子晧立，追尊夫人曰大懿皇后，封三弟皆列侯。
吳主權王夫人，南陽人也，以選入宮，嘉禾中得幸，
生孫休。及和爲太子，和母貴重，諸姬有寵者，皆出
居外。夫人出公安，卒，因葬焉。休即位，遣使追尊曰
敬懷皇后，改葬敬陵。王氏無後，封同母弟文雍爲

亭侯
吳主權潘夫人會稽句章人也父為吏坐法死夫
人與姊俱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充後宮得幸有
娠夢有似龍頭授己者已以蔽膝受之遂生孫亮
赤烏十三年亮立為太子請出嫁夫人之姊權聽
許之明年立夫人為皇后性險妬容媚自始至卒
譖害袁夫人等甚衆（吳錄曰袁夫人者袁術女也有節行而無子權數以諸姬子與養之輙不肯及步夫人薨權欲立之夫人自以無子固辭不受）權不豫夫人使問中書
令孫弘呂后專制故事侍疾疲勞因以羸疾諸宮
人伺其昏臥共縊殺之託言中惡後事泄坐死者

六七人權尋薨合葬蔣陵孫亮即位以夫人姊壻
譚紹為騎都尉授兵亮廢紹與家屬送本郡廬陵

孫亮全夫人傳

孫亮全夫人全尚女也尚從祖母公主愛之每進
見輙與俱及潘夫人母子有寵全主自以與孫和
母有隙乃勸權為潘氏男亮納夫人亮遂為嗣夫
人立為皇后以尚為城門校尉封都亭侯代滕胤
為太常衛將軍進封永平侯錄尚書事時全氏侯
有五人並典兵馬其餘為侍郎騎都尉宿衛左右
自吳興外戚貴盛莫及及魏大將諸葛誕以壽春
來附而全禕全儀全靜等並因此際降魏全
熙謀泄見殺由是諸全衰弱會孫綝廢亮為會稽
王後又黜為候官侯夫人隨之國居候官尚將家
屬徙零陵追見殺（吳錄曰亮妻惠解有容色居候官吳平乃歸永寧中卒）
孫休朱夫人朱據女休姊公主所生也（臣松之以為休妻其甥事同漢惠荀悅譏之已當故不復廣言）赤烏末權為休納以為妃休為瑯
邪王隨居丹楊建興中孫峻專政公族皆患之全
尚妻即峻姊故惟全主祐焉初孫和為太子時全
主譖害王夫人欲廢太子立魯王朱主不聽由是
有隙五鳳中孫儀謀殺峻事覺被誅全主因言朱

主與儀同謀峻枉殺朱主休懼遣夫人還建業執
手泣別既至峻遣還休太平中孫亮知朱主為全
主所害問朱主死意全主懼曰我實不知皆據二
子熊損所白亮殺熊損損妻是峻妹也孫綝益忌
亮遂廢亮立休永安五年立夫人為皇后休卒羣
臣尊夫人為皇太后孫晧即位月餘貶為景皇后
稱安定宮甘露元年七月見逼薨合葬定陵（搜神記曰孫峻殺朱主埋於石子岡歸命即位將欲改葬之冢墓相亞不可識別而宮人頗識主亡時所著衣服乃使兩巫各住一處以伺其靈使察鑒之不得相近久時二人俱白見一女人年可三十餘上著青錦束頭紫白袷裳丹綈絲履從石子岡上半岡而以手抑膝長太息小住須臾進一冢上便止徘徊良久奄然不見二人之言不）

孫而同於是闕家衣服如之

孫和何姬，丹楊句容人也。父遂，本騎士。孫權嘗游幸諸營，而姬觀於道中，權望見異之，命宦者召入，以賜子和。生男，權喜，名之曰彭祖，即晧也。太子和既廢，後為南陽王，居長沙。孫亮即位，孫峻輔政。峻素媚事全主，全主與和母有隙，遂勸峻徙和居新都，遣使賜死，嫡妃張氏亦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養孤？」遂拊育晧，及其三弟。晧即位，尊和為昭獻皇帝，吳錄曰：晧初尊和為昭獻皇帝，俄改曰文皇帝。何姬為昭獻皇后，稱升平宮，月餘，進為皇太后。封弟洪永平侯，蔣溧陽侯，植宣城侯。洪卒，子邈嗣，為武陵監軍，為晉所殺。植官至大司徒。吳末昏亂，何氏驕僭，子弟橫放，百姓患之。故民訛言「晧久死，立者何氏子」云。江表傳曰：晧以張布女為美人，有寵，晧問曰：「汝父所在？」答曰：「賊以殺之。」晧大怒，棒殺之。後思其顏色，使巧工刻木作美人形象，恒置座側。問左右：「布復有女否？」答曰：「布大女適故衞尉馮朝子純。」即奪純妻入宮，大有寵，拜為左夫人，晝夜與夫人房宴，不聽朝政，使尚方以金作華燧、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宮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出更作。工匠因緣偷盜，府藏為空。會夫人死，晧哀愍思念，葬於苑中，大作冢，使工匠刻柏作木人，內冢中以為兵衞，以金銀珍玩之物送葬，不可稱計。已葬之後，晧治喪於內，半年不出。國人見葬太奢麗，皆謂晧已死，所葬者是也。晧舅子何都顏狀似晧，云都代立。臨海太守奚熙信訛言，舉兵欲還誅都，都叔父備殺熙，夷三族，訛言乃息，而人心猶疑。

吳志五　七

孫晧滕夫人，故太常胤之族女也。胤夷滅，夫人父牧，以疏遠徙邊郡。孫休即位，大赦，得還，以牧為五官中郎。晧既封烏程侯，娉牧女為妃。晧即位，立為皇后，封牧高密侯，拜衞將軍，錄尚書事。後朝士以牧尊戚，頗推令諫爭。而夫人寵漸衰，晧滋不悅，晧母何恒左右之。又太史言，於運歷，后不可易，晧信巫覡，故得不廢，常供養升平宮。牧見遣居蒼梧郡，雖爵位不奪，其實裔也，遂道路憂死。長秋官僚備員而已，受朝賀表疏如故。而晧內諸寵姬，佩皇后璽紱者多矣。江表傳曰：晧又使黃門備行州郡，科取將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皆當歲歲言名，年十五六一簡閱，簡閱不中，乃得出嫁。後宮千數，而採擇無已。天紀四年，隨晧遷于洛陽。

吳志五　八

評曰：易稱「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誠哉是言也！遠觀齊桓，近察孫權，皆有識士之明，傑人之志，而嫡庶不分，閨庭錯亂，遺笑古今，殃流後嗣。由是論之，惟以道義為心、平一為主者，然後克免斯累邪！

嬪妃傳第五　吳書　國志五十

孫靜傳

孫靜字幼臺堅季弟也堅始舉事靜糾合鄉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爲保障衆咸附焉策破劉繇定諸縣進攻會稽遣人請靜靜將家屬與策會于錢唐是時太守王朗拒策於固陵策數度水戰不能克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而道之要徑也宜從彼據其内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吾當自帥衆爲軍前隊破之必矣策曰善乃詐令軍中曰頃連雨水濁兵飲之多腹痛令促具甖缶數百口澄水至昏暮羅然火誑朗便分軍夜投查瀆道襲高遷屯臣松之案今永興縣有高遷橋查音祖加反朗大驚遣故丹楊太守周昕等帥兵前戰策破昕等斬之遂定會稽會稽典錄曰昕字大明少游京師師事太傅陳蕃博覽群書明於風角善推災異辟太尉府舉高第稍遷丹楊太守曹公起義兵昕前後遣兵萬餘人助公征伐袁術之在淮南也昕惡其淫虐絕不與通獻帝春秋曰袁術遣吳景攻昕未拔景乃募百姓敢從周昕者死不赦昕曰我則不德百姓何罪遂散兵還本郡表拜靜爲奮武校尉欲授之重任靜戀墳墓宗族不樂出仕求留鎮守策從之權統事就遷昭義中郎將終於家有五子暠瑜皎奐謙暠三子綽超恭超爲偏將軍恭生峻綽生綝

孫瑜傳

孫瑜字仲異以恭義校尉始領兵衆是時賓客諸將多江西人瑜虛心綏撫得其歡心建安九年領丹楊太守爲衆所附至萬餘人加綏遠將軍十一年與周瑜共討麻保二屯破之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權欲交戰瑜說權持重權不從軍果無功遷奮威將軍領郡如故自溧陽徙屯牛渚瑜以永安人饒助爲襄安長無錫人顏連爲居巢長使招納廬江二郡各得降附濟陰人馬普篤學好古瑜厚禮之使二府將吏子弟數百人就受業遂立學官臨饗講誦是時諸將皆以軍務爲事而瑜好樂墳典雖在戎旅誦聲不絕年三十九建安二十年卒瑜五子彌熙燿曼紘曼至將軍封侯

孫皎字叔朗始拜護軍校尉領衆二千餘人是時曹公數出濡須皎每赴拒號爲精銳遷都護征虜將軍代程普督夏口黃蓋及兄瑜卒又并其軍賜沙羨雲杜南新市竟陵爲奉邑自置長吏輕財能施善於交結與諸葛瑾至厚委廬江劉靖以得失江夏李允以衆事廣陵吳碩河南張梁以軍旅而傾心親待莫不自盡皎嘗遣兵候獲魏邊將吏美

女以進皎皎更其衣服送還之下令曰今所誅者
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擊其老弱由是
江淮間多歸附者嘗以小故與甘寧忿爭或以諫
寧寧曰臣子一例征虜雖公子何可專行侮人邪
吾值明主但當輸效力命以報所天誠不能隨俗
屈曲矣權聞之以書讓皎曰自吾與北方爲敵中
間十年初時相持年小今者且三十矣孔子言三
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授卿以精兵委卿以大任
都護諸將於千里之外欲使如楚任昭奚恤揚威
於北境非徒相使逞私志而已近聞卿與甘興霸
飲因酒發作侵陵其人其人求屬呂蒙督中此人
雖麤豪有不如人意時然其較略大丈夫也吾親
之者非私之也吾親愛之卿踈憎之卿所爲每與
吾違其可久乎夫居敬而行簡可以臨民愛人多
容可以得衆二者尚不能知安可董督在遠禦寇
濟難乎卿行長大特受重任上有遠方瞻望之視
下有部曲朝夕從事何可恣意有盛怒邪人誰無
過貴其能改宜追前愆深自咎責今故煩諸葛子
瑜重宣吾意臨書摧愴心悲淚下皎得書上疏陳
謝遂與寧結厚後呂蒙當襲南郡權欲令皎與蒙

爲左右部大督蒙說權曰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
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爲左右部督共攻
江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
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爲
大督命皎爲後繼禽關羽定荊州皎有力焉建安
二十四年卒權追錄其功封子胤爲丹楊侯胤卒
無子弟晞嗣領兵有罪自殺國除弟咨彌儀皆將
軍封侯咨羽林督儀無難督咨爲滕胤所殺儀爲
孫峻所害
孫奐字季明兄皎既卒代統其衆以揚武中郎將
領江夏太守在事一年遵皎舊迹禮劉靖李允吳
碩張梁及江夏閭舉等並納其善奐訥於造次而
敏於當官軍民稱之黃武五年權攻石陽奐以地
主使所部將軍鮮于丹帥五千人先斷淮道自帥
吳碩張梁五千人爲軍前鋒降高城得三將大軍
引還權詔使在前住駕過其軍見奐軍陣整齊權
歎曰初吾憂其遲鈍今治軍諸將少能及者吾無
憂矣拜揚威將軍封沙羨侯吳碩張梁皆裨將軍
賜爵關內侯江表傳曰初權在武昌欲還都建業而慮水道泝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
及以此懷疑及至夏口於塢中大會百官議之詔曰諸將吏勿拘位任其有計者爲國言之諸將或陳宜立栅

[illegible]或言宜重設鐵鎖者權皆以[illegible]時梁寓[illegible]知名乃進奔所追[illegible]二十[illegible]宜明樹賞罰之信遣將入江[illegible]不敢于也使武昌有精兵萬人以[illegible]君若一旦有警應聲相赴作甘[illegible]皆當備具如此開門延敵敵自[illegible]權以寓計爲最得即超增寓位後[illegible]以功進至丹中[illegible]

奐亦愛樂儒生復命部曲子弟就業後仕進朝廷者數十人年四十嘉禾三年卒子承嗣以昭武中郎將代統兵領郡赤烏六年卒無子封承庶弟壹奉奐後襲業爲將孫峻之誅諸葛恪也壹與全熙施績攻恪弟公安督融融自殺壹從鎮南遷鎮軍假節督夏口及孫綝誅滕胤呂據據胤皆壹之妹夫也壹弟封又知胤據謀自

殺綝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攻已率部曲千餘口過將胤妻奔魏魏以壹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封吳侯以故主芳貴人邢氏妻之邢美色妬忌下不堪命遂共殺壹及邢氏壹入魏黃初三年死

孫賁字伯陽父羌字聖臺堅同產兄也賁早失二親弟輔嬰孩賁自贍育友愛甚篤爲郡督郵守長堅於長沙舉義兵賁去吏從征伐堅薨賁攝帥餘衆扶送靈柩後袁術從壽春賁又依之術從兄紹用會稽周昂爲九江太守紹與術不協術遣賁攻破昂於陰陵術表賁領豫州刺史轉丹楊都尉行征虜將軍討平山越爲揚州刺史劉繇所迫逐因將士衆還住歷陽頃之術復使賁與吳景共擊樊能張英等未能拔及策東渡助賁景破英能等遂進擊劉繇繇走豫章策遣賁景還壽春報術值術僭號署置百官除賁九江太守賁不就棄妻孥還江南江表傳曰袁術以吳景守廣陵策族兄香亦爲術所用作汝南太守而令賁爲將軍領兵在壽春策與景等書曰今征江東未知二三君意云何耳景即棄守歸賁困而後免香以道遠獨不得還吳書曰香字文陽父孺字仲孺堅再從弟也仕郡主簿功曹香從堅征伐有功拜郎中後爲袁術驅馳加征南將軍死於壽春時策已平吳會二郡賁與策征廬江太守劉勳江夏太守黃祖軍旋聞繇病死過定豫章上賁

領太守江表傳曰時丹楊僮芝自署廬陵太守策留賁弟輔領兵住南昌策謂賁曰兄今據豫章是扼僮芝咽喉而守其門戶矣但當伺其形便因令國儀杖兵而進使公瑾爲作勢援一舉可定也後賁聞芝病即[illegible]策討周瑜到巴丘[illegible]遂得進據廬陵後封都亭侯建安十三年使者劉隱奉詔拜賁爲征虜將軍領郡如故在官十一年卒子鄰嗣鄰年九歲代領豫章進封都鄉侯吳書曰鄰字公達雅性精敏少有令譽在郡垂二十年討平叛賊功績修理召還武昌爲繞帳督時太常潘濬掌荊州事重安長陳留舒燮有罪下獄濬嘗失燮欲寘之於法論者多爲有言濬猶不釋鄰謂濬曰舒伯膺兄弟爭死海內義之以爲美譚仲膺又有奉國舊意今

君殺其子弟若天下一統青蓋北巡中州士人必問仲膺繼嗣答者云潘承明殺燮於事何如濬意即解燮用得濟[illegible]鄰遷夏口沔中督威遠將軍所居任職赤烏十二年卒子苗嗣苗弟旅及叔父安熙績皆歷列位吳歷曰鄰又有子曰述[illegible]

孫輔字國儀賁弟也以揚武校尉佐孫策平三郡策討丹楊七縣使輔西屯歷陽以拒袁術并招誘餘民鳩合遺散又從策討陵陽生得祖郎等江表傳曰策既平定江東逐袁胤袁術深怨策乃陰遣間使齎印綬與丹楊宗帥陵陽祖郎等使激動山越大合眾圖共攻策策自率將士討郎生獲之策謂郎曰爾昔襲擊孤斫孤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非但汝汝莫恐怖郎叩頭謝罪即破械賜衣服署門下賊曹及軍還郎與太史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為榮

策西襲廬江太守劉勳輔隨從身先士卒有功策立輔為廬陵太守撫定屬城分置長吏遷平南將軍假節領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聞事覺權幽繫之典略曰輔恐權不能保守江東因權出行東冶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人以告權乃還偽若不知與張昭共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邪何為呼他人輔云無是權因投書與昭昭示輔輔慚無辭乃悉斬輔親近分其部曲徙輔置東數歲卒子興昭偉昕皆歷列位

孫翊字叔弼權弟也驍悍果烈有兄策風太守朱治舉孝廉司空辟典略曰翊名儼性似策策臨卒張昭等謂策當以兵屬儼而策呼權佩以印綬建安八年以偏將軍領丹楊太守時年二十後年為左右邊鴻所殺鴻亦即誅吳歷載翊妻徐節行宜與嬀覽等事相次故列於後

子松為射聲校尉都鄉侯吳錄曰松善與人交輕財好施鎮巴丘數咨陸遜以得失嘗有小過遜面責松松意色不平遜觀其少釋謂曰君過聽不以其鄙數見訪及是以承來意進盡言便變色何也松笑曰屬亦自忿行事有此豈有望邪黃龍三年卒蜀丞相諸葛亮與兄瑾書曰既受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為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咨述故云

孫匡字季佐翊弟也舉孝廉茂才未試用卒時年二十餘江表傳曰曹休出洞口呂範率軍禦之時匡為定武中郎將違範令放火燒損茅芒以乏軍用範即啟送匡還吳權別其族為丁氏禁固終身臣松之案本傳曰匡未試用卒時年二十餘而江表傳云呂範在洞口匡為定武中郎將既為定武非為未試用且孫堅以初平二年卒洞口之役在黃初三年堅卒至此

合三十一年匡時尚在本傳不得云卒時年二十餘也此蓋權別生弟朗江表傳誤以為匡也朗之名位見三朝錄及虞喜志林也

子泰曹氏之甥也為長水校尉嘉禾三年從權圍新城中流矢死泰子秀為前將軍夏口督秀公室至親捉兵在外皓意不能平建衡二年皓遣何定將五千人至夏口獵先是民間僉言秀當見圖而定遠獵秀遂驚夜將妻子親兵數百人奔晉晉以秀為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封會稽公

江表傳曰皓大怒追改秀姓曰厲干寶晉紀曰秀在晉朝初聞孫皓降群臣畢賀秀稱疾不與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為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朝廷美之晉諸公贊曰吳平降秀為伏波將軍開府如故永寧中卒追贈驃騎開府子儉字仲節給事中

孫韶字公禮伯父河字伯海本姓俞亦吳人也孫策愛之賜姓為孫列之屬籍

吳書曰河堅族子也出後姑俞氏後復姓為孫河質性忠直訥言敏行有氣幹能服勤少從堅征討常為前驅後領左右兵典知內事待以腹心之任又從策平定吳會從權討李術術破拜威寇中郎將領廬江太守

後為將軍屯京城初孫權殺吳郡太守盛憲

會稽典錄曰憲字孝章器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稍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高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融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曰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有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孑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也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平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民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難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由是徵為騎都尉制命未至果為權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征東司馬

憲故孝廉媯覽戴員亡匿山中孫翊為丹楊皆禮致之覽為大都督督兵員為郡丞及翊遇害河馳赴宛陵責怒覽員以不能全權令使姦變得施二人議曰伯海與將軍疏遠而責我乃耳討虜若來吾屬無遺矣遂殺河使人北迎揚州刺史劉馥令住歷陽以丹楊應之會翊帳下徐元孫高傅嬰等殺覽員

吳歷曰媯覽戴員親近邊洪等數為翊所困常欲叛逆因吳主出征遂其姦計時諸縣令長並會見翊翊以妻徐氏頗曉卜翊入語其妻吾明日欲為長吏作主人卿試卜之徐言卦不能佳可須異日翊以長吏來久宜速遣乃大請賓客翊出入常持刀爾時有酒色空手送客洪從後斫翊郡中擾亂無救翊者遂為洪所殺迸走入山徐氏購募追捕中宿乃得覽員歸罪殺洪諸將皆知覽員所為而力不能討覽入居軍府中悉取翊嬪妾及左右侍御欲復取徐恐逆之見害乃紿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時月垂終覽聽須祭畢徐潛使所親語翊親近舊將孫高傅嬰等說覽已虜略婢妾今又欲見偪所以外許之者欲安其意以免禍耳欲立微計願二君哀救高嬰涕泣答言受府君恩遇所以不即死難者以死無益欲思惟事計事計未立未敢啟夫人耳今日之事實夙夜所懷乃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以徐意語之共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更於他室安施帷帳言笑歡悅示無戚容大小悽愴怪

其如此覽密覘視無復疑意徐呼高嬰與諸將羅住戶內使人報覽覽說已除凶即吉帷府君物命覽盛意入徐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便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得殺覽餘人即就外殺員夫人乃還縗絰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以為神異吳主續至悉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為牙門其餘皆加賜金帛殊其門戶韶年十七收河餘衆繕治京城起樓櫓脩器備以禦敵權聞亂從椒丘還過定丹楊引軍歸吳夜至京城下營試攻驚之兵皆乘城傳檄備警讙聲動地頗射外人權使曉喻乃止明日見韶甚器之即拜承烈校尉統河部曲食曲阿丹徒二縣自置長吏一如河舊後為廣陵太守偏將軍權為吳王遷揚威將軍封建德侯權稱尊號為鎮北將軍韶為邊

將數十年善養士卒得其死力常以警疆埸遠斥候為務先知動靜而為之備故鮮有負敗青徐汝沛頗來歸附淮南濱江屯候皆徹兵遠徙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自權西征還都武昌韶不進見者十餘年權還建業乃得朝覲權問青徐諸屯要害遠近人馬衆寡魏將帥姓名盡具識之所問咸對身長八尺儀貌都雅權歡悅曰吾久不見公禮不圖進益乃爾加領幽州牧假節赤烏四年卒子越嗣至右將軍越兄楷武衛大將軍臨成侯代越為京下督楷弟異至領軍將軍奕宗正卿恢武陵太守天璽元年徵楷為宮下鎮驃騎將軍初永安賊施但等劫皓弟謙襲建業或白楷二端不即赴討者皓數遣詰楷楷常惶怖而卒被召遂將妻子親兵數百人歸晉晉以為車騎將軍封丹楊侯晉諸公贊曰吳平降為渡遼將軍永安元年卒吳錄曰楷虔事嚴整不如孫秀而人聞知名過也孫桓字叔武河之子也吳書曰河有四子長助曲阿長次誼海鹽長並早卒次桓儀容端正器懷聰朗博學彊記能論議應對權常稱為宗室顏淵擢為武衛都尉從討關羽於華容誘羽餘黨得五千人牛馬器械甚衆年二十五拜安東中郎將與陸遜共拒劉備備軍衆甚盛彌山盈谷桓投刀奮命與遜勠力備遂敗走桓斬上兜道截其徑要備踰山越險僅

乃得免忿恚歎曰吾昔初至京城桓尚小兒而今迫孤乃至此也桓以功拜建武將軍封丹徒侯下督牛渚作橫江塢會卒吳書曰桓弟俊字叔英性度恢弘才經文武為定武中郎將屯戍薄落赤烏十三年卒長子建襲爵平虜將軍少子慎鎮南將軍慎子丞字顯世文士傳曰丞好學有文章作螢火賦行於世為黃門侍郎與顧榮俱為侍臣歸命世內侍多得罪尤惟榮丞獨獲全常使二人記事丞答顯問乃下詔曰自令已後用侍郎皆當如今宗室丞顧榮曉也吳平赴洛為范陽涿令甚有稱績永安中陸機為成都王大都督請丞為司馬與機俱被害

評曰夫親親恩義古今之常宗子維城詩人所稱況此諸孫或贊興初基或鎮據邊垂克堪厥任不忝其榮者乎故詳著云

張顧諸葛步傳第七　吳書　國志五十二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少好學善隸書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覽衆書與琅邪趙昱東海王朗俱發名友善弱冠察孝廉不就與朗共論舊君諱事州里才士陳琳等皆稱善之

[illegible]諱論者皆以為有異同事在風俗通昭著論曰客有見大國之議士君子之論云起元建武已來舊君名諱五十六人以為後生不得協也取乎經論譬諸行事義高辭麗甚可嘉羨愚意猶以為有疑焉乾坤剖分萬物定形寒暑有節君臣之敬聖人順天之性制禮尚敬在三之義君實食之在喪之哀君喪臣之厚莫重焉是故大臣被白子弟卿相為夫防天情焉得而同之哉然親親有衰尊尊有殺故禮服上不盡高祖下不盡玄孫又傳記四世而緦麻服之窮也五世袒免降殺同姓也六世而親屬竭矣又曲禮有不逮事之義則不諱不諱者蓋名之謂屬絕之義不拘於親況乃古君五十六歲郡守會長率大來統不稱其名成書字者是時魯人嘉之也何解臣子為君諱乎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三孫滿者其為大夫是在諱君也又厲王諱胡及莊王之子名胡其比衆多夫類事建議經傳明據傳有所案異見建衷之守蕪拘比世不已過衆若失今凝聞上尊君之名而下無所諱者猶為之諱以曲禮一之疑事質臣之下闕義自經文殿可為諱而不以諱可何謹言學一族猶拾瀋也再辭在前悔其所追

刺史陶謙舉茂才不應謙以為輕己遂見拘執昱傾身營救方以得免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昭皆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

吳書曰策得昭甚悅謂曰吾方有事四方以士人賢者上吾於子不得輕矣乃上為校尉待以師友之禮

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進退不安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群僚立而輔之

吳歷曰策謂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復不克捷緩步西歸亦無所慮

上表漢室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權悲感未視事昭謂權曰夫為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構以成勳業也方今天下鼎沸群盜滿山孝廉何得寢伏哀戚肆匹夫之情哉乃身自扶權上馬陳兵而出然後衆心知有所歸復為權長史授任如前

吳書曰是時天下分裂擅命者衆孫策蒞事日淺恩澤未洽一旦傾隕士民狼狽頗有同異及昭輔權綏撫百姓諸侯賓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權每出征留昭鎮守領幕府事後黃巾賊起昭討平之權征合肥命昭別討匡琦又督領諸將攻破豫章賊率周鳳等於南城自此希復將帥常在左右為謀謨臣權以昭舊臣待遇尤重

後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昭為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群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柰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慚君然猶不能已乃作射虎車為方目閒不置蓋一人為御自於中射之時有逸群之獸輒復犯車而權每手擊以為樂昭雖諫爭常笑而不荅魏黃

弘治二年　三國志吳志七　二

邢貞拜權爲吳王貞入門不下車

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故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即遽下車拜昭爲綏遠將軍封由拳侯吳錄曰昭與孫紹滕胤鄭禮等採周漢撰定朝儀

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爲共作樂耳公何爲怒乎昭對曰昔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爲惡也權默然有慚色遂罷酒初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方今多事職統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後孫邵卒百寮復舉昭權曰孤豈爲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顧雍權既稱尊號昭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江表傳曰權既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昭忠謇亮直有大臣節權敬重之然所以不相昭者蓋以昔駮周瑜魯肅等議爲非也臣松之以爲張昭勸迎曹公所存豈不遠乎夫其揚休正色委質孫氏誠以厄運初遘塗炭方始自策及權才略足輔是以盡誠匡弼以成其業上藩漢室下保民物鼎峙之計本非其志也曹公仗順而起功以義立冀以清一諸華拓平荊郢大定之機在於此會若使昭議獲從則六合爲一豈有兵連禍結遂爲戰國之弊哉雖無功於孫氏有大當於天下矣昔竇融歸漢與國升降張魯降魏賞延于世況權舉全吳望風順服寵靈之厚其可測量哉然則昭爲人謀豈不忠且正乎更拜輔吳將軍班亞三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戶在里宅無事乃著春秋左氏傳解及論語注權嘗問衞尉嚴畯寧念小時所闇書不畯因誦孝經仲尼居昭曰嚴畯鄙生臣請爲陛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咸以昭爲知所誦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美而羣臣莫拒權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則廢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席謝權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爲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相反覆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孤嘗恐失計昭孰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

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致地與昭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晏權數慰謝昭昭固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 習鑿齒曰張昭於是乎不臣矣夫臣人者三諫不從則奉身而退身苟不絕何忿懟之有且秦穆違諫卒霸西戎晉文暫怒終成大業遺誓以悔過見錄壁丘之紀之辭君臣道泰上下俱榮今權悔往之非而求昭後益堅小忍降心不遠而復畏其害機昭為人臣不度權得道匡其後以夜距撤以還宴乃走忿不用歸罪於君閉戶拒命坐待焚滅豈不悖哉

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邦憚之年八十一嘉禾五年卒遺令幅巾素棺斂以時服權素服臨弔謚曰文侯 典略曰余曩聞劉荊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蚩之言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邪將使張子布見乎如正平言以為子布之才高乎雖然猶自蘊藉典雅不可謂之無筆迹也加聞吳中稱謂之仲父如此其人信一時之良幹惜其不於嵩岳等資而乃播殖於會稽 長子承已自封侯少子休襲爵昭弟子奮年二十造作攻城大攻車為步騭所薦昭不願曰汝年尚少何為自委於軍旅乎奮對曰昔童汪死難子奇治阿奮實不才耳於年不為少也遂領兵為將軍連有功效至平州都督封樂鄉亭

侯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與諸葛瑾步騭嚴畯相友善權為驃騎將軍辟西曹掾出為長沙西部都尉討平山寇得精兵萬五千人後為濡須都督奮威將軍封都鄉侯領部曲五千人承為人壯毅忠讜能甄識人物拔彭城蔡款南陽謝景於孤微童幼後並為國士款至衛尉景豫章太守 吳錄曰款字文德歷位內外以清貞顯於當世後以衛尉領中書令封留侯一子僖撰條孫昭府七孛有書令大子少傅機為臨川太守 景事在孫登傳 又諸葛恪年少時眾人奇其英才承言終敗諸葛氏者元遜也勤於長進篤於物類凡在庶幾之流無不造門年六十七赤烏七年卒謚曰定

侯子震嗣初承喪妻昭欲為索諸葛瑾女承以相與有好難之權聞而勸焉遂為婚 臣松之案承與諸葛瑾同以赤烏中卒承年小四歲耳 生女權為子和納之權數令和脩敬於承執子壻之禮震諸葛恪誅時亦死休字叔嗣弱冠與諸葛恪顧譚等俱為太子登僚友以漢書授登 吳書曰休進授指摘大義分別事物並有章條每升堂宴飲酒酣樂作登輒降意與同歡樂休為人弘達甚愛之常在左右 從中庶子轉為右弼都尉權嘗游獵迨暮乃歸休上疏諫戒權大善之以示於昭及登卒後為侍中拜羽林都督平三典軍事遷揚武將軍為魯王霸友黨所譖與顧譚承俱以芍陂論功事休承與

典軍陳恂通情，詐增其伐，並徙交州。中書令孫弘佞偽險詖，休素所忿，吳錄云弘會稽人也弘因是譖訴，下詔書賜休死，時年四十。

顧雍字元歎，吳郡吳人也。吳錄曰雍曾祖父奉字季鴻潁川太守蔡伯喈從朔方還，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江表傳曰雍從伯喈學專一清靜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謂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由此也吳錄曰雍字元歎言為蔡雍之所歎因以為字焉州郡表薦，弱冠為合肥長，後轉在婁、曲阿、上虞，皆有治迹。孫權領會稽太守，不之郡，以雍為丞，行太守事，討除寇賊，郡界寧靜，吏民歸服。數年，入為左司馬。權為吳王，累遷大理奉常，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後聞乃驚。

吳志卷七

黃武四年，迎母於吳。既至，權臨賀之，親拜其母於庭，公卿大臣畢會，後太子又往慶焉。雍為人不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權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是歲，改為太常，進封醴陵侯，代孫邵為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權嘗咨問得失，張昭因陳聽采聞，頗以法令太稠，刑罰微重，宜有所蠲損。權默然，顧問雍曰：君以為何如？雍對曰：臣之所聞，亦如昭所陳。於是權乃議獄輕刑。江表傳曰權嘗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即與相反覆究而論之為設酒食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即退告權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其見敬信如此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雍雍曰臣聞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為其身非為國也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曜威損敵所不宜聽也權從之軍國得失行事可不自非面見口未嘗言之

吳志卷七

久之，呂壹、秦博為中書，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壹等因此漸作威福，遂造作榷酤障管之利，舉罪糾姦，纖介必聞，重以深案醜誣，毀短大臣，排陷無辜，雍等皆見舉白，用被譴讓。後壹姦罪發露，收繫廷尉。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懷敘面詈辱壹，雍責敘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江表傳曰權[illegible]

[illegible]貴慮故也

雍為相十九年，年七十六，赤烏六年卒。初疾微時，權令醫趙泉視之，拜其少子濟為騎都尉。雍聞，悲曰：「泉善別死生，吾必不起，故上欲及吾目見濟拜也。」權素服臨弔，謚曰肅侯。長子邵早卒，次子裕有篤疾，少子濟嗣，無後，絕。永安元年，詔曰：「故丞相雍，至德忠賢，輔國以禮，而侯統廢絕，朕甚愍之。其以雍次子裕襲爵為醴陵侯，以明著舊勳。」吳錄曰：裕一名穆，終宜都太守。[illegible]

[illegible]

邵字孝則，博覽書傳，好樂人倫。少與舅陸績齊名，而陸遜、張敦、卜靜等皆亞焉。吳錄曰：敦字叔方，吳郡人。德量淵懿，清虛淡泊，又善文辭。孫權為車騎將軍，辟西曹掾，轉主簿，出補海昏令，甚有惠化，年三十二卒。[illegible] 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士，往來相見，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權妻以策女。年二十七，起家為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優待其後；禁其淫祀非禮之祭者。小吏資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舉善以教，風化大行。初，錢唐丁諝出於役伍，陽羨張秉生於庶民，烏程吳粲、雲陽殷禮起乎微賤，邵皆拔而友之，為立聲譽。秉遭大喪，親為制服結絰。邵當之豫章，發在近路，值秉疾病，時送者百數，邵辭賓客曰：「張仲節有疾，苦不能來別，恨不見之，暫還與訣，諸君少時相待。」其留心下士，惟善所在，皆此類也。諝至典軍中郎，秉雲陽太守，禮零陵太守，粲太子少傅。[illegible] 禮字德嗣，弱不好弄，潛識過人。少為郡吏，年十九，守吳縣丞。孫權為王，召除郎中。後與張溫俱使蜀，諸葛亮甚稱歎之。稍遷至零陵太守，卒官。文士傳[illegible]

曰穆子暴無類以上學知名有通辨以下篇有三子曰宇元大有才初為吳偏將軍統承部曲以宇文口吳平後為書梧太守少子裕字慶元吳郡太守祭太子少傅世以邵為知人在郡五年卒官子譚承云

譚字子默弱冠與諸葛恪等為太子四友從中庶子轉輔正都尉陸機為譚傳曰宣太子正位東宮天子方隆訓導之義妙簡俊彥講學左右時四方之傑畢集太傅諸葛恪以雄奇蓋眾而譚以清識絕倫獨見推重自太尉范慎謝景羊徽之徒皆以秀稱其名而悉在譚下赤烏中代恪為左節度吳書曰譚初踐官府上疏陳事權輟食稱善以為過於徐詳雅性高亮不脩意氣或以此望之然權鑒其能見待甚隆數蒙賞賜特見召請每省簿書未嘗下籌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下吏以此服之加奉車都尉薛綜為選曹尚書固讓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允眾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後遂代綜祖父雍卒數月拜太常代雍平尚書事是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階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為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疏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疏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慎夫人之座帝有怒色及盎辨

上下之儀陳人彘之戒帝既悅懌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與譚有隙時長公主壻衛將軍全琮子寄為霸賓客寄素傾邪譚所不納先是譚弟承與張休俱北征壽春全琮時為大都督與魏將王淩戰於芍陂軍不利魏兵乘勝陷沒五營將秦晃軍休承奮擊之遂駐魏師時琮羣子緒端亦並為將因敵既住乃進擊之淩軍用退時論功行賞以為駐敵之功大退敵之功小休承並為雜號將軍緒端偏裨而已寄父子益恨共構會譚吳錄曰全琮父子屢言芍陂之役為典軍陳恂詐增張休顧承之功而休承與恂通情休坐繫獄權為譚故沈吟不決欲令譚謝而釋之及大會以問譚譚不謝而曰陛下讒言其興乎江表傳曰有司奏譚誣罔大不敬罪應大辟權以雍故不致法皆徙之譚坐徙交州幽而發憤著新言二十篇其知難篇蓋以自悼傷也見流二年年四十二卒於交阯

承字子直嘉禾中與舅陸瑁俱以禮徵權賜丞相雍書曰貴孫子直令問休休至與相見過於所聞為君嘉之拜騎都尉領羽林兵後為吳郡西部都尉與諸葛恪等共平山越別得精兵八千人還屯軍章阬拜昭義中郎將入為侍中芍陂之役拜奮威將軍出領京下督數年與兄譚張休等俱徙交

諸葛瑾字子瑜，琅邪陽都人也。吳書曰：其先葛氏，本琅邪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之諸葛，因以為氏。瑾少游京師，治毛詩、尚書、左氏春秋。遭母憂，居喪至孝，事繼母恭謹，甚得人子之道。風俗通曰：葛嬰為陳涉將軍，有功而誅，孝文帝追錄，封其孫諸縣侯，因并氏焉。此與吳書所說不同。漢末避亂江東。值孫策卒，孫權姊壻曲阿弘咨見而異之，薦之於權，與魯肅等並見賓待，後為權長史，轉中司馬。建安二十年，權遣瑾使蜀通好劉備，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與權談說諫喻，未嘗切愕，微見風彩，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捨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以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

吳郡太守朱治，權舉將也，權曾有以望之，而素加敬，難自詰讓，忿忿不解。瑾揣知其故，而不敢顯陳，乃乞以意私自問，遂於權前為書，泛論物理，因以己心遙往忖度之。畢，以呈權，權喜，笑曰：「孤意解矣。顏氏之德，使人加親，豈謂此邪？」權又怪校尉殷模，罪至不測。羣下多為之言，權怒益甚，與相反覆，惟瑾默然。權曰：「子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殷模等遭本州傾覆，生類殄盡。棄墳墓，攜老弱，披草萊，歸聖化，在流隸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厲，陳荅萬一，至令模孤負恩惠，自陷罪戾。臣謝過不暇，誠不敢有言。」權聞之愴然，乃曰：「特為君赦之。」

後從討關羽，封宣城侯，以綏南將軍代呂蒙領南郡太守，住公安。劉備東伐吳，吳王求和，瑾與備牋曰：「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臣以吳王侵取此州，危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荅和，此用心於小，未留意於大者也。試為陛下論其輕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損忿，暫省瑾言者，計可立決，不復咨之於羣后也。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臣松之云以為劉后以庸蜀為關河，荊楚為維翰，關羽揚兵沔漢，志陵上國，雖匡主定霸，功未可必，要為威聲遠震，有其經略。

孫權潛包禍心，助魏除害，是為翦宗子勤王之師，行曹公移都之計，拯漢之規，於茲而止。義旗所指，宜其在孫氏矣。瑾以大義責備，荅之何患無辭；且備、羽相與，有若四體，股肱橫虧，憤痛已深，豈此奢闊之書所能迴駐哉！載之於篇，實為辭章之費。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江表傳曰：瑾之在南郡，人有密讒瑾者。此語頗流聞於外，陸遜表保明瑾無此，宜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為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為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子瑜荅孤言：『弟亮以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孤前得妄語文疏，即封示子瑜，并手筆與子瑜，即得其報，論天下君臣大節一定之分。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也。知卿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黃武元年，遷左將軍，督公安，假節，封宛陵侯。吳書

尚等圍朱然於江陵又分據中州瑾以大兵爲之救援瑾性弘緩推道理任計畫無應卒倚伏之術兵久不解權以此望之及春水生潘璋等作水城於上流瑾進攻浮橋眞等退走雖無大勳亦以全師保境爲功虞翻以狂直流徙惟瑾屢爲之說翻與所親書曰諸葛敦仁則天活物比蒙淸論有以保分惡積罪深見忌殷重雖有祁老之救德無羊舌解釋難冀也瑾爲人有容貌思度于時服其弘雅權亦重之大事咨訪又別咨瑾曰近得伯言表以爲曹丕已死毒亂之民當望旌瓦解而更靜然聞皆選用忠良寬刑罰布恩惠薄賦省役以悅民心其患更深於操時孤以爲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殺伐小爲過差及離間人骨

肉以爲酷耳至於將御自古少有比之於操萬不及也今叡之不如丕猶丕不如操也其所以務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彊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耳寧是興隆之漸邪聞任陳長文曹子丹輩或文人諸生或宗室戚臣寧能御雄才虎將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專則其事乖錯如昔張耳陳餘非不敦睦至於秉勢自還相賊乃事理使然也又長文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頭畏操威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爲非耳逮丕繼業年已長大承操之後以恩

情加之用能感義今叡幼弱隨人東西此曹等輩必當因此弄巧行態阿黨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姦讒並起更相陷懟轉成嫌貳一爾已往羣下爭利主幼不御其爲敗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離刺轉相蹄齧者也彊當陵弱弱當求援此亂亡之道也子瑜卿但側耳聽之伯言常長於計校恐此一事小短也臣松之以爲魏明帝一時明王政自己出孫權此論竟爲無驗而史載之者將以主幼國疑威柄不一亂亡之形有如權言宜其存錄以爲鑒戒或當以雖失之於明帝而事著於齊王齊王之世可不謂驗乎不敢顯斥抑足表之微辭權稱尊號拜大將軍左都護領豫州牧及呂

壹誅權又有詔切磋瑾等語在權傳瑾輒因事以荅辭順理正瑾子恪名盛當世權深器異之然瑾常嫌之謂非保家之子每以憂戚吳書曰初瑾爲大將軍而弟亮爲蜀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馬督領將帥族弟誕又顯名於魏一門三方爲冠蓋天下榮之瑾才略雖不及弟而德行尤純妻死不改娶有所愛妾生子不舉其篤愼皆如此赤烏四年年十八卒遺命令素棺斂以時服事從省約恪已自封侯故弟融襲爵攝兵業駐公安吳書曰融字叔長生於寵貴少而驕樂學爲章句博而不精性寬容多技藝數以巾褠奉朝請後拜騎都尉赤烏中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陳表吳郡都尉顧承各率所領人會佃毗陵男女各數萬口表病死權以融代表後代父瑾領攝融部曲吏士親附之疆外無事秋冬則射獵講武春夏則延賓高會休吏假卒或不遠千里而造焉每會

歷問賓客各言其能乃合榻促席量敵選對或有博弈或有樗蒲投壺弓彈部別類分於是甘果繼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融父兄質素雖在軍旅身無采飾而融錦罽文繡獨為奢綺孫權薨徙奮威將軍後恪征淮南假融節令引軍入沔以擊西兵恪既誅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績孫壹全熙等取融融卒聞兵士至惶懼猶豫不能決計兵到圍城飲藥而死三子皆伏誅江表傳曰先是公安有靈鼉鳴童謠曰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及恪被誅融果刮金印龜服之而死

步騭字子山臨淮淮陰人也吳書曰晉有大夫揚食采於步後有步叔與七十二子之徒俱事仲尼秦漢之際有為將軍者以功封淮陰侯騭其後也

吳志七

世亂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吳書曰騭博研道藝靡不貫覽性寬雅沈深能降志辱身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吳錄曰征羌名矯嘗為征羌令人客放縱騭與旌求食其地懼為所侵乃共脩刺奉瓜以獻征羌征羌方在內臥駐之移時旌欲委去騭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彊也而今舍去欲以為高祇結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身隱几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騭旌於牖外旌愈恥之騭辭色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殽膳重沓以小盤飯與騭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騭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騭曰何能忍此騭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恥焉吳錄曰衛旌字子旗官至尚書孫權為討虜將軍召騭為主記吳書曰歲餘騭以疾免與琅邪諸葛瑾彭城嚴畯俱游吳中並著聲名為當時英俊除海鹽長還辟車騎將軍東曹掾吳書曰權為徐州牧以騭為治中從事舉茂才建安十五年出領鄱陽太守歲中徙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將領武射吏千人便道南行明年追拜使持節征南中郎將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陰懷異心外附內違騭降意懷誘請與相見因斬徇之威聲大震士燮兄弟相率供命南土之賓自此始也益州大姓

吳志七　十八

雍闓等殺蜀所署太守正昂與燮相聞求欲內附騭因承制遣使宣恩撫納由是加拜平戎將軍封廣信侯延康元年權遣呂岱代騭騭將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會劉備東下武陵蠻夷蠢動權遂命騭上益陽備既敗績而零桂諸郡猶相驚擾處處阻兵騭周旋征討皆平之黃武二年遷右將軍左護軍改封臨湘侯五年假節徙屯漚口權稱尊號拜驃騎將軍領冀州牧是歲都督西陵代陸遜撫二境頃以冀州在蜀分解牧職時權太子登駐武昌愛人好善與騭書曰夫賢人君子所以興隆大

化佐理時務者也受性闇蔽不達道數雖實驅驅欲盡心於明德歸分於君子至於遠近士人先後之宜猶或緬焉未之能詳傳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斯其義也豈非所望於君子哉隱於是條于時事在荊州界者諸葛瑾陸遜朱然程普潘濬裴玄夏侯承衛旌李肅（吳書曰肅字偉恭南陽人少以才聞善論議臧否得中甄奇錄異薦述後進題目品藻曲有條貫衆人以此服之權擢以為選舉號為得才求出補吏為桂陽太守吏民悅服徵為卿會卒知與不知並痛惜焉）周條石幹十一人甄別行狀因上疏奬勸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弦之琴詠南風

之詩不下堂廟而天下治也齊桓用管仲被髮載車齊國既治又致匡合近漢高祖擥三傑以興帝業西楚失雄俊以喪成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郅都守邊匈奴竄迹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方今王化未被於漢北河洛之濱尚有僭逆之醜誠擥英雄拔俊任賢之時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後中書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騰上疏曰伏聞諸典校擿抉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趨欲陷人以成威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使民跼天蹐地誰不戰慄

昔之獄官惟賢是任故皐陶作士呂侯贖刑張于廷尉民無冤枉休泰之祚實由此興今之小臣動與古異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于上為國速怨夫一人吁嗟王道為虧甚可仇疾明德慎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自今蔽獄都下則宜諸顧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務在得情騭當神明受罪何恨又曰天子父天母地故宮室百官動法列宿若施政令欽順時節官得其人則陰陽和平七曜循度至於今日官寮多闕雖有大臣復不信任如此天地焉得無變故頻年枯旱亢陽之應也又嘉禾六年五月十四日赤烏

二年正月一日及二十七日地皆震動地陰類臣之象陰氣盛故動臣下專政之故也夫天地見異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又曰丞相顧雍上大將軍陸遜太常潘濬憂深責重志在竭誠夙夜兢兢寢食不寧念欲安國利民建久長之計可謂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監其所司責其成效課其負殿此三臣者思慮不到得已豈敢專擅威福欺負所天乎又曰縣賞以顯善設刑以威姦任賢而使能審明於法術則何功而不成何事而不辨何聽而不聞何視而不覩哉若

方數百里皆各得其人共相經緯如是庶政豈不康哉竊聞諸縣並有備吏吏多民煩俗以之弊但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而作威福無益視聽更為民害愚以為可一切罷省權亦覺悟遂誅呂壹騭前後薦達屈滯救解患難書數十上權雖不能悉納然時采其言多蒙濟賴吳錄云騭表言曰北降人王潛等說北相部伍圖以東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江以大向荊州夫備不豫設難以應卒且為之防權曰此曹衰弱何能有圖必不敢來若不如孤言當以牛千頭為君作主人後有呂範諸葛恪為說騭所言云每讀步騭表輒失笑此江與開闢俱生寧有可以沙囊塞理也赤烏九年代陸遜為丞相猶誨育門生手不釋書被服居處有如儒生然門內妻妾服飾奢綺頗以此見譏在西陵二十年鄰敵敬其威信性寬弘得衆喜怒不形於聲色而外內肅然十一年卒子協嗣統騭所領加撫軍將軍協卒子璣嗣侯協弟闡繼業為西陵督加昭武將軍封西亭侯鳳皇元年召為繞帳督闡累世在西陵卒被徵命自以失職又懼有讒禍於是據城降晉遣璣與弟璿詣洛陽為任晉以闡為都督西陵諸軍事衛將軍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領交州牧封宜都公璣監江陵諸軍事左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廬陵太守改封江陵侯璿給事中宣

威將軍封都鄉侯命車騎將軍羊祜荊州刺史楊肇往赴救闡孫晧使陸抗西行祜等遁退抗陷城斬闡等步氏泯滅惟璿紹祀潁川周昭著書稱步騭及嚴畯等曰古今賢士大夫所以失名喪身傾家害國者其由非一也然要其大歸總其常患四者而已急論議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黨三也務欲速四也急論議則傷人爭名勢則敗友重朋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也當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有之豈獨古人乎然論其絕異未若顧豫章諸葛使君步丞相嚴衛尉張奮威之為美也論語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又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豫章有之矣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使君體之矣恭而安威而不猛丞相履之矣學不求祿心無苟得衛尉奮威蹈之矣此五君者雖德實有差輕重不同至於趣舍大檢不犯四者俱一揆也昔丁諝出於孤家吾粲由於牧豎豫章揚其善以并陸全之列是以人無幽滯而風俗厚焉使君丞相衛尉三君昔以布衣俱相友善諸論者因各敘其優劣初先衛尉次丞相而後有使君也其後並事明主經營世務出

處之才有不同先後之名須反其初此世常人所決勤薄也至於三君分好卒無綱損豈非古人交哉又魯橫江昔杖萬兵屯據陸口當世之美業也能與不能孰不願焉而橫江既亡衛尉應其選自以才非將帥深辭固讓終於不就後徙九列遷典八座榮不足以自曜禄不足以自奉至於二君皆位爲上將窮富極貴衛尉既無求欲二君又不稱薦各守所志保其名好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斯有風矣又奮威之名亦三君之次也當一方之戍受上將之任與使君丞相不異也然歷

國事論功勞實有先後故爵位之榮殊焉而奮威將處此決能明其部分心無失道之欲事無充詘之求每升朝堂循禮而動辭氣謇謇罔不惟忠叔嗣雖親貴言憂其敗蔡文至雖疏賤談稱其賢女配太子受禮若弔慷愾之趨惟篤人物成敗得失皆如所慮可謂守道見機好古之士也若乃經國家當軍旅於馳騖之際立霸王之功此五者未爲過人至其純粹履道求不苟得升降當世保全名行邈然絕俗實有所師故粗論其事以示後之君子周昭者字恭遠與韋曜薛瑩華覈並述吳書後爲中書郎坐事下獄覈表救之孫休不聽遂伏法云

評曰張昭受遺輔佐功勳克舉忠謇方直動不爲已而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既不處宰相又不登師保從容閭巷養老而已以此明權之不及策也顧雍依杖素業而將之智局故能究極榮位諸葛瑾步騭並以德度規檢見器當世張承顧邵虛心長者好尚人物周昭之論稱之甚美故詳錄焉譚以納在公有忠貞之節休承脩志咸庶爲善愛惡相攻流播南裔哀哉

張顧諸葛步傳卷第七

吳書 國志五十二

張嚴程闞薛傳第八　吳書　志五十三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少游學京都，吳書曰：紘入太學，事博士韓宗，治京氏易、歐陽尚書，又於外黃從濮陽闓受韓詩及禮記、左氏春秋。還本郡，舉茂才，公府辟，皆不就，吳書曰：大將軍何進、太尉朱儁、司空荀爽三府辟為掾，皆稱疾不就。避難江東。孫策創業，遂委質焉。表為正議校尉，吳書曰：紘與張昭並與參謀，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後呂布襲取徐州，因為之牧，不欲令紘與策從事，追舉茂才，移書發遣紘。紘心惡布，恥為之屈。策亦重惜紘，欲以自輔。答記不遣，曰：「海產明珠，所在為寶，楚雖有才，晉實用之。英偉君子，所游見珍，何必本州哉？」從討丹楊。策身臨行陳，紘諫曰：「夫主將乃籌謨之所自出，三軍之所繫命也，不宜輕脫，自敵小寇。願麾下重天授之姿，副四海之望，無令國內上下危懼。」建安四年，策遣紘奉章至許，宮留為侍御史。少府孔融等皆與親善。吳書曰：紘至，與在朝公卿及知舊述策材略絕異，平定三郡，風行草偃，加以忠敬款誠，乃心王室。時曹公為司空，欲加恩厚，以悅遠人，至乃優文褒崇，改號加封，辟紘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後以紘為九江太守。紘心戀舊恩，思還反命，以疾固辭。曹公聞策薨，欲因喪伐吳。紘諫，以為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曹公從其言，即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曹公欲令紘輔權內附，出紘為會稽東部都尉。吳書曰：權初承統，春秋方富，太夫人以方外多難，深懷憂勞，數有優令辭謝，付屬以輔助之義。紘輒拜牋答謝，思惟補察。每有異事密計及章表書記，與四方交結，常令紘與張昭草創撰作。紘以破虜有破走董卓、扶持漢室之勳，討逆平定江外、建立大業，宜有紀頌以昭公義。既成，呈權，權省讀悲感，曰：「君真識孤家門閥閥也。」乃遣紘之郡。或以紘

之所命，宜為都邑。權善其議，未能從也。後劉備之東，宿於秣陵，周觀地形，亦勸權都之。權曰：「智者意同。」遂都焉。獻帝春秋云：劉備至京，謂孫權曰：「吳去此數百里，即有驚急，赴救為難，將軍無意屯京乎？」權曰：「秣陵有小江百餘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軍，當移據之。」備曰：「蕪湖近濡須，亦佳也。」權曰：「吾欲圖徐州，宜近下也。」臣松之以為秣陵之與蕪湖，道理所校無幾，於北侵利便，亦有何異？而云欲闚徐州，貪秣陵近下，非其理也。諸書皆云劉備勸都秣陵，而此獨云權自欲都之，又為虛錯。令還吳迎家，道病卒。臨困，授子靖留牋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闇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周禮大宰職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甘易同之歡，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釁，巧辯緣間，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敘，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飢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時年六十卒。權省書流涕。紘著詩賦銘誄十餘篇。吳書曰：紘見柟榴枕，愛其文，為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也。」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荅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

[illegible]人也

後權以紘爲長史從征合肥吳書曰合肥城久不拔紘進計曰古之圍城開其一面以疑衆心今圍之甚密攻之又急誠懼并命戮力死戰之寇固難卒拔及救未至可小寬之以觀其變議者不同會救騎至數至圍下馳騁挑戰權率輕騎將往突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彊暴之虜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搴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納紘言而止既還明年將復出軍紘又諫曰自古帝王受命之君雖有皇靈佐於上文德播於下亦賴武功以昭其勳然而貴於時動乃後爲威耳今麾下值四百之厄有扶危之功宜且隱息師徒廣開播殖任賢使能務崇寬惠順天命以行誅可不勞而定也於是遂止不行紘建計宜出都秣陵權從之江表傳曰紘謂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爲金陵地勢岡阜連石頭訪問故老云昔秦始皇東巡會稽經此縣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今處所具存地有其氣天[illegible]

[illegible]子玄官至南郡太守尚書吳錄曰玄清介有高行而才不及紘玄子尚江表傳曰尚有俊才孫晧時爲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擢爲侍中中書令晧使尚鼓琴尚對曰素不能晧勑使學之後宴言次說琴之精妙尚因道晉平公使師曠作清角曠言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晧意謂尚以斯喻己不悅後積他事下獄皆追以此爲詰吳錄曰晧問詩云汎彼柏舟惟柏中舟乎尚對曰詩言檜楫松舟則松中舟也又問鳥之大者惟鶴小者惟雀乎尚對曰大者有禿鶖小者有鷦鷯晧性忌勝己而尚談論每出其表積以致恨後問孔子之不王而以己方之因此發怒收尚尚書岑昏率公卿已下百餘人詣宮叩頭請罪尚得減死送建安作船久之又就加誅初紘同郡秦松字文表陳端字子正並與紘見待於孫策參與謀謨各早卒

嚴畯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學善詩書三禮又好說文避亂江東與諸葛瑾步騭齊名友善性質直純厚其於人物忠告善道志存補益張昭進之於孫權權以爲騎都尉從事中郎及橫江將軍魯肅卒權以畯代肅督兵萬人鎮據陸口衆人咸爲畯喜畯前後固辭樸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發言慷慨至于流涕吳書曰權又試畯上馬墮鞍權乃聽

焉。世嘉其能以實讓。權爲吳王，及稱尊號，畯嘗爲衞尉，使至蜀，蜀相諸葛亮深善之。不畜祿賜，皆散之親戚知故，家常不充。廣陵劉穎與畯有舊，穎精學家巷，權聞徵之，以疾不就。其弟略爲零陵太守，卒官，穎往赴喪，權知其詐病，急驛收錄。畯亦馳語穎，使還謝權。權怒廢畯，而穎得免罪。久之，以畯爲尚書令，後卒。吳書曰：畯年七十八卒。子凱，官至升平少府。畯著孝經傳、潮水論，又與裴玄、張承論管仲、季路，皆傳於世。玄字彥黃，下邳人也，亦有學行，官至太中大夫。問子欽齊桓、晉文、夷、惠四人優劣，欽答所見，與玄相反覆，各有文理。欽與太子登遊處，登稱其翰采。

程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也。逮事鄭玄，後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士燮命爲長史。權聞其名儒，以禮徵秉，既到，拜太子太傅。黃武四年，權爲太子登娉周瑜女，秉守太常，迎妃於吳，權親幸秉船，深見優禮。既還，秉從容進說登曰：「婚姻人倫之始，王教之基，是以聖王重之，所以率先衆庶，風化天下，故詩美關雎，以爲稱首。願太子尊禮教於閨房，存周南之所詠，則道化隆於上，頌聲作於下矣。」登笑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誠所賴於傅

君也。」病卒官。著周易摘、尚書駮、論語弼，凡三萬餘言。秉爲傅時，率更令河南徵崇亦篤學立行云。吳錄曰：崇字子和，治易、春秋左氏傳，兼善內術。本姓李，遭亂更姓，遂隱於會稽，躬耕以求其志。好尚者從學，所教不過數人輒止，欲令其業必有成也。[illegible]年七十而卒。

闞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爲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追師論講，究覽羣籍，兼通曆數，由是顯名。察孝廉，除錢唐長，遷郴令。孫權爲驃騎將軍，辟補西曹掾；及稱尊號，以澤爲尚書。嘉禾中，爲中書令，加

侍中。赤烏五年，拜太子太傅，領中書如故。澤以經傳文多，難得盡用，乃斟酌諸家，刊約禮文及諸注說以授二宮，爲制行出入及見賓儀，又著乾象曆注以正時日。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輒諮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性謙恭篤慎，宮府小吏，呼召對問，皆爲抗禮。人有非短，口未嘗及，容貌似不足者，然所聞少窮。權嘗問：「書傳篇賦，何者爲美？」澤欲諷諭以明治亂，因對賈誼過秦論最善，權覽讀焉。初，以呂壹姦罪發聞，有司窮治，奏以大辟，或以爲宜加焚裂，用彰元惡。權以訪澤，澤曰：「盛明之世，不

宜復有此刑辟從之又諸官司有所患疾欲增重科防以檢御臣下澤每曰宜依禮律其和而有正皆此類也吳錄曰虞翻稱澤曰闞生矯傑蓋蜀之揚雄又曰闞子儒術德行亦今之仲舒也初魏文帝即位權嘗從容問羣臣曰曹丕以盛年即位恐孤不能及之諸卿以為何如羣臣未對澤曰不及十年丕其沒矣大王勿憂也權曰何以知之澤曰以字言之不十為丕此其數也文帝果七年而崩臣松之以計孫權年大文帝五歲且為長久之識耳六年冬卒權痛惜感悼食不進者數日澤州里先輩丹楊唐固亦脩身積學稱為儒者著國語公羊穀梁傳注講授常數十人權為吳王拜固議郎自陸遜張溫駱統等皆拜之黃武四年為尚書僕射卒吳錄曰固字子正卒時年七十餘矣

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吳書曰其先齊孟嘗君封於薛秦滅六國而失其封子孫分散漢祖定天下過齊求孟嘗後得其孫陵國二人欲復其封陵國兄弟相推莫適受乃去之竹邑因家焉故遂氏薛自國至綜世典州郡為著姓綜少明經善屬文有才辯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士燮既附孫權召綜為五官中郎除合浦交阯太守時交土始開刺史呂岱率師討伐綜與俱行越海南征及到九真事畢還都守謁者僕射西使張奉於權前列尚書闞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答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臣松之見諸書本苟身或作句身以為既云橫目則宜曰句身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眾坐喜笑而奉無以對其樞機敏捷皆此類也江表傳曰費禕聘于吳陸遜公卿侍臣皆在坐[illegible]禕與諸葛恪相對嘲難言及吳蜀禕曰有水者濁無水者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恪曰無口者天有口者吳下臨滄海天子帝都與本傳不同呂岱從交州召出綜懼繼岱者非其人上疏曰昔帝舜南巡卒於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之內屬也有自來矣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珠官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阯刺史以鎮監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別推結徒跣貫頭左衽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

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為交阯任延為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為設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學校導之經義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昔客始至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相可適乃為夫妻父母不能止交阯糜泠九真都龐二縣皆兄死弟以妻其嫂世以此為俗長吏恣聽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倮體不以為羞由此言之可謂蟲豸有靦面目耳然而土廣人眾阻險毒害易以為亂

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威服田戶之租賦裁取供辦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瑇瑁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雀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然在九甸之外長吏之選類不精覈漢時法寬多自放恣故數反違法珠崖之廢起於長吏覩其好髮髠取為髲及臣所見南海黃蓋為日南太守下車以供設不豐撾殺主簿仍見驅逐九真太守儋萌為妻父周京作主人并請大吏酒酣作樂功曹番歆起舞屬京京不肯起歆猶迫彊萌忿杖歆亡於郡內歆弟苗帥衆攻府毒矢射萌萌至物故交阯太守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又故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彥之徒分作長吏侵虐百姓彊賦於民黃魚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離喪亡次得南陽張津與荊州牧劉表為隙兵弱敵彊歲歲興軍諸將厭患去留自在津小檢攝威武不足為所陵侮遂至殺沒後得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表又遣長沙吳巨為蒼梧太守巨武夫輕悍不為恭服所取相怨恨逐出恭求步騭是時津故將夷廖錢博之徒尚多騭以次鉏治綱紀適定

會仍召出呂岱既至有士氏之變越軍南征平討之日改置長吏章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由此言之綏邊撫裔實有其人牧伯之任既宜清能荒流之表禍福尤甚今日交州雖名粗定尚有高涼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界未綏依作寇盜專為亡叛逋逃之藪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檢攝八郡方略智計能稍稍以漸能治高涼者假其威寵備之形勢責其成效庶幾可補復如但中人近守常法無奇數異術者則羣惡日滋久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於所任不可不察也竊懼朝廷忽輕其選故敢竭愚情以廣聖思黃龍三年建昌侯慮為鎮軍大將軍屯半州以綜為長史外掌衆事內授書籍慮卒入守賊曹尚書遷尚書僕射時公孫淵降而復叛權盛怒欲自親征綜上疏諫曰夫帝王者萬國之元首天下之所繫命也是以居則重門擊柝以戒不虞行則清道案節以養威嚴蓋所以存萬安之福鎮四海之心昔孔子疾時託乘桴浮海之語季由斯喜拒以無所取才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刎頸以血染車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諺曰千金之子坐不

不垂堂況萬乘之尊乎今遼東戎貊小國無城池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鈍弊犬羊無政往必禽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埆穀稼不殖民習鞍馬轉徙無常卒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鳥驚獸駭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雖獲空地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滉瀁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勢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賁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加以鬱霧冥其上鹹水蒸其下善生流腫轉相洿染凡行海者稀無斯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顯以符瑞當乘平喪亂康此民物嘉祥日集海內垂定逆虜凶虐滅亡在近中國一平遼東自斃但當拱手以待耳今乃違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以傾身側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者也惟陛下抑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遵乘橋之安遠履冰之險則臣子賴祉天下幸甚時羣臣多諫權遂不行正月乙未權敕綜祝祖不得用常文綜承詔卒造文義信辭粲爛權曰復為兩頭使滿三也綜復再祝辭令皆新衆咸稱善赤烏三年徙

[illegible]六年春卒凡所著詩賦難論數萬言名曰私載又定五宗圖述二京解皆傳於世子珝官至威南將軍征交阯還道病死漢晉春秋曰孫休時珝為五官中郎將遣至蜀求馬及還休問蜀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為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珝弟瑩字道言初為秘府中書郎孫休即位為散騎中常侍數年以病去官孫皓初為左執法遷選曹尚書及立太子又領少傅建衡三年皓追歎瑩父綜遺文且命瑩繼作瑩獻詩曰惟臣之先昔仕于漢奕世緜緜頗涉臺觀暨臣父綜遭時之難卯金失御邦家毀亂適茲樂土庶存孑遺天啓其心東南是歸厥初流隸困于蠻垂大皇開基恩德遠施特蒙招命拯擢泥汙釋放巾褐受職剖符作守合浦在海之隅遷入京輦遂升機樞枯瘁更榮絕統復紀自微而顯非願之始亦惟寵遇心存足止重值文皇建號東宮乃作少傅光華益隆明明聖嗣至德謙崇禮遇兼加惟渥惟豐哀哀先臣念竭其忠洪恩未報委世以終嗟臣蔑賤惟昆及弟幸生幸育託綜

遺體過庭既訓頑蔽難啓堂構弗克志存耦耕豈悟聖朝仁澤流　追錄先臣愍其無成是濟是拔被以殊榮班秩千里受命南征旌旗備物金章揚聲及臣斯陋實闇實微既顯前軌人物之機復傳東宮繼世荷輝才不逮先是忝是違乾德博好文雅是貴追悼亡臣冀存遺類如何愚戇曾無髣髴瞻彼舊寵顧此頑虛孰能忍媿臣實與居夙夜反側克心自論父子兄弟累世蒙恩死惟結草生誓殺身雖則灰隕無報萬分是歲何定建議鑿聖谿以通江淮皓令瑩督萬人往遂以多盤石難施功罷還出為武昌左部督後定被誅皓追聖谿事下瑩獄徙廣州右國史華覈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皆立史官敘錄功美垂之無窮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大吳受命建國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始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事所共撰立備有本末昭廣先亡曜負恩蹈罪瑩出為將復以過徙其書遂委滯迄今未撰奏臣愚淺才劣適可為瑩等記注而已若使撰合必襲孚峻之跡懼墜大皇帝之元功損當世之盛美瑩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為冠首今者見吏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以慺慺為國惜之實欲使卒垂成之功編於前史之末奏上之後退填溝壑無所復恨皓遂召瑩還為左國史頃之選曹尚書同郡繆禕以執意不移為羣小所疾左遷衡陽太守既拜又追以職事見詰責拜表陳謝因過詣瑩復為人所白云禕不懼罪多將賓客會聚瑩許乃收禕下獄徙桂陽瑩還廣州未至召瑩還復職是時法政多謬舉措煩苛瑩每上便宜陳緩刑簡役以濟育百姓事或施行遷光祿勳天紀四年晉軍征皓皓奉書於司馬伷王渾王濬請降其文瑩所造也瑩既至洛陽特先見敘為散騎常侍荅問處當皆有條理干寶晉紀曰武帝從容問瑩曰孫皓之所以亡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臣皓之君吳也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保危亡之釁實由於此帝遂問吳士存亡者之賢愚瑩各以狀對太康三年卒著書八篇名曰新議晉書曰瑩子兼字令長清素有器宇資望故如上國不似吳人歷位二宮丞相長史元帝踐阼累遷丹楊尹尚書太子少傅自綜至兼三世傅東宮

評曰張紘文理意正為世令器孫策待之亞於昭誠有以也嚴程闞生一時儒林也至薛綜

舊不亦長者乎薛綜學識規納為吳良臣及瑩纂
蹈先風然於暴酷之朝屢登顯列君子殆諸

張嚴程闞薛傳第八　吳書　國志五十三

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　吳書　國志五十四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從祖父景景子忠皆為漢太尉 謝承後漢書曰景字仲嚮少以廉能見稱以明學察孝廉辟公府後為豫州刺史辟汝南陳蕃為別駕潁川李膺荀緄杜密沛國朱寓為從事皆天下英俊之士也稍遷至尚書令遂登太尉 張璠漢紀曰景父榮章和世為尚書令初景歷位牧守好善愛士每歲舉孝廉延請入上後堂與共宴會如此者數四及贈送既備又選用其子弟常稱曰臣作子於之何有先是司徒韓縯為河內太守在公無私所舉一辭而已後亦不及其門戶曰我舉若可矣不令恩偏稱一家也當時論者或兩譏焉 父異洛陽令瑜長壯有姿貌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瑜從父尚為丹楊太守瑜往省之會策將東渡到歷陽馳書報瑜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遂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乃渡擊秣陵破笮融薛禮轉下湖孰江乘進入曲阿劉繇奔走而策之衆已數萬矣因謂瑜曰吾以此衆取吳會平山越已足卿還鎮丹楊瑜還頃之袁術遣從弟胤代尚為太守而瑜與尚俱還壽春術欲以瑜為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為居巢長欲假塗東歸術聽之遂自居巢還吳是歲建安三年也策親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即與兵二千人騎五十匹 江表傳曰

策又給瑜鼓吹爲治館舍贈賜莫與爲比策令曰周公瑾英儁異才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如前在丹楊發衆及船糧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未足以報者也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爲周
郎以瑜恩信著於廬江出備牛渚後領春穀長頃
之策欲取荊州以瑜爲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
皖拔之時得橋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
納小橋江表傳曰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作壻亦足爲歡復進尋陽破
劉勳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留鎮巴丘臣松之案孫策于時始得豫章廬陵尚未能得定江夏瑜之所鎮應在今巴丘縣也與後所平巴丘處不同五年策薨權統
事瑜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
掌衆事江表傳曰曹公新破袁紹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書責權質任子權召羣臣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能決權意不欲遣質乃獨將瑜詣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荊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於郢遂據荊揚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爲銅煮海爲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汎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偪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爲暴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將軍韜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十一年督
孫瑜等討麻保二屯梟其渠帥囚俘萬餘口還備
宮亭江夏太守黃祖遣將鄧龍將兵數千人入柴
桑瑜追討擊生虜龍送吳十三年春權討江夏瑜
爲前部大督其年九月曹公入荊州劉琮舉衆降

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懼
權延見羣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託
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
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
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鬬艦乃以
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
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
謂大計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
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
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
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
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
久來爭疆埸又能與我校勝負於船楫可乎今北
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且
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
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
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
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
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
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

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江表傳曰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及會罷之夜瑜請見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眾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眾眾數雖多甚未足畏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眾多載資糧為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臣松之以為建計拒曹公實始魯肅于時周瑜使鄱陽肅勸權呼瑜瑜使鄱陽還但與肅闇同故能共成大勳本傳直云權延見群下問以計策瑜擺撥眾人之議獨言抗拒之計了不云肅先有謀殆為攘肅之善也

時劉備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時曹公軍眾已有疾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江表傳載蓋書曰蓋受孫氏厚恩常為將帥見遇不薄然顧天下事有大勢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眾眾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方將吏無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魯肅偏懷淺戇意未解耳今日歸命是其實計瑜所督領自易摧破交鋒之日蓋為前部當因事變化効命在近曹公特見行人密問之口敕曰但恐汝詐耳蓋若信實當授爵賞超於前後也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

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軍遂敗退還保南郡江表傳曰至戰日蓋先取輕利艦十舫載燥荻枯柴積其中灌以魚膏赤幔覆之建旌旗龍幡於艦上時東南風急因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蓋舉火白諸校使眾兵齊聲大叫曰降焉操軍人皆出營立觀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往船如箭飛埃絕爛燒盡北船延及岸邊營柴瑜等率輕銳尋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曹公退走備與瑜等復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北歸瑜與程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各隔大江兵未交鋒吳錄曰備謂瑜云仁守江陵城城中糧多足為疾害使張益德將千人隨卿卿分二千人追我相為從夏水入截仁後仁聞吾入必走瑜以二千人益之瑜即遣甘寧前據夷陵仁

分兵騎別攻圍寧寧告急於瑜瑜用呂蒙計留凌統以守其後身與蒙上救寧寧圍既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戰瑜親跨馬擽陳會流矢中右脅瘡甚便還後仁聞瑜臥未起勒兵就陳瑜乃自興案行軍營激揚吏士仁由是遂退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劉陽州陵為奉邑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備詣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

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擥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為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為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

臣松之案瑜欲取蜀還江陵治嚴所卒之處應在今之巴陵與前所鎮巴丘名同處異也

時年三十六權素服舉哀感動左右喪當還吳又迎之蕪湖眾事費度一為供給後著令曰故將軍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問初瑜見友於策太妃又使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為將軍諸將賓客為禮尚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性度恢廓大率為得人惟與程普不睦

江表傳曰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初曹公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為對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別隔遙聞芳烈故來敘闊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弦賞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幹入為設酒食畢遣之曰適吾有密事且出就館事了別自相請

三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宴飲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劉備之自京還也權乘飛雲大船與張昭秦松魯肅等十餘人共追送之大宴會敘別昭肅等先出權獨與備留語因言次歎瑜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廣大恐不久為人臣耳瑜之破魏軍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後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瑜威聲遠著故曹公劉備咸欲疑譖之及卒權流涕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後權稱尊號謂公卿曰孤非周公瑾不帝矣

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瑜兩男一女女配太子登男循尚公主拜騎都尉有瑜風早卒循弟胤初拜興業都尉妻以宗女授兵千人屯公安黃龍元年封都鄉侯後以罪徙廬陵郡赤烏二年諸葛瑾步騭連名上疏曰故將軍周瑜子胤昔蒙粉飾受封為將不能養之以福思立功效至縱情欲招速罪辟臣竊以瑜昔見寵任入作心膂出為爪牙銜命出征身當矢石盡節用命視死如歸故能摧曹操於烏林走曹仁於郢都揚國威德華夏是震蠢爾蠻荊莫不賓服雖周之方叔漢之信布誠無以尚也夫折衝扞難之臣自古帝王莫不貴重故漢高帝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

重以盟詛藏于宗廟傳于無窮欲使功臣之後世世相踵非徒子孫乃關苗裔報德明功勤勤懇懇如此之至欲以勸戒後人用命之臣死而無悔也況於瑜身沒而未久而其子胤降爲匹夫益可悼傷竊惟陛下欽明稽古隆於興繼爲胤歸訴乞匄餘罪還兵復爵使失旦之雞復得一鳴抱罪之臣展其後效權答曰腹心舊勳與孤協事公瑾有之誠所不忘昔胤年少初無功勞橫授精兵爵以侯將蓋念公瑾以及於胤也而胤恃此酗淫自恣前後告喻曾無悛改孤於公瑾義猶二君樂胤成就豈有已哉迫胤罪惡未宜便還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今三君勤勤援引漢高河山之誓孤用恧然雖德非其疇猶欲庶幾事亦如爾故未順旨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間苟使能改亦何患乎瑾騭表比上朱然及全琮亦俱陳乞權乃許之會胤病死瑜兄子峻亦以瑜元功爲偏將軍領吏士千人峻卒全琮表峻子護爲將權曰昔走曹操拓有荊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初聞峻亡仍欲用護聞護性行危險用之適爲作禍故便止之孤念公瑾豈有已乎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也生而失父與祖母居家富於財性好施與爾時天下已亂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摽賣田地以賑窮弊結士爲務甚得鄉邑歡心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囷與周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袁術聞其名就署東城長肅見術無綱紀不足與立事乃攜老弱將輕俠少年百餘人南到居巢就瑜瑜之東渡因與同行吳書曰肅體貌魁奇少有壯節好爲奇計天下將亂乃學擊劍騎射招聚少年給其衣食往來南山中射獵陰相部勒講武習兵父老咸曰魯氏世衰乃生此狂兒後雄傑並起中州擾亂肅乃命其屬曰中國失綱寇賊橫暴淮泗間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萬里民富兵彊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至樂土以觀時變乎其屬皆從命乃使細弱在前彊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行州追騎至肅等徐行勒兵持滿謂之曰卿等丈夫當解大數今日天下兵亂有功弗賞不追無罰何爲相偪乎又自植盾引弓射之矢皆洞貫騎既嘉肅言且度不能制乃相率還肅渡江往見策策亦雅奇之留家曲阿會祖母亡還葬東城劉子揚與肅友善遺肅書曰方今天下豪傑並起吾子姿才尤宜今日急還迎老母無事滯於東城近鄭寶者今在巢湖擁衆萬餘處地肥饒廬江閒人多依就之況吾徒乎觀其形勢又可博集時不可失足下速之肅答然其計葬畢還曲阿欲北行會瑜已徙肅母到吳肅具以狀語瑜時孫策已薨權尚在

吳瑜謂肅曰昔馬援荅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
擇臣臣亦擇君今主人親賢貴士納奇錄異且吾
聞先哲秘論承運代劉氏者必興于東南推步事
勢當其歷數終構帝基以協天符是烈士攀龍附
鳳馳騖之秋吾方達此足下不須以子揚之言介
意也肅從其言瑜因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
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即見肅與語甚悅之衆
賓罷退肅亦辭出乃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因密議
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
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
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
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
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
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
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
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
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
及也張昭非肅謙下不足頗訾毀之云肅年少麤
疎未可用權不以介意益貴重之賜肅母衣服幃
帳居處雜物富擬其舊劉表死肅進說曰夫荊楚

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
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
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
此加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
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
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
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
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
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即
遣肅行到夏口聞曹公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
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備惶遽奔走欲南渡江
肅徑迎之到當陽長阪與備會宣騰權旨及陳江
東彊固勸備與權併力備甚歡悅時諸葛亮與備
相隨肅謂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備遂到夏
口遣亮使權肅亦反命 臣松之案劉備與權併力共拒中國皆肅之本謀又語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則亮已亟聞肅言矣而蜀書亮傳云亮以連橫之略說權權乃大喜如似此計始出於亮若二國史官各記所聞競欲稱揚本國容美各取其功今此二書同出一人而舛互若此非載述之體也 會權得曹公
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而肅獨不言權
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
言肅對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

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此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我也魏書及九州春秋曰曹公征荊州孫權大懼魯肅實欲勸權拒曹公乃激說權曰彼曹公者實嚴敵也新并袁紹兵馬甚精乘戰勝之威伐喪亂之國克可必也不如遣兵助之且送將軍家詣鄴不然將危權大怒欲斬肅肅因曰今事已急即有他圖何不遣兵助劉備而欲斬我乎權然之乃遣周瑜助備 孫盛曰吳書及江表傳魯肅一見孫權便說拒曹公而論帝王之略劉表之死也又請使觀變無緣方復激說勸迎曹公也又是時勸迎者衆而云獨欲斬肅非其論也 時周瑜受使至鄱陽肅勸追召瑜還遂任瑜以行事以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曹公破走肅即先還權大請諸將迎肅肅將入閤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撫掌歡笑後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惟肅勸權借之共拒曹公漢晉春秋曰呂範勸留備肅曰不可將軍雖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實重初臨荊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備使撫安之多操之敵而自爲樹黨計之上也權即從之 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周瑜病因上疏

三當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未然然後康樂今既與曹操爲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隕踣之日所懷盡矣江表傳載初瑜疾困與權牋曰瑜以凡才昔受討逆殊特之遇委以腹心遂荷榮任統御兵馬志執鞭弭自效戎行規定巴蜀次取襄陽憑賴威靈謂若在握至以不謹道遇暴疾昨自醫療日加無損人生有死修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方今曹公在北疆埸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儻或可采瑜死不朽矣案此與本傳所載意旨略同其辭異 權即拜肅奮武校尉代瑜領兵瑜士衆四千餘人奉邑四縣皆屬焉令程普領南郡太守肅初住江陵後下屯陸口威恩大行衆增萬餘人拜漢昌太守偏將軍十九年從權破皖城轉橫江將軍先是益州牧劉璋綱維頹弛周瑜甘寧並勸權取蜀權以咨備備內欲自規乃僞報曰備與璋託爲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竦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若不獲請備當放髮歸於山林後備西圖璋留關羽守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及羽與肅鄰界數生狐疑疆埸紛錯肅常以歡好撫之備既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備不承旨權遣呂蒙率衆進取備聞自還公安遣羽爭三郡肅住益陽

吳羽相拒肅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請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曰國家區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爲資故也今已得益州既無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不從命語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羽操刀起謂曰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吳書曰肅欲與羽會語諸將疑恐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譬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趨就羽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寢不脫介戮力破魏豈得徒勞無一塊壤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觀於長阪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志勢摧弱圖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人之力使有所庇廕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隳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翦并荊州之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領人物之主乎肅聞貪而棄義必爲禍階吾子屬當重任曾不能明道處分以義輔時而負恃弱衆以圖力爭師曲爲老將何獲濟羽無以荅備遂割湘水爲界於是罷軍肅年四十六建安二十二年卒權爲舉哀又臨其葬諸葛亮亦爲發哀吳書曰肅爲人方嚴寡於玩飾內外節儉不務俗好治軍整頓禁令必行雖在軍陣手不釋卷又善談論能屬文辭思度弘遠有過人之明周瑜之後肅爲之冠權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肅遺腹子淑既壯濡須督張承謂終當到至永安中爲昭武將軍都亭侯武昌督建衡中假節遷夏口督所在嚴整有方幹鳳皇三年卒子睦襲爵領兵馬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南渡依姊夫鄧當當爲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時當職吏以蒙年小輕之曰彼豎子何能爲此欲以肉餧虎耳他日與蒙會又蚩辱之蒙大怒引刀殺吏出走逃邑子鄭長家出因校尉袁雄自首承間爲言策召見奇之引置左右數歲鄧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權統事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合之蒙

陰賒貰爲兵作絳衣行縢及簡日陳列赫然兵人練習權見之大悅增其兵從討丹楊所向有功拜平北都尉領廣德長從征黃祖祖令都督陳就逆以水軍出戰蒙勒前鋒親梟就首將士乘勝進攻其城祖聞就死委城走兵追禽之權曰事之克由陳就先獲也以蒙爲橫野中郎將賜錢千萬是歲又與周瑜程普等西破曹公於烏林圍曹仁於南郡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瑜表以肅兵益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瑜使甘寧前據夷陵曹仁分衆

圍寧周泰使使請救諸將以兵少不足分蒙
謂瑜普曰留凌公績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
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又說瑜分遣三百人柴斷
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即日交戰
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
追蹙擊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於是將士形勢自
倍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曹仁退走遂據南郡撫
定荊州還拜偏將軍領尋陽令魯肅代周瑜當之
陸口過蒙屯下肅意尚輕蒙或說肅曰呂將軍功
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遂往詣蒙酒

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為鄰將何計略以
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為
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豫定因為肅畫
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
卿才略所及乃至於此也遂拜蒙母結友而別江

表傳曰初權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寧當不為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孔子言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獨不自勉勖邪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後魯肅上代周瑜過蒙言議常欲受屈肅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今論何一稱穰侯乎兄今代公瑾既難為繼且與關羽為鄰斯人長而好學讀左傳略皆上口梗亮有雄氣然性頗自負好陵人今與為對當有單複以卿待之密為肅陳三策肅敬受之祕而不宣權常歎曰人長而進益如呂蒙蔣欽蓋不可及也富貴榮顯更能折節好學耽悅書傳輕財尚義所行可迹並作國士不亦休乎

時蒙與成當宋定徐顧屯次比近三將
死子弟幼弱權悉以兵并蒙蒙固辭陳啟顧等皆
勤勞國事子弟雖小不可廢也書三上權乃聽蒙
於是又為擇師使輔導之其操心率如此魏使廬
江謝奇為蘄春典農屯皖田鄉數為邊寇蒙使人
誘之不從則伺隙襲擊奇遂縮退其部伍孫子才
宋豪等皆攜負老弱詣蒙降後從權拒曹公於濡

須數進奇計又勸權夾水口立塢所以備御甚精

吳錄曰權欲作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呂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之

曹公不能下而退曹公遣朱光為廬
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閒人招誘鄱陽賊帥
使作內應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眾必增如
是數歲操態見矣宜早除之乃具陳其狀於是權
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

吳書曰諸將皆勸作土山添攻具蒙趨進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既修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

蒙乃薦甘寧為
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手

執枹鼓士卒皆騰踊自升食時破之既而張遼至
夾石聞城已拔乃退權嘉其功即拜廬江太守所
得人馬皆分與之別賜尋陽屯田六百戶官屬三
十人蒙還尋陽未期而廬陵賊起諸將討擊不能
禽權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復令蒙討之蒙至誅
其首惡餘皆釋放復為平民是時劉備令關羽鎮
守專有荊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
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
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時住陸口使魯肅
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捨零陵急還助

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酃載南陽鄧玄之
玄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及被書當還蒙祕
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城顧謂玄之曰郝
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為之而不知時也左
將軍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今至尊
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屯救酃逆為孫規所破此
皆目前之事君所親見也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
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命
至尊遣兵相繼於道今子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
之救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可恃亦明矣若

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尚能稽延旦
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
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
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
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為陳禍福玄之
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聽之玄之先出報蒙普尋
後當至蒙豫勑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
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
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
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劉

備請盟權乃歸普等割湘水以零陵還之以尋陽
陽新為蒙奉邑師還遂征合肥既徹兵為張遼等
所襲蒙與淩統以死扞衛後曹公又大出濡須權
以蒙為督據前所立塢置彊弩萬張於其上以拒
曹公曹公前鋒屯未就蒙攻破之曹公引退拜蒙
左護軍虎威將軍魯肅卒蒙西屯陸口肅軍人馬
萬餘盡以屬蒙又拜漢昌太守食下雋劉陽漢昌
州陵與關羽分土接境知羽驍雄有并兼心且居
國上流其勢難久初魯肅等以為曹公尚存禍難
始搆宜相輔協與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陳計

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彊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深納其策又聊復與論取徐州意蒙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

據長江形勢益張權尤以此言爲當及蒙代肅初至陸口外倍脩恩厚與羽結好後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盡禽禁等人馬數萬託以糧乏擅取湘關米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䑩艫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

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吳書曰將軍士仁在公安拒守蒙令虞翻說之翻至城門謂守者曰吾欲與汝將軍語仁不肯相見乃爲書曰明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知得知失可與爲人知存知亡足別吉凶大軍之行斥候不及烽火不及此非天命必有內應將軍不先見時時至又不應之獨守萦帶之城而不降死戰則毀宗滅祀爲天下譏笑呂虎威欲徑到南郡斷絕陸道生路一塞案其地形將軍爲在箕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失義竊爲將軍惡之惟將軍思焉仁得書流涕而降翻謂蒙曰此譎兵也當將仁行留兵備城遂將仁至南郡南郡太守麋芳城守蒙以仁示之遂降吳錄曰初南郡城中失火頗焚燒軍器羽以責芳芳內畏懼權聞而誘之芳潛相和及蒙攻之乃以牛酒出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

公蒙猶以爲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鬭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衆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即父子俱獲荊州遂定以蒙爲南郡太守封孱陵侯江表傳曰權於公安大會呂蒙以疾辭權曰禽羽之功子明

謀也今大功已捷慶賞未行豈邑邑邪乃增給步騎鼓吹敕
選虎威將軍官屬并南郡廬江二郡威儀拜畢還營兵馬導
從前後鼓吹光耀于路賜錢一億黃金五百斤蒙固辭金錢權
不許封爵未下會蒙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
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
時有鍼加權爲之慘慼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勞動
常穿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
則咄唶夜不能寐病中瘳爲下赦令群臣畢賀後
更增篤權自臨視命道士於星辰下爲之請命年
四十二遂卒於內殿時權哀痛甚爲之降損蒙未
死時所得金寶諸賜盡付府藏勑主者命絕之日

皆上還喪事務約權聞之益以悲感蒙少不脩書
傳每陳大事常口占爲牋疏常以部曲事爲江夏
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卒權
問所用蒙因薦遺奉職佳吏權笑曰君欲爲祁奚
耶於是用之甘寧麤暴好殺旣常失蒙意又時違
權令權怒之蒙輒陳請天下未定鬭將如寧難得
宜容忍之權遂厚寧卒得其用蒙子霸襲爵與
守冢三百家復田五十頃霸卒兄琮襲侯琮卒弟
睦嗣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
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難繼

君今繼之公瑾昔要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
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
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普請諸
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
脩檄迎之子敬卽駮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
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且其決計策意出張蘇
遠矣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
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
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又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
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

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
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
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爲大言耳孤亦恕之不
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
負路無拾遺其法亦美也
評曰曹公乘漢相之資挾天子而掃羣桀新盪荊
城仗威東夏于時議者莫不疑貳周瑜魯肅建獨
斷之明出衆人之表實奇才也呂蒙勇而有謀斷
識軍計譎郝普禽關羽取其妙者初雖輕果妄殺
終於克己有國士之量豈徒武將而已乎孫權之

論優劣允當故載錄焉

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

吳書　國志五十四

程黃韓蔣周陳董甘淩徐潘丁傳第十

吳書　國志五十五

程普字德謀右北平土垠人也初為州郡吏有容貌計略善於應對從孫堅征伐討黃巾於宛鄧破董卓於陽人攻城野戰身被創夷堅薨復隨孫策在淮南從攻廬江拔之還俱東渡策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糜等轉下秣陵湖孰句容曲阿普皆有功增兵二千騎五十匹進破烏程石木波門陵傳餘杭普功為多策入會稽以普為吳郡都尉治錢唐後徙丹楊都尉居石城復討宣城涇安吳陵陽春穀諸賊皆破之策嘗攻祖郎大為所圍普與一騎共蔽扞策驅馬疾呼以矛突賊賊披策因隨出後拜盪寇中郎將領零陵太守從討劉勳於尋陽進攻黃祖於沙羨還鎮石城策薨與張昭等共輔孫權遂周旋三郡平討不服又從征江夏還過豫章別討樂安樂安平定代太史慈備海昏與周瑜為左右督破曹公於烏林又進攻南郡走曹仁拜裨將軍領江夏太守治沙羨食四縣先出諸將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性好施與喜士大夫周瑜卒代領南太守權分荊州與劉備普復還領江夏

夏遷盪寇將軍卒吳書曰普殺叛者數百人皆使投火即日病癘百餘日卒權稱
尊號追論普功封子咨為亭侯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吳書曰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枝葉分離自祖遷于零陵遂家焉蓋少孤嬰丁凶難辛苦備嘗然有壯志不自同於凡庸常以負薪餘閒學書疏講兵事初
為郡吏察孝廉辟公府孫堅舉義兵蓋從之堅南
破山賊北走董卓拜蓋別部司馬堅薨蓋隨策及
權擐甲周旋蹈刃屠城諸山越不賓有寇難之縣
輒用蓋為守長石城縣吏特難檢御蓋乃署兩掾
分主諸曹教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為官不以文
吏為稱今賊寇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委付

吳書十　二

兩掾當檢攝諸曹糾擿謬誤兩掾所署事入諾出
若有姦欺終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無為眾先初
皆怖威夙夜恭職久之吏以蓋不視文書漸容人
事蓋亦嫌外懈怠時有所省各得兩掾不奉法數
事乃悉請諸掾吏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屈
皆叩頭謝罪蓋曰前已相勑終不以鞭杖相加非
相欺也遂殺之縣中震慄後轉春穀長尋陽令凡
守九縣所在平定遷丹楊都尉抑彊扶弱山越懷
附蓋姿貌嚴毅善於養眾每所征討士卒皆爭
為先建安中隨周瑜拒曹公於赤壁建策火攻語

在瑜傳吳書曰赤壁之役蓋為流矢所中時寒墮水為吳軍人所得不知其蓋也置廁牀中
蓋自彊以一聲呼韓當當聞之曰此公覆聲也向之垂涕解易其衣遂以得生拜武鋒中
郎將武陵蠻夷反亂攻守城邑乃以蓋領太守時
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敵因開城門賊半入乃擊
之斬首數百餘皆奔走盡歸邑落誅討魁帥附
從者赦之自春訖夏寇亂盡平諸幽邃巴醴由誕
邑侯君長皆改操易節奉禮請見郡境遂清後長
沙益陽縣為山賊所攻蓋又平討加偏將軍病卒
于官蓋當官決斷事無留滯國人思之吳書曰又圖畫蓋形
四時祠祭弘治二年及權踐阼追論其功賜子柄爵關內侯

吳志一　三

韓當字義公遼西令支人也令音郎反支音巨兒反以便弓馬
有膂力幸於孫堅從征伐周旋數犯危難陷敵擒
虜為別部司馬吳書曰
及孫策東渡從討三郡遷先登校尉授兵一千騎
五十匹從征劉勳破黃祖還討鄱陽領樂安長山
越畏服後以中郎將與周瑜等拒破曹公又與呂
蒙襲取南郡遷偏將軍領永昌太守宜都之役與
陸遜朱然等共攻蜀軍於涿鄉大破之徙威烈將
軍封都亭侯曹真攻南郡當保東南在外為帥厲
將士同心固守又敬望督司奉遵法令權善之黃

武二年封石城侯遷昭武將軍領冠軍太守後又
加都督之號將敢死及解煩兵萬人討丹陽賊破
之會病卒子綜襲侯領兵其年權征石陽以綜有
憂使守武昌而綜淫亂不軌權雖以父故不問綜
內懷懼吳書曰綜欲叛恐左右不從因諷使劫略示欲饒之轉相放效為行旅大患後因詐言被詔以部曲為寇盜見劫襲云府吏以下當并收治又言恐罪自及左右因曰作當去耳遂共圖計以當葬父盡呼親戚姑姊悉以嫁將吏所幸婢妾皆賜與親近殺牛飲酒歃血與共盟誓載父喪將母家屬部曲男
女數千人奔魏魏以為將軍封廣陽侯數犯邊境
殺害人民權常切齒東興之役綜為前鋒軍敗身
死諸葛恪斬送其首以白權廟

蔣欽字公奕九江壽春人也孫策之襲袁術欽隨
從給事及策東渡拜別部司馬授兵與策周旋平
定三郡又從定豫章調授葛陽尉歷三縣長討平
盜賊遷西部都尉會稽冶賊呂合秦狼等為亂欽
將兵討擊遂禽合狼五縣平定徙討越中郎將以
經拘昭陽為奉邑賀齊討黟賊欽督萬兵與齊并
力黟賊平定從征合肥魏將張遼襲權於津北欽
力戰有功遷盪寇將軍領濡須督後召還都拜
右護軍典領辭訟權嘗入其堂內母疏帳縹被妻
妾布裙權歎其在貴守約即敕御府為母作錦被
改易帷帳妻妾衣服悉皆錦繡初欽屯宣城嘗討
豫章賊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權以欽在
遠不許盛由是自嫌於欽曹公出濡須欽與呂蒙
持諸軍節度盛常畏欽因事害己而欽每稱其善
盛既服德論者美焉江表傳曰權謂欽曰盛前白卿卿今舉盛欲慕祁奚耶欽對曰臣聞公舉不挾私怨盛忠而勤強有膽略器用好萬人督也今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權嘉之
權討關羽欽督水軍入沔還道病卒權素服舉哀以
蕪湖民二百戶田二百頃給欽妻子子壹封宣城
侯領兵拒劉備有功還赴南郡與魏交戰臨陣卒
壹無子弟休領兵後有罪失業

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也與蔣欽隨孫策為左
右服事恭敬數戰有功策入會稽署別部司馬授兵
權愛其為人請以自給策討六縣山賊權住宣城
使士自衛不能千人意尚忽略不治圍落而山賊
數千人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
或斫中馬鞍眾莫能自定惟泰奮激投身衛權膽
氣倍人左右由泰並能就戰賊既解散身被十二
創良久乃蘇是日無泰權幾危殆策深德之補春
穀長後從攻皖及討江夏還過豫章復補宜春長
所在皆食其征賦從討黃祖有功後與周瑜程普

拒曹公於赤壁，攻曹仁於南郡。荊州平定，將兵屯岑。曹公出濡須，泰復赴擊，曹公退，留督濡須，拜平虜將軍。時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並不伏也。權特為案行至濡須塢，因會諸將，大為酣樂。權自行酒到泰前，命泰解衣，權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鬬處以對，畢，使復服，歡讌極夜。其明日，遣使者授以御蓋。

江表傳曰：權把其臂，因流涕交連，字之曰：幼平，卿為孤兄弟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卿吳之功臣，孤當與卿同榮辱，等休戚。幼平意快為之，勿以寒門自退也。即敕以己常所用御幘青縑蓋賜之。坐罷，住駕，使泰以兵馬導從出，鳴鼓角作鼓吹。

於是盛等乃伏。後權破關羽，欲進圖蜀，拜泰漢中太守、奮威將軍，封陵陽侯。黃武中卒。子邵以騎都尉領兵。曹仁出濡須，戰有功，又從攻破曹休，進位裨將軍，黃龍二年卒。弟承領兵襲侯。

陳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孫策在壽春，武往脩謁，時年十八，長七尺七寸，因從渡江，征討有功，拜別部司馬。策破劉勳，多得廬江人，料其精銳，乃以武為督，所向無前。及權統事，轉督五校。仁厚好施，鄉里遠方客多依託之。尤為權所親愛，數至其家。累有功勞，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葬。

江表傳曰：權命以其愛妾殉葬，復客二百家。孫盛曰：昔三良

[illegible]

子脩有武風，年十九，權召見獎厲，拜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時諸將新兵多有逃叛，而脩撫循得意，不失一人。權奇之，拜為校尉。建安末，追錄功臣後，封脩都亭侯，為解煩督。黃龍元年卒。弟表，字文奧，武庶子也，少知名，與諸葛恪、顧譚、張休等並侍東宮，皆共親友。尚書暨豔亦與表善，後豔遇罪，時人咸自營護，信厚言薄，表獨不然，士以此重之。徙太子中庶子，拜翼正都尉。兄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亡，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為表屈情，承順嫡母者，是至願也；若母不能，直當出別居耳。表於大義公正如此。由是二母感寤雍穆。表以父死敵場，求用為將，領兵五百人。表欲得戰士之力，傾意接待，士皆愛附，樂為用命。時有盜官物者，疑無難士施明。明素壯悍，收考極毒，惟死無辭，廷尉以聞。權以表能得健兒之心，詔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列支黨。表以狀聞。權奇之，欲全其名，特為赦明，誅戮其黨。遷表為無難右部督，封都亭侯，以繼舊爵。表皆陳讓，乞

以傳脩子延權不許嘉禾三年諸葛恪領丹陽太守討平山越以表領新安都尉與恪參勢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表簡視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陳讓乞以還官充足精銳詔曰先將軍有功於國國家以此報之卿何得辭焉表乃稱曰今除國賊報父之仇以人為本空枉此勁銳以為僮僕非表志也皆輒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聞權甚嘉之下郡縣料正戶羸民以補其處表在官三年廣開降納得兵萬餘人事捷當出會鄱陽民吳遽等為亂攻沒城郭屬縣搖動表便越界

赴討遽以破敗遂降陸遜拜表偏將軍進封都鄉侯北屯章阬年三十四卒家財盡於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為起屋宅子敖年十七拜別部司馬授兵四百人敖卒脩子延復為司馬代敖延弟永將軍封侯始施明感表自變行為善遂成健將致位將軍

董襲字元代會稽餘姚人長八尺武力過人（謝承漢書稱襲志節慷慨武毅英烈）孫策入郡襲迎於高遷亭策見而偉之到署門下賊曹時山陰宿賊黃龍羅周勃聚黨數千人策自出討黃祖斬羅勃首還拜別部司馬授兵數千遷揚武都尉從策攻皖又討劉勳於尋陽伐黃祖於江夏策薨權年少初統事太妃憂之引見張昭及襲等問江東可保安不襲對曰江東地勢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眾事襲等為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眾皆壯其言鄱陽賊彭虎等眾數萬人襲與凌統步騭蔣欽各別分討襲所向輒破虎等望見旌旗便散走旬日盡平拜威越校尉遷偏將軍建安十三年權討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栟閭大紲繫石為矴上有千人以弩交射

飛矢雨下軍不得前襲與凌統俱為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船突入蒙衝裏襲身以刀斷兩紲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便開門走兵追斬之明日大會權舉觴屬襲曰今日之會斷紲之功也曹公出濡須襲從權赴之使襲督五樓船住濡須口夜卒暴風五樓船傾覆左右散走舸乞使襲出襲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改服臨殯供給甚厚

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吳書寧本南陽人其先客巴郡寧為吏舉計掾）

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爲之渠帥羣聚相隨挾持弓弩負毦帶鈴民聞鈴聲即知是寧
吳書曰寧輕俠殺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所如光道路住止常以繒錦維舟去或割棄以示奢也
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吏接待隆厚者乃與交歡不爾即放所將奪其資貨於長吏界中有所賊害作其發負至二十餘年止不攻劫頗讀諸子乃往依劉表因居南陽不見進用後轉托黃祖祖又以凡人畜之
吳書曰寧將僮客八百人就劉表表儒人不習軍事時諸英豪各各起兵寧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恐一朝土崩并受其禍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三年祖不禮之權討祖祖軍敗奔走追兵急寧以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校尉凌操祖既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寧祖不用令人化誘其客客稍亡寧欲去恐不獲免獨憂悶不知所出飛知其意乃要寧爲之置酒謂曰吾薦子者數矣主不能用日月逾邁人生幾何宜自遠圖庶遇知己寧良久乃曰雖有其志未知所由飛曰吾白子爲邾長於是去就孰與臨阪轉丸乎寧曰幸甚飛白祖聽寧之縣招懷亡客并義從者得數百人
於是歸吳周瑜呂蒙皆共薦達孫權加異同於舊臣寧陳計曰今漢祚日微曹操彌憍終爲簒盜南荊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寧已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規之不可後操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財穀并乏左右欺弄務於貨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脩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權深納之張昭時在坐難曰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果禽祖盡獲其士衆遂授寧兵屯當口
吳書曰初權破祖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飛令人告急於寧寧曰飛若不言吾豈忘之權爲諸將置酒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爲權言飛疇昔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損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爲君致之若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權乃赦之
後隨周瑜拒破曹公於烏林攻曹仁於南郡未拔寧建計先徑進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時手下有數百兵并所新得僅滿千人曹仁乃令五六千人圍寧寧受攻累日敵設高樓雨射城中士衆皆懼惟寧談笑自若遣使報瑜瑜用呂蒙計帥諸將解圍後隨魯肅鎮益陽拒關羽羽號有三萬人自擇選銳士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淺瀨云欲夜涉渡肅與諸將議寧時有三百兵乃曰可復以五百人益吾吾往對之保羽聞吾欬唾不敢涉水涉水即是吾禽肅

便選千兵益寧寧乃夜往羽聞之住不渡而結柴
營今遂名此處為關羽瀨權嘉寧功拜西陵太守
領陽新下雉兩縣後從攻皖為升城督寧手持練
身緣城為吏士先卒破獲朱光計功呂蒙為最寧
次之拜折衝將軍後曹公出濡須寧為前部督受
勅出斫敵前營權特賜米酒衆殽寧乃料賜手下
百餘人食食畢寧先以銀盌酌酒自飲兩盌乃酌
與其都督都督伏不肯時持寧引白削置膝上呵
謂之曰卿見知於至尊孰與甘寧甘寧尚不惜死
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見寧色厲即起拜持酒通

酌兵各一銀盌至二更時銜枚出斫敵敵驚動遂
退寧益貴重增兵二千人江表傳曰曹公出濡須號步騎四十萬臨江飲馬權
率衆七萬應之使寧領三千人為前督權密勅寧使夜入魏軍寧乃選手下健兒百餘人徑詣曹公營下使拔鹿角踰
壘入營斬得數十級北軍驚駭鼓譟舉火如星寧已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因夜見權權喜曰足以驚駭老子否聊以觀
卿膽耳即賜絹千匹刀百口權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相敵也停住月餘北軍便還寧雖麤猛好
殺然開爽有計略輕財敬士能厚養健兒健兒亦
樂為用命建安二十年從攻合肥會疫疾軍旅皆
已引出唯車下虎士千餘人并呂蒙蔣欽淩統及
寧從權逍遙津北張遼覘望知之即將步騎奄至
寧引弓射敵與統等死戰寧厲聲問鼓吹何以不

作壯氣毅然權尤嘉之吳書曰凌統怨寧殺其父操寧常備統不與相見權亦命統不
得讐之嘗於呂蒙舍會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戟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持楯以身分之後權
知統意因令寧將兵遂徙屯於半州寧廚下兒曾有過走投呂蒙蒙恐
寧殺之故不即還後寧齎禮禮蒙母臨當與升堂
乃出樹下兒還寧寧許蒙不殺斯須還船縛置桑
樹自挽弓射殺之畢勅船人更增舸纜解衣臥船
中蒙大怒擊鼓會兵欲就船攻寧寧聞之故臥不
起蒙母徒跣出諫蒙曰至尊待汝如骨肉屬汝以
大事何有以私怒而欲攻殺甘寧寧死之日縱至
尊不問汝是為臣下非法蒙素至孝聞母言即豁

然意釋自至寧船笑呼之曰興霸老母待卿食急
上寧涕泣歔欷曰負卿與蒙俱還見母歡宴竟日
寧卒權痛惜之子瓌以罪徙會稽無幾死
凌統字公績吳郡餘杭人也父操輕俠有膽氣孫
策初興每從征伐常冠軍履鋒守永平長平治山
越姦猾斂手遷破賊校尉及權統軍從討江夏入
夾口先登破其前鋒輕舟獨進中流矢死統年十
五左右多稱述者權亦以操死國事拜統別部司
馬行破賊都尉使攝父兵後從擊山賊權破保屯
先還餘麻屯萬人統與督張異等留攻圍之克日

當攻先登統與督陳勤會飲酒勤剛勇任氣因督祭酒陵轢一坐舉罰不以其道統疾其侮慢面折不為用勤怒詈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答衆因罷出勤乘酒凶悖又於道路辱統統不忍引刀斫勤數日乃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厲士卒身當矢石所攻一面應時披壞諸將乘勝遂大破之還自拘於軍正權壯其果毅使得以功贖罪後權復征江夏統為前鋒與所厚健兒數十人共乘一船常去大兵數十里行入右江斬黃祖將張碩盡獲船人還以白權引軍兼道水陸並集時呂蒙敗其水軍而統先搏其城於是大獲權以統為承烈都尉與周瑜等拒破曹公於烏林遂攻曹仁遷為校尉雖在軍旅親賢接士輕財重義有國士之風又從破皖拜盪寇中郎將領沛相與呂蒙等西取三郡反自益陽從往合肥為右部督時權徹軍前部已發魏將張遼等奄至津北權使追還前兵兵去已遠勢不相及統率親近三百人陷圍扶扞權出敵已毀橋橋之屬者兩版權策馬驅馳統復還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所殺數十人度權已免乃還橋敗路絕統被甲潛行權既御船見之

驚喜統痛親近無反者悲不自勝權引袂拭之謂曰公績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無人吳書曰統創甚權遂留統於舟盡易其衣服其創賴得卓氏良藥故得不死拜偏將軍倍給本兵時有薦同郡盛暹於權者以為梗槩大節有過於統權曰且令如統足矣後召暹夜至時統已臥聞之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愛善不害如此統以山中人尚多壯悍可以威恩誘也權令東占且討之命敕屬城凡統所求皆先給後聞統素愛士士亦慕焉得精兵萬餘人過本縣步入寺門見長吏懷三版恭敬盡禮親舊故人恩意益隆事畢當出會病卒時年四十九權聞之拊牀起坐哀不能自止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使張承為作銘誄二子烈封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歲令葛光教之讀書十日一令乘馬追錄統功封烈亭侯還其故兵後烈有罪免封復襲爵領兵孫盛曰觀孫權之養士也傾心竭思以求其死力泣周泰之夷殉陳武之妾請呂蒙之命育凌統之孤卑曲苦志如此之勤也是故雖令德無聞仁澤內著而能屈彊荊吳僭擬年歲者抑有由也然霸王之道期於大者遠者是以先王建德義之基恢信順之宇制經略之綱明貴賤之序易簡而其親可久體全而其功可大豈徒偏恩小惠苟說近情而已乎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其是之謂乎

徐盛字文嚮琅邪莒人也遭亂客居吳以勇氣聞

孫權統事以爲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守柴桑長
拒黄祖祖子射嘗率數千人下攻盛盛時吏士不
滿二百與相拒擊傷射吏士千餘人已乃開門出
戰大破之射遂絶迹不復爲寇權以爲校尉蕪湖
令復討臨成南阿山賊有功徙中郎將督校兵曹
公出濡須從權禦之魏嘗大出横江盛與諸將俱
赴討時乘蒙衝遇迅風船落敵岸下諸將恐懼未
有出者盛獨將兵上突斫敵敵披退走有所傷殺
風止便還權大壯之及權爲魏稱藩魏使邢貞拜
權爲呉王權出都亭候貞貞有驕色張昭既怒而

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
幷許洛呑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
泣横流貞聞之謂其旅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
人者也後遷建武將軍封都亭侯領廬江太守賜
臨城縣爲奉邑劉備次西陵盛攻取諸屯所向有
功曹休出洞口盛與呂範全琮渡江拒守遭大風
船人多喪盛收餘兵與休夾江休使兵將就船攻
盛盛以少禦多敵不能克各引軍退遷安東將軍
封蕪湖侯後魏文帝大出有渡江之志盛建計從
建業築圍作薄落圍上設假樓江中浮船諸將以

爲無益盛不聽固立之文帝到廣陵望圍愕然彌
漫數百里而江水盛長便引軍退諸將乃伏干寶晉紀別云疑城已比孫權傳魏氏春秋云文帝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也黄武中卒子楷
襲爵領兵
潘璋字文珪東郡發干人也孫權爲陽羨長始往
隨權性博蕩嗜酒居貧好賒酤債家至門輒言後
豪富相還權奇愛之因使召募得百餘人遂以爲
將討山賊有功署別部司馬後爲呉大市刺姦盜
賊斷絶由是知名遷豫章西安長劉表在荊州民
數被寇自璋在事寇不入境比縣建昌起爲賊亂

轉領建昌加武猛校尉討治惡民旬月盡平召合
遺散得八百人將還建業合肥之役張遼奄至諸
將不備陳武鬭死宋謙徐盛皆披走璋身次在後
便馳進横馬斬謙盛兵走者二人兵皆還戰權甚
壯之拜偏將軍遂領百校屯半州權征關羽璋與
朱然斷羽走道到臨沮住夾石璋部下司馬馬忠
禽羽幷羽子平都督趙累等權即分宜都至秭歸
爲固陵郡拜璋爲太守振威將軍封溧陽侯甘寧
卒又幷其軍劉備出夷陵璋與陸遜幷力拒之璋
部下斬備護軍馮習等所殺傷甚衆拜平北將軍

襄陽太守魏將夏侯尚等圍南郡分前部三萬人
作浮橋渡百里洲上諸葛瑾楊粲並會兵赴救
未知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絕璋曰魏勢始盛江
水又淺未可與戰便將所領到魏上流五十里
伐葦數百萬束縛作大筏欲順流放火燒敗浮
橋作筏適畢伺水長當下尚便引退璋下備陸
口權稱尊號拜右將軍璋為人麤猛禁令肅然
好立功夫所領兵馬不過數千而其所在常如
萬人征伐止頓便立軍市他軍所無皆仰取足
然性奢泰末年彌甚服物僭擬吏兵富者或殺

取其財物數不奉法監司舉奏權惜其功而輒原
不問嘉禾三年卒子平以無行徙會稽璋妻居建
業賜田宅復客五十家

丁奉字承淵廬江安豐人也少以驍勇為小將屬
甘寧陸遜潘璋等數隨征伐戰鬬常冠軍每斬將
搴旗身被創夷稍遷偏將軍孫亮即位為冠軍將
軍封都亭侯魏遣諸葛誕胡遵等攻東興諸葛恪
率軍拒之諸將皆曰敵聞太傅自來上岸必遁走
奉獨曰不然彼動其境內悉許洛兵大舉而來必
有成規豈虛還哉無恃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勝之

及恪上岸奉與將軍唐咨呂據留贊等俱從山西
上奉曰今諸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
乃辟諸軍使下道帥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
舉帆二日至遂據徐塘天寒雪敵諸將置酒高會
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
乃使兵解鎧著冑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為設
備奉縱兵斫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
遷滅寇將軍進封都亭侯魏將文欽來降以奉為
虎威將軍從孫峻至壽春迎之與敵追軍戰於高
亭奉跨馬持矛突入其陣中斬首數百獲其軍器

進封安豐侯太平二年魏大圍之遣朱異唐咨
等往救復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為先登屯於
黎漿力戰有功拜左將軍孫休即位與張布
謀欲誅孫綝布曰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略過
人能斷大事休召奉告曰綝秉國威將行不軌
欲與將軍誅之奉曰丞相兄弟友黨甚盛恐人
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臘會有陛下兵以誅之
也休納其計因會請綝奉與張布目左右斬之
遷大將軍加左右都護永安二年假節領徐州
牧六年魏伐蜀奉率諸軍向壽春為救蜀之勢

蜀亡軍還休薨奉與丞相濮陽興等從萬彧之言共迎立孫晧遷右大司馬左軍師寶鼎三年晧命奉與諸葛靚攻合肥奉與魏將石苞書搆而間之苞以徵還建衡元年奉復帥衆治徐塘因攻晉穀陽穀陽民知之引去奉無所獲晧怒斬奉導軍三年奉貴而有功漸以驕矜或有毀之者晧追以前出軍事徙奉家於臨川奉弟封官至後將軍先奉死

評曰凡此諸將皆江表之虎臣孫氏之所厚待也以潘璋之不脩權能忘過記功其保據東南宜哉陳表將家支庶而與胄子名人比翼齊衡拔萃出類不亦美乎

程黃韓蔣周陳董甘淩徐潘丁傳第十

吳書　國志五十五

朱治朱然呂範朱桓傳第十一　國志五十六

朱治字君理丹楊故鄣人也初為縣吏後察孝廉州辟從事隨孫堅征伐中平五年拜司馬從討長沙零桂等三郡賊周朝蘇馬等有功堅表治行都尉從破董卓於陽人入洛陽表治行督軍校尉特將步騎東助徐州牧陶謙討黃巾會堅薨治扶翼策依就袁術後知術政德不立乃勸策還平江東時太傅馬日磾在壽春辟治為掾遷吳郡都尉是時吳景已在丹楊而策為術攻廬江於是劉繇恐為袁孫所幷遂搆嫌隙而策家門盡在州下治乃使人於曲阿迎太妃及權兄弟所以供奉輔護甚有恩紀治從錢唐欲進到吳吳郡太守許貢拒之於由拳治與戰大破之貢南就山賊嚴白虎治遂入郡領太守事策既定劉繇東定會稽權年十五治舉為孝廉後策薨治與張昭等共尊奉權建安七年權表治為九真太守行扶義將軍割婁由拳無錫毗陵為奉邑置長吏征討夷越佐定東南禽截黃巾餘類陳敗萬秉等黃武元年封毗陵侯領郡如故二年拜安國將軍金印紫綬徙封故鄣權

上將及爲吳王治每進見權常親迎執版交
拜饗宴贈賜恩敬特隆至從行吏皆得奉贄私覿
其見異如此初權弟翊性峭急喜怒快意治數責
數諭以道義權從兄豫章太守賁女爲曹公子婦
及曹公破荊州威震南土賁畏懼欲遣子入質治
聞之求往見賁爲陳安危
江表傳載治說賁曰破虜將軍昔率義兵入討董卓聲冠中夏義士壯之討逆繼世廓定六郡特以君侯骨肉至親器爲時出故表漢朝剖符大郡兼建將校仍關綜兩府榮冠宗族爲遠近所瞻加討虜聰明神武繼承洪業攬結英雄周濟世務軍衆日盛事業日隆雖昔蕭王之在河北無以加也必克成王基應運東南故劉玄德遠布腹心求見拯濟此天下所共知也前在東聞道路之言云將軍有異趣良用憮然今曹公阻兵傾覆漢室幼帝流離百姓元元未知所歸而中國蕭條或百里無烟城邑空虛道殣相望士歎於外婦怨乎室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以此料之豈能越長江與我爭利哉將軍當斯時也而欲背骨肉之親違萬安之計割同氣之肥以資豺狼之口爲一女子改慮易圖失機毫釐差以千里豈不惜哉

賁由此遂止權常歎
治憂勤王事性儉約雖在富貴車服惟供事權優
異之自令督軍御史典屬城文書治領四縣租稅
而已然公族子弟及吳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
千數治率數年一遣詣王府所遣數百人每歲時
獻御權答報過厚是時丹楊深地頻有姦叛亦以
年向老思戀土風自表屯故鄣鎮撫山越諸父老
故人莫不詣門治皆引進與共飲宴鄉黨以爲榮
在故鄣歲餘還吳黃武三年卒在郡三十一年年
十九子才素爲校尉領兵既嗣父爵遷偏將軍
吳書曰才字君業爲人精敏善騎射權愛異之常侍從遊戲少以父任爲武衞校尉領兵隨從征伐屢有功捷本郡議者以才少處榮貴未留意於鄉黨才乃歎曰我初爲將謂跨馬蹈敵當身履鋒足以揚名不知鄉黨復追迹其舉措乎於是更折節爲恭留意於賓客輕財尚義施不望報又學兵法名聲始聞於遠近會疾卒
才弟紀權以策
女妻之亦以校尉領兵紀弟緯萬歲皆早夭才子
琬襲爵爲將至鎮西將軍
朱然字義封治姊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
年十三乃啟策乞以爲嗣策命丹楊郡以羊酒召
然然到吳策優以禮賀然嘗與權同書學結恩愛
至權統事以然爲餘姚長時年十九後遷山陰令
加折衝校尉督五縣權奇其能分丹楊爲臨川郡
然爲太守臣松之案此郡尋罷非今臨川郡授兵二千人會山賊盛
起然平討旬月而定曹公出濡須然備大塢及三
關屯拜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從討關羽別與潘
璋到臨沮禽羽遷昭武將軍封西安鄉侯虎威將
軍呂蒙病篤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
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爲可任蒙卒權假然節鎮江
陵黃武元年劉備舉兵攻宜都然督五千人與陸
遜并力拒備然別攻破備前鋒斷其後道備遂破
走拜征北將軍封永安侯魏遣曹真夏侯尚張郃

等攻江陵魏文帝自住宛為其勢援連屯圍城權遣將軍孫盛督萬人備州上立圍塢為然外救郃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即時却退郃據州上圍守然中外斷絕權遣潘璋楊粲等解而圍不解時然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眞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而無恐意方厲吏士伺間隙攻破兩屯魏攻圍然凡六月日不退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欲盡因與敵交通謀為內應垂發事覺然治戮泰尚等不能克乃徹攻退還由是然名震於敵國改封當陽侯六年權自率衆攻石陽及至旋師潘璋斷後夜出錯亂敵追擊璋璋不能禁然即還住拒敵使前船得引極遠徐乃後發黃龍元年拜車騎將軍右護軍領兗州牧頃之以兗州在蜀分解牧職嘉禾三年權與蜀克期大舉權自向新城然與全琮各受斧鉞為左右督會吏士疾病故未攻而退赤烏五年征柤中（襄陽記曰柤中在上黃界去襄陽一百五十里魏時夷王梅敷兄弟三人部曲萬餘家屯此分布在中廬宜城西山鄢沔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陸良田沔南之膏腴沃壤謂之柤中）魏將蒲忠胡質各將數千人忠要遮險隘圖斷然後質為忠繼援時然所督兵將先四出聞問不暇收合便將帳下見兵八百人逆掩忠戰不利質等皆退（孫氏異同評曰按魏志及江表傳云然以景初元年正始二年再出為寇所破胡質蒲忠在景初元年魏志承魏書依違不說質等為然所破而直云然退耳吳志說赤烏五年於魏為正始三年魏將蒲忠與朱然戰忠不利質等皆退按魏少帝紀及孫權傳並無事當是陳壽誤以吳嘉禾六年為赤烏五年耳）九年復征柤中魏將李興等聞然深入率步騎六千斷然後道然夜出逆之軍以勝反先是歸義馬茂懷姦覺誅權深忿之然臨行上疏曰馬茂小子敢負恩養臣今奉天威事蒙克捷欲令所獲震耀遠近方舟塞江使足可觀以解上下之忿惟陛下識臣先言責臣後效權時抑表不出然既獻捷群臣上賀權乃舉酒作樂而出然表曰此家前初有表孤以為難今果如其言可謂明於見事也遣使拜然為左大司馬右軍司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脩絜其所文采惟施軍器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常在戰場臨急膽定尤過絕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諸葛瑾子融步騭子協雖各襲任權特復使然總為大督又陸遜亦卒功臣名將存者惟然莫與比隆寢疾二年後漸篤權晝為減膳夜為不寐中使醫藥口食

之物相望於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權輒召見口自問訊入賜酒食出送布帛自創業功臣疾病權意之所鍾呂蒙凌統最重然其次矣年六十八赤烏十二年卒權素服舉哀為之感慟子績嗣

績字公緒以父任為郎後拜建忠都尉叔父才卒績領其兵隨太常潘濬討五溪以膽力稱遷偏將軍營下督領盜賊事持法不傾魯王霸注意交績嘗至其廨就之坐欲與結好績下地住立辭而不當然卒績襲業拜平魏將軍樂鄉督明年魏征南將軍王昶率衆攻江陵城不克而退績與奮威將

軍諸葛融書曰昶遠來疲困馬無所食力屈而走此天助也今追之力少可引兵相繼吾欲破之於前足下乘之於後豈一人之功哉宜同斷金之義融答許績績便引兵及昶於紀南紀南去城三十里績先戰勝而融不進績後失利權深嘉績盛責怒融融兄大將軍恪貴重故融得不廢初績與恪融不平及此事變為隙益甚建興元年遷鎮東將軍二年春恪向新城要績并力而留置半州使融兼其任冬恪融被害績復還樂鄉假節太平二年拜驃騎將軍孫綝秉政大臣疑貳績恐吳必擾

亂而中國乘釁乃密書結蜀使為并兼之慮蜀遣右將軍閻宇將兵五千增白帝守以須績之後命永安初遷上大將軍都護督自巴丘上迄西陵元興元年就拜左大司馬初然為治行喪竟乞復本姓權不許績以五鳳中表還為施氏建衡二年卒

呂範字子衡汝南細陽人也少為縣吏有容觀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女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當久貧者邪遂與之婚後避亂壽春孫策見而異之範遂自委昵將私客百人歸策時太妃在江都策遣範迎之徐州牧陶謙謂範

為袁氏覘候諷縣掠考範範親客健兒篡取以歸時唯範與孫河常從策跋涉辛苦危難不避策亦親戚待之每與升堂飲宴於太妃前後從策攻破廬江還俱東渡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麋下小丹楊湖孰領湖孰相策定秣陵曲阿收笮融劉繇餘衆增範兵二千騎五十匹後領宛陵令討破丹楊賊還吳遷都督 江表傳曰策從容獨與範棊範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範在遠聞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卿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碎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為妻子也欲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褠著袴執鞭詣閤下啟事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

將下邳陳瑀自號吳郡太守，住海西，與彊族嚴白虎交通。策自將討虎，別遣範與徐逸攻瑀於海西，梟其大將陳牧。九州春秋曰：初平三年，揚州刺史陳禕死，袁術使瑀領揚州牧。後術為曹公所敗於封丘，南人叛瑀，瑀拒之。術走陰陵，好辭以下瑀，瑀不知權而又怠於備，術乃襲瑀，瑀奔走下邳。又從攻祖郎於陵陽，太史慈於勇里。平定，拜征虜中郎將。征江夏，還平鄱陽。策薨，奔喪于吳。後權復征江夏，範與張昭留守。曹公至赤壁，與周瑜等俱拒破之，拜裨將軍，領彭澤太守，以彭澤、柴桑、歷陽為奉邑。劉備詣京見權，範密請留備。後遷平南將軍，屯柴桑。權討關羽，過範館，謂曰：「昔早從卿言，無此勞也。今當上取之，卿為我守建業。」

權破羽還，都武昌，拜範建威將軍，封宛陵侯，領丹楊太守，治建業，督扶州以下至海，轉以溧陽、懷安、寧國為奉邑。曹休、張遼、臧霸等來伐，範督徐盛、全琮、孫韶等，以舟師拒休等於洞口。遷前將軍，假節，改封南昌侯。時遭大風，船人覆溺，死者數千，還軍，拜揚州牧。性好威儀，州民如陸遜、全琮及貴公子，皆脩敬虔肅，不敢輕脫。其居處服飾，於時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權悅其忠誠，不怪其侈。江表傳曰：人有白範與賀齊奢麗夸綺，服飾僭擬王者。權曰：「昔管仲踰禮，桓公優而容之，無損於霸。今子衡、公苗，身無夷吾之失，但其器械精好，舟車嚴整耳，此適足作軍容，何損於治哉？」告者乃不敢復言。

初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為傅著簿書，使無譴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黃武七年，範遷大司馬，印綬未下，疾卒。權素服舉哀，遣使者追贈印綬。及還都建業，權過範墓呼曰：「子衡！」言及流涕，祀以太牢。江表傳曰：初權移都建業，大會將相文武，時謂嚴畯曰：「孤昔歎魯子敬比鄧禹，呂子衡方吳漢，閒卿諸人未平此論，今定云何？」畯退席曰：「臣未解指趣，竊以肅、範受饒，褒歎過實。」權曰：「昔鄧仲華初見光武，光武時受更始使，撫河北，行大司馬事耳，未有帝王志也。禹勸之以復漢業，是禹開初議之端矣。子敬英爽有殊略，

與一語便及大計，與禹相似，故比之。呂子衡忠篤亮直，性雖好奢，然以憂公為先，不足為損，避袁術自歸於兄，兄作大將，別領部曲，故憂兄事，乞為都督，辦護修整，加之恪勤，與吳漢相類，故方之。皆有旨趣，非孤私之也。」畯乃服。範長子先卒，次子據嗣。據字世議，以父任為郎，後範寢疾，拜副軍校尉，佐領軍事。範卒，遷安軍中郎將。數討山賊，諸深惡劇地，所擊皆破。隨太常潘濬討五谿，復有功。朱然攻樊，據與朱異破城外圍，還拜偏將軍，入補馬閑右部督，遷越騎校尉。太元元年，大風，江水溢流，漸淹城門，權使視水，獨見據使人取大船以備害。權嘉之，拜盪寇將軍。權寢疾，以據為太子右部督。太子即位，拜右將軍。魏出東興，

據赴討有功明年孫峻殺諸葛恪遷據為驃騎將
軍平西宮事五鳳二年假節與峻等襲壽春還遇
魏將曹珍破之於高亭太平元年帥師侵魏未及
淮聞孫峻死以從弟綝自代據大怒引軍還欲廢
綝綝聞之使中書奉詔詔文欽劉纂唐咨等使取
據又遣從兄慮以都下兵逆據於江都左右勸據
降魏據曰恥為叛臣遂自殺夷三族
朱桓字休穆吳郡吳人也孫權為將軍桓給事幕
府除餘姚長往遇疫癘穀食荒貴桓分部良吏隱
親醫藥飧粥相繼士民感戴之遷盪寇校尉授兵

二千人使部伍吳會二郡鳩合遺散期年之間得
萬餘人後丹楊鄱陽山賊蜂起攻沒城郭殺略長
吏處處屯聚桓督領諸將周旋赴討應皆平定稍
遷裨將軍封新城亭侯後代周泰為濡須督黃武
元年魏使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仁欲以
兵襲取州上偽先揚聲欲東攻羨溪桓分兵將赴
羨溪既發卒得仁進軍拒濡須七十里間桓遣使
追還羨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
兵在者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
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君聞曹仁用兵

行師孰與桓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
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又謂士衆勇怯齊等故耳
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
罷困桓與諸軍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
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雖曹丕自
來尚不足憂況仁等邪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以
誘致仁仁果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
督諸葛虔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部曲
妻子所在也仁自將萬人留橐皋復為泰等後拒
桓部兵將攻取油船或別擊雕等桓等身自拒泰

燒營而退遂梟雕生虜雙送武昌臨陣斬溺死者
千餘權嘉桓功封嘉興侯遷奮武將軍領彭城相
黃武七年鄱陽太守周魴譎誘魏大司馬曹休休
將步騎十萬至皖城以迎魴時陸遜為元帥全琮
與桓為左右督各督三萬人擊休休知見欺當引
軍還自負衆盛邀於一戰桓進計曰休本以親戚
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
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
盡而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
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

規許治此意也一時不可失也[illegible]以為不可故計不行黃龍元年拜桓前[illegible]青州牧假節嘉禾六年魏廬江主簿呂習請大兵自迎欲開門為應桓與衛將軍全琮俱以師迎至事露軍當引還城外有溪水去城一里所廣三十餘丈深者八九尺淺者半之諸軍勒兵渡去桓自斷後時廬江太守李膺整嚴兵騎欲須諸軍半渡因迫擊之及見桓節蓋在後卒不敢出其見憚如此是時全琮為督權又令偏將軍胡綜宣傳詔命參與軍事琮以軍出無獲議欲部分諸將有所掩襲桓素氣高恥見部伍乃往見琮問行意感激發怒與琮校計琮欲自解因曰上自令胡綜為督綜意以為宜爾桓愈恚恨還乃使人呼綜綜至軍門桓出迎之顧謂左右曰我縱手汝等各自去有一人旁出語綜使還桓出不見綜知左右所為因斫殺之桓佐軍進諫刺殺佐軍遂託狂發詣建業治病權惜其功能故不罪[illegible]而因桓之敗忍殆虎狼也人君且猶不可況將相乎語曰得一夫而失一國[illegible]使子異攝領部曲令醫視護數月復遣還中洲權自出祖送謂曰今寇虜尚存王塗未一孤當與君共定天下欲令君督五萬人專當一面以圖進取想君疾未復發也桓曰天授陛下聖姿當君臨四海猥重任臣以除姦逆臣疾當自愈吳錄曰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捋陛下鬚無所復恨權馮几前席桓進前捋鬚曰臣今日真可謂捋虎鬚也權大笑桓性護前恥為人下每臨敵交戰節度不得自由輒嗔恚憤激然輕財貴義兼以彊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愛養吏士贍護六親俸祿產業皆與共分及桓疾困舉營憂戚年六十二赤烏元年卒吏士男女無不號慕又家無餘財權賜鹽五千斛以周喪事子異嗣

異字季文以父任除郎文士傳曰張惇子純與張儼及異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告曰老鄙相聞饑渴甚矣夫驃騄以迅驟為功鷹隼以輕疾為妙其為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儼乃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三人各隨其目所見而賦之皆成而後坐據大歡悅後拜騎都尉代桓領兵赤烏四年隨朱然攻魏樊城建計破其外圍還拜偏將軍魏廬江太守文欽營住六安多設屯砦置諸道要以招誘亡叛為邊寇害異乃身率其手下二千人掩破欽七屯斬首數百遷揚武將軍權與論攻戰辭對稱意權謂異從父驃騎將軍據曰本知季文膽定見之復過所聞十三年文

欽詐降，密書與異，欲令自迎。異表呈欽書，因陳其偽，不可便迎。權詔曰：「方今北土未一，欽云欲歸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譎者，但當設計網以羅之，盛重兵以防之耳。」乃遣呂據督二萬人，與異并力至北界，欽果不降。建興元年，遷鎮南將軍。是歲魏遣胡遵、諸葛誕等出東興，異督水軍攻浮梁，壞之，魏軍大破。吳書曰：異又隨諸葛恪圍新城，城既不拔，異等皆言宜速還豫章，襲石頭城，不過數日可拔。恪以書曉異，異投書於地曰：「不用我計，而用傒子言！」恪大怒，立奪其兵，遂廢還建業。太平二年，假節，為大都督，救壽春圍，不解。還軍，為孫綝所枉害。吳書曰：綝要異相見，將往，陸抗止之，異曰：「子通，家人耳，當何所疑乎！」乃往。綝使力人於坐上取之，異曰：「我吳國忠臣，有何罪乎？」乃拉殺之。

評曰：朱治、呂範以舊臣任用，朱然、朱桓以勇烈著聞，呂據、朱異、施績咸有將領之才，克紹堂構。若範、桓之越隘，得以吉終；至於據、異無此之尤而反罹殃者，所遇之時殊也。

朱治朱然呂範朱桓傳第十一　吳書　國志五十六

虞陸張駱陸吾朱傳第十二　吳書　國志五十七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吳書曰：翻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太守王朗命為功曹。孫策征會稽，翻時遭父喪，衰絰詣府門，朗欲就之，翻乃脫衰入見，勸朗避策。朗不能用，拒戰敗績，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到東部候官，候官長閉城不受，翻往說之，然後見納。吳書曰：翻始欲送朗到廣陵，朗惑王方平記，言「疾來邀我，南岳相求」，故遂南行。既至候官，又欲投交州，翻諫朗曰：「此妄書耳，交州無南岳，安所投乎？」乃止。朗謂翻曰：「卿有老母，可以還矣。」翻別傳曰：朗使翻見豫章太守華歆，圖起義兵。翻未至豫章，聞孫策向會稽，翻乃還。會遭父喪，以臣使有節，不敢過家，星行追朗至候官。朗遣翻還，然後奔喪。而傳云孫策之來，翻衰絰詣府門，勸朗避策，則為大異。翻既歸，策復命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身詣翻第。江表傳曰：策書謂翻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勿謂孫策作郡吏相待也。」策好馳騁游獵，翻諫曰：「明府用烏集之眾，驅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雖漢高帝不及也。至於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長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虵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是言也。然時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裨諶草創之計，是以行耳。」吳書曰：策討山越，斬其渠帥，悉令左右分行逐賊，獨騎與翻相得山中。翻問左右安在，策曰：「悉行逐賊。」翻曰：「危事也！」令策下馬：「此草深，卒有驚急，馬不及縈策，但牽之，執弓矢以步。翻善用矛，請在前行。」

得平地勸策乘馬策曰卿無馬奈何答曰翻能步行日可行百里自征討以來吏卒無及翻者明府試躍馬翻能疏步隨之行及大道得一鼓吏策取角自鳴之部曲識聲小大皆出遂從周旋平定三郡

江表傳曰策討黃祖旋軍欲過豫章特請翻語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加聞其戰具甚少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即奉命辭行逕到郡請被褠葛巾與歆相見謂歆曰君自料名聲之在海內孰與鄙郡故王府君歆曰不及也翻曰豫章資糧多少器仗精否士民勇果孰與鄙郡又曰不如也翻曰討逆將軍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君所親見南定鄙郡亦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為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椒丘僕便還去明日日中迎檄不到者與君辭矣翻既去歆明旦出城遣吏迎策策既定豫章引軍還吳饗賜將士計功行賞謂翻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磾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語我東方人多才耳但恨學問不博語議之間有所不及耳孤意猶謂未耳卿博學洽聞故前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折中國妄語兒卿不願行便使子綱恐子綱不能結兒輩舌也翻曰翻是明府家寶而以示人人倘留之則去明府良佐故前不行耳策笑曰然因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為吾蕭何守會

目若書分有

稽耳後三日便遣翻還郡

臣松之以為王華二公於擾攘之際抗往銳之鋒俱非所能歆之名德實高於朗而江表傳述翻說華云海內名聲孰與於王此言非也然王公拒戰華逆請服實由孫策初起名微眾寡故王能舉兵豈武勝哉策後威力轉盛勢不可敵華量力而止非必用仲翔之說也若使易地而居亦華戰王服耳按吳歷載翻謂歆曰竊聞明府與王府君齊名中州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歆答曰孤不如王會稽翻復問不審豫章精兵何如會稽對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因述孫策才略殊異用兵之奇歆乃答云當去此說為勝也翻出歆還吏迎策二說有不同

翻出為富春長策薨諸長吏並欲出赴喪翻曰恐鄰縣山民或有姦變遠委城郭必致不虞因留制服行喪諸縣皆效之咸以安寧

吳書曰策薨權統事定武中郎將暠策之從兄也屯烏程整帥吏士欲取會稽會稽聞之使民守城以俟嗣主之命因令人告諭暠　會稽典錄載翻說暠曰討逆明府不竟天年今攝事統眾宜在孝廉翻已與一郡吏士嬰城固守必欲決一

巨之命為孝廉除官執事於吳書遊臣松之案此二書所說翻之時翻一為功曹與翻傳不同

後翻州舉茂才漢召為侍御史曹公為司空辟皆不就

吳書曰翻聞曹公辟曰盜跖欲以餘財汙良家邪遂拒不受

翻與少府孔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覩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也會稽東部都尉張紘又與融書曰虞仲翔前頗為論者所侵美寶為質彫摩益光不足以損

孫權以為騎都尉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坐徙丹陽涇縣呂蒙圖取關羽稱疾還建業以翻兼知醫術請以自隨亦欲因此令翻得釋也後蒙舉軍西上南郡太守麋芳開城出降蒙未據郡城而作樂沙上翻謂蒙曰今區區一心者麋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籥乎蒙即從之時城中有伏計賴翻謀行關羽既敗權使翻筮之得兌下坎上節五爻變之臨翻曰不出二日必當斷頭果如翻言權曰卿不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為比矣魏將于禁為羽所獲繫在城中權至釋之請與相見他日權乘馬出引禁併行翻呵禁曰爾降虜何敢與吾君齊馬首

乎欲抗鞭擊禁權呵止之後權於樓船會群臣飲禁聞樂流涕翻又曰汝欲以偽求免邪權悵然不平吳書曰後權與魏和欲遣禁還歸北翻復諫曰禁敗數萬衆身為降虜又不能死北習軍政得禁必不如所規還之雖無所損猶為放盜不如斬以令三軍示為人臣有二心者權不聽群臣送禁翻謂禁曰卿勿謂吳無人吾謀適不用耳禁雖為翻所惡然猶盛歎翻魏文帝常為翻設虛坐權既為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遑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

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翻嘗乘船行與麋芳相逢芳船上人多欲令翻自避先驅曰避將軍船翻厲聲曰失忠與信何以事君傾人二城而稱將軍可乎芳闔戶不應而遽避之後翻乘車行又經芳營門吏閉門車不得過翻復怒曰當閉反開當開反閉豈得事宜邪芳聞之有慙色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

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翻別傳曰權即尊號翻因上書曰陛下膺明聖之德體舜禹之孝歷運當期順天濟物奉承策命臣獨抃舞罪棄兩絕拜賀無階仰瞻宸極且喜且悲臣伏自刻省命輕雀鼠性輶毫釐罪惡莫大不容于誅昊天罔極全有九載退當念戮頻受生活復偷視息臣年耳順思咎憂憤形容枯悴髮白齒落雖未能死自悼終沒不見宮闕百官之富不覩皇輿金軒之飾仰觀巍巍衆民之謠傍聽鍾鼓侃然之樂永隕海隅棄骸絕域不勝悲慕逸豫大慶悅以忘罪又為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翻別傳曰翻初立易注奏上曰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以伏羲仰天縣象而建八卦觀變動六爻為六十四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纘述其業至臣祖父鳳為之最密臣先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於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秘說於經疏闊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習經於枹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注又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二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

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實輒悉改定以就其正孔子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聖人南面蓋取諸離斯誠天子所宜協陰陽致麟鳳之道矣謹正書副上惟不罪戾翻又奏曰經之大者莫過於易自漢初以來海內英才其讀易者解之率少至孝靈之際潁川荀諝號為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顛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歎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為章首尤可怪笑又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諝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豈不其然若乃北海鄭玄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門難以示世又奏鄭玄解尚書違失事目臣聞周公制禮以辨上下孔子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是故尊君卑臣禮之大司也伏見故徵士北海鄭玄所注尚書以顧命康王執瑁古月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為杯謂之酒杯成王疾困憑几洮頮為濯以為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古大篆卯字讀當言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為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杯天子頮面謂之澣衣古篆卯字反以為昧甚違不知蓋闕之義於此數事誤莫大焉宜命

主節定此三事又馬融訓注亦以為問者大問天下然今此不余歎作編字詁訓言大子訓注鑒雖官不得猶衆欲以然定臣設之後所貴者百世雖世有知者不謀正行或季正又文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恥之翻放棄南方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以典籍自慰依易設象以占吉凶又以宋氏解玄頗有繆錯更為立注并著明揚釋宋以理其滯臣松之案翻云古大篆卯字讀當言柳古柳卯同字竊謂翻言為然故劉留聊柳同用此字以從聲故也與日辰卯字字同音異然漢書王莽傳論卯金刀故以為日辰之卯今未能詳正然世多亂之故翻所說云有謂南夷之別名

初山陰丁覽太末徐陵或在縣吏之中或衆所未識翻一見之便與友善終成顯名

會稽典錄曰覽字孝連八歲而孤家又單微清身立行用意不苟推財從弟以義讓稱仕郡至功曹守始平長為人精微絜淨門無雜賓孫權深貴待之未及擢用會病卒甚見痛惜殊其門戶覽子固字子賤本名密避滕密改作固固在襁褓中闞澤見而異之曰此兒後必致公輔固少喪

父獨與母居家貧守約色養致敬族弟孤弱與同寒溫翻與固同僚書曰丁子賤塞淵好德堂構克舉野無遺薪斯之為懿其美優矣令德之後惟此君嘉耳居與位[illegible]宗同心為左御史大夫孫皓即位遷司徒[illegible]年七十六卒子彌字[illegible]徐陵字元大歷三縣長所在著稱遷零陵太守[illegible]以其列見卿重之如此故[illegible]陵卒僮客土田或見侵奪駱統為陵家訟之求與丁覽卜清等為比權許焉陵子平字子正童齔知名翻甚愛之屢稱歎焉諸葛恪為丹楊太守討山越以平威重思慮可與效力請平為丞稍遷武昌左部督傾心接物士卒皆為盡力初平為恪從事意甚薄及恪被害子建亡走為平部曲所得平使遣去別為佗軍所獲平兩婦歸宗敬奉情過乎厚其行義敦篤皆此類也

在南十餘年年七十卒

吳書曰翻雖在徙棄心不忘國常憂五谿宜討以遼東海絕聽人使來屬尚不足取今去人財以求馬既非國利又恐無獲欲諫不敢作表以示呂岱岱不報為愛憎所白復徙蒼梧猛陵江表傳曰後權遣將士至遼東於海中遭風多所沒失權悔之乃令曰昔趙簡子稱諸君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虞翻亮直善於盡言國之周舍也前使翻在此此役不成促下問交州翻若尚存者給其人船發遣還都若以亡者送喪還本郡使兒子仕宦會翻已終

歸葬舊墓妻子得還

會稽典錄曰孫亮時有山陰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達依體象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仕郡門下書佐太守濮陽興正旦宴見掾吏言次問太守昔聞朱潁川問士於鄭召公韓吳郡問士於劉聖博王景興問士於虞仲翔嘗見鄭劉二答而未覩仲翔對也欽聞國賢思覩盛美有日矣書佐寧識之乎育對曰往過習之昔初平末年王府君以淵妙之才超遷臨郡思賢嘉善樂采名俊問功曹虞翻曰聞玉出崑山珠生南海遠方異域各生珍寶且曾聞士人歎美貴邦舊多英俊徒以遠於京畿含香未越耳功曹雅好博古寧識其人邪翻對曰夫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東漸巨海西通五湖南暨無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實為州鎮昔禹會群臣因以命之山有金木鳥獸之殷水有魚鹽珠蚌之饒海岳精液善生俊異是以忠臣繫踵孝子連閭下及賢女靡不育焉王府君笑曰地勢然矣士女之名可悉聞乎翻對曰不敢及遠略言其近者耳往者孝子句章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讎海內聞名昭然光著太中大夫山陰陳業潔[illegible]則化盜居則讓鄰感侵退

諭定成萬宰齋賣車延行足偶俗自揚子雲等上書薦之趙傳出太尉山陰鄭公請亮質直不畏遵紫魯相山陰雉譜意重味持之安學家忠朝宰致相貴所在遺惠故取養有君子之蔡有用有丹書之備及陳宮置府皆上契天此功蒞治狀記在後籍垂道山虞耗時棧士上虞王允各洪才對深病究道原有書之承專算百篇解釋傳之宿發解當世之恭甚安上窺陰陽讓貝扮下謙人倩之歸極交仕劍史上虞主母僕裝術一都官齊士之其決曾操上虞孟英三世死義之篤句剩察老刃下史餘能卧默去常句章綱雲皆筆然始小義引罪多名門刀老盜賊餘戒佐達舊璜甘傳任光章安命吏黃哇身為白太待君於鄞抵州從事句章王備妻身拔在垂上虞魏少英遭世屯蹇忘家憂國列在八俊為世英彥尚書烏傷楊喬桓帝妻以公主辭疾不納近故太尉上虞朱公天姿聰亮欽明神武策無失謀征無遺慮是以天下義兵思以為首上虞女子曹娥父溺江流投水而死立石碑紀炳然著顯王府君曰是既然矣潁川有巢許之範吳於不自之三被當鄭者[illegible]訪[illegible]此是矣龍[illegible]人先言於近北早始乃引上出之事及彼節之士亦有其人趙王弱難往此於亦以之穴龍人董流以之戍者太伯人邪且太陽外來之君非其地人也若以劍攵一之地六為

足於此而葬之身鄉人以次公實已畀泰之世祖即祚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則辭勤職主靜則巖遵王秀數辟抗節不行光武中興然後俯就矯手不拜志陵雲日皆著於傳籍較然彰明豈如巢許流俗遐遠不見經傳者哉王府君笑曰善哉話言也賢矣非君不著太守未之前聞也濮陽府君曰御史所云既聞其人陸據已下書佐寧謝之乎育曰瞻卿景行敢不義之近者太守上虞陳業絜身清行志懷霜雪貞亮之信同操柳下遭漢中微委官棄祿遁跡黟歙以求其志高邈妙蹤天下所聞故經文莫之尺牘之書比竟三高其聰明大略忠直謇諤則侍御史餘姚虞翻偏將軍烏傷駱統其淵懿純德則太子少傅山陰闞澤學通行茂作帝師儒其雄姿武毅立功當世則後將軍賀齊勳成績著其探極秘術言合神明則太史令上虞吳範其文章之士立言粲盛則御史中丞句章任奕鄱陽太守章安虞翔各馳文檄曄若春榮處士謨實教序起意自殺亡代吳寧斯敦山陰一疾上漢吳正減代父元罪其及則松傷仰牛不守羅素或一持守荀袁身不節或虞建翊戚死了始行皆近世之事尚在耳目府君曰管海內之文也言顯秦始皇二十五年以吳越地爲會稽郡治吳漢封諸侯王以何年復爲郡而分治於此育對曰劉賈爲荊王賈爲英布所殺又以劉濞爲吳王景帝四年濞反誅乃復爲郡治於吳元鼎五年除東越因以其地爲冶幷屬於此而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陽朔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復徙句章到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浙江之北以爲吳郡會稽還治山陰自永建四年歲在己巳以至今年積百二十九歲府果紛其累歲吳之太平三年歲在丁丑育後仕朝常在臺閣爲東觀令遷拜清河太守加位侍中推刺占體要盡涓

翻有十一子第四子汜最知名永安初從選曹郎爲散騎中常侍後爲監軍使者討扶嚴病卒會稽典錄曰汜字世洪生南海年十六父卒還鄉里孫綝廢幼主迎立琅邪王休休未至綝欲入宮圖爲不軌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失色徒唯唯而已汜對曰明公爲國伊周處將相之任擅廢立之威勢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大小踴躍自以伊霍復見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群下擾擾眾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綝不懌竟立休休初即位與賀邵王蕃薛瑩俱爲散騎中常侍以討扶嚴功拜交州刺史冠軍將軍餘姚侯尋卒汜弟忠宜都太守會稽典錄曰忠字世方翻第五子貞固幹事好識人物造吳郡陸遜於童齒之年稱上虞魏遷於無名之初終皆遠致爲著聞

之士交同縣王岐於孤宦之族仕進先至宜都太守忠乃歎之晉征吳忠與夷道監陸晏晏弟中夏督景堅守不下爲城被害忠子譚字思奧晉陽秋稱譚清貞有檢操外如退弱內堅正有膽幹仕晉歷位內外終於衛將軍追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聳越騎校尉累遷廷尉湘東河間太守會稽典錄曰聳字世龍翻第六子也清虛無欲進退以道在吳歷清官入晉除河間相王素聞聳名厚敬禮之聳抽引人物擢在幽隱孤陋之中時王岐難縱以高士所達必合秀異賢書造族于奕因世之取士曾不拘未嘗於丘素良才於擢穩譽然已成所毀依已敗此而所以數息也歎疾終喪祭無度節渴畢除以少牢而飯而已書時疾業不赴悼行之昺廷尉尚書濟陰太守會稽典錄曰昺字世文翻第八子也少有倜儻之志仕吳黃門郎以建對光義超拜尚書侍中晉軍來伐遣昺持節都督武昌已上諸軍事昺先上還節蓋印綬然後歸順在濟陰抑强扶弱甚著威風

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也父康漢末爲廬江太守謝承後漢書曰康字季寧少惇孝悌勤脩操行太守李肅察孝廉肅後坐事伏法康斂尸送喪還潁川行服禮終舉茂才歷三郡太守所在稱治後拜廬江太守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孫策在吳張昭張紘秦松爲上賓共論四海未泰須當用武治而平之績年少末坐遙大聲言曰昔管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惟尚武績雖童蒙竊所未安也昭等異焉績容貌雄壯博學多識星曆算數無不該覽虞翻舊齒

齒名盛龐統荊州令士年亦差長皆與績友善孫權統事辟為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為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給兵二千人績既有躄疾又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豫自知亡日乃為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遘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又曰從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年三十二卒長子宏會稽南部都尉次子叡長水校尉績於鬱林所生女名曰鬱生適張溫弟白姚信集有表稱之一曰臣聞唐虞之政舉善而教三王所以表顯以忠臣烈士顯名國朝淑婦貞女表跡家閭吾去

所以闡崇化彙應稍肩風使物有令性由明俱書奇鬱鬱士女同榮故王蟻肆寰一之節而齊王表其異義姑太姦之難而魯安高其門臣切見古鬱林太守陸績女子鬱生履貞特之行幼立匪石之節年始十三適同郡張白侍廟月婦禮未卒白遭罹家禍遷死異郡鬱生抗聲昭節義形色冠蓋交橫誓而不許奉白姊妹嶮巇之中蹈履水火志霜雪義心固於金石體信貫於神明送終以禮邦士慕則關沼蓰以行顏行以爵苟非名爵削勸善不揚故上之若魯人志其勇祀婦見書寡人寡其罗气家孫朗蘇酌前則閭天寵下垂神厚獲符生以歎姑之号以厲鞫鄲之鄲鄲風穆帶士女玢穆矣

張溫字惠恕吳郡吳人也父允以輕財重士名顯州郡為孫權東曹掾卒溫少脩節操容貌奇偉權聞之以問公卿曰溫當今與誰為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為輩太常顧雍曰基未詳其為人也

溫當今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罷出張昭執其手曰老夫託意君宜明之拜議郎選曹尚書徙太子太傅甚見信重時年三十二以輔義中郎將使蜀權謂溫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以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構於蜀行人之義受命不受辭也溫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老延譽之功又無子產陳事之效然諸葛亮達見計數必知神慮屈申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無疑貳

溫至蜀詣闕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昌殷祚於再興成王以幼沖隆周德於太平功冒溥天聲貫罔極今陛下以聰明之姿等契往古總百揆於良佐參列精之炳燿遐邇望風莫不欣賴吳國勤任旅力清澄江滸願與有道平一宇內委心協規有如河水軍事興煩使役乏少是以忍鄙倍之羞使下臣溫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未便恥忽臣自入遠境及即近郊頻蒙勞來恩詔輒加以榮自懼悚怛若驚謹奉所齎函書一封蜀甚貴其才還頃之使入豫章部伍出兵事業未究權既陰銜溫稱美

蜀玫又嫌其聲名大盛衆庶炫惑恐終不爲己用
思有以中傷之會暨豔事起遂因此發舉豔字子
休亦吳郡人也温引致之以爲選曹郎至尚書豔
性狷厲好爲清議見時郎署混濁淆雜多非其人
欲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射百僚覈選三署率皆
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
貪鄙志節汙卑者皆以爲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
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矣競言豔及選曹郎徐
彪專用私情愛憎不由公理吳錄曰彪字仲虞廣陵人也豔彪
皆坐自殺温宿與豔彪同意數交書疏聞問往還
即罪温權幽之有司下令曰昔令召張温虛己待
之既至顯授有過舊臣何圖凶醜專挾異心昔暨
豔父兄附于惡逆寡人無忌故進而任之欲觀豔
何如察其中間形態果見而温與之結連死生豔
所進退皆温所爲頭角更相表裏共爲腹背非温
之黨即就疵瑕爲之生論又前任温董督三郡指
撝吏客及殘餘兵時恐有事欲令速歸故授棨戟
獎以威柄乃便到豫章表討宿惡寡人信受其言
特以繞帳帳下解煩兵五千人付之後聞曹丕自出
淮泗故豫勑温有急便出而温悉内諸將布於深

山致命不至賴丕自退不然已往豈可計又殷
禮者本占候召而温先後乞將到蜀扇揚異國爲
之譚論又禮之還當親本職而令守尚書戶曹郎
如此署置在温而已又温語賈原當薦卿作御史
語蔣康當用卿代賈原專衒賈國恩爲己形勢
其姦心無所不爲不忍暴於市朝今斥還本郡以
給厮吏嗚呼温也免罪爲幸將軍駱統表理温曰
伏惟殿下天生明德神啓聖心招髦秀於四方置
俊乂於宮朝多士既受普篤之恩張温又蒙最隆
之施而温自招罪譴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
歎然臣周旋之閒爲國觀覺深知其狀故密陳其
理温實心無他情事無逆迹但年紀尚少鎮重尚
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偉之才亢臧否之譚效襃
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妬其寵愛名者嫉其才士默
者非其譚瑕釁者諱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辨明朝
所當究察也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
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疾之者深譖之
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子曰
爲君難爲臣不易也温雖智非從横武非虓虎然
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辨卓躒

冠蓋[illegible]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溫
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赦盛德宥賢
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國家之
暨豔不內之忌族猶等之平民是故先見用於[illegible]
治大見舉於衆人中見任於明朝亦見交於溫也
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也國
家不嫌於豔爲最重之義是以溫亦不嫌與豔爲
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溫竊親之於下也
宿惡之民放逸山險則爲勁寇將置平土則爲健
兵故溫念在欲取宿惡以除勁寇之害而增健兵
之銳也但自錯落功不副言然計其送兵以比許
晏數之多少溫不減之用之強羸溫不下之至於
遲速溫不後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
敢忘恩而遺力也溫之到蜀共譽殿下禮雖臣無境
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
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行既循君之
敘己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鄰國則有私覿
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之義也古人有言欲
知其君觀其所使見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
溫若譽禮能使彼歎之誠所以昭我臣之多良明

使之得其人顯國美於異境揚君命於他邦是以
晉趙文子之盟于宋也稱隨會於屈建楚王孫圉
之使于晉也譽左史於趙鞅亦向他國之輔而歎
本邦之臣經傳美之以光國而不譏之以外交也
王靖內不憂時外不趨事溫彈之不私推之不假
於是與靖遂爲大怨此其盡節之明驗也靖兵衆
之勢幹任之用皆勝於賈原蔣康溫尚不容私以
安於靖豈敢賣恩以協原康耶又原在職不勤當
事不堪溫數對以醜色彈以急聲若其誠欲賣恩
作亂則亦不必貪原也凡此數者校之於事既不
合參之於衆亦不驗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
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從層宮之
內瞰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機之理猶未易
周也固當聽察羣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
非溫既殷勤臣是溫又契闊辭則俱巧意則俱至
各自言欲爲國誰其言欲爲私倉卒之間猶難即
別然以殿下之聰叡察講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思
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溫非
親臣臣非愛溫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
明彼獨行之於前臣恥廢之於後故遂發宿懷於

令曰納愚言於聖德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溫
身也權終不納後六年溫病卒二弟祗白亦有才
名與溫俱廢會稽典錄曰余姚虞俊歎曰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
兆矣諸葛亮聞俊憂溫意未之信及溫放黜亮乃歎俊之有
先見亮初聞溫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
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臣松之以為莊周云名者公器也
不可以多取張溫之廢豈其取名之多乎多之為弊古賢既
知之矣是以遠見之士退藏於密不使名浮於德不以華傷
其實既不能被褐韜寶挫廉逃譽使才映一世聲蓋人上沖
用之道庸可暫替溫則反之能無敗乎權既疾溫名盛而駱
統之言驗其美至今卓隱疑駁評曜出人未有及之者
也所以稱溫之方盛又勢貴以錄之哉文士傳曰溫姊妹三
人皆有節行為溫事已嫁者皆見錄奪其中妹先適顧承官
以許嫁丁氏成婚有日遂飲藥而死
吳朝嘉歎鄉人圖畫為之贊頌云

吳志十二　十六

駱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也父俊官至陳相為袁
術所害謝承後漢書曰俊字孝遠有文武才幹少為郡吏察孝廉補尚書郎擢拜陳相值袁術僭號兄弟忿
爭天下鼎沸群賊並起陳與比界姦慝四布俊厲威武保
彊境賊不敢犯養濟百姓災害不生歲獲豐稔後術軍衆饑困
就俊求糧俊疾惡術初不應答術怒密使人殺俊不
統母改適為華歆小妻統時
八歲遂與親客歸會稽其母送之拜辭上車面而
不顧其母泣涕於後御者曰夫人猶在也統曰不
欲增母思故不顧耳事適母甚謹時饑荒鄉里及
遠方客多有困乏統為之飲食衰少其姊仁愛有
行寡居無子見統甚哀之數問其故統曰士大夫
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曰誠如是何不告我而
自苦若此乃自以私粟與統又以告母母亦賢

遂仍由是顯名孫權以將軍領會稽太守統
一試為烏程相民戶過萬咸歎其惠理權嘉
之召為功曹行騎都尉妻以從兄輔女統志在補
察苟所聞見夕不待旦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
損益饗賜之日可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
誘諭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
權納用焉出為建忠中郎將領武射吏三千人及凌
統死復領其兵是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
耗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為彊富制威
福為尊貴曜德義為榮顯永世胤為豐祚然財須

吳志十二　十七

民生彊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
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
眾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眾無以辟四方推是言
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彊敵未
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
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
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
丁夫聞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
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為兵者生則困苦
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

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
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路不顧窮盡輕剽者則迸入
險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
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
則姧心動而攜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小能自
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
生之而父母殺之既懼干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
殿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彊鄰大敵非造次
所滅疆埸常守非朔月之戍而兵民減耗後生不
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

吳志十二　十八

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
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
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具為能取過目前
之急少復以恩惠為治副稱殿下天覆之仁勤恤
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勢不可久
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殿下少以萬
機餘閑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
民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之大願
足以死而不朽矣權感統言深加意焉以隨陸遜
破蜀軍於宜都遷偏將軍黃武初曹仁攻濡須使

別將常雕等襲中洲統與嚴圭共拒破之封新陽
亭侯後為濡須督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
皆善文多故不悉載尤以占募在民間長惡敗俗
生離叛之心急宜絕置權與相反覆終遂行之年
三十六黃武七年卒
陸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
陳留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
就瑁遊處（迪孫曄字思光作獻帝春秋云迪與張紘等俱過江迪父綏為太傅掾張超之討董卓以綏領廣陵事）
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原爰居會
稽素不相識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為起立墳墓

吳志十二　十九

收導其子又瑁從父績早亡二男一女皆數歲以
還瑁迎攝養至長乃別州郡辟舉皆不就時尚書
暨豔盛明臧否差斷三署頗揚人闇昧之失以顯
其謫瑁與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
美化加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
用之時也若令善惡異流貴汝潁月旦之評誠可
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汎愛
中則郭泰之弘濟近有益於大道也豔不能行卒
以致敗嘉禾元年公車徵瑁拜議郎選曹尚書孫
權忿公孫淵之巧詐反覆欲親征之瑁上疏諫曰

臣聞聖王之御遠夷，羈縻而已，不常保有，故古者制地，謂之荒服，言慌惚無常，不可保也。今淵東夷小醜，屏在海隅，雖託人面，與禽獸無異。國家所為不愛貨寶遠以加之者，非嘉其德義也，誠欲誘納愚弄，以規其馬耳。淵之驕黠，恃遠負命，此乃荒貊常態，豈足深怪。昔漢諸帝亦嘗銳意以事外夷，馳使散貨，充滿西域，雖時有恭從，然其使人見害，財貨并沒，不可勝數。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越巨海，身踐其土，羣臣愚議，竊謂不安。何者？北寇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為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忿以改規，激以動眾，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輒多。且沓渚去淵，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彊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絕，動眾之日，脣齒相濟。若實孑然無所憑賴，其畏怖遠迸，或難卒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承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權未許。瑁重上疏曰：夫兵

三十　吳志十三

華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姦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耳。至于中夏鼎沸，九域盤牙之時，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務自將養，以待鄰敵之闕，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尉他叛逆，僭號稱帝，于時天下乂安，百姓殷阜，帶甲之數，糧食之積，可謂多矣，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重興師旅，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埸猶警，雖蚩尤、鬼方之亂，故當以緩急差之，未宜以淵為先。願陛下抑威住計，暫寧六師，潛神嘿規，以為後圖，天下幸甚。權再覽瑁書，嘉其詞理端切，遂不行。初，瑁同郡聞人敏見待國邑，優於宗脩，惟瑁以為不然，後果如其言。赤烏二年，瑁卒。子喜亦涉文籍，好人倫，孫晧時為選曹尚書。（吳錄曰：喜字文仲，瑁第二子也，入晉為散騎常侍。瑁孫曄字士光，至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曄弟玩字士瑤，晉陽秋稱玩器量淹雅，位至司空，追贈太尉。）

吳志十三　二十一

吾粲字孔休，吳郡烏程人也。（吳錄曰：粲生數歲，孤城嫗見之，謂其母曰：是兒有卿相之骨。）孫河為縣長，粲為小吏，河深奇之。河後為將軍，得自選長吏，表粲為曲阿丞，遷為長史，治有名迹。雖起孤微，與同郡陸遜、卜靜等比肩齊聲矣。孫權為車騎將軍，召為主簿，出為山陰令，還為參

校尉黃武元年與呂範賀齊等俱以舟師拒魏將曹休於洞口值天大風諸船綆紲斷絕漂沒著岸為魏軍所獲或覆沒沈溺其大船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緣號呼他吏士恐船傾沒皆以戈矛撞擊不受粲與黃淵獨令船人以承取之左右以為船重必敗粲曰船敗當俱死耳人窮柰何棄之粲淵所活者百餘人還遷會稽太守召處士謝譚為功曹譚以疾不詣粲教曰夫應龍以屈伸為神鳳皇以嘉鳴為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重淵者哉粲募合人衆拜昭義中郎將與呂岱討平山越入

為屯騎校尉少府遷太子太傅遭二宮之變抗言執正明嫡庶之分欲使魯王霸出駐夏口遣楊竺不得令在都邑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遜時駐武昌連表諫爭由此為霸竺等所譖害下獄誅

朱據字子範吳郡吳人也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黃武初徵拜五官郎中補侍御史是時選曹尚書暨豔疾貪汙在位欲沙汰之據以為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棄瑕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不聽卒敗權咨嗟將率發憤歎息追思呂蒙張溫以為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自是拜建義校尉領兵屯湖孰黃龍元年權遷都建業徵據尚公主拜左將軍封雲陽侯謙虛接士輕財好施祿賜雖豐而常不足用嘉禾中始鑄大錢一當五百後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受之典校呂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厚棺斂之壹又表據吏為據隱故厚其殯權數責問據據無以自明藉草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覺言王遂所取權大感寤曰朱據見枉況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百萬赤烏九年遷驃騎將軍遭二宮搆爭據擁護太子言則懇至義形於色

守之以死殷基通語載據爭曰臣聞太子國之本根雅性仁孝天下歸心今卒責之將有一朝之慮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所復及矣遂左遷新都郡丞未到中書令孫弘譖潤據因權寢疾弘為詔書追賜死時年五十七孫亮時二子熊損各復領兵為全公主所譖皆死永安中追錄前功以熊子宣襲爵雲陽侯尚主孫晧時宣至驃騎將軍

評曰虞翻古之狂直固難免乎末世然權不能容非曠宇也陸績之於楊玄是仲尼之左丘明老聃之嚴周矣以瑚璉之器而作守南越不亦賊夫人張溫才藻俊茂而智防未備用致艱患駱統

明大義，辭切理至，值權方閉不開。陸瑁篤義規諫，君子有焉。吾粲、朱據遭罹屯蹇，以正喪身，悲夫！

虞陸張駱陸吾朱傳第十二　吳書　國志五十七

陸遜傳第十三　吳書　國志五十八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本名議，世江東大族。陸氏世頌曰：遜祖紆，字叔盤，敏淑有思學，守城門校尉。父駿，字季才，淳懿信厚，為邦族所懷，官至九江都尉。遜少孤，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袁術與康有隙，將攻康，康遣遜及親戚還吳。遜年長於康子績數歲，為之綱紀門戶。孫權為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令史，出為海昌屯田都尉，并領縣事。吳錄曰：海昌今鹽官縣也。縣連年亢旱，遜開倉穀以振貧民，勸督農桑，百姓蒙賴。時吳、會稽、丹楊多有伏匿，遜陳便宜，乞與募焉。會稽山賊大帥潘臨，舊為所在毒害，歷年不禽。遜以手下召兵，討治深險，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餘人。鄱陽賊帥尤突作亂，復往討之，拜定威校尉，軍屯利浦。權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務，遜建議曰：「方今英雄棊跱，豺狼闚望，克敵寧亂，非眾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為帳下右部督。會丹楊賊帥費棧受曹公印綬，扇動山越，為作內應，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往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彊者為兵，羸者補戶，

得精卒數萬人宿惡蕩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為耳呂蒙稱疾詣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不見至尊宜好為計蒙曰羽素勇猛既難為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遜至陸口書與羽曰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卷共獎王綱近以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稟良規又曰于禁等見獲遐邇欣歎以為將軍之勳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

淮陰拔趙之略蔑以尚茲聞徐晃等步騎駐旌闚望麾葆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為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儻明注仰有以察之羽覽遜書有謙下自託之意意大安無復所嫌遜具啟形狀陳其可禽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為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遜徑進領宜都太守拜撫邊將軍封華亭侯備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是歲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遜遣將軍李異謝旌等將三千人攻蜀將詹晏陳鳳異將水軍旌將步兵斷絕險要即破晏等生降得鳳又攻房陵太守鄧輔南鄉太守郭睦大破之秭歸大姓文布鄧凱等合夷兵數千人首尾西方遜復部旌討破布凱布凱脫走蜀以為將遜令人誘之布帥衆還降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為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吳書曰權嘉遜功德欲殊顯之雖為上將軍列侯猶欲令歷本州舉命乃使揚州牧呂範就辟別駕從事舉茂才時荊州士人新還仕進或未得所遜

上疏曰昔漢高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羣俊畢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遠近今荊州始定人物未達臣愚慺慺乞普加覆載抽拔之恩令並獲自進然後四海延頸思歸大化權敬納其言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為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為大督張南為前部輔匡趙融廖淳傅肜等各為別督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吳書曰諸將並欲迎擊備遜以為不可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厲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弊耳諸將不解以為遜畏之各懷憤恨）備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為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為戚臣初嫌

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為念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勑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驛人自擔燒鐃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慙恚曰吾乃為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初孫桓別討備前鋒於夷道為備所圍求救於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方略大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當禦

倘時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案劍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彊對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矣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雖駑懦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

權大笑稱善加拜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即改封江陵侯又備既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權以問遜遜與朱然駱統以爲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無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吳錄曰劉備聞魏軍大出書與遜云賊今已在江陵吾將復東將軍謂其能然不遜答曰但恐軍新破創痍未復始求通親且當自補未暇窮兵耳若不惟算欲復以傾覆之餘遠送以來者無所逃命備尋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七年權使鄱陽太守周魴譎魏大司馬曹休休果舉衆入皖乃召遜假黃鉞爲大都督逆休陸機爲遜銘曰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吳錄曰假遜黃鉞吳王親執鞭以見之休既覺知恥見欺誘自恃兵馬精多遂交戰遜自爲中部令朱桓全琮爲左右翼三道俱進果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騾驢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略盡休還疽發背死諸軍振旅過武昌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入出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於時莫與爲比遣還西陵黃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都護

是歲權東巡建業留太子皇子及尚書九官徵遜輔太子并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時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鬬鴨欄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君侯宜勤覽經典以自新益用此何爲慮即時毀徹之射聲校尉松於公子中最親戲兵不整遜對之髡其職吏南陽謝景善劉廙先刑後禮之論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皆非也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遜雖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時

事曰臣以爲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忍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爲先自不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效此乃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昔漢高舍陳平之愆用其奇略終建勳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弘規也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朱崖皆以諮遜遜上疏曰臣愚以爲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衆損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規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

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致疫今驅見衆經涉不毛欲益更損欲利反害又珠崖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虧衆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但當畜力而後動耳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大業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爲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而干戈未戢民有饑寒臣愚以爲宜育養士民寬其租賦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統矣權遂征夷州得不補失及公孫淵背盟權欲往征遜上疏曰淵憑險恃固拘留大使名

馬不獻實可讎忿蠻夷猾夏未染王化鳥竄荒裔拒逆王師至令陛下爰赫斯怒欲勞萬乘汎輕越海不慮其危而涉不測方今天下雲擾羣雄虎爭英豪踴躍張聲大視陛下以神武之姿誕膺期運破操烏林敗備西陵禽羽荊州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摧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方蕩平華夏總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志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匪懷細以害大彊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遠征必致闚關感至而憂悔

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惜遼東衆之與馬奈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乞息六師以威大虜早定中夏垂曜將來權用納焉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荅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弈棊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以旋無所復慼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

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遜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干軍到白圍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市盛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噎不得關敵乃自斫殺己民然後得闔斬首獲生凡千餘人臣松之以為遜慮孫權已退魏得專力於己既能張拓形勢使敵不敢犯方舟順流無復怵惕矣何為復潛遣諸將奄襲小縣致令市人駭奔自相傷害俾無罪之民橫罹荼酷與諸葛渡瀘之師亦何其遠哉用兵之道既違失律之凶

吳書十三　十

其所生得皆加營護不令兵士干擾侵侮將家屬來者使就料視若亡其妻子者即給衣糧厚加慰勞發遣令還或有感慕相攜而歸者鄰境懷之[illegible]江夏功曹趙濯弋陽備將裴生及夷王梅頤等並帥支黨來附遜遜傾財帛周贍經恤又魏江夏太守逯式逯音祿兼領兵馬頗作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遜聞其然即假作答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呈來書表聞撰眾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

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惶懼遂自送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復親附遂以免罷臣松之以為邊將為害蓋其常事使逯式得罪代者亦復如之自非狡焉思肆所不能滅大患何足虧損雅慮而為小詐哉以斯為美又所不取六年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召募事下問遜遜以為此郡民易動難安不可與召恐致賊寇而祗固陳取之郡民吳遽等果作賊殺祗攻沒諸縣豫章廬陵宿惡民並應遽為寇遜自聞輒討即破遽等相率降遜料得精兵八千餘人三郡平時中書典校呂壹竊弄權柄擅作威福遜與太常潘濬同心憂之言至流涕後權誅壹深以自責語在權傳

吳書十三　十一

時謝淵謝厷等各陳便宜欲興利改作[illegible]以事下遜遜議曰國以民為本強由民力財由民出夫民殷國弱民瘠國強者未之有也故為國者得民則治失之則亂若不受利而令盡用立效亦為難也是以詩歎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乞垂聖恩寧濟百姓數年之間國用少豐然後更圖赤烏七年代顧雍為丞相詔曰朕以不德應期踐運

王塗未一姦宄充路夙夜戰懼不遑鑒寐惟君
天資聰叡明德顯融統任上將匡國弭難夫有超
世之功者必應光大之寵懷文武之才者必荷社
稷之重昔伊尹隆湯呂尚翼周內外之任君實兼
之今以君為丞相使使持節守太常傅常授印綬
君其茂昭明德脩乃懿績敬服王命綏靖四方於
乎總司三事以訓羣寮可不敬與君其勖之其州
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先是二宮並闕中外職司
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為子弟苟有才不
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為取禍

吳志十三　十三

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
寄果阿附魯王輕為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
磾而宿留阿寄終為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
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
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
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
詣都欲口論適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聽許而遜
外生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
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
責讓遜遜憤恚致卒時年六十三家無餘財初暨

豔造營府之論遜諫戒之以為　禍又謂諸葛恪
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
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廣
陵楊竺少獲聲名而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
別族其先覩如此長子延早夭次子抗襲爵孫休
時追謚遜曰昭侯
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也遜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
尉領遜眾五千人送葬東還詣都謝恩孫權以楊
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禁絕賓客中使臨詰抗無
所顧問事事條答權意乃解赤烏九年遷立節中

吳志十三　十三

郎將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
葺其牆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
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為慙太元元年就
都治病病差當還權涕泣與別謂曰吾前聽用讒
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焚滅
之莫令人見也建興元年拜奮威將軍太平二年
魏將諸葛誕舉壽春降拜抗為柴桑督赴壽春
破魏牙門將偏將軍遷征北將軍永安二年拜鎮
軍將軍都督西陵自關羽至白帝三年假節孫皓
即位加鎮軍大將軍領益州牧建衡二年大司馬

拖績辛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
事治樂鄉抗聞都下政令多闕憂深慮遠乃上疏
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蓋六
國所以兼并於彊秦西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今
敵跨制九服非徒關右之地割據九州豈但鴻溝
以西而已國家外無連國之援內非西楚之彊庶
政陵遲黎民未乂而議者所恃徒以長川峻山限
帶封域此乃書傳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
遠惟戰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釁考之典
籍驗之行事中夜撫枕臨餐忘食昔匈奴未滅去

病辭館漢道未純賈生哀泣況臣王室之出世荷
光寵身名否泰與國同慼死生契闊義無苟且夙
夜憂怛念至情慘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人臣之
節匪躬是殉謹陳時宜十七條如左十七條失本
故不載時何定弄權閹官預政抗上疏曰臣聞開
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譖庸回唐書攸戒是以雅人
所以怨刺仲尼所以歎息也春秋已來爰及秦漢
傾覆之釁未有不由斯者也小人不明理道所見
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
憎愛移易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

任假以專制之威而冀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
不可得也方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胄少
漸道教或清苦自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
黜羣小然後俗化可清庶政無穢也鳳皇元年西
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日部分諸
軍令將軍左奕吾彥蔡貢等徑赴西陵勑軍營更
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
催切如敵已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
之銳亟以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
弊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

且所繕脩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既
不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
禦之諸將咸欲攻闡抗每不許宜都太守雷譚言
至懇切抗欲服衆聽令一攻攻果無利圍備始合
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
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沒江陵
必不能守所損者小如使西陵槃結則南山羣夷
皆當擾動則所憂慮難可竟言也吾寧棄江陵而
赴西陵況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
勑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中以絕寇叛

祜欲因所遏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功力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祜水軍督留慮鎮西將軍朱琬拒胤身率三軍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者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軍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死者相屬肇至經月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畜力項領伺視闡隙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兇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大破敗祜等皆引軍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自此以下所請赦者數萬口修治城圍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沖如常故得將士歡心

晉陽秋曰抗與羊祜推僑札之好抗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心服之于時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　漢晉春秋曰羊祜既歸增脩德信以懷吳人陸抗每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無求細益而已於是吳晉之閒餘糧栖畝而不犯牛馬逸而入境可宣告而取也沔上獵吳獲晉人先傷者皆送而相還抗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合與之曰此上藥也近始自作未及服以君疾急故相致

抗得而服之諸將或諫抗不答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於抗抗曰夫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是正足以彰其德耳於祜無傷也或以祜抗為失臣節兩譏之　習鑿齒曰夫理勝者天下之所保信順者萬人之所宗雖大猷既喪義聲久淪狙詐馳於當塗權略周乎急務負力從橫之人臧獲牧豎之智未有不憑此以創功捨茲而獨立者也是故晉文退舍而原城請命穆子圍鼓訓之以力冶夫獻策而費人斯歸樂毅緩攻而風烈長流觀其所以服物制勝者豈徒威力相詐而已哉自今三家鼎足四十有餘年矣吳人不能越淮沔而進取中國中國不能陵長江以爭利者力均而智侔道化不足以相傾也夫殘彼而利我未若利我而無殘振武以懼物未若德廣而民懷匹夫猶不可以力服而況一國乎力服猶不如以德來而況不制乎是以羊祜恢大同之略思五兵之則齊其民人均其施澤振義網以羅彊吳明兼愛以革暴俗易生民之視聽馳不戰乎江表故能德音悅暢而襁負雲集殊鄰異域義讓交弘自吳之遇敵未有若此者也抗見國小主暴而晉德彌昌人有棄主之慮思所以鎮定民心緝寧外內奮其危弱抗權上國者莫若親行斯道以侔其勝使彼德靡加吾而此善流聞歸重邦國弘明遠風折衝於枕席之上校勝於帷幄之內傾敵而不以甲兵之力保國而不浚溝池之固信義感於寇讎丹懷體於先日豈設狙詐以危賢徇己身之私名貪外物之重我闇服之而不備者哉由是論之苟守局而保疆一卒之所能協數以相危小人之近事積詐以防物以(?)明哲之所賤賢人君子所以拯世垂範舍此而欲若其道良弘故也

加拜都護聞武昌左部督薛瑩徵下獄抗上疏曰夫俊乂者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庶政所以倫敘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司農樓玄散騎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勗皆當世秀穎一時顯器既蒙初寵從容列位而並旋受誅殛或圮族替祀或投棄荒裔蓋周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宥善之義

皆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蕃等罪名未定大
辟以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痛哉且已死之
刑固無所識至乃焚爍流漂棄之水濱懼非先
之正典或甫侯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聳士民
感蕃勗永已悔亦靡及誠望陛下赦召玄出而
聞薛瑩卒見逮錄瑩父綜納言先帝傅弼文皇及
瑩承基內厲名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司
未詳其事如復誅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瑩
罪哀矜庶獄清澄刑網則天下幸甚時師旅仍動
百姓疲弊抗上疏曰臣聞易貴隨時傳美觀釁

故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
苟無其時玉臺有憂傷之慮孟津有反旆之軍今
務富國彊兵力農畜穀使文武之才效展其用百
揆之署無曠厥職明黜陟以厲庶尹審刑罰以示
勸沮訓諸司以德而撫百姓以仁然後順天乘運
席卷宇內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
卒彫瘁寇不為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
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
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
異也況今師所克獲不補所喪哉且阻兵無眾古

之明鑒誠宜暫息進取小規以畜士民之力觀釁
伺隙庶無悔吝二年春就拜大司馬荊州牧三年
夏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下流受
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
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也此乃社稷安危
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陳
言以為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
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
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跡前乞精兵三萬
而至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

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彊對內懷百蠻而上
下見兵財有數萬羸弊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為
諸王幼沖未統國事可且立傅相輔導賢姿無用
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豎宦開立占募兵民怨役
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埸受敵
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眾務信其賞罰雖
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
諧大事此臣之所深慼也若臣死之後乞以西方
為屬願陛下思覽臣言則臣死且不朽秋遂卒子
晏嗣晏及弟景玄機雲分領抗兵

道監天紀四年晉軍伐吳龍驤將軍王濬順流東下所至輒克終如抗慮景字士仁以尚公主拜騎都尉封毗陵侯既領抗兵拜偏將軍中夏督澡身好學著書數十篇也文士傳曰陸景母張承女諸葛恪外生恪誅景母坐見黜景少為祖母所育養及祖母亡景為之心喪三年二月壬戌晏為王濬別軍所殺癸亥景亦遇害時年三十一景妻孫晧適妹與景俱張承外孫也景弟機字士衡雲字士龍機雲別傳曰晉太康末俱入洛造司空張華華一見而奇之曰伐吳之役利在獲二儁遂為之延譽薦之諸公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轉太子洗馬尚書著作郎雲為吳王郎中令出宰浚儀甚有惠政吏民懷之生為立祠後並歷顯位機天才綺練文藻之美獨冠於時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口辯持論過之于時朝廷多故機雲並自結於成都王穎穎用機為平原相

吳志十三　二一

雲清河內史尋轉事右司馬甚見委仗無幾而與長沙王構隙遂舉兵攻洛以機行後將軍督王粹牽秀等諸軍二十萬士龍著南征賦以美其事機吳人羇旅單宦頓居羣士之右多不厭服機屢戰失利死散過半初宦人孟玖穎所嬖幸秉寵蔑擅重數云其短[illegible]不[illegible]斬[illegible]又從而毀之吳役也玖弟超亦領衆試機不奉軍令機繩之以法超宣言曰陸機構反及牽秀等譖機於穎以為持兩端玖又構之於內穎信之遣收機并收雲及弟耽並伏法機兄弟既江南之秀亦著名諸夏並以無罪夷滅天下痛惜之機文章為世所重雲所著亦傳於世初抗之克步闡也誅及嬰孩識道者尤之曰後世必受其殃及機之誅三族無遺孫惠與朱誕書曰馬援擇君凡人所聞不意三陸相攜暴朝殺身傷名可為悼歎事亦並在晉書

評曰劉備天下稱雄一世所憚陸遜春秋方壯威名未著摧而克之罔不如志予既奇遜之謀略又歎權之識才所以濟大事也及遜忠誠懇至憂國亡身庶幾社稷之臣矣抗貞亮籌幹咸有父風奕世載美具體而微可謂克構者哉

陸遜傳第十三　吳書　國志五十八

吳志十三　廿二

吳主五子傳第十四　吳書　國志五十九

孫登字子高權長子也魏黃初二年以權為吳王拜登東中郎將封萬戶侯登辭疾不受是歲立登為太子選置師傅銓簡秀士以為賓友於是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等以選入侍講詩書出從騎射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登待接寮屬略用布衣之禮與恪休譚等或同輿而載或共帳而寐太傅張溫言於權曰夫中庶子官最親密切問近對宜用雋德於是乃用表等為中庶子後又以庶子禮拘復令整巾侍坐黃龍元年權稱尊號立為皇太子以恪為左輔休右弼譚為輔正表為翼正都尉是為四友而謝景范慎刁玄羊衜等皆為賓客衜音道於是東宮號為多士吳錄曰慎字孝敬廣陵人竭忠知己之君纏綿二益之友時人榮之著論二十篇名曰矯非後為侍中出補武昌左部督治軍整頓孫皓移都甚憚之詔曰慎勳德俱茂朕所敬憑宜登上公以副眾望以為太尉慎自恨久為將遂託老耄軍士戀之舉營為之掩泣鳳皇三年卒子耀嗣玄丹楊人衜南陽人吳書曰衜初為中庶子年二十時廷尉監隱蕃交結豪傑自衛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接待惟衜及宣詔郎豫章楊迪拒絕不與通時人咸怪之而蕃後叛逆眾乃服之江表傳曰登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凝辨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衜乃私駁綜曰元遜才而疏子默精而狠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狹

所言皆有指趣而衜卒以此言見咎不為恪等所親後四人皆敗吳人謂衜之言有徵位至桂陽太守卒權遷都建業徵上大將軍陸遜輔登鎮武昌領宮府留事登或射獵當由徑道常遠避良田不踐苗稼至所頓息又擇空閑之地其不欲煩民如此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為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捶之登不聽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見釋又失盛水金馬盂覺得其主左右所為不忍致罰呼責數之長遣歸家敕親近勿言後弟慮卒權為之降損登晝夜兼行到賴鄉自聞即時召見見權悲泣因諫曰慮寢疾不起此乃

命也方今朔土未一四海喁喁天戴陛下而以下流之念減損太官殽饌過於禮制臣竊憂惶權納其言為之加膳住十餘日欲遣西還深自陳乞以久離定省子道有闕又陳陸遜忠勤無所顧憂權遂留焉嘉禾三年權征新城使登居守總知留事時年穀不豐頗有盜賊乃表定科令所以防禦甚得止姦之要初登所生庶賤徐夫人少有母養之恩後徐氏以妒廢處吳而步夫人最寵步氏有賜登不敢辭拜受而已徐氏使至所賜衣服必沐浴服之登將拜太子辭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

先立后。權曰：卿母安在？對曰：在吳。權默然。吳書曰：弟和有寵於權，登親敬待之如兄，常有欲讓之心。立凡二十一年，年三十三卒。臨終，上疏曰：臣以無狀，嬰抱篤疾，自省微劣，懼卒隕斃。臣不自惜，念當委離供養，埋胔后土，長不復奉望宮省，朝覲日月，生無益於國，死貽陛下重戚，以此為哽結耳。臣聞死生有命，長短自天，周晉顏回有上智之才，而尚夭折，況臣愚陋，年過其壽，生為國嗣，沒享榮祚，於臣已多，亦何悲恨哉！方今大事未定，逋寇未討，萬國喁喁，係命陛下，危者望安，亂者仰治。願陛下棄忘臣身，割下流之恩，修黃老之術，篤養神光，加羞珍膳，廣開神明之慮，以定無窮之業，則率土幸賴，臣死無恨也。皇子和仁孝聰哲，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以繫民望。諸葛恪才略博達，器任佐時。張休、顧譚、謝景，皆通敏有識斷，入宜委腹心，出可為爪牙。范慎、華融矯矯壯節，有國士之風。羊衜辯捷，有專對之材。刁玄優弘，志履道真。裴欽博記，翰采足用。蔣脩、虞翻，志節分明。凡此諸臣，或宜廊廟，或任將帥，皆練時事，明習法令，守信固義，有不可奪之志。此皆陛下日月所照，選置臣宮，得與從事，備知情素，敢以陳聞。臣重惟當今方外

多虞，師旅未休，當厲六軍，以圖進取。軍以人為眾，眾以財為寶，竊聞郡縣頗有荒殘，民物凋弊，姦亂萌生，是以法令繁滋，刑辟重切。臣聞為政聽民，律令與時推移，誠宜與將相大臣詳擇時宜，博采眾議，寬刑輕賦，均息力役，以順民望。陸遜忠勤於時，出身憂國，謇謇在公，有匪躬之節。諸葛瑾、步騭、朱然、全琮、朱據、呂岱、吾粲、闞澤、嚴畯、張承、孫怡忠於為國，通達治體。可令陳上便宜，蠲除苛煩，愛養士馬，撫循百姓。五年之外，十年之內，遠者歸復，近者盡力，兵不血刃，而大事可定也。臣聞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故子囊臨終，遺言戒時，君子以為忠，豈況臣登，其能已乎？願陛下留意聽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既絕而後書聞，權益以摧感，言則隕涕。是歲赤烏四年也。謝景時為豫章太守，不勝哀情，棄官奔赴，拜表自劾。權曰：君與太子從事，異於他吏。使中使慰勞，聽復本職，發遣還郡。謚登曰宣太子。吳書曰：初葬句容，置園邑，奉守如法，後三年，改葬蔣陵。子璠、希皆早卒，次子英，封吳侯。五鳳元年，英以大將軍孫峻擅權，謀誅峻，事覺自殺，國除。吳歷曰：和以無罪見殺，眾庶皆懷憤歎，前司馬桓慮因此招合將吏，欲共殺峻立英，事覺，皆見殺，英實不知。

叔發南陽宛人在郡有治迹吏民稱之以爲前有
顧劭其次即景數年卒官
孫慮字子智登弟也少敏惠有才藝權器愛之黃
武七年封建昌侯後二年丞相雍等奏慮性聰體
達所尚日新比方近漢宜進爵稱王權未許久之
尚書僕射存上疏曰帝王之興莫不褒崇至親以
光群后故魯衛於周寵冠諸侯高帝五王封列于
漢所以藩屏本朝爲國鎮衛建昌侯慮稟性聰敏
才兼文武於古典制宜正名號陛下謙光未肯如
舊群寮大小咸用於邑方今姧冦恣睢金鼓未弭

腹心爪牙惟親與賢輒與丞相雍等議咸以慮宜
爲鎮軍大將軍授任偏方以光大業權乃許之於
是假節開府治半州吳書載權詔曰期運擾亂凶邪肆虐威罰有序干戈不戢以慮稟志休懿武略夙昭必能爲國佐定大業故授以上將之位頒以殊特之榮寵以兵馬之勢委以偏方之任外欲威振敵虜厭難萬里內欲鎮撫遠近慰卹將士誠建功立事竭命之秋也慮其內修文德外經武訓持盈若沖則滿而不溢敬慎乃心無忝所受慮以皇子之尊富於春秋遠近
嫌其不能留意及至臨事遵奉法度敬納師友過
於衆望年二十嘉禾元年卒無子國除
孫和字子孝慮弟也少以母王有寵見愛年十四
爲置宮衛使中書令闞澤教以書藝好學下士甚

見稱述赤烏五年立爲太子時年十九闞澤爲大
傅薛綜爲少傅而蔡穎張純封俌嚴維等皆從容
侍從吳書曰和少岐嶷有智意權尤愛幸常在左右衣服禮秩雕玩珍異之賜諸子莫得比焉好文學善騎射承師涉學精識聰敏尊敬師傅愛好人物穎等每朝見進賀和常降意歡以待之講校經義綜察是非及訪諮朝臣考績行能以知優劣各有條貫後諸葛壹爲叛以誘魏將諸葛誕權潛軍待之和以權暴露外次又戰者凶事常憂勞憯怛不復會同飲食數上諫戒令持重務在全勝權還然後敢安張純字元基敦之子吳錄曰純少厲操行學博才秀切問捷對容止可觀拜郎中補廣德令治有異績擢爲太子輔義都尉是
時有司頗以條書問事和以爲姧妄之人將因事
錯意以生禍心不可長也表宜絕之又都督劉寶
白庶子丁晏晏亦白寶和謂晏曰文武在事當能

幾人因隙構薄圖相危害豈有福哉遂兩釋之使
之從厚常言當世士人宜講修術學校習射御以
周世務而但交游博弈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後
群寮侍宴言及博弈以爲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
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修業積累功
緒者也且志士愛日惜力君子慕其大者高山景
行恥非其次夫以天地長久而人居其間有白駒
過隙之喻年齒一暮榮華不再凡所患者在於人
情所不能絕誠能絕無益之欲以奉德義之塗棄
不急之務以修功業之基其於名行豈不善哉夫人

人家猶不能無嬉娛嬉娛之好亦在於飲宴琴書射御之間何必博弈然後爲歡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韋曜退而論奏和以示賓客時蔡穎好弈直事在署者頗斆焉故以此諷之是後王夫人與全公主有隙權嘗寢疾和祠於廟和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和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視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以憂死而和寵稍損懼於廢黜魯王霸覬覦滋甚陸遜吾粲顧譚等數陳適庶之義理不可奪全寄楊竺爲魯王霸支黨譖愬日興粲遂下獄誅譚徙交州權沉吟者歷年殷基通語曰初權既立和爲太子而封霸爲魯王初拜猶同宮室禮秩未分羣公之議以爲太子國王上下有序禮秩宜異於是分宮別僚而隙端開矣自侍御賓客造爲二端仇黨疑貳滋延大臣丞相陸遜大將軍諸葛恪太常顧譚驃騎將軍朱據會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績尚書丁密等奉禮而行宗事太子驃騎將軍步騭鎮南將軍呂岱大司馬全琮左將軍呂據中書令孫弘等附魯王中外官僚將軍大臣舉國中分權患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爲天下笑一人立者安得不亂於是有改嗣之規矣臣松之以爲袁紹劉表謂尚琮爲賢本有傳後之意異於孫權既以立和而復寵霸坐生亂階自構家禍方之袁劉昏悖甚矣步騭以德度著稱爲吳良臣而阿附於霸事同楊竺何哉[illegible]分定就使中德不[illegible]猶精義不[illegible]況[illegible]爲令嗣乎夫羽翼之人豈其肆[illegible]無善[illegible]皆[illegible]若果有此事則其餘[illegible]全琮之徒蓋所不足論耳後遂幽閉和於是驃騎將軍朱據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權登白爵觀見甚惡之敕據晃等無事忩忩權欲廢和立亮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上書稱引晉獻公殺申生立奚齊晉國擾亂又據晃固諫不止權大怒族誅正象據晃牽入殿杖一百吳歷曰晃入口諫曰太子仁明顯聞四海今三方鼎跱實不宜搖動太子以生眾心願陛下少垂聖慮老臣雖死猶生之年叩頭流血辭氣不撓權不納晃言斥還田里孫皓即位詔曰故僕射屈晃志匡社稷忠諫亡身封晃子緒爲東陽亭侯弟幹恭爲立義都尉緒後亦至尚書僕射晃汝南人見[illegible]中[illegible]問吳書曰張純亦盡言極諫權幽之遂棄市竟徙和於故鄣羣司坐諫誅放者十數眾咸冤之吳書曰權寢疾意頗感寤欲徵和還立之全公主及孫峻孫弘等固爭之乃止太元二年正月封和爲南陽王遣之長沙吳書曰和之長沙行過蕪湖有鵲巢于帆檣故官寮聞之皆憂慘以爲檣末傾危非久安之象或言鵲巢之詩有積行累功以致爵位之言今王修德行以受國土儻神靈以此告寤人意乎權薨諸葛恪秉政恪即和妃張之舅也妃使黃門陳遷之建業上疏中宮并致問於恪臨去恪謂遷曰爲我達妃期當使勝他人此言頗泄又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宮民間或言欲迎和及恪被誅孫峻因此奪和璽綬徙新都又遣使者賜死和與妃張辭別張曰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活也亦自殺舉邦傷焉孫休立封和子皓爲烏程侯自新都之本國休薨皓

即作其年追謚父和曰文皇帝改葬明陵置園邑二百家令丞奉守後年正月又分吳郡丹楊九縣為吳興郡治烏程置太守四時奉祠有司奏言宜立廟京邑寶鼎二年七月使守大匠薛珝營立寢堂號曰清廟十二月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備官僚中軍步騎二千人以靈輿法駕東迎神於明陵晧引見仁親拜送於庭吳書曰比仁還中使手詔日夜相繼奉問神靈起居動止巫覡言見和被服顏色如平生日晧悲喜涕淚悉召公卿尚書詣闕門下受賜靈輿當至使丞相陸凱奉三牲祭於近郊晧於金城外露宿明日望拜於東門之外其翌日拜廟薦祭歔欷

悲感比七日三祭倡伎晝夜娛樂有司奏言祭不欲數數則黷宜以禮斷情然後止吳歷曰和四子晧德謙俊孫休即位封德錢唐侯謙永安侯俊拜騎都尉晧在武昌吳興施但因民之不堪命聚萬餘人劫謙將至秣陵欲立之未至三十里住擇吉日但遣使以謙命詔丁固諸葛靚靚即斬其使但遂前到九里固靚出擊大破之但兵裸身無鎧甲臨陣皆披散謙獨坐車中遂生獲之固不敢殺以狀告晧晧酖之母子皆死俊張承外孫聰明辨惠為遠近所稱晧又殺之

孫霸字子威和同母弟也和為太子霸為魯王寵愛崇特與和無殊頃之和霸不穆之聲聞於權耳權禁斷往來假以精學督軍使者羊衜上疏曰臣聞古之有天下者皆先顯別適庶封建子弟所以

尊重祖宗為國藩表也二宮拜授海內稱宜斯乃大吳興隆之基頃聞二宮並絕賓客遠近悚然大小失望竊從下風聽採眾論咸謂二宮智達英茂自正名建號於今三年德行內著美稱外昭西北二隅久所服聞謂陛下當副順遐邇所以歸德勤命二宮賓延四遠使異國聞聲思為臣妾今既未垂意於此而發明詔省奪備衛抑絕賓客使四方神一教不復得通雖實陛下敦尚古義欲令二宮專志於學不復顧慮觀聽小宜期於溫故博物而已然非臣下傾企喁喁之至願也或謂二宮不遵典

式此臣所以寢息不寧就如所嫌猶宜補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謗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國不遠異同之語易以聞達聞達之日聲論當興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不審陛下何以解之若無以解異國則亦無以釋境內境內守疑異國興謗非所以育巍巍鎮社稷也願陛下早發優詔使二宮周旋禮命如初則天清地晏萬國幸甚矣時全寄吳安孫奇楊竺等陰共附霸圖危太子譖毀既行太子以敗霸亦賜死流竺屍于江兄穆以數諫戒竺得免大辟猶徙南州霸賜

死後又誅寄安奇等咸以黨霸構和故也霸二子
基壹五鳳中封基爲吳侯壹宛陵侯基侍孫亮在
內太平二年盜乘御馬收付獄亮問侍中刁玄曰
盜乘御馬罪云何玄對曰科應死然魯王早終惟
陛下哀原之亮曰法者天下所共何得阿以親親
故邪當思惟可以釋此者柰何以情相迫乎玄曰
舊赦有大小或天下亦有千里五百里赦隨意所
及亮曰解人不當爾邪乃赦宮中基以得免孫晧
即位追和霸舊隙削基壹爵土與祖母謝姬俱徙
會稽烏傷孫

孫奮字子揚霸弟也母曰仲姬太元二年立爲齊
王居武昌權薨太傅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江濱兵
馬之地徙奮於豫章奮怒不從命又數越法度恪
上牋諫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
兄四海之內皆爲臣妾仇讎有善不得不舉親戚
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
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
太彊輒爲不軌上則幾危社稷下則骨肉相殘其
後懲戒以爲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
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
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近
袁紹劉表各有國土土地非狹人衆非弱以適庶
不分遂滅其宗祀此乃天下愚智所共嗟痛大行
皇帝覽古戒今防芽遏萌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
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殷勤科禁嚴峻其所
戒勑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
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
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彊恭敬之節下當存
抑驕恣荒亂以爲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
詔勑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又左右常

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
明白大司馬呂岱親受先帝詔勑輔導大王既不
承用其言令懷憂怖華錡先帝近臣忠良正直其
所陳道當納用之而聞怒錡有收縛之語又中書
楊融親受詔勑所當恭肅乃云自今不聽禁當如我
何聞此之日大小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鏡所
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爲戒改
易其行戰戰兢兢盡敬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
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
負先帝遺詔寧爲大王所怨不敢忘尊主之威

而令詔勅不行於藩臣邪此古今正義大王所照知也夫福來有由禍來有漸漸生不憂將不可悔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享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慺慺欲爲大王除危殆於萌牙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願蒙三思奮得牋懼遂移南昌游獵彌甚官屬不堪命及恪誅奮下住蕪湖欲至建業觀變傅相謝慈等諫奮奮殺之慈字孝宗彭城人見禮論撰喪服圖及變除行於世坐廢爲庶人徙章安縣太平三年封爲章安侯江表傳載亮詔曰齊王奮前坐殺吏廢爲庶人連有赦令獨不見原縱未宜復王何以不侯又諸孫兄弟作將列在江渚孤有兄獨爾云何有司奏可就拜爲侯建衡二年孫晧左夫人王氏卒晧哀念過甚朝夕哭臨數月不出由是民間或謂晧死訛言奮與上虞侯奉當有立者奮母仲姬墓在豫章豫章太守張俊疑其或然掃除墳塋晧聞之車裂俊夷三族誅奮及其五子國除江表傳曰豫章吏十人乞代俊死晧不聽奮以此見疑本在章安徙還吳城禁錮使男女不得通婚或年三十四十不得嫁娶奮上表乞自比禽獸使男女自相配偶晧大怒遣察戰齎藥賜奮奮不受藥叩頭千下曰老臣自將兒子治生求活無豫國事乞丐餘年晧不聽父子皆飲藥死臣松之案衡二年至奮之死孫晧即位尚猶未久若奮未被疑之前兒女年二十左右至奮死時不得年三十四十也若先已長大自失時未婚娶則不由晧之禁錮矣此雖欲增晧之惡非實理

評曰孫登居心所存足爲茂美之德慮和並有好善之姿規自砥礪或短命早終或不得其死哀哉霸以庶干適奮不遵軌度固取危亡之道也然奮之誅夷橫遇飛禍矣

吳主五子傳第十四

吳書　國志五十九

賀全呂周鍾離傳第十五　吳書　國志六十

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也虞預晉書曰賀氏本姓慶氏齊伯父純儒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為侍中江夏太守去官與江夏黃瓊漢中楊厚俱公車徵避安帝父孝德皇帝諱改為賀氏齊父輔永寧長少為郡吏守剡長縣吏斯從輕俠為姦齊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聞大怒便立斬從從族黨遂相糾合眾千餘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山越後太末豐浦民反轉守太末長誅惡養善期月盡平建安元年孫策臨郡察齊孝廉時王朗奔東冶候官長商升為朗起兵策遣永寧長韓晏領南部都尉將兵討升以齊為永寧長晏為升所敗齊又代晏領都尉事升畏齊威名遣使乞盟齊因告喻為陳禍福升遂送上印綬出舍求降賊帥張雅詹彊等不願升降反共殺升雅稱無上將軍彊稱會稽太守賊盛兵少未足以討齊住軍息兵雅與女婿何雄爭勢兩乖齊令越人因事交構遂致疑隙阻兵相圖齊乃進討一戰大破雅彊黨震懼率眾出降候官既平而建安漢興南平復亂齊進兵建安立都尉府是歲八年也郡發屬縣五千兵各使本縣長將之皆受齊節度賊洪明洪進苑御吳免華當等五人率各萬戶連屯漢興吳五姓吳名五六千戶別屯大潭鄒臨六千戶別屯蓋竹同出餘汗音干軍討漢興經餘汗齊以為賊眾兵少深入無繼恐為所斷令松陽長丁蕃留備餘汗蕃本與齊鄰城恥見部伍辭不肯留齊乃斬蕃於是軍中震慄無不用命遂分兵留備進討明等連大破之臨陳斬明其免當進御皆降轉擊蓋竹軍向大潭二將又降凡討治斬首六千級名帥盡禽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拜為平東校尉十年轉討上饒分以為建平縣十三年遷威武中郎將討丹楊黟歙時武彊葉鄉東陽豐浦四鄉先降齊表言以葉鄉為始新縣而歙賊帥金奇萬戶屯安勒山毛甘萬戶屯烏聊山黟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山林歷山四面壁立高數十丈徑路危狹不容刀楯賊臨高下石不可得攻軍住經日將吏患之齊身出周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士為作鐵戈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斬山為緣道夜令潛上乃多縣布以援下人得上百數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齊勒兵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

謂人曰：卒已得上，驚懼惑亂，不知所為，守路備險者皆走還依衆。大軍因是得上，大破僕等，其餘皆降，凡斬首七千。抱朴子曰：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情有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無刃之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棓，選有力精卒五千人為先登，盡捉棓。彼山賊恃其有善禁者，了不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棓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所擊殺者萬計。齊表分歙為新定、黎陽、休陽，并黟、歙凡六縣，權遂割為新都郡，齊為太守，立府於始新，加偏將軍。十六年，吳郡餘杭民郎稚合宗起賊，復數千人，齊出討之，即復破稚，表言分餘杭為臨水縣。吳錄曰：晉改為臨安。被命詣所在，及當還郡，權出祖道，作樂舞象。吳書曰：權謂齊曰：今定天下，都中國，使殊俗貢珍，狡獸率舞，非君者誰？齊曰：殿下以神武應期，廓開王業，臣幸遭際會，得驅馳風塵之下，佐助末行，效鷹犬之用，臣之願也。若殊俗貢珍，狡獸率舞，宜在聖德，非臣所能。賜齊軿車駿馬，罷坐住駕，使齊就車。齊辭不敢，權使左右扶齊上車，令導吏卒兵騎，如在郡儀。權望之笑曰：人當努力，非積行累勤，此不可得。去百餘步乃旋。十八年，豫章東部民彭材、李玉、王海等起為賊亂，衆萬餘人。齊討平之，誅其首惡，餘皆降服。揀其精健為兵，次為縣戶。遷奮武將軍。二十年，從權征合肥。時城中出戰，徐盛被創失矛，齊引兵拒擊，得盛所失。

江表傳曰：權征合肥還，為張遼所掩襲於津北，幾至危殆。齊時率三千兵在津南迎權。權既入大船，會諸將飲宴，齊下席涕泣而言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致禍敗，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誡。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慙！謹以克心，非但書諸紳也。二十一年，鄱陽民尤突受曹公印綬，化民為賊，陵陽、始安、涇縣皆與突相應。齊與陸遜討破突，斬首數千，餘黨震服，丹楊三縣皆降，料得精兵八千人。拜安東將軍，封山陰侯，出鎮江上，督扶州以上至皖。黃武初，魏使曹休來伐，齊以道遠後至，因住新市為拒。會洞口諸軍遭風流溺，所亡中分，將士失色，賴齊未濟，偏軍獨全，諸將倚以為勢。齊性奢綺，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為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襜，干櫓戈矛，葩瓜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衝鬬艦之屬，望之若山。休等憚之，遂引軍還。遷後將軍，假節領徐州牧。初，晉宗為戲口將，以衆叛如魏，還為蘄春太守，圖襲安樂，取其保質。權以為恥忿，因軍初罷，六月盛夏，出其不意，詔齊督糜芳、鮮于丹等襲蘄春，遂生虜宗。後四年卒。子達及弟景皆有令名，為佳將。會稽典錄曰：景為滅賊校尉，御衆嚴而有恩，兵器精飾，為當時冠絕，早卒。達頗任氣，多所犯迕，故雖有征戰之勞，而爵位不至。然輕財貴義，膽烈過人。子質，位至虎牙將軍。景子邵，別有傳。

全琮字子璜，吳郡錢唐人也。父柔，漢靈帝時舉孝

廉補尚書郎右丞董卓之亂棄官歸州辟別駕從事詔書就拜會稽東部都尉孫策到吳柔舉兵先附策表柔爲丹楊都尉孫權爲車騎將軍以柔爲長史徙桂陽太守柔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縣之患故便振贍不及啓報柔更以奇之

徐衆評曰禮子事父無私財又不敢私施所以避尊上也棄命專財而以邀名未盡父子之禮臣松之以爲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然士類縣命憂在朝夕權其輕重以先人急斯亦馮煖市義汲黯振救之類全謂邀名或負其心

是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琮傾家給濟與共有無遂顯名遠近後權以爲奮威校尉授兵數千人使討山越因開募召得精兵萬餘人出屯牛渚稍遷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劉備將關羽圍樊襄陽琮上疏陳羽可討之計權時已與呂蒙陰議襲之恐事泄故寢琮表不荅及禽羽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荅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陽華亭侯黃武元年魏以舟軍大出洞口權使呂範督諸將拒之軍營相望敵數以輕船鈔擊琮常帶甲仗兵伺候不休頃之敵數千人出江中琮擊破之梟其將軍尹盧遷

琮綏南將軍進封錢唐侯四年假節領九江太守七年權到皖使琮與輔國將軍陸遜擊曹休破之於石亭是時丹楊吳會山民復爲寇賊攻沒屬縣權分三郡險地爲東安郡琮領太守

吳錄曰琮時治富春

至明賞罰招誘降附數年中得萬餘人權召琮還牛渚罷東安郡

江表傳曰琮還經過錢唐脩祭墳墓麾幢節蓋曜於舊里請會邑人平生知舊宗族六親施散惠與千有餘萬本土以爲榮

黃龍元年遷衞將軍左護軍徐州牧

吳書曰初琮爲將甚勇決當敵臨難奮不顧身及作督帥養威持重每御軍常任計策不營小利江表傳曰權使子登出征已出軍次于安樂羣臣莫敢諫琮密表曰古來太子未嘗偏征也故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太子東出非古制也臣竊憂疑權即從之命登旋軍議者咸以爲琮有大臣之節也

尚公主嘉禾二年督步騎五萬征六安六安民皆散走諸將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徼倖舉不百全者非國家大體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豈可謂全哉縱有所獲猶不足以弱敵而副國望也如或邂逅虧損非小與其獲罪琮寧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負國也赤烏九年遷右大司馬左軍師爲人恭順善於承顏納規言辭未嘗切迕初權將圍珠崖及夷州皆先問琮琮曰以聖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異域隔絕障海水土氣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轉相污染往者懼不能反所

獲何可多致猥虧江岸之兵以冀萬一之利愚臣猶所不安權不聽軍行經歲士衆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權深悔之後言次及之琮對曰當是時羣臣有不諫者臣以為不忠琮既親重宗族子弟並蒙寵貴賜累千金然猶謙虛接士貌無驕色十二年卒子懌嗣後襲業領兵救諸葛誕於壽春出城先降魏以為平東將軍封臨湘侯懌兄子禕儀靜等亦降魏皆歷郡守列侯（吳書曰琮長子緒幼知名奉朝請出授兵稍遷揚武將軍牛渚督孫亮即位遷鎮北將軍東關之役緒與丁奉建議引兵先出以破魏軍封一子亭侯年四十四卒次子寄坐阿黨魯王霸賜死小子吳孫權外孫封都鄉侯）

吳志十五　七

呂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也為郡縣吏避亂南渡孫權統事岱詣幕府出守吳丞權親斷諸縣倉庫及囚繫長丞皆見岱處法應問甚稱權意召署錄事出補餘姚長召募精健得千餘人會稽東冶五縣賊呂合秦狼等為亂權以岱為督軍校尉與將軍蔣欽等將兵討之遂禽合狼五縣平定拜昭信中郎將（吳書曰建安十六年岱督郎將尹異等以兵二千人西誘漢中賊帥張魯到漢興寋城魯嫌疑斷道事計不立權遂召岱還）建安二十年督孫茂等十將從取長沙三郡又安成攸永新茶陵四縣吏共入陰山城合衆拒岱岱攻圍即降三郡克定權留岱鎮長沙安成長吳碭及中郎將袁龍等首尾關羽復為反亂碭據攸縣龍在醴陵權遣橫江將軍魯肅攻攸碭得突走岱攻醴陵遂禽斬龍遷廬陵太守延康元年代步騭為交州刺史到州高涼賊帥錢博乞降岱因承制以博為高涼西部都尉又鬱林夷賊攻圍郡縣岱討破之是時桂陽湞陽賊王金合衆於南海界上首亂為害權又詔岱討之生縛金傳送詣都斬首獲生凡萬餘人遷安南將軍假節封都鄉侯交阯太守士燮卒權以燮子徽為安遠將軍領九真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岱表分海南三郡為交州以將軍戴良為刺史海東四郡為廣州岱自為刺史遣良與時南入而徽不承命舉兵戍海口以拒良等岱於是上疏請討徽罪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或謂岱曰徽藉累世之恩為一州所附未易輕也岱曰今徽雖懷逆計未虞吾之卒至若我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與良俱進徽聞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即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斬送其首徽大將甘醴桓治等率吏民攻岱岱奮

吳志十五　八

擊大破之進封番禺侯於是除廣州復爲交州如故岱既定交州復進討九真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國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權嘉其功進拜鎮南將軍黃龍三年以南土清定召岱還屯長沙漚口王隱交廣記曰吳後復置廣州以南陽滕脩爲刺史或語脩蝦鬚長一丈脩不信其人後故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丈四尺封以示脩脩乃服之會武陵蠻夷蠢動岱與太常潘濬共討定之嘉禾三年權令岱領潘璋士衆屯陸口後徙蒲圻四年廬陵賊李桓路合會稽東冶賊隨春南海賊羅厲等一時並起權復詔岱督劉纂唐咨等分部討擊春即時首降岱拜春偏將軍使領其衆遂爲列將桓厲等皆見斬獲傳首詣都權詔岱曰厲負險作亂自致梟首桓凶狡反覆已降復叛前後討伐歷年不禽非君規略誰能梟之忠武之節於是益著元惡既除大小震懾其餘細類埽地族矣自今已去國家永無南顧之虞三郡晏然無怵惕之驚又得惡民以供賦役重用歎息賞不踰月國之常典制度所宜君其茂之潘濬卒岱代濬領荊州文書與陸遜並在武昌故督蒲圻頃之廖式作亂攻圍城邑零陵蒼梧鬱林諸郡騷擾岱自表輒行星夜兼路權遣

使追拜岱交州牧及遣諸將唐咨等駱驛相繼攻討一年破之斬式及遣諸所偽署臨賀太守費楊等并其支黨郡縣悉平復還武昌時年已八十然體素精勤躬親王事奮威將軍張承與岱書曰昔旦奭翼周二南作歌今則足下與陸子也忠勤相先勞謙相讓功以權成化與道合君子歎其德小人悅其美加以文書鞅掌賓客終日罷不舍事勞不言倦又知上馬輒自超乘不由跨躡如此足下過廉頗也何其事事快也周易有之禮言恭德言盛足下何有盡此美耶及陸遜卒諸葛恪代遜權乃分武昌爲兩部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蒲圻遷上大將軍拜子凱副軍校尉監兵蒲圻孫亮即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呂岱出身萬里爲國勤事家門內困而孤不早知股肱耳目其責安在於是加賜錢米布絹歲有常限始岱親近吳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褠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

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
談者美之太平元年年九十六卒子凱嗣遺令殯
以素棺踈巾布搆葬送之制務從約儉凱皆奉行之
周魴字子魚吳郡陽羨人也少好學舉孝廉爲寧
國長轉在懷安錢唐大帥彭式等蟻聚爲寇以魴
爲錢唐侯相旬月之間斬式首及其支黨遷丹楊
西部都尉黃武中鄱陽大帥彭綺作亂攻沒屬城
乃以魴爲鄱陽太守與胡綜勠力致討遂生禽綺
送詣武昌加昭義校尉被命密求山中舊族名帥
爲北敵所聞知者令譎挑魏大司馬揚州牧曹休
魴荅恐民帥小醜不足杖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
乞遣親人齎牋七條以誘休其一曰魴以千載徼
幸得備州民遠隔江川敬恪未顯瞻望雲景天寔
爲之精誠微薄名位不昭雖懷焦渴曷緣見明狐
死首丘人情戀本而逼所制奉覲禮違每獨矯首
西顧未嘗不寤寐勞歎展轉反側也今因隙穴之
際得陳宿昔之志非神啓之豈能致此不勝翹企
萬里託命謹遣親人董岑邵南等託叛奉牋時事
變故列於別紙惟明公君侯垂日月之光照遠民
之趣永令歸命者有所戴賴其二曰魴遠在邊隅

江汜分絕恩澤教化未蒙撫及而於山谷之間遙
陳所懷懼以大義未見信納夫物有感激計因變
生古今同揆魴仕東典郡始願已獲銘心立報永
矣無貳豈圖頃者中被橫譴禍在漏刻危於投卵
進有離合去就之宜退有誣罔枉死之咎雖志行
輕微存沒一節顧非其所能不悵然敢緣古人因
知所歸拳拳輸情陳露肝膈乞降春天之潤哀
拯其急不復猜疑絕其委命事之宣泄受罪不測
一則傷慈損計二則杜絕向化者心惟明使君遠
覽前世矜而愍之留神所質速賜秘報魴當候望
舉動俟須嚮應其三曰魴所代故太守廣陵王靖
往者亦以郡民爲變以見譴責靖勤自陳釋而終
不解因立密計欲北歸命不幸事露誅及嬰孩魴
既目見靖事且觀東主一所非薄晝不復厚雖或
整齊終見翦除今又令魴領郡者是欲責後效必
殺魴之趣也雖尚視息憂惕焦灼未知軀命竟在
何時人居世間猶白駒過隙而常抱危怖其可言
乎惟當陳愚重自披盡懼以卑賤未能采納願明
使君小垂詳察忖度其言今此郡民雖外名降首
而故在山草看伺空隙欲復爲亂爲亂之日魴命

訖吳東主頃者潛部分諸將圖欲北進呂範孫韶
等入淮全琮朱桓趨合肥諸葛瑾步騭朱然到襄
陽陸議潘璋等討梅敷東主中營自掩石陽別遣
從弟孫奐治安陸城修立邸閣輦費運糧以爲軍
儲又命諸葛亮進指關西江邊諸將無復在者才
留三千所兵守武昌耳若明使君以萬兵從皖南
首江渚魴便從此率厲吏民以爲內應此方諸郡
前後舉事垂成而敗者由無外援使其然耳若北
軍臨境傳檄屬城思詠之民誰不企踵願明使君
上觀天時下察人事中參蓍龜則足昭往言之不

虛也其四曰所遣董岑邵南少長家門親之信之
有如兒子是以特令齎箋託叛爲辭目語心計不
宣脣齒骨肉至親無有知者又已敕之到州當言
往降欲北叛來者得傳之也魴建此計任之於天
若其濟也則有生全之福邂逅泄漏則受夷滅之
禍常中夜仰天告誓星辰精誠之微豈能上感然
事急孤窮惟天是訴耳遣使之日載生載死形存
氣亡魄爽恍惚私恐使君未深保明岑南二人可
留其一以爲後信一齎教還教還故當言悔叛還
首東主有常科悔叛還者皆自原罪如是彼此俱

塞永無端原縣命西望涕筆俱下其五曰鄱陽之
民實多愚勁帥之赴役未即應人倡之爲變聞聲
響抃今雖降首盤節未解山棲草藏亂心猶存而
今東主圖興大衆舉國悉出江邊空曠屯塢虛損
惟有諸刺姦耳若因是際而騷動此民一旦可得
便會然要恃外援表裏機牙不爾以往無所成也
今使君若從皖道進住江上魴當從南對岸歷口
爲應若未徑到江岸可住百里上令此間民知北
軍在彼即自善也此間民非苦飢寒而甘兵寇苦
於征討樂得北屬但窮困舉事不時見應尋受其

禍耳如使石陽及青徐諸軍首尾相銜牽綴往兵
使不得速還者則善之善也魴生在江淮長於時
事見其便利百舉百捷時不再來敢布腹心其六
曰東主致恨前者不拔石陽今此後舉大合新兵
并使潘濬發夷民人數甚多聞豫設科條當以新
羸兵置前好兵在後攻城之日云欲以羸兵填塹
使即時破雖未能然是事大趣也私恐石陽城小
不能久留往兵明使君速垂救濟誠宜疾密王靖
之變其鑒不遠今魴歸命非復在天正在明使君
耳若見救以往則功可必成如見救不時則舉誥

等同禍前彭綺時聞旌麾在逢龍此郡民大小歡喜並思立效若留一月日間事當大成恨去電速東得增衆專力討綺綺始敗耳願使君深察此言其七曰今舉大事自非爵號無以勸之乞請將軍侯印各五十紐郎將印百紐校尉都尉印各二百紐得以假授諸魁帥奬厲其志并乞請幢麾數十以為表幟使山兵吏民目瞻見之知去就之分已決承引所救畫定又彼此降叛日月有人閏狹之閒諜得聞知今之人事事宜神密若省魴牋乞加隱祕伏知智度有常防慮必深魴懷憂震灼啓事

蒸仍乞未罪怪魴因別為密表曰方北有逋寇固阻河洛久稽王誅自擅朔土臣曾不能吐奇舉善上以光贊洪化下以輸展萬一憂心如擣假寐忘寢聖朝天覆含臣無效猥發優命勑臣以前誘致賊休恨不如計令於郡界求山谷魁帥為北賊所聞知者令與北通臣伏思惟喜怖交集竊恐此人不可卒得假使得之懼不可信不如令臣譎休於計為便此臣得以經年之冀願逢值千載之一會輒自督竭盡頑蔽撰立牋草以誑誘休者如別紙臣知無古人單複之術加卒奉大略伀矇狼狽

懼以輕愚忝負特施豫懷憂灼臣聞唐堯先天而天弗違博詢芻蕘以成盛勳朝廷神謨欲必致休於步度之中靈贊聖規休必自送使六軍囊括虜無孑遺威風電邁天下幸甚謹拜表以聞并呈牋草懼於淺局追用悚息被報施行休果信魴帥步騎十萬輜重滿道徑來入皖魴亦合衆隨陸遜橫截休休幅裂瓦解斬獲萬計魴初建密計時頻有郎官奉詔詰問諸事魴乃詣部郡門下因下髮謝故休聞之不復疑慮事捷軍旋權大會諸將歡宴酒酣謂魴曰君下髮載義成孤大事君之功名當

書之竹帛加裨將軍賜爵關內侯徐衆評曰夫人臣立功効節雖非一塗然各有分也霸辯執哉則有必死之義志守則有不假器之義死必得計義在不苟魴為郡守職在治民非君所命自与詭敵髠剔髮膚以徇功名雖事濟受爵非君子所美賊帥董嗣負阻劫鈔豫章臨川並受其害臣松之案孫亮太平二年始立臨川郡是時未有臨川吾粲唐咨嘗以三千兵攻守連月不能拔魴表乞罷兵得以便宜從事魴遣閒諜授以方策誘狙殺嗣嗣弟怖懼詣武昌降於陸遜乞出平地自改為善由是數郡無復憂惕魴在郡十三年卒賞善罰惡威恩並行子處亦有文武材幹天紀中為東觀令無難督虞預晉書曰處入晉為御史中丞多所彈糾不避彊禦齊萬年反以

[illegible]

鍾離牧字子幹會稽山陰人漢魯相意七世孫也

[illegible]

少爰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

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

之耳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以

法牧為之請長曰君慕承宮自行義事[illegible]僕為

[illegible]

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邪牧曰此

是郡界緣君意顧故來暫住今以少稻而殺此民

何心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為釋繫民

民慚懼率妻子舂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

閉門不受民輸置道旁莫有取者牧由此發名

評曰[illegible]

[illegible]

赤烏五年從郎中補太子輔義都尉遷南海太守

[illegible]

還為丞相長史轉司直遷中書令會

建安鄱陽新都三郡山民作亂出牧為監軍使者

討平之賊帥黃亂常俱等出其部伍以充兵役封

秦亭侯拜越騎校尉永安六年蜀并于魏武陵五

谿夷與蜀接界時論懼其叛亂乃以牧為平魏將

軍領武陵太守往之郡魏遣漢葭縣長郭純試守

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蜀遷陵界屯于赤沙誘致

諸夷邑君或起應純又進攻酉陽縣郡中震懼牧

問朝吏曰西蜀傾覆邊境見侵何以禦之皆對曰

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驚擾則諸

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不

然外境內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

之此救火貴速之勢也敕外趣嚴掾史沮議者便

行軍法撫夷將軍高尚說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

萬然後以討五谿夷耳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

化今既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而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即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從塞上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五谿平遷公安督揚武將軍封都鄉侯徙濡須督會稽典錄曰牧之在濡須深以進取可圖而不敢陳其策與侍中東觀令朱育宴慨然歎息育謂牧恨於策爵未副因謂牧曰朝廷諸君以際會坐取高官亭侯功無與比不肯在人下見顧者猶以於邑況於侯也牧笑而答曰卿之所言未獲我心也馬援有言人當功多而賞薄吾功不足錄而見寵已過當豈以為恨國家不深相知而見害朝人是以默默不敢有所陳若其不然當建進取之計以報所受之恩不徒自守而已憤歎以此也育復曰國家已自知侯以侯之才無為不成愚謂自可陳所懷牧曰武安君謂秦王云非成業難得賢難非得賢難用之難非用之難任之難武安君欲為秦王并兼六國恐授事而不見任故先陳此言秦王既許而不能卒隕將成之業賜劍杜郵今國家知吾不如秦王之知武安而害吾者有過范睢大皇帝時陸丞相討鄱陽以二千人授吾潘太常討武陵吾又有三千人而朝[illegible]江渚諸督不復發兵相[illegible]向使吾不料時度宜苟有所陳至見委以事不足兵[illegible]終有敗績之患何無不成之有復以前將軍假節領武陵太守卒官家無餘財士民思之子禕嗣代領兵會稽典錄云[illegible]

評曰山越好為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遑外禦卑詞魏氏凡此諸臣皆克寧內難綏靜邦域者也呂岱清恪在公周魴譎略多奇鍾離牧蹈長者之規全琮有當世之才貴重於時然不檢奢子謗議毀名云

賀全呂周鍾離傳第十五

吳書　　國志六十

[seal]

潘濬陸凱傳第十六　吳書　國志六十一

潘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吳書曰濬為人聰察對問有機理山陽王粲見而貴異之由是知名為郡功曹年未三十荊州牧劉表辟為部江夏從事時沙羨長贓穢不修濬按殺之一郡震竦後為湘鄉令治甚有名劉備領荊州以濬為治中從事備入蜀留典州事孫權殺關羽并荊土拜濬輔軍中郎將授以兵江表傳曰權克荊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著牀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為軍帥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卿荊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為楚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孤異古人之量邪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為治中荊州諸軍事一以諮之武陵部從事樊伷誘導諸夷圖以武陵屬劉備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權不聽特召問濬濬答以五千兵往足可以擒伷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伷是南陽舊姓頗能弄脣吻而實無辯論之才臣所以知之者伷昔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而納其言即遣濬將五千往果斬平之遷奮威將軍封常遷亭侯吳書曰芮玄字文表丹楊人父祉字宣嗣從孫堅征伐有功堅薦祉為九江太守後轉吳郡所在有聲玄兄良字文鸞隨孫策平定江東策以為會稽東部都尉卒玄領良兵拜奮武中郎將以功封溧陽侯權為子登揀擇淑媛群臣咸稱玄父祉兄良並以德義文武顯名三世故遂娉玄女為妃焉黃武五年卒權甚愍惜之權稱尊號拜為少府進封劉陽侯江表傳曰權數射雉濬諫權權曰相與別後時時蹔出耳不復如往日之時也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弦絕括破皆能為害乞特為臣故息置之濬出見雉翳故在乃手自撤壞之權由是自絕不復射雉遷太

常五谿蠻夷叛亂盤結權假濬節督諸軍討之信賞必行法不可干斬首獲生蓋以萬數自是群蠻衰弱一方寧靜吳書曰驃騎將軍步騭屯漚口求召募諸郡以增兵權以問濬濬曰豪將在民間耗亂為害加騭有名勢在所所媚不可聽也權從之中郎將豫章徐宗有名士也嘗到京師與孔融交結然儒生誕節部曲寬縱不奉節度為眾作殿濬遂斬之其奉法不憚私議皆此類也歸義隱蕃以口辯為豪傑所善濬子翥亦與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翥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當時人咸怪之而蕃果圖叛誅夷眾乃服之江表傳曰時濬姨兄零陵蔣琬為蜀大將軍或有間濬於武陵太守衛旌者云濬遣密使與琬相聞欲有自託之計旌以啟權權曰承明不為此也即封旌表以示於濬而召旌還免官先是濬與陸遜俱駐武昌共掌留事還復故時校事呂壹操弄威柄奏按丞相顧雍左將軍朱據等皆見禁止黃門侍郎謝厷語次問壹顧公事何如壹答不能佳厷又問若此公免退誰當代之壹未答厷厷曰得無潘太常得之乎壹良久曰君語近之也厷謂曰潘太常常切齒於君但道遠無因耳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擊君矣壹大懼遂解散雍事濬求朝詣建業欲盡辭極諫至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濬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手刃殺壹以身當之為國除患壹密聞知稱疾不行濬每進見無不陳壹之姦險也由此壹寵漸衰後遂誅戮權

引咎責躬因謂讓大臣語在權傳赤烏二年譚卒子翕嗣譚女配建昌侯孫慮吳書曰翕字文龍拜騎都尉後代領兵早卒翕弟祕權以姊陳氏女妻之調附鄱令○襄陽記曰襄陽習溫為荊州大公平大公平今之州都祕過辭於溫問曰先君昔曰君侯當為州里議主今果如其言不審州里誰當復相代者溫曰無過於君也後祕為尚書僕射代溫為公平甚得州里之譽

陸凱字敬風吳郡吳人丞相遜族子也黃武初為永興諸暨長所在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領兵雖統軍衆手不釋書好太玄論演其意以筮輒驗赤烏中除儋耳太守討朱崖斬獲有功遷為建武校尉五鳳二年討山賊陳毖於零陵斬毖克捷拜巴丘督偏將軍封都鄉侯轉為武昌右部督與諸將共赴壽春還累遷盪魏綏遠將軍孫休即位拜征北將軍假節領豫州牧孫皓立遷鎮西大將軍都督巴丘領荊州牧進封嘉興侯孫皓與晉平使者丁忠自北還說皓弋陽可襲凱諫止語在皓傳寶鼎元年遷左丞相皓性不好人視己群臣侍見皆莫敢迕凱說皓曰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皓聽凱自視皓時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為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

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姦雄君惠閉於群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為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為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搔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彊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巖穴廣采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彊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為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

前之明驗也臣聞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慧淺劣無
復異望竊為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
百姓所為煩苛刑政所為錯亂願陛下息大功損
百役務寬盪忽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塉确
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陵居則峻危
且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
不止武昌居臣聞翼星為變熒惑作妖童謠之言
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
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
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

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
媚荼毒百姓不為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
耕種既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
食日張畜積日耗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
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
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官既不愛民務
行威勢所在搔擾更為煩苛民苦二端財力再耗
此為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一息此輩矜哀孤弱
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鼈得免毒螫之淵鳥獸
得離羅網之綱四方之民繈負而至矣如此民可

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五色
令人目不明此無益於政有損於事者也自昔先
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米有畜積貨
財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位更改奢侈不蹈先迹
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計其所長不足為
國財然坐食官廩歲歲相承此為無益願陛下料
出賦嫁給與無妻者如此上應天心下合地意天
下幸甚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轅
周武取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
士以賢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

顏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
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羣黨相
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
督將藩鎮方外公卿尚書務脩仁化上助陛下下
拯黎民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錯
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時殿下列將何定
佞巧便僻貴幸任事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
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為姦
邪穢塵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
矣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為意乃心公家

義形於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建衡元年，疾病，皓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任用，宜授外任，不宜委以國事。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欲復嚴密故迹，亦不可聽。姚信、樓玄、賀卲、張悌、郭逴、薛瑩、滕脩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姿才卓茂，皆社稷之楨幹，國家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各盡其忠，拾遺萬一。」遂卒，時年七十二。子禕，初為黃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將軍。凱亡後，入為太子中庶子。右國史華覈表薦禕曰：「禕體質方剛，器幹彊固，董率之才，魯肅不過。及被召當還，徑還赴都，道由武昌，曾不迴顧，器械軍資，一無所取，在戎果毅，臨財有節。夫夏口賊之衝要，宜選名將以鎮戍之，臣竊思惟，莫善於禕。」初，皓常銜凱數犯顏忤旨，加何定譖構非一，既以重臣，難繩以法，又陸抗時為大將在疆埸，故以計容忍。抗卒後，竟徙凱家於建安。或曰寶鼎元年十二月，凱與大司馬丁奉、御史大夫丁固謀，因皓謁廟，欲廢皓立孫休子。時左將軍留平領兵先驅，故密語平，平拒而不許，誓以不泄，是以所圖不果。太史郎陳苗奏皓久陰不雨，風氣迴逆，將有陰謀，皓深警懼云。

吳錄曰：舊拜廟，選兼大將軍領三千兵為衛，凱欲因此兵圖之，令選曹白用丁奉。皓偶不欲，曰：「更選。」凱令執據，雖蒙，然宜得其人。皓曰：「用留平。」凱令其子禕謀語平。平素與丁奉有隙，禕未及得宣凱旨，平語禕曰：「聞野豬入丁奉營，此凶徵也。」有喜色。禕乃不敢言，還，因具啟凱，故輟止。

予連從荊、揚來者得凱所諫皓二十事，博問吳人，多云不聞凱有此表。又按其文殊甚切直，恐非皓之所能容忍也。或以為凱藏之篋笥，未敢宣行，病困，皓遣董朝省問欲言，因以付之。虛實難明，故不著于篇，然愛其指擿皓事，足為後戒，故鈔列于凱傳左云。皓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前表曰：「孤動必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西宮室宇摧朽，須謀移都，何以不可徙乎？」凱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姦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江表傳載[illegible]詔[illegible]與氣結於下何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之甚也。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修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便盛意驅馳，六軍流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以災，童歌其謠。縱令陛下一身得安，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為本，夏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效，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

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尸骸暴棄
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差復存先帝親
賢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
之柱也不可不强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
步之相而萬彧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超步紫
闥於彧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
趣榮以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
遵先帝三也先帝愛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妾
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
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
厲亂在嬖妾先帝鑒之以為身戒故左右不置淫
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
外多鰥夫女吟於中風雨逆度正由此起是不遵
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阼以
來游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容姦
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朴素服不純麗宮無
高臺物不彫飾故國富民充姦盜不作而陛下徵
調州郡竭民財力土被玄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
帝七也先帝外仗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綜是以
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

聲曹輔斗筲小吏先帝之所棄而陛下幸之是不
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羣臣抑損醇醲臣下終
日無失慢之尤百寮庶尹並展所陳而陛下拘以
視聽之禁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過則敗德
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
之桓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高通詹廉羊度黃
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
烽燧互起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也是不遵先
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
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
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
其夫復役賜與錢財給其資糧時遣歸來視其弱
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為
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為本
民以食為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
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
卑賤任之鄉閭效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
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
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
有事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眾役廩賜不贍是

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爲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時交阯反亂寔由茲起是爲遵景帝之闕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莅政無幾便徵召遷轉迎新送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爲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

江表傳曰皓所行彌暴凱知其將亡上表曰臣聞惡不可積過不可長積惡長過喪亂之源也是以古人懼不聞非故設進善之旌立敢諫之鼓武公九十思聞警戒詩美其德士歎其行臣察陛下無思警戒之義而有積惡之漸臣深憂之此禍兆見矣故略陳其要寫盡愚懷陛下宜克己復禮述脩前德不可捐棄臣言而放奢意意奢情至吏日欺民民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骨肉相克公子相奔臣雖愚暗於天命以心審之敗不過二十稔也臣常忿亡國之人夏桀殷紂亦不可使後人復忿陛下也臣受國恩奉朝三世復以餘年值遇陛下不能循俗與衆沈浮若比干伍員以忠見戮以正見疑自謂畢足[illegible]除根民爭泉壞無辜先帝顧陛下九思社稷存焉初皓徙都武昌[illegible]上表諫不聽凱重表曰臣聞宮功當起夙夜

反側是以頻煩上事往往留中不見省報於邑歎息企想應罷昨食時被詔曰君所諫誠是大趣然未合鄙意如何此宮殿不利宜當避之乃可以妨勞役長坐不利宮乎父之不安子亦何倚臣拜紙詔伏讀一周不覺氣結於胸而涕泣雨集也臣年已六十九榮祿已重於臣過望復何所冀所以勤勤數進苦言者臣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勞苦勤至白髮生於鬢膚黃耇被於甲冑天下始靜晏駕早崩自含息之類能言之倫無不歔欷如喪考妣幼主嗣統柄在臣下軍有連征之費民有彫殘之損賊臣干政公家空竭今彊敵當塗西州傾覆孤罷之民宜當畜養廣力肆業以備有虞且始徙都屬有軍征戰士流離州郡騷擾而大功復起徵召四方斯非保國致治之漸也臣聞爲人主者攘災以德除咎以義故湯遭大旱身禱桑林熒惑守心宋景退殿是以旱魃銷亡妖星移舍今宮室之不利但當克己復禮篤湯宋之至道愍黎庶之困苦何憂宮之不安災之不銷乎陛下不務脩德而務築宮室若德之不脩行之不貴雖殷辛之瑤臺秦皇之阿房何止而不喪身覆國宗廟作墟乎夫興土功高臺榭既致水旱民又多疾其不疑也爲父長安使子無危[illegible]子一宮自[illegible]是以大皇帝[illegible]于南宮[illegible]厚[illegible]不[illegible]三年[illegible]陛下[illegible]不慮哉傳之[illegible]臣又下之當太皇臣妾不盡言可

胤字敬宗凱弟也始爲御史尚書選曹郎太子和聞其名待以殊禮會全寄楊竺等阿附魯王霸與和分爭陰相譖構胤坐收下獄楚毒備至終無他辭

吳錄曰太子自懼黜廢而魯王霸覬覦益甚權時見楊竺辟左右而論霸之才竺深述霸有文武英姿宜爲嫡嗣於是權乃許立焉有給使伏于床下具聞之以告太子胤當至武昌往辭太子太子不見而微服至其車上與共密議欲令陸遜表諫既而遜有表極諫權疑竺泄之竺辭不服權使竺出尋其由[illegible]

貢惟胤西行必其所遣又遣問遣何由知之遣言胤
遣召胤考問胤爲太子隱曰楊竺向臣道之遂共爲獄
竺不勝痛毒服是所道初權疑
竺泄之及服以爲果然乃斬竺後爲衡陽督軍都尉

赤烏十一年交阯九眞夷賊攻役城邑交部擾動以胤爲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南界喻以恩信務崇招納高涼渠帥黃吳等支黨三千餘家皆出降引軍而南重宣至誠遺以財幣賊帥百餘人民五萬餘家深幽不羈莫不稽顙交域清泰就加安南將軍復討蒼梧建陵賊破之前後出兵八千餘人以充軍用永安元年徵爲西陵督封都亭侯後轉左虎林中書丞華覈表薦胤曰胤天姿聰朗才通行絜昔歷選曹遺迹可紀還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歸附海隅肅清蒼梧南海歲有舊風瘴氣之害風則折木飛砂轉石氣則霧鬱飛鳥不經自胤至州風氣絕息商旅平行民無疾疫田稼豐稔州治臨海海流秋鹹胤又畜水民得甘食惠風橫被化感人神遂憑天威招合遺散至被詔書當出民感其恩以忘戀土負老攜幼甘心景從衆無攜貳不煩兵衛自諸將合衆皆脅之以威未有如胤結以恩信者也銜命在州十有餘年賓帶殊俗寶玩所生而內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實難多得宜在輦轂股肱王室以贊唐虞康哉之頌江邊任輕不盡其才虎林選督堪之者衆若召還都寵以上司則天工畢脩庶績咸熙矣胤卒子式嗣爲柴桑督揚武將軍天策元年與從兄褘俱徙建安天紀二年召還建業復將軍侯

評曰潘濬公清割斷陸凱忠壯質直皆節槩梗梗有大丈夫格業胤身絜事濟著稱南土可謂良牧矣

潘濬陸凱傳第十六　吳書　國志六十一

是儀胡綜傳第十七

吳書　國志六十二

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本姓氏初爲縣吏後任郡郡相孔融嘲儀言氏字民無上可改爲是乃遂改焉徐衆評曰古之建姓或以所生或以官號或以祖名皆有義體以明氏族故曰胙之以土而命之氏此先王之典也所以明本重始彰示功德子孫不忘也今離文析字橫生忌諱使傳易姓不改本祖不亦謬哉教人易姓從人改族融旣失之儀又不得也後依劉繇避亂江東繇軍敗儀徙會稽孫權承攝大業優文徵儀到見親任專典機密拜騎都尉呂蒙圖襲關羽權以問儀儀善其計勸權聽之從討羽拜忠義校尉儀陳謝權令曰孤雖非趙簡子卿安得不自屈爲周舍邪旣定荊州都武昌拜裨將軍後封都亭侯守侍中欲復授兵儀自以非材固辭不受黃武中遣儀之皖就將軍劉邵欲誘致曹休休到大破之遷偏將軍入闕省尚書事外總平諸官兼領辭訟又令教諸公子書學大駕東遷太子登留鎮武昌使儀輔太子太子敬之事先諮詢然後施行進封都鄉侯後從太子還建業復拜侍中中執法平諸官事領辭訟如舊典校郎呂壹誣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權怒收嘉繫獄悉驗問時同坐人皆怖畏壹並言聞之儀獨云無聞於是見窮詰累日詔旨轉厲群臣爲之屏息儀對曰今刀鋸已在臣頸臣何敢爲嘉隱諱自取夷滅爲不忠之鬼顧以聞知當有本末據實答問辭不傾移權遂舍之嘉亦得免徐衆評曰是儀以羈旅異方客仕吳朝值讒邪殄行當嚴毅之威命縣漏刻禍機不測而不雷同以害人不苟免以傷義可謂忠勇公正之士雖祁奚之免叔向慶忌之濟朱雲何以尚之忠不諂君勇不懼死公不存私正不黨邪資此四德加之以文敏崇之以謙約履之以和順保傳二宮存身愛名不亦宜乎蜀相諸葛亮卒權垂心西州遣儀使蜀申固盟好奉使稱意後拜尚書僕射南魯二宮初立儀以本職領魯王傅儀嫌二宮相近切乃上疏曰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鎮四方爲國藩輔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但臣言辭鄙野不能究盡其意愚以二宮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爲傅盡忠動輒規諫事上勤與人恭不治產業不受施惠爲屋舍財足自容鄰家有起大宅者權出望見問起大室者誰左右對曰似是儀家也權曰儀儉必非也問果他家其見知信如此服不精細食不重膳拯贍貧困家無儲畜權聞之幸儀舍求視蔬飯親嘗之對之歎息即增俸賜益田宅儀累辭讓以恩爲戚時時有所進達

未嘗言人之短權常責儀以不言事無所是非儀
對曰聖主在上臣下守職懼於不稱實不敢以愚
管之言上干天聽事國數十年未嘗有過呂壹歷
白將相大臣或一人以罪聞者數四獨無以白儀
權歎曰使人盡如是儀當安用科法為及寢疾遺
令素棺斂以時服務從省約年八十一卒
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也少孤母將避難江東
孫策領會稽太守綜年十四為門下循行留吳與
孫權共讀書策薨權為討虜將軍以綜為金曹從
事從討黃祖拜鄂長權為車騎將軍都京召綜還

為書部與是儀徐詳俱典軍國密事劉備下白帝
權以見兵少使綜料諸縣得六千人立解煩兩部
詳領左部綜領右部督吳將晉宗叛歸魏魏以宗
為蘄春太守去江數百里數為寇害權使綜與賀
齊輕行掩襲生虜得宗加建武中郎將魏拜權為
吳王封綜儀詳皆為亭侯黃武八年夏黃龍見夏
口於是權稱尊號因瑞改元又作黃龍大牙常在
中軍諸軍進退視其所向命綜作賦曰乾坤肇
三辰是生狼弧垂象實惟兵精聖人觀法是效是
營始作器械爰求厥成黃農創代拓定皇基

天心下息民災高辛誅共舜征有苗啟有甘師湯
有鳴條周之牧野漢之垓下靡不由兵克定厥緒
明明大吳實天生德神武是經惟皇之極乃自在
昔黃虞是祖越歷五代繼世在下應期受命發迹
南土將校大縣華我區夏乃律天時制為神軍取
象太一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如雲進止有度
約而不煩四靈既布黃龍處中周制日月實曰太
常桀然特立六軍所望仙人在上鑒觀四方神實
使之為國休祥軍欲轉向黃龍先移金鼓不鳴寂
然變移闇謨若神可謂秘奇在昔周室赤烏銜書

今也大吳黃龍吐符合契河洛動與道俱天贊人
和僉曰惟休蜀聞權踐阼遣使重申前好綜為盟
文文義甚美語在權傳權下都建業詳綜並為侍
中進封鄉侯兼左右領軍時魏降人或云魏都督
河北振威將軍吳質頗見猜疑綜乃偽為質作降
文三條其一曰天綱弛絕四海分崩群生憔悴士
人播越兵寇所加邑無居民風塵煙火往往而處
自三代以來大亂之極未有若今時者也臣質志
薄處時無方繫於土壤不能翻飛遂為曹氏
執役遠處河朔天衢隔絕雖望風慕義思託大

嫌無因緣得展其志每往來者竊聽風化伏知陛下齊德乾坤同明日月神武之姿受之自然敷演皇極流化萬里自江以南戶受覆燾英雄俊傑上達之士莫不心歌腹詠樂在歸附者也今年六月末奉聞吉日龍興踐阼恢弘大繇整理天綱將使遺民覩見定主昔武王伐殷殷民倒戈高祖誅項四面楚歌方之今日未足以喻臣質不勝昊天至願謹遣所親同郡黃定恭行奉表及託降叛間關求通其欲所陳載列于左其一曰昔伊尹去夏入商陳平委楚歸漢書功竹帛遺名後世世主不謂之背誕者以爲知天命也臣昔爲曹氏所見交接外託君臣內如骨肉恩義綢繆有合無離遂受偏方之任摠河北之軍當此之時志望高大永與曹氏同死俱生惟恐功之不建事之不成耳及曹氏之亡後嗣繼立幼沖統政讒言彌興同儕者以勢相害異趣者得間其言而臣受性簡略素不下人視彼數子意實迫之此亦臣之過也遂爲邪議所見搆會招致猜疑誣臣欲叛雖識眞者保明其心而讒說勝餘嫌猶在常懼一旦橫受無辜憂心孔疚如履冰炭昔樂毅爲燕昭王立功於齊惠王即

位受奪其任遂去燕之趙休烈不虧彼豈欲二三其德蓋畏功名不建而懼禍之將及也昔遣魏郡周光以賈販爲名託叛南詣宮達密計時以倉卒未敢便有章表使光口傳而已以爲天下大歸可見天意所在非吳復誰此方之民思爲臣妾延頸舉踵惟恐兵來之遲耳若使聖恩少加信納當以河北承望王師款心赤實天日是鑒而光去經年不聞咳唾未審此意竟得達不瞻望長歎日月以幾魯望高子何足以喻又曰今日見待稍薄蒼蠅之聲緜緜不絕必受此禍遲速事耳臣私度陛下未垂明慰者必以臣質貫穿仁義之道不行若此之事謂光所傳多虛少實或謂此中有他消息不知臣質構讒見疑恐受大害也且臣質若有罪之日自當奔赴鼎鑊束身待罪此蓋人臣之宜也今日無罪橫見譖毀將有商鞅白起之禍尋惟事勢去亦宜也死而弗義不去何爲樂毅之出吳起之走君子傷之不遇未有非之者也願陛下推古況今不疑怪於臣質也又念人臣獲罪當如伍員奉己自效不當徼幸以爲利然今與古厥勢不同南土悠遠江湖隔絕自不舉事何得濟免是以志

士之節而思立功之義也且臣質又以曹氏之嗣非天命所在政弱刑亂柄奪於臣諸將專威於外各自為政莫或同心士卒衰耗帑藏空虛綱紀毀廢上下並昏想前後數得降叛具聞此問兼弱攻昧宜應天時此實陛下進取之秋是以區區敢獻其計今若內兵淮泗據有下邳荊揚二州聞聲響應臣從河北席卷而南形勢一連根牙永固關西之兵繫於所衛青徐二州不敢徹守許洛餘兵衆不滿萬誰能來東與陛下爭者此誠千載一會之期可不深思而熟計乎及臣所在既自多馬加以羌胡常以三四月中美草時驅馬來出隱度今者可得三千餘匹陛下出軍當投此時多將騎士來就馬耳此皆先定所一二知凡兩軍不能相究虛實今此間實羸易可克定陛下舉動應者必多上定洪業使普天一統下令臣質建非常之功此乃天也若不見納此亦天也願陛下思之不復多陳其三曰昔許子遠舍袁就曹規畫計較應見納受遂破袁軍以定曹業向使曹氏不信子遠懷疑猶豫不決於心則今天下袁氏有也願陛下思之間聞界上將閻浮趙楫欲歸大化唱和不速以取

破亡今臣款款遠遣二人若彼疑之不即舉動則臣孤絕受此厚禍即恐天下雄夫烈士欲立功者不敢復託命陛下矣願陛下思之皇天后土實聞其言此文既流行而質已入為侍中矣二年青州人隱蕃歸吳上書曰臣聞紂為無道微子先出高祖寬明陳平先入臣年二十二委棄封域歸命有道賴蒙天靈得自全致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見精別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達於邑三歎曷惟其已謹詣闕拜章乞蒙引見權即召入蕃謝答問及陳時務甚有辭觀綜時侍坐權問何如綜對曰蕃上書大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辯有似禰衡而才皆不及權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可以治民且試以都輦小職權以蕃盛論刑獄用為廷尉監左將軍朱據廷尉郝普稱蕃有王佐之才普尤與之親善常怨歎其屈後蕃謀叛事覺伏誅吳錄曰蕃有口才魏明帝使詐叛如吳令求作廷尉職重案大臣以離間之既為廷尉監衆人以據普與蕃親善數車馬雲集賓客盈堂及至事覺蕃亡走捕得考問黨與蕃無所言吳主使將入謂曰何乃以肌肉為人受毒乎蕃曰孫君丈夫圖事豈有無伴烈士死不足相牽耳遂閉口而死普見責自殺據禁止歷時乃解拜綜偏將軍兼左執法領辭訟遼東之事輔吳將軍張昭以諫權言

辭切至權亦大怒其和協彼此使之無隙綜有力焉性嗜酒酒後讙呼極意或推引杯觴搏擊左右權愛其才弗之責也凡自權統事諸文誥策命鄰國書符略皆綜之所造也初以內外多事特立科長吏遭喪皆不得去而數有犯者權患之使朝臣下議綜議以爲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行之一人其後必絕遂用綜言由是奔喪乃斷赤烏六年卒子沖嗣沖平和有文幹天紀中爲中書令吳錄曰沖後仕晉尚書郎吳郡太守徐詳者字子明吳郡烏程人也先綜死

評曰是儀徐詳胡綜皆孫權之時幹興事業者也儀清恪貞素詳數通使命綜文采才用各見信任辟之廣夏其榱椽之佐乎

是儀胡綜傳第十七 吳書 國志六十二

吳範劉惇趙達傳第十八 吳書 國志六十三

吳範字文則會稽上虞人也以治曆數知風氣聞於郡中舉有道詣京都世亂不行會孫權起於東南範委身服事每有災祥輒推數言狀其術多效遂以顯名初權在吳欲討黃祖範曰今茲少利不如明年明年戊子荊州劉表亦身死國亡權遂征祖卒不能克明年軍出行及尋陽範見風氣因詣船賀催兵急行至即破祖祖得夜亡權恐失之範曰未遠必生禽祖至五更中果得之劉表竟死荊州分割及壬辰歲範又白言歲在甲午劉備當得益州後呂岱從蜀還遇之白帝說備部衆離落死亡且半事必不克權以難範範曰臣所言者天道也而岱所見者人事耳備卒得蜀權與呂蒙謀襲關羽議之近臣多曰不可權以問範範曰得之後羽在麥城使使請降權問範曰竟當降否範曰彼有走氣言降詐耳權使潘璋邀其徑路覘候者還白羽已去範曰雖去不免問其期曰明日日中權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權問其故範曰時尚未正中也頃之有風動帷範拊手曰羽至矣須臾外稱萬歲傳言得羽後權與魏爲好範曰以風氣

言之彼以貌來其實有謀宜爲之備劉備盛兵西
陵範曰後當和親終皆如言其占驗明審如此權
以範爲騎都尉領太史令數從訪問欲知其決範
祕惜其術不至要語權權由是恨之 吳錄曰範獨心計所以見重者術術亡則身棄矣故終不言 初權爲將軍時範嘗白言江南有王
氣亥子之間有大福慶權曰若終如言以君爲
侯及立爲吳王範時侍宴曰昔在吳中嘗言此事
大王識之邪權曰有之因呼左右以侯綬帶範範
知權欲以厭當前言輒手推不受及後論功行封
以範爲都亭侯詔臨當出權恚其愛道於己也削

除其名範爲人剛直頗好自稱然與親故交接有
終始素與魏滕同邑相善滕嘗有罪權責怒甚嚴
敢有諫者死範謂滕曰與汝偕死滕曰死而無益
何用死爲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邪乃髡頭自縛
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不敢曰必死不敢白範
曰汝有子邪曰有曰使汝爲吳範死子以屬我鈴
下曰諾乃排閤入言未卒權大怒欲便投以戟逡
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權意
釋乃免滕滕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
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爲 會稽典錄曰滕字周林祖父河

[illegible]
[illegible]黃武五年範病卒長子先死少子尚
幼於是業絕權追思之募三州有能舉知術數
如吳範趙達者封千戶侯卒無所得 [illegible]
吳錄曰[illegible]軍師權曰[illegible]後行臣乃[illegible]
[illegible]

劉惇字子仁平原人也遭亂避地客游廬陵事孫
輔以明天官達占數顯於南土每有水旱寇賊皆
先時處期無不中者輔異焉以爲軍師軍中咸敬
事之號曰神明建安中孫權在豫章時有星變以

問惇惇曰災在丹楊權曰何如曰客勝主人到某
日當得問是時邊鴻作亂卒如惇言惇於諸術皆
善尤明太乙皆能推演其事窮盡要妙著書百餘
篇名儒刁玄稱以爲奇惇亦寶愛其術不以告人
故世莫得而明也

趙達河南人也少從漢侍中單甫受學用思精密
謂東南有王者氣可以避難故脫身渡江治九宮
一筭之術究其微旨是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
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效或難達曰飛者固不
可校誰知其然此殆妄耳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

播之席上，立與其數，驗覆果信。嘗過知故，知故為
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又無嘉肴，無以敘意，
如何？達因取盤中隻箸，再三從橫之，乃言：卿東壁
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時坐有
他賓，內得主人情。主人慙曰：以卿善射有無，欲相
試耳，竟效如此。遂出酒酣飲。又有書簡上作千萬
數，著空倉中封之，令達算之。達處如數，云：但有名
無實。其精微若是。達寶惜其術，自闞澤、殷禮皆名
儒善士，親屈節就學，達祕而不告。太史丞公孫滕
少師事達，勤苦累年，達許教之者有年數矣，臨當
（令言于大小分字）▐嘉之文
喻語而輒復止。滕他日齎酒具，候顏色，拜跪而請
達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為帝王師，至仕來三世，
不過太史郎，誠不欲復傳之。且此術微妙，頭乘尾
除，一算之法，父子不相語。然以子篤好不倦，今真
以相授矣。飲酒數行，達起取素書兩卷，大如手指，
達曰：當寫讀此，則自解也。吾久廢不復省之，今欲
思論一過，數日當以相與。滕如期往，至乃陽求索
書，驚言失之，云女壻昨來，必是渠所竊，遂從此絕。
初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權
問其法，達終不語，由此見薄，祿位不至。（吳書曰初權即尊號令達

算作天子之後當復幾年達曰高祖建元十二年陛下倍之權大喜左右稱萬歲果如達言）達常笑諸
星氣風術者曰：當回算帷幕，不出戶牖以知天
道，而反晝夜暴露以望氣祥，不亦難乎！閑居無為，
引算自校，乃歎曰：吾算訖盡某月日，其終矣。達
妻數見達效，聞而哭泣。達欲弭妻意，乃更步算，言：
向者謬誤耳，尚未也。後如期死。權聞達有書，求之
不得，乃錄問其女，及發棺，無所得，法術絕焉。（吳錄
曰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幼工書時有張子並陳梁甫能書甫恨逋並恨峻象斟酌其間甚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
及也嚴武字子卿衛尉畯再從子也圍棊莫與為輩宋壽占夢十不失一曹不興善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
作蠅既進御權以為生蠅舉手彈之孤城鄭嫗能相人及範惇達八人世皆稱妙謂之八絕云）
（晉陽秋曰吳有葛衡字思真明達天官能為機巧作渾天使地居于中以機動之天轉而地止以上應晷度）
▐吳志十八
評曰：三子各於其術精矣，其用思妙矣，然君子等
役心神，宜於大者遠者，是以有識之士，舍彼而取
此也。（孫盛曰夫玄覽未然逆鑒來事雖裨竈梓慎其猶病諸況術之下此者乎吳史書達知東南當有王氣故輕舉濟江觀承漢之鄴見受命中興達不能豫觀兆萌而審帝吳不知吾術之鄰見害於時安在其能逆覩天道而贊成帝王之符哉昔聖王觀天地之文以畫八卦之象故蘊有迴轉於蓍策變化形乎六爻是以三易雖殊卦理一致所以書之為好一家所書君子以為淵深測隱之中仲尼所以贊者其大者無所取之以為妖非所謂道也其餘所載則皆聖人之所不言自中原喪亂至于建安之時十年閒生民殆盡比至小康皆曹氏之所受非其爭也不能如中國之甚焉知達之不能其死吾知其必有其災而不能自免刑戮況達回以祕術見薄在悔吝之間）

吳範劉惇趙達傳第十八　吳書　國志六十三

卦之道術蓋非一方深驗之功豈惟六爻苟得其要則可以殊易而知之矣迴轉一籌胡可怪哉達之推算竊非篤論也

抱朴子曰時有葛仙公者每飲酒醉常入人家門前陂水中竟日乃出曾從吳主別到洌洲還遇大風百官船多沒仙公船亦沒吳主甚悵恨明日使人鉤求公船而登高以望焉久之見公步從水上來衣履不沾而有酒色既見而言曰臣昨侍從而伍子胥見請暫過設酒忽忽不得即委之又有姚光者有火術吳主身臨試之積荻數千束使光坐其上又以數千束荻累之因猛風而燔之荻了盡謂光當以化爲煨燼而光端坐灰中振衣而起把一卷書吳主取其書視之不能解也又曰吳景帝有疾求覡視者得一人景帝欲試之乃殺鵝而埋於苑中架小屋施牀几以婦人屐履服物著其上乃使覡視之告曰若能說此冢中鬼婦人形狀者當加厚賞而即信矣竟日盡夕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頭白鵝立墓上所以不即白之疑是鬼神變化作此相當候其真形而定無復移易不知何故不敢不以實上聞景帝乃厚賜之然則鵝死亦有鬼也葛洪神仙傳曰仙人介象字元則會稽人有諸方術吳主聞之徵象到武昌甚敬貴之稱爲介君爲起宅以御帳給之賜遺前後累千金從象學蔽形之術試還後宮及出殿門莫有見者又使象作變化種瓜菜百果皆立生可食吳主共論鱠魚何者最美象曰鯔魚爲上吳主曰論近道魚耳此出海中安可得邪象曰可得耳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埳汲水滿之并求鉤象起餌之垂綸於埳中須臾果得鯔魚吳主驚喜問象曰可食不象曰故爲陛下取以作生鱠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廚下切之吳主曰聞蜀使來得蜀薑作齏甚好恨爾時無此象曰蜀薑豈不易得願差所使者并付直吳主指左右一人以錢五十付之象書一符以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薑訖復閉目此人承其言騎杖須臾止已至成都不知是何處問人人言是蜀市中乃買薑于時吳使張溫先在蜀既於市中相識甚驚便作書寄其家此人買薑畢捉書負薑騎杖閉目須臾已還到吳廚下切鱠適了臣松之以爲葛洪所記近爲惑衆其書文頗行世故撮取數事載之篇末也神仙之術詎可測量臣之臆斷以爲惑衆所謂夏蟲不知冷冰耳

諸葛滕二孫濮陽傳第十九　吳書　國志六十四

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知名江表傳曰恪少有才名……應機莫與爲對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也吳書曰恪長七尺六寸少鬚眉折頞廣顙……冠拜騎都尉與顧譚張休等侍太子……並爲賓友從中庶子轉爲左輔都尉……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權問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臣……其故對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大噱命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其能令張……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秉……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先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爲……羣臣並會權謂使曰此諸葛恪雅……相爲致好馬恪因下謝權曰馬未……對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廄今有……敢不謝恪之才捷皆此類也

伏食勿起禕至權為輟食而群下不起禕嘲之曰鳳皇來翔騏驎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皇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禕停食餅索筆作麥賦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焉權嘗問恪頃何以自娛而更肥澤恪對曰臣聞富潤屋德潤身臣非敢自娛脩己而已又問卿何如滕胤恪答曰登階躡履臣不如胤迴籌轉策胤不如臣恪嘗獻權馬先鑴其耳范慎時在坐嘲恪曰馬雖大畜稟氣於天今殘其耳豈不傷仁恪答曰母之於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太子嘗嘲恪諸葛元遜可食馬矢恪曰願太子食雞卵權曰人令卿食馬矢卿使人食雞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江表傳曰曾有白頭鳥集殿前權曰此何鳥也恪曰白頭翁也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恪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昭不能答坐中皆歡笑

權甚異之欲試以事令守節度節度掌軍糧穀文書繁猥非其好也

江表傳曰權為吳王初置節度官使典掌軍糧非漢制也初用侍中偏將軍徐詳詳死將用恪諸葛亮聞恪代詳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疏今使典主糧穀糧穀軍之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為啟至尊轉之遜以白權即轉恪領兵

四十八之六 吳志十九 二

恪以丹楊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乞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衆議咸以丹楊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猨狖之騰木也時觀間隙出為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蜂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為難恪父瑾聞之亦以事終不逹歎曰恪不大興吾家將大赤吾族也恪盛陳其必捷權拜恪撫越將軍領丹楊太守授棨戟武騎三百拜畢命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時年三十二恪到府乃移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候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既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是山民飢窮漸出降首恪乃復敕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執

吳志十九 三

拘臼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遺舊惡民困迫暫出內圖叛逆伉縛送言府恪以伉違教遂斬以徇以狀表上民聞伉坐執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權嘉其功遣尚書僕射薛綜勞軍綜先移恪等曰山越恃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神策內授武師外震兵不血刃甲不沾汗元惡既梟種黨歸義蕩滌山藪獻戎十萬野無遺寇邑罔殘姦既埽兇慝又充軍用藜蓧稂莠化為善草魑魅魍魎更成虎士

雖寶國家威靈之所加亦信元帥臨履之所致也
雖詩美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漢之衛霍豈足
以談功軼古人勳超前世主上歡然遇用歎息感
四牡之遺典思飲至之舊章故遣中臺近官迎致
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劬勞拜恪威北將軍封都鄉
侯恪乞率衆佃廬江皖口因輕兵襲舒掩得其民
而還復遠遣斥候觀相徑要欲圖壽春權以為不
可赤烏中魏司馬宣王謀欲攻恪權方發兵應之
望氣者以為不利於是徙恪屯於柴桑與丞相陸
遜書曰楊敬叔傳述清論以為方今人物彫盡守

三百八十　吳志十九　五

德業者不能復幾宜相左右更為輔車上熙國事
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謗毀使已成之器中有
損累將進之徒意不歡笑聞此喟然誠獨擊節愚
以為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自孔氏門徒大數三千
其見異者七十二人至于子張子路子貢等七十
之徒亞聖之德然猶各有所短師偏由喭賜不受
命豈況下此而無所闕且仲尼不以數子之不備
而引以為友不以人所短棄其所長也加以當今
取士宜寬於往古何者時務從橫而善人單少國
家職司常苦不充苟令性不邪惡志在陳力便可

獎就騁其所任若於小小宜適私行不足皆宜闊
略不足縷責且士誠不可纖論苛克苛克則彼賢
聖猶將不全況其出入者邪故曰以道望人則難
以人望人則易賢愚可知自漢末以來中國士大
夫如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於禍原其本
起非為大讎惟坐克己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
正義夫己不如禮則人不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
堪內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
一生則小人得容其間得容其間則三至之言浸
潤之譖紛錯交至雖使至明至親者處之猶難以

三國志　吳書十九　五　開慶二

自定況已為隟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張陳至於血
刃蕭朱不終其好本由於此而已夫不舍小過纖
微相責久乃至於家戶為怨一國無復全行之士
也恪知遜以此嫌己故遂廣其理而贊其旨也會
遜卒恪遷大將軍假節駐武昌代遜領荊州事久
之權不豫而太子少乃徵恪以大將軍領太子太
傅中書令孫弘領少傅權疾困召恪弘及太常滕
胤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屬以後事吳書曰權寢疾議所付託時朝臣咸皆注意於恪而峻表恪器任輔政可付大事權嫌恪剛很自用峻以當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徵恪後引恪等見臥內受詔牀下權詔曰吾疾困矣恐不復相見諸事一以相委恪歔欷流涕曰臣等皆受厚恩當以死奉詔願陛下安精

押前恩寵無以外事爲念權謂自可請專一然於浮推設 大事然後以聞爲治第藉設閣衛甚者有用浮之徵各 品序諸去今有不便者當刊以聞 權禦離之中外翕然人懷歡欣 翌日權薨弘素與恪
不平懼爲恪所治秘權死問欲矯詔除恪峻以告
恪恪請弘咨事於坐中誅之乃發喪制服與弟公
安督融書曰今月十六日乙未大行皇帝委棄萬
國羣下大小莫不傷悼至吾父子兄弟並受殊恩
非徒凡庸之隸是以悲慟肝心圯裂皇太子以丁
酉踐尊號哀喜交并不知所措吾身受顧命輔相
幼主竊自揆度才非博陸而受姬公負圖之託懼
忝丞相輔漢之效恐損先帝委付之明是以憂懼
惶惶所慮萬端且民惡其上動見瞻觀何時易哉
今以頑鈍之姿處保傅之位艱多智寡任重謀淺
誰爲脣齒近漢之世燕蓋交遘有上官之變以身
值此何敢怡豫邪又弟所在與賊犬牙相錯當於
今時整頓軍具率厲將士警備過常念出萬死無
顧一生以報朝廷無忝爾先又諸將備守各有境
界猶恐賊虜聞諱恣睢寇竊邊邑諸曹已別下約
敕所部督將不得妄委所戍徑來奔赴雖懷愴怛
不忍之心公義奪私伯禽服戎若苟違戾非徒小
故以親正疏古人明戒也恪更拜太傅於是罷視

聽息校官原逋責除關稅事崇恩澤眾莫不悅恪
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狀初權黃龍元年遷都
建業二年築東興隄遏湖水後征淮南敗以內船
由是廢不復脩恪以建興元年十月會眾於東興
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
留略守之引軍而還魏以吳軍入其疆土恥於受
侮命大將胡遵諸葛誕等率眾七萬欲攻圍兩塢
圖壞隄遏恪興軍四萬晨夜赴救遵等敕其諸軍
作浮橋度陣於隄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
卒拔恪遣將軍留贊呂據唐咨丁奉爲前部時天
寒雪魏諸將會飲見贊等兵少而解置鎧甲不持
矛戟但兜鍪刀楯倮身緣遏大笑之不即嚴兵兵
得上便鼓譟亂斫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橋橋壞
絕自投於水更相蹈藉樂安太守桓嘉等同時並
沒死者數萬故叛將韓綜爲魏前軍督亦斬之獲
車乘牛馬騾驢各數千資器山積振旅而歸進封
恪陽都侯加荊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賜金一百
斤馬二百匹繒布各萬匹恪遂有輕敵之心以十
二月戰克明年春復欲出軍 漢晉春秋曰恪使司馬李衡往蜀說姜維令同
舉曰古人有言聖人不能爲時時至亦不可失也今敵政在私門外內猜隔兵挫於外而民怨於內自曹操以來彼之亡

形未有如今者也若大舉兵之後吳攻其十萬入其西圖
西則東虛重東則西輕以練實之軍乘虛輕之敵破之必矣
緩彼之

諸大臣以為難出罷勞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或以固爭扶出恪乃著論諭衆意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王者不務兼幷天下而欲垂祚後世古今未之有也昔戰國之時諸侯自恃兵彊地廣互有救援謂此足以傳世人莫能危恣情從懷憚於勞苦使秦漸得自大遂以幷之此既然矣近者劉景升在荊州有衆十萬財穀如山不及曹操尚微與之力競坐觀其彊大吞滅諸袁北方都定之後操率三十萬衆來向荊州當時雖有智者不能復為畫計於是景升兒子交臂請降遂為囚虜凡敵國欲相吞即仇讎欲相除也有讎而長之禍不在己則在後人不可不為遠慮也昔伍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夫差自恃彊大聞此邈然是以誅子胥而無備越之心至於臨敗悔之豈有及乎越小於吳尚為吳禍況其彊大者邪昔秦但得關西耳尚以幷吞六國今賊皆得秦趙韓魏燕齊九州之地地悉戎馬之鄉士林之藪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之然今所以能敵

之但以操時兵衆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悉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加司馬懿先誅王凌續自隕斃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聖人急於趨時誠謂今日若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為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自本以來務在產育今者賊民歲月繁滋但以尚小未可得用耳若復數十年後其衆必倍於今而國家勁兵之地皆已空盡唯有此見衆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復十數年略當損半而見子弟數不足言若賊衆一倍而我兵損半雖復使伊管圖之未可如何今不達遠慮者必以此言為迂夫禍難未至而豫憂慮此固衆人之所迂也及於難至然後頓顙雖有智者又不能圖此乃古今所病非獨一時昔吳始以伍員為迂故難至而不可救劉景升不能慮十年之後故無以詒其子孫今恪無具臣之才而受大吳蕭霍之任智與衆同思不經遠若不及今日為國斥境俛仰年老而彊敵更彊欲刎頸謝責寧有補邪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

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
地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創痍
介冑生蟣蝨將士厭困苦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
慮於長久不得兩存者耳每覽荊邯說公孫述以
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
不喟然歎息也夙夜反側所慮如此故聊疏愚言
以達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殁志畫不立貴令
來世知我所憂可思於後眾皆以恪此論欲必為
之辭然莫敢復難丹楊太守聶友素與恪善書諫
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遏東關之計計未施行今公
輔贊大業成先帝之志寇遠自送將士憑賴威德
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
之福邪宜且案兵養銳觀釁而動今乘此勢欲復
大出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為不安恪題
論後為書答友曰足下雖有自然之理然未見大
數熟省此論可以開悟矣於是違眾出軍大發州
郡二十萬眾百姓騷動始失人心恪意欲曜威淮
南驅略民人而諸將或難之曰今引軍深入疆埸
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如止圍新城
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迴

軍還圍新城攻守連月城不拔士卒疲勞因暑[illegible]
水泄下流腫病者太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
者多恪以為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illegible]
而恥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朱異有所是非恪[illegible]
立奪其兵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illegible]
魏魏知戰士罷病乃進救兵恪引軍而去士卒傷
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壑或見略獲存亡忿痛大
小呼嗟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圖起[illegible]
潯陽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此眾庶失望而怨[illegible]
興矣秋八月軍還陳兵導從歸入府館即召[illegible]
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妄數作詔嘿惶[illegible]
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illegible]
罷更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當進見者無不[illegible]
又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敕兵嚴欲向青徐[illegible]
因民之多怨眾之所嫌構恪欲為變與[illegible]
請恪恪將見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明[illegible]
聞水腥臭侍者授衣衣服亦臭恪怪其故[illegible]
水其臭如初意惆悵不悅嚴畢趨出犬銜[illegible]
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頃刻乃復起犬[illegible]
衣恪令從者逐犬遂外[illegible]初恪將征淮南[illegible]

著縗衣入其閤中從者白之令外詰問孝子曰不自覺入時中外守備亦悉不見衆皆異之出行之後所坐廳事屋棟中折自新城出住東興有白虹見其船還拜蔣陵白虹復繞其車及將見駐車宮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恪答曰當自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他故恪省書而去未出路門逢太常滕胤恪曰卒腹痛不任入胤不知峻陰計謂恪曰君自行旋未見今上置酒

請君君已至門宜當力進恪躊躇而還劒履上殿謝亮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峻因曰使君病未善平當有常服藥酒自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齎酒吳歷曰張約朱恩密疏告恪恪以示滕胤胤勸恪還恪曰峻小子何能爲邪但恐因酒食中人耳乃以藥酒入孫盛曰恪與胤親厚約等疏非常大事勢應示胤共謀安危然恪性彊梁加素侮峻自不信故入豈胤微勸便爲之冒禍乎吳歷爲長酒數行亮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吳錄曰峻提刀稱詔收恪亮起立曰非我所爲非我所爲乳母引亮還內吳歷云峻先引亮入然後出稱詔與本傳同臣松之以爲峻欲稱詔宜如本傳及吳歷不得如吳錄所言恪驚起拔劒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裁傷左手峻應手斫約斷右臂武衞之士皆趨上殿峻曰

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刃乃除地更飲搜神記曰恪入已被殺其妻在室使婢曰汝何故血臭婢曰不也有頃愈劇又問婢曰汝眼目視瞻何以不常婢蹷然起躍頭至於棟攘臂切齒而言曰諸葛公乃爲孫峻所殺於是大小知恪死矣而吏兵尋至　志林曰初權病篤召恪輔政臨去大司馬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答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當時咸謂之失言虞喜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而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自非採納羣謀詢于芻蕘虛己受人恆若不足則功名不成勳業不濟況呂侯國之元耆志度經遠甫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見拒此元遜之疏乃機神不俱者也若因十思之義廣諮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隕首殿堂死凶豎之刃世人奇其英辯造次可觀而哂呂侯無對爲陋不思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甘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御之精嚴垂發六軍雲擾士馬擐甲羽檄交馳費禕時爲元帥荷國任重而與來敏圍碁意無厭倦敏臨別謂禕君必能辦賊者也言其明略內定貌無憂色況長寧以爲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且蜀爲蕞爾之國而

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何可矜己有餘晏然無戚斯乃性之寬簡不防細微卒爲降人郭脩所害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往聞長寧之甄文偉今觀元遜之逝二事體同故并而載之可以鏡誡于後永爲世鑒先是童謠曰諸葛恪蘆葦單衣篾鉤落於何相求成子閤成子閤者反語石子岡也建業南有長陵名曰石子岡葬者依焉鉤落者校飾革帶世謂之鉤絡帶恪果以葦席裹其身而篾束其腰投之於此岡吳錄曰恪時年五十一恪長子綽騎都尉以交關魯王事權遣付恪令更教誨恪鴆殺之中子竦長水校尉少子建步兵校尉聞恪誅車載其母而走峻遣騎督劉承追斬竦於白都建得渡江欲北走魏行數十里

為追兵所逮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及常侍朱恩等
皆夷三族初竦數諫恪恪不從常憂懼禍及亡臨
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臣聞震雷電激不崇一朝
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以雲雨因以潤物是
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
盡意臣以狂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以邀風
雨之會伏念故太傅諸葛恪得承祖考風流之烈
伯叔諸父遭漢祚盡九州鼎立分託三方並履忠
勤熙隆世業爰及於恪生長王國陶育聖化致名
英偉服事累紀禍心未萌先帝委以伊周之任屬

吳志十九　十四　今拜

以萬機之事恪素性剛愎矜己陵人不能敬守神
器穆靜邦內興功暴師未期三出虛耗士民空竭
府藏專擅國憲廢易由意假刑劫衆大小屏息侍
中武衞將軍都鄉侯俱受先帝囑寄之詔見其姦
虐日月滋甚將恐蕩搖宇宙傾危社稷奮其威怒
精貫昊天計慮先於神明智勇百於荊聶躬持白
刃梟恪殿堂勳超朱虛功越東牟國之元害一朝
大除馳首徇示六軍喜踊日月增光風塵不動斯
實宗廟之神靈天人之同驗也今恪父子三首縣
市積日觀者數萬詈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

長老孩幼無不畢見人情之於品物樂極則哀生
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台輔中間歷年今之誅
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憯然且已死之人與
土壤同域鑿掘斲刺無所復加願聖朝稽則乾坤
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惠
以三寸之棺昔項籍受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
恩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惟陛下敦三皇之仁
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之骸復受不已之
恩於以揚聲遐方沮勸天下豈不弘哉昔欒布矯
命彭越臣竊恨之不先請主上而專名以肆情其

吳志九　十五

得不誅實為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
謹伏手書冒昧陳聞乞聖朝哀察於是亮峻聽恪
故吏斂葬遂求之於石子岡（江表傳曰朝臣有乞為恪立碑以銘其勳績者博士盛沖以為不應孫休曰盛夏出軍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託孤之任死於豎子之手不可謂智沖議為是遂寢）
始恪退軍還聶友知其將敗書與滕胤曰當
人彊盛河山可拔一朝羸縮人情萬端言之悲
歎恪誅後孫峻忌友欲以為鬱林太守友發病
憂死友字文悌豫章人也（吳錄曰友有脣吻少為縣吏虞翻徙交州縣令使友送之翻與語而奇焉為書與豫章太守謝斐令以為功曹郡時見有功曹斐見之問曰縣吏聶友可堪何職對曰此人縣間小吏耳猶可堪曹佐斐曰論者以為宜作功曹君其避之乃用為功曹使至都諸葛恪友之時論謂顧子嘿子直其間無所復容）

胤字承嗣北海劇人也伯父耽父冑與劉繇州里通家以世擾亂渡江依繇孫權為車騎將軍拜耽右司馬以寬厚稱早卒無嗣冑善屬文權待以賓禮軍國書疏常令損益潤色之亦不幸短命權為吳王追錄舊恩封胤都亭侯少有節操美儀容

吳書曰胤年十二而孤單煢立能治身厲行為人白晳威儀可觀每正朔朝賀衆臣莫不嘆賞

弱冠尚公主年三十起家為丹楊太守徙吳郡會稽所在見稱

吳書曰胤上表陳及時宜及民間優劣多所匡弼權以胤故加重公主之賜屢加存問胤每聽辭訟斷罪法察言觀色務盡情理人有窮冤悲苦之言對之流涕

太元元年權寢疾詣都留為太常與諸葛恪等俱受遺詔輔政孫亮即位加衛將軍恪將悉衆伐魏胤諫恪曰君以喪代之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出摧彊敵名聲振於海內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若攻城不克野略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不如案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大事事以衆濟衆苟不悅君獨安之恪曰諸云不可皆不見計算懷居苟安者也而子復以為然吾何望乎夫以曹芳闇劣而政在私門彼之民臣固有離心今吾因國家之資藉戰勝之威則何往而不克哉以胤為都下督掌統留事胤白日接賓客夜省文書或通曉不寐

吳書曰胤寵任彌高接士愈勤表奏書疏皆自經意不以委下

孫峻字子遠孫堅弟靜之曾孫也靜生暠暠生恭為散騎侍郎恭生峻少便弓馬精果膽決孫權末徙武衛都尉為侍中權臨薨受遺輔政領武衛將軍故典宿衛封都鄉侯既誅諸葛恪遷丞相大將軍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進封富春侯滕胤以恪子竦妻父辭位峻曰鯀禹罪不相及滕侯何為峻胤雖內不沾洽而外相苞容進胤爵高密侯共事如前

吳書曰羣臣上奏共推峻為太尉議胤為司徒時有媚峻者以為大統宜在公族若胤為亞公聲名素重衆心所附不可貳也乃表以峻為丞相又不置御史大夫士人皆失望矣

峻素無重名驕矜險害多所刑殺百姓囂然又姦亂宮人與公主魯班私通五鳳元年吳侯英謀殺峻英事泄死二年魏將毌丘儉文欽以衆叛與魏人戰於樂嘉峻帥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襲壽春會欽敗降軍還

吳書曰留贊字正明會稽長山人少為郡吏與黃巾賊帥吳桓戰手斬得桓贊一足被創遂屈不伸然性烈好讀兵書及三史每覽古良將戰攻之勢輒對書獨歎因呼諸近親謂曰今天下擾亂英豪並起歷觀前世富貴非有常人而我屈躄在閭巷之間存亡無以異今欲割引吾足幸不死而足申幾復見用死則已矣親戚皆難之有閒贊乃以刀自割其筋血流滂沱氣絕良久家人驚怖亦以既割遂引申其足足申創愈以得蹀行淩統聞之請與相見甚奇之乃表薦贊遂被試用

[illegible]大破[illegible]
[illegible]將[illegible]以[illegible]壽春[illegible]
[illegible]令其[illegible]選[illegible]以步騎四千道[illegible]
病[illegible]不能整陣知必敗乃解曲蓋印綬付弟子以歸曰吾自
爲將破敵搴旗未嘗負敗今病困兵羸衆寡不敵汝速去矣俱
死無益於國適所以快敵耳弟子不肯受拔刀欲斫之乃去
初贊爲將臨敵必先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畢乃
進戰戰無不克及敗歎曰吾戰有常術今病困若此固命也是
也遂被害時年七十三衆庶痛惜焉二子略平並爲大將

歲蜀使來聘將軍孫儀張怡林恂等欲因會殺峻事泄儀等自殺死者數十人幷及公主魯育峻欲城廣陵朝臣知其不可城而畏之莫敢言唯滕胤諫止不從而功竟不就其明年文欽說峻征魏峻使欽與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泗以圖青徐峻與胤至石頭因餞之領從者百許人入據營據御軍齊整峻惡之稱心痛去遂夢爲諸葛恪所擊恐懼發病死時年三十八以後事付綝

孫綝字子通與峻同祖綝父綽爲安民都尉綝始爲偏將軍及峻死爲侍中武衞將軍領中外諸軍事代知朝政呂據聞之大恐與諸督將連名共表薦滕胤爲丞相綝更以胤爲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使人報胤欲共廢綝綝聞之遣從兄慮將兵逆據於江都使中使敕文欽劉纂唐咨等合衆擊據遣侍中左將軍華融中書丞丁晏告胤取據幷喻胤宜速去意胤自以禍及因留融晏勒兵自衞召典軍楊崇將軍孫咨告以綝爲亂迫融等使有書難綝綝不聽表言胤反許將軍劉丞以封爵使率兵騎急攻圍胤胤又劫融等使詐詔發兵融等不從胤皆殺之

文士傳曰華融字德蕤廣陵江都人祖父避亂居山陰蕊山下時皇象亦寓居山陰吳郡張溫來就象學欲得所舍或告溫曰蕊山下有華德蕤者雖年少美有令志可舍也溫遂止融家朝夕談講俱而溫爲選部尚書乃擢融爲太子庶子遂知名顯達融子諝黃門郎與融幷見害諝次子譚以才辯稱晉[illegible]

胤顏色不變談笑若常或勸胤引兵至蒼龍門將士見公出必委綝就公時夜已半胤恃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宮乃約令部曲說呂侯以在近道故皆爲胤盡死無離散者時大風比曉據不至綝兵大會遂殺胤及將士數十人夷胤三族

[illegible]

綝遷大將軍假節封永寧侯負貴倨傲多行無禮初峻從弟慮與誅諸葛恪之謀峻厚之至右將軍無難督授節蓋平九官事綝遇慮薄於峻時慮怒與將軍王惇謀殺綝綝殺惇慮服藥死魏大將軍諸葛誕舉壽春叛保城請降吳遣文欽唐咨全端全懌等帥三萬人救之魏鎮南將軍王基圍誕欽

等突圍入城魏衆中外軍二十餘萬增誕之圍朱異帥三萬人屯安豐城爲文欽勢魏兗州刺史州泰拒異於陽淵異敗退爲泰所追死傷二千人綝於是大發卒出屯鑊里復遣異率將軍丁奉黎斐等五萬人攻魏留輜重於都陸異屯黎漿遣將軍任度張震等募勇敢六千人於屯西六里爲浮橋夜渡築偃月壘爲魏監軍石苞及州泰所破軍却退就高異復作車箱圍趣五木城苞泰攻異異敗歸而魏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詭道襲都陸盡焚異資糧綝授兵三萬人使異死戰異不從綝

斬之於鑊里而遣弟恩救會誕敗引還綝既不能拔出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莫不怨之綝以孫亮始親政事多所難問甚懼還建業稱疾不朝築室于朱雀橋南使弟威遠將軍據入蒼龍宿衛弟武衛將軍恩偏將軍幹長水校尉闓分屯諸營欲以專朝自固亮內嫌綝乃推魯育見殺本末責怒虎林督朱熊熊弟外部督朱損不匡正孫峻乃令丁奉殺熊於虎林殺損於建業綝入諫不從亮遂與公主魯班太常全尚將軍劉承議誅綝亮妃綝從姊女也以其謀告綝綝率衆夜襲全尚遣弟恩

殺劉承於蒼龍門外遂圍宮（亮召全尚息黃門侍郎紀密書曰綝專勢輕小於孤孤見敕之使速上岸為唐咨等作援而留湖中不上岸一步又委罪朱異擅殺功臣不先表聞築第橋南不復朝見此爲自在無復所畏不可久忍今規取之卿父作中軍都督使密嚴整士馬孤當自出臨橋帥宿衛虎騎左右無難一時圍之作版詔敕綝所領皆解散不得舉手正爾自得之卿去但當使密耳卿宣詔語卿母女人既不曉大事且綝同堂姊邂逅泄漏誤孤非小也紀承詔以告尚尚無遠慮以語紀母母使人密語綝綝夜發嚴兵廢亮比明兵已圍宮亮大怒上馬帶鞬執弓欲出曰孤大皇帝之適子在位已五年誰敢不從者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牽攀止之乃不得出歎咤二日不食罵其妻曰爾父憒憒敗我大事又呼紀紀曰臣父奉詔不謹負上無面目復見因自殺孫盛曰亮[illegible]少聰[illegible]勢[illegible]先[illegible]令妻知[illegible]說[illegible]有由於事爲將矣[illegible]）使光祿勳孟宗告廟廢亮召羣司議曰少帝荒病昏亂不可以處大位承宗廟以告先帝廢之諸君若有不同者下異議（[illegible]）皆震怖曰唯將軍令綝遣中書郎李崇奪亮璽綬以亮罪狀班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綝怒殺之（[illegible]）典軍施正勸綝徵立琅邪王休綝從之遣宗正楷奉書於休曰綝以薄才見授大任不能輔導陛下頃月以來多所造立親近劉承悅於美色發吏民婦女料其好者留於宮內取兵子弟十八已下三千餘人習之苑中連日續夜大小呼嗟敗壞藏中矛戟五千餘枚以作戲具朱據先帝舊臣子男熊損皆承父之基以忠義自立昔殺小主自是大

主所創帝不復猜其本末便殺熊損諫不見用諸
下莫不側息帝於宮中作小船三百餘艘成以金
銀師工晝夜不息太常全尚累世受恩不能督諸
宗親而全端等委城就魏尚位過重曾無一言以
諫陛下而與敵往來使傳國消息懼必傾危社稷
推案舊典運集大王輒以今月二十七日擒尚斬
承以帝為會稽王遣楷奉迎百寮喁喁立住道側
綝遣將軍孫耽送亮之國徙尚於零陵遷公主於
豫章綝意彌溢侮慢民神遂燒大橋頭伍子胥廟
又壞浮屠祠斬道人休既即位稱草莽臣詣闕上
書曰臣伏自省才非幹國因緣肺腑位極人臣傷
錦敗駕罪負彰露尋愆惟闕夙夜憂懼臣聞天命
棐諶必就有德是以幽厲失度周宣中興陛下聖
德纂承大統宜得良輔以協雍熙雖堯之盛猶求
稷契之佐以協明聖之德古人有言陳力就列不
能者止臣雖自展竭無益庶政謹上印綬節鉞退
還田里以避賢路休引見慰喻又下詔曰朕以不
德守藩于外值茲際會羣公卿士暨于朕躬以奉
宗廟朕用憮然若涉淵水大將軍忠計內發扶危
定傾安康社稷功勳赫然昔漢孝宣踐阼霍光尊

顯褒德賞功古今之通義也其以大將軍為丞相
荊州牧食五縣恩為御史大夫衛將軍據右將軍
皆縣侯幹雜號將軍亭侯闓亦封亭侯綝一門五
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自吳國朝臣未嘗有也綝
奉牛酒詣休休不受齎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
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為之者吾以陛下賢
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
異當復改圖耳布以言聞休休銜之恐其有變數
加賞賜又復加恩侍中與綝分省文書或有告綝
懷怨侮上欲圖反者休執以付綝綝殺之由是愈
懼因孟宗求出屯武昌休許焉盡勑所督中營精
兵萬餘人皆令裝載所取武庫兵器咸令給與吳歷
曰綝求中書兩郎典知荊州諸軍事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休特聽之其所請求一皆給與將軍魏邈
說休曰綝居外必有變武衛士施朔又告綝欲反
有徵休密問張布布與丁奉謀於會殺綝永安元
年十二月丁卯建業中謠言明會有變綝聞之不
悅夜大風發木揚沙綝益恐戊辰臘會綝稱疾休
彊起之使者十餘輩綝不得已將入衆止焉綝曰
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令府內起火因是
可得速還遂入尋而火起綝求出休曰外兵自多

不足煩丞相也綝起離席奉布自左右縛之綝叩頭曰願徙交州休曰卿何以不徙滕胤呂據綝復曰願沒為官奴休曰何不以胤據為奴乎遂斬之以綝首令其衆曰諸與綝同謀皆赦放仗者五千人闓乘船欲北降追殺之夷三族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斲其木而埋之以殺魯育等故也綝死時年二十八休耻與峻綝同族特除其屬籍稱之曰故峻故綝云休又下詔曰諸葛恪滕胤呂據蓋以無罪為峻綝兄弟所見殘害可為痛心促皆改葬各為祭奠其罹恪等事見遠徙者一切召還

濮陽興字子元陳留人也父逸漢末避亂江東官至長沙太守（逸事見陸瑁傳）興少有士名孫權時除上虞令稍遷至尚書左曹以五官中郎將使蜀還為會稽太守時琅琊王休居會稽興深與相結及休即位徵興為太常衛將軍平軍國事封外黃侯永安三年都尉嚴密建丹陽湖田作浦里塘詔百官會議咸以為用功多而田不保成唯興以為可成遂會諸兵民就作功傭之費不可勝數士卒死亡或自賊殺百姓大怨之興遷為丞相與休寵臣左將軍張布共相表裏邦內失望七年七月休薨左典軍萬彧素與烏程侯孫晧善乃勸興布於是興布廢休適子而迎立晧晧既踐阼加興侍郎領青州牧俄彧譖興布追悔前事十一月朔入朝晧因收興布徙廣州道追殺之夷三族

評曰諸葛恪才氣幹略邦人所稱然驕且吝周公無觀況在於恪矜己陵人能無敗乎若躬行所與陸遜及弟融之書則悔吝不至何尤禍之有哉滕胤厲脩士操遵蹈規矩而孫峻之時猶保其貴必危之理也峻綝凶豎盈溢固無足論者濮陽興身居宰輔處不經國協張布之邪納萬彧之說誅夷其宜矣

諸葛滕二孫濮陽傳第十九　吳書　國志六十四

右修職郎衢州錄事參軍蔡宙校正兼監鏤板
左迪功郎衢州州學教授陸俊民校正

王樓賀韋華傳第二十　吳書　國志六十五

王蕃字永元廬江人也博覽多聞兼通術藝始為尚書郎去官孫休即位與賀邵薛瑩虞汜俱為散騎中常侍皆加駙馬都尉時論清之遣使至蜀蜀人稱焉還為夏口監軍孫晧初復入為常侍與萬彧同官彧與晧有舊俗士挾侵謂蕃自輕又中書丞陳聲晧之嬖臣數譖毀蕃蕃體氣高亮不能承顏順指時或迕意積以見責甘露二年丁忠使晉還晧大會羣臣蕃沈醉頓伏晧疑而不悅轝蕃出外頃之請還酒亦不解蕃性有威嚴行止自若晧大怒呵左右於殿下斬之衛將軍滕牧征西將軍留平請不能得（江表傳曰晧用巫史之言謂建業宮不利乃西巡武昌仍有遷都之意恐羣臣不從乃大請會賜將吏問蕃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其義云何蕃思惟未答即於殿上斬蕃出登來山使親近將跳蕃首作虎跳狼爭咋齧之頭皆碎壞欲以示威使眾不敢犯也此與本傳不同　吳錄曰晧每於會因酒酣輒令侍臣嘲謔公卿以為笑樂萬彧既為左丞相蕃嘲彧曰魚潛於淵出水煦沫何則物有本性不可橫處非分也彧出自溪谷羊質虎皮虛受光赫之寵跨越三九之位犬馬猶能識養將何以報厚施乎彧曰唐虞之朝無謬舉之才造父之門無駑蹇之乘蕃上輕明選下訕楚國何傷於日月適多見其不知量耳　臣松之案本傳云丁忠使晉還晧為大會於會中殺蕃檢忠從北還在此年之春彧時尚未為上相至為相耳吳錄所言為乖年不同）丞相陸凱上疏曰常侍王蕃黃中通理知天知物處朝忠騫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昔事景皇納言左右景皇欽嘉歎為異倫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尸骸暴棄郡內傷心有識悲悼其痛蕃如此蕃死時年三十九晧徙蕃家屬廣州二弟著延皆作佳器郭馬起事不為馬用見害

樓玄字承先沛郡蘄人也孫休時為監農御史孫晧即位與王蕃郭連萬彧俱為散騎中常侍出為會稽太守入為大司農舊禁中主者自用親近人作之彧陳親密近職宜用好人晧因敕有司求忠清之士以應其選遂用玄為宮下鎮禁中候主殿中事玄從九卿持刀侍衛正身率眾奉法而行應對切直數迕晧意漸見責怒後人誣白玄與賀邵相逢駐共耳語大笑謗訕政事遂被詔詰責送付廣州東觀令華覈上疏曰臣竊以治國之體其猶治家主田野者皆宜良信又宜得一人總其條目為作維綱眾事乃理論語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言所任得其人故優游而自逸也今海內未定天下多事事無大小皆當關聞動經御坐勞損聖慮陛下既垂意博古綜極藝文加勤心好道隨節致氣宜得閑靜以展神思呼吸清淳與天同極臣夙夜思惟諸吏之中任幹之

足受杖者無[illegible]當並衆
服其操策[illegible]先矣清者則心平而意直忠者惟
正道而履之邪臣之性終始不[illegible]陛下[illegible]前
[illegible]使得白[illegible]後[illegible]擇人隨
才授[illegible]則[illegible]道亦可得[illegible]從
玄及子據付[illegible]刺弃
含與之據到交[illegible]賊持刀步
兵曰[illegible]乘軌拜承未[illegible]殺會弃暴卒[illegible]殯斂弃於器
中晃[illegible]書[illegible]使自殺[illegible]
[illegible]
質容[illegible]孫休即
位從中郎[illegible]為吳郡太守孫皓時
入為左典軍遷[illegible]領太子太傅皓光暴驕矜
政事[illegible]數郡上疏諫曰古之聖王所以潛處重闈
之內而知萬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明照八極之
際者任賢之功也陛下以至德淑姿統承皇業宜
率身履道恭奉神器[illegible]以康庶政自頃年
以來朝列紛錯真偽相貿上下空任文武曠位外
無山嶽之鎮內無拾遺之臣佞諛之徒拊翼天飛

干弄朝威盜竊榮利[illegible]忠良排墜信臣被害[illegible]
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指各希時趣[illegible]
反理之評[illegible]說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
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之室[illegible]出[illegible]令[illegible]
景從親洽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illegible]
賢而天下已平也臣心所不安敢不以聞[illegible]
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illegible]
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是以[illegible]
之人君揖讓以進賢虛己以求過譬天位於[illegible]
以虎尾為[illegible]至於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illegible]
士以逆諫臣眩耀毀譽之實沈淪近習之言[illegible]
宗用佐夢寐得賢而陛下求之如忘忽之如遺[illegible]
當侍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輔弼以醉酒之間[illegible]
大懿近鴻臚葛奚先帝舊臣偶有逆迕[illegible]辭之[illegible]
耳三爵之後禮所不諱陛下猥發雷霆之[illegible]
飲之醇酒中毒隕命自是之後海內悼心[illegible]
圖仕者以退為幸居者以出為福誠非所以[illegible]
洪緒熙隆道化也又何定本趨走小人僕[illegible]
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犬之用而陛下[illegible]
假其威柄使定恃寵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國[illegible]手

弄天機上蔽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夫小人求
入必進姦利定開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麋
鹿結罝山陵芟夷林莽殫其九野之獸聚於重圍
之內上無益時之分下有損耗之費而兵士罷於
運送人力竭於驅逐老弱饑凍大小怨歎臣竊觀
天變自比年以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食地震
中夏隕霜參之典籍皆陰氣陵陽小人弄勢之所
致也臣嘗覽書傳驗諸行事災祥之應所爲寒慄
昔高宗脩己以消鼎雉之異宋景崇德以退熒惑
之變願陛下上懼皇天譴告之誚下追二君懷
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近鑑今日讒授之非
澄朝位旌叙俊乂放退佞邪抑奪姦勢如是之革
一勿復用廣延淹滯容受直辭祗承乾惕敬奉先
業則大化光敷天人望塞也傳曰國之興也視民
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爲草芥陛下昔韜神光潛德
東夏以聖哲茂姿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
以成康之化必隆於旦夕也自登位以來法禁轉
苛賦調益繁中宮內豎分布州郡橫興事役競造
姦利百姓罹杼軸之困黎民罷無已之求老幼饑
寒家戶菜色而所在長吏迫是罪負嚴法峻刑苦

民求新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
和氣又江邊戍兵遠當以拓土廣境近當以守界
備難宜特優育以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煙至雲集
衣不全短褐食不贍朝夕出當鋒鏑之難入抱無
聊之感是以父子相棄叛者成行願陛下寬賦除
煩振恤窮乏省諸不急謁禁約法則海內樂業大
化普洽夫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命也今國無一
年之儲家無經月之畜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有
餘人內有離曠之怨外有損耗之費使庫廩空於
無用士民餓於糟糠又北敵注目伺國盛衰
不恃己之威德而怙敵之不來忽四海之困窮而
輕虜之不爲難誠非長策廟勝之要也昔大宋帝
動身苦體創基南夏剗據江山拓土萬里雖承天
眷實由人力也餘慶遺祚至於陛下陛下宜勉崇
德器以光前烈安民養士保全先軌何可忽顯祖
之功勤輕難得之大業忘天下之不振眷興衰之
巨變哉臣聞否泰無常吉凶由人長江之限不可
久恃苟我不守一葦可航也昔秦建皇帝之號據
殽函之阻德化不脩法政苛酷毒流生民忠臣杜
口是以一夫大呼社稷傾覆近劉氏據三關之險

守重山之固可謂金城石室萬世之業任授失賢一朝喪沒君臣係頸共爲羈僕此當世之明鑒目前之炯戒也願陛下遠考前事近覽世變豐基強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而聖祖之祚隆矣書奏晧深恨之邵奉公貞正親近所憚乃共譖邵與樓玄謗毀國事俱被詰責玄見送南州邵原復職後邵中惡風口不能言去職數月晧疑其託疾收付酒藏掠考千所邵卒無一語竟見殺害家屬徙臨海并下詔誅玄子孫是歲天冊元年也邵年四十九

邵子循字彥先虞預晉書曰循丁家艱流放海隅吳平還鄉里節操高厲童齔不群言行舉動必以禮讓好學博聞尤善三禮舉秀才除陽羨武康令顧榮陸機陸雲表薦循曰伏見吳興武康令賀循德量邃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風操凝峻歷試二城刑政肅穆守職下縣編名凡萃出自新邦朝無知己居在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爲恨然臣等並以凡才累授飾進被服恩澤忝豫朝末知良士後時而守局無言懼有蔽賢之咎是以不勝愚管謹冒死表聞久之召爲太子舍人石冰破揚州循亦合衆事平杜門不出陳敏作亂以循爲丹陽內史循稱疾固辭敏不敢逼於是江東豪右無不受敏爵位惟循與同郡朱誕不挂賊網後除吳國內史不就元皇帝爲鎮東將軍請循爲軍司馬帝爲晉王以循爲中書令固讓不受轉太常領太子太傅時朝廷初建動有疑議宗廟制度皆循所定朝野諮詢爲一時儒宗年六十太興二年卒追贈司空謚曰穆循諸所著論並傳於世子隰臨海太守

韋曜字弘嗣吳郡雲陽人也曜本名昭史爲晉諱改之少好學能屬文從丞相掾除西安令還爲尚書郎遷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弈太子和以爲無

益命曜論之其辭曰蓋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立也故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累積殊異之迹勞身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墮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弈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棊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陳則非孫吳之

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
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
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
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
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旰食而何博弈之足
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吳
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
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苞
文武並騖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
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
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勳
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
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
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棊局而貿博弈矣假令世
士移博弈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
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
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
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和廢後為黃門侍郎孫亮
即位諸葛恪輔政表曜為太史令撰吳書華覈薛
瑩等皆與參同孫休踐阼為中書郎博士祭酒命

曜依劉向故事校定眾書又欲延曜侍講而左將
軍張布近習寵幸事行多玷憚曜侍講儒士又性
精確懼以古今警戒休意固爭不可休深恨布語
在休傳然曜竟止不入孫晧即位封高陵亭侯遷
中書僕射職省為侍中常領左國史時所在承指
數言瑞應晧以問曜曜荅曰此人家筐篋中物耳
又晧欲為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為
傳如是者非一漸見責怒曜益憂懼自陳衰老求
去侍史二官乞欲成所造書以後業別有所付晧
終不聽時有疾病醫藥監護持之愈急晧每饗宴
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為限雖不悉入
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
常為裁減或密賜茶荈以當酒至於寵衰更見偪
彊輒以為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
侵克發擿私短以為歡時有愆過或誤犯晧諱輒
見收縛至於誅戮曜以為外相毀傷內長尤恨使
不濟濟非佳事也故但示難問經義言論而已晧
以為不承用詔命意不忠盡遂積前後嫌忿收曜
付獄是歲鳳皇二年也曜因獄吏上辭曰囚荷恩
見哀無與為比曾無芒氂有以上報孤辱恩寵自

陷極罪念當灰滅長棄黃泉愚情慺慺竊有所懷
貪令上聞因昔見世間有古歷注其所紀載紀多
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謬因尋按傳記考合異同
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于秦漢凡
爲三卷當起黃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尚未成又見
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
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今
之所急不宜乖誤因自忘至微又作官職訓及辯
釋名各一卷欲表上之新寫始畢會以無狀幽囚
待命泯沒之日恨不上聞謹以先死列狀乞上言

祕府於外料取呈內以聞追懼淺蔽不合天聽抱
怖雀息乞垂哀省曜冀以此求免而晧更怪其書
之垢故又以詰曜曜對曰囚撰此書實欲表上懼
有誤謬數數省讀不覺點污被問寒戰形氣吶吃
謹追辭叩頭五百下兩手自搏而華覈連上疏救
曜曰曜運值千載特蒙褒識以其儒學得與史官
貂蟬內侍承合天問聖朝仁篤慎終追遠迎神之
際垂涕敕曜曜愚惑不達不能敷宣陛下大舜之
美而拘繫史官使聖趣不敘至行不彰實曜愚蔽
當死之罪然臣慺慺見曜自少勤學雖老不倦探

綜墳典溫故知新及所經識古今行事外吏之
中少過曜者昔李陵漢將軍敗不還而降匈奴
司馬遷不加疾惡爲遊說漢武帝以遷有良史
之中欲使畢成所撰不加誅書卒成立垂之無
窮今曜在吳亦漢之史遷也伏見前後符瑞彰著
神指天應繼出累見一統之期庶不復久事平之
後當觀時設制三王不相因禮五帝不相沿樂質
文殊塗損益異體宜得曜輩依準古義有所改立
漢氏承秦則有叔孫通定一代之儀曜之才學亦
漢通之次也又吳書雖已有頭角敘贊未述昔班

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
及固敘傳尤劣今吳書當垂千載編次諸吏後之
才士論次善惡非得良才如曜者實不可使闕不
朽之書如臣頑蔽誠非其人曜年已七十餘數無
幾乞赦其一等之罪爲終身徒使成書業永足傳
示垂之百世謹通進表叩頭百下晧不許遂誅曜
徙其家零陵子隆亦有文學也
華覈字永先吳郡武進人也始爲上虞尉典農都
尉以文學入爲祕府郎遷中書丞蜀爲魏所并覈
詣宮門發表曰間聞賊衆蟻聚向西境西境艱險謂

謂當無虞定聞陸抗表至成都不守臣主播越社
稷傾覆昔衛爲翟所滅而桓公存之今道里長遠
不可救振失委附之土棄貢獻之國臣以草芥竊
懷不寧陛下聖仁恩澤遠撫卒聞如此必垂哀悼
臣不勝忡悵之情謹拜表以聞孫晧即位封徐陵
亭侯寳鼎二年晧更營新宮制度弘廣飾以珠玉
所費甚多是時盛夏興工農守並廢覈上疏諫曰
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然秦民喜去慘毒之苛政
歸劉氏之寬仁省役約法與之更始分王子弟以
藩漢室當此之時皆以爲泰山之安無窮之基也

至於賈誼獨以爲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爲長嘆
息者六乃曰當今之勢何異抱火於積薪之下而
寢其上火未及然而謂之安其後變亂皆如其言
臣雖下愚不識大倫竊以曩時之事揆今之勢誼
云復數年閒諸王方剛漢之傅相稱疾罷歸欲以
此爲治雖堯舜不能安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太
半之衆習攻戰之餘術乘戎馬之舊勢欲與中國
爭相吞之計其猶楚漢勢不兩立非徒漢之諸王
淮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爲緩抱火卧
薪之喻於今而急大皇帝覽前代之如彼察今勢

之如此故廣開農桑之業積不訾之儲恤民重役
務養戰士是以大小感恩各思竭命期運未至早
棄萬國自是之後彊臣專政上詭天時下違衆議
忘安存之本邀一時之利數興軍旅傾竭府藏兵
勞民困無時獲安今之存者乃創夷之遺衆哀苦
之餘民耳遂使軍資空匱倉廩不實布帛之賜寒
暑不周重以失業家戶不贍而北積穀養民專心
東向無復他警蜀爲西藩土地險固加承先主統
御之術謂其守御足以長久不圖一朝奄至傾覆
脣亡齒寒古人所懼交州諸郡國之南土交阯九

眞二郡已沒日南孤危存亡難保合浦以北民皆
搔動因連避役多有離叛而備戍減少威鎮轉輕
常恐呼吸復有變故昔海虜窺窬東縣多得離民
地習海行狃於往年鈔盜無日今胥背有嫌首尾
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誠宜住建立之役先備豫
之計勉墾殖之業爲饑乏之救惟恐農時將過東
作向晚有事之日整嚴未辦若舍此急盡力功作
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之役應烽燧之急
驅怨苦之衆赴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因爲資也
如但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

士已困矣昔太戊之時桑穀生庭懼而脩德怪消殺興熒惑守心宋以爲災景公下從瞽史之言而熒惑退舍景公延年夫脩德於身而感異類言發於口而通神明臣以愚蔽誤忝近署不能翼宣仁澤以感靈祇仰慙俯愧無所投處退伏思惟熒惑桑穀之異天示二主至如他餘錙介之妖近是門庭小神所爲驗之天地無有他變而徵祥符瑞前後屢臻明珠既覿白雀繼見萬億之祚實靈所挺以九域爲宅天下爲家不與編戶之民轉徙同也又今之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爲不祥又楊

市土地陝宮連接若大功畢竟輿駕遷住門行之神皆當轉移猶恐長久未必勝舊屢遷不可留則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爲憂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會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舉大事必有大殃今雖諸侯不會諸侯之軍與會無異六月戊己土行正王既不可犯加又農月時不可失昔魯隱公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爲後戒今築宮爲長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廢敬授之上務臣以愚管竊所未安又恐所召離民或有不至計之則廢役興事

不計日月滋慢若悉並到大衆聚會希無疾病且人心安則念善苦則怨叛江南精兵北土所難欲以十卒當東一人天下未定深可憂惜之如此宮成死叛五千則北軍之衆更增五萬若到萬人則倍益十萬病者有死亡之損叛者傳不善之語此乃大敵所以歡喜也今當角力中原以定彊弱正於際會彼益我損加以勞困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憂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況敵彊大而忽農忘畜今雖頗種殖間者大水沈沒其餘存者當須耘穫而長吏

怖期上方諸郡身涉山林盡力伐材廢農棄務士民妻孥羸小墾殖又薄若有水旱則永無所獲州郡見米當待有事冗食之衆仰官供濟若上下空乏運漕不供而北敵犯疆使周召更生良平復出不能爲陛下計明矣臣聞君明者臣忠主聖者臣直是以慺慺昧犯天威乞垂哀省書奏皓不納後遷東觀令領右國史冀上疏辭讓皓荅曰得表以東觀儒林之府當講校文藝處定疑難漢時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乞更選英賢聞之以卿研精墳典博覽多聞可謂悅禮樂敦詩書者也當飛翰騁

漢光贊時事以越楊班張蔡之疇怪乃謙光厚自菲薄宜勉脩所職以邁先賢勿復紛紛時倉廩無儲世俗滋侈覈上疏曰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出無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舍佃事遑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食不足宜暫息衆役專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以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停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饑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爲己勞也求其爲己死也三謂饑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將藏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且饑者不待美饌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溫

爲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不勤麻枲並繡文黼黻轉相倣效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儋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販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棄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勠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采之飾足以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繡未必無美人也若實如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方無虞猶以彫文之傷農事錦繡之害女工開富國之利杜饑寒之本況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離疆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

之原充府藏之積皓以覈年老敕令草表

覈不敢又敕作草文停立待之覈為文曰咨覈小臣草芥凡庸遭眷值聖受恩特隆越從朽壤蟬蛻朝中熙光紫闥青璅是憑毖挹清露沐浴凱風效無絲氂負闕山崇滋潤含垢恩貸累重穢質被榮局命得融欲報罔極委之皇穹聖恩雨注哀棄其尤猥命草對潤被下愚不敢違敕懼速罪誅冒承詔命魂逝形留覈前後陳便宜及貢薦良能解釋罪過書百餘上皆有補益文多不悉載天冊元年以微譴免數歲卒曜覈所論事章疏咸傳於世也

評曰薛瑩稱王蕃器量綽異弘博多通樓玄清白節操才理條暢賀邵厲志高絜機理清要韋曜篤學好古博見羣籍有記述之才胡沖以為玄邵蕃一時清妙略無優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邵當次之華覈文賦之才有過於曜而典誥不及也予觀覈數獻良規期於自盡庶幾忠臣矣然此數子處無妄之世而有名位強死其理得免為幸耳

王樓賀韋華傳第二十　吳書　三國志六十五

予官南雍數月公暇與司業弋陽汪公周覽東西二書庫見書板糢糊缺落甚多議欲補刻之以便學者方命工從事間適南京司禮監太監谷公以書來曰清欲助刻書板如何予雖未識公心竊嘉之因諾其請已而公果遣人賚俸金八十兩至遂付典簿蔣志收貯以給工費凡補刻前後漢書三國志晉書隋書皆為善本覽者稱焉他如太史公史記司馬溫公資治通鑑文獻通考等書工費尤鉅則本監所補刻者工俱未完識歲月于末且用著谷公之善云爾

正德十年歲次乙亥夏五月之吉

吳一鵬書于東廂房之有竹處